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六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55/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六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六八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近道齋文集六卷詩集四卷附錄一卷

〔清〕陳萬策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八年刻本

..... 一

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附行狀一卷崇祀鄉賢錄一卷

〔清〕王懋竑撰 附 王箴聽等撰
青海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 一七二

秋水堂遺集六卷

〔清〕莊亨陽撰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一年刻本

..... 四六七

綠蘿山房詩集三十二卷文集二十四卷(一)

〔清〕胡浚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清乾隆刻本

..... 六四三

近道齋文集六卷詩集四卷

附錄一卷

〔清〕陳萬策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近道齋文集六卷詩集四卷》提要

近道齋全集序

文以載道不名一家有以臺閣傳者有以山林傳者
鋪揚德業鴻麗典重臺閣之文也棲息巖壑鏤景
光山林之文也工臺閣者於唐如蘇許公張蘇公權
文公於宋如晏元獻周益公輩結體雄偉冠絕一時
工山林者於唐如孟浩然張籍賈島盧仝於宋如林
逋魏野真山民輩命意清微流韻千古二者各擅其
長非可強而兼亦非可貌而襲也以予觀前宮詹晉
江對初陳先生所撰近道齋詩文並館閣詩文諸集
近道齋集 一 序
則又嘆兼之者之更為難能而可貴也晉江為閩泉
首邑其山則齊雲寶蓋紫帽半壑奇秀其水則澎湖
浯洲洛陽江渺瀰清泚山川鍾異代產碩儒而太邱
又其右姓先生稟受夙慧胚胎前徽經史百家無不
窮討根柢弱冠即有聲藝林後遊安溪李文貞公門
於濂洛關閩之書親承指授益探賡與旁及詩古文
淹洽該博山林著作早推絕特康熙戊戌成進士授
庶吉士距癸酉京兆試則已二十六年矣心志專一
朝夕績學不懈而益進於古又十年游歷宮端凡殿

廷制詰廟堂碑版朝奉勅而午奏御捷若馳湧若
泉注迺復肅括工贍舉他人撚吟髭含腐豪鍵戶覃
精積旬日而始就者先生如成誦在胸借書於手高
文典冊上埒馬枚一時後進翕然宗之則又推先生
為臺閣鉅手矣予為諸生時與先生忘年友善先生
館選後三年予亦濫廁詞苑同撰應制文章叨先生
教獨深記同直西清聯袂接席先生每有著作必出
以相示且屬為序後先生抱病邨第自知不起願申
前請今又十年矣先生當釋褐前詩文稿多不自收

近道齋集

序

二

拾戊戌後所撰益富往往散列史館未定卷帙令嗣
孝廉冕世始為詮次將付之剞劂會謁選來京師索
踐前諾因綴數語使讀先生文者知臺閣山林體撰
雖殊思致則一彼區區焉抱類標門又何能測先生
之底蘊哉是為序

乾隆八年四月朔嘉興侍生錢陳群頓首拜題

近道齋文集目錄

卷之一

疏

請編輯大禮記注疏

覆庶吉士在館廩餼等疏

劄子

條陳湖南事宜劄子

謝補詹事劄子

陳教士實教劄子

近道齋集

目

一

謝教習庶吉士劄子

表

擬

上意遠方會試中額查照到部人數取中謝表

會試

進大禮記注表

擬闕里聖廟告成慶雲現瑞

特恩加鄉會試中額謝表

庚戌會試擬作

頌

萬年寶歷頌

策問

甲辰科湖南鄉試策問

丙午科浙江鄉試策問

論

心性論

中西算法異同論

卷之二

序

近道齋集

目

二

湖南鄉試錄後序

浙江鄉試錄序

詩所後序

史緯序

孝昌涂先生靜用堂書序

文與也詩集序

武進趙公治楚官書序

學使高公德政詩序代

晉江劉邑侯德政詩序

筍江陳氏族譜序

仙跡黃氏宗譜序

榆村程氏族譜序

陰隲文序

培荆堂序

清峰施君壽序

江陰楊公壽序

青陽吳公壽序

徐任可先生六十壽序

近道齋集

目

三

王和丈七十壽序

徐君瑞章六十壽序

徐君潛昭五十壽序

族兄永年八十壽序

大宗伯蔚州李公壽序代

高太翁壽序代

葛玉璽壽序代

趙母關太夫人壽序

楊母遲太孺人八十壽序

吳太君七十壽序

徐母陳太孺人六十壽序

張母胡孺人壽序

曾母陳太君壽序

方母仰孺人七十壽序

鄭母陳太君壽序

卷之三

題跋

大禮記注恭跋

近道齋集

目

四

讀劉蛻禹書上

北海亭跋

跋文簡黃公傳後

跋咫亭詹公行狀奏疏

跋咫亭詹公奏疏

跋溫敬齋書

書朱貞女傳後

書方禹功傳後

書魯仲連遺燕將書後

題呂紀畫

題畫

題仙姑廟

記

潞河書院記

泉州會館碑記

閩省南郡全建天后廟碑記

蔡氏家廟碑記

左都御史管左翼稅務三公德政碑記

近道齋集

目

五

浙江提督吳公海運記

薰風樓記代

臨漳縣學重建明倫堂碑記代

中頂進香記

卷之四

傳

李文貞公傳

張浚溪先生傳

施襄壯公家傳

施潯江先生家傳

施勇果公家傳

弟兆弘君傳

孝婦李孺人王氏傳

節烈陳衍娘傳

曾節母呂氏傳

卷之五

狀

考庶子公行狀

近道齋集

目

六

晉江張侯遺事狀

長者遺事

墓誌銘

伯兄孝廉樞齋公暨嫂劉孺人合葬墓誌銘

仲嫂蘓孺人墓誌銘

伯姊墓誌銘

側室余氏墓誌銘

慕恩伯慎園鄭公墓誌銘

黃撫園墓誌銘

馬侯乾菴公墓誌銘代

繹亭公墓誌銘代

神道碑

都統舒穆魯公神道碑

卷之六

祭文

祭吏部余太翁文

祭許不器年伯文

祭少司寇李老師文

近道齋集

目

七

祭遂寧張相國文

祭少宗伯梁村蔡公文

祭大宗伯李公文

祭李君世文文

祭黃撫園文代

祭中山王文代

祭馬伏波文代

祭朱繼憲太翁文代

祭大司農趙公文代

祭安溪相國文代

祭蔡少宗伯夫人文

祭崔母劉太宜人文

祭張孺人文

祭蔣相國杜夫人文代

祭鹺院太夫人文代

銘

靜鏡軒銘

近道齋集

目

八

贊

關侯贊

大士贊

盧孝子贊

林節婦陳氏傳贊

自題五十画影贊

妹倩林爾保行樂圖贊

從女弟行樂圖贊

王和丈行樂圖贊

石安人行樂圖贊

表姪芬夫行樂圖贊

附

壽陳子對初

畫錦堂稱觴序

晉江陳公家傳

安溪李光地

青陽吳襄

錢塘汪由敦

近道齋集

目

九

近道齋文集卷之一

疏

晉江陳萬策 謙季甫著

請編輯大禮記注疏

臣等謹

奏為

聖孝純誠禮儀隆備允宜編輯記載以立人倫之極事欽

惟我

皇上大孝性成至仁天寶事

近道齋集

卷之一

聖祖仁皇帝寢門侍疾則親嘗湯藥不止問安視膳之儀內

殿承歡則養志晨昏實備愉色婉容之德自

先帝龍馭遐升暨

聖母龍輿光逝我

皇上受付託之重繼述維虔懷顧復之勤哀思倍切隆冬

盛暑不釋於攀號春露秋霜時殷於孺慕念

遺徽而隕涕感動臣隣撫

手澤以含悽思深栝棧至誠盡性行人子之所難行

大孝尊

備史書之所大備閱歲時之屢易瞻戀逾深竭心力以

遺纖毫無憾

睿旨所降則纏綿懇惻動天地而格鬼神大禮所垂則詳

悉精微考前王而教後世至於用人行政之際尤深

紹聞衣德之思繼成憲以彌光酌舊章而盡善是以

兩間昭應庶彙呈祥瑞烏飛繞於階除蒼草叢生於

陵阜

蒲筵每設雪花披縞素於千林

靈域初屆雲氣見光華於五采惟

近道齋集

卷之一

仁孝冠古今而首出故微符與上下而同流臣等日侍

軒墀欽瞻儀典竊惟自昔聖人之行具在於孝經惇史

所書遵之為禮教我

皇上至性彰於言動敷皇極之訓行精意著為典章立人

倫之規矩理應簡擇詞臣詳為編輯以昭示子孫永

垂法則配六經而並耀縣萬祀以流芬臣等選得光

祿寺少卿杭宜祿原任翰林院侍講學士南泰為滿

文纂脩官左僉都御史吳隆元中允陳萬策編脩汪

德容吏部主事劉吳龍為漢文纂脩官恭候

奏請為此謹

奏

覆庶吉士在館廩餼等疏

臣等謹

奏伏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弘開四門興賢拔俊隆施異數有加無已

靡一事之不周而希觀自通邑大都逮至僻

壤窮鄉亦下帷之寸莖以感頌興起願奮發於

近道齋

時茲以新科庶吉士

特頒諭旨屬望諄切冀其學臻有成文堪致用而且

睿慮詳密籌及廩餼

聖恩優渥千載難逢臣等敢不謹遵

諭旨悉心經畫謹查得翰林院堪住房屋僅有二十二間

今科庶吉士人數衆多勢不能容臣等再四思維就

於切近躡訪得翰林院衙門之南地名東江米巷有

空曠官房一所通共一百幾十幾間若給與庶吉士

甚屬寬裕其門戶窓櫺及椅棹器皿應用之物恭候

下之日臣等移咨工部脩理製造又議得舊例庶吉士

在館肄業者每日有酒肉鹽炭之給因歷科俱各安

邸寓並未在館故此例停給已久今酌議得在館肄

業之庶吉士每月加增給銀幾兩臣等再有請者諸

庶吉士草茅寒素家鮮藏書長途跋涉亦難攜帶今

即思買置拮据實難恭懇

聖恩將武英殿等處所有

祖皇帝刊刻書籍俯照臣等開列書目各檢一部並新刊

上諭滿漢文各一部俱行頒發到館伊等既起居有地廩

近道齋集

餼有資無復求安求飽之患以櫻累其懷而又獲覽

藝林之大觀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志念專壹耳目廓

開臣等罄竭蕪陋不時策勵自必沈潛講習不敢因

循玩愒庶幾所學日進將來稍有成就以仰副

皇上樂育人材之盛心矣臣等愚昧之見未知是否伏乞

聖明指示遵行謹

奏

劄子

條奏湖南事宜劄子

臣謹

奏臣奉

命典試湖南恭遵

諭旨將所見聞條列具

奏

一湖南雨澤已足秋田必豐一路二麥收成湖北河南皆十分河北及直隸之大名廣平七八九分不等順德正定保定皆十分秋苗亦已布野民間含哺鼓腹歌咏

近道齋集

卷之一

五

聖澤倘蒙

皇恩敕諭撫臣告戒小民敦尚儉樸禁止花費則家家蓄積有餘裕矣

一湖廣食鹽每包之價長沙至一錢七八分武昌一錢五分德安至二錢以上因鹽船來漢口者無多買鹽殊不易得致價直浮於原定之數民間甚苦淡食僻遠去處尤甚似應速爲設法多行鹽船以給小民日用之需

一湖南當吳三桂竊踞時有內地居民不肯從逆且

避其虐政遂逃入苗徭籍內者今聞此等多有求歸民籍似宜令地方官察實聽其改籍爲民因加撫恤則來歸者必衆當日守義之民復胥遊光天化日之下矣

一熟苗熟徭原有就試入學之例但當時嚮學者尚少所議之處未廣

聖朝德化翔洽近年讀書者已多聞有屢求就試而地方官以原議未及不敢代爲上請似宜一體收羅並准應試以弘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六

國家懷遠敷文之化

一洞庭湖爲楚南要地臣回時由舟行以觀其形勢湖面寬濶極目無際中間並無島嶼盤互可以藏匿之所現今湖無伏莽舟楫穩行臣查得洞庭入口之處東自長沙西自常德其出口之處北在岳州此三處俱在洞庭咽喉常德岳州既俱設有水師守備其長沙之湘陰地方似應調撥附近弁兵添設水師一營以資鎮防此三處均令時駕小船往來巡查如遇風濤兼可作救生船似於地方有益

以上數條係臣見聞所及伏乞

聖鑒謹

奏

謝補詹事劄子

臣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切臣聞海末學才識疎淺幸際

聖時

皇上龍飛御極臣於詞臣之中首被

近道齋集

卷之一 七

召見

鴻恩優逮雍正元年十二月恭膺

簡命典試湖南二年閏四月回京

召見養心殿

天顏溫霽顧問移時七月蒙

恩擢授左中允三年三月蒙

恩擢授侍講六月蒙

恩擢授侍講八月蒙

恩擢授侍講學士未效涓埃之報本月二十二日蒙

署理

日譙官起居注官茲又奉

特旨陳萬策補授詹事府正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欽

此伏念臣由忝列編脩在衙門撰擬文字仰荷

聖學高深垂賜教誨臣不勝感激誠服又荷

天恩屢加拔擢未及二年遂登三品自昔詞臣遭遇之隆

未有如臣者臣感戴之情銘刻肺腑非言詞所能達

非筆墨所能宣惟有罄竭愚陋殫心所職冀仰酬

高厚之萬一耳為此具摺叩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八

謝臣謹

奏

陳教士實效劄子

臣謹

奏為遵

旨密陳事臣伏觀我

皇上吁食宵衣以審官求賢為務皆堯舜之用心也今日

之賢才既切於搜求將來之賢才宜預於教育其在

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先之以教育而後收得人之效也教士之道在乎務實學敦本行訓之六經所以務實學也迪之五倫所以敦本行也經明行脩斯可以爲士矣今試士以四書五經而沿襲已久士子所習止於時文未能篤志覃思以講求精蘊而欲望其明體達用宜其鮮也竊以爲宜令學臣於考試時有能諷誦經文講解其義者若文字通順生員即與補廩童生即與入學有通二經三經者更加獎勵果係博洽通儒許其上疏特薦以備

近道齋集

卷之一

九

聖明采擇如是則競勸於學古而不但以占畢時文爲事必有明體達用之士出於其中矣且國家所求乎士者非以文詞爲尚欲其脩身蹈道得之于心者皆見之所行也今鄉舉里選之法久廢但以場屋文字爲去取雖言爲心聲其理相應然於表章實行之典尚爲有闕竊以爲宜令學臣於按臨所至察訪士子中有克敦孝弟謹飭言行者加意獎勵其行誼尤篤舉望最著者歲科兩試每次咨送一人到吏部恭候皇上臨軒召見量材器使如是則競勸於實行而不但以

文詞浮靡相誇必有脩身蹈道之士出於其中矣夫上之化下捷若影響使四海之內靡然向風知經明行脩之貴則務實學敦本行者比肩相望於以收濬濟多士之效夫豈遠乎臣迂陋之見不審當否輕塵睿覽不勝惶恐戰越之至臣謹

奏

謝教習庶吉士劄子

臣謹

奏爲恭謝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十

天恩事本月初十日奉

旨鄂爾奇阿山任蘭枝方苞著教習庶吉士陳萬策亦著協同教習欽此同日奉

旨陳萬策補授翰林院侍講學士欽此切臣學業荒疎性姿輕率幸生

盛時叨蒙

知遇歷來仰荷

皇上矜宥包容教誨成就之

鴻恩皆曠古未有之際會今且一

皇綸玉署華實已爲忝竊至於三品以下之員而忝預教習斯實

皇上格外隆施稽之往日從所未聞夢寐之中亦不到此豈意臣之菲材得膺自昔詞臣未膺之榮寵臣萬分慚惶萬分感激非筆墨所能寫其誠非口舌所能宣其忭惟有罄竭愚庸追隨諸臣之後殫心勉力庶效涓埃酬報

高厚千萬一而已爲此具摺恭謝

天恩伏乞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十一

聖鑒臣謹

奏

表

擬

上加意遠方會試中額查照各省到部人數取中謝

表戊戌會試

伏以

皇朝敦教倬雲漢于重霄

聖世宏文樹風聲于四極音傳梧樹窮山之結羽皆鳴浪

漲桃花荒澗之纖鱗亦奮士林有喜盛典希聞臣等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王者之心無外包六合以爲家聖人之道至公關四門而求俊鄉閭之選既大備于周官郡國之徵亦長行于漢代隋尚賦詩之體而相沿于唐家宋更制義之科而復詳于明室顧惟上林春早長傾葉以迎暉乃若泰谷寒多誰吹聲而迴暖一枝先遠僅傳助教之詩百軸爭奇莫問拾遺之句遂使槐花黃處蕭條遠客之心杏葉紅時惆悵長途之駕未有廣開鐵網式昭樂育之恩大振近道齋集

卷之一

十一

金鑄用定均平之制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凝圖肅穆

受命溥將

永言孝思虞舜之必得其壽

迪茲彝教周文之遐不作人固已萬里車書共菁莪之

雨露六經義例揭竹素于日星矣猶

念校士雖分南北之區而題名未必邇遐之徧藍田日暖

則瓊琚爭獻于階前合浦川遙則珠珎尚沈于水底
家園萬里驚夢蝶之翩翩嶺樹千重羨騫翰之浩蕩
況工師求大木多深山窮壑之中如貢使有奇珍在
朔雪炎風之界稽其人數職司南省之官酌以大中
欽定東堂之制蓋古人之里選原不廢於窮鄉若貢士自
諸侯亦何分於遠服大宛產馬都爲天廐之良空谷
生蘭堪伴禁園之卉從此遐陬僻壤不少吟哦白屋
青燈盡成講誦

恩光及遠仰日月之照臨

近道齋集

卷之一

三

文運彌開慶風雲之際會臣等技媿雕蟲才非養豹雞
聲茅店曾經道里之艱馬跡槐街幸列班聯之貴霞
燕鎖棘觀

鳳詔之頒來雷擊枯株喜龍門之化去敢不共思報效
益矢貞堅伏願

乾行不息

離照長懸

文彌煥于堯階兆占奎府

澤永均于禹甸瑞正台符則影映朝陽咏周詩之藹吉

先生後旦賡虞陛之明良爲鳳爲麟皆

聖主得賢之應如山如阜頌

皇王儲福之徵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進大禮記注表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古

伏以

皇王建極道光百行之原

聖主作師禮立萬年之則慎徽五典溥

至德於寰區佐佑六經紀

鴻聲於冊府是關治化宜勒簡編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竊惟受乾坤降中之性惟人獨得其純酬父

母罔極之恩惟聖克全乎孝聲與書契攸敘彝倫美

天質之神靈必推本行語帝功之巍煥爰始家庭由

近而推堯化乃流於光被雖潛必耀舜名用至于升

聞岐土承歡處朝夕寢門之節錫京府命定春秋祖廟之儀莫不刊竹素以垂徽示裨藏而表範自三年之制漸泯於東周之衰而易月之文遂闕於西漢之陋非無令主或拘牽群下之言豈乏英君多因襲前朝之舊式遵古禮實在

盛時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德協唐虞

統宗洙泗

近道齋集

卷之一

五

仰承

昊天之眷命亶聰亶明

夙奉

聖祖之傳心惟精惟一問膳羞於

宮禁必著歡愉侍湯藥於

庭闈備彰敬慎逮乎

先皇龍馭痛極遐升

聖妣鸞駟悲深永往居廬寢苦想在日之

音容薦酒陳牲追平生之嗜好臣僚入覲每道舊以汎瀾

物具陳輒傷懷而悽慘

素皇殿內瞻

遺像之如存昌瑞山前念重扃之永閔哀思之意信感泣於

鬼神號哭之聲殆震動於山谷尊諡載加於

列祖善體

孝思隆儀上配於

郊壇式揚

盛業簡賢育俊無非

錫類之恩寬賦緩刑盡是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六

推恩之典齋居素服屆祥禪以爲期俊見愴聞閔歲時

而增篤虞帝終身之慕默致精誠周王繼志之猷彰

施政事考舊章於歷代二千年之所未徵稽至行於

生民十七史之所未備神明幽贊岳靈草於

陵岡物類潛孚翔慈鳥於

宮砌薦庭將設飛縞雪以沈陰復土既成現黃雲而煥

爛至若合雙輪於管室厥爲宗廟之區聯五緯於陬

訾是號天門之位蓋

聖人之德至於孝而無加故

乾象之祥因其時而有應表休徵於曠世既星辰日月之

同占迓諸福於

皇躬自祿位名壽之必得臣等幸依

軒陛切近

光華當盡倫盡制之時叨記動記言之職敢辭庸陋用

竭惓忱共效力於丹鉛遂告成於卷帙輯歷年之典

實事匪傳聞示奕葉之法程義垂久遠高文鉅筆雖

多遜於前脩地察天明乃親逢於

景運蓋尼山之至聖行實在於考經若周室之郁文書

近道齋集

卷之一

七

不全於儀禮繼孝經之精理於古則同補儀禮之闕

篇自今已備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擬闕里聖廟告成慶雲現瑞

特恩加鄉會試中額謝表 庚戌會試擬作

伏以

道優聖域接金聲玉振之傳

德感乾文煥霞蔚雲蒸之瑞棟楹壯麗悉符

五位之精虔雋乂蔚興胥望四門而踴躍臣僚志慶海寓

騰懼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河浮馬象

肇開金簡之源庭吐玉書佑啟水精之兆紀二龍之

繞室遙見祥雲逢五老之降庭先占淑氣生知好古

道貫三才天縱多能名高兩曜至美至富峻千仞之

宮墻先覺先知立萬年之師表歷四方而友教就學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六

者三千講六藝以誨人升堂者七十是以廟堂崇祀

長歆俎豆之馨類壁澄瀾競喜魚龍之奮興廉舉孝

本淵騫德行之科操輶懷鉛擬游夏文華之選未有

倣天家之規度弘敞聖居感雲物之祺祥大開賢路

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中和建極

參贊成能

內聖外王兼君師而作則

豐功盛德爛雲日以揚輝固已德邁皇初猶且心儀

先聖王封追乎五代

宸翰揭於兩楹敬名諱之形聲謹誕生之月日自

廟堂之重建準宮闕以作程

特命大臣董司其事規模更定俱經

層慮之經營圖繪先呈盡奉

聖明之指授將升画棟選卜良辰群觀卿雲正披晴畫

英紛郁映洙泗以霏煙車蓋輪囷倚尼防而結綵嚮

近道齋集 卷之一 亢

南發耀煥大地之文明自午麗光協中天之運會斯

則至誠上感

先師降鑒以昭祥加之大化旁流多士澡身而服教

神庥宜答詣

文廟以薦馨士習既端頌

皇綸而擢俊梧岡莘野符杏壇樂育之心辟府奎垣應雲

漢章明之象臣等志存觀海識愧窺天丹牘重新賦

如鳥如顰之狀青霄載現翔非煙非霧之容想虞代

之作歌親逢

景運

齊德彌華

嘉文並煥

表章經籍揭日月於高衢

廣厲學宮闢風雲之盛會則鄧林標棟同檜楷以欣榮

鑾舍鼓鐘叶金絲而並奏矣臣等云云

頌

萬年寶歷頌

天命我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干

皇臨御寰寓作君作師乃文乃武

聖皇之學同符東魯天縱多能生知好古治本於道運

三古六十年來和風甘雨八埏九垓各得其所生民

率育充溢困庾蠲租億萬不可計數六經既明大啟

文府豈弟作人璧泮鐘鼓刑措不試罔麗于畧民洽

好生恩澤洋洋仰惟

廟奠執神之機既芟三蘂海外心歸

親率熊虎羽林欣飛有嘉折首朔漠來威極西之域自古

莫綏罔入其阻若馳康遠崑崙星宿近在藩籬萬國

尊親內向天扉永奠四極同太平基上稽古籍神農
軒后越及伊耆享國最久天啟

皇祚諸福咸受鳳翽于岡麟遊在數踐土含生黃童白叟
歌咏

聖朝家為春酒會是簪裾拜手稽首恭頌
聖皇高明博厚億萬斯年與天齊壽

策問

甲辰科湖南鄉試策問

問通經者士之素業也易之傳於漢者非一何以王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廿一

弼之注出而諸家盡廢孤行且數百年也邵子因圖
以明象程子玩辭以窮理朱子推本卜筮則聖人之
道四其備矣各有精義微言可得而述之歟書有今
文古文然為伏勝之學者泯焉而孔傳獨傳於世其
書序果可信乎朱子以為類晉宋間文章何以辨之
蔡傳自二典為謨而外果能盡得朱子之意乎詩之
小序朱子以前未有非之者也朱傳既出疑信相參
馬端臨以為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論之詳矣然
則詩傳可以勿作而平日所與東萊呂氏反復辯難

者為可以已乎至如劉杜之崇左氏啖趙之重

三家之傳得聖人之意者孰多焉陸淳采三家之善
參以啖趙之說晁氏以為卓然有見於千載之後者
自啖氏始其信然耶前代胡張並行厥後廢張而
書而獨從胡氏傳何也古之為注疏者於禮則無以
加矣今通經之士闕而不講其何以知禮陳澧集說
欲以坦明之論啟悟初學然而名物度數考之未詳
豈能遠見其緼奧哉漢氏以來解經者衆矣其可與
傳注並存者凡有幾家可得而歷數之歟我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廿一

皇上躬聖人之德愛育人材

特命設試闢於楚南所以嘉惠爾多士者至渥矣明經稽
古所以逢時也爾多士之於經學或博而能該不厭
其悉也或專而能精不必其備也其各條所見著于
篇

問作史之體有二曰編年曰紀傳編年之法最古而
紀傳所載則惟於一人之本末為詳自司馬遷創改
春秋之例為本紀世家表志列傳而後人因之皆以
便於披閱而號為正史矣漢以後代各有史或煩冗

燕巖純駁相參昔人之譏彰彰於耳目聞者姑不具
論舉其二爲人所誦習者如史記一書夾深鄭氏
謂六經之後惟有此而或者猶有疎略隱之譏
何議論之相懸乎此與班固著漢書洪氏稱其制作
之工比於英莖咸節而古之叔以爲雖善叙事殊失
春秋之旨豈無所見而之然七後漢及三國志皆稱
良史才一見明其贊詞失之佻巧一則謂其少文
義緣飾耳可得詳歟歐陽公五代史褒貶謹嚴最
得春秋之法而議者猶惜其不爲韓退之傳以其時
近道齋集

卷之一 三

考之其果有遺憾焉否也溫公資治通鑑積十九年
而成編年繫二三百六十二一事如指諸掌
傳人書于紫陽因書以綱目如經目如傳表
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
言法戒昭然直接麟經之筆削其史學之津梁而史
家之極軌歟我

皇上聖由天縱生知好古博綜典籍近因脩輯明史

特命廷臣訪舉通儒此績學知遇之時也爾諸生具三長
然後可以言著述而備天祿石渠之選其詳言之以

爲先資之獻

問山海之儲民生之利用存焉自夏商有歷山莊山
之鑄太公因之立圉法而錢幣興自管子表東海立
鹽禁而後世權鹽之議宗之漢唐以降言鹽策則有
官民商煮之不一言錢幣則有輕重大小之不齊孰
得孰失可得而指陳歟我

聖朝幅幘之廣生聚之衆爲前古未有鹽錢二者皆關乎

小民日給之用者也以楚南計之湖南之鹽由湖北
轉運湖北之價稍貴則湖南之價倍增說者謂商人

近道齋集 卷之一 苗

於額鹽之外向借耗鹽名色多帶餘鹽其利廣故其
價平今則掣掣秤盤依引目數利薄則商不欲多販
鹽少則民不得價輕信斯言也豈批驗之間可以少
弛其禁歟抑自有權宜損益之方使之兩全而永遠
無累也辰永郴靖之區去鹽愈遠貪窶小民安保無
淡食之慮昔劉晏於鹽遠處有常平鹽每商人不
至則減價以糴而人不知貴其法可隨地通變而行之
否歟至於錢之爲言泉也取其流通而無不達也而
黑點黑粵僻在山谿者每以制錢缺少榆莢鵝眼之

類雜以古錢亦皆攬用何道而使制錢流布遠近歸於畫一歟王澄有云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小大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其即此爲利民足用之道而無庸變計歟諸生學期適用諒於當世之務久已留心而講明之其切言之毋泛詞也

問古之爲治者因風氣之異而設教焉無不可率而從化也五方之俗美惡並著而不相掩如湖湘之間力田勤穡米穀常贍於他邦而食用儉樸不以華靡相耀可謂美矣然其信巫尚鬼傳流自古至有竭產

近道齋集

卷之一

七

傾貲以爲禱祀雖貧窮而不悔者邊遠之區以其與苗徭居相錯也下矛刀戟之器居以爲守行以爲衛憤則用是以相尋剽悍之習未忘也其居憂感之中有相率爲之鼓樂歌舞以勸釋之者主人困於酒食之供而不暇自治其事若此之類皆習俗之敝也夫彼土之民豈盡以此爲是而安然行之哉其積習之久雖甚苦焉而不能獨返也豈無有變而化之術歟昔趙廣漢爲潁川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民多怨讐至韓延壽爲陳和睦親愛剷除

怨讐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故董子曰上之化天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潁川之俗倏焉三變此其明效也詩不云乎載馳載驅周爰咨諏使者奉

命

以來茲采風詢俗亦輶軒之事也然而教化之宜惟鄉

閭之秀者深知之而能言其意焉諸生服詩書而秉禮義慨俚俗之未變久矣果遵何道而因其勤儉之美俗以導之使之知人神之別尚敬讓之風吉凶之禮各得其正其詳之復之毋有所隱亦以覘異日理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八

民之方也

問天地之間其耳目口體同類者嗜好識知不甚相遠其樂生慕義之心凡有血氣者則一也湖南之地西接於黔南界於兩粵若辰沅兩府郴靖二州臨於苗徭之壤以爲治范石湖桂海虞衡志所謂其地山溪高深縣亘數千里椎髻衣斑爛布褐各自以遠近爲伍者我

國家深仁厚澤無遠弗屆其稱爲熟苗熟徭者其貢賦服役之款疏太平之日久矣惟生苗生徭僻居深

建溪灘歌 初五日

建溪灘險春怒濤兩山伏束歸長壩巨石撐空
豪鋒鏘尖銳快如刀厥像猙獰蟠根牢或潛波
鯨鱗雖有奔鑿莫爬搔老虎當道耗鼠躡龍迴
聲鳴號鹿牙羊角形桀驁雞公鴨子狀嗷嗷彌陀羅
漢石柱高七里下懸牽索綯大黎叢碎排巖整茶洋
箭港急澄洶點淡浮浪簸輕舳雙門溜響寒風襲
以下皆灘名如此等類多蜩毛大抵免惡礙行艚長年嫻
熟賴爾曹頭棹尾舵工所操凝慮瞪目觀滔滔左幹

近道齋集

卷之一

七

水口

水南水北勢迴環浪息東西兩岸開
賈客園亭圍綠篠居人屋舍架朱

雲時時鷗

景開此去川平二百里挂帆明日抵江灣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六

生講論切磋之友浙人爲多其間見地之異同浙學之淺深可一一而論之歟有宋而後逮於元明浙江學者稱盛蓋朱子之流風遺澤存焉故金華四子衍其正脈是謹守朱子家法者此都人士也及明之中葉姚江王氏始倡異論是顯悖朱子家法者亦此都人士也當朱子之世象山陸氏實姚江之先聲然浙江學徒未聞趨向自是厥後朱子之書家傳戶誦越三百餘年而姚江出豈微言漸遠而大義頓乖歟姚江既出浙江學徒附和而揚其波者孰爲最甚昌言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兗

而攻其謬者孰爲卓然夫姚江才氣之盛功烈之高亦近代豪傑之士也然其邪說披猖公然不忤其弊使學者蔑棄經籍縱意自恣則其學術之蔽生心害政必有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可得而指陳之歟爾多士篤志下帷遭逢

聖天子重道崇儒之日辨義理之精微擇徑路之邪正其講之有日矣盡著于篇

問浙省東距大海而介於吳閩之間實東南要區也自鯨氛既息商舶大通閩粵之貨達於吳會北極天

洋遠左充羨宇宙而北方之貨亦得致於華外皆道所運要必經於浙省

國家德威廣被滄波不揚然爲久遠之計則有宜思戒備者凡南風漸作則海洋匪類潛駕輕舟以伺商舶顧其下海必有處所何道以防遏之歟風信稍變不能泛於大洋必就島嶼而棲泊若熟於海者必知今日何風賊舟當舶某處掩而捕之其可歟倘其獲恣所欲必有爲之接應以售貨物者何道以稽察之歟北風已起勢不久存必挾其所有登岸而歸三五爲

近道齋集

卷之一

辛

群時聚時散道路蹤跡自與尋常行旅有異若地方文武官員捕役汛兵留心盤詰鑑貌察言寧有不得者歟夫海道安泰則商舶上下若履康莊百貨之通比於陸致難易互相百也民生日用於是取資其所關甚鉅故浙省設總兵官者四而其三與提督皆濱於海然則防海之略固有志經濟者所素講也爾多士其悉所知以對

問風俗之茂守其淳樸而興於禮讓無爭競之心焉方今

聖明御宇德厚恩溥期於四海之內無一人不得其所此
吾民安生樂業歌咏太平之時也乃聞浙省故俗頗
喜爭訟或本屬細故而張大其詞或僅有影響而鑿
空造作艱窶之家偶被穿窬則失帳之珠寶充箱輕
生之命思報宿怨則平地之風波頓起自下而上控
理不休貽累無算積年未解及乎寃情昭雪家已耗
矣如此之類所在多有夫民非盡無良也守令之聽
斷非盡不明也然而刁風未革其故安在豈積習而
莫知其非耶匪人播弄其間者莫之治耶今將革其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廿一

敝而返之淳其道安施將寬柔和緩以誘之歟抑嚴
厲威猛以服之歟將爲之懸象讀法而使惕然知畏
刑章歟抑教之任卹睦嫻而使藹然思崇古誼歟夫
理民之道若醫術然知其證候所由起故治之也易
爾多士讀書自愛慨然於薄俗久矣詩不云乎載馳
載驅周爰咨諏采風問俗亦使者之事也願諏詢其
故知易俗之方焉

問取士之制鄉舉里選難以復行而變爲科目之程
試行之十有餘年矣聲律駢麗患其浮華而易爲經

書之制義行之四五百年矣夫聲律之不如制義
理易知也然語聲律則唐室爲工論制義則明朝稱
盛若較其得人之效明之於唐有不及之而無以過
也其故何耶慮制義之膚泛將使博引先儒之說而
斷以己意其說當矣竊恐行之既久必有此等講章
刊布海內是亦未免於相沿剽竊果能久而不敝耶
限年通經之議無以踰也竊恐資性不齊寧可人人
以五經之該洽耶夫子病誦詩三百而不能達國政
使四方者是苟能學詩則內可以從政外可以奉使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廿二

一經寧不足用耶蓋所求乎士者俾之撫人民理政
事故非讀書稽古無以濟時務也而士有迂而寡效
者今欲令士皆實學而不至盜虛聲才有實用而不
徒事空言無改於今之制而可以招致賢俊其課之
何術歟其求之何道歟我

皇上弘闢四門搜羅讀書稽古之士雖微能寸長咸在收
錄此千載一時之嘉會也爾多士得無有講究於此
而可以獻

明廷者請深思而揚論之

論

心性論

自心性之說不明於天下於是學者之私見雜出而不窮是不可以不論也禮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則知性不可以義理窺不可以聲臭求其可見者心而已竊聞性者無極也心者太極也情者陰陽五行也近代學者多以太極為性不知太極有動靜靜而生陰動而生陽無毫髮之間今謂性有動靜靜

近道齋集

卷之一

世

即性也動則情也而以謂太極其可乎今以心為太極當其靜也沖然漠然而通乎性所謂太極本無極也當其動也浩然沛然而達諸情所謂太極生二氣五行也易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以狀心之體莫切於此故自古以來有治心之法無治性之方心苟治矣則方寸湛定而有以涵萬理之源智慧光明而有以照萬象之變而定性養性之道豈有外於此哉

中西算法異同論

近道齋集

卷之一

世

古今之為算學者自隸首商高而後若劉徽祖冲之趙友欽郭守敬之徒皆精詣其術及西法至而其說又有出於中法之外者其異同可得而論也夫中法言異乘同除而西法總謂之四率可謂異矣而為比例之理則同也九章之內大要多同借衰夢借之法蓋衰分盈朒之變其名爾至中法謂之鈎股也用邊而西法謂之三角也用角三邊三角可以互求中法有不逮于西法者則八線表立成是也剖全圓而為半周又剖為象限立切割弦矢之線以成正方角何嘗非鈎股與弦哉其所以妙于中法者用邊之術可以高深廣遠而已用角之術則本於天度所以在璣衡而齊七政亦無不具乎此蓋用邊者斜剖之方而用角者剖心之圓方者測地而圓者并可以窺天也方程之用西法所無而借根方之算中法絕未有聞也又比例數之表不用乘除而用併減于平方立方與三乘方以上之算尤捷焉皆中法之所未有也至于古法之為祿子者今不復有所用者珠算而已西法則有籌算有筆算有矩算有比例規算其雜見錯

出而均合于度數之自然視中法為備矣蓋三代而後六藝往往不逮于古何止數學而已專門之緒鮮克尋究而西土以為六學之一焉業于是者終其身竭精殫慮以相尚也觀幾何原本一書自丁先生以來若六經之尊貴可以考其用心宜其爭衡于中法也雖然異者法也而同者理也若劉徽祖冲之趙友欽以四角起數所算圓周之率與西法會無毫釐之差而西人以六宗率作割圓八線者其術亦不外乎此可見理同而法不異兼中西之法神而明之則藝近道齋集

卷之一

廿

也而進乎道矣

近道齋文集卷之二

序

湖南鄉試錄後序

恭惟

皇上躬仁聖之德繼膺寶命日月之明無幽不燭雨露之潤無遠不霑軫念湖南士子就試武昌涉歷洞庭之艱

特命禮臣議設貢院於長沙而中分取士之名數賓興屆期於湖南為開科之始禮臣以正副考上請仰荷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一

恩旨俾臣萬策貳刑部郎中臣清度典湖南試事伏念臣濱海下士學術淺陋幸際文明自為舉人時即蒙

聖祖仁皇帝欽點易經詩經兩館分脩建成進士拔置庶常旋預武英殿纂脩甫授職又蒙

召至熱河珥筆直廬

皇上登極之初臣首被

召見至于再三

恩命優重希有等倫而臣適當沈縣莫效涓埃

聖度天覆曲予包容以臣當

三祖時供職翰墨

特賜以

三祖遺器五件臣於翰林院撰擬文字進呈頻奉

天語褒獎

特賜內府緞匹均出異數茲復

簡畀衡文之任拜命之下慚惶感激思惟我

皇上沛歷代未施之恩建萬年不刊之典所以嘉意於湖

南士子者至厚也湖南士子踴躍趨赴延首顙望之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二

會而臣等持皇華之使節以司文柄湖南考試官自

臣等始至榮也戒道星馳及期而至則觀光之士近

九千人蓋自昔之就於武昌者無過三千人今則數

幾三倍惟我

皇上聲茲殊典鼓舞而作興之故雖深山荒谷之中從未

一望棘闈與皓首一經久輟意於名場者莫不翻然

而至如百川之歸巨壑也三試既畢窮三十餘日之

力得士四十九人刊錄以進臣得綴言簡末臣聞焉

主司之道公與明是已拒請託屏賄賂所以為公也

選俊才登績學所以為明也然而公可勉而能明不
可強其所未至臣等

陛辭之日

皇上示之以簡擇慎重之至意信臣等之必能公而已矣

臣等今日竊自信者亦惟公而已矣至於衡鑒之明

未敢果於自信也臣於每科觀各省鄉墨常以為楚

士之文才氣橫溢及來湖南乃知此風在於湖北而

湖南之文平實者為多臣等鎖院之內晝夜搜閱期

得英發之士議論高卓詞采超邁可以振厲浮靡者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三

其次則欲得清切不浮詞自已出不汨溺於俗尚者

庶可以風示此都人士使之開拓其聰明而嚮於古

學此臣等區區之心求以仰副

皇上作人之厚澤者也既揭曉貢於雍與餼於庠者一榜

之中過半或者以是寬其不明之訾而臣等方懼愧

不暇夫鄧林之大必有遺材閭閻之高必有餘寶自

昔唐宋之間以鉅公宿望知貢舉而其時之士有所

蘊負而嗟於不逢者尚不可勝數況於臣等之愚闇

哉臣等碌碌之操可以自白者

皇上之所垂察也若其學之不逮鑑之不精不敢以自信者惟

皇上之所垂諒也臣等于茲役竊有厚幸者開榜以來具聞湖南士子感

皇上非常之恩自今以往去波濤之險得風雲之便方將奮勵濯磨以應昌隆之運將來衡麓湘涘戶誦家吟尋周張之遺緒續屈賈之鴻詞文道大行人才輩出以茲半壁爭衡大邦論者考設科之所自而溯初為主司之人以為風氣之開由茲日始則臣等雖弁鄙近道齋集

卷之二 四

無似猶將藉以不腐斯乃湖南司衡之命獨有光榮實臣等千載一時之厚幸也夫
浙江鄉試錄序

我

皇上御極之四年道化薰蒸文風彬彬賓興屆期禮部以考官上請

特命臣萬策偕中書臣有堂典浙江試事伏念臣海濱下

士忝列詞林

龍飛之初首蒙

召見撰擬文字屢承

睿獎賜賚載頒雍正二年春湖南始設貢院

命臣為副考官回京復蒙

召見天語溫霽垂問移時自是頻叨

寵擢洊歷華資未及二年驟登三品備員講幄珥筆記注

茲又荷

新綸衡文兩浙前後三年再司文柄恭請

聖訓之日兼奉

特旨以浙閩壤接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五

賜臣以畫錦之榮自昔詞臣遭時之盛受

恩之厚未有如臣者也撫心循省喜愧交并星馳即路如

期而至維時臣萬策有堂等同矢公愼殫力蒐羅焚

膏繼晷撤棘如額得士一百四人貢成均者二十三

人謹錄文二十二篇以獻臣得颺言簡端臣聞士君

子之願求者仕而仕之難遇者時也欽惟我

聖祖仁皇帝道高德峻契堯舜之心傳接洙泗之道統脩明

經學以惠膠庠開鄉會試者二十有二科壽考作人

之澤於古莫倫我

皇上躬聖神文武之德承父道化成之盛

御極以來嘉意科目揆揚明理致用之才故上感天象則璧合珠聯下啟人文則雲蒸霞起逮茲四載賓興三舉信所謂千載一時不易逢之嘉會也而臣幸際

昌期恭膺

簡命校士浙闡履人才之淵藪可不謂厚幸焉夫鳳凰因時而鳴景星因時而見莫匪自然之理故臣之所自信者公也不敢自信者明也然臣雖闇陋而窮鬼力索之下固必有端人正士出乎其中何者以其時決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六

之也臣用是進多士而告之曰爾多士讀書稽古溯唐虞三代之風不啻深思遐想慨歎於難遇乎今則聖明在上所謂於吾身親見之矣夫上所求乎士非苟榮其名士所以應上之求亦非苟自榮其身固將資其識用其才以經緯時務也有其識與才而必先以行誼之篤操守之廉所以立其本也今於風簷寸晷之文而欲決定其生平豈可得哉然觀爾多士之文其理醇正其氣清和知端人正士之應運而興也多士生於今日慨然以端人正士自命惟有篤於行而非

禮勿古廉于守而非義勿取其本立矣於是乎脩其

素業而加懋勉焉使其識足以通古今之故才足以濟當世之事由是而雋於禮部策於大廷內則當王署粉垣之選外則受民人社稷之寄其行已能卓然不媿於古人而職業之所當為者績效顯明可以紀諸竹帛而聲華爛然於當代此雖不敢盡期望於爾多士然苟自思夫榮名之不可以倖得而熙運之不可以虛生凡有志者皆可勉而至也且士亦徒患志之不堅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古之所謂名臣循吏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七

者豈有異於人耶夫一科之中而有人焉立身則有端人正士之稱當官則列名臣循吏之傳後之人追論衡鑒之主司以為庶乎知人能得士者則奉使節於

盛時其差無負也夫既以告多士因濡筆而紀之

詩所後序

隴西公詩所八卷始於康熙丁酉之冬而脫藁於戊戌之春恭惟

聖祖皇帝崇道稽古表章經籍脩明四府以惠教萬世公首

奉

詔編輯周易折中比成而

予假歸里及還

朝則書詩春秋三館所脩傳說彙纂先後告竣

聖祖並命公重加看定其時公著此書垂就因以爲經學之

傳章解句釋義理微密必逐條討論然後進退群言

惟允將復經古文今字之訓求屬辭比事之指於尚

書裁得七篇而絕筆於洪範三經彙纂雖歛承

上命而不克終竟大業猶幸此書之既成而已公之身後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八

聖祖嘉重鉅宿有

旨總萃平生述著上獻

御覽此書並經繕本恭進藏於秘府雍正丁未秋公之孫清

植與景州魏君璧先生刻板于邸策獲效校對越次

年夏工訖公嘗論亭林顧氏音學妙契古先故畧吳

氏叶韻而載顧氏詩本音者本公素志也

史緯序

康熙六十年夏五月策甫散館除編脩恭蒙

聖祖仁皇帝召至熱河珥筆直廬命以撰述之事其秋七月

今刑部尚書靜海屬公廷儀方爲閣學以書籍上獻時有

旨并進本朝人所著書勵公進故平湖令宗老疊齋公所脩

史緯有頃命中使取季漢一函以八良父悉取入藏

秘府蓋有常

聖意也策常於宗老家獲觀點竄諸史原本殆於朽爛不知

披尋若干遍手澤浸漬非可以歲月計算其用心之

專且久如是不得踐玉署司芸局以良史才鳴於當

代老於邑令以終識者嘆之然其書卒能上際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九

聖明留充乙夜之覽晦於始而耀於終不必逮其身也雍正

四年冬策承

心歸里因叙其事俾興寧令九臯族祖載之簡端所以紀

仁皇帝右文好學搜羅典籍無幽不發之至意且使海

內學士有所勉而興焉而無患於目前之未遇著書

立說者要諸久遠而已矣

孝昌涂先生靜用堂書序

昔昌黎韓氏高孟子闢楊墨之功以爲於大禹無讓

蓋祖述孟子告公都子好辯之意比異端之害於洪

水而已承其烈也然七篇之中闢楊墨不若闢告子之詳其爲害有小大焉楊氏知有義而不知有仁墨氏知有仁而不知有義猶遺其一而守其一未敢以仁義爲非性也杞柳湍水之喻而乃以性無仁義爲說是其爲說邪之尤者宜孟子之汲汲也至論不動心之指尤中告子之病而公都子公孫丑之徒未不能講明其師之學以衛正道障狂瀾者故不旋踵而莊列之說熾浸淫大盛於六代之間而佛氏乃自外而入與相附會華人之譎者文之以莊列之辭推波助瀾混爲一區數百年間正道荆棘蓋佛氏之教直指心體面壁坐禪而以語言文字爲支離者實即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說人徒知佛氏出入於莊列而不知冥合於告子也周程勃興辭而闢之殆於廓如矣及宋之南象山陸氏與朱子同時而陰襲告子之說邪以背周程故陸子之終也朱子以告子惜之是陸氏爲宋代之告子也朱子之後殆於家無異說明之將衰姚江王氏復申陸氏之說其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即告子性無善不善之論是王氏爲明代

之告子也夫性者五常具焉而非知不行非明不誠故夫子之誘顏子先之以博文其傳曾子先之以致知格物先儒論爲學之要既曰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而必曰致知以啟其端而後能力行以踐其實若是乎窮理讀書之不可以已也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以爲吾之學求心而已心有不定以心定之而言非心也凡儒者之孳孳於學問思辨而不知求心之本體者皆鶻於外也佛氏不立文字立地見道其指則一夫文所以載道六經之言莫非聖人之至理知言者即窮理之謂也今以爲無所事於知言是不必知理也而可乎人莫不樂爲聖賢而必讀書窮理以爲適道之路則非旦夕之可致苟不讀書不窮理而可爲聖賢其名甚美其取徑甚便宜士之好名而不悅學者群然趨之也明之末葉士無實學人才殫盡誰爲之屬階者可不謂說邪害正之明驗乎哉程子云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其明性故也孟子與告子辨性詳矣一言以斷之曰告子未嘗知義不知義者不知性也謂義非性故外義外義

故不求精義不能集義而冥然無覺以不動其心再傳而莊列宗之佛氏以禪勝儒陸王氏以禪爲儒其爲禍之烈浮於楊墨數等矣孟子之辨又惡可以已乎雖然告子之時則有孟子矣陸氏之時則有朱子矣自王氏良知說熾之日無大賢碩儒廓清而摧陷之者故其波未息後之君子宜有責焉予讀孝昌涂先生靜用堂書十卷其學辨一篇尤所欽歎始序周程張朱正學之傳以糾告子佛氏陸氏王氏之失條理具備至謂明人攻朱樹陸王之幟陽儒而陰釋者近道齋集

卷之二

七

尤有味乎言之可以知先生所見之卓而用力於是者非一日之積也故竊以其所聞者質正於先生而遂以爲此編之序冀附於知先生者世之讀先生之書者足以亮予心也

文與也詩集序

長洲處士文與也先生待詔徵仲先生之五世孫前相國文肅公之孫幼而敏惠能吟會丁明季聞中原流寇剽亂避地山居與松石爲侶逮

皇朝撫運寰宇大定則先生之棄應舉業久矣不能追逐

名場而獨好爲詩其朝夕所對澗壑烟雲林卉之狀無非比興之具所與酬唱者皆采藥垂綸之客故其爲詩風調高潔超然塵壒之外蓋山澤之臞之所爲與夫儷華鬥葉以干時名者不同日而語也先生嘗涉江淮踰河洛游嵩岱遂至于京師與當世賢大夫士游所爲詩益工以富卷帙既積藏之且久其孫今故城令某謀饒梨棗令君嘗同事編摩于武英殿以夙昔之雅請叙其端先生詩藁凡若干首舊有選本輒復稍爲增損比舊藁十得二三而已昔先相國李近道齋集

卷之二

七

文貞公有言柳子厚南居十餘年所存不過百五十首使人恨其少白樂天之集蒐羅不遺至有數千首乃使人恨其多孟子厚之詩非其自刪則夢得之徒爲之刪也使樂天痛刪而後存之其格則高而名當益盛然則先生之詩之選而後剖剝之也其不亦卓矣

武進趙公治楚官書序

雍正二年春湖南肇立貢院策奉

命爲試官自武昌馳驛千餘里至長沙既撤棘駐長沙越

二旬自道路所經與城市闐閭間耳所熟聞謳思故
巡撫武進趙公萬口如一既歎公惠下之澤深入於
人心維繫固結歷歲久遠而不可忘又嘉楚南之民
直道顯行也何君祖柱自攸縣來謁曰某趙公故掾
吏也收拾公遺稿靡所失墜謀彫梨棗以傳于後策
嘉其志而未知其成否越八年春君至京師攜所刻
公自治官書見遺自奏疏之上達咨文之平行牌檄
批詳讞斷之下逮合藝文以下都二十四卷凡公之
手蹟畧無遺者嗚呼惟公以完節令名爲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十四

本朝碩臣績業之茂當與湘水衡山較其清峻此書之
不泯沒於後無疑也何君之汲汲於茲歷數載而終
成厥志可謂賢哉彼其朝夕操簿案以事公非心悅
而誠服之則安能勤勤哀錄以成斯帙其嚮慕大人
君子之專且篤將自託以不腐信乎超埃壙之上矚
然而不滓者也夫公之所以治楚南者奉宣

九重德意也使楚南之人追舊中丞爲政之美而上感
聖朝天覆之恩遵道路以樂皞熙則何君斯舉亦且大有
裨於梓桑矣公策之座主也於是乎書

學使高公德政詩序代

庚寅之春吾閩人士追慕督學使者高公之德群爲
詩以美之而屬予序之予思夫詩也者思也其爲道
則興其美刺而公論繫焉人情近則思遠則數至於
贊美其上也去官則否自公之去閩二十餘年矣事
久而公論定此其時矣而人士思慕之誠歷遠不忘
視夫當官之日衆爲諛詞者不可同日而論以是見
公之德入人之深也方公視學之日值當事者懲士
風之敝大革其習然公之意則又恐搏擊之秋波及
善類所以擁護保全之者無所不至而方且教誨之
使歸正此公之大有造于吾閩也至於潔清之操矚
然不滓公之立身自有本末二十餘年以來春秋兩
闡之雋多出於公之門濟濟乎洋洋乎何其盛也又
足以見公之知人能得士宜乎歷久而思慕不忘既
俎豆而祀之矣又申之以歌詩也是篇之集殆風人
之旨而有關於公論者昔唐韋丹爲江西觀察使功
德被於八州越四十餘年而人懷之杜牧爲之撰遺
愛碑予之文不足以方杜牧若高公之德視丹何讓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二十餘年間哉雖百世可也

晉江劉邑侯德政詩序

劉侯德政凡爲詩若干首雕棗適畢而侯以計典不及去侯逡巡謝諸人士咸曰詩不可以不傳也夫飭官獎吏道存乎上慕德懷恩義存乎下有各當焉何相妨之有侯之爲吾邑其催科信拙矣雖然吾邑一府之會承平休養戶口益蕃歲收常不足以供口食故多貧人侯閱其如茲追呼之聲不至於村之敲朴之具不陳於庭階坐是課不登蓋侯之撫人也過於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六

慈其治事也過於愼邑之訟者譁張其詞少有情實侯常恐有所枉濫即蒲鞭之罰輒依違不忍決因是不能無所耽閣罷官之故實由於此顧吾邑之民之被其寬澤者百里之內家受之矣解篆之日百姓迎侯於通衢爭舁之擁集至萬餘人旅不行賈不市呼聲動地舁侯以入上官之門叩首乞留如是者三日彼雖蚩蚩之民非不知勢之不留也而不如是終無以解於心況吾徒其可已乎予聞之曰玉之爲物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故君子比德焉侯之德其玉歟

夫圭璋之器薦於朝爲國寶韞於櫝爲希珍出處顯晦之迹侯又何憾至今日所爲歌功頌德之詞大率談於當官之時雖遷秩以去者猶將漠然而侯獨能使吾邑人士不以升沈變其志有古人之道是足以見侯之德有俾人不可忘者體伸於用而才有不逮者歟諸君子所謂義谷有當而不相妨者則是篇其可傳也已

晉江陳氏族譜序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七

族之有譜舊矣魏書載封偉伯撰封氏本錄而晉書摯虞傳云撰族姓昭穆隋書經籍志有韋傳謝揚數家之譜蓋古者用門第官人原其所始以地望分別宗派寒庶之品不得與膏腴齒故不唯家有其書且上之於朝而官爲掌之如此其重也吾鄉獨吾宗最蕃而未審厥初語近者曰節度使洪進然洪進舉家歸汴京溯而上之有觀察使巖廟在福州有太傅忠廟在漳州有行軍總管元光元光世爲郡刺史然隋書陳寶應傳稱爲閩中四大姓之一則其源蓋遠疑起於晉氏南渡之時而屢經戈革諸家舊籍罕存吾

鄉族譜大抵肇端元代而已筍江一派始祖實恭公當元仁宗時以明經官溧水教諭厥後分為兩房仕宦不乏而成進士自次房訥菴公始在嘉靖元二之歲至

今上

龍飛二年長房裔孫字筍潛復以五經登第筍潛之祖曰確園公當桑梓未靖人多窘饑散米施粥全活甚衆以陰德裕後昆筍潛示予族譜請書簡端譜之脩創自前景泰添閨公至正德間訥菴公繼之近歲續脩以成茲帙上下四五百年世數昭穆井然不紊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七

以譜故也歷葉久遠而族衆裁百餘筍潛常以為念余謂之曰物之衰盛蓋有其時能弘道者人也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爾祖以韋布之身施挹注之澤而其食報若是今子綰臨漳之綬地廣而民衆其官與民最親本豈弟之心以奉宣

聖

天子德意夫不亦所潤者溥而所培者厚乎詩曰俾爾熾而昌張子曰子孫賢族將大能為循吏則國之賢臣家之賢子孫也熾而昌決矣於戲積善流慶天人之理微而顯吾宗長幼皆可以興也

仙跡黃氏宗譜序

譜牒之興其源自古晉摯虞以漢末已來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是則三代遠矣兩漢間若鄧氏官譜鉅族世家大抵具有編載自是厥後南北分區然用人均重門第進膏粱而卑寒素舊姓高自標別辨此者號曰通材北魏封偉伯撰封氏本錄六卷南齊賈淵世傳譜學十八州士族譜該究精悉撰氏族要狀行於世隋書經籍志有京兆韋氏北地傅氏及謝氏楊氏蘇氏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九

諸家之譜而唐書藝文志譜牒自成一類有四十部二千卷則公私纂錄並紀史官矣夫族必有譜公家以之銓叙流品其在大夫士也以之追遠報本睦族廣恩蓋人者天地之心靈於萬物物知母知父唯人為能知祖且由祖而上之以至族望之始皆一氣之續呼喻可通所謂追遠報本者也孝於父則篤於昆弟孝於祖則篤於從父昆弟溯之彌遙推之彌廣雖族姓蕃衍體吾初祖慈愛無窮之心皆手足之相資華萼之相扶所謂睦族廣恩者也內兄黃澹園先生

示予宗譜其先相傳長者守恭公惠安派也有居晉江者其鄉曰仙跡代數縣瀕簡牘不存世次中闕故今斷自仙跡始至先生九世枝分幹合井然可考先生行誼篤厚同祖而下合以共居室無私財厨無異烟風義藹然為吾郡所欽東明之治耆幼謳思則其施于有政也宗譜既脩且將構祠宇置祭器講儒先之禮以時行焉其廣恩也既如彼其報本也又將如此茲譜之作為不徒然矣於戲門緒之振莫不由於敦倫循禮吾邑隴西相國文貞公自其贈公當訂亂近道齋集

卷之二

二

苦辛之際汲汲然以輯族乘管家廟為事并傳而大以至于今衣冠之盛甲于吾閩此近事有徵者也然則仙跡之昌可計期而俟材賢輩出紫緋相望賡而續之則茲譜也不唯私家之錄可以獻而藏于冊府俾表世系者有稽焉後之君子必以我為知言矣

榆村程氏族譜序

古者族姓之譜脩之家而獻之朝通行於上下周禮春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夏官司士掌卿大夫庶子之數史記所據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

秋時諸侯卿大夫之名號統緒漢有鄧氏官譜應劭之氏族王符之姓氏晉摯虞撰族姓昭穆十卷賈弼撰姓氏簿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無所遺闕宋劉謏撰百家譜以助銓序其時官有世胄譜有世官今史之職皆具元魏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譜次第為選舉格名曰方司格其差定闕閱首膏梁次華腴又次為甲乙丙丁四姓凡六等隋書經籍志有韋傳謝楊之譜唐書之志則七畧之外譜牒自成一類至宋代以後若歐蘓之譜止成近道齋集

卷之二

世

於私家而官無其書夫行於上者所以明嫡庶別門第官人之法寓焉行於下者所以叙源流辨親疏睦族之恩推焉榆村程氏之譜始於宋朝議公晟歷元至正明正統景泰崇禎間代有賢裔嗣其編纂

皇朝康熙十七年又重脩之距今五十餘載名夢珪者朝議之二十一世孫也以代業之邈宗枝之茂慨然有志於茲綜前人所脩而增續之專心一力期於大備可謂善繼善述報本追遠者已夫官人之法自宋以來單庶與膏梁並驅不拘門第故譜不上於官至於

睦族之恩本乎天經則古今無二道焉中庸言順父母在和兄弟體父母之意以篤吾愛也知有祖則能愛從祖兄弟知有曾祖則能愛從曾祖兄弟溯之彌遙推之彌廣念及初祖則凡族屬之內皆氣脈之通吾初祖之所愛吾所當敦睦而無間者也故族譜之成匪以侈觀美披尋之下則孝子慈孫之意悠然而生矣自昔書傳所紀一家孝友而昌熾應之況合一族之蕃衍而薰以太和其豐腴貴盛豈有涯哉後之史臣援唐書之例以立表則獻於官而列其世系可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世

也予因門人戴君請而爲之序以嘉夢珪之志且以勸程之族人云

陰隲文序

書言惠迪吉從逆凶謂善惡之報即及其身也易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謂禍福之應并及其子孫也經籍所載史傳所紀詳且著矣陰隲文者相傳爲帝君作之以垂教誡其說近而易曉蓋經史止明於士大夫將欲使野叟村媪共通其義則茲文之用爲廣吾鄉四郡人士之編刻是書也有一夫於此覽聽而

感發於心從善嚮義則德及一夫推而及於百千萬人所施彌繁所積彌厚此四郡人士之美意也予甚嘉焉爲題其簡端

培荆堂序

余家與金墩黃氏累締姻好其最先者故嘉定尹青甫君先大夫高弟而伯氏之姻也歷五六十年久而親愛兩家事無不深相知者青甫有弟達甫篤於行誼爲宗族所稱相國李文貞公贈之額曰紫荆風藹達甫君之嗣孫德克紹前光余竊取文貞公之意題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世

其堂曰培荆培之義有二培其枝所以繼父志也培其根所以繩祖緒也昔先大夫道乃祖贈公之壯俠日治酒食以待客至坐常滿當山海訌擾之際糾率家僮扞衛鄉里所保全甚衆慷慨自期然諾必踐遠近聞其名莫不傾心歸嚮允乎古人之風烈探諸定理宜餘慶昌後而青甫僅官縣尹殆未足酬其高義其有待於後決也孫德夙慧能文余識之嘉定縣署既遊京師文貞公亟加延接丁酉以春偕余從文貞公還

朝同舟晨夕縱意而譚其明達解悟了然心口之間求之流輩固不易得其秋試京兆同翰林張直門給事宋蘭揮兩先生賞其文力薦未遇至今尚躋塲屋丙午冬余蒙

恩歸里迺至榕城丁未春送至劍津孫德少余十歲余感

其意歎其淹思有以廣之夫淹與遇亦何常之有天下之淹者莫如余然終幸而遇此十年間事孫德所親見余用推培字之義以爲臨別之贈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行者立身之基君子先之若文者近道齋集 卷之二 苗

應時之用主司之衡鑒士子之揣摩皆是物也其事不可以不豫故又有培之之道焉沈潛乎遺籍若壅之沃土濬發乎覃思若溉之清泉如是則根深而枝葉盛十年之間干霄之勢可俟矣記曰栽者培之自培者天所培也是爲序

清峰施君壽序

靖海將軍侯襄壯公實多哲嗣皆有文武才具材用於時旌榮相望其四爲清峰先生年纔逾冠則已懷負瓌奇侍襄壯公樓船中贊決大計以功授四部主

事改秩郡丞出佐嚴州有豪家奪民產歷數官不能決先生毅然以歸之民聲聞大振今大司農張公於時巡撫兩浙深歎異焉越年署金華府事又明年署嚴州府事均著殊績益爲張公所重比再出張公適總督河道奏請爲察佐灑沈澹災一以諮諏迄有成効遂表用佐兗州秩滿遷廉州太守興明學校以教僻壤政脩人和屬部之內咸得其理論者以比漢之吳公今

天子方優錄勲勞之裔以茂喬木而先生又以才能政理

近道齋集

卷之二

芝

自表著其必至於大用無疑也歲在庚寅年始登艾季春既望日是懸弧賓友親串遙上南山之杯徵辭庸陋予惟天人之際應答如響蓬戶專室之夫一言行之善而足以引其年況於得志行道所施遠而惠於人者大乎先生允備忠孝宣國家愛育之化弘家庭錫類之恩自歷官與署事凡四府四府之人戶口以數百萬計蒙葆食德者衆矣或謳思其舊日或歌舞於方今天高聽卑聽自我民福命之隆其有涯乎先生深於詩者四始五際是其權輿也請歌既醉以

叶笙琴善頌善禱庶不鄙於君子

江陰楊公壽序

康熙五十八年冬江陰先生方荷

命作藩于黔季月下澣實惟懸弧之辰幹支相乘歲序

一周時俗通禮謂之大慶廣平太守率九邑之屬願效祝釐而屬策序之策追陪最久又忝爲後進顧先生立身有本末爲學有淵源慮非淺末之所能道也先生壯歲登第受知於吾邑相公李文貞公公平居常歎息相告以爲任道之器也於時公方爲貳卿退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其

食之暇日以著述爲事尤喜學者質問疑義益發明所得開示後生先生執卷而前不求造次之悟徃復問難必至於條理分明而後止辨之明而行之篤故其德器凝重得之性者彌成於學又能合內外之道通達於當世之務不徒爲章句訓誥而已公自直隸督學就改巡撫教養之澤咸在畿甸其後先生繼視學政凡所以脩已教人者一惟公之步趨論者以爲前後之政治庶幾焉已改官外臺亦在南畿尊聞行知益勤不懈清脩苦節無殊其舊初政數月舉向來

繫滯者咸與決遣自是牘亦稍簡以矜恤爲心息事寧人爲務故不干赫赫之名而千里之內莫不蒙惠

帝嘉其績用擢爲方伯以表示臣寮先生之立身居官可謂不忝師承者也先生之心願以爲受

天子特達之知無毫髮報稱又凜凜焉念晚節末路之難夙夜兢兢戒如恐不及此策之所深知者蓋書之言謙受益也有而不居則日進無疆矣易之言恐致福也懼以終始則自求多福矣策用是信先生之進德脩業汲汲孳孳方與年而俱進而其受祿于天者亦申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其

錫而未艾也文貞公釋求福不回之義曰福之在人未必皆正也惟君子以豈弟之心求之則正而無邪蓋脩諸已者本無願外之心而盡其性者自有得天之理是公平日之所以立訓而惟先生能允蹈之者也

青陽吳公壽序

康熙五十有八年策初以庶常就館課今內閣學士青陽吳公以編脩分任教習所以獎借甚厚明年秋復從公後充武英殿編纂懷鉛囊筆出入肩隨又明

年夏甫授職即與公同奉

聖祖仁皇帝恩命召至熱河隨直南書房同寓於

行宮之南凡閱四月晨夕追陪有所奉

旨撰擬時公伸紙濡翰泉飛霞蔚陵厲古之作者既觀哲匠之矩繩又面受開導之益至短檠對坐公爲敘述平生艱困之景無所遺隱故前後輩中惟策知公爲深自是館閣翰墨之事吾兩人必預焉逮

聖天子紹緒之初並以文字進

御蒙

近道齋集

卷之二

艾

九重特達之知被沐

恩華此策之竊附於公在熱河時嘗爲公譚祿命之說曰公之降神其幹在巳土以毓琦爲德是月也律中大呂斗柄指坎艮之交百珪之所藏也自此一年之後履於坤兌之交與建爲衝大啟厥鑰若良貨賄之發於玉府光氣競勝公其大亨乎時未之信今則驗矣且公之生也日在下春朏之次夕太陰昏見升危之座太白先之躔于營室衛分也熒惑居東井秦分也相去五宮或導或拱以助夜明焯然懸霄此公之所

以磨顯位享盛名也徵壽考者曰納音曰令星皆填星也踐於大火以煦其注孔固單厚以臻大年又何疑乎公之盛德足以召致百順而稽諸五行適相符會是理與數相應者也凡理之與數或應或不關乎氣運抱才之士自古希有達者難其時也惟公遭值聖明之世故翕聚而闢畜積而通斯非得天之厚祿命逢吉之徵歟策嘗承

聖祖皇帝篤祿命書龜計之廣略窺其門戶以周旋之素知愛之深故異乎世之祝釐而貢其說云爾

近道齋集

卷之二

艾

徐任可先生六十壽序

昔先宮相與德清司空徐公同登第選館爲道義之交最厚兩家子弟通往來予每至徐家則司空撫接之若親子弟任可至吾家亦然故予與任可若親弟兄逮予受知於少宗伯蘋郊先生之門加之以恩地予與任可益相親愛任可頌敏而篤志工於經文其視科第可俯拾顧潦倒鄉閭不沾一名予亦久阨公車歷二十年覲面相慰藉而已予志猶未息而任可不能待遂以資廩入仕予等以其不遇爲恨及令子

階五成名而後稍釋然於懷也予與任可年相若歲
月荏苒予鬚皓然而任可亦居然耆英矣舊歲之十
有一月下浣六十大慶之辰也以讀禮未畢不啟賓
筵今歲階五兄弟始追行稱觴之儀請予言以祝釐
予與任可爲道義之交世載其美則不可以儕於世
俗其義當以規爲頌任可事先師少宗伯及司空公
繼母楊夫人盡其孝待象求無逸諸弟盡其友不以
同異母有差等內行之媿親知皆能道之予所獻於
任可者蓋古之君子年彌高而志逾勵衛武公年九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三

十而神明不衰箴戒之詩徵于二雅此古今之模範
也老有勝少者讀書至於老然後親切而有味行已
至於老然後練熟而愈堅任可既耽於林泉恬慮息
機家富遺書勿虛曠景光溫故知新益求精進其渙
然冰釋怡然理順比之年少必有倍焉可以自喻也
家居則子姪羅列賓至則所接者多後生晚進衣冠
瞻視即不欲儼肅焉不可年少輕宕之習無所用之
任可夙有端凝之度竟日相對未嘗見其有惰容不
懈益勤謹於威儀動作之節以定命也詩不云乎我

日斯邁而月斯征兄弟相期以無忝所生之義予願
與任可共勗之夫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精力強固不
惟君子之道當爾而自求多福壽考康寧固在其中
矣遂以爲祝釐之詞

王和丈七十壽序

王君和丈世居蕘陽與余同爲安溪之崇信里人先
高祖既喬木郡城王氏亦後時出谷初宅于邑繼卜
于郡以其先同里而後又同也世相往來至余與君
又密余齒未及壯即與君相識逾二十載相愛敬彌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世

篤先大夫懸車以後余中輟計偕侍養里居七年於
君過從爲頻遽豆既潔饌肴孔嘉每爲款留竟日歸
或侵夜君前歲購宅葺理而丹雘之堂宇宏豁窓櫺
昭朗余尤樂焉三夏之月常於前榮敷簾簟歌枕而
相與劇譚一日謂君言以茲堂之可以肆筵娛賓過
此三歲君年七十吾將宴於是十日以飮君之厨君
曰計此時正當爲翰林耳其占爲不家食斯堂安足
淹君子之駕哉余曰若然則惟爲文以壽君今余既
幸荷

忘雖先大夫之武讀書芸署君大慶之辰不獲預於稱觴昔者之語若前知然余之諾於文者其烏可以勿踐蓋余平日恒與賓友言交知中最宜矜壽者莫如王君客問其徵余約而述之凡有數端其神采內藏容貌蒼樸其於言無所戲於行必有終其洒掃庭內夙夜不怠其克勤小物無所毀棄皆使完好其措置器物各有定所取用之後必復其故處若是者世人之所忽而好德者備焉事則日用之常理則性命之通自余為兒童時先祖贈公告之以保固祿壽之基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世

罔不符契稍長習見鄉閭長老率由茲道登于大麓故余以是決之于君君又步履輕便視聽不衰才如五十許人其秉於氣者厚故得於數者多列昇平之瑞而表厥宅里食昌熾之報而賁之絲綸君之受福殆未艾也余他日得請於朝歸省林壑永言舊好載展歡宴四月維夏月在下弦君其戒中饋具十日之饌以待余無忘曩約焉使鄉里稱而傳之亦友道之美譚也是為序

徐君瑞章六十壽序

史家自西漢而後越及典午之代始標孝友以立傳其序云孝之為德道貫三靈功苞萬象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又云因彼孝慈而生友悌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睽則葉穎荆枝性合則華承隸慕誠以人倫之本罔茲攸尚微而必彰動而必應者也若武林徐君瑞章其篤行尤異焉君自早歲為月生君後循陔采蘭慈慈色養朝夕不離於親側月生君晚乃舉子而以君之孝也篤愛之情如出於毛裏逮乎桑榆半景伏枕三年弟尚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世

穉弱君虔侍左右藥石甘苦必經於心目外蔭既傾君善奉北堂且撫教幼弟備歷艱困以俾有成立至于今皆皓髮矣同居共產豐約共之一門之內雍雍如也君耽於雅素伏迹林園然而宗族鄉黨稱之無異辭是足以徵

皇朝道化洋溢中林之士咸知慕義惇倫所以休徵之降雜沓總萃而又知君之致茲景福方盛而未艾也歲在己酉某月君六十初度諸賓串謀所以壽君者余惟晉書所載若何萬倫之至性顏氏都之因心均以

令德豈大年紀湘素而流塵躅君之篤行於古無讓斯所謂德之攸屆有感必徵史氏之贊可謂允矣

爲序
徐君潛昭五十壽序

張子曰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夫言福則先於壽箕疇之所衍也言德則孝悌爲彝倫之根本而可以通乎神明言行爲君子之樞機而可以動夫天地天地感而神明鑒受茲介福若珪璋之合取攜之易也徐君潛昭幼而孤露不逮於養其居里閭誦義爲而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卅

念劬勞其游京師又望松楸而生願戀於是繪川原林澗之景堂楹几案之象名之曰追遠圖歲月時節展而瞻拜以伸其永慕之思至于今五十而不懈可謂孝矣君之生也晚伯兄瑞章爲嗣君少失怙賴伯兄撫育教誨而克有成君事兄甚謹事無鉅細必諮而後行室無私財竈無異烟既歷四十年以義門爲武林所推可謂悌矣君儀貌恂恂神志恬靖審於言而後發擇於義而後蹈與周旋終日語不違節而體無惰容可謂能謹言慎行矣

聖朝搜訪遺逸且欲得孝友端方者懸其格以羅之如君宜蒙

恩綸表厥宅里而方抑然深藏不欲以名自彰雖然鳴華

而聞天必將自上祐之不匱而錫類因心而篤慶脩身而致福其於感應之道昭昭矣天人之際何遠哉仲夏下浣君懸弧之辰因以爲祝釐之詞云

族兄永年八十壽序

劉向曰仁者何以樂山也夫山巖嶮累危萬人之所瞻仰育群物而不倦四方並取而不限是仁者所以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卅

樂山也其說異于朱子包咸曰仁者之性好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朱子稱其內劉氏美其外包說兼之然則仁者必壽曷爲舉內而遺外吾謂舉內可以立德不遺外可以勸善立德之理微而勸善之功著吾兄封中憲大夫永年君志於仁者也幼而孤露僅繼母在堂長值山海交訌之際性且豪宕不屑事家人生產父之不自聊乃激厲折節屏少年之游往來吳楚間奔馳服賈以養其親以立其家中身以後仲子既長而才能佐助其勤涓涓之積漸

有餘波矣當落拓時常慨然多藏者之不施而緩急莫之卹也曰他日必矯茲及是則孽孽焉行其善當值邑中旱饑度困庾所儲足供長幼饋粥餘悉以惠族戚鄰里之空乏者粟盡乃止遠鄉則竭力捐貲以奉官之賑給其平日觸目而動心者知之無不為感齒而汗顏者叩之則必應蓋不忘其素志也伯子長孫俱有名諸生閒叔季二子同歲成進士

天子

簡署環衛近日月之光遂荷綸封以膺章服降祥之理捷於響報為善者可以勸矣慶其大耄酌以大斗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共

屬予祝釐之詞予聞莊辛之對楚君也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能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皆欲其壽樂此君子之富也夫富不期於陶猗期於好施隨力所及以行仁者之方皆人之所願天之所福也兄視聽不衰步履輕舉至今尚握家政夙興夜寐精力如少壯時既秉自然之安固而鄉黨歸仁莫不瞻仰焉指南山以為期詩人之取喻允矣是為序

大宗伯蔚州李公壽序代

國家肇開景祚寧濟寰瀛光岳之神必有所寓以其鍾於大和之運於是有淳德正氣之臣應時而出允膺備福耀于朝野以余所見則蔚州尚書李公其人也公之大父篤行長者為遠近所歸仰逮及賢尊擢第南宮含香農部世載其懿流祉于今公誕於

皇朝

定鼎之六年襲是家慶實當聖期故大司寇環溪魏

公公之姑壻學紹儒宗行為人表陳談執法以正直

之聲聞於天下巍然有斗岱之望公幼而受業凡一

言一行咸奉以步趨唯謹自為諸生儕輩莫不敬異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世

知其學行有淵源也通籍底于宦成閱歲四十始由舍人改給事內升為兩寺卿由副都御史為三部侍郎公性度凝重未嘗汲汲於榮路安已率素不邀當時之譽然而貞吉升階從容以登竟乃躋于九列位冠貳卿其從宦也達矣守道甚篤執志不移居大廷集議之班與理諸曹章奏簿書事方其中不圓其外意所謂不可者持之堅確不可以詞說動然而安然屈伸之感周旋元吉未始涉於悔咎其保身也泰矣

今

天子御極之初以年及縣車求歸田里

天子重公德望晉秩尚書賜額曰衡平耆碩暨衣幣珍藥
備荷恩華以光林澗完節令名若蒼松之不凋白璧
之無玷嗣音魏公可謂不忝師門者長公南屏先生
旋自少司農擢掌邦禮既

聖心簡在亦所以垂眷宿舊採棟梁於喬木之家俾濟其
美而引勿替也歲之季秋中浣公齒登八秩春官列
曹以予嘗與公同佐天官又於宗伯有通家之好請
祝整之言余聞公既遂初服神志愈朗視聽不衰其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廿

壽考殆未艾說者謂天之與人理義氣數紛糅而不
齊常有豐於德而嗇於遇者惟公德音是茂而得氣
之厚取數之多行業彰于朝著冠蓋盛于家門保定
孔固自上佑之然則語天人之交信乎壤唱而麓和
璋判而圭合用能遭逢堯舜仁壽之世以受諸多福
也是爲序

高太翁壽序代

雍正八年夏兵科給事中歷城高君山被

命巡察臺灣是行也兼周禮司諫司牧與小行人之職而

臺灣之選尤重高君二親在堂白髮偕老自通籍來
違侍色養于今八年君命不宿古之義也然而皇華
使節驛程所經去家四十里而近於恭請

聖訓之日稽首陳情乞便道省覲

天子允其奏且賜五日之期君稽首奏謝以出朝之士大
夫莫不爲君之父母榮而嘉君陳情之孝其歸也所
謂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若此者也詩不云乎教
誨爾子式穀似之傳又曰士有善本諸父母於是山
左之士大夫賢高君而推原義方之訓追歟其所生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廿

蓋太翁敏公先生敦於本行事母李太君深愛發於
容色視膳之旨否問衣之煥寒飲食動止無不適也
兄弟和樂以順其親今俱老矣藹然無幾微之間其
本行如此則和氣之充鍾于令子不亦宜乎其居鄉
也以厚道自將謀其不逮以盡厥心焉濟其不足則
殫厥力焉族黨戚屬之間翕然以邵王相擬使得時
而駕必將籌畫有裨于世用德惠有暨于生人蘊而
不彰則涵蓄之厚發于令子不亦宜乎歲之十月太
翁懸弧之辰其齒則禮所謂老而傳者察案賓串登

堂稱賜請予爲祝釐之詞予聞至孝之道安親爲上高君以風節之茂遭際

聖明樹聲績於海外而又克盡孝道陳情於每懷靡及之日可謂能安其親矣心安則身安身安則視聽不衰保定孔固况乎內篤本行而外彰厚德該是二者以迓吉祥允乎璋圭之合而取攜之易享斯大年登于期頤不亦宜乎高君子癸卯榜所取士也故不讓而爲之序

葛玉璽壽序代

近道齋集

卷之二

早

事有千載而一遇者生於太平熙皞之世則風淳氣厚朝多純德之臣鄉有不貳之老運會所鍾非偶然也我玉璽葛翁生於

本朝定鼎之初恭遇

先皇帝歷服絲長久道成化薄海內外咸躋仁壽之域翁稟性樸茂又能謹身勵行以迪厥躬抱德之懿與氣數相值當康熙五十二年

先皇帝六旬大慶聖節遐邇士庶靡不皓首奔走趨附效華封人之祝先一日自暢春園設全齒簿

輦回宮翁與諸耆老跪迎道左次日又得叩首闕下旋復賜宴賜金便蕃異數翁之際遇何多幸也行年八十而耳目聰明強固不衰子姓成立門戶漸興今

皇帝紹堯致治建用皇極歛時五福以敷錫兆人翁且年高而德逾劭足以導迎福祉其登于期頤上聞天扉而表之爲昇平人瑞如圭璋之合取攜之易矣歲之五月下浣翁誕降之辰也吾同里賓串謀祝釐之詞故於是乎書

趙母關太夫人壽序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四

自昔名家盛族文武忠孝世載其美家聲之茂與國運同其休明豈獨祖考之勳伐與其子孫多材賢而已必將有閭閻徽音履婦道脩母儀躬葛覃之德以成喬木之陰史乘所紀可得而稱焉若趙母關太夫人殆其人歟太夫人幼時其尊人臨陣奮身殉節戎行已能以大義慰安母氏朝夕盡孝逮歸于侍衛公從容之節協於珩璜婉婉之性同於蘋藻宗黨遠近咸以爲無愧女宗也征南大將軍鎮守江南奉命討逆太夫人人事祖姑與姑敬視起居食飲不懈並度及

將星隕落盡室旋京侍衛公銜恤承家思篤前烈太夫人相助夫子循彼南陔祇奉北堂幽憂勤苦未嘗一問外事而井然就理侍衛公早辭蟬冕年命匪遐太夫人黽勉餘生事姑嫜撫孤幼賢明之聲自內外尊卑莫不歎異每念代葉中微將紹門緒不過前人之光非有賢俊罔由興起故所以督教諸孫使之就師友成學業有文武材用未嘗一刻而釋於懷也由是珠樹競爽皆蜚英聲騰茂實趙氏之世復振長公布君以叅領特授吏部文選郎旋用才能廷議薦舉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四

命爲通州坐糧廳太夫人每聞

恩命必告誡曰若等未有樹立於時也直以家世忠孝

聖天子篤念舊臣澤及後裔夫家之廢興豈不在人繼序不忘孝也夙夜匪懈忠也汝行勉之矣長公將迎養於官署太夫人愀然曰吾事汝祖母數十年來未離左右今春秋高且善病不能乘車輿勢不獲偕往吾忍就汝之養而闕吾養耶長公請以時迎太夫人可之然偶一至署不數日即歸定省曰吾念汝等則知老姑之念吾吾安得久於此遽命車去六月中浣距

設視之辰歷年六十其同官吳君某有登堂之誼請余言以爲稱觴祝釐之詞余惟周詩導揚先代必言內助至於釐爾女士從以孫子用集景福以迓天休非偶然也蓋其德之幽靜心之專一雖露屋草茅而可以感動天地況乎貴顯之家其所爲者不益光且大乎太夫人之神氣方強其受福殆未艾而律以恒年不稱老之文猶將孺子慕耆人既以太夫人之有令子爲榮而又以太夫人之養老姑爲盛也勗哉布君勉堅嘉績以揚光輝其勤思孝經之義毋怠焉是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四

爲序

楊母遲太孺人八十壽序

自昔世德之緒髦彥輩興溯其所由則中壺之佐助與先業之積累功勤而效等其在詩曰釐爾女士鄭氏云予汝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配也又曰從以孫子鄭氏云天既予汝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知之子孫謂傳世也天之被祿莫大於是然則女之有士行與士之篤行其傳世裕後何異哉即墨楊氏之賢母曰遲太孺人孝廉某君之母而繼

脩其君之祖母也嫻於七誠克脩四德曹大家所謂清閑貞靜擇辭而說澀洗鮮潔專紡績而議酒食者殆造次不違也既歸于楊氏事君舅姑問衣煥寒視食滑甘無不與若子偕族戚稱其孝焉專心正色以祇所天閨門稱其順焉處嫂妹之間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分故舅姑矜善而夫子嘉美焉逮近中年獨操家政端坐北堂脩明慈訓罄具留賓延譽當代湛母之高行也侵夜授書學成名立宋宣文君之賢明也婦道母儀兼之而無闕允乎與士行爭光施于近道齋集

卷之二

四

孫子而先後貴達不亦宜乎歲十一月既望太孺人設悅之辰也壽及八十賓串稱觴者冠蓋相望編脩君請予祝釐之辭予聞太孺人年既耄矣家既貴矣然猶濯澣不辭於身親紉綴不離於手製質明而先盥漱以率屬于壺幃中宵而聽講誦以督課其幼穉夫天之萃美於是也德行之厚并其精神血氣之厚而昇之斯豈獨太孺人之追婉敬姜幼躬不懈蓋備福之基永年之符也易不云乎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歷觀史傳所紀簪裾之盛逮見再世者希矣今太孺

人方克勤以享遐年而編脩君入克孝以受介福德盛而令名昭于圖頌位顯而恩命渙于縑緇由是言之楊氏之慶澤可謂源深而流遠矣是爲序

吳太君七十壽序

自昔正家之道難於雍睦而尤難於君娣之間易著家人之卦反對爲睽其彖傳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然則同居而志同豈不爲家人之吉昌後之徵乎吾兄敬軒爲諸生擅名於時年三十七而未有子嫂林太君訪于舊族女納諸蓮室是爲吳太君入門以近道齋集

卷之二

四

後閨閭藹然情若親姊妹於族戚殆無間言越歲而舉男子是爲雍正二年進士字筍潛筍潛甫產則林太君親提抱養育之其飲食非林太君哺不咽其啼號非林太君拊不止族戚往來者莫知筍潛爲吳出自是吳太君復連舉三男子林太君意益喜視諸子均一然以筍潛幼而慧故情愛尤鍾茂是母儀殷懃慈誨以至于有成立是豈獨林太君寬慈之德行于門內而吳太君所以善事女君婉婉承順能得其歡心者不待於表潛闡幽而後可知也詩二南述人倫

之始語其君之逮下有樛木之喻焉語其婦之安分有慧星之譬焉至於江沱之咏始睽而終悔猶載之篇章而稱美之況於志意之同始終如一者耶是則聖朝道化之盛追邁二南而吾兄家門雍睦之美可以傳風什而叶工歌亦有耀於在昔也荀渚將赴臨漳以吳太君年躋七十思所以爲親榮爲親壽者余告之曰人子有善歸之於親人子致福亦歸之於親子爲臨漳有績業於國則

聖天子推恩以逮其所生而錫之象服斯足以爲親榮矣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四

有惠澤於民則躋堂稱觥者咸溯其所自若頌魯侯而祝其壽母斯足以爲親壽矣忠孝之道相資而相成可不勉歟余職在著作有善得書故濡筆而序之匪唯以祝釐爲義雖抗吾言而賡續於劉杜其可也

徐母陳太孺人六十壽序

善乎劉中壘之秉彤管也八篇之目以母儀冠賢明仁智貞順之首蓋閨壺之德有三其事舅姑婦道也相夫子妻道也教子母道也人倫攸始則貴妻道之順家庭統尊則重婦道之孝至於有子而能教其事

最後而劉氏先之何耶夫在室能事父母則能事舅姑不忘父母之命則能無違夫子獨至於教子之道父嚴而母慈故常以姑息之愛妨義方之訓是則言德於閨壺以母儀爲難同署徐晉叔先生門緒鼎盛棣萼相輝吾於其賢母徵焉晉叔尊人性度高曠不治產業日以著書賦詩自娛家事鉅細悉委之陳太孺人夙夜綜理井然有序治家嚴整乳媪竈婢一約以矩法至於訓導晉叔兄弟進退出入非禮不由稍長就傳歸自塾必稽其日課而續以夜誦短檠朗照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四

端坐而聽之其所以辛勤責望期於樹立者義方之訓無加焉在易家人之卦父母並稱嚴君不其信歟雍正七年秋晉叔奉

命典試江右拔擢皆髦彥前矛多雋於春官人皆謂晉叔

能孝張子所謂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者也八年中冬下浣太孺人六旬大慶季夏晉叔得請於

歸而稱觴其弟書年余丙午所得士也奉元兄之命請祝釐之詞余聞禮法之家必興嚴靜之人必壽太孺人白首相莊方以遐齡偕老而晉叔兄弟齒髮正新

約已劬躬以奉高堂之教戒則顯親揚名之道茂矣他日者以彤管圖而頌之列於母儀雖與崔韋爭耀可也是爲序

張母胡孺人壽序

昔劉向著傳繪圖握彤管以揚閨壺之懿其目首標母儀蓋婦人之德孝於尊章而敬其夫子此草茅庶賤之所與知與能也至於善教其子不姑息以爲愛則非知大義者不能況乎閨壺之懿潛而不耀故范遠稱陶士行之母湛氏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觀於其近道齋集

卷之二

兗

子而其母之賢可知也吾友於潛徐君潛昭亟稱道昌化張君巨川之爲人也性至孝始年十七則能割股以療父病年二十餘而母胡孺人病君又割而羹以進前後療皆有效而肌膚無痛楚若有神焉相之其行誼端謹士也予曰若是者其母教善乎徐君曰母胡孺人爲其賢尊龍君繼室入門而前人之子僅遺孫在孺人撫之甚有恩張君慷慨重然諾座客常滿孺人勤中饋議酒食無失禮者十載以來孺居教子常使親善士遠匪人謹飭言行巨川奉之以無失

隆其爲母教不亦善乎歲之某月孺人年躋五十巨川介徐君來謁求祝釐之詞予謂德之致福如璋如圭如取如攜孺人享有大年以膺繁祉其所固有也若徵歷代史例則孺人登於賢母巨川列於孝子允矣雖然孝之爲道無有限量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使巨川益懋其行有所表見則母氏之賢名益彰巨川勉之矣是爲序

曾母陳太君壽序

予讀戴記內則篇感而歎曰立教之指遠矣蓋孝經言男子之事而未及於閨閣家人卦明正位之道而未溯於行本觀於禮則具矣夫婦人之孝舅姑比父母爲難故一家之中而有慈姑如母孝婦如女者謂之福祥之門曾君伯超偕予四子旭世壯遊京師寓予邸舍逾兩月稔其家事伯超之考曰子佐君幼而偏露田業毀於兵革賴其先妣呂孺人辛勤鞠養以成立子佐君既冠而娶陳太君母子婦姑藹然相依

卷之二

兗

呂孺人既以愛子之心愛婦太君能以敬夫之義敬姑凡所謂鸞鳴鸞樹以適姑所下氣怡聲問衣煥寒

疾痛痾瘕而敬抑搔之味爽而朝日入而夕承以旨
甘者縣歷歲月不懈益勤奮棄孝養子佐君勤求宅
兆十年未得凋謝旅次伯超之兄肇球相與奔走陟
降又二十年然後得之太君爰自始事念釋在茲朔
望減餐默禱於神凡三十年二子勤請而不言其事
後復乃知之予聞懽悌之後必有榮華感之以誠心
迎之以和氣動於此而應於彼之道也太君之孝紀
於彤管圖而頌之焯有光耀矣今肇球行年六十而
能脩孺子慕為老萊子之容以娛其親伯超樹立績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五

效敘秩司閭以榮其親前有慈姑後有孝子孫曾羅
列若珣琪之柯照映庭階鬱為將來之珪非所謂塞
極而通壽域熾昌之時乎歲之五月太君年躋八十
伯超告歸予故序述家門行誼之茂原於禮經為吉
之先見以祝太君之釐且以為賢婦能孝事其姑者
之勸凡賓串之登堂稱觴者其必有感於吾言也

方母仰孺人七十壽序

天下有禮之所未聞律令之所不載而動乎性情之
至雖傷戕肌膚而不遑自恤者刲股之事是也其發

於女子婦人者尤專且切吾於方母仰孺人有感焉
孺人之為女也刲股以療其母為妻也刲股以療其
夫為婦也刲股以療其姑刲股而至於三有效有不
效是其有命要其志之誠則一也二十有四而寡上
事其姑下教其子內外稱焉孺人之於為女為妻為
婦為母無遺憾矣雍正癸丑十月年躋七十其族子
國賓請祝釐之詞余惟孺人專切誠篤之意可以動
天地而感鬼神然則延年致福之方不必外求而稱
觴祝釐之言亦無所煩於他引識者當以余為知言
也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五

鄭母陳太君壽序

蓋聞坤貞易繫效大地之無疆壽母頌歌獲自天之
純嘏誰家姆教堪同孟氏芳隣懿此女宗直續班姑
史筆北堂萱草映膠木以長春西岳蓮花共蟠桃而
不老良由備柔嘉之婦德故爾極昌熾于高門恭惟
鄭母陳太君通德名家穎川華胄星輝五夜爭知邑
宰之賢聲重三台共識尚書之履儒風久振祖父則
弓冶相承經學餘芬昆友則芝蘭並茂太君幼即端

莊長而淑慎熟嫻內則既鷄鳴盥漱之無怠練習女
儀亦箴管紉裳之必飭其于歸我鄭太翁也鏘鏘鳳
卜克配名流翹翹鸞聲早稱佳婦事庭幃以孝養脩
隨必親接姻姬以周旋乾餼罔失機絲札札相夫子
以成家筐葉遲遲共家人而習苦閤中推髻桓少君
遜此風規廡下齊眉梁德曜方斯妙躅矧乃恪脩閭
範寧矜新婦之賢以爲賢仰體慈顏即視高堂之愛
以爲愛篤嘗羹之情好何啻友于咏鼓瑟之風詩洵
如兄弟迨夫紫芝人遠黃鵠歌沈太君則育此鵲雛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五

養成鳳翽畫荻灰而成字宜憚勤劬屑熊膽以和丸
方期努力仲君才推陸海學號潘江爾日方膺
才華已並龔黃他年典領名邦政績應同卓魯況乎
海上之光灼燦盡是王珠階前之色璘璣無非謝玉
太君版輿就養斑衣繞膝以承歡鶴髮含飴孫竹褰
裳而博笑茲當三夏令日適屆六袞華辰露浥池荷
百歲進延齡之酒香傳雪藕千秋賡介壽之章珠履
交輝金觴四奏柳太君精神愈健坐列曾元郝夫人
視聽不衰年逾耄耄長日正舒於蕙壺恩綸佇錫于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五

楓宸然而雋氏母儀美行須垂于青竹陶家慈訓賢
聲乃藉于金蘭用以儷詞彰茲盛事使鄒枚授簡揚
彤管之芳芬夔曠升歌奏瑤笙而諧叶則仲君可以
攄情愛景酬德春暉祇奉怡顏宜其遐福矣是爲序

近道齋文集卷之三

晉江陳萬策謙恭再著

題跋

大禮記注恭跋

臣等謹案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禮記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在昔聖帝哲王未有不以孝治天下者也而盡倫立極篤於天性本源之地樹蒸民之範者則惟至聖能之欽惟我

近道齋集

卷之三

一

皇上盡至誠之性躬大孝之德昔在藩邸晨省夕定之虔問安視膳之謹愉色婉容先意承志深得

聖祖仁皇帝歡心及

聖祖仁皇帝龍馭上賓

皇上攀號哀切毀瘠逾甚慘戚之誠臣工瞻覲皆肝腸摧裂凡大典所在未懷慎考盡制備物極詳且愆初奉

梓宮於乾清宮正寢奉移之處不忍遠離

特命奉安於

壽皇殿朝夕饋奠必

親詣行禮恭上

尊諡

廟號

特命文武廷臣集議

聖以表大成

祖以彰弘烈

仁以象至德獻議僉同

天心允愜乃

親刺指血點定

近道齋集

卷之三

二

諡號冊寶

親閱視于太和門哀感盡禮

景陵碑匾皆

親灑宸翰

陵名亦刺血點定以昭誠敬恭寫

御容供奉于

壽皇殿陳設凡案圖書器具朔望展謁歲時薦新凡遇祭祀

之辰皆

躬親奠敬思慕思哀宛然事生之節

聖祖仁皇帝宮中服御之物皆令敬謹珍藏不忍服用撫時
追念觸緒增哀

諱偶睹而涕零言偶及而淚下孝思深至無所不用其極侍
奉

孝恭仁皇后委曲承

顏哀戚之中厪懷

慈體晨夕問視迨邁

升遐哀毀一如

先帝大事更復曲體

近道齋集

卷之三

三

仁慈敬承

謙德

詔諭所及聞者感動

聖祖仁皇帝禪除祫祭

太廟之後群臣懇請即吉

皇上以帝后之禮雖殊父母之恩則一仍於養心殿素服

齋居居禪除而後致祭

泰先殿昭告成禮

身服兼喪哀慕罔間盡倫立極度越古今臣等伏睹

皇上亮陰大禮自古帝王未有能行之者當初喪之時擗

踊呼號水漿不御者累日席地寢苦不顧初寒盛暑

此自古帝王所未能行者也每日三上食備極哀敬

致祭之日凡樽罍蠶絲躬自進獻致愛致懃儼

音容之如在此自古帝王所未能行者也臣等歷考前史希

聞親送梓宮之事我

皇上於雍正九年三月親送

聖祖仁皇帝梓宮八月又親送

孝恭仁皇后梓宮道途之間趨承

近道齋集

卷之三

四

蘆殿朝夕奠獻致敬盡哀此自古帝王所未能行者也歷代

山陵之事大抵以山陵使主之而已嗣主不聞親臨

皇上於

梓宮大葬之日躬詣

靈域先期設祭恭開

元宮之日感動號哭扈從臣僚莫不悲痛失聲震動山谷暨

兩次謁

陵備盡愴慕行禮既畢尚顧望

殿門不忍回蹕此自古帝王所未能行者也居倚廬二十七

日而後

移居於養心殿元年正旦群臣再三請

升殿受賀

皇上不允至五月之朔日而後

御乾清門五日而後

御太和殿當

登極之日

聖心哀感涕泗不能自己至二年正旦

升殿受朝聞讀表之聲不勝酸楚至於

近道齋集

卷之三

五

孝恭仁皇后禪除之後群臣奉觴稱

萬歲

皇上尚悽慘垂淚思慕無已此自古帝王所未能行者也

乃若三年之內雖

郊

廟

社稷之祭勉從廷議以時舉行宮禁之中齋居素服想象

音容時時灑淚歷二十四月之久

聖情肥篤懇摯始終未嘗稍懈此尤自古帝王所不能行

者也至若

臨御以來加禮舊臣

皇上必含淚垂諭曰此仰體

聖祖仁皇帝之恩數施仁政

皇上必丁寧詔告曰此繼紹

聖祖仁皇帝之志至于

天錫嘉祥人歌樂利

皇上必宣示臣民曰此

聖祖仁皇帝又道化成之所感召深仁厚澤之所留貽

近道齋集

卷之三

六

皇上一舉一動無非陟降庭止之思而且

聖不自聖謙而又謙群臣歎服以為萬不可及而

皇上方謂哀忱之未盡展也群臣仰感以為行之至難而

皇上方謂第盡吾所當行也無一毫矯飾之心無一毫勉

強之意至誠惻怛洋溢于言辭容貌之間而周徹于

政事治功之大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

曰大孝終身慕父母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又曰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皇上大孝允乎姬隆於虞周是以

孝陵靈薈叢生一尋

宮庭慈烏飛繞七日草木鳥獸皆感

皇上之大孝而況於人乎薦醴之辰則飄揚縞雪因山之

倉則黻黼祥雲其最異者當

聖祖禋祫祭之月日月合璧於清廟之宿五星聯珠於乾

卦之宮以數千年一觀之殊祥彰

皇上亘古莫倫之大孝孝經感應之道所謂明天察地而

通神明光四海者豈不信哉臣等忝列禁近職司記

注謹稽自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以逮于雍正四年

近道齋集

卷之三

七

五月

孝恭仁皇后三周年之期逐時編次名曰大禮記注凡成九

卷冀以敘述

聖德昭示久遠建人倫之標準垂萬年之憲章昔宋臣會

鞏有言唐虞之德爲二典者推而明之豈獨其迹哉

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以臣等之愚陋僅紀事迹

尚多闕遺況於

皇上孝敬純誠之心蘊於性而發於情纏綿深厚而不可

以言語文字宣者猶夫乾坤之容日月之光莫能繪

画臣等雖盡智竭慮豈足以發明萬一伏增戰汗而已臣等謹跋

讀劉蛻禹書上

劉蛻作禹書大意以爲鯀不當配夏郊然功雖不就猶可謂勤民勤家者則姑可以配之云爾夫父子之道一體無二有人於此負人之貨其親戚友朋代償之無以掩其負心之迹若其子償焉則真如己之償之而索者無所置其喙也今鯀績用弗成負鉅責於朝廷禹竭力而成之至於地平天成雖謂鯀之績敗

近道齋集

卷之三

八

於唐而成於虞可也克蓋前人之愆以奏其效禹爲聖人矣若鯀之自爲之而無負責焉亦可以爲聖人矣聖人之配於郊也無惑而不知父子之一體曲爲之說者其不亦陋矣乎

北海亭跋

史記著游俠傳艷稱其人而漢書傳贊譏之蓋其人椎埋之雄者耳卑不足道非能有裨於國事有增於士氣者也定興鹿太公當明季姦璫薰赫之時海內正人胥羅其禍太公感國事之非傷士氣之戾咸留

其子弟爲之奔走營救所全甚多北海亭即其棲寓之所是真以義俠者使班氏遇此則優賜諫歎之不暇而何四公子罪人之云哉亭之名蓋取文舉坐上尊中之意然文舉意廣才疎豈若太公者客不徒留酒不徒設有深心厚誼以扶植善類比諸文舉當日爲有光矣太公裔孫庶吉士邁祖以圖見示因題其後云

跋文簡黃公傳後

前禮部尚書黃文簡公傳華亭王公撰其書已經奏

近道齋集

卷之三 九

進藏在史館策得其藁伏而讀之公立身本末卓卓如此古大臣風烈何以尚茲鄉里後生顧未得具聞其詳又不知與其家傳同異公之曾孫璞園先生策姻也歷官至陝西洮岷道副使素節清剛所至有聲高年幼德爲邑人望允乎繩其祖武者故書以貽之高曾規矩既有水源木本之思前輩典型實增北斗岱山之仰并識其後云爾謹跋

跋咫亭詹公行狀奏疏

前刑部侍郎咫亭詹公行狀一篇作者姓名已闕蓋

古者惟達官而後有行狀非其子孫所自爲必託於世之能文者以其行誼功業請諡于朝如韓退之之爲董晉行狀李習之所云我撰兄行下于太常者是也今年秋潘生鼎珪自故鄉來從其裔孫攜此篇及奏疏二冊以屬策鈔錄於僅存多所譌誤輒爲校訂俾歸詹氏彫諸梨棗焉潘氏與策家皆世居安溪之崇信竊附於公爲同里而策家與公家介佛耳山之前後二十里而近烟火相望世爲婚媾公父子皆以乙丑登第而先大夫成進士亦以康熙乙丑公父子近道齋集

卷之三 十

爲御史而策忝嗣先緒亦官翰林斯可異也康熙又壬寅初冬謹識

跋咫亭詹公奏疏

前刑部侍郎咫亭詹公奏疏九篇前四篇爲御史時所上後五篇爲僉都御史時所上也其條奏巡按事宜一篇已闕所載者蓋都察院之覆本舊稿離爲二又誤以其中條件十四爲目錄今爲刊正訖可繕刻康熙又壬寅初冬謹識

跋溫敬齋書

溫敬齋先生書法逼肖松雪幾不可辨良由天姿秀媚而臨摹之功又專且久也字學之妙吾鄉三百年來一人而已論者或譏其依倣太過未能變化在我卓然自成一家然古人學書皆有門戶迺由此通彼今欲踰越門戶而馳騁康莊是不識塗而妄奔走者耳到此地位談何容易予溫家壻也求先生真蹟有年寥寥不可得此本迺先生書其王父誌銘及譜系一頁蓋皆家譜中所載惜不善藏摺痕磨滅稽其年二百餘矣帝墨皆精故留至于今固知當日亦自信近道齋集

卷之三

士

其可傳矣康熙四十有九年秋七月謹跋

書朱貞女傳後

劉向列女傳曰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是則有行將至猶可以返請期未逮於禮何愆貞女之行比迹衛姜可謂為其難而過乎中矣然其專壹之操誓死靡他誠一平禮義者也至乃畢志夫家克脩婦道十有餘年之間始之以貞終之以孝其

不亦愈難乎向此傳列宋恭伯姬之後貞女之行蓋兼而有之婉順於庭幃之際而堅定於死生之頃以是知尚書之家訓而貞女之好讀書通大義為不虛矣梁村先生以古文辭名天下斯傳之作折衷春秋之義例以定其指辭與事尤相稱其必傳於後無疑者竊書其後云

書方禹功傳後

子讀方禹功傳深歎

聖朝道化之盛雖草野布衣之士以行節自勵見財而不

近道齋集

卷之三

士

苟得遇色而不苟求若周南所詠中林之夫有君子之行若茲非其人歟禹功有孫曰琦予丙午典浙江試所得士也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禹功之善行今紀於家傳云爾若其孫之賢且貴則人將追溯其鍾慶之由而大發其幽光孝經之義顯親揚名試念及此則束身勵志以光于前人者琦也可不勉諸

書魯仲連遺燕將書後

魯仲連於戰國號為矯矯者如此書教燕將以降齊

是使人失忠義之心也其可乎燕將終齊為悖反臣
無君命盡節於一城理之正也仲連二策皆失之則
亦裨闔之習論而未有以高於世俗

題呂紀画

郭若虛論黃徐體異謂黃家富貴徐熙野逸荃父子
並為待詔給事中寫禁籙所有珍禽瑞鳥奇花怪
石翎毛骨氣尚豐滿熙江南處士志節高邁多狀江
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鳥淵魚翎毛骨氣貴輕秀二者
春蘭秋菊各擅重名此卷染色淺淡無艷麗之態而
近道齋集 卷之三 七
翎毛骨氣亦自豐足殆酌二家之妙而得其中者歟
徐與唐希陸皆有孫著名呂紀之蹟生意藹然為画
家所宗健可謂克紹門風矣

題画

画譜言書画本出一體蟲魚鳥迹之書皆画也夏鼎
商彝尚及見其典型若王子敬之與陸探微皆作一
筆吳道子之於張長史是即本師意存筆先筆周意
內画盡意在像應神全滕昌祐為蟬蝶草蟲謂之點
画唐希陸學李後主金錯刀書得一筆三過之法變

而為画顛倒三過處書法存焉三過筆與中鋒為書
法三昧點畫波磔皆用之此卷用筆無側而泯起止
之迹具得書法之妙是丹青家上品信可瑤也

題仙姑廟

先祖贈侍講公之誕也蓋祈於賜恩山夫人故小名
曰賜官既彌月則託名於斯廟仙姑以為子及先祖
舉於鄉累上春官嘗泊舟黃河之岸舟中人皆睡熟
罇漏莫之知先祖夢兩女神並列而坐呼曰賜官速
醒汝舟漏矣先祖問何神其一曰我汝生母也其一

近道齋集

卷之三

古

曰我汝養母也夢中見女神紅裳浮泛波上驚而寤
呼燭視之則河水滲入浸淫所穿朱履在牀前已浮
矣疾呼舟子移就淺處塞治之僅得濟於戲世俗所
謂求嗣託名者迂濶之士勿信也庸知其果有徵而
非誣耶故題之于廟俾鄉人虔於崇奉焉

記

潞河書院記

通州密近都城依日月之光耀

聖天子壽考作人大闡經術以惠教海內無遠不被

於咫尺戶庭之間其嚮學尤宜最先戶部侍郎儀封張公持節督倉場公以伊洛淵原爲正道標準執卷之士咸所宗仰州之學者益蒸蒸焉庚子初冬張徵君雲章將歸江南取道潞河坐糧廳吏部郎中布公瞻刑部郎中吳公節民勉留之爲學者師維時副使李公繼謨知州朱公英忻然同志購屋於舊城通流聞之旁以爲講肄之所堂室更新前臨清溪有下帷之地得觀水之樂萃其英髦示之模範期年之間知好古者衆矣初建時諸公捐貲至千餘金皆出自清

近道齋集

卷之三

五

俸之積慮不可繼歲之二月吳公既有池州之

命與布公集漕司之胥吏運役倡而率之其家多有子弟

肄業者咸樂於從命歲計得金二百餘兩稍益以清俸其於脩脯膳蔬膏火之資充然具足庶乎茲院之立可以經久夫君子之仕將欲脩職業而宣

德意固莫若養賢育材之爲大然學者之自勵與君子之

勸學非爲之不息則莫能要於成是故非始之難而繼之爲難也今既謀其恒久使來者可繼師弟子之道不懈而益脩若培木於山畜鱗於澤遲之歲紀其

必有干霄之材興雲之澤出乎其中焉決也然不可以後來之盛而忘始事者之用心則諸公錫類之意可謂深且遠矣吳公行有日屬予紀其事予嘗至其地而悉建事之始末故遂爲之記

泉州會館碑記

聖天子既定海外鯨波永恬市舶大通吾閩之物產群萃於吳閭風帆往來無虛月日自閩門外之南濠率皆粉榆之客衣冠濟楚比屋相望而吾郡尤盛已越二紀吾郡人思立一館以爲會聚講禮之所且以海舶

近道齋集

卷之三

六

南北上下利涉以安實惟天后之庥庇其弗可以忘乃購地於南濠之南曰雁宕村而經營焉其鳩財也先各施其願力又就其貨之售直而百捐一二數年之間貲盈二萬有奇費以大充其立制也前爲大殿以祀天后大門之內爲戲臺東西翼以層樓迴廊又東爲廳又西爲關壯繆公廟大殿之後爲高樓其東構居屋其西爲園蒔種花卉樓之後爲池臨以假山編以藥欄則遊觀之區也後邇清渠開門以便舟行者丹雘之煥厥觀甚美工匠磚石之巧率郡人也肇

役丁亥迄功甲午凡八載而成又置田三十七畝四分歲入租米五十二石二斗及房業一所爲香火之資付道士許天錫守之予惟古之爲禮者將以和人敬神迺致祉福茲館之設客於是者歲時宴會樽俎言歡行李之至欣然如歸雖在三千餘里之外與故鄉之樂無異以天后之靈祈且賽者昭若響答牲醴之用鼓樂之陳不懈以虔其於和人敬神不亦懿乎夫際

聖明清晏之運

居名都繁華之所旅人即次率度無愆和

近道齋集

卷之三

七

氣所感神貺斯應是所謂求福不回而吾都人之善由禮也丁酉之夏予從相國李文貞公北上嘗詣焉喜吾郡人之好義以有成故爲之記俾鐫珉以示久遠嗣音不替是在後之人其好義者之姓氏則書于他石云

閩省南郡全建天后廟碑記

吾閩諸郡泉與漳最親自東徂西則稱泉漳自西徂東則稱漳泉凡輿言者必聯茲二郡而未與他相屬故也會城南臺納建溪之流以達

大海百貨通焉習於海舶事者莫若兩郡人故家於是與族於是者衣冠甚盛以其情之聯而聚之盛歲時吉慶不可無行禮之所且以兩郡涉海之利實惟天后神靈奉宣

聖朝德澤

風不揚波報賽之典尤弗可闕爰卜地南臺福

星舖建立會館經始於康熙戊戌年四月告成於雍正丙午年七月中爲殿崇奉天后後爲樓則祀所謂張聖君者自大門以內兩堂三院東西肆丈貳尺南北壹拾捌丈火牆爲界其他經營尚有俟於異日四

近道齋集

卷之三

七

年丙午秋予奉

命典試浙江蒙

賜歸舊里來往會城拜於廟者再兩郡親友請爲文以示永遠予惟茲館之設敬神和人情文胥備能敬以和要之以久必食厚福由一家推而廣之其道皆是也予嘉兩郡人之志用濡筆而爲之記俾刻石樹於大門之內焉

蔡氏家廟碑記

宗廟之制所以追遠報本親親之道也廟數多寡與

爵位升降貴賤之等也積善降祥惟德垂裕賢之義也有爵而家廟克立有德而世享勿替德則無以加於孝矣吾表姪蔡君載園篤於孝者也少而丁時訂亂奔走南北以求養親之資過浦城謂上流孔道謀一廛以治生時干戈未戢往來旁午人不市居君弗恤獨以誠實不欺聞於遠近求善貨者咸歸君生計稍具於是迎其父母與二弟至浦備盡色養兄弟相次授室而家政稟於嚴君不有私已父之貲用益充乃歸卜宅兆以厝其曾祖父母又迎致其祖父母

近道齋集

卷之三

九

之柩以至於浦而葬焉仲弟之子生而失恃使內子舍已女而乳之長而擇師教之用登于賢書二弟既均與資產自袒免之親無不周卹其秀者皆得嚮於學爲邑諸生餘則咸爲之立室家謀生計今聚而居者且百人皆君之澤也於戲惟君之孝上而溯之自父母以逮於高曾故能旁而推之由朞功以暨於袒免體先人之慈愛以行其友悌者是之謂孝之篤也君有遺命曰古之人居有遷徙惟其時也以吾家之

年於斯而旋反爲艱宜建祠宇以合族脩祀其側營

爲家塾置義田以資脩脯膏火俾族之子弟敦詩書重本行紹續科名以張門緒吾志之而未及爲汝曹其勉之其子廷鎮廷錦奉之弗敢忘雍正六年廷鎮以營田之績褒叙於朝品從第五階爲奉直大夫贈君如其官階於禮大夫得立廟廷鎮乃立家廟於所居之北祀以君爲主者始得立廟也上逮君之祖者葬於浦之始也廟之制度不愆古禮而家塾之興一如君遺志又於禮大夫得行春秋之祭歲之二月八月卜日以奉祀嘗君之孝思克用有成詩曰君子有

近道齋集

卷之三

十

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東萊呂氏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於戲君之孝德茂矣君之子又能仰邀綸命以爲君榮繼述志事用展親親之道所謂世載其德者是可紀也銘曰蔡家子泉由莆而徙不常厥居乃集于浦惟奉直君孝德有聲哲嗣承志家廟是營奕奕歌禮儀既具先祖是享後昆是裕裕昆伊何建塾于旁以育以訓俾材斯良允蹈天經永占上佑言培其根枝葉斯茂廟門之內麗牲有碑式念爾祖視我銘辭

左都御史管左翼稅務三公德政碑記

周禮地官司市治市之貨賄六畜亡者使有利者使
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蓋物少則增其價引物自來
物盛則抑其賈使民有節古昔聖王治天下所以纖
悉咸理者此也

國家初定京師擇八旂耆德以司市務順治十六年始
分爲兩翼設部員筆帖式以董之康熙初載則我左
翼肇建於茲司稅之官率滿歲而更洪惟我

聖朝道化洋溢和氣涵濡仁育群生盡物之性歧行喙息

近道齋集

卷之三

世

之類以華以育蕃衍盛碩市易彌繁故課司之務倍
多於舊居是官者以稱職爲難雍正六年春都察院
左都御史諱三泰公來攝斯任公以公忠廉幹受

聖天子眷倚之重既兼理禮部兵部及太常寺事署鑲黃

旗滿洲都統文武之材全而有之用其緒餘細大畢
舉初履任則易舊篆以正文牘葺故署以煥堂宇推
誠坦懷示于群下人不忍欺趨奉教令百寶俱塞公
道顯行市之商賈銜德歌咏價平事理課賦充裕歲
滿報政

皇上嘉其成績有

旨再任一年公精明彌勵駕輕就熟聲業逾茂又居崇滿
闕署僚吏思紀公德政垂于永久以策職操文翰能
撰述大臣功烈迺爲之銘曰

翊我昌運時惟碩臣上執邦憲下司賦鈞市富千群
政行兩載鑲績青珉芳名長在

浙江提督吳公海運記

康熙四十九年閩土告饑

聖祖仁皇帝特渙德音截留江浙漕糧十五萬石以賑閩南

近道齋集

卷之三

世

由浙而閩惟海道之循而波濤不測難可保任非得
重臣熟於海者莫能督率以往時南靖吳公郡爲浙
江提督慨然曰

聖天子大沛恩澤以惠卹吾鄉而某適董水師於寧波當浙
海之門戶其敢不祇承於是拜疏以聞遂集舟船計
米裝舟數若干而足舟配兵若干數月則一弁筦之
凡部分悉用水軍法卜日禱海神身坐戰艦標以帥
旗令曰風潮信候視吾旗所指行而行止而止毋敢
違越舟行若干日風恬浪偃聯艘直邁凡十萬石之

米先後不逾三日無顆粒不至於閭者吾鄉之人大概曰惟

上浩蕩之恩亦惟吳公忠誠克贊斯事至于今謳頌之公讀書有文彬彬儒者也顧臨事勇決如此深知海道其為提督自每歲東南風起至西風之息命屬弁泛於洋以搏奸宄吾鄉商舶之販於蘓州者若履坦途無阻焉吾鄉人亦至今稱之雍正八年十月因與同里親串話及此因記之將來編史傳者庶有采云

薰風樓記代

近道齋集

卷之三

三

史稱有虞氏都蒲坂今蒲州是也歷代以來名公鉅人繼跡不絕書今其州治屹然居秦晉之中西負潼關北眺龍門倚太行而襟三河信天下之名都形勢之所聚也州舊有市樓始建莫考唐節度使王重榮破黃巢兵營師其上因以克復名及宋真宗幸河中登樓視區遂改榜薰風取舜彈琴歌南風之義命陳堯叟為文以紀之元末兵亂茲樓既毀間有脩舉者誌不載其姓氏年月故莫得有所考也歲甲午余自南汝之僉事觀察是邦至今歲戊戌二年矣荷天之

佑雨暘時若州以無事乃延

告之曰

茲樓為一州名勝寔久不葺將鞠為茂草諸君得無意乎咸欣然曰唯命余為捐俸六百倡首州之僚屬紳士咸出財貲恐後於是鳩群材庀衆工命教諭馬五梅所千總袁可舉董其事經始於孟夏落成於己亥之十月樓三層高十丈週二十五丈有奇上下山川瞰臨風雨磚瓦木石皆含壯麗仍題其額曰古薰風樓所以存古先之名勝而起邦人之思也夫事苟有關於世教則君子盡心焉余欲州人念帝舜之舊

近道齋集

卷之三

四

都則思型仁講讓以追唐虞之俗念宋真宗陳堯叟之所游歷則思古帝王大臣之風烈而砥礪於節義念名公鉅人之輩出則思脩身敏行以繼踵其徽音此則余新斯樓之意也諸君勉之哉余於是冬移節粵西將與諸父老別矣因為紀其興事始末之由與董是役者之勤勞俾後之人有所考云

臨漳縣學重建明倫堂碑記代

雍正六年冬十月予來蒞臨漳既恭拜

聖廟顧瞻明倫堂則坦然平土詢謀諸生僉言前政劉公

樁木石灰瓦之用已具改官祥符未及興造天時

事其將有待余固欣然願之遂與邑紳士議工役之資經始於七年二月越數月工既訖予偕紳士往觀厥成乃進諸生而告之曰爾諸生遭際盛時可不謂厚幸乎

聖天子嘉意人材廣厲學宮

特除撫軍督學之臣選於庠校有居家孝友品行端方者得以上薦

聖天子廷覽而論定之又

近道齋集

卷之三

五

諭內外臣僚咸舉所知諸生之有猷有為有守者並得以薦

聖天子廷覽而論定之紆組曳綬者接踵相望是諸生進身之階自科目之外而廣焉信千載一時之嘉會也夫上以是求下必以是應國家所懸格而搜羅者忠孝之上也諸生登斯堂也知五倫之道忠孝為大以是為學謂之實學以是為行謂之實行倫明於上民親于下風俗既茂美矣而濟濟乎英髦出其中則官茲土者於化民育才之職庶幾無負此子與劉公後

先汲汲之意也劉公諱湘三韓人

中頂進香記

碧霞元君著靈於東岱自畿南北及山左山右暨中州之人莫不崇信負辦香而趨者道路相屬又各立廟以為之行宮就近而朝禮焉京師有五頂皆是也而中頂香火最盛宣武門內有橋曰乾石此坊之人每歲具威儀先集于普濟宮以進香于中頂自始迄茲歷載五十以其久而能虔衆耆老議立石于中頂以誌不忘爰來乞辭余惟神道設教可以佐助政化

近道齋集

卷之三

共

所未及書不云乎惠迪吉又曰作善降之百祥每見道路進香者其潔齋恭謹無敢以一毫塵雜之念寓於胸臆蓋純然善士也苟持之無怠時時有若元君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則自然志於仁而無惡其克致多福若圭璋之合取攜之易非神有以私之而已之所自求也遂書之俾鐫諸珉焉

近道齋文集卷之四

晉江陳萬策諫季甫著

傳

李文貞公傳

公諱光地字晉卿安溪人祖先春以義俠聞遠近父兆慶爲邑諸生當明季落葉正學時獨篤好程朱之書公幼而敏悟嗜學父授以五經性理勤誦精思至年十七八時已卓然有前脩之志言動造次必於儒者丙午舉於鄉庚戌成進士選館試詔令爲第一授

近道齋集

卷之四

一

庶吉士除編脩癸丑充會試同考官告歸省觀越歲耿精忠以福州叛鄭經竊踞泉漳公逃遯深山匿跡自完未幾耿鄭交攻乃密草奏備陳平閩機宜襄蠟爲丸謀諸季父日烺偕僕夏澤伴爲江湖術者給出杉關夏澤亟走京師投內閣學士富公鴻基家因大

學士以奏

聖祖皇帝手自削蠟出疏讀再三動容稱歎康熙十六年泉州平超升旨命訪求蹤跡保護其家屬至京康熙十六年泉州平超升侍讀學士將赴闕丁外艱時同安人蔡寅僞稱故明

遺裔裏白巾號白頭賊衆至萬餘圍安溪縣者再公簡糾鄉里得精銳三四百人賊窺伺其鄉乘高欲下使弟先堙率百餘人扼於險要卒不得逞檄諸鄉絕其貲糧應時潰散十七年鄭經使其將劉國軒圍泉州屬邑皆不守斷江東萬安兩橋以遏救兵公遣人從間道走福州漳州請師以鄉兵迎導於是寧海將軍喇達自漳州道安溪巡撫吳興祚自福州道永春並時而至國軒倉惶解圍走屬邑皆復事聞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服闋入都不待缺補官頻蒙

近道齋集

卷之四

二

召對奏言鄭經死子穉部下爭權專殺人思內向乘今時勢征之必克因力薦施公琅可任以專征

聖祖從其言果平臺灣置郡縣焉旋乞奉母歸里居三年入爲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充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復以省覲歸假滿赴原任改通政使升兵部侍郎

命視學畿輔內艱解任守制服闋申前

命補工部侍郎士能諷二經以上及古文百篇者加意獎拔由是翕然嚮於古學科試未竣改授直隸巡撫正身率屬屬吏咸知自勵南隄子牙北開柳全皆親奉

聖祖指授

澤其子為忠寬整耕馬服省以業

黎理紅剝船地歸之民案不留牘獄無滯冤升吏部尚書仍留本任四十四年拜內閣大學士眷倚彌殷旬日間必蒙

旨對密諭移時公性敬慎雖其子弟弗得聞故其謀猷入告

罕有傳者其平日持論惟以扶植善類登進俊良為先休休有容聞人一善若已有之辛未己丑為會試總裁得人為多為巡撫所薦拔文武部吏至開府擁麾者無慮數十人或以清脩績學在草澤山林而乘

近道齋集

卷之四

王

時進用者前後相望公未嘗言所自其人莫知也自通籍後德望巍然前輩老宿多與為忘年之交加以虛心請益有善必取問音學於顧寧人問曆算於梅定九皆略盡其要手不停披洛閣遺書至丹墨數編喜與門弟子講論不厭往復有一言之合即幡然改已說而從之故其學日進不已老而益明少以道義自任有嚴毅不可犯之色及其晚年粹然溫以和所謂讀書變化氣質之效也最邃於易用心五十年及奉

命脩周易折中圖書象數之源恭蒙

聖祖親傳奧秘彌以深造前後奉

命脩朱子全書性理精義俱行海內所著有周易通論觀象

大指若中庸章段餘論及洪範說三篇皆心得之妙

先儒復起不易其言又有大學古本說論孟劄記詩

所惟尚書春秋未成書他著述甚富並奉

旨進呈藏於內殿論其所至蓋真許有不逮無論蔡林張陳

矣雅性恬澹明於止足之分而於訐亂中以孤忠大

節上結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四

主知兼有贊平臺灣之勲

聖祖臆念不忘巧歸常懸缺以待不敢言遂初心在政府十

四年寵待之禮皆殊恩異數自古人臣未之有也齒

踰懸車乃以精力衰邁屢經奏請僅

子假二年未滿期趣還

朝至京陳懇尤切五十七年夏方荷

命旨疏薨已定未及上會舊疾發薨于位年七十有七遺疏

聞

聖祖震悼賜金千兩遣皇子臨奠茶酒工部尚書徐公元夢

內廷翰林魏公廷珍監護喪事給全葬與祭諡文貞其歸櫬也復遣皇子臨送行人護至家

今上登極加贈太子太傅

張湜溪先生傳

張湜溪先生諱挹字貫虛江南桐城人也桐城張氏爲海內甲族先相國文端公之祖即先生高祖也祖其博學嗜古而能文食餼於庠早卒父某世其家學生三子先生其仲九歲而孤雖幼稚已能自脩飭動遵禮教器度如成人姿性穎敏讀書數行俱下篤志

近道齋集

卷之四 五

覃心無間寒暑年十三制藝已蔚然有章試郡邑輒居前才十八授徒養母益自力於學學日進鄉里先輩皆折節爲忘年友後進爭執卷受業文端公篤愛之命少詹隨齋公與今相國少保公切磋講究以文高屢試不售遂詣國學國子先生胥相歎異然棘闥輒見擯乙丑應五經選幾得竟失之既九試南北不售豁然知窮達有命不復就舉識者皆曰此君積學未遇天將報之必在其子孫矣天性孝友朝夕奉母視膳問衣備極誠敬居喪哀毀得疾疾年餘始痊伯

兄

飲食醫藥皆手

李準雖贅於外家

日相過從鰥居後仍同居一室識者又以此卜其家之必昌也卒時年七十有二有子三人長名若涵雍正癸卯恩科

欽取進士爲庶吉士封先生如其官今爲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次名棟早卒季名機已酉順天舉人先生既罷鄉試專力於詩古文常以春秋佳日偕老友遨嬉於山水勝處以發其習襟如是者二十餘年所著有龍眠草堂諸集二十六卷古文及四書五經解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六

二十二卷未行世

論曰天之道豈不可信哉以湜溪先生之純德苦學知已不逢終躋場屋於時咸歎其淹屈然乃再世而振賁之綸絲寵以章服此與身膺榮名者何異於戲讀書勵行之士可以興矣

施襄壯公家傳

公諱琅字尊侯一字琢公晉江人也曾祖祖父俱如公勲階官爵追贈父諱大宣生三子公其仲也將誕母洪太夫人夢天神以鼓樂迎寶鏡授之寤而生公

姿宇駿異里有定光菴幼時從伯姊入菴賽神彷彿見夢泥塑神隨之拜起由是自負稍長識度湛厚矜力絕人見明季所在多竊發遂學萬人敵精曉五花陣法以居濱海尤善於水師海洋中風雲氣候講之甚悉初從戎伍討山寇頻有功授游擊唐王之建號福州以爲左衝鋒嘗從大學士黃公道周出仙霞關以策干黃公奇之而不能用知事不可爲遂謝黃公去明亡鄭芝龍子成功竊用永曆年號遁逃島上邀公入海用爲左先鋒弟顯爲援勦左鎮公威名日盛

近道齋集

卷之四

七

鄭氏麾下皆歸仰成功寢生猜忌又益甚會有標弁犯法當死逃之成功所爲親校意揚揚無所憚公不能忍執而誅之成功大怒期滅公家爵贈公及弟顯禁公舟中贈公潛使人謂公曰子胥并命終無益也速自爲計公紿守者脫身走抵其故將諸故將感義一心并力脫公於難乘輕舟歸命

本朝家皆遇害成功後悔之常歎息曰楚國之患其存子胥矣順治十三年成功從海道圍福州定遠大將軍知公勇畧遣領兵往救公曰賊聞吾至當自退走

無事於戰也揚旗鳴鼓循海邊北上至閩安賊果解圍先遁以功爲同安副將同安與廈門切近屢擒其驍將降萬餘人升總兵官康熙元年授水師提督密陳金厦可取狀鼓厲將士乘輕艦直搏其島俱克之偽帥逃歸臺灣降萬八千人策功授右都督掛靖海將軍印其年成功死子經襲偽藩名號公屢密陳征臺灣之計有

旨召至京師面詢方畧先是提督馬得功泛海東征遭風覆沒北方將帥不習舟楫行兵者多失利廷議懲於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八

既往僉謂臺灣懸絕海外鹿耳天險可撫而決不可征於是徹水師提督以公爲內大臣封伯爵奉朝請時康熙七年也逮十三年耿精忠叛鄭經乘勢竊兩島踞泉漳諸郡十六年復諸郡十九年收兩島鄭經復遁歸臺灣二十年三逆胥定宇內廓清獨臺灣時出沒爲閩南患時安溪李文貞公先地方爲內閣學士奏言臺灣未平閩南夜不安寢不可以鱗介衣裳之論爲比近鄭經死偽總制陳永華爲臺灣所信者亦死經子克塽幼諸將軍權不相能果於殺戮兵民

上曰爾言是朕計決矣然孰可將者李公對曰必閩人熟悉海中有事而有智算威望者惟內大臣施琅可若任以專征臣保其功必成

上可其奏

召公問大計公奏言鄭氏擾亂東南歷四世盈五紀罪惡已稔數窮理極今日事勢征之必克在

皇上天衷獨斷假臣專征之權軍機遲速得以自主必當掃除逋孽紆

近道齋集

卷之四

九

九重南顧憂

上意益決復授水師提督加太子少保其年十月至軍簡兵士整舟楫泊平海衛衛故有井久廢涸公拜禱甘泉立沸命之曰師泉治軍歲餘舟楫完堅兵士練習二十二年定期東征以六月興師大書將弁姓名揭于桅竿以別功幸由銅山乘南風進發泊于八罩灣八罩之水溢數尺舟艦安穩賊帥劉國軒守澎湖據險要為壁壘凡緣岸可登處築短牆置腰銃環二十餘里為固守計公筮日進討以十有六日丁亥選前

鋒署遊擊藍理等舟七隻直入賊艚奮力戰會南潮發為疾流所壓賊舟四合公親駕帥艦衝其圍總兵官吳英繼之殺賊將大小七十賊兵二千餘會日暮泊西嶼戊子復歸八罩申軍令明賞罰已丑取虎井桶盤嶼庚寅駕小舟詳度形勢癸巳督師大舉重申軍令誓于衆曰今日之行期在必勝分布戰艦用五十隻從東指雞籠山為奇兵五十隻從西指牛心灣為疑兵以分賊勢五十六隻分為八股股七隻分三疊公居中為一股左四右三八十隻為後援分布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十

有序鼓螺交響賊每舟用紅衣大炮一重至四五千斤鹿銃二百悉衆來拒總兵官林賢率先陷陣八股齊進東西兩路繼至夾攻海洋中炮火交加響震如雷子落如雨氣蒸如雲我師踴躍用命呼聲撼波濤用火桶火礮飛擲賊舟自辰如申焚賊舟百餘殺其將三百餘兵萬二千有奇賊精銳悉殲舟楫殆盡劉國軒乘小舟遁歸臺灣海洋占候之法雲合而風生雷鳴而風息將戰時黑雲乍起狂飈將作劉國軒命開筵以賀忽聞殷雷震動驚愕變色推翻筵俎失聲

歎訖曰天之所助不可敵也今敗矣公既報捷疏乃
安撫澎湖居民所獲賊卒飢者給資糧病者昇醫藥
曰皆吾人也不願充伍者悉放歸以示寬大有請遂
檄臺灣者公曰此時風信亦未利且俟之國軒既遁
歸鄭克塽童騷其餘將帥震驚無措兵民解體頓首
內向遠遣使乞降公爲疏請乃於八月統大兵至臺
灣入鹿耳門潮驟漲四尺餘大小舟聯翩而進鄭克
塽其屬迎於水次人謂鄭氏公深仇也將快意焉
公曰義不共戴寧忍忘之顧絕島新附一有誅殘恐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士

上下疑阻人情反側吾所以銜恤茹痛者爲國家事
重不敢顧私也宣布

朝美德意令其主臣束裝待命綏輯兵民市肆不改耕耘
如故疏報至京適值中秋

上覽奏大悅即解所御龍袍御製詩章敘述功勳並馳以
賜加授靖海將軍靖海侯世襲罔替公將出師時李
文貞公請假旋里雨甚憇城外旅店公造馬李公曰
公出師在此月然衆皆言南風不利公必犯之何也
公曰此庸夫之論也夫北風猛急夜則更甚今往攻

澎湖未能一戰克也附近島嶼皆爲賊踞泊舟之所
距賊稍遠中途暴風忽起入夜不休大洋之中不可
拋碇各舟從風星散非二三日不能集也惟夏至前
後二十餘日風微浪靜夜可泊洋聚而觀釁不過七
日舉之必矣然節候月離旬日間當有颶風亦偶間
歲不起此則天意非人慮所及又賊將劉國軒者爲
彼魁傑設以他將守澎湖雖敗未服也臺灣必以兵
取今聞國軒爲守然非吾敵也或死或敗則力竭膽
喪臺灣可不戰而下李公喜曰寇平矣公笑曰何相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士

信之深也李公曰夫爲將者必識天時利害地利向
背較將之智勇公兼之矣能無平乎至是悉如所料
蓋當其初督水師時前後兩疏備陳討賊機宜越十
餘年其言無一不售胸有成算不自茲日始也臺灣
既降

遣大臣至閩與督撫及公議棄留之計公上疏言此地
北通吳會南接粵嶠乃東南之保障明天啟間鄭芝
龍以爲巢穴後爲紅毛互市之所聯絡土番招納內
地奸民漸作邊患順治十八年爲鄭成功所攻破盤

蹈其地糾集亡命招誘番人窺伺南北侵犯江浙傳子及孫積六十餘年無時不仰屋

睿慮臣親歷其地備見野沃土腴物產利溥耕桑並盛魚鹽充足滿山茂樹遍處脩竹硃礦水藤糖蔗鹿皮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實肥饒之區險阻之域今納土歸命既入版圖善後之計尤宜周詳若棄為荒陬置之度外則今人居稠密四民樂生安土重徙失業流離況以有限之船渡無限之人使渡載不盡則深山窮谷竊伏潛匿者和同土番從而嘯聚假以內地

近道齋集 卷之四 三

奸民急而走險糾黨為祟剽掠濱海勢所必至又紅毛原為住處無時不在涎貪乘隙以圖一為所有彼性桀黠善能鼓惑人心重以夾板船精壯堅大海外所不敵既得此千餘里之膏腴必合黨夥竊窺邊場迫近門廷沿海諸省斷難晏然如僅守澎湖而棄臺灣澎湖孤懸汪洋之中土地單薄近界臺灣遠距金廈豈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伏思

皇上建極以來聲靈遠播日月所照莫不臣服以斯方拓之土奚難設守以為東南數省之藩籬今海氛既靖

內地設之兵可以陸續汰彀即以此分防臺灣澎湖兩處臺灣設總兵一員水師副將一員陸路參將二員兵八千名澎湖設副將一員兵二千名通計一萬之兵足以固守初無添兵增餉之費其防守官員定以二三年轉陞內地無令久任又此地初闢正賦難餉宜在蠲豁三年後開徵可以佐需無庸盡資內地之轉輸也臣仰荷高厚知而不言至於後來萬或滋蔓難圖緘默之罪安所自逭竊以為棄之必釀成後禍留之則永固邊圉疏奏適契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古

上意遂屏群議悉從公言置郡縣焉時議欲徙投誠者移駐他省公疏言從前移駐投誠者慮有反側也自康熙十三年以後縣免遷徙今海外沾化人心已安革面傾誠不若就本省安插尤見

皇上推心置腹使各遂其生之厚恩也又疏言鄭氏僭稱一國重科其民今既為

天朝赤子宜沛格外之澤減其舊額使海外諸國慕義引領皆奉

旨報可自順治十八年徙瀕海居民入內地鄭氏無所劫

掠勢大窳然黎庶棄業蕩析離居至是盡歸故土井里相望禾麻魚蟹之出有倍於前閩南土狹人稠從昔以來多以販洋爲生一船之利待以舉火者不可勝數鄭氏爲閩患久海禁嚴切至是設關通商風樞所指凡數十國遠者踰萬里百貨流通又泉漳戶口蕃滋田疇所出雖豐歲不供臺灣墾闢日廣稻穀叢生地多霧露不憂旱燥歲歲大稔內地大資其益所謂民到于今受其賜者與二十七年入覲京師

上命宗室額駙侍衛禮部諸大臣設供帳三迎途次

近道齋集

卷之四

五

陞見暢春園復

召對乾清宮

溫旨慰勞問地方事甚悉三十二年復入覲時七十有三

上顧其步履稍艱

命侍臣持掖拜起

賜坐奏對因懇年力衰邁不任海疆重寄願乞身依闕下

上溫諭再三謂朕用卿之心不在手足更二十年當如所

請公拜命回任

上他日謂侍臣曰如施琅者立如此音勲必令永秉節戍

榮華以終其身也公愛文敬士值寧瀛清泰梓安樂老成鎮靜坐以無事日啟鈴閣招致同里士大夫數組陳尊選伶徵歌相與歡詠台平如是者十有四年三十五年三月以疾薨于位遺疏奏

上爲震悼詔贈太子少傅賜謚襄壯給全葬加祭二次有

廟在廈門禱者輒應其英靈不泯也公爲將紀律嚴明所到之處雞犬無驚熟習海務閩人精於水師者無出其右經其指授者皆赫然有聲所用部曲家將及爲帥艦舵工水手自立績效擁旌旄者前後相屬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六

若渾馬之奔走於汾陽也有子八人次世綸漕運總

督六世驃水師提督八世范襲侯爵

贊曰先師李文貞公嘗言鄭芝龍之朝京師過龍虎

山有異人焉爲決未來事語甚隱意若跨土稱孤者

末云金雞唱龍種消公辛酉生其專征又以辛酉年

龍種者芝龍子孫也有命帝廷前定之矣余從李公

最久凡傳中所紀有與其家舊傳相出入者皆聞之

於李公李公嘗值公於禮部侍郎富鴻基公所從容

竟日因論曩日江南兵事公雄畧奇氣發越於詞辨

之表李公所由知公而信之深也李公博聞善記其言往事有徵蓋其家子姓有不及知者故具述焉

施潯江先生家傳

公諱世綸字文賢一字潯江靖海將軍靖海侯福建水師提督贈太子少傅諡襄壯公諱琅之仲子也襄壯公奮自戎行豪氣冠代而敦尚詩書禮敬士大夫鄉之名宿招延蒲坐竟日周旋至於老而益篤故諸子皆脩雅好文而公尤質性湛靜耽味墳籍博見古名臣事跡卓然思有樹立不以世俗嗜好撓其情以近道齋集

卷之四

七

應為江南泰州知州殫心職業日夜凭几案專釐文書習勞苦不自休息衆事畢舉小大胥中程度州城圯於水議脩之而缺於材公度其廢址有材若干殆備費省而功速康熙二十七年下河七州縣淹溢兩大臣銜

命經理從而往者數十輩僕從充塞街衢毋敢譁於道者援剿兵過境主者不善于戢歷泰州則行列肅然其威名為人所畏憚如此二十八年春

鑾輅南巡詢采風聲以公為廉能之最擢揚州府知府會

升太僕寺卿以公累去官未兩月復為順天府尹時五城司坊官多擅理詞訟奸徒包攬事例乾沒不貲又客商貨物巧設專名牙行要其必入百物驟騰貴游子弟競酒食羅妖冶敗行耗家公條請嚴禁以清輦下風尚疏上悉得請且

命公稽察公風裁素著令行禁止至有別省冤狀多投牒

乞判比公為包孝肅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管府尹事未幾為戶部侍郎轉倉場總督公明察周慎雖積歲部胥善為蠹者莫之敢欺錢局工匠餽粟無中近道齋集

卷之四

七

飽者京通倉積弊漸除自此為監督者多以贏羨受獎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未出都會漕運總督缺

上以公著績倉場熟於漕務改授其任公至則劬躬率下

不懈于位運艘至淮竟日坐盤糧廳察視遵奉

訓旨寬嚴適中糧額悉充而旗丁不病過淮既畢糧舟而北端坐舟中占風候順逆測水勢淺深度其紆當至某所大較不差時刻有不如所算即知其所宿留故六七年間運艘往還率無愆期五十九年秋陝西旱

飢議輓河南穀往濟之

上命公往視古黃河潭道且察陝西積貯公尋歷三門惟人門可通舟楫爲圖以獻西安鳳翔兩郡倉貯缺最甚勅其守令他郡縣聞風悚懼旋有

旨大發倉庫賑陝西廷議以陝西郡縣分三路遣大臣三人往董之

上以公在陝必能任其事毋煩更遣大臣第以部曹十二人往惟公所使公慮事精密每路四分之爲十二選郡縣能吏十二人與偕戒曰窮山荒谷無不歷也故近道齋集

卷之四

二

宣布

皇澤纖悉周備焉其夏既雨禾黍大茂

上始命公歸淮安陝西耆幼攀送道路相屬出關之日車馬行裝如始入時不增於昔甫至署即督運至通州通黃河決榮澤北岸東甌張秋橫流奔猛

命吏部尚書遂寧張公偕公往視自青縣復權而南至張秋則造浮橋以利率挽用濟回舫日夕河干未嘗須臾休憇心力交瘁公素羸弱自是得疾日就衰困然猶治簿牘不輟有勸公暫息養疾者公曰治病貴安

心一日事閑則吾心怍怍然乃增吾劇雖暫息何益耶久之益不支遂具疏乞休

上慰留之且

命公子廷祥自熱河馳驛省視竟不起遺疏至

上謂公清慎自持勤勞素著深爲憫惻

賜全葬與祭備榮哀之禮焉公少嗜學公事之餘不交賓客下帷披讀勤篤逾於素士夜燃短檠常逾夜分侍

者皆假寐而公危坐不倦書籍滿家搜討殆遍其所作詩文皆意理清淳善於聽斷不以威刑巧智反覆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廿一

從容使各伸其辭說推事理察物情鑑貌觀色必得其狀雖正僞萬變發奸摘伏莫之能遁也始仕州郡聽察如此及爲大吏乃以平恕臨人得大臣體立身至潔而未嘗責人必如已數十年來屬吏登白簡者僅一人其於公事無大小難易罔不盡心故鮮所差誤龐然其貌飲啖不過數鬴遇煩勞時或竟日不食亦不他索不聽音樂不飾衣服不問家人生產蕭然世味之外無所繫戀蓋其性然也卒時年六十四論者惜之

贊曰

聖天子眷念勲臣恩禮周渥逮及於苗裔凡勲閥子姓有文武才用者咸樹之喬木世載其寵建牙秉鉞後先相望至於屬節立業光耀門緒如公殆未一二覲也迹其孤介絕物不顧流俗之所忌而遭際

聖明深知而篤信之用以完名終始每遇大僚缺命廷臣推舉有居官如施世綸者時咸以公爲人臣之標準嗚呼所謂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者公其庶矣乎

施勇果公家傳

近道齋集

卷之四

三

公諱世驃字文秉一字怡園靖海將軍靖海侯福建水師提督贈太子少傅襄壯公諱琅第六子襄壯公久歷滄波周知海中諸島嶼形勢又善占視風雲氣候計算不差時刻閩中習水軍者稱爲第一會爲其舵工水手者皆將帥材也公幼而沈靖有大志年十五六時襄壯公征澎湖練舟師公侍舟中盡以其法傳授耳聞目覩備得款要澎湖之戰即能輕艦直前衝冒烟火血鬥不休觀者感歎曰真將種也策勲授左都督始仕爲濟南城守叅將以家傳陣法治軍襄

壯公朝觀過濟南公率部伍列於道左襄壯公熟視笑曰果得吾法矣康熙三十四年

聖仁皇帝親征朔漠公請從軍過北斗之下涉瀚海隨大將軍逐北至四十三臺乃回師會丁襄壯公及嫡母王太夫人憂乞假回閩襄事未幾升臨清副將在任三載遂爲定海總兵官時海氛之靖已二十年戰艦閒泊於海濱將士安坐無事公曰太平不忘備豫古之制也況此地爲浙海北門大洋中保無竄伏耶乃親帥弁兵至沈家門以水操法先用小舟親教之進

近道齋集

卷之四

三

退攻擊之方然後用大舟至外洋分行而進鳴鼓吹螺以旗色爲號令砲聲爲威武將士皆習熟勇敢越數歲果有海賊江崙剽於洋公曰此積年尸盜非我親往不可得遂揚帆而出遇之北洋賊死命拒戰自晨至暮家將奮力持火又一躍而過衆軍畢登斬江崙於舟中擒其徒黨無遺又遣施大英乘商船以餌賊賊追至則旗揭鼓鳴賊驚愕失錯盡舉而俘之自此賊兵莫敢犯其界

王祖

四有賦

出沒公曰江浙鄰也不可以疆界為辭復遣施大英往戮其魁黨焚其舟而返丁生母張太夫人憂請終制有

以海疆重地慰留焉旋升廣東提督先是南灣守備潘成龍追賊被害公至則廣張緝緝果獲二賊於潮陽訊之具服因得其黨輩姓名居址掩捕之無漏網時海豐亦獲兩盜所供叛悉以行第綽號捕捉風影株累平人公移文告督撫曰正盜已得矣此誣也盡釋之

近道齋集

卷之四

苗

粵之山海俱為盜藪曲江英德以剽掠聞公親率騎步巡察山洞時總督趙公弘燦方遣參將李世邦捕賊於英德賊據嶺力拒公訪其出入徑路遣遊擊徐進才從後躡之賊進退倉惶殲於陣搜於山靖其根株韶人以寧福建水師提督威畧將軍吳公英卒公曰此先將軍樹勳故地也

以我名將子必將用我令家人戒裝以俟

命下果然公至聞則先約飭子弟僮僕毋凌犯枌梓躬領五營兵船出港外以襄壯公陣法練之乃簡精銳汰

羸弱以家貲增為槍一千鑿鎗三千艘艦旗幟之

改色廈門及澎湖臺灣戰船奏定各編字號隊伍不

襍號令分明於廈門濱海要地增築炮臺造營房措

置周密時海禁方嚴公請前去之人得附回舟及番

舶以返獲歸者數千人康熙六十年夏知臺灣有虛

政閭里胥怨無賴者乘間大譁擁朱一貴妄稱遺裔

以惑眾潮人杜君英亦率潮之奸人以倡亂勢驟張

遂據府城建為號公聞報曰澎湖為臺灣門戶吾當

往扼其吭俟諸軍集而進乃謂家人曰今日無以家

近道齋集

卷之四

芑

為也盡出其家財以賞士且開名募之科凡無賴敢死者善沒水者能攀崖緣壁為竊者皆厚賞鉤致之公始至自造哨船二十隻及是皆以配軍士器械胥具聞總督覺羅公滿保將至厦公曰重地有託吾可以行矣乃告於襄壯公廟曰臺灣公所定

子命兒繼世為帥今不速平生臣國恩死無以見先人於

地下虧忠與孝隕其家聲惟公英靈尚默相之禡牙

祭海遂載旆東指抵澎湖登岸營新城下散糧以食

澎人每日遣小舟四出哨邏獲一舟有陷賊把總吳

良賊將劉好稱逃歸且願以齋檄招賊自效公曰來而求往必覘者也醉之酒誘其言果覘者也械而致諸厦嗣知上淡水守備陳策尚據一隅孤軍自守亟遣遊擊張賊往助為聲勢乃蒐軍實練士卒上疏告師期命洪選洪就駕小舟先發樹青白兩旗于南北港以為標識命守備林亮等為左先鋒遊擊林秀等為右先鋒俱以勁兵相續而進公自將當中軍令毋犯民間一草木毋阻降者帆檣蔽海而東風微浪偃六月丙午抵鹿耳外洋賊屯聚炮臺據險立選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其

篠列炮拒守小舟先至南北港兩旗既豎左右先鋒競進南灣總兵官藍廷珍繼之炮聲震海公登敵樓伐鼓起戰炮中其火藥桶火大發賊遂遁時海水驟漲八尺餘大小船越沙綫並帆而入乘勝長驅奪安平鎮焚賊舟數十遂遣兵扼鯤身公總大軍泊港內丁未賊眾四千犯安平林秀等勒兵二鯤身擊之公駕小舟率諸將傍岸橫擊賊大敗鯤身者海沙也不可繫井甘泉忽湧軍中以濟已酉賊八千復犯安平參將王萬化距於四鯤身擊却之庚戌遣林亮等由

西港仔進辛亥藍廷珍暨王萬化繼之遣遊擊朱文瀚希賢等由鹽埕大井頭諸路進遣林秀及功加左都督林崇由七鯤身衝瀨口並指府城公自帥大軍吹螺響炮山鳴海湧兵士奮勇登岸水陸交攻賊大潰遂復府城朱一貴遁走西港仔諸路之兵破賊五千于燕厝甲會軍城下駐營北教場安撫居人拜疏告捷先是總督牽於群議定三路進兵之計公曰吾思之熟矣南路之打狗在臺灣正南此時南風正盛不可泊也北路之清風隙離府百有餘里輓餉為艱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其

賊之大眾盡在中路度其嘯聚烏合之眾非官軍敵也直擣鹿耳門破之必矣成功且速果七日而奏捷云遣林秀等追朱一貴眾尚數千力戰敗之一貴逃匿荒野遣王萬化等平定南路復鳳山遣朱文復諸羅通北淡水之路時諸將窮追朱一貴公曰兵革之後人情未定大軍所至村落驚惶計其釜底游魂重賞購募必有縛而至者使民安社席而罪魁斯得不亦善乎未幾賊黨楊旭果繫朱一貴張阿山翁飛虎王玉全以獻諸賊渠次第就擒再疏告全郡悉平時

舊弁多殉難營戍空闕乃分遣行間諸將署各營事
分兵布置汛守宣播

廷德意蠲除弊政臺人歌舞相慶前後兩疏上

大悅命從優議敘賜黃帶東珠帽五爪龍袍四團龍外
套均異數也馳疏者三人俱授把總銀各五十兩公
自行師以來日夜籌畫未嘗一夕安寢八月甲戌夜
鼓二暴雨猛風揭瓦飛幕至於海中之舟悉飄上岸
公徹夜立風雨中以鎮軍心不恤泥濘跪拜為兵民
請命黎明風雨乃止自是得疾頭痛不可忍兵民奔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廿

走禱祈靡神不告皆願減己算以延公年病源已深

九月癸卯薨小大哀號如失慈父遺疏聞

呈上續登大寶賜諡勇果給全葬與祭世襲一等阿達哈

哈番公和易謙雅愛敬士大夫竟日鈴閣緩帶從容
治軍事之外即席觴咏丰度悠然及乎東征之日脩
器械備糗糧不動聲息而軍需畢具臨陣安閑謀定
而後動故舉出萬全有古名將之風格焉

贊曰自古勲臣之子世濟其美若李西平曹武惠尚

矣然揆後嗣之績業猶未匹先人也公紹襄壯公提
督水師皆力戰於鯨波之中綏靖絕島襄壯公克澎
湖而臺灣自服公據澎湖以攻復臺灣難易之勢均
也襄壯公平海衛水湧於廢井公亦鯢身泉沸於積
沙襄壯公之攻澎湖潮漲多四尺公之入鹿耳亦潮
漲八尺餘皆自六月十有六日至二十有二日七日
而功成而癸亥辛丑兩歲六月皆有閏相去四十年
間天時人事若合符節烏虜異哉繼厥家聲相映於
雲臺麟閣之上無媿色矣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廿

弟兆弘君傳

君諱孝宗字長美一字兆弘先世自吾南院分居海
澄之青浦至父晉如君以海氛避地吾邑安溪母鄭
孺人僅生君一人臺灣既平徙居同安再徙廈門年
甫冠失怙遂棄舉子業從陶朱之術行已以忠實為
本不苟然諾鄉里皆信重父之外島遠夷咸聞君名
以百貨相通者爭投託於君由是家計漸起其事母
孝年五十而慕不衰青浦祖祠毀於海寇時倡率族
衆重新堂構春秋之祭行焉幼而善疾寄養於謝從

後君

往訪求其遺魄歸葬且以時祀之母舅無子君為擇承祧者資其婚娶以至成立青浦與厦雖隔而舟楫近便族中往來者無虛日君款接不倦與人交皆有終始周人之急無吝其敦本厚舊樂義好施遠近稱為長者有司察其行誼延為鄉飲賓邑人咸謂君克稱斯舉年五十有九卒子八人皆謹厚不忝其家聲論曰昔蔡中郎云為人作碑銘惟郭有道碑無媿色然中郎致美於前哲予紀實於元宗予於君厚愛而近道齋集

卷之四

三

孝婦李孺人王氏傳

孝婦李孺人者武定翰林院庶吉士丹書先生之正室也系王氏父篤慶進士工部主事母李宜人孺人生而端默寡言笑姿性明慧數歲工部授以毛詩輒成誦遂及內則女誡諸篇為講說大意肅然聽受八歲而孤哀慕切至殆過於成人母宜人賢有節行詢

之壺範時王氏世緒中微宜人秉操守禮以持門戶而孺人能左右克孝慰其孀焚故方在閨閣族戚間咸知王氏有賢女矣年十六歸于李氏君舅封公先相國文襄公介弟也行誼方整行己型家繼姑劉太君性格嚴峻動有軌則稍不如指撝者譴讓無所寬假家人輩率惴慄畏咎獨孺人嫻於禮法習而安焉奉其規條靡有失墜其未經稟承而行者斟酌適中協於事理太君亦無以易之用是得其歡心愛敬兼逮無幾微忤於辭色太君晚歲嬰痼疾孺人晨昏溫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卅一

清和藥捧膳不闕一時勤容戚顏未嘗暫改迨於展轉牀褥歲月滋深動息須人雖婢獲中號為忠謹者氣衰力殫不能無怠倦惟孺人躬自執勞至竟日終宵寢食俱忘率以為常如是者七年病之劇也百方不效孺人禱祈誠懇亦寂然無應見老姑纏綿痛苦心傷如割惻愴旁皇計無復之一夜人靜後孺人獨趨神堂閉門久之出而手自烹藥以進病良已當孺人趨神堂時一僕婦私躡其後從窓櫺中竊窺燈火半明則見孺人向神前跪袒左臂彷彿似持刀割割

狀徐脫裏衣燭影下鮮血淋漓滿袖裏刃而懷之以
出孺人面不改色動作如常毫無悽楚之容餘人莫
知者僕婦亦勿敢言數年後乃稍稍爲人述之孺人
終不自道也越四載封公復抱病日漸羸憊伏枕歷
十稔丹書先生高節至行通籍後即乞假言歸不出
林壑承歡侍疾不離親側孺人勤脩婦職佐助于內
所需者必豫久而不懈如事劉太君時遇喪祭大禮
必事事親自料簡以盡誠敬感先姑文太君早逝忌
日尤致其思慕奉文家外祖維謹其老而病也爲製
近道齋集 卷之四 世
送終之具纖悉周備凡逮於內外親疏者惠心殫行
不可勝紀年若干卒有子三人長某舉人次某進士
今爲山西介休知縣三某出爲仲叔後
論曰母子之道天性也苟異其所生則慈孝均難能
之行故王延之爲子夏侯氏之爲女至于今稱之至
若姑婦之際義由人合加以毛裏之恩不係於所天
分存而情疏亦其勢然也自子政元凱以來紀於史
傳者寂寂渺聞焉如李孺人之孝可以補往牒所未
有流華芬而光史牒又何以尚茲乎

節烈陳衍娘傳

衍娘者今臨漳邑侯荀潛之同高姐妹也幼而有嚴
重之容及笄適楊郎緝老家在寶蓋山關鎖塔下鄉
曰竿柄去府城四十里緝老爲賈於城外江邊歲時
伏臘乃一歸衍娘獨處兩兒一女皆幼有狂且亡行
夜毀戶入室將行非禮衍娘拒之堅狂且痛毆之終
不辱比明聞兒女號泣聲或往視之則衍娘衣裳碎
裂支體盡腫腫隕絕矣緝老聞而奔歸且告於外家
衍娘父與弟皆歿母改適他姓獨往視焉莫知爲誰
近道齋集 卷之四 世
遂不較殯而瘞之或曰賄也越月餘日荀潛歸自漳
州意殊憤激念無主名深夜莫爲證又慮發露遺魄
重傷烈婦心隱忍積時未嘗去懷雍正二年春赴鄉
試與同寓友人言其事慷慨曰幸而雋將求旌於當
道榜發果高薦遂告于轉運使沂水劉公侃題火烈
水清之額以旌于楊家其秋八月會試荀潛應五經
之詔中夜稍倦知祭半明昧見一女人衣純黑入號
舍荀潛家有銅觀音像常著靈疑其是也諦視則形
狀衍娘驚而起神志惘然若有相者果第南宮竿柄

鄉有廟祀仙姑罔識何神香火冷落近歲里俗競稱
爲陳仙姑禱者必應人爭趨之言其神時見於廟或
見於塔彷彿彩雲繞之豈行娘貞氣不沒而託於斯
歟

論曰匹婦不可奪志其神不沒者也故能默相於人
又能昭善惡之報以享鄉里之祭祀吾謂土木之偶
靈而不衰大抵皆死而不沒者託而附之其理固然
又惡足怪乎

會節母呂氏傳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廿

節母者安平會乘齋之正室子佐之母肇球之祖母
也其爲婦事姑盡孝乘齋家饒於財治內事鉅細咸
得其理及順治十三年海寇訐亂安平殘破無完室
嗣而遷居民入內地以遠寇晝孔道爲界界外地
悉棄之會氏家業蕩焉乘齋憂悸以卒兵亂中二子
皆失散獨一女在其內姪呂轉觀於戈草中僅得子
佐素善於浮因負之浮水以歸其姑其次子竟失之
時資用既罄僕婢悉散孺人哀痛餘生保持十歲男
八歲女熒然以居亂後艱苦萬狀惟以女紅爲事勤

且儉以度朝夕夜作常以鼓三爲度無膏油則用香
代其憔悴如此然猶見義必爲族人合貲以祭先
雖貧必與族戚中有吉凶禮不能舉者必有助如是
者十五年至子佐成立而後受子之養其勤儉天性
也蓋以終其身云

論曰家之將興莫不始於門內余所聞大家盛族多
出於接婦孤子之裔彼其幽憂勤苦之意專壹而不
散足以感動於鬼神也易曰受諸介福于其王母余
願肇球兄弟勉之矣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廿

近道齋文集卷之五

晉江陳萬策謙季甫著

行狀

考庶子公行狀

先府君諱遷鶴字聲士號介石世居安溪崇信里至我高王父淵泉公以山僻非子孫讀書親師取友之地慨然有遠志遂徙居郡城再傳爲曾王父前封儒林郎宅淵公始治舉子業應試數奇未遇三傳爲王父太河公登前天啟丁卯賢書三任廣文崇祀詔安

近道齋集

卷之五

名宦忠允篤誠物論比之韓仲黃荀季和累贈翰林院侍講生四子府君其長幼有奇慧常從王父贈公渡舟中流忽指水而言曰逝者如斯夫王父大驚異之先母戴安人數歲時日者決其必貴戒勿以與凡兒外祖至郡城有議府君昏事者外祖請觀之一見欣然曰是兒器宇非常廊廟中人也遂定昏歸謂外祖母曰我女果當貴吾得佳壻矣口者非虛言也府君之生也王父年三十有八矣雖得子頗晚而不爲姑息愛所夕督教不離左右十六歲即攜上公車俾

讀所聞見前輩郭太昊楊維先生見而深加賞歎謂先王父曰賢郎當爲晚成大器郭先生善書盡以法度傳授楊先生手點韓文一部見贈曰熟此爲一代名人自采芹泮水歷試二十餘年無不優等與仲父叔父切劘淬礪聲騰文園有薛鳳之稱康熙壬子仲父舉于鄉庚申補行鄉試同考來阿王公得府君卷最後將薦之額既滿矣春谷查公閱而心賞然猶以爲少年英銳之作及觀三場五策乃曰此飽學名宿也自棄其正爲副同薦于主考劉公白公故府君

近道齋集

卷之五

二

獲雋殿一榜填榜在下弦之後夜間忽覩月華光明咸謂茲榜必有名賢由今追計非府君莫當斯瑞也府君自壬子下第屏置時藝專力古大家文壬戌後更博涉經籍閱中肆外思以灝氣偉論獨步天下揣摩既成乙丑會試是科

天子加意作人欽定會試題目爲前後所未有同考潯澱

王公首薦府君文于大總裁咸以爲宜并冕南宮恭

擬進呈

御覽欽定爲第三名簡庶吉士讀漢書於時健菴徐公偕

此瞻孫公爲教習師咸雅相器重孫公嘗曰吾一榜中陳介石真學者徐公持府君館課文過示同館曰此君古文巨手僕與諸公皆當讓一頭地舊例新庶常於本經外更讀一經前輩相沿僅成故事府君受詩經獨實心講究由朱註上溯毛傳鄭箋孔疏之說甚有所得於是恍然曰吾曹區區咕嚕以文藝爲美雁者淺陋甚矣吾今日乃知所以爲學也遂研鑽先儒性理次第通釋今相國李公繼掌院教習館課得府君太極太虛論披覽迴環惜相知之晚公遽於易

近道齋集

卷之五

三

理善譚不倦卽舍隣近晨夕相聚講說娓娓鼓二三始罷退而尋繹自王韓注孔義旁及胡蘓諸說以折衷于程朱之論以卦意推爻辭別其時位與才紛互錯糅歸于一是筆而爲書都成卷帙其有未當則極辨精思就加改正至于今蓋數易稿矣又頗疑胡氏春秋傳深文臆斷未必盡得聖人之意因讀韓詩至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怡然有得乃上考三傳下逮啖趙陸張窮討端緒隨條著論李公深許此二書謂成必可傳而又以爲甚得府君相長之益府君自

少好學老而益勤未嘗一日去書公常曰成名後而無他嗜好篤志於學者吾見陳介石一人而已此後進者之所宜師式也又常曰陳介石五十而始窮經經學大明六十而始學書書法大進然則世之諉於時過後學扞格難成者其亦可以勸已府君書晚著李北海且臨且模工夫少間骨勁天成由習熟彌道美康熙三十九年命諸詞臣各寫綾幅以進

睿賞十有六人府君與焉文漪汪公爲詞林時遇早朝未

辨色不知府君已在列與同年論字學曰吾輩徒操

近道齋集

卷之五

四

翰墨惟陳介石字入古人閭奧耳同宗子文公書法擅一代以法帖數種請府君曰此先君子所遺某時藏行笈祈吾兄跋其後使家珍價逾重何杞瞻先生贊府君書曰精詣不離直入晉域其爲識者所推重如此府君詩步趨燕許雄渾無妍媚態嘗于直廬中試

御製穹覺寺碑詩

上閱畢傳諭侍直諸詞臣曰陳某詩殊佳必是勤學來然府君生平惟好樸學意在考古傳後駢偶組織非其

好也戊辰分校禮闈得士皆宿有文望府君事王父承志無違迨乎甲寅以後兵戈亂離之中寄棲外家借一枝迎養府君舌耕于外先母戴安人手任于內竟歲辛苦以供甘旨王父壽逾八十膳羞日具幾忘家之貧也初王父遲於舉子嫡王母張太安人爲置生王母高太安人府君始生張太安人即就葦間取歸寢已牀出入提抱無須更釋高太安人惟就哺而已僅五歲而張太安人歿府君感念顧復之恩言及潛然十三歲而高太安人歿繼王母歐陽太孺人撫

近道齋集

卷之五

五

之府君歷任坊院三遇

軍恩王父累贈翰林院侍講嫡王母生王母皆累贈太安人繼王母以例不獲三母並封夙夜踴躍積數年清俸從捐例得邀貤綸被象服始慰孝思友愛諸父終其身無間嘗共讀書賴氏大筆亭賴君駿臣歎曰吾見人家兄弟未有如陳氏者坐以次行以次兄愛其弟弟恭厥兄分甚嚴而情好甚篤陳氏其將大興乎府君登第之越年而先母戴安人歿府君念糟糠賢助且於亂離中奉養王父至孝遂不再娶亦不置姬

侍士誦高其義教誨從子視猶不孝兄弟惟以王父遺命孝友詩書四字申繹開導庭閭講授常至夜分癸酉不孝萬策倖京闈壬午先兄萬寶舉于鄉從兄萬松從弟兆泰以乙酉舉從弟兆熊以戊子舉人咸以爲王父盛德之報而府君教澤所貽也至於親戚情誼備極敦厚長姑早寡子又夭遺孫零丁其家利其遺產欲逐之府君取以歸撫養至于成人姑遂有後次姑夫靈壁令張公同人耄而貧府君常周之其歿也殮與葬皆出自府君仕宦不離詞翰而心存民

近道齋集

卷之五

六

瘼志在濟人吾鄉自軍興旁午當事者權宜派取有大當之費胥役夤緣爲奸千金之家有數日立盡者沿及承平其弊未革府君爲陳總督興公永朝痛草之迄今人蒙其賜自海氛熾騰議者請徙濱海居民入內地荒其土田名曰界外而除其賦及臺灣平定荒土斯闢按舊籍問賦而歲月已久人莫知其故業賠累不可勝計往往絮家流離府君累陳當道請就其見耕種之地履畝丈量以定厥稅界外之人甦焉流離之家咸歸故土福州有生員陳國勳恃才放縱

交不擇人得罪長流山左獨老母在堂無兄弟有聘妻常氏志不改適徒步入門養姑已歷七年府君聞其若茲嘉尚孝節爲作傳表彰募金贖罪歸復隸弟子員簪掛之日兼行合卺禮母子夫婦完聚懷遠令林君存定北征時有冒其名領通倉米三百石運至大同右衛加三級者竟不運送不知何許人無所坐罪稽覈提問禁西曹當大辟府君閱其災生无妄爲募金補還通倉并陳懇秋官得免罪出獄同時提問數十人皆得援例補倉免罪宦邸時最厚桑梓之情

近道齋集

卷之五

七

凡吾鄉至京雖宦署蕭然必隨分展歎曲其有卒于宦寓不能運回者必爲設法使旅櫬得歸故土至有可以保全人功名之處更極關情鄉人至于令交口稱贊無異辭此不孝哀述中所僅記憶者其他不可枚舉嗚呼府君平生汲汲焉以濟人利物爲事而於憐才尤所亟苟其見聞之所及力之所逮無不爲之使柄權而得行其志其所設施何如哉府君由庶吉士除翰林院編脩歷升左右春坊中允兼翰林院編脩翰林院侍講侍讀至左春坊左庶子掌坊事兼翰

林院侍讀累年輪直南書房日飲天厨賜御書二幅內製松花硯一方御製詩一部年七十解組

歸里時繼王母歐陽太孺人尚在北堂年九十有四拜觀起居戲舞斑斕一堂五世鄉黨以爲盛事越二年繼王母歿府君年雖高而哀悼拜跪如禮其冬改葬王父嫡王母去歲脩葺諸祖塋營葬繼王母嘗陟嶽降原相視陰陽跋涉忘疲家居前後七載所遊者經園文苑所問者墨莊硯田每誦洒掃庭內維民之章質明而興夜深乃寢絕欲二十餘年飲食以節皓

近道齋集

卷之五

八

髮丹顏筋力猶壯笑言有度丰采凝重儼若山嶽見者咸謂德充之符必登期頤豈謂遂止於此嗚呼痛哉所著有瞻窺堂論易讀書隨記毛詩繹春秋紀疑及詩、稿甚多易簣數日前尚訂春秋紀疑數條行楷一字不苟其志慮尚遠孜孜矻矻期於終其身而後已今惟論易篇部已成其他尚俟編葺不孝等庸虛無似豈能讀遺書而續未竟之緒以繼述志事耶嗚呼痛哉府君生于前丙子十月初五日巳時卒于康熙五十年六月初五日午時享年七十有六娶先

母戴安人生三子長萬寶次兆先皆先卒三即不若
遺命如王父且曰吾通籍金馬依光禁近子孫有能
顯達者其思立身之要濟物之道以報國恩又曰謙
卦六爻皆吉爾等書紳又曰身後勿作佛事

晉江張侯遺事狀

侯諱名華字實居湖廣華容人也由進士授晉江令
能自刻苦勤勞以爲政宅心慈善而明敏於聽斷有
逋賦久不能輸者限既迫號請緩數日期及期則輸
逋甚多侯愕然曰若貧人安所得此曰僅一子鬻之

近道齋集

卷之五 九

耳侯惻然捐已俸贖其子還之有父訴其子不養者
其子固羨於財而怨繼母之誅求也行重賄於侯乞
以貧爲解侯鞠於庭其子呼貧不已侯出所賄付其
父曰此爾子之物也可以養爾餘年矣扑其子邑人
稱快焉有守瓜園而斃者暮夜莫知其爲誰侯輕騎
往視之至其社廟謂鄉之人曰吾飲食皆自齋不以
一毫累若曹亦不以無影響而累若曹但畢集諸廟
不至則懼罪者也衆畢集侯命開廟門袒裼而觀之
有膚體傷敗者問曰若與誰鬪辭曰某袒某則膚完

無恙侯曰嘻是矣若夜而往盜值彼之警一與一相
持毆良久以至於斯耳其人駭然屈服侯謂鄉人曰
暮夜必無見者若等皆良民無與若事獨取一人銀
鐺以歸未至城行道者先傳道之時已夕自南門外
之橋南至於縣署凡六七里家家懸燈以待侯至咸
嘖嘖稱嘆云其他聽斷可稱述者多類此晉江舊爲
人文淵藪侯禮其俊者勸勗父老使訓其子弟歌誦
之聲晝夜相聞自此晉江之童子試滿萬人由侯之
澤也至於今追思焉

近道齋集

卷之五 十

史氏曰侯之績茂矣前後政莫之踰也於時余隨先
宮相宦邸不能周知因所記憶效柳儀曹之作而紀
之他日訪諸粉榆耆艾爲詳載以俟采風者登於邑
乘焉

長者遺事

族叔確園今臨漳邑侯筭潛之祖也以忠厚聞於鄉
閭人稱爲陳長者當順治丁亥戊子間初定閩疆大
兵鎮郡城有旗弁查姓者居停長者家久之賓主情
熟乃請曰君真長者也某雖武人慕義願爲兄弟遂

叩頭執弟禮及當去情甚眷戀曰他日重來必相訪也越三十年爲康熙丁巳平鄭氏之亂光復泉州查姓者已爲大官稱將軍立幕東門外彌勒亭後呼一騎給令箭告之曰吾有兄在城內從南街直下矩折而東曰南岳廟廟後有陳長者居是吾兄也持吾箭護其家護不謹不汝宥騎急馳則屋無人焉屋與廟之間有複壁婦女匿者百餘爲兵所窺破將分而有之係累相屬騎適至大呼曰此皆吾查將軍之兄之眷屬也視以令箭衆駭而散騎乃令婦人各言其親

近道齋集

卷之五

士

屬使鄰近呼而前俱扶攜以歸環騎泣拜騎曰不煩相謝爾毋忘陳長者厚恩也乃望長者門泣拜以去騎復問鄰近陳長者舉家安徃曰長者某年即世矣兩子避地永春獨其長孫及一僕守舍聞已被繫出門南向今當在演武場中尋之可得騎挾鄰人俱往傍徨周視見主僕皆爲人執弗以炙控兩空馬使騎而騁至東門外見將軍知長者謝世哭良久曰何意遂不獲見吾兄乎謂其孫曰吾即日拔營赴粵當到而家留飲食畢予白金五十兩衣一襲又遺之佩韉

蟒服曰干戈之際留此足庇而家越日將軍來叩頭哀感踰時奠酒焚楮而後上馬未幾有他駐兵踞茲宅索酒食不給恨不解適白頭賊夜襲郡城敗走駐兵得賊號衣暗擲其家牀下誣與賊通長者孫自明無罪以查將軍弓矢衣服爲證寧海將軍曰矢有字果查將軍物也非良民查將軍不與相知釋勿問鞭駐兵而逐之終賴查將軍以保其家云

近道齋集

卷之五

士

伯仲矣乃如所遣騎亦非常人也倉皇乍見而惻然動心仁也權宜濟事使百餘婦女完其貞智也仁且智足以表見於兵草用人之秋而惜乎不知其姓名余故具紀其詳俾託於長者以傳焉

墓誌銘

伯兄孝廉懋齋公暨嫂劉孺人合葬墓誌銘

君諱萬寶字時初一字懋齋先大夫冢嗣也少敦孝友尚行誼習勤苦有經緯材用年未弱冠時先大夫奉先王父贈侍講公避亂詩山中舌耕供甘旨先母

戴宜人組紉佐之猶有不備君嘗抱甕持竿以佐膳羞蚤夜偕仲兄及策然脂讀書娛贈公心比長有文名拔弟子員第一復以高等食餽先大夫宦京二十年君專治家政內外井井罔有闕失先大夫以王母高太安人宅兆未妥將請假改扞君曰吾不可以貽大人憂往反萬里孫與子等責耳相視澗岡卜吉襄事而後以聞論者嘉君能權以濟事為先大夫盡孝仲兄歿撫兩孤姪經營產業以畀之策侍先大夫於邸君教策子與子同蓋自先王父贈公之遺訓先大

近道齋集

卷之五

七

夫遵而脩之及君而引之勿替家門雍睦邦人取則焉君雖貴公子逾二十年服食起居最為樸儉若其義在必為仁能有濟丁丑丙戌兩歲泉郡大祲饑人載道君悉捐所有煮粥於承天開元二寺以食貧者日千人凡俱三日止泉人稱之到今君不豐於財而好義若是人尤以為難故安溪令許君封男卒於官旅舍飄零君捐貲遣僕護其櫬歸江右遂獲首邱為廬斯所云施德於不報之地也壬午登賢書榜發急理裝北上覲省居二年不服水土病甚殆不起忽而

漸可遂南歸一年而先大夫遂初服孝養又一年卒其慮物之智好施之德可以有補於世迄未一試君子惜之元配劉孺人贈文林郎廣東澄海縣知縣諱士鋒君女歸我伯兄也在山居食貧之際先太夫人憐歷艱苦嫂氏能勉佐助仲兄與策均未成立撫待有恩與先姊及妹姑嫂間始終無間言先太夫人卒遂持家政與仲嫂蘓孺人及先室溫淑人亦始終無間言四女適人者皆有令名伯兄歿後事先大夫敬視膳脩不怠性慈以和常持齋素臨婢獲未嘗有

近道齋集

卷之五

古

特賜

還鄉而先大夫先宜人適得佳城於晉江三十八都疾言怒色宗黨稱焉兄先葬於南安合水鄉既視兆非宜乃啟壙以出雍正四年秋策典浙江試

之前林鄉以十二月十五日下午窆穴之左稍東相兆曰吉遂築墳以十六日申時合葬坐辛向乙兼戊辰嗚呼策之歸也獲襄先人之大事及兄嫂皆

聖天子

殊常之恩吾子孫世世不可忘也銘曰

若堂相望禮從祔幽冥有知孝道具宅兆允藏後昆裕

仲嫂蘓孺人墓誌銘

仲嫂蘓氏庠生景谷君女昔先宮相府君與仲父叔父讀書蘓氏大筆亭蘓氏長老每謂其子弟曰陳氏昆弟行道以序未嘗斯須攬越此其門風孝友將來必昌故蘓氏兄弟皆相欽重景谷君尤親厚謂先君必躋詞垣又稔仲兄夙慧能文遂以愛女字時吾家寓居詩山仲兄贅于蘓氏余嘗就蘓家省視雖父母鍾愛而無驕惰之習婉順循禮逮余將娶始歸詩山既生夏器矣先母戴宜人婦道母儀具有矩法三婦

近道齋集

卷之五

五

兩女咸克遵其教未幾先宜人見背長嫂持內政嫂與先室溫宜人槩一姊一妹同心協德治喪理家內外井井守先宜人之訓家庭雍睦始終無間服闋父母念之歸寧郡城年逾三十而仲兄抱病詩山嫂奔赴侍藥竟不起時夏器十二歲亮世九歲伯兄構屋居之家事綜於長嫂嫂偕溫宜人日事紡績入夜猶共勤工作且督夏器兄弟及余長兒冕世就燈讀書夜闌乃罷率以爲常康熙乙酉余侍先宮相歸里則夏器已爲太學生亮世爲郡諸生皆能應舉矣先宮

恩假

旋顛命諸婦延嫂至家見其神氣康強登大耄不謂以雍正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夜無疾而終距始

近道齋集

卷之五

六

生康熙四年四月初十日酉時享年六十有七仲兄墳在南安詩山五臺之麓坐午揖子兼丙壬虛其右墳以雍正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辰時奉以葬銘曰稽諸禮歿同穴宜子孫永逢吉

伯姊墓誌銘

先大夫有三男兩女伯姊適晉邑南陳江桂林里進士給諫林愧黎公功弟邑學生粹菴公之仲子庠生暉烈君太夫人賢而善教自策八九歲稍知人事適丁搶攘太夫人絜兒女避地外家姊年纔十一見太

夫人紡績時姊必在旁教習至十三四則已女工精熟如成人山居累年貧賈中策兄弟常所松明穿袖子然以供夜作太夫人率伯姊及幼妹勤苦至宵分迺罷率以爲常策身所被服未嘗購於市皆太夫人與姊十指中出也太夫人善操家政恤長嫂體弱不以纖悉累之及溘棄諸孤先大夫既官翰林門緒寢張食指頗繁長嫂驟理家不能具舉賴伯姊佐助之先大夫雖貴顯太夫人纖作如平時衣服儉素姊事以太夫人爲法終身不忘與長嫂仲嫂及先室溫

近道齋集

卷之五

七

淑人姑妹間始終無間言性和善忍臨婢獲未嘗有疾言怒色姊夫贅吾家近十年既歸陳江孝事尊章睦于先後莊敬夫子克脩婦道脩飭內外井然有條至今陳江以爲楷範允乎太夫人善教之徵也姊生於康熙甲辰年閏六月念六日未時卒於康熙辛巳年七月初九日亥時享年僅三十有八姊夫念姊賢不再彈惟置側室供井臼以德之茂而壽命不延未享其報其有待於他日歟男長爲基次爲圻庠生姊出琬玕側室蔡氏出策蒙

恩歸里既營先人宅兆將還

朝外甥爲基跪請曰母葬有期非舅氏莫能誌其美遂爲誌且銘曰

荷伯姊紹母德秉儉勤垂壹則弟爲文珉斯刻

側室余氏墓誌銘

側室余氏廣東人也其家以負債鬻於京師年十六歸予性質婉順安於澹約十八而生子楚先大夫離家十九年乃見一孫甚喜未滿月而氏歿丁亥之夏先室溫氏偶病似夢非夢見有待於牀前者問誰也

近道齋集

卷之五

大

答曰我家中人也常不離左右熟視其狀貌衣服平日所未見既悟以問余說其詳則余氏也嗚呼孰謂人之生死有異情者楚乃子第三子娶楊君承祖女有孫二人曰擢曰某今以其年某月日葬於東嶽羊角山祖墳之後負某揖某兼某銘曰

雖齋於年後其昌妥爾歸魄先塋旁

慕恩伯慎園鄭公墓誌銘

公諱脩典字念貫一字慎園系出閩南安石井鄭氏祖父諱泰受明季封號爲建平侯加太子太傅逋逃

海島至父諱續緒以家兵三千人歸命

和皇帝封慕恩伯仍領所部防護海疆駐節泉州元配龔

氏前戶部主事心祐公女繼娶曾氏前進士櫻公女

生三子公其長也父歿命公晉京襲職遂占籍正白

旗而二弟皆留閩守墳墓既壯忼慷有志畧管本旗

佐領事康熙二十九年隨軍征噶爾丹得頭等功牌

二面四十四年賑饑東省以勞加二級萬民爲製衣

一襲四十五年領帑脩高郵邵伯河堤以勞加一級

其所至有樹立如此五十七年以疾薨于第享年五

近道齋集

卷之五

九

十有四元配黃夫人無出繼配佟夫人生一子武由

廕監生補刑部廣西司員外早卒生一子國英公有

庶子鼎秀段氏出其季弟在閩早卒無子弟婦陳氏

青年苦節哀告于公曰不可使死者無後未亡人無

所依請從兄公乞庶子爲後公憫其志節諾之俾鼎

秀歸爲後云今孤孫國英奉公葬于平則門之八里

莊從祖父遵義侯塋之左先期乞銘按其家狀而誌

之銘曰

西郊之源鬱鬱松楸卜云其吉貽厥孫謀

黃撫園墓誌銘

君諱孫光字孺謙一字撫園明鼎甲尚書諡文簡諱

鳳翔公五世孫曾祖諱宏中明封奉政大夫戶部郎

中祖諱高亭郡庠生父諱志齡國學生待贈文林郎

母蔣孺人前相國八公公孫女君生而敦謹孝友天

性得二人歡長種學績文采邑芹試嘗屈其儕輩謙

於接人而交遊不苟余與君皆溫家壻也先室於君

之內子爲姑姪丙戌余侍先大夫歸卜居金魚里六

七年間進士雲壑令謝公君之戚而余之鄰也數相

近道齋集

卷之五

二十

約同到君家君款留竟夕三人談平生事無所不逮

知君者莫余與謝若也壬辰夏君疾亟自知不起延

余牀前自述行狀囑余濡筆嗣後余捷南宮歷中秘

宮尹丙午秋典試浙闈

特賜還鄉治先人窀穸值君嗣子世琰營地葬君而未得

吉兆請余曰若葬有日願賜辭以銘諸幽余嘉而諾

之丁未還

朝荏苒又六七年今兒輩計偕發世琰書云得吉於東郊

後亭之原執前諾索余誌余甚喜憶里居時奉先大

夫命延堪輿走陵麓厝先祖坪上山道經後亭每徘徊眺望意斯地背山面海必有佳城今君息壤適當其處是造物留以待君也世琰君學本淵源克振舊緒諸孫美秀而文森森玉立山靈默相後必有徵因書其概郵寄之以當臨穴一奠云銘曰

源山之東佳氣鬱葱陵坂聳伏矯若游龍滄海環前島嶼浮天塔爲筆兮橋爲帶靈以棲兮庇後代

馬侯乾菴公墓誌銘

公諱三奇字乾菴先世廣寧人曾祖某祖某皆贈光

近道齋集

卷之五

廿一

祿大夫一等侯父得功少從軍勦流寇積勲爲京口總兵官升福建陸路提督授三等侯時海氛猶熾志在討滅慷慨登舟值颶風大作殞身戰艦賜諡襄武升一等侯世襲罔替公時孩穉母劉太夫人早卒鞠於蒙古太夫人八歲襲侯爵英偉夙成不爲純絳之習康熙十三年爲鑲黃旗參領出師京口聞耿精忠叛於閩公請率襄武公舊兵二千人爲前驅於是隨軍拒賊於衢州屢破之絕其糧道復江山縣以計入仙霞關復浦城縣長驅至福州渡江而南時海寇以

健將北守興化公奮刃摧堅大軍鼓勇爲都督趙勝何祐棄城走乘勢復泉州泉州人懽迎曰是小侯郎君來耶直趨漳州遂平潮惠兩府康親王奏請以公爲潮州總兵官有

甘苦而紀律嚴明尤以殘掠爲禁故所過之地人懷其恩二十八年升貴州提督善輯苗蠻有蠻阿所者戕同類抗官兵既奉會勦之命公曰兵威所加玉石俱燼非

近道齋集

卷之五

廿

仁主意也若諭之以自新能束手歸誠者必荷朝輕貸不然誅之未晚蠻果泣感從令奏請蠲宥殊俗懷德威寧數府仰軍糧他邑山道阻峻人一月餘負三四斗民力疲而兵常苦不給公請改折色就近地買兵民交便之歲餘改浙江提督公生於閩而官於粵於大海南北形勢瞭如也在浙數年哨船歲出而靡有犯者三十八年升京口將軍公曰昔先襄武公仕於茲吾母劉太夫人葬於茲吾得嗣旌節而掃松楸平生願足矣在京口十有五年恭值國家久道成化

滄海無波江左康阜公坐鎮雍容而不忘戒備常舟行巡海狂飈驟作懼工失色公神志自若風亦尋息衆於是服公之勇而重也五十三年詿累解組以侯管佐領事居二載授鑲白旗漢軍都統宿望舊勳屢承顧問今

天子御極以公

聖祖眷待老臣也賜雙眼翎俾偕諸大臣恭守

景陵公惟攀舞不逮追念感咽衰羸抱疾嘗有

旨令回京就醫稍平復即馳往其忠敬不忘如此公篤於

近道齋集

卷之五 三

行誼施從宗族始多賴以成立恤交知之緩急接致士大夫耽書好吟咏有古名將之風前後請覲者一

恭近

南巡者四俱蒙

聖祖仁皇帝恩遇凡賜匾額對語御翰衣服各三次其他若書籍弓矢鞍馬暨飲食之珍便蕃不可勝紀元配夫人李氏故大學士諡忠襄李公女李公爲浙閩總督時奇公器宇且敬襄武公之壯烈故許字焉夫人幼莊儼有禮度頗涉書傳知大義事姑以孝聞相夫子

以敬順聞以系本國戚嘗接

駕於江干

聖祖指謂近侍曰此撫順郡主女孫也賜衣二襲并賜其先姑劉太夫人匾額從夫人請也公晚家薊州遺命曰此地近

景陵必葬我於是魂魄猶傍橋山也以雍正七年十一月初

二日合葬於薊州莫家莊余與公同事交好爲知公者故不辭而誌之銘曰

有燦其伐無忝先烈嶠外柱高江澨碑揭高原卜宅

近道齋集

卷之五 苗

東邇穀林拳拳黃壤老臣之心

經亭 公墓誌銘代

公諱珣字仲琳一字經亭先世居江南會州衛明成祖時有以軍功顯者遂隸籍順天武清縣七傳至邑諸生士元公之曾祖也贈翰林院庶吉士完璧公之祖也贈公生二子長之篆爲諸生早卒次之符順治己亥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給事中官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言路憲府風裁焯然生公兄弟四人長璘丁巳舉人惠州府知府次即公次琮癸未進士次

璚辛酉舉人行取西平縣知縣初贈公有兄連璧無子以僉憲爲後已而之篆亦無子又以公爲之後之篆以公貴贈督學僉事配劉氏並早卒贈太宜人公夙有至性十歲時遭本生母劉宜人喪哀慕毀瘠有如成人每下帷開卷有所感觸輒涕淚漬篇帙僉憲捐館公服期雖畢申以心喪不御酒肉與兄弟同廬居於外三年然後復常少時侍奉京邸友天下士學業精進康熙乙卯長洲韓公慕廬華亭王公儼齋以一代宗工主京兆試閱卷賞歎謂英爲之流也壬戌

近道齋集

卷之五

五

成進士授中書科舍人選爲吏部驗封司主事升稽勲司員外郎調文選迴避同鄉前輩家居八年補原官以公累降秩未幾復舊升稽勲司郎中調考功持論公正康熙四十九年雲南上計簿廣南知府盧公詢奏課卓異薦而格於例公昌言曰盧公天下賢刺史顧可以成例格耶

一素知盧公名破格用之公直道之言喧聞班列前爲文選尚書則大學士熊公後爲考功尚書則今靖逆將軍富公並雅相推重已丑會試充同考官物論翕然

會河南提督學政缺富公以名特奏薦奉

旨以往比至官整肅規條杜塞私門性豈弟樂易巡部所至士之茂美於文者每加延接和豫從容爲講論讀書爲文之方立身制行之要藹然盡師弟子之誼中州人士服義嚮風至于今稱道之公清望愈著時謂當致大用而素恬榮利鑒止足之分任滿北還過濬縣古之黎陽也愛其風土因以僞寓登大任臨衛水託高尚於物外然居恒鬱悒無歡曰吾兄弟少相睦也仕宦以後相見有期逮癸未甲申之間適有緣

近道齋集

卷之五

其

會咸聚京華追念平生爲樂無過於此時常相勗以晚節各奉身早退侶松筠以終老而相繼淪落今吾雖獨過於此誰與共之者乎每獨立顧影黯然傷神久之遂成疾不起其卒也張太宜人哭之慟如所生公孝友之行人無間然云娶某氏繼娶某氏俱贈宜人賢順之德後先相映善事尊章宜其室家卒之明年嗣子某奉公神柩自濬縣歸于武清以十二月十一日葬于北倉鄉東大河溝之高原前期以狀請刻珉之辭予嘗貳吏部知公之深故不辭而爲之誌系

以銘曰

鳳毛耀日豹文蓋霧先德望而後昆澤裕南省橋華
銓曹綜務潘陸聯鑣裴王齊駕義我使節千彼中州
何芳不采唯駿是求名成業樹知止何憂棲心魏土
濯足衛流張仲雅歌君陳策命克憚人倫用施有政
被憶姜肱琴傷子敬霜凋玉芝塵埋水鏡素輭旋返
丹旆始飛舊鄉同穴卜筮無違刻辭幽宅表行揚微
吁嗟九京吾誰與歸

神道碑

近道齋集

卷之五

芒

都統舒穆魯公神道碑

皇朝氣運昌篤生賢哲以翊佐台平至於積慶之家鍾
祉降神則有將相勲業萃於同氣如都統舒穆魯公
其人也公諱拖倫先代從龍有功祖諱懇冊合盛京
薩爾虎城防守官父諱克德先鋒營先鋒拖沙喇哈
番惟祖惟父劬躬燾後公兄弟三人伯諱顧圖戶科
掌印給事中仲諱弗倫光祿大夫議政大臣文淵閣
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父以上三世皆贈如其官公其
季也少而雋異

世祖章皇帝簡為侍衛

聖祖仁皇帝御宇之初襲父世職歷官護軍參領管佐領阿

那庫大鑲黃旗蒙古副都統正白旗護軍統領總管
總管鑲黃旗蒙古都統其襲世職也值兵三桂之亂
請從軍自效鏖戰岳州鎗子中肋穿膚當身不傷
白金五十兩給頭等功牌一面遂抵雲南撫其屬
其為副都統也請為嚮導官不輪班次其為護軍統
領嚮導總管也隨

如親征朔漠跋履荒沙啟行先路不避艱瘁服官踰三紀靖

近道齋集

卷之五

芒

恭匪懈誠勞彰著眷注優渥嘗扈從途次嬰疾劇甚
遣近侍頻仍垂問良醫珍藥絡繹于道疾有間命兵
部郵設輦輿緩送回京病痊供職越二載舊證萌動
乞致仕家居四載居起如常忽中夜夙患頓作知大
期已至却藥不進恬然委順享年六十有一公長身
嶽立隆額豐頤面赤如棗望之儼然有威而和平豈
弟待下平恕至于今稱之幼有至性承顏繞膝得父
母歡心兩兄撫教兼篤公亦事兄如父敬謹不違同
衣共食敦睦無間逮子姓衆多雖析竈而繫其實有

亡鈞之襟懷灑脫不問貲產家事委之夫人修吉氏夫人淑慎而通達善治內政克如公志云有子五人咸躋榮路次君司業朱蘭泰余嘗與同官以公神道碑未有文字見屬序綴仰惟公門第貴盛文武階秩俱極人臣而家風樸茂爲百僚楷式司業居早成進士列環衛從戎殊域今以宿學爲國子師文武兼備方躋大用公之遺澤克昌未艾斯可紀也銘曰
泚泚都統爲時碩臣恩禮終始令節完人于國于家行業彪炳揭文青珉川原悠永

近道齋集

卷之五

七

近道齋文集卷之六

晉江陳萬策謙李南著

祭文

祭吏部余太翁文

古之君子身不必遇立身於潛後昆乃裕猗歟先生少耽章句著聲膠序爲時尉顧旋遭播遷延津是泝文公山下居廬寄寓生涯苦辛義不隕獲終蹟名場安命守素怡神林邱長吟自娛世事浮雲晨鍾忽寤養德於和寧心澹慮理得機忘內充外露樂且不憂
近道齋集 卷之六 一
喜而無怒用柔勝剛寧茹勿吐以完其天保定孔固蕭然斗室經書羅布階前如林瓊枝珠樹誨爾式穀前脩矩矱行先於文庶超塵汙有華其繼天衢驥步教義道彰令名用樹高標清節而達時務始令江津仁澤如澍室惟一琴人謠五袴

帝推循吏天官粉署百職辜功權衡章故公道大行不撓威賂赫然中朝雲霄一羽歸善有光顯親則具先生壽康丹顏遲暮細楷蠅頭燈前能作晨夕煙蘿從容杖屨謂我未衰歸歟漫賦彼鳥哺林不羨鵲驚興念

皇綸貽慶表祚靈其不泯鑒此中懷

祭許不器年伯文

太岳之裔閩爲最宗山開五虎淵貯二龍光光學使

近道齋集

卷之六

二

世澤如崇司衡于浙大鏞金鐘甌香先生遭時而隱
將軍一厨內史千卷高名海內見重簪冕令德不遐
其流則遠公自重幼玉樹芝蕙感悽陟岵苦志遺經
言省叔父來遊天京貢于成均爰蜚英聲旋車故園
允藩構叛扁戶自潛毀巢無患哀鳴春令悲傷鴻雁
百首短篇汎瀾灑面喪亂既定令譽彌彰當道式廬
嘉賓承筐或報之德厥綬以黃啞然自笑今爲贊郎
載入京華交天下士新城抵掌孟郊是比佳句傳聞
甌香有子井必投轄門多停軌歲寒書屋滿壁蒼柯

想像淇園綠篠千科朋來共懽賓去孤歌晉人風度
於今如何拜官于朝陳留大邑脫畧常調忘身赴急
竹岡之隈頽址收葺豚棲鷄埒安若素習池鑿在泮
門逮樞星督井萬輓一何神靈早禱而應昭格風霆
賑災西華暘疾匪寧有赫令聞喧傳朝列

帝詢

循吏薦名丹闕移官長洲前旌初發萬人號呼臥者
墳輟江南賦重百奸所叢斟酌虛盈民困乃通牒案
無積訟庭每空示爾不欺行之以忠因事左遷積勞
成病撫軍疏留群黎請命

近道齋集

卷之六

三

帝鑒民情神依民聽仍綰章符遂保善慶疇昔風調人士
所欽騷壇酒會式燕長吟平山故事在昔猶今滄浪
亭畔解帶披襟才及懸車精力尚固憂民豈遑致身
不顧星辰實落吳民哀慕猶有潘花徒留白樹公之
令子雁塔同題襲聲蘭畹通籍金閨登堂未建總帳
徒悽吁嗟理數孰之能祿爲家孝子爲時名宿勞吏
殉生全歸式穀萬戶口碑千秋史局用薦谿毛庶效
芻束

祭少司寇李老師文

在昔唐虞臯陶弼教周用蕝公刑措著效泰山之左
葛侯舊鄉方岳精氣歷古有光煒煒我公爲時而出
仰佐

皇朝垂名不沒始成進士榮路將階興言色養采蘭南陔
八載之間春暉寸草河瀨林鳥承歡家老爰初筮仕
出入綸扉曉趨蓮漏夜直彤闌杖節端州粵民蒙惠
農不征關民無擾肆墮門外臨小鯨弄波公深其阻
繫頸投戈誅正其魁寬其徒黨豈有平人誤置于網
南海之南瓊管諸黎不忍暴吏遂憤而攜咸曰撫之
近道齋集 卷之六 四

帝獎公功遷官于楚執法外臺秋霜春雨靡奸不服靡枉
不昭改泚黔州匪怒伊教三江之役實參謀議苗人
歸心戈楯不試近移旌節作藩滇南民懷其德吏師
其廉入長司馭亦丞司屬臺霜清澄卿月照燭載載
法司執法維平宣我

皇仁期於無刑風傳素絲聲振蒼佩其節不渝與德相對

親持玉尺校雋南宮三千寒士共待至公年逾七十
神氣彌固迴翔九棘直身矩步馳轡秦涼人忘其灾
不遑自恤得疾之胎拜章于朝懸車歸里高節完名
獲顧之始方掃三徑待我公歸如何不吊星還紫微
公爲法官以寬治獄周人凍餓惟日不足陰德之報
宜其長延昌夢而符三十九年恭荷

聖恩哀榮禮具慟及巷陌悲生朝著況我及門桃李成行
歌聞梁木摧痛中腸緬惟東漢在三誼篤既中心喪
或乃行服禮制所限築室無從徒陳鷄絮哀想音容
近道齋集 卷之六 五

青編名臣玉籍仙府述事惟賢鮑氏接武存順沒寧
公無憾焉念將安仰

祭遂寧張師相文

天佑

皇家篤生碩輔感夢祥雲應時霖雨始在志學義利分明
岷山之峻錦江之清邈冠通籍磨丹玉署改秩西曹
張于流譽濟河惟克熊軾是憑六事率屬邦化大興
轉運河東離政攸理百利具脩公惟潔已海升卿寺
聲譽彌高遐荒萬里手握節旄道逢震驚公決良畫

宣布威靈稽首怵惕從茂苑有命自

大錢塘開府東戎有虔皎皎清水瀼瀼膏露浙人到今詠歌

召樹遂貳夏官視學南州鏞鳴東序鑑朗清秋執法
中臺位崇望峻皇皇者華畫游蜀郡大江左右爲憲
武文木鐸猶響和風已薰洛水之徽歲夏橫潰

先皇命公淮陰載旆禹乘四載鑿輅頻臨授公方畧澹災灑

沈公奉睿謨乃隄乃濬我竭其心洪流以順工不虛

作帑不虛糜仰贊平成世永賴之乃掌邦政乃掌邦

教乃掌邦治卿月懸照謙獄內外五聽求情國用有

近道齋集

卷之六

六

式銓以有經公在班行巍然岳峙愈勵素絲百寮仰

止退思補過進思盡忠年之耄矣不懈益恭

聖皇馭宇著惟舊德俾贊辦章台司是陟拜疏闕下言展

先塋惟忠惟孝是公平生旋歸政府丹青元化盡瘁

鞠躬暫以疾假良醫善藥

帝命是將公雖羸憊必肅冠裳臨終之時神明不二祇懷

國恩靡及家事屏藩臨奠賻贈賜金贈官三少禮重

恩深際會盛時蛟龍爲伍完節盛名青編不腐其等

東堂射策以文受知相嚮長慟哲人其萎瞻拜總帷

觴豆是列想像音徽沈瀾不竭

祭少宗伯梁邱蔡公文

儀封張公開府吾閩脩明儒術嘉惠學人設立鰲峰
以匹鹿洞招致俊髦朝昏習誦公於斯時義冠而來
高名夙播爲衆所推洛閩遺編公有素業張公一見

欣然延接幕府多暇何緒不抽志氣感發惟道之謀
歲在己丑斯文有慶安溪相國司執衡鏡公遂見知

春榜巍然

臨軒選主署儲賢於惟安溪殷勤善誨吾曹所宗北斗東

近道齋集

卷之六

七

依邊笥不匱馬帳常塞公蒙賞鑒樞衣以前退食餘

閒時趨函丈如彼洪鐘有扣必響微言斯領分誼日

親立雪冬夜吟風春晨南望白雲假歸省覲尊聞行

知伏處無悶海康陳公秉戎擁麾重理書院訪求石

師安溪相國以公應聘臯比既設生徒環聽相國還

朝王程所當公率群芳請登講堂紀筆成書鰲峰講

義至今學者傳爲盛事

聖皇御宇大闢四門公來廷謁

天顏霽溫命入內廷趨侍禁近殆將十年不懈恭慎游歷

華資遂佐宗伯達路方馳嶠嶺遽迫去冬抱疾仰奉
恩綸良醫診治藥物甚珍如何不淑歸神崧嶽

聖情軫傷卹典周渥榮哀交備公何憾焉雖未遐壽體受
歸全靈槨將旋總帷暫啟同奠椒漿汎瀾悲涕

祭大宗伯李公文

代啟昌符朝稱純德前輩典型後生楷式於惟隴西
誕哲應時鄧林喬木謝砌祥芝爰自夙齡習聞庭誥
深潛其思祇肅其貌器凝山岳價重圭璋豹文炳蔚
駿足騰驤宛宛長離來棲玉署翩翩綵衣亦在邸寓
近道齋集 卷之六 八

翺翔詞苑位秩游高遂師六館握麈坐臯辨囿言瀾
從容誨誘樂育人材我阿蕙畝三湘七澤英秀所生
既司學政亦典文衡陶冶之功楚風一變遺澤至今
濟濟俊彥恭逢

聖世君子道亨正人登用爲貳爲卿秩宗虞代春官周室
五禮九儀屬僚是帥素絲之操貴而彌脩仰承

天眷恩禮何優載世文昌家門鼎盛戒滿撫謙慎持德柄
遭艱歸里感慕情深如何不淑喉舌星沈遺疏上通
九重軫惻光賁黃墟卹章是錫策等瀛州委佩忝託

同官肩差杞梓翼接鵷鸞班列之間言瞻矩步謂宜
永年受福孔固遽傳訃音士林共悲遙薦鸞絮莫罄
誄辭

祭李君世文文

昔先相國佐佑六經道開俊彥教始家庭君體惠質
爰自夙齡襲訓高堂切劘諸兄幼嗜靡它敦敦書案
漬墨磨丹宵檠續旦古簡蹟幽群言浩瀚靡阻不探
有譌斯竄惟志之壹惟力之專思該七略歷歲窮年
花揚風藻披葩吐妍詩筆兩妙作者推焉歲在戊子
近道齋集 卷之六 九

興賓鳴鹿君偕伯氏雲達騫逐並駕公車昆金友玉
蔚其聲華高謝潘陸平津開閣謝氏庭芝言侍朝夕
請益問疑喻彼善斲匠石是師素業彌進尊聞行知
託附梁門常趨講席相見無時抗談在昔辨鋒每銛
言瀾屢激使我心傾沛然悅懌先儒遺冊同事編摩
繁複既除散佚攸羅預參筆削用意切磋裒成卷奏
厥庸孔多丁酉之春相公還闕恭侍仙舟飛撓吳越
緒論必聞大啟扁鵲凡在從遊吟弄風月運序荏苒
歲逾十春恭逢

聖明闢虞四門念君未達留滯埃塵良田晚獲舍茲何人
豈期不辰二豎侵迫證候匪常方痊驟劇寧無良劑
遽淪精魄靡留頽波嗟馳過隙嗚呼哀哉理數參差
賢不永命才不遇時鬱阨懷歎自昔有之不謂吾子
今古同悲賢兄在邸令子在側荆枝痛枯慕義哀極
凡我同禍感念悽惻託情誄辭淚不可拭

祭黃撫園文代

嗚呼黃君止於貝則生爲世胃蔚爲國華文如錦綺
氣蒸雲霞道乎乎古行脩於家允惟孝矣其心孔嘉

近道齋集

卷之六

十

省晨定昏和氣愉色膚髮無虧竭力盡職生事死慕
循禮罔忒茲行之本繫惟士則某也兄弟實忝知交
附松者蘿投漆以膠鳥鳴嚶嚶鷄鳴嘒嘒寫情解帶
唱和絲紉居室之邇昕夕相過消暑華堂桃笙對臥
言無不盡清飈滿座塵尾松枝珠璣咳唾古人有言
貴相知心與子投分珀芥磁鍼張范之義視古猶今
素車奔號悲淚盈襟刻勵平生中歲善病加之執喪
毀乃戕性藥餌雖良不延壽命天地之數於茲終竟
彼造物者孰爲主張或脩於愚而短於良福禍之由

不可爲常其可問耶天之蒼蒼噫乎黃君束脩自好
言不忘理行以義蹈慎而靡邪卑則無傲吾黨所欽
庶幾完操誰云豈弟神明不勞君病既亟我訊床前
爲君拂帝自述之篇口占授我我涕如漣君所遺憾
二親未葬不獲執紼以臨幽壙孝子之志瀕終惆悵
讀其文者其情可諒君之哲嗣壻于吾門期爾橋梓
陵厲並騫君今已矣望在後昆顯揚令名以慰君魂
嗚呼哀哉想像笑語感念平時疑君猶在瞻睇總惟
我陳鷄絮君知我悲其人如玉君實有之

近道齋集

卷之六

十

祭中山王文代

伊松栢之本性歷霜霰而能榮蔚喬木以疎幹喻世
載其忠貞昔在明之中葉炎州板蕩而不寧遭莫氏
之篡逼遜漆馬之江城日播亡其失次惟君家之是
倚奮一旅以興誅用報讐而雪耻伊左右而宣力鬱
堂構於舊址雖王號其中輟固不替乎先祀迨

三朝之混一導本國以朝宗紹先葉之遺緒爰并續乎王
封美輔政之籌策實塞蹇其匪躬允高會之不忝宜
國人之追崇禮有班於廟饗惟酬德而報功咏皇華

以冊祭奉

恩綸於九重聞茲邦之故事欽賢佐之遺風采芹藻以薦
惓惓體

聖代之褒忠

祭馬伏波文代

昔漢中微隴蜀紛訖仰惟君侯意氣騰超既藐公孫
遂匡隗器歸身赤伏翊佐中朝涼州蕩定勛立名高
拜守隴西羗人弗騷已平卷妖爰伐交叛緣海刊山
浪泊剋戰窮追禁谿兇徒解散獻馘洛都嶠南用奠

近道齋集

卷之六

七

治城穿渠剖疆置縣條律約章駱越丕變

天子命我執節炎方既冊新藩亦祭故王越岑度川道路

悠長我戎銅柱標于遐方企慕英靈東帶登堂嗚呼

君侯自遠有光文軌萬里厥功可忘云何寫誠谿毛

是將昭明不沒儼乎洋洋

祭朱揔憲太翁文代

美

皇朝之嘉運篤元老以佐時固光岳之靈氣亦式設之所
貽伊太翁之盛德與陳荀而齊規敦行誼於早歲樹

風節其靡虧偉劉氏之七業實以父而為師比鄧家
之一藝守庭訓而無違遂發解於鹿鳴旋矢音于鳳
翽信善積而祥流本貞符於門內翳誨言之諄諄
古人之清介凜素節于冰霜曾不玷于塵遠喜教義
之有成奉

命之繚綯禁木天之吉士膺龍服之輝煌何在貴而彌
懷抱冲素以自藏含玉采而不耀晦名迹而潛光迨
年歲之就耄執溫恭以終老每夜寐而夙興勤庭內
之洒掃及開府於外臺佩嘉言以為寶惟風操之彌

近道齋集

卷之六

七

道茲令名其元保聞中臺之綸召遂拜表以陳情棹

鷁舟以西邁補南陔之歌笙觀渥丹之晬面期松筠

之葱青何日月之不淹忽歸神於天星稽歸善之古

義蔚聲華其不泯望鄱陽之浩蕩仰匡廬之嶷嶷信

揚名於奕世紀高行之繩準奠鷄絮以攄哀亮何伸

於微惓尚饗

祭大司農趙公文代

乾坤正氣實清以剛生為正人應時之昌煒煒趙公
于庭有命光佐台平遭逢

聖歲在庚戌親政之初大羅天上同會冠裾始令商邱
古節攸蹈游刃割雞一班窺豹內升粉署執法秋官
直而不撓振衣林巒既膏厥車浩然之志永言幽棲
抑又何冀爾書來召出自東山超陞階序遂典大藩
就拜中丞開府于越遂移楚南有虔秉鉞楚越之政
萬民所懷自民視聽命掌中臺載踐文昌地官是長
威鳳九苞群僚具仰公之清節古人所難奉身之具
不取于官敝衣蔬食寒士之素雖躋膺仕不改其故
以儉養德可以無求苦節為貞樂此不憂公之立身

進道齋集

卷之六

古

靖共爾位歌咏素絲正直順事其體則直其用則方
引繩靡曲執矩為常譬彼孤松亭亭百尺歲寒何凋
霜皮黛色譬彼白玉潔於層冰雖露圭角表裏俱澄
夙夜在公克勤于職敦敦几案不遑退食靡有鉅細
目力必經疲精竭思豈恤頽齡一典京兆再校南省
盡日窮搜朗鑑辨影披衣待曉官燭輝煌長宵漏永
短檠猶光公於斯時心力交敝辛苦當年無忘此地
鞠躬盡瘁期畢餘生庶幾古人完節令名與公通籍
年餘五十垂老同朝梧岡棲集云何不吊歸神于箕

淒涼形影能不愴悲易簣之餘哭公于室臥榻蕭然
陰寒慘栗

帝有恩命禮備榮哀念我舊友名德崔巍

祭安溪相國文代

皇應天祚五百聖期必有名世見而知之昔在庚戌
皇始親政漢策敷榮周官論定於時惟公嶽立不群梧岡
苞羽蓬島卿雲言歸采蘭妖氛遽起言念平生知不
垢澤果聞密疏來進九重孤臣血淚勁草疾風城困
重圍師迎兩路賊衆奔逃勛傳露布既升齋殿遂貳
進道齋集

卷之六

五

綸扉公來觀闕湛露霏霏五紀閩南海嶼桴鼓

帝有神謨將軍其阻公贊大計與

天意同先謀元帥允成大功長偃鯨波彌歡魚水領神鸞
坡禁林密邇納言是掌典午是遷蒼水為珮卿月高
懸爰持玉衡觀風畿甸化比文翁彩成豹變有虞秉
鉞仍在王都慨念澄清身為楷模陰雨既霑河旣
順我民用歌惟

帝其訓召崇蔽帝陰連庭槐乃從文昌入踐中台一十三
年太平公輔匪臯則萊寧惟房杜謙而不有休然以

容江海雖左其用在冲廟堂之上寂若無語密勿天
工休徵時叙君子之學敬謹為基清慎且勤何措不
宜一節始終罔非用敬知臣惟君知賢惟聖恭惟

聖學心契義文性與天道惟公得聞數由理神道因罷顯
聖作之師無幽不聞心法之妙傳授之真安知其老不懈

益勤

恩禮之優以厚元老錫賚便蕃世守為琿興言泉壑冀養

遐齡如何不吊歸神上清有德有言功又不朽兼諸

三立聲明念我同譜垂五十年如彼晨星落稀

近道齋集

卷之六

六

在天公又不留能不悲愴百爾含凄兆人失望敬用

鵲絮聊寫我哀公靈不泯髮髯其來

祭文

惟閭風之弘麗蘊琪玕之懷寶若鄧林之森爽擢梗

楠於雲表際

聖朝之嘉運降申甫以翼周慶門緒之方茂等二方而匹

休秉殊質於稚齡種宿成之慧悟驛辦園之縱橫又

律身而中度連服官而通籍梁夙夜之靖恭誦素絲

以自勵美進退之從容奉元兄之善訓既周旋而罔

墜喻聖之交輝每怡顏以相對逢

聖帝之御寓溥瑞露於八紘

簡平恕之大吏弼教化以明刑統寰瀛以在宥雖萬里而

非遠司執法於外臺信風行而草偃閭僻左之愚陋

疏法網其在寬既閭閻之感化亦民徯之胥安懸朗

鏡於桂嶺沛祥霖於灘水人至今其思之尚謳謠之

在耳解簪紱以歸里適雅興於林泉託姻戚之厚誼

喜過訪而晤言追前脩之盛事有香山與洛社飄素

髮於綺筵皆太平之壽耆期相偕於皓首結金石之

近道齋集

卷之六

七

心盟各曳筇以驗詠作

盛世之耆英何哲人之不淑遽歸神於星府痛交契之深

情灑沈瀾其如雨塞總帳以凝佇想彷彿其下來薦

鵲絮以將悃公寧知乎我哀

祭蔡少宗伯夫人文

中壘頌圖當陽史記彤管流芬青編表懿猗惟夫人

毓粹孊星性涵玉頴德振蘭馨在昔先姑竭誠致孝

芳躅不泯徽音克紹垂紛佩悅視膳問衣扶持搔抑

習禮無違宗伯先生蹈儒之矩矱毋洛閭莫問細巨

荷惟夫人內職是脩綜理家政用意綢繆婦如允諧
尊卑其順雖離閨門靡有咎吝田荆玉樹竈無異烟
采蘋擷藻牖下是虔好施之仁自親而逮濟及里閭
黽勉無怠被承象服寵荷龍章翟褕燦爛珞璫雍容
每念

聖恩海嶽深峻勗勵夫子終始清慎撫待姬侍和氣如春
鴈鳩之吼含哺維均服官內庭罔憂內顧家人女貞
義資佐助君子偕老宜膺遐年如何不淑感疾纏綿
臨歿遺言有條不亂佳兒佳婦敦睦誠勸神志清明

近道齋集

卷之六

六

超然去來溘捐塵壤遽返瑤臺嗚呼夫人視履元吉
婉行郝鍾追踪尹姑安仁華鬢情黯悼亡敬薦椒酒
唁慰帷堂

祭崔母劉太宜人文

家人之吉門緒以昌載於前史壹德流光壹德伊何
禮先婦職妻道母儀頌圖垂則惟太宜人誕粹韶年
居勇君姑克孝以虔既潔膳羞亦謹湯餌歷久如常
婦職斯懿太翁曠達不問治生佐助內外凡百經營
事故其端乃告其備無成有終安貞之義曰儉與勤

處約之方不開衣篋寧輟紡杼象服是膺身其云
三十餘年終始無貳吾友早歲悲喪慈親相彼鴈鳩
含哺維均撫鞠之仁果收其報寵命推恩頻頒紫誥
方期偕老白首相莊猶有雙雛並佇飛翔誰謂雲
飄然永逝南岳眇芒西池迢遞屬與吾友唱第齊年
登堂之誼感悼凄然瞻拜靈坐椒漿盈觥願紀徽音
託之彤管

祭張孺人文

昔中壘之八篇揚芳芬於蘭臺美貞順與賢明耀千

近道齋集

卷之六

六

秋之赤管惟清河之淑女婉令軌於前脩明周詩之
蘋藻習戴禮之膳羞奉北堂之姑嫜承歡心而克孝
勤侍食於朝昏念清齋之可效雖遠戾于京邸望白
雲以興懷遂同歸乎粉社得共循夫蘭陔奏房中之
朱絃聽聲律之諧應舉鴻案以相莊駕鹿車而允稱
媛之所敦承褒錫之綸恩煒中閨之象服何年齡其
不延歎頽影之已促感安仁之詞翰悵帳室之淒清
陳鷄絮以申奠慰僚友之中情

祭蔣相國杜夫人文代

稽劉杜之史傳握彤管以垂躅美琬琰之粹溫揚懿
並之芬馥懿夫人之茂德具林下之風徽叶易象之
貞吉蹈箴訓之遺規處隱約而必耀瞻潛淵之照乘
始造室以榮終宜家而衍慶樹北堂之萱草采南
陔之蘭英奉內則之禮度得銀鬢之歡情昔侍直於
承明今辯章於政府信國爾而忘家賴中闈之令矩
毓丹山之雛鳳比崔韋之授經遂飛翔於霄漢貯韋
平之嘉聲荷華綸之褒錫被綸翟之象服響應節之

近道齋集

卷之六

二十

璫琚宜永膺乎遐福何景光之不駐掩寶婺之星芒
歸精神於崑閬侶許董之班行檢手筆於遺簞亦既
云有治命早達識於死生悟脩短其有定承九重之
賜賻極人世之哀榮焯母儀與婦道披圖頌而齊聲
聞訃信於天南將鷄絮而自遠想總帷之暫褰望雲
輜之來返

祭離院太夫人文代

昔劉杜之煒管揚蘭壺之芳芬懿家人之貞吉故發
揮乎斯文考圖頌之八篇首母儀以爲勸雖慈愛而

能嚴助義方之明訓猗太君之賢淑夙嫺習乎禮容
婉周詩之尹姑匹晉史之郝鍾允龜勉以同心又委
蛇而中節秦協度之珩琚響諧音於琴瑟美王家之
珠樹擬謝氏之瓊林展文武於

代

均克慰乎母心視離政於廣陵不遺鮓以貽戚參軍
事於閭外踵元戎之偉績昔湛氏之截髮貽陶侃之
令名若善果之稟教用靡替其家聲聞視聽之未衰
逾大耄而方永荷綸誥於天扉觀駢駿之交騁何婺
女之遠沈嗟萱草之隕墜悵嫺星之易斜乘雲輜而

近道齋集

卷之六

廿一

永逝會塵寰之不戀指仙都以爲期侶金妃於絳闕
覲王母於瑤池託分誼於葭葦薦椒漿以陳悽願有
紀於徽音垂閨幃之矩矱

銘

靜鏡軒銘

君子之學主敬爲基通貫動靜不失其時動極而靜
靜爲動本默而識之其則不遠鏡之爲物喻心虛明
瑩然無垢萬象斯呈惟垢之無實靜之故亦如止水
照物畢露古人有言靜則生明心鏡洞徹比銅更精

云何能靜其功在敬嚴肅齋莊收視反聽能敬斯靜
心不垢淄戒爾後生視我銘辭

贊

關侯贊

季興佐命挺出河東昆弟之好君臣之忠厥心毋貳
喻日天中威振華夏萬人之敵志在春秋國士之風
大士贊

佛之爲道虛曠圓明是大慈尊赴感應聲寂而能通
心無不在自彼西天來見南海

近道齋集

卷之六

三

盧孝子贊

倚惟盧君壁水蜚英克敦本行孝德揚名厥孝伊何
刲股以羹療親之疾用意專誠北堂南陔饒潔膳馨
表厥宅里苦節用旌念我同氣嗣續衰婢從妹既孤
資其有行家廟片構合禮之經澤流膾脞義山是營
積善餘慶載世昌榮

林節婦陳氏傳贊

節婦陳氏者福清林生其默之妻今湖南益陽令寓
基之世母也其家世有纓紱閨門脩整節婦幼襲

訓莊重不妄笑語年十七歸于林生相莊以禮越年

而林生病父之浸殆節婦誓以同死林生曰死者一

往之烈耳有祖姑姑在堂非若誰事繼嗣未立非若

誰撫能盡是則願若無死徒相殉何益節婦泣而諾

既寡椎髻布衣不預親串婦女之會事祖姑及姑以

孝聞中遭亂離未嘗一日闕於養立仲氏子嵩基爲

後所以鞠育教誨甚備已而仲氏歿無它子議別立

嗣節婦曰吾立嗣均也不可使小郎有子而它求於

是更以其爲後而嵩基歸後其本生內外義之然節

近道齋集

卷之六

三

婦始終愛嵩基如子愛嵩基之子如孫至今嵩基父

子述節婦事涕淚交下知其篤於恩而感之深也年

逾七十當雍正某年有司以苦節上聞

詔賜坊以旌之於戲節婦不唯從一之貞而事姑嫜孝撫

子孫慈於婦職妻道母儀具矣嵩基將之官念嵩基

之可傳請於當世能文詞者同年桐城張公廷琨既

爲之傳予乃效劉氏八篇之體而爲贊曰

懿我宗媛習禮允蹈皦日誓心寒霜比操生賢於死

惟義之宜堂前膝下孰孝孰慈爲婦爲母克脩其則

我思古人無慙淑德

帝表宅里風聲既宣史臣濡翰圖頌斯傳

自題五十畫影贊

衛武垂訓敬念德隅一謙四益爰與道俱緘彼金人
閉塞其兌守之如瓶不泄于外爾年既艾厥德弗修
安於縱恣能勿悔尤蘧氏之學日新不惰惟其知非
殆能寡過傳吾真者悄乎其容庶幾知懼惕然于中
懼之如何宜靜宜默老氏要言雄雌白黑願言自今
懼以終始周旋罔虧元吉視履於水於鏡古人鑒之
近道齋集 卷之六 苙

寫諸丹青銘戒在茲

妹倩林爾保行樂圖贊

行年四十強仕之時慎爾出話謹爾威儀誠為德柄
德為福基勗哉君子鑑貌自思

從女弟行樂圖贊

家人之吉利在女貞吾家之教婦德賢明懿我妹氏
婉婉儀形無怠敬順鍾郝齊聲

王和丈行樂圖贊

與君同里遊三十載別久見君其容不改丹青繪貌

俾我誦之何以祝君壽考維祺

石安人行樂圖贊

屢遊王家甯知壺德無非無儀善議酒食家人之吉
白首相莊其心淑慎琚瑤鏘鏘

表姪芬夫行樂圖贊

蒼然其貌可以觀德秉茲古心好是正直有酒盈尊
陶然自適比操寒松不改其色

近道齋集

卷之六

苙

陳子對初同學三十年今年五十訪予閩風之
下其子姓以辰近招歸予不得留也歌以祝
之

安溪李光地

一滯都門三十秋南北諸賢從我遊才難誠如聖師
嘆求之不得是吾憂吁嗟俗學塞天下振古文章束
高架六藝小學亦失傳忍使經書如長夜有瀉之子
熒熒暉曩者木天啟絳帷尊人白首稱弟子又華其
繼丹雘飛邸舍空齋鎮集止一向一歆陪揚子疑端
強半爲諸經辭詠亦拙作者旨小陳之詩獨造妙能
近道齋集 卷之六附 一

記脩經揚絕微

聖學高深誰得知圖象篆畫假君手遂使隸首參皇羲憶
昔相從幕府行風帆驛路急王程長觸塞雲蒸訛火
身披薊雪頽落英蹉跎荏苒便中歲血指汗顏真可
慨君不見杜甫送高生男兒成名多老大得塗年以
甚誤人風流坎壈亦纏身直經百忍千災散坐守純

愚萬福真誰言祝釐非古禮二雅幾篇稱壽祉遼湖
嶽神至邦楨歸之令德風人體況我與君同邑書岩
甕佛耳望仙鋪世好連葭情不淺周旋夷險意何如
贈言惟誦古人脩質有其文世所求君悟碧霄無枉
路徒有相期歲晚收霜風嘹栗摧葭亂寒菊未凋早
梅綻君去應有十日觴聊用里歌諭親串

近道齋集

卷之六附

二

畫錦堂稱觴序

青陽吳襄撰

皇上龍飛御極加意文學侍從之臣則今掌詹學士陳公時爲編脩首以著作被知遇雍正初元祭告冊封典禮備舉文字多出自公手每奏一篇

上未嘗不稱善二年春湖南始設貢院命公往典鄉試閏月回京奏對稱

旨旋陞中允自是翰林鉅製悉以委公三年春將建

景陵穹碑恭叙

聖祖皇帝六十餘年神功聖德昭示萬世非大手筆莫荷斯

近道齋集

卷之六附

三

任

上特以命公公敬謹敘述體大辭雅甚稱

上旨昔公之貢成均年纔逾冠故大學士李文貞公與公

同里負知人之鑒見所爲文亟加賞歎謂尊人庶子

公曰賢郎必以詞藻獨步蓬壺他日驗吾言也至於

今信馬游歷侍講侍讀侍講學士率三月一徙官今

歲正月遂擢詹事充講官六月

命典浙江鄉試以浙閩隣近

特賜公畫錦之榮自古文人宦途之通恩禮之渥未有若

公者公傳尊人庶子公庭訓篤嗜古文又從李文貞公遊最久所以獎勵切磋者甚至惟日孜孜慨然有作者之志滯於公車近三十年逾艾乃成進士人皆歎其晚不十年間驟陟顯位稽古之效如此其盛所謂良田無晚歲者耶使公幸而早售則辛苦下帷種學績文之懿猶未必如今日者是知天之玉汝於成者厚公之自求多福者勤遭逢

聖明非偶然也予與公相知深故伸簡而序之曰畫錦堂

者公之堂宜取法於韓魏公榮

近道齋集

卷之六附

四

君恩也曰稱觴者公耆年之慶適稱觴於是堂也李文貞

公每謂公曰物之晚成者可以耐久故桂菊之華盛於桃李遠矣斯言也昔日之善誘亦今日之善頌也

晉江陳公家傳

錢塘汪由敦撰

康熙六十年夏

聖祖仁皇帝召晉江陳公與青陽吳文簡公長洲何公赴
河行在撰擬文字當是時三公皆編脩長洲故先進
而公與文簡皆晚達然皆稱詞林中耆宿云未幾長
洲先卒明年冬遷國恤

世宗憲皇帝以

八筵祭告諸大篇鋪陳

功德嚴重其事掌院懼不稱上旨首以公與文簡及故相國

近道齋集

附

五

嵇文敏公三作進

上覽未竟號慟不自勝自是眷遇公益渥一日中

召對至再一時高文典冊多出公手或倚几立辦毋奏一篇

未嘗不嘆息稱善雍正二年春湖南始設貢院公典

鄉試事竣擢中允歷侍讀侍講學士率三月一徙官

四年正月擢掌詹事充講官侍起居注其年秋典浙

江試得請就近歸里時八閩海饑已有

旨荒政而有司奉行不以實德意不下究公於廣坐中為

桑梓請命有司懼公且入告騰章謂公過里門御八

駟假鎮帥鼓吹眩耀閭里且倡淳言煽惑觀聽其置
公重譴

天子念公老於文學抑授翰林檢討且命以家財備賑公產
不踰中人不足當太倉涓滴然有司以是知

天子洞悉八閩饑狀賑不敢後期困以蕪久之復除國子監

司業遷侍讀癸丑六月遷侍講學士即日命教習庶

吉士會風疾盛劇遂以雍正十二年二月卒於京邸

明年文簡亦卒三公歿而中朝學老文鉅無能埒二

公者

近道齋集

附

六

今上皇帝撰

祭陵聖德神功碑慨然有不與同時之惜嗚呼自古鴻生碩

儒不必盡遷邈矣其受知不必盡由文字公始終以

撰述被顧選遭逢可謂盛矣公名萬策字對初文字

謙季先世自安溪徙晉江祖洪圖明天啟丁卯舉人

歷掌龍巖詔安建寧三儒學父遷鶴康熙乙丑進士

終左春坊左庶子掌坊事公幼讀書二過輒成誦九

歲能屬文十歲通星平易數有神解甫冠以高等生

選拔入太學癸酉舉順天鄉試困公車三十年戊戌

始成進士公之初至京師也安溪李文貞公奇公才與覃究經學旁及六書九算窮極底蘊故所得益遠長洲負重名遊安溪公之門無抗行者獨以公為畏友公在熱河與文簡同寓予時館徐尚書所文簡數相招劇談公亦一見傾洽比入詞館間以撰擬之役從公質所業輒為點定弗少吝或出示已作虛懷商榷塗竄至三四易不厭嘗語予文貞好人改已作但肯為思索點竄嗟賞不已人服公雅量此正公好學深思隨事集益予於文字用力久每脫藁未嘗不思近道齋集 附 七

公言公所心得者如此其為國子師及同教習為諸生講授體裁指要惓惓具有成法手校文苑英華太平御覽凡數過迄病丹黃不去手公之文醇潔雅馴得力於唐人為多他所著星算諸書皆藏於家公子五人謁子傳公者其季孝廉旭世也

贊曰今相國桐城公為予言應奉文字淺深輕重間不失銖黍讀陳學士文輒能發人意揮斤斲輪正非寓言精思而深造者知之耳相國衡定館閣文數舉公為後進最由是觀之公之受知

具次其事云

服膺公通懷樂善心嚮往之不能及故

近道齋集

附

近道齋詩集目錄

卷之一 乙酉划舟紀行

河西務 六月初八日

家君十七歲時侍王父南歸今策與幼子楚寶

從家君撫景追憶已五十四年語次感咏

流河驛泊舟夜月言意二首

花園 屬青縣十三日

薛家窩 十四日

望夜大龍灣

近道齋集

目

一

舟中臥聽鳴蟬

既望桑園

舟中翫月

濯船三首

划子

德州二首 十七日

故城二首 十八日

立秋日故城早發步家君韻三首 十九日

夾馬營

武城 二十日

瑤塔灣 廿一日

臨清 廿二日

都水署中晚雨徹旦步家君韻 廿三日

戴家灣宿閘 廿四日

舟行見夕霞照水賦得江上詩情為晚霞步家

君韻

梁家淺 廿五日

東昌 廿六日

近道齋集

月

二

東昌曉發 廿七日

阿城

安山 廿八日

北柳林 廿九日

過南旺步家君韻 七月初一日

南柳林阻閘

自南柳林盤閘至濟寧 初二日

南池步家君韻二首 初三日

前韻 初四日

君子亭止家君韻 初五日

濟寧懷古

舟至 初六日

河干七夕

過夏鎮步家君韻 初八日

韓莊開

雨中過八閘

堂兒莊晚泊 初九日

夜至下相 初十日

近道齋集

卅

三

趙田二與夫送至下相乃歸登舟感賦 十一日

下相懷古

黃河口

清江浦 十二日

淮陰懷古 十三日

風便 十四日

界首

露筋廟

自高郵至邵伯見水漲屋田皆成沈災聞茲有

作

揚州 十五日

維揚懷古 十六日

揚州夜發過三义河 十七日

儀真 十八日

江行 十九日

江寧府署是周瑜舊府相傳大門猶其遺制 二十日

金陵懷古三首 廿一日

近道齋集

目

四

自江寧東歸夜櫂至沙漫洲 廿二日

金山 廿三日

新豐

丹陽館驛邊敬瞻夫子題吳季子墓碣二首 廿四日

洛社 廿五日

游墅

至蘓州得伯兄書因寄信告行期 廿七日

因寄家信言意

姑繇懷古三首

崑山 廿八日

奎嘉定 廿九日

署中觀伶人演韓蘄王本事 三十日

署中製雲蟒佳緞恭爲家君七十大慶之服 八日

初一日

傍晚出署登舟 初八日

閭門

購書 十一日

近道齋集

目

五

家君同施吏部游虎邱以事不獲追隨因憶舊

遊倂懷中秋佳景二首

姑繇曉發 十三日

平望

石門鎮 十四日

石橋夜望

武林中秋步家君韻

江口客店不寐口占 十六日

吳山秋眺再步家君武林中秋韻 十七日

新店 十八日

釣臺 十九日

白鳥石灘早發 二十日

筭步

龍游 廿一日

水碓 廿二日

衢州

百靈街 廿三日

清湖 廿四日

近道齋集

目

六

江郎石 廿五日

峽口

仙霞關 廿六日

念八都

曉發念八都過楓嶺午至廟灣 廿七日

余以丙子冬過五顯嶺越歲廟燬於火今雖廟

貌脩飾不如其舊重經有感

漁梁

冒雨至浦城居停主人甚貧閔焉有作 廿八日

浦城侯舟住一日訪諸親友 廿九日

夢筆山二首

觀前 廿日

舊館 九月初一日

水吉 初二日

建寧府北六十里是浦城崇安二水所會追悔

衢州分水處不取道崇安以覽武夷之勝

至建寧知承初兄來初弟登賢書

舟中水碓

近道齋集

目

七

延平見余三仲敏已理楫北上

建溪灘歌

水口

卷之二 丙戌以後作

閏七夕

臘月五夜觀梅

上元前一日雨

奉寄威寧伯兄

送族子紱東省觀威寧

族子爾忱以朱墨研水中 卷之三 一 匪爲題

句

綠牡丹五首

紫帽山

洛陽江

題薛昭遇仙女張雲容蕭鳳臺得絳雪丹度世

画影爲施季龍作 效曹唐體

貞婦

東園雜咏十六首

近道齋集

目

八

尚友堂

論經軒

省吾居

養竹菴

綴巖壑

挽春亭

駕鵞榭

鸛寮

鷺磯

宇城

秋舍

荷池

雲洞

松逕

蕉窓

激泉

謝呈伯初學爲詩賜賀五兒周月造語便工次

韻奉酬

近道齋集

目

九

狀元籌

贈富知園和皆山壁上韻二首

秋後寓言贈僧志願

代送施潯江撫滇

代送萬朗齋之任河東

紅梅影

賦得竹枝影瘦橫殘月

賦得蒼磴幽尋過古寺

賦得綠疇小駐勞春農

賦得春景暄和好入詩

賦得忽聞画閣秦箏逸

賦得佛屋紗燈明小像

賦得今月曾經照古人

賦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賦得豆畦欲暗雉初肥

賦得綠樹陰濃夏日長

賦得身閒詩曠逸

賦得夢破蓬窓雨

近道齋集

目

十

送余田生之任江津

湯少宰招陪隴西公宴陶然亭眺秋色集字

同隴西公恭和

聖製覽孝經衍義有感而作

御製朱子大全序恭紀同隴西公集字

奉和隴西公

恩賜草荔恭紀

前題集字

隴西公蒙

恩賜坐籃輿遊熱河行在恭紀二十八韻奉和

和隴西公述德紀難詩

隴西公蒙

恩賜題額對語獻五言二十韻

元戎李公恭懸

御賜扁額和隴西公紀

恩之作

壽黃達甫次隴西公韻

代壽隴西公有序

近道齋集

目

士

和隴西公鰲峰書院詩

暑

清源避暑

登王家樓二首

劉阮到天台

蕭史攜弄玉上昇

吳宮教美人戰二首

吼巖子陵

吼陶淵明

憶昔

代壽鄭母陳太夫人歌

庚辰南巡恭紀附

卷之三 戊戌以後作

瀛洲亭宣

旨口占二首

擬喜雨應制

恭賦

御製郊原浮麥氣

近道齋集

目

士

恭賦

御製諸花候御輦

恭賦

御製氣融催景麗

恭賦

御製人烟有慶色

恭賦

御製飛泉界破數峰青

恭賦

御製濃妝淡抹耐寒松

恭賦

御製有輿頻視桃花水

賦得夏雲多奇峯

賦得平楚春草綠

賦得秋水共長天一色

擬題湯西厓院長新得文徵仲爲李西厓畫園

林真蹟

代送鄭魚門

近道齋集

目

十一

壽徐前輩

壽劉滌翁年伯

送施伯美之任韶州

約遊祖家園至豐臺觀芍藥

吳五翁暨張孺人雙壽

壽田揔憲

贈李南屏

壽吳使君道存

和諸葛子襄秋屋四首

壽蔡詒東表兄偕老雙壽

壽郎中

代壽山人楊梯雲

送周其蓮

天橋灣二首

送成綱齋前輩

送鄧典籍

題同門徐錢塘小照

題徐集功秋林讀易圖

近道齋集

目

十四

壽柯聚公

寄秉言

隴西兩前輩夜過

華亭司農公蒙

賜御書

御製詩恭和八篇伏讀感歎竊步四章奉獻

送余考功假歸省覲

天橋灣和沈張兩前輩

兵比部於此地餞余考功用前韻

壽汪同年祖母百歲

上華亭司農三首

送力 夫南歸

題施濟國小照

贈曾爾綢

雨中王別駕招飲

潞遊舟迴倒壘元韻

題布選君雙瑞圖二首

白燕

近道齋集

目

五

瑞菊

和吳比部白燕

戲題偽沈獅峰画

贈劉毛伯

壽白軒李公

壽華亭閣師

答軒蓮

送潘子登

送莊復齋之任維川

送周甥令同安

贈同門王立常

題汪千波采藥圖

送浣園之任寧台

贈徐前輩

雪

秋日訪強大年先生索贈古梅和尚

謝星伯齒及服官詩以壽之兼致敦勉

題謝星伯小影

近道齋集

目

六

壽洪母孫太君

恭和

御製原韻

壽海寧相國

上谷感舊

蒙

恩賜歸途口占

寄林壽侯

山東道上口占

苦熱

送韓並恬分校歸署

浙溪舟中口占

晚過釣臺

山行口占

楓嶺

雨度仙霞

水口夜泛

題表弟黃遂伯画松

近道齋集

目

七

丙午臘月望日志喜二首

題林漢亭寫照

題胡司訓行樂圖

壽柯聚公五十

壽丁提臺

閨怨

戲作

別表姪黃世則

丁未初春族弟長美送至劍州此言別

卷之四 未以後作

玉圃尊堂雙壽

壽吳副使

題金別駕全城圖

題王雲廷尊人卷

題郭勁草度隴圖

題范太僕行樂圖

題范星原行樂圖

郭勁草題別

近道齋集

目

六

題玉圃試泉圖二首

章節母李氏

張節婦荆氏

旌表節孝蔣母彭孺人

旌表節孝張母章孺人

許魯齋手植栢

送羅生其宿偕子克樹南歸壽母謝太孺人

送王左士之任代州

送族弟庭思之任肥鄉

送表姪蔡遂園南歸

送同年李仙蟠之任徐州

送張登若得教職南歸

代壽和尚

賦得誦詩聞國政

賦得臨民思惠政

賦得敦俗厚農桑

賦得丹誠勵匪躬

賦得更達四門聰

近道齋集

目

充

賦得千潭一月印

賦得月映萬川圓

賦得超然會太極

賦得中爲天地心

賦得所樂在人和

題紫蘭霞嶺停驂圖

又

送海寧相國榮旋

題嚴同門書齋圖扇

題乞巧圖

題晚香玉

題翠雀

吼蟬

題郭使君春水泛舟圖

壽蔡亨宜太翁

壽余履菴六十

黃虞夏尊堂雙壽

又

近道齋集

目

千

壽周太翁

代別鄭掄秀

代送左界園

壽施濟川

壽黃太翁孫嘉

代送保定彭太守

送黃孫嘉歸里

題桃源圖

題畫 行樂圖

題 行樂圖

題 行樂圖

送 之任山右

送 之任粵西

壽 母

又

題

贈

壽 瑞翁

近道齋集

歸里

目

廿二

壽

題

續刻

恭賦

御製讀老無逸篇

送同年彭鳧麓教習散館南歸

送同年彭鳧麓之任江川

近道齋詩集卷之一 乙酉划舟紀行

晉江陳萬策謙李肅著

河西務 六月初八日

連年憇馬河西務今日維舟即此灣海雨乍添旋漲

岸晴雲稍卷欲歸山布帆吹急風偏直素魄光微月

正彎秋為江山侍行邁勞人十載暫當還

家君十七歲時侍王父南歸今策與幼子楚寶

從家君撫景追憶已五十四年語次感咏

吾祖當時買棹歸家君未冠傍春暉今予復此隨蘭

近道齋集

卷之一

一

槩幼子也能舞綵衣五十四年如恍忽六千餘里尚

依希亭臯極望成追憶故國楸原夢欲飛

流河驛泊舟夜月言意二首

林鍾律晚近清秋薄暮風涼動碧流烟火一灣當水

驛桂光半滿入蘭舟江村泊艇宜賓賞海國歸橈是

畫遊即事已添瀟灑興清衾有夢到林邱

步家君韻

御河牽纜汴泗濺去國何須意惘然計燕將雛回故

壘洲鴻刷羽上高天行囊剩有經書滿舞袖歸翻錦

綺鮮素影沙光澄似練浩歌一曲扣吳舷

花園 屬青縣十三日

輕舟夜泊在花園茅松江頭自一村幾樹長條飄綠
帶滿江細浪浴金盆萬工棹罷宵光靜笠容鋤歸岸
際喧前路滄洲佳酒近也應沽取醉清尊

薛家窩 十四日

綠楊岸轉薛家窩今歲曾經兩度過水面微風吹遠
樹沙邊皓月照澄波計程漸覺京塵遠對眼惟添野
興多同是故園今夜景清江幾處動漁歌

近道齋集

卷之一 二

望夜大龍灣

東光南轉大龍灣旅泊雙舟萬里還水漲添時平似
鏡冰輪高處滿如環禾阡匝岸居人少茨屋臨川古
戍閒地接齊州無百里驛程別是一江關

舟中臥聽鳴蟬

寒林夾岸映河流亭午蟬聲到客舟飲露誰能同皎
潔吟風何處共優悠偏宜笛竹眠中聽最是絲楊影
裡幽試問幾冠貂作飾可如清響韻泉邱

既望桑園

桑園東岸是齊州古渡晨征記舊遊月魄可憐今夜
滿風塵未厭幾時休天京北極紆千里海嶠南歸棹
一舟已喜晚涼滌殘暑雲飛四葉即清秋 歷紀十六日望十九日立

舟中翫月

年年都下碧蟾新佳景誰能賞一巡客到輕舟無俗
味天將明月與閒人玉沙彩碎流星火珠水光騰泛
蛤蜊歸到家山應更好柴門秋夜皎如銀

糧船三首

近道齋集

卷之一 三

巨艘壓浪盡糧裝百里如林眺遠檣北土久經拋地
脉南州自合貢天倉河沈白馬時驚汎旂載蒼龍威
省方民力不勞官廩足誰陳高議到巖廊

太行東鶩百川分七淀波光六遂聞可許春田皆滲
水會看秋稼便如雲雨叢兼採鱗鱗健月舫還塞菌
菰芬此事由來應天意何人乘勢樹鴻勳

津門接海極遶東滿目荒墟望不窮斥鹵洗餘為沃
野芽管迺盡有農功魚溝岸夾條陰長龍尾車迴沙

圻中

划子

揚州划子水行遲晚夏方逢火令時拂几却疑居小
屋開窓絕似對清池風過簾外宜攤卷月到灘頭好
論詩但喜驛程生夕清家人莫漫數歸期

德州二首
十七日

夏初駐馬望御船簫鼓喧騰水驛邊孤迴蓬亭紫瑞
色徧排香案獻華筵人看百戲珠如汗路插千旗錦
似烟今日重尋歌舞處晴沙月晚自空鮮

水陸交途是此州州城城北舫橋浮沙棠暫觸炎薰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四

去錦轡還衝皓霰流十載江湖餘馬跡一家生計有
書樓何時却與身閒便坐對谿磯狎野鷗

故城二首
十八日

故城渡口水滌洄攪挽炎風撲面來入夜蕭疏微雨
合半天吹蕩薄雲開秋田已長遲禾穗夏景將闌候
管灰怡悵江頭星月下纔聞滴瀝灑輕埃

城南負郭賈家園庭宇深沈似遠村亭外置花香對
面樓前種樹綠當門北方臺榭經遊步兩度居停此
地存不奈水程催去棹無因重訪挹瑤尊

立秋日故城早發步家君韻三首
十九日

江面寒飈覺候涼吹葭伶瑄動金方故城水道陵晨
發舊國山邨念歲芳晚葦有情爭綠蒨秋花無意鬥
紅妝清宵漸可親燈火書卷呼童解客裝

一片秋懷謝客心河干伏暑望連陰已看碧浪迴新
漲不信紅塵到遠岑盤鱸行思閩海近霄毛飛向楚
江深采蘭蒨草平生事且在香芹澗底尋

秋山暫與白雲期此日涼生蘓葉知鳳闕北望旋斗
柄鷁舟東轉遇風時離英欲待淵明醉江芷空勞宋

近道齋集

卷之一

五

玉悲祇爲霜華催結實蕭森原野使人疑

夾馬營

水曲隄環夾馬營舊聞藝祖此鄉生識歸點檢符膺
禪妙得機關酒釋兵五代餘氛天吏掃百年嘉運泰
階平黃昏何處尋遺蹟萬里雲消玉宇清

武城
二十日

火輪亭午武城西欲聽絃歌迹已迷言氏昔年嘗仕
魯邑名今日轉歸齊舟人繫鷁依青柳牧豎驅牛向
綠蕨遙睇川原乾暎甚西風那得問虹霓

瑤塔灣 廿一日

一年三度到臨清不是車程即水程
寶塔灣頭中夜月祇應還似向時明

臨清 廿二日

繁華自昔是名州到日翻教旅客愁
不爲聞高波浪湧千尋鐵鎖橫中流

都水署中晚雨微旦步家君韻 廿三日

烈暑愆陽勢正驕陰霖竟夜沛層霄
未疏晚柳翻青帶欲穗秋禾長綠苗
竹葉香隨宿榻滿桃笙涼送夢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六

寃遙莫忘風雨今宵意明日江頭舞桂橈

戴家灣宿閘 廿四日

河聲一夜響潺湲激浪鏘鳴到枕邊
夢裏不知眠客舫渾如山舍聽飛泉

舟行見夕霞照水賦得江上詩情爲晚霞步家

君韻

斜陽疎樹澹清華一片秋光照暮霞
浣水初臨苧蘿石濯波正滌錦江沙
彩分河苻參差色影雜洲蓮爛熳
燈花無限詩情渾不禁碧空似度五雲車

梁家淺 廿五日

地是梁家淺秋來碧溜深濃雲催急雨
樹杪寒音岸際人居密天邊夕影沈
黑甜今夜好涼思起清衾

東昌 廿六日

南來七閘到聊城薄霧初褰碧漢晴
不辨當年射書處至今人說魯連名

東昌曉發 廿七日

曉挂風帆競碧旻南艘泊處勢如鱗
忽聞簫鼓遙喧響報道舟師賽水神

近道齋集

卷之一 七

阿城

上橋候閘阻輕舸開板初開浪轉高
今夜阿城聞吏過南行一路盡通漕

安山 廿八日

安山回首望神京大火西移斗柄橫
北極纔差三兩度水途行過廿餘程

北柳林 廿九日

清商入夜扇輕颺六月隋棠落盡時
數里便過分水處整冠晨拜禹王祠

過南旺步家君韻 七月初一日

何年汶水始西通南朔雙流度土功兩戒河歸天象
應百泉匯自泰山同冬官廟外吹蘋浪夏后祠邊颺
柳風一命不聞榮白老酬勲自古未能公

南柳林阻開

爲過南流放北流柳林南開阻輕舟波濤盡地聲如
吼不管征人徹夜愁

自南柳林盤開至濟寧 初二日

長堤十里綠粼粼垂影翻風映碧潭只少酒樓兼茗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八

肆東州便是大江南

南池步家居韻二首 初三日

任城佳踐古南池曉愁方當雨後時柳帶全遮李侯
座苔衣半染杜陵詩庭花含潤娟娟艷汀葉因風款
款垂過客無緣銷寂畫隔牆高樹送吹絲 其西爲金龍大王廟

是日賈客賽神演劇

前韻 初四日

連朝風景賞南池北望雙舟未到時洗墨徒慙蘇帖
字拂箋惟誦鯉庭詩魚衝密影銜青泛蟬咽秋聲出

綠垂偏喜晚涼宜竹簟空濛繞過雨如絲

君子亭步家居韻 初五日

汶洗津會水亭開聞說公餘劍履來木樨門花依石
徑條楊交影夾河隈依遲已近靈星節信宿誰陳賀
老孟更有濯纓臺上景雙橋接岸滑青苔

濟寧懷古

州城襟合兩河中汶水南迴泗水通節使經營殘碣
在天井開乃唐廬龍節 尚書香火古祠空 有報功祠 宋禮 郊原雨過禾翻綠湖潑光浮蓼正紅 山左近年

近道齋集 卷之一 九

多泛漲何人疏道續神功

舟至 初六日

南池西望草橋開遠見雙橋逐浪來書案未須重拂
拭水窓深閑淨無埃

河干七夕

歸舟豈似泛靈槎碧落宵澄大火斜燕拂波心疑促
渡風迴湖面暗聞花誰言漢渚星辰隔翻覺塵埃歲
月賒試看白蘋江畔客何人不是旅天涯

過夏鎮步家居韻 初八日

鳳德逢周晚驂停問楚津秋原名蹟古夏鎮里問新
浩浩東西岸悠悠南北人自來賢與聖踪跡也風塵

韓莊閘

潭山湖水御河邊雪作浪花爭拍天數葉飄然吹不
去竹篙纜住釣魚船

雨中過八閘

江頭一望曉濛濛青草岸迴八閘通萬里客歸秋雨
候雙橈人唱急流中霽連平野渾迷樹濕重行雲不
趁風信道舟行如畫裡誰將彩筆繪天工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十

臺兒莊晚泊

初九日

臺莊南去少人家午後維舟傍水涯近接嶧湖饒藕
葦慣拏輕艇足魚蝦帆風繞轉開斜照江雨欲晴見
晚霞明日便離齊魯地兵都麗景路非賒

夜至下相

初十日

乘夜風帆到下相湖光月色兩蒼茫故人猶在蓮華
幕翦燭誰同夕漏長

趙田二與夫送至下相乃歸登舟感賦

十一日

禮或求諸野迺有與夫貞吾家田與趙服役久神京

今歲六月吉筮卦得南征東郊折楊柳方外但曹生
趙田韓殷勤相隨一月程夜過駱馬湖浪花送葦輕
念當終別去晨發遣北行臨歧有言約俟我及春明
戀戀主人意所事亮不更家尊白玉堂旅宦淒以清
豈有殊恩私足以致汝誠汝今獨何爲感義實瑋瑋
歸途尚夷猶顧盼金風鳴我歌以送之所慨世俗情

下相懷古

逐鹿當羸暴誅蛇讓沛仁詩書仍切燼宇宙一風塵
趙壁初威敵鴻門忍負人驅除功不忘酣戰意猶新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十一

黃河口

霸迹吾岡下英靈德水濱遙看荒廟處肅氣動秋旻
飛橈直驚戒河干坐對澄暉向夜闌伏汛已平波不
漲上弦纔過影漸團應知晨渡商飈靜共喜宵涼碧
露溥南去吳江桑梓近客心暫向此時寬

清江浦

十二日

擊楫渡黃河河流廣且駛轉舵入清江洪澤分南紀
是處險工多歲歲金錢弛釘木以爲樁其內塞之葦
草質有朽枯土隄因頽毀近聞洪塘埂決潰無餘址

下灌於兩湖湯湯揚州水城中三尺高自腰浸至趾
田疇盡已淹市價騰薪米吁嗟劇可憐此邦之赤子
何時禹功成疏導各適理無勞歲省方灑澹天顏喜

淮陰懷古 十三日

重雲密雨纖淮陰垂釣清磯問碧潯身賤却存甘辱
意位高翻抱不平心市廛豪少雖無賴絳灌通侯諒
所欽記取當年埋首處等閒身世即浮沈

風便 十四日

順流風便送將歸宗慙何人願不違對面舟來翻似
近道齋集 卷之一 七

疾回頭岸過只如飛遠村樹色須臾近是處烟光瞬
息非朝雨時時閒曠望滿江帆影蔽秋暉

界首

一川南北分州邑兩岸東西隔水湖到曉天風渾未

住蕭蕭惟聽響秋蘆

露筋廟

一夕清霜勁千秋皎月懸草茅聞令質松桺勵芳年
廟倚蒹葭際舟迴並杜邊篙工閒指點盡解話貞堅
自高郵至邵伯見水漲屋田皆成沈災閔茲有

作

淮浦清江水就下趨揚州今年伏汛長浩瀚那可收
上決洪塘埂巨波排山邱下淹江都城巷市成滄澤
其勢無消納泛漲曾未休斗門悉已開東岸濱高郵
南向過邵伯陸道絕鳴騶五行失常理反望北風流
連河勢如掣莫能棹航舟西鴛出湖中一葉隨風浮
眼見長隄畔磬磬澤潏潏屋廬皆半沒何況乃平疇
河勢日以高高岸齊城樓一穴螻蟻穿萬姓魚鱉游
芟薪寧不屬捕掇非良謀固惟廟堂儆能忘草野憂
近道齋集 卷之一 七

所憂豈我力聊爲商聲謳

揚州 十五日

大王風送木蘭舟彩鷁南飛錦浪浮此夜故園同皓
月可知今已到揚州

維揚懷古 十六

隋煬當日意豪邁錦帆千里臨江介岸邊影明照銍
缸殿脚汗香流粉黛欲恣遨遊遂入荒自誇繁富越
前代湛酒迷花蕩不歸浮雲飄慘天陽晦民間供億
詎能堪士卒疲苦難可奈奸豪競起草澤中戈鋌便

動蕭牆內秦政無道僅及身武帝末年痛懲艾當於
入鑑識興亡淫樂豈念後車戒鳴虜理亂有本源一
部青編比靈蔡

揚州夜發過三义河 十七日

江都西去水三义塔層層迴瑞霞此地龍舟經駐
處行宮門外月光斜

儀真 十八日

懸江水接大江流爲覓江航纜划舟沉復故鄉親舊
在臨印可似長卿遊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古

江行 十九日

朝宗收盡百川同一葉舟行萬頃中燕子磯邊看暮
景布帆輕便借東風

江寧府署是周瑜舊府相傳大門猶其遺制 二

十日

江寧刺史府前門舊是周郎帥幕存鐵鏢沈時青鶴
人應多遺恨到英魂

金陵懷古三首 廿一日

珠庭日角符天瑞虎踞龍蟠得地靈更製衣冠從古

禮盡祛絃板尚儒經留都府第叢蘭紫遺迹宮城細
柳青宛剝樓高憑眺望濃雲驟雨晚沈冥

假託流言靖難兵三千磨戰入皇京投軀未少丹心
容誤國應論白面生燕度高城時已識僧歸濱海事
難明南都此後移宮闕空有閒官署九卿

江沱自古亦偏安明季當時事業難不見熊貔專閫
外徒聞燕雀處朝端成烽羽檄連朝急官燭梨園徹
夜歡自是皇家穹眷在寧教天塹限波瀾

自江寧東歸夜權至沙漫洲 廿二日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古

秋雨亦偶霽吾行其云返度橋日漸斜過磯時已晚
是夜烟靄微初更風勢緩蕩槳戴宵星波濤靜如偃
弦月未東升落影大江滿萬點螢火沈千斛珠璣轉
迴顧兩岸間蒼茫山色遠葭荻何蕭蕭白露下清淺
暫泊沙漫洲近港稍澄淺中宵缺輪飛正麗參旗展
河漢相涵流一色莫能辨東瞻瓜步近西望鍾山緬
慮無忠信涉所恃舟航穩豈惟鶩歸踪方當獲游衍

金山 廿三日

江中山起一拳高絕似金堆負巨鰲洶湧洶流人畏

到方知財利是風濤

新豐

新豐鎮裡雨初晴河水宵添漲未平旅舫餘人醒
夢垂楊隔岸送蟬聲

丹陽館驛邊敬瞻夫子題吳季子墓碣二首

日

人物南州啟南方人物始自季子風流上國馳讓王宗泰伯審

樂繼虞夏聖筆題茲土賢踪惜共時荒塋歸蔓草不
朽是豐碑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去

地接吳都近亭鄰館驛傍銀鈞傳古篆珉鑿更中唐
碑重立於大歷間十字春秋法千年日月光百靈應不散風

雨護丹陽

洛社 廿五日

沿岸幾叢秋樹跨河一座虹梁欲雨欲晴天氣似明
似暗星光

許墅

許墅至閶門無過三十里正遇北風高揚帆聲耳
云何關不開舟以數百艤銜接不可前尺寸相排抵

秋來悲劇熱晚涼聊可爾兩岸夾人居天風不到此

入夜轉鬱蒸背汗流及趾安得決籬樊飛權吾去矣

至蘓州得伯兄書固寄信告行期 廿七日

家庭近有雙魚到驛路遙迎駟馬歸且喜鵲他日
會先教鴻鴈此時飛

因寄家信言意

行行返桑梓曰歸亦云暫湖海是家園鄉間類旅店
行役十載餘生涯百事欠數緣久未營一枝將奚占
倉皇還出門田園安得暇平生意浩蕩不解謀升飭

近道齋集

卷之一

亡

忽令半途間輾轉生愁念已矣且無然志士不求厭
姑蘓懷古三首

黃金白壁贈嬌娥傾國都緣戀葶蘿謾謂吳風爭艷
舞奸謀須讓越臣多

文學南方祖子游六朝一變尚風流即今潘陸成孤
響蘭芷蕭條曲浦秋

堅陣三載阻婁閭遂把民租作稅糧季葉豈無忠烈
士枉教散政恨耕桑

崑山 廿八日

薄暮到崑山
旻色對蕭爽
追思昨日時
昏霧布天網
點淡二儀間
風雨晦高廣
造化忽迴換
耿耿星河朗
濁浪轉清漪
澄氛消罔兩
多謝世間客
緇塵空勞攘

至嘉定 廿九日

東入膠城界
村田一望賒
大都繁樹木
強半種棉花
小艇沽魚客
疎籬賣酒家
橋低知水長
岸轉逐風斜
旅泊來雙舫
逢迎備駟車
居人初未識
聚看路傍塵

署中觀伶人演韓蘄王本事 三十日

金山力戰走金兵
鼓角猶傳破敵聲
和議一時真誤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大

國江流萬古恨難平

首中製雲蟒佳緞恭爲家君七十大慶之服 八月初

製錦堂前製錦衣
小陽春候慶春暉
霧雲鱗甲相憑

借爭使人看羨畫歸

傍晚出署登舟 初八日

時雨時晴白露秋
他鄉故里意綢繆
來觀蒲邑三年
政已作平原
十日遊街上
石橋妨走馬
隄邊木極久
維舟相期
膺月重攜手
好對梅花檢酒籌

閭門

茂苑膠城一水通
歸舟正遇北東風
今宵直到閭門
住纔聽城樓鼓二中

購書 十一日

買將書史當良田
蘭閣芸香載滿船
種藝偏宜巖澗
側耕鋤只在石池邊
不須豐儉占陽雨
豈有租庸問
貨緡坐擁百城稱
驟富好教孫子厲丹鉛

家君同施吏部游虎邱以事不獲追隨因憶舊

遊併懷中秋佳景二首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尤

平地峯巒路委蛇
竹欄杆外酒家旗
生公但有譚經
石秦帝空餘試鐔池
香屐去衝朝露濕
盪船歸望夕陽遲
無緣眺覽隨今日
可得風光似昔時
星迴斗轉近中秋
士女吳都競虎邱
香界滿輪飛月
鏡酒帘沿路門燈
毬石邊杯榼千人會
閭裏笙簫一夜謳
擬欲停橈觀土俗
鄉關無那櫂歸舟

姑蘇曉發 十三日

蓬窓夢破聽雞聲
蘭漿雙搖趁曉行
若念心忙似箭天
風依舊送迴旌

平望

平望村頭一望平東連震澤水澄泓居人米市常宵
啟旅客花船只夜行秋氣不寒仍不暖野雲非雨也
非晴越州此去無多地箕却江南第幾程

石門鎮十四日

行盡江南一月餘石門夜纜浙西渠波洄浦淑翻紅
蓼雨歇亭臯長綠蘆桐葉已飄涼霧積桂華欲吐晚
雲疏秋風已覺生鄉思正學張翰憶鱸魚

石橋夜望

近道齋集

卷之一

二

陰霖乍豁對層霄閒步隄邊上石橋人在彩虹高處
立水環香稻望中饒微風喻浪催萍葉謁月和烟帶
柳條極目却隨川嶺盡故鄉行李尚迢遙

武林中秋步家君韻

團團飛鏡碧旻東夜到臨安鼓一中玉浦暗香聞芷
杜銀河清露下梧桐光迴天目千尋影波泛江頭五
兩風遙憶家園芳桂子小山叢似廣寒宮

江口客店不寐口占十六日

江上潮初落天涯月尚圓故山應有夢旅舍奈無眠

吳山秋眺再步家君武林中秋韻十七日

臨安地控浙西東山勢高盤郡邑中遊女停車踏荒
草騷人載酒倚疎桐伍君潮噴三冬雪西子湖翻八
月風烟火康衢宸賞洽青珉萬載壯瑤宮

新店十八日

錢塘江口趁潮來百里風帆亦快哉明日富春山下
過舟中堪望子陵臺

釣臺十九日

甘把漁竿老釣磯恒星可似客星輝雲臺衆駿爭先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廿一

駕天際孤鴻只自飛不共風塵三尺劍長隨烟雨一
簑衣故人情重終難繫江畔蘆花拂袖歸

九鼎後來繫一絲桐江不讓采薇辭競傳黨錮群公

節盡是清風百世師竹帛勲名輕管晏烟霞事業等

車伊休將石隱閒相擬謾羨商山採紫芝

自烏石灘早發二十日

七里瀧頭逐曉天初寒時候水生烟天公若念歸人
意還乞東風送客船

停步

人家多在水西居南去蘭溪十里餘林裏遙聞喧語
笑村翁應是說樵漁

龍游 廿一日

十年前邑宰孔李是通家投轄當渠署停舟傍水涯
山田時雨足溪洞夕陽斜今日重經處寒寒舊種花

水碓 廿二日

誰將機巧代民勞竟日春聲不用操長訝雕輪行澗
底寧知玉杵傍亭臯窺人水鳥爭紅稻落地風驚轉
碧濤村俗久諄安逸事牽舟却值上灘高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廿三

衢州

狼烽昔日度霞關節帥旌旄駐此間名虎不緣臨越
水長蛇應已踞吳山三年阻遏免徒潰石戰勲勞汗
血殷鐘鼎如今遮莫問可能青史未全刪

百靈街 廿三日

西安南至百靈街風息江頭夕氣佳水淺不容牽舠
艣日行卅里泊洲涯

清湖 廿四日

越溪行盡捨輕船欲換籃輿度嶺烟已覺闔山日來

近翻教客舍夜無眠

江郎石 廿五日

江郎山上石排立爭巉巖其勢鑽青霄往往沒烟嵐
我行適晴朗仰見危峯三北峯似抽筍團團未欲尖
南峰對壁立側視渾相粘中間一罅直雙劍插高巖
靈廟紀舊文剝落捫珉瑱或傳是人化仙骨餘暫暑
功德有封號垂冕穿朝衫茲說固謬悠疑信空寄談
峻嶒下斗絕無徑遂攀探不知造物初誰與為刻鐫
草樹生其巔毛髮綠鬢髮惜哉冥飛者何由結茅菴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廿三

峽口

來日行山盡歸時入山始有興度木橋悠悠峽中水

仙霞關 廿六日

仙霞迴望在雲間天險南來第一關為道千尋峰突
兀羊腸九折磴迴環勢趨兩浙全輸水壤接東甌不
離山夾路松篁幽峭甚都忘名利向塵寰

念八都

百家烟火萬山中流水穿街繞屋櫳誰似忘機老叟
圃一生未與邑城通

曉發念八都過楓嶺午至廟灣廿七日

楓嶺晨過霧氣昏傍巖沿磴轉茅村高峰對面初無
路流水灣頭別有門石畔有與穿雨足樹邊引袖拂
雲根陰曠亭午風餐後五顯青蘿更與捫

余以丙子冬過五顯嶺越歲廟燬於火今雖廟
貌脩飾不如其舊重經有感

神靈長是藉山靈五顯山高逼杳冥他日千軍曾跪
馬何年一夕下流星莓苔乍長鮮猶碧竹柏新栽嫩
始青殿宇更低香火寂風光非舊雨淋零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廿四

漁梁

行盡千山與萬山漁梁嶺下出重關如今便有東流
水流到三山送客還自漁梁以南水始入閩

冒雨至浦城居停主人甚貧閔焉有作廿八日

雨中何處可停車旅館蕭然坐榻虛市上暫賒方得
酒牀頭全罄始沽魚從無童僕供過客祇有兒孫當
走胥竈突長如秋夕冷能堪寒雪灑階除

浦城俟舟住一日訪諸親友廿九日

仲父他年設絳帷扮榆轉秋盡交知重來訪舊生千

感秋雨樽前話昔時

夢筆山二首

夢筆江生事豈真山形刻秀對秋晨詩囊未滿腸枯
澀試向華胥乞老人

自是學人應有才文心全向簡篇開若教荒落才湏
減何預夢中郭璞來

觀前廿日

秋潦消時不任舟還將小艇下灘流觀前日暮微陰
合細雨輕拋水上漚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廿五

舊館九月初一日

浦城南界接甌寧路轉山阿水轉汀岸際人烟喧小
市山頭樹影蔽高陲授衣節響千家杵應律秋生一
葉黃連日雲陰渾不散蕭疎夜雨隔蓬聽

水古初二日

江村日暮影蒼茫水面山風送夕涼沙岸一簫維竹
纜舟人復此賽龍王舟上下水皆於此作神福

建寧府北六十里是浦城崇安二水所會追悔

衢州分水處不取道崇安以覽武夷之勝

武夷巖壑寰中最一曲一勝丹青繪北上長走仙霞
關空想絕景無緣會王畿十載逐埃塵飛帆南下風
吹兌衢州取道至崇安雙槩自可泝清瀨如何歧路
轉夷猶辜負秋嵐峰壑霽他時尚擬及春深清明茶
熟爭蘭謁鐵鎖攀躡颺颺梯玉泉懸瀑翫脩帶吁嗟
此諾何常踐百年擾擾生感慨

至建寧知承初兄來初弟登賢書

首署清風遠芹池化雨深芝城懷往緒木鐸有餘音
先王父曾為桂蕊開新圃荆花長舊林弟兄荷祖澤
此府教授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廿

種德勝遺金

舟中水碓

三間板屋泛溪涯道是舟來却是車一葉未飄汀繫
纜雙輪長轉浪生花輓轡安穩銀牀正龍尾水車周
環玉砌斜窺得香粳繁如雪天台何必羨胡麻

延平見余三仲敏已理輯北上

逢君已向西江去慰我初從北閭歸塵世虛名爭捷
足征途景色有斑衣徒驚晚晚移清律無過倉皇別
翠微會合還如津水劍應同化作老龍飛

荒

事種吾民之計

之之術安在或謂兵之防禦嚴則有所畏而不取越
或謂諭其寨長千長使導之墾耕彼且勤種獲足衣
食而不為惡二者之說孰得其要歟夫自古之於苗
徭威之以武功而莫能被之以文教我

聖朝道化涵蒸苗徭之秀得就試於學使而為學宮弟子

此兩階干羽之盛事也其衣冠舉動彼俗以為榮頗

聞他處苗徭歆艷其事屢請於有司而願得比效焉

夫苗徭之化生為熟而知嚮於學亦治化之漸也然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廿

則生苗生徭之屬得無有聞風而慕效者歟若許其
秀者肄業於所近之學官課其有成則引而進之使
歸耀於鄉社而漸知禮義其亦可歟苟其性之可移
而俗之可以漸而化何苗徭之不吾民若歟諸生其
悉心以陳之

丙午科浙江鄉試策問

問我

朝闡明經學若五緯之麗天與宇宙終始而無極矣顧通
經者必知其精理要義而始有深思實得之效焉易

之取象不爲虛設其根於卦德卦體爻位爻才而生
耶抑卦變互體之說亦有取耶以爲六爻之中必有
一爻爲此卦之主其理可得而言歟蔡傳解導河積
石知河源甚遠江之水大於河而溯江之源止在岷
山其末之詳考耶洪範一篇所爲洛書相應者安在
朱子之前大抵共遵小序說者謂其去古未遠傳授
有自然則其可盡廢耶楚茨四篇之爲幽雅允矣謂
幽頌即思文以下等篇何篇次之隔越而不相屬疑
惟載芟以下三篇近之然歟春王正月麟經第一義
近道齋集 卷之一 共

也夏時冠周月之說其果當歟程子所謂大義數十
炳如日星者可得而言其概歟王制所列不合於周
禮其出於漢儒附會之說而不足爲據歟樂舞失傳
久矣今之八佾創自近代如欲以賓牟賈所述大武
之樂倣其遺意以施於今其亦可歟夫博而通者自
古爲難使者所問不求備也各就其所知而發揮之
則足覘爾多士之素養已
問孔孟之道得其宗者宋儒濂洛之傳集其成者朱
子朱子雖生長於閩而其時宋都於浙衣冠所萃平

近道齋詩集卷之二 丙戌以後作

晉江陳萬策謙

閏七夕

新秋重見七萸開河漢佳期夕又催
匝月離情如一歲連宵淚雨灑千回
香車已復飛雲路妝鏡還應照月臺
莫訝從茲人倍巧今年兩度乞將來

臘月五夜觀梅

上林葩卉寂寒空何遜揚州興不同
五葉階萸催歲晚數株園萼向宵中
玉臺影映微茫月金谷香飄栗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一

烈風從李休誇春夜宴可能含雪門芳叢

上元前一日雨

正是金吾馳禁初曉驚飛雨灑檣疏
空聞墨跡翻青浦那得銀蟾上玉除
濕重難然百燈樹泥深誰度七香車
明宵只好高齋坐獨向藜輝照檢書

奉寄咸寧伯兄

中伯生靈嶽元方出太邱七兵辭粉署
五馬入黔州
自勝少
即中校尉是

皇朝設臣分絳闕憂木稀青元元水響碧悠悠風俗兼苗

療官曹維土流舊歸職方掌今見遠人柔茂范絕前

式昆彌接昔猷治民家有訓為政學而優訝一邦刑

理謂為刑部員外司賓國禮脩謂為行人司正肺嘉寬衛服干羽格

遙馭祥鹿夾車轂画熊垂彩旂璽書他日下碑頌此

都留昔也墮簾唱從來蕙茝投六書銀管舞萬卷五

籤抽西北徒瞻望川原限遠遊寄懷憑短翰吉甫謝

清謳

送族子紫東省覲威寧

伯氏承

近道齋集

卷之二

皇命青緇牧遠氓阿咸趨子舍黠嶺事遐征芳晝驅馳好

春衫結束輕采蘭官署暖折柳野橋晴浩浩凌江漢

迢迢歷楚荆葭隨青雀暗花映紫騮明鳥道峯千疊

龍腸驛幾程雨餘銀杏濯天霽竹雞鳴每憶揮長塵

相將對短檠吾真倒困廩爾亦屑瑤瑣文要江山助

詩多客旅成霜毫行處染風景望中生自昔言家學

由來作代英鯉庭聞妙旨鳳閣佇蜚聲去矣三春莫

悠哉百感盈斑衣應羨汝為別最含情

族子爾忱以朱墨研水中丞共貯一匣為題絕

句

漬墨生春霧磨丹起曉霞惟應一勺水滋出筆中花

綠牡丹五首

洛都紅紫競芳芬一種曹州迴出群翠幙圍來輕映

日綠蘿深處藹生雲花藏葉底遙難認辨在附中近

不分若傍蘭閣含曉露好將眉黛與文君

傾國名花別樣妝輕蟬綠髻門容光踏莎行去纔留

影映竹窺時但有香左氏何年分紫綬姚家今日賦

黃裳誰傳鹿韭蔥龍色占斷深春錦繡場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三

墨羅新木艷如煙樓閣分明暈點圓影入淥池渾不

見棲來翠羽鬱相鮮却勝汴郡青飛蝶休數河陽綠

蟬蟬架上茶蘼欄外柳濃陰一色養花天

綠暗叢中望有無芳傳曹國擅名孤風搖翡翠雙飛

翼靈池蜻蛉午日珠紫陌紅妝知莫並青霓白舞也

應殊花時若值張祠部座上新添貴客圖

以下二首
去宋牧仲

詞

百雨金開尚及春峰嵐朝擁楚臺神洗殘脂粉香偏

暗點著蛾眉色更新亭畔楊妃爭解語窓間謝女想

宜顰何當采采堪盈菊月幌風簾賞浹辰

紫帽山

青嶂西郊外城中望若何翠連平野色影入大江波
古洞傳金粟新泉度綠柯夜深遮月小春晚宿雲多
石塔凌霄漢丹梯蔽薜蘿居然朝帝座嘒冕響瑤珂
洛陽江

潮信通泉澗清澗到海流衣冠來晉室景物似中州
兩岸村烟接長虹架水浮濤翻風入夜波靜月當秋
車馬塵踪滿壺尊雅客遊漁歌連日動一葉輕輕舟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四

題薛昭遇仙女張雲容蕭鳳臺得絳雪丹度世

画影爲施季龍作

效曹唐體

靈境雲寒洞壑開長松樹底坐蒼苔碧霄路近仙城
下絳雪丹成羽客來湘浦絃聲猶彷彿漢濱珠佩尚
徘徊何如采藥逢烟駕瑤井芝厓盡日陪

貞婦

鯨霧昔四塞擾擾紛戈鋌狼火遍墟落虎跡盈市廛
倉皇綠髻姿纏索相連牽吁嗟有貞婦磨之乃逾堅
所期風操勵詎保軀命延誓同芝蕙焚不共瓦礫全

從容甘白刃談笑輕黃泉成仁志不奪蹈節生可捐
慷慨劉義士感激胸氣填儕輩三十九相率歛金錢
遂完趙壁歸烈火彌鮮妍寒霜萎百草筠菊方蒼然
孰能艱危際惻惻生哀憐節義兩無憾丹青亮足傳
吾聞寶二女百尺下深淵又聞韋道安敲石注鳴絃
誰爲第五琦草疏達高天三復柳州詩秋風淮水邊

東園雜詠十六首

尚友堂

君非今世士志在古之人遺編千載後高步逐風塵
近道齋集

卷之一

九

論經軒

施氏傳易學七略紀西京祇應傳舊德稽古繼家聲

省吾居

習靜閉園扉虛室光耿耿所求方寸中無事愧衾影

養竹菴

四圍綠叅差垂影映春草羨君庭砌間養得孫枝好

綴巖壑

因地爲巖礪功成點綴間不宜置邱壑祇似在東山

挽春亭

孤亭空四面種得四時花長似芳春艷東皇不迴車

駕鵞榭

高榭倪微沼匹鳥鳴相隨願言頌君子遐年福祿宜

鶴寮

庭前放晚雲簷下棲夜月月夜九臯聲天際聞清越

鷺磯

磯邊下振鷺雪羽照清光水雲鷗作伴簪組鷗爲行

字城

短句老無敵長城不可攻獨來憑雄堞身在最高峰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六

秋舍

素節兌風扇空堂爽氣來人當皎月出酒待黃華開

荷池

小池種芙渠水與華俱淨何如曲江頭紅雲蓋明鏡

雲洞

白日氣陰陰石洞宿雲深有時出洞壑便擬去爲霖

松逕

鬱鬱蔣生逕寒雲繞蒼柯誰念著書者丹鉛歲月多

蕉窓

有窓不護紗蕉葉綠於綺微雨灑窓前輕颺搖窓裏

激泉

激水非本性鳴泉一道飛偶然作機事未與智相違

謝星伯初學爲詩賜賀五兒周月造語便工次

韻奉酬

蘭夢雖同歲芝庭屬比鄰龍媒應羨汝犬子不如人

謬委瑤箋重翻驚白雪新傳詩他日事休厭劇吟頻

狀元籌

銓宰舊將籤作部時選人掣籤起於明季春官新換榜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七

爲籌此時花繡不同樣不同得榜眼探花昔人有新

以場屋文字爲花樣自古科名合巧求狀元待買得來寧足

樂局樂局難負者却防奪去最堪愁狀元以四紅合巧一

般窮達皆言命故賜朱衣與彩霞相傳數子紅

贈富知園和皆山壁上韻二首

蔣生歸處又參尋到日惟應動隱心逕轉小亭緣綠

治庭通曲磴向青林風塵京國思前事雷雨江城送

莫陰重與解衣憑檻坐故園相對是同音

塵纓濯罷事幽尋湖海難忘澗壑心自有才名傳鳳

詞已聞詩句到雞林
芳蘿國色終榮艷
喬木家聲起
藹陰不似烟霞真
伴侶肯容臥聽晚蟬音

秋後寓言贈僧志願

萬石巖中景先君昔曾遊
天然成洞壑海氣湧林邱
佛子時相約王孫未可留
舊文空在篋風木恨清秋

代送施潯江撫滇

舊閣承麟閣高牙出鳳城
西南開大府朝著選名卿
山嶽由來峻冰霜底自清
以寬存治體用恕佐威明
皎月從星好和風逐雨生
還聞璽書獎竹帛紹家聲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八

代送萬朗齋之任河東

寵命移新節清聲出舊臨
離筵寒漏九別路雪雲深
每念承家緒能忘報國心
黃河滋九里喬木竦千林
事業歸青簡風期在碧岑
幔亭春茗熟挂幟擬相尋

紅梅影

庾嶺驛邊千樹艷孤山亭畔一林鮮
晴霄照水霞初落月夜衝寒火欲然
已共蠟黃爭燦爛還將雪白鬥嬋娟
百花頭上開如許金谷珊瑚不值錢

賦得竹枝影瘦橫殘月

桂魄低朱戶琅干蔽玉除
影綠山石光透徑風疏
直箭橫青幹彎弓挂碧虛
由來棲驚鷺今獨對蟾蜍

賦得蒼磴幽尋過古寺

幽林石磴點蒼苔躡屐空山澗
道回古殿長經巖月曉禪扉偶逐洞雲開
有時元度閒相訪莫道淵明醉未來
喜得參尋消萬慮紅塵不上雨花臺

賦得綠疇小駐勞春農

穀雨青疇足蘭風綺陌偏
衣黏花似雪車踏草如煙
載酒王丹政躬耕冀缺賢
惟應勤耒耜聖世是豐年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九

賦得春景暄和好入詩

坐凭雕闌望翠岑
緒風暖送玉樓陰
等閒桃李皆新艷
次第鶯鳩作好音
榘水曉晴多到客
雩壇半景有歸吟
陽春若問烟霄曲
好在西園翰墨林

賦得忽聞画閣秦箏逸

画閣春深翠幙懸
誰人閒撥十三弦
行雲欲駐高窓外
白雪遙聽小檻前
少婦樓頭當柳陌
王孫家世本秦川
清聲斷續移瓊柱
流徵調宮最可憐

賦得佛屋紗燈明小像

燭影明珠絡豪光映碧紗旃檀瞻月面金粟爛天花
丈六本無相大千猶有涯毛端開寶刹會是法王家

賦得今月曾經照古人

圓鏡斜鉤歷英催跳丸轉筮幾週迴謝莊賦裏流光
度庾亮樓中照影來人世滄桑多少恨廣寒丹桂鎖
長開碧霄殿闕高誰問露白風微獨上臺

賦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前村隨柳復尋花嫩綠殷紅一望賒羃地深垂彭澤
影晴天遙映武陵霞仙都似隔無多路隱士如今有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十

幾家愛逐風雩看野馬不應塵鞅是生涯

賦得豆畦欲暗雉初肥

亭臯煙樹接平畦嘉菽慈龍翟雉迷園藿已看連宿
莽山梁何事逐鷄雛高軒望盡青蕪遠媒翳驚飛繡
羽低却憶南朝長埭上鏘鏘彩仗駉駒嘶

賦得綠樹陰濃夏日長

火雲蒸畏日綠影蔽高天屋枕千章畔門當五柳前
水紋涼竹簟風氣潤桐絃此地銷長晝還應似小年

賦得身閒詩曠逸

物外得身閒幽棲即閑關人歸蓮社裏家在剡川間
澗遶風前竹雲收雨後山吟來詩句好清曠出塵寰

賦得夢破蓬窓雨

驟雨侵宵打客蓬衾寒夢斷黑甜中飛迴圓蝶人依
舊欲到家山路未通雀舫微明蘭燭影雁洲正響葦
花叢還如馬上堪能續重訪華胥太古風

送余田生之任江津

新將黃綬帶青袍舊日韓門是李翱家住延津騰兩
劍官從益部夢三刀蘭陔祇望雲山遠棧路休辭月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十

峽高早抱一琴歸粉署朝天始得遂林臯

湯少宰招陪隴西公宴陶然亭眺秋色集字

八月追佳蹤仙都僻一邱縱歌懷楚曉高興對靈州
晚曠看庭際朝氛斷嶺頭笙竽深壑扇碁局半簫收
影搖青梧亂聲過玉簫秋蒼蒼蘆岸冷淡淡水園幽
宦路簪裾集吟辭沈謝優盟心應不極裁翰約江鷗

同隴西公恭和

聖製覽孝經衍義有感而作

春色陔蘭茂年芳砌莢催浮雲愁眺望愛日喜追陪

在廟周詩感于田舜典哀遺編勤乙夜要道貫三才
瑞紀靈鳥集符徵白兔來懽心萬國合壽域八埏開

孝德光前籍天經入

膚裁秋風徒自恨紅葉已成堆

御製朱子大全序恭紀同隴西公集字

道衰鄒孟逝質散董韓徂邪怪淹年葉浮華騁四區
濂溪一人出伊岸二程驅先覺生同里超然摧嶺隅
述經笑毛伏刊簡抵班輸閣老脩看畢

宸居契未殊分章梳細髮條串握靈珠志湛雖英智神融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十三

變下愚探尋嗟此會展玩樂無踰拔翰乾元造昭文
緯度摸長才揭嵩岱麗作照城烏復有槐庭咏賡歌

馨翠栢

奉和隴西公

恩賜草荔恭紀

綸閣飛瑤札雕鞍遞翠籠

先丞相府品亞狀元紅昔者淪巖澗蕭然翳華蓬新從
遙徵外移植禁園中五月芳行殿千株映離宮數華
承湛露垂實向薰風名號

宸章錫栽培

帝道降石榴輕博望枸杞笑唐蒙信美猶吾土殊私眷我

公一承

天澤渥百果未應同

前題集字

故山與南海嘉果餉六月塞上有華水

草荔舊名華水 巖間

金彩綴

聖主錫稱號品味共佳絕裁翰下彤庭遂令識頗末眷我

采鼎老雖飽無內熱書堂對馬枚素志浩歌豁惟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十三

皇妙幽贊川岑齊擢拔微物際休時在野況才哲

隴西公蒙

恩賜坐藍輿遊熱河行在恭紀二十八韻奉和

鼎鼐功成日翩然念壑邱閒雲天路曠湛露

王恩優掌舍治行邸饗人饋脯脩千齡逢

聖后三接禮康侯魚水誠懽契螭坳意密綵風塵微往夢

霖雨徧荒陬茲土山川異禁城草樹稠東南環澗道
西北倚峯頭宣室思前席離宮命權舟肩輿承寵渥
目賞遂迴周疇昔甲兵際里閭樽俎謀心雖巖穴契

迹爲廟廊留王國時分陝燕巖德置郵開冊羽歲
周見黑章遊粉梓固云樂江湖寧免憂鴻敷扶太極
遐想結神州九月搖蘭漿千村種麥疇慢亭經屈曲
藍水汴端流霧洞蒼松晚霜籬白菊秋瓊葩疑綴雪
珠瀑像垂梳芸局徒羈繫寧壇限從遊及門皆睇望
當宁待謨猷累葉秦婚晉居鄉魯近鄒歸情隨雁去
旅迹笑槎浮園荔思同采谿毛憶可羞歲華何冉冉
客興竟悠悠跨岸松陰密平泉石逕幽卷阿吟舊句
尺幅画滄洲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古

和隴西公述德紀難詩

明季失其柄弄兵繁有徒餘氛連海嶠閨位竊珪符
賊酋林日威受明永
明王封稱平南伯祗類銳營窟翻爲虎負隅中原
初靖亂南服尚稽誅處處聞刁斗年年素粟芻崑岡
騰烈燄丹穴置罟罩逢屯厄橫灾暗觀觀鳴鶴
悲毀室鸞鴛燕驚離漁仲文之彥平居行不渝蔡
方愴戚荆樹幾凋枯慷慨思并命倉皇便即途人皆
危此去誓不顧殘膚豺獍谷中嘯春令原上呼公儀
求易子趙孝競捐軀義使肝腸激言將涕淚俱免群

胥感動渠帥亦嗟吁填壑知何濟抱薪計是愚一行
愁斷雁千里憶神駒衲子來籌箸僧銳峯家獻
搗巢之計請執殳兵資因治鐵軍食莫田租其地危千仞懸崖
陝四隅擣巢雖策畫絕徑每踟躕帶斧開榛莽攜媒
逐鷗鵠綠巖謀獵者斲磴託樵夫選卒鋒鋌銳前登
胆氣麤輕便爭走仇趨捷鬥飛颺是夜淒風緊遙隨
燐火趨濃陰寒黦黦謝雨影模糊失路紛零落尋踪
半已蕪銜枚穿泥淖攀葛上嶽嶇山怪行銷矣雲師
助友于冥濛留曉霧曉曉曠曠蔽陽烏衆寡誰能料潛幾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五

事不虞眼迷嵐漠漠夢駭角鳴鳴羸老投崖盡梟鷄
棄穴逋摩雲終得李犯雪欲擒吳百戰從茲勝先聲
誰所驅卑旗頻陷陣常用關侯廟
卑旗戰輒勝墨經自提桴嘗守
村城小惟餘四伍孤時連兵歸取糧
在者僅二十人突來乘弱壘勢
似鼓洪鑪投石齊飛礮張拳搏伏軀追奔收組練歸
凱舞銀鉞竟返連城壁全迴合浦珠竹林高素節棠
棣惜芳跗十載夷強寇諸鄉開坦衢威靈廟廟震倫
理鬼神扶既用繩先武還將啟後謨代傳龍豹畧機
握烏蛇圖螭陸馳丸蠟狼星射木狐功成魚得水運

秦鳳樓梧撫甸陳家緒行官荷

帝俞彩牋揮

聖筆璿榜表名儒若斧光珉碣非煙起石鋪閣山絕頂尚

碑垂點畫湯鼎接規模我祖芝蘭契先生祖與仙鋪庭仲賢

孫研席娛先生之孫與夙齡親杖几余曾竭末坐聽

笙竽老有風流在人看氣聚殊豪情對松菊邵德壽

桑榆文武材何忝學使孔公贊先生有文武全材

恩華事有孚將來孝義傳青史未應無

隴西公蒙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七

恩賜題額對語獻五言二十韻

瑞象開軒錄賡歌和舜徽築巖符聖夢分陝舊王畿

呈春紆台座

大書出禁闥鳳凰九霄下鸞鳴五雲飛霖雨霑要服高風

待振衣豈能忘素尚祗是戀

恩暉荒徑竹千箇故山松十圍一旗春茗熟數甲野蔬肥

近者陳青瑣悠哉望翠微却聞駒皎皎徒賦柳依依

更借麟臺掌偏遲鷺渚歸猶局卧龍洞未掃釣魚磯

縈路終休轍枯棋暫息機歲華憐晚晚鄉思隔芳菲

晴昔為縫掖從多老布韋許身才不薄撫世意空違

元宰逢丹宸許謨佐萬幾乃心堂陞合吾道古今希

縱有烟霞契其如湛露晞且期銘珎鼎持用答金扉

附隴西公和詩二首

伴食常懷素食憂女蘿桐樹倍驚秋自天霖雨誰

能作振古高風不可儔舊植久荒三徑路滄波暫

繫五湖舟連朝淡背非關候累息

深恩愧復羞

與君先子舊時諾夜月清溪曉露林委翳不勝良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七

友念羈飛虛負古人心雲迴舜世重華日夢結商

家萬里陰丘勝高懸驚逾分新詩况復抵南金

元戎李公恭懸

御賜扁額和隴西公紀恩之作

幕府歸來十載餘華堂今喜奉

天書青編姓字應長在白傳風流盡不如

御筆高懸巢閣鳳

皇情常憶釣磻魚况逢綠野開局日拜訕

恩暉有二疏

壽黃達甫次隴西公韻

榴火添杯色
榆星照鬢華
分甘同孔奮
濟困亦朱家
元老欽風義
新詩紹正葩
惟應綺筵上
煥爛起祥霞

公手藁朱書故云

代壽隴西公有序

相國隴西公暫離黃扉卻歸綠野晉接殷勤
於清畫乾文煥爛於紫霄謨明弼諧當宁既
稽乎典訓明良喜起在廷又盛有賡歌公於
是捧出九重裝成兩卷喧儒林之盛事爲名

近道齋集

卷之二

文

家之寶傳既越次年序當九月香浮菊醴逢
降嶽之佳辰彩映榆星擬如岡之雅什謹纂
鈔緗簡雕刻髹屏不揣戎行竊追高韻蓋宮
商相應義固兼夫引年而瓦缶自鳴情實專
乎介壽云爾

獨抱遺編學魯儒已將大業紹臯謨捧歸玉軸金英
瓊競進瑤觴菊藥敷杖履烟霞來素尚精神龍馬是
祥符還聞調燮躋仁壽

皇極年年會坦途

和隴西公鰲峯書院詩

驅車向神闕停旆揚儒風勲業酬

明主經書紹晦翁披帷多使節操几亦文雄
威世方興學吾鄉久息戎沍莪春水綠岡樹曉
靄紅鹿洞懷陳蹟鸞旂頌魯宮作人君相事斯
道古今同還轉山容近亭臨沼面空披雲留雅
譙化雨是元功若到成材日無志樹椅桐

暑

雨霖江頭望天陽映密條曉光留寂寂庭籟
佇蕭蕭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九

晚靄今安遇煩蒸正苦驕寒氷坐能得擬玉過瓊瑤

清源避暑

偶因避暑到巍巔翠嶺清源縱目偏綠徑雨餘時
呼鳥碧霄聲晚乍鳴蟬南臺別寺當幽石蘿室靈蹤謁
老仙六月蒸埃消獨盡寧忘曾點賞心年

登王家樓二首

王君高屋比層臺永晝常隨素友來夏節肯嫌沈紫
荔春朝豈惜泛金杯坐看古洞山容近時見江臯樹
色開攜取歌童爲度曲涼簾輕展勿忘哉

片邊危棟對青峰浩景流光望處通間送飛雲移案
上却窺明月入牕中蘭華曉氣應霑露桂酒香筵正
拂風自是埃塵曾不到悲吟休唱大江東

劉阮到天台

幽山獨望有因緣探藥餐胡路已傳更度洲橋逢二
女却邀洞屋結千年百罇碧酒分蘭寢幾曲瑤琴調
綺絃爲問絳蘿真類夢曉風暮雨侍郎眠

蕭史攜弄玉上昇

何人引鳳聽歌長合管曾聞送夕陽緩節疑應待公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十

子凌空早已逐仙郎同時嘯傲青岑畔叱翰招游綺
里鄉三弄不妨喧細細桂華月滿媚秋涼

吳宮教美人戰二首

劍氣秋宮起金山四照明試餘朱錦墜調熟綠鬟傾
總律除驕志迴奔寄忍情只應圖楚亂七縱每能成
十隊披裝就佳人轉影遲有征催妙質整衆瘁芳姿
往返偏難學酣號競不疑前來聽禁語誰敢笑聲時

咏嚴子陵

桐江江岸水深深隱退閒曾臥澗岑客星已出風塵

上故侶漫知物色尋潭邊遊鷺涵清影
素襟我昔羈帆觀片石渡頭鳩雨起長吟

咏陶淵明

飄然清望愛陶翁放意荒園農圃同綠引篠根遮徑
曲青交柳帶倚門中休論舊國憂何許笑把金醅醉
不空日夕峯晴詩思滿但攜鳩杖到籬東

憶昔

爲歡追往日託愛感先年取友皆名士求師接大賢
繁雲披檻對皓月到牕懸楊叟疑狂客梅翁類小仙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廿

詩辭開舊卷度數寫新篇覽境窺蓬戶勤農問水田
催燒川漾漾揮馬陌芊芊九葉籠纖霧雙莖惹曙煙
履聲近池鳳冠彩結林蟬被遇親龍案調元首鷗聯
丹扉頻任寄三徑且忘捐試問沙隄築寧如桂澗還
間凌蒼嶂嘯更擁碧霞眠瓊萼垂寒麗鶯笙送畫咽
端居真未念知已負多憐只有歸與願清谿訪石泉
代壽鄭母陳太孺人歌

君不見西京劉光祿白晝校書夜相續天遣老人吹
藜杖杖頭火光耀於燭一篇珍重等遺經前有傳頌

後丹青不獨文字爲鑒戒佩裳千載觀儀型前脩深
意論婦式佩悅矜纓慎內則婦式脩成即母儀貞順
賢明俱不忒驚江聲華說榮陽荆山產出是圭璋古
來大義美歸善共道音徽盛北堂賴川名系崔盧伯
德星芒彩鍾賢女鹿車入門即同推鴻案當筵時自
舉珩璜節度叶歌詩迴步春容韻每遲惟用和柔爲
正行蘭性慈質便可知房中綠軫傳清調樹背循陔
承色笑春秋膳膏候無遠晨夕暄寒心自料治毛采
采動盈筐牖下潔治何齋莊家人之卦爻二四主饋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三

肥家德所當中庸高遠由卑邇順親必自兄弟始視
於無形聽無聲善體親心稱孝子閨中姑嫂即弟兄
世上母女最關情須道小姑信如妹堂上阿家感至
誠此意人間誰能識怪道歡心難可得吾曹讀書且
如此何況陰性多吝嗇太君純懿資三靈豈煩保姆
深丁寧自將溫惠調和氣至今鍾郝號典型

聖主龍飛六十春却數當年設悅辰昨日佩珂拜丹闕回
首南望鷺江濱鷺江風景似蓬島海水環迴波浩浩
數峯縹緲擢神仙萬石巖中雲不掃半天悠揚聞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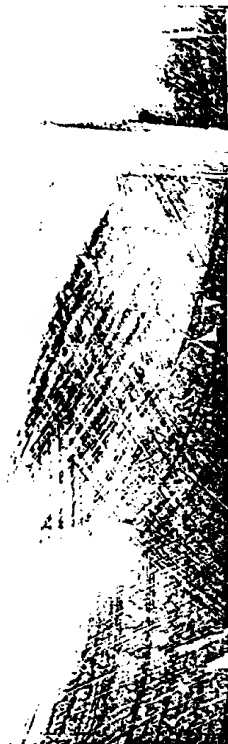
笙瑤池仙使董雙成還向麻姑索麟脯金漿醴醴
漿清嫺嫺舞袖南薰颺茲母開顏高堂上玉樹瓊瑤
珠樹光枝枝葉葉森相向陶家截髮本留賓冠蓋雜
還稱觴人願得年年逢此日三雅橫飛送百巡惟我
與君稱同志一吸周醪心已醉潞河幾載晚蘭馨肝
腸如雪堪相示農曹使旌奉天書何緣嘉會逐簪裾
遙遙一獻清宮曲銀鬢丹顏訊起居早晚

皇家紫泥誥連幅縑細榮國號欲借光祿手中赤玉筆如
椽更與韋柳之母照青編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三



庚辰南巡恭紀

璇象元涵地瓊輪即配陽順乾施厚化受日表輝光
簡牒傳堪數徵音志不忘軒轅聞附寶瀉沛降城煌
石紐因興夏扶都遂啟商來嬪稱自摯倪妹造爲梁
明德炎精著宣仁宋業昌

母儀推盛世女範佐

先皇疇昔開平治勤勞事贊襄六官師法度九御式妃嬙纖

室親縹屢綿衣服潄常繪圖陳鏡鑒應節璫珎璜標

木歌能逮鷗雞警未央霞引天極後雲繞婺星傍克

近道齋集

卷之二附

敬承長樂思齋媚太姜中闈脩悅佩內則舉椒房迨

及東朝御安居北堂康名真齊任如頌已比虞唐

聖孝春暉慕

皇情愛景將除懷采芣河漢感求鮎夜寢時先問晨羞

每自嘗滑甘調冷暖葦席候溫涼肅穆禱除繁雍容

火玉瑤珠簾垂爽榭笑艸面漪塘宛轉罵初語低迷

燕乍翔舒顏依砌藥怡色對牆簞耆武清邊塞神威

靖漠荒舜階升羽綴禹服奠金湯昆蟲皆生育寰區

盡享王恩流曦照灼澤被海汪洋歸善情敦懇尊親

義顯揚搗謙辭勿有大美謝何當昨歲江淮幸南州
杏柳鄉肯教違畫永共奉賞辰良道輦先龍舸扶輿
上鷁航岸陰纔吐葉隈畔早翻芒始發津漸碧還經
瀆水黃叟童環祝禱婦子佇瞻望微雨吳江擢輕颺
越港檣喜觀民穡稼欣省戶蠶桑曆紀庚辰正年週
甲子長

近道齋集

卷之二附

二

近道齋詩集卷之三 戊戌以後作

晉江陳萬策謙李甫著

瀛洲亭宣

旨日口占二首

蔡桺重登翰墨臣瀛洲亭北拜

恩新共知晚達非干世所恨微榮不逮親識面只今餘故

吏題名自古續先人空慙前輩垂推獎浪許驂騑逐

後塵

庾杲身依綠沼蓮品題國士受恩偏一枝尚在孫弘

近道齋集

卷之三

閣萬里曾隨元禮船良實不妨當晚歲好花合擬待

秋天殷勤訓語鏤肝禹敢忘春風三十年

擬喜雨應制

清時暘雨叶其疇乍看亭臯沛澤流潤灑黃梅占應

候波翻綠麥喜欣秋周詩已賦豐夫慶夏諺將歌

聖主遊卻羨蜀都題柱客能搞文藻頌汕汕

恭賦

御製郊原浮麥氣

久當乾月憑高豁四郊青袍被野岸綠綬結林梢夏麥

浮虛氣周原圻實苞休徵協風雨樂歲一肥曉近水
清波接連天翠色交從茲歌億穡處處競笙匏

恭賦

御製諸花候御輦

塞垣東北艷暉遲消盡輕寒卉未披到得紅英迎路
處恰逢

翠輦省方時春隨日馭爭先到律應風行不待吹喜看

離宮千萬樹傾心共似向陽葵

恭賦

近道齋集

卷之三

御製氣融催景麗

玉歷璿璣正蒼龍斗柄迴寒隨庭雪盡春逐谷風來

月令陽方暢年芳候暗催綠烟隄外密紅糝水邊開

麗綺金名谷繁華錦作堆共懽逢

運和氣遍埏垓

恭賦

御製人烟有慶色

運值三階正文垂五翰聯虞稟宣令序踟鼓報豐年

繡甸紆

宸賞金聲發

齊篇望中窮，埜色佳處霽。村烟禾黍高，低接槐楊遠。近遠
網縕環，廣陌慈鬱入。長天瑞繞和，風細光含霽。景鮮
一人歌有慶，皇極本無偏。

恭賦

御製飛泉界破數峰青

巉巖萬丈灑飛泉，迸玉拋珠下半天。一抹黛痕都界
破，數峯青靄不相連。拖紳直隔蒼雲斷，挂練斜分素
壁懸。自覩

近道齋集

卷之三

三

乾文垂麗藻，画家爭向画中傳

恭賦

御製濃妝淡抹耐寒松

北亭南望對遙林，積雪經時擁碧岑。塵尾輕霏銀霰
濕，龍鱗濃壓素雲深。閑風琪樹應爭色，卻月瓊枝共
此心。一自

天章標本性，千年老幹更森森

恭賦

御製肩輿頻視桃花水

宸遊不爲玩芳華，翠輦蒼旂拂岸葭。浪急桑乾飛竹箭，春

深穀雨漲桃花蘆。津東轉流清口柳，全南迴會子牙
水。定狂瀾成沃土，冀

聖澤洪無沮

賦得夏雲多奇峯

本自高山出，還爲列岫容。憑虛形更幻，當暑氣尤濃。
萬壑隨風變，千巖盡日封。聚時成疊嶂，散處是孤峯。
海市寧留影，天梯豈有蹤。忽聞燕渚雨，疑落澗淙淙。
賦得平埜春草綠

近道齋集

卷之三

四

韶景當芳甸，平蕪極遠林。氣浮烟共靄，色向雨來深。
埜徑青袍映，書帷翠帶侵。麥芒交細浪，柳線接新陰。
河畔歌中調，池塘夢裏吟。每承天露湛，長有報春心。

賦得秋水共長天一色

秋水共澄徹，秋天正霽晴。滄波連曠濶，碧落映虛明。
河漢斜遙浦，江湖混太清。初疑雲一氣，最好月三更。
試論莊生理，誰含宋玉情。乘槎兼泛舸，俱得曉風輕。
擬題湯西厓院長新得文徵仲爲李西厓畫閣

林真蹟

茶陵辭黃扉蘭皋愁綠野招尋盛賓侶良辰共杯舉
夢寐輞川圖優游洛陽社同時文待詔水墨擅瀟灑
寄言丹青妙爲將泉林寫亭樹久寒烟萬蓬埋古瓦
代遙變陵谷逕荒斷車馬遺卷尚新鮮居然想風雅
神物有所歸先機亮非假臺閣兩高名往者與來者

代送鄭魚門

鄧林歲杞梓荆山富琮璧惟此大江南才俊之藪澤
昭世振金鐘簡賢持玉尺恭聞君子心奉命已夕惕
共知壺中冰表裏俱潔白

近道齋集

卷之三

五

壽徐前輩

紫陌交華轂方知靜者賢菊松陶令宅書畫米家船
日下推耆宿人間號散仙自堪成大隱楚樹得長年

壽滌翁劉年伯

雲中翫大影庭際白鵲窠代註神仙籍人堪孝悌科
教經看林杏對酒賞煙蘿長得春暉麗風光樂事多

送施伯美之任韶州

豹尾天光近螭頭日影明侍中長執戟閫外看揚旌
陌雪飛離席鄉雲動遠情青春瀾袖喜白晝錦衣榮

歲代周千載茲都聲石鳴共知勲閭峻累葉紹英聲
約遊祖家園至豐臺觀芍藥

雅會華簪集良遊紫陌多客心期浩蕩此候正清和
荒館看垂柳空塘賞小荷平泉餘古石絳藥艷香羅
芳草騷人興喧鶯醉後歌莫孤筵上約塵壚有煙蘿
吳五翁暨張孺人雙壽

抗志風塵表遊心翰墨場鹿門身共隱鴻案老相莊
北闕承毛檄南陔介羽觴顯親應匪懈嘉績報巖廊
壽田樞憲

近道齋集

卷之三

六

海內瞻名德巖廊重老臣風霜爲法紀龍馬是精神
寒歲臺中柏遐年楚國椿張蒼應可比壽過百秋春

贈李南屏

局擬尚書令官齊領護軍韋賢光緒業江樞謝清芬
瑣瑤荆山剖鐘鏞辟水開新恩兼舊職煥采勳星文
壽吳使君道存

有美同枌梓爲祥比鳳麟威名三虎賁群從八龍荀
出牧滇州遠初營泮沼新西曹升粉署北闕拜丹綸
漕運邦之重郎官

帝所詢公才冠朝著星象應天困移節燕畿左連舫潞水
滯深情期報國理劇在通人案牘盈秋夏奔馳忘夕
晨鑑光長不垢玉淨本無塵運偶千年聖時逢二月
巡撫詞承

睿賞扈蹕擢儒珍謝客詩無敵周郎酒更醇勞歌沿柳岸
幽興引漁津績業當平世煙霄足致身濟川須異夢
降嶽自靈神雲物書祥後義城欲會辰華簪值強仕
綵袖正娛親前輩風流在佳期齒髮新相將歲寒意
堅操老松筠

近道齋集

卷之三

七

和諸葛子襄秋屋四首

黃絹新詞錦不如潘郎秋日感閒居世人知誦凌雲
賦家法爭傳墜露書文士生涯無一尺長年功課有
三餘祇愁塵壒侵窓几屋後新營仲蔚廬
平津東閣旅人家學得攤書且種花五鼓猶酣莊叟
蜨一旗閒試陸翁茶逢嘉客至因閒逕是散仙曹不
上衙多謝巾車頻枉過門前輕碾舊隄沙
吟罷瑤章百事閒後園扉啟望青山數家村屋氛埃
外半畝池塘草樹閒盡日不聞人跡到斜陽惟見鷺

飛還若教買地成鄰舍屣步時來叩竹關
幽棲何必傍峰嵐斗室寬然近可探環佩偶來共蘭
閣銓缸寂坐即茅菴辟間画景如真賞窓下翰音亦
解譚方朔金門爲大隱笑他捷徑在終南

壽蔡詒東表兄偕老雙壽

粵西處處芾棠陰趙北年年泰雨深化起閨房鏗瑤
瑟風行閨里動瑤琴劉綱偕註神仙籍賈虎爭喧翰
墨林他日鹿門歸舊隱幾重天詔到層岑

壽郎中

近道齋集

卷之三

八

粉署聲華冠驚班星郎恩禮動

龍顏寒林歲向蒼柯晚綺席春隨玉管還自古名人皆降
岳幾多詩句誦如山北堂更喜雙銀鬢先捧霞杯舞
袖斑

代壽山人楊梯雲

有美關西彦充然見道容素心山與水家訓友而恭
塵跡輕朱紱衣冠侶赤松香山他日會招下翠微峰
送周其蓮

暫辭芸館著萊衣太學何蕃且一歸林下猶逢朱荔

熟海邊休戀白鷗飛
禾當晚獲爲良實
花到秋開是德機
寄語步兵休漫醉
共將彩筆向天扉

天灣橋二首

州城北面水迴環
行到天橋徑一灣
楊柳綠隄交翠綠
芙蓉隔沼門朱殷
好將舟舸乘明月
祇覺邛墟似故山
多羨星郎美風度
勞歌消得暫時閒
夕陽歸路轉城隅
炎暑氛埃半點無
吏部風流爭謝傅
平河水色類吳都
三更漏下調歌管
八里橋邊憶舞雩
明日不知誰寫得
輕舟夜月泛江圖

近道齋集

卷之三 九

送成綱齋前輩

親持玉節向南交
坡壘關前響鐸鐃
恩賁舊藩光俎豆
禮成新冊胙苴茅
誦詩已取通經用
桑遠今將薄海包
謾笑生平誇膽氣
請看騶從滿坳郊

送鄧典籍

高密侯家有俊人
輅車南去耀星辰
幾年黃閣司綸客
今日朱方仗節臣
文物尚存中國舊
圭符更冊外藩新
永教銅柱高標外
芹站茶籠萬里春

題同門徐錢塘小照

夙駕望京邑
車中屬所欽
載途瓊雪滿
連嶂碧雲深
客思緣川陸
勞歌念古今
雖將丹穴羽
聲徹九臯禽
昔感風霜道
茲同翰墨林
願言貞素節
莫忘歲寒心

題徐集功秋林讀易圖

暫住巖扉學隱淪
秋林蕭爽淨無塵
松柯自不關榮悴
著草還應問屈伸
金馬幾年同曼倩
竹簾終日似嚴遵
六橋無限風光好
待得鶯花便及春

壽柯聚公

流火移新律
涼颼碧漢清
芳傳紫蘭茂
影映白榆明

近道齋集

卷之三 十

寄秉言

綺席飛金盞
雲璈和玉笙
王都回首處
兼起故園情
故園榴火晚
開時滿市喧
喧喚麗支水
底看沈赤虬
卵盤中爭擘
白羊脂高齋
日靜塵飛少
半景風涼席
散遲誰念蓬
山一霸客鄉
心同憶竹林
期隴西兩前
輩夜過

隴西兩前輩夜過

共得一枝棲
今宵展步西
牆高初月轉
鄉遠尾星低
方朔淪金馬
莊生養木雞
惟應同語命
出處庶無睽

華亭司農公蒙

賜御書

聖製詩恭和八篇伏讀感歎竊步四章奉獻

芸閣從容曳履人

九重恩禮眷儒臣虞弦揮處音何古湯鼎臨來迹更真瑤

札光華增邸第珍廚氣味爽心神每懷耆舊

天顏喜此外那曾假一嘖

三公須用讀書人四十餘年侍從臣黃閣承

恩常一體白麻宣

命便爲真好同已閭稱門閭

宋閭中吾宗三

祇笑長沙閭

近道齋集

卷之三

十一

鬼神使杲舊依蓮沼畔仰瞻

天藻自歡嘖

五色雲開唱第人韓公位望冠朝臣鳳梧歌吼傳來

少魚水心情寫得真乍睹文昌添瑞景早從崧嶽降

靈神懸知奏草通

行殿

睿賞清辭一展嘖

朝著榮生照翰人

聖皇優念講筵臣羣誇館閣千年遇須信嚴廊一德真王

令風華爲領袖裴公龍馬是精神晚來空忝瀛洲客
也與同官細對嘖

送余考功假歸省親

解綬辭丹闕褰衣向翠岑見君今日事卓爾古人心
叱馭馳危棧分符傍碧潯江流同浩蕩蜀道豈嶮欽
吏部邦之重儼郎衆所欽粉垣稽舊典桃樹種新陰
考課京房法清曹李重箴宦情輕五斗公望挺千尋
去即拏孤櫂歸仍抱一琴能因時進退肯與世浮沈
況有循陔念寧忘陟岵吟驛途秋月澹鄉思白雲深

近道齋集

卷之三

十一

潔已等寒玉養親非暮金冥鴻真得路慈烏正依林
孔李投嘉分芝蘭契素襟相將歲華久荏苒鬢毛侵
近共平津館常隨赤烏音塵譚晨妮妮碁局夜悵悵
東閣居猶在西州恨莫禁愴悵懷杖几慙愧列纓簪
聞說壺公麓堪招海客禽田間期結構物外想登臨
春洞香芽熟村翁竹葉斟半牀遊夢蝶萬卷檢書蟬
祿命看三甲行藏訊六壬終焉娛澗壑奚以慰蒼黔
令序方蕭爽連朝尚滯淫高名當烈日離緒對愁霖
皎皎歌場藹呦呦感野芬何年劍潭上會合兩霜簪

天橋灣和沈張兩前輩

北郭平河靜不流使君別愛小邨幽
垣樓吏散人來晚橋檻風涼月上秋
連日清尊揮綺席有時歌管在蘭舟
吾儕官職間相稱詞客都緣眺賞留

吳使君於此地餞余考功用前韻

一琴歸去枕溪流餞宴偏宜正杜幽
今日且為同里會此間便似故園秋
芙蓉隔岸招飛鷁蘆荻當窓繫小舟
若向煙林窮勝事也須回憶白駒留

壽汪同年祖母百歲

近道齋集

卷之三

三

五雲開處捧

宸章寵渥新承日月傍家慶忻逢

天節慶

賜坊高出狀元坊感王母夢為靈瑞
王姚江祖母岑氏年百餘歲其生時夢

神人自雲中送兒下打老兒九有異方同署何人中墨筆更添

榮典照繅綃

上華亭司農三首

一代高名衆所宗千秋竹素事昭融
經書還得司農定翰墨兼追內史功
當日洛川雙立雪

先君並出多德憲門下

年沂水世吟風細桃著子如堪賞只在梁門化雨中

臺有叢蘭閣有芸雨從恩地纂遺文綸扉說易天心見蓮府言詩國政聞晚逐清塵望枚馬長思講席奉河汾家聲世業淵源在歆向相傳事子雲

回憶春風二十年牙籤親檢絳帷邊一朝鑒案裁明

史萬首瓊緇答舜絃碧落同瞻卿月迴寒芒直與五星連金丹秘訣終傳付凡骨也應換得仙

送力夫南歸

雁序翩翩盡友聲余與介夫同年一年兩度送南征

近道齋集

卷之三

古

六兄大暫攜詩卷歸蘭社便逐賢書上玉京素菊却經寒有色才人須到老成名共知此別無多久不用慘裾悵離情

題施濟國小照

萬國晴光翠陌連荀君坐處一鑪烟家傳麈尾閣烏臺

上人在十洲三島邊楊柳風流爭玉樹桃花顏色讓金鈿他時皓髮香山老檢取丹青認少年

贈曹爾綸

故鄉初定喜登賢桂魄生華感上天

庚申補行戊午鄉試文明啟運

邊

畫石朝風度漆園經劉綱夫婦皆仙籍荀叔兒孫是

德星珠履筵中誰不羨開峰高見老松青

壽華亭閣師

景福敷遙壤昌期邁大廷紫宸升似日黃閣壽爲星

一德紆

天眷千秋降嶽靈風薰金軫律月滿玉階真禮秩兼三老
聲華載六經應知舊槐色長與石松青

答軒蓮

芸閣攤書暇相懷在竹林羈翎猶滯迹烹鯉見遙心
幕府談兵壯巖關養霧深時在風嶺劉直謙幕中寄聲羊叔子

近道齋集

卷之三 七

投筆更清吟

送潘子登

玉貌潘郎已白頭神京初作少年遊豈無奇策堪經
世恐似寒花欲待秋高適旌旄終貴達虞卿書卷暫
窮愁歸途莫惜吟兼酒詩伯重封是醉侯

送莊復齋之任濰川

同在扶風絳帳前相將得上大羅天高文舊握

仁皇代名邑新膺

聖主年卅第最難今日別濰川應有德風偏讀書到此方

成用莫學迂生老囊篇

送周甥令同安

天庭濡翰拔高文才子聲華海內聞從許魏舒成宅
相惟應喬達號神君潮環浯浦懸宵月雨出輪山帶
曉雲得遇

聖時儔作吏鳴絲恭和舜風薰

贈同門王立常

世業承邦禮文場繼國風上林探杏共恩地執經同
雅興烟霄外心期汗簡中慙無寶刀贈巴曲詎能工
近道齋集 卷之二 大

題汪千波采藥圖

戀闕緣姜被尋山愛紫芝願爲黃海客久謝白雲司
翰墨紛何事松筠未有期因君一長歎貞素媿磷緇
送浣園之任寧台

六蘇解丹闕雙旗向四明浙東新

龍命黔嶺舊聲名洞戶天台秘潮音海嶼生仙蹤兼佛地
俱荷德風清

贈徐前輩

喬木垂青陰鮮葩暎絳跗淵龍奇半甲穴風瑞雙維

地涌三層浪天開四達衢國珍知趙辟廟祀論商瑚
高步推能者幽棲信命乎一竿巖子瀨兩漿白公湖
谷口人稱鄭姚江客姓虞消閑禪寺榻遣悶酒家壚
設卦占无妄觀爻裕罔孚惟將蘭作友休問桔爲奴
慮淡塵氛遠神清夢寐俱烟霞綠不淺翰墨興何孤
壘倡懷東觀琴囊向北都舊交綿世葉前輩識規模
春草吟詩卷秋林玩画圖風流真未墜傑出媿吾徒

雪

西來王母不曾歸垂手亂翻玉女衣日馭春隨蕙英

近道齋集

卷之三

充

盡雨絲夜帶柳花飛已飄綠浪過青陌更下朱檐撲
素幃一樹丁香開爛熳可憐著粉轉芳菲

秋日訪強大年先生索贈古梅和尚

屣步槐街訪鄭虔書堂寂靜對秋天直廬身退成孤
尚鄰寺僧過話四禪座上心情如水月世間榮落是
風煙他時若向東峰住也共宗雷有法緣

謝星伯齒及服官詩以壽之兼致敦勉

兩家祖父同時人前輩意氣非今倫余昔童稚侍吾
祖歲在辛酉斗指寅中夜伸足蹴余覺今宵得夢幻

且貞給諫謝公惠相訪手持黃冊色鮮新謝公高第
在乙丑先君後起周千辰榜頭十人

皇所定試冊裝黃此其因乃知前輩告先兆感發夢寐誠
不泯繫余與君通門好崢嶸世業侶鍾荀君才傑出
少其匹騰馳千里稱麒麟乙酉侍奉返初服是秋君
以英髦掄其冬卜居金魚里西家寶樹即芳隣七年
閨巷素心者水味何淡醪何醇好友王蘓二三子杯
盤錯置不厭頻松枝麈尾每竟日披寫肝鬲無涯畛
羨君孝德耀前史采蘭南陔奉慈親高堂大耋啟嘉
近道齋集

卷之三

干

宴余時歸里從諸賓年來不偕上計吏有烏在林獺
在潯笑余將老尚慷慨驅車還踏九衢塵平生難忘
國士遇操持杖几隨平津十試禮部竟一得敢望淵
魚登赤鱗居然忝竊蓬瀛客恭荷

恩垂珮紳館中老吏舊識面鞠躬前賀負折薪寄書吾
友相劇切晚獲良實古所陳前歲余齒當五十相國
貽詩道殷勤男兒成名多老大惟期歲寒茂松筠君
今已及服官政請以此義爲君申况間彤廷頒玉歷
龍飛九五六十春上稽慶祚邁堯舜中朝議禮事紛

論

聖代貞符諸祥集岡有翮鳳郊游麟搜剔巖穴出才俊如
君安得容隱淪東堂射策當第一一枝未宜讓卻說
碧霄浩蕩縱飛翮荆璞剖出光璘瑯瑩幃幃後方強
健教子今成廟廊珍寸草春暉那可報迴鸞紫誥酬
劬辛遠追給諫繩其武芬流貽厥家聲振高秋九月
澄氛霖榆星陵曉熒清晏此時遙頌山爲壽此日曾
傳嶽降神故園袖熟菊花盛冠蓋襟踏聯花茵舊交
霸宦金門側何由鶯坐有陳遵亦用歌詩詒親串深
近道齋集 卷之三 廿一
淺莫辭醉百巡

題謝星伯小影

聞有丹青客鬚眉寫元暉正看叢菊色須著老萊衣
庭瑞稱琪樹家聲重瑣闥邇來知道力已覺去年非
壽洪母孫太君

自昔論才俊殷勤賴母賢芬芳蘋藻薦節奏瑤琬傳
河漢明秋夕笙璫動錦筵還開紫泥綈

恩錫下高天

恭和

御製原韻

鼎湖號戀盡班行六十餘年景歷長道化淳和還太
古聲靈烜赫震殊方調時玉燭寰中照千呂青雲海
外望獨爲萬幾勤歲月祇將兆姓惻胸腸高春影落
驚輪晦秋樹風來愴候涼德邁虞廷欽

聖孝哀逾雅什奉

宸章

天顏穆想丹青上孺慕深縈

黼展傍捧誦千迴惟下淚情文生感永難忘

近道齋集

卷之三

廿三

壽海寧相國

景歷三堦正昌期一德親四時歸鼎鼎百職仰陶鈞
舊是文章伯今爲柱石臣蓬山堆錦繡丹地贊絲綸
步履輕如許菁華盛莫倫麟鳳占氣象蛟馬比精神
滿座思長渥蒼穹福更中趙公年最久潞國禮逾新正是

嵩呼日還逢降嶽辰

聖皇膺萬壽上宰亦千春

上谷感舊

上谷高牙是舊遊

李文貞公開府保定余在幕中

旌旄道路感西州

時銜命典試湖
南道經城外
召公剩有思人樹傳說終為濟水舟
李公即於開此日琴尊成雨散當時書記盡風流
府執拜台衡
何王徐魏四人
其後皆為翰林
惟餘古樹門前澗凍咽寒烟二十秋

蒙

恩賜歸途中口占

筍水源山入夢頻鳴驕畫錦奉

恩綸故鄉親友應相訝是十年前老舉人

寄林壽侯

絲管聲中送別筵此行好上大羅天

近道齋集

卷之三 廿

聖恩今賜歸鄉國可似當時曲裏傳

山東道上口占

當年負笈公車地今日持衡使節來客夢疑衝寒雪

曉王程已覺好風催

苦熱

旅舍望西立煎蒸劇火攻飲冰從受命涸水竟何功

高樹寧遮日炎雲不散風蒼蠅轉無賴搖塵屢呼童

送韓益恬分校歸署

昔歲同登第今秋共鑒文水霜應自信駉驥詎空群

話舊情方愜言歸袂已分長將故人意相望越山雲

浙溪舟中口占

五尺親持出鎖闥

聖恩還賜錦衣歸東風也解隨人意送着輕帆去似飛

晚過釣臺

風帆直上子陵灘寂寞荒臺起暮寒

聖世未容歸臥穩暫將使節問烟巒

山行口占

筍山松壑入雲深霖雨蒼茫蔽遠林及到籃輿穿鳥

近道齋集

卷之三 廿

道方知使節已登臨

楓嶺

石路彎迴繞澗旁輕輿直上到危崗寺僧指點門前

道楓嶺南頭即故鄉

雨度仙霞

一片蒼林萬仞山穿雲冒雨度高關客程不用愁登

陟

恩許皇華載旆還

水口夜泛

危灘過盡水波平結纜連舟趁夜行弦月正中江霧起挂帆又逐曉風輕

題表弟黃遂伯画松

霏霏朔雪晚風颭百尺蒼然擢勁梢他日報恩歸澗壑與君共結歲寒交

丙午鵬月望日志喜二首

故國川原畫錦榮先人宅兆喜初成

君恩渥處天心感海霧霽開曉日晴

東原吉卜若堂封日暖風和在季冬莫羨皇華歸舊

近道齋集

卷之三

廿五

里先人更覺

主恩濃

題林漢亭寫照

憶曾共踏軟紅塵珥筆彤墀但致身徒羨故人維小艇一江烟水自垂綸

題胡司訓行樂圖

科頭閒坐小籬旁晚節金英特地香塵外得無陶靖節閒吟詩句對重陽

壽柯聚公五十

我於十年前作詩壽吾子君今年五十我來歸舊里

羨君有異術壯顏盛髮齒作詩復壽君考祥在視履從茲更十春君年值順耳蒙恩再晝遊爲君酌浮蟻

壽丁提臺

帝念東南切高牙倚碩臣巍科名久著環衛地尤親年少

登壇早

恩深錫命頻榆星光海濫泰雨遍江濬投分齊僑盼歌章

頌甫申願同諸父老共酌玉醪春

閨怨

近道齋集

卷之三

共

自昔情難定真成恨有餘祇應逢李益何處覓相如

戲作

海錯山珍弗外求吾鄉土物富盤羞此來不識鱗魚味幸負林泉作晝遊

別表姪黃世則

萬館銀缸入夜明簷牙惟聽雨來聲藍輿冒雨侵宵到便是桃花潭水情

丁未初春族弟長美送到劍州賦此言別

王春擁節返神京鴻鴈追飛送北征一別龍津歸鷺

水長途誰憶棣花情

近道齋集

卷之二

近道齋詩集卷之四 丁未以後作

晉江陳萬策謙李甫著

玉圃尊堂雙壽

海昌吾宗老茂德隱巖局康強逾人耄吟興無休停
行高高士傳光動少微星銀鬚蘭閨侶春容琬瑤鳴
劉網樊夫人偕老地上行是惟積善慶流祉在家庭
恭逢

聖錫福壽考瑞昇平歲歲開賓筵冠蓋富耆英工歌何所
奏既醉入瑤笙勗哉循陔者立業揚令名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壽吳副使

憶昔與君初相知君年正近強仕時義娥迴環十餘
載齒髮當今服官期前歲蒙

恩歸故里來往經過問行止君言銀鬚在北堂且須晨夕

供甘旨歎息此道古人難孝孚為政家庭間但使荀

覲能色養不妨安石嘯東山孟冬十月小春候賈虎

荀龍翻舞袖還把壽觴上萱幃堦前看發金芝秀

題金別駕全城圖

維茲高郵城上沒臨大湖康熙歲丙子育風疾雷驟

夏秋苦恒雨仰天長嗟吁衝波撼維堞勢危西南隅
一穴苟穿蟻萬衆將爲魚賢哉金別駕爲民不顧軀
城上三日夜存亡吾與俱經營塞兩關彈丸購泥塗
傾貲吾不惜何敢辭勞勩終焉得保完忙舞疏其藉
郵人稱至今好事傳繪圖我讀循吏傳茲事古來無
濡翰紀汗簡應有石渠儒

題王雲廷尊人卷

李杜文章伯無聞進士科果然憎命達不在賦才多
緒業森階樹高文采泚我九原應自慰勿復歎蹉跎
近道齋集 卷之四 二

題郭勁草度隴圖

平生懷壯志結束事驅騁隴道度深林休辭道路屯
竭來滯京華皓髮已在頂追思往日遊一瞬如泡影
奇驪老伏櫪神駒勢已逞所願筋力強春酒日酩酊
題范太僕行樂圖

報國才猷著傳家義訓深春容和氣滿夜象德星臨
榆樹方流影梧柯有觀音共看渥洼種逸足已駸駸
題范星原行樂圖

秀氣鍾華胄英姿出盛年凝神思簡冊素尚在丹鉛

淡宕當春柳清馨照日蓮休誇粉垣客須是玉堂仙
郭勁草題別

八水三山兩地殊早年羈旅戀秦都故園荔子珍無
匹試問林宗有意無

題玉圃試泉圖二首

北苑新芽舊有名一旗采得自清明呼童煮試中冷
水味與靈臺一樣清

江華數載理桐琴歸橐都無半笏金須信東吳種花
處祇應如水是臣心

近道齋集

卷之四

三

章節毋李氏

松柯有正性冬雪寒逾鮮栢舟不移志國風采而傳
吁嗟章氏母苦節四十年結縵方八載如何喪所天
二老在堂上三雛啼膝前一死寧足惜餘生未可捐
潔膳稱婦孝授經誨子賢中夜聞寡鵠春深泣杜鵑
有司陳其事仰荷鳳綸宣旌操表宅里流光曜井廛
果報有翻覆門戶更迎迓芝蘭半凋矣桂菊亦摧焉
昔聞劉與杜哲匠懷丹鉛尚存身後名千秋照簡編
誰爲傳與史闡壺揚貞堅

張節婦荆氏

鬱鬱紫莖秀皎皎白環潔玉碎質逾貞芝焚氣轉烈
清河有賢婦習禮脩房閨婉婉奉君姑顏色承歡悅
雞鳴尚歲規溫克期有節藥餌手所操釵簪紛盡脫
寡鵠不孤飛生死同一決慷慨復從容恬心赴泉穴
恭逢

聖明運倫理義域揭況在縉紳家大義本昭晰近從那畿

內化以周南達中壘垂頌圖當陽秉彤筆萬年

本朝史作者當匠哲大書而特書汗簡事錢鏐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四

旌表節孝蔣母彭孺人

寡鵠琴中調悲鵠谷裏聲奉姑全孝德鞠子盡哀情

國史應流耀綸章已寵旌即今承介福謝樹正鮮榮

旌表節孝張母章孺人

孝德蘭陔共貞名蕙壺傳哀鵠隨銅漏寡鵠入絲絃

紫綵從天下華坊表宅前會應簪紱盛苦節報當年

許魯齋手植栢

古栢何年植前脩手澤存高柯招鳳宿老幹似虬蹲

不改冰霜操長承雨露恩爭如孔林楮千載尚蟠根

送羅生其宿偕子克樹南歸壽母謝太孺人

古樹皴霜皮不須裏彩足榮親在學業不貴朱紫色
有子能希賢黜華而務實三載大學中言行百無失
品其課藝精熟訓識母德離鳳食桐花文采耀朝日
攜歸侍瑤池芝蘭香繞膝風暖春暉長萱莖茂堂北
勿謂廣文冷雞豚養可必講學奉慈幃倫紀身先率
正己兼正人母心樂何極遐算齊岡陵從茲操券得
送王左士之任代州

勝地臨邊要通人佐牧才文名喧梓里高旆出金臺

近道齋集

卷之四

五

路有薰風送民迎泰雨來仁恩應有感早晚樹三槐

送族弟庭思之任肥鄉

千里分王甸雙旌出國都光華隣日月運會際唐虞

判事遊霜鏐澄心對玉壺早看徵拜入丹闕共晨趨

送表姪蔡遂園南歸

天扉挾藻壓群英雁塔題時舊有名剖竹雖關今日

事樹護已動故山情水雲拂樞春方暖宮錦裁衣畫

更榮我亦羈棲懷澗壑何當荀水濯塵纓

送同年李仙蟠之任徐州

金馬同時久銅魚近歲膺齊都盛聲績周典重能

丹陛綸方渥黃堂

命丹承徐方成政後早見璽書徵

送張登若得教職南歸

宿學

臨軒選鴻談講席膺儒風當代盛師道此時興雲漢光何

遠菁莪化已蒸業成趨魏闕榮榜佇飛騰

代壽和尚

壽者非無相琳宮現色身立言師古德脩道證前因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六

慧日應長照禪風自遠臻時時來聽講看轉法王輪

賦得誦詩聞國政

六義傳姬室諸家盛漢時謠吟通里巷贈答叶笙絲

本自民風采因將國政知溫柔周召什勤樸唐魏詩

論樂分殊調徵歌審所宜延陵觀舊府端木訪矇師

學古人爭重窮經俗可移平居耽講誦達者應昌期

賦得臨民思惠政

皇圖方啟泰

聖政懋勤民端拱釐幾務深思徹曉晨廟堂千載計寰寓

一家春上相謨猷獻群僚奏對親臨風耕織重鄒雨
黍苗旬息訟文書簡蠲租詔令頻普天歌至化薄海
頌鴻仁萬景歸涵育需濡草木新

賦得敦俗厚農桑

聖治期淳穆

皇仁致阜康化民惟富庶裕俗在農桑比戶無懸耜連村

有懿匡民勤風更樸生厚俗逾良一本岐三穗千蠶

聚七襄嘉禾書史館瑞錦示班行熙皞民情樂謳歌

帝力忘泰平絲玉歷億載慶無疆

近道齋集

卷之四

七

賦得丹誠勵匪躬

運值勳華盛時逢海宇清群材歸樂育百爾荷生成

結願心常切銜

恩報匪輕奉公懷恪慎體

國勵忠誠不作身家計寧為貨利營澤人非市惠潔已

豈沽名革野叨韻梧崗巖巖聲比將葵與藿長向

曉淑明

賦得更送四門聰

滄海盈珠珎荆山富瑤琨篤生天運啟養育

上朝恩周室知三宅虞廷闢四門

本聰還更達

大語自來溫尺寸皆收採毛翎盡翥騫已旌招潤壑

貢邱園茂風斯茂卷阿道所敷五雲多處望瑞氣

溢乾坤

賦得千潭一月印

儀迴光何遠川虛象自涵層霄瞻一月大地映千潭

水氣騰高下陰暉遍朔南魚龍驚法鏡蟾桂濯澄藍

祇是心相印寧將手可探影從深處見道向靜中參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八

體用窺精理機鋒入勝談若求空色諦須問老瞿曇

賦得月映萬川圓

心印誰能識憑高望邈然一輪澄皓月萬鏡映清川

箇箇蟾光滿村村桂影圓靜時滯止水動處泛流泉

是萬還爲一于淵即在天何人情獨契此理妙難宣

體用元來合空明象已傳長思參密諦庶得契精詮

賦得超然會太極

遐想陰陽始覃思造化先元機成卓爾妙趣即超然

動靜斯焉啟希夷自此傳周圖窺真義孔易悟真詮

無極幽難睹流形顯已宣包羅絃不露森列象俱全

體驗知心法萌芽起情田箇中能會取太極理當前

賦得中爲天地心

妙悟乾坤理機絃在一中從茲分造化因是啟鴻濛

莫訝心難見須知義可通斂舒時屢換闢闢化無窮

何處窺偏倚自然徹始終往來千變化動靜兩昭融

有本茲焉立在人理則同危微非歧念允執契

宸衷

賦得所樂在人和

近道齋集

卷之四

九

在鎬周傳雅迎薰舜作歌

天顏長有喜

皇極本無頗井里豐年稼膠庠盛況義寶圖開泰運玉燭

布時和星聚占營室瀾清奏絳河律隨八風應瑞紀

五雲多寰宇瞻辰象遐荒驗海波微生逢

聖代託意在卷阿

題紫蘭霞嶺停驂圖

皇華旋返戾彼高關停驂迴眺邈矣三山搜壘剖璞

我勞孔艱 今日何日靈氣生申丹霞絢瑞萬福來

臻永錫難老豈弟作人

皇華二章章六句

又

長路驅高駕危峯駐使車所欣心不負迴望興猶賒
熱氣臨關內榆星照海涯今宵逢旅館玉笋酌流霞

送海寧相國榮旋

和氣鍾真宰昌期挺大賢祥雲金榜下彩筆玉堂前
桂管綏蒸庶蓬壺領散仙寅清逢舜代啟沃值商年
奏疏辭丹地

恩綸下碧天謝安情已愜疏廣命仍宣逕菊秋逾茂巖松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十

老更堅從茲開綠野瑤竿介遐年

題嚴同門臺灣圖扇

閩海有長島乃在澎湖東南北千五百東西不可窮
昔爲紅毛窟汎泊南洋通鄭氏攘其地遁逃伏兵戎
聖朝威武張奮伐收豐功一郡領四邑版章遂大同地氣
燥且沃晨露濛濛種禾不須耨坐待秋穫豐泉漳
與潮人百萬萃農工茲邦庶而富內販百貨充樂我
義皇運化日懸昭融村落何繚曲林岫密叢叢誰將
一幅圖寫入手握中他日秉麾鉞持此揚仁風

題乞巧圖

影當宵照果庭深聞乞巧自年年世間用此相銀
絲萬事俱從拙處全

題晚香玉

素質清姿似水仙晚來香滿小庭前祇應識得西來
意今種高高最上天

題翠雀

微外芳叢亦自殊綠萼青蕖競紛敷不將濃麗爭春
日贏得騷人入画图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十一

咏蟬

何年齊女化遂入蔡琴彈柳風爲韻高桐露可餐
連陰輕鬢濕積潤薄縷寒喜雨能同調嘶吟曲未闌

題郭使君春水泛舟圖

澹澹春水碧粼粼春柳綠輕舟泛平湖春野恣延曠
何時顧將軍丹青寫幃幙子烟然醉道氣知內足
近者奉

恩綸江介司民牧願言施豈弟膏雨春晴沐浴沂舞雩興
推心即同樂好解囊中琴仰和南薰曲

壽蔡亨宜太翁

德自鄉閭重名隨齒髮高青細傳世業寶樹見兒曹
嶺地開三徑聞天喻九臯賓朋環酌斗梅馥入香醪

壽余履菴六十

篤行乎遐邇其搜富古今情懷三徑菊聲擊九臯禽
鉛汞傳真訣箕裘有嗣音會聞丹鳳詔早晚到烟林

黃虞夏尊堂雙壽

首署傳儒術蘭閨號女宗丹鉛猶龜勉璜璫每從容
銀漢星光照瓊筵壽酒濃南陔舞衣者方捧紫綸封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十三

又

名德鍾荀侶徽音劉杜傳龐公偕石隱樊氏並真仙
絲竹喧紗帳衣冠會錦筵更聞雙綵鳳銜誥下高天

壽周太翁

自昔傳高行于今仰令名花蹊陶菊茂粉署謝芝榮
綺席喧金管丹顏醉玉觥秋宵翹望廣炯炯壽星明

代別鄭掄秀

緝寓消長夏清言對夕晨同爲京輦客喜是梓桑人
榮路方紆組歸裝正動輪所嗟殊出處惜別轉情親

代送左界園

一帆歸度楚江清休爲汀蘋動客情宦路息機終灑
落當時直道已分明天邊鴻去飛偏遠海畔鷗閒狎
不驚獨有青門故人意秋風吟望五羊城

壽施濟川

西平勲德遠貽孫伯起清名裕後昆自是鄧林饒杞
梓可知謝砌富蘭蓀鳳毛耀彩開丹穴雞舌含香佇
粉垣齒髮如今正強仕黑頭公輔紹高門

壽黃太翁孫嘉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十三

舊國煙蘿入夢思羨君泉石得幽期筍江月照筵中
醴楓嶺雲封辟上詩膝擁鳳毛環綺坐班聯豹尾近
丹墀金英開遍瓊英發遙把華堂獻壽時

代送保定彭太守

聖政惟稽古勤思吏治澄禹都鍾間氣虞代擢廉能巍望
推梁棟名邦實股肱聲華輝朝著愷悌頌黎蒸鈍陋
慚無教師資喜有承龔黃知遇邇會見璽書徵

送黃孫嘉歸里

萬里來官邸三秋返舊林江山宜遠望翰墨富清吟

蘭佩高人興萊衣孝子心今子請假奉侍南歸祖筵增別感猶自滯華簪

題桃源圖

雞犬聲中別有村
家庭客置芳樽如何搖艇重來處
萬樹桃花鎖洞門

題董行樂圖

五經傳舊業宋有董五經隱居得道六曲隱高人松老連山秀

茶香滿壑春仙賓跨鸞鶴異脯薦麒麟
更喜謝家樹長依莊子椿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古

題行樂圖

京洛多緇塵素衣改其色之子獨孤騫去去將有適
墊服而道巾蒼茫恣行跡提攜榼與尊釀自春江碧
倦即藉草坐開酌對泉石我亦抱微尚劇有煙林癖
倘踐青峰盟松下理輕策肅然物外遊相逢為主客

題行樂圖

黃海富怪奇殊境非一狀猗嗟采藥翁遺禁履遐尚
珠湖下逶迤峭立開列障蒼林冠素厓對壁時翹望
將吟謝客詩高鐘百尋上顧謂盧浩然泉石營意匠

想像煙壑間天風送幽曠何當理輕屐茲焉恣搜討

送之任山右

常日看揮塵今朝餞去輶土風尚唐魏世運是虞周
俗樸人易化才高仕必優早聞褒茂績當寧正旁求

送之任粵西

搖櫂凌湘水揚旌度嶺雲牧人無遠近茂績必彰聞
閭井歌來暮金蘭惜離群好將單父軫上和有虞薰

壽母

孝有翔鳥集官聞還鮒清循陔無愧色樹背有賢名

近道齋集 卷之四 五

宋幔流芳遠潘輿喜氣生好將母儀頌譜入玉笙聲

又

愛日陟蘭茂暄風背草春山濤傳啟事陶侃有慈親
珠履登堂滿瑤笙送酒頻揚名誠不忝多羨綵衣人

題

仙宦曾鳴處泉兼半井苔直峰拋影入片月瀉光來
漱灑侵顏冷深沈慰眼開何當值丹頂滿汲石瓶回

贈

誰賞亭間竹能知甕下桐每尋東漢史遐想古人風

之子稱時彥名揚喻國工已知文似豹還解蟲爲虫

壽 瑞翁

湖海襟懷獨有君平生意氣握蘭芬言經季布金無價酒是周郎客盡醺萱草堂前烏鳥哺棠華樓畔春令羣眼看梅塢瓊枝放天樂飄飄下五雲

送 歸里

辭榮粉署向煙霞雪灑輕塵送客車笠澤祇應逢釣叟慢亭兼好訪僊家一林玉笋生春色幾樹瓊枝度歲華出處今符古人意深秋吟望隔蒼葭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六

壽

漱石容耽隱傳經且養親東堂一枝擢背樹百年春碧岫當秋漢榆星暎曉旻平輿名跡重洛社結交親綵服歸朱閤封章下紫宸重開瑤席宴多爲采蘭人

題

城隅臨廣驛寺選架澄川馬跡出遊處羊公似昔年祥氛恒岳近爽色晉郊連岸樹高低出籬花擁護全游魚浮晚磬馴鶴上秋煙梵唄聞清響騷歌綴雅篇橋頭留賞久濠上竟悠然

恭賦

御製讀老無逸篇

炯鑑陳姬室遺編覽洛都遐齡邁軒頊勤德絕唐虞睿慮周千禩民依念八區屢豐邦大有逸豫老長無風雨占

皇極星雲麗

帝衢願歌

天子壽升日在東隅

送同年彭鳧麓教習散館南歸

近道齋集

卷之四 十七

故園歸去及春明父老喧喧迓旆旌堂上祇應倚閭望閣中今見下機迎舊迴水脈龍津渡新破天荒鳳麓城早晚好來紆綬帶河陽花縣待潘生

送同年彭鳧麓之任江川

握手歡相見街盈惜又分馬辭燕市月鷁上楚江雲才是寶滔匹名同卓茂聞早來旋省闈

京塵正虞薰

近道齋文集六卷詩集四卷

吏部主事張慎和家藏本

國朝陳萬策撰萬策字對初一字謙季安溪人徙於
晉江康熙戊戌進士官至詹事府詹事緣事降翰
林院檢討終於侍讀學士萬策以康熙癸酉舉於
鄉困公車者二十六年久從李光地遊多得其指
授然平生詩文多散佚不收此本乃乾隆癸亥其
子冕世所輯其中西算法異同論頗能究其所以
然李光地施琅諸傳軼聞舊事亦多可考云

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附
行狀一卷崇祀鄉賢錄一
卷

〔清〕王懋竑撰 附 王箴聽等撰
青海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白田草堂
存稿二十卷》提要

白田草堂存稿序

余康年赴

闕道過賓應王孝廉洛師奉其尊人白田
先生存稿請序余諾而謹藏之至都未久
祔

命視學兩浙及暮改江南試事鹿々未暇
應也今春乃得發篋讀之先生窮經論史
皆有卓識其言易本義九圖非朱子原本
辨之甚詳余嘗見萬季野叙胡朏明易圖
序

明辨訓朱子本義不當以九圖冠卷首胡
朏明謂河圖洛書乃仰觀俯察中之一事
周易古經及注疏未有河圖書於其前者
有之自朱子本義始嗟乎使胡萬二先生
得聞先生之論應自悔其輕肆詆訶未嘗
細讀朱子之書矣先生論高祖斬丁公而
封項伯不足以服丁公之心論范增心乎
項非心乎楚鄉子冠軍之死增實與聞豈
足以開拓學者之心曾其論陶侃始似緩

于討賊蓋為庾亮所疑忌非得詔不敢出
師其召還龔登以師少恐亮矯輕進為賊
所敗不然何以戎服登舟于喪不臨晝夜
倍道而進旬日之間前後頓易若是尤能
扶發古人心跡而破千載之疑先生篤信
朱子考究研析源委瞭然其詳見於集中
及纂訂朱子年譜其他著述非有關於身
心與當世之務不苟作其表章人善雖微
賤不遺其見諸吟咏者亦與風雲月露之

序

二

詞迴異先生於學可謂潛心用力俛然日
有孜孜者矣獨惜其以廣文散僚受

世宗憲皇帝特達之知授以史職旋以憂
歸而竟以病故未及展布於事業也先生
與朱止泉先生論學最契洛師為止泉壻
而受業焉余喜洛師之有賢父師將益大
其傳以震發于世也故牽連書之乾隆壬
申季春月後學寧化雷鉉敬題



雷鉉

康熙六十一年八月安慶府儒學教授
王懋竑到任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硃筆寫出蔡世遠 原任庶吉士王懋竑 安慶
教授喬崇修 候選教諭此三人着調來京

十一月初六日安慶教授王懋竑

乾清門引

見奉

旨着暫留朕另有旨

十六日吏部尚書公舅舅隆傳

旨王懋竑授為翰林院編脩着在三阿哥處
行走

雍正二年二月

欽點順天鄉試同考官

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奉

旨入祀鄉賢祠

欽定國朝詩別裁集

王懋竑字予中江南寶應人康熙戊戌進士雍正中以教授改官翰林入上書房行走。太史精研理學身體力行一時有小朱子之目詩亦言其所得力不求工於詞也

書座右二首

長堤潰蟻穴君子慎其微生平操持力不敵一念非波浪浮天濶潏潏決四圍內省增歎息已往安可追
奔馬不可馭盤石不可幹是非反堂間鉛刀貴一割我心似寒灰百念俱刊剗願更塞其端絕之在由枿

此言慎獨之功欲念乍萌絕之於微勿使其潛滋暗長也妙在親切不覺其腐

禮部尚書臣沈德潛等評

例義

自昔輯朱子年譜爲門人果齋李氏其元本今不可得見而行世者明李古冲本多竄易果齋之舊近有洪去無本收載較繁增損未當又新閩本尤疎畧先生大抵據李洪兩本嚴審而慎採之恐覽者無以悉其源流前後迺取魏鶴山序果齋元本者冠於首以存其自而後來諸序以次附庶開卷而瞭然於相沿之得失焉

例義

一

李洪兩本年譜按之朱子文集語錄多所不符先生蓋憑文集語錄以攷正李洪兩本故文集語錄收載爲詳而文集刪取尤多或不錄詞者列其目於下其義理大要雖長篇必全載

朱子行狀爲門人勉齋黃氏作最可徵信宋史本傳不無舛誤先生攷正李洪兩本悉以行狀爲主而本傳有可採者亦參附之

延平答問張南軒集呂東萊集朱子師友淵源所繫

多有足採者若陸象山陳同甫集亦俱附證他所引據甚繁茲不悉舉

李洪兩本年譜先生分別注明仍志年譜之舊而所載文集語錄行狀本傳暨凡引證羣書總綴於各條下統標之曰朱子年譜

昔朱子作伊川年譜自言某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

例義

二

下各系其所從得者先生正恪遵朱子作伊川年譜例而規模不同意義則一覽者可知其所自來焉

先生纂訂年譜凡已所辯論原綴各條末後恐繁重難以行遠因摘出別爲一書曰年譜考異畧倣朱子作韓文考異例

李本簡率洪本較詳而所增改皆不明其所出後人無從攷證先生深病之故悉著其去取之所以然者兄考異中昔朱子跋方本韓文言萬一考訂或有未

盡取舍不無小差亦得尚存他本別字以待後之君子先生正遵斯意

先生友朋講論凡有採取必明其所自同邑朱止泉著聖學考畧先生改曰正學考所論屢及之又武進鄒琢其著年譜正訛間資裁擇云鄒本者指此而白著有朱子文集注並周易本義九圖論家禮考亦附見考異中

朱子論學語散見文集語錄甚夥年譜有不能具載

例義

三

者先生復取己丑後最切要語彙一編而亦按年以叙間附考異於其下惜未盡脫橐而先生歿遺言云雖未及成然大概具矣附錄年譜後覽者其通前書合觀焉

昔朱子題太極圖西銘解後有言近見儒者多議此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竊謂後之詆訶朱子者正類是而爲朱子辯者亦未能盡通朱子文義先生潛心體驗於朱子書實契淵微嘗以

爲文義既明則遺訓昭如日月不容後人之著語也
所附論學切要語簡約分明覽者當以是意求之
陸學之非朱子辨之已明逮王陽明宗陸氏而其說
復熾所撰晚年定論祇欲彌縫異同以肆其詆罔今
古冲爲陽明之學幸其私意刪改舊譜卽晚年定論
之計而更詭出焉先生有憂之得洪本稍增多並有
闡本可參校因訂成此書祛異說之囊橐辨燕郢之
混淆大啟關鍵曲暢旁通蓋亦倣閑闢錄學部通辨
例義

四

外孫孫全轍全敬敬書

皇清勅授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先考王公府君行狀

本貫揚州府寶應縣曹村鄉貳畝

會祖諱有容恩貢生江西泰和縣知縣妣杜氏季

氏

祖諱凝鼎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妣劉氏

父諱式旦廩生 贈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妣劉氏

封孺人

先府君諱懋竑字予中先世自蘄州遷居寶應累代
有隱德曾祖泰和公始治進士業爲令有惠愛在民
至今謳思之祖訓導公博學篤行僅以明經老父編
脩公續承前緒工文章與弟樓村公齊名而享年不
長未展其業後以府君官翰林贈如官府君幼稟異

行狀

質穎悟絕人九歲能點閱史鑑初爲文已驚其長老
編脩公生府君一人篤愛之教以讀經書期成遠大
器府君克承庭訓自少已卓卓有所造就乙丑縣試
拔第一文出邑人爭相傳誦時年十有八編脩公母
即世府君哭泣哀慕不欲生羸弱多恙因劉太孺人
過憂乃強節哀遵禮廩廩保身體體懼無以承先志自
練祥至服除奉太孺人侍晨昏不暫離常追痛編脩
公之不逮事而仰繼泰和公訓導公之遺烈思發揚
光大以顯前而傳後者歷數十年如一日也戊辰受
知於督學永平高公拔第一補郡附學生先是郡縣
試皆第一踰年又拔第一補廩膳生自是受知於海
寧許公遂寧張公陽城張公磁州張公蔚州魏公率

在五名以上而韓城張公又拔第一府君文譽噪一時凡歲利兩試文購讀者羣奉為模楷邑前輩咸謂科名可立致而府君夷然不以介意也府君有志於洛閩之學從閩脩作工夫絕不自表襮而窮經論史不由師傳能揭其蘊奧極其波流博聞強識精思詳辨而壹折衷於朱子則自其少而規模蓋已早定矣桐城望溪方公年踰冠來館吾邑府君與講古文之學方公熟於唐宋八家府君更上追左國史漢究其源流本末方公驚喜相與訂交焉府君家貧資館穀以贍養而教督學徒以道誼啟導不顯顯帖括之工丙子歲出館於梁溪胡公復庵家胡公武陵人寓梁溪家多古書凡八樞府君盡發其藏讀之兩年益

行狀

得擴所未聞而以達離太孺人往來頻隔潤時可辭歸授徒里中館念堂喬公家十餘年喬公家藏書尤富府君力所不能致者皆得縱觀其樂之先是畫川喬公為邑先達操知人鑑最稱許府君命其季子念堂公與府君聯文會約同會芳園喬公燕堂朱公西軒王公鹿沙劉公從伯岸堂公共七人倡應切劘寒暑無所閒府君少從叔大父樓村公學讀書為文多資指授而從伯岸堂公與府君後出齊名更以德義相勸勉不徒於文字逞奇府君蘊蓄閎深益自飲藏耻為標榜而同時知名者多願與府君納交一日就試海陵閩郡能文者雲集亦有吳中人士錯處其會宜爾禮新諸公同與讌唯心折府君席散歸以

詔弟了洪君蘇游曰是未有第二人也聞者以為知言府君攻舉子業不屑揣摩場屋而屢試連登所合守其道不變庚午癸酉俱報罷丙子已卯以病不與試壬午乙酉又俱報罷至戊子方叨鄉薦時年四十有一主考孝感屠公宛平王公同考會稽王公俱極嘆賞實第十榜發人咸為府君賀府君無喜意唯母太孺人一笑以為歡而追思編脩公之不及見涕淚下不可止己丑赴禮部試是科韓城張公主壇址凡出其門者皆洋洋稱意府君獨靜默自守時棲村公官京師聲望籍甚有持閨節與府君者極以家貧親老為言府君終婉謝不受卒不遇以歸壬辰以病中道而返癸巳逢恩科進京同年諸相好有見

行狀

招者力以相勸府君答書云硯礪之守豈肯以垂老而易之朱子有云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生平媿作多端庶幾仰希古人之萬一至諸先生相待之意則銘感於中不敢忘也比三場卷薦而不售府君略無悔意逮乙未則相好者知其堅而不可轉矣故無見招者府君意甚樂三場卷又薦不售府君曰後此茫茫未知如何嘔強猶昔要終無變計耳戊戌舉進士距鄉薦十年總裁武進趙公遂寧張公膠州王公諸城李公同考錢塘沈公楚中鄒公俱極嘆賞實第十一榜發衆咸以為鼎甲可望府君殊不然之曰天下事多出意外余今歲之捷豈人所料一切以命自安則胸中浩然畧無所事矣迺

輦下諸公力相推挽有來索數次者府君皆力辭不送門簾曰余非以為高只自信得命耳後諸公知府君所持堅不可奪囑某中書於

殿試卷轉抄八字委曲相愛乃至如此而暗開疑忌翻致阻撓信乎有命焉非人之所能與也時讀卷如安溪李公仁和湯公常執蔣公皆深加獎許已寘進呈之列卒抑不與遂寘第二甲第十後仁和公出仍以府君對策為第一語坐客曰某雖不列一甲然才名震一時矣又問念堂喬公某得無悵然否喬公云若此時悵然前必不肯不送門簾矣仁和公亦為一笑府君寄示箴聽等口余生平過誤亦多只此一事自謂無媿古人年已五十更復何求黃陶庵先生有言

行狀

四

人只茨三年中之人不知更有數十年之人數百年之人此語殊足念也是年四月

聖祖仁皇帝駕往熱河十月回宮暢春苑引見府君奉命試十一名音少低

命再奉掌院徐公代奏遂不點先是兩掌院囑府君染翰改年歲府君堅執不從其不與館選卒不以此之故府君之信命愈灑然矣數日後太倉王公常執蔣公先後薦三人俱准選入而府君不得與蓋府君皆未一往又偃將公五十誕辰或約府君往祝府君亦謝不往有笑府君拙者府君曰余居長安中半年拖泥帶水而不折本以此自幸近日爭奇鬪捷全不講此然余正為天地間留此一脉竊謂所繫頗重風雨如

晦雞鳴不已蓋嘗誦此二語今日要無憾也時有考選中書之說府君決意不就曰余之不館選原以伉俪失之而復於此有所牽染所謂辭十萬而受萬夫知其不可矢比分派教習到館即告終養以歸館師魚門鄭公不可仍准給假府君徑歸臘月抵家以趨侍太孺人為大樂太孺人喜動顏色自此承順朝夕飲食衣服調護謹謹一切躬親之蓋幾不復有入仕之想矣越辛丑教習期滿府君依依侍太孺人不忍離值太孺人起居違和愈憂惶不自安適遂寧張公奉

行狀

五

命往江南過吾邑召府君促以北行府君陳情求改教職遂寧公曰是在我願成君孝思倘得善地迎養高堂是君志也府君得不往辛丑冬選授安慶府學教授府君奉太孺人以壬寅八月六月蒞任已逾限例將罰俸安慶守張公稟於中丞李公請預題前數日以報府君辭云荷盛意感甚但初為師長於此而即與書役輩共為欺蔽犯古人追改日月塗搽文字之戒寧用本日罰俸非所恤也太守笑領之初至凡呈稟概却不收屬邑懷寧令先有二事批學中府君至即為移回誓不於此取一文也郡丞委監兌漕米府君以非職事所繫堅辭之月課府縣兩學諸生數十人外學亦有至者童生百餘人府君於試卷細為批駁進見時懇懇為言讀書作文之法多士頗知嚮風嗣後來者益眾講論不少暇府君曰教官以文字為職

幸而亦冀於其中造就出數人來此非細事乎
勞哉府君嘆地士習卑亟欲有以振起之
等曰頃見潛山一名士其奔走逢迎乃有其於下江
諸君者心甚薄之前輩云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近
日但一號為名士則其人斷無足取雖有激之談亦
正論也府君教諸生反之身心真實驗行得一寸
便是一寸行得一尺便是一尺空言全不濟事亦不
必深求只於日用尋常行事處仔細檢點不一毫放
過積漸久之自然得力半年以來諸生聞之有踴躍
奮起者舊有培元書院荒廢已久曾白於太守急加
葺理廣招學徒講論其中冀以追胡安定之遺風顧
未周一載而

行狀

六

一宗憲皇帝詔書至矣先是傳聞有欲薦達於

上前者府君作書懇辭有激切之語忽聞

命自天與漳浦聞之蔡公暨念堂喬公同膺

特召府君敬念

君命尊嚴何敢不親觀

闕廷但以太孺人八旬侍養有不能徑離者趨請於中丞

李公求辭

召擬具呈以上中丞公云若山林隱逸之士尚可辭君為

官安可以辭亦無人敢為代題也中丞公促益急度

不可止然憫念府君依戀之意出盤費備舟楫令迂

道送太孺人至家俾饒聽等侍養府君乃由工部營

早道北上時癸卯十月也到京待

命十餘日傳至 乾清門祇候遇隆家宰或云例當曉府

君以在公門不當有私敬不跪引見

天顏溫愉蒙嘉備至未

旨授翰林院編脩着在三阿哥書房行走府君甲戌秋

踐躋清班

聖恩高厚報稱為難而處至近之地局眷朝夕涇渭冰

未足以喻顧念臣了之義何敢自恤其私而陳情乞

歸必俟効力數月之後或不得請更闕迎養當在來

春天氣和煦之時幸家書至知太孺人健勝可無過

慮念堂喬公既散歸教職府君隨漳浦蔡公同侍

內廷卯入西出敬謹奔走平日所為家脩廷獻者不敢不

竭情盡慎蝶園徐公高安朱公桐城張公龍翰傅公

行狀

七

交口推許於府君與蔡公不異詞也十二月恭遇

覃恩大父

勅贈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大母

勅封孺人前叔大父樓村公官京師十年不得封今以兩

月得之府君自謂莫大之幸蒙

賜蟒緞一疋貂皮三張除夕

賜鹿一隻羊一隻野雞四隻魚四尾鹿尾二條先是

命書房中有未得福字者令親詣 養心殿適 三阿哥

奉差出府君不往書房不得與

賜而蔡公獨得之次日 三阿哥言當請

賜府君以大臣不敢請商於桐城張公深以為然蓋府君

之小心祇慎如此明年甲辰 恩科順天鄉試

欽照同考官府君與蔡公俱入閣蔡公分禮記房府君分春秋房與昆明王公疇五同間相與搜羅盡力所拔識多通經學古之士獨憂心有忤匪月不見家問不知太孺人安否何如此出問而太孺人訃音至府君倉皇震悼五內崩摧而耳聾重聽怔忡之恙加劇自此始矣歸里奔喪蒙

恩賞銀一百兩奉

旨治喪畢即來京不必俟三年滿又傳

旨總督就近照應制府查公助賻五百金

寵賚優渥榮貴泉壤府君愧懼交并且感且泣抵家擗踊號慕猶如嬰孺飲食寢處皆廢幾罹不測歲餘等延醫調治漸次支持至冬暮乃克襄葬事適高安朱公

行狀

奉

命出過江南府君出謁高安公促來春進京且致三阿

哥惓惓屬望之意府君自營葬後病彌增入春萬不能上道特遣使致書高安公言先母之變遠在二千里外不孝之罪無以復贖唯哀麻之服歲月之期少可自盡今窀穸甫畢僅及期年而遽釋服入都冒哀求仕內之無以安於心外之無以解於天下近者忤仲舊恙忽大作竟不能起於床伏乞老先生更賜裁酌或少寬日月之期誠不勝大願又致書漳浦蔡公大指與前書同并托轉致蝶園徐公桐城張公龍輪傅公共商之遲遲至於秋八月度萬不能緩命箴傳扶病輿送至京師與諸公相公諒其誠委曲周

全俾府君養病旅邸不接一客猶得守其喪服如是者半年展轉護視望溪方公與有力焉會察典舉行祠城張公適為掌院以府君耳聾老疾奏得予休致自是退居於家者蓋十有六年府君事太孺人至孝侍食必躬親承順顏色委曲盡歡館時晚歸或讌會至深更返必倚太孺人側談說往復太孺人不命之退不退也逮太孺人踰七十甘旨不離左右府君時時候問隆冬盛暑尤加意不少忽至八十後迎養安慶學署每晚必隨寢有疾皆伺候於形聲之表而斟酌其溫涼之宜故每投藥輒效箴聽箴傳先母成孺人早逝養育長成賴太孺人之恩故朝夕在太孺人側凡扶持承候多箴聽箴傳任之府君奉

行狀

九

詔入都頒示箴聽箴傳曰一切皆汝西人之責時刻侍側供婢輩全不可倚靠我身念及在此如坐針氈也府君滿擬効力數月後即請歸而太孺人不及待矣自京奔喪塗中病陡發幸孝思感天獲荷保全而既歸苦塊中營辦喪葬詳慎盡禮入都告病蒙諸大人先生之力得遂終制此府君之大節始終無虧而箴聽等世世子孫感戴

皇恩永永無極者也府君不獲終事編脩公嘗以為深痛晨起必親拂拭龕前一如省安狀臨祭遵禮奠獻拜跪至老不輟忌日必哀展墓必哀直至捐館之年不稍改墓上松楸加諭守者毋少踈失在京數寄書切囑箴聽等蓋府君之孝思縷綿時既遠而志彌篤者

有如此府君少孤事叔樓村公如綸脩公樓村公撫
府君如己子從伯岸掌公叔抑夫公與府君相友愛
比之胞兄弟不異樓村公罷官歸僑居邇上會同年
趙某以科場事繫郡獄繼死是日樓村公偶往視遂
誣及公構造流言幾陷大獄中丞侯封張公清查其
事稍為下吏所動時府君在從叔抑夫公青縣署中
聞之奔赴京師徧見韓城張公仁和湯公滄洲陳公
為白其寃又三上儀封公書詞旨懇切涉於激譴儀
封公於府君素有知己之誼故明目張膽言之未幾
特詔一切省釋儀封公之畏謹天下猶見其心而下吏鼓
弄唇舌儀封公亦稔知之卒心折於府君也府君之
在青縣署中也從叔抑夫公初任有政聲樓村公命

行狀

十

府君維持其間岸堂伯尤切囑之府君整頓宅門內
規矩畫一事權勿使旁落錢糧前十三年冊籍混淆
完欠無從考據府君以數月之功親為鈎剔始得清
徹又積欠數百金悉以舊冊結閱亦自摘出絕不假
手吏胥是後徵收甚省力府君曰昔人云錢糧數目
乃奸貪竊食出沒之所倘精神少不到夫有不墮其
計數中者也刑名大案必盡心經理有尼僧道清投
井身死一案獄詞成招前後變幻牽連板誣至控大
印展轉審訊積六七月不決府君為細加研勘盡得
其情然後道清之軀不受誣議而逼死者果無
所逃罪代作詳稿一一辨晰復大部其事遂定府
君嘆曰獄訟之事反覆萬變但據成案斷不可以為

準所云察辭於差非從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
占為司牧者烏可不盡心乎抑夫公治績彰聞賴府
君學畫之力居多而府君蒞政治民之方其謀猷亦
可鑒見於斯矣府君自膺鄉薦未嘗私與當事往來
而宗族鄉黨有闕大義暨地方利害休戚則不憚侃
侃言之邑有漁里戶以漁為業歲辦蘇膠等項後皆
為編氓而仍籍漁里蘇膠等項亦改為折色均派口
賦歷來民徵民解冊籍不在官其戶頭朱茂脩以豺
狼噬蠹之資抱豁空無窮之欲任意恣派逾正數十
餘倍窮寒小民剝膚髓啖食幾盡五百餘家罹其
毒害府君為發其事白於邑令請申詳上檣編入地
丁逮令入茂脩賄茂脩愈豪橫乃具議上之郡守趙

行狀

十

公趙公轉委分府王公府君反覆陳請卒賴中丞儀
封張公主持於上而漁里之害遂除癸巳河水為患
東隄潰決有倡開黃浦開閘竹絡壩之議紛紛而起
府君作利害辨一篇聞於邑令劉公其事雖未克濟
而持論鑿然可據族人以立嗣來請者嫡兄弟之
子為後按之律正合而以其父繼嗣謂其子不當更
繼嗣於是爭較者嘵嘵不已府君再三勸諭始有成
議而疑忌並起謗議紛然乃作立嗣辨言於邑令吳
公吳公欣然許之遂大合親族定其議立券帖並粘
此辨為鈐印立案歲丙申值奇災東西田禾俱涸沒
來春重以大雪米珠薪桂盡已乏絕鄉村中閭門設
死者所在多有而坊郭中家以下累日不舉火者十

行狀

三

而五六府君推原周禮六行教人之目睦嫺任恤與孝友並重而援富文忠公趙清獻公救荒俱有勸富人出粟之令慨然與諸同志倡率轉相勸輸作議賑說情詞惻惻聞者感動各出其力以助不給邑中賴以存活者甚衆吾邑素淳樸子弟多謹飭猶有先生長者之餘教至於近日寢非其舊閭里間率以詐力相陵暴而鬻字鬼瑣者亦雜出於其中府君怒然憂之嘗言為父兄者當訓飭其子弟敦孝弟存忠信守禮義厲廉耻共約束於規矩準繩之中而益窮於道德性命之旨一切礪究之體驗而服行之則所講於五經四子者不為空文而風俗成人材出矣會邑丞張公署縣事新脩儒學告成請府君為之記府君

今天子御極之元年伏讀

行狀

三

詔旨所下凡民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一一皆罷之而草野微賤猶欲有所言議以補萬分之一乃作私議一通寄達望溪方公有書曰吾兄以天下重望任股肱心膂之寄此可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而不能有所建明改易登斯民於衽席之上措國家於泰山磐石之安則生平所學為無用矣弟年齒益暮衰病益侵欣逢盛世蓋在疲癯殘疾扶杖往觀之數太平萬歲庶幾其及見之程伯子有言天下事非甲為則乙為有人能致太平我願為太平之民敢為吾兄私布之詩箴傳方與舊名赴禮部試符君命之曰文字要自立規模不必逢世萬一有相強者不可聽也此我家法汝當記憶未來事不可逆料但自守不可不嚴若此處一差則所學不足言矣立定脚跟放開眼界是所深望爾箴傳謹識斯意不敢忘明年丁巳逢恩科箴傳臨行府君命之曰靈臯奉命選時文汝可為我言此正人心厲風俗之一事所宜慎重孫可之言作史者須明不見刑辟幽不見鬼神選文雖與作史不同然去取之間當一以直道若以聲氣標榜私意雜於其中則上負天子下負所學深山窮谷必有起而彈射之者不特覆瓿而已也邪說橫流壞人心術近日時文尤甚其中有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不可不辨箴傳敬聞於方公方公以為然府君與方公交最深言之無所隱諱累歲以來致書為多已未箴傳又見方公於京師方公出

府君手書盈帙中有筆蹟糊塗不可辨囑從傳謄清
彙為一冊原稿仍珍收之蓋雖未盡見諸施行而中
心傾服留備採擇有如此陸君翼風培為府君甲辰
鄉闈所拔士出令東流府君貽賁子書先儒論治語
及兩漢循吏傳而告之曰觀此可以自得師矣竊意
吾輩起書生受

天子命牧養斯民苟豪釐不盡其心即辜負

聖恩烏可不懼潔清自愛勤於職事此吾輩本分至於建
立規模整頓綱紀嚴密周防諱察微隱尤宜加意語
云欲治人先自治治外先治內要自不易之論近
百里內鰥寡孤獨有一不獲其所不得不引為己責
朱子嘗舉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兩語為治者當

行狀

十四

體斯意後劉君蒼巖柏為安徽臬司與陸君同門府
君貽書告之曰臬司為一路刑名總匯之司而申理
冤濫訪察奸宄俱有專責或遇為苛刻或流於寬縱
均失其宜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記曰刑者例
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所謂意
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而
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一語足盡之矣在今日則
一一躬覽不以文簿繁猥而盡付之樣吏之手此為
最要也他有門生蒞外任便道來過者府君必謂某
受

上厚恩無涓埃報答雖老病家居而葵藿寸心不敢頃刻
忘惟冀年兄輩竭力國家共襄盛治庶不負以人事

君之義而將來建立勲業垂名竹帛區區與有榮矣
是所深望也府君耿耿惻惻願藉手以報

殿廷者多類此府君特躬謹嚴踐履篤實自處獨居閒以
及友朋酬應往來從無異致凡發一言未有不本於
誠者教訓子孫自幼不許有違道語在京師官翰林
邑有赴順天鄉試者度府君將入闈分校求通關節
不可得索家書略拆觀謂有私語可挾以相強及知
其無有乃慚謝府君笑謂之曰吾固無不可對人言
者也府君中進士後寄示箴聽等曰余幸獲一第汝
輩可體我意一切平常處之謙下自持與前分毫無
異方不失吾家風示爾者吾不以為子矣余從來不
與縣中一事今日正是分界處少有墮落便無收援

行狀

十五

之方衙門人不可與近必有以無干碍事相餌者斷
不可聽也及後受職侍 禁近寄書家中粘壁云某
通籍十六年未嘗與邑中一事未嘗受邑中一錢此
閩邑所共知也已嚴諭兒輩杜門讀書守舊規片紙
隻字不許入縣衙中凡我宗黨願體此意無使鄙人
及於罪戾某今匱乏不給未能少有潤澤以濟涸轍
異日

朝廷或有任使俸祿之餘必不以私妻子肥囊案今唯望
各自約飭共守祖宗清白之遺是所拜請而祈者也
是年春鄉試

欽命江南主考為吳李二公吳公數於南書房相遇而李
公為同年府君皆不往有為府君致賀者府君笑不

行狀

答寄示箴聽等曰作文以正大開明為主只盡自己力量做去發揮透徹氣象宏大便是好文其遇不遇則命也吾何容心哉蓋平日誨箴聽等曰常笑世之人所以期其子弟者大率以高爵厚祿不知此何足重輕設使品行不端敗名喪檢則雖富貴利達適足為父母之羞耳果能讀書為著作一人顯親揚名莫過於是區區功名何足道哉箴聽等每遭黜落府君絕不以見放為嫌曰此事遲速有命只盡其言以發揮聖賢之意顧不得乎其心則其意不可得而於言亦皆失之謝上蔡云物我大深胸中矛盾者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膺肩詔笑以言飭之者謂

六

行狀

又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者必君子也其依阿洪池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制舉藝亦然今日所尚者時文此中却可下得讀書種子蓋認真發明義理講求法度務以上追古人此便是為己之學若揣摩掇拾只以欺人則不必奔走鑽營而已不免為小人之歸即此是舜與驩之分即此是君子小人之別其推勘深至如此府君為古文選搜廣攬兼有韓柳歐蘇諸家之長而體格法律辭香在南豐曾氏凡所撰著紀傳論議皆卓然有關於世道人心其與朋友辨學諸書醇粹精微尤足以佐佑儒先制舉藝以規模正大議論昌明氣力深厚筋脉渾涵為主其細碎處則不甚着意詩無窮苦酸辛態胸襟流溢絕不以雕琢藻繪為工四六援據廣博而逸氣橫流別見超卓府君生平未嘗刊刻一種而蘊藏甚富人鮮克知之者與人接納然如不能出口而叩其中之所得則浩乎莫測其涯涘也府君自少及老清貧轉甚而固窮自守未嘗絲毫妄取閨門之內統紀斬斬布衣蔬食恬然安之有婚嫁事辦營苦不給府君力從省約且以古人為法諭箴聽等曰此等處須撥去世俗見識放開眼界若有一豪自憐則非矣歲值冬暮家窘甚鄰邑某以貪婪褻官歸為其尊人求作誌銘餽遺特厚府君峻却之曰言不可苟也親族鄉鄰有急難待救者必曲為籌畫每賴以全濟縱費盡拮据不以貧故有吝已

七

與人交輸馬心腹雖賢愚險詐之不一而一以
至誠待之然於義有不可則豪髮無所假借為屬紳
以公事觸忤地方有一三人甚怨之在京以入鄉閭
拒請托者其人終身仇恨必欲排擠致府君於禍
丁內艱有邑令來候於喪次府君服喪服以見令太
怒出門詬詈形於言詞府君皆默聽之不與校也
休官時年五十有九矣坐一室別無長物旁有數椀
聚經史子集頗富几案上雜置校閱者紛紛難指數
府君觀書一目十行下手不停披隨所感觸洋洋灑
灑文不加點而字盈累幅積十數寒暑若迷滿簾粘
壁上皆格言至論邑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相與傳道
之莫不加敬他方賢士大夫有聞而來謁者未嘗不

行狀

六

嘆羨以為此景象歷來所罕觀也府君嘗謂經學自
朱子而大明所謂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元明諸儒
解經者病於踈畧或患無難其矯然特出者多一用
己意自名所學明永樂中脩五經大全大較以朱子
為宗而去儀禮周禮車重禮記春秋盡廢左氏公羊
穀梁非朱子之指其所載朱子語皆割裂刪削且有
脫漏而於諸儒之論去取一無所準今宜更加刪定
注疏為程朱所自出其言名物度數所當具列至諸
儒則辨其異同考其離合精擇而慎取之而凡朱子
之言詳考備載不可以遺也府君之論經規模意例
大畧如此其於易也守朱子交易變易之旨父易以
同言變易以筮言所以正窮聖人作易之本旨下濟

生人觀象玩占之實用孔子之說有不同於文王周
公之說者原不可合併即文王周公亦時自變其例
不當牽合以為說而象之立有所自來今則有可解
者有不可解者亦不能以盡推所宜通其大意經二
卷傳十卷當追復已正之古易以還其舊而今刻本
義前載九圖後列筮儀皆非朱子所有乃後之人以
啟蒙依倣為之又雜以己意而失其本指者所宜訂
正朱子意不滿於易本義恐其中尚合脩改宋元諸
儒之論亦有可補本義之缺者如卦變以反對言當
從俞玉吾說四德非古語當從李微之說此類皆宜
詳考他若項氏玩辭吳氏纂言穿鑿破碎往往有之
不可以不辨其於書也謂伏生書出於壁藏量錯往

行狀

充

受其學原非口授蓋據史漢儒林傳所敘以王書序
衛宏序所言之偽而蔡傳分別古今文有無本於朱
子朱子晚年編次儀禮載周書王會解注云此近世
偽作以其舊草經傳之文無悖理者姑存之蓋已自
發其例疑當載今文於前別載古文於後如臨川吳
氏敘錄例今蔡傳所定本未必盡得朱子意後人以
蔡傳為朱子所命謂其精密無後異同細考其書頗
不盡用師說更當博採諸儒而以朱子之言斷之其
於詩也謂朱子不信小序力反毛鄭相承之舊說一
決千古之疑而後人每多異議此蓋未嘗細尋集傳
之旨并未盡考毛鄭之說硬自主張妄生議論試平
心以觀反復參校是非得失有不待別白而可知者

至集傳叶韻朱子蓋因吳才老之舊坊刻叶韻舛誤遺脫甚大都刻者於叶韻略不點勘其改竄刪削率以意為之而或者乃誤其識於集傳蓋失之不考集傳序據朱子明詩傳遺說注云此乃舊序後來所不用按序中所言未嘗明斥小序之非於雅鄭之辨亦畧而未及其為舊序無疑集傳蓋有綱領而無序大全冠此序於綱領前坊刻并除綱領而戴舊序其失朱子之意益遠矣詩傳間有一二可疑處無從攷正朱子自謂詩傳無後遺恨是晚年已有定本而馬氏文獻通考云南康本出胡伯量家較建安刻本更定幾十之一又似有兩本今所傳不知何本更定不同處不可得而見焉至禮記則病陳氏集說疏畧不

行狀

干

足攷正而後來曲說尤多無雜為之爬梳節日剪剔紛亂大要以注疏為宗令挑剔明了而後表以異同得失亦折衷於朱子之說而各極其辨府君詩有云老來徧校蠹魚注更願假年作正訛蓋猶有待而未暇焉若春秋左氏傳攷据辨論多所發明與公羊穀梁異同處皆為疏證而闕其所不可知者此經學之大凡也於諸史攷其缺漏正其訛謬而因以尋其理亂興衰之迹皆識其大者不徒以博雅自名褒貶予奪一本程子傳為按經為斷之意通鑑綱目朱子嘗欲重脩而未及府君略以史攷訂綱目補正其義例於書法發明考異穿鑿舛誤者辨正為多晚年雜作史論十餘首自謂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可

無愧焉而胸中所蘊蓄者尚未盡書於冊覽者亦可想見其志云府君攷論朱子為學次第其畧曰朱子早年從屏山籍溪二公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自十五六歲至二十六七時往同安歸此以前所謂出入於老釋者也及見延平始悟釋老之非而受求中未發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信是以延平沒而往問之南軒已而自悟心之動靜皆為已發而未發為性體自以為無疑矣比至潭州與南軒論不合朱子謹守師說而南軒以求中未發默坐澄心為不然至未發已發則無以異其後又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戊子諸書皆主此論己丑春乃悟已發未發之各有界地時節於是改從程子而於未發

行狀

三

復尋延平之說又至庚寅乃極言敬字用功親切之妙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自是指歸一定終身守之不易蓋朱子自少時即有意為己之學其從釋老乃是用心地工夫其讀論語孟子諸經攷論諸儒語錄所謂內外兩進者三十年以來考釋講磨之功雖有淺深精粗之異而未嘗一日廢也迨庚寅而後與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略同年歲亦相似其後則上達日新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或以為晚年始悟不已妄乎主靜之說本之周子而延平教人全於靜中體認未發氣象分明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朱子作延平行狀其說極詳然於程子之言不合府君極論之曰人之有動靜

猶其有呼吸也呼則必吸吸則必呼動則必靜靜則必動靜之不能無動動之不能無靜動之不可以為靜靜之不可以為動也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此固不可以少偏者朱子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皆垂世立教開示學者次第工程一定不易之法大學章句言敬以直之中庸章句言體立而後用行非有兩事論語集註論孔顏樂處當從事於博文約禮孟子集註言操之道在敬以直內而已皆不言主靜若大學或問極言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中庸或問言未發之前敬以存之既發之後敬以察之最為明白切實而未嘗有主靜一字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

行狀

三

己丑有以靜為本之說與湖南諸公書同至庚寅始拈出程子敬字指歸既定遂不復主此說癸卯答呂士瞻書言求中之非戊申答方賓王書言延平行狀所云為未當而語錄葉味道錄論延平行狀云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又云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陳安卿錄只是要見氣象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沈莊仲錄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言延平行狀之未當與答呂方書合考其時則皆在晚年其答孫敬甫云程子涵養須用敬學則在致知二語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所言尤為直截朱子之學受之

是平山於明處人有不盡於延平所傳者大學章句

序敘道統直接一程龜山以下皆在私淑之列其指蓋可見焉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明有中下仁義四字文曰無欲故靜亦是防偏於靜之弊而主靜之意多故程子謂言靜則偏而今且只道敬朱子初從程子而難以周子之說其後乃定從程子觀其作濂溪先生書堂記隆興祠記韶州祠記邵州祠記皆未嘗及主靜之說此可為證據而晚年作邵州學記福州經史閣記及與廖子晦書俱直指全提示人用功之要與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相表裏其必不可以中年未定之說而略舉晚年隨人隨時之語以附會之也厥後勉齋黃氏作朱子行狀云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

行狀

三

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果齋李氏亦言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二公高第弟子而於朱子之學只言主敬未嘗有主靜之說然勉齋又言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旨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觀其所自得然為己務實辨別義理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則持敬窮理已說成而截而非朱子之意矣至果齋又謂晚年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頗指示本體令深思而自得之其失朱子意尤甚後來異說皆自於此也噫此所謂不待七十子喪而人義已垂者於饒胡以下諸公又何責哉府君念講朱

行狀

予之學在讀朱子之書而語錄之龐雜文集之詭誤尚不能辨何以發明尊德性道問學之全功況後學假借彷彿將有以老佛之似亂孔孟之真者其為愚滋大概然曰歐陽公謂六經非一世之書固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朱子之書殆與六經同則疏通證明豈無望於後起之賢乎於是盡取文集語類兩書審其文勢義理事證而區別之嘗與友朋講論及散見於自著中有曰文集雜著中庸首章說觀過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皆顯與章句集註相背其或未定之論其或他人之作皆未可知如浙本以南軒仁說為朱子仁說此有南軒集可據以正其誤其他無據者安可以辨乎呂伯恭文集中如答項平父書是

五

行狀

子後人但欲以增多為美而不復問其何人安可盡信耶文集語錄中多譌己誨人之詞大率因人說法應病與藥又間或有為而發不可泥看孔子嘗言何有於我又言我無能焉孔子豈真何有無能哉此又讀文集語錄者所當知也明薛文清言當以朱子手筆之書為主府君蓋本此意而申明之辨析詳備實從來所未有此於學問源流蓋大有闡發豈但攷訂異同而已府君嘗憂朱子年譜果齋元本不可復見而行世者繫明李古冲本古冲為王陽明後人輒竄易果齋之舊陽明學宗象山不獨經書皆可假借附會即二程之言亦可疑似包羅之只朱子發明深切斷不可以相合又自知其必不能以勝朱子故為晚年定論以彌縫之此即所謂改頭換面又所謂擬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為己援者直自誑而誑人耳李古冲率其私意妄行刪改乃即晚年定論之計而更詭出為府君別購得洪本並新閩本以備參校而盡以平日所精審於文集語錄者訂正其是非廣取而詳收之蓋積廿餘歲四易藁而後定力疾成編至易貫前數日猶不忍釋手年譜四卷別為考異四卷俱抄就又擬論學切要語附於後尚未盡脫藁而府君卒矣府君與同邑止泉朱公聯姻好風稱道之嘗與論朱子之學書問往復講磨辨難必至於當朱公著聖學考畧既成甚不自信諄囑府君是正而以府君所纂訂朱子年譜為絕大關鍵力促速就屬望凡

五

全逮夫...後十年乃克成府君是書我法嚴明詳
畧中體裁蓋不徒復果齋元本之舊而致最精確
發其遠直舉朱子全體大用朗然昭揭使悖謬者
無所冒其喙而知所嚮往之徒亦恍乎得其指歸府
君晚年精力盡在於此然推府君臨沒孜孜之意若
將有益進無窮者而不自以為足也謹藏之篋中已
十有歲聽等乃敢刻以問世并刻自田草堂存稿二
十四卷其未刻者續集別集朱子文集注朱子語錄
注讀經記疑讀史記疑偶閱雜抄藏於家府君精於
醫理有疾常自調治輒痊是夏得腹脹恙自謂脾將
敗服參藥不效知必不起勤於著書功力倍屬箴聽
等請稍寧息府君不聽曰吾更何待正恐書不成耳

行狀

三

此外奚憂哉七月望祭拜跪如常禮祭畢謂箴聽等
曰後有祭吾恐不復能與矣後果以孟冬月朔終前
廿餘日收拾書籍有借觀者各還諸其人每晨起猶
如常坐書室隨意觀書教訓箴聽等述先世遺範勗
以啟後昆略無不足意作詩口人之立身惟孝與忠
恕以接物慎以持躬讀書考古其益無窮守此不失
先世遺風垂沒之言汝其敬從各寫一紙分付箴聽
等謹藏之次日又作長言曰為學在求放心讀書在
惜分陰喚醒勿令昏昧奮起無使因循常不欺於闇
室冀康師保之臨必玩味夫本意專專經訓之尋理
義歆於日用何庸操持於高深工夫切須接續萬無
間斷於紛紜言語多而轉維援引廣而非真空虛都

行狀

三

屬無益涉獵竟亦何存謹於不聞不見防辨障之浸
淫研於一字一句靡繁冗之胸襟合君子之三戒其
能免者幾人守終身之一事可或累於弗親脩身總
歸於實亟當培其本根求言必自於近所宜加之常
勤徑路期於無誤歲月不致銷沉敢言希賢學無
不媿於儒林自抱一生之悔可為後學之戒蓋絕筆
也是後癯弱甚飲食減少腹脹至午後轉劇傍晚就
寢然神氣清朗不少改於平時或勸延醫診脈府君
猶舉朱子服礪砂莖末以為言曰吾寧勿藥無服疏
通之劑此其理也吾與汝輩多團圓數日了父慈子
孝光景足矣尚何求乎拱坐以聽天命吾今之謂矣
先一日束書不觀延戚友作別酬應不輟與念堂喬

念

先帝厚恩未酬責報當在子孫惓惓無已逾時呈藥方府君
斟酌用輕淡分數雖極細字目頓明戶外聲方遠忽
聞知箴聽等驚懼甚未幾府君起立示幼弟箴忠為
字之曰世補連呼者三命箴聽等扶行徐步頷而曰
治喪遵禮無用鼓樂坐於床猶命沐浴俄就寢正容

諱整冠衣恬然而逝府君生於康熙戊申年五月二十九日午時卒於乾隆辛酉年十月一日辰時年七十有八元配成孺人恩貢諱宣公諱康傳女先卒贈孺人繼配劉孺人照臣公諱炳生女封孺人子六歲聽子庠生錢傳仁那果人錢蕙箴謹識端端忠女六適甲辰舉人孫中庠生張錫庠生和永清庠生范燮劉之勳辛酉副榜教習候選教諭劉次呂孫八希祥庠生希伊辛酉舉人希勉增生希問庠生希張希卜希謝希范孫女七適丁卯副榜湯希僑庠生劉元中庚午舉人夏曉春劉聲基餘俱未字曾孫九直庠生至正重堅監生典豐會孫女五鳴呼府君學問文章道德行誼四方賢士大夫多有知其梗概者是不可

行狀

元

無傳於後竊念望溪方公與府君交好最久故江淮間名人鉅公咸謂銘府君莫如方公會方公致政歸自金陵來吾邑弔府君喪前拜畢指府君之靈而曰吾業與君約吾有論著將賴君校正今君不及見也言之嗚咽幾聽等涕泣稽顙矢感謝弗諉又明年癸亥四月二日卜葬府君於瓦溝溪金牛墩之原附近先大父大母墓旁奉遷先妣成孺人柩而合焉先期具狀請銘於方公方公許諾及葬日方公疾作銘不克就遂未獲邀表章之錫納諸幽堂以光泉壤瞻望松楸至今有渾痛焉方公沒又三年展視舊狀荒略不文重慚謏劣何能復有所撫拾以發揚府君之萬一然終念府君出處進退符合古人而居家立身事

親交友莫非真誠之意所貫徹荷蒙

聖朝寵遇踰趨侍

禁廷未獲久淹日月而竭忠圖報之誠篤於幽隱溢於楮

墨者天地鬼神可質可對至所著述足以推闡正學

排斥異端庶幾的緒相承出闇昧而獲耀於光明謹

抄撮大詞條綴事件敬呈

當代文人君子伏冀俯賜碑銘傳誌以垂不朽且以備

異日史氏之採擇乾隆十有七年十月既望男箴聽

箴傳箴愚箴謹識箴端忠謹狀

行狀

元

行狀終

江蘇揚州府寶應縣儒學為敬陳芻蕘仰祈
睿鑒事遵將本縣鄉賢翰林院編修王懋竑事實理合開
造須至冊者

計開

一本宦姓王氏諱懋竑字予中康熙七年五月二十

九日生由江蘇揚州府學廩生中康熙四十七年

戊子科舉人康熙五十七年戊戌科進士康熙六

十年選授安慶府儒學教授雍正元年

特旨召見授翰林院編修三阿哥書房行走雍正二年

欽點順天鄉試同考丁母憂雍正四年告病原官休致乾

隆六年十月初一日在籍身故年七十四歲

一本宦幼稟異質九歲點閱史鑑讀書一目數行下

崇祀鄉賢錄

事實

一

自少讀四書章句集註即慨然有志於朱子之學

於六經諸史博覽強識暨諸子百家之書靡不旁

通淹貫應童子試文出輒驚人為諸生四方名流

爭願納交本宦閉戶聞修遠尋洛閩遺緒耻以文

人自炫蓋學道之功早已卓有定見焉

一本宦父諱式旦邑廩生

覃恩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母劉氏

覃恩封孺人本宦性至孝年十八丁父憂哭泣不欲生致

咯血疾因母過憂乃強節哀戰兢保身體嘗侍母

左右晨昏不暫離承順顏色委曲盡歡成進士當

選知縣以母老求改教職得安慶府學教授迎養

官署母年八十扶持必躬親夜卧隨寢素精醫母

有小疾探以誠意的溫涼之宜投藥無不效嘗痛

父不逮事每日晨起必親拂拭龕前如省安狀祭

祀遵禮拜跪奠獻至老不輟忌日必哀展墓必哀

一本宦官京師聞母計值甲辰分校順天鄉闈甫出

倉皇震悼兩耳頓聾奉

旨治喪畢即來京不必俟三年滿本宦匍匐奔喪晝夜疾

趨歸里後抱疾纏綿勉襄葬事逾年依戀墓側不

忍上道特遣使致書相國高安朱公桐城張公求

代陳奏與少寬日月之期不獲允遣子扶病進京

養病旅邸猶守喪服不見一客如是者半載卒賴

朱張兩公以老病告還家乃除服

一本宦奔母喪出京蒙

崇祀鄉賢錄

事實

二

上恩賞銀一百兩又

命就近總督照應總督查公致賻五百兩本宦辦喪葬

事畢蕭然無所有蓋不敢家於喪也各上憲賜帛

本宦遣子往謝未嘗暫離八筵及赴京謝絕餽贐

弗受行李貧敝舟車中哀素仍如苦塊喪次

一本宦奉

特召授翰林院編修母蔡文勤公同侍

禁近郊入西出敬謹奔走而責司啟導隨勉弗怠僅三月

餘罹內艱歸後遂以老病致仕嘗自謂受

上厚恩無絲毫報答耿耿中心未嘗一刻忘晚年署門聯

云枋榆元荷培風力葵藿常懷寸草心諱實也名

其幼子曰歲忠臨終彌留呼而字之以世補蓋取

世世子孫補報

君恩之意

一本宦蒞安慶教授任逾憑限例將罰俸太守欲提在數日前本宦以初為師長不可與書吏輩共為欺蔽寧罰俸不敢假也卒用本日以報凡呈稟概竣却誓不於此取一錢屬邑懷寧先有二事批學中本宦至即移回郡丞委允漕米以非職事辭之一本宦月課安慶諸生不徒點定甲乙必懇懇告以讀書為學之要諸生嚮風者甚眾舊有培元書院荒圯已久本宦稟上憲敬加葺理悉依胡安定蘇湖教法以行顧未周一歲以奉

詔去安慶諸生至今思念之

崇祀鄉賢錄

事實

三

一本宦奉

命為順天同考官恪勤校閱所拔多通經學古之儒後門生有出仕於外便道過邑來謁者必諄諄戒以砥名節勵職守惟願宣力

國家共襄盛治庶不負以人事君之義

一本宦少孤事嫡叔如父嫡叔癸未狀元諱式丹罷官歸僑居揚州以同年趙某獄有牽累幾陷不測本宦奔走營救上書辨枉激切懇直無所迴避大人君子感其誠輒嘉納之與從兄懋誥從弟懋訥友愛深至皆先卒本宦哭泣悲哀無異同胞一本宦待宗黨一以和霽而道義是非截然不少假易有族人以立嗣爭本宦據禮準律侃侃辯論為

告於邑令卒定其議諸姻戚或相攻擊賴本宦剖

斷曲直不待至公庭而皆帖服晚年德望愈高間

巷子弟間有一二佻巧本宦深以為風化憂舉往

況今嘆息形於詞色後生輩聞之咸知警懼

一本宦與友朋以學問道德相磨切言無不盡其誠

桐城望溪方公少時來館邑中訂交好後登顯秩

負重望本宦寄書規以不負所學與論治道切直

無隱同邑止泉朱公講朱子之學本宦與相辨析

多發明蘊與其意見間有不合往復輒數千言必

求歸於一是

一本宦教訓生徒如朱子白鹿洞學規及高忠憲公

崇祀鄉賢錄

事實

四

其後為諸生導以為已之學深戒其文詞揣摩擬拾欺人故凡經本宦指授者為文皆有法度立身行已多卓卓可觀

一本宦視邑中利害如同一體有大事邑令請集議

必明白言之無所回互邑舊有漁里戶出辦麻膠

雜項折色百二十餘兩以戶頭一人主之戶頭借

解費為名逾正額至數十倍本宦白於邑令更具

議陳上憲卒革戶頭與地丁一例官為徵解勒石

紀其事凡五百家之害遂除歲兩申值奇災米珠

薪材多有闔門餓餒本宦倡率諸同志共為義舉

作議賑說援富文忠趙清獻勸富人出粟之令情

詞懇惻聞者感動轉相勸輸里民賴以存活者眾

一本官留心經濟講求甚悉嘗謂貞邪倚伏相為消長治一邑如治一國從弟懋訥令青縣本官躬為佐理舉昔人欲治外先治內成法宅門內規條整肅舊患錢糧冊籍前十三年不清者竭數月之力親為鈎校遂釐然可稽有尼僧身死一案及復變幻至控大部積久不決乃細為審察盡得其實作詳稿委曲分明覆大部遂定本官未親民社而學畫謀猷於此可見其概

一本官操持謹嚴自通籍來未嘗私與縣中一事有邑令舊屬通譖者引嫌不肯昵近仍以治下稱雖人笑其迂不恤嘗誡子孫閉戶讀書不得與衙門人往來故吏役罕識其面邑人頌其嚴正有家法

崇祀鄉賢錄

事實

五

一本官義命自安不以科名得失介意同時率聲氣標榜獨靜默自守先是歲科屢試蒙學使者賞識出格外皆無阿附意鄉薦後至京師名公卿多欲相招致本官未嘗一至其門或勸以家貧親老宜少自貶屈者正色對曰君子不以非道榮其親也追舉進士眾以昂甲詞林相揣擬終謝絕請謁卒以伉直失之無所悔至今士大夫猶能稱道其實

一本官家範嚴肅閨門之內統紀斬斬經畫出入凡婚嫁諸務皆立一定限制不使稍有逾溢故食指甚繁夷然不以累於心

一本官清貧儉約衣冠簡樸門庭閒寂器用粗具畧無長物守先人故廬僅蔽風雨終身未嘗修葺所

乘微輿至數十年不易鄉黨望之莫不加敬

一本官居恒泊然無他嗜惟甚愛書故勉力購藏頗富自罷官歸里十六年獨坐一室身不離案手不停披隨所感觸隨口肆筆洋洋盈紙易置前一日纔束書不觀猶舉中所蘊蓄丁寧教諸子衮衮不少倦直至屬綴無雜語

一本官為文不苟為炳炳烺烺凡有著作皆足扶翼道教垂範人倫所謂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效而為之者間見諸吟詠亦直抒情性與風雲月露之詞迥別所著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學院寧化雷公為之序已刻行世

一本官精考朱子文集語類終身未嘗暫釋嘗以近

崇祀鄉賢錄

事實

六

日流傳朱子年譜非昔日果齋元本乃明李古冲纂改蓋類陽明晚年定論之書有大失其舊者為之刊補訂正凡四易藁而後定既成朱子年譜四卷年譜考異四卷附錄朱子論學切要語二卷家宰高郵王文肅公稱其有功朱子為之序已刻行世又著朱子文集語類注十卷讀書記疑五十卷藏於家

禮部

題為敬陳劬勞仰祈

睿鑒事該臣等議得安徽巡撫託庸疏稱已故原任吏部

尚書贈太子太師臣汪由敦名推邦國望重鄉閭早

擬魏利濟登禮樂兵農之任屢資碩畫恒秉心齊嘆

舌之司入叅密勿於樞機執事有恪退稟靖共於夙

夜彰厥有常詩謨每契

宸衷善政恒聞朝野深通治體實

盛世之良臣雅擅文詞洵士林之模範且至行夙根乎天

性孝友可風休聲遠播於寰區公忠久著

殊恩稠疊生前已備極儒者之榮操履也全身後允足稱

瞽宗之祀又據江蘇巡撫陳弘謀疏稱已故翰林院

崇祀鄉賢錄

部議

編修臣王懋竑學淵淵源躬循矩矱紹貺陽之正脉

校年譜而攷訂異同效安定之教人課士子以經義

治事化行一郡聲達

九重仰邀

恩遇之隆

特擢清華之地著作悉原忠孝表正人倫立言一本程朱

甄陶士類災荒作議賑之說澤溥困貧徵解除戶頭

之名惠孚桑梓既洽東粵之好宜邀

褒德之榮名等因具題前來查各省名宦鄉賢凡有題

請入祀者奉

旨着原舉報地方官令其確查出結保送倘日後查出冒

濫將出結之員從重議處在案今安徽舉報鄉賢一

名已故原任吏部尚書贈太子太師汪由敦又江蘇

舉報鄉賢一名已故原任翰林院編修王懋竑經各

該撫會同該督并該學政查明事實開造清冊據結

保題前來臣等查冊開事實議屬公平或精白盟心

密勿著勤宣之業文章榮世儀型為鄉國之宗或闡

正學之淵源詞垣峻擢作士林之模楷里黨交稱均

為仕學之完人克副荇馨之盛典應各准其入祀俟

命下之日臣部行文該督撫照例准行臣等未敢擅便謹

奏請

旨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奉

旨依議欽此

崇祀鄉賢錄

部議

二

皇清勅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白田王公崇祀鄉賢錄

江蘇巡撫臣陳弘謀謹

題為公舉鄉賢崇祀先哲懇請轉申以培學政以樹風

聲事據布政司布政使蘓崇阿詳稱據揚州府詳據
寶應縣詳准儒學牒據紳士舉人貢監鹽運司員
里老者民成原大為環劉師點王守喬大德劉次只
張慎緘郭東郎長人潘庶周師尚成光祿蔣曾范受
成光緒潘宏緒成達士雍殿侯等呈稱竊惟有德之
世必重耆儒咸秩之文皆崇碩德苟言現行短術一
邑之儀型即春秋黍離百年之右享情所共懷聖
固宜然茲已故翰林院編修王諱懋並經名宦文
章巨手幼聞詩禮童蒙早異庸流長列膠庠聲華

崇祀鄉賢錄

題疏

高朋輩遐邇傳其文譽公卿慕其才名雖遐之諸士
殷殷致書祠部段干木立身矯矯不見文侯趾踵
以干人甘舌耕以奉母然膏繼晷手不停披廢食忘
憂心無他用通今達古經史子集皆其游藝之林切
問近思瀛洛關閩乃為會極之地非但博物君子實
乃衛道功臣體用無全知行合一不願為詞章之士
而雄文直逼韓歐未嘗作牧民之官而推愛常如召
杜家無餘蓄備慮載路之饑寒事或傷倫輒動旁觀
之震怒因微解之浮收絕戶頭之弊告有司以革除
嘆水潦之頻仍為議賑之文勸富民以廣惠凡可利
物靡不究心居蓬戶甕牖之中懷後學先憂之志迨
通籍以後自任益專及秉鐸之時素絀略展齋分經

義治事皖城儼比蕪湖教兼水利遂防蠻寇之永安
定教化行於一郡聲名達乎

九重

特頒

徵召溫綸遂履清華要地方開宮闈謹以荷金門
旋作棘人踉蹌而歸聖室哀毀致疾經孝思之可歌
藥餌無徵乃幽居而難出欲厲匪躬之節慨然無
精神徒負命世之英祇供漁樵終老然猶明儒風
無餘善以及人而著書立言實開大義以發世惑
文集凡若干卷何莫非勸忠教孝之篇如某家為十
有餘年亦時見坐鎮挽頽之效嘗有比聖賢其清議
而自歲亦欣善良聞其譽言而知奮發生小子義
欲析奉之如著龜殘疾痼疾哀鳴無告仰之如天

崇祀鄉賢錄

題疏

二

故捐館之夕鄉黨州閭共悼哲人之淪亡而近歲
來學徒朋好猶守當年之矩矱原大等親厚既久仰
止恒殷雖未測其高深亦略知其梗槩竊論其道德
乃伊洛之正宗倘展其才敵即韓范之流業留芳徽
於桑梓人誰不思邀裡祀於春秋眾皆同欽狀所俯
准輿論仰達高聞追述生平彙成全帙體各憲經衣
之好懇其表章鑒群情秉彛之公慰其心志俾君子
既沒猶叨崇祀之榮庶邑人共觀咸知進取之路正
以光
鉅典下以牖庶民寵錫雖止一人風化實關通邑等情
到學該實應縣儒學看得已故致仕翰林院編修王
諱懋並學術醇正品行端方早有志於濂洛關閩少

壯不求聞達卒究極於詩書易禮終身惟事鑽研樂
迎養以怡親承順在形聲之外甘廣文而終老課績
在文行之間驟躋清班念惟持敬謹旋羅枕塊時
時抱恨終天既大節之無虧亦細行之必飭居鄉無
私謁而地方休戚如切痾瘝開戶有經綸即立說著
書皆原道德一言一動悉本體驗以躬行有守有為
豈但稽經而誦律定文集語類之同異足為紫陽功
臣開章句集註之精微直紹薛胡的派開邪衛道卓
乎禮樂名儒碩德鴻文允矣鄉邦楷式理宜下採輿
論上請校

題相應造具事實冊並取紳衿隣里人等各切結加具

印結具文牒送等因到縣該實應縣知縣英昌看得

崇祀鄉賢錄

題疏

三

已故致仕翰林院編修王懋竑淮海名儒安宜重望
學探六籍之真道歸朱子為宗主敬存誠內行不欺
幽獨竭忠盡孝大節無愧綱常為諸生開戶而懷瑾
瑜絕謀利計功之念列薦紳建議而惠桑梓存先憂
後樂之心效經義治事之教人起士習直同於安定
得碩彥通才以報國正文體比美於歐陽雖入直班
行未展幼學壯行之蘊而里居著述實有守先待後
之功訂考亭年譜允矣升堂入室著白田文集卓然
崇正黜邪綜厥生平德言並立挹其模範體用兼全
四方之學士大夫誦遺書如親典型於在望一邑之
黃童白叟稱潛德難忘崇報於生前所宜亟請表章
於

聖代以慰輿情附俎豆於先賢以元實學茲准儒學牒送
事實冊結前來卑職覆查無異相應循例具結詳送
伏祈憲臺俯賜加結轉請

題達列祀鄉賢庶下邑之淳風丕振而

聖朝之德化彌昭矣等情到府據此該揚州府知府孔傳

炯覆查無異看得已故翰林院編修王懋竑理學名

儒詞林碩望稱孝弟坊表則化在桑倫議賑議捐

利濟而惠孚桑梓晚江敷教儼如安定傳經京闕衡

文不愧歐陽取士紹文中之高尚潛德比於先型得

紫陽之正宗聞知由於私淑洵立德立言之哲士為

希賢希聖之醇儒已合鄉評未膺明祀宜邀恩於

聖世列俎豆於春秋俾躋位於賢祠奉蒸嘗於鄉國上以

崇祀鄉賢錄

題疏

四

廣崇德崇儒之

曠典下以彰敦文敦行之幽光者也茲據該縣學出具

結看前來相應加具結看詳送伏候轉請

題達等情到司據此該本司布政使魏崇阿看得實應

縣已故翰林院編修王懋竑學紹河汾道宗洙泗早

流芳於梓里孝治家人長廣譽於禮闈忠勤

皇路暨夫鱣堂設教事先子臣弟友之倫繼焉

金闕宣綸志揚吁咈都俞之盛木天三月階此甫新抱

恨終身慕義永廢孝思純篤享祀必哀樂志詩書著

述不輟振履皆歸於實踐遠宗鄒魯淵源考訂不入

於岐趨近作程朱羽翼濟人利物閭閻之休戚相關

儒立頑廉奕禩之景從弗替允宜從祀用示光榮茲

據該府縣學查明取具冊結遞加結看具詳前來本
司覆查無異相應轉詳伏候院臺鑒核具
題等情到臣據此臣隨確加訪察核無異與督學二

臣札詢意見相同該臣看得已故翰林院編修臣王
懋竑學淵淵源躬循矩矱紹緒紫陽之正脉校年譜而
攷訂異同效安定之教人課士子以經義治事化行
一郡聲達

九重仰邀
恩遇之隆

特擢清華之地著作悉原忠孝表正人倫立言一本程朱
甄陶士類災荒作議賑之說澤溥困貧徵解除戶頭
之名惠孚桑梓既洽東桑之好宜邀

崇祀鄉賢錄 題疏 五

褒德之榮今據蕪州布政使詳請將王懋竑具

題崇祀鄉賢前來臣覆核無異除事實冊結送部查核
外臣謹會同兩江總督臣尹繼善江蘇學政臣劉墉

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謹

奏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

細

乾隆二十七年歲次壬午五月甲午朔江蘇揚州府
寶應縣知縣火東禮敢昭告於

皇清勅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鄉賢白田王先生之前曰
典型在望式昭文獻之光秩祀攸崇爰舉馨宗之典
休聲傳於百代德比珪璋典禮著於千秋光爭日月
惟我先生望重淮南名高江左家居孝友宗黨奉為
準繩學養精醇閭里欽為模楷讀書懷古紹闢濶濶
洛之傳主敬存誠究身心性命之學承先啟後巍然
道學之功臣敬業樂群允矣人倫之重望至若對采
闡江都之秘理合天人造士興安定之規化隆棧樸
入

崇祀鄉賢錄 祭文 一

內廷而竭忠盡敬校禮闈而崇雅黜浮事功必本於學
問究心年譜一書道義時發為文章著述詩文全集
立德立功信乎仰不愧而俯不忤寡尤寡悔卓乎言
有物而行有恒斯誠當代之全人實乃

盛朝之正學惟各憲志切表揚荷

恩綸光榮俎豆父老咸稱為盛事奕禩猶仰其芳徽秉禮
切宰茲土幸沐餘風久深仰止之思時切周行之慕
大君子之儀型猶在鄉先生之享祀攸隆釀酒陳詞
用申景慕采蘋將敬聊表悃忱尚饗

白田草堂存稿目錄

寶應王懋竑予中前著

卷之一

雜著

易本義九圖論

論尚書敘錄

尚書雜考

公子有宗道論

卷之二

雜著

家禮考

卷之三

白田草堂存稿目錄

雜著

孟子序說考

盤銘考

鴻鴈虞鹿記疑

書楚辭後

書范增論後

太初元年考

儒林傳考

涉火德考

俠墨考

卷之四

雜著

蘇秦

論高祖斬丁公

趙充國

劉向傳

嚴光周黨王良

書卓茂傳後

論張昭附張紘

論李豐附傅叔

吳蜀分荊州及取劉璋始末

論陶長沙侃

論郭誦

卷之五

白田草堂存稿目錄

雜著

讀史謾記

魏志餘論

蜀志餘論

吳志餘論

卷之六

雜著

恭記 聖祖仁皇帝西事

曾大父泰和公炳燭編跋

記邵氏聞見錄語

書杜牧征詩後

玉山詩義考

卷之七

雜著

朱子答江元適書薛士龍書考

卷之八

雜著

題陽明先生立志說後

題黃石齋先生書後

書危太樸集後

跋歸震川史記

書淵明乞食詩後

書仲長統樂志論後

書項氏玩辭後

白田草堂存稿目錄

記朱子年譜正訛後

題四書或問小注前

書名文前選後

書喬志熙書離騷經後

書潘善人傳後

洪瀛東唱和詩跋

題竹爐圖詠後

題李氏雙節旌表錄後

書李樹菴篆書後

又書李樹菴篆書後

偶記

偶讀私記

卷之九

雜著

論古人不以歲陽歲名紀歲

謹賡說

立嗣辨

希韓字說

通譜說

論傷寒六書

片石膏辨

義溪王珍傳

卷之十

奏

白田草堂存稿目錄

恭謝天恩摺奏

書

上高安朱公書

又上高安朱公書

上桐城張公書

與傅中丞書

上徐太老師書

與蔡開之書

與方靈臬書

又與方靈臬書

又與方靈臬書

又與方靈臬書

又與方靈皋書

卷之十一

書

上張中丞書

再上張中丞書

三上張中丞書

上陳滄洲先生書

與若霖書

答朱湘洵書

又答朱湘洵書

王子答朱湘洵書

卷之十二

白田草堂存稿

目錄

書

重答朱湘洵書

卷之十三

書

與喬念堂先生書

與劉邑尊書

與喬敏伯書

與孟義山書

與胡元方書

與汪師銘書

與孫遂人書

與鄭璣尺書

五

與劉蒼岩書

答朱宗洛書

與喬星洲朱宗洛論學問之道一節

答朱宗洛書

與朱宗洛書

與喬星洲書

與朱宗洛書

答山陽諸君書

卷之十四

序

舊隱圖序

喬氏家訓序

白田草堂存稿

目錄

襄武八物志序

叔父樓卹公文稿序

清新與掌公作

吳開存文稿序

代

曲江會藝序

藕花書屋詩集序

朱隸亭詩序

喬學齋先生贈行詩序

趙鶴汀叔蘭集序

脩泰山東嶽廟疏引

脩大觀殿疏引

卷之十五

壽序

六

叔父樓邨公七十壽序	叔母張太宜人八十壽序	族叔祖九宣公八十壽序	淮揚道吳君孝階壽序	寶應張邑侯壽序	又寶應張邑侯壽序	寶應劉邑侯壽序	又寶應劉邑侯壽序	卷之十六	吳幼日先生六十壽序	劉竹峰七十壽序	白田草堂存稿目錄	湯尺舫七十壽序	杜翁八十壽序	姚聖功壽序	喬汝寧壽序	曹母王孺人七十壽序	范母胡孺人六十壽序	喬母張太孺人八十壽序	劉母張孺人六十壽序	卷之十七	祭文	祭汪柱石先生文	祭朱湘洵文
代	代	代	代	代	代	代	代		代								代						

祭劉鹿沙文	祭郭烈女文	祭安溪李相國文	祭勇略將軍文	又祭勇略將軍文	祭漢章二母舅文	祭孫蕤田壻文	祭二女文	祭次媳朱氏文	卷之十八	行狀	翰林院脩撰叔父樓邨王公行狀	白田草堂存稿	目錄	卷之十九	記	新脩寶應縣儒學記	郭烈女祠堂碑記	墓誌銘	喬君楮堂墓誌銘	翰林院編脩蔣君西圃墓誌銘	朱君嵇村墓誌銘	詳稿	道清一案詳稿	卷之二十	啟
		代	代	代	代																				
		代	代	代	代																				

上屏老師啟

上遂寧張老師啟

上彭館師啟

上李中丞啟

上李中丞小啟

上李藩臺啟

上李藩臺小啟

上朱臬臺啟

上朱臬臺小啟

上張太尊啟

上張太尊小啟

答羅年兄啟

白田草堂存稿目錄

與諸學公啟

與丁司訓啟

安慶府學月課告示

頒朱子書謝 恩主看詳

為顏先生請同門啟

為姚氏請助啟

卷之二十一

詩

春二月夜中書懷 丁卯

偶閱陶集移居詩於其語所然有會也因之

首贈念堂先生 壬申

即事

寄念堂先生 癸酉

鳴鴈行

舊交行

題讀書剏記後 乙亥

和鹿沙自題二安書屋 丙子

遊惠山惠品泉亭和鐵上人韻 丁丑

過寄暢園和鐵上人韻

贈鐵上人用前韻二首

又疊前韻二首答鐵上人

舟中感懷敬和叔父樓邨公韻 本四首

三月初余歸寶應時園中牡丹未放及余以又

月重來則花已殘矣感賦四絕句

白田草堂存稿目錄

惠山酬唱詩久未成稿鐵夫屢促之用前韻自嘲

梁溪郭外泛舟 戊寅

贈胡敬仲

客舍感懷以旅食法當瘦遠行人所愁為韻

夏夜感懷和敬仲韻

玩月用前韻

書座右二首 己卯

偶作

蓮池菴舊有三教堂張明府與之作詩示邑人因

次其韻 庚辰

讀詩疏 辛巳

人日用退之城南登高韻和念堂先生

燕堂諸公俱有作復繼其後

病中題留侯世家後

高沙寓齋獨坐偶憶江南之遊因成長句一首戊戌

戲作示同學丁亥

贈相士戊子

題海陵武使君相馬圖庚寅

贈攝高郵令胡秀標

偶作丙申

放言

宿真州

六合道中

滁州

白田草堂存稿目錄

十一

滁州大柳驛慧月菴牡丹

旅中與逸上偶談練江聖任兩先生遺事慨然有

作

偶作

宿胡家莊初入河南界

杞縣

行田中

書輝縣志後

贈胡玉臨

與王爾昌敘別

鍾巨源出示新詩因贈二章

又贈二首疊前韻

百泉山道中口占

次鍾巨源韻留別

問路

旅中偶作

共姜臺

題共姜臺詩後

嘯臺

自開封往輝縣途中作

卷之二十二

詩

寄贈胡玉臨丁酉

述懷寄王臨用舊韻

白田草堂存稿目錄

十二

寄贈鍾巨源疊原韻

寄贈王爾昌即疊前韻

寄贈胡永叔疊贈玉臨前韻

七夕雨

題墨芍藥戊戌

題畫紅蓮花

和瓶中荷花六首

夜坐偶作

和元溪移居四首

和元溪懷坡四首

再次元溪韻四首

封事元溪寓齋各有菊數十本元溪以詩貽封事

索和余亦同作用元溪韻

題張淵度我與我周旋圖

贈汪拙存

題魏東瀾小照已亥

訪俞葭白不值寄贈二首

又贈二首疊前韻

呈遂寧張公十二首辛丑

題張氏武功圖

呈鄭魚門先生

又呈鄭魚門先生

呈山陰王公

劉明府署中牡丹冬至後開而枝分賦二首

白田草堂存稿目錄

立

呈孝感屠公壬寅

又呈孝感屠公

題劉雲岫歸隱圖

山安署中偶作

醉中書贈王桐崖世兄

徐雲岫見貽二章即用原韻贈別癸卯

答友人見贈即和原韻

別丁寅兄即用鈍人先生原韻

題朱界陶先生百二圖丁未

卷之二十三

詩

校書庚戌

秋雨偶作

與念堂先生

念堂先生以詩和答再疊前韻

念堂先生即用前韻悼長源並和二首

輓長源

念堂先生八分書歌用杜李潮詩韻

輓貞節王母董太孺人

與近也敏伯

有以畫像屬題者其人初未之識無以措筆卷中

見樓邨先叔父及括堂菊坡念堂三先生題字

今惟念堂存耳歲月未遠風流歇絕為之慨然

漫作二絕錄呈念堂先生當同一喟也

白田草堂存稿目錄

古

陸放翁二十時作菊枕詩後四十三年復有作正

六十三歲也余今年與之同歲因用其韻作二

首

為喬布昭題畫卷

憶往事二首

偶作二首

為朱道州題響山圖

海觀以素翁先生小照見示追念昔遊為之泫然

敬題四首

偶誦放翁詩云釀酒移花調護閣弄琴洗硯破除

閑因自笑曰酒琴所無有花多不開硯則頑石

而已獨居已久原自無悶終日繙閱安得少閑

調護破除皆無用也因作詩二首以貽同志

偶作

和念堂先生二首

并序

道州以詩見示即用原韻贈之

疊前韻二首

又和念堂先生疊韻

疊前韻與懿誦五弟

再題讀書劄記後五首

又疊韻二首呈念堂先生

劉豫瞻以小照索題口占二絕

題陶園長楊濯足圖

元題絕句四首久忘之矣復於陶園處檢得並附

白田草堂存稿

目錄

五

其後

七月十五日夜懿誦邀同往縱棹園泛舟余以病

倦不能赴是夜月色佳甚獨坐有感往事因成

一律呈念堂先生

又得一首呈自益

偶作

秋風

正月十六日夜偶閱指月錄戲作一首

又得一首

賀劉蒼石

和自益除夕元日二詩

中寅

又疊前韻

又疊前韻

元日念堂先生懿誦各有詩不以見示也和自益

詩竟戲成二首

呈念堂

和懿誦

東瀛東

與道州

夜坐

偶作

自悔

讀鈍翁初集中多及秋厓先生邑中後輩幾不復

知先生姓字矣感而賦此

客至

白田草堂存稿

目錄

六

不出

與念堂先生

再疊前韻答念堂

如岡宮兄次九字韻詩見懷依韻奉答四首

為懿誦題牧牛圖

又作四首

余不解禪題牧牛圖絕句八首然較諸公所作都

不似也因復題二首

六月二日晚坐偶成

辛亥正月夢與鶴羣話舊作十絕句及覺僅憶兩

句云絕憶平生一樽酒夜窓風雨細論文嘗欲

續之輒悵然而止今夏鶴羣次子章之以扇乞

書因續成六首老病懷舊不知哀涕之橫集也

答念堂先生

和艾堂試燈四絕句乙卯

又疊韻四首

又疊韻四首

又疊韻四首

又疊韻四首

敬倚姪以九字韻詩見寄又疊韻四首寄之

題湯旭存小照

和鄒肇杰世兄留別韻

代題釣魚圖

白田草堂存稿目錄

七

炎暑

新秋三首

偶作

卷之一十四

詩

偶成丙辰

晚望

早起

苦雨

題賈明府小照

余少時賞菊友人冢花多上品盆瓶羅列皆佳玩

也一友忽曰陶淵明籬邊菊當不若是時感甚

其六今年偶得野菊數本置於簷下適為詩自
揚歸言郡中花絕盛並憶前語因書四絕以自
嘲

冬日雜感詩

揚州八絕句

又得八絕句

準提菴

舟行三絕句

至郡城遇蔚然鶴琴故居叩門漠無應者不勝悲

感作二絕句

和艾堂元日詩四首丁巳

春日感懷

白田草堂存稿目錄

六

病眼益甚偶作字數幅因題其後

偶憶東坡公語復題其後

諗同志

病眼

舊歲作菊花四絕句今歲邑中花絕盛而余未之

見也偶得野菊三本置庭中顧而一笑復以前

韻

偶書高季迪寄贈倪隱君詩因作一絕句

五月錄舊詩附一絕句

偶閱少陵遺興詩因用其韻作一首戊午

夏日偶作

偶閱義山無題詩因書其後

題韓慕廬先生文稿後五首

即事

又得一首

校禮記注三首

八月十四日夜夢與可亭研齋兩先生於懋勤

殿中共語及覺口占二首

魯韻二首

念堂先生見示秋日雜詩十首勉強屬和未成也

先得二絕句

邑中有牡丹者數家余未之見也戲作二首東星

渚

念堂先生見示秋日雜詩十首依韻奉和

白田草堂存稿目錄

偶作

詠庭中老桂

和星渚日昃之離

又得十二首

人日作用昌黎城南登高韻已未

往日燕堂作人日詩用昌黎韻諸友和之成帙今

三十餘年矣今歲偶復作此詩追憶行事為之

悵然因又作一首

人日有感而作

記同年高星源語示兒輩

又記星源語二首

因星源言憶同年景履齋語更作一片

題湘洵秋林讀書圖

十二月晦和東坡餽歲別歲守歲詩

偶作庚申

聞陶園又有移易率賦一首呈念堂先生

早起偶成

十月有感而作六首

於紅紙作字致念堂先生缺訛不可辨也戲成一

律

諗同志

病中觸事多忤遂以增劇夜中思之忽成一笑早

起書此以示兒輩

正月十八日驚蟄節晨起書此辛酉

白田草堂存稿目錄

聞近也有京師之行詩以為贈

慕韓往京應試詩以贈之

偶閱韓集拘幽操目窈窕兮其疑其首耳肅肅兮

聽不聞聲此為余作也因作歌一首

遠念堂先生書附詩一首

放言一首八月十一日

書付兒輩九月十日

書示兒輩九月十一日

崇祀鄉賢祠錄

行狀

白田草堂存稿目錄終

山陽後學邱汝美鳳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一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雜著

易本義九圖論

易本義九圖非朱子之作也。人以啟蒙依放為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此九圖未嘗有一語及其見於文集語錄講論者甚詳。此九圖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豈不見此九圖者何以絕不致疑也。朱子於本義敘畫卦約略大傳之文故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而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啟蒙則一本邵子而

白田草堂存稿卷一

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即六十四卦圖也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註大傳語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蓋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之而孰傳之耶又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為皆出邵氏是誣邵氏矣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脩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陳搏圖南此明道叙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以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

者是並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為未詳啟蒙別為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為標著以求父啟蒙以為乾求於坤地求於乾與乾為首乾為馬而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蓋兩存之今乃以為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自周子太極圖以黑白分陰陽後多因以為說龜山先生於磨季魯問易以一圖示之而墨塗其半曰此即易也是皆以意為之朱子答袁機仲書所云黑白之位當亦類此今此圖乃推明伏羲畫卦之次序其必以奇偶之畫而不可以黑白之位代之彰彰明矣為問伏羲之畫以奇偶乎以黑白乎則以黑白之位為伏羲之畫雖甚愚知其不可也今直題為伏羲八卦次序

白田草堂存稿卷一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而皆以黑白之位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答袁書止有八卦黑白之位而無六十四卦又云三白三黑一黑二白一白二黑等語與今圖亦有不同此書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今欲易曉故為此以寓之後書云僕之前書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為之寫出奇偶相生次序今八易曉矣則又明指六橫圖而言非黑白之位故竊疑袁書此一節或後人勦入之以為九圖張本而非本文又其後云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黑白之位原非易中所有考其文義都不相屬答袁書凡十一論黑白僅見於此而他書皆以奇偶論其或有所增損改易而非本文未可知也卦變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象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為說爾今圖卦

變皆自復姤臨遯等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惟訟晉二卦為合餘十七卦則皆不合其為謬妄尤為顯然必非朱子之舊明矣故嘗反復參考九圖斷斷非朱子之作而數百年以來未有覺其誤者蓋自朱子既沒諸儒多以其意改易本義流傳既久有所纂入亦不復辨馬端臨文獻通考載陳氏說本義前列九圖後著撰法疑即學者遂以九圖撰法為本義原本所有後之言本義者莫不據此而不知本義之未嘗有九圖撰法也明永樂大全出以本義改附易傳而九圖並儀遂為朱子不刊之書矣今詳筮儀之文絕不類朱子語其註有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按儀禮士冠禮特性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庶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此等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一

三

賢說不知何來推求其故則學易者但見漢上易叢說有引儀禮筮宅者北面之文而並未嘗考之儀禮也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疎謬若是耶由是以言筮儀亦斷非朱子之作而通考所云前列九圖後著撰法者皆為相傳之誤而不可以據信矣余故曰易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啟蒙依放為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今考其大略如此其碎義瑣說有相發明者別附於後世之君子得以覽觀而審擇其是非焉

易本義九圖論後

自朱子著本義啟蒙門人勉齋黃氏盤澗董氏瓜山潘氏節齋蔡氏各有訓說今皆不傳其後雙峰饒氏厚齋馮氏進齋徐氏廬陵龍氏轉相傳述其書亦不復見惟近日徐

氏所刻經解有六本天台董氏傳義附錄鄱陽董氏周易會通梅邊熊氏本義集成雙湖胡氏本義附錄纂註雲峰胡氏本義通釋及玉齋胡氏啟蒙通釋尚可參考天台鄱陽俱載九圖五贊筮儀梅邊止載九圖雙湖止載五贊筮儀雲峰則盡去之其天台鄱陽梅邊三本九圖各有不同註亦小異天台本最先出題云易圖下云朱子其中縫則云董氏易圖說梅邊本云易圖朱子集錄鄱陽本方云朱子易圖天台本八卦次序六十四卦次序皆用黑白之位梅邊本八卦以黑白六十四卦則以方空而不用黑白鄱陽仍用黑白而又依梅邊例以方空別之其參錯有如此者以此推之九圖固未嘗有一定之本也雙湖不載九圖此今刻之脫誤其書後自作四圖三論云不敢列於九圖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一

四

附五贊後是固有九圖矣玉齋啟蒙通釋亦載本義九圖語今本大全九圖小註往往有雙湖語至雲峰則無之然雲峰不載九圖亦不言其所以不載之故也今刻雲峰本經解經解以大全本考之增多者十之三今刻雲峰本皆與大全同無增多者疑通釋自彙傳後已失其後人抄集大全所載以續之耳又大全序例謂胡氏通釋既變古易又於今易不免離析先後考今刻乃一依古易此不可曉或本與反復參考其以九圖為朱子所作絕無所據疑為門人輩所纂輯天台董氏王齋胡氏去朱子已幾百年而梅邊鄱陽又遠在其後矣台本自序以度宗咸淳台本之出於元仁宗皇慶以後距朱子卒已八十年矣梅邊自序以元英宗至治以後距朱子卒已六十餘年矣而少流傳既久莫可識別但據所傳以為朱子所作無能辨其非者至大全出則諸本異同不復可見學者亦無所

據以致其疑按三家本止云朱子易圖大全輒增之云朱子圖說朱子答袁機仲書黑白之位本非古法四語三家本皆附載於諸辭後而增後六十四卦次序放此九字已屬附會大全更以系於八卦方位圖說之下若圖說註所本有者其為疑誤後學益甚矣朱子復古周易而門人蔡節齋為訓解已大變其例節齋訓解今不傳其更改為卜筮作而門人林正卿以為設教見題書中蓋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況於一再傳之後訛以益訛則天台梅邊雙湖鄱陽所述又安可據信耶向讀本義即疑九圖之非而未敢質言之比得經解諸家考之乃知九圖斷斷非朱子之作而猶以未盡見勉齋北溪潛室盤澗瓜山諸集以決斯疑也姑識於此以俟考焉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一

五

黃勉齋先生集有答胡伯量書論所刻本義先天圖圖止言其印本之錯不可流傳以誤後人而不言本義元本若何勉齋伯量皆朱子門人若本義果有此圖則但據元本伯量不必以此正於勉齋而勉齋亦不當有不及細讀之咎矣疑圖或為伯量所自作而勉齋書答語不甚分明後來者遂無以決斯疑也

天台本黑白之位與今大全本同止以黑白分陰陽而無所謂一奇一偶各生一奇一偶之象與答袁書三白三黑一白二黑一黑二白之云皆不合鄱陽本黑白各以方宮別之其與袁書合矣而分裂破碎為尤甚焉既不見一應一偶各生一奇一偶之象而而儀四象皆不可識別正與朱子所云非本有此六十四段者相反且以六十四卦包

八卦四象而儀朱子與林黃中辨子在母外子在母中亦此圖與六橫圖之別也或謂如其圖自上而下六爻之奇偶六十四卦無不相值此亦數之偶合而指此以為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其斷斷不然矣

天台鄱陽本皆列九圖五贊筮儀文獻通考前列九圖後著揲法而無五贊揲法當即筮儀也朱子與呂子約書明云五贊附啟蒙後語錄亦云啟蒙五贊則本義之五贊為後來所增入非朱子之舊明也今大全本以五贊入啟蒙明著策篇其言揲法已詳而明筮贊又詳言之不必更為筮儀明筮贊云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則無所謂卦與木格者而擇潔地為著室日焚香致敬是又大類臧文仲居蔡之為朱子必不爾也惟單折重交啟蒙明筮之所未及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一

六

然此火珠林已有之人人所曉可無庸及也單折重交實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後載此圖圖布者至方者靜而為地也一條皇極經世纂圖指要以為西山蔡氏語見性理吳氏纂言入以為伯溫邵氏語未詳孰是要之必非朱子語矣啟蒙亦不載之梅邊熊氏於此圖後依啟蒙載說卦天地定位雷以動之兩節而無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等語其此圖圖布者一條載於後小註中又誤以為朱子語與兩重本不同故嘗以為九圖非有一定之本者此亦其一證也

黃義剛錄云漢上易卦爻變只變到三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通處某更推盡去方通如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只

是初剛自訟二挨下來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挨上去此等處按漢上卦變則通不得注云舊與季潘時舉錄云訟卦本是遯卦變來遯之六二上為訟之六三其九三下為九二乃為訟卦此類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皆是如此若畫圖子起便極好看更不待說按此兩條皆主本義卦變言黃錄云黃與季通在旅邸推潘錄云若畫圖子便極好看可見本義之未嘗有圖也黃潘錄皆在癸丑以後其距丙午啟蒙之成已八年而距丁酉本義之成則十八九年矣使本義先有此圖黃潘何為錄此語耶邵浩錄請見印易圖看曰方今雕板未了此不見於語類見浩錄丙午所聞啟蒙成於朱子明文公易說丙午是此云易圖自指啟蒙非本義圖也惟董銖錄云二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一

七

陽四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其說與今卦變圖合然只舉訟一卦潘錄亦舉訟卦然以黃與季以本義考之訟卦外惟晉卦為合其餘十七卦則皆不可推矣銖錄在丙辰以後文集叔重通書在甲辰以前所錄未必在丙辰後此或有誤其錄與黃潘錄不同要未可據世或以銖錄在晚年疑為後來之論故附辨之

潛室陳氏曰伊川破否泰卦變之說故以卦變皆從乾坤來蓋與其主否泰寧主乾坤猶卦之父母否泰則甚無義若知諸卦皆可變為六十四卦則主乾坤者猶非況否泰乎卦變之法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如賁之變主內卦則自損而來主外卦則自既濟而來此晦翁之通例不必三陰三陽皆可推也此條見大全按潛室親受業於

朱子而於卦變主啟蒙三十二卦圖謂自否泰來者無義則知本義卦變圖自復姤而來自臨遯而來自泰否而來者斷斷非朱子所作矣其謂賁之卦變為晦翁之通例則尤為明證也

夏淵錄云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為六子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這道理又錄云大槩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而言之也易說以此錄按本義啟蒙不言次序而淵錄言之如胡伯量之本義圖董叔重錄與卦變圖合是皆於九圖略有彷彿而卒未敢明言九圖之出於朱子也故嘗疑九圖乃門人所纂輯而託之朱子者蓋自理宗寶慶以後朱子之學大行諸門人亦為世所尊信凡其所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一

八

作無有擬議之者流傳既久不復可別迨大全合本義於易傳世乃以為朱子之書並本義原本亦不之考况能辨九圖之是非乎

啟蒙坤求於乾而得震坎艮乾求於坤而得巽離兌淵錄明與之反自是誤記則次序之云亦亞夫之意非朱子語也九圖於文王八卦次序圖後但云右見說卦而無其說蓋以與本義啟蒙皆不合天台鄒陽附載啟蒙解於次序無當也梅逢本除去右見說卦四字亦不載啟蒙解豈亦覺其誤與

論尚書敘錄

元臨川吳氏作尚書敘錄前載今文而別繫古文於後其後為纂言則盡去古文而獨注今文二十八篇明震川歸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一

九

氏因其說亦為敘錄而纂言則承之見乃以其意釐為今
文歸氏書今亦未之見也余嘗以兩敘錄考之大都辨古
文之偽其說皆是而亦不免小誤蓋伏生之書出於壁藏
以多所亡失僅存二十九篇而晁錯往受其學原非口授
而漢儒林傳所載甚詳至書序云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
授衛宏序云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錯所不知以意屬讀
明與儒林傳不合乃一手偽作互相印證以飾其偽其為
謬妄顯然至秦誓後得據陸氏釋文自在二十九篇之外
為三十篇藝文志古經四十六卷以三十篇合之安國增
多十六篇正得此數張霸百兩篇當時已廢不行與古經
初無所涉亦自明白可按吳氏力攻古文而反引書序衛
序以斷伏書謂今文二十八篇乃伏生所口授而晁錯所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一

十

之前載今文而別繫古文於後若纂言一決而去之則大
示可也至於姚方興之二十八字晉人已明言其偽直當
點之無疑敢因兩敘錄而申論之又考鄭註逸書別有舜
典大禹謨益稷等篇雖得之傳聞恐為安國之舊微言與
義必有一二存者而散亡磨滅無一語見於世韓退之云
平生千萬篇金縢垂琳琅流落人間者秦一毫芒典謨
訓誥之重萬萬非詩篇比也而百不傳其二二使後世不
得見二帝三王之全嗚呼惜哉

秦誓在二十九篇之外則伏生書中一篇疑是書序史
記本紀多載書序又有與今書序不齊者或是伏生所
傳也鄭註有亡書有逸書亡書即壁中書所藏亡失數十
篇逸書則逸而不傳蓋安國書也朱子嘗言或者以為

今文自伏生女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
文皆已如此固已不信口傳之說而又有暗誦者偏得
其難而考文者反得其所易之語此皆有所未及察故
曰義理無窮精力有限朱子於臨臨楚辭註改大
學誠意章註其尊尊不已如此後之人偶有一得之見
而斷然自信不復致疑抑未知於古人何如也

尚書雜考

史記儒林傳伏生故為秦博士孝惠時欲求治尚書者
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伏生年九十餘老
不能行乃召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
藏之其後兵火起流亡漢定伏生求遺書亡數十篇獨得
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伏生之子張生及歐陽

生漢書儒林傳同其敘次最爲明白劉歆移太常書云孝文皇帝使掌故晁錯受伏生而古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藝文志又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詔脫簡一召詒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以此參考則伏生書之出於屋壁斷無疑者也孔安國書大序云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明與史漢所記不合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多異錯所不知者什二三以意屬讀而已是又大序之所未言而亦不知其所自出也以書考之則伏書多艱澁而孔書皆平易二書體製絕殊不可相合故作大序者造爲口授之說以伏生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一

十一

口授時多有訛缺非書之本文而衛序其女傳言教錯又因大序而附會之互相印證以飾其僞其與史漢異同皆所不暇顧也孔氏正義云伏生初實壁間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於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故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也此曲爲大序解而亦不引衛序至陸氏釋文乃略載衛序語而顏氏註漢書則詳著之亦不辨其異同自顏註盛行學者一依顏註而金史漢本文亦略而弗道矣朱子始疑書序之僞而於此偶不及致察故有暗誦者偏得其所難而考文者反得其所易之語臨川吳氏尚書敘錄雜敘儒林傳及衛序語不爲別白而斷以今文二十八篇之書乃伏生口授而晁錯所屬讀者吳氏力辨古文之僞而反據大序及衛序以斷伏書

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余向有疑於此而未能決今姑據史漢儒林傳及書大序衛序而別其同異考其是非以待明者之訂正焉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蓋逸書滋多於是矣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其所載經二十九卷此伏生所傳也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安國所傳也蓋以伏生二十九篇合之十六篇又並書序爲四十六篇古以一篇爲一卷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一

十二

故云四十六卷註云爲五十七篇或後人所增或有誤字未可知也書大序悉本藝文志語而增多二十五篇與十六篇之數不合其云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則以合於志四十六卷之數而亦莫知卷數之如何也安國書王莽時立於學官東漢初廢不復立史記所載湯征湯誥泰誓藝文志所載伊訓武成畢命豐刑疑皆出安國書與今孔傳古文絕不同而安國註論語小子履章引墨子湯誓則今之湯誥必非安國書矣向嘗疑安國十六篇者雜於二十五篇之中不可識別以今考之則二十五篇乃一手擬作而爲孔書者並未見安國之書也蓋安國書不傳久矣後漢書敘次經學傳授本末最爲參錯其云賈鄭王皆傳孔學而賈鄭王所註止伏生二十九篇而已其安國十六

篇絕未之及也疑皆就伏書作註而雜以安國所傳之古文如鄭注儀禮之比其安國十六篇與逸禮三十九篇同置而不論矣其云孔學亦傳聞之辭耳孔氏正義彌縫大序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以合四十六卷之數而顏註六經直以孔傳五十八篇當之後人不復致疑而十六篇一十五篇之異同亦無有致辨者矣蔡傳本朱子所命其分別今古文所以微見其指而蔡傳之成朱子所不及見或當更有所整正而蔡傳所釋未必盡得朱子之意也蓋漢魏時古書多在擬作者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以詞氣多不連屬於事體多不對值知其非古文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多在焉有斷斷不可廢者朱子晚年編次儀禮載周書王會解而註云此書近世偽作以其萃萃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一

三

經傳之文無悖理者姑存之此已自發其例而吳氏纂言金孔書古文遂一決而去之此又甚不可也今因論安國書之異同而金凡之後之君子當有以訂其得失焉
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焚書七年而秦亡漢五年定天下又七年高帝崩惠帝四年除挾書律自焚書至漢定天下相距僅十二年即以惠帝除挾書律計之亦僅二十三年而已古者簡策重諸儒多以誦說相傳伏生年方少不應所得二十九篇之外絕無所記憶而是時故學士必猶有在者豈無所流傳而何以教齊魯閭者止伏生書也漢興詩有齊魯韓三家春秋有公穀二家左傳亦有傳者是皆不出於壁藏而書獨無有即先秦之書如老子莊子列子墨子韓子荀子既不立學官又無師授何以得傳於後而

書之朽折散絕乃如此遂使二帝三王之盛德大業宏模大訓其得傳於後者僅什伯之一二也嗚呼惜哉

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二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詔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中古文疑秦博士所藏傳之漢者則當有百篇非止二十九篇也或者晁錯受書伏生必以上於官府是為中古文自張生歐陽生至歐陽大小夏侯其中不無傳寫訛缺故有脫簡文字之異未可知也及考劉歆移書云藏之秘府伏而未發則明指安國所獻古文經四十六卷而言則所謂中古文乃安國所上也晉時秘府有古文尚書經當亦指此安國雖以今文讀之而別為古文之學其文字自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一

十四

當有異脫者亦於魯壁中得之以補伏生之缺此皆考正經文非有師說然安國傳其學都尉朝膠東庸生以至王璜塗惲則亦必有師說如歐陽大小夏侯章句之此但東漢後遂廢不傳耳至承詔作傳則史漢初無其事而安國所獻亦止經文則中古文者乃二十九篇及所增十六篇而已顏氏既略而不註後人亦無有論及者故於此附論之至東晉所上孔氏自是晚出與史漢所載絕不相合亦不必置辨也

張霸百兩篇漢書所載始末甚詳而孔氏正義云前漢諸儒知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明與漢書不合其云張霸之徒亦未嘗指定其人特以漢書

語而附會之耳至鄭註云云此立文之誤詳其意當云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外偽造二十四篇又分出伏生五篇以足五十八篇之數非謂張霸因鄭註而偽造也正義又云鄭註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又泰誓二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篇與一舊作二十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亂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實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葵二十三罔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去八篇故為十六正義之意以張霸偽造古文而鄭註承用之非安國書也考其實則九共止為一篇正合十六篇之數東漢諸儒雖云十六篇絕無師說然其篇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一

五

名當有存者安知鄭註所傳非安國之書而以張霸偽書當之此果何所據耶又正義謂劉向劉歆班固皆不見真古文而別錄藝文志乃誤以張霸書為安國書夫司馬遷親見安國云逸書多十餘篇藝文志出於劉向劉歆歆書明云逸書十六篇又王莽時古文尚書已立學官則劉向劉歆班固豈不見孔安國書者今之孔書至梁晉時方出漢魏以前自不之見而乃以劉向劉歆班固所載皆張霸偽書不知其何所據耶劉向別錄五十八篇見於疏中此或後人因孔傳而改之藝文志四十六卷則灼然可據矣正義云孔註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豈賈馬鄭及漢魏諸儒皆不在民間乎疏家之蔽固如此即以

其言考之則孔傳之偽亦不待辨而可知矣書序伏生書無之當出孔壁史記載之此孔子後經師所傳自班固言孔子纂自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馬融王肅鄭元並云孔子所作其實無所據也正義言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傳序不為詩傳序已有疑於此而又云或作或否無義例此疏家之體曲為解說耳

陸氏釋文言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泰誓年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眾書所引同故馬鄭王肅諸儒多疑之正義云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元亦云民間得泰誓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得而云二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一

六

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之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並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據釋文則泰誓在二十九篇之外據正義則伏生書實二十八篇而泰誓則後入皆不可詳考按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劉歆書亦云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據此則泰誓非伏生之書而釋文所云為可信但伏生少一篇豈伏生書亦有書序耶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歆生三十卷然史記載白魚入於王舟之文而董仲舒對策引之直稱書曰則泰誓之得必不在宣帝時亦不至武帝末也伏生大傳亦有白魚入於舟之文正義以為後人所增帝時見行於世遂以併於伏生所傳之內史公雖疎略不

應至是而以劉歆書考之則泰誓必非伏生之書自在二十九篇之外止義所未可據也

釋文云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王馬之經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為博士議曰孔序謂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其舜典用王註相承云梅賾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註頗類孔氏故取王註慎微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今依舊音之又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漆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註無施也按此則姚方興本乃采王馬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一

七

註偽造孔傳而金增此二十八字故陸氏音仍用王肅註其辨甚分明正義直加此二十八字於慎微五典之上而用方興偽造孔傳後人遂不復能致辨矣蔡傳一依正義而於釋文所云絕不之及朱子以非大義所繫不及訂正至今未有辨之者敢因釋文而金申之以俟後人之考正焉

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古以一篇為一卷即伏生之二十九篇與安國之增多十六篇也註為五十七篇疑此後人所增加或其字有訛誤顏氏直以梅賾所上古文當之而又引鄭元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為五十七篇不知所亡何篇或以孔傳闕舜典為亡篇班志則在東漢時豈預知東晉梅賾所上之闕舜典耶其不然也明矣釋

文馬融註十一卷鄭元註九卷王肅註十卷皆不言篇數其言馬鄭所註皆伏生所傳之今文王肅註亦今文又言馬鄭王皆以舜典同為堯典則止二十九篇耳正義言三家本三十三篇此以孔傳別分五篇言之而除去泰誓故三十三篇非他有所據也凡顏氏孔氏之疑誤後人多如此不可以不辨

古以一篇為一卷故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章句亦二十九卷惟歐陽註三十一卷章句亦三十一卷疑有別出者其或盤庚二篇耶此不可考然必非孔傳所分五篇也鄭註逸書有舜典有大禹謨有益稷史記所載重華文命疑出此則別有舜典益稷非如孔傳所分而大禹謨亦未必即孔傳之大禹謨也典以記事謨以記言伏生所傳堯典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一

六

卓陶謨灼然分別而大禹謨乃雜亂其體且附以誓師之辭此斷斷非古文之舊而後人未嘗以致疑何也

皆攻古文今未之見近有閻氏百詩辨古

又最詳今會見之今已不復記憶更考之

公子有宗道論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記言大宗小宗之制詳矣而疑於別子之名為祖而不相宗故以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宗道也再三以申明之而為之說者多汨其辭故論其大指以俟後之君子考焉

別子者公子也以其別於君而別為大宗之祖故曰別子蓋先君之庶子而今君之庶弟也而又有同母異母之別同母者亦謂之嫡子其異母者皆謂之庶也別子為祖而不為宗繼別之子則為宗矣五世以後而大宗小宗出焉

其初固無大宗小宗之分也然公子亦有宗道別子非一人也不可以無所統故以嫡長一人主之而同母異母者皆宗焉無嫡子則以庶長一人主之而凡異母者皆宗焉大聚以長者一人而有此非宗也而有宗之道其云六嫡庶之分則不以長幼論此非宗也而有宗之道其云六宗小宗者特以明嫡庶之別非大宗也而宗之之禮如大宗非小宗也而宗之之禮如小宗此記文之意而鄭氏所推以為說者亦已明矣公子有宗道專以公子言之而不及其後如以其後論則以嫡長主之考嫡長之子為大宗而諸弟之子宗之者庶長之子亦為大宗而諸弟之子宗之者亦為小宗又不得謂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別子僅一人而別子之子有二人則一為大宗一為小宗又不得謂

白田草堂存稿卷一

九

無宗亦莫之宗也蓋一君之後為一大宗所以收族如別子各為祖而不相宗非收族之義又謂庶長之宗五世則遷則五世之後各自為宗而無大宗以統之又豈收族之義哉故有大宗而後有小宗有小宗則必有大宗其云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小宗而無大宗專以公子言之而非通論也此節之義以鄭氏為定論而孔疏所云諸子各自為祖纂言所云庶長之後五世則遷皆不可以據而明歸熙甫所論尤有不可以通者今不得而悉辨也

公子各為祖以魯三桓鄭七穆為例此非禮之正也周公康叔蔡叔各分封而周公為長故以魯為宗國至戰國蓋歷七八百年而滕之臣猶稱吾宗國魯先君是所謂大宗百世不遷者也一君後為一大宗如太王之昭為一宗王

季之穆為一宗文王之昭又為一宗武王之穆又為一宗則宗廟之禮所以示昭穆者亦可推矣若魯三桓鄭七穆則雜亂而不可以紀此末世之失而非禮之正也此為例而卿大夫士從此推之

白田草堂存稿卷一

二十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一終

門人喬崇鵬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

實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雜著

家禮考

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之其為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復考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敘年譜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紀年月而序中絕不及居喪事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為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携來因得之其錄得携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黃勉齋作行狀但云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

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多有損益未及更定既不言成於居母喪時亦不言其亡而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不可考據如此按文集朱子答汪尚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其前後也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為絕不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說為言耶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也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因司

馬氏之書參考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願以衰病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為是語耶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有附於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合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爾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考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此公晦從遊在戊申後其於早年固所不詳祇敘所聞以為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為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辭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

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為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以朱子家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陳安卿皆為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為之考訂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云專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邱仲深濟所刻家禮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跋語多疎畧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編考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於後而一一詳註之其應氏邱氏語亦並附焉其他所摘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以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余亦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夫

家禮後考

李乃子曰乾道五年九月先生丁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
參酌古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為一編命曰
家禮年譜云此年謝本語今刻三本詳異不同皆後人
不言其亡而後者也公晦從進在戊申後此亦據所傳則但
得此不可曉

黃芻云先生既成家禮為一行童竊以逃先生易簣其意
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故未
嘗為學者道也

陳淳云嘉定辛未歲過溫陵先生季子敬之倅郡出示家
禮一編云此位年僧寺所亡本也有士人錄得會先生墓
日携來因得之

楊俊云家禮始成而失之不及再加考訂先生既歿而盡
白田草堂存稿卷三

始出愚嘗竊取先生後來之考訂議論以與朋友共參考
云按此四條皆周氏後家禮附錄所載今性理大全家禮
小註前三條不載所載楊氏語極詳與此不同疑此條
乃周氏錄也亦附錄於後

性理大全註楊氏復曰先生服母喪參酌古今咸盡其變
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名曰家禮既成為一行童
竊之以逃先生易簣其意始出行於世又云惜其書既亡
至先生歿而後出不及再脩以幸萬世於是竊取先生平

日去取折衷之言有以發明家禮之意者悉附於逐條之
下云按信齋約畧李黃之語而附以己說此其本語也周
氏附錄所載意雖同而語則大異矣其述黃子淵陳
安詳語也無所見或自所增損改易未可知也

朱子文集答汪尚書書云嘗因程氏之說草具祭寢之儀
將以行於私家而連年遭喪未及盡試未敢輒以拜呈少

俟其備當即請教也此書在
壬辰

答張欽夫書云祭禮大抵多本程氏而參以諸家故特取
二先生說今所承用者為祭說一篇而祭儀祝文又各為
一篇比之昨本稍復精密繕寫上呈乞賜審訂示及此書在
壬辰

答呂伯恭書云祭禮略已成書欲俟之一兩年徐於其間
察所未至今又遭此暮喪勢須卒哭後乃可權宜行禮考
其實而脩之續奉寄求訂正也此書在壬辰按與汪張
有答書各見本集其年可考然後此與諸家
家書未有及此者疑其不即亡之也

與蔡季通書云祭儀只是於溫公書儀內少增損之正欲
商訂須俟開春稍暇乃可為也程氏冬至立春二祭皆嘗
為之或者頗以僭上為疑亦不為無理金俟詳議也此書
在壬辰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

又與季通書云禮書未附疏本未可寫以見喻再三恐亟
欲見其梗槩已取家禮四卷並已附疏者一卷納一哥矣
此後更須年歲間方了此書在丁巳戊午間乃蔡諸通州
解目錄上冠禮第一冠義第二此家禮指通解中家禮今按通
義第四此家禮第一冠義第二此家禮指通解中家禮今按通
此家禮之六與蔡書家禮四卷指前五卷屬記第八
語錄葉賀孫錄云某之祭禮不成書只是將司馬公者減
却幾處

陳淳錄云溫公儀人所憚行者只為閒辭多長篇浩翰令
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某嘗脩祭儀只就中閒行禮處
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李文問祭儀
公曰大槩只是溫
公儀無修改處

陳淳錄云溫公儀人所憚行者只為閒辭多長篇浩翰令
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某嘗脩祭儀只就中閒行禮處
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李文問祭儀
公曰大槩只是溫
公儀無修改處

輔廣錄云問舊嘗收得先生祭儀一本時祭皆是卜日今聞却用二至二分祭如何曰卜日無定處有不度溫公亦云只用分至亦可問如此則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此三祭如何曰此箇禮數太遠似有僭上之意又問禘祭如何曰此却不妨按廣錄在甲寅後其云收得舊一本之書儀也若今家禮則與舊儀有不同者矣

按文集語錄皆言祭說祭儀成於壬辰以前而其後亡之確然可據若家禮則未有一語及之其為附託無疑竊怪朱門諸公何以不一致辨於此也

黃勉齋幹作行狀云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又書晦菴先生家禮後其略云先儒取禮之施於家者著為一家之書為斯世慮至切也晦菴朱先生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

五

以其本末詳略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為家禮務從本實以惠後學迨其晚年討論家鄉侯國王朝之禮以復三代之隆典未及脫橐而先生歿矣此百世之遺恨也則是書已就而切於人倫日用之常學者其可不盡心乎按李黃語成於朱子居喪時朱子歿其書始出勉齋行狀及注北溪陳氏曰廖子晦廣州所刊本降神在參神之前不若臨漳傳本降神在參神之後為得之是子晦安鄉皆有刊本矣家禮決非朱子之書以文筆語錄考之實無所據而究其所以不致疑而相率尊而信之此所謂不待七十子而大義已乖者於他尚論哉

明邱氏濬曰武林應氏作家禮辨謂文公先生於紹熙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勉齋先生後序云文公以先儒之書本末詳略猶有可疑斟酌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

六

是書也黃陳李楊諸子皆出自朱門親授指教皆不以為疑而應氏生元至正間一旦乃肆意辨論以為非朱子所編而斷斷出於門人附會無疑且謂其妄意增損三家禮範之文殊乖禮經又謂附注穿鑿尤甚噫應氏之為此言其亦淺妄之甚矣

按邱氏辨應氏之說詳矣然以愚考之則應氏所云不為無見但所據勉齋跋語則非其本意所引已成家禮四卷亦考之不詳至邱氏謂序文決非朱子不能作然序文自與年譜不合勉齋行狀及跋語不言成於居憂時又不言其亡而復得與年譜家禮附錄皆不合凡此俱略而不言其所解三家禮範跋語亦非本意其失正與應氏同也應氏之辨其文不可見因邱氏語而得之故附著於此以見

前之人已有疑於此者以俟後之君子考而質焉 所引
應氏語今且以其書之出不同置之語不可曉疑有脫誤
又年譜家禮成於庚寅應以為己丑家禮序無年月豈應
氏所見之本有己丑字後來因與年譜不合故刪之耶抑
應氏之誤也

家禮考誤

家禮云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
後其子孫為立祠堂於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為龕俟其出
而異居乃備其制按此據支子不祭之文然謂死而後其
子孫為立祠堂於私室則有不可行者假令支子有四五
人而同居則將立四五祠堂乎不知何地可以容之是亦
各祭於寢俟其出而異居始備祠堂之制可矣又云生而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 七

異居則預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以為祠堂
此非人情乃生而自為祠堂也若其子為父立之則尤不
可凡此於古無所據而以今推之又有不可通者若朱子
所著之書恐必不爾也
初立祠堂置祭田自為義舉以合族可矣乃計見田每龕
割其二十之一宗子主之以為祭用是宗子得分割族人
之田以為己用可乎不可乎且每龕之子孫多寡不一貧
富不齊何以總計而分割之又云親盡則以為墓田是每
龕各有一定之數不知又如何區別之也又云上世初未
置田則合墓下子孫之田計數而割之今世士大夫家遠
墓有七八世者有十餘世者墓下子孫有不相往來者矣
孰得而割其田又孰有聽其割者又云立約開官不得典

責是徒啓無窮之爭而卒亦不可以行也且祭田必繼高
祖之宗主之矣自高祖以下有繼曾祖之宗若而人有繼
祖之宗若而人有繼祖之宗若而人有各祠堂則各有祭
其偏置祭田乎抑不置而使繼高祖之宗分給之乎不知
其何說以處此也其或初立祠堂之人自計其田而割若
干以為祭用命其後子孫世世放此則尚有可行者若立
祠堂而偏割族人之田是萬萬不可行之事曾謂朱子所
著之書而妄為此虛談也

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為之後
其非大宗未有立後者也又庶子不祭殤是以殤與無後
者從祖祔食後世不立後者少矣又殤多自祭或不祭書
儀無祔食之禮蓋以此也家禮據古禮增入旁親之無後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 八

者以其班祔是矣但禮言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此不言
殤而註附程子說則又有殤祭也皇氏謂殤與無後只祔
與除服二祭庾氏謂亦有四時之祭孔疏如庾氏說則其
祭自何時止今註載程子說則殤與無後之祭有時止矣
但謂主匱皆如正位略無減殺得無過乎又不分別言之
則三殤亦皆有主匱也凡此所謂疏略牴牾者亦不勝其
辨矣

書儀家各有影堂皆及曾祖故謁告參見於影堂行之今
家禮以宗法為主則家不得皆有高祖之祠堂矣註主人
謂主此堂者亦統以各祠堂言之而不專主於繼高祖之
宗也但謁告於各祠堂可矣若正至朔望參禩而不及祖
參祖而不及曾祖參曾祖而不及高祖則皆有所不可者

家禮亦未一一明言之也又張子言祔位當有減殺此於義宜然今正至朔望祔位亦出主設茶果何以別於正位乎又有事之告祔位亦出主設茶果則愈過矣

士冠禮鄭注云廟謂禰廟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蓋冠於禰廟故以親父兄主之賈疏云家事統於尊祖在則祖為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為禰廟以祖言則曾祖為禰廟矣經云若孤子則父兄戒宿鄭注父兄謂諸父諸兄賈疏非已之親父兄也此孤子無親父兄故諸父諸兄為之戒宿亦不為主人冠者自為主人也是冠必於禰廟而將冠者之親父兄為主人若祖父在則祖父為主人注疏之云最為分明易了矣書儀主人將冠者之祖父若父及諸父諸兄凡男子之為家長者皆可雖不分別言之而自不失禮意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

九

其冠不於廟而於外廳孤子不自為主而以諸父諸兄為主則酌以時勢而別言其故亦無礙於禮也若父下疑以父統今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為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不於禰之祠堂而於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矣又祖在則祖父為冠主此賈疏鄭注之意雖經文所未言而實大義所繫故書儀首言將冠者之祖父今家禮止有冠者之祖父一語其後皆以父言之而不及祖若祖在遂不與於冠事乎此兩節其為特謬顯然不特舛誤而已也曾謂朱子所著之書而若是乎又家禮云宗子有故則命其次宗子若其父主之其次宗子則繼曾祖之宗也如將冠者為繼曾祖之宗則可矣若繼祖之宗繼禰之宗又不必舍己所宗而宗繼曾祖之宗也何不竟

命其父主之而為此紛紛也又家禮云族人以宗子之命自冠其子其祝版亦以宗子為主曰使介子某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故祝辭曰孝子某使介子某薦其常事皆為祭禰而言若家禮以繼高祖之宗為主則當稱孝元孫而將冠者之父行輩不同焉得以使介子某為例也又家禮云若非宗子之子則其父立於宗子之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夫繼高祖之宗嫡長相承至於四世則年高而分益卑矣將冠者之父為其伯叔祖行者有之為其伯叔父行者有之即為兄弟行亦必長於宗子者也乃令其僕僕然隨宗子之後而竟不能以父之尊命其子乎此又有所不得通矣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

十

冠禮書儀必父母無期以上喪方可行之大功未葬亦不可行蓋取雜記語雜記言父不言母書儀金及之耳蓋父為主冠故云然今改用繼高祖之宗子以例言之必宗子無葬以上喪而後可行也而又仍本書儀語必父母無葬以上喪之云是亦所謂牴牾而不合者矣儀禮將冠者即筵坐賓坐正纁又立祝坐加冠書儀將冠者即席西向坐同儀禮其後賓跪為之加巾跪字誤當作坐又賓揖之即席跪跪字亦誤其下三加仍云即席坐可見其誤矣今家禮皆改坐為跪非也古者席地而坐坐與跪一也但少異耳在今日則有大不同者書儀一依古禮故皆坐家禮改坐為跪蓋不詳其意也冠禮庶子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註在尊東不於阼階非代也書儀衆子布席於房戶之西南向阼階在房戶之東切近東序相去

差違家禮但云少西而不云房戶之西則似亦在阼階但此嫡子少西耳非也冠禮庶子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其他無文書儀衆子立於席西東向云云其位各異蓋以義起也家禮皆略之惟醮仍書儀云長子則改席於堂中閒少西而衆子加於席以此推之則衆子冠席在堂中閒少東既不在阼階亦不在客位家禮少西二字殊欠分別書儀房戶之西謂東房之戶也儀禮尊在書儀一加服四襖衫家禮一加釋四襖衫或其時之服制不同此不可考

又夫之冠也父命之冠於廟而不見於廟也曾子問曰父歿而冠已冠埽地而祭於禩此為孤子言之故書儀亦無見影堂之文但附孤子冠明日見於影堂不皆見也今家

白田草堂有稿

卷二

十一

禮政作主人以冠者見於祠堂與古異矣若冠者私室有曾祖祖以下祠堂一條此為周悉但不知前者主人告於祠堂止告於高祖之祠堂乎抑徧告乎此又有所不得通矣

儀禮賓醮冠者冠者即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而後賓字冠者賓出就次冠者見於兄弟入見姑姊蓋其序如此疏曰不言見父與賓者冠畢則已見可知書儀同但增諸父諸兄為少異今家禮去先見於母一節見於祠堂後乃見父母若非宗子之子則先見宗子及諸尊於父者於堂而後就私室見於父母是先祠堂而後父母猶之可也若先宗子及諸尊於父者而後父母不亦顛倒之甚乎會謂是書而可託於朱子也

後世封建既廢無別子為祖繼別為宗之例凡為大宗者其始皆繼高祖之宗也然傳之六七世至十餘世則當云大宗而不得僅云繼高祖之宗矣其二世以下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還故曰小宗今士大夫家譜牒具在有傳之十餘世至二三十世者推本而言自有大宗而不得僅以繼高祖之宗為宗子矣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為王人以及大小宗論則去大宗而就小宗以遠近論則舍同父之兄弟而就同高祖之三從兄弟其於進退皆有所不可矣書儀冠禮必父母無期以上喪昏禮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主昏者父母也冠不言身昏不言父母此互文家禮一本書儀而於昏禮註云主昏如冠禮主人之法則是以繼高祖之宗子為主昏必宗子無蕃以上喪而父母反有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

十二

所不與矣且與冠禮必父母曰亦自相抵牾而不可以通也士昏禮記云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歿已躬命之註命之命使者記又云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註支子庶昆弟也弟宗子母弟疏稱其宗者謂命使者當稱宗子以命之大小宗皆然支子謂庶昆弟故知此弟宗子同母弟也按昏禮專以親父兄為主昏者記之言最為明白其支子弟若無兄則亦自命之而已記雖不言可以互見也書儀若無祖父父則以即日男家長為之如家長為其嫡長兄則於禮合矣若諸父諸兄則於禮亦少有不協者然父歿而使家長代之猶自不失禮意也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子為主則父在而不得自主其子之昏矣至父醮子亦

自知其不可為改此例然必云宗子告於祠堂不知醮固未嘗告也何用是紛紛乎故曰此非朱子之書也

冠禮賈疏之言疏於昏禮不言者已見於士冠禮也母醮女書儀亦注云若祖母在則祖母命之蓋放此意今家禮皆刪去此語不知有祖母在將在他所而不與乎抑親見其子婦之命之也此尤謂為悖謬之甚者不可以不辨若孤子無父與無祖父者則不行此禮矣此可不言故注疏略之若父不在而母在以記之言推之母亦可命也然注疏皆不及

家禮宗子自昏則族人之長為主其後告於祠堂却云宗子自昏則自告是惟遣使具書族人之長主之也與宗子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

三

為主例不合此宗子指繼高祖之宗子若繼會祖之宗以下皆以此宗子為主矣亦不別白言之凡家禮之疏略多若此者

承我宗事注宗事宗廟之事也支子不祭而未嘗不與於祭則亦有宗廟之事焉支子之子又別為繼禰之宗於宗事非無所與者矣今認為宗子之宗而改曰家事其舛誤有如此者

昏禮主人不降送注禮不參疏禮賓主宜各一人今婦既送故主人不參也今家禮若族人之女則其父從主人出迎立於其右是有兩主人矣殊乖禮不參之義是皆不考於禮而漫以意言之也娶婦必於其家若族人與宗子同居可也若不同居則當先延宗子於家矣家禮亦無明

文

家禮云非宗子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既受禮詣其堂拜之如舅姑禮按宗子行輩不同有為伯叔祖父行者有為伯叔父行者有為兄弟行者並有為從子行者何以槩云如舅姑禮也即為尊行拜之與舅姑亦有降殺不得云如舅姑禮矣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註曰婦來為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為已見不得特見疏曰諸父謂夫之伯叔也既是旁尊則婦於明日乃各往其寢而見之不與舅姑同日也夫叔嫂不通問兄公與弟婦亦無相見之禮故止於其前一過不更特見至見諸父亦不與舅姑同日蓋其辨別如此書儀婦拜長屬其幼屬相拜有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

古

尊屬即日往拜於其室已少異於古禮然不云拜長屬尊屬如舅姑禮也家禮同居有尊於舅姑者則舅姑以婦見於其室如見舅姑之禮還拜尊長於兩序小郎小姑皆相拜舅姑以婦見於其室如見舅姑禮以此事祖父母宜也今云同居有尊於舅姑者則是伯叔祖伯叔父雖曰尊屬亦惡得如舅姑禮以見之乎此因書儀而又失之至於見宗子如舅姑禮尤為舛誤之極而不可以行矣

禮婦見舅姑贊用棗栗服脯脩書儀同家禮改用贊幣未詳其義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註曰庶婦庶子之婦使人醮之不饗也嫡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醮之以酒卑之其儀則同不饋者供養統於嫡也疏曰庶婦但不饋耳亦以棗栗服脩見舅姑也書儀云饋主供養雖庶婦不可

缺也故亦有饋有饗但於庶婦舅姑不降婦降自西階今家禮從儀禮然當云嫡婦不當依書儀仍云冢婦也書儀婦入門便拜先靈更不行三月廟見之禮則朱子已有明說故得不誤其改三月為三日亦見語錄

儀禮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疏曰此謂舅姑俱歿者若舅歿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庶見舅若舅存姑歿婦人無庶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然如常禮也會子問疏曰若舅姑偏有歿者庾氏云昏夕厥明盥饋於其存者至三月不須庶見亡者崔氏云厥明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又庶見於其亡者未知孰是按兩疏不同古人言禮之詳如此書儀無庶見亦云若舅姑止一人則舅坐於東序姑坐於西序庶婦於姑坐之北此語未甚分明蓋亦及此今家疑今刻本之誤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

五

禮俱削去凡有舅姑偏歿者何所據以行禮乎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詳載而疏語而於家禮乃盡削之固知家禮必非朱子之書也

婦盥饋主於供養故先食而後酒昏禮婦贊成祭卒食一酌無從酌以酒潔口也書儀薦饌在前斟酒在食畢後與儀禮同家禮改斟酒在前薦饌在後未詳其義

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請期納徵親迎六禮書儀一用古禮但改納徵為納幣蓋避仁宗嫌名也家禮去問名納吉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而忘請期一節楊氏附註謂請期有不可得而略者當補入而周氏又謂楊氏於家禮往往多所不滿欲從儀禮書儀之詳非文公畧浮文務本實以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意愚按周說固屬附會而楊氏

亦殊不悟家禮非朱子之書也

賈疏云女從者姪婦也婿從者以其與婦人為盟非男子之事謂夫家之賤者也書儀從者各以其家之女僕為之蓋本賈疏之意今家禮刪此語則似男從者乃男僕矣大全小注仍附載書儀語是也

昏禮六禮皆於廟而無告廟之文書儀納采告於影堂納吉納幣請期皆如其禮則皆告廟也惟親迎婦入見於影堂家禮納采告於祠堂而納幣不告未詳其義至親迎則先告於祠堂而婦入則不見祠堂與書儀不同此則疑家禮為得之按昏禮記凡行事必用昏所受諸禰廟女家於廟經有明文至婿家經所不言注疏謂使者行事於席中則亦在禰廟也親迎在寢經明云寢門獨父醮子而食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

十六

之迎此當於廟而疏言在寢此恐疏誤母醮女在廟則父醮子亦當在廟疏分別言之似非是書儀皆於外廳不於影堂納采闔影堂門乃命使者可見家禮亦不別白言之也

喪禮家禮大聚本之書儀其中小有異同而已自祔祭以下始用宗法此書儀之所未及而古今之變不同家禮率以意推之於古非有所據於今又難以行今略為考之亦不能一一悉詳也

家禮云喪主非宗子則以亡者繼祖之宗主此祔祭是亡者或祖庶之嫡或祖庶之庶而宗子則其從兄弟或從子行也從子行為繼會祖之宗而於亡者則繼祖之宗矣按冠昏禮以繼高祖之宗子為主而此又以繼祖之宗亦所

謂自變其例者矣此亡者當附於亡者之祖而以繼高祖

禮奔喪父在父為主父歿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注謂各為

主之喪從父是此從父昆弟正與繼祖之宗為宗者也

而云親者主之則祖庶之嫡與庶不必以繼祖之宗主此

祔祭矣豈喪主親者祔仍主於宗子注略而不言乎更詳

考之又喪服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

舅主之其舅未必皆宗子也則謂必以繼祖之宗為主恐

亦未然按小記所謂言此喪父在父為主相違奔喪孔疏

主其親喪者則謂同宮父主之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各

為宗子與否則未有明據也

家禮云若與宗子不同居則設虛位以祭祭訖除之則是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

卷二

七

不同居者不奉新主入於祠堂矣蓋新主雖祔於祖而大
祥之後自別為祠堂其為虛位亦似得禮之變其後又云
宗祠於他所則祖考妣之主亦如新主納之是亦可祀於
新主之寢而奉祖考妣以從之矣此不可曉凡家禮之外
誤多若此者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鄭注別子諸侯之庶子別與後世為
始祖也謂之別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又若始來在此國者
後世亦為祖也故孔疏謂別子有二又鄭注王制云雖非
別子始封爵者亦然陳氏集說據此謂別子有二非是蓋
始有封爵者可以謂之祖而不可以謂之別子後世封建
既廢天下一家原無別子之稱惟有始封爵者若以唐獻
祖宋僖祖之例推之則又不以始封爵者而直以可推而

知者為始祖耳家禮而其別子也句殊未分明

家禮告遷於祠堂此一條最為可疑三祝詞俱不載而族

人有親未盡者遷於最長之房尤為無義夫夫子不祭庶

子不祭祖與禰其見於經者至詳今使最長之房主高祖

之祭其為繼曾祖之宗則本不得祭高祖而今反得祭其

為繼祖之宗則不得祭曾祖而反得祭高祖其為祭禰之

宗則不得祭祖而反得祭高祖其為繼禰之宗之支庶則

金不得祭禰而反得祭高祖此皆說之不可通者也且繼

曾祖之宗以下非有高祖之龕抑別為龕以祭之乎抑竟

置於所虛之龕乎若繼禰之支庶則金無祠堂其將祭於

寢乎又不知何說以處此也大宗百世不遷而繼高祖之

宗五世則遷今以繼高祖之宗為主是亦比於大宗之例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

七

而高祖以上乃祭於支庶而宗子反不得與則同於五世
則遷之宗而何以為大宗而收族乎況高祖以下必不止
於一長房一最長之房既卒又有一次長之房是使高祖
之主流轉於支庶之家而遷徙莫知所定豈尊祖敬宗之
義乎朱子語類沈開錄云或問嫡孫主祭則須祧五世六
世祖庶主若叔祖尚在乃是祧其高曾祖於心安乎曰也
只得如此古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以此推之則謂遷於
最長之房者必非朱子之書也 包揚錄祭自高祖以下
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此與家禮同
按揚錄最多妄說不可據然家禮之出在宣宗慶元庚申
包揚錄刻於理宗淳祐戊申相去幾五十年乃揚錄因家
禮而附會之非家禮之襲用揚錄也 包揚錄後

始祖之主遷於墓所不埋前祠堂章云始祖親盡藏其主於墓所大宗主其墓田以奉祭祭歲率宗人一祭之百世不改此說前無所據司馬書儀祭及曾祖程子謂高祖有服須祭四代朱子謂古者官師一廟祭四代已為僭若始墓之祖只存得墓祭作家禮者忽有祧主不毀百世不改之說不幾以士庶而同於帝王家乎且遷於墓所不知何地可以藏之楊氏因此創為墓所必有祠堂以奉墓祭之說應氏譏其穿鑿蓋指此類而言也

附遷之禮大率據二昭二穆而言新主附於祖廟而祖廟遷於高祖之廟若大夫以下則禮有不同者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無太祖則曾祖居太祖之廟凡新主入於祖廟祖主入會祖之廟有太祖則曾祖為祧主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

九

矣適士二廟新主遷於祖廟而祖則祧官師一廟註疏祖祧共廟是當略如後世同堂異室之制以次遞遷又不遷於祖而遷於祖廟遷於祖而祖亦祧矣大抵祧主合食於祖不論有廟無廟無不祧者註言無廟者為碑祧之至遷則不可以一例若支庶則祧同而自立祠堂則異與祖祧祠堂略無所與也後世俱祭四代故祧遷之說尚可以通然亦有祧而不遷者家禮告遷於祠堂奉新主入祠堂皆為宗子言之其他變節未之及也

書儀禪祭不並日家禮以饋食禮補入但書儀小祥大祥皆並日而禪祭獨否家禮小祥大祥不卜日而禪祭卜日明與相左既非古禮又非書儀此不可曉書儀小祥註或曰禪祭則又卜日不知何祥以

儀禮並日書儀亦並日註云或無能並者以環玦代之此不得已之辭爾朱子之於並最詳其時固多能並者何以不並而竟用環玦也故曰此非朱子之書

書儀進饌後主人詣酒注所執事者奉酒盞主人自斟之執事者仍以酒盞反故處此古禮洗酌之遺也至獻時各奉酒盞代神祭家禮刪詣酒注所一節改於初獻時執事者執酒注主人奉盞盞執事者斟酒主人奉之奠於故處而後奉酒盞代神祭詳改禮之意重在主人奉之與執事者以酒盞反故處不同然既不親詣酒注所又不自斟殊乖禮意楊氏從而為之辭非也

朱子語類黃義剛錄云問無後祧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廂只位於堂之西邊祭食則一但正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

十

位三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今家禮於初獻高祖後即使人酌獻於祧於高祖者是伯叔祖之酌獻反躐於曾祖之前矣當以語錄正之書儀無祧食家禮據禮增入進饌但言使諸子弟各設祧位而不言其祭品當與正位同也語錄亦言祭食則一然以義言之較正位自合有減殺語錄之云更當詳考

餞書儀以主人主婦為主註云若主人之上更有尊長則主人帥眾男主婦率眾婦女以獻壽更有尊長則主人有母在或伯叔母也家禮以宗子為主於餞却不言主人主婦但云尊行自為一列則必尊於宗子宗婦長於宗子宗婦者而主人主婦反退處於眾男婦女之列矣是不若書儀之有條理而分析明白也

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本程子語初無得祭不得祭之列家禮始祖惟始祖之宗得祭先祖繼始祖之宗繼高祖之宗得祭夫繼始祖之宗則大宗也既有大宗則繼高祖之宗乃小宗五世則遠矣以宗法論始祖先祖惟大宗得祭若無大宗則繼高祖之宗亦得祭始祖不特先祖也家禮分別未詳其義祭始祖先祖祭品與時祭不意言同此亦前無所據而家禮以

節祠墓祭朱子與汪尚書南軒先生書論此至悉南軒以節祠墓祭為未然其後墓祭卒從朱子說而節祠則未有考三家禮範今未之見不知所定若何也三家惟書儀最詳書儀不載節祠墓祭家禮從朱子說補入其始祖先祖二祭用程子說亦朱子初年說也朱子祭儀祭說以程子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

三

為主後跋三家禮範則以司馬書儀為主而不專用程子之說矣此其前後可考者也朱子後來以始祖之祭似禘而李秋則仍祭禮見語錄

禮弓忌日不樂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又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按禮忌日不樂不用必哀終身之喪而不言祭獨文王之祭祀之忠也而及忌日則疑於有祭者註疏未有說自漢唐以來忌日皆未有祭也張子曰古人於忌日不為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書儀忌日則去華飾之服薦酒食如月朔不飲酒不食肉思慕如居喪禮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舊儀不見家受吊於

禮無之今不取此條今書儀缺見大蓋仍古制也至張子有忌日有薦於人情自不害之說又謂忌日告廟出主設於他次薦用酒食程子亦謂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則祭始於此朱子所云古無忌祭近日諸先生方考及此也然古人忌日專主父母言故石林燕語言舊法祖父母私忌不為假至元豐編敕脩假寧令於父母私忌假下添入逮事王父母亦準此意是祖父母私忌起於宋元豐時古所未有張子書忌日變服自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伯叔父母兄嫂庶母各有等級則不特祖父母上及曾祖金及旁親矣朱子語類王過錄云乙卯見先生家凡值違諱必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之禮一家蔬食考妣諱日祭罷裏生絹線巾終日葉賀孫錄云先生為無後叔祖忌祭未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

三

祭之前不見客朱子蓋用張子說然云祭無後叔祖則旁親有後者自其子孫主祭不必更祭矣竊疑祖以上違諱之辰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至旁親則自可省張子語自是推之有太過者朱子論張子稱家禮一用張子說祝辭有違諱有旁親而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黻布素服素帶以居夕寢於外則似專以父母忌日言其他略無等殺之差則有難盡從者後人以家禮為朱子所著之書故不敢有所擬議以今考之乃後人依放而成之者諸如此類尚俟有考古知禮者斟酌而裁訂之也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終

明人喬及

於孟子三梁仍從史記以惠王之三十五年則距襄王之
立凡十七年孟子在梁無如是之久而書梁事亦不得如
是之略此又通鑑之誤不可從也以梁惠王一人之語考之

則甲種厚幣以招齊者必在其時自是後十
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為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
十五年又三年慎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
燕則不可以為宣王之事也於是上增齊威王之十年
六年史記齊威王在位三十六年通鑑卒於周顯王之三十
減湣王之十年卒於周顯王之二十六年通鑑在位四十
年通鑑在而移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
有據而又以伐燕為宣王時燕人畔為湣王時與孟子亦
不合此序所以疑焉而不敢質也齊湣王初年強於天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三

下與秦為東西帝其所以自治其國者亦必有異矣末年
驕暴以至於敗亡此則唐元宗秦苻堅之此元宗開元之
治幾於貞觀苻堅始用王猛有天下大半其初豈可不謂
之賢君哉故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為善皆語
其實而湣王之好貨好色好樂好勇卒不能以自克末年
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乃改湣王為宣王以為孟
子諱蓋未識此意語錄門人改之亦意其改之耳今以宣
為湣王則處處相合而通鑑之失亦可置而不論矣孟
子在齊約略之不過四五載其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二
年下距湣王之死更二十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若孟子
所自著則不得稱諡即門人記其所言亦未必定在一二
十年後也故公孫丑西卷皆稱王而不稱諡乃其元本而

梁惠王兩卷則稱宣王其為後人所增無疑矣孟子之卒

通鑑從紀年改襄王之年為惠王後元年此為最得而仍
謂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則其誤也序說有疑於
通鑑故於惠王襄王之年皆不詳註而於孟子至梁之年
仍本史記至於惠王言喪地於秦則引十七年秦取少梁
其事為已遠又云數獻地於秦考之魏世家惠王初無其
事傳世家止言秦用河東地而不言獻地而商君列
家至襄王五年始言秦以獻於秦法安邑後都大梁而魏
列傳至通言之非必於十五年而事也又云與楚將昭陽
戰敗亡其七邑則襄王十二年事不可以屬之惠王此集
註之未及改正者當以語錄為定也七邑今史記作八邑
不合未和孰是今按案隱註古本作七邑是史記
元作七邑而今本乃後來所改集註蓋據元本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三

仁山金氏謂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以為湣王則荀卿所
聞史記又所傳聞不得以所聞所傳聞而疑所見而以序
說集註之據史記以疑孟子為未然此皆失之不詳考而
漫為是言也又據戰國策以伐燕為齊宣王不知戰國策
亦後來以孟子而改按蘇秦死於齊湣王之初年蘇秦死
蘇代乃出游說燕王則代不得事齊宣王而燕王噲即位
於湣王之四年則代之說燕王噲讓國其非宣王時明矣
仁山亦以通鑑改威王湣王之年為無據而反欲據戰國
策以證通鑑此大誤也
新安陳氏謂以渾齒事證之湣王為是此語不可曉其謂
孟子以齊威王為齊宣王乃傳寫之訛則略如語錄之說
而亦不引語錄為證又謂無所折衷姑以綱目為據綱目

朱子初年所修多出於門人之手後來欲更定而未及序說則在其後未可據此以疑序說新安自為騎牆之見亦不必辨也

盤銘考

章句曰盤沐浴之盤也本之孔疏新安邵氏曰日日盥類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治刻之盥類之盤歟臨川吳氏曰盤從皿或從木所以承盥手餘水將欲盥手別以一器盛水寘於盤上用杓斟器中之水沃之所沃餘水落在盤中故盤文從水從皿而手加於皿而水沃其手也皿即盤也內則曰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盤不以盛盥水而以承其餘大戴禮武王銘盤曰盥盤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三

五

明盤之為盥器而非沐器浴器也內則凡家之人每日晨興必盥故曰日新至若沐浴則以三日五日之期且或過之無一日一沐浴之禮湯所銘之盤與武王所銘皆盥盤也鄭氏但言刻銘於盤而不言盤之為何用孔疏乃以為沐浴之盤誤也按邵吳兩氏俱據內則辨盤非沐浴之盤是也但邵謂盥之器吳氏謂別有一器寘於盤上而以盤承餘水則皆無所據而輒為之說亦非是尚書顧命王乃洮頰水孔疏以洮為盥疏云洗手之謂盥洗面之謂頰自是兩事內則難鳴咸盥漱不言頰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頰頰字與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同似非日日頰面者或者對言之洗手曰盥洗面曰頰散言之則通曰盥若然則內則不應有面垢請頰之一條也古今之變不同有不

可詳考者今只據大戴禮以為盥盤則可而謂盥類之盤則不若吳氏之為得也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水在洗東鄭注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少牢禮設盥水於洗東有科鄭注設水用器沃盥用杓吳氏蓋以此意之以盤承餘水而別有一器寘於盤上水在盥而以杓沃盥於洗非別有一器在洗之上故禮多直言洗而已少者奉槃長者奉水盛水自別有器沃盥則以水沃於盤非別有一器寘於其上吳氏之說此為無據矣內則槃字從木則盤乃木器故可刻銘而盥乃日日所必有故以取喻於日新章句以此非大義所關不復詳考而邵吳兩說亦有未盡然者乃因其說而申辨之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三

六

水盥澡手也從曰水臨皿然則皿盛水器也盥洗手也沃洗水也據此則長者奉水乃以皿盛水而沃於手上以盤承水但言沃盥而不言盤者言盥而盤在矣士昏禮亦但言沃盥羹醑許氏據所見而云不知何器也

鴻鴈慶鹿記疑

孟子顧鴻鴈慶鹿趙氏無註集註鴻鴈之大者慶鹿之大者蓋據毛傳大曰鴻小曰鴈而慶鹿則又以例言之以非大義所繫故集註亦不復深考也今按毛傳大曰鴻小曰鴈孔疏云鴻鴈俱是水鳥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鴈小嫌其同鳥雌雄之異故傳辨之曰大曰鴻小曰鴈也據此鴻雖屬鴈而非一類其謂鴻為鴈之大者似非傳疏之義史記陳涉世家漢崔安知鴻鴈之志哉留侯世家高帝歌鴻

鵠高飛一舉千里揚子法言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則或以鴻鵠金言或專言鴻而不及鴈也月令鴻鴈來鴻鴈來賓鄭註今鴻皆為候至鴈止云鴈夏小正二月鴈非鄉九月遷鴻鴈又金及鴻尚書孔註陽鳥鴻鴈之屬大抵鴻鴈同是水鳥皆順陰陽往來而非鴻即鴈也索隱史記註曰鴻鵠一鳥若鳳皇然非鴻鴈與黃鵠也此解又別是陳涉高帝揚子所云皆非鴻鴈之鴻矣陸璣曰鴻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鴈又有小鴻似鳬亦白色今人直謂之鴻其說鴻形色自與鴈不類而謂史多言白鴈則鴈亦有白者而非即鴻也陸璣之云見正字通所引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熊氏云鹿山獸夏至得陰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三

七

氣而角解麋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角解則鹿與麋雖一類而非鹿即麋鹿即鹿也爾雅麋牡麋牝其子麋鹿牡麋牝鹿其子麋固絕有別與月令同也詩多言鹿而無及麋考春秋多言麋而不及鹿春秋傳或言鹿如鹿死不擇音譬如捕鹿或言麋如射麋麗龜逢澤有介麋而鹿與麋註疏皆未有明言其異同也其謂麋為鹿之大者恐是以鴻鴈之例言之爾夏小正十一月陽麋角而五說文鴻鵠也鴈鳥也其訓鴻與鴈絕不同鳥部又有鴈字鴈也鹿獸名麋鹿屬亦不言麋即鹿也藝文類聚白氏六帖鴻鴈各言之而不詳其異同初學記則有鴈而無鴻矣藝文類聚初學記皆有鹿而無麋白氏六帖則有之此以事類言之於異同則不論矣以今所見則有鴈而無鴻

有鹿而無麋而古今所說亦皆無明據今記於此以俟博物者考而質之

書楚辭後

上逸離騷經序說謂屈原之仕在懷王時後被讒見疏乃作離騷是時秦令張儀誘許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與俱會武關原諫不聽遂為所脅客死於秦項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原於江南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篇終不見省乃自沈而死洪氏補注云考原被放在懷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復召用之三十年有諫懷王入秦事頃襄王立復放屈原而說少異余考其書離騷之作未嘗及放逐之云與九歌九章等篇自非一時之語而卜居言既放三年哀郢言九年之不復壹反之無時則初無召用再放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三

八

之事洪說誤也原之被放在懷王十六年洪說或有所考以九年計之其自沈當在二十四五年間而諫懷王入秦者據楚世家乃昭睢非原也夫原諫王不聽而卒被留以至客死此忠臣之至痛而原諸篇乃無一語以及之至惜往日悲回風臨絕之音憤懣忼慨略無所諱而亦祇反復於隱蔽障壅之害孤臣放子之冤其於國家則但言其委卹勒棄舟楫將卒於亂亡而不云禍殃之已至是也誘會被留乃原所不及見而項襄王之立則原之自沈久矣王說亦誤也王之誤本於史洪氏則以卜居有既放三年之語而諫入秦在懷王之三十年故為再召之說以彌縫之其於史亦不合朱子辯證謂逸合張儀詐懷及誘會武關二事為一失之不考又謂洪氏解施黃棘之枉策引

襄王為言與上下文絕不相入而於序說及哀郢註仍本之者蓋偶失之集註之作真有以發明屈子之心千載而下無遺議矣而舊說之誤猶有未盡者故竊附論以俟後之君子考焉

或曰屈原本宋史所載甚明逸蓋本之子云原不及襄王時則史不足據乎余曰史所載得於傳聞而楚辭原所自作固不得據彼以疑此也原所著惟九章敘事最為明晰其所述先見信後被譏與史所記懷王時相合至於仲春南還甲之朝以行發郢都過夏首上洞庭下江湘時日道里之細無不詳載而於懷王入秦諸大事乃不一及原必不若是之顛倒也懷王客死君父之讐襄王不能以復宗社危亡將在朝夕此宜呼天號泣以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三

九

發其冤憤不平之氣而乃徒歎息於謾嫉妬之害而終之曰不畢辭以赴淵兮恐壅君之不識則原之反復流連纏綿贅亂僅為一身之故而忠君愛國之意亦少衰矣司馬公作通鑑削原事不載謂其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此不足以為原病而恐後之人或有執是以議原者九原之下其不無遺憾焉故不得不辨也蘇子由作古史於伯夷傳獨載孔子之說而於史所傳則盡去之朱子嘗取其論以為知所考信余蓋放古史之例以斷屈子之事後之君子其必有取於吾言也夫按楚世家懷王六年使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取八邑又移兵攻齊十一年六國共攻秦懷王為從約長惜往日所云國富強而法立屬貞臣以自姦正屈原為

左徒任事之日也至十六年秦使張儀謫詐懷王絕齊交楚遂為秦所困原列傳言「官大夫之譖王怒而疏屈平」惜往日云云君含怒以待臣不清激其然否又云弗參驗以考實遠遜臣而弗思其指此甚明而略不及謫詐絕交之云則原之見疏被放必在十六年以前洪補被放在十六年蓋亦因此而斷而張儀謫王乃原被放以後之事故不之及史所載原諫釋儀雖見於楚世家原列傳恐傳聞之誤不足據也以原之自敘考之既見疏即被放相去無幾時而史謂懷王時見疏不復在位至襄王時乃遷江南與原自敘不合又史云屈平雖放流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然終無可奈何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則原在懷王時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三

十

已放流矣一篇之中自相違戾其不足據明甚又史僅載作離騷及漁父懷沙兩篇其可據此而謂九歌九章天問遠遊卜居等篇皆非原所作乎又史言懷王幼子子蘭頃襄王立以子蘭為令尹當實有子蘭其人矣朱子辯證則謂其因楚辭蘭椒之語而附會之與班固古今人表令尹子椒其誤同故於序說直削不載是朱子固不盡以史為可信而非余今日一人之私言也余曩有書楚辭後一篇其原本失丟今偶於亂書中錄出之而更考之史為附其說於此庶來者有以識余言之非誣焉爾

書范增論後

東坡蘇公范增論以義帝之存亡增之所與共禍福而惜

增之不早去又謂增不去則羽不亡其說既詳矣余為綜其本末則皆不然增之勸項梁立楚後為梁計非為楚計也梁立義帝僅以空名奉之而實自主其事梁死義帝金項羽呂臣軍自將之而後命自己出其分遣諸將入關救趙雖以項羽之悍莫能違也義帝項梁所立而增為謀主乃拔卿子冠軍以為上將而羽與增屬焉微獨羽不之服增亦不之服也卿子冠軍不聽羽言而下令軍中意在誅羽羽誅而增隨之矣增之智豈不及此羽勇而無謀卿子冠軍之死增實謀之羽特聽於增耳且救趙之役增為末將其率諸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而使桓楚殺命者必增也增與羽同為將鉅鹿之戰增無功焉而羽尊以為亞父則救趙入關之計其皆出於增無疑也會鴻門時義帝儼白田草堂存稿卷三

卷三

十一

與共禍福豈其然哉羽之救鉅鹿也出於萬死一生之計幸而戰勝諸侯服從自是以後羽之失計多矣漢以仁羽以暴漢以寬大羽以殘虐不都關中而都彭城以私意分王諸將不平名為霸天下而天下之心則已去矣增於是時未聞有一言之諫爭也及漢還定三秦齊趙皆叛羽東西奔走如泥中之鬪獸兵迫於京索之間而不得進增於是時未聞出一奇策也惟敵敵於漢王而欲殺之縱漢王可殺天下其無漢王乎田榮田橫在齊張耳陳餘在趙魏豹彭越在魏黥布在九江是皆足以為羽患也秦以六世之強兼并六國而陳勝吳廣卒伍庸材倏起而亡之漢王以百戰之餘親禽項羽以有天下而數年之間反者九起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楚以區區之力欲使天下諸侯東面而朝於楚而遂以享國傳祚也豈可得哉史言增年七十居家好奇計而以勸立楚後系之是時六國之亡未久也強宗大族所在多有如秦嘉之立景駒周市之立魏咎張耳陳餘之立趙歇大抵皆然不獨增為奇計也假使羽不疑增終聽增言不過急攻滎陽滎陽下而漢王未必可得後此羽嘗拔滎陽矣拔成臯矣而漢王固自若也增雖不去亦無救於羽之亡東城之事增幸不及見之耳自漢定三秦蕭何守關中根本已固韓信下魏收齊趙黥布彭越皆為漢用羽雖未亡而亡形決矣增即在焉豈能以獨抗哉故謂增不去羽不亡者此亦不然之論也蘇公文章之宗豈敢輕議而一得之愚有未能釋然者姑記於此以俟世之君子考而實焉

卷三

十二

余十七八歲讀蘇公集為此論藏之篋笥不敢以示人
昨閱黃氏日抄頗議增亦人傑等語而其論有未究者
追憶前作因刪刻而錄之

太初元年考

史記歷書更以七年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
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漢律歷志以前歷上
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閏焉逢
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與史同則太初
元年為甲寅明矣然以元封七年五月改歷是年十一月
方是甲寅節氣蓋以元封七年之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上
屬之六年而七年則從正月起數而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皆屬是年故改七年為元年至十一月節氣始為甲寅而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三

三

其年實癸丑也歷術甲子篇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
又史云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蓋截十一月以後為太初
元年歷術以節氣為正故索隱有改從建子之注以此而
元年實癸丑也漢志既載閏逢攝提格之年名而下又云
太歲在子則與史不合考之末條則云前十一月甲子朔
旦冬至歲名困敦所云前者當指元封六年之十一月是
七年仍是五年與史不異然六年之冬至又未必適得甲
子此殆不可曉索隱以漢志太初元年在丙子於漢志無
明文亦未詳所據也後漢志太史令虞恭等議四分歷所
紀上元以漢文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
未則漢興元年也從下尋上其勢不誤此四分歷元文圖
識所著也太初元年歲在丁丑此最為分明可據其云太

初元年歲在丁丑者則又從上尋下得之以至於王莽始
建國五年歲在癸酉元鳳七年歲在庚辰亦恰相合蓋圖
識之興在於哀平之世王莽所據以篡位者故莽之下書
以始建國五年歲在癸酉元鳳七年歲在庚辰其以年紀
歲至此始見於史必王莽據圖識所定故與史不同東漢
重圖識四分歷亦因之後遂相承不改荀悅漢紀言漢興
元年實乙未則當時有以乙未者而文穎云五家之
文悖異推太初之元則太初之元固不定於丁丑也史記
十二諸侯年表始於共和元年六國年表始於元王元年
徐廣注共和元年歲在庚申元王元年歲在乙丑皆以後
來追算得之依其注則漢元年乙未太初元年丁丑皆相
合而與史記乖異蓋史記止紀年而無歲名今列十二諸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三

四

侯年表上列一行載庚申甲子等字乃後人所增非史記
所有使其有之徐廣不當更注而索隱亦當注年表之異
同不當僅及漢志矣通鑑太初元年丁丑而削史記焉逢
攝提格之語考異於魯公之年謂六國表差謬而據漢志
為定胡注通鑑用劉彝叟長歷邵子經世書以改史記竊
謂太初元年亦是據長歷經世書但魯公之年有漢志可
據而太初之年則無他可考故不著其說也向讀史記索
隱謂史太初元年在甲寅漢志在丙子相距二十三年而莫
曉其說今乃考其異同如此以俟後之人正焉
漢書禮樂志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天馬歌其歌曰
天馬徠執徐時執徐辰也以此計之太初元年為丁丑非
甲寅明甚此證最確無復疑矣

又漢書李尋傳哀帝詔曰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
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此從夏賀良之議而賀良所
受則甘忠可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疑追改太初之
年必自於此所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者
王莽遵用圖讖故始建國五年癸酉元鳳七年庚辰始明
著之詔書東漢四分歷相承不改而太初元年定於丁丑
矣其與史記乖異諸注無及之者惟索隱注以為史元年
甲寅而漢志丙子相距二十三年此三統歷與太初歷不
同而亦不能明言其故也今更據李尋傳哀帝詔則前所
云似未為妄故附著焉 文穎注五家之文悖異推太初
之元其下疑脫不同二字是文穎注固已及此而其異同
又不止甲寅與丁丑矣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三

五

儒林傳考

史儒林傳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一作次治禮
學掌故漢書作以治禮掌故語皆未明疑文學二字在掌
故上而治禮次治四字皆衍文當云文學掌故以禮義為
官或禮義上然無所據不敢輒改也

文學掌故缺當是兩官漢舊儀博士弟子射策甲科補郎
中乙科補掌故而不言丙科疑丙科則文學也史又云擇
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通考注云掌故專
於文學掌故竊意下掌故二字衍文晁錯以文學為太常
掌故自是兩官兒寬射策乙科為掌故房鳳射策乙科為
太史掌故俱不言文學亦可證也王莽時甲科四十人補
郎中乙科二十人補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

丙科倍於乙科疑是兩官而通言之如漢注引漢儀甲科
舍人與文學郎中次補郎中文學則丙科也亦不言掌故
兄寬以文學郎中則郎中各受業則文學也似非官名然以
乃弟子員所補而寬以文學補弟子員又不相合
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本謂文學掌故之官遷擢留滯
故欲廣其入仕之路而漢書顏注反謂治禮掌故之官以
遷擢留滯之人非也

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即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
比百石以下即太守卒史也皆史倒文 補中二千石屬
即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左右內史二千石非郡屬即郡
太守卒史也史異其文耳

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先取誦多者即高第可以為郎中
之此不足則擇掌故補二千石屬文學補郡屬文意自明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三

六

備員以不足而言也顏注備員示升擢之非藉其實用非
是通考注既無誦多者故選掌故彼善於此者以充數此
說是也

學官弟子一歲輒試補文學掌故其高第籍奏蓋不可輕
得至文學掌故所選何官史未明言若晁錯之以文學為
太子舍人則十之一二而已故曰遷留滯公孫弘之請為
別開一途補二千石卒史郡卒史廣學官弟子入仕之路
其敘次甚明白通鑑鑒括其辭云為博士官置弟子第其
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
以為右職分為兩途而與傳所云殊別蓋其誤也馬氏通
考曰漢書此條有博士弟子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
又有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者補卒史恐是兩樣人又曰有

白身受業而通一藝以上者有已仕受業而通一藝以上者皆選通鑑之誤而於此條本文未之詳考也

公孫弘之奏請專為學官弟子而言通考注云欲為學者闢入仕之路故以宣布詔書為名與三代賓興之意異矣此俗儒之所喜而高士之所不屑也此一條最為分明而不詳何人所注疑出呂氏大事記馬氏據通鑑折為兩端而以大事記為未明蓋指此注馬氏既不辨通鑑之誤而反以大事記為未明是誤之又誤也大事記今未見其書後考

博士秦官即中文學掌故皆秦官也晁錯以文學為太常掌故在漢文帝時弘之所請為博士置弟子員一歲輒試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其官秩皆不改也故曰請因舊官而興焉漢文孝景時諸博士具官待問則疑已有弟子

白田草堂存稿卷三

七

但末置員其文學掌故亦當直火未必弟子員所補耳弘之所奏在廣弟子員為五十人與一歲即試補文學掌故缺及高第太常籍奏舊制不可詳考今以意推之

通考此注如選擇其秩二百石備員貳千石屬郡屬皆足證索隱顏注之誤惟因舊官而興焉以為因舊所立之賢舍而脩飾之以官為官則未然也再考注選擇其秩二百卒史秩不同中二千石二千石之卒史則秩比二百石以上及百石也郡太守卒史則一百石以下也璣注卒史秩百石此以郡國卒史言之郡國五經百石卒

如淳注漢儀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按此恐漢儀之誤漢書所載較史為詳然無此語王莽時計四十人補郎中乙科二十人補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不應漢時反增多於王莽也璣注

白田草堂存稿卷三

是非

通鑑又史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為右職胡注吏謂百石以上及比百石以下也右職謂中二千石二千石之卒史也按傳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此言選擇史秩與文學掌故相次者即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兄寬以射策為掌故即次補廷尉文學卒史正是其例此百石以下即郡太守卒史也通鑑因百石上有吏字謂選擇其吏之通一藝以上者而未嘗考其前後之文義也以為右職本出文翁傳顏注郡中高職此受業博士而歸者以為郡中高職謂祿曹之屬黃霸為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補右職則卒史非右職明矣吏既不受業博士安得有通一藝以上者且即有之亦已為二百

白田草堂存稿卷三

六

石以上矣而又補二百石之卒史乎此其為誤有斷然者而後來皆未之察也

廷尉有文學卒史則九卿皆有之不特左右內史大行也史舉其例耳

漢火德考

自鄒衍推五德終始之傳作主運秦始皇采用其說以周得火德秦滅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封禪書或曰黃帝得土德夏得水德殷得金德周得火德秦得水德是必用鄒衍說也至劉歆三統歷乃更以夏得金德殷得水德周得木德秦在木火之間漢得火德與鄒衍所云異矣漢初用赤帝子之祥旗幟尚赤而自天下後仍襲秦舊故張蒼以為水德孝文帝時公孫臣言當改用土德色尚黃其事未

行至孝武帝改正朔色尚黃印章以五字則用公孫臣之說也王莽篡位自以黃帝之後當為土德而用劉歆說盡改從前相承之序以漢為火德後漢重圖讖以赤伏符之文改用火德班固作志遂以著之高帝而後漢人作飛燕外傳有禍水滅火之語不知前漢自王莽劉歆以前未有以為火德者蓋其誤也荀悅漢紀言張蒼謂漢為水德而賈誼公孫臣今刻作公以為土德及至劉向父子推五行之運以子承母始自伏羲以迄於漢宜為火德其說為明然律歷言劉向摠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其論今不傳若三統歷所云則歆說非向說也賈誼云當用土德色尚黃數以五司馬遷太初歷蓋從之而班固以為疏改用火德然前漢實用土德非火德也凡此皆史記索隱漢書顏注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三 九

通鑑胡注所未及故詳論之以俟後之人考而證焉

元后傳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正朔伏臘日按漢立德色尚黃其黑貂則因秦舊未之改也莽傳以十二月為正朔伏臘則未詳或伏字連言之下止云正臘日不云伏可知也高堂隆言漢以午祖以戌臘自是後漢火德之制前漢則無考故顏注略之王莽所改亦不傳也賈誼公孫臣皆以漢為土德太初改歷從之至圖讖興於哀平之世蓋以漢為火德劉歆三統歷當本之此王莽以符命自立其輔政居攝時必改漢以為火德故莽傳言丁火漢氏之德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則以漢為火德固不自後漢始矣大抵起於哀平之世王莽劉歆之說而班志以著之高帝則不然也

蔡邕獨斷五帝臘祖之異名青帝以未臘卯祖赤帝以戌臘未祖白帝以丑臘酉祖黑帝以辰臘子祖黃帝以辰臘未祖高堂隆曰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以辰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以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以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以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亥故土行之君以戌祖以辰臘其說與蔡合而秦靜以為小數之學因就傳著五行以為說非典籍經義之文也隆言魏土德當以戌祖辰臘靜則言漢以午祖戌臘魏當如前以未祖丑臘所云漢以午祖戌臘自是東漢火德之制而魏之未祖丑臘又不知何據也疑皆後人依放為說而漢以前祖臘之制皆不可考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三 二

故顏注皆略之

俠累考

史記六國年表韓列侯三年盜殺韓相俠累哀侯六年韓嚴弒其君韓世家列侯三年肅政殺韓相俠累哀侯六年韓嚴弒其君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已歷三世相距二十七年據戰國策韓龐字俠累嚴遂字仲子而史所書韓嚴別是一人原自分明無所疑也特戰國策言肅政刺俠累并中哀侯而刺客傳亦言嚴仲子事韓哀侯與年表世家不合疑策本言并中列侯而傳者以列侯後十年乃卒哀侯死於弒故改列侯為哀侯刺客傳蓋承其誤索隱有疑於此而未嘗明言致誤之由但以史為兩存之則亦非也至通鑑從年表世家而書於列侯三年哀侯六年而於

哀侯六年直以韓嚴為嚴遂并繫戰國策韓龐嚴嚴遂事於其下但言使人不言聶政又云并及哀侯則與年表世家刺客傳戰國策皆不合其誤甚明胡注引蜀本注云溫公之意不以嚴遂為嚴仲子亦不以韓龐為韓俠累止從年表世家而不信傳然以戰國策及刺客傳考之嚴遂即嚴仲子韓龐即俠累高誘注嚴遂字仲子索隱俠累名傀傀傀同確然可據而通鑑以韓嚴為嚴遂而嚴仲子別是一人不知何所據也且韓嚴自姓韓嚴遂自姓嚴乃以嚴字偶同合而一之彼此參校通鑑之誤明矣索隱於史記誤處往往引他書駁正而胡注於通鑑多依阿無所發明則古今人之不相及遠矣索隱亦有漏舉胡注間有駁正但缺舉多耳今本戰國策作并中列侯是又後人所改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三

主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三終

後學成原大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四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雜著

蘇秦

蘇秦傳秦兵不出函谷關十五年考異以為此游說之士誇大蘇秦云爾故不取然張儀之說趙王言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而范雎言於秦昭王亦有秦十五年不敢窺兵山東之語則非虛辭也按六國表自顯王三十六年至慎靚王三年凡十五年中秦四伐魏一圍魏未嘗交兵他國至慎靚王三年五國共攻秦則從約猶未解也四年秦攻韓斬首八萬諸侯震恐可見前此之伐魏特以偏師臨之未嘗大出兵也蓋魏河西與秦接壤秦日以盤食之

白田草堂存稿

卷四

一

而諸侯如連雞不能俱飛從約雖在而卒莫能相一秦之不出兵十五年未必以從約之故而考其實則誠有之非盡虛辭也蘇秦傳秦伐犀首欺齊魏與其伐趙此在顯王三十七年距約從僅一年然自此至四十年魏敗楚於陘山四十四年魏敗韓舉敗越四十六年楚敗魏襄陵十五年中國相攻亦止此四五事爾大抵天下皆宗蘇氏之從約或從或不從而其名猶在至顯王五年張儀破從為橫未一年而諸侯復畔衡合從則謂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亦未盡然也

秦本紀惠文王之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魏世家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八千於雕陰所書小異而惠文王之七年乃襄王之四年又差一年至

年表則載秦敗魏於雕陰於惠文王之五年襄王之二年更復不合以蘇秦傳考之年表為是又按秦商鞅虜魏公子卬距此八年此公子卬亦非為所虜者秦公子又不應與卬同名考蘇秦傳秦使犀首伐魏禽其將罷賈取雕陰則公子卬乃公孫衍之誤無疑也魏世家敗龍賈軍四萬八千於雕陰是四萬八千龍賈所將之軍未必盡為秦所殺斬首八萬乃秦紀誇大之語亦非其實也通鑑從蘇秦傳年表而兼用魏世家為得之然考異又引惠文王七年秦使公子卬敗魏為約從後二年事以為秦兵未嘗不出之證此則明與鑑相違殆不可曉蓋考異偶誤爾

論高祖斬丁公

漢高祖赦季布而斬丁公世以為義舉司馬公亦盛稱之

白田草堂存稿 卷四

二

余謂丁公之死固當而高祖之斬丁公恐未足以服丁公之心也蓋使項王失天下者項伯也非丁公也以義言之丁公之誅當次於項伯之不誅幸矣而又封侯何也項伯於鴻門既脫沛公於阨而又深勸羽以全太公呂后之命其為漢也至矣羽非項氏不任事其受陳平金以開疎羽君臣者必項氏也羽死而項氏侯者四人此皆與伯同心為漢者羽東城之敗項氏無一人與之俱亦無一人為之死且僥有封爵焉羽之亡皆項伯為之也而以咎丁公何哉故高祖赦季布而斬丁公足以明人臣之義而封項伯而斬丁公終不足以服丁公之心也荀悅漢紀載赦季布而斬丁公事或有見於此歟

趙充國

景帝以周亞夫快快非少主臣以事殺之而史於傳後云死後乃封王信為蓋侯則亞夫之死以爭王信侯故也宣帝遣趙充國討西羌又遣彊弩將軍許延壽破羌將軍辛武賢充國屢抗言非是畫屯田策宣帝雖是充國言而卒而從其計後充國歸為帝別疏所以乃罷武賢歸故官而延壽之功亦不復論其後武賢告充國子卬至下吏自殺而充國亦因是請老此非武賢之力而實延壽之為之也延壽為太子外祖父同產弟不數年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其氣力過王信遠甚史皆歿不著而卬之所以死充國之所以請老皆不得其實與亞夫傳異矣漢不如以此亦其一也 充國以神爵元年出二年五月歸其見宣帝當在六七月間史載秋羌降而充國爭護羌校尉則猶未去位

白田草堂存稿 卷四

三

也公卿百官表神爵二年後將軍充國衛尉忠按充國為後將軍已十餘年歸自水衡都尉遷衛尉耳充國之請老在秋冬間故別有衛尉忠而後將軍充國下脫一罷字表文多缺故不詳也充國請老後八年乃卒其請老也乃以子卬之故班史已明載之而通鑑於請老一節僅於薨年云先是充國以治乞骸骨則并此曲折亦不著矣此又通鑑之失也 蘇武年八十餘以典屬國卒官襲遂年亦幾八十以水衡都尉卒官充國僅逾七十元年方自請為將而二年即以老乞骸骨非其情也自以避延壽之故觀浩星賜迎說充國之言其情節頗可睹矣宣帝雖從充國言而於充國之請老亦卒聽之與蘇武襲遂異矣其後趙氏與辛氏為仇而不及許氏固以武賢親告卬之故亦以許

氏日盛有所畏而避之耳凡此情節千載後猶可以意度之也

劉向傳

劉向傳更生向本名使外親上變事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為

白請考茲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元成據元

子當作太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據百官表劾更生前為

九卿與望之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

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復辜復蒙恩徵用不

悔前過而教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而望

之亦坐使子白冤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是

元成禹公與恭顯許史為比而肆行誣害更生既坐黜而

望之之死亦由於此是華龍鄭朋之流而其罪浮於楊興

白田草堂存稿卷四

諸葛豐矣班固謂元成禹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而司馬

公亦論禹知而不言為罪之大而不知其公相朋比誣陷

正人如此自通鑑刪此條不載綱目因之而元成禹之罪

遂不大著於後世余因讀劉向傳為表而出之後之君子

得以考焉

蕭望之傳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

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

辜之辭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其辭較元成禹為少平而

亦請逮捕不知有司何人也其時丞相于定國御史大夫

陳萬年衛尉王接執金吾馮奉世大司農充邸廷尉陳遂

蓋不可考然以元成禹著名當世而所奏乃有甚焉則有

司亦不足責矣 弘恭石顯建白望之前為將軍輔政欲

罪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誅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

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其辭與元成禹略

同則其同心共謀可知故望之之死亦元成禹為之也

向極諫外家封事在陽朔二年時王鳳專政其言至為痛

切後音商根相繼向傳不載一言史略之耳元延中上奏

亦不甚詳大都口說不欲以書見也傳後言向每召見數

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

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宗卑私

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蓋述其果而退鑑不若其語當

補入

嚴光周黨王良

范史傳嚴光最詳而通鑑僅載數語綱目因之范文正公

白田草堂存稿卷四

祠堂記亦僅載兩語然如所敘則子陵之高光武之大皆

不可得而見矣此有待於後人之補正者也 袁宏後漢

紀敘光事亦略而較通鑑為詳其云欲以為三公則與本

傳除諫議大夫不合未知何處疑以袁紀為得之

范書嚴光傳不載其被徵之年周黨傳建武中為議郎以

病歸後徵不屈王良傳建武三年徵為諫議大夫還沛郡

太守不之官以病乞骸骨徵拜大中大夫六年為大司徒

司直范升奏周黨王良并言而不及光則光與黨良之徵

自非同時而王良之徵在建武三年周黨同嚴光之徵自

在五年以後也侯霸以建武五年為大司徒光與書位至

鼎足之語必在五年後袁紀嚴光周黨并敘於五年蓋以

類敘而王良又別敘於十一年亦以最後被徵事總及之

而周黨之徵非五年王良之徵亦非十一也通鑑依袁紀敘嚴光周黨於五年而易其敘以周黨為首又依范泰并入王良其并王良於周黨則是而本傳明云三年不云五年又云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亦與本傳不令旨未知所據也王良本傳建武三年徵為諫議大夫通鑑敘於五年故不書諫議大夫綱目依傳補書之則當改良於三年而嚴光當別為一條在五年

書卓茂傳後

卓茂傳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勲安眾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世光武初即位即訪求茂詔曰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師不能為夫名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蓋專以不仕莽言此東漢節義之

白田草堂存稿

卷四

六

所自始也范史論曰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不及不仕莽之事而僅以厚德寬中犯而不校為難於是茂之節遂以不著而光武褒揚指亦盡失矣通鑑因之但言王莽居攝茂以病免歸而本傳與同縣孔休云云皆削不載其循良之傳也蓋茂之能取忘厚之臣旌恭劉寬並傳而視鮑龔勝遠若殊途此真茂之不幸而自宋以來迄未有表而出之者也夫士之砥行立名而湮沒而不傳者何可勝道若茂者傳矣而猶有不盡傳焉此君子所為三歎息也按茂傳未附孔休諸人此必因舊史而與魯魏劉同傳則范史之意與舊史異矣傳又言元武帝徵求休勲于繁賜殿以旌顯之劉宣龔勝安眾侯擢

勝子賜為上谷太守鮑宣子永以功至大官別有傳故史不之及蓋是時休勲勝宣皆已前歿惟劉宣與茂在宣龔封安眾茂封褒德其事正同此其褒揚之意顯然明白又蔡邕傳敘勲事云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當亦舊史之文范史雖以茂與魯魏劉同傳而頗有此附載猶可藉以考其實若通鑑盡削諸語一切皆沒不見是因范史而愈失之者也又按孔休蔡勲不仕莽世鮑宣為莽所殺龔勝以節死故休勲子孫僅賜穀而勝子賜宣子永皆擢用劉宣亦以不仕莽龔封茂則以密令著稱故更為太傅褒揚雖同而其差次如此前史亦未有發明之者為附及之

論張昭附張紇

白田草堂存稿

卷四

七

孫策創業江東以張昭為長史待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以策之雄略而所以任昭者如此則昭之才必有大過人者矣策傳創甚請張昭等謂曰公等善相吾弟而吳歷云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此與昭烈之託孔明蓋無以異昭傳亦云策臨卒以權託昭昭率群僚立而輔之與吳歷略同惟傳云待昭以師傳之禮而周喻程普呂範等為自官太尉王不以老臣託昭下則昭固獨任託孤寄命之責而權以建安五年嗣位至十三年規模大定力能拒操此昭佐佑鎮撫之功亦不細矣而權之能嗣守江東之業者皆昭力也及曹操之來昭與瑜等異議瑜既成功而昭別攻當塗亦不克昭遂以自絀矣其拒曹操攻朱光借

荊州取荊州昭未有一言史失之耶抑竟不與議也權即尊位昭以老病上還官位蓋以不用之故權更以為輔吳將軍改封婁侯外雖尊寵而實疎遠之陳壽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義方直動不為己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為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竊謂此評為當而通鑑不著其語故詳錄之昭之剛直以爭公孫淵事觀之蓋有敵以下所不能堪者權雖不用而尚能尊禮之此所以卒保有江東也與綱目書以張昭為輔吳將軍意蓋予之而又書婁侯張昭卒其重昭也至矣但分注太略其前後情節皆不著矣竊謂宜并載陳評為得其實也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白田草堂存稿卷四八

張公之計今已亡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按此江表傳之謬也昭以剛直見憚權稱為張公而不敢字之何得於衆中公肆摧折即後案刀責怒之時亦未嘗及此也昭之議迎操乃過為權計不欲以孤注一擲亦用策緩步西歸之言耳雖為失策然未至誤大計權即尊位不當追仇前語昭以師傳自居於權未嘗有所降屈何至以一語之故遂伏地流汗乎其必不然也明矣陳志不載而通鑑取之私所未曉江表傳又言昭之不相以駁周瑜等議故此亦不然權初置丞相舉昭權言職統者任重非所以優之及顧雍卒復舉昭權又言此公性剛非所以益之其語自明正陳志所云以嚴見憚以高見外者江表傳所言非其實也蘇文忠公王元之畫像贊以昭與汲黯蕭望之

李固魏徵狄仁傑並稱蓋極推之而後來之論未有及者故詳其本末以信蘇公之說若裴松之之論迎操為忠正習鑿齒之論閉戶為不臣皆一偏之論不足道也

張紘與張昭俱為策謀之臣策待之亞於張昭為策將命入為王官權之嗣業紘亦有力焉曹操以紘為會稽東部都尉與書曰權初統事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有優命辭謝付屬以輔助之義紘輒拜牋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蓋猶如策指時未之部也後權遣紘之部當在建安七年太夫人卒後至十二年征黃祖始令紘居守還領所部十三年秋九月後操東下紘不與議則破黃祖後紘又遠之部矣十二月權以紘為長史從征白田草堂存稿卷四九

合肥是時張昭別將兵攻當塗是已罷長史也吳書又曰每從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以規諷則權之外尊禮而內疎之亦與昭同紘以十七年卒留牋與權大抵為昭言亦自況也權之不及策此又其一徵矣通鑑紘以魏明帝太和三年卒即權稱帝之年也距建安十四年蓋二十年紘以長史終位不應權即尊位紘仍為長史也權以魏文帝黃初三年改元置丞相復舉張昭而不及紘則紘之前卒可知矣陳志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令還迎家道病卒按權傳建安十六年徙治秣陵明年改為建業建安二十五年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黃龍二年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紘之卒在前徙治秣陵之後通鑑以為遷都建業後所以致誤綱目改於建安十七年為是故中

言之公安昭烈所治後令廖芳博士仁安之建安二十五
都郭在公安不半載其實
自建業使都郭也并及

論李豐附傳

李豐宿為司馬師所親待其為中書令也師所引用乃不
附師而與魏主謀以夏侯元代師輔政此與漢之三章無
異魏之忠臣莫有過焉者也當是時司馬氏之篡弒已成
豐元輩所謂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然功雖不就
而意則可悲矣陳壽不為豐立傳僅附於夏侯元傳中其
敘事率據獄辭未必皆實而大指尚略可見魏氏春秋云
大將軍責豐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奸將傾社稷
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鐐築腰
斬之壽為晉諱故削此語不載晉書文帝紀天子與中書

白田草堂存稿

卷四

十

李李豐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鑠等謀以太常夏侯元
代帝輔政帝知其謀使中書舍人王羨魏志注迎豐豐見
迫隨羨而至帝數之豐知禍及遂肆惡言帝怒遣勇士以
刀鐐築殺之所謂惡言即魏氏春秋所云也然則豐實承
魏主命而獄辭不欲明言之廷尉奏所謂迫脅至尊蓋隱
指此至魏書所謂陛下儻不從人云云乃獄吏之誣辭耳
故壽志亦不載之通鑑敘豐事專用魏略盡削豐謀以元
輔政等語於獄辭又雜用魏志魏書其意以豐與元緝陰
相黨結師自以疑忌殺之其獄辭皆虛語與曹爽傳同於
後又載杜畿并傳語若豐元與何晏鄧颺等同以浮華
相扇被誅而豐之忠遂以不著於天下後世綱目始正之
云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太常夏侯元光祿大夫張緝書

司馬師殺而不去其官於是豐之忠始明白而分注所載
則仍通鑑未之改正也余是以考之魏志魏氏春秋晉書
為備詳其本末後之君子其必有以斷此矣 通鑑敘豐

事先及豐父恢語出魏略然魏略豐父名義與傳子豐父
名恢不同又載傳語論夏侯元何晏鄧颺語論李豐語此
與杜畿語皆出傳子傳子傳元所著元從父兄弟故多
載其語按本傳魏黃門侍郎以與晏等不合免官後起
為滎陽太守不就司馬懿請為從事中郎遂附從懿父子
以傾魏爽之死齊王之廢廢皆與有力焉故典誅即以
為河南尹轉尚書賜爵關內侯齊王廢進爵武鄉亭侯及
母邱儉文欽兵起勸師自行與之俱東師卒中詔還
師故輒與昭俱還以成司馬氏之篡迹其始末蓋與賈充

白田草堂存稿

卷四

十一

不異幸其早死不與佐命之數此乃魏之逆臣但以善自
韜晦不名其功即如與昭俱還乃擬之本謀顧以推之鍾
會故世莫得而議之其與何晏鄧颺及元豐不平皆以其
為魏故而自與鍾毓鍾會何曾陳泰荀顗善則皆司馬氏
之黨也所譏議晏等語大率以愛憎為之如晏輩固不足
道若豐元豈不勝於鍾會何曾荀顗而擬之好惡如此陳
壽論擬用才違顯而裴松之謂擬當時高流壽所評不足
見其美庸人之論淺陋可笑故陳壽僅載擬論何晏數語
裴松之注則盡收傳子所述云云通鑑又因注而為之條
分件繁謂擬言若輩龜之驗於是擬得為魏之名臣而豐
元遂與何晏鄧颺輩同類而共棄之此真豈元之不幸也
吳蜀分荆州及取劉璋始末

劉表為荊州刺史有八郡之地治襄陽曹操征表表子琮迎降八郡皆平分南郡為襄陽郡後敗於赤壁北還則僅有南陵襄陽及江夏之北境而吳有南郡江夏及長沙之漢昌下雋瀏陽蜀有武陵長沙零陵桂陽蓋荊州之地三分國分有之也其後先主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則欲併得南郡江夏之地以周瑜言而止瑜卒以程普領南郡太守又以魯肅言借荊州普還為江夏太守又以長沙之漢昌下雋瀏陽及南郡之州陵為漢昌郡魯肅領漢昌太守是所借者南郡數縣之地而已江表傳曰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岨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後從權借荊州數郡按先主南收四郡立營公安公安即武陵郡孱陵縣於南郡無所與所

白田草堂存稿

卷四

十三

分南岨地不知何在胡注以南岨為南四郡乃備所自取魏蜀吳志皆同此非瑜所分也是時劉琦為江夏太守自奔江南後魏以文聘為江夏太守屯沔口吳以程普為江夏太守治沙羨而先主表琦為荊州刺史南收四郡各以兵力據而有之孰肯以地分人者且瑜於先主之詣京方力言以土乞備備之不可豈肯自以地分與之乎先主之欲都督荊州以據地廣大北可向襄陽以通宛洛西可由巫秭歸以窺蜀非僅為地少不足給也陳志蜀先主吳主傳皆不言借荊州魯肅傳勸借荊州在周瑜卒之前蓋失其次惟程普傳瑜卒晉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備普還領江夏太守此為分明通鑑瑜以建安十四年十二月據江陵十五年卒其卒不詳何時蓋在夏秋間也先主之詣京則在春矣其借荊州

當在秋冬間關羽為襄陽太守駐江北張飛為宜都太守治秭歸皆得南郡後事參考諸傳略得其實而江表所云以地給備及備借荊州數郡之語皆傳聞之妄不足據也周瑜傳瑜詣京見權請與奮威將軍孫瑜共取蜀還江陵治裝道病卒魯肅傳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偽報曰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威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懷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被髮歸於山林及備西圖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蜀先主傳權遣使云欲共伐蜀荊州主簿殷觀曰若為吳先驅進不能克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與功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報計今詳肅傳

白田草堂存稿

卷四

十三

所云則瑜在南郡時欲與孫瑜自取蜀故先主有願加寬貸之語先主傳所云則借南郡後故殷觀有不敢越我而獨取蜀之語自非一時之事若獻帝春秋所記欲共取蜀則借荊州後事而又云不聽孫瑜軍過則又似周瑜在時瑜之請與奮威取蜀蓋欲以瑜鎮守其地非借瑜之力周瑜既卒魯肅呂蒙俱在權必不獨任瑜以伐蜀也至云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未借南郡則江陵秭歸非蜀所有既借南郡關羽為襄陽太守駐北岨張飛為宜都太守屯秭歸蜀分南郡又非為拒瑜而然若先主之營公安亮之駐南郡此指南四郡非自建安十三年以來久矣於拒瑜尤無與也所述先主語蜀志以與璋託在宗室願加寬貸其言具有本末若獻帝春秋專以同盟自相攻伐為說

而以被髮入山語繫之前無所承語意齟齬殊不相合其
為傳聞之誤亦無疑也通鑑於借地事一依江表傳所云
考之陳壽志皆不合而所述先主語全用獻帝春秋附以
蜀志託在宗室之語又刪去末若不獲請之語而更以獻
帝春秋拒瑜語繫之刪改併都非其實又削殷觀語不
載沮公之意有未可曉者後人但據通鑑以吳借荊州而
不知荊州之僅為南郡以先主拒吳伐蜀而自取之而不
知其情事有不同者今一一考正之庶乎不失其真也
孫權之遣周瑜與先主併力拒曹操而赤壁之戰瑜獨有
其功其攻南郡亦不與先主俱先主顧以其間南收四郡
非瑜意也瑜乘戰勝之威以操為不足畏而疑忌先主特
甚權則以新破操操必來攻仍欲指先主以併力其意少

白田草堂存稿

卷四

十四

異故權以妹妻先主而先主亦請京見權勸權徙治秣陵
陳志所云綢繆恩紀蓋其實然權固曰非劉豫州莫可以
當曹操而隆中定計亦云權可與為援而不可圖是時絕
未有相圖之意也權既不納瑜之言而瑜卒後卒從魯肅
而以南郡借先主蓋慮程普之不能以守南郡而操之所
憚惟先主天下所共知隆中定計亦云權可與為援而不可圖是時絕下蓋權曹操所憚故欲藉其力以
拒操操之南征向濡湏而不向南郡乃避先主而不攻使
以程普守之操必首攻南郡不則亦當分兵以圍江陵恐
非普之所能抗則權之計未為不得已也其後魏南攻吳曹
向江陵則權之不攻至建安十八年操攻濡湏不克而退
十九年權又克廬江禽朱光操不能與爭於是權亦知操
之不足畏而無所藉於先主遂有圖取荊州之意會先主

已得益州而不以南郡還吳權之忿恨益甚又以關羽在
南郡度未可攻故遣呂蒙襲取三郡後卒中分荊州而呂
蒙之計自是得行未嘗一日忘南郡而羽疎不之防蒙遂
乘其隙而取之凡此間隙之開始於周瑜而成於呂蒙若
權之前後自有猾計其或從或不從亦非因人為轉移者
也向使周瑜不以道病卒則必取蜀而先主幾無駐足之
地又使權得荊州後而曹操不死則當先主伐吳時操必
以大軍威吳魏攻其外蜀攻其內江東成敗之機殆未可
料此皆天焉非人力之所與也世皆以圖取荊州為呂蒙
之功而不知其幾敗江東之業是特有天幸耳大抵吳之
諸臣周瑜雄略似孫伯符有并吞中原之志而不專於自
守魯肅明於大勢欲合吳蜀以拒操為三分之計至呂蒙

白田草堂存稿

卷四

十五

則一以論說為自利計而不顧其後雖有攻戰之材非瑜
肅也權自得南郡後請降於魏責貢獻責任子權之上
書杜為卑巽至云願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其屈辱亦已甚
矣使不圖取南郡而與蜀交好其屈辱豈至於此羽固懷
並兼之心而方與操為敵且權有呂蒙陸遜以守羽未必
能為大害其後權卒絕魏而與蜀交好者終其身蓋亦有
鑒於此也先主雖嘗以敗歸曹操而未嘗一為操屈諸葛
孔明當奔亡之餘求救於權而其言曰荆吳之勢強鼎足
之形成與隆中之言未嘗少異至其出祁山堂堂焉伸
大義於天下功雖不就而其志可與日月爭光視權之遣
周魴遣孫布專以請詭取勝者萬萬不侔矣陳壽志於孫
劉始末略而弗詳通鑑又雜取裴松之注其予奪反若有

相左者余是以詳考而備論之未知後之君子以為何如也

論陶長沙侃

余讀朱子乞加封陶威公狀所載劉義仲贊吳淝論其發明陶公忠義之節可謂詳且悉矣而竊疑其猶有所未盡也蓋以折翼之夢為晚年意欲觀親之證此真莫須有之辭有不待辨而明者獨其討蘇峻也遲迴不進緩於致討以史所書若有觀望之迹使人不能無疑者今參考前後事實互相質証則史之影響誣謗亦自顯然是不可以不辨也案晉史侃之督荊州也受明帝之命與南頓王宗西陽王羨虞亂同被委任皆庾亮所深忌者宗既被誅羨降爵亂亦左遷侃以素有威名故未之及而出王舒溫嶠以

白田草堂存稿

卷四

六

為外援又脩石頭城以備之其疑忌侃如此峻反嶠請入援而亮以詔止之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使亮能克峻則侃必不免矣亮既奔亡以太后詔進嶠都鑒爵位命之討賊此史所云言都鑒傳得詔書即誅而不及侃嶠與弟等乘入赴國難則命之討賊可知侃以從弟亮之言始遣亮互相推為盟主意中原無侃也嶠以從弟亮之言始遣使推侃此非亮意而侃方被疑忌非得詔不敢以出師故有疆場外將不敢越局之語亮蓋深幸侃之不來故即相聽許及嶠聞毛寶之言又自度其力之必不能以禦峻將為峻所禽滅是以改書再遣使而侃即許之遣龔登以師來會時峻克京城已一月餘嶠在尋陽密遣京師未敢聲言討賊比登至乃移檄遠近灑泣登舟及聞侃召登還惶怖殊甚其與侃書情迫辭危而又深知侃之為人必無變

許不然適以激其怒而沮其事耳侃之召登必有深意當以登師少不足以殄敵恐亮嶠輕進必為所敗將自將以往嶠傳亦言侃許自下而未發又遣使召登還是侃本欲自下可知侃得書即戎服登舟子喪不臨晝夜倍道而進豈其旬日之閒而前後頓易若是嶠以四月出師僅有眾七千人惴惴不能自保尚在尋陽侃倍道疾赴以五月即至戎卒四萬旌旗數百里軍威大振勤王之師未有先焉者也此豈有一毫顧望之心遲疑之迹也哉侃之疾至尋陽不獨勇赴國難亦救亮嶠於垂亡蓋已釋然無恨於亮且亮國之元舅非得詔侃安敢以加誅特以群議所指而亮亦以前事自疑故用嶠計詣侃拜謝而侃即歡然與共談宴同趨建康其公心大度又如此亮藉其威勢又欲自

白田草堂存稿

卷四

七

專討峻之功輒自違背護王彰攻峻反為所敗乃送節傳謝侃是時侃為盟主亮有不用命之罪然侃絕不以罪亮也比至石頭侃即言賊眾方盛難與爭鋒宜以歲月智計破之而諸軍不用其命屢戰輒北乃始委重於侃用李根計築白石壘又從孔坦言令都鑒還守京口立大業曲阿度亭三壘以分賊兵勢此所謂以歲月智計破之者皆侃本謀也侃軍固守不肯與賊交鋒賊亦畏侃不敢來犯峻分兵四出戰無不克而數戰力疲已在侃計中矣侃之欲西歸蓋揚聲以誤敵實未嘗行嶠之力言亦猶前書之意侃之不答蓋不欲明言其故而毛寶一言即如督護而遣之李陽一言即分米五萬餉嶠未嘗少有遲疑此豈真欲西歸者哉其欲自將救湓口又欲自將救大業忠勇奮

發皆嶠亮之所未敢及從殷羨直攻石頭蓋已度峻之可
以一戰而擒使嶠亮將以偏師綴之及嶠亮一遇峻軍則
已敗走而峻乘勝遂攻侃軍以輕騎突陣不得入侃部將
臨峻斬峻衆乃大潰詳其始末皆侃之功而嶠自立行臺
布告遠近號令百官不復歸其功於侃矣亮以奔亡之餘
束手無策嶠鑒雖忠義奮發而用兵皆非所長故毛寶曰
義軍所恃惟公不以及亮并公不以及嶠鑒也侃性周密兼
總詳策而不自用其長算遠計有非諸人所能測識者侃
既不以名其功故其深沉之謀奇偉之略遂不著於世而反
以指縱之功歸之於嶠豈其事實也哉李閔膝舍之破管
商弘徽亦侃所建造嶠之功僅獲蘇碩於奔敗之餘至於
斬獲蘇逸則又西軍之功也京城既復侃即移兵歸鎮不

白田草堂存稿

卷四

六

與朝事群議以嶠輔政嶠以推導而絕不及侃遷都大事
也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以王導言而止而侃
不與其議以至請任讓爭劉劭下敦皆不見從而侃坦
然不以爲意謝成功而不居屢見却而不怨是真有古大
臣之度豈後世功名之士所能及哉侃自討郭默後在鎮
五年於朝政一無所預慕容廆疏上侃府請封侃答以爲
騰牋上聽可否遲速當在天臺其恭謹如是至於末年告
老去位綜理微密精明不亂始終全節蓋莫與比而史猶
以折翼灑血影響烏有之事誣之則史所敘討峻前後之
語立可據信也哉侃釋然於亮而時有輕侮之語亮恥爲
侃屈而忿憾之心愈不解王導位望甚尊至受帝拜不辭
侃亦時加輕侮非獨亮恥之導亦恥之矣侃之沒導即以

亮代其任侃諸子夷斌自相殘滅亮之劾夏亦由私憾至
陶稱非有反叛之罪不以詔書輒爾收殺其他諸子亦無
顯用者陶氏遂以不振而庾氏世執朝權導之諸子亦布
在列位其所以掩侃之功誣侃之罪者影響疑似蓋無所
不至豈獨折翼灑血之事已哉凡史之所以誣侃者一則
曰以不與顧命爲恨夫顧命明帝自所引見皆在朝之臣
郗鑒雖爲兖州而未嘗出以車騎將軍受顧命此非外鎮
之所得預侃何爲以是懷恨乎一則曰遺詔褒進大臣而
侃不與疑亮剔除之成帝幼冲詔自亮出亮之忌侃嫌隙
顯然又何庸以疑乎一則曰緩於討賊而又遣召龔登還
夫龔方按疑若不待詔書而出師恐亮反以爲侃罪郗鑒
初欲入援爲詔所止及承詔出師而亦未能前進侃至尋

白田草堂存稿

卷四

九

陽而後以師來會未有以緩於討賊責鑒者而可以責侃
乎侃之召登還必有其故或以師少而欲自往且禾旬日
而已戎服登舟倍道而進矣豈有中悔之意哉一則曰侃
已欲西歸以毛寶戰勝乃留不去夫侃之克敵已有成算
其欲西歸特一時之忿言或揚聲以誤敵而實未嘗以行
且已遣毛寶又分米餉嶠其留不去決矣豈以毛寶戰勝
而後留哉凡此皆影響疑似虛空捏飾欲以掩其功而釀
成其罪與折翼灑血之誣同而相傳既久史皆承而書之
陶氏子孫微弱而故吏亦不顯無能辨明之者唐初諸臣
不知刪正又附梅陶及謝安語以見侃爲名流所重梅陶
已不足道侃之功勲遠出安上安言又豈足重侃者史家
之無識如此獨東坡蘇公謂陶公忠義大節此足以爲定

論矣余故因劉吳而贊論而詳論之庶公之忠義大節著明於世而千百世之下不少蒙其點黜焉

按溫嶠傳言侃預為盟主而處分規畫一出於嶠今以嶠傳考之亦未知其處分規畫何在也嶠之功在於激怒侃同赴國難而侃實非激怒之所能致嶠雖推侃為盟主實不用其命其諸將屢戰輒北疑皆嶠之所遣故侃曰良將安在其攻石頭嶠亮已為峻偏師所敗賴侃軍以獲大勝而嶠乃自尊其功君子於嶠不能無疑焉亮之疑侃嶠亦同之故出為外援其後推侃乃出於不得已侃已釋然而嶠亮於侃則始終不協也庾亮傳言侃嘗欲起兵廢王導郗鑒不從而止此用亮與鑒牋中隱忍解釋陶公之語侃之末年深以滿盈為懼於朝政一無所與若起兵廢導是

白田草堂存稿

卷四

十

復為蘇峻也此斷斷不然者且侃臨終上表猶稱道鑒亮之功勲可知其必無是事而亮公以見誣則亮之心術豈復可問也哉司馬公通鑑於舊史誣捏事已多所刪除而於討峻不能不承用舊史之文綱目因之書溫嶠以陶侃入討峻朱子於綱目每以未及脩改為恨或指此等處耳至乞加封陶威公狀直云以表忠義則與綱目所書亦有不同者矣嶠有破王敦之功而侃有威名於荆楚嶠既以王敦待之故其疑忌侃與庾亮同其推侃主盟特迫於一時之計而移檄遠近自專其事於末方及陶征西而與庾亮同列其輕之也甚矣侃之遭龔登而不即自下蓋亦以王敦為鑒恐為嶠所制及得嶠書惶懼窘迫仰命於侃其倍道而進或亦由此比至石頭侃遣庾亮守白石壘遣郗

鑒還守京口立三壘無不聽命而嶠獨與相抗侃之欲西歸亦有不樂嶠之意特以恐之故聞嶠言而亦置不答及破峻嶠即立行臺布告遠近號令百官吏云處分規畫一出於嶠乃嶠自專其功之辭耳侃之還鎮所謂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固其素志亦以避嶠也嶠以忠義著而公心大度則不及侃遠矣嶠之臨終與侃書史削不載而侃言藏之篋笥時時省視至於中夜撫膺臨飯酸噎弁以書上呈謂其死不忘忠追恨國恥獎臣戮力救濟危難是必深相崇重與前有大不同者而書不存故莫得而論也

又史所載梅陶語其云機神明鑒似魏武蓋言其材略其下即以武侯比之其言未為大失但假人非倫耳義仲辨之亦未盡也吳論謂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疑其有跋扈之心今考亮傳出舒嶠為外援脩石頭以備侃皆亮以私意疑侃於侃豪無所與而後欲起兵廢王導則又亮之誣辭若應詹之書則以侃勲名既盛相勉以忠義耳非有所疑吳氏之云皆未為當也朱子取其大意足以發明陶公之心迹而於小小有不暇論是以亦附及之

白田草堂存稿

卷四

十

論郭誼

甘露之變王涯賈餗諸人皆以無罪族其子孫逃走在昭義者為郭誼所殺且盡此天下所冤痛而李衛公乃降詔云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衛公不應顛倒至此此必有所甚不得已也當郭誼殺劉稹以降而并及王羽賈庠等羽庠非有兵權為誼所忌史亦不言其與誼素有嫌怨誼蓋以王賈宦官所仇嫉為此以快

宦官之忿而以求節鉞度宦官必有與之通者故誼望節鉞不至而曰必移他鎮絕不料己之及於誅也衛公既定計誅之又恐宦官之沮其事故特下此詔見羽等之死乃上所命而非誼之功誼與同黨皆就誅夷而又以及於其餘是不欲微露其意而亦鑒於朱克融王庭湊之禍其後昭義帖服皆歸其功於盧鈞而未必非衛公誅鋤強梗之力也竊因通鑑所書而論其事如此更當考之新舊唐史而詳訂之

白田草堂存稿

卷四

三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四終

後學喬元臣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五

寶應三懋竑予中甫著

雜著

讀史謾記

范雎以秦昭王之四十一年為相周赧王之四十九年也魏齊即以是年奔趙匿平原君所昭王四十二年秦誘執平原君魏齊與虞卿亡走魏後五年秦破趙長平則昭王之四十七年而赧王五十五年也雎傳所敘最為詳明考之虞卿傳則卿為趙計事皆在長平敗後與雎傳不合故古史疑魏齊死後虞卿復歸相趙史略不言耳然如所云則史窮愁著書之言亦無所當矣通鑑敘誘執平原君事於赧王之五十六年則與卿傳合然秦以赧王五十六年正月罷兵至九月復圍邯鄲此數月之中秦未必能誘平原君以來而平原君亦未必敢往且考異亦無他據其與古史所云亦未知孰是也姑記於此

長平之敗趙王與樓緩虞卿論事戰國策皆樓緩語史記虞卿傳以前為趙郝語後為樓緩語考其文義戰國策為順通鑑從史而前後刪削太多於意未盡竊謂當從戰國策

戰國策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未嘗即圍邯鄲史記秦本紀趙世家白起傳六國年表皆同獨戰國策前章有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此節說也下有既解邯鄲之圍趙王入秦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文義不屬而又明與章旨不合

其本有之注云脫制大以為事首今本無

按秦未嘗即國邯鄲趙王亦未嘗入秦此自戰國策之誤
史記虞卿傳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
秦此承戰國策之誤而未及正通鑑但云使趙郝約事於
秦而去邯鄲入朝二語通鑑是也

秦自誘執楚懷王天下視秦真如虎豹豺狼之不可懲通
故趙與秦會滏池廉頗請三十日不還立太子以絕秦望
其畏秦也如此况有長平敗後秦有滅趙之心趙王安敢
入朝於秦且既入朝又何以使趙郝約事於秦此必無之
理趙世家不言入朝而云趙王還不聽秦還字上無所承
蓋其誤也秦本紀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而不言趙獻
六城疑因虞卿之言而止此所謂不聽秦者而邯鄲之圍
亦以此史文多錯誤而尚有可考者考異亦不盡及也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五

二

蘇代主從約未嘗入秦史曰起傳韓趙使蘇代以厚幣說
秦相應侯據戰國策只云謂應侯曰不云蘇代之又戰國
策蘇子謂秦王言從之不可成不知何蘇子亦似非代屬
也策末言秦兵不出於境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皆虛辭
無實通鑑從史作蘇代而蘇子之云則略之

戰國策梁王魏嬰賜諸侯於范臺魯君避席擇言按嬰即
惠王嬰魯君以時考之當是共公此策猶有先王禮義之
道在戰國中為景星鳳皇之見矣魯雖微弱不振而先世
禮義之傳猶在亦不可不表而出之通鑑以其無所附而
削不載非也當補於魯共公薨之下

通鑑多載孔叢子語朱子考經刊誤後跋嘗辨其誤而綱
目仍通鑑之舊蓋未及正也綱目成於壬辰而刊誤之作

在丙午相距十有四年故前後所見不同朱子晚年嘗欲
更定綱目而未及其載於黃李二公所述者可考也

秦始皇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五年六國盡滅秦兵所至
如獵狐兔無敢當者惟楚為少用力至齊以四十餘年不
被兵而兵卒入臨淄莫之或格然則非秦之能滅六國六
國之自滅也其時李牧獨能與秦亢然使不死亦支持歲
月之間耳朱子謂天下之勢至此雖使聖賢復生未知何
以安之也通鑑以命魏斯趙藉韓度為諸侯周天子自壞
其紀綱而朱子以為昧於先幾故曰天下勢而已矣書曰
一日二日萬幾又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蓋
誠有見於此也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五

三

漢高帝嫚而侮人然於留侯不敢輕也稱之必曰子房尤
憚周昌後亦稱王陵四皓之來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
避逃我其重之如此然則高帝所嫚侮者叔孫通隨何輩
耳漢廷無一儒者所以不足啟高帝之敬畏也

高帝臨崩呂后問以蕭相國後何人可代帝歷舉曹參王
陵陳平周勃其時留侯見在而不及之何也豈其多病方
道引辟穀度其不久於世而不及之乎此事前人未有論
及之者

高帝崩呂后四日不發喪謀諸將以酈商而止通鑑以
其言為妄削不載然帝崩四日不發喪此必有故史所傳
非妄也陳平之在滎陽樊噲之在代以前後事連言之耳
灌嬰屯滎陽高帝紀嬰傳皆無其事僅見於陳平世家亦
不詳何時疑自破布歸即屯滎陽也史以無事故略之綱

資治通鑑補入

王陵以爭主諸呂高后遷之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卒其卒當在高后之七年也人臣之義以王陵為正而言不用即以病歸不復出亦得大臣之節通鑑僅云謝病免而刪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語似失其實當補入又當依絳侯例於高后七年補書帝太傅王陵卒周昌以伉直為高帝所憚其為趙王如意事謝病不朝三歲而卒雖不能全趙王然亦無負於高帝矣當與王陵同書而通鑑並謝病不朝亦削不書王陵謝病不朝七歲而卒漢書七作十誤也七歲則卒於高后之世若十歲則文帝之立久矣不應漫不及陵也七誤作十與汲黯傳同

白田草堂存稿卷五

四

史記惠帝崩呂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疆謂丞相曰云云是時王陵陳平為丞相漢書外戚傳謂丞相陳平若王陵必不聽其計也通鑑不載此事以高后病甚始令呂產呂祿居南北軍不應八年前已居南北軍也又此時呂釋之尚在呂祿未侯故疑其語非實而刪之案漢書無呂祿字荀紀作為將監南北軍事蓋此時周勃為太尉呂產以將監南北軍事未嘗專制至高后病甚始以南軍專屬之產祿而太尉不得入軍中主其兵但史所敘不詳耳綱目依史記補入此事呂氏權由此起故不可刪而仍從史記書將南北軍竊謂當從荀紀為是綱目留侯子子誅作孫書法謂此條通鑑於誅呂產祿及之不知通鑑所書乃後事非補敘前事也前人讀史毋多不詳當正之

高后元年正月除三族妖言令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則此本惠帝之意通鑑不載此詔是沒惠帝之美而反移之於高后也綱目依通鑑未及補

綱目凡例凡賢臣之卒特書前漢如賈誼董仲舒汲黯劉向皆不書卒疑缺文賈誼之卒在文帝十一年汲黯之卒在武帝元封二年劉向之卒在成帝綏和二年惟董仲舒史不載其卒之年無可考賈汲劉之卒通鑑皆不書綱目因之所當補入

汲黯傳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漢書七作十點以元狩五年出為淮陽太守至元鼎二年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元封二年卒史自元鼎二年計之故曰七年漢書通計

白田草堂存稿卷五

五

之故曰十年然以文義考之當從史或漢書七誤作十通鑑綱目皆從漢書

梁懷王薨無子則梁太傅亦罷矣諡後歲餘乃卒不知何官豈仍以梁太傅卒乎此不可考

通鑑於宣帝甘露二年書營平侯趙充國薨而神爵二年不書典屬國蘇武卒此缺文也綱目因之蘇武之節豈不得與營平比乎是亦所當補也

綱目正誤謂於漢文帝十一年補書絳侯周勃卒余因其語推之略舉數條通鑑創始為之義例繁多不無遺漏而綱目之作一依通鑑未及重脩此有待於後人之補正者也

梁王武使人殺袁盎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袁盎以

奉常使吳已以楚相罷免家居然不書故奉常者貶之紀據
傳書故平司錄地盜多計數其陳說雖切皆有所承迎如引
卻慎夫人坐以悅母后而於鄧通未嘗一言及之也阻梁
王之議亦順帝意而於臨江王未嘗一言及之也既以計
殺晁錯而使吳不疑吳王故厚遇盜其以誅錯報亦吳王
之所樂聞必無圍守欲殺之事特遣盜還報而盜自撰諸
妄語以幸脫其罪景帝既悔殺錯則當誅盜而卒賴竇嬰
之力免於誅而仍為楚相盜已罷免疑不過因魏其以成
其議史言大臣及盜等則盜必昌言之以專其功故及於
禍此亦天也綱目不書故官蓋亦貶之書法謂不書官為
薄梁罪又謂不以失刑病帝支離之甚可笑也

賁盜諫趙談參乘本為正論而史載袁種語於前則其所
白田草堂存稿卷五

六

由有不然者贊謂其善傳會蓋窺其微矣又史謂好聲矜
賢竟以名敗則蓋昌言之自專其功尤為切證也
孔臧為太常見於百官表而辭御史大夫則漢史無其事
至言禮賜如三公武帝時無有三公止丞相御史大夫耳
其語之妄自明朱子孝經刊誤跋語中曾辨之以通鑑為
誤而綱目不之削者門人所編未及更定也
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奏罷滄海郡予之心請罷西南夷
而專奉朔方弘雖希世然此舉亦不為無益矣故節取之
賜淮陽王几杖無朝賜衡山王賜書不朝毋朝不朝一也
各從其本文爾賜吳王漢几杖不朝通鑑敘於吳楚反時
而前則缺故綱目亦缺不書書法曲說穿鑿非綱目意也
下條侯獄治渭陽五帝廟遺詔短喪皆直書之獨以賜吳

王几杖為文帝諱乎無理曲說此為甚矣
酷吏張湯王溫舒皆書有罪自殺義縱亦酷吏也而書殺
不去其官蓋不以其罪殺之也縱以楊可告緡為亂民捕
其為可使者此一事有直臣之節足以贖其罪矣故書殺
而不去其官

酷吏鄧都為禍首然有忠直節非他酷吏比其殺之不以
罪乃太后意非景帝意也故略之

公孫弘以希世取相位而其議卜式及郭解兩事有大臣
之風卜式本末無足言者而京弘羊一語致堂亦節取之
則弘語未可略也通鑑於議卜式語不載綱目補書之當
矣

卜式為入本末無足言者其以家財輸邊以致告緡之令
白田草堂存稿卷五

七

毒徧天下史特載其京弘羊一語以結正弘羊之罪非有
取於式也公孫弘雖以希世取相位然與卜懸絕矣班氏
謂公孫弘卜式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比而言之蓋失
其實至擬之飯牛版築則弘且不敢當況式乎又云質直
則汲黯卜式黯乃與式為伍其顛倒何至於此而世未有
言其非者使卜式之罪不大白於天下後世則班氏之過
也
桑弘羊子遷事皆出杜延年傳延年傳少府徐仁廷尉王
平皆論棄市百官表少府徐仁自殺廷尉王平棄市通鑑
平與左馮翊賈勝胡皆要斬與漢書不合當別有據綱目
書廷尉王平要斬依通鑑而賈勝胡以不知所坐故略之
綱目書少府徐仁自殺廷尉王平要斬蓋深譏之是時霍

光專政議不在昭帝也光以私意枉殺大臣則夷滅之而不獨顯禹雲山之罪而亦光有以致之矣愚謂當從漢書作廷尉王平棄市

又漢書霍光傳任宣言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異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則李种賈勝胡與王平徐仁非一事也通鑑或別有據然入賈勝胡於此語無所承却未分明

通鑑宣帝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綱目因之考證以爲誤當刪此九字考證是也按漢書昌邑王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宣帝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已而即位皇太后歸長樂宮元帝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帝紀所載分明可考惟外戚上官后傳宣帝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白田草堂存稿卷五

八

此因上有立宣帝字傳寫之訛遂誤以元爲宣非外戚傳之本然也通鑑據外戚傳故於此增入九字而於元帝即位又書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前後違錯其誤亦自分明劉氏漢書刊誤既不之及胡注亦略不言惟考證能辨之而未詳其致誤之由至考異反謂元帝即位再書尊皇太后爲重出義文是并漢書而未之見也合以考證爲正漢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此家人子非宣帝之宮人也唐詔立武才人以政君爲此此文飾之辭不可以欺兒童者而考異乃以爲據謂常先書以宣帝宮人爲婉好章句之儒不曉大義至於如此所當痛斥者也

蕭望之爲御史大夫左遷太子太傅又爲前將軍錄尚書

事免爲庶人復賜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官已見前又不可書故官故止書蕭望之自殺非削之也又堪卒二字提要有之今綱目刊本漏其與張猛皆不書官亦以官已見上非削之也望之堪皆爲元帝傳雖昧於不可則止之義然與貪慕爵位者異矣綱目不應盡削其官蓋本於官已見之例而書法發明妄爲之說此非綱目意也

劉向以得淮南枕中鴻寶苑秘書鑄黃金幾死及對成帝猶謂甘泉汾陰雍五時當復通人之蔽至於加此向之賢而此一事則不及谷永遠矣

元后傳成帝發怒責問王商立根等此恐出王音意王氏惟音爲脩整商立根等奢侈放縱音所不能制故言於帝以此恐之耳使出成帝縱使不誅音卒後必不委商根以

白田草堂存稿卷五

九

政事矣帝故昏弱必不爲此也

許后爲王氏所忌卒廢殺之以許氏尊盛日久恐爲所間趙后起微賤故不之忌趙后姊弟之狂亂什倍於許后而恣行自若張放淳于長之寵皆白罷遣之而於趙后姊弟未嘗問也暫推谷永再言之而不聽即止班氏云趙氏內亂外家擅朝蓋由趙氏內亂而後外家擅朝也

谷永對策言納宜子婦人毋避當字此必王鳳欲進其小妻弟張美人故永預言之以爲張本建始四年距陽朔元年僅五年必鳳於谷永對後進之也如淳謂永爲鳳洗前過則非是而此論實爲鳳言仲鴻論亦非也

王商以永始四年十一月庚申罷賜令安車駟馬次辛止月壬戌復位相距僅六十二日其免其復皆自爲之與成

帝無與也胡注商去年免今復位而不著其相距之近似失之

龔勝節義彪炳天壤而書法發明僅以為別於莽臣之書死者其可笑如此

莽始建國四年大司馬甄邯死綱目不書此缺文王舜甄邯同為莽大臣王舜書死而甄邯不書非其例也邯孔光女壻於甄豐不知何屬豐之誅不及於邯疑非近族也太皇太后王氏崩此如春秋公在乾侯之例不書新室文子不予莽之改也以漢之太皇太后而崩於莽之始建國五年莽之篡元后實成之雖有不忘漢之心然亦末矣所謂不待貶絕而其義自著者也以為予之誤矣

更始為新市平林所立略與盆子同雖能遣將討莽而以白田草堂存稿卷五

卷五

十

疑忌殺伯升光武亦幾不免又卒於破敗而降赤眉故綱目直以元書之不成之為君也孺子嬰為王莽所立後方望以之稱帝其為更始所殺綱目以擊斬書之孺子嬰且然又何疑於更始乎吕后立恒山王義文帝殺之綱目書誅此可以得綱目之權衡矣

通鑑建武十九年上行幸南陽進幸南頓復南頓田租一歲復增一歲范書復南頓田租歲上無一字劉注謂當作五歲史缺文也先復五歲後增一歲共六歲後二十年復濟陽六歲顯宗復元氏六歲皆依此例案下父老言願給復十年若止一歲不應遠請十年劉注是也胡注亦不及此綱目復南頓田租二歲此因通鑑而誤

陳壽志苟或以憂卒通鑑從范書孫盛魏晉春秋書飲藥

而卒以為或之死魏武隱其誅不書飲藥而卒後世人君將謂隱誅可得而行至綱目則直書曰自殺以此例之翟方進之死成帝亦隱其誅當正名之曰自殺而今綱目高卒亦從通鑑蓋未及正也

司馬懿密謀誅曹爽本以傾魏喪誅而篡奪之形成矣於此當嚴其詞綱目一依通鑑其辭有未盡者宜書曰魏主芳謁高平陵曹爽等從司馬懿舉兵矯太后令閉城門分據諸營奏免爽等官遂殺爽何晏等并桓範皆夷其族懿自為丞相加九錫復辭不受凡例曰凡書篡國隨事異文而尤謹其始以此推之今綱目所書尚未為定論也至懿自為丞相則提要已明綱目刊本偶誤耳書法以懿為知節真可為夢語矣

白田草堂存稿卷五

十一

魏志餘論

通鑑曹爽用何晏丁謐鄧颺之計遷太后於永寧宮胡三省注據陳壽志太后稱永寧宮非遷也意者晉諸臣欲增曹爽之惡故以遷字加之按陳志文德郭皇后稱永安宮明元郭皇后稱永寧宮其例正同郭后傳既不言遷曹爽傳亦不之及司馬懿奏事稱永寧宮皇太后令亦無偏遷之文則胡注是也通鑑用魏略晉書宣帝紀五行志語而未考其實綱目因之當依胡注改正魏略丁謐傳奏使太后出居別宮皆謐之計晉書宣帝紀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五行志爽遷太后於永寧宮帝與太后涕泣而別案魏畧止言丁謐而宣帝紀增何晏鄧颺以其同黨故耳五行志又誤以齊王廢時事以附益

之恐皆非其實當以陳壽志為正

將濟高柔孫禮王觀皆魏之大臣激於曹爽之專政而輔司馬懿以誅爽與誅懿專政而篡弑之形成矣濟蓋深悔之故發病而沒于寶晉紀謂病其言之失信未盡然也孫禮逾年亦卒高柔王觀以老壽在朝高官厚祿與懿師昭相終始其視齊王之廢高貴鄉公之弑漢然無所動於心絕以春秋之義其能免於黨惡之誅乎齊王之廢高貴鄉公之弑漢然無所動於心濟公之執柔與司馬懿司馬懿之名與而高貴鄉公常道鄉公之立柔觀皆進爵增封邑祿特無所與而已也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五

十二

則非臣所率蓋自明其非懿之黨而於爽之誅力言曹真之勲不可無後則猶能與懿異也懿誅爽後篡奪之勢已成濟固知之而力不能制故不三月發病而卒考其始末與孫禮高柔王觀不同而為魏史者皆晉人未能辨明其事宜表而出之

高柔以黃初四年為廷尉在位二十三年轉太常旬月遷司空又徙司徒考其時在正始六年後正曹爽執政之日也懿誅爽時以柔行大將軍據爽營是與懿同謀者自是遂為司馬用矣柔在文帝明帝時以直諫顯名至曹爽執政乃默無一語而迄與懿同謀殺之前後較若兩人當懿誅爽時柔已七十有六矣柔卒於景元四年正始九年柔年七十六歲使年七十一餘而死不當為魏之名臣耶陳壽評其保官二十年

元老終位蓋深譏之八固有不幸而不死者如高柔是也王觀名位次於高柔而終始於司馬略同孫禮以亮直稱而以爭界之事為爽所黜遂為懿畫誅爽之策其後入為司隸校尉遷司空封亭侯凡歷二載史不著其一語虛毓亦有名稱而與爽不協以司隸校尉治晏等獄蓋皆為懿用矣懿之篡魏劉放孫資導之於前而高柔王觀孫禮盧毓與傅瑗助之於後俱有力焉不獨賈充陳騫之儔也余是以詳著之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五

十三

自爽出無功晏等乃有猜防之意六年以義領中軍中堅營七年與懿異議八年五月懿謝病蓋已定誅爽之計特以稔其惡而斃之耳懿受文帝遺詔輔政已有不臣之心東舍孟達西拒諸葛威名甚盛迨遼東之役大肆誅殺藉以服眾爽之愚驕晏等之浮華夫豈其敵懿蓋玩之於股掌之上而猶遲而後發誅爽之後自為丞相加九錫儼然以操自居而俛仰之閒國祚已移矣即使爽用桓範言奉天子詣許昌不過稍延月日之期終必為懿禽滅蓋懿之陰謀已久威勢已成內外諸臣皆為之用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晉書景懷夏侯后傳明帝時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

之青龍二年遂以鳩崩此因舊史必有所據而通鑑以爲非實其指未可詳也

懿既擁兵而子師爲中領軍亦執兵柄其誅與也師勒兵鎮遏中外陰養死士三千人一朝而集昭亦率衆衛宮此直舉兵稱亂伺間以取人之國而以誅與爲名耳當文帝明帝時君之失政多矣懿受腹心之託膺社稷之重豈不聞一言之諫爭而且陰結劉放孫資以爲內主卒以傾魏陳矯之對明帝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蓋亦知其有不臣之心矣通鑑所云似未然也

劉放孫資排燕王宇曹肇而薦曹爽司馬懿卒以亡魏而放資復爲中書監令凡八年至九年春始遜位是則曹馬之隙已成八年懿始謝病而放資即以次年遜位蓋預知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五

西

其謀而又逆料爽之非懿敵矣爽死後復以孫資爲中書令則放資之黨於司馬可見也

高貴鄉公之弒無能有所匡正僅流涕痛哭而已且父子

尊官厚祿榮寵終其身未嘗有所辭讓以云魏之純臣其

無愧乎梁之朱全昱亦然然全昱田野之人不知書其不

能辭爵宜也君子於字不能無惜焉綱目書官書爵蓋節

取之與王祥同也晉書司馬順宣帝弟通之子初封晉陽

亭侯武帝受禪順歎曰事異唐虞而假爲禪名遂悲泣由

是廢點順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以字視之遠不逮

矣按史言子以尊屬師昭不敵偏之順亦武帝之從叔父也武帝寬厚又非師昭比其得衆必更有他語不第以史弗詳耳

曹爽傳桓範不應太后召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策必不能用範計于寶晉紀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智則智矣驚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晉書宣帝紀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驚馬戀短豆必不能用也與晉紀互異以陳志考之疑以晉書爲是懿以太后令召濟叔之與同屯洛水浮橋濟非爲懿用者而爽之惡聞懿固久知之矣不待濟言也通鑑從晉紀考異亦無他證

曹爽爲大將軍司馬懿爲太尉太尉在大將軍之下轉爲太傅則在大將軍之上矣陳志所云以宣王年德俱高恒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五

主

父事之不敢專行此正其實而外以名號尊之欲使尚書奏事由己此特晉人之辭耳何晏鄧颺素與司馬師昭互相稱譽其進用亦未必盡出爽意也其後權勢相軋始相疑貳故陳志敘其事於五年後接於八年宣王謝病不與

政晉書宣帝紀八年帝於是與爽有隙則前此固未嘗異也何晏鄧颺爲尚書司馬字爲尚書令爽弟羲爲中領軍

懿子師亦爲中領軍爽弟彥爲散騎常侍懿子昭亦爲散

騎常侍固相參用爽非能專制者懿之伎狠爽晏輩自在

其掌握之中然使其轉太傅時已有專制之意懿豈不覺

之宣遲至十年而後發乎

始奏改大將軍在太傅下

太尉官有尊卑而職位不異其答詔劉放孫資爲之乃

奏事由己者恐未必能

桓範與曹爽僅鄉里之舊其赴爽也蓋逆知懿之必篡魏矣而不能識爽之無成何也然人臣之義當以桓範為正範初出即曰太傅謀逆謂爽等曰坐汝族滅被收曰我亦義士前後語自分明懿以太后詔召範乃矯詔也矯詔豈可從乎懿勒兵先據武庫師屯司馬門直舉兵稱亂耳其遣高柔據爽營王觀據義營必同謀之非倉卒間事也既以王觀行中領軍何復以中領軍召範此直脅之使隨已同屯洛水耳範之出也司農諸吏皆止之不聽非僅聽兒子言者其見懿叩頭不知有無然範嘗曰我寧作卿向三公長跪則平時見懿當拜亦非為畏死而叩頭也懿收張當考問又令司蕃自首皆以大逆誅滅之魏書晉臣所作不敢盡其辭而微見其意通鑑多因舊史綱目分注亦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五

七

未及改正是不待於後人也以太后詔當云矯太后詔黃門張當奏當云懿使廷尉誅奏當與陳謀為逆通鑑所叙亦自分明但未直載說故耳蔣濟桓範皆魏之大臣非懿黨也幸則為蔣濟不幸則為桓範必無自全之理矣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魯芝楊綜之不死而反遷官此以安朝臣之心所謂盜亦有道者既滅晏等之族又遷芝等之官慶賞刑威皆其所專擅矣芝綜不能辭官而反為懿用此其人絕無足取竊謂此事可削不書高柔行大將軍據爽營王觀行中領軍據義營此起兵時事爽罷免後柔仍為司徒觀仍為太僕觀傳復為尚書是自太僕為尚書也兩營兵不知何屬豈懿自領之與師後為衛將軍抑師領之與魏晉書皆無考

何晏鄧颺丁謐李勝當懿起兵時不知何在若在外從行史無一語及之自是不從行也素為爽黨至此乃坐視以圖倖免其視桓範遠不逮矣晏等浮華相扇憑藉權勢惟以割分產業因緣求欲為事晏謐颺為尚書執司隸校尉勝河南尹皆未為要職而懿父子擁兵其視晏等前几上肉耳一日變起束手相視俱就死地亦非不欲為爽謀也蔣濟素有重望不在陳羣之下其諫明帝信任近臣也則不合於劉放孫資其諫何晏等變亂制度也則不合於曹爽而於曹爽之誅夷為言曹真不可無後則不合於司馬懿此為能自立者特以身為太尉於曹馬之隙知亂之將起而不能辭位以去以致為懿所脅不能自免此為失耳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五

七

然視高柔王觀孫禮則已遠矣通鑑於桓範之事從晉紀以懿言為濟言而又削表不載又不載濟爭曹真語似以濟為合於懿者而著其失言於爽發病而卒於是濟之始末不得以明而幾與高柔孫禮之徒同類而棄之也詳濟之始末不與高柔王觀同而桓範之死亦不與何晏鄧颺同綱目多因通鑑於此未及詳定也晉書宣帝紀收曹之勳勞不宜絕祀故以熙為後按正始十年四月己丑改元嘉平丙子蔣濟卒而陳志云嘉平中紹功臣世討其族孫熙奉真後則非以濟言也當從晉書綱目於魏臣書卒者三人徐邈高堂隆陳羣而管寧為變例其他一切削之然如楊阜之直諫似當附書而所書既略情節頗有未詳而高柔王觀等之變節逆黨其罪亦不著矣後之君子所宜詳考也

王祥以至孝稱而濡跡於魏晉之際不能去位與吳之孟

宗同君子不能無惜焉綱目於王祥書卒蓋節取之

高堂隆之卒傳不著其年通鑑附善於景初二年綱目之建興十三年

綱目因而書之楊阜之卒傳亦不著其年通鑑不書故

竊謂宜附書其後隆等皆卒則隆未必卒於景初二年

蜀志餘論

陳志曹公征荊州劉琮迎降諸葛亮勸攻琮荊州可有先

主曰吾不忍也夫跨有荊益乃隆中之本計而以當日事

勢揆之恐諸葛公未必出此是時曹操已在宛軍勢甚盛

先主以羈旅之衆乘隙以攻人之國縱琮可取操其可禦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五

六

乎先主之欲南據江陵人衆數萬操以五千騎追之不戰

而敗至婁妻子而走其不能拒操也決矣孔衍漢魏春秋

或說備劫劉琮得荊州人士南據江陵而不言諸葛公之

計其語為是通鑑盡載其語而不從陳志然參用陳志二

語謂攻劉琮荊州可有據孔衍書或說乃叔劉琮得荊州

人士南據江陵耳非攻琮遂能奄有荊州也朱子論此謂

先主不攻劉琮而取劉璋為經權俱失先主之取劉璋自

非是乃出於不得已之計若不攻劉琮則固未為失也此

亦朱子未定之論耳

吳志餘論

潘濬傳劉備領荊州以濬為治中從事備入蜀典蜀州事

孫權殺關羽并荊土拜濬輔軍中郎特授以兵楊戲季漢

諸臣贊列濬於麋芳傅士仁郝普陳注濬亦與關羽不協

孫權襲羽遂入吳按濬為昭烈治中又典留州事職任蓋

不輕矣與士仁共守公安士仁之叛降濬豈得不知之自

典留州事而聽其迎降可乎即如江表傳所言亦僅稱疾

不見而已及權慰勞之遽下地拜謝更為權用且樊仙以

武陵郡從事誘導諸夷圖以武陵附備為不失舊臣之義

而濬自請兵往斬平之此豈有人心者與樂毅所云終身

不敢謀趙之徒諫迴乎異矣故濬當與麋芳傅士仁同戲

之譏貶自不為過通鑑盡載江表傳語而削陳志注與關

羽不協之云其事遂不著故附論之

通鑑景初二年冬十月太常潘濬卒吳主以鎮南將軍呂

岱代濬綱目書冬十月吳遣將軍呂岱鎮武昌而不書濬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五

九

卒代濬蓋削之也太和五年吳主假太常潘濬節督軍討

五溪蠻綱目書吳遣潘濬擊五溪蠻不書官亦貶之

魯肅首建議拒操周瑜與之同而肅欲與昭烈協力瑜

則少異瑜卒肅勸權借荊州至呂蒙直欲圖取關羽蓋與

肅以矣瑜薦肅自代而肅不薦蒙自代也肅卒代者自在

呂蒙而權更用嚴峻峻書生不開軍旅固辭然後以授蒙

蓋或肅之遺意抑欲以誤羽也肅卒時年四十六使肅不

死則樊圍必無後患而操可威北方可圖曹丕不敢稱帝

矣故諸葛表曰吳更違盟關羽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

其事勢如此亦天為之也綱目書冬十月呂蒙襲取江

陵十二月蒙卒而削其官蓋快之也

孫權所用皆智謀勇力之士陸口重地不當以付嚴峻此

必肅舉峻以自代肅之意欲協和吳劉以拒操而不用呂蒙之計也權雖用其言而意實不在峻峻亦知之故力辭而卒以授呂蒙史謂衆嘉峻之能以實讓蓋以肅之薦峻為非是乃諱之而不著其語此其情事曲折雖於諸史略無所見而千百載後猶可以意度之也

孫策創業江東自藉攻戰之力而於張昭張紘虞翻俱待以師友之禮委而用之所謂爪牙信布腹心良平不專以武力也至權時張昭張紘雖見尊禮而不復任用昭且幾不免而翻竟以竄死惟顧雍潘濬輩從容諷議得安其位陸遜有大功而以數直諫憤恚而卒周瑜魯肅幸以早死甘寧周泰輩以視策萬萬不逮矣其保有江東者以有呂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五

二十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五終

後學喬光傳校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六

寶應王懋竑子中甫著

雜著

恭記 聖祖仁皇帝丙午

聖祖仁皇帝秋審獄囚有以刃刺人股致死而抵法者聖祖曰刺股尚非致命傷此可寬也大學士吳正治對曰當念死者之無辜 聖祖曰朕非直欲赦之當可議緩決耳竊謂 聖祖惻隱不忍之心而吳公之對則真大臣之言也

聖祖嘗問翰林侍讀學士崔蔚林曰朱子之格物王陽明之格物二者孰是對曰朱子不是王陽明亦不是 聖祖作色曰然則汝說轉是耶未幾罷職 聖祖之學專主朱

白田草堂存稿

卷六

一

子其術道甚嚴而承學諸臣不能推闡 聖訓輒以己意淆亂其間而纂輯諸公率多陽合陰離疑誤學者後來當以 聖祖之意釐正之

此兩條皆得之吾邑侍讀喬公

曾大父泰和公炳燭編跋

余家讀書為學自曾大父泰和公始泰和公與劉職方公練江同時少後而以喬侍御公聖存為姊夫故其淵源略有承接生平不為文字講解而篤實力行一以忠厚退讓自守雖與侍御公出處不同而其大概相似也懋竑少時訪求遺集不可得見僅於故匱中得四書稿三首數紙大父訓導公題其上云片紙隻字毋使遺洩父時已不可多得矣今年夏四月從弟懋綱忽以

子書炳燭編見示云待之廢書中再拜捧玩不勝驚喜炳燭編者蓋取師曠語是時曾大父年已七十矣細書累幅字畫端謹凡二百餘行無一筆懈散所抄多呂新吾先生呻吟錄中語皆切近可行不為虛渺之談仰見前人老而好學進德不倦之實功而所以啟佑後人者至矣此真吾家寶玉大弓之傳而子孫當世世守之者也抑懋竑又有感焉自泰和公以及懋竑蓋四世矣康熙中喬侍讀公畫川脩邑志作泰和公傳云吾邑書香之盛未有過王氏者識者卜其後之必昌後叔父脩撰公大魁天下果符其言十餘年來亦漸不如前矣而世傳之緒轉以陵替今此卷出於廢棄之餘意者曾大父在天之靈默有以啟佑後人者庶幾讀書為學忠厚退讓之傳其復振乎此懋竑之愧

白田草堂存稿

卷六

二

倦所望於後來者蓋不徒以科名之盛而又別有在也因敬書其後而以其卷歸之懋綱弟俾謹藏之時出與家子弟共觀焉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尚其念之哉尚其念之哉乾隆庚申十月朔會孫文林即翰林院編脩懋竑謹記

記邵氏聞見錄語

邵氏聞見錄記明道先生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相矣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又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竊謂此乃邵氏因明道論新法之語而附會之非明道語也蓋王荆公之高志厲行文章議論本與諸君子合其得君行道固將以濟世安民特以所學不正又以狠

復自用故明道欲優游委曲待其自悟而改之是以有新法之行亦吾黨激成之語然又曰此自思則如此今日計大氣誠當特欲一二人動之譬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誠可笑也亦自見其難以轉移之意矣若蔡確章惇輩乃小人之雄豈可以荆公為比而與之共政薰蕕不同器君子小人必不能以相合與之共政事事皆可以掣吾之肘稍久則乘間抵隙司馬諸公且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何轉移之有哉倘哲宗僅一中主其昏謬不至若是之甚則必無元符紹聖之事而衣冠之禍可以不作且是時哲宗方幼紹述之事未明明道何能預知之夫士君子居所為之地乘得為之時惟問其事之當為與不當為而不必論其事之濟與不濟至於禍患尤非所恤以韓

白田草堂存稿

卷六

三

魏公寧可預憂其不濟遂輟不為之語及溫公天若祐宋必無此事之語推之則後來之禍固君子所不懼也哲宗雖以紹述為名而其實乃有恨於宣仁故盡反其所為而并及宣仁所用之人章蔡因其機肆行報復誅流竄殛以快其忿其於君德朝政國計民生一切不問凶德參會君臣上下各逞其欲以馴至靖康之變所謂天實為之當宣仁未哲宗失德已著呂范諸公不深惟社稷之計廣引正人為之輔弼屏除姦黨絕其萌芽而乃以調停為區區自全之策卒之潰敗決裂不可收拾雖非盡呂范諸公之過而亦有以致之論者不此之咎而反追咎溫公申公不與小人共政豈不誤之甚哉程氏遺書及淵源錄皆載邵氏所記文集中答張呂二先生書亦有及此者疑皆未定之

論也邵氏言至今四十年而言益驗則固記於四十年之後而諸門人所錄略無及此者其非明道本語無疑而猶未取定也姑記於此以俟後之君子考焉

元祐時行道者僅一蔡新州確若呂惠卿章惇蔡卞輩皆布在列郡未有毫毛之傷但以退休散地怨入骨髓元符紹聖間乃力為報復必欲置元祐諸公於死地其伎恨如此是後羣奸相繼根據盤互并為一黨歷數十年牢不可破竊恐周孔復生亦無能變化之理張呂二先生蓋有疑於此而胡氏所記尹氏亦疑此語則前輩多已及之而答張呂書所云自是一時所見而非其終身之定論也

書在甲午

語類百三十卷有廖德明葉賀孫錄兩條廖錄在癸巳後

白田草堂存稿卷六

四

與張呂書同葉錄在辛亥後其語則大異雖不明言非明道語而斷以君子小人不可共政又引舜去四凶孔子去少正卯為此則非復廖錄之舉例矣又百二十三卷葉錄云溫公直有旋乾轉坤之功此心可以質天地通神明豈容易及後來呂微仲范堯夫用調停之說並用小人所以成後來之禍今人不歸咎於調停反歸咎於元祐之政若真見得君子小人不可雜處如何要委曲遮護得此條尤說得盡愈可證答張呂書之非定論矣又按百三十卷鄭可學錄問明道共政之說亦是權曰是權若如所說縱不十分好亦不至如他日之甚此亦在辛亥後恐是偶然答問之辭或記者之誤當以葉錄為正也

文集辛亥與留丞相書言元祐九年之間點明步明培固

根本其效見於靖康建炎之際民到於今賴之又言元祐之失在於分別之不精而不可以為己甚至其後書又力言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則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雖舉朝皆君子而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際抵巇皆足以為吾患況在侍從之列丞弼之任乎其言至為深痛雖不及元祐時事而其大旨與答張呂書則迥異矣而葉錄以與留書考之尤為明據范淳夫唐鑑言有治人無治法朱子嘗鄙其論以為苟簡而晚年作社倉記則亟稱之以為不易之論而自述前言之誤蓋其經歷已多故前後所言有不同者讀者宜詳考焉未可執其一說以為定也

答張敬夫書有伯恭不憚下問之語此在嚴州時伯恭以

白田草堂存稿卷六

五

己丑十月至嚴州而朱子以九月丁母憂歲內不得有書其在庚寅無疑也答呂伯恭書有見外書胡氏所記之語外書成於癸巳故當在癸巳後而呂集敘論淵源於戊戌非是或云在甲午七月後其云大抵自庚寅至甲午僅五年故答張呂書所見略同皆一時未定之論耳

書杜北征詩後

隱居詩話曰唐人詠馬嵬事多矣世所傳者劉禹錫曰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妖姬白居易曰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叛偏迫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豈恃不曉文章體裁抑亦造語蠢拙失臣子事君之體老杜則不然其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褒貶褒中自誅褒姒乃見明皇鑒夏殷之敗畏天悔

禍賜妃子以死官軍何與焉今按此論直不曉文義而妄為之說不獨老杜笑之即劉白亦笑之矣以褒妲比楊妃則明皇為何等主而歸其功於陳將軍詞句雖略而指意明白蓋有過於劉白之所言是豈明皇鑒於夏殷之敗而自誅之者古人文字元無忌諱唐世詩人尚有一雅怨誹之遺而猥以末世諧媚心腸妄為測量使古人之指意晦昧而不白於後世可歎也昔石湖范氏議元次山中興頌為不合頌體其自述云恰逢健筆剛題破從此磨崖不足碑而朱子直以諂子目之至今為笑魏泰所論與之不同也

劉白直敘其事其詞迫其情危使後世讀之為之悚然色變足為千古之殷鑒而老杜洞觀於興廢存亡之故以為白田草堂存稿卷六

卷六

六

不誅國忠不誅貴妃必不能成中興之功其識又遠出劉白之上矣故曰姦臣竟菹醢同惡隨蕩折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伏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此言中興之功由於誅國忠貴妃而國忠貴妃之誅則皆陳將軍之力而以管仲比之其詞慷慨壯烈所以謂之詩史也昔黃涪翁論北征南山詩以詞語論則南山勝若書一代之事與國風雅頌相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亦可此在古人已有定論而竊怪注杜者之不引此而反載魏泰之妄語也

論語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此為證父攘羊言之言斷不可證父之事耳非謂改易事實顛倒是非為親飾辭怙過也書不諱腹鯨事獨不為舜禹計若以為尊親諱例之也

夏之臣子當蒙首惡之誅矣詩無魯風而載驅之詩則錄於齊夫子獨不為魯諱而刪之乎春秋隱公閔公不書弑此魯無南史董狐之筆為時君諱爾夫子因而不革而不地不葬已見其實至如夫人孫子齊夫人孫子邾夫人數會齊侯皆國之大惡而會不為諱他如納郕鼎丹楹刻桷閏月不告朔公四不視朔之類皆直書之未嘗諱也唐太宗謂褚遂良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乎對曰臣職司載筆不敢不記劉洎曰藉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此正得古人臣之義後世不知此而徒舉為尊親諱之說所以人臣少有擬議輒加以誹謗先朝之罪而元符紹聖之禍歷千載而不息也司馬遷作史記不虛美不隱惡自劉向揚雄皆以為實錄而王允以為諂書俗儒之論往往如此故白田草堂存稿卷六

卷六

七

因魏泰論詩語而附及之未知後之君子以為何如也玉山講義考

按果齋李氏所云晚年始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蓋指此數書而言以今考之皆發明性善之指說出地頭名目如韓子原性人之所以為性者五人之所以為情者七之例非有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意若呂熹所記自是記錄之誤故并載諸書而附呂錄使後之讀者有考焉

毛山講義程瑛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日當體會何者為仁何者為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用力處

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為後世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性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機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

白田草堂存稿

卷六

八

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由脉不相淆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各自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止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

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是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於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閒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

白田草堂存稿

卷六

九

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耳夫子所以賢於堯舜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先生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適固己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猶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昏濁清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

則為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為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慾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為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為而其性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為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為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欲復天理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與性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可

白田草堂存稿

卷六

十

與進善之萌芽也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可必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乎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不眩則厥疾不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為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為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工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遺故纔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却亦不是判然

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至崇禮蓋道之為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尊德性以全其大又須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敦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則皆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為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時時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有闕處矣按此說是因問者言孔孟之言同異而發明性之所有仁義禮智四者即孟子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之意只是講明道理地頭名目而其歸宿處在日用之間行者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數語非是教人回頭轉腦向自己心中識認四者模樣也故其後又曰須更在自己分

白田草堂存稿

卷六

十一

上實下工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又曰識得性善則知堯舜之聖不是強為識得堯舜做處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則豈徒向心中認取四者之謂耶又後云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工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也然尊德性便有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為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其歸宿處只在於此亦可謂明白而無疑矣答陳器之林德久兩書亦只發明前段之意而於下工夫處却未之及至呂肅所記則直以識認得裏面物事模樣作工夫且謂敬是第二節事明與玉山講義相背此記錄之誤不可以不辨也

答陳器之書云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

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
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
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並起往
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
曰渾然全體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
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
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閒架不
是籠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
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
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
其中閒眾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
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

白田草堂存稿 卷六

十一

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
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
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
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
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
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
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
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
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
之言性善蓋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
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個對立底闕鍵蓋仁仁
也而禮則仁之著也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

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
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於四者之中
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
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
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
收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
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
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
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又有終始之義焉則
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

白田草堂存稿 卷六

十三

但分別出為是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
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
所非是終始萬物之義故元為四端而智則能成始能成
終猶元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
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閒乃萬
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閒程子所謂動靜無端
陰陽無始者此也

按此因玉山講義而發明之其言尤詳所謂渾然全體
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若
此蓋是理之可驗依然就他發處驗得使其本無是理
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知其
必有是理於內然則孟子之謂性善亦溯其情而逆知

之如此發揮明白只說道理地頭名目如此非教人於此做工夫也做工夫處玉山講義已明言之此因問者未之及故不復道耳若如呂熹所記要識認得四者是甚模樣物事則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與林德久書皆無此語試循其說而求之四者是甚模樣物事各於心中分別出來真所謂沒世窮年而不可得矣又四者各有模樣物事仁義對立則又有二者模樣物事仁包四端則又有一箇模樣物事智能成始成終則又有一箇模樣物事一心之中紛亂已甚迷惑賢閥不可爬梳雖禪家之庭前柏樹子毛布衫鎮州大蘿蔔亦不至如是之輾轉也李公晦所云晚年始頗指示本體令深思而自得之蓋由不細考此數書之意而為呂錄

白田草堂存稿

卷六

古

所誤不知朱子之意只孟子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只此一語可了無此等說數也昔朱子嘗言黃太史灑落之語延平先生拈出特令學者識得箇深造自得氣象以考所得之淺深不意一再傳後其獎乃至於此則公晦輩誤認話頭之獎朱子早已引斥之矣

答林德久書云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前為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都為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

見說四者為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着了也須知性之為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據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莫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白田草堂存稿

卷六

古

所可據可摩既云識得意思情狀似有界限即云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纔下一語便即掃去正恐人錯認話頭故又云此處極難言故孟子只於發處言之又曰本體無著莫處只可於用處看其語自是分明是說地頭名目如此如中庸說率性之謂道不是教人回頭轉腦於心中識取四者分別界限如呂熹所記云云也呂熹所記則是實有此四塊磊塊在心中而又實有牆壁遮攔分別處矣後答林書又云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行之性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此又因有疑於界限之說而答之只是發明非是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有四者出來之意與呂熹所記自不同也

答方賓王書云蓋人之性皆出於天而天之氣化必以五行爲用故仁義禮智信之性即水火木金土之理也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有主獨土無位而爲四行之實故信亦無位而爲四德之實也仁義禮智同出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恭敬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情也心則統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辯而不害其同脉絡貫通而不害其別庶乎其得之矣

白田草堂存稿 卷六

六

此書在己酉其分別性情體用最爲明了玉山講義盡本於此而加詳耳皆是講明道理欲學者識得仁義禮智爲性之德而仁之貫四端則又推言之而非如呂熹所記體認甚底模樣物事之云也四者各是模樣物事而仁之貫四端智之成始成終又是甚底模樣物事耶學者觀於此亦可以曉然矣故附載焉

答或人云孟子語四端只欲人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不可勝用不言當此之時別起一念體其爲何物也無垢此言猶是禪學意思只要想像認得此箇精靈而不求之踐履之實若曰一面擴充一面體認則一心而兩用之亦不勝其煩擾矣

按此答或人書不詳何時疑是早年語然可證體認足

其模樣物事之非故附載之

園秀問向會問身心性情之德蒙批誨云云宋傑竊於自已省驗見得此心未發時其仁義禮智之體渾然未有區別於此敬而無失則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自有條理而不亂如此體認不知是否曰未說到敬而無失與未有區別及自有條理而不亂在且要識認得這身心性情之德是甚底模樣說未有區別亦如何得雖是未發時無所分別然亦不可不有所分別蓋仁自有一箇仁底模樣物事在內義自有一箇義底模樣物事在內禮智皆然今要就發處認得在裏面物事是甚模樣故發而爲惻隱必要認得惻隱之根在裏面是甚底物事發而爲羞惡必要認得羞惡之根在裏面是甚底物事禮智亦如之譬

白田草堂存稿 卷六

七

如木有四枝雖只一箇大根然必有四根一枝必有一根也又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黑底虛靜換做箇白底虛靜則八宮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黑底虛靜終身黑泔泔地莫之通曉也

問何以驗得性中有仁義禮智信先生怒曰觀公狀貌不難於嬰孩高談每及於性命語衆人曰他只管來這裏摸

性若是去捕捉他則愈遠理本實有條理五常之體不可得而測度其用則為五教孝於親忠於君又曰必有本如惻隱之類知其自仁中發事得其宜知其自義中出恭敬知其自禮中出是是非非知其自智中出信者實有此四者眼前無非是性且於分明處作工夫又曰體不可得而見且於用上著工夫則體在其中次夜曰吉甫昨晚要見性中有仁義禮智無故不能發惻隱之類出來有仁義禮智故有惻隱之類

按呂熹錄乃余國秀問疑國秀所記國秀無錄故見於呂熹錄中蓋因玉山講義而言其云於發處認得裏面底物事是其模樣又與玉山講義不同以答甘節語考之則斷斷非朱子語玉山講義先說道理地頭名目其

白田草堂存稿

卷六

六

歸結做工夫處在尊德性道問學答陳器之林德久又發玉山講義之意而於做工夫處則未之及如熹錄則竟以識認尋求為工夫程子嘗識呂氏求中於未發之前為非中庸或問發明之而并以楊氏所謂驗所謂執亦有呂氏之病熹錄所云蓋不止於求中與與執者雖沒世窮年而必不可得也故錄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林德久兩書而附呂熹錄及答甘節語於後則熹錄之誤不辨而自明矣

呂熹所記本之余國秀文集答國秀第二書有云須理會得其性情之德體用分別各是何面目始得須逐一體認玩味今日用問發見處的當分明也此錄與所問語全不對值而呂熹所記蒙批誨云云似指此而不實

身心性情之德則此條問語又初無此語也又一條問語甚分明而答云須是實識其裏面義理之體用乃為有以明之亦與問語不相對值此不可曉而實識得裏面等語又他所未有即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林德久書論性情體用甚詳而亦未有此語也呂熹所記自是國秀之意而於文集答語亦有不能無疑者姑記於此以俟質焉

考文集答方賓王胡季隨書皆門人代答而朱子為之刊正者則他書亦多有之不必朱子一一親答也又有問目甚長而批示止數語自己各付其人家中未必盡存底本其後或從各家搜訪以來其中不能必無訛誤如答余國秀語答問都不相值其訛誤自顯然則文集

白田草堂存稿

卷六

九

尚有不可盡據者况語錄乎呂熹所錄斷不可信故勉齋先生謂不當以隨時應答之語易生平手筆之書而薛敬軒先生亦屢言當以朱子手筆之書為主蓋以此也

答何叔京書云天理既渾然有誤然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是以謂之渾然非足渾然裏面全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更以程子好學論首章求之即可見得果然見得即心性仁愛之說皆不辨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則天理渾然即性也玉山講義已發

其凡於此矣此書在癸巳甲午間距甲寅二十年而其言若合符節如此則謂晚年始頗指示本體豈其然乎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玉山講義乃因程珙之問而發明之只孟子此數語耳答陳器之林止卿又因玉山講義而發其他則未嘗數數言之也故於末附此一條尤可以證晚年指示本體之說之非

答呂子約書云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泛言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出來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業流根之意非謂內外交相養當作所與此章之文本不相及不須如此分疎也如視聽二箴云心兮本虛

白田草堂存稿卷六

二

柔養天性皆是推本而言若其工夫則全在制之於外開邪勿聽處可更詳之後

按此書為程子四箴言却可為玉山講義之證玉山講義前段所言仁義禮智皆是推本說泛言其理之如此非是說做工夫處至後段之尊德性道問學方是正說做工夫處其答陳器之林德久書只發明前段之意而不及後段做工夫之說呂熹錄蓋誤認此決非朱子本語後來推衍愈多泛濫都是錯認了話頭也故附此條於後以疏通證明之學者參考於此亦可以洞然而無疑矣

答呂子約書云論性則以仁為本此只是泛說論義理則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仁為孝弟之本論為仁之功夫則

孝弟是仁中之最緊切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生也

按此書當在壬辰癸巳間蓋早年語也非正與玉山講義相發明論性則以仁為本此是泛說非謂做工夫處如玉山講義所言亦只是泛說論義理地頭名目如此若如呂熹錄則必向心中識取物事模樣竟作做工夫處全非朱子之意矣以此書證之則呂錄之誤亦不待辨而明矣

或問覺得意思虛靜時應事接物少有不中節者纔是意思不虛靜少閒應事接物便都錯亂曰然然公又只守得那塊然底虛靜雖是虛靜裏面黑漫漫地不曾守得那白底虛靜得甚事所謂虛靜者須是將那黑底打開成箇白底教他裏面東西南北玲瓏透徹虛明顯敞如此方喚

白田草堂存稿卷六

王

做虛靜若只確守得箇黑底虛靜何用也沈

按呂熹錄在己未沈憫錄在戊午後此條則同開而別出也沈錄答問恰相對值意思亦極通貫其云黑底虛靜者則如坐禪入定專守此心之謂也其云白底虛靜者則田講論考索使道理洞徹此心虛靈不昧之謂也即大學之物格知至孟子之知性知天其以虛靜為言蓋因所問而答之而大意自極分明呂錄則增入要識得這物事等語與沈錄大不同明緊國秀自以己意託之朱子以合前說且云敬是第二節事則是先要識得此物事而後虛靜虛靜而後能敬也豈其然乎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朱子再三言之問者曰於敬而無失上用功原自不錯今又謂其夾雜鶻突而所公識得

這物事與問語全不相對值必非朱子語也只以沈錄對勘之則其得失自見而呂錄之不可據亦不待辨說而益明矣

白田草堂存稿 卷六

五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六終

後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七

實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雜著

朱子答江元適書薛士龍書考

答江元適書云熹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前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為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不敏知識未離於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而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

按朱子早從屏一籍溪二公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自受學延平後斷然知釋氏之非矣其云以先君子之餘誨而不及劉胡者以兩公皆為禪學獲親有道則指延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七

一

平先生此書所敘最明學部通辨不載江書又誤以答江書許書附於庚寅之後故斷以為據謂朱子四十以前皆出入釋老之學此為大誤正學考既覺其誤而仍不載江書其亦無所據矣

答薛士龍書云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綰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實不為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

按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自指延平此書在壬辰以癸

而見延平計之適二十年矣。槩言之故曰二十餘年也。舊以為二字衍文非是。然謂兼指佛學亦未然也。

附文集注 答薛書在辛卯朱子四十二歲以答江元適書參考之所謂出入老釋者十餘年則自十五六歲至二十六七時趙師夏跋延平答問言同安官餘反復延平之言而知其不我欺自同安歸在丁丑朱子二十八歲自此以前所謂出入老釋者也。薛書云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自指延平而自丁丑至丁亥戊子正十餘年所謂馳心空妙之域者也。戊子己丑後則所謂困而自悔與一二友朋并心合力者其指意分明可按矣。故疑二十餘年二字為衍文。若謂統指四十歲以前則薛書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與江書先君子之餘誨不合。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七

二

而江書獲親有道明指延平是即薛書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其歲月先後亦自曉然。至斷自丁丑而後則至辛卯僅十五年即以癸酉受學延平言亦止十九年無二十餘年若事舉成數則可云二十年不得云二十餘年也。通辨不察而書所指之異而槩以朱子四十以後始悟老釋之非固已大誤。正學考既識其誤而以為不專指佛學是亦不察夫二字之為衍文而欲統而一之則與兩書之文義既有所不貫而歲月參差適足啟事之疑矣。故妄以二字為衍文而附論之如此。又按薛書在壬辰自癸酉至壬辰已二十年槩言之故云二十餘年耳。二字不必為衍文也。朱子悟老釋之非在己見延平後與汪尚書許順之李伯諫書確然可考。通

不載江書而僅以馳心空妙一語斷之為四十以前出入老釋誤之甚矣。辨之自正學考始而余因而申之然皆不免小誤信乎古書之不易考而立說之未可以輕也。

答陳王已書云意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閒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者真不妄也。此書程宗於己後按書末注是也

按朱子自十四五歲即有意於為己之學其從釋老乃是用心地工夫故延平云渠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皆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七

三

就裏面體認者也。其讀論語孟子諸經考訂諸儒語錄亦即於此時下手所謂內外西進者自其少而已然矣。自受學延平後悟老釋之非而受求中未發之說其於問答講究益詳而反求諸心未有深得聞南軒得胡氏之學而往問焉亦未之有省而自悟夫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人生而後皆已發其未發者無在而無乎不在自以為無復疑矣而南軒猶以為終成兩物迨後至潭州與南軒語不合蓋南軒以延平求中未發默坐澄心為非而朱子亦卒從南軒之說先察識後涵養二年間所見都如此至己丑而乃悟已發未發之分力為南軒諸公言之南軒亦以朱子之言為然而先察識後涵養之語猶守其舊朱子已深斥先察識後涵養之

非而於涵養一段工夫又仍主延平說故有以靜為本之語至庚寅與呂伯恭劉子澄書始提擬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與林樺之書極言敬字親切之妙蓋生平學問大指已定於此而於延平之說亦未有所擬議也甲辰與呂士瞻書戊申與方賓王書始言求中未發之非而大舉或問則直指敬字為聖學始終之要中庸或問又明斥呂氏求中之說其他語錄發明此意者如楊道夫錄葉賀孫錄其言皆確有可據其前後異同之際亦略可考矣今以答陳正己書考之則自四十以前用功原未嘗有誤所謂內外兩進者蓋無所不用其至特以所見未為端的而出於想像臆度而已丑庚寅辛卯而後蓋類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其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七

四

年歲亦略相似自是涵養益密省察益精所謂上達不已日新者亦非後人所能窺測矣末引程子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則亦明言學雖受之延平而自得之妙非延平之傳所能盡也大抵此等向上地位與吾人相去甚遠今以江薛兩書並陳書與文集語錄而略窺測其大略如此未敢以為必然也後之君子富有以考其是非焉此論其大略如

答何叔京書云意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為己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有道粗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為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頽梁壞之歎俟俟然如瞽之無目槁填索塗終日而莫知所適也

此書在甲申與江書略同其云求之不得其要即江書求之不得其處指出入老釋而言處字或誤也舊書求之不得其術語句相似而所指各有不同不可合為一說茲并載此而附論之

又按延平行狀所以發明延平之學者至矣以今考之則朱子不可謂不盡得其傳也而朱子之自言如此中和舊說序亦云受求中未發之旨而未達俟俟然如窮人之無所歸則古人之所至豈後人可以意見窺測者而嘵嘵多言祇見其不知自量也今所考訂雖皆據成說不敢自立一論然以己意揣度不免有錯解處所望後之君子有以辨而正之也

谷王尚書書云喜於釋氏之學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七

五

小切至矣然未能有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授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為甚晚耳非敢遽詘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諾已然欲復求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

按此答汪尚書第二書在癸未自敘初年為學始末最詳此時於儒釋之辨已自判然而其詞猶未甚決故書後有未嘗敢公言詆之之語至第三書不言釋氏而所言逃儒入禪之弊却最明切此與二書不遠第七書則在壬辰癸巳後所見益真而其詞益厲與前書迥然殊矣學部通辨亦止載第二書尚有所未盡也

答江尚書書云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
率皆以徑易超捷不歷階級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
好玩索處倒忽略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
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
似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
之說蓋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元然終日味無義
之說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
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
何以悟為哉又況俟之而未必不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
忘分氣餒虛度歲月而俟俟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
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
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眾理洞然次第無隱然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七

六

後知夫大中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迴
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
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至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
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

癸未

按前書在癸未此書當亦在癸未或甲申其不及李先
生者自別有書而文集不載也自循下學上達之序以
下生平學問大指已定於此其乙酉丙戌丁亥戊子數
年之閒求未發之旨而未得所謂反而求之未得箇安
穩處元非錯用工夫也庚辰以後元不為佛學特其反
觀內省有略相似處故曰馳心空妙之域此正所謂吾
學與科學差處只在毫釐之間者因思明道自見周茂
以後猶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大率類此必非師其人

刀銀此書而附論之

公言而論自儒入禪

書曰云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
愚潛心學柔厭厭久而後自得焉則自見其高深遠大
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之必自近易於近者
知言者也止謂此耳今曰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
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
走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岳先與萬石而後勝匹難也夫
道固一而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
能與也今日為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
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
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七

七

而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心
致殊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為自私
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
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

癸巳附錄

按此言釋氏之禍最切與第二書未嘗敢公言詆之
所見絕不同蓋相去幾十年矣存齋記作於戊寅又在
第二書之前故所言有未盡離乎習見者學部通辨之
言固亦可盡非也
谷本伯諫書云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為主而於吾儒之
說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去之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
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
曰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舍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

之閒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識孔
心文字止是資舉業因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
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而力究之故陷
冰從始至末皆走利心所謂禪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
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為
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
顯其背叛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
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又書云夾書云夫子語仁以
己為要釋氏論性以無心為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
說為非蓋謂所謂己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為己而就此
心計較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後於禮則仁矣心乃
本有之物盡引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七

八

今以為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則
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
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為是則克己乃是有心無心何
以克己若以克己為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
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為此二本而枝其辭也 又書云來
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為不然蓋無有能直內
而不能方外者此語甚當據此正是憂所疑處若使釋氏
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
綱五常缺一不可今日然在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
生之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論
二旨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有
全下管下所以無方外之一

第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
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
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朮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
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故明
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則其上達處豈有
是也原不相連屬但有閒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
之意矣 甲申

答許順之書云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若一向如此恐
駁駁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為害亦不細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况此非特毫釐之差乎當且以程先生范尹二
公之說為標準反復玩味只於平易懇實之處認取至當
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七

九

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為從前相聚時意亦自有
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
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高儘妙處病痛愈深
此可以為戒而不可以學也 庚辰年 又書云大抵聖門求
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常議論閒偶因記
意自然及之非是特然立意與之爭曲直較勝負也想見
孟子之闢楊墨亦是如此故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今觀所與祝弟書乃有謗釋氏之語殊使人驚嘆不知吾
友別後所見如何而為是語也及細讀二書則所怪者不
特此耳且論其大者如所云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
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
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

要棲之淡泊然後為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只如何其可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粗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看破破便成己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為資吾神養吾真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聖門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灼然在此若看不破便喚作謗釋氏亦何足怪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歲工夫屏除舊習案上只看六經諸孟及程氏文字著擴開心胸向一切事物上理會方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是真實語不但做而向好言語說為資神養真胡奈自己之說而已也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為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七

十

為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來詩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未有所得故見延平

事可

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八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却理會得箇以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叩問但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隨人粗說試官為某說動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為人簡重却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一語某遂將那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

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韓愈

按答許書在庚辰答李書在甲申已力闢禪學矣與蔡未答汪書相合其戊子癸巳兩書則附見焉語錄所載尤詳明其云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者則癸酉見李先生之後也其云將禪權倚閣起且將聖人書來讀則戊寅再見之後也其云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者則庚辰受學之後也

發未汪書云一二二年

以此參考亦不煩註釋而自明矣

答程欽國字允夫書云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略窺門戶大

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為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也

庚辰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七

十一

以下載自庚辰至戊子諸書以證答許士龍書

答許順之書云當以二程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為標準反復玩味只於平易處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新奇高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為從前相聚時喜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誤轉以自咎耳

庚辰都云壬午

又書云此間窮陋夏秋閒伯崇來相聚得數十日講論稍有所契

幸秋來老人粗健心閒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目前真是一盲引眾盲耳其說在石丈書中試取觀之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試舉

內成

大如何

答何叔京書云熹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講論踰月甚覺有益所恨不得就正於高明耳 又書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巾也脫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釣之魚當時寧有是耶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為真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頑然如初無所睹此無他所見者非卓然真見道體之全特以聞見揣度而知故耳竊意當時口聞至言觀懿行必有不知所以然者洎失其依歸而又加以歲月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七

十一

之久汨沒浸漬今則兀然為庸人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問之及不覺悵然未知終何所止也 又書云體驗操存雖不敢廢然竟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閒矣所患絕無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掇僅免憤憤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機不敢不著力不審別來高明所進復如何向來所疑已冰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克己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閒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為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無失蓋記者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 又書云昔聞之師以為當於未發已發之機默識而心契焉然後又

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閒也向雖聞之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知其為切要至當之說而竟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伯崇近過此得兩夕之款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

俱丙戌

答張敬夫書云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其閒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物接之際為未發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除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閒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七

十二

之機一日之閒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牾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此致察而操存之則庶其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事又書云前書所指正恐未得端的之語辱誨諭乃知尚有認為兩物之弊當時乍見此理言之惟恐不親切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閒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閒斷隔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龜山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為盡善大

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時字際字便是病痛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蓋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摩處也二書又書云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大抵只是僥倖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景象便執認以為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為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工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氣象日間但覺為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七

十四

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位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遠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又書云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則已發者人心而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天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閒而鸞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

解維正柁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間處自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

按答張敬夫四書皆在丙戌考答何叔京書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與此數書意同何書在丙戌四書言范伯崇過建陽何書亦及之則在丙戌無疑又述伯崇言老兄抽關啟鍵則自朱子所獨見非至長沙後與南軒共議之也向以為戊子誤范伯崇以丙戌夏秋間書未及難學辨此最明證

答羅參議書云欽夫時收安問警益甚多大抵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見功近乃覺知如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七

十五

此非面未易究也又書云塊坐窮山絕無師友之助惟時得欽夫書問往來講究此道近方覺有脫然處潛味之久益覺日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幸甚幸甚元來此事與禪家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然此毫末却甚占地位今學者既不知禪而禪者又不知學互相排擊絕不割著痛處亦可笑耳參議卒於戊子四月此二書在丙戌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喻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喜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

聖人是隔幾重公案。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不為言句所桎梏。亦為合下入處親切也。又書云博觀之弊。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意近日因事方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處當有下工夫處。乃知目前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閒察之。知此則知仁矣。供

答石子重書云。持敬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須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審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終始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工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為仁之問。同然大要以敬為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議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為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思未得打成一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却是要見得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却恐顛預僞侗。非聖門求仁之學也。戊子

按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前答南軒書中語。而言當時

之意。可見與此書非一時矣。前四書之在丙戌前。而非戊子此其確證也。

答程允夫書云。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閒行住坐卧。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為己物。敬夫所作良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廷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戊子

與曾裘父書云。敬夫為元履作齋銘。曾見之否。謾納去其言。雖約然。大學始終之義具焉。恐可冥左右也。戊子

答林擇之書云。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可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

白田草堂存稿卷七

七

夫所謂和。惟其戒慎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此道也。二先生蓋詳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為近之。然未免有病。嘗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恨己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如先言慎獨。然後致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辜負此翁。又書云。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閒。便是做工夫。底工夫。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為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日即月所學。便當

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為學之序也蓋義理
入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
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今乃謂不先察
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靜但
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
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體素立則其用
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
勿助長也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
理之正矣此兩書當存己丑

附文集注

舊嘗聞李先生論此甚詳後來所見不同

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已不能盡其曲折
矣按中和舊說序自李先生歿求未發之旨而未達乃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七

六

往講之南軒亦未有省後乃悟夫已發未發渾然一致
及丁亥過漳州卒從南軒受胡公之學南軒蓋深以延
平默坐澄心為非子見語錄則於求中未發亦必以為
不然所見不同蓋在此時至己丑而悟已發未發之旨
則又仍從延平之說但延平不言已發而朱子則通言
之故曰即其已言而所未言者從可知也後十餘年至
甲辰與呂士瞻書乃有疑於延平求中之說而謂當以
程子之言為正至戊申與方賓王書則斷然言之此其
前後異同之際見於書問可考者如此
從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陳湛之靜中養出端倪
則近之矣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
不待別求陽明之致良知亦類是也此朱子未定之

論後來所不用者乃知後人之創為異說其實則拾前
人之所棄以自珍爾

答林擇之書云伊川論中真靜二字謂之就常體形容是
也然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
之真湛然而已豈非常體本然未嘗不靜乎唯感於物是
以有動然所感既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熹嘗以為靜
者性之貞也不審明者以為何如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
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
有賓主爾觀此則學者用工固自有次序須先有箇立脚
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動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
可用得力爾前此所論敬義即此理也己丑
此與答南軒以靜為本書意同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七

九

又答林擇之書云近得南軒書諸說皆相然諾但先察識
後涵養之論執之尚堅未發已發條理亦未甚明蓋乍易
舊說猶待就所安耳敬以直內為初學之急務誠如所論
此事統體操存不作兩段日用便覺得力嘗驗之否 又
書云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
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
至多矣唯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中節者多不中節
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著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
說不侔矣己丑又書云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閒
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如此而前日不知於
此用力徒以口耳浪廢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
之惘然震慄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庚寅

答呂伯恭書云嘉謨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此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而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木有所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為獻

答劉子澄書云程夫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試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夫涵養之功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

庚寅

附文集注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在庚寅已提

擬此一語後來終身守之此在與南軒論已發未發後答陳師德書云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

白田草堂存稿卷七

十

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亦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為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閒求其理之所在而已非如近世荒誕怪謫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懶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閒而體驗於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

庚寅

載之

答張敬夫書云來論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非文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

而中節則即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即事即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只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為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蓋此心廓然初豈有內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分言則須如此亦若操存出入之云耳更乞詳之

辛卯

按朱子自延平致後求未發之旨而有所未契甲申送魏公樞與南軒相遇自是乙酉丙戌書問往來大抵

白田草堂存稿卷七

十一

講未發之旨而兩家文集不甚分明及考人自有生二言皆在丙戌後二書亦同時向以為在戊子非是中和書說序所云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蓋指口中以後言之非指丁亥至潭州也丙戌四書朱子所自悟如此而又合之延平之說南軒尚有認為兩物之疑及至潭州與語不合蓋南軒以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為非是

見

其於求中亦必以為不然

庚寅

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見於與程允夫石子重何叔京諸書確然可考迨己丑春悟未發已發之旨始以先察識為非而獨重涵養大指謂涵養未發則已發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仍守延平之說也

寅與林擇之書專言敬字之功親切要妙而與東萊舉
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兩言為入德之門為
學宗指蓋定於此朱子有言此等向上地位吾人至此
甚遠豈可以一二窺測況朱子用工次第豈後人所敢
擬議今姑採諸書而為考其始末如此後之學者得以
覽觀焉

人自有生四書舊考以為戊子今據與叔京書未發已
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略與此四書同而叔京書則丙
戌也又中和舊說序間張欽夫書得衡山胡氏學往從
而問焉向以為指往潭州以答羅參議書若之則指甲
申後書問往來而非指潭州之行蓋參議逮在西蜀卒
於戊子之夏而其西書一言胡氏之學一言近有脫然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七

三

處信所聞於西林者不我欺與此四書相合自在丁亥
前又序所云雖以程子之言直以為少作失傳而不知
信語亦見與叔京書中尤為確証蓋朱子此時以已發
未發為一而南軒與言察識不言未發亦略相同故朱
子詩云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具論謂有字有迹謂無復
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蓋皆以未發為太極也
洪本年譜以朱子與南軒相契者太極之言而未發之
言則未相契此蓋應說或後人所入非果發元本也
此時朱子從胡氏之說以察識為下手工夫而不言求
中未發則與延平異說及己丑悟已發未發之分而知
先事察識之非於涵養有特重焉則猶守延平之指已
丑答南軒書言敬字涵貫動靜而以靜為本答林擇之
書須先有箇立脚處方可省察非謂動處全不用力但

須如此方可用得方爾皆一意也至庚寅與擇之書始
專言敬字工夫親切要妙而謂前日不知於此用力與
東萊書舉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為入德之要則已不
盡從延平之說矣

包揚錄云李先生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為說敬字
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揚錄在庚寅揚錄多可
疑然此條
必有此亦可證至甲辰答呂士瞻書方疑求中之非戊
申答方賓王書則斷然言之而語錄楊仲思葉味道陳
安卿沈莊仲所錄亦自分明大學或問言敬為聖學始
終之要中庸或問力辨呂氏求中之非則其前後異同
之論亦大異可觀矣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七

三

亦無異論朱子詩云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南軒云
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蓋皆以未發為太極即丙戌
四書之意也范念德言西先生論中和三日夜而不能
合考潭州諸詩戊子諸書皆無明據惟廖子晦錄南軒
以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為非而南軒後來書亦有
只如此涵養才於此尋中便不是了則南軒固以默坐
求中為非是故向意其不合者在此而朱子卒從南軒
先察識後涵養之說戊子諸
書可考與延平異其與林擇之書
後此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蓋指此至己丑悟已發未
發之分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為此論者則在潭州與
南軒同為此論益明白矣是時朱子仍守延平未發之
說而南軒雖印可未發已發之肯而先察識後涵養執

之尚堅後又卒從朱子其時不可詳考大約未久而論定也諸書所載俱未及此曲折而余前所致亦未明了故附論之以俟後人之訂正焉

觀列子偶書云向所謂未發者即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丙申臘日因讀列子書又觀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安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多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按朱子嘗言佛書皆剽掠莊列之言以佐其說與此跋同今自言舊未發說同於列子則毫釐之閒與禪有近似者薛書馳心空妙之域蓋指此類此時已深聞禪又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七

三

未識象山學節通辨謂其與禪陸合殊不其然而或又謂馳心空妙統指佛學則亦誤也

答薛書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中和舊說序亦云忽近務遠厭常喜新詒正相合初不言其有南北異轍東西分途之感也與羅參議書吾學與禪為極相似所爭只在毫末此於毫末之明尚有才盡察者故於丙申復發之由是推之則通辨所云亦略有彷彿特其斷然以為與禪陸合為非是而云不專指佛學則朱子之意元不指佛學也

按與張欽夫第一書云學者於此致察而操存之此與後來先察識後涵養之論略有不同蓋以延平之指與已所見合為一說故曰向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其

不我欺矣又曰知其為切要至當之言而竟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皆主延平及至潭州與南軒語卒從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則與延平異矣故戊子諸書絕不及延平而已丑悟後始復及之近或以致察操存句為據而謂此數書皆在戊子恐學者有疑於此故附論之於此致察而操存之察字却輕即延平所云默識而心契也操存却重即此便是涵養工夫所謂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此以已所見今之延平之指故云向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又云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皆是一意至湖南後從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則察識字重而涵養反輕所云欽夫一切皆於開處承當又云南軒無前一截工夫蓋指此也又曰後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七

三

來所見不同蓋與延平之指少異若以致察句為察識端倪與湖南所見同恐未然也

附與呂士瞻書方賓王書

延平行狀云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於是也又云其接後學答問窮日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之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得力處耳又云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

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皆未足
道也又云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存事而即吾身以求之
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
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以
故未嘗為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
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
理二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
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

答呂士瞻書云南軒辨呂與叔中庸其開病多後本已為
刪去矣但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
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
於此而句為何如後學未敢輕議但今只當以程先生之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七

三

言為正則欽夫之說亦未為非但其意一切要於開處承
當更無程子涵養之意則又自為大病耳渠後來此意亦
改晚年說話儘不干事也

甲辰

答方賓王書云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日所聞其用功之
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脩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
處未免更有商量也

戊申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刀兼亦
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
有礙細思亦自緊要不可以不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
程先生剖晰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
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况羅

先生於靜坐時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
其氣象則初未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為問則非思慮
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曰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
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
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
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
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
要靜靜處求所以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
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
觀若令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
附子冷底人喫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

楊過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七

三

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
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語格之則其下工
大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
是有箇覺處不比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
如奔馳若一向如此便似坐禪入定

錄

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
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
便是已發若觀時恁着意看便也是已發

錄

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之前而求所謂中曰
只是要見氣象或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
即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

錄

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

先生頗不以爲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若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沈問

問擇之云先生作延平行狀言默坐澄心觀四者未發已前氣象此語如何曰先生亦自說有病後復以問先生云學者不須如此明錄

朱子從學延平受求中未發之旨延平既沒求其說而不得乃自悟夫未發已發渾然一致而於求中之說未有所擬議也後至潭州從南軒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則與延平之說不同己丑悟已發未發之分則又以先察識後涵養爲非而仍守延平之說至庚寅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已不主延平甲辰與呂書乃明延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七

天

平之說爲有偏戊申答方書亦再言之而楊葉陳夙沈諸錄皆確然可考自永樂性理大全略載數語混而不明而後來之論無及此者學部通辨云朱子初年答何叔京書李先生教人大抵全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朱子作延平行狀亦深取此說後來乃以爲不然云云朱子早年亦主此說以爲入道指訣晚年見道分明始以爲不然其說頗詳雖有未盡其曲折者而其見則卓矣正學考專主延平故於此置而不論年譜正訛蓋用余說而不及通辨則亦考之未詳也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七終

又學劉安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八

寶應王懋竑子中甫著

雜著

題陽明先生立志說後

方陽明先生立志說卷末自志弘治甲子四月八日先生是年三十有二矣文集註云乙亥作蓋編集者未嘗見此本而據其彙以意定之故不合按年譜先生以壬戌予告歸越甲子秋應聘主山東試四月閒家居故爲弟書此卷是時弟子初進於師嚴道尊之云數數致意焉至乙亥則官南都弟子從者常數百人且自甲戌以後專以致良知爲訓而卷中略不及此則集之誤無疑也陽明先生之學其所造之微非後學所能窺較然謂其書考其行事則亦

白田草堂存稿 卷八

可得其大槩高忠憲公曰文成之學蓋有所從來其初從鐵柱宮道士得養生之說又聞地藏洞異人之言後歸陽明洞習靜導引自謂有前知之異及謫龍場萬里孤遊深山絕境靜專澄默功倍尋常一日恍若有悟此自得於二氏與儒宗無與也竊謂此當爲定論是說之作在其未得深時故所言大較依傍程朱而端倪呈露亦已別建綱宗學者於此可以考其異同離合之故而集之所傳歲月前後或未必盡得其真也戊寅九月紫淵先生出此卷共觀於梁溪舟中卷故藏梁鰓林先生家今屬之喬氏云

後學王懋竑敬記

題黃石齋先生書後

翁齋先生隸書鴻掌二七字草書感事詩十章謫陵詩

二章先生不以書名而奇崛古奧實冠諸家真涪翁所云
挾以道理貫古今忠義貫日月之氣者凜乎其如見之也
同時孟津王尚書鐸以書名天下自今觀之不啻涕唾何
足道哉何足道哉寶應王懋竑拜子謹識

書危太僕集後

右危太僕先生說學齋集兩帙賦三贊二銘三頌三記五
序有一序七十有七共一百三十八首如議論雜著如書
如誌銘之類皆無之蓋軼其半矣此本出歸熙甫家後有
熙甫跋然跋言一百三十六首其數不合或傳寫之誤也
今年八月余於蔣編脩蜀瞻所見奉天參領德明介夫語
及是集介夫曰余家有之但不全耳蜀瞻因借鈔以來而
屬余校正其原本訛誤甚多以文勢義理訂其可知者疑

白田草堂存稿卷八

二

則門焉余適溷於事在匆冗忙迫之中不能詳也蜀瞻又
言李庶子巨來亦有是集卷帙稍增當借錄以補其未備
熙甫別有訪求危太僕集詩一首蜀瞻亟掇取以附其後
大樸在黃柳之後傑出冠時至正閒聲望甚重入明以謫
死集遂散軼不六傳其文演迤澄泓視之若平易而實不
可幾及非熙甫莫知其深也後之學者覽熙甫之跋與詩
可以識其槩矣蜀瞻篤學嗜古訪求前人文集不啻若飢
渴而介夫家多異書秘本可傳鈔擬與蜀瞻至其家盡發
其藏觀之尚未暇也姑誌於此云戊戌十月書

跋歸震川史記

往余客梁溪於武陵胡元方所見歸太僕燕次史記元方
言紅筆不可據黃筆則原本也余閱之紅筆多泛濫黃筆

每篇厘一兩園元方語要為可信是時未携史記本子故
未及抄後得山陽戴西泠刻太僕史記例意甚愛之深以
前者不及抄為恨今年來京師更從桐城張亮來借閱紅
筆與胡本略相似而黃筆乃大異且頗然多謬誤殆不可
解元方今在夔州其書不知置何所無以參考張本又有
青筆墨筆亦例意所有而皆漫無統紀疑必非大僕原本
也太僕文集為其後人刪改至見夢於坊人翁某今雖更
刻亦未盡得其真況此點次本子獨藏其家豈無所增損
改易且流傳既久其舛誤遺漏又不知幾何而欲因是以
求太僕之意則已難矣余既以前不及抄為恨故亦依張
本錄之而紅筆青筆墨筆則舉不復及以俟他日得胡本
質焉聞長洲汪武曹先生家有本乃諸本之所自出前往

白田草堂存稿卷八

三

借未獲而常熟張君漢瞻精於太僕之學者也暇日當更
往問之
此余戊戌歲在京師所跋也後家居又得常熟震川集
舊刻本其族孫泓跋語言震川翁好言史記生平所讀
至數十本往往不同各有指意則似點次本子原有不
同者然跋又言史記藏於邑人今聞已失是又似無二
本而跋者亦未及見乃傳聞語耳跋又言震川選韓柳
文有刻本為俗人攙改非復原書以此推之則史記本
子縱有流傳亦非復其真矣亮峯汪鈍翁好言震川叢
聞其家有震川點次史記本問之其次子穀詒穀詒非
能讀父書者但漫應之曰有武曹本既必之而漢瞻語
亦不謂不能質其有無也或言武曹本為諸本之所自

出而本之堯峯家此亦無所據元方木已亡去不可得矣丁巳夏五月再校張本史記而并著常熟跋語於後後之人可以考其得失焉

書淵明乞食詩後

淵明當晉宋之際抗志不仕其云性剛才拙與世多忤特不欲自明其意然觀淵明不肯一吏帶見鄉里小兒則其高風遠致亦必非世俗所能羈紲矣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淵明蓋自度其身之必以窮餓死而卒無以報也其已窮之節守死不移已見於此詩矣坡翁哀之似未盡其意九原可作當必以余言為然

書仲長統樂志論後

東方曼倩云居深山之閒猶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

白田草堂存稿卷八

四

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嘗誦其言而肯之偶閱後漢仲長統傳見其所為樂志論其意有相似者因錄之然所云良田廣宅舟車使令則不能以無所待此所以濡跡建安之朝而不能自潔其身也曼倩依隱玩世較公理為得矣而亦不克自踐其言嗚呼其難哉乙酉四月書

書項氏玩辭後

平甫項氏玩辭十六卷項氏以玩辭名其書蓋明與朱子非違而自言以所得於易傳者述為此書其文不與勿復合而本末條貫無一不本於易傳今考其實不然於義理絕無所發明而綴繞於文辭之閒牽合附會破綻穿窬程傳無毫髮之似也項氏嘗與朱子及象山先生往還山識其善文辭好議論蓋所不許而朱子詆斥之

其末後一書有云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橫說豎說誑嚇後生蓋雖未見玩辭之書而已預有以斷之矣貴與道園文章博學之士於經義甚疏故皆未之深考而漫有所稱道至直齋陳氏謂其補程傳所未足徐氏又謂於本義多所發明尤似夢嚙之語其於項氏之書並未嘗一讀也朱子之學蓋不及一再傳而已非其舊故是書盛行於宋季而莫有能辨之者臨川吳氏作纂言多有取於項說蓋其牽合附會穿鑿破碎適有相類以之啟導後學愈熾亂矣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迷焉余懼今之人必有以為與傳義相輔而行且又以為出於傳義之上者此不可以不辨也乃備為之書其後

記朱子年譜正訛後

白田草堂存稿卷八

五

武進鄒君琢其雍正己酉以御史謫居吾邑與吾友湘濤遊相好也琢其以文名而湘濤講於朱子之學勸令讀朱子書時與共講逾年始與余相晤余時方考訂朱子文集語類因亦共講之每聚談輒移晷余偶有所見必以相商據所謂倒廩傾囷羅列而進者琢其但唯唯而已絕不辨其是否也既而湘濤卒琢其從余索文集註觀之余辭以此未成書考訂歲月尚多訛誤所附議論亦有疏略不可以示人琢其再三索觀余乃抄諸藁帖棠與之而屬其為余訂正琢其廣為援引前後較勘訂正其訛誤者十之三四大抵皆在歲月先後而於所附議論仍不置一語次第校閱僅及八十餘卷而琢其以期滿歸矣余覆閱之服其介山之精密不可移易而惜其尚多濶略又於議論處自

不設易而琢其已歸無與共語未嘗不悵然也戊午秋琢
其自金陵貽余朱子年譜正訛一冊副以手書其書大
詭所當是正而所附論學諸語亦以文集語類類欽見
古人為學次第不煩論學諸語亦以文集語類類欽見
人語亦概敘入非掠美也其譜例因舊譜開有改正其
所附論學諸書次第規模用湘濤正學考而其議論雜用
余說其大指以正學考收載太繁語釋太冗僅刪取其什
許年而晚年亦不專指本體皆湘濤說也其據江書學禪
止在早年為非據呂方書朱子為定潭州之會南軒以延平
劉季章書為晚年定論則余說也至於小小考訂如陳
俊卿之為陳康伯和鵝湖詩之在鉛山詩集傳序後來所
不用宋史以家禮易古今家祭禮之謬亦皆從余說而家
禮非朱子書乃余所獨創與勉齋北溪相違異心竊不安
白田草堂存稿卷八 六

可疑者亦閒註於下以俟他日與琢其相見共商之而余
別有年譜考異一書琢其蓋未之見亦俟他日與琢其共
刪訂庶可成書然自寄書後已二載莫知音問這里隔濶
而余又老且病矣相見之期未可以定姑記其說於此云
乾隆庚申十月白田王懋竑
題四書或問小注前
往者康熙壬申癸酉閒余應試泰州於書坊中見朱子或
問小注一言其序文以為朱子所自作余一讀而置之其
謬妄蓋不足辨自後書坊中亦不復見也子安為安慶
教授時鄭魚門先生督學江南先生余教習也余未至安
慶先遣使以書四百部貽余命分各學中余觀之即前
所見或問小注本為之大駭乃作書力言其謬妄不可流
白田草堂存稿卷八 七

集語類心有所不安遂偽撰序文與門人書託於朱子所
自作以為可危於大不韙之罪而不知作偽之罪更有甚
焉至其謬誤已不待辨而明也魚門先生督學江南時合
上下兩江十四府四州之士而考試之日力有不暇給其
於是書盡用湯友信景范之說而不及詳考凡所作序及
諸附論皆湯為之非先生筆也余念此二百部者既不可
焚棄而又比於近時坊刻諸講章為少詳備初學之士或
有以焉因為出之而附其說如此亦使知此書之刻非先
生之意後悔之而不及改庶流傳之後不以為先生累也
丁巳九月寶應王懋竑書

書名文前選後

安溪名文前選共三百八十一篇而守溪文一百三十二

白田草堂存稿卷八

八

篇今以坊刻全稿考之已刻者三十一篇未刻者二十五
篇其題同而文異者已刻二篇未刻五篇及其餘五十九
篇皆稿中所無有不能質其所自來也稿有楊彝子常序
歷舉已刻諸集而未言家藏稿二百一十首不知合已刻
未刻言之耶抑專以未刻言之也坊刻已刻稿一百三十
九篇又程墨十二篇未刻一百二十四篇以楊序考之其
數皆不合余家舊有周介生會元文選其中守溪文二十
六篇有未刻稿二篇又有如有王者一作并稿中所無有
此不可曉坊刻刻於順治乙未雖託於楊維斗而非其親
撰則其遺漏舛訛自不能免而謂六十餘篇之盡在所刪
以恐有未然也守溪程墨具在即世所傳誦如文獻不足
句奔而殿二句君要於吳二句愛之能勿勞乎二句齊

景公二段邦君之妻一節三點二句太師擊適齊一章見
賢焉二句由湯至於武丁二句五就湯三句十餘篇皆賦
賦質有其文非專以枯稿寥寥寂寂直寫註語為尚也楊子常
謂刻稿進於程墨未刻進於刻稿此自通人之蔽至於今
所增六十餘篇其枯稿寥寥寂寂直寫註語與未刻稿相似而
考其氣體亦復不類或謂未刻稿維斗子常贗本此未必
然若今之所增則固不能無疑於或者之言也安溪論文
以守溪為宗蓋與王李之言漢魏無以異使守溪而在今
日其持論必不若此況其所云守溪又非盡守溪之真也
其論題名遵朱子而與朱子悖者十之五六世之人既不
能盡辨而以其名高可憑藉又其為說便於空疎不學之
人故廢然而從之大抵坐困文人心思於腐爛無用之地

白田草堂存稿卷八

九

而於經義之指愈以流失至於胡學使之江南試卷而樊
斯極矣余之力非能與安溪爭者姑記其說於此後之君
子其必有取於余言焉爾
亡友喬松華家有文定文待選本往嘗借觀昨於其令
嗣處借得目錄兩冊文定選守溪四十二篇其三十五
篇在已刻稿三篇在未刻稿四篇稿缺文待選十四篇
其六篇在已刻稿二篇在未刻稿六篇稿缺東鄉選平
世所盛行刻稿者并未之見其非維斗子常所定本無
疑而遺漏舛訛固已多矣周選如有王者一作見於文
定而安溪所增六十餘篇僅有忠恕遺道一節題在文
待中其他略無所見文定四十二篇半通十五篇文待
選十四篇李選三篇其去取與前華

其如可以證余前言之非謬而猶以未見求仲君常諸

選本當更考而訂之要之此六十餘篇即果出於守溪之手亦枵然無足采者直當以為覆瓿之具其真贋固不必深辨也

書喬志熙書離騷經後

往者吾邑年少而以文知名者有四人焉曰喬用初潛張西陵侯喬茂挺人傑喬志熙遠用初為文清勁有思力西陵澹雅無世俗氣茂挺以博大見才而志熙則確然以深重自持者也其為人用初西陵恂恂退讓言若不能出口茂挺稍穎出而志熙大槩與用初西陵同余時家居罕與人接於四人者歲不一再見亦不數見其文然嘗心計之以為可與淬磨砥厲追古作者而其循謹敦厚當附於邑前輩君子長者之後無疑也乃不幸皆早卒余竊慨大忤

白田草堂存稿

卷八

十

生材之難生之而又不及待其成就摧折湮塞以死詎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木嘗不為之累歎而深悲也四人之文皆散軼不可得而茂挺志熙以書名其殘紙斷幅猶有一二存者今年季子萬山以志熙所書離騷示余屬題其後志熙之亡已六年矣觀其遺跡不勝嗟悼為撫卷太息者久之而因念彼三人者之皆不可見而懼來者之無聞故牽連及之如此萬山篤於故交為之收拾流傳其惓惓不忘之意亦可嘉尚已甲辰冬十月

書潘善人傳後

余少則識潘君時余家居不數與君見也顧嘗聞鶴聞先兄道君行事余聞一出輒遇君於道途聞見其皇皇然若

有也急而不暇者歸以問之先兄則曰是為某贖女也為某完姻也又曰某餓且死為之求功也是時君方困於本食不自給而忘其身以為人奔走祈請竭蹶不遑如此君既勇於為人人有窮苦患難者必以告君君多愛不忍無所距違間為人所欺給世或以是誚君而君不自悔也余竊怪君居窮守約泊然無所求於世而以為人之故蒙塵埃犯霜露不自愛惜倘所謂墨子之道者非耶墨子之道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則君其幾是矣先兄亦以為然自是後余行四方而先兄已卒與君絕不相聞者久之今年夏余以病歸里君乃辱過余察其所為皇皇然若有甚急而不暇者與前所見無以異而貌加豐筋力加健問之年已七十矣蓋以是老焉而忘其身以為人者不一日怠

白田草堂存稿

卷八

十一

也已又出前邑令隴西吳公乾玉所為潘善人傳視余蓋其勤行數十年所利濟甚眾邑之人無不樂道君者叢之誚君者亦默然服咸稱之曰善人而吳公為之作傳所還君行事甚具與余所聞皆合而又言君事親孝嘗兩割股愈親疾此則先兄所未言而余所不及知者夫墨子二本以其行於其親君以孝於其親之至推而行之以及於人乃有得於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之義而非學墨子之道者之所及余既不深與君接先兄雖熟君亦不悉其家事故缺焉而余曩者之云殆徒見其表而不見其裏也昔孔子之稱善人並諸聖人君子之閒疑非僅今之所謂而孟子又言有天下之善士有一國之善士有一鄉之善士世一論者覽君之本末若一鄉之善士其足以當之而無愧

矣余因吳公傳而追憶與先兄語為附著其說如此又念若以蕭然諸生而勤行不怠窮苦患難者皆有所依倚倘得如君數十人布邑中而富厚勢力或有過君者一邑之人不其大幸乎故願以君風焉而非徒稱道云云也同里王懋竑書

潘君名鳳毛字莫階邑之附學生吳公既為作傳又自書於冊同邑朱遇翁先生跋其後時遇翁八十有六矣丙午秋潘君以視余而屬余為後序余時病未愈未即為作君屢來督至冬十二月始勉為書此以遺之既踰歲遇翁以病卒今歲春正月余偶與友人言及潘善人事或曰善人歿久矣蓋與遇翁相後先而余不及知也或又言善人歿前三日預知死期歿之夕無有疾痼更

白田草堂存稿 卷八

三

新衾偃卧而逝其言近誕不可信獨念遇翁與君皆老而康彊君為尤健耳目聰明步履不減少年時乃不一歲而相繼俱卒因悲人世之無常而又以歎君之不可後見也乃錄舊彙存之俾後之人有考焉

洪瀧東唱和詩跋

自有明正德嘉靖之際李獻吉何仲默之徒出而李于鱗王元美繼之倡復古學其論盛行於世天下文質為之一變至崇禎時錢受之始起而與之力爭於文王歸熙甫於詩主李賓之以矯何李之論六七十年來稱熙甫者無異解而於詩斷斷然未有以相一也近之君子又取嚴羽卿大乘小乘之譬而以盛唐為宗其論與何李無以異然余嘗考之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歐陽永叔蘇子瞻黃魯直

以及陸務觀元裕之虞伯生諸公之論則固未有以見其然也考亭朱子嘗言詩三百篇而下當取漢魏古詩以盡於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為一編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其論幾有相似者而考其實與嚴氏之旨大異矣叔父脩撰公早以詩文名天下於詩所作尤多其論主於獨得而不囿於一家之說搜擇融液含浸濃郁盡有李杜以來諸詩人之長學者翕然宗師之余少從叔父學而性不能為詩故未敢請其旨癸未後叔父官京師余不及從又數踰於科舉愈以自廢矣妹壻洪君瀧東年少有異才侍叔父自京師至廣陵朝夕遊從者五六年遂盡得叔父之學而尤工於詩叔父嘗稱其氣體近元裕之蓋進而未止者也今年夏示余以詩一卷皆與叔父廉和往復之作余兄鶴聞

白田草堂存稿 卷八

三

姪箴與亦附焉獨余之陋無有尋覽久之默默自媿也瀧東刻叔父江上集成復刻此卷俾余題其後余既覩瀧東之才乃為著其源流所自並附其說以私與瀧東質焉昔考亭朱子之學傳之黃直卿而今所傳昌黎先生集出於門人李漢漢韓氏壻也叔父詩文盈篋笥凡數百千首尚未版行瀧東既為王氏之直卿收拾流傳有專責焉則今不猶有所待也歟丙申秋七月書

題竹爐圖詠後

竹爐始自僧性海而王公孟端為之圖一時鉅公多題詠之者其後失去邑人秦公庭韶復得之以歸於庵作復竹爐記及詩其時和者尤夥至數十百篇前輩風流儒雅之樂於此可想見也今竹爐亡矣詩亦多散軼不存中丞商

邱宋公懼其久而湮滅也乃蒐羅綴緝合圖與前後諸詩
渠漢成卷俾庵僧世掌之以傳之無窮夫人之一藝一能
而惓惓愛慕矜惜之如此也後之人觀其圖誦其詩以追
思宋公之志必有慨焉太息徬徨而不能自己者矣抑聞
之物不必其可貴而往往有所託以傳竹爐之制非有甚
奇巧足以供人耳目之玩且已影響銷滅所謂圖上方下
者已邈不知其若何顧賴此卷之存使後之幽人逸士猶
得以髮鬢其餘韻於數百載之上夫非獨以竹爐傳也是
則竹爐之幸也卷有四而余今所題者為第三卷云

題李氏雙節旌表錄後

自古女子之以節著者於詩得共姜焉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中左傳紀載特詳而女子之節不傳迨後漢立列女傳

白田草堂存稿卷八

古

自是以來班班可考矣 國家著令有旌表之典貞婦烈
女比於忠臣孝子所以扶植綱常維持風教歷代相承莫
之或廢也然大抵循故事守具文惟有力者能得之而孤
窮幽隱未有舉是典者以故風厲之道不彰而人莫知所
勸其可歎也我 皇上御極之初即下 詔書戒飭惓惓
於孤窮幽隱母使或遺又命每歲二月題請舉行此自昔
帝王所未有之盛典也而有司率怠忽不肯加意搜訪輒
聽之胥吏以余所見蓋未有以大異於往時而孤窮幽隱
得與者什不一二也以 聖天子惓惓戒飭之切而有司
奉行若此其何以稱 詔書搜揚風厲之意哉故刑部侍郎
李公退菴之子婦汪氏孫婦鄧氏兩世皆以苦節著比
於詩之共姜蓋無愧焉而考漢以來列女諸傳其必續入

無疑也於今當得旌表嗣子 請之踰十餘年卒格於

吏胥不可得恭逢 聖天子明下詔書始復援以為請而

又奔走經營以就其事於是乃克上達奉 旨旌表如令

而人之節於以大白於天下若非遭遇 聖天子則奇行

苦節幾致沉泯而非 奔走經營之力亦莫能以就也

自侍郎公歿後家不振其後嗣益落 朝夕拮据顛蹶

祈請而僅得之其賢於人遠矣余聞李氏多奇女汪而從

女未嫁而夫亡遂誓不復他適又而從女以弱年守義與

汪鄧同皆感於汪鄧而興起者余友朱湘濤為汪鄧作傳

連及其事先叔父樓村公復為長歌以繫之今汪鄧已蒙

旌典而他尚有待抑亦 力之所不能及也汪鄧事

載在案牘多出吏胥手無足採者而湘濤之傳樓村公之

白田草堂存稿卷八

五

詩所叙次尤詳後之作史者其必有取焉余老病不能文
僅識數語於末所以著 聖天子搜揚風厲之意而以附

見 之賢至於傳與詩所已載者則不更及云寶應王

懋竑書

書李樹庵篆書後

韓文公科斗書後記云凡為文辭宜略識字其於科斗孝
經衛宏官書皆令進士賀拔恕寫之而得其十四五余不
能文辭而於篆書亦多未之識嘗誦韓公語而深愧焉歐
陽公言自李斯之後獨唐李陽冰以篆名蓋屢歎之而又
稱王文秉郭忠恕其後有楊南仲章友直張有之屬世之
論者謂唐之能者過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自宋以降蓋
不能以詳也昔虞文靖公為張伯雨書七十二家符篆伯

雨默然伏終身稱弟子符篆非篆籀比也蓋古人之博學如此而今篆籀之法且幾絕則古今人之不相及豈不遠哉邑侯李公視余以先大夫瑞州守樹庵先生篆書俾題其後余不識篆書於前人墨跡亦多未之見顧嘗見長沙李文正公篆書數幅大都謹守古法而樹庵先生所書筆勢奇逸氣聚壯偉當為別出念堂先生與家訪林皆素講於篆籀之學其題品已有定目非余所能與也獨念瑞州公早世公以羈孤奮起收拾先人遺跡於散軼廢墜之餘片紙隻字皆珍護寶重如天球河圖之比仁人孝子之思有足傳者當謹書之以詔後來故不辭而附書其末以次於兩公之後云雍正十有二年正月五日白田王懋誥書

又書李樹庵篆書後

白田草堂存稿

卷八

六

邑侯李公治寶邑之四年余始以事謁公公留與語久之已而視余以先大夫瑞州公篆書二冊其一則書壁聯云存無欲害人之心行可以告天之事余聞瑞州公守郡十有四年遺愛在民民謳思之至今祠祭不絕而時世既遠無有能道其政事之詳者今於此二語可以想見其溫良慈惠之心公平正大之體矣昔河南守吳公蜀郡守文翁為漢循吏第一而傳無可書之事瑞州公與吳公文翁不異而有此二語後之作史者必錄之以次循吏傳後無疑也抑聞之存無欲害人之心近於仁行可以告天之事近於義仁義交盡聖賢治己治人之道皆備於此非獨為循吏而已然此其根本要領所在其施之於政紀綱法度條教號令必有絕出於今者惜不得聞其詳也邑侯李公不

紹前開益懋厥緒其治寶邑也有明通敏達之識有綜練剛決之材而大指歸於仁恕故一時裔宇冤瑣之流皆憚伏不敢為非而閭巷間無不被其澤者考其淵源所漸蓋有自矣公又將纂此二語榜之堂皇朝夕仰瞻以自警惕移孝作忠是而得之瑞州公事雖不詳而公之治蹟得於耳目聞見之近余舊執筆太史氏異日將條繫事件發揚光大以與瑞州公並傳而先於此誌其槩云雍正甲寅白田王懋誥書

偶記

冊府元龜宋璟為相奏言臣伏見廣州奏事云廣州為臣立遺愛碑夫碑所以誦德紀功臣在郡日略無所稱幸免罪戾一介俗吏何足書能溫承恩施見在樞密以臣光寵

卷八

七

成彼諛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乞勅廣府即停從之按唐有天下三百年而廣州以政績稱者僅三八宋文貞公其一也豈茲無遺愛者而宋公之自言如此即此一事足以扶樹道教振厲風俗開元之治寧為無所本歟今之君子有能知此意者鮮矣
漢書雋疏于薛彭平六人合傳其行事有略相類者惟于定國薛廣德賜安車駟馬彭宣先賜安車駟馬後王莽恨宣求退遂不賜皆紀其實非有意以此為聯絡章法也疏賜金平賜牛酒雋病免一無所賜又何說乎向見堯峰漢書批本於賜安車駟馬不賜安車駟馬皆用朱筆大圈以為章法在此後輩相承輒多贅說誰生厲階至今為梗不能不為之歎息矣

小學載范益謙座右箴曰一言朝廷利害遠報差除一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竊意此為初學未出仕者言之若已出仕矣受國恩而視朝廷州縣如秦越人之渺不相關豈理也哉杜少陵流落歲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故曰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朝班蓋與卑官處士不同不可據小學語以為定也但不當出位犯分取妄言之罪至於私居議論是亦缺畝不忘君之義恐未可以為非也余家居十六年矣每閱邸報特有所感發輒為一二同志言之或以為悖范氏之戒而亦嘗以自疑聊筆之以諗同志幸相與評定其得失焉

偶讀私記

聞之人之為學者皆以治其心也其在虞書曰人心惟危

白田草堂存稿

卷八

大

道心惟微商書曰以禮制心大學曰正心孟子曰存其心求放心而夫子自言從心所欲亦繼之以不踰矩是則皆所以治其心而非徒心之謂矣至朱子乃發明之曰八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嗚呼盡之矣蓋心具夫理而心非即理也理載於心而理亦非即心也心者一身之主萬事之綱故言學者以心為之本而必有以治其心而至於心與理一而後可以言學是豈以心為學之謂乎自釋氏有直指人心之說而後之陽儒陰釋者宗之於是遂專以心為學宋黃東發氏蓋已辯之其後又有心者眾理具萬事出心即性性即理之說猖狂恣肆有過於黃氏之所譏者而要不

出於釋氏本心之一語後之人固有所不能辨也今猶舉心學以為問亦未考於先儒之說而侵染於異學而不之知乎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註曰聖人之心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則一者理也非心也今以心為一人之舉動莫非自心出者放辟邪侈亦皆心也是則庸夫豎子皆可與聞一貫之傳而為心學之說者滿街都是聖人田夫野老匠人陶戶俱高第弟子其弊固必至於此也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朱子之釋之者詳矣其曰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此為本發之中言既不已之彼又入不之此如是則只是內此為敬以直內言程子之旨非有二也今迷程子語曰主一則只是中無適則只是內是主一者主中也無適者不適於外也豈別有所據乎

白田草堂存稿

卷八

九

因此而謂朱子專一於事而不雜之語為非所以存之而適所以放之是則主一者必關門獨坐閉眉合眼而後謂之敬豈程朱言敬之指哉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無非辟之干又曰嚴威儼恪非敬之道然致敬須從此入又曰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敬之事又曰習到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此豈專於中與內者而謂程朱之旨有異然乎否乎周子曰一者無欲也此一字與惟精惟一協于克一兩一字略相似而與主一之一無干涉也聖賢語言字面雖同而指意各別者多焉烏可以概言之乎又謂多欲而不可制者人心也則亦知心之不可以為學矣與前之言心學不自相刺謬歟總之口耳剽竊元無實得而又以己意橫作主張故其言

之疎脫如此此亦不足與辯而其中亦有近似而易以
八者故為申明之云爾

所策問之意雖並舉程朱之說而有不大滿於朱子者凡
今之諸學家類如此前輩歸熙甫有云今人以講學求勝
朱子而朱子之生平居官在朝之心行事無一不可與天
地質者講學之徒其能及朱子之萬一否也此言雖泛實
中講學家之病今之君子居尊官食厚祿隨行逐隊歷有
歲年而於國家政事之得失人材之進退民生之休戚漠
然其無所與乃哆然談仁義說道德輒以經學自文不幾
於歐陽公之誚高司諫者乎亦何足與辯也

白田草堂存稿

卷八

二十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八

孫令翰全敬啟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九

寶應王樵茲予中甫著

雜著

論古人不以歲陽歲名紀歲

日知錄謂古人不以甲子紀歲但以紀日歲則自闕達至
昭陽十名為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為歲名自漢
以前初不假借余考其說有不然者按書詩春秋傳國語
戰國策其紀年雖不以甲子而亦無有以闕達攝提格為
歲名者惟呂氏春秋有歲在涖灘賈誼鵬賦有單闕之歲
之語疑出於戰國時星家別為之名故史記歷書以是紀
年而他紀傳則略無所見甲子歷術篇與天官書亦有不
同而漢志所書亦小異則爾雅所云已不盡可據况爾雅

白田草堂存稿

卷九

博士立於王莽時王莽最為慕古而其下書云癸酉云庚
辰云辛巳不以歲陽歲名則可知古之不以歲陽歲名紀
歲也索隱謂爾雅近代之作故與史漢志有不同者則不
知古人紀歲從爾雅所云乎抑從史漢志乎爾雅亦有月
陽月名史歷書歲名闕達攝提格月名單聚固一例也可
謂古人以月陽月名紀月乎古人簡質紀年但以一二數
而不及甲子月爾雅云太歲在甲曰闕達太歲在寅曰攝
提格則是先有甲子乙丑而後別為之名不知古人何以
支贅若此乎以顧氏之博學而所引據止呂氏春秋賈誼
賦及許叔重說文後敘亦可知前之一無所據矣又黃帝
素問亦戰國之書其論運氣則以甲子紀年不以歲陽歲
名蓋不可以一二數故變而從甲子則固不始於王莽也

而謂古人必以歲陽歲名紀年豈其然乎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辰十有二宿之位辨其序事以會天位按十有二歲者以歲星言自星紀至析木十二次一歲移一次十二歲而一周天也十有二月者以斗杓所建言自子丑至戌亥一月指一辰一歲而一周天也十有二辰者以日月所會之次言亦自星紀至析木一歲而一周天也十日者以甲乙丙丁等言以陽統陰故不言十二子與六律同例十日而一周也二十八宿以星言分之為四則蒼龍等四方分之為十二則星紀等十二次亦一歲而一周天也序謂各有次序歲星與日月所會皆右轉斗杓所建十日二十八宿則皆左轉事謂各有其事如歲星則十二歲斗杓所指則十二月十

白田草堂存稿卷九

二

二次則日月所會十日以紀日二十八宿分度皆其事也總之各有其位雖有左轉右轉十二歲一歲周天之別而其位無不合故曰以會天位此以臆見解釋稍似明白更候精於禮者問之

鄭注歲謂太歲不以歲星言又謂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又引斗所建之辰又謂今歷太歲非此太歲賈疏隨文解義思之未得其說更俟精於禮者問之

議賑說

周禮大司徒以六行教萬民曰孝友嫺睦任恤嫺睦任恤與孝友並重焉程子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張子所謂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蓋推此意也然鄉八刑有不嫺不睦不任不恤之目而荒政卜

有二則不及勸分之說蓋振窮恤貧已備於平時而又有邦之委積鄉里之委積縣都之委積以待艱厄凶荒故專其事於官而不以至於民誠慎之矣三代而後富文忠公之於青州趙清獻公之於越州其救荒之法為最詳科條具存於今而皆有勸富人出粟之令朱子於浙東亦嘗行之出粟推實屢見於章疏蓋分災卹患有無相共州黨閭里之所必不得已者是亦廣周官未盡之意而非有所繆戾於其間也吾邑舊歲奇災而鄉俱渰沒今春重以大雪寒凍米珠薪桂盡已乏絕農圃固無所得食而百工商賈亦無所牟其利閭閻轉移執事者遑遑無所之鄉村中閭門餒死者所在多有而坊郭中家以下累日不舉火者十而五六也夫同舟遇風則秦越人相救如左右手滿堂飲

白田草堂存稿卷九

三

酒一人向隅而泣則皆為之不樂州黨里閭非秦越也死生朝暮不遑遇風也比屋連室束手枵腹叫號無所父母妻子委命待盡豈特一人向隅之泣哉寶應小邑無甚富之家然多有不缺於食者吾安坐晏然而聽其呻吟宛轉死棄於溝壑之中必有惻然痛心而大不忍者矣往者亦有勸分之說而應者鮮焉蓋未嘗有至誠惻怛之心而以文具行之若有所迫而非其所樂為且或疑夫輕重取舍之不得其平是以遲迴前却而非吾邑人之善於利而薄於義也今朝廷緩征平糶發倉移粟有曠古非常之惠而此數日之間尚有待焉諸君倡率共為義舉轉相勸諭豆區釜鍾各隨其力銖黍合倫亦可累積如出一朝之惠即可活數人之命當亦仁人君子所願為也世之求利

利益為子孫計者或施予寺觀或脩理橋梁道路以而
較之其緩急大小相去何如則夫求福田利益為子孫計
者莫亟於此時矣昔范文正公為義田以贍其族至今守
之范氏無窮人朱子為社倉於崇安而一鄉數十里之閒
無餓者高忠憲公做兩公之意為同善會無錫人賴其
利吾邑嘗舉行之而未幾其法遂廢余嘗慨吾邑風俗之
敝大不如曩者二三十年前竊私憂焉今諸君共為此舉
踴躍從事有合於周禮及程子張子之意是人心轉移之
機余固樂書其事以告邑之人而同善會其廢未久其法
可考又將與諸君共圖之以為吾邑人永遠之利也里人
三懋誌書

立嗣辨

白田草堂存稿卷九

四

同家公生四子重甫純甫和甫玉甫重甫公生繩武和甫
公生祖武宗武成武純甫公玉甫公俱絕無後宗武繼純
甫公其繼玉甫公者當在成武而繩武已有二子天擎楚
材於是以楚材繼玉甫公為孫此議之前定者也其後天
擎早卒無子則重甫公及繩武之世又絕天擎與楚材為
嫡兄弟自當以楚材子為嗣而楚材止有一子故天擎臨
歿遺言且無立嗣以待楚材次子之生今次子生已周歲
矣即宜立為天擎嗣以奉同家公及繩武之後此揆之禮
律而合度之人鬼而安斷斷無疑者也而議者紛紜不一
時宗武子麟勛生四子祖武子子倫生二子或主次序之
說謂宜立麟勛之子或謂宗武已承嗣其後不得更承嗣
宜立子倫之子此兩說者愚請得而辨之禮曰如何而可

以為人後支子可也律曰凡立後者先儘同父周親天擎
楚材則同父也楚材之子於天擎為嫡姪於繩武為嫡孫
同父周親更無二人以天擎言之固不肯舍嫡姪而立從
姪以繩武言之更安肯舍己之孫而立他人之孫哉且楚
材之子之後天擎也為歸宗不為繼嗣即使楚材止一子
亦當以其子歸宗楚材之不得歸宗者以兄弟不相為後
天擎之世不可絕而必以其子歸宗者以祖父為重而不
得自有其子也萬一不生次子則寧更繼他人而推祖父
之意必以其子還為後并不得拘支子適子之說也況今
楚材已有次子正合禮支子為後之云則更何所擬議而
紛紛不已哉或謂楚材已嗣玉甫公則與麟勛子倫同不
得以同父論是又不考於禮律之過也禮為人後者為其

白田草堂存稿卷九

五

父母期凡私親皆降一等今律亦然故以名言之麟勛楚
材於繩武皆從父而麟勛之服大功楚材之服則期矣麟
勛楚材於天擎皆再從兄弟而麟勛之服小功楚材之服
則大功矣是皆不沒其父子兄弟之實而麟勛為得以房
分次序與楚材較哉麟勛子之不得為嗣也以與楚材子
較而其親不敵也非夫已承嗣不得更承嗣之說也已承
嗣不得更承嗣不知出於何書而乃據以為說設使子倫
無次子而拘於此將舍同家公之後而別取之乎故非楚
材與天擎為嫡兄弟則承嗣者必麟勛之子無疑也是子
倫且不得以與麟勛較而又烏得以與楚材較哉成武之
不繼玉甫公是欲均房分也今謂楚材已嗣玉甫公其子
不得更嗣天擎而當以子倫之子是重甫公之後不可承

其二而和甫公之後反可據其三此又豈平情之論乎若謂楚材家少自足而子倫貧乏為哀盆之計先王之制禮律也固為一定之法以杜後世之爭不得以私意轉移其間今子倫之子必不得立即使得立而據禮律以爭者必不能以己是敗無窮之隙而而盡之道也況使重甫公不得有其曾孫繩武不得有其孫而天擎臨歿恭拳之言付之不聞三世之魂必有嘆息痛恨於地下者而傍徨踟躕不肯以享非其後之祀人鬼之情皆有不妥其不可也決矣或謂楚材本不當嗣王甫公今其子既歸宗則楚材不得擅王甫公之所有夫楚材之嗣王甫公也專以房分論而不以昭穆次序論也其誤已在前不可改矣然以今推之嗣王甫公者當在成武成武無子嗣成武者仍在楚材

白田草堂存稿 卷九

六

固非有誤也奈何藉口而欲分楚材之所有哉楚材之為人各於財而居鄉不諳世事以是多不善之者夫謹身節用庶人守家之常不可以為憾而惜然無所周旋又族屬之所當深諒者況立嗣大事當考之禮按之律而推重甫公繩武天擎既歿之意不得以私愛憎與也同家公於新庄公為長子至天擎累世正嫡所謂繼高祖之宗今自重甫公以後斬焉斃孤魂了然無依四時祭享誰為其主而天擎婦已贅王某為壻同於吾人滅鄣之事凡繩武天擎胙手胙足櫛風沐雨辛苦經營以有尺寸之產業皆入於不知何人之橐九原之下冤酷莫伸仁人君子必有惻然於此者屬在本族烏得以坐視也前者已議立楚材子為嗣而以其子尚幼仍歸楚材撫養其天擎各田中所

販麥禾俱似天擎如朝夕日用之費楚材不得有所覲覲其天擎自續置田分與贅壻王某為業計每年所收自足供用天擎婦亦不得借端變易田產後以議小不合而罷今思鄉隣有不平之事昔之君子尚必明白辯論為之救正不肯隱情惜已緘口不言況在同族之親而以嫌疑之故置之度外此甚不可也故復為此辯以告於諸叔諸昆弟相與斟酌以定其議要使重甫公繩武天擎不至斬焉之祀而天擎婦與楚材皆得以相安無紛紜爭較之患則志願畢矣至於知我罪我固其所不計也丙申十有一月棲村氏書

余少及見繩武公繩武公居鄉距城二十里許歲往來城中繩武公卒天擎楚材不一至城天擎卒竟不及知

白田草堂存稿 卷九

七

也丙申秋楚材來與鶴聞大兄言立嗣事大兄時方病浸譏其事於余余細詢之乃得其詳是時天擎嫂潘氏主家事有一女已贅王某為壻雖遵天擎遺言擬以楚材次子為嗣而以與楚材不協恐既立後楚材有所挾持故緩其期其昆弟中又多沮之者余再三勸論為調劑其間始有成議已擇日告於族親而疑忌並起謗謠紛然余因謝不復與而嗣卒不克立既而請於叔父脩撰公為作此辯將告之當事以定其議會余試京師逾年方歸而叔父大兄相繼卒不暇更及此而常往來於心不以置也壬寅秋余將往安慶距前議時已七年天擎猶在殯而楚材又卒嫂潘氏之女亦亡族中猶持異議無能決者余念此事更不可緩乃請於祠門十叔主

其事而以此辯言於邑令吳公吳公欣然許之遂大合族親為定其議楚材既死嫂潘氏無所嫌疑而女又已亡贅壻某亦不復與議以嗣子歸潘撫養而前他所云皆不之及比立券冊并此辯吳公為鈐印立案於是異議屏息是年冬天肇始克葬自後西家和睦而嗣子已十餘歲得以成立天肇楚材俱可無憾而大兄亦可少慰於地下已今年秋偶讀舊書得此辯因附著其本末如此以識余始終區區之意云爾丙午九月二十三日記

希韓字說

北孫希韓請余命之字余字以好古而告之曰韓公生絕學之後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直追董仲舒劉向揚雄而

白田草堂存稿 卷九

八

與之上下至其原道德排釋老力且與孟氏侔矣此非余所敢望於汝也獨公之自言少專專於講習非古訓無所用其心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五經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其教人也為文宜師古聖賢人師其意不師其辭能自樹立不因循此則人人所可到者公固自言好古而歐公蘇公亦皆以好古稱之故以好古字汝而以是為汝望焉蓋自科舉之學興士多務為苟且速化之術而不知好古書然科舉之文不自於六經史漢韓歐蘇曾諸大家而亦斷不能工故為科舉之學固必由此抑又聞之文者載道之器而伊川程子亦言韓子因文以見道夫苟能好古得於辭而通其意其於道也已十之四五矣此

余不敢為汝望而又不能不并以為汝望者也甲寅六月

通譜說

甲午歲余在舍弟懿誦青縣署中獲晤諸城獻可兄獻可時以仙居令行取未上寓於青朝夕往來因敘昆弟之好相與無閒也戊戌余中禮部試出諸城李公之門往謁李師而職方公在焉職方公李師之內弟也而於獻可為從叔父語次及之職方公亦曾過青署與舍弟敘叔姪聞之欣然遂自上坐不復講賓主之禮而名刺往還一以叔姪之稱自是數數相見於李師家余為舉歐陽公遺事而未嘗不嘆前人之淳德也其冬余以假歸南北絕遠遂不復相聞般翁老父臺以甲寅來宰吾邑為職方公之令嗣余

白田草堂存稿 卷九

九

老病家居不獲謁見而兒子歲傳乙卯與薦書託公門下士之列余心知宗誼而未嘗敢言今年八月舍弟懿誦始見公乃復敘及於此余惟古人有避嫌之義而君子嚴未然之防公方臨蒞吾邑以賞善罰惡為職釐剔奸弊一新庶政而余宗族頗眾且邑中王氏亦不一姓恐有所依託假借以撓公之治且近時風俗澆薄必有小了纖人指是以為辭者目前之事可鑒矣故願仍從張水部胡振武州民百姓之例張水部贈向蘇州詩云登第早年同座主題持刺自是州民胡振武建第過家謁河中帥以治下為稱俟公榮遷陞任以後方敢再敘宗誼朽耄聾聵不能面陳其說故書此以請正惟垂鑒焉至於兩世交好之誼非尋常通譜之比亦欲附載之以示兩家子弟永承傳之無窮也治下年家弟王懋茲謹書

論傷寒六書

昔漢張仲景著傷寒論為醫學之祖然其言專為冬時止傷寒而設其於春溫夏熱之異內傷外感之辨未之及也劉河間出而發明溫暑之不可與傷寒同治李東垣出而發明內傷之疴與外感相似而絕不同至朱丹溪更發明西北方多正傷寒東南方少正傷寒而治法迥別其論益以精晰矣仲景之言奧雅難解其藥劑與今全不同唐宋以來多通其意師其法而不盡用其方迨明陶節庵始以己意變亂古制其論率多淺易行於世俗雖其言為即病之傷寒設而溫暑兩症語焉弗詳至內傷則畧不之及於是翕然遵用其書凡諸雜症槩以傷寒治之而殺人不可勝數矣夫桂枝麻黃兩湯之不可輕用人人知之矣承氣

白田草堂存稿

卷九

十

白虎孰非為即病之傷寒設而可一槩用之乎仲景於傷寒之自陽經傳入陰經與直中陰經其治法較然有辨則溫暑之治裏亦必不同陶氏每謂諸症解表不同而治裏則同豈其然乎自仲景以來二千餘年矣古今風氣異宜方所各別而謂承氣白虎可一槩用之此必不然之論也陶氏以六乙順氣湯代三承氣而仲景之指盡失又輒用三黃石膏湯三黃巨勝湯視白虎且十倍過之雖有回陽返本湯回陽救急湯再造湯附於其中而亦雜以大黃黃連石膏加焉其大指主於寒涼攻下絕不為謹護元氣之計金壇王氏謂其弊醫來學為仲景之罪人非過論也李東垣曰內傷者極多外感者閒而有之又曰初非傷寒以調治差誤變而似正傷寒之症乃藥之罪也朱丹溪曰傷

寒內傷者十之八九總以補元氣為主又曰凡症與傷寒相類者極多皆雜症也初有感冒等症不可使認作傷寒亡治西北二方極寒肅殺之地故外感極多東南二方溫和之地外傷極少雜病亦有六經所見之症故世俗混而難別觀李朱二先生之言誠發傷寒論之所未及而為仲景之功臣矣陶氏生李朱之後不能詳考而輒以己意變亂且妄稱得仲景遺意其書刻本又多脫誤原玉鈔四字誤車地三黃石膏湯後則每以其便己而私之以為枕秘於其脫誤亦不能曉并陶氏之指而失之肆然號於世曰吾專門寒科也世亦以是推之死者接踵全不自悔而病家俱惜不覺悟以余所見傷飲食者傷勞倦者傷暑者傷濕熱者槩以傷寒施治皆死

白田草堂存稿

卷九

十一

於旬月之間其有年少氣壯得以垂死而活反以為藥之功不知其本無大症其至此者皆藥之罪而不死者特幸而免耳余既目擊其害故舉李朱二先生之言鐫于中之以告世之病家庶有萬一之悟而并及所據陶本之誤世醫聞之亦或有憮然於斯焉

金壇王氏傷寒準繩序

云陶氏之書不過剽南陽

尚末望見易水門墻而輒詆傷寒論為非全書醫賢來

學蓋仲景之罪人也而世方宗之天枉可勝道哉凡例

云後人治傷寒者既皆識仲景之法不盡又不知其病

本於內傷虛勞而思補養但用汗下致死者其殺人何

異刀劍興言至此切骨痛心今雖以後賢補養之法

載於篇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尤望臨病之工重人命而懼陰譴熟玩此書無疑於心而後下手用藥即不能然寧過於謹護元氣無孟浪汗下而後庶幾其少失也按陶節庵六書行世已二百餘年無有昌言其非者獨守泰先生盡力排之而世莫之知也故特表而出之其凡例言後人治傷寒之悞絕為深痛苟稍有人心者其得不憬然於此併附著之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覽者可以識守泰先生之意而無疑於余言也已

用石膏辨

石膏本經微寒而別錄以為大寒別錄是也張潔古云陽明經大寒之藥能傷胃氣令人不食非腹有極熱者不可輕用李東垣云胃弱者不可服其丁寧告誡如此張冲景白田草堂存稿卷九

士

傷寒論用白虎湯者三用白虎湯加人參者六白虎湯以石膏為君主之藥大抵皆大煩大渴表裏俱熱脉洪大或沉滑者方與之又云表未解者不可與成無已云白虎湯立秋後不可服服之必為臧逆以致虛虛者多矣朱奉議云白虎治中暑及汗後解表藥非治熱病而夏月伏陰在內尤宜戒之李東垣云血虛發熱證類白虎誤服白虎必死孫兆云四月後天氣熱時宜服白虎湯然四方氣候不齊及歲月氣運不一方所既異當用之時亦宜兩審近時陸氏亦云無渴者不可服此藥為大忌吳氏云足陽明本經發熱潮熱表裏俱熱舌燥煩渴之聖藥如陰傷寒面赤煩躁身熱與胃虛惡心大便不實脉弱食少無人熱者不可用也誤用之傾危可立而待矣趙氏云白虎五六月中

暑必用之藥然當審其虛實夫有是病則服是藥大煩大渴之證非白虎不能解然古人再三諄囑即使當用必且詳審則白虎之不可輕用明矣經云石之性悍石膏質柔賦而性寒涼沉重著於腸胃卒不可除仲景傷寒之用加人參者過半雜病中渴亦加人參溫瘧去人參加桂枝皆所以救其寒也又石膏古方用一觔乃打碎用綿裹煮則與今煖研者迥別活人書改用四兩每服五錢劉河間號用寒涼而其立方亦準此證治準繩改服一兩以方計之活人書所用石膏僅一錢一分證治準繩亦不過二錢二分而已吳氏曰古方大陷胸湯大黃六兩今止用六錢足矣人弱病小者又當減半或四三之一芒硝一升今用二三錢以例推之則石膏可知今人不論何時何證何脉輒

白田草堂存稿卷九

士

用白虎湯石膏有用至七八錢者有用至一二兩者幾以為常用服食之藥其氣壯年少者尚可稍挾虛者上為嘔逆下為泄利不能食而斃者不知其幾矣此殺人慘於刀劍而世莫之知也偶見有一二愈者以為此藥之力而其死者則曰病不可治大黃芒硝猶有言其誤者至石膏則不復言矣周禮醫士失四為下是病自愈者半非石膏之力而脾胃既傷傳變不一其禍貽於異日醫者姑以微一時之効不復為人性命計而病家懵然從之墮於坑穽而不覺其可哀也已余非知醫者但目擊近日受石膏之害者甚多故舉前賢之論詳列之庶醫者少知所警而病家亦不蒙其害焉

余既為此辨後閱本草經疏有云石膏起死回生功同

金液用之少則難責其功世醫罔解特表而著之其
附白虎湯方石膏自一兩至四兩麥冬如之知母自七
錢至二兩又云自一劑至四劑乃知今俗醫所據以此
其云一劑當以一兩言四劑當以四兩言俗醫不察并
其本意失之按繆仲醇以醫名於近世而其為經疏則
謬誤甚多前輩有云經疏出而本草亡非過論也其稱
石膏之功遺禍至今而未已陶貞白言註本草誤則殺
人其謂是歟又國朝之初高沙袁體庵亦以醫名而
用藥多寒涼蓋國初創造之時民氣剛強藏府堅實
筋骨壯盛故寒涼為宜然其立方大抵用東垣法以錢
計分計而已今休養涵煦八十餘年民人安於太平逸
樂藏府筋骨迴異昔時而輒以大苦大寒之重劑肆行

白田草堂存稿卷九

四

攻伐視人性命有同草芥余不識其何說也今之俗醫
既庸且妄未必盡見經疏亦未嘗考體庵之傳云何而
影響剽竊或有援是以自解者故附及之以祛世人之
惑焉
又考陶節庵六書其殺車槌中載三黃石膏湯石膏兩
半後脫每服一兩四字瑣言中亦載此方分明可按也
又瑣言中六神通解散作湯石膏二兩後註云治時行
三日加蔥白香豉煎服殺車槌中亦載此方加川芎
辛三味無分兩註云治時行三月後謂之晚發據此則月常
作月下脫後謂之晚發五字前疑錢上疑脫每服五
三字瑣言本方六味共十三兩五錢無作一服之誤
分正今每服五錢之數大抵俗醫所據不遵陶氏書而

於其文義往往多不解至其脫誤萬萬不復能考証矣
以是堅據其口而聞有一二幸愈者蓋以自信殺人如
麻略不復顧為究其底裏如此真可一嘆余所云未必
盡見經疏亦未嘗考體庵之傳云何非妄論也因并附
及之三黃石膏湯七味約共七兩以每服一兩計之石膏不過二錢有奇而已

義僕王珍傳

王珍者寶應李本恕行一之僕也行一娶潘氏無子珍少
育於其家潘氏待之有恩潘氏早卒珍感激主母遂事行
一不肯去行一舊家用度不能不少費家遂以落嫗戚閑
有所欣助亦輒緣手盡老而益貧薪米之事皆珍任之時
再為庀金置妾然卒無子其後雙瞽獨居朝夕所恃惟珍

白田草堂存稿卷九

五

珍左右奉養歷數十年不懈妹適揚張氏時迎以養未一
月輒來歸以為不如珍之能順適吾意也珍嘗衣極敝褲
或問之曰汝有新褲何衣此曰前日吾主人思燒簞食而
不可得已以入質庫買簞以奉主人矣其他多此類開出
外有所貿易有餘即以奉主人行一雖貧老無子然較有
子者反勝之矣有族人見其誠實欲引以為己用特置酒
延拜謝其奉主之勤因以十金予之託為經營珍受之所
餘珍曰吾知有吾主人耳他非所知也即以原金還而謝
却之余弟懿誦令烏程將赴任擇一管門人而不可得或
薦珍余弟亦知之曰彼有主人豈肯往哉或曰行一已立
嗣子矣若以數十金為彼主人作生計彼自可往也乃以

語珍珍曰吾奉事主人數十年今老而聲朝夕所持唯我
我何忍去之非不知管門有厚利也卒辭不往珍年三十
餘不娶或謂之曰汝貿易久奉主人之外尚有餘金何不
娶珍曰吾亦念之但吾自奉主人所娶安能與吾同心恐
反以為累耳久之乃娶其妻果不悅頗以為言珍大慟曰
吾之所以不欲娶為此也吾將奈何乃日夕誘說其事後
其妻亦化而從之同心奉事至老無間言行一年九十餘
乃終珍仍以貿易自給至今尚在邑八莫不欽重之
舊史氏曰行一與余少相識而潘氏為余姨姊故於其家
事略知之而姨兄運恰嘗為余道珍事甚詳相與感嘆幾
為泣下今已十不記其一二矣其却余弟之招則余所親
見也夫珍之事主勤矣而并能化其妻此尤為難得者焉

白田草堂存稿

卷九

六

恪既已前歿而余亦老且病後之人恐無有知其事者矣
故為表而著之然尚恨老耄多忘不能盡記其詳也

又有李王氏者其父王成為余喬氏姑父塘水之僕妻
主竈蓬頭赤足蠢拙人也其女始招李珍為婿生一子
未幾而歿時王氏年僅二十餘眾皆以必別嫁矣王氏
則自誓曰吾不忍負吾夫也卒守其志不變在眾中若
循循無異而義烈之色凜然不可以犯無敢竊視者余
聞一見之輒為加敬今已七十餘矣其二子皆成立是
以附著之無使其無傳焉

嗚呼人心風俗之敝至今日而滋甚矣蓋天理民彝之
稟幾於盡亡豺虎橫行白晝貪人而莫之問為有司者
安之為士大夫者安之矣而猶有如王珍李王氏者出

於其間豈非古道猶存人心不死或庶幾有世運陽生
之一機哉王珍之奉主人讀書講道者所不及也李王
氏雖若平常無奇然生於輿隸之中何知禮義而自守
之嚴如此是亦有萬萬不可及者彼夫奪攘矯虔有覲
面目而曾不知奴僕之不若也嗚呼悲矣

白田草堂存稿

卷九

七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九終

後學成惠淦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奏

恭謝 天恩摺奏

新授翰林院編脩臣王懋竑謹奏為恭謝 天恩事

介庸儒至微極陋竊叨末第獲序進於有司頃緣母老近

就教職自分未為冗散無復親近 闕廷之望幸值 聖

主御極勵精圖治宵旰不遑四方欣悅復見唐虞三代之

盛而且旁求俊彥廣羅遺逸 臣以微賤猥辱 詔令自領

何人敢膺斯寵且喜且慙不知所云趨 命以來蒙 賜

召見碌碌輕材曾未得少效犬馬之力又蒙 恩授翰林

院編脩在 皇子三阿哥書房行走稽古之榮於斯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

極高天厚地之施非夫捐糜頂踵所能報答 伏自念家

脩廷獻者士子之常經資父事 君者人臣之通義而 臣

才力衰邁學術迂濶雖鞭策疲驚淬磨朽鈍恐終無以稱

皇上任使之至意 臣不勝大懼螻蟻微誠冀蒙 聖察

無任受 恩感激悚惶戰越之至為此繕摺恭謝 天

恩謹奏

書

上高安朱公書

制王懋竑稽首謹啟老先生閣下懋竑庸虛腐生言行無

足取荷老先生知己之愛獎待拂拭逾溢涯分自遭憂以

來高誦厚疊益復有加無已皆非晚學小生所敢望於大

賢君子者自顧庸鈍何以克堪感激之私銘鏤不忘非敢

謂所能道說也懋竑以微末蒙被 聖恩賚予優渥榮貴

泉壤為千古未有之遭逢雖捐糜頂踵未知何以報稱於

萬一請 闕謝恩當不敢以刻遲但自念先母之變遠在

二千里外不孝之罪無以復贖唯衰麻之服歲月之期少

可自盡今窀穸甫畢僅及期年而遽釋服入都冒哀求仕

內之無以安於心外之無以解於天下以此憂疑不知所

決昨奉台諭必當以二月進京并及阿哥惓惓相待之意

自不容以少緩昔人有云孝已不逮矣忠可忘乎臣子之

義何敢自顧其私然終有不能以自安者進見時精神昏

暗言語錯誤造次無以自達退而思之悔恨無地入春後

怔忡舊恙忽爾大作日益沉困寢食都廢竟不能起於床

往者此恙舉發非數月調理不克以愈自度無以及二月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

之期伏乞老先生更賜裁酌前奉 旨不必俟三年滿尚

未有定限或可俟秋冬閒 皇上問及叩求代奏少寬時

日并懇代啟阿哥不勝大願若斷不可以遲擬於三四月

閒扶病前往謝 恩後即以病請未知可否懋竑素無知

識於世事不通曉一切俱蒙訓誨為此專請鈞諭指示所

宜干犯嚴尊伏增戰灼臨啟悚惶待命之至

上高安朱公書

十二月二十二日王懋竑再拜謹啟老先生閣下懋竑曩

以虛庸備員 禁近獲侍左右在趨走之末過承獎待踰

溢涯分提携教誨以朝夕洎遭內憂枉屈車騎辱臨邸

舍營救護視有同骨肉自是以來疾患頻仍顧蒙始終之

惠委曲保全其為更造之恩過越之義勒銘心版感戴不

忘非區區言語所能道說也伏自念冗末散秩蒙 先帝厚恩拔置清列 寵賴優渥施及泉壤奉職不謹無絲毫報答遽以老病屏伏田里犬馬齒衰永無效力之期夙夜循省惟增戰懼閒以餘暇思及閣下知己之誼千里隔濶無由仰望清光即欲奉一書上候起居而閣下在日月之際非後學小生所敢冒黷然其感激之私依戀之誠未嘗頃刻忘也昨奉 大行皇帝之諱螻蟻小戶攀號莫逮今者 聖天子在上聰明神武誠敬寬仁蓋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明孝宗所不及 即位以來延登故老收召遺逸四方幽隱靡不畢達 詔旨屢下愷澤滂流四海喁喁想望治平而閣下以厚德重望當股肱心膂之寄為 國家柱石莫先之臣其所以黼黻鴻猷贊襄盛治者當與富鄭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

三

公韓魏公比隆必非丙魏房杜之規模也懋竑老病之餘耳目昏聩自甘廢棄蓋在疲癯殘疾扶杖往觀之數倘得少延歲月親見德化之成為太平之逸民則幸甚矣竊觀衆賢彙進正士盈廷凡所建白裨益弘多而根本節目之大似有未盡及者迂愚之人欲効末議以冀萬一之補而廟堂之議非草野之所敢與也二小兒前獲進謁今幸與薦名來至 京師謹令躬詣門下恭請台安并肅寸絨畧達謝悃十黷尊嚴不勝惶恐伏惟鑒察臨啟悚惕依戀之至

上桐城張公書

十二月二十日王懋竑再拜謹啟光先生閣下懋竑曩以虛庸備員 禁近獲侍左右在趨走之末過承獎待逾溢

涯分暨遭內艱更被薦延辱蒙 恩旨寵賴稠疊且感且愧不知所云自是以來疾患頻仍憂危莫保載病止上復得見於內署慰藉有加為之開釋委曲周旋遂邀始終之惠免於罪戾歸休故里其為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刻銘心版永永無極非文字語言所能道說也伏自念冗散末秩蒙 先皇帝拔擢之榮賜予之厚隆天重地無以仰報萬一遽以老病屏跡邱壑犬馬齒衰永無効力之期夙夜循省惟增戰懼而以閣下知己之誼亦未有以敬答分毫其為慚負如何可言嘗欲奉一書以上候興居而閣下方在日月之際非後學小生所可塵黷又以諸老先生遊從畧同當徧致竿牘之敬揆以古人之義有凜然其不敢者是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

四

會託靈臯為達此意不知道及否也閣下老成重望謀謨審勿歷十餘年維持調護勲在社稷如寒暑雨暘之潛易人被其澤而莫名其功自古遺逢之盛未有過焉者也是必有忠言奇謀遠見卓識為 國家根本長久之計而措天下於泰山磐石之安使唐虞三代之盛復見於今度其規模必不在富鄭公韓魏公之下非拘督鄙生之所能窺測也懋竑草野下士於 廟堂諸事皆所不聞從邸報中伏讀 詔旨仰見 聖天子聰明睿智誠敬寬仁蓋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所不及而延登故老收召遺逸四方魁壘耆艾之士群集於朝可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矣懋竑老病之餘耳目益聵目日益昏自度無用於時蓋在疲癯殘疾扶杖往觀之數但願少緩須臾獲見德化之成為太

平之逸民則幸甚也嘗觀於往者國家盛衰往復之數人材消長進退之由而知古之君子所以因時制宜補偏救弊者皆有明法則以往推來以古御今亦欲效其末議以裨補萬分之一而疏遠賤微卒不敢妄有所陳說也前者二小兒曾隨懋竑進謁茲以就試禮部謹令親詣門下肅候台安并附寸言畧陳謝悃冒瀆嚴尊不勝惶恐伏惟垂鑒臨啟悚惕依戀之至

與傳中丞書

十二月二十二日王懋竑再拜謹啟老先生閣下懋竑曩以虛庸備員 禁近獲侍左右荷蒙高誼不以後輩見遇知己之感銘切於心及閣下上試京闈懋竑又獲為同考官朝夕奉教幾踰旬月自遭憂歸復蒙慰問存恤備至且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

五

感且愧不知所云乙巳秋載病北上而閣下出撫兩浙道過敝邑水陸異塗遂不獲一望清光至今耿耿自是以後閣下在日月之際而懋竑屏伏邱壑膏壤懸隔無因緣得以自致門下閒欲奉一書以候興居而以疏遠微賤不敢援舊故之例輕有冒瀆會託敝門生汪師銘轉達此意不知蒙諒察否也 今天子聰明齊聖誠孝篤至綱紀庶政中外乂安 詔旨屢下愷澤滂流四海之內靡不歡欣鼓舞歌頌太平而閣下以舊學之臣當保傅之任所以討謨密勿啟沃 宸衷者必有以追配古人垂名百世非鄙人所能窺測也自古中丞之職最為煩劇凡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賢否吏治之熾惡民生之休戚皆得以為 皇上別白言之而今之督撫無不繫銜內臺有總領之任糾劾之

責縱不能盡得如周文襄王端毅于忠肅海忠介其人者而必不使裔宇鬼瑣之徒雜於其間其所紛更變易一切雖除復於經制則天下生民實受其福而 宗社有無疆之慶矣此海內人士所亟望於大賢君子者而懋竑屬在趨走之末尤惓惓有厚望焉里居以來閉戶自守溫習舊業於古今理道之故略有所窺亦欲効其議論以裨補萬分之一而疏遠微賤又不敢以盡也懋竑年齒日暮疾病日侵耳目昏聩全無所與欣逢盛世蓋在疲癯殘疾扶杖往觀之數獲存須臾親見德化之成為太平之逸民於願足矣茲者二小兒北上就禮部試謹令躬詣崇階肅候台安并附寸言略陳謝悃伏惟鑒照臨啟不勝顙仰依戀之至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

六

上徐太老師書

十二月二十二日王懋竑再拜謹啟太老師閣下懋竑曩者跼伏田里久仰盛德而無因緣以自致戊戌幸與末第以淵源之誼獲廁門下是冬習儀翰院始得一望清光引見時語言褻拙蒙代為 陳奏免於譴訶刻銘心版未之敢忘癸卯備員 內廷更得隨侍左右提携教誨以朝夕追遭內憂復承高誼存恤有加自是以來苑枯殊途千里隔濶幾及十載嘗欲奉一書以候起居而大賢君子非後進小生所敢冒瀆且恐以語言文字自干罪戾是以默默至今而企仰之私嚮慕之誠未嘗一日去諸懷也閣下清名重望直道而行雖屢進不合而不甘有所變易出處進退之義瞭然明白所謂耿耿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

殆與汲長孺蕭太傅魏鄭公宋文貝公無以異世之君子
未有及焉者也今者 聖天子延登故老收召遺逸而閣
下始復徇翔卿列班亞台司顧四方之士猶以不即登輔
弼為歉然厚德元老三朝重望未有過閣下者即日膺師
保之尊任平章軍國之重非閣下莫屬也懋竑自念以冗
末受 先帝厚恩曾無絲毫報答犬馬齒衰効力無日退
伏田野惟深戰懼幸逢 聖天子在上聰明睿智誠敬寬
仁蓋漢唐來所未有 詔旨頻下愷澤滂流四海喁喁歌
頌太平而懋竑以疲癯殘疾在扶杖往觀之數但願獲存
須臾親見德化之成為太平之逸民則幸甚矣茲以二小
兒幸與薦名就禮部試謹令躬詣門下恭候台安并附寸
緘略陳謝悃干瀆嚴尊不勝惶恐臨啟悚惕依戀之至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

七

與蔡聞之書

老先生以湛深之學瑰瑋之材追蹤韓范而剛毅大節直
比於漢之汲長孺唐之宋廣平遭逢 聖主正色立朝有
古大臣風將來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建無窮之基有無窮
之聞鐘鼎旂常有不足言者矣懋竑以庸虛漫隨賢者之
後內自循省惟深愧慙自遭憂以來跼伏草土愈益昏昧
舊學銷忘夙心掃地有不可為知己道者也啟者瀕行時
極承高誼層疊無已刻銘心版永戴盛德一載之中營辦
諸務無復晷暇未及以一書之問上達左右少陳謝悃其
為悚仄如何可言仰惟鑒宥不加譴責幸甚懋竑江淮孤
生廁身冗賤荷蒙 聖恩超逾常等 賜賚優渥為自古
所未有懋竑之遭逢捐糜頂踵未知何以報稱於萬一風

夜之中常深戰懼而已懋竑奉 旨治喪畢來京不必俟
三年滿去歲臘月克襄大事太宰公過邑言當以今春入
都會懋竑怔忡舊恙以勞瘁舉發幾致危殆累月僅得少
愈即擬束裝上道而老病之軀萬難支持更俟調治痊可
庶幾克訂行期道里隔濶未有信息特遣使來敬聞於老
先生懇為轉達於蝶園太老師桐城公傅老先生代啟阿
哥 皇上問及叩懇代奏不勝大願懋竑在病中耳日益
聾目日益昏形骸枯槁幾同廢人 君恩深重涓埃莫報
臣子之義何敢自顧其私但重服之人不便出入謝 恩
後恭擬上 請諸侯面商不敢贅及也懋竑素無知識一
切都不通曉伏望訓誨指示所宜屬在知己輒敢輕瀆諸
惟垂鑒臨啟悚惕翹企之至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

八

與方靈皋書

別違以來倏踰十載前者曾函致書亦不記作何語其時
言語文字之禁甚嚴大槩皆非所欲言於吾兄者也頃者
吾兄進秩閣學侍直 內廷閣學者漢之御史大夫唐之
門下省宋之叅知政事而侍直 內廷則漢之給事中唐
宋之翰林學士也其位望為不輕矣古之君子若漢汲長
孺蕭太傅唐魏鄭公狄梁公宋文貞公宋范文正公司馬
溫公其所遇之時所居之職不同而皆以忠言讜論高行
直節著於朝廷垂於史冊百世而下聞之者為之感慕興
起吾兄之所以自待於諸君子何如也則今日之謨謀啟
沃為 國朝根本長久之計而服天下賢士大夫之心者
其必有在矣弟雖疏遠竊願與聞焉 聖天子在上方將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

九

追跡舜舜掩迹成康 詔旨屢下憶澤滂流四海鳴鳴想
望太平而吾兄以天下重望任股肱心膂之寄此可謂明
良相遇千載一時而不能有所建明改易更革登斯民於
衽席之上措國家於泰山磐石之安則生平所學亦為無
用矣其在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又曰木從繩則正后
從諫則聖又曰不遷聲色不殖貨利又曰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幾又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又曰有言逆於汝心
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又曰好問則裕自
用則小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此皆迂濶熟爛
之言人人所共知者而為治之道卒不出此若舍此而別
為高奇之論廣博之說俱非所以輔翼盛德贊襄至治也
自古大卜格君定國者必以自治為本秦漢而下有儒者
氣象唯諸葛武侯其為政也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
益今之君子有能使人勤攻吾之闕者乎有能使人事相
違覆至於言及者乎欲人君之納諫必自能納諫欲人君
之求賢必自能求賢若不取剛明公正之士以自輔而一
有譏諂諛佞之人介於其側則自治已疎而以格君定國
不亦難乎此不當為吾兄言然朋友箴規磨切之道不得
不以此朽老顛愚無所忌諱切惟諒之中朝諸公弟多在
遊從之末近皆有字通問而有不敢盡者抑願以此推言
之也方今延登故老收召賢俊凡所建明已曠然其一變
矣而根本節目之大尚未能別白言之至於設施措置之
際亦有未盡符合而拾遺補闕裨贊 朝廷者未之或見
欲求宋之劉器之陳瑩中鄭志完諸公蓋不可得草茅不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

十

知內事萬一其間或有造浮言飾邪說以眩惑視聽者蔡
麓野心竊為之私憂過計而未敢以妄言也易之夬卦以
五陽決一陰而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其危如此姤卦一陰
始生而五陽皆不能以自立君子小人勝負之幾大槩如
此昔人謂元祐諸君子但知異己者之為小人而不知同
己者之未必皆君子此亦千古之炯戒也弟年齒益暮疾
痛益侵耳目昏聩不與一事欣逢 盛世盡在疲癯殘疾
扶杖往觀之數太平萬歲尚庶幾其及見之程伯子有言
天下事非甲為則乙為有人能致太平我願為太平之民
弟之惓惓有望於吾兄在此而已自知廢棄萬萬無用於
世而中心耿耿有不能自己者敢為吾兄私布之前辱手
教紙尾以弟饘粥不充為憂此弟之向常以為累者而兩
年以來所見略覺有異東坡蘇公云吾輩道理貫心肝忠
義決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慰藉則
與不學道者無以異矣誦之蹶然興起年幾七十死亡無
日而以區區仰面於人不亦惡乎用此自斷亦不復為人
言也聞中緒理舊業亦略有所論著而筆力沓拖全不近
古人故不敢以求教所作時文十二首附呈如賜覽觀亦
足以略知其志意之所存矣二小兒久困場屋幸與薦名
又遭災患故來 京師也最後吾兄嘗以為可教望有以
教督之但使為尋常自守之人不墮家門之舊足矣他非
所敢望也弟自託故交傾瀝言之不覺絮絮望勿以示人
其有未當願賜還答天氣嚴寒惟道體為時自重臨紙馳
溯同學弟王懋竑頓首

嘗念古今奏疏唯朱子戊申封事所言最盡當常置補 宸之側所云天下之大本今古同之至今日之急務則尚有不同者嘗欲仿范文正公上執政書胡文定公時政論具言本末為私議一通而疏遠賤微不敢成就其說卒廢棄之詢二小兒亦可略舉大槩也附及

與方靈臯書

舊歲二小兒歸未得親奉教誨聞之甚不樂疏慢之愆所不可辭今主即令肅謁台堦望有以教督之也昨者辱賜手書惓惓故舊之誼不勝感激猥以蠢愚冒進瞽言顧蒙開納不棄葑菲此古大賢君子之盛節非今世之所有也奏摺四通於邸抄中皆見之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凡所言皆古養民之政近世之所不講有能舉而行之三代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

十一

富民之效其可復觀乎其條畫詳明纖悉皆具足為生民久遠之利文章古雅深醇直與西漢董賈匡劉諸疏相上下生平所學為無負矣然以弟迂愚之見尚有遺議者竊以天下之大本當今之急務尚不盡於此而以今之督撫守令舉行是事不過文移上下虛應故事其甚者委之吏胥所以養民適所以厲民統觀近事大率如此尊兄先生居京師久凡此諸病或未深悉也昔范淳夫唐鑑極言有治人無治法朱子嘗以為苟簡之說及於晚年經歷州郡乃以為萬世不可易之定論故凡尊兄所陳者若一賢縣今可優為之而不得其人適以為害亦不可不熟慮也方今聖天子在上寬仁慈恕恩澤滂流開諫爭之塗塞捐納之路凡所施為卓越前古而尊兄以一世重望居經綸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

十一

密勿之地可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乃未有昌言至論為國家根本長久之計以貽億萬年泰山磐石之安竊恐後之君子不無遺議於此亦不敢不為尊兄言之也蘇長公作田表聖奏議序謂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大治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朱子於孝宗乾道淳熙極盛之時亦言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當時既不以為忤而後世亦未有咎其言之過者則今者芻蕘之議亦有可一二為尊兄言乎弟跼伏田野聾瞶昏耄外事一無所知識所見邸報又闕略不全試以古揆今聊舉大槩竊謂紀綱未正政令多還賞罰或清枉直同貫自侍從臺諫督撫以至縣令未必盡擇其人而薦舉一途祇以開僥倖之門廣援引之路直省題補其弊亦未盡革凡沿海沿江沿河皆巧立名目自占美缺布在州縣者半為堂官內使之私人賄賂公行廉恥盡交結既固放手橫行藩臬以下皆不敢問其為里民之害莫大於此至於耗羨歸公而百姓加數百萬之賦閭閻之稅不為定額隨征隨解而橫征厚歛以飽吏胥之橐橐上以蠹國下以害民此二者尊兄摺中已及之而未能以盡數也 聖主日下求言之詔而諸所建白率毛舉細碎曲徇私意求其公忠憂國通達治體者百不得一焉至於政事之得失舉錯之當否皆卷舌固聲莫肯一言人材委廢公論不伸莫甚於此時然則所以振興激厲長養成就之者非吾長兄之望而誰望耶禹之戒舜曰帝慎乃在位釋之者曰天位維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

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故又一日一日萬幾又曰子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然則為治之道隨時制宜補偏救弊有不可頃刻緩者世宗憲皇帝以神聖英武御宇一切整齊裁定期於至治而奉行不善亦斷更改未嘗有執如安山湖開墾聖斷毅然以為不可行而苗疆一事引過責躬布告中外此豈有一毫繫吝之私也哉舜之承堯誅四凶舉八元八愷堯之所未嘗行而舜行之不以為疑而朱子與何叔京書謂三年無改非為有天下國家者言伏讀詔旨崇仁孝之意中損益之幾可謂深切著明而近日之議似猶有浮辭飾說以脅持上下故不可不為聖主別白言之也前書謂朱子戊申封事當日置黼辰之側近觀司馬溫公歷年圖序言人君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

三

之德有三曰仁明武人君之道一曰用人其言至近而千古治亂之源無不在此仁明武即夫子所云知仁勇蓋不以勇為言而專主用人即皋陶所云在知人在安民者其言可與戊申封事並者也周禮為周公未成之書考之詩書春秋其官名亦不盡合程子嘗曰孟子與周禮所載不同今之禮書撮拾煨燼之餘雜出於漢儒一時之附會朱子以著之集註況去今又千百年而可一一追復乎臬愛禹稷伊傳周召之所言書載之矣不必周禮而後可治也凡今章疏多援周禮為說恐亦循其名而未察其實矣此論甚長非筆墨可究姑舉其概耳弟年齒益暮疾病益侵度未必久有於世顧當念杜少陵云生逢堯舜君不忍使永訣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區區之心不能自己於此

而於尊兄又有可以言進者又承命咨謀在直言是以敢私布之倘得一言可採藉手以為新政之助有補萬分之一而長兄勛名遠與姚宋韓富比隆則於君臣朋友之義而無所憾自此伏死邱壑無復餘念耳天氣尚寒惟道體以時自重臨紙悚惕仰企之至

與方靈臬書

前聞長兄致政專司文館忽見大疏乃知尚居可言之地而聖主即賜施行尤為慶幸顧天下之事有大於此者矣權其輕重緩急而圖之於長兄更有深望也聞邸報諸言事者紛紛細碎漫不知根本所在惟工部吳君煒論題補事為近日奏疏第一此法不變吏治民生終無可望然以根本言則向上一路尚似未曾撥著也石源先生忽遭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

古

重効亦未有辨明之者倘弟得從諸公之後而效其末議其為謬戾何可勝言則今日之以病廢罷安居田里歌詠太平不可謂不幸矣河道變遷杞人之憂未知所極此非草茅所敢與也一切聽命而已弟今歲病後更復寥落而淮運使屬在同年而漠然絕不相聞實臣先生欲為懇切力言意甚可感亦未知有益與否吾命蓋有所制矣行年七十而以區區俯仰於人殊非所樂即以學使校士九載家兒孫輩與試者四五人未有一過然弟終未嘗一言足以知咄咄之猶昔也弟近年來於朱子文集語類皆嘗考訂而年譜較正為多如家禮易九圖策儀斷以為非朱子之所作粗有依據易詩書禮記諸儒異同之說略為辨明閒附己意以目昏不能徧觀書俱未能成就其說若天假

見有誤委處為培擊之離群索居憤憤無長進處從游問學絕無其人禪家云尋取一箇半箇勿令斷絕去長兄居高明之地眾所歸仰於紛紛中有一二出群之才可以承學者乎時文選當已進呈所寄選目其為草草不足參酌也三禮體大恐不能即就當博求禮學精深者共考之編纂諸公有能與長兄反復論難者不啻觀前人諸解或病於疏略或病於蕪雜其矯然特異者又多一用己意自名所學然皆不足以傳世而行遠也信筆及此幸恕其僻二小兒來得承訓誨幸甚幸甚往來拮据甚以為難而弟年已暮此行蓋尤望之然居易俟命生平所守只此四字而已天寒道遠為時自重餘不盡悉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

五

與方靈皋書

前閱恩許致政尊司文藝之任不勝忻忭坡公所云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正為今日道也賀賀昨見邸報 命武英殿刊刻十三經註疏廿二史此最重事而書南北監本弟略見一二魚魯亥亥不勝其訛而又多以意妄改者前此委官分校而不問其人今若因循舊例則校經者未必皆孔陸也校史者未必皆三劉也或失之草略或失之穿鑿俱所不可此其任自在長兄無使 盛朝鉅典少貽後代學士之議也時文選單乃為學徒讀本未為定論家所藏稿至少艾韓馬陳諸大選本半未之見而今文止於癸丑尤為疏略意欲徧檢廣搜更加增刪而目昏益其不能看細字又值夏秋之交一病百

餘日幾致危殆幸而獲痊而體氣虛羸參朮之廢竭而不能以繼一切聽之於命而已凡諸舊業悉已廢罷是以遲遲無以復命今聞已屆進呈之期謹以原單奉上去取差謬不足相參證也時文小技然推其本末源流與古人合而自孔孟以來聖賢精微之蘊在焉是以於道為最尊長兄以名德親承 帝命此即千秋萬世之業非僅一代之制也昔呂成公謂以舉業致人士而告語之朱子以為不可而晚年之論乃不其然此有為己為人毫釐千里之辨竊嘗妄論今日之正人心移風俗必自時文始伏讀 諭旨分別明白可以定千古是非之準矣長兄承此重任必有高致絕識足以發明 帝制者願長兄慎之重之以呂成公之文鑑昔人且有遺議此固非易事也坊刻選本弟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

六

與方靈皋書

多未見所已見者名文前選之成引正嘉行遠集之陸萬正味集之啟補恐皆不可以據而近升更以聲氣燭亂之望長兄獨操手眼一切廓清則道德一風俗同所以長育人材者莫大於此矣長兄名高望重人所歸仰而弟以膏肓沉沒之人妄有陳說真如蚺蟬之不自量然竊以從友朋之後不敢以諛言進也前讀奏疏謂周禮有王莽劉歆所增入者此最確論足以決千古之疑然在今日不知何以議別願飛示其說之一二焉弟家居十餘年後輩可與語者甚少常思與長兄合並上下其議論以為快而老病益侵不遇朝夕人此願恐未可副也

一一如舊否區區所願禮書告成致事南歸為數日之聚
弟年齒益暮疾病益深恐不能以久待也長兄與弟同年
生弟衰憊若此長兄想爾清健然恐亦不若往時矣相見
之期未知何日為之惘然弟去歲一病半載幾殆幸而獲
愈而目益昏耗不復能觀書元元默坐閒作時文四五篇
書生技癢甚為可笑然欲於時文中留得讀書做人種子
不知來者有能會此意否又比年以來雜作史論十餘篇
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庶幾其有意焉而筆力杳
拖緩弱不自振東坡所云所恨言無文至老幽不耀今亦
同此恨也前見甘大司馬疏言臨川吳文正公從祀事家
偶有臨川集因為考其議論本末與其出處行事多有可
疑者薛文清公讀書錄中已發其端而未盡言因知謝鐸

白田草堂存稿

卷一

七

所議尚不足以為臨川病也弟家居十餘載不復與外間
接而里中亦無共講此者思得見吾兄為剖判其是非而
糾正其紕繆以此相念愈切矣尊選時文目錄至今未見
聞學徒言亡友魏篁中巧言令色節文入選幽潛之文獲
蒙採錄幸甚幸甚但篁中文白石清泉別有佳趣而於此
等題則非所長恐晉宋之清談非漢唐之箋疏也如何如
何偶爾及之勿以示人為囑近也向從學今於邑中為舊
人矣相見必為歡然邑中事及弟之近況皆可以詳問之
也草草不盡欲言今歲應京兆試者頗多諸容續報不一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終

男歲傳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一

寶應王懋竑子中甫著

書

上張中丞書

九月廿二日舉人王懋竑謹再拜奉書於大中丞老祖堂
閣下懋竑學業虛薄行能無取跼伏草茅未嘗敢自致於
閣下而閣下引而進之勤勤懇懇教督以所不及聞以愚
慮冒違謬言亦蒙採納與相應答此誠古之大賢君子錄
用芻蕘不遺細微之道非所望於今世人也懋竑言辭訥
拙倉卒無以自達每欲奉一書於左右而又以閣下盛德
重望非淺學小生所宜妄有陳說且恐涉於比附之嫌以
自蹈不韙之誅是以徘徊至今而不敢進也舊歲試後艱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一

於往返羈滯北地不能以歸五月間聞家叔父為金典史
所扳誣人多為懷懼懋竑以閣下主持於上善類之所依
歸必無憂髮之慮及見奏疏果無一語相及感戴厚德銘
勒不忘今者事久不決日以益滋下吏承問牽連無已則
區區之心亦有不能無疑者矣懋竑少孤育於家叔父叔
姪之誼同於父子不容有所憚避而又自以直道獲事閣
下有疑焉而不以告亦何以仰酬閣下之知哉用是頓首
呼號以請惟少垂察焉家叔父立身立朝自有本末九牧
之人所共明知其疎闊自信關於周防坎壈沉滯大都坐
此今以一入視之故遂為金典史所株累昔樂布復命彭
越頭下高祖釋而不問主父偃誅死孔車收葬之武帝以
車為長者家叔父以同年之誼僅一入視遂可以為罪乎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一

家叔父與其人本非交好假使知其將自盡必不肯身自入視此固不待辨而明者至於張大實無其人名帖原非可據其為虛妄尤自曉然若夫無端風影之誣行道之全知其萬萬無有者而亦以及於家叔父家叔父受上厚恩粗識義理與其人又非骨肉何肯為此此真夢想之所不及家叔父與人從無嫌怨而懋竊輩誠性仇直於俗多忤郡邑往來之人或有陰懷仇恨橫相誣捏構造飛語以誤清聰者不可不察也趙蓋韓楊之獄至今以為魏丞相于廷尉之過而劉洎之事於褚河南有深護焉此皆其時人主自為之特不能有所匡救今者聖天子在上初無督過之意下吏不曉轉相誣染出入進退其權罔在閣下苟非力賜主持特與昭雪則家叔父幾有不能自脫者矣

二

茲前後屢得進見過蒙獎待踰涯分士固仰於知已此為閣下言不僅為家叔父言也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嘗為閣下誦之晚節末路之難閣下曾再三歎息淮濟之清有秋毫之玷固不為累然不若無之之為愈矣抑又聞之劉共父宋之名執政而朱子與之言曰憂勞惻怛其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未長久之計恩威功譽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喻乎賢士大夫之心閣下為社稷重臣明良相遭三代以下所未有清操直節於今無二功在兩江百世不泯而所以答聖主之知慰海內之望者於此猶願少留意焉懋竊不肖竊慕古人藥籠參朮之義故敢附致其愚亦閣下之所諒也情隘辭蹙不知所裁書成復毀至於再三迫於大義卒進其說閣下憐其微志俯賜鑒納一切刪除無使速則懋竊感佩德刻骨鏤心非碎首隕軀所能報稱而學士大夫亦皆有所依歸天下後世莫不慕義於無窮矣冒瀆宸尊惶恐無已懋竊不勝悚惕戰越待命之至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一

二

再上張中丞書

九月廿二日舉人王懋竊謹再拜奉書於大中丞老相臺閣下前自京口拜辭台席迄今已逾一載瞻望門墻如在霄漢企仰之心未嘗一日忘也昨以家叔父被誣一事冒黷嚴尊妄陳贅說懇祈鑒納而其意則猶有未盡者是以敢復有請焉今之為家叔父言者皆曰此今之名人不當以此累之其言似是而實非也夫聽訟斷獄當論其事不當論其人假使果如誣構之言家叔父身為儒者受國

深恩而乃為此閣上不道之事正當嚴治其罪不當以家叔父而少寬之如其絕無風影無証則雖鄉里愚儒略不識文字之人亦不當以無端飛語遂致之於不測之禍也閣下以是裁之則懸竑之言其非為私也明矣隸卒王成之所供張大家中實無其人此西邑所共曉而金典史所執名帖則固不可以為據江都薦紳其有名帖與典史者非一人也其皆可執以為行賄之證耶況王成初供名帖乃貴子毀代罵令其家人孔某投已明白無疑其次日之改供也改供之遂縊死與貴子殿之并死也此中皆有不可測知者問官略不及而唯切切於張大何也至於胖鬚酒飯一語尤屬不經自古之獄從未有無供無證而以重辟傷人以必承者聖明在上豈宜有此此雖問官為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一

四

之而亦閣下之所宜一為廉察者矣皇上之命徹底清查也以其真偽未定也如其偽則閣下當以偽言之如其真則閣下當以真言之若以無端飛語累及事外漠不相與之人而欲以證成其獄古之大臣所以事其君者似不如此張釋之為廷尉有犯蹕者文帝欲致之死而釋之當之罰金有盜高廟御物者文帝欲致之族而釋之當之棄市文帝皆不許釋之曰法如是足也卒伸其說古之君子且有爭一人之死而殺身湛族而不肯以少悔者矣如宋璟徐有功之類是也閣下處此其遂以古人為非耶孟子曰殺一無罪非仁也今以疑似難明之獄而牽連不已使無辜者駢死於敲朴之下仁人君子必有大不忍於此然猶可諉曰真偽未定也至於家叔父與其人何與既非骨

肉又非交好不過以同年之誼僅一入視遂陷形迹而執不知何來一語欲致之於不可活之罪古之君子之治獄也求其生而恐不得今之君子之治獄也求其死而恐不得何古今之不相似也閣下之學所宗者朱子於本朝所敬者湯潛庵陸稼書而先生唐仲友於宋以文學名而朱子曾劾其罪家叔父則非仲友比也仲友之在台貪婪不法訟者紛然朱子按得其實然後一疏再疏糾之未嘗以疑似之故而有所逮及也潛庵之撫吳也一以寬惠慈仁未嘗輕有所彈劾而稼書之令嘉定令靈壽諄諄以息獄訟省逮繫為先務以其生平行事推之其不為此決也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况閣下之初來也止據申請之辭劾其疎縱未嘗必以為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一

五

偽則亦非有過也下吏不曉承望風旨遂欲執而戍之於本案之外別加附著家叔父年已衰暮耳復聾瞶几俎之上任人割截乃假借風影構造虛空牽引無證之辭躡蹀烏有之論此固當世賢人君子所共為流涕太息者也閣下其可不亟為反除耶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記曰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以懲竑之愚願閣下虛心反復於此獄無徇不根之說無執一定之見而至於無端株累略無干涉之家叔父則盡行刪除特與昭雪不獨懲竑輩世世子孫永戴厚德天下後世莫不歌頌推說以為可繼釋之之後而於朱子之學潛庵稼書而先生之遺烈皆無復有餘議矣懋竑非敢以私言而義激於心懷不能已言辭顛直當亦大賢君子所深諒者伏惟閣

下家其愚而赦其罪幸甚幸甚然竊不勝惶汗戰越之至

三上張中丞書

十二月六日舉人王懋竑謹再拜奉書於大中丞老祖臺閣下懋竑前為家叔父被誣一事奉書左右冀蒙採納側聽逾時未獲成命道里遼遠疑其未能遽致區區微誠無以上達茲者傳聞兩府會審看語愈加震駭乃復忘其僭越再有陳請煩黷之罪所不敢辭願以屬在趨走之末適值危迫之情若不亟為聲明更將何所奔赴伏惟垂憐察焉趙某之獄道路流言因生異議閣下反復於未可信而不敢遽執以為真宜也承問之官當於未可信之中細加研鞫以求其真偽之實不當於案外浸淫連累及非辜況家叔父略無干涉所供兩事皆無其據所宜辨雪今於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一

六

未可信者已一切銷釋而獨於家叔父絕無風影之案鍛鍊羅織證成其罪非常重獄幾欲以家叔父承當之此問官之過而非閣下之本指也 聖天子在上聰明睿智洞悉幽隱必無奇冤異枉不能自伸之理以閣下主持其事必不使下吏毒螫善類公行誣陷此固萬萬無足慮然以家叔父耄老遺忘不能自列而案牘轉移文致巧密若不預為辨明恐閣下亦有難以廉察者是以敢一一詳陳之家叔父之入監看視趙即於是日自盡以為形迹可疑固也顧不知所疑在自盡之事耶抑所疑在替死潛逃之事耶所疑在自盡之事則其妻若子連日進監訣別久已曉然其計蓋已預定家叔父僅一入視數語而出彼骨肉聚處豈疎遠之人所能與耶所疑在替死潛逃之事則此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一

七

案連及數十人歷審百餘日各犯口供略無異辭即問官亦以為欲逃未能明知其無是事矣顧不以疑趙而以疑家叔父耶由是言之則斷有不必疑者也至於用帖餽銀尤無其實名帖乃往來之常例又非親筆誰不可代為者豈可以為行賂之証張大乃子虛烏有實無其人此合部所共曉既無其人安有其事且金典史既有此帖何不先供之於四縣初審之時又何不即供之於兩府再審之日直遲至於數月後方突出此供金典史既久已供家叔父入監看視矣此豈有所顧惜於家叔父者乃舍可據之名帖而不一出之耶其為虛妄不問可知隸卒王成初供名帖書辦貴子殿代為銀則貴子殿家人自送次日忽改供與金典史同又指名家叔父僕人張大此必有賄囑於使若改供之後王成貴子殿次第縊死此必有殺之以滅口者即問官亦有不能為解之說夫既為指使則王成之改供非其真也既為滅口則王成別有真情未之吐也安可據金典史一人之單辭而謂家叔父為違例妄行耶金典史所云餽銀止為殯屍出獄不他及也今改為求格外用情而以傳聞替死潛逃之語所由來繼之籠統影射極緣飾之工裝綴之巧而實跡難誣不可併合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其可誣耶大抵此案所連及唯家叔父為孤注無可詐取而金典史受賂既多欲脫他人不得不盡以著之家叔父欲以此一案至問官之意則亦有不可解者閣下試取愚言一一詳察之則亦可曉然明白於其故矣書曰罪疑惟輕又曰五刑之疑有赦五刑之疑有赦

此本疑獄難以深究據今所傳又幾有無可疑者閣下當以始終本末一為皇上明言之諸所連及用田叔燒染獄辭之例一切省釋此乃仁人君子之心不當更為游移不定之說也趙本重罪家叔父自不應入視然亦非有大過閣下之參本無名也天下學士大夫莫不舉手加額以為能保護善類而懋竑輩歷世戴德永不忘今所為南望叩首百拜以請者惟祈閣下力與主持盡為昭雪始終保全則天下後世歌頌稱慕義無窮而懋竑輩之銘厥非捐糜所能報其萬一也然懋竑非敢以私言也閣下正人君子為國重臣苟有毫髮之未釋然必不肯草率結案以欺皇上而如懋竑前之所陳亦可以無毫髮之疑矣懋竑不肖然嘗竊聞古人之義雖叔姪至親苟或有所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一

八

未信亦不肯為飾辭以誤閣下也伏惟垂察地寒人賤不自揣重妄有祈請于犯嚴威可勝惶恐懋竑臨啟戰慄悚惕待命之至

上陳滄洲先生書

十二月六日王懋竑謹再拜奉書於老祖臺閣下懋竑竊伏草茅側聞老祖臺清操直節卓絕一時其政治之材龔黃卓魯所不及而危言正行不畏強禦則漢汲長儒唐宋文貞公之亞匹也瞻望清光常深企仰顧以卑賤無由自致前在揚郡因緣家叔父交好之誼得以進謁左右謬蒙獎待過有稱許且感且愧不知所云後而過京口躬詣崇階皆未獲值自恨無能盡聆訓誨而區區之心亦有所未盡出也此者以家叔父被誣一事得再見於京邸關注殷

切骨肉之愛無以逾是老祖臺憂患之餘遇事發憤不少自抑挫此真有古大賢君子之風而友朋之誼肫篤惺惺天下有心人聞之未有不為之感泣者況於不肖兄弟輩其為銘刻如何可言固非文字筆墨所能道說也自京師歸後意謂可以盡解昨得家叔父手書及寄兩府會審看語為之惶駭幾不能生家叔父以垂老之年經此奇變千里相望倉皇莫措而懋竑與舍弟輩於署中相對悲苦無以為計念家叔父友朋中可以共性命託肺腑而慷慨激烈能進言於中丞公以保護善類辨明誣枉與懋竑輩之可以攀援叫呼而及者惟老祖臺一人而已用是不過煩黷頓首百拜以請伏惟垂察焉家叔父被誣本末并名帖酒飯兩案前已詳悉面陳無庸贅敘矣今以會審看語一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一

九

一辨之看語云入監看視而趙即於是日縊死其形迹不無可疑固也但不知所疑在自盡之事耶抑在替死潛逃之事耶如在自盡之事則看語固云其妻若子連日進監訣別彼豈不能言者而待家叔父之言之耶既云訣別其計議久定早已辦於是日矣豈疎遠之人倉卒間所得與耶如在替死潛逃之事則看語又云僉供趙某身死是其所言欲走亦無實據固明知其無是事矣顧猶以疑家叔父耶以趙為欲逃未能并疑家叔父代為之計而未遂捕風繫影無供無証從古獄辭未嘗有此以此言之則亦絕無可疑者也看語云差人餽銀以求格外用情尤為違例妄行夫差人餽銀誠為違例妄行也然當嚴其有無辨其虛實非可以一人之偏辭而遽入其罪也名帖非有證

又非親筆不可以為據張大家中實無其人此合郡所共
曉金典史之供家叔父入監看視也其改家叔父者不道
餘力矣豈有名帖餽銀一事而不一出之耶四縣初審之
時不之言兩府再審之時又不即言越月踰時幾已半載
而突出此供其為誣妄不問可知况隸之王成之初供代
寫名帖則書辦貴子殿也送銀則貴子殿家人孔某也已
明白無疑矣其次日之改供必有賄囑指使者改供之後
次第繼死必有殺之以滅口者即看語亦云雖稱無指使
滅口情弊而不允不後殊難為解亦明以為指使滅口是
固天理之昭彰而不可掩者顧猶據改供而以家叔父為
違例妄行則問官誣陷之罪更甚於金典史也典史所供
用帖餽銀亦止云拜屍出獄未曾他及乃看語改為求格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一

十

外用情而以傳聞替死潛逃之語所由來裝綴之隱照胖
鬚酒飯之案此其羅織鍛鍊之酷可謂極矣胖鬚酒飯一
語不知何來無端夾訊幼僕以為必承天地鬼神不容誣
枉故不成招乃於此猶欲文致其事其為毒整不啻虎豹
豺狼之為不知於問官有何積怨深怒而至於此然拜屍
出獄與替死潛逃而事絕不相蒙不可併合試為一指駁
之必有愕然而不能措一辭者矣大抵此案所連及皆強
有力者而家叔父獨為孤注且年既耄老耳又重聽言語
參錯莫能自列眾遂出力而擠之欲以蔽此一棄於從前
十未可信外別造奇波影響附會誣之以莫須有之辭致
之於不可活之罪此真可為痛哭流涕而不肖兄弟
陷胸決脰而不能以自己者也老祖臺風采振厲標

人故懋竑以不敢望於他人者望之老祖臺伏願主持公
道大聲疾呼貽書中丞公以直其事庶幾有所挽回新臬
臺未有成見其審轉最為大閱揆有可借力者并望留意
老祖臺於家叔父非尋常之誼而保護善類辨明枉屈自
天下之公義懋竑於此并未敢言謝也懋竑於老祖臺僅
一再進見非有夙昔之雅本不當以言進而屬在下風夙
仰名德入以家叔父之難隣於危迫不可以緩是以冒昧
自竭而忘其僭越之罪也懋竑前上中丞公書寄商中未
知能達否今更作一書存家翦林處囑其轉呈老祖臺幸
加裁定即為致去舍弟札子姪之後嘗於眾中旅見限於
外吏無由自通姪病假在署今俱未敢噴陳統此拜懇
并希鑒照抑懋竑附附有啟者方今人物眇然其受聖主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一

十一

之知負海內之望如老祖臺者不三四人柱石之任必有
所寄從來安民之難在於知人取人之責在於脩身而自
古之所謂大臣者亦未嘗不用意於此今者老祖臺雖居
閒地而所以進德脩業以為知人取人之本者則國家之
休戚生民之安危是賴懋竑竊思愚陋無所知曉然嘗竊聞前
輩之緒論是以敢附致其說未知老祖臺以為何如也干
瀆嚴尊惶恐無已臨啟不勝戰汗悚慄伏地待命之至

與若霖書

前在京師兩承清誨多事匆卒亦未得細聆教益也叔父
事極蒙關注諄諄懇致意其可以盡解此得家書亦謂釋
然及昨叔父寄示兩府會審看語則有大謬不然者中所
連連一切盡釋即趙之子亦從寬宥獨於叔父鍛鍊周內

欲致之於不測之地於前十未可信外更造奇波非常大獄意欲以叔父承當了之無端羅織橫相誣害周來之酷不至於此今將看語呈上吾兄試一覽之未有不髮拮臍裂者矣其中開棺等語似有所自來而於叔父相反如此豈盡出下吏之意而在上者一不之問耶是不能為解也今日主持之責自在中丞公而名德重望為中丞公所取信而弟輩之可以叫呼攀援而及者惟吾兄與滄洲先生二人而已用是沐血飲泣頓首呼號以請於吾兄藉手轉致庶幾少有所挽回死生存亡於是乎在伏惟動心焉趙之繫邦獄已經半載凡為同年凡為門生孰不入視叔父入叔父也叔父適於是日所以致疑耳然使是日僅叔父入視其致疑宜也其妻若子連日進監訣別豈不知此事者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一

十一

而待叔父之言之耶則傳送消息之說不可以疑叔父也至於替死潛逃之說則所連數十人口供略無異辭筆楚之下何求不得且以刑斃者累累相望而數十人口供一不翻移即問官亦以為無是事矣乃不以疑趙而以疑叔父耶若夫名帖餽銀尤無實據四縣初審金典史供叔父入監看視中丞公參本附載口供亦止是語耳兩府再審幾兩月亦不一及突於七月中忽出此供使其事果真金典史何以不供於叔父入監看視時一弄出之且金典史既久繫矣此名帖置於何所而直達至累月逾時之後而乃出之也名帖非有語言未可執以為行賄之證張大子虛烏有又非可持以為行賄之人況王成初供名帖貴子殷代馬銀貴子殷家八孔某自送次日改供張大耳其次

日之改供與改供後之次第繼死其為替使為口無疑問官亦既知之而猶實指叔父為違例妄行天日在上其可誣耶脾胃酒飯真無風影之談三尺童子知其謬妄至以此刑訊幼僕已屬奇枉其於名帖餽銀絕不干涉即典史所供亦止云求科屍出獄耳今乃為龍統之詞曰格外用情而以此傳聞替死潛逃之說所由來繼之假借影射巧相文致蓋不特莫須有三字矣前十未可信本中無叔父語今乃專以叔父蔽此一案與參本絕不相照不知問官之意云何所謂不顧天下之公議不畏天地鬼神之臨已公然欺誣駭天下之耳目聖明在上豈宜有此中丞公以大賢居重位而使下吏毒整善類公行誣陷至於此極假如萬分之一或有意外之思不知中丞公何以自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一

十一

安於心何以自解於天下後世也大抵兩府之意已明知趙死之為真而必周遮掩飾以見十未可信之非過求而十未可信中又多強有力者或怵於勢或誘於利不可以及而叔父獨為孤注裝綴附會證成其罪其於叔父亦非有深憾特以有所承迎避就不得不以叔父承當此案中丞公倡明理學以賢聖為依歸於此不力為反除則是猶有護前之心而直以陷害無辜為自安之地吾知中丞公必不出於此也春秋之義責賢者備當真偽未定之時中丞公亦不能無所疑必不肯擔當此案以貽後來之累今既已曉然明白而猶展轉繳繞不早為省釋凡此秦獄必定於中丞公之手未可以為下吏之事而諉其責吾知天下後世之議亦必有慨然太息於此者矣弟前上中丞公

書寄南中想未能達後又作一書以其太直故已之今更作一書望吾兄為致去至弟有不敢盡言者望兄書言之吾兄前云以嫌疑不便言今事勢已迫叔父與吾兄辱在肺腑大聲疾呼明白其枉知不肯以嫌疑自避也聖天子哀矜折獄庶民細罪無不詳慎豈有奇冤異枉不能自伸之理且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其於中丞公關繫自不小苟為中丞公忠計亦不得默然而已矣弟於中丞公有知己之感非敢有後言其所以嘵嘵不已者亦以為中丞公也臬臺審轉不知如何然此事只在中丞公或為指駁或另委他員止反復手之間耳是所望於吾兄甚重且大也伏惟憐察弟前上中丞公函書附錄呈上別有致滄洲先生書亦望取視其上中丞公第二書指陳頗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一

古

答朱湘涵書

前承翰示久未奉復愧悚深矣鹿鹿塵土中曾無暇暇舊字銷忘夙心掃地視吾兄從容鯉庭種學績文不啻在雲霄之上也所詢宗廟之制尚未詳考據唐書禮樂志宣宗以後皆為九代十一室而不詳言其世次宣宗時有請出敬文武三宗於廟者事雖不行綱目猶書之以示貶至宣宗之祔廟則無書焉其必後於敬文武無疑也使與穆宗為一列而躋於敬文武之上則志必詳之綱目必書之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一

十五

矣蓋昭穆相承本非尊卑之別而繼世以有天下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故但以立之先後為次而不拘於昭穆一定之數朱子周九廟圖擬宋太廟圖皆可考焉端臨頗以為疑蓋未達斯義也從來廟制紊亂皆由於人主之欲私崇其親而臣下不能據經守禮以正其非或從而阿徇之懿宗荒縱一唯有司之為故特得乎禮之正而無逆祀之失至元時禮儀草略多徇因俗泰定帝以與聞乎弒黜其謚號其亦不足以例矣諸儒異議最多朱子獨取趙伯循說蓋本之大傳與諸儒不同伯循說其於春秋纂例今未見其書而朱子語錄言始祖所自出之帝無廟無主禘時設虛位楊信齋述之於祭禮當援以為據也弟經學荒淺而於禮尤疎漫書所見以請質焉未知當否尚書考訂志之十年至今未成編輯懶惰成癖君子之所棄也顧蒙詢及慚慙何似萬季野先生云如必萬事皆備而後讀書則恐終無此日靈臬曾舉此以相勸勉促速成之外惡良朋輒為興歎也記嘗見黃氏日抄言蔡傳最為精密無復異同此語未盡然息齋余氏有蔡傳疑一書今未見之大全略有數條耳一得之愚聞有所及而未敢輕出此事大不易正未知何時得成就其說也李節婦詩已為家叔父言之不知已寄到否試期傳在歲終雖不確然不遠矣把晤非遙念之神馳

答朱湘涵書

辱書諮詢所疑此非淺陋之所及也弟少有志於學而世故汨沒因循荏苒以至於今弗克自振向時意見窺測與

所聞於前輩之緒言皆已忘失不復記憶而身心行事之際眩瞶顛倒頽然為一庸俗人自分無與於此矣今承問茫然不知所對累日以來自復溫尋少見端倪乃敢略為吾兄陳之吾兄所云繫辭為太極圖之本原尚書為西銘之本原皆是也獨以太極圖言形化以後無與於天地與西銘乾坤父母之旨不合因推其故以為父母之氣實自氣化始生之天地來此則過矣夫天地之氣與父母之氣一也太極西銘所指不殊如謂今日之氣受之父母與天地初無干涉則恐於體認有未精也今日之天地與始生之天地更無分別象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無物不然無時不然豈專以氣化言者哉始生之天地以氣成形展轉相傳以至今日則正與佛氏輪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一

六

迴之說無異而且蕃衍不窮所受之氣亦有所限而不能以給矣昔人有云人在氣中如魚在水中魚腹內之水即在外之水人身中之氣即在外之氣呼吸相通本體不二太極圖形化以後氣化者未始不行乎其間而西銘以乾坤為父母初非意之也聖人盡己之性則能盡人物之性而致中和以至天地位萬物育亦以此爾觀之植物日成形結實以後生理完具若無與於大地然必至來春而後發其榮悴開落未嘗不與天地之氣相通至於鑿坑焚火亦有非時而生者則奪胎託生之類乃出於怪異而非所以為常也推此可曉然矣天地父母本是一氣不須凝合天地只是天地生生之氣原無古今看得透徹則太極西銘之旨庶幾其合一乎太極圖說言二氣交感化生萬物

此猶是言氣化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乃言形化朱子據圖解釋故自乾道成男二句截開小註勉齋之說却分明也乾坤為理一父母為分殊此亦偶舉一隅之言其實乾稱父坤稱母便是分殊故云西銘句句理一而分殊似不可以泥論也此文義之小小者輒附及之吾兄又引程子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之語而謂初學之始若不以有心求之恐無是處此亦是也明道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而伊川考索則專言敬其所云主一無適整齊嚴肅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常惺惺法者備矣愚謂初學先須靜坐剪截泛思慮收斂於寧息而一切以敬為主久之自有見地不可求欲速之功本體如何未發氣象如何似皆非所急程子言不可求中於未發之前與既思即是已發正為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一

七

學者分別界地恐其少差便有助長之病朱子於延平行狀語亦再三申言之後來靜中養出端倪先見本體後下工夫種種議論未必不由此錯去程朱當日於此直截截斷誠有故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如何不求中庸言戒慎恐懼亦非無心但求觀未發求見本體則不可耳程子學者安得不用意立與不求中未發之前無悖獨謂待志亦是私意則其語太高而非所以為訓矣吾兄又云人心不靜半由於居敬持養之無素半由於物情事理之不知固也竊謂此語亦太細今之人自少長以後利欲膠固纏綿繫繫不可脫解頃刻之間閒思雜慮萬起萬滅試一點檢能跳出聲色貨利圈積中否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曰無欲故靜今須一切掃刮絕去

盡斬葛藤而後可以言涵養而後可以言格致此田地根本所在恐未可輕言也至於用功則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聖賢相傳指訣的如此其有明古今達事變而於己分毫無所益者此為己為人之分而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也豈惟史家法家固有日誦漢洛閭閻之言精研道德性命之旨而躬為下流駢儔之行有鑒於此而一事一論皆欲反之於心此最實落工夫然愚又嘗聞之矣程子曰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朱子曰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可見不分內外原無二事今欲以此事之理培養吾心以所論之理開發吾心毋乃近於玩弄近於把捉而內外反成兩截乎朱子又曰涵養致知做時須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一

六

兩截做後來却互相發正是說破此病恐不可不深味也予兄又云知在行先亦在行後行中得知知乃親切此真用力之語非浮慕者所及也行中得知即夫子知德之說但行前之知所重在知行後之知所重在行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各分頭項程子雖有真知自然能行之說然亦以其先後而言而輕重固有所在矣書云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今此理自程朱發明以後如日中天無毫髮疑似學者但當篤信而謹守之朱子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警策吾輩今日一語一默一行一坐能不放肆否事親交友應事接物能不錯謬否其為小人而不為君子決矣言念及此未嘗不汗浹沾衣也故愚謂學問不必重言知只行得一寸便是一寸行得一尺便是一尺

正在淺近明白處不必深求朱子嘗歎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全無根脚根脚二字今日切須理會吾兄所云行之艱澁抑塞游移退讓此皆志不立力不強之故正由根脚不實當勉之於行毋徒求之於知也統觀吾兄所論求道之誠向道之勇近所未有而於身心事理亟求合一未免迫切之病浸尋不已便入姚江一派謂學問斷無頓悟工夫只就目前循循做去不可逆計功效所云登高自卑行遠自邇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正謂是耳弟愚昧無所知識又以寡徒少偶二十年來無開口說處以是益復荒落今得吾兄一振起之幸甚聲竭愚慮有開陳不知於程朱之旨如何如有未當願賜反復因為奇八為偶蓋以多少而分如單為陽折為陰也朱子又謂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一

九

圓者徑一而圍三方者徑一而圍四一三故為奇而四故為偶又四其一故奇四其二故偶啟蒙小註言之已詳姑依先儒成說不及細考也弟累於館課與吾兄相去咫尺而不得常與講畫甚為悵悵秋涼後當時圖語草率不

壬子答朱湘淘書

累承手教喻以主靜之指不以弟之愚不肖欲推而致之賢人君子之列而弟之自量則有未能副長兄之所期者是以前遲迴至今而未敢答也弟少小時亦嘗讀洛閩之書略有志於學而無嚴師友以教督之重以世故汨沒奔走不暇其於涵養省察克己窮理未嘗有一日之功迨今老病昏忘凡所記憶都已廢棄雖欲勉強學問而萬萬不能

有分寸之進矣平居胸中昏昧雜擾無凝定收斂之力少
深潛純一之味應事接物混混然與庸俗人無異長兄箴
其膏肓起其廢疾所謂予以神丹妙劑而為之清洗滌滌
者弟雖薄弱無以與此何敢不奉為箴銘而妄有所擬義
於其間顧以數年來繙閱朱子文集語類以考之大學中
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略有窺於立教之指似與長
兄所論有不盡合者抑不敢不盡其愚也夫人之有動靜
也猶其有呼吸也呼則必吸吸則必呼靜則必動動則必
靜靜之不能無動猶動之不能無靜動之不可以為靜猶
靜之不可以為動也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
則有各致之功此固不可以少偏者矣周子太極圖說定
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朱子推其說以為動靜周流而其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一

二

動也必主於靜易本義於恒於艮皆本此義然南軒先生
已疑與無欲故靜之指不合而易本義乃釋終則有始各
止其所之義固非以為學問之通法也至大學中庸章句
或問論語孟子集註皆垂世立教開示學者次第工程一
定不易之法則未嘗一言主靜大學章句言敬以直之中
庸章句言體立而後用行非有兩事論語集註論孔顏樂
處當從事於博文約禮孟子集註言操之之道敬以直內
而已孟子集註靜夜氣一章孟子集註不言主靜若大學或問
極言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中庸或問言未發之
前敬以存之既發之後敬以察之尤為明白切實而未嘗
有主靜一字也未發已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為本之說
其與何叔京林樺之石子重胡廣仲諸書多主其意考其

時皆在壬辰癸巳間至答南軒書存三十二卷之末
南軒大槩以年號至三十一卷則多難說此書於其未
發為朱子所自創而後人附入之者多矣此書於其未
亦疑為朱子所創而後人附入之者多矣此書於其未
未發與已發未發說同時其中多未定之論如云以正
對中則中為重以義配仁則仁為本與圖解相反壬辰
改從今說復良之義擇之疑之後卒從擇之之說見記論
後此書論南軒以敬為本之說為不然而大學或問則極
言敬者所以成始成終是固改從南軒之說矣此書之
如必據此書則當云仁中為本不可云義正為本矣如
南軒以為非是則當云仁中為本不可云義正為本矣如
集甲多所遺遺故不盡可考若以書報欽夫及諸說則
案則其遺遺多矣大槩已丑悟未發已發之分各有界地
各有工夫而於求中未發體認氣象似仍說延平之說故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一

三

雖以敬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至壬辰癸巳皆然甲午乙
未以後則不復主此說已發未發說以靜為本注周子主
只道敬又程子論語須用二語時時以靜為本注周子主
專主靜但難而言之未有一定之指甲午乙未以後則不
也考之文集癸卯答呂士瞻書言求中之非戊申答方賓
王書言延平行狀所云為未當語錄楊仲愚錄在己酉以
後乃明言專說靜之偏此條最詳如言羅先生說有病程
學不可有毫髮之偏以意推之癸卯甲辰其指始定而語錄
不詳若葉味道陳安卿沈莊仲所錄有與答呂方書合者
則皆在晚年要當以文集為據也葉味道錄論延平行狀
又云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工夫處亦足見其有
未發之前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若一向這裏只
於未發之前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若一向這裏只
尚思量了便是已發沈莊仲錄或問見學子病於靜是

先生則延平靜之說先生則不以爲然如如無可說
事難說靜坐與會道則自不助只足則要靜坐則不可
四皆言延平行出之未嘗與谷南軒與人書多言主敬
居敬窮理互相發之指其與東萊書舉周子主靜似只
是凝定收斂之意與以靜爲本意亦不同若敬貫始終內
外及以默坐澄心爲非則見於沈莊仲廖子晦所問可考
朱子祭南軒文云蓋紛紜往後者十有餘年卒乃同歸而
一致使其有此不同則祭文殆爲虛語如東萊論詩不同
於沒後文字往往及之於南軒則未嘗有異同之論也如
南軒無前截工夫自足指已丑以前集序斷以敬夫晚
歲之意則南軒先生晚年所進大有不同因一與朱子
合吾兄所舉答已寺丞孫敬甫書皆分清未發工夫未發
界地未有主靜之意如後答寺丞書言程子論未發語初
甚詳密而其究竟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亦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一

主

只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說話也答敬甫
云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而語如車而輪如鳥
而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其言最爲分明直截
此豈有主靜之說哉王山講義不言主靜答陳器之書言
元爲四德之長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此發明造化動靜
循環之理故以程子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二語結之而不
及周子主靜之云其意亦可見矣唯與湖南諸公書答徐
彥章書與朱發已發說同湖南書自在己丑湖南書附於
本亦於朱子彥章書其時不可考然多訛誤不足據亦必
非戊戌己亥後書也其書多論學庸而不及章句沈莊仲
所錄靜爲主動爲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此即中庸章句
體立而後用行之說非有以靜爲本之意靜爲主動爲客
當其爲家則非

主也靜如家舍動如道路當其爲家則不得在舍也
如不靜則不能發而進而直達不可以爲專一也不舍也
則不能發而進而直達不可以爲專一也不舍也
不可以爲專一也而陳才卿所錄又有動時不靜靜
時不思動之說徐居父陳安卿所錄又有動靜靜靜
之說沈莊仲所錄如何都靜得有字須著應一條尤爲分
明其有就圖解釋者所以明周子之意意味道周子言
靜程子言敬義雖同而意則異朱子亦言周子之意大抵
以靜爲主而其教學者必舉程子涵養須用敬而語則其
不主周子亦可見矣朱子丙申作濂溪先生書堂記已亥
作隆興祠記癸卯作韶州祠記癸丑作邵州祠記皆未嘗
及主靜之說主靜之指發於周子凡四作記乃不一言之
蓋丙申以後已自改其前說矣此尤分明可爲證據者也
及此必與朱子共議者而軒晚年與朱子同此亦可見朱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一

主

子晚年作鄂州學記福州經史閣記及與廖子晦書皆直
拈全體指示用功之要與大學中庸章句或問相表裏未
嘗有主靜之說其必不可以中年未定之論而略舉晚年
隨人隨時之語以附合之也如言靜坐可以爲學須是靜
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力此皆說靜晚年亦有此語然
皆因其人其時言之亦與以靜爲本意異不問其如何
做工夫此類諸家所記甚多蓋朱子所言也
銘解說甚詳然後跋謂周子不得已而有作又謂程子不
以語人爲無受之者語錄又謂程子好以西銘與人看故
雖屢有發明亦不數數爲人言之蓋用朱子意也其教
學者則專以學庸語孟章句集註爲主而大學章句尤所
注意謂可見古人爲學規模及今日下手用功次第其垂
世立教之意亦坦然明白而可尋矣

子通之義八條不及太極謂其差通又謂南中詳
解於一片誤入太極為非是可見其意也
已而年之閒後亦曾有修改雖與四書註為異然
文集諸錄則可見矣長兄書末所云最為吃緊尤切中弟
心腑之病所宜書置座隅出入觀省而細考之亦有不能
無疑者如言動靜周流靜常為主時止時行止常為主夫
動則非靜行則非止雖循環相生而各有時節若以朱子
論已發未發之語推之則是當動之時常挾一靜以自隨
當行之時常挾一止以自隨也其不可也決矣如說
是靜當其說話不得云不說話也做中時是動不說
話是靜當其做事不得云不做事也若謂說話時是動
做事時是靜則一事之中又分兩段矣且如讀書時
以言靜矣而動靜兩事已言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
錄謂本無先後動靜者自有先後又謂動靜理均但靜
動靜耳則先主靜後主動靜者自有先後又謂動靜理
非靜常為主止常為主之云也朱子又常言時止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一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一

五

亦各止其所止字大又言南軒欲於動中見靜是則說了
以靜為主而中廣體之而後用行之義唯民卦言動靜各
止其所止而皆主夫靜為少異然下節註云民之義則止也
釋民之義皆主夫靜靜字只當作止字看又如鑑空衡平
明鏡止水之體用則已兼動靜言之能知能覺之體炯然
不昧則專主未發深潛純一則又當以敬言之大抵敬可
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故專言靜則偏不無流弊前
明高存之先生學宗朱子者也而以主靜為說近觀其語
錄多入於禪力闢陽明而所言乃墮在陽明窠窟中亦可
知前人防弊之深意矣程子定性諸說宏濶高遠皆理道
精微之論然此等近多為共學所假借朱子嘗言西程先
生發明道理放得高學者因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水
得而脚都不着地故論學斷以朱子四書章句集註為主

陽明自謂與伊洛無不合獨與朱子抵牾故為晚年定論
以彌縫之而力詆四書章句集註為未成之書亦可知朱
子之發明真切并兩程先生有所不逮矣齋居感興詩不
詳其時然大約在戊戌己亥以前非晚年也長兄心地工
夫用力數十年確有所見非弟之所能及其萬一弟生平
唯以考訂異同解釋文義為事於此畧有所窺不敢自隱
其有說謬望為指擊得以反復其說歸於一是幸甚幸甚
至於心地工夫自省無纖毫得力處方欲從事焉雖前途
無多亦不敢不勉卒未知能少有得否也更望長兄時賜
教誨策其疲驚振其昏惰庶幾免於小人之歸則尤為大
幸矣目昏不能作楷字行墨欹斜字畫不謹并祈鑒諒不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一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一

五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一終

男歲謹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二

寶應王懋竑予山甫著

書

重答朱湘淘書

嗚呼此湘淘兄之絕筆也其生平學問具見於此而其所以差誤亦在於此南軒先生有言諸君子往往因有所見遂自處高執之固後來精義皆不可入故未免有病湘淘蓋未免此此書作於壬子五月八日其時湘淘病已劇而余亦病故不及作答而湘淘已卒於六月十九日矣歷今五載湘淘墓木已拱而余日益老病荒耄昏忘於學問無分寸之進何復能究竟此事顧念其中有不可不答者乃仿劉孝標重答劉治書例復為申言之湘淘自少閉門力學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二

不交接世俗後得朱子遺書又集語類伏而誦之專意探索於靜中有得力處其學問大指從延平答問中來而於朱子文集語類取其與己意合者為疏通證明之至於文集之龐雜語類之訛誤則皆未嘗以辨也其後更推極崇深旁羅貫穿以太極圖說定性書蒙艮卦註玉山講義為宗旨而據朱子以靜為本四字以定其說遂創為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之論於是湘淘之學自為一家而與朱子垂世立教之指亦少異矣余蓋不能無疑於此故因湘淘來書而少獻其疑湘淘答書則傲朱子與胡廣仲陸象山之例段段條析以破余說而指意多不分明前後每相逢反尤有不勝其可疑者病中偶暇聊依來書一一申言之以俟後之人論定焉莊子云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余不敢以湘淘之言為是又安敢以己之言為是乎朱子跋呂東萊先生讀詩記云使伯恭父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為然亦當為我道然而一笑也悼亡友之不可作感翼學之無聞余於此益不能不重自悲也矣

來書云夫朱子主敬涵養至而未盡也

書云朱子主敬涵養與周子主靜立極之說非是而樣工夫又云專言靜不從主敬用功從事主敬不從主靜消息則是明有兩樣工夫矣周子言主靜不言主敬何云豈言靜不從主敬用功非周子之教朱子言主敬不言主靜何云專言主敬不從主靜消息非朱子之教乎主也者一而不二之謂也既主敬又主靜豈非二耶又云思慮難靜作止散漫世豈有如是之主敬者又云終日匆忙不勝靜動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二

二

之弊世又豈有如是之主敬者一主敬則皆無此弊矣不用更添說主靜其添說主靜意在靜坐收斂非主敬之言也朱子敬貫動靜而以靜為本此已丑答張敬夫書在初悟未發之旨時後來總無此語即恒艮而象註亦皆釋經之解其兩卦語錄亦絕無及主靜者可考而知也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明有中正仁義四字又註云無欲故靜今乃截取主靜立極四字為教又豈周子之旨乎朱子太極圖說解於此順文衍義而其後曰君子小人之分敬肆之閒而已言敬不言靜也書云周子主靜立極言聖人事朱子恒艮主靜皆靜言入道成德事程子云若是聖人乾坤二卦亦不消得其說已甚分明今日吾輩言學問工夫而遽以聖人成德言其自處太高而其待

人亦過重矣此就所言略舉大槩而其他更條析之如
來教動不可以為靜至疑其未當者一也

周子云動極復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一動一靜各有時節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所謂互為其根非謂動即是靜靜即是動也前書云有循環互根有時節各致其語殊未當蓋動靜循環本是各致而其理則互根耳今不辨此而云不宜言動不可以為靜靜不可以為動豈靜可以為動動可以為靜乎胡氏說不貞無以為元不靜無以為動此言終始循環之妙然貞是貞元是元非貞即元元即貞也動是動靜是靜非動即靜靜即動也至所當止者一條乃釋止其所之義與動靜終始又毫無干涉矣原其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二

三

所以引此者天道終始人道終始似是自然無學問工夫故援此以牽入學問二字耳書云若不依朱註做工夫朱註者恒艮而象註主靜皆靜之云也朱子文集語錄具在其與友朋門弟子有舉恒艮而象註以為訓者乎此乃自建綱宗而引恒艮而象註以為指歸非朱子教人之法也又云雖奉主靜皆靜之註尊為著龜守為模楷云云則明以主靜為教與居敬何與而又插入專意主敬四字以彌縫之其云力掃雜採安靜以養天理為主靜乎為主敬乎亦不待辨而明矣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將虛靜做敬其辨別敬靜極明而書乃雜言之亦不免於牽合附會而無所當也已書云自己身心無所安厝其言切中懸竅之病不惟天嘗從事於敬即靜坐入門一段工夫亦未有分

毫得力處也然以此為懸竅言則可而遂以是為朱子註經之深心教學之苦衷則以文義求之而知其有斷斷不然者程子曰得其詞而不通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其詞而能通其意者也故知文義之失不特失於文義而已此之不可不察也

來教四書章句至疑其未當者二也

書云周子主靜立極之說明言是聖人事若論學者進德脩業之方自有本分當用工夫安得以聖人分上事遽責學者其言是也前云周子主靜立極之說言聖人事朱子恒艮主靜皆靜之說言入道成德事其地位甚高是恒艮註與太極說同矣又云依朱註做工夫奉主靜皆靜之註則是明以聖人成德事責學者不知本分當用工夫又是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二

四

何工夫即以子才刺子盾亦有不得通者矣朱子四書章句集註垂教萬世不敢以聖人事遽責學者五輩今論學乃敢以聖人事自居并以責學者乎中庸首章未發已發中和並言其可以存養省察分其後云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亦非有兩事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者而動靜之殊則不可合而為一也或問靜而無一息之不中為致中言動而無一事之不和為致和言兩兩相對今乃截取章句至靜立極涵養未發之中此語或問靜而無一息之不中一段以為與主靜立極之指無有殊異則所謂省察既發之和動而無一事之不和者與主靜立極之肯得無有殊異乎至中庸註靜深有其下言以時發見於外論語註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其

丁又有所守者至簡而能制煩所務者至寡而能制衆靜
深二字一類靜簡寡三字一類今可云主深乎主簡乎主
寡乎孟子註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
有威觸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此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之旨聖人生知安行出於自然亦非主靜立極之旨也徧
考四書章句集註其可假借援引者止於此而以文義求
之則有斷斷不能以假借者書言未可以未有主靜字面
而疑其不同懋竝此條援引四書章句集註最為分明而必欲附
會牽綴自為立說恐天下有略曉文義者其必不以為然
也矣

來教答南軒至疑其未當者三也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二

五

書云南軒素奉五峰察識端倪之教及聞朱子發明主敬
涵養未發之中始悟其偏而深以朱子之言為然是南軒
改從朱子主敬涵養之說其言皆是也獨謂南軒以朱子
以靜為本為不然及朱子詳為發揮乃深以周子主靜立
極之說為要旨而力行之此皆自為之說今無所據朱子
答南軒書謂以靜為本不過數語所云詳為發揮不知在
何書南軒答伯恭書自覺向來於沉潛處少工夫一二年
來專於敬字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為有味南軒自言
於敬字勉力其云覺主靜為有味者以其合於沉潛之意
未嘗以周子主靜立極之說為要旨而力行之也南軒答
伯恭書在癸巳甲午閒其作韶州周子祠記在乙未舉主
靜以立人極之說至戊戌作南康軍祠記則絕不及主靜

一語是必與朱子相講明者並非答伯恭書之所見矣書
云獨於朱子以義正為靜之說則不然之云云意不可曉
疑其於下不以為然上少一疑字其謂朱子纂訂特存之
未知今所刻之本果朱子纂訂之本乎亦未之有據也至
主敬補小學之說則或問所載極明何曾及主靜與以靜
為本一字其云成始成終與南軒以敬為本意相合故愚
意以為改從南軒此雖臆度之語然自答南軒書看出如
謂非改從南軒則或問此段有主靜以靜為本一語乎答
胡廣仲書在己丑已言敬為聖學始終之要而其後書有
必曰主靜之云答林擇之書在壬辰後亦言小學大學敬
字徹上徹下之意而其後書有靜者性之貞及主靜等語
出費敬貫動靜而以靜為本皆一時未定之論與或問絕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二

六

不相同何可牽入之以為証乎此又文義之不詳而考核
之不精也再按朱子以中正仁義分動靜而謂非四者之
外別有主靜一段事是則雖云以靜為本乃體立而後用
行之意與從主敬參透主靜消息語絕不相類故書中頗
以朱子此語為非是特不敢明言爾其謂南軒以義正為
靜為未然而朱子纂訂特存之蓋以南軒語為是南軒謂
四者皆有動靜之可言而靜者常為之主其語意有相近
者故深取之此其微意所在然則書中所言其與朱子之
學有必不可同日而語者矣今只以所舉或問言之與主
靜以靜為本絕無干涉牽搭不上此不待辨論而明者也
來教敬貫動靜至疑其未當者四也

書云已未朱發說以靜為本之語亦嘗疑之後讀恒良家

註太極圖如其說以反求諸身而力體之乃知子著書垂教深心此乃從以靜為本四字收斂身心自有所見而引周子太極圖註恒良象註以實之耳收斂身心此乃初學入門工夫程子教人靜坐只是此意而乃以此輕議聖學不亦違乎南軒所云略有所見便自處高執之固者正此謂也易本義成於丁酉此據年譜而言字微之序以為成於乙巳丙午之間蓋有改定朱子晚年以詩傳無後道恨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沈莊仲錄安知不持此等處而言且主靜皆靜以靜為本僅見於此而與林擇之胡廣仲書亦有此意皆早年語也以後與友朋及門人則未有及此者而以為朱子亦主此說不幾誣朱子乎文集癸卯答呂士瞻書戊申答方賓王書明言求中之非楊仲愚錄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二

七

言羅先生說有病葉味道錄陳安卿錄沈莊仲錄皆以延平行狀語為未當延平行狀言延平之學而羅先生語則延平之學所自出也今以延平絕無此雙母乃與夫子之云相左乎又云恒良註太極圖所云主靜是聖賢地位胸中包羅許多道理平生用了許多工夫到此以收斂凝定為主與偏靜者天淵懸隔矣夫主靜者收斂凝定偏靜者亦是收斂凝定何以見其有天淵之隔乎大抵既言定之以中正仁義即不言主靜亦可朱子嘗引此語既言敬實動靜即不言以靜為本亦可今粘然此六字所以處處漏得都說不去也周子言無欲故靜亦是防偏於靜之弊而主靜之意多故程子謂言靜則偏而今且只道敬南軒以敬為主靜之意多故程子謂言靜則偏而今且只道敬

說其後乃定從程子故言以靜為本只見於林擇之胡廣仲諸書而他書則未有及者唯徐唐書與林胡略此早年晚年之不同必不可以一槩論也

來教南軒與東萊書疑其未當者五也

南軒與東萊書已見前矣其與朱子書以義正為靜為不然則在辛卯後家居時其云靜者常為之主當是改從朱子之說此言是也南軒以甲午至廣西其作韶州周子祠記舉主靜為之本至戊戌作南康軍濂溪祠記則絕不及主靜一語而末章中言妄意高遠不由其序游談相誇不踐其實之病是則數年來與朱子共講習者所謂同歸一致於此可見其實特講習之語今不盡可見耳今止執書中未定之語而不徧考之祠記又南軒文集近刻於梁溪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二

八

不載後來諸序文其為朱子所訂之本未可知也諸書前後多紊亂失次其序記明有歲月可考者亦復參錯而朱子東萊文集所稱與南軒語之往往不見於集中殆不可考今何所據而必以為朱子所訂之本又為推其纂訂之意毋乃輕於立說乎朱子中正仁義分動靜之說已與周子主靜之首不同故南軒疑之朱子初解以仁中為靜義正為動後來改之此書在辛卯後未知南軒所指初說乎後說乎而謂南軒終不然義正為靜之說是亦臆度之過而輕於立說矣南軒此書固是親切下手處然謂有敬靜貫通之妙則未然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一語盡之矣敬字大靜字小敬貫動靜而靜則偏不可以並言也吾輩於古人地位相去懸絕不過於文字語言中約畧其大槩如此

而斷然以兩夫子皆從容識端倪透出主敬主靜涵養本領之要故於敬靜如此着力其亦輕於立說矣疑定收歛只是初學入門工夫今謂久而純一即是主靜真諦向固謂周子主靜立極是聖人事若疑定收歛久而純一即是聖人則聖人亦易為矣又前云讀恒艮象註太極圖註如其說以反求諸身而力體之則是已自得主靜真諦已自到聖人地位所云透出主敬主靜涵養本領之要乃自道其得力處也而以言兩夫子兩夫子其果然否耶

來教答呂寺丞至疑其未當者六也

書云我輩身心工夫原從居敬窮理實下手做方能有不動不昧氣象朱子以不動不昧之靜示敬甫正欲實做居敬窮理工夫其言似是而實未考其文義也敬甫以方說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二

九

存養便是動了朱子為之分清未發界地故云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着他即此知覺灼然不昧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此自論存養工夫何嘗有主靜一字乃略取其不動不昧四字以為必從居敬窮理下手久之方有不動不昧氣象試以文義求之其果有此否乎答呂寺丞書強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以後未死已前更無一刻未發時節唯有爛熟睡着可為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木此即與敬甫書之意又云洪範五事而當云貌曰儻言曰啞視曰聵聽曰聵思曰塞乃為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却以養成一枚癡默罔兩漢矣書之所云得無類是耶乎水疆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此又疆以未發之

實林然已發之功其指歸則一而已矣且既云居敬窮理方有此效驗則居敬窮理可也何必又添出主靜二字且云居敬窮理亦示入德之方若周子主靜立極之旨尚大懸遠不能達到則其居敬窮理不過以為筌蹄借徑而必以主靜為極至是其靜也乃虛無寂寞之靜而非朱子以靜為本之意矣答呂寺丞書如云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待泯然都無知覺然後為靜又云至靜之中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又云乃是不曾識得自家有見聞知覺而無喜怒哀樂時節更著精采莫失却真的主宰此皆為寺丞分別未發界地專指未發而言其所云首章本靜以之動卒章由淺以及深又云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則固以動靜對言矣所引敬之一字都收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二

十

拾了其下云其所謂敬不過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明以每事言豈可以為中庸未發靜中有物工夫耶此但考之文義自當知之乃必疆以為有主靜之意豈其然乎至於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則所據以為學問根源者則更得而詳論之玉山講義因程珙請問語多說仁孟子却兼言仁義故為發明性中有仁義禮智四者而於中各有分別方其未發渾然無形象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各有苗脉不可紊亂此皆發明孟子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之義又推而言之四者之中仁義二字又是大界限而仁又可以包四者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自著習察無不是若工夫處矣其云認得熟看得透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二

十一

見行分明為我固有之意而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指論孟中或言仁或兼言義或兼言禮智只是其一道理更無異同至其下工夫處則在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非是四者而已所謂纔開門時便有四箇在門裏也心之書所以申明講義之意其言尤詳雖云四端之發也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閒架不是籠侗無物所以外邊饒感中閒便應而又云四端之未發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由其所以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知其有義由其辭讓所以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知其有智是則性中實非

閒架之可言乃於其情而達知之耳兩篇之意分此今乃云如此閒架如此條理如此分明如此玲瓏渾然該括原自粲然明則真所謂有四者壘塊在可操可摩者而豈朱子指乎又云只要人仔細下工

閒架之可言乃於其情而達知之耳兩篇之意分此今乃云如此閒架如此條理如此分明如此玲瓏渾然該括原自粲然明則真所謂有四者壘塊在可操可摩者而豈朱子指乎又云只要人仔細下工

閒架之可言乃於其情而達知之耳兩篇之意分此今乃云如此閒架如此條理如此分明如此玲瓏渾然該括原自粲然明則真所謂有四者壘塊在可操可摩者而豈朱子指乎又云只要人仔細下工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二

十一

始成終而元為四德之首以其動處言之則仁包四德以其靜處言之則知能生仁未有不覺而能動者造化元而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循環相生而人之四德則雜出互入不可以循深言矣是亦有不相似者答書因論人而以造化為譬亦以大槩言之懋竝前書以專屬之造化自非是而來示謂造化人心更無有二則亦未確也程子曰天人一也而所為各有分又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則固有不同者特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義禮智則固無不同耳

來教沈莊仲錄疑其未當者七也

動靜一而已矣而以有為四此所以支離膠轕而不可以白田草堂存稿

解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陽而儀立焉此分見之動靜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此互根之動靜也即分見之中而有互根者存豈有二乎哉止文義之曉然易明者而判而為二何也人心功效之靜則由動而之靜固非在動靜之外至天理本然之靜則本靜以之動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是指未接物時說亦非動靜之上又有一靜以為之主也以分見互根之動靜言之則本非有二以人心大理之靜言之則皆與動對有靜而亦有動與前之動靜亦非有二也乃斷然言之曰有四不知於古人之書何所考也靜為主動為客靜為家否動為道路此大槩喻言以見先後輕重之義耳主客只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二

三

只是一人而以家舍道路分之其云主客轉換道路家舍分見可矣未有主客不換及家舍道路合一之義也其分別有主無主有家舍無家舍自是一義與單論動靜不同大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必以己意添入而強言之朱子所謂道理太多隨語生解者此之謂也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此體立而後用行之說與互根意不同今謂專一中有直遂之理在直遂中有專一之理在翕聚中有發散之理在發散中有翕聚之理在平舉而互言之已非程子之意而又謂直遂即可以為專一發散即可以為翕聚此何理也譬如春夏草木暢茂秋冬草木凋落乃謂暢茂即凋落凋落即暢茂雖至愚知其不可矣周子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亦以圖說而古故下文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二

四

許以為太極人極豈偏於靜者乎寂然不動者誠也此又以未發言與神為對矣皆非有主靜之說也天理者太極之異名故太極有動靜舍動靜而獨謂天理本然之靜則真所謂偏斜尖側之天理而不可以為太極矣人心功效之靜以人心言天理本然之靜亦以人心言是則一靜而已如何分別且云無此本領則其靜也空虛而已其動也浮游而已是於動靜之上別有一靜以為之主朱子云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不與靜對則不名為動其語固曉然矣戶之開動也戶之闔靜也開而闔闔而開一闔互根之動靜也開中如何有闔闔中如何有開此語之不可通者也戶樞所以開闔者無樞則無以開闔矣此即敬貫動靜之旨也戶開則樞亦隨之而開戶闔則樞亦隨之而闔樞非不動者也若以居其所為譬則是心統已發未發之說而非人心功效之靜天理本然之靜之謂也語云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戶樞動者也而以爲喻靜不亦異乎論語居其所以北極言之不可以通於戶樞也北辰居其所不動而眾星四面環繞則無一刻不動是動靜相對言之豈戶樞常靜而戶則常動乎如此理會亦當有恍然者矣來教主靜之說發於周子疑其未當者八也此條所引據最為切証朱子不言主靜之意於此較然可見雖有善辨者不能置一辭矣而必欲自伸己說其非刺蓋未有過於此條亦不待辨而明也聖賢立教同志之友及門之子與泛交往來者有別讀書肄業之士與官吏農商有別是固然矣詩書禮樂與周易春秋語句不同然其

理則一而已矣直云有別已為不可然猶曰其語句有別也至子臣弟友之常乃與命天道有別豈子臣弟友尚非性命天道而性命天道更在子臣弟友之外乎昔呂寺丞謂人之所當行者為道而冲漠無朕為道之本原朱子識其直是不成道理不謂子約見處乃如此今乃直謂其有別是所見又出寺丞下矣朱子論東萊白鹿洞記謂此記刻之金石傳之無窮不比一時之閒東說西話隨宜說法應病與藥也其慎重如此至為周子四祠記皆以明道學之要以垂教後世所謂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啟河洛百世之傳而以為此乃與官吏農商言之非與讀書肄業之士言豈其然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為凡民言耳此直以朱子祠記為今之講解 聖諭舉行鄉約者類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二

五

雖三尺童子少知文義者亦知其不可矣周子四祠記皆言學問之道并無扶持名教維淳風化之意直自以己意言之且既云盡倫盡分有所感發興起有所踐履持循除此更有何學問更有何工夫豈性命精微之蘊又在盡倫盡分之外乎鄂州學記言學不徒取足於心而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力行之福州經史閣記則又言致其操存持守之力真有以為讀書之地而後大玩乎閣中之藏而記正相對說即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指朱子所守以終身繼往聖而開來學者今乃亦謂其與官吏農商言而別有性命精微之蘊有所漸悟隱秘而不肯言以待七八百年後至今日而有能者始一發其蘊也其毋乃貽笑觀者之一笑乎朱子於太極圖說通書註釋專信

如此之至特主靜二字恐人錯會故後來皆不及之顧引劉子和傳以為篤信周子其毋乃急於引証以成其說耶有所乖刺而不復察乎學庸論孟皆言下學而上達之事太極說實天人精微之蘊是謂孔孟曾思不及周子矣下學上達知我其天豈下學上達之外別有天人精微之蘊而學庸論孟猶有所不及乎乾元坤元自是造化之妙牽入太和大衍不知何謂克己後禮戒懼謹獨豈非洗心退藏齋戒神明之事而謂太極圖與易同為極至極深而學庸論孟有所未及何也四書註朱子教人入德之方太極註恒良象註教人成德之詣然則四書所云克己後禮博文約禮擇善固執戒懼恐懼可以入德而不可成德必主靜皆靜而後可以成德也豈其然乎太極圖註朱子但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二

六

因人考問而未嘗特拈出與學者言之文集具在可考也至恒象良象註何嘗一言及之而以為垂教萬世的確不刊之語毋乃厚誣朱子乎答廖子晦所云四端未發時此心却在甚處此因來書說心性到中閒方說心為之主故云不知從前說太極二五四端之未發時此心却在甚處朱子不辭其語不其分明無大意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此乃言求放心工夫是初學入門事皆與主靜毫無干涉今不論上下文義而但截取一二語之彷彿者以為己說之証試取全篇讀之而玩其文義其果合乎主靜之極之說原是人心中正仁義的道理此句是其根源差處中止一義心發出不專在心中也如其言則擇之執之皆止在心中而涵養保守亦只在心中而止是則所謂關

門獨坐閉省合眼自以為有得者乃禪學之下而可以論聖學乎朱子濂溪祠堂記先生之言其高至於無極太極而其實不離於日用之閒其幽探於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其實不離於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又曰其實不外於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又曰是豈離於人生日用之常而自為一物哉又曰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有以得其所自來言理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天下其言平易切實如此此豈有主靜之說而細勘書中之所言蓋無一不與之悖違者而猶謂得周子朱子之指豈其然乎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二

七

來教疑動靜周流靜常為主 疑其未當者九也

說話時不敢放言做事時不敢妄行此是動時工夫而言心理自在何也心兼體用只是提起此心作得主宰則靜時不散漫動時不紛擾動中靜行中止亦自此推言之而非動之不異於靜行之即可為止也若能實用主敬工夫透得人心功效之靜天理本然之靜則只用主敬足矣何必更添主靜二字以殺亂其閒乎且主敬主靜工夫一乎二乎如云一也則言主敬不必更言主靜如云二也則主靜另有工夫不得云實用主敬工夫便透得主靜消息也反身密體自知有不可斯須不敬不靜者此在家閉門獨坐則可矣出門動步便有事在焉能以常靜乎循理而動動即是靜只是推言其理非謂動時另有主靜工夫如言

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豈可泥動之機未嘗息一語而亦謂之主動乎動而無靜靜而無動蓋兩言之人心功效之靜天理本然之靜免於動而無靜之云矣得無有靜而無動之失乎通書此二語原不為人主靜消息已在裏許有主敬工夫自無思慮紛擾之患則主敬已足該括主靜矣又何必添說主靜乎每事習箇專一朱子以此言敬未嘗以此言靜也敬則不忽畧不雜亂不急情不紛擾而又分其半以屬主靜何也敬貫動靜無論靜時動時皆不可以忽畧雜亂怠惰紛擾而何為分而言之乎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即主一之一而又嘗解之曰無適之謂一是豈無欲之靜之云乎周子之一指無欲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二

六

言程子之一指主一言各有所當焉可以牽合而附會之乎既云有主敬工夫自無思慮紛擾之患而又別言主靜是與騎驢覓驢者而亦可以恍然而自醒矣大學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語自分明今以合於靜先靜重以靜為本之義則明德為靜新民為動知止為靜能得為動如此劃分豈其然乎大學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此兩句頗與主靜之指相類而朱子註言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則非靜止之謂也靜謂心不妄動而下又有安有慮有得則亦非靜止之謂也若以此証主靜則在止於至善當作止於至靜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者至靜之謂而非至善之謂也順理而動動即是靜此各止其所之義故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動靜不失其時

良其止止其所也豈謂動即同於靜乎朱子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似用周子意而於本義微覺添設故疑以為未定之語朱子晚年謂詩傳無復遺恨而於本義有所不滿豈非猶有未定之語而考之文集則以靜為本皆主夫靜之語晚年未嘗一及之則愚之所疑似未為過也來教程子定性書至疑其未當者十也

定性書識仁錄語類中有及之者然皆答問之語就此亦以教學者耳文集與友朋門人書有特舉此條為訓者乎涵養錄當指涵養須用敬二語此則朱子終身守之為定法即好學論明諸心知所往而力行以求至亦時時及之不可與定性書識仁錄並論且與主靜宗旨毫無涉也詳此條之意只以定性書定性說為主而他語則肆言及之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二

九

之觀其下文則可見矣既云學之有序不可務高遠而忽卑適今必舉定性書識仁錄諸語加意體驗着實用功得毋務高遠而忽卑遲之甚者乎以子才刺子盾亦有不得通者矣程子之學得朱子補救而後傳之無弊此語朱子所不敢言其所舉止所常止如止於仁止於敬之類一循乎理則不是內而非外則是以理為主而非主靜之謂此隨文立義而並自忘其前說矣以四書章句集註為主而於定性諸語遂不留意以及身服行恐大失朱子當日立言之本意則是四書章句集註不可以反身服行而定性諸篇更在四書章句集註之上矣豈其然乎定性說未詳何年亦是中年之作文集雜著中如中庸首章說觀過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皆顯與章句集註相背其或未定

之論其或他人之作皆未可知太極說絕不及太極陰陽五行並疑題目之誤其編次麗難殆不可辨如浙本以南軒仁說為朱子仁說此有南軒集可據以正其誤其他無據者安可以辨乎語類中楊方包揚而錄昔人已言其多可疑而其他錄說誤亦多即以同聞別出言之大意略同而語句全別可知各記其意而多非朱子之本語矣今據語類諸說謂定性諸書為教學者加意體驗着實用功而又據定性說以承子思尊德性道問學之脉則是四書章句集註不可以加意體驗着實用功而中庸章句或問所云皆不足以承子思尊德性道問學之脉也豈其然乎吾輩讀朱子之書即以朱子之語發明朱子教人用功之實何敢自立一語黃勉齋先生論語錄云不可以隨時應答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二

二十

之語易生平手筆之書薛敬軒先生云當以四書章句集註為主今日之語乃本之而先生而又非敢自立此語也今雖讀朱子之書於文集之麗雜語類之說誤尚不能以盡辨而謂能發明朱子尊德性道問學之全功以顯今傳後其自處太高而自任亦太重矣不幾於僭且妄乎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今與陸王辨乃據朱子之言以斥其非大聚言之庶幾不惑於所從耳其實陸王之書亦未能以盡讀而侈口論議自以為宗朱子之學反墮入陸王窠窟中而不自知其不為陸王所笑者幾希矣是十條者至末

數十年來至非專事於靜其語皆是也但既云絕不以主靜立說與同志講究只言主敬不言主靜矣而前十條則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二

王

皆以主靜為學問之通法必從主敬參透主靜消息反復引據皆以主靜為極則非為愚一人言也前後違反何至是耶愚於學問全無知曉鑽穴文義略有所窺豈特少涵養一段工夫即求放心工夫是初下手事自度當從此入手而若未能嘗謂相見心地工夫有所不及若以涵養須用敬為教則正中愚心膈之病若云主靜則不能開門獨坐閉眉合眼以從事於此決矣涵養之功必以主敬為最吃緊先着只此一語已了但先着二字不合是更有後着矣果能實用主敬工夫則所云主靜者便自透得則又無有後着矣一行之中往往自相違反其文義斷續左右籠罩亦不可勝辨也學知利行困勉行氣稟雖有高下而工夫則同俱是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只月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二

王

力有難易耳中庸如此分明說破今忽創為有學知之敬靜有困勉之敬靜於中庸外自作一解何也且如其言以解之當敬守時體驗天命是自己性情統會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皆敬守也此時如何體驗可知敬守只當默坐二字此所謂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者而非敬貫動靜之謂也今胸中清明靜一寂然不動只是未發一節工夫其已發工夫則一切抹去可乎至於困勉者謂程子教以有主專一有主專一依舊只是敬字又謂是最著力語豈學利者之敬不著力而困勉者之敬必著力耶朱子敬則欲寡而理明歸重敬字所以救主靜之偏此乃以寡之又寡屬之困勉不知何據且其云費許多窮究許多兢兢許多拔去病根與前學利之兢兢業業保守天命偶有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二

王

萌動力為掃除亦復何分別耶其意謂學利敬則自虛靜而困勉雖敬亦不能靜必須更用主靜工夫而其所稱引不知何以分割敬靜兩樣工夫也其下云着氣力窮理克己勵行而以時向心地中洗滌栽培以拍合主靜之意豈學利者不用窮理克己勵行而窮理克己勵行專向心地中洗滌栽培而已耶又云無此工夫則主敬之功必多踈略走作主敬之前又添出一層工夫可謂頭上安頭所謂工夫者不知何指豈以窮理克己勵行之耶則又非主靜之謂矣朱子曰只一箇敬字收拾了所謂敬者只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說話也又曰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本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今說主敬先要知天命又要理會敬靜相通之旨又要理會程子主敬致知之教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二

王

又要理會朱子敬貫動靜以靜為本仁義禮智貞元相生之妙真所謂支離真所謂閒說話紛紜膠轕如口含膠漆不可吞吐循其說而求之使人展轉迷悶不知何處下手是欲必伸己說而不覺其乖刺之至此也中庸首章註致中致和分動靜言其云體立而後用行者皆是戒慎恐懼工夫故曰其實非兩事也豈主靜之謂哉答張欽夫書自是中年未定之論其云寂而未嘗不感感而未嘗不寂亦只是平說以靜為本乃以敬貫動靜言之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猶靜字勢重之意而其下舉南軒語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是亦豈有主靜之意哉未發已發說乃是分清未發已發界地說出涵養一段工夫答陳器之書因玉山諸義只說元為四

德之育仁可以包四者如推知所以成始成終知仁交接一層以發明動靜循環之義又豈有主靜之意哉而節皆云學者循此用功不知此字何指其下却云靜時不敢錯雜動時不敢紛亂動靜皆有所主則主敬也未發時不敢失墜已發時不敢散漫動靜皆有所主則亦主敬也再云則靜矣則是初無主靜工夫矣至朱子敬則欲寡以下左右籠罩東西牽扯從自家床角頭說他人做夢不大可笑乎恒象之久於當存當發之道有存有發又何云至靜之道也艮象之止於所當止所當行之所則是動靜各止其所而非動靜皆止也前云從主敬透主靜消息此又添寡欲進學知性前後都不相應其云下筆定此數語以立萬世教學之準則此數語當指恒艮象註言之乃似親見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二

三

其下筆而親聞其論說者昔朱子謂說春秋者恐地下孔子家奴出來說不是孔子意此亦恐地下朱子家奴出來說不是朱子意也却立徐行處靜觀動自為讀書言之太極說自是未定之論所云西銘註不知何語此不可曉必以不言主靜二字遂疑以靜為主以靜為本之語為執執分析之過若并無主靜二字而必強而入之得無牽合附會之失乎不自知其牽合附會而反以為融會貫通恐有粗識字面文義者之竊議其後也蔡九峰夢奠記丁巳看書集傳說書數十條及時事甚悉戊午改書傳而章貼脩稽古錄一段是夜說書數十條已未夜說書至太極圖庚申中邑室來見其人凶焰可畏是夜說西銘又言為學之要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又脩楚辭一段據此則太極圖西銘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一

五

乃逐日講論間及之非特以此二書為臨歿之訓作年譜者誤書此條故勉齋行狀削之今乃據以為証得毋踈於考究耶啟蒙六圖首一圖易有太極何嘗有主靜立極之旨若以為主靜是真所謂不正當尖斜之太極矣學贊乃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言與主靜何與若以由靜制動一語牽入主靜則當又有主實主體主古矣豈其然乎事物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其下更有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八字今只截取此一語所以其蔽不可解也柳柳州云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贊則同於孔跖優劣之說矣朱子註於志學章言聖人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問政章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顏子之樂亦云不敢妄為之說其慎重如此今云朱子見得指明云云又云朱子之道由察識端倪云云儼若老師宿儒判斷其弟子進脩次序者得無近於僭且妄乎勉齋親承朱子之傳其為行狀發明朱子之道至矣未嘗有察識端倪以及涵養未發之中由主敬寡欲明理以至於靜虛動直之謂也其亦自處太高而不覺其立說之退矣南軒先生與朱子同道而中年而歿其業未究似未可與朱子並論今宗朱子之學而忽插入西夫子之訓意以南軒有覺周子主靜之意為有味一語以之牽合耳不知南軒於淳熙乙未作周子祠記曾舉主靜之語至戊戌作南康軍周子祠記則絕不言主靜而且以慕高遠為戒此正與朱子同歸一致者而亦未之考也所云實下居敬窮理工夫只在三畏四勿九思戒懼謹獨五事提撕警覺通貫動

靜不怠荒不二三皆主敬之說也却插入以透未發之中
天理本然之靜虛明不着一物等語以完已說隨動隨靜
皆是天理為主時行時止皆是天理為主是也而又插入
太極之靜太極之止八字以完已說正所謂左右籠罩者
試為一指出之不可恍然自悟乎篇末周子主靜立極之
說甚高初學斷不可求此直捷路徑即中年志學未定者
亦不可假為捷徑則是已知主靜之偏不可為學問之通
法矣而書中數千餘言則皆歸重周子主靜立極之說也
得無自相刺謬乎此如朱子所云小兒迷藏之戲說東邊
又在西邊說西邊又在東邊得無類是愚之所學不遇錯
研文義少有所見於初學入門工夫尚未有得以求放心
靜坐涵養為愚針砭則可矣主靜立極豈所敢言知人之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二

五

不審即自知之不明也夫主敬窮理以透涵養未發主靜
立極之功此是書中大指歸宿處然即此一語便有多少
弊病在主敬通貫已發未發窮理則專以已發言今云以
透涵養未發在主敬則截去已發一層且敬已是涵養未
發矣又何透之有窮理則與涵養各是一項工夫不得以
窮理為涵養也主敬主靜之不同前已辨之詳矣此又添
說窮理及涵養未發之語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朱子謂敬字為聖學之成始成終而以敬補小學之缺是
居敬窮理雖一齊用力而亦少有先後今云主敬窮理以
透涵養未發主靜立極之功亦顛倒而失其序矣以涵養
未發與主靜立極亦有不同也即如其言則亦朱子所云
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只養得成一枚癡跛罔西漢矣通考

朱子章句集注文集語類諸書未嘗有一語及此者蓋是
自建綱宗而可厚誣朱子乎

凡此諸條皆就來書剖判言之亦自不免於破碎縷統之
病然謂主敬窮理以透涵養未發主靜立極之功則斷斷
非是此可信其不誤者後之人恐不能易此論也又考未
子與劉仲叔書云平昔不曾仔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
脉別無證佐考驗但據自己一時偏見便自主張以為只
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一向自以為是更
不聽人說話李章意思正是如此又答呂子約云先橫着
一箇人我之見在胸中於已說只尋是處雖有不是亦瞞
過了於人說則只尋不是處吹毛求疵多方駁難如此則
只長得私見豈有長進之理似皆已說破此病後人自不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二

五

加察耳然又恐已之所言亦有未當處自陷於其中而不
自知是已非人有如朱子之所訶者所恨湘淘已歿不能
反覆劇論也前此秘不以示人今願與同志共商之出此
三書細為剖判孰得孰失以求真是之歸庶幾垂老得聞
至論不至於抱終身之疑而無所決也

書重答湘淘書後

湘淘此書其宗旨在從居敬參透主靜消息謂敬靜有貫
通之妙而以主靜為極諸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
靜喚做敬又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又曰若言靜
則偏而今且只道敬此數語皆已分明說破矣朱子周子
四祠堂記皆不言主靜南軒先生初作祠記言主靜後作
南康軍祠記即不言主靜同於朱子是皆其切證也勉齋

朱子行狀言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果齋亦云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二公高第弟子豈不讀太極圖說註恒艮彖註者而其言朱子之學只言主敬其平正懇實如此則所云從居敬參透主靜消息而敬靜有貫通之妙信乎其自為一家之學而非朱子垂世立教之指矣行狀人言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初不及太極圖說定性書好學論蓋此諸書不與於明四書諸經之理而四書諸經則已備有之矣至恒齋註是家註朱子文集語錄未嘗一及勉齋諸公亦從未有言者今乃謂朱子下筆定此數語以為萬世教學之準不知其何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二

七

所據豈今之所見有過於勉齋諸公乎恐不然也文集董叔重問曰惟不獲其身者乃能不見其人故曰動靜各止其所而必以主夫靜者為本焉所以自源而得流也按故曰二字明是引本義註語其云必以主夫靜者為本即體立而後用行之旨與皆主夫靜語絕不同疑叔重所引乃本義元本而今本則後人誤改耳向來疑本義註微覺添設得叔重問語方為釋然也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二終

男歲謹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三

實應王想疏予甫甫著

書

與喬念堂先生書

八月中以一字奉候起估不審已達記室否解手背而踰三時中心竟結無日忘之昌黎所謂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亦懸懸於吾者真善道人意中語也懋茲今春一病累月幸獲痊可而根本摧折無從填補遂更成怔忡運之症每觀書不及一時許輒眩轉反復不能自定起室中良久乃已迨復據案展視而前所得者都已忘之矣嘗觀古之君子用力於學者必有一段真精神真骨力其堅苦刻厲有非人之所能堪而後可以自持於千百年之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三

一

遠今委靡頹敗如此恐遂汨沒不復振拔而終無以與於賢人君子之列以是為恨恨爾他不足道也數月來閒取梁溪顧高諸先生語錄文集讀之略有以窺見其門庭徑路之所在始知古人去人正復不遠人自苦墮落耳自省十年以來直在利欲膠漆盆中顛倒過日而襲取謹厚和柔之名以自文思之可恥可愧使得生數十年之前及諸先生之門激厲磨淬當必不至敗壞若此竊憫然自傷其不幸而遺風猶存微言未絕則又不甘遂以凡民自棄而不思所以振拔之方也旅寓無他事常自檢點此心放逸決驟都自把捉不住昔人所云如駢奔馬如轉磐石有未足以形容其難者彌天罪業只自此中造之朱子曰克己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

更何言哉其直截痛快如此竊嘗諷道之有志焉而未逮也館事向已辭絕邇來忽變其說再四強留知己之誼不無感激然將母情切不可復挽遂決意北還靈臯以書來云此君子素位而行之義非所敢當特以麋鹿之性與山林相宜朝市間決無安身處強顏對人終非本色只得退避耳明歲之計竟無著落世事浮沉一切聽之此中已無豪髮繫念但日夕歸來又未知如何措置先生別有可以為地者略為留意其中曲折家兄自能道之不多及也近來起居暇食想益清勝長安紅塵堆裏拖泥帶水一場而不折本乃為得力私衷縷縷竊以此為先生祝耳生平知己惟有一人每一書來輒盡紙又不存稿前後所云必多複重歸來盡出之可一笑也草草語無倫次并亮不一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三

二

與劉邑尊書

卜里奔馳倏經半載每念光儀常深企慕治弟北行時老父母適留平江不及面別至今耿耿也獻歲之春履端伊始遙想福祉新增與時偕慶可勝忭賀老父母潔廉之操慈惠之政下邑窮民得所依賴治弟承知獎尤深欣幸少時讀兩漢循吏傳謂龔黃卓魯之治未可復見今乃與老父母遇之也治弟羈滯青署暫為佐理因略識州縣之事大抵利害休戚與民最為閤切而法令繁密動多窒礙吏胥倚託易以為奸稍失周防便成罅漏簿書獄訟不能無所撓亂而鰥寡孤獨有不得其所者矣青邑窮僻號稱易治而咫尺之間難以澄察張橫浦先生云吾身有一口之明則斯民受無窮之害誠至言也嘗為舍弟言治一邑

更何言哉其直截痛快如此竊嘗諷道之有志焉而未逮也館事向已辭絕邇來忽變其說再四強留知己之誼不無感激然將母情切不可復挽遂決意北還靈臯以書來云此君子素位而行之義非所敢當特以麋鹿之性與山林相宜朝市間決無安身處強顏對人終非本色只得退避耳明歲之計竟無著落世事浮沉一切聽之此中已無豪髮繫念但日夕歸來又未知如何措置先生別有可以為地者略為留意其中曲折家兄自能道之不多及也近來起居暇食想益清勝長安紅塵堆裏拖泥帶水一場而不折本乃為得力私衷縷縷竊以此為先生祝耳生平知己惟有一人每一書來輒盡紙又不存稿前後所云必多複重歸來盡出之可一笑也草草語無倫次并亮不一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三

二

與蔣淑瞻書

適承年兄之命同往仲儒所歸而思之卒以為不可生平碌碌自守以致窮困今已垂老而以千金易人之傲骨雖得亦安所用之朱子有云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忘可謂兩得之矣弟雖未能承命而諸先生相愛之意則不敢以忘也謹此辭謝并為致意諸侯面晤不一
癸巳歲在京師晤淑瞻於艾堂所淑瞻言惠仲老甚相闊切當同往見之余已許諾歸而思之以為不可因此字辭之卒不往見不數日方覲文又來寓所面與余言余笑曰君與余交久矣君為考官豈不識余文者尚何用此為是科仲儒覲文皆為同考官仲儒於閣中問覲文知余卷否覲文以前語對仲儒曰世乃有馱於余

者後相遇輒述以為笑是科淮安楊用九先生亦為同
考官與余初不相識未入闈前亦令余姪敬倚必欲來
索大兄及敬倚親懇言之至三鼓卒不能奪余卷在蔣
石塘先生所薦而不售亦不復請蓋不知為余也此乙
未亦薦而不售至戊戌乃得之余之固執疑其終不得
與而屢二科卒以無意獲售信乎遇合有命而區區以
智力爭者亦徒自勞而已偶錄舊稿因書此以示兒輩
與喬敬伯書

僕自舊歲怔忡病後右目忽有黑花醫治不愈近左目亦
漸昏數尺外即不見物疑為內障重以足痛筋脉牽掣行
步頗難自度當終以郡文學老不復有當世志矣去冬補
安慶教授後地雖少遠然一水相通可奉老母以往從此衣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三

三

食之計可少自給意甚欣然但盤費維艱目下不免拮据
期以四月到任閉門息影讀書緝文以了平生未竟之志
於願足矣頃忽聞二小兄言敬伯家報中傳元兄於制臺
前有相薦之語此元兄篤於故舊過相推獎而以僕自計
則有萬萬不可者僕之生平疎魯鈍拙事事俱在人後於
時務毫無所通曉此元兄所素悉不審何地可以置之若
以為粗有學問則自二十年來困於衣食奔走不暇舊學
銷忘夙心掃地頽然與庸俗人無異閒應酬作小文字每
執筆輒眩掉累日不能成就近都已謝絕况又兼以目疾
足疾如前所云者此尚堪為當世用乎自顧其中一無所
有以作郡文學尚恐不稱萬一誤有論薦是使元兄欺制
臺而制臺欺皇上此其大不可者也老母年八十矣朝

夕不敢暫離去冬散館本可祈得其所以教者再
三反復計之縱得縣令現缺亦必不能任而教者不出本
省可以侍養故也平生窮苦少冀自安或有意外之事勢
必引疾或請終養而退是為絕其生養之路而嗷嗷數十
口皆有朝夕凍餒之憂矣此乃真語實語望敬伯切為言
之萬勿為制臺道及或已及則為言日前疾病之狀如徐
仲章先生之比僅可作郡文學以老薦牘中斷不可列鄙
人姓名是為知己之大賜世世感佩於不忘矣前戊戌冬
引見時語言參錯賴皇上寬仁不加譴責今自怔忡後
耳又微重聽應對愈艱以元兄相愛之誼其必不肯為此
舉也欲致元兄書以傳聞未確故僅為敬伯言之望為致
此苦衷默已其事幸甚幸甚轉移之機全在敬伯平生師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三

四

弟子相信之深無如敬伯者當不惜為我喋喋矣至禱至
禱不一

與孟義山書

太尊清風亮節迥出一時而深仁厚德涵煦十載六皖人
士皆在覆育陶鑄之中矣今者恭膺特簡詔旨褒嘉
逾絕倫等即日擁旌節任屏翰重臨舊部再蒙膏澤直指
顧開事耳屬在幷幃莫不慶幸况如弟輩受知最深受恩
最重其為欣忭有不倍萬常情者乎昨者大議學中弟以
前一日登舟往池陽遂不及與會為風雨所阻舟不克行
暫歸省老母遇丁寅翁略言建立講堂一事而諸薦紳先
生及諸年兄皆已在門倉卒出迎未及詳究比歸思之此
事尚宜少緩俟太尊之歸史加裁酌乃可蓋學宮者朝

廷之學宮聖人之學宮而弟輩則為朝廷聖人守此學
官者也今將立講堂於學宮似當面請太尊裁定可否方
敢舉事若無所稟承輒爾創立異日有議此者弟輩將無
所辭其責而萬一太尊問以不經請明擅興工作之故弟
輩又何辭以對年兄高明之見其必有以處此矣弟之迂
愚一切無所知曉凡小大之事必請於太尊而後行不敢
避煩黷之罪此太尊所素諒也又昨指定地基在四忠祠
之側與名宦鄉賢相次其規模制度不得獨異則太狹小
有所不稱若尊崇其規模恢廓其制度則於四忠諸祠不
免凌逼之嫌而迫近聖廟又似有上擬之失不知諸公
以為何如也故弟謂當在書院之東既與學宮隔遠而其
規模制度又可別為更定無所嫌疑雖率爾之言頗似有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三 五

理惟斟酌之此事轉移惟在年兄而可以從容進言於太
尊者亦惟在年兄前辱蒙枉顧不及相晤後屢奉請皆為
太尊之事非有他說太尊以絕世清操恩在閭郡而為屬
邑所累今日羣情鼓舞互相勸輸嬰孺無知亦爭踴躍故
弟謂直當明白言之不當專以講堂為詞也弟向在京師
晤懷寧桐城諸老先生莫不盛稱太尊清操惠政今日無
兩常所企慕今幸為屬吏而又在子姪之末受知最深受
恩最重退自循省無以仰答輒緣效忠之義不敢默然亦
卑官末職所以事大君子之道也年兄受知受恩又有過
於弟者是以敢私布之不識尊意以為何如弟在此如燕
之巢於幕心搖搖無所終薄何敢及他事願以職守亦不
敢不自竭耳如有不合願賜還答即廢此字無與他人見

也草草不悉

與胡元方書

世路艱險風波反復彼此共之雖劇易不同而大槩相似
今聞世兄先生將南歸重得握手相見真如隔世入矣追
數生平尚喜無所點汙以此為慰他不足道也前聞在開
中刻意經學為之敬仰此夏侯大傳黃丞相之已事也竊
謂經學至朱子而大明所謂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後來
諸儒流於訓詁反致混淆而近之學者競出其書以為自
古未有心甚疑之及於時文中畧窺其所論著其底裏可
見不獨疑之而已世兄憂患之餘世習都盡其所見必有
超越常人者弟以老病耳目昏聩他日相見想不能復與
世兄上下其議論也家居十年書問俱絕常從敏伯請問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三 六

起居而困窮日甚并不能以束脩之饋少展寸懷其為愧
負如何可言古之君子起謫籍放廢之中而大有為於世
者往往而有世兄高才博學又重以磨鍊蓋老其材以為
天下用然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得之不得曰有命想世兄
久已洞然於此也敏伯行時不及作字茲令二小兒敬謁
台塔肅附寸言一切統惟鑒照何時旌旆來過邑中日夕
馳仰臨紙依切不宣

與汪師銘書

自癸丑後不通書者又幾三載矣近聞進秩館卿兼領記
注之職為之欣慰當此聖明之世士君子有為之時年
兄雖未當大任而進德脩業以為輔世長民之根柢者正
在今日若僅孜孜矻矻以文人自居則非僕之所望也近

來文章家頗以宋人為不足學然如歐陽公蘇文忠公其立朝具有本末議論風節為後世師表此豈可以文字語言與之爭勝耶朱子於歐陽公固極推尊而蘇公則言其學問之誤然在南康則云坡公記藏書文字有耿光晚年又云偶得坡公墨刻手簡適與意會固未嘗不極稱之也傳與年兄僅一再晤未得從容論議未知以為如何家居十載交遊故舊不復相通近者嚴給事出使乃一枉顧張督學為答前書可謂空谷之足音矣劉翁歲兩年絕未相聞今擬遣使往皖意亦難之友朋有通財之義此古人所許然近例必卑屈乞憐而後可得生平蠢拙其不合往往以此昌黎云知其無益而且鳴號之心以為非每下筆輒怛怛然又終不免作嘔強語是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劉師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三

七

弟固非此例以語年兄當共為一笑耳甲辰同考竭盡心力自謂可以無媿與昆明兄最為相好瀕行以同房卷相託書坊中以十金來者亦却之行後忽多異論昆明兄樣直於世事不甚通曉乃專刻其半遂為未了之事至今耿耿在胸中擬墨三篇同門皆未之見今以附來同門有在京者可共觀之昆明兄亦有兩作想已附刻又近作九首寄示靈臯兄恐事多冗不及觀年兄為一評定之也二小兒幸與薦名又遭災患拮据轉甚是以來後諸老先生皆令運書進謁不知能不忘故舊與否此非有所干請特以致區區陳謝之意而已諸事匆冗并無土儀之寄慚愧不宣

與孫遜人書

前者曾奉一書敬候起居今踰兩載又復闕然頃聞進秩此部位望益隆即欲致賀而以匆冗未暇長兄與弟同歲而精神壯健宜力國家弟則疾病益侵昏聩轉甚屏伏田野養雞種秫以了餘年相去懸絕矣嘗念朱子有云每至東湖慨想陳仲舉徐孺子之高風雖出處不同諒亦各行其志則古之人殊不以此置異同也西外孫英穎特出將來大有可望讀書為學當懇懇為別白言之前輩歸熙甫作名二子說言幼安之隱叔子之仕皆難以擬其後至於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每為舉似斯語至於今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則非弟之所敢知也二令即想可即歸尚遲相見五令即奮飛在即傾耳好音二小兒幸與薦名附五令即之後而忽遭家患拮据轉甚是以其來最後茲今敬謁台堦恭候近安并附寸言諸惟垂照臨紙依切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三

八

與鄭璣尺書

京邸握別條已十載瀕行時荷年老先生高誼顧視慙慙至今勒銘心版歸里以後杜門自守不敢通京洛書雖以至好如年老先生亦未嘗以一字之問上候起居濶踈之罪想蒙諒察也年老先生以宏通之學博雅之材蔚為儒宗聲望焯著今膺特簡授校文之任所以長育人才振興風教其重有賴焉安省文采少不及吳會而重厚淳固無輕靡浮蕩之習大致與中州相近淬磨底厲必有非常偉人出焉可以效國家之用非吳會所及也侍業嘗分校皖郡未及一載而去職事多所未盡至今為恨教官之

除舊為庸濫近日始重其任竊意當嚴其選朱子云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全無行檢以今觀之往往而然苟不有以分別而澄汰之而欲入才之奮起風教之振興不可得也至於薦舉一途徒長營競之風開詐偽之路昔人所云驅迫廉摛獎成輩競者無益於風教而適足以敗壞人才尤宜審慎於此迂愚之見未知有當與否伏惟裁酌臬使為敝門生到皖一載尚未通問今遣使以來家居困乏於此不無厚望師弟之誼望年老先生為切言之庶幾其有濟也二小兒幸與薦名而旬日閒即遭家難內外拮据經營備至是以其至京也最後今已就試禮部未知若何得失有命唯囑以靜默自守不墮家風而已肅附寸緘恭候近履薄儀貳種聊申鄙意天氣和煦唯道體順時自重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三

九

坊膺寵擢以副具瞻之望臨紙不勝馳溯

與劉蒼巖書

前者年兄道過敝邑并承嘉惠而僕年老社門而小兒遠館他邑遂不獲遣問起居殊深歎仄自年兄榮任安臬道途逾遠一介之使無由自致時切懸念而已臬使為一路刑名總匯之司而申理冤濫訪察姦宄俱有專責或過為苛刻或流於寬縱均失其宜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記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所為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而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一語足盡之矣在今日則一一躬覽不以文簿繁猥而盡付之掾吏之手此為最要也

兄聲望益隆功業益著即日崇權藩屏晉膺節鉞拭目

侯之矣賀賀皖郡為舊遊之地舟楫可通甚欲一來而道里之遙終成阻隔二小兒舊歲幸與薦名而旬日閒即有二小媳之變內外拮据大費經營是以其至京也最後今已就試禮部而家中冗務叢雜不可爬梳不得已遣小价以來洵轍之鮒非西江之水不濟於年兄重有望焉辱在師弟之誼必不以泛爾視之也學使鄭年先生同籍相好亦有一字致之賄時幸為道及中朝諸公叢日遊從最密十年來不敢通問昨二小兒往始各致書陳謝亦附有論說欲以為聖天子新政之助草野妄愚未知有當否也東流陸年兄前有字至極承年兄同門之誼甚為感聞其三月閒領咨北上未知能如願否也諸惟垂照家居困乏附致薄儀二種聊將鄙意天漸和煦惟日新善政以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三

十

迎嘉祉餘俟續報不一

答朱宗洛書

前辱手書以病未及作答也昨覆閱鄒琢老所寄年譜其規模大槩本之尊公先生而議論則多取愚說所增入文集語錄欲發明朱子學問次第為舊譜之所未及其刪削聯比甚費苦心而考訂歲月先後尤極精審但不著舊譜異同僅指摘其舛誤間有增入數條亦不言其所據又以他人之說與己說混而不分此則非著書之體也主靜之說前與尊公先生往復論難卒不能合大抵此等向上地位與吾人相去甚遠未可以意見窺測今但以文集語錄求之略見彷彿非敢自立一論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與敬敬又曰言靜則偏了而今且只道敬又曰

若言靜使入於釋氏之說也朱子之論本此而發明人評
如曰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不可專去靜處求所以伊
川說只川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底
地正而不偏此其大指亦瞭然矣朱子教人專以四書集
註章句而集註章句未嘗有主靜一語大學或問發明敬
者聖學所以成始成終最詳且盡只言主敬不言主靜也
主靜之說出於周子朱子作濂溪祠記凡四未嘗一及主
靜以此為證更大然分明矣太極圖解以仁義中正分動
靜而言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工夫其引翕而後闢專而
後遂亦言其先後輕重之序耳下言君子小人只以敬肆
分之不及主靜也尊公先生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
以愚見妄論之則既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攪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三

十一

拏非所以為學又主敬之上更有二靜一層未免顧上安
頭是太極之上又有無極上天之載之上又有無聲無臭
恐其卒歸於虛無寂滅而已朱子以靜為本現而必曰主
靜恍惚之論皆在己丑庚寅間壬辰癸巳以後則已不主
此說其或隨人說法因病與藥亦有以靜為說者而非學
問之通法也至於從居敬以透主靜消息則反復朱子之
書未有所據故未敢以為信然耳來示所云與舊說略有
不同而未免以敬靜兼說至所論朱子為學次第以愚見
求之亦有未盡合者蓋朱子自十五六時即用力為己之
學內外並進齊頭用功未嘗有偏即其出入老釋亦從心
地本原處用力故延平言其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皆就
著實處說至於考釋經書講磨義理則自其時用己為己

極矣及見延平始悟老釋之非其於考釋講磨益以精密
獨受求中未發默坐體認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信是
以延平歿而往問之南軒已而自悟心之動靜皆為己發
而未發為性體自以為無疑矣人自有一書向以為在
關西書則在己酉丙戌此至潭州與南軒論不合朱子
守師說而南軒以求中未發默坐澄心為不然見南軒書
至未發已發則無以異軒詩可考其後又卒從南軒受胡
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何叔本京戊子諸書皆主此論己
丑春乃悟已發未發之各有界地時節於是改從程子而
於未發後尋延平之說又至庚寅乃極言敬字用功親切
之妙然林樵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
與呂東萊劉子澄書與延平之云亦少異自是指歸一定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三

十一

終身守之不易若三十年以來考釋講磨之功雖有淺深
精粗之異而未嘗一日廢也蓋於答江元適書而知戊寅
前出入釋老之非於答薛士龍書而知己丑前馳心空妙
之失如以未發為性體及於答陳正己書所云中間非不
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所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則
自己丑以前亦非錯用工夫也又云反復舊聞而有得焉
乃知明道先生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者為不妄此亦
自明所得非延平之傳所能盡矣來示云見延平後一意
於格致上用功己丑悟未發之旨乃知主敬涵養為學問
本領似未免說成兩截非所以言朱子之學也又前云主
靜涵養後云主靜持守中又有主敬持守字未知涵養工
夫主敬乎主靜乎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其

不可混而為一明矣來示又言於一本涵養栽培而平日之銖積寸累者皆豁然貫通此亦似說成而截又云及造之熟則至虛至靈之中萬理咸備是豁然貫通之後又有造之熟一層矣大學或問云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無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則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擇矣補傳云及其一旦豁然貫通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夫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即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所謂渾然一致者非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後又有一層工夫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至虛至靈之中萬理咸備此惟顏曾方能與此子貢以下所不得聞今日何敢擬議及此然常聞之程子曰性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三

士

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何嘗有孝弟來又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是所謂萬理咸備者即或問所云心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非必事物納入心中而後徐徐自此山之也陳白沙曰一片虛靈萬象存楊慈湖點自反觀覺天地萬物通為一體非心外事與此亦復何異而何以為禪學乎即云此從格致得來非由反觀而見亦朱子所云別有一物光明燦爛動盪流轉必要捉取此物藏在胸中而後別分一心出以應事接物也豪釐間其不陷而入於虛無寂滅者幾希矣凡此皆與鄙見有未盡合處輒爾妄言之亦未知其是否也尊公先生閉戶讀書不涉世事於靜中大有得力處其於文集語錄反復推尋非偽輩之所能及今日當識其苦心用功及其自得處而於小小離合

自可置而不論顧念創始之難而思有以廣續成之常欲以文集語錄一一考其前後年其可知為某年者系以某後年而極異同之趣其中可疑者亦各疏於其下以待後人之考訂此不過言語文字之閒而於學問源流實大有闡繫今已衰且病度不足以了此望足下與星兄共有以成之也嘗妄論朱子少時知行並進幾類於生知安行無積累之漸者及己丑庚寅後指歸一定終身不易又與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略同其後則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語錄載朱子言六十一歲方始無疑只云上面隔得一膜此皆謙己誨人有而不居之辭而或者以為晚年始悟不亦妄乎朱子曰曾子二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乃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別有一節工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三

古

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漸向必欲得此而後施下學之功也其言最為明了今日學朱子之學者只於平實切近處加功默默做去而至於豁然貫通境界且可置之雖云射者之的行者之歸而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今遽妄論及此正犯朱子所訶必欲斷向得此而後施功也愚見若此未知如何幸有以訂正之病後心思枯竭語多冗長前後亦有不相應處亦不能復改正也同學王懋竑頓首作字已覆閱之語多冗長而喫緊處尚未分明大抵此要分別敬靜兩字敬者心在之謂與畏字相似即中庸之戒慎恐懼也朱子曰當自整頓得醒醒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而已此言似淺而實盡之故居敬窮理對言則分內外以統體言則未有窮理不本於居敬者此

敬所以貫動靜而可以言主敬也至於靜則无思无為寂然不動而已及其感而遂通則為動而不名為靜故靜與動對而別無不與動對之靜此靜不能以該動而不可以言主靜也蓋敬專以心言動靜則以時節言如人閉戶獨坐默然无思此靜也而忽有一念之起將禁之乎忽有一事之來將却之乎若以靜為主必屏絕念慮坐禪入定則類朱子所云貌曰僵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喑思曰寒者而又必以靜統動則雖應事接物而其心塊然如木石一無所動於中又朱子所謂未發別為一物與已發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者而豈理也哉夫人之心不可以二用當其動也必不可別有一心以主靜此亦最易明之事矣中庸戒慎恐懼與慎獨時節不同而工夫則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三

五

一此即敬貫動靜之旨既曰致中又曰致和此即靜不可以該動之旨未有致中而不能致和者未有致和而不本於致中者此正發明敬貫動靜意故曰體立而後用行其實非有兩事而一體一用動靜之殊則終合并不得也致和各有工夫不是致中便了却也章句分明又非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正相發明聖人發用處在行達道時出之而立大本博學淵泉為行達道時出之本若止立大本博學淵泉則聖人之學亦無所用來示云自此而感自此而通孔子六十九歲尚未敢云從心所欲即七十從心所欲尚若不踰矩三字曾子一唯之後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死而後已非自此感自此通遂都無事也若云立大本又行達道博學淵泉又時出之則仍是山言之而非主靜之謂矣翁而後闢專而後遂此

不貞則無以為元之義以此為主靜之証不又曰元為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不又可以為主動乎亦可以啞然而一笑矣今之言主靜者據朱子以靜為本必曰主靜而書之語皆在己丑庚寅閒言主敬者則據朱子大學或問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及甲辰答呂士瞻戊申答方賓王書楊道夫葉賀孫沈問諸錄皆在甲辰癸卯後而大學或問則朱子之手筆以為垂世立教之大法者其所據之前後得失亦自曉然矣陽明晚年定論之所以感世誣民者在顛倒歲月先後而詆四書章句集註為未成之書今將力攻其失而不悟其覆轍可乎凡此數條似較為明悉唯一屏諸說詳考而較正之則今并為一亦必有日矣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三

六

與喬星渚朱宗洛論學問之道一節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語錄有兩說錄云學者須先收拾這放心不然此心放了博學也是閑審問也是閑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篤行大雅伯羽壯祖錄同賀孫錄云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等所以求放心當錄同按錄錄在丙辰以後賀孫錄在辛亥以後當錄在戊申大雅戊戌以後伯羽庚戌疑當以錄錄為定賀孫錄有兩條唯當錄與之合而賀孫錄又有云明道云自能尋向上去這是已得此心方可做去不是道塊然只守此心便了則又與錄錄合故知前兩條非定論也求錄錄語是窮理而後按錄錄所云則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朱子無以收其放心涵養德性而為大學

之基本之旨而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亦此意也賀孫錄所云則程子動亦定靜亦定未始一日而離乎敬而語無終食之間遲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中庸之戒謹恐懼皆此意也然以孟子本文考之則求放心乃對放而不知求者言自是初下手時工夫至後來成就只說得存其心却說不得求字朱子於知其放而求之則不放矣此語再三言之若但云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則求放心更無著力處矣陸象山求放心之說自與孟子不同蓋有豪釐千里之辨以程子語推之昭然可見若因象山語而別為之說是因噎而廢食也雙峰不解此意故有求放心不過求吾所失之仁之說朱子答李叔文書已明斥之而大雅錄今以已在之心復求心即是有兩心矣時舉錄不是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三

七

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仁蓋存得此心便是仁則知不用更添求仁一層集註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語自分明近來據雙峰語而必以賀孫錄為定論是皆懲象山之失而未深求孟子之意集註之旨也 集註此節註極為分明所引程子語極要切只當以此為斷而後來紛紛之說不辨而自明矣朱子甲寅奏劄引此節為致精之本在居敬持志之証亦分明可據也

或問盡心知性者物格知至之事事天者誠意正心脩身之事其語與集註合而語類賀孫錄淳錄砥錄又賀孫錄謨錄道夫錄凡六條皆以盡心為意誠之事砥錄云某前以盡心為如大學知至今思之恐當作意誠說淳錄大憲至亦須兼反似集註為未定之論讀之不能無疑後讀文

集答朱飛卿書云盡心之說當時見得如此故以為意誠之事後來思之似只是知至之事而陳安卿所問亦有今既定作知至說之語乃知或問以為知至者初說也語錄以為意誠者中閒所改之說也其後卒定從初說故集註與或問同語類亦多有作知至說者賀孫自初而皆從知至說詳而皆不分明言所以改從初說之故非文集所載明白幾反以此數條為未定之論而無以斷斯疑也因悟求放心章其云學問以求放心為本蓋是初說或問謂下學上達固不以就於此而已其語自分明其云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則中閒所改而其後又卒定初說與盡心章同但未有文集可據而雙峰饒氏又引勉齋說以亂之世以勉齋為朱子嫡傳競信其說而於集註之旨反有所違戾而不復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三

六

顧朱子答李叔文書亦自言不當添出求仁而後來者亦皆莫之考也余因讀盡心章益自信前言之不妄敢附著於此以俟後之君子考而定焉

答朱宗洛書

承來示再三思之所謂原非有二特語意先後緩急之不同耳從其前而言之學問以求放心為本非謂求放心遂不學問從其後而言之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亦非謂只在學問遂不求放心也求放心只是操則存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故知求放心即敬也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是兩脚用功非有先後不是今日涵養明目致知大學或問曰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正心誠意以脩其身

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而小者不能奪此心既立即敬也即求放心也此所謂學問以求放心為本雖非有先後之分而言之亦有其序矣嘗自驗之營營擾擾之心必不可學問下手工夫必自求放心始而講習討論省察克治即在其中故求放心亦是通貫始終但其後可云維持栽培求字較覺費力耳若必云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則失却當下工夫而後之人恐有以吾自能求放心可不須學問者此不可不慮也來示云集註正謂學問只是要求放心能如是以下乃是言其效驗蓋如是則學問日就高明不然則學問亦終昏塞不知如是二字以學問言耶以求放心言耶以學問言則不詞以求放心言則與愚說無以異矣且只是要求放心與皆所以求放心語意自不同也前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三

元

此所謂只辨董錄葉錄之異同而不及其他至學問非求放心便了則語錄再三言之固非謂只把捉此心已也明道先立之云似與此不同蓋必先識仁體實有諸己而後以義理栽培不愈緩乎或問謂明道學者先須識仁一條謂其說太高殆自言其入德之由而非學者所及竊謂此條亦同而橫渠又別為讀書言之然維持栽培皆是存心之法與求放心無二道也程子以博聞多識為玩物喪志朱子與呂子約書亦謂豈有埋沒於故紙堆中失後忘前而可以為學問者則講習討論亦尚有放其心者故此事指定說不得若後世有但求放心不知學問者告子亦近之矣然孟子此語專為眾人放其心而不求者言不為此輩言也朱子曰此用力甚不多只要常知提醒爾又曰不

待商量便合做起若放遲霎時則失之又曰操舍存亡只在頃刻之間不可不常常著精采也又曰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謂此數條最為緊切可以發明集註之旨其云皆兼動靜而言亦可無疑於皆所以求放心之說矣愚於此中未有得力處但據文義言之恐未親切更望博學而深思之其離合之際必有以大發明者愚亦因此當更加反復也草率不一

與朱宗洛書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三

子

示云學問之事固非一端所包甚廣要其會歸總在於求其放心會歸二字集註所無有至總在於三字則又用集註與葉錄皆所以不合蓋看總在於與皆所以六字一樣而未嘗察其文義之大不同也來示又云能如是三字乃承上學問在求放心合一說今以集註能如是三字改作學問在求放心而接之云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語意已為齟齬至不然二字愈難改換豈可云學問不在求其放心耶況下文云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則固有學問而不知求其放心者是不可以合一說矣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自作兩項說朱子於中庸章句申言之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不致知未嘗曰非致知無以存心而存心者必在於致知也其指亦

曉然矣求放心工夫乃對放而不知求者言是初學下手用功處若推其極則中庸之戒慎恐懼致中和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莫非求放心也所謂節節推去可知是蓋者但求字說不得耳求字與不求相對至放心既收正是維持栽培中庸章句云存天理之本然過人欲於將萌自戒慎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與求放心自略不同也求示云求放心工夫極細極密正是推言之至云若非學問之功至講論體究涵養擴充亦何能得其本心而存之然則學問未至之時講論體究有所不極涵養擴充有所未盡此時本心何在將聽其放去耶總之求放心講得細密以合求仁之語却已蹉却初學入門下手工夫也程子心是所生仁是就事言或問以理字代事字此正是分別仁與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三

三

心不同處仁者心之德竟以心字訓仁則不可故集註曰反而名之其意自明今改作切而指之則正是以心訓仁而陷於楊氏毫釐之差不可不察也來示云人心二字非但指虛靈之體乃從事上直究其根原來處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本然此語最為精微然觀或問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語錄云才知覺則義理便在才昏便不見了則似不作兩層看集註云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自是直截分明今必從事上直究其根原來處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本然此似與所記語旨不同蓋有疑於此似非孟子此章之指也心如穀種生之性乃仁也自是伊川語若明道所云識仁體則以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言今公反求諸身見得

自家本來生之之性懇惻不容已處亦非明道意明道所云識得仁體實有諸己此何可易言初學者如何到此地位謂通上言言之則亦未然呂東萊先生跋近思錄謂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往而已以此推之則學者非不可以識仁亦未可以遽識仁也至朱子謂人不知心之本然只管把定此心教在這裏此自為釋氏空守此心而言而非此章之指矣昨偶閱或問孟子博學詳說章言張子欲學者先求放心有所存主然後博學詳說而反乎此其指示學者用力之序甚善但先守至約則與孟子之意相違而不免於語病必若程子所謂先求放心然後自能推尋向上去者則語意盡善而次序不差矣此條解釋程子語尤為分明或可為愚言之一証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三

三

也又按朱子答李叔文書云求放心不須註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著一求仁字即轉見支離無摸索處矣此條指示下手處最為親切而求仁等語又若預知雙峰諸說而為之道破者只以兩條推之亦可洞然而無疑矣總之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未嘗不是然別以之發明學問之指則可以論此章集註則斷斷有所不合蓋文義之至淺至近者無所庸其擬議也今且盡屏他說而一以通章集註本文反復玩味則董錄葉錄之合否較然可見若槩援引眾說以相証則聖賢之語隨處發明名有所當不可并合徒見其紛紜轆轤而不可以通矣頃又讀語錄云致堂謂學所以求仁也仁是無頭面底若將

學字來解求仁則可若以求仁解學字又沒理會了以此推之以求放心解求仁則可以求仁解求放心則打入無形體去無捉摸處矣雙峰所述勉齋語止用葉錄而改為求吾所失之仁恐又記錄之誤嘗謂大學繫矩之義朱子與何叔京書勉齋繫矩堂記如此說得分明而雙峰乃更創以心為矩之說直與朱子勉齋悖違其故至今則謂雙峰盡得勉齋之傳亦不然也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未嘗云知皆反而求之也仁義禮智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此皆因用以明體由情以識性而非如呂錄所云有四箇柱子在心中的謂也王山講義及答陳器之書論此至明而答廖子晦書尤為直截道破呂錄所記余國秀問答諸論似非盡本真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三

三

所謂從旁記錄非惟不曉答者之意而并未悉問者之情舊嘗有疑於此其說甚長今姑及之俟他日當別語然又恐其愈紛紛而不能以合也讀來示所云其論最為精微非近今學者所能到而愚竊以文義求之有所未合是以復申言之亦未知有當否也更惟詳察而明辨之

與喬星渚書

學問以求放心為本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而條皆朱子語也而兩者不能以合以集註推之疑以前說為是以之言於宗洛而宗洛云從後說雖更以己意答之而猶不能以決故復以請來示所云與宗洛同所謂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者也然夜來反復思之終不能以無疑不必他引引以以集註明之集註云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

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依後說則當云學問之道固非一端然皆所以求其放心也如此方分明今則不然別提學問之事而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似以求放心為之根本在於二字與皆所以三字大不同也其云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能如是者能求放心也求放心則心清而明可以剖析義理之精微由是以上達其曰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不日講習討論亦終無益語意原自曉然若從後說則如是當指學問而志氣清明義理昭著當指求放心不然則是不能學問而其心昏昧放逸至雖曰從事於學而句則斷斷不可以通矣蓋即從事於學則已收其放心又安有昏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三

三

昧放逸與無所發明之患哉以此推之自當從前說朱子語錄發明前說頗詳非止一兩條也今以讀書言之必先打疊了閒思雜慮而後可以讀書此學問以求放心為本而即專一讀書則心有所在閒思雜慮更入不得此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而說原不相礙但以集註文義求之則須從前說耳至來示所舉博學篤志章章註與李伯諫書則各是發明道理與此章不甚類博學章註發明仁在其中意非正言為仁工夫若為仁工夫止在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則夫子何以云克己復禮又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李伯諫為禪學此但求放心而不知學問者故朱子晚以涵養本原與酬酢事變講說辨論考索尋繹無非存心養性之事聖賢發明道理各有攸當當隨其本文觀之

不可併合所謂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當也至謂先求放心而後學問恐成兩截詳味朱子所言元無先後之分然自是兩件工夫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非兩截乎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非兩截乎朱子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也分明說破矣又所謂一而二而一者也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皆明明德之事而朱子或問又補出敬字一層工夫格物伸不引程子五條謂此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豈特說成兩截不幾贅乎涵養本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則謂求放心為學問之本無有不合者凡此所謂皆因語錄而申之而以集註為斷但以兩說皆出朱子故猶不能無疑非敢自立一論也呂子約先生謂浩然之孔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三

五

當配夫道義無道義則氣為之假豈不是至理而朱子亦三辨論以非本節之意由是推之則此當從前說而不從後說明矣昨閱人無受爾汝之實一節註與語錄不同新安以語錄為得似非是當別錄以請教也薦舉力辭之為當真所謂連車載斗量者此何人森然與槐柳並列昔人已嘆之矣不兄不聞未始非幸事也所言更望反復詳之以培擊其疵謬幸甚

與朱宗洛書

前者偶爾觸忤不能自止身外之血氣之怒不可有義之怒不可無此語誠然但恐察理不精誤以血氣為義則所望於朋友之助也昨語誤認尊意承示恍然然部書燕談其所做醒亦不少矣偶爾題作木居士遂有無窮求

福人一巡司耳而舉國趨之若鶩莫敢正言其非士風瀾倒至此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而區區之負愧為尤甚也病中閱語類論學數卷多有可疑即葉味道錄以朱子語格之亦間有不然李果齋謂學者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疑或指此略為截出數條不知有當不暇日當共講之程子遺書朱子已謂其傳誦道說玉石不分况朱子語類十倍於程子又不經門人高弟子手勉齋於池錄金去偽猶多擬議後來者但以增多為美而不復問其何人安可盡信耶竊謂學朱子之學者宜詳加區別即未必盡當亦可以俟後人之訂正歐陽公云六經非一世之書固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朱子之書殆與六經同則疏通證明豈無望於後起之賢乎薛文清公嘗引其端而未竟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三

五

其旨今其書尚略可考其必有申明之者也

答山陽諸君書

前辱手教弟以膏肓沉沒之人世所共棄而諸君子獨憐惓欲置之文字之列俾為序引風誼之高近今所未有也弟老且病其於文字廢罷已久以諸君子之命不敢固辭勉強率作為一通今謹納上自知舛謬不足採取望有以酌定之也與兄舊交向莫記存沒已數二十年追念昔游不勝愴然茲江世兄并望致意也弟嘗病今之論文者轉以議論相高而所趨愈下蓋始於一二人而後來乘虛接響莫知所極至於詖淫交作鬼恠橫行大為人心風俗之害心竊憂之而莫知所以為力也至如大江南北之分則直以聲氣間隔大都以浮名相誇詡而不究其實實同

伐異自分吟如長洲先生傑出冠時一變舊能掃蕩之功比於陳拾遺不知吳下諸公盡能得其傳否而江以北若張戚徐楊諸前輩其沉深之思雄鷲之力豈盡出其下哉支流餘裔亦有一二存者而皆以排擠不見於世可嘆也弟常持此論昨於序文偶發之雖以取怒於當世之君子而不辭矣既又思之未免太直欲更作節本去其冗長以就簡約以病作不果然使宛轉回互傳作一篇應酬文字則亦無庸此序為矣伏惟斟酌其可以示下或為改定也江寧試畢蛟龍雲雨鵬鶚秋天於諸君子有深望焉人材消長關於氣運不獨為諸君子計也願望不一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三

三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三終

男箴謹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四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序

舊隱圖序

武陵胡君復庵以舊隱圖視余而屬余題其首余流覽此圖俯仰五十年間為之喟然以嘆蓋人材盛衰之變在於此矣而交遊聚散之際抑又可慨也自康熙戊午己未之間海隅底定朝廷開史館以收拾遺逸網羅俊乂公卿大夫悉心推薦而白首耆艾魁壘之輩往往往來出道德文章皆卓然自名於世比於唐之貞元元和宋之嘉祐慶歷一時稱絕盛焉於是天下之士洋洋焉于焉附離而起爭自濯磨人以通經學古為高而不汨沒於世俗之學即制舉之業最為小技而亦矯矯亢亢有以自振拔與前輩源流遠相承接非擬拾金飾者所可望其時吳中文會為盛諸郡邑遙相應和彬彬然皆一時之選也乃不數十年而風流衰歇習尚頓改後生鋒出別穿孔穴以自標異旁行岐趨榛蕪正路而昔日之遺風餘韻邈焉幾盡矣此其盛衰升降之故如寒暑雨暘之易有莫知其所以然者非人力之所能與也復庵武陵人而居於梁溪自少以雄傑之材博與之學震擊一世而同輩之士肆其才力相與馳騁上下凡與文會者三十六人於吳中為尤盛取斯樓者其會文之地也是時賢豪之聚心壯氣得將以為國家股肱耳目宣力四方左右有民之用而不徒以文章著者至淮揚兩郡遠在江北與吳中聲氣不相及而復庵又以其

聞主楊之實邑會文於樂志堂會者八人蓋以聯南北之交而共鳴一時之盛也迨其後顯晦殊時屈伸異變及於既久而凋零廢滅十不一二存焉其亡者既不可復見而幸而存者又皆出於風波流落之餘僅而相遇相與感慨唏噓咨嗟太息追憶舊遊都已隔世而取斯樓樂志堂亦如廣寒之宮槐安之國徒髣髴於夢寐之中而無從尋其遺跡昔人所云賢豪之聚為不常得而交遊零落反顧身世尤有可悲者此舊隱園之所為作而余為之撫卷反覆不能自己而至於流涕也余之鄙拙萬萬不逮諸公而辱與復庵交至深謬與於樂志堂八人之數又嘗館於復庵家於取斯樓諸公亦獲從遊盛衰聚散蓋親與之矣今已老且病謝絕文字不復作而於此有不能已於言者覽者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四

二

可以識其意也抑余又重有感焉復庵諸公既已著功名於世雖或遭遇患難流離困厄而於今歸然如靈光之存固宜為世所貴重愛惜而後亦必有傳之者若同會數十公生平志意蓋亦略相似矣而多終老牖下幾泯滅而無聞范蔚宗有言士之懷琬琰而就煨塵者可勝道哉此舊隱園惓惓之餘意而又余之所為累歎而深悲也故敘其大略以復於復庵而別紀姓名於卷末庶幾後之觀斯圖者有以考焉乾隆戊午十有二月白田同學王懋竑序

喬氏家訓序

易大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一正家而天下定矣夫正家一家之事耳而天下之定乃自於此何也有子曰其為人也孝

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子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蓋人能孝弟必無犯上作亂之事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則獄訟不興盜賊不作而天下有不平焉者乎於此可以發明易大傳之義而正家之所繫誠重且鉅矣故家語以老者不教少者不學為俗之不祥呂氏春秋載殷俘之言謂子不聽父弟不聽兄為國之妖之大者然則自古以來治亂之原未有不白於此也吾邑自職方劉公侍御壽公以理學高一世所以誥教子弟者至為深切既久而流風餘烈猶有存者余少時所見諸子弟輩大都循謹退讓不敢侈肆其有一二佻狎者眾共非笑之問里之閒樂猶時出皆指目以為異類握手相戒如有厲禁至於近日而寢不然矣世家舊族習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四

三

尚頓改後生鋒出競以凌跨相高奇袤恣睢無所忌憚恃驚起於家庭奔攘行於骨肉蕩然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而嵬岸自得且以炫耀於時波靡既久轉相仿效而見之聞之者亦恬不以為怪於是前輩之遺風餘烈掃地盡矣陷溺之禍中於人心日深日迫而未知所底有識之士私憂竊嘆熟視而莫可如何其或偶有指摘轉相告語則謔譏紛然交口怒罵幾無所容其身而安望其有補於萬一哉若是者其始由於不教不學而至於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則可無所不至而其流禍未有艾也蘇文定公有言雖有悍子急關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余觀今之人未必盡然也然人心豈盡亡哉抑不敢謂今之人遂無有如文定公所言者則亦仍以父兄之教教之耳

表弟喬生渚慨然有感於此嘗發故篋得先世鈔庵公所錄家訓一帙伏而讀之嘆曰是其為吾家子弟訓者至矣然豈獨為吾家訓也其書雖抄古人之言行掇其於正家尤切近者條分什繫較然明白顧草檠略具猶未成編乃依其門類屏續成之將以付刊家予一帙俾為子弟者讀而思思而媿洞然覺悟羞前之為痛自洗滌盡易其心腹腎腸而共為循謹退讓之行無復恃勢奪攘之風於以謹御善氣屏除災害庶幾其有救焉而由是以溯職方公侍人材出可以備國家之用推而廣之一邑之治即天下之治也所謂一正家而天下定者其効倘可畧見於此乎孟子曰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此則星渚惓惓之意而余因為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四

四

申明之以為一邑之子弟勸世之君子其亦必有慨然太息於斯者矣鈔庵公侍御公之子吾曾大父泰和公之甥星渚鈔庵公之孫吾大父訓導公之外孫故卷末附載兩家遺事為詳蓋以風厲一邑之人而吾兩家尤當寶守多失云雍正乙卯十有一月白田王懋竑序

襄武人物志序

古者列國皆有史自封建為郡縣而列國之史廢矣其後乃為國志國志亦史之流也然其為書率有司以備故事而已大抵詳於山川疆域州郡沿革而人物則略而不盡載也於是識者病之更為先賢傳人物志以補其缺自漢以來有之而傳者則寥寥矣蓋自班范而後史多雕刻破不足觀而宋以下尤猥瑣無法此固聚一時文

人才上為之猶且如此况一邑之志與傳本一人之獨見其前者耳目不接非有記注相承既希潤不可考據而近焉者往往揆念好之心其褒貶不盡合於公議或以鄉里之舊有所梗避於其間又未必盡曉史法拙於取舍繁簡不當閤而弗明鬱而弗彰此其所以不傳也夫士君子修身飭行窮苦困頓以自立於世其於顯榮富貴已非所望而不能不有意於後日之名既非有尊爵盛位豐功駿烈以見於國家之史亦未必皆有怪奇偉麗之作自傳於千百年之遠而為之志若傳者又泯泯無以傳之則其窮苦困頓以自立於世者將遂沉沒而不能以光耀於後此其可嘆也隴西吳公來令吾邑予余以所為襄武人物志隴西漢郡故治襄武今更以隴西為其縣名其地迫近羗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四

五

戎圖籍多散軼而吾親以後敵於戰爭人物亦罕可紀殘碑斷碣或有一二存者而世莫之考也公為之搜採史傳網羅放逸貫穿馳騁其勤至矣至於近世聞見所及尤注意焉其事核其詞質昔人所稱有良史材者也余讀其自敘蓋慨然欲追唐宋以上之作而幾與范班並所云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則又深有懼焉而仰以望千載之前俯以待未來之後世而不勝其幽遐綿渺之思也昔所傳襄陽耆舊傳汝南先賢傳諸書今不盡可見而浦陽人物志新安文獻志具在以公所為較之無弗及矣吾邑自淄川孫公以儒雅節吏治有兩漢循吏之風迄今無繼者於公蓋再見之孫公嘗為邑志未就邑侍讀畫川喬公成之喬公故受史法於編脩堯峰汪公其所為列傳卓然有足傳

考後其版藏於火遂為庸俗人所亂又自是後歷二十餘年矣所宜接續而亦未有能任其事者今讀公之書其厚有望焉其必可以繼孫公喬公之為而後之覽邑志者豈其猶有缺而弗備之憾也余自少為文辭然不曉史法引筆行墨率多繁無所謂刮垢磨痕卒不到史今承命序公之書益以自娛而聊以誌予之意云爾

叔父樓郵公文稿序代新興當公作

制藝者古文之變也古人之原出於書變而為紀傳論議以及疏奏牋表序記銘贊其體不一至於制藝而其變極焉維詩亦然詩之原出於三百五篇變而為騷賦五言七言以及樂府歌行謡曲引吟其體亦不一至於今體律詩而其變極焉世之論詩者未嘗區古今體而二之而於制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四

六

藝則於古人格格乎不可以合也有謂制藝本於訓詁沿於帖括故與古文別夫訓詁釋其義而制藝則兼有其法與辭若帖括則尤不類是亦徒襲其名而未究其實也已昔朱子嘗推易之說以論文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世之文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者必君子也其依阿洶洶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余蓋因是說以求之自漢以來若賈誼司馬遷劉向班固韓退之李習之歐陽永叔蘇子瞻曾子固以文名者也若曹植劉楨陶淵明鮑明遠杜子美李太白黃魯直陸務觀元裕之以詩名者也大抵皆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者其本末源流亦一而已矣則詩與古文且未嘗以不合而況於制藝乎明之以制藝

名者王濟之唐應德茅順甫歸熙甫趙夢白顧叔時以及金子駿陳方城黃蘊生其所得深淺不同而光明正大踈暢洞達要無媿於昔人是其本末源流固自古文出而非區區以制藝著也則謂制藝之不可與於古文之數者夫豈其然與今年春余同考禮闈得王子方若卷見其壯偉閎麗心甚異之薦諸主司咸咨嗟嘆賞遂舉第一榜出士論翁然王子少攻制藝試輒冠其軍長而與四方豪俊交游以詩古文名天下天下士欲推服焉其於制藝率以寄意而已然其學益老其識益高馳騁貫穿於詩古文之中而一以揮灑出之故其體屢變而文日以工至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而絕無有依阿洶洶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之談者則不以今昔異也余於是益知本末源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四

七

流之未嘗以不合而詩也古文也制藝也皆一焉而已矣譬之於水為江為河為淮為濟為渭為洛為澠為濇為滎為沱為淶亦各不同而皆水也夫豈可以區而二之哉抑余又聞王子大父泰和公嘗從講於高忠憲公後為令有惠政父厚菴公博學篤行隱於鄉里學者師尊之王子承家學與其兄素公相砥礪父子兄弟間自為師友淵源所漸遠有端緒故其人寬厚樂易明白俊偉有古君子之風是又真詩古文制藝本原之所出而不可以文章之士崇之矣世之知王子者多而余為敘其大指以告世之知王子者願有以考其本末源流之故而不徒於是求也王子文最夥不自收拾今所輯者厘什之三四云

吳閔存文稿序

國家以制藝取士六十餘年其升降之變亦如月之盈虧而後莫盛於己丑壬辰自是以遞降迄癸丑丙辰而後盛焉三十年以來承藉緒餘轉相師效未嘗以絕也然余嘗上下其際選者之盛宿儒碩士卓立相望已邈不可及即其習尚柔滑浮靡爛之時而一二英奇瑰瑋能自樹立者猶傑然雜出於其間至於今日議論愈高講析愈精人以通經學古為言其文學詞章宜大過於昔人而考其所作風格萎蕪鮮克振拔則夫升降之變固有不可以反者與蓋國家創造之初風俗敦樸士崇實學聰明才俊之士無他途以進莫不專意於科舉以求一當其取源遠其根固湛深刻苦非徒苟且朝夕之近至於久而浮靡底厲多所成就雖風會遷流而猶有不為時俗所煽惑者迨奔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四

八

競之途開標榜之習盛士皆奔趨流蕩失其所守山林草野常有朝市之思其精神思慮不用以治經術工文章而用以揣摩逢迎於制藝直以為借徑而已閒有從事於此者則又好高自大徒以口舌議論展轉相勝而卒無實得夫制藝者循聖賢之言以求聖賢之心於千載之上而其旨則本之濂洛關閩其詞則達之史漢韓歐其法則進之王唐黜薛歸茅金陳而以腥穢蕪雜空疎鹵莽而為之宜其支離汙漫而無所至也昔人論文章之弊謂如荒瘠斥鹵之地一望皆黃茅白葦今者適相類焉余慨然於此久矣而又思夫天下之大天下人之衆山濤草野豈遂無一二能自樹立不為時俗所煽惑者則意其沉淪寂寞而不龍以自耀於世其亦愈可嘆惜也已余曩客齊安逾年從

士大夫遊聞漢陽有吳子開存者以文名而未及識其人今年冬同郡喬君鶴羣自楚中歸郵其文視余余受而閱之大都洞朗軒豁不為枝詞游談氣骨挺然卓乎其有以自異者也鶴羣又言吳子澹於榮利不與世俗爭進取邈然遐思欲與古之作者並而請余為之以發之余既重鶴羣言而因其文以求其為人有以知其人之必可信也夫源之遠者其流必長根之固者其實必茂吳子由此而益進焉其於古之作者不遠矣天下倚伏之機常相循環而勢之所極必有所反往者之盛庶幾其將復見於今而維挽救正之責庸詎知不有在於斯耶吳子勉之矣

曲江會藝序

曲江會藝者亡友程君與林與諸同久會課之作也程君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四

九

家有園園有曲江樓為群居講習之所故以名其集云程君歛人也而家於山陽博學工文辭與里中諸君子切劘甚至將上追古之作者而不以所長自域而其為人廣結納喜文游三吳人士亦爭趨之往往有館於其家者先是江南北風土不同而士之習尚亦異大抵江以南多輕清雅麗之材率以聲氣相高前後相承源流弗絕江以北則淳直慤固有潛深刻苦之思而靜默自守不以聲氣相通故雖以一江為限而隔濶不相聞問程君於是合南北之士而為之採其菁英通其脈絡以古人為指歸而不亂於清雜之說至於馳騁上下則各極其材力之所至而不必其盡同也程君以乙酉舉於鄉不幸中道以歿而弟風衣守其教不變故曲江之會久而弗替積之得文數巨帙

會金沙王君雲衡道淮上為之選訂二百餘篇王君以文章自名鑒裁精密衆所推服而及其為序引反不能無所左右於其間此則通人之蔽固於聲氣之中而不能以自察也程君嗣子荔江以其為先世之遺自為鐫版藏於家外人知之多索觀者今將印行以傳於世而里中素脩白民願公庸謹諸君子以曲江之會始於程君其悵悵接引之意有不可以忘者故屬懋序其緣起懋與程君文久迴憶平生握手論文忽忽如昨日事而逆計歲月已二十餘年矣悼亡友之不作懼來者之無聞撫閱遺編為之慨然以嘆而諸君子追往念舊之厚與荔江嗣守先業之勤皆可嘉尚故不辭而序之如此抑懋又聞之經義之作號為時文而所發明者易書詩禮春秋與夫孔曾思孟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四

十

之宏綱奧指而洛閩以來賡續之微言俱附見焉而又兼有其法與辭非深於史漢韓歐蘇曾之文亦莫能至也苟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則本末源流未嘗不與古人合而立身行己之大居官處事之方皆於是乎取之故嘗謂今之正人心變風俗必自時文始昔者朱子力詆永嘉之浮偽纖巧而必取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以為世法東萊呂公於文鑑特載張才叔書義二篇其重之也如是而今之論文者穿鑿破碎支離詭譎恃其堅強驚悍之力肆為猖狂浮夸之辨甚至一人之書而前後自相違戾波蕩後生莫知所適其罪有甚於范甯之議王何者而流俗相煽往往尊奉其書愚竊惑之今天子下詔書風厲學者分

足以與此而諸君子以淳直整固之質加以沉潛刻苦之思剗磨浮華趨於本實於以上副 聖天子詔書風厲之意而下以為人心風俗之防庶幾世道重有賴焉此則程君悵悵之餘意而今日之厚有望於諸君子者也乾隆辛酉六月既望白田王懋竑序

藕花書屋詩集序

余與亡友劉鹿沙少為文會而鹿沙喜為詩時時為余道之凡有所作必以視余積久成帙所刻藕花詩是也後鹿沙省其尊人雨峰公於京師與四方豪俊交游其詩日益工歸而刻為北省集乃屬余為序余諾之而未暇作既二年鹿沙所作日益夥裒為藕花書屋集是時余客梁溪及秋暫歸鹿沙數過余以集序為託臨別再三申言之比兩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四

十一

月而鹿沙以疾卒於家卒時以不及與余訣為恨且屬余好為文以祭余歸哭之慟為祭文略敘生平而序卒未及作自是奔走四方不遑寧息忽忽幾三十年矣時念亡友之託未嘗不內媿於心也今年夏余以病罷歸閑居闕家中舊書得鹿沙詩三集為之泣然流涕者久之因念鹿沙少以氣自豪慨然欲有以見於世而摧折無所成就其所傳止此乃僅歷三十年友朋凋落後生輩耳目不接無復有稱道其詩者則發揚光大以傳之後死者之責也況重以垂歿悵悵之託乎鹿沙天資英挺超越流俗俯視時輩多有不合時輩亦往往往竊議之而鹿沙傲然弗屑也讀書多所涉獵不肯為章句細碎之學其詩以昌黎為宗而出於香山眉山石湖劍南諸公於昌谷玉溪皆旁及焉故所

作宏暢閑雅清而不削肆而不蕪閒亦雕斲以出其奇而自有從容和適之態蓋欲兼採唐宋之長而要其自得者則已多矣迨南歸以後學益博識益高氣力益完以勁又將造於深微而與古人馳騁上下相較於銖兩尺寸之間而惜乎其湮然以止也鹿沙為職方公四世孫職方公少舉高第有重名於前明萬歷間與顧高而公領袖東林而不幸早卒故其事不大顯鹿沙砥礪自奮常思振累世之緒而復前人之烈而卒無所遇其湮阨鬱憤一於詩發之然未嘗為窮苦酸辛之語而豪蕩感激往往見於詞氣間蓋其生平志意如此覽者可以考而知也鹿沙既以詩名一時名流多推下之而尤為德州山蔭田公所知同邑畫川喬公後齋劉公及家樓邨公或庵公皆亟稱其才余白田草堂存稿卷十四

士

朱慈亭詩序

往者先君編脩公先叔父脩撰公與諸暨朱公為文會懋竝幼時嘗侍言焉見其議論往復縱橫上下凡所商榷多以文字不及詩也其後先君早世叔父遂以詩名天下諸暨公閒與酬唱叔父嘗言界洵詩句豪雄磊落不羈有金戈鐵馬之氣於詩人中當自為一格界洵諸暨公自號也懋竝少從先君學為文後卒業於叔父文字之暇畧授以

詩法而拙鈍無所解又時方肆力於文字遂廢置不復講丙申歲遊梁宋閒途中得詩數十首叔父時已屬疾不復能評閱而諸暨公在中州學使署中懋竝亦往過之因以詩請正於公公蓋深許焉為之點定并有歸里詩社之約公既歸懋竝再往京師比以病里居公益老且衰歲一再相見遂不復舉前約僅為公題百二圖未幾公亦捐館舍矣癸丑春令子慈亭自楚中歸以遊草一卷見示懋竝讀其詩清新婉約有風人之致雖淵源家學而其格律有不同者昔虞山錢尚書受之論吾邑凌谿射陂而朱公之詩謂凌谿生何李時與相應和而射陂取材文選出入漢魏六朝其詩別為一體於今蓋略相似矣慈亭以序引見屬懋竝自以於詩無所解又病不能作而慈亭材力甚健進白田草堂存稿卷十四

士

而未止故少緩之甲寅夏慈亭忽以疾逝去而詩則尚留篋中今年春發篋視之為之泣然因念亡友之託不可負并感先君先叔父與諸暨公累世之誼故為述其大都如此而以詩歸之其子草至慈亭之詩武唐阿君南陔序之詳矣故不復備論云雍正十有三年乙卯二月同學王懋竝譔

喬學齋先生贈行詩序

學齋喬先生以進士入翰林甫數月即請假歸省於是諸同人各為詩以贈之學齋先生都為一集而屬懋竝題其首古者仕於其國不越數百里之閒當無不奉親以往者唯出使遣成為遠矣然行役出師皆不踰時則固未久也懋竝嘗觀於詩詩之遣使臣也則稱其光華皇皇於遠近

而教之以謀詢諷度逮其還也乃本其情而敘其勤勞之
以不違將父不違將母而其卒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其
於戎役亦然采薇之作及於飲處飢渴楊柳雨雪之云甚
悉而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於杜杜言之先王之意於是
可以思矣蓋人子之情未有日一離其親者出使遣戍
是有不得已者而奪其情君子不以私廢公不以家事辭
王事而其心固未嘗以暫忘一或言之則必有觸於其中
而不能以自己故於其還也始追道之而其情則已感矣
北山之怨陟屺陟岵之嗟度其地非甚遠其時非甚久而
憂傷感憤若不可以少安則夫先王所以體人子之心者
不容以不如是之至也後世東西南北出仕或數千里之
外音書累月不達積數十年曾不一歸視近代之制於省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四

尚

親歸養皆明立條格非有大不得已者而奪其情而耳目
所記請告者寥寥矣古今人之不相及何如也昔潘安仁
作閒居賦極言版輿奉母拙者之樂其後乾沒不已以為
母累君子鄙之漢嚴君平鄭子真宋林君復魏仲先之流
隱居養志為逸民以終老而書史不及其親則亦缺然不
足以為樂也學齋先生性恬靜淡於進取今年以太夫人
之命試京師既入館即請假南還館師惜其去不許先生
乃再上書言之詞旨激切比於南豐舍人之福州上執政
書館師嘆嘉其意得請以歸此蓋有古人之風矣近世以
來所希有也先生博學妙能為文章尤工於詩與弟念堂
先生自少名聞四方所交遊皆當時鉅公長者茲編之作
大都道其思母之勤奉母之樂可以繼詩人之旨以風示

天下而非徒贈送酬答無用之枝言也

趙鶴汀級蘭集序

吾邑自陳記室後未有以文名者自漢迄宋寥寥千載矣
至明而朱象政凌谿知府射陂兩公特起為時名人凌谿
公與何李相應和有江南三才子之目而射陂承襲家學
別開戶牖最為楊脩撰升庵所推許其風流儒雅浸漸濡
染故凌谿之弟拱之射陂之子道光亦皆以文名相傳不
絕也國初材賢輩出如陶處士季深陳貢士永寧朱太
學秋岵三先生皆有名與王尚書阮亭汪編脩堯峰程知
府周量結詩社然三先生掩塞不遇浮沉問巷閒獨其時
趙知府五絃仕宦四方交遊益廣與諸公酬答馳騁上下
其名乃大振至今海內傳誦其詩句此可以繼凌谿射陂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四

主

兩公之後而為吾邑增重者也鶴汀先生為五絃公令弟
一堂授受厥有師承少時英發踔厲為文詞水涌山出同
時吳園茂顧僧度輩皆盛有稱道而自五絃公歿後先生
深自閉匿不復與世往來其吟咏日富專以自娛說而已
以故人鮮克知之余嘗及見先生先生樸厚周慎謹謹自
守有盛世長者之風余固心仰之然未嘗知其能詩也先
生卒令子傳遠乃出其詩集及諸公序言示余余讀其詩
蓋與五絃公相類頗比於拱之之淮海集道光之鏡心樓
集可以無媿夫乃知先生之不可測而叢之知先生者為
未盡也傳遠又屬余題級蘭集集皆倚聲填詞之作乃先
生游戲翰墨偶爾及之非注意者然前輩之遺風餘韻在
焉覽者亦可以識其槩也同邑王懋竑題

脩泰山東嶽廟疏引

按禮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今邑令比古諸侯於山川固得祀而非其地則不得也吾邑距泰山九百里而邑有東嶽廟祀泰山之神泰山既非吾邑所得祀而又不領於官而領於民愈非禮矣蓋自佛教之興璇宮梵宇徧天下道家者流恥其教之不振創立名號若真人真君之屬又假借附會以緣飾之山嶽河海皆古命祀亦依託以佐其說而泰山俗傳有鄆都嶽主死生之籍於是崇奉益侈東嶽之廟環列郡縣不獨吾邑然矣余嘗過泰山謁嶽廟廟為歷代命祀之所宮闕擬王者而不為主而為像前有碧霞宮後有景福宮左右有炳靈宮延禧宮嫫躡不經莫此為甚議禮諸臣未有正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四

六

其非者則夫窮鄉下邑傳荒渺之談襲鄙陋之制亦奚怪其然也哉吾邑嶽廟不知自何時始立無碑記可考相傳創於宋時迄今幾千載舊歲燬於火僅存其半邑之人將謀鳩工復之而請序於余余惟非禮之祀泰山有靈其必不饗於此而邑人崇奉之心不可以已也且璇宮梵宇徧天下而吳越之祠動以千百數嶽廟較之為差有據依昔太史公作封禪書敘漢武諸祀而以舜巡狩岱宗為緣起則假借附會其來已久而吾邑之廟相傳且千餘載是又古蹟所留不可以或廢也乃不辭而弁其首

脩大觀殿疏引

五嶽之祀始於虞書三代因之其載於周官禮記者略可考自秦有鄆時陳寶之祠迄於漢武神君后土太一三一

冥羊馬行赤星之屬雜然並作寢以誕謾矣太史公敘封禪書首述虞書以及諸祀以明附會之所自起蓋有譏焉學者亦絀而弗道也晉宋以來道家之說興其書亦滋出而誕謾乃愈甚然流俗往往傳之有因以建祠者而輒若靈異世固無有太史公其人遂莫能以辨也余嘗過泰山下謁嶽廟為天子命官祭告之所其威嚴崇重如王者而廟中乃為像設後有景福宮旁有炳靈宮延禧宮大抵用道家之說余甚惑之又其前為碧霞元君宮相傳為天帝之女治於泰山者巍然與嶽廟並矣凡郡邑多署泰山行宮疑為泰山之神而考之則皆不然泰山之祀移於元君與封禪之原於五嶽其說同也余邑舊有泰山殿以祀碧霞元君殿建於前明嘉靖時靈異最著邑之人至今多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四

七

能道之殿後則玉皇閣閣後則大觀殿傑特宏麗為江淮間鉅觀玉皇閣燬於國朝順治乙未旋復建康熙壬戌大觀殿又燬衆力營立之而不能復其舊也說者謂殿初建時據大湖之衝湖連高郵邵伯瀰漫數百里風波險惡朝夕不可測凡南北往來者莫不頓首祠下以祈福祐故祠特盛及弘濟河開行者不復涉長湖之險而其祀遂少歟矣然余考玉皇閣之復建僅五十年前事耳並在弘濟河既開之後而大觀殿獨不能復其舊則夫盛衰興廢之故有不可以一槩論也大觀殿之燬三十餘年其營立亦已二十年屋宇僅具功尚未就而蓋瓦級甃寢多所圯缺也俟劉公鎮而嘆息謂夫此已成者不可以復聽其壞也乃謀脩之自庀金若干而其餘命寺僧募諸施者寺僧請

余疏其首余惟碧霞元君雖非古之命祀而列於泰山其來已久且靈異最著即如古祀河伯海神而今所稱金龍四大王天妃則專其祀古今之變有不可以究詰者傳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世於嶽廟之崇福炳靈延禧諸宮未有議之者而於碧霞元君又何疑乎况殿閣之傑特宏麗為江淮間鉅觀是乃邑名勝之地尤不可不加意於此余故推劉侯之意書之以告諸施者俾共襄事而并以迄於成又因附著其說以與學者質焉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四

六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四終 後學趙峻孫塔湯希儵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五

實應王懋竑子中甫著

壽序

叔父樓邨公七十壽序

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實應王君樓邨七十之誕辰也往余癸未歲主禮部試得士百五十人而君為舉首距今十有二年矣在京師朝夕數數相見比余歸里君亦歸於廣陵舟車往來常過之間暇時輒為余道其家世源流學問本末而余并以熟觀其小大行事終始出處之詳未嘗不反復嘆息以為近今所莫及君名在天下多稱道之者而余知之為深今年夏諸同人將為君壽而使來乞言於余余固不得辭也乃為敘其大略以致余之意而因以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五

為君壽焉君世居白田守農業自父村崗公始以明經起家為江西泰和令廉平有惠愛民至今謳思之父厚菴公博學篤行一時推重而卒不得試以老吾少穎悟過人九歲即能文厚菴公篤愛之凡經書皆親指授所以屬望者甚至蓋自柱崗公至於君三世矣柱崗公嘗從講於梁溪高忠憲公而與同邑職方劉公侍御喬公游厚菴公承柱崗公之訓而於兩公亦逮事焉耳濡目染不學以成凡立身行己皆有前輩風烈故君之學問得於家庭者為多君外舅嘉菴張公以博雅名喜為詩君小即學詩於張公長乃盡考唐宋以來諸作者融液浹洽自成一家其為詩弘深清壯沉鬱頓挫不肯為羈愁窮苦之言而亦閒雕琢奇辭麗句以擊動耳目山蘊田公亟歎賞以為絕倫漁洋

王公亦深推許焉於他文皆衍裕典重卓犖精緻輩行中無能與比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而非區區以章句自名也君為人襟度坦夷不立崖岸其於富貴貧賤毀譽休戚不一動其意與人交輸寫心腹無有隱匿賢愚原險一以誠信待之未嘗有所怨嫌閒與田父野老周旋酬答循循恭謹而行之出於自然亦非有毫髮留意也君早負重望冠冕海內而從不自表襮詩文皆藏於家不肯刊刻流傳好獎引後進有一長津津道之不吝口未嘗有所瑕疵平居竟然若無所別擇至於是非得失闕名教節義之大者則毅然不可以奪凡危疑震撼之來世所替眩戰慄而不自定者君泊然處之若無事又以是服君之量也君少即以文名小試輒屈其偶迨壬午癸未亦既老矣乃得進於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五

人尚有典型東漢李固嘗言朝會時見諸侍中皆年少無宿儒大人可以備顧問者悵然為時惜之今之白首耆艾姓壘之士議論通古今喟然動衆心者君其一人也君年雖七十而精神不衰兼綜博覽如年少時歸里後自放於山巔水涯之間亦已無所繫念然知君者為世計不為君計也國家治平七十餘年奇偉非常之才往往閒出而以文名者竟峰汪公以詩名者漁洋王公至慕廬韓公又以制舉藝名今皆無有存者而君巋然繼三公之後天下推之無異詞則夫輕重得失之數自有在矣君老而獲第常以厚菴公不及見為恨又以蒙被聖天子之深知遭遇絕出倫等而蹉跎晚暮無絲毫報答為平生未竟之志君有兩子鶴聞懿誦皆余江南所取士懿誦先舉己卯鄉試入為武英殿纂脩官今宰直隸青縣鶴聞與子敬倚同舉辛卯鄉試而敬倚又以壬辰進士繼懿誦後為武英殿纂脩官則君之所以慰厚菴公而報聖天子之深知以畢生平未竟之志者將在於此也余與君相知深故不為世俗之辭而敘君之大略以為君祝覽者可以識余之意而君聞之亦必有慨然而興歎者矣是為序叔母張太宜人八十壽序代

至於世德之傳內行之懿有未能以深悉者則余文宜繼侍即公之後者也余邑王喬兩氏世有姻婭余喬之自出又壻於喬外母王太孺人為脩撰公之嫡妹余少獲侍脩撰公而以歲時謁見太宜人故知太宜人其事之詳莫余若也惟王氏自泰和公訓導公世有厚德而訓導公配劉太孺人嚴重謹家法比於古之任姒諸子婦若喬太孺人劉太孺人張太宜人兩女子子適劉氏喬氏者皆以賢淑稱其適喬氏者即余外母也一堂之上雍雍肅肅融融怡怡慈孝恭順凡言動行事咸依矩矱內外大小久從其職論者謂宇宙太和之氣在王氏家庭間至於經營家政條畫井井以及米鹽醯醬果蓏菜茹之細周詳精密宗黨間迄今猶傳以為法則焉太宜人之來歸也實繼張太宜人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五

四

之後其幽閒貞靜之德與之相似而卓越之材有過焉者太宜人世居郡城為尚書繩海公之姪孫女太學堅侯公之女耳目聞見不僅纖紆組紃豆脯醢之為其高致遠識於舊俗為少變而稟承劉太孺人相傳之家法則固廩廩守之也自是以後故家世族寢以流溢或間出於法度之外而太宜人親承劉太孺人之教以一身枝拄其閒凡所以勸勉嫻戚訓飭子女者莫非先世之遺風餘烈而以其經理措置纖悉皆有明法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則太宜人之於今日如魯靈光之巋然獨存者非僅以壽考為鄉邦之望也若夫輔佐君子終始所經歷則侍即公述之已詳蓋脩撰公少以文章著而屯蹙無所遇性高簡

不事家人生產又多四方之遊累歲月然後歸太宜人竭力支持脫簪珥出奩粧以佐其費艱厄湮鬱一以身任之不以分毫累公及後登上第列官禁近出入內廷名人魁士爭集其門文字往來無虛日而鄉里故舊留滯輦下者時時有所仰給公清宦十餘年貽車秣馬譙會酬應之費什伯於尋常而太宜人支左詘右有無相濟莫不辦給其佐理之功未可以悉數矣迨公罷歸僑居邇邇以訟事牽連風雨漂搖有震驚不測之恐親交莫敢過門視太宜人朝夕憂思內外賈竭拮据卒瘞之苦又有踰於往時者後其事卒解而太宜人之助與為多焉太宜人與脩撰公同處艱難以及榮顯前後豐約幾若懸殊而勤苦勞瘁數十年中未嘗一日自暇逸也侍郎公之序云爾然自是二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五

五

十年以來脩撰公雖已即世而懿誦令烏程迎養官署者五六載敬倚由令臨漳澠池洛陽以守歸德衛輝道遠不及迎養而歲時餽問所以奉事者甚備太宜人晚年不肯自就安逸躬親操作以為後法而甘旨之奉錦繡之榮高堂華屋起居閑適蕩然一無所累於其心較之昔日萬萬不侔矣近者懿誦敬倚皆已解組歸里娛侍左右而諸孫諸孫女諸曾孫環繞膝下者凡數十人令壻瀛東又自郡城徙居吾邑女及諸外孫朝夕往來無閒天倫之樂未有過於此者乃脩撰公盛德所不盡享而貽其福於太宜人此今日親朋聚集相與嘆美所以尤為太宜人賀者也余既推本太宜人世德之傳內行之懿又擬取前序稱述之言附著之而井及太宜人後二十年膺受多福迄於無窮

以為太宜人祝所以發明前序之所未及而猥以鄙拙之詞繼侍郎公之後其不能無深愧也已為序

族叔祖九宣公八十壽序

代紹先族叔祖作

雍正十有一年三月七日九宣大兄八十之誕辰諸弟姪輩相率奉一觴為大兄壽而余以次最長辱推余為序以頌颺大兄之篤行懿德為伯爵之詞余不得以辭也粵惟吾族之大皆出自多明公多明公之後分而為八諸先祖咸以忠厚謹飭世其家而家日以起田連阡陌屋列數百楹號為邑中鉅族余生後不及親見然常聞諸長者言王氏之盛也財力之富雄於一時居積封殖日有增益乃一再傳後承藉先業率高簡廓落不復以纖蓄自名枝分葉布遂以離削然或以豪蕩散其所蓄或困於靡弱不振非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五

六

有奇聚恣睢之行構祝冤瑣之為而前世忠厚謹飭之遺猶有存者余往時見諸伯叔雖至困約而或導以反道敗德之事則有所大愧大恥而不肯為不屑為蓋先人之流澤長矣當吾家盛時競以財力相高而獨伯父泰和公與吾父靜遇公以詩書之業為博士弟子員吾父老不獲第而泰和公亦僅以明經起家為縣令迨泰和公之孫樓邨殿撰以省試殿試兩元歟然特起列官禁近赫奕顯榮而同時諸昆弟子姪咸能自奮其力雖不能復前人之業而皆自有餘裕無困約者此又吾家之極盛也自是以來幾二十年諸長老多無存者後生子弟不及見先人行事忠厚謹飭累世相傳之緒漸以流失科第奕葉不絕而財力遠不逮昔時且旁落不齊甚多參差之數蓋大都非其舊

矣夫盈虛消息去來之不可常二百餘年之間必不能常保其故而獨祖宗相傳之緒所宜謹而守之歷世久遠而不可以忽忘譬如百圍之木根株深固厚加培植即枝葉間有彫落而盛長蕃茂之勢自愈久而弗替余嘗與大兄言此而怒然也大兄初年當離削之後而治田廬勤稼穡循分守業約己取足未嘗外有所求浸漸積累迄於成就其為人謙下退讓從無爭競言語嫗嫗歡喜談笑亦未嘗一忤於人自九貢兄之後大兄為吾族之長凡有來取正者是是非曲直必以理斷之無所偏徇雖不見聽而不肯易其說遇諸卑幼勤勤教誡未嘗以尊長稍有倨色吾家無譜牒兄厚菴公創為之草稿略具其後多缺未補九貢兄亦有志焉而未就大兄常以為此前人未竟之業欲為之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五

七

續補刊刻奔走經營不以一日而怠大兄之意非徒以合族明親蓋欲使祖宗相傳之緒後生子弟稔聞其詳庶幾有所遵循循有所興起則大兄之志遠且大矣大兄年八十而耳目聰明筋力康強飲食步履一如少壯時常居鄉村而往來城市月或二三至時出遊至千百里外不憚其遠大兄自少持家不自暇逸衣食取給非厚自奉養者又非有導引之術而自致高壽如此傳曰仁者壽又曰恭則壽大兄之謂矣吾家素多高壽而最著者春湖公九十七九十時猶策馬南馳至清風嶺泰和公逾八十猶為邑令江西余以春湖公之壽為大兄祝又以泰和公之後蕃衍昌大為大兄之子若孫祝而并及吾家累世相傳之舊俾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如大兄能謹守祖宗之遺則不獨享

有肩壽備諸福而積善之報可及於無窮以山大兄丁寧之意圖大兄所樂聞也是為序

淮揚道吳君孝階壽序

自秦以御史監郡漢置十三部刺史此監司之始也唐有觀察使宋有轉運提刑提舉諸使視唐為增其員元立行中書省行御史臺於諸路行省有平章事左右丞其屬則參政參議行臺有御史大夫監察御史肅政廉訪使其屬則副使僉事愈增於舊矣明之布政使司即行中書省也按察使司即行御史臺也其屬則各仍其名而以副使為副之監郡其於民轉親而任亦甚重矣國家之興因而不改淮揚兩郡屬江南行省而在江北其地相近以按察使司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五

八

屬分蒞之近歲以來制乃少異自黃河為患而漕運最急於是以前書大臣總督河道其下以主事分理之後併其職於分巡而蒞淮揚者遂為河官凡州縣錢穀名法皆總其事於兩使司而監郡僅存其名已非設官之舊又屬之於河道長川巨防奔走相度無寧日倥偬軼掌其於民愈有所不暇也余嘗聞之太史公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國家漕江南百萬石粟以實京師淮揚為喉咽之地最重且鉅而此百十里間水門數十提封十餘萬頃其灌溉之利無不資於此於其不宜開之時而閉之則皆為石田矣於其不宜閉之時而開之則皆為巨浸矣故利害之所繫尤急而治河者既有專職惟河是務凡夫濬築之方啟閉之節多以制意於其開而纖人末品或得以行其私區區小

民之情有不能以上達者獨分巡為監司之任治一與治民并重既得以達其情於上而其權又足以令其下此幸甚也六年矣公以明通敏達之才諳練河務指揮辦集從容以暇尤留意民事克舉監司之職民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悉為罷行之或與河漕相首尾有所齟齬公轉移調濟於其中漕河既通而民亦得以受其利其和平寬厚真有漢代長者之風而潔廉之操慈惠之政則古所稱冀渤海黃潁川召南陽文蜀郡無以或過也前者平原董公督漕事嘗曰為民即所以為國也余甚韙其言京師億萬口仰食於漕誠不可須臾緩其期而水旱之不時蓄洩之不以其方十萬餘頃沃饒之地盡為石田為巨浸而大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五

九

蠲大賑其失經常之賦而費內帑之財者不知其幾矣故民之利即國之利也公之治其不猶董公之指也歟聖天子加意河防指授方略而於淮揚之民尤所屢念愛養周恤無不備至數遣大臣開海口開支河發帑以數百萬計非以為河漕也有能深體聖天子之意者其亦必不有所緩急輕重於其間矣公奉宣德意拊循其民六年以來民得以優游朝夕宅爾宅田爾田享聖天子煦育涵濡之澤則公之功於是為大此真國家股肱心膂之臣可以任保釐之寄而非徒舉監司之職異於今之一切云云也歲之四月為公撤降之辰邑人士謀所以壽公者而使請於余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則邑人於其長有獻壽之禮然僅以至於縣吏之庭而於府則不敢以至公之於

府則又尊矣而邑人士感公之德不能以已故不避僭冒之罪屬余敘其意而為之言余乃為敘古監司之職及今之所以異而公之治實不媿於古萬萬非今人所能及與夫邑人士所以稱頌公者以為公視至其他事衍修大之辭則不足徵為公道也是為序

寶應張邑侯壽序

代

寶應介江淮之間邑最陋小南通江都北距山陽都會在焉商賈往來多疾趨去無留者四方賓客亦無所為而至雖當孔道猶僻邑也田宜秔稻畝收一鍾東西濱湖蕩有魚鼈蝦蟹龜鼉贏蛤之利茨菰蒲蓮菱芡之饒民生朝夕不仰給他縣而已足故其俗淳樸惇固無侈靡民之秀者敦詩書習禮文愿者安畝畝力稼穡或有竊焉法律闢爭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五

十

器訟即州閭咸羞之事長上尤恭順循循奉教令赴期會不敢少違地又平曠無山林陵麓阻阨攻剽攘奪之姦無所藏匿自昔號為易治戊申後河屢決清口噎弗治淮自周橋以東道白馬汜先諸湖入於海而寶應半為巨浸民無所仰食地既瘠困而後生鋒出滿醇斷樸轉以奢靡相倣效苦窳偷生不肯務蓄積蓋藏愈以不支閭里中桀猾閒起以氣力漁獵獄訟寢多時有所避就謾欺以文法其於昔何如也夫民無常性惟上所率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黃韓化以禮讓古君子之所以轉移其民者如此豈以易治之俗日入於敝而遂無以為之所也數十年來為令者惟余鄉淄川孫公治最著其後海鹽楊公

張公以廉靖稱他未有紀焉於今乃得定

公公守己廉用法明杜請謁絕苞苴抑制豪強撫綏貧弱其為治大略如淄川而綜理精密旁燭幽隱操縱取舍出入變化則淄川固有所不能及也公蒞事時適值大稔淮

黃橫潰災什倍曩時漂廬舍浸城郭民皇皇無所止居公不憚勤苦巡行閭閻阡陌躬自慰安乃以克定天子軫念淮揚加意賑恤公奉宣德意人人皆被恩澤其鈞考簿書嚴絕蠹蝕科條瑣細具有成法河久未治歲不登比五載公日夕憂勞共其乏困振其貧弱經營措置無不周備凡民所患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一一罷行之故閭井晏然枹鼓不驚而父子兄弟室家完聚無有鴻雁之嗟黃鳥之怨也往督河諸大吏言水患唯高郵興化泰州盐城為劇而寶應次之其實不然寶應田窪下水所瀦蓄僅存者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五

十一

緣堤數百畝耳不及百分之一二其被災與四邑同而無有流離轉徙之苦寇攘盜竊之警者賢令拊循噢咻之力也則公之德於民至矣公蒞事既久與民益相習曲折纖細莫有蔽隱人之賢愚淑慝皆洞然於中乃一以寬厚清靜休養生息其不率者磨揉遷革務以成就而安全之未嘗有所擊斷而無不洗心易志以從上之化今者西川底績桑麻徧野和氣翔洽四郊寧謐蓋亦復其舊矣而邑之氓庶咸熙熙然如赤子之依於慈母之懷歡忻鼓舞而幾莫能自言其樂也嗚呼上下之際相與如此豈非盛哉而公尤惓惓以風化為亟務期於富而教之將因其淳樸惇固之俗而曠然一進於古學宮敞久矣公一新之以肅觀瞻烈士祠祀漢臧洪陳容久無有葺者公為披翦榛蕪塗

暨丹雘有加於舊作為歌詩於天理民彝之重再三反覆焉而又斥奔競崇廉退戒浮華尚儉約諄諄以孝友忠信為教意至殷也夫今之吏省文書督賦稅日不暇給不復以治民為事輒謂世俗澆薄難以繩約一切因任苟且歲月其能為民剖決曲直督責懲戒者鮮矣至於廣厲教化一以古之道治其民者曠世而不一見也今公之於實應治效彰彰如此於古所稱南陽潁川固無愧焉豈特駕夫省文書督賦稅者之上哉是實應之民之幸也今年夏四月為公設弧之辰邑之士大夫謀所以為公壽而屬余為之序余喜實應之得賢令以復其俗之美且以進於古故樂得而稱道之所以明著公之治為實應之所未有以志實應之幸至於祝頌之辭稱願之語邑之人奉觴上壽必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五

十一

有能道之者此不復著也

實應張邑侯壽序

宛平張公治實應之七年政平事舉時和歲豐教化隆洽耄艾歌詠歲四月十有四日為公徵降之辰邑人士將奉觴於公而請余為文以為之侑余嘗考周官鄉遂之設有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而統之以鄉大夫其秩則卿有縣正鄙師鄒長里宰鄰長而統之以遂大夫其秩則中大夫以今準之則鄉大夫遂大夫即州縣之任州長縣正以下乃其所自辟置而杜君卿馬端臨之敘職官以鄉遂大夫為鄉里之職而別出縣正以當縣令蓋其誤也夫五家為比五家為鄰累而上之以至於鄉遂萬二千五百家耳

比今一小縣而其秩則卿則中大夫其重之也如是嘗

推求其故而知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之所以莫及者蓋在於此矣天下之治始於細微而後放之以至於盡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失而為治者不然必較計於銖銖寸寸之間為夫石稱丈量則銖銖寸寸之終不可以得其平也書曰匪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古先王之所以責夫鄉遂者詳矣師旅田獵學校選舉賦稅獄訟一切以委之而或有所牽制撓亂則無以布其手足運其精神而傾搖弛懈於纖悉委曲必不得以盡而民不被其澤故重其秩略與六卿等所以絕牽制去撓亂而凡民數之登耗多寡民情之欣戚憂喜與夫賢愚淑慝剛柔強弱皆得以簡覈稽考從容措置而撫育之教誨之以政之於治此三代之所以盛也漢之制令秩千石至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五

十二

六百石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其意猶存故多以循良稱者自是以後轉以輕矣觀察採訪轉運提刑諸使雖然並出而法令愈密操縱取舍出入輕重皆不得以自行其意而豐會舍人嘗反復歎息於縣之難為謂其過之易求勢之易撓而民亦得以與其擾此自漢以來千百年而循良之吏希濶而不數見也雖然制異矣法密矣而要其與民最親且近而可以考其多寡登耗之數欣戚憂喜之情與夫賢愚淑慝剛柔強弱之分其患易施其教易行者莫令若也朱子曰為監司不若為郡為郡不若為令而伊川程子亦言令所不得為唯制民之產耳他固多有可為者則亦視其所以自待與所以治民者何如而不得盡以法制為解也今公之於實應也一以古之道治之課農桑省縣

役脩隄防道達溝洫其為民興利除害不啻若嗜慾而
又新學宮脩邑諸先賢祠以廣厲人材振興治化皆法令
之所不及而獨鯁鯁為之實應自丙子後黃淮為患仍歲
災侵公勞心焦慮日夕拊循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民賴以
安或有所侵暴必與為枝柱不肯稍有瞻徇大槩抑豪縱
惠窮下而平心持平亦未嘗一以操切屈辱威也其折獄
聽訟剖決如神吏莫敢上下其手而奇袤恣睢者亦皆憚
伏不敢以有所倖至於簿書煩猥牒趣迫公悠然處之
略不以為撓邑之人自市井閭巷以至村野窮僻莫不欣
欣然如遊太和之域而無有辛苦愁嘆之聲也三代選矣
以公之治與西漢所稱循良之吏若魯仇陳之屬相提而
論則未知其孰先孰後於是知古今之不甚相遠而古道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五

古

之果可以治也 今天子布德流惠涵濡休養於親民之
任尤所留意公之治績亦既彰聞矣昔卓茂以密令為太
傅周榮以鄆令為尚書蕭育以茂陵令為司隸校尉相傳
以為盛事而今亦有以庶僚驟陟大吏者於公其復見之
乎此余之所以為公負也夫古之禮有上壽有獻壽而於
誕辰之日以文稱壽則起於近世然聞之詩曰朋酒斯饗
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古之人士所以
壽其上者歲歲為之未有以異也而且著之詩歌以示後
世則今之於誕辰以文稱壽獨於令為宜蓋合於詩人之
義矣余故因邑人士之請備述公治行之詳進於公以為
祝而并及夫古今之異以見公之為治實超越大尋常而
非徒蔓衍侈溢之辭也世之君子而聞余言其亦必有慨

然而興起者矣

寶應劉邑侯壽序

代

庚寅秋七月吏部集選人銓注州縣而吾邑得三韓劉公
余居京師數與公相見公為言先世以清白承家歷任以
來常懼不稱謹謹自守不敢有毫髮踰跌今蒞茲邑余益
兢惕誓不私一錢以負先世之訓又具詢吏習民俗閭里
利病得失余望其貌聆其論議慈祥愷悌君子也而其材
則有過人者乃欣然以喜慶吾邑之將蒙其休澤也還書
為邑士大夫道之既而邑士大夫以書來言公潔廉之操
慈惠之政一如古循吏而明通敏達之材強毅果敢之力
尤為卓絕蓋吾邑承煩苛之後庶務弗理公安靜無為與
民休息而條章品式周詳精密吏莫敢措手其間一月以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五

五

來熙熙然如登太和之域矣嗟文歌詠聲譽洋溢不啻頡
川南陽之盛也歲十二月二十有八日為公設弧之辰邑
士大夫因屬予為千秋之祝以颺其盛余固素知公者曷
敢以辭按漢志縣令長秦官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
大率縣皆方百里準之於古邾莒滕薛之比也唐宋有京
畿上中下之差至明而一齊其品要其地則仍秦漢之舊
矣夫自諸侯變而為州縣設官分職固已大異而其實則
有不異者聞之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凡上之所以治
於下下之所以望於上皆在養之而已至其所以養之者
不可以盡詳而書又曰在知人在安民先儒推其說以為
能知人而後可以安民不知人而能安民者斷斷乎未之
有則夫治國家治州縣之道大抵不外於此矣竊嘗論之

國家自卿大夫以及百執事賢愚險其類不一精擇而明辨之皆有可備任使而至於官寺則求其可任使者千百之中無一二也州縣自薦紳茂才以及齊民賢愚險其類不一精擇而明辨之皆有可藉訪咨而至於胥吏則求其可訪咨者千百之中無一二也然而門戶掃除之役簿書錢穀之司有不能以去者於是待之不得不嚴防之不得不峻而其地近其情熟其機深其術巧趨承奔走與俱上下微而嘗之隙而合之而所謂任使訪咨者或有所假託緣借於是浸淫蠹蝕日以益敝令有所不行情有所不達雖有廉潔之操慈惠之政而民不被其澤矣國家之所以不治州縣之所以不理其不以此也歟漢以郎官出宰百里唐宋以丞簿尉遷補猶有能其官者 國家承前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五

七

代之制除授縣令多從初試夫士習章句之業簿書錢穀皆非所習而起田畝中衣食所需不無資藉於是吏得以中之操縱取舍唯其所為而邪正混淆黑白貿亂忠言至計不能以入而官與民卒俱受其弊故吏胥之害幾與宦寺等知人者蓋以是為難而其他賢愚險則固不難於精擇而明辨也今公有潔廉之操有慈惠之政治治之原固已得其大者而又兩宰州縣於吏事無不諳悉狐鼠之徒咸畏憚懾伏不敢以動其明通敏達之才強毅果敢之力足以堅其操而行其政推是以往荒陬僻壤之中鄙屋窮簷之下匹夫匹婦其皆蒙被恩澤而無不得其所之嘆矣寶應小邑號稱易治數年之閒困弊已甚得公如慈父母焉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在詩人亦僅以為祝頌之

辭而在吾邑之人獨真有所願也夫吏治之所繫甚重而天下人材不可以易得如公之為其於一邑固不勞而理異日陟臺省列岳牧登公輔繼先世之後為國家老成耆壽之臣以其治一邑者施之天下知人安民之效於國家見之此又余之所大願而非徒區區為一邑祝也已為為序

寶應劉邑侯壽序

寶應邑侯劉公以歲十二月二十有八日為五十之誕辰學博吳君劉君率其弟子員稱觴以壽而屬余為序以致頌禱之意余夙仰公之名德迨公蒞任以來余以病家居不克趨謁左右而治行之詳則且聞之熟矣其敢以不文辭竊惟國家之制設守令以治民其下丞簿尉佐之而於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五

七

士子則別設教導之官然令於邑無所不統固非有分職也士之賢否貞邪皆得以督察而簡稽之又有季試以程其學業之進退邑有大政令大縣役令輒至學宮廣詢於眾士亦得引是非辨曲直抗論於廷則令之於士非漠然無所與者矣夫士者民之倡也教化之行必先及於士而後推之於民羅仲素云教化者朝廷之大務廉恥者士人之大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而後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而後天下有風俗一邑之治亦猶此也獄訟農桑之政士不得以一有與於其閒而至於扶樹教化整齊風俗則固有表率勸厲之責焉苟無以先之蚩蚩之氓將驚然而不能以盡聽矣後世學校之政不脩士多奔趨流蕩誼競勃戾不復自愛重而令亦因鄙夷之槩以為

是皆足以撓吾治而蠹吾政即有慈惠之長溫良之吏勤勤於治民而已而於待士之道亦缺焉不講士亦愈以恣縱無所檢飭於是教化不行風俗頹敗此而漢循良之治曠千載而不一遇也今公之蒞吾邑也寬厚簡靜休息無為諄諄以平爭訟止閭閻為訓興利除害順民所欲當奇姚之後而與之更始煦嫗覆育忻忻然如登衽席之上矣而其於士也扶持誘掖鏤磨鎔鑄慨然欲進於賢人君子之列而與之安驅徐行於中正仁義之塗表率勸厲其將有賴於此非特不鄙夷之而已也公至未匝月而慕誼歸德人思自奮謳歌歎詠徧於四野公之所以得此於吾邑也豈偶然哉抑余又聞朱子之論取士也曰好士而取之言語文字之聞則道學德行之士退矣求士而取之投書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五

六

獻啟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遠矣待士而雜之卑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者有長揖而去耳古之君子興學舉賢非以崇獎聲譽弘長風流蓋亦將引以自輔故必有所別擇於其間而今之士習時文靡爛之業以取科第獵名聲其能通曉古今少知治體者且十不得一焉以朱子之論繩之則未知其誰可者雖然天下未嘗無士也摧抑銷磨不復能自振拔父兄之所漸染師友之所傳習浸以為固然而不之怪有以淬厲而興起之則道學德行自重有恥慷慨志節之士豈遂無人也哉此公所為勤懇懇於邑之士而余固有以信夫教化之將成也昔吳公為河南守舉治平第一吏不載其治迹而獨傳其薦賢誼一事說一代儒者漢廷莫及而吳公獨能知之此古大臣之義其為

治必有非文翁召父之所能及者公之治民也卓然可以繼文翁召父之遺烈而廣厲學官鼓舞變化必有如誼者出焉則公之功名流千萬歲不特繼前代循吏之後而已也遂書以為公壽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五

九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五終

後學朱壽年喬學周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六

寶應王樾竑予中甫著

壽序

吳勿日先生六十壽序

代叔父樞部公作

高郵吳勿日先生以今年十月某日為六十之誕辰其子次及將稱觴以壽而請序於余余辱與先生交最久又同官翰林其出處大略相似故知先生為深次及不以序文請於今之名公鉅卿而獨以請於余此蓋先生之志而余固不得辭也竊惟國家以科舉致天下之材固願得老成長厚敦樸有道之士而用之而格例所限徒顛倒於冥冥不可知之中而莫能以自必所謂老成長厚敦樸有道之士千百而不一得焉苟一有出於其閒則當貴重而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六

一

憂惜之抽揚拔擢以為國家棟梁柱石之用而因以賢率風厲淬磨天下之人材乃往往沉淪抑鬱屈不自振而反不得與少年浮薄輩爭一日之遇此有識者所為發憤而長歎也夫科舉之格歷以為進取之資其得失固不在此而自服官以後其人材高下較然別白固無所假借於其閒然公卿以下至於列位各分其職其謨謀論議不盡聞於上而是非予奪常制其權於毀譽者之口雖有扶世導民之具移風易俗之方皆默默無以自明於是屈伸進退與夫人材高下有不能以相符合者此自世之樂育人材者之責而僅謂科舉不足以致天下之士亦其理有未盡者矣先生少以進士入詞館其文學辭章迥絕於人而竟通樂易不為崖岸飭躬砥行謹謹自守無纖毫缺失此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六

二

求成長厚敦樸有道之士千百中而一有者也而入承明之盛典金匱石室之藏亦駸駸乎嚮用矣乃徘徊翔翔幾三十年而卒以不極其仕凡與先生同進者皆已登九列躋三事赫然光顯於時而先生漠然不以為意也余嘗觀古來蹠跡豪俊之士自負其材多叫號詆訐以發其憤懣不平之氣同時之人往往畏而嫉之故無用力者惟余亦然余雖不敢獲罪於世而踈放直率闕於周防蓋嘗退而自悔矣至於先生獨不能有以解也先生恂恂退讓不少自矜競與人交輸寫心腹賢愚無所失世莫不推服之而亦有所不合豈夫屈伸進退固有命焉而非人之所與耶然自士習日敝爭以趨走承順為工其逢迎嬖阿盡力以求速化之術相襲以為故常而有退然其閒一無所與者則莫不笑之且疑之矣先生之不合於世也亦其宜然也先生今年六十家居者四五載矣聞之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年七十而後致事則夫七十以前皆強仕服官政之日也唐杜甫氏敘太宗致治之盛而曰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余甚韙其言蓋貞觀之政盡備於此則夫老成長厚敦樸有道之士國家不可一日無而古之治君賢主所以整齊風俗扶樹道教者未有不有於此也今之士大夫其碩德重望蓋無以踰於先生而先生之年則尚未老也一日聖天子收召遺逸擢用廉退開延英以來四方耆艾魁壘之士先生應詔而起以文學侍從參經綸密勿之功於國家重熙累洽之化必大有所裨助如古巫咸傳說之為者書曰公其惟

時成周有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此余所以惓惓有望於先生也歟先生家居以來絕口不及世事悠然自放於山巔水涯之間與田夫野老為伍蓋已相忘於出處之異而余惓惓如此者為天下計不為先生計也昔賈誼汲黯不過於世君子惜之或者謂老其材以有待夫漢之文帝武帝皆三代以來不世出之主非棄才者其於賈誼亦深相知矣則或者之言猶信今天子聰明神武奔走馳驅一世之材以効天下之用鼓舞變化有萬萬過於漢之文帝武帝者則其屈伸進退有未可以尋常概論也而先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公孫弘年六十尚牧羊菑川澤中鄉人強推起之不數載取宰相封侯引之功業無足道而其遇不可謂不奇矣先生有位於朝又非弘比也余之出處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六

三

前後略與先生同而以七十之年絕無所用於世則先生不猶有待也乎此余所以為先生祝也先生通籍最早而大半家居其施於閭里有陳仲弓王彥方之風凡行事多可稱述余皆略不道而獨著其出處之大者蓋所以致余之意次及持余言歸以示先生亦必有慨然太息於此者矣是為序

劉竹峰七十壽序

余少與劉君竹峰遊君余從表兄也莫記其相遇之始至今蓋五十餘年矣余寡交遊性又懶出唯君家去余不數武晨夕輒相過凡夫寒暑晦明風雨以及懽忻憂虞阨窮愉佚無不與共者故余與君交為最深今年夏四月十日君七十之誕辰二子宋聲唐州謁余請為文以壽君因辭

不肯當而一子之意不敢以已余自歸里後不復能執筆為文然與君交最深其知君莫若余者又惡可已於言乎君家故為邑望族自職方公以進士起家與顧端文公高忠憲公領袖東林為理學名臣家以益大兼山公弘菴公累葉忠厚守其家法而不大耀於時至於君四世矣君少穎異稜稜出眾弘菴公篤愛之以為可繼職方公之後君亦力自奮厲不紹前聞的緒是承淳磨底厲期於成就其為文謹守繩墨不少自馳騁而汪洋滄泊有雍容和穆之度見者皆稱嘆以為不可及顧久之猶不遇至戊子始與鄉薦而弘菴公已即世矣君常以不及見為恨也君自是澹於進取再試禮部更不復就試其後選授池州府石埭教諭亦以老謝不往君常言職方公以道德氣節高一世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六

四

僅為博士官及遼職方公以病不能赴自幸承藉先業庶幾得備朝列與論議之末而荏苒歲月無以効其尺寸為悵然者久之然君特偶有所託云爾實未嘗以是措意也昔宋咸平景德嘉祐慶歷之盛其治可謂極矣林君復魏仲先之流生於其時略與杜范韓富諸公相先後杜范諸公功名勲業震耀一時而林魏以隱逸終其身乃後之論者亦不以出處顯晦有所軒輊於其間也君值仁聖之代重熙累洽之時優游里閭歌詠太平其於職方公之教亦可以無媿矣君治家有法度區畫井井條理秩然而時有所縱舍其負君者多至數十百金君無所問或以是謂君君亦不答也嘗以訟事被累其訟君者忤甚諸同符檄狎至而君自如或謂君曰吾為子食不下咽寢不安席矣

子何怡然也君笑曰吾第聽之耳其後卒無事人以是服君之量也君少事弘庵公謹謹致孝左右無遠處昆弟閒和協無間言待諸姪尤篤有恩誼其於族黨接遇以禮有貧不自振者賜給之無所惜君年既高而於事多所綜練有以事來質者必為剖判是非無所回互而大指歸於解釋至於往來交際一以退讓不一較也君教二子不專以文藝嘗稱引先世遺訓今二子克自樹立有聞於時可藉以繼職方公之後矣近年以來君以家事付二子獨與二三老友為香山洛社之遊每當酒酣歌時談笑淋漓不厭其意氣猶如年少時也君耳目聰明筋力強固不類六十歲人或稱漢中公轅固生皆以八十九十徵用公孫弘初舉賢良罷歸後以文學徵足時年已七十矣後為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六

五

相封侯以是為君祝然余之知君則深矣此非君之所願也職方公所著有緒言雖騷經纂註君嘗為較定刊刻又其時與文肅公姚文毅公劉忠端公多有往來文字君嘗欲收拾流傳以貽於後此可以知君之志矣人生七十曰老而傳八十曰耄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由今日以至百年尚遙遙三十年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嚮道而行中道而廢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忘其身之老也蓋古之人所汲汲者如此則以是為君祝其可乎余少君僅六歲又同與鄉薦奔走馳驅二十餘年猥以冗末受上厚恩無繇毫報答俯仰高厚祇增慙報里居以來聲聞益甚且不能不以家自累其於君有深羨焉今執筆為君壽不徒以應二子之請亦欲以平昔所致於

君者為君申言之君其舉一觴而誦余文以為侑必為我道然而一笑也是為序

湯尺舫七十壽序

余與尺舫湯君交舊矣大兄岸堂少壻於君家余因之得從君遊蓋在垂髫時至今逆數之歷五十餘年矣余性寡合同邑中交遊不過十數人或以文學或以材能或以行誼大都性情相類而趨向不相遠至於敦樸淳固渾厚純懿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聞奧而不見畛域心所推重者惟君一人耳即十數人亦皆以為弗及也君為松崖先生之令子以厚德世相傳而君尤加謹焉處家庭間雍睦和順從無疾言遽色待人一以誠信謙下退讓未嘗有所爭較於財利無所營者而斤斤自守保持先業無所失墜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六

六

時與友朋談論眾競喧囂各自馳騁君獨默然閒發一語或不能盡達其意眾以為笑君亦共一笑而已略不以為忤也每歲之秋合燕賓朋至五六日酒肴精潔禮節周詳聞者爭赴之率以為常其往來酬酢與否君不復記憶閒有侵侮君者其待之亦如故也平居渾渾不見圭角而是非邪正井然於中有不合者謝去不復近邑中亦莫不服君之厚德雖有齒宇鬼瑣之流固不能有加於君也君少善飲然不喜以酒角勝有強之者亦不辭朝夕閒常自酌悠然獨醉頽如也當君少時風俗近古諸前輩猶在子弟循循守規矩君居其間若無甚異自是以後日以益敝後生鋒出皆以驕侈相尚狡詐相賊害蕩然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而君獨守其舊其敦樸淳固渾厚純懿庶幾乎有

前輩之遺風足以播柱一時色中有所矜式昔之所稱善人君子君足以當之矣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君自少至老常持一意於世俗機械皆所不曉故無所嫌惡於人而人亦不甚忌嫉之真所謂不失其赤子之心者陶元亮云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以君之生平行事可以想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末俗紛紛如百千蚊蚋狂鼓於塵埃汙濁之中其不足以當君之一笑也矣君今年七十嫺威將稱觴為壽君謝不肯當余從子敬倚以請乃來謁余為序余辱與君交五十餘年鴻治為余從子壻余兒歲聽箴傳與鴻治右衡又為姻家余孫希韓君孫壻君孫緬東又余孫壻也雖老且病誼不可以辭乃為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六

七

敘其大略自以為知君者莫余若矣頃嘗念交遊十數人者今惟四五人在皆六七十歲人矣蒼顏白髮筋骸氣力遠不及昔時閒居相對未免有垂暮之嘆余則謂不然禮曰人生百年曰期頤人壽固以百歲為期今年雖七十距百歲尚三十年相與追逐上下亦尚足以自樂而無庸預憂於來日之不長也或謂余曰子妄言之是必不能爾余曰固妄言之且之又安知其必不能爾也昔三閭大夫慨然於往者之弗及來者之弗聞而有長生度世之願余非敢望如廣成子輩庶更得二三十年共為太平之逸民以盡山林泉石之樂是亦事之所有而非蒼蒼者之所甚靳也試以此聞於君其亦為我追然而一笑矣乎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君少以文字馳聲冀片閒屢試不偶未老

即謝去鴻治昆弟皆能文章敦行誼諸孫英英繼起必有大君之門而成君未竟之志者此固理有必然而反近於世俗之常談亦不復為君道也是為序

杜翁八十壽序

皇帝御極之四十有二年加惠天下存問耆老七十八九十者賜粟肉絮帛各有差於是司奉詔旨從事四方幽隱山林谿谷之老莫不咸被上之賜寶應杜翁夔甫年八十矣既受賜於公堂其子姪輩將侈而大之以為寵榮乃於今年設弧之辰請余言以紀其事因以稱一觴為百歲之祝焉余考之禮經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六

八

於虞庠傳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夫三老五更皆卿大夫之致事者其位尊其德隆天子憲焉乞言焉是以執轡執爵祝嘏祝嘏其恭也固宜至於庶老則蓬蒿枯槁椎魯樸野之人耳又何養焉而禮之記養老也曰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未嘗以別異之也於是知先王之貴年也抑余聞之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故堯舜在上則其民仁壽此非有以增益之也其時德澤洋溢天下洽和膏露降百穀登三光全寒暑平無水旱疾疫之災無天札疵癘之患民得以優游遂長盡其大年而期頤耄耋者多矣先王重民之數拜而登之於天府而引戶校年於庶老尤不敢一有遺焉蓋以自考

其所謂數錫厥庶民者而又非徒貴年已也 今入子至
治隆盛和氣翔洽德潤四海澤被草木天壤之內物靡不
得其所休息涵濡者四十餘年矣故雖以寶應小邑而奉
詔旨食賜粟衣賜衣如翁等者數十百人歲時伏臘翁
率其僑麗肩黃髮後先問里間此真太平之盛事而非僅
一家之榮也翁為人淳樸不曉世俗機械類人所云無懷
氏葛天氏之民者夫雨露之養灌溉之滋其受之未嘗不
同然以枯木朽株而望其發榮滋長難矣翁之高也固國
家休息涵濡之所及而翁之所以受之亦自有其本焉不
可誣也則由是而九十而百年以至壽考可量也歟以
翁子姪之請余不可以辭乃為推禮經洪範之義以著國
家久道化成之盛而并以為翁祝云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六

九

姚聖功壽序

昔黃帝與岐伯俞跗作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原人
血脈經落骨體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而用度箴石湯
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由是人得以無札瘥天昏而
共躋於仁壽之域然其書不傳晉皇甫微士謚以素問九
卷靈樞九卷合之得內經十八卷之數唐王太僕米是之
其說蓋或然也周秦以來有醫和醫緩扁鵲倉公之屬歷
見於史漢志扁鵲內外經白氏內外經各數十卷今所傳
者秦越人之難經而已白氏無所考說者謂秦越人即扁
鵲也史記倉公傳具載治驗而其術不傳至後漢長沙太
守張仲景機始著傷寒論及金匱玉函方大較推倉公越
人之旨以上溯於黃帝岐伯俞跗其書與衍宏深與素問

靈樞相左右後頗散軼晉王叔和纂序之然其書雖存而
得其意者則鮮矣自魏華佗吳普梁陶弘景北齊徐之才
隋許胤宗唐孫思邈之流皆以醫名於世而罕有發明迨
宋仁宗時命諸儒校醫論以布之天下而張氏之書乃大
顯學者多所誦習至於金元河間劉完素守真氏出始因
仲景之緒言而益振之明五運六氣之行以極溫涼寒熱
燥濕之變由是李明之果朱彥脩震亨繼起明之原易資
始資生之義而以土為萬物之母於十一藏中獨取脾胃
為根本彥脩則究觀於陰陽虛乏之數而以陽常有餘陰
常不足為說皆斟酌依放以發明仲景之意而素問靈樞
之指亦無餘蘊矣有明薛新甫已薈萃群言更加裁斷著
醫案二十四種其言簡而明約而易守而同時王宇泰肯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六

十

堂則又謂薛氏一用己意刊削古方為非是別著證治準
繩一書俾因病以考證因證以檢方二書並行而其途轍
乃歸於一余嘗讀其書明白通曉可按以施治而轉疑夫
仲景以來精微之蘊有不盡於此者昔李明之師張潔古
氏朱彥脩師羅太無氏彼皆以聰明絕世之資遐覽博考
靡不遍貫而猶勤勤於師終其身不去此其師弟之聞講
解授受必有非書之所能載者然數百年以來師傳中絕
世未有潔古氏太無氏其人則夫因醫按準繩以追尋守
真明之彥脩之遺緒而素問靈樞之指以不晦於天下固
世之所重賴焉而未可以易遇也吾邑姚君聖功以醫名
其學主於醫按準繩二書以治疾多奇中吾友某病熱幾
殆矣眾束手辭不可治乃往請君君時已被酒至診脈

大言曰是即可起一二劑愈矣衆皆不信藥之果立愈此余所親見他多此類君於醫未嘗有所擇取有請者無不即往祁寒烈暑不少自暇逸常居善藥貧者輒與之不取其值邑中貴賤賢愚無不樂道君者而君為人坦易無城府與人言無不信邑有事多藉君為解後卒無異辭居家兄弟雍穆相親勉以善溫厚退讓與之處者從不見其有疾言遽色其隱德篤行又如此蓋不徒以醫名矣今年某月某日為君六十初度之辰余與君交舊矣而君季弟標昉從余遊乃因以請余文為壽余不可以辭竊惟醫道缺絕久而君熟於薛王二家之學則有以窺夫仲景以下之微言秘旨而庶幾識乎黃帝岐伯俞跗以及越人倉公之傳不僅為一邑之所重賴已也故余掇其本末以為君告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六

十一

亦君之所樂聞者至君之為人則不僅見於此余故併著之使邑樂道君者有以識君之大略焉

聖功里醫也余家時延之其弟從余遊因請為之序聖功蓋未足以當此置篋中已十餘年近日邑中鬼怪橫行人爭以醫名而死於醫者不可勝數思聖功不可復得矣又其言於醫亦略有發明因錄而存之

喬汝寧壽序

喬君汝寧以今年八月十有一日為七十之壽辰其姻戚某將往為祝而以序言屬於余余固知汝寧者又以某之請不可以辭汝寧少貧不自振無半椽之居一畝之產以為資藉而勤身約己辛苦經營以殖其生俛有拾仰有取惡衣菲食不肯妄費一錢浸漸積累不二十年遂以起其

家致千金蓋自是優游閭里以享其成者又三十餘年矣汝寧鄉居以田為業又時遂什一之利微費徵賤與之上下而汝寧所以自致者則不以此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春秋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此其居身治家之大指也汝寧家既饒裕不過求贏餘未老即以傳其二子二子亦能世其守汝寧焚香焚香若自娛而已然亦不肯少自暇逸時時有所檢督姻黨閒聞汝寧有心計多以事來議者汝寧推校纖悉必為之盡人皆以是重之蓋其始終之所遭遇如此而汝寧亦可謂甚幸矣余嘗論士君子秉清潔之操厲獨介之守不肯毫髮有所指取而困於俯仰之無所資於是其氣不得不下其志不得不貶雖必不以其喪失其生平而摧折挫抑不得以自遂者多矣而又日見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六

十二

夫親族鄉鄰飢寒窮困流離僊急之狀欲少有以潤澤及之而卒限於無可如何而止其悲傷憂鬱切怛憔悴世之人不盡能識也倘如汝寧之所以自致則所以養廉恥之心而長恩愛之誼者豈少也耶許文正公言學者以治生為急此正精於義利之辨蓋有以治其生則於世無所求無所求而後辭受取與皆得以自行其意顏子簞食瓢飲在陋巷足以自樂使無簞食瓢飲無陋巷之居必欲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則顏子亦有不克如陳仲子之所為者矣故吾於汝寧有取也抑又聞之凡人之相爭生於不足而苟其有餘則雖冒沒輕儇之夫未嘗不自愛其身而不肯以輕棄故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今之人倘皆如汝寧之所以自致

則衣食無缺俯仰寬然羔羊朋酒足以為歡遺秉滯穗足以相及閭巷無慕榮之行鄉亭無所獄之訟矣故吾尤願以汝寧風也太史公序貨殖傳以子貢為稱首而下及於酒刑胃脯之徒班固氏有譏焉以汝寧之所自致非有陶朱猗頓之奇冶鑄畜牧之盛而謹身節用浸漸積累以起其家其於子貢萬萬不逮而遠過於酒刑胃脯之陋矣太史公班氏之所深取也余嘗從汝寧問治生之術其經紀科條本於勤儉皆人人所可到又勞始而逸終固人之所甚羨而卒不能者荒於嬉費於侈為目前之計而不復為後慮也嘗見世之皇皇求利者毀廉隅冒法禁而為之如猛獸擊鳥之發父兄師友有所不顧而所得多緣手散失終身勞苦無以自給以視汝寧不大媿耶凡汝寧之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六

七

所自致自士君子以及閭里之民皆所當取以為法故余每樂道之蓋穆然於幽風七月之祐而不數范子計然之書矣某持吾言往往以張於汝寧之室汝寧有族弟曰念堂先生者為時聞人其議論與余常合是日當亦遇此試一取而覽之其必慨然有感於余言也夫是為序

曹母王孺人七十壽序

石梁曹子允平以書來京師為其母王孺人七十壽前序於余允平吾邑訓導曹先生之從子也允平以先生故時時來吾邑與邑人士遊余因以知允平今允平之請也重以先生之命不可以辭乃為之序曰孺人幼端謹嫻於禮教其于歸也循循執婦道甚恭於織紉組紃遷豆酒漿之事無所不習生平無嬌麗之服珍玩之飾中年夫子早卒

綱紀家政纖悉不遺教育子女具有法度允平以文名四方不墜先人之訓者孺人力也余觀古之紀烈女者多載厥慨激烈奇偉瑰異之事以為炫耀而尋常日用之行則略而不著余其惑之彼慷慨激烈奇偉瑰異之事必其所遭之不幸蓋曠世而一遇至於尋常日用之行則固人人所可法者如之何其略之也今孺人之所立若是不赫赫可稱道而可以想見溫良淳懿之德幽閒貞靜之儀矣是不可以無傳也顧余於此又有感焉國家仍前代之制分天下為十四道而江南為大其地跨江南北風俗錯雜往往不類自江以南趨輕靡好華飾米純綺繡純麗之服甲於天下地多佳山水男女聚會擾雜無別其女子彈絃跕躡游媚富貴率以為常其俗之敝甚矣而江北廬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六

七

州鳳陽諸郡質樸儉陋勤農桑務本業婦人以貞信自守雖姻戚罕相往來有先王之遺教焉吾邑於揚州為屬縣揚在江北而當舟車之衝商賈輻輳民衆且富其俗幾與江南同而吾邑以狹隘貧薄之故為少能以自守而今亦幾非其舊矣邑之西與鳳陽盱眙天長接壤聞其風教常嘆仰之舉以為吾邑訓如孺人又其卓然者是尤不可以無傳也昔二南之詩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謳吟諷誦於以風化天下而考其詞多婦人女子之事蓋天下之治必本於家人言美聲降易重咸恒自古聖賢未有不注意於此周之盛也以漢廣行露變其前日之俗為治之極至於數百年後邠鄘之閒猶有柏舟綠衣之以節著者教化之所繫如此今舉孺人之事發揚張大以傳而使江以南曠然

一變其俗盡如江北諸郡之為者則風俗美教化成於以助於后王降德之意非小也已余既著孺人之事以應允平之請而并附其說如此以示曹先生其亦將深有取於吾言也夫是為序

范母胡孺人六十壽序

代叔父楊明公作

自設制科以來歷唐宋及元吾邑無顯人明有天下三百年中其科者不過十餘人而已近歲號稱極盛科名之盛至與吳越大郡埒國家作人之化軼於前代矣往余居鄉時邑子弟多以文相從質問故余得盡識其人其瑰璋儁奇之材累累相望而傑然特出冠乎群倫者則范子公選穆菴二人為之稱首焉余每見其文輒欣賞移日以為必連蹀一時增吾邑之重而又竊念其以孤童單弱不及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六

五

被先人之教訓又非有師友淵源之資而克自樹立如此愈嘆息以為不可及後余而兒與公選穆菴游乃為余道其母胡孺人之賢所以成就其子者於是知二子之克自樹立固其有以自致而實皆賢母之教然也昔漢儒傳詩之義以駟虞麟趾為闕雉鵲巢之應而推其功於后妃之德紫陽朱子非之以為妻道無成豈后妃所得而專夫二南之化本於文王自非后妃一人之力之所致而至於時勢之變固有獨專其事而不容以辭者則無成之云詎可以泝論哉孺人為渭虹先生之配和淑莊靜姻黨多稱之其事繼姑盡孝終其身不少閒相夫子以禮此於少君德耀焉渭虹先生既早世諸姑孺弱有風雨漂搖之恐而孺人陳持家政綱紀嚴密不少失墜其誨而子其有法度督

責磨切朝夕不少懈范氏自參議公以後累世不大振孺人常諄諄焉以趾美前人無忝先烈為訓其言感激奮厲聞者莫不悚動二子之克自樹立底於成就者孺人力也夫孰麻桑絲繭織組紉納酒漿酒

禮冊女子

之職不過如此而史册所傳奇節偉行類皆出於遭逢之不偶有非人之所常值者以孺人之所為其事最平而其功為最大固非女子之職之所能盡而此於古之奇節偉行則亦未可以高下較量也今年七月為孺人六十初度之辰二子寓書於余請予言以為壽余不辭也顧以二子負儒材不一遇於時而於世俗所以為親榮者閭閻之華飲宴之侈交游會聚之光寵未有一焉王荊公云賢者道溺於中而祿之以藝雖無祿與位以為親榮而親之心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六

六

亦事無量此姑以慰人子之情云爾君子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即窮約困頓無不可欣然受而獨於所以為親榮者與世俗之情殆不能以少異則以是推二子之思其亦有不釋然也哉語有之譬如農夫是蔗是藁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二子之才其必遇於世無疑也所不可定者遲速之閒耳而吾邑世家舊族如仲如張如朱皆漸以光顯矣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是常為二子券也二子何歉焉河之源出於崑崙歷二千里至於龍門積石而後大江之源出於岷山歷數百里至於大別九江而後大其源遠者其積厚其積厚者其發遲參議公距今已百年磅礴盤鬱之氣必於二子發之而又適值吾邑顯耀隆赫之時機會之來可旦夕俟也今孺人年力及耆由是而耄而耄而期願將

親見其子追蹤參議公之盛以無負平生之望異日者余亦將執筆紀其閱閱之華飲宴之侈交游會聚之光寵以推明賢母之功之大信余知人之不謬而益以著吾邑科名之衆并非吳越諸大郡之所及也其有以必之矣是為序

喬母張太孺人八十壽序

余幼時嘗聞諸長老言往者邑中歲饑維石喬公出粟數百石煮糜粥以活饑民邑人感其德余竊心識之此少長已不及見維石公而猶及見喬氏之盛也維石公子穎如公阜如公皆謹謹自守承藉世業以高貲冠鄉里而長孫烈公公性慷慨喜交游飲酒至數斗不亂賓客盈門有古豪士之風於是時邑中稱鉅族者推喬氏余先大父與穎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六

七

如公為姻家而先君與卓如公之子元夫公為文會與烈公公遊從相好也余侍先君側見元夫公烈公公時時往來元夫公克守家法烈公公則多材略談論縱橫意氣偉然竊意喬氏之興未艾也乃歷數十年間而老既凋謝烈公公亦早世唯元夫公之子吾友松華以進士起家出宰邊邑亦不大振而諸子姓繁衍衆多支分派別譬如百圍之木枝葉扶疎其間不無旁落不齊之數而較之於昔亦往往不逮矣余自先君即世後僅以歲時謁元夫公而烈公公則以病不獲見迨後奔走四方不相聞者久矣及歸里中以耳贖謝客而烈公公之子葉洲系洲乃辱顧余以恩張太孺人之壽序為請於是大孺人年八十矣余病後於文都不得復能作顧念先君之舊輩行今無一在者唯太

孺人以高壽聞俯仰今昔有槩然於中者不敢以固辭也太孺人為虎臣張公之女張公文學冠一時以孝廉宰開建治績稱最其教家有法度太孺人親承訓誨以婉婉稱歸於烈公公順備和理甚得婦道烈公公既喜交遊四方之士多過其門供饋無虛日太孺人具酒肴皆手自調理極豐潔出簞簞脫簪珥以佐其費無所吝烈公中年得末疾起居飲食皆恃人太孺人扶持左右晨夕不少離積十數年無一日之懈而又操持家政教育子女井井有法度吾邑諸世族素以勤儉持其家自與外邑多婚媾漸染其俗寢以浮侈中饋之事浸不復理至於冠髻衣履多為新異太孺人獨守其舊不變也蓋嘗讀詩周南葛覃采芣芣篇其所言委曲纖碎皆治家之常務而盛世治平之化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六

六

與夫閨門貞靜幽閒之風有可想見者太孺人奉前人之訓為宗黨法則蓋有先王之遺教焉而當吾邑波靡之餘歸然獨存是固典型之所貽留而不可以易視者也昔屈大夫賦遠遊欲鍊形制魄後天而老以觀反覆無窮之事太孺人自少至老所見於喬氏前後之故亦略備矣今日華堂燕坐子婦奉觴於前追念生平幾如異世亦必有槩然於中者而盈虛之數往則必復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以維石公之厚德閭里歌頌至今不忘烈公公以雄材偉抱不及大有所為後之人必當有食其報者今葉洲系洲文與行克世其家其於是乎在太孺人當及見之此余所以尤為太孺人賀也余老耄多忘少時事尚能記憶一於太孺人之壽而備及之因口占授兒子使書以為序

難於太孺人之懿行未能發揮萬一而通家故人之誼則附見焉固非為泛然頌禱之辭也

劉母張孺人六十壽序

今天子御極之初卽下詔書飭屬有司表揚節烈歲歲舉行母或急於是而有司奉詔書惟謹歲以為常四方幽隱靡不畢達至九年吾邑劉母王太孺人張孺人夫婦以雙節上聞詔書旌獎如著令鄉黨開尤咸以為宜也王太孺人余先從姑母而張孺人為表弟遜脩之婦是年張孺人六十矣嗣子勗魯請為孺人壽孺人屏鉛華絕宴會已數十年堅不肯當至是月詔書下適值孺人設悅之辰勗魯不敢以已也乃謁余為孺人壽序余惟張氏自戶部公以來號邑望族以文行世其家而孺人為樸庵公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六

九

之孫女網庵公之女歸於劉為贈布政公之孫婦禹左公之子婦鴻臚公之從子婦余先君子受業於樸庵公余以先姑母常往來劉氏於鴻臚公網庵公皆獲侍言焉又辱與鴻臚公子封事昆弟網庵公子穎南昆弟交好故於兩家之事為詳今雖病不能文然不敢以辭也因口占授兒子使為序余往日以歲時謁見先姑母姑母方以弱年守節遜脩在側纔七八齡耳未幾冠有室先姑母時為余稱孺人之賢乃踰數年而遜脩又蚤世姑婦相依倚策策一室冰蘖自誓咸以大節著見者為歎息悲傷之然是時先姑母年已高居屋西偏奉佛精懇專心禪誦朝夕膜拜不少輟家僅自給無所蓄省獨孺人以一女子主持門戶上奉孺姑下為嗣續計於委廢單弱之中節衣縮食浸漸積

累未嘗有所憑藉而增益廓大家日以起於是人莫不嘉孺人之節而又以服孺人之才也余嘗偕穎南以事至先姑母所先姑母渾渾無所可否孺人於房中為穎南指得失剖決明白詞氣壯烈無少假借穎南不能難也余以是益奇孺人自後余奔走四方逾數年歸再謁先姑母則見列屋凡數十楹家之隙地無不營構輪奐高華陳設肅整異於往昔先姑母指示余曰此皆吾婦之力也孺人性淡泊不意華侈其區區竭力為此專以為嗣子地鴻臚公雖累世貴盛而家鮮贏餘至是孺人之所成就幾與鴻臚公埒矣孺人以辛苦墊隘之餘積數十年勉艱難以大其家雖無風雨漂搖之恐而前後所守執其意不變人亦莫能以奪也故尤以孺人為難孺人奉事先姑母委曲盡心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六

十

無不周盡且後病痢數月朝夕侍疾不少懈洗滌廁喻皆躬親之葬祭之事一切皆如禮自奉薄甚常蔬食不肯費一錢而撫愛勗魯甚篤所以順適其意者未嘗有所吝惜其於家事有所操縱取舍不專專以儉嗇遇親黨皆曲有恩誼時時沾濡及之余於孺人事不甚詳屢述其大略如此其謂孺人賢且能明道理識大體蓋邑之人人無異辭也余少侍鴻臚公公時方中鄉舉家故鮮薄經營百費皆自鴻臚公出支左詘右埒茶為苦而所以奉事寡嫂者甚備間日輒自袖百餘錢予遜脩別市米餌以食迄後官京師常懷惓不忘余常以嘆鴻臚公之厚德劉氏之興未艾也今先姑母與孺人之所立如此於鴻臚公有光矣昔太史公為管晏列傳僅論其軼事歐陽公為王彥章畫像記

稱其善用奇而豐會舍人為顏魯公祠堂記稱其歷忤奸而不悔此皆古人之深意今先姑母與孺人之節焜耀一時載之詔書傳之史冊人人所共知故余敘孺人事於此略不著而特著理家興業劬躬素後之詳以為世風勗魯嘗從余遊小雅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余於最魯有厚望焉孺人通古今明於大義最魯其以余文誦於其側必有慨焉太息者亦當有以識余意也是為序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六

主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六終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七

實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祭文

祭汪柱石先生文

嗚呼當制科之初設將掄選於豪英爭奔走以趨赴咸挾策而橫經孰不殖而有獲惟茂實其滋榮乃循襲之已久遂混濁而不清倖吹竽之多濫絀鼓瑟之無成嗟高高之莫問誰與鳴其不平曰自古其如此徒流涕而沾纓惟君閱傳之識魁傑之才決潏浩淼萃律崔嵬追古人於伯仲鄙一世以嬰孩獨專專於文字一掃刮夫煤埃徧綴緝以紬繹自杼袖於予懷其光輝如日星之出其雄壯如風雨之來其駿快如六馬之馳驟其雍穆如八音之和諧儼高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七

文與典冊信經國之鴻裁會凌空而直上超八紘而跨九垓視彼紛紛之餘子何啻驛驢山子之與駑駘惟績學之日茂曾誰氏之不如顧踰躅而失路一不得策名於薦書朱紫紛其混淆玉石一槩以無殊此時命之不猶豈尺度之或踈乃年往而歲徂愈厲志之弗渝雖屢逢夫饑饉常自勤其菑奮穿穴窮乎甲乙諷詠逮乎朝晡慨壯圖之未遂詎蟲魚之是娛昔平津與少傅皆以舊德而耆年膺顯融之新命著勛名於簡編景前脩之未遠冀來茲之可傳至皓首而加厲日有俟於騰霧乃十上而不第竟痛憤而莫宣顧桑榆之將及恐齋恨於九泉積平生之勤苦逸若長空之飛煙獨抑鬱而誰語竟一病而不痊嗚呼今之小了纖人卑庸疵賤僅章句之粗識曾詁訓之莫辨競矯首

而厲角忽驚翔而豹變謗大言以駭俗謂得失其必驗世
固有信其然何名實之易眩惟懷抱之瓌璋不克爭雄於
一戰而屈心而抑志僅憫然以自遣是不免於警誓而庸
詎知夫高下與後先彼夫三年大比之期固將以進賢而
退不肖言語文字之間已不足以鑒形而辨貌而况妍媸
好醜更貿亂而顛倒試眇舉而高觀曾不足以為一笑徒
使奇偉豪雋之士沈溺汨沒其中老死而不能以自耀嗚
呼進退得失之際固非人之所為而天之所制任運數之
偶然彼冥漠其誰記而獨怪夫彼此之閒何巧有以相戾
豈蒼蒼之好惡判然其與人異世徒見一人之不遇非有
甚損於世而不知崇長鄙夫之心銷磨壯士之志老成寢
以凋謝典刑遂以覆墜後生小子直以勤苦為無益而束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七

二

書而游戲學問之絕於天下而安能不深懼夫殄瘁也君
以孝友居家以忠信與人慷慨而磊落卓冠乎羣倫凜乎
鄉邦之望有前輩之遺風壽已逾於耆艾家不缺於廩園
有二子之英異及蹇濟之諸孫欣為善之有後可無為之
悲幸而余獨反復於其遇合之故以想其志意之所存竟
泯泯而長逝終寬酷而莫伸使九原而可作猶將誰誦而
長吟歷千齡與萬代卒抱恨於奚論為同聲而一慟君聞
乎其不聞嗚呼哀哉尚饗

祭朱湘洵文

嗚呼自文公之歿六百有餘年既支分而派別孰沿流以
沂源凡四書詩易成說之垂於世者僅視以為兔園之冊
而文集語錄之流傳者皆付之蛛絲魚蠹之塵編抗異論

而不顧競詆譏夫前賢即有傳扶道教力遏橫潰祇以枝
柱門戶而於堂室之華奧變之秘槩乎未有以窺其全也
惟兄資稟恬粹學問精醇早歲盡屏衆好而專專於武夷
雲谷之遺文網羅散逸剔抉糾紛咸聯絡以貫穿常融液
而沈浸莫不究其指趣剖其義蘊至於延平授受長沙磨
切從來之所不講而獨為之反復以推尋體之於身驗之
於心如相告語如聞誨訓而實有以見其用力之次第淺
深於是渙然自信收歛愈密涵養愈純會通夫龜山門下
相傳之指而上溯於主靜立極之本原此固兄之所自得
而饒仲元何子恭以後抑未之聞也乃更取友於四方以
講明其未聞近者面相質問遠者書相往還其求之也殆
徧而卒不得其所安或局於旁蹊曲徑而失之偏滯或肆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七

三

為大言狂說而公然欺謾久蓋知其無所得而反而求之
考亭之書也益篤意於研鑽為敘次其歲月併編纂其行
事著為成書傳之其人藏之名山遵刪述之遺軌懸日月
而不刊其於陸王同異之辨尤竭力以距闕析之也不厭
其細言之也不厭其繁彼以德性問學入途者既已操門
內之戈而始同終異之說名為排斥而實乃推波而助之
濶兄則探其囊篋摧其羽翰指陳剖決判然如黑白之殊
別而斷乎不得以相干此又勉齋北溪之所未發而程練
江陳清瀾之不能望其藩垣者也兄少承家學涉歷宦署
凡行政治入之規模俱有以得其大端而刑名錢穀之細
碎亦嘗為之裁決而區處故於同安南康臨漳湘潭之治
蹟悉詳陳而備具將以施之天下以見儒者之實效而所

以脩於身教於家者亦可略窺其措注出入周旋整齊而
嚴肅既循循於規矩往來酬接信厚而退讓皆歡然其無
所忤近歲以來方伯連帥知其賢者方將羅而致之上位
而兄超然遠寄自以衰頹而不足以有所與後生晚學景
仰高風爭趨席下得一言而可行如久寐而忽寤朝夕講
誦互相誡諭幾幾乎竹林滄洲之勝迹已湮而於今而復
舉忽龍蛇之告災痛巫陽之莫訴君侯其何依徒泣涕
而瞻慕是進無以見於世而退又無以傳於後也豈非吾
道之不幸而學者之所大懼哉余以庸虛辱從兄遊申以
婚姻之好兄之所以告戒勸勉者蓋亦無所不道而鄙性
昏惰無所成就而茫然其已老矣兄之厚意猶惓惓焉所
云收歛凝定之功深潛純一之味時時舉以相詔雖嘗從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七

四

事而顧興一己之難克且又年齒衰暮而甚恨其不早也
里居而後竊於章句文義之間有所尋討而知尺寸之差
起於分秒輒不自揆願與兄上下其議論以定其是為學
者表而答問往復疾病乘之其語未竟而兄乃不及再見
余之書囊也自茲以往有疑而誰與之釋有誤而誰與之
考耶質之不振誰與策其疲驚私之未除誰與絕其憧擾
耶落落遺篇其誰之能續茫茫墜緒其誰之能紹耶衆言
淆亂如水之地誰為之峻其防羣邪高張如火之於原
誰為之止其燎耶兄所惠苦本非不起余病杜門未及往
視旬日不見遽至於此失聲長號淚落如洗紀行琢辭自
後死者之事而耄年荒陋其果能發明道學之懿以載之
銘誄也兄之處世最為坦夷終始完人不見瑕疵蓋棺論

定可無媿辭凡所著述傳世無疑兄其奚憾余言非欺長
短偶爾相去幾時惟死生之異路遂從此而永訣想話言
之莫酬直一慟而腸絕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鹿沙文

嗚呼余輩之同學也十有一年於茲居則相依行則相隨
即奔走分散於四方而精神志意之流通者無日而不思
惟風塵之瀕洞嗟事勢之乖離相與唏噓太息涕泗交頤
而君獨振迅踔厲不肯少自抑挫規遠大以為期彼世之
笑譏罵侮噂沓論訛殆不勝其異辭庶一日出其含蘊以
焯暴於天下俾庸夫小子慙被悼恨於所見之已遲此固
君之素志夫何生之不淑而遽止於斯惟梁棟之既壞諒
榱桷之難支為之震驚眩掉靡然不能以自持而戰慄之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七

五

塲說經之席念君之不復見將俟其何之嗚呼凡今之
世蚊蚋蛙黷以聚以散疇則如君之豪凡今之世戈戟矛
鋌胥戕胥虐疇則如君之真恒放懷而自得直抗志以超
群雜詆嘲於歌嘯每酒酣而益振一切成敗得失進退舉
不足以撓亂乎其中至於友朋之誼親戚之情倉皇急難
扶服死喪不啻疾痛之在體而為之吟呻蓋其律身應物
大都放依於規矩繩墨而孤行立一意不概徇乎流俗之
所云云嗚呼以君之宏放縱逸可以傲睨王侯凌轢卿相
而不能博一日之名以君之洞朗軒闢可以綿絡宇宙牢
籠古今而不能保百年之命謂蒼茫之無端疑屈伸之未
定乃一棺以戢身遂畢生之已竟慨人事之殺亂若衆醉
而未醒彼闇昏之童孺僅略曉夫餽飮且章句之莫辨妄

之靈於殘骸頤摩高而屬空維意氣之惻感悲斯人之苦
刻得磨研之幾更眇濁世以遐邇故偏紆以自絕條處斷
其中絕遂泯默而莫應欲矯首而高呼竟莫其誰聽嗚
呼衆萬之生同於漸滅腐爛而頑懦貪苟且之輩自造
物視之亦以為草木鳥獸而無所省記若夫奇偉卓犖之
士其出也決不偶然則雖困苦之摧敗之而所以宛轉成
就之者必有以炳耀於終始今於君之歿既不使張皇馳
驟以發抒其所為又不使優游沉湎以追逐其所志遺文
未著於時休聲未流於世徒悵悵於無窮卒坎壈而長逝
天之生斯人也而靳之如此何其自相乖刺而幾不知所
以為計也嗚呼君之事業文章既不克顯其什一區區淺
見薄識好議論短長者必且掇拾其得失惟余數人習君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七 六

死生之異而未知所以為不朽之託者其果在斯文也耶
哀再見之無時共長號而永送奠單盃以陳辭直腸絕於
一慟嗚呼哀哉尚饗

祭郭烈女文

嗚呼忠臣義士貞婦烈女之重於天下也久矣蓋宇宙正
大之氣常有所留以維持古今之終始天地之所以不至
覆墜人類之所以不至泯滅者有此也若烈女之自立者
不其偉哉方笄總而許字初結言於佩褰以標梅之未堅
曾未獲於同行乃夫君之無祿遽中道而逢殃嗟兩髦之
我儀恒惻惻而神傷欲奔走以弔哭有廉恥之大防心悵
悵其不已屢涕泣於空房悵音容之未識悲前路之茫茫
維歲月之遷流誼不可乎再更持帨巾而太息知壽命之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七

七

弗長託哀經於素紛每矯飾而深藏念二人之我憐恐此
意之或彰卒慷慨而一決竟之死以自明此其精誠之志
壯烈之節可以貫白日而凜秋霜屬一世之頑懦植萬古
之綱常彼夫熙熙攘攘摩肩疊跡者其誰不死而烈女之
死也歷千載其有耿光嗚呼女子之貞操多見於書傳之
所記或以禮自持全節於從容之時或以義自裁致身於
危難之際而烈女之所處皆於此其有異即從父母之命
而諧媒妁之言亦先王之所許而君子之所無以議乃赴
死其如歸從夫君於下地蓋不肯少有假借以自緣飾其
所為而期以必遂其志至於用意深隱哀痛幽墨終不自
言而千秋萬歲之名亦其所不屑計此固近古以來所莫
得而儼也嗚呼吾邑自秦漢以後唯臧陳之是仰乃寥寥

其及茲若偏絃其獨慨義風之已邈後生小子眇不知其所向而百餘年來貞婦烈女如戚如戴如涂如朱累累其相望也而烈女之所就為尤尚矣方將尊之俎豆建之綽楔發揚光大以傳視夫蒙面易心犬豕狐兔之流使之慙然汗出自悔其前而感激奮厲而興起者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淮海之間有義風焉則烈女之有裨於教化非獨為閭閻之賢也嗚呼烈女已矣抑亦可以無憾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安溪李相國文

代遂寧張公作

嗚呼天純佑命維嶽降神是生賢輔蔚為宗臣重熙累洽世隆隆平公於此時實秉國均在帝左右密勿經綸綜括宇宙綿絡古今弛張翕闔斟酌運旋霖雨舟楫記功明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七

八

禮受命萬弼施及無垠我聞在昔伊陟巫咸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漢則內魏宋則范韓寥寥異代公也其倫政在養民厥惟知人股肱耳目爰闢四門奔走承事剔藪搜原棟梁榱桷小大具營收拾遺逸加以磨研一士未顯寢不獲安如疾在體為之嘔呻水有溟渤山有昆侖眾所慕仰異響並臻抽擢其尤冠於倫群魁壘耆艾道則益尊屏黜得華完我開閣旁招俊入國有典刑江河之坊風俗以淳公之體道不以自名有的其緒系於洛閩蒼苔同異軌輟咸遵不隘其塗用集厥成搜擇融液惟醇乎醇經學之興盛於宋元考亭以後原遠末分筌蹄繁互相糾紛流派瀾漫度致沈湎公為蒼翠折衷羣言釋諸疑滯合於大中曲暢交通兼總餘貫為歷邇之千百年前至於今日秘蘊以

宣 帝學之奧天縱聖明公惟承學謹載所聞微辭隱義

于 帝其訓期無失墜演繹發揮摹畫典誥綴述皇墳尹朱望散見知之傳公於斯文一鏃緝章渾渾噩噩接於周秦探厥元本統壹聖真芒寒色正五星麗天時俗之衰委轡橫奔公力挽之一髮千鈞其書滿家為學者宗公之篋仕誼不營躬堅操厲底無纖埃塵叨逢 帝眷寵渥逾新明良相遭千載之運敷歷內外古大臣風在史氏記不可殫論余所譏次聊舉其凡公之晚節請老邱園寬閒之野寂寞之濱躋攀上下優游林泉有志未遂而以死勤夙夜匪懈公何憾焉嗚呼某等與公古義是敦自附諸籍垂五十年出入遠近有如一身繫惟某等獨知公心當公初載時事紛紜莫能自固隕於深淵余則料公必無羈紲松栢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七

九

之節著於歲寒厥有成績余言果信浸尋日月年除歲遷遂獲同朝恭侍 紫宸閣部之職如車兩輪共協以濟左右後先賴公之力庶免過愆公其去我而不少延開緒小錄今幾人存追數往事邈若風煙又去其一能無悲辛公之存日不名公功公其歿矣咸望公還匪我之私其後當然公之既歿哀榮始終 寵錫稠疊辦護頻繁紀德敘行著於誌銘余言莫極僅述哀情公其知乎受此誄文嗚呼哀哉尚饗

祭勇署將軍文

代

嗚呼余觀自古奇偉豪傑之士為國家捍大難立大功者未嘗不為之咨嗟而太息況乎當世之所倚庇生平之所嚮慕而一口忽焉以歿其盡傷悲悼之情又何可極惟公

雄毅之材傑魁之畧風雲變化龍蛇蟠屈非尋常之所測識而其忠義果敢之氣至老而不衰雖庸夫小子皆有以信其終身之大節方寧夏之煽亂奉簡書而疾入定禍難於毫釐呼吸之間蹈春冰履虎尾聞其事者且莫不惴惴而縮慄及其從軍西指猛氣奮發料逆孽之可以一戰而擒而憤諸師之畏懦恒怯盡無意於報國於是慨然率先義聲獨唱聖明之所嘉許同僚之所嫉忌猥當一路之任而僅予以疲散飢羸五千之卒直欲借名於攻戰假手於豺虎苟以快其忿憾妬媚之私而無所復恤乃公能以弱摧強以少克眾定漢南如反掌取成都如拾芥不意烈火之燎枯蓬飄風之捲落葉固已顛覆巢居剖破窟宅披腹裂股捷腦屠腸而承其餘威者乃得以略取夫毛髮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七

十

爪指而自誇為不世之業迨師乘不和勝負反復獨以其一身枝柱於傾側擾攘之中城已危而復固軍已敗而復全其夷凶靖亂之功尤非短材所可及而西川剋定直抵滇池其時環寇之師十萬縹緲城之期九月咸視之如毒蛇猛獸之不可嚮邇而飽食優游不復計其何策以剪滅公乃相觀形勢籌度機宜聚米畫沙無不周悉顧轉以戾夫蹙縮退避者之心而排沮抑遏不使其鋒頡之或出卒之豺牙密屬虺毒潛吹始授公以偏攻之任委公以自効之力遂乃闢生死於六中決安危於幕上艾夷而寺席捲二橋大破其藩籬盡刈其手足由是醜徒震驚瓦解魚爛龜渠授首降旗衣豎曾不踰時而掃刮七八年來狂狡抗拒之逋賊蓋嘗考其始末公則耕之耘之炊之餼之迨乎啟視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七

十一

再祭勇畧將軍文代

嗚呼天柱摧頽地維圯震星拆中台山移左鎮滇池之水魚飛缺環之灰月暈穀城一去枕留黃石之書斜谷無歸沙擁武鄉之陣遙遙四極魂兮誰招渺渺九閭天乎莫問敬陳哀誄之辭少佇雲旗之聽惟公特稟英靈獨鍾奇偉略觀大意恥為章句之儒自喜全材常挾風雲之志當勁羽之方奮值洪波之驟起典客見奇於滕公護軍素稱於魏子屢膺偏校之師輒摩虎兕之靈寡旗奪幟辟易千人躍馬橫戈馳驅萬里指山川於掌上不必山之袖中投鯨鯢於行間何須叩之囊底是以聖主獎其才能嘉其忠義築上將之壇授元戎之寄載蘭書而疾馳出國門而展習高牙建纛宇斷泉鳴列障傳烽燧驚鶴唳而公則談笑

無違神明不異厲有進無退之心出萬死一生之計射殘
黎於下里鼓角清閑賊克渠於轅門日星炳耀尚稍遲於
俄頃抑已逞其狂飈雖萬夫而莫攻豈一戰之可殲張公
之平蜀郡孰為其難李令之定涇州未之或迷既而西師之
休師向秦關而振武魏縣宿野霜寒萬里之烟氣連群
苦卧千夫之羽咸欲前而不前且可取而不取公乃獨抗
義聲密疏當守入蜀之策不問張儀平吳之謀只同年結
奉成謀以先驅遂與眾而齟齬寇獨當乎一隅師不遇乎
十旅裂眦持髮置彈前行東馬懸車誰為後距部曲有真
發之呼偏裨無丁士之與隆高昂於橋下或伏其機沉吳
於水中孰予云顧公則義不求全急寧呼助氣吞鉅鹿
之沙威振長平之瓦箭必麗於六屨劍已摧夫九虎遂平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七 上

實其條勇奇其長畧人皆唯唯我乃誇誇操六以揮戈植
門而振鐸錫之以火魚沸於湯震之以雷燕離於暮彼技
彈而力窮直神沮而氣索互相蹂躪自為獲縛降幡夜豎
三軍歌兮爭獻捷而論功孰不愧而不作嗚呼公秉是丹
心至於白首摧鋒陷陣公則居先策勲行賞公乃居後未
有推揚之疏屢落姜菲之口據鞍之年七十意欲何求投
朽之疑三人事莫須有幸賴 聖慈之明得免網羅之咎
且慰諭之愈勤更褒嘉之獨厚休息林泉之閒優游耄耋
之壽才與賈翁相後先功與郭襲為左右將論行而易名
垂青史以不朽某為羅託誼松柏貽芳一承凶而驚悼忽
流淚而浪浪誦椒蘭之賦冰龍蛇之章公實獨勝乎古人
而亦何恨乎九京顧儀型之既邈僅寤寐之難忘念斯人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七 上

之不可見為之愴悵而傍徨奠單杯以太息冀一酌乎椒
漿庶來格而來歆或存上而在旁嗚呼哀哉尚饗

祭漢章二母舅文 代

嗚呼自古溫良醇粹之士其淳德懿行有以維持世之元
氣使不至於淪散泯滅而是人亦往往為造物之所獨厚
蓋倣詭異常者或少近於刻礲行則高名則盛而輒逢其
多疚此不可以為天之不平而實推本於其所自具至於
忠厚退讓仁人長者之流固羣生之所賴以常存而福祉
之集於其躬者不啻如水之趨而輻之轉覽往昔其若茲
歷千載而不謬乃今於君之歿而竊痛其不可以究也惟
君少而穎異為文章卓絕倫等闡緯大關闡濂洛步趨於
歐蘇曾王超然不為世俗之所囿而其行事忠厚退讓溫

溫乎仁人長者若陳仲弓王彥方之於今而再遇其父姊
孝侍兄弟友接姻戚任以恤與朋友信以孚其他所遇賢
愚險險什伯千萬之不齊皆歡忻和洽而一無所忌諱即
或戈戟盈前羽檄狎至以先妄而召災匪自我而致寇猶
循焉愉愉焉未嘗以少經於憂而委蛇從順不肯為蚌鷸
之爭與鸞鵠之鬪惟渾渾之寸田常勤勤其自稱類大璞
之不雕曾何假夫刻鏤赫胥大庭之遺民坐春風而飲重
酌彼鄉里之奇萊咸聞風而縮首遭俞跗與扁鵲施石
與鍼灸去間脉之幽谷獲光耀於清晝則所以維持乎風
俗人心者若是乎其德之盛而功之茂也嗚呼以君之文
與君之行宜其騰蹇萬里激昂青雲示之天下以為準式
庶幾其大有所補救而困厄之摧折之至於白首僅乃一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七

西

遇卒以諸生老而不克以底於成就譬豐山之九鐘終不
及夫清風之候常寂寞而無聲竟懷響而不一扣思夫國
家之設爵位所以砥世磨鈍而如斯人而不獲試亦何用
夫蠶蠶之印若若之綬且嘗縱觀於消息盈虛之故生殺
減益之由孰有積而不得施孰有善而不獲祐乃君之不
幸而適逢其賢賢也或謂善之積者其善長報之遲者其
報速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君之二子英異茂特文與
行皆世其家他日奮起於時顯揚光大君之志必有以伸
君之報必有以副然而追錫之寵策贈之榮姑以慰人子
之心而茫茫九原耳何所聞目何所親徒想像於杳冥恍
惚之中而仰瞻樓櫓俯察几筵并惡知大果有以饗其味
而飲其美也夫使果有得於後以為報而蒼蒼者天挾威

福靈爽之柄其遲速之閒胡不少有所轉移令其親見之
而顧不以及於其身俾仁人孝子之情徒冤酷而莫告且
紘紘者流不盡觀其反復熟爛以究夫天定勝人之所極
而致疑於善惡吉凶之茫不可考此余所為反覆太息而
不能不以為造物之咎也嗚呼君家自上世以來積德累
行至於練江曲江西公而益大至於今蓋猶食先人之澤
而遺風餘烈亦往往非其舊矣賴君之存有如岫嶠之碑
岐陽之鼓猶得以尋倉之鳥跡史之篆籀而昊天不弔欲
我善人使夫縣縣延延引千鈞於一髮者蕩乎將無所附
此非徒死生存亡之感而不勝典刑廢墜之憂則夫顯晦
得失之際其聚言之而尚不足以較也嗟斯人之不作惟
中心其若抽聊執筆以陳辭涕浩浩其決淵言有窮而情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七

五

不可終僅述一而萬漏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綬田塋文

嗚呼以子之少也彪炳其事業可以追步乎韓范之蹤馳
騁其文章可以仰窺乎曾蘇之指胡昊天天之不弔而使子
遽至於此余反復思之子不應天死年及壯歲甫登名於
一第不可謂太蚤今科南闈榜發子與尊公同捷聞於四
城人人稱喜謂令會祖銓部公厚澤之貽累是有天道顧
由春逢秋屢數月耳又奚為乎其顛倒吉凶倏忽誰實尸
之而報施之草草嗚呼昔余舟過孟城子來謁余於河干
意氣甚偉溫恭爾顏余蓋喜得佳婿故以女歸焉而六年
之中時時往還閒隔不見音問回環每矯首而高瞻期遠
大以是攀地雖隔於百里不啻晨夕之聚懼何降年之不

永而頓使余怛怛乎其難以少安也今年一月余自二十里外歸奔先慈之喪子來視余留十餘日於苦次慰問傍徨而未幾告歸料理行裝趣道以北上值暑氣之方狂僅倚舟以半日遂拜別遠行嗚呼誰謂繼此而不可復見乎傷哉子素無恙且耐習勞苦舟行較安穩况同儕有弱軀者而子一病不復愈所謂強者不可保誠有如韓昌黎所云者豈非其數也歟子自離淮後余久怪音書之遲遲吾弟補官比都門曾視子於旅邸比迂道過臨漳而子之凶問不歸來為余嘆息余驚聞而隔涕丁之家人旋馳以報余而訃音已達里第矣每臨風以灑涕不知其死之故昨者子之价來泣道其患病者沿路蓋當其離淮時已鬱鬱有疾意嗚呼誠知其如此則當日不揚帆而去也子實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七

六

志以致應含恨於九原而西孤尚幼嗣祖父母雙殞在堂嗣父懸棺未窆後來者茫茫安所托耶余既老且病方望輔於子而子反貽我以無窮之憂煎輿言及此可勝慘咽余以草土餘生豈能執筆為文詞而縷縷道其中情者不自禁其言之齷沓也酒肴是列用弔亡魂號咷千迴聞乎不聞嗚呼哀哉尚饗

祭二女文

嗚呼汝生六月汝母見背賴有乳者育於外家余未嘗一日得撫視汝也比長與汝姊相依克自成立凡針黹之事皆不學而能盥洗澣濯多躬親之余時困甚衣食屢給其後奔走四方於家皆不暇顧迨汝姊嫁汝乳乳依於祖母而祖母又病汝臥起侍養不少離余往安慶汝嫁有期人

能携汝以往溯別時汝悲哭不可止余亦悲甚然竟不能以顧也比嫁又以繼嗣故往來無寧居汝性高不能甚下人而接物則以和手中無一錢而奉事尊長與親戚往來歲時饋問必如禮其勤苦自持有人所不能堪者而汝自安之晨夕針黹不會去手隆冬祁暑無所間余於諸兒女往往多所訓誡故諸兒女皆嚴憚余然間或為余言唯汝從未嘗以一言告於余余性疎亦未嘗少為之經理亦謂汝年方少而壻能文章識道理將來必食其福又外孫有異質嘗撫之而謂汝曰是兒必大汝門但余不及見也嗚呼孰謂汝乃不及見耶余多病不嘗出閨一過汝汝必大喜延余坐蓄餅餌以待余余迫於事不移時輒去察其意若有所欲言而竟不一言也余以貧故兩妹兩女資裝皆不備意常有所冀可以少償其志及以病歸里無所冀矣而時時念之不能忘也嗚呼孰謂汝遽去余而歿乎汝九月間來歸日未晡即辭余去余方訝其早歸不意從此遂為永訣也七月汝姊歸汝與姊相持而泣慟甚余謂為姊而慟不意乃自為慟也五月余生辰一切辭絕汝猶私具履襪以致一月前又為餅餌而盤遺余余謂汝方甚乏胡更具此今尚存筐篋中也嗚呼尚忍言哉今歲夏汝病適值壻病大外孫病汝勉強支持不復能自顧會外孫女病卒家中僕婦又病卒諸事齟齬幾不能自振根本摧折蓋由於此生二外孫意頗喜不一兩日病汝憂之甚幾不欲生迨二外孫愈而汝病矣初病時即為余言若病不可治無為服藥蓋拳拳為壻計為外孫計而不復顧其身之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七

七

死也余治病往往有小效汝初無大證而卒以不痊唯自
咎悔以未嘗竭力救汝為恨余年已六十老病幽憂死亡
無日退之有言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
不悲者無窮期矣嗚呼痛哉人生百年若朝暮耳汝母之
亡僅二十歲汝二十八歲更二三十年不過瞬息間長短
又何足較獨汝齟齬不合抑鬱以終終其身未嘗有居家
一日之樂而不及見壻與外孫之將來有所成就為絕可
痛也計汝拳拳之意九原之下痛念兩外孫不知如何今
唯與汝塔撫汝兩子以少慰汝而亦不知余之能有以待
也自汝之歿已經再旬余時刻未嘗以忘居閒處獨不自
知涕泗之橫落蓋有傷心者而言止於此悲而不能以文
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尚饗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七

六

祭次媳朱氏文

嗚呼汝其竟死也耶吾固斷不料汝之死也而竟死也耶
自汝為吾家婦二十年辛勤勞瘁以成立其家而竟不享
其報以死也耶吾二兒困躓久汝望之日日以甚今幸得
之矣而於旬日之間遽至大故而竟不少付也耶嗚呼悲
矣不忍言矣吾與汝父最為交好故以二兒壻汝家汝之
歸也非有匱匱厚資而節衣縮食浸漸積累遂稍有贏餘
吾素貧困屋室褊狹汝與二兒議請自別居吾無絲毫予
汝汝未嘗取一著以出也而亦從未嘗有一言及之其屬
志自立如此平居無紛華之好熾麗之飾剪裁縫紉不去
於手姻戚往來往往謝弗與惟以治家為急務歷二十年
未有一刻自暇逸也近世婦女喜燕遊多踵故習故家大

族時有漸染汝獨確然守其舊不少變經紀內外條畫井
井米鹽凌雜筐筥細碎無不得宜御下嚴而有恩婢僕無
敢違教令者子女眾多撫育教誨皆有法度不學古人而
暗與之合汝父歿哭泣悲哀如居三年喪汝母老矣汝兄
僅一人所居甚過朝夕依依不暫離同於在室時與姻戚
不為世俗往來而恩誼周旋每加厚焉無少缺蓋汝之賢
且材如此余所述有不能盡也昔歸熙甫稱谷風之詩曰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亡龜勉
求之至於昔蓄御冬事甚微細而亦豐豐言之不厭千載
而下可以想見為人婦者之心也吾嘗誦其辭而悲之汝
之持家以勤以儉辛勤勞瘁有過於詩人之所云者而中
道以亡又如所稱操舟渡江舟中之人倖已登岸而操舟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七

七

者歿焉其能無大痛也耶汝之事吾及汝姑克盡孝道雖
居在外而鹽饋如禮歲時祭祀必親來家中吾以先考早
歿先妣在日未嘗有甘旨之養於生辰輒閉門不見客比
年以來汝乃率先諸婦為治酒肴召諸甥壻為宴會吾力
却之不可止吾窮於世久矣每歲時聚集諸兒諸兒婦諸
孫孫女濟濟拜跪一堂亦顧而樂之惟以第二女不見為
戚戚今又少汝一人非特第二女比也欲如昔日之樂幾
未可得矣其能無大痛也耶吾向在京師二兒隨侍幾及
一載而未嘗有內顧之憂者以汝在也二兒應試或及一
兩月而吾未一往視諸孫亦以汝在也今二兒將奔走四
方與寧居吾老且病居又隔遠諸孫羣然無所依倚幾
不知所以為計其能無大痛也耶汝素強無疾病近年以

生育頻多胎產前後往往有小疾輒藥之而愈公亦不
疾也而竭其力以治之卒不可救吾亦自恨其術之不精
以致汝於死也其悔之矣然徧延諸醫亦無有能言汝之
病症者按古方書以施治率皆不驗豈果病之不可治耶
吾不知所歸咎而祇以自咎也汝病後精明不亂劇時荷
自起坐整衣裳從無呻吟聲至卒前一日方自謂不治然
亦無一談語汝母既老而諸子女幼小度其意中戀戀亦
何所不至而不肯一言其有所深痛而不忍言也嗚呼其
可悲也已吾家自吾祖母劉太宜人吾母劉太孺人皆以
任如之德克享高年而伯母喬太孺人叔母張太宜人德
與相配皆不及中壽最後姪婦程氏亦以賢稱而早歿今
汝之材且賢可以繼太宜人太孺人之後而與程姪婦相
伯仲亦相繼而歿此吾家之不幸非特失閨門之助也吾
今既老且病倘尚可延歲月當次補家乘排續吾祖母吾
母及諸母行事而附汝於其後以為將來子婦準式二兒
年方壯或者可有為於世暨於光顯以慰汝之靈而諸孫
皆稟汝教訓庶幾能自樹立歐陽公云惟為善者有後而
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其足以慰汝也耶其不足以慰汝
也耶嗚呼悲矣不忍言矣嗚呼哀哉尚饗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七

壬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七終

男箴謹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八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行狀

翰林院脩撰叔父棧邨王公行狀

本貫揚州府寶應縣曹村鄉貳畝

高祖春湖公諱乾妣謝孺人湑孺人李孺人

曾祖小湖公諱嚴妣徐孺人

祖柱崗公諱有容恩貢生江西泰和縣知縣妣杜孺人

季孺人

父厚庵公諱凝昂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妣劉孺人

公諱式丹字方若樓邨其別號也先世自蘇州遷寶應居

白田世守農業後徙城中春湖公以篤行稱壽百歲小湖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八

一

公少稔家政以材能起其家所增廬田廬什伯於舊皆與
兩叔父共之年未五十卒囊中有七百金秘留以備荒歎
人無知者臨卒前數日盡出以歸於公無分毫私焉柱崗
公始治進士業有名令泰和時年八十餘矣謹廉多惠愛
所經畫皆為久遠利泰和民誼思之至今厚庵公博學善
屬文九試不遇人咸惜之自春湖公累世以厚德相承至
柱崗公厚庵公恢大之益加厚焉又以文學有盛名而俱
以明經老不大糴於時論者謂王氏之後必昌大云厚庵
公生四子公其季也生有異質穎悟絕出倫等厚庵公奇
愛之曰是必大吾門同邑孝廉張公拙存以博雅稱有知
人鑒一見公即曰此國器也以女許字焉九歲能文章十
餘歲應童子試即冠其軍其後邑令淄川孫公至淄川公

名進士為六有師法縣試得公卷大驚異以為非常人既拔第一謂公曰子當有入於世區區第一不足瀾子也子受知於督學渝東簡公補附學生頃之補廩膳生歷受知於督學虞公邵公德州田公率前列不至第五以下厚庵公自少奇愛公至是屬望愈至而子乙卯戊午皆不遇辛酉厚庵公憂丙寅吉水李公視學江南歲試第一試詩賦古文詞又第一貢入太學公歷試幾二十年試卷出人相傳誦以熟故無不知公者而以不識面為恨丁卯始入都時貢法初行四方豪雋奇偉之士皆集輦下聞公名久爭願交公而公退然其閒無自矜炫意及與公上下其議論莫不俯首嘆服自是傑然為海內名流之冠而聲望愈重矣是歲試順天又不遇即以侍養歸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八

二

辛未丁劉太孺人憂癸酉再入都大司成孫公澄陽張公試輒第一名震太學而新城王公德州田公尤以詩相引重一時宿負詩名號稱巨子者無不推服公出其下乙亥又以營葬歸自庚午丙子已卯皆以病不與試至壬午公年五十有八矣固已淡然於世而顧念厚庵公屬望之意尚有不釋者比至江寧病猶未盡愈臨期意欲不入裝已就復罷者三四既而慨然曰吾自庚午以來不與試者十二年矣今入而不能終其事即出焉可也吾不可以不入乃入就試次早神思灑然握筆直書七藝文不加點夜漏下三刻已完卷而出公自壬申後多肆力於詩於制舉藝久濶不講經彙絕無所記憶至是為同輩誦其文莫不驚嘆以為奇二三場精神益振文益工公亦自存以

為必得當也榜發中式第六名時主考陳公黃公同考觀城張公得公卷俱極嘆賞已定第一矣會同考有爭元者陳公與張公皆山東人引嫌不欲爭而元卷又同經故置第六其後陳公每言及此以為致可繼沂公之後矣未嘗不嘆恨也癸未舉禮部第一總裁孝感熊公澤州陳公石門吳公海寧許公同考新興管公閱公三場卷咸謂此必宿學鉅儒能討論古今潤色鴻業可以備館閣侍從之選非屢以章句自名者及拆號得公名莫不自以為能知人能得士也是時聖祖仁皇帝南巡江浙會試錄至問會元何如人巡撫商邱宋公對曰此江南老名士天下久屈此人臣敢以為得人賀平湖高公侍側亦奏曰臣嘗見其詩此今日第一流人可以不愧聖祖大喜及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八

三

歸殿試諸進士舊例讀卷官以十卷進呈公卷在第五傳臚前一日聖祖自暢春苑歸閱第一卷第二卷畢問曰會元卷在何名次澤州陳公對曰在第五聖祖問何以知之對曰放榜後臣曾見其所錄文字故識其筆跡聖祖取第五卷閱之大加獎許問曰何以不第一掌院納蘭揆公對曰以字少小故在後聖祖曰文字絕好字亦去得命尚書華亭王公讀卷王公且讀且贊海寧許公又奏臣督學江南時久知其名今日諸人皆所不及聖祖命拆號果公卷又問曰此卷作狀頭天下人服否皆對曰無有不服者即命相國京江張公於御案側書卷面第一甲第一名傳臚之日召至暢春苑御試西苑觀刈麥七言律一首賦得潤物細無聲五言律一首命大書以

遷 聖祖覽之稱善旋授翰林院脩撰舊例一甲即授職
仍同庶吉士教習館考試 特諭王其文學素有名可免
試公以草茅諸生遭遇 聖主拔之下第冠多士首數蒙
天語褒嘉備至恩榮之甚未有倫比捐糜頂踵無以報
稱謹敘次本末貽之家塾傳示子孫永永無極口由六月
奉 命纂脩皇輿圖表脩書例用翰林而教習館不
聖祖特命公與焉書成稱 旨是年冬十二月 武英
殿置局纂脩佩文韻府 聖祖命 孫公愷士總其事
而以公及盧公軒副之公時適病未能入孫公奏以公
子懋訥代入 聖祖許焉明年春病少愈即入 殿中
脩而未有以奏聞者 聖祖不知也五月差各省主考官
公隨例引見 聖祖見公貌不甚瘠而久不入 武英殿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八 四

已意廷臣多嫉之事下法司擬大辟會 聖祖自南巡歸
廉知其事 聖祖素重陳公得召見陳公具言科臣挾私
陷害以公手書為證 聖祖頷之 命內大臣覆審公具
言手書始末詔與陳公合於是陳公得免罪三人者皆罷
職湯公與同席并奪俸六月公亦僅奪俸一年是時 聖
祖未有怒公意而廷臣不悅者滋眾矣及是無有為公伸
理者由此沉滯累年至壬辰卒以罷歸初公雖見疏不用
而 聖祖以其文學重之自丙戌散館後 命分脩一統
志朱子全書淵鑒齋類函及分校廿一史諸書公援据史
博考核精密一字一句必詳必慎凡進呈文字手自鈔錄
筆畫端楷不肯一毫苟且以文其塞責至其他分校詩書
五經皆掌院學士分詣同官而不盡以名聞其缺殘舛訛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八 五

屋邦上題曰鴻柯草堂囊囊蕭然以吟詠自適不以有無繫念會同年趙某以科場事繫郡獄自縊死有以蜚語上聞者聖祖命撫軍清查其事撫軍素畏謹必欲排根株以實其獄於是下吏承迎轉相誣染創為十未可信之說而金史史者并以及於公公以同年傳一入視他無所與其後又誣公有名帖餽銀之事蓋是案所連及皆強有力者而獨公為孤注問官多所指取遂欲藉公以蔽斯獄相與構造流言風影附會於十未可信之外別為裝綴公相誣害撫軍竟有偏主徇復莫定遂於奏奏遲延疏內附及公及某名疏至舉朝大駭賴聖祖仁明鑒置不問僅以遲延下部察議刑部尚書韓城張公以此案體究逾年所連逮死者甚眾而獄辭游移卒無成招今又以遲延展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八

六

限是終無定案之期而連逮者無已准例駁回連令完結中朝士大夫亦多有為言者於是獄乃少緩而聖祖深知此獄之冤且濫於次年正月特詔一切宥釋聖恩浩蕩閭閻歡呼公有感恩詩二章蓋紀實也當獄急時家兩僕皆刑訊老僕竟以是死風馳霆擊有剝牀及膚之漸公安坐隱几不為動少閒與友朋賦詩相酬答自若也然以高年經歲旅居寓舍偏側重以迫窘寒暑燥濕起居不時而公亦自是憊矣惟公以疾病餘年蹉跎晚暮膺殊寵擢高科窮鄉下邑無不傳道其姓字以相誇耀至於末路橫罹羅織幾陷不測朝野上下莫不為公感憤嘆惋而卒未有誦言其事者獨賴聖明照察曲賜保全其始終非常之遇如此生華枯羨育肌朽骨隆天重地之恩不

知何以仰報世世子孫所宜感戴不忘者也公舊有眩暈痰疾吳門歸後未半載痰大作時弟懋訥在青縣乃庀俸別為公僦屋里中兄懋謀亦病率姪篋輿竭力營辦至丁酉冬始克奉公以歸歸時飲食言笑尚如平日逾歲病日以劇戊戌秋八月遂卒論者謂公少承忠厚之傳立心行事平易正直不曉世俗棧械仕後屢經憂患旁觀皆為懼必公不能自免而公晏然聽之卒以無事暮年優游於受榮養則為善之報亦有不可誣者矣公天性淳厚篤於孝友厚庵公劉太孺人晚得公愛之甚公左右承順視無形聽無聲不敢少自暇逸朝夕侍側融融怡怡從無疾言遽色厚庵公督課嚴公稟承家學奮自策厲天資英挺不甚假講誦而勤苦不少輟晚年遭遇以厚庵公劉太孺人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八

七

不及見為大憾往往嘆息悲傷至於泣下與諸兄相友愛委曲協和數十年無閒言山立公早卒遺孤幼弱且多疾公拊育備至同居凡十餘年公性疎於家事無所嘗省至於奉嫂字孤勤勤懇懇不以一日怠也遇族黨皆有恩誼雖在疎遠亦未嘗有所遺忽自京師歸上冢族中咸集其於尊長皆執子弟禮時天方暑或勸其少節者公慍曰吾豈以老故自佚耶諸尊長不相見久所宜盡禮吾尚可自強汝言非所以愛吾也公意不欲以爵位自尊大而并不肯明言其恭遜如此公曠朗軒闢不設城府與人交輸馮心腹一無隱匿而亦不為翕翕熱與遊者久而益親喜文字飲善談論酒後歌呼徵引古今以策事相角逐而不以所長蓋人故語言相侵亦從未之有昔人所稱雖賢愚忌

險什伯千萬之不同而未嘗有怨嫌者公之謂矣公固無忤於世而少負名聲謂科第可立致中歲困蹟久庸夫豎子間出而侮易之其外事牽引甚有以橫逆加者公默然受之略不以介意及貴後遇其人如平時或諗公曰某某皆得非公者公笑曰曾有是耶吾已忘之矣不獨不以出諸口亦并不以存諸心也襟度坦夷不為畛域間里間無富貴賤貧待之如一寬和樂易人人皆盡其歡凡士大夫謙卑巽順不以名位驕人亦往往有之然皆不免矜持以博名譽其有不經意肆然自放矣惟公體性自然不由強勉校其前後未嘗有毫髮異同也公雖居窮約而憂時憫俗常有利濟及物之思得第後俸薄不足以自給而鄉里有以窮困來京師者館之於家終歲不厭其或病卒即舍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八

八

者每倡率捐助為之經紀營辦俾得旋里揚郡民有轉徙至京凡七八口行乞於市公知之即為醵金以資其歸其忠厚惻怛之意出於至誠非有所為而自不能已也公澹於進取於世俗罕所交接丁卯以七月入都十月即歸時有操文章之柄權勢傾天下士爭趨其門公頗不一往故公名出諸同輩上而獨以罷歸於前再入都新城王公方以風雅主盟壇坫四方奔走如玉帛賁貢之會無敢後者公至都踰歲不一至其門後殷君彥來以公豐臺芍藥十二詩呈新城公新城公嗟賞不置囑彥來致公意公始往謁謝焉間於座中分賦長篇短什驚采絕豔震耀一時諸公多為題品以增聲價而公顧落落也吉水李公德州田公皆以試事受知揔裁熊公陳公吳公許公位九列登

三事公以白首門生從容几席講論經義閒以酬詠亦未嘗屑屑往來門下也世俗浮薄競成風尚宇鬼瑣之流爭奇間提說秘萬狀其有桀驁自高大者亦陰有附麗以為根柢而外為囁異以相排迕公居其閒澹然而已仕路偃蹇浮沉上下一切任之纂緝之暇時與梅餘德尹西查公漁璜周公滄州陳公堅同郡官君恕堂繆君湘芷郭君子宮相唱和若一無所與者嘗自武英殿歸孫公愷士目送之曰此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可謂深知公者矣公博覽強記於書無所不讀自六藝九流百家史氏之籍漢唐以來名人學士之集錄以及兵權歷法星官藥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浮圖老子之說靡不鈔纂其奇辭奧指微文碎義為之剔抉其節目通貫其脈絡至於蘭編散脫流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八

九

傳缺誤詞意結轉字句澁棘人所不能解者公一見而了然於心不由師傳自然冥悟箋釋條疏各有本末儒宗文師皆自以為不及後生晚學咸來取正析疑解難旁羅曲穿反復發明故凡有問於公者如挹水於海取火於燧淵淵乎炳炳乎不可以窮也少攻制舉業不顯顯以帖括名當風氣柔靡之時而稜稜有以自異雄鷲環瑋體氣奇逸其於試也摧鋒陷陣所向無前丁卯後不事鉛槧而格律一變清真勁健鏗鏘古人而變化出之尤為高絕至於鄉會兩閑流於既溢英華自發縱橫馳騁不主故常有不可以筆墨踴躍論者矣所作古文詞不為摹仿而自有清韻雲行水流初無定質近世以文章自名者未能過也四六語尤工字擲句比曲當絕墨而氣質渾渾無刀尺痕迹至

其藻思絕合葩采橫流徐庾王楊遺風未墜其所作最夥而不自收拾故無存者公於文章無所不可而尤長於詩初受詩法於拙存張公公詩奇崛多不經人道語故公少作絕無世俗語言意思壬戌癸亥閒湯公西嶧來邑中一見與公深交相與劇切討論究歷代之體製率百氏之精華十名萬狀彙而有之沈浸濃郁自成一家蓋奔軼絕塵而不可以追矣自李杜而下高岑王孟韓柳元白錢劉溫李以及宋之蘇黃范陸元之遺山道園莫不具有其體而公所自得則不以形似論也嘗謂詩以吟詠情性而情性不可以人人一轍古人各以所長造於其極支分派別其源流則一或者乃以一偏之見為之限隔斯亦陋矣其論詩取材貴博寄興貴遠味欲其腴力欲其勁要不失賅比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八

十

興之音而中所得不在文字語言閒故所作宏放峻厲高華鴻朗鏗鉤炳耀如韶咸之奏鸞鳳之音雖羈窮愁苦悲傷感憤而不肯一為號寒啼飢聖吟蟬嘶之語覽者可

議自臨歛不肯表稔所作詩文未嘗自刻行以傳姚若曉嵐鄉里後輩嘗以詩稿屬其點定後在揚郡極稱唐君序皇之作以為絕倫會自輯詩集亦屬為刊制其通懷樂善不自滿假如此平生交遊甚廣而不為標揚聲譽非數名者所託故雖為後進所宗而庭宇寥寂浮華輕俊之士率不至其門其高情勝致亦可槩見於此晚年自訂其詩集曰龍竿集曰畢蘇集曰補過齋集曰忍冬齋集曰鴻柯草堂集曰梅花書屋集又有集前詩一卷所有者僅什之四五至於在揚諸作散軼尤多公歿後悔餘查公乃為敘次都為一集序而傳之查公又別加評閱為之揚其指意疏剔其眉宇所發明尤詳知公者蓋不待後世之子雲矣今藏於家公生於順治乙酉閏六月二十日卒於康熙戊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八

十

戊八月初六日年七十有四以子京縣加一級恩誥封奉直大夫娶張氏明壬午舉人拙存公之女性嚴重治家有法度以賢行稱早卒誥贈宜人繼娶張氏兵部尚書繩海公姪孫女貢監堅侯公女撫教子女皆有恩誥誥封宜人子二人懋懋戊寅拔貢生辛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懋訥己卯舉人武英殿纂脩順天宛平縣知縣改直隸青縣知縣又為浙江烏程縣知縣女一人尊邑庠生劉及歲貢士洪公襄孫七人歲貢壬辰進士武英殿纂脩歷任河南臨漳池洛陽知縣歸德衛輝知府歲貢歲貢生歲貢附例太學生歲貢太學生歲貢邵邑庠生歲貢歲貢六幼皆聰慧早卒孫女五人適湯銘喬武喬豫湯珂喬于廷會孫九人斯恬斯登斯懷斯憚斯怡斯忭斯惜嵩高繼程曾孫女五

人公與先公於兄弟中最為友愛少同學出入必偕試輒相後先先公早卒公盡傷甚以不遂其志為恨每誦李義山哭劉司戶黃詩輒為流涕悲少孤公撫愛尤篤視諸子有加焉家事錄髮以上皆詩於公公為之區畫極於周詳悲壯如癯弱善病公諄諄勸戒以保身為急其或在外手書盈紙多以為言至今尚存篋中每一發視未嘗不泣下也悲壯少從先公學後卒業於公於經史詩書無不為之講畫指示而於立身行己常反復訓誨扶持引導凡悲壯之少者有知識不至荒廢先訓者皆公力也自丙寅後公多以病不與試而悲壯與兄懋謙弟懋訥後出有名公所屬望者如一丙子鄉試悲壯病幾殆兄懋謙稟試事偕歸公則喜曰是宜爾也丁酉夏將北上辭公公已病親送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八 七

之門指所筆燈謂曰此將以與汝蓋其惓惓不忘之意如此戊戌懋壯在京師公卒不得視舍歎比及公葬懋壯往安慶又不得與執紼之役自今思之常痛於心即欲排綴行事庶幾發揚光大以傳而以事體重大不敢輕率因循荏苒忽已十餘年今者疾病幽憂死亡無日懼無以見公於地下乃強為撰述畧敘梗槩老耄遺忘多所缺漏而才力拙鈍文字荒蕪無以稱道萬一伏冀大人先生賜之筆削更為碑銘傳記以垂不朽公仕宦不遂官止六品而文章行誼於國史當次文苑儒林之列并以備異日史氏之採擇焉雍正十有三年八月朔日姪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致仕懋壯謹狀

遺書

生而頂有異香經月不散少長耳白過面相考曰當以名天下其頂有異香懋壯少時親聞之祖母劉太孺人

辛巳夏界首鎮人夜半起見火光燭天直北盡赤大驚駭徐察之則起於泥光湖中移時乃滅次日問之漁人曰此味光也近歲頻見之其見必以夜半故人不知之耳事與孫華老舅社珠光相類又壬午閏中八日晡時有五色雲見於西北見者以為人文之瑞公實應其祥焉

公少與先公齊名淄川孫公庚戌試童子拔公第一先公次自是擇邑中士十六人月課試之面課者一傳題者一每課第其高下先公與公迭居其首是時前輩講書相傳矩矱具在淄川公持論尤精密課試後以別紙書論題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八 七

論文事及篇幅相與切劘者甚至至今家猶存十餘紙焉意子禧弟子員公第六先公第七名次稍後淄川公頗不意仕履試錄科先公與公皆列第一淄川公聞之乃大驚為作詩二首云石鼓初鳴簾幕前芹翻榴火照華筵秋風破浪書溪上不羨機雲入洛年盛朝才士幾騰驤花萼堂生壁水傍自是二蘇能射策逢時會否說歐陽是秋淄川公為同考官論者以先公與公必得售此發榜皆不第或公作拆號非是淄川公及公師弟子之誼甚篤然以公初取無量髮私至是論者方自哂其陋也後淄川公入翰林給事中典試福建先公與公往謁於吳門猶為笑詫淄川公所賞拔邑中士如郭公子柳成公自菴張公虎臣王

公先使第去而先公與公獨留落不偶至是
謂曰子等終致大名非諸子所及也未幾先公早卒
卒大尉故世以淄川公為知人淄川公則先公堂
少英異博學為制舉業前輩諸大家無不偏覽其
文亦就其遺氣而俯就繩墨章句妥適見者決其早發
以自應童子試值歲科并合學使者曠五六歲不一至是
持制以考立率多以賄進者至壬子始補附學生公年二
十有八天自是三十年僅五試鄉闈餘皆以艱以病不與
言小試率多第一從不在第五以下惟鄉試名為少後故
顯晦遲速皆有命焉而文章有靈則不以是少掩也
公靜然自守渾渾不見圭角於世事尤濶跡自選貢法行
名人皆以標榜聲氣為事多附離以圖進取其後門戶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八 南

已亦無悔恨意
庚辰殿試會試一二名皆列一甲是科讀卷官有不悅公
者故列第五先是庚辰讀卷時 聖祖於第一甲有所指
摘欲以第四名管君昂發易之會 聖祖以事起入內孝
感熊公仍如前所定 聖祖亦不復易也至是乃 待命
京江張公面書卷蓋以此 聖祖知人之鑒所當傳示後
世而科名高下一定之數固有不可以人力與者矣 公
宿負重名又舉禮部第一人皆以狀頭相擬先臚傳一日
同年大會於衆春園坐中報至某某一甲一名二名三名
皆不及公公聞之坦然諸得報者先散去公猶終席談笑
若平時同年以是服公之量也次日至 午門內方得報
公亦不自喜得第後絕不以科名自負詩文中從無一字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八 五

及此嘗記前輩云有狀元公於衆坐中忽自起行數匝拱
手自贊曰狀元狀元時傳以為笑以公較之蓋有不可以
高下論者矣

公才思敏捷凡所作頃刻立成為制藝率不起草癸亥試
海陵時以憂不與試諸友請公文以為式每早拈二題與
諸友游行市肆間歸即書二作如夙構者衆莫不嘆服從
未嘗作賦吉水李公校士以賦命題公略取諸賦一觀即
盡諳悉所作迥出一時之上開作古文詞一洗此戶銑鏝
之習而清雅寬重有古人遺韻嘗作送鄒彥康博士之任
崇陽序謂懋竑曰此南豐舍人體也表啟諸作尤多然皆
不存稿輒為人持去遂散軼無從收拾惟曾刻會闈全卷
於二三場略可見其大槩觀鳳一羽識者不能無嘆息云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八

去

公居郡城多以詩文相酬答而於尋常士人輩罕所交接
又以重聽故不甚能檢下聞有不悅公者會撫軍儀封張
公與制府互劾在郡候 旨時制府勢張甚撫軍惴惴不
自保揚郡士人有不敢望入制府之門而陰奔趨於撫軍
者此小人行險僥倖之極思而撫軍不悟也此事解撫軍
後任遂以為此其患難者待之厚且藉之為耳目此輩出
入署中外以張威福納賄賂而內喜隙間里細碎事以効
小忠久之無可撫拾遂有以公為說者撫軍之疑實始於
此其後趙案發於程光奎吳泌兩人者皆不能執筆以資
緣倩人代試得中式榜出朝野大譁而程光奎者江淮大
賈以任俠有名凡諸疑案雖未明指光奎而實以為罪首
迨兩府會審金典史湯以及公光奎財可通神力能使鬼

王公令儀吳公元朗公選援同年也王公東發公同講也
而王公令儀吳公元朗又湯公西岷同年先是公已為言
於陳公矣至是又託湯公促為言故公即於坐上作字陳
公以公言切勉從之蓋本為三公言其後王公令儀入垣

附載之於此
癸未 殿試讀卷官元擬一名汪公紫洽一名公
三名錢公亮工公第五趙公二今第六 聖 公表
及趙公七故遂并易一名二名授職後公
趙方盛年以才名自負而公居其上頗不
感熊公以便宜事出留妻居京師公問趙可往否
非師母也可勿往公從之而趙遂自往謁且辱
焉亦感公歸妾以言於公孝感公遂以公為薄於師而趙
特厚不知適中趙之計也諸事多此類其後公亦知之往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八

七

米其疎而卒卯江南鄉試兄懋謀姪箴與適音出趙公門
故趙繫郡獄公屢欲往視而不果後乃一入視而趙即於
是日自縊幾陷大獄公蓋始終受趙之累亦其數然也
癸未弟懋誦隨公試禮部即留侍養京邸兄懋謀家居辛
卯同姪箴與中鄉試壬辰至京父子祖孫聚集一堂公為
之喜時弟懋誦以纂脩說敘投宛平令改授青縣而姪箴
與成進士公於是慨然曰吾可以老自佚矣欲以病乞歸
而不果旋罷職故公絕不以去官為意而以投老歸田為
大幸云 有一詞林南年一 矣罷官後大受或謂之
我何能為也 矣何能為也 矣何能為也 矣何能為也
外舅拙存公歿長子亦卒以少數歲族人不足者洵
有外姑移居與公相近公左右擁護畢盡其力少長

退後居又為拙存公搜遺文編次刊刻與內弟無競公尤厚善比歸無競公已前歿猶懷念之不置也

公歸僑居揚郡開來里中於縱橫園集諸後輩及家子弟為文課親為評點定其甲乙嘗曰吾本寒素諸生聲伎之奉燕遊之樂所未嘗有也惟訓誨後生子弟庶幾有所興起俾前人讀書一脉不至斷絕耳是日晚失新篆一事亦不為意而以不能常居里中為憾比後歸則公病已劇不復能舉是約矣此公之遺志未究者也

公於學問不為講解而立心制行歸於篤實與人言必告以孝弟忠信敦厚退讓凡夫矜高侈肆輕儇刻薄之語從不出諸其口居常訓兄懋謙等曰古人嘉言懿行經傳所載多矣汝輩宜勉力効之力量有大小成就有高下不必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八

文

其同若夫吾家祖父相傳忠厚之緒則萬不可失也又曰吾輩家居無力可以及人只一日閒行得幾件方便事說得幾句正經話即是見存功德矣古人言勿以善小而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此語當書紳也凡訓誨之言不可不為記而其大指不出乎此罷官後又謂兄懋謙等曰汝輩藉先人餘蔭幸列仕籍為州縣官必勉為清白火帳節首公以無負泰和公之遺教且吾受國家厚恩無以報稱是在汝輩夙夜匪懈靖共爾位以伸吾未竟之志無或因循少有曠職使吾有遺恨也厥後貽書勸勉諄諄未嘗一日忘云

自泰湖公以來舊邑永寧鄉壹畝里書以疎族為之先公初卒里書催糧等事輒以先公名為首有侵陵意公亦

遂與之絕率懋竑徙籍別鄉故今族皆籍永寧鄉而公與懋竑獨籍曹村鄉為懋竑故也從學時一藝成為喜形於色戊辰縣試文出公批其後有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之語蓋悼先公之不及見也制舉藝外於書無所不講律呂之學不傳蔡氏新書具在時人罕通其義公為之批註雙解口授懋竑使識之是冬古水李公以六律五音命題公所作微密詳明同輩無能窺其藩籬者儀禮舊苦難讀教氏集說時尚未出專以詞疏未能明了公為之翦剔芬亂摭撮綱要後以事中輟至四五篇而已至今憾焉懋竑承學為文庶乎不失師法至於解悟敏捷觸手靈通則因不能幾其萬一也懋竑少懶不多作詩閒有與友人酬和以呈公公以為詩格太癯僅取一二語而已書其上曰須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八

元

為翔蛟吐鳳之語郊寒島瘦不可為也又嘗語懋竑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詩以博取為根柢運用驅使少有材力即能為之儉狹孤陋則不可為詩矣譬如用兵糧無百萬之儲士無超石投距之勇雖使韓白將之欲以鼓行而前難矣哉昔昌黎韓公言虛殿無書不讀止用以資為詩蓋謂其用之之小然詩不如是不能工也戊寅在梁溪為懋竑改定古詩十餘首又嘗為張明府作三教堂詩公見之曰邑中無此作也丙申遊梁宋閒得詩數十首歸以呈公曰詩若是多耶然已屬淡不復能計閱矣懋竑親承指授而於詩無所深解嘗欲為公作詩集後記至今未就追述前語蓋不勝默默自愧云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八終

姪歲與歲章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九

實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記

新脩實應學記

實應學始建於宋嘉定再建於明洪武是後累有修葺至國朝又更新之以迄於今蓋七十餘年矣開亦稍為校在完缺補漏而傾圮歲久日即於散壞比年方議重新而以其費大卒莫能舉遂寧張侯甫署縣書慨然以為己任捐俸倡始鳩工庀材與教諭吳君訓導劉君主簿蔡君合邑人士之力共為之而張侯以政事之暇日親蒞焉以督其成不而月遂訖功於是棟宇崇麗門觀顯嚴堂堂餘齋序莫不峻整月青黝垚皆應圖法煥然一復其舊矣張侯將偕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九

邑人士釋菜於先聖以告成事而邑人士來請於余曰願有記余久病不能文且茲事重大刻之金石以垂久遠非徒記興作之本末已也辭弗敢諾而其請不已乃為述張侯之意以告之曰在昔虞夏商周四代之學載於經已其制蓋不可詳考而教學之法則固具於戴氏大學之書自宋以來歐陽公王荊公南豐曾舍人皆發明之而子朱子諸學記所言尤詳其於道德性命之言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說學者所以正心脩身以達於天下國家之大固無不備悉矣後之人讀而考之四代之學雖已曠絕亦不啻身遊其間而親聞其訓誨也顧論者以為今之學與古大異即自宋以來且有不盡合者以故學僅同於官署而於古者所云皆廢不復講余竊其言則不然國家

取士懸五經四子以為准式而一本於程朱之訓誨士之所講習無不自於此而經義之文固不離於五句誦讀之習然其所稱道者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及曾子子思子孟子之格言大訓而周張以後漢繹數暢微言與義亦具載於其中苟能推而明之驗之於心體之於身以達於天下國家之大則與古之學者無以或異而今特以為口耳之資譁世取寵之具至其行事往往謬戾而不合且畔越焉則非所以教者不至而士之學者循乎其名而忘乎其實也今天子廣厲學宮振興文治所以董率勸戒之者無不至四方之士亦既靡靡向風矣而窮鄉下邑猶有如前所云者則良有司整齊化導磨琢遷革之功惡可以或緩乎夫道德性命之旨語之人人有不盡解而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九

二

至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說固人人之所能知能行其出入向背較然其可據非有空虛高大澆漾不可窮之云以自遁也孟子曰道一仁與不仁而已矣又曰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苟其盡反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為而蕩焉自肆於奇袤恣睢之行吾不知所以自待何如者試於清夜之閒一自思之必有慙然汗出以慙而不能以頃刻安者矣吾邑素號淳樸其子弟多謹飭自守猶有先生長者之餘教至於近日浸非其舊聞里閭率以詐力相陵暴而高宇鬼瑣者亦雜出於其中不惟不知愧畏反矜炫焉其有一二守正循理之士且以為啞默而相詬病矣張侯丞吾邑凡二年其於人材風俗之敝當愆然憂之故其署邑事也首以興學為亟蓋將率邑之父兄以訓飭其子弟敦

孝弟存忠信守禮義屬廉恥毋榮華毋詭詐毋習錫薄之行毋競錐刀之利共約束於規矩準繩之中而無蕩軼於法度之外根本既立而以益窮夫道德性命之旨於歐陽王曾子朱子所以記學者一切確究之體驗而服行之則所講習於五經四子者不為空文而有以稱國家養士育才之制由是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必有剛明俊偉魁壘奇傑之士起而效疏附後先之用者是則張侯興學之意而非徒巍巍其宮廡崇飾其庭宇以為觀美已也張侯諱懋恭四川遂寧人為吾師相國文端公之從子貞孝先生之子家庭學問具有源流其於政知所先後如此侯丞吾邑久於邑小大諸務無不諳悉為治廉平不擾不踰月而政以成故能以其餘暇親往蒞事周而且速蓋其用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九

三

意有在於簿書期會之外者此非今之吏所能及余是以推侯之意以與邑人士共勉厲焉以無負侯之教也吳君諱資生劉君諱大成蔡君諱永春皆有功於學者當得附書雍正十有二年十有一月某日邑人王懋竑謹記

郭烈女祠堂碑記

烈女諱純姓郭氏寶應人廣東連州知州昂之孫女太學生屏之女也許字喬茂才崇道之子潤茂才郭氏婿其妻於烈女為姑蓋重姻也烈女少淑婉遵禮法姑愛之歸寧輒召之見循循執婦道謹甚姑歎曰他日事我必異於人越數載潤病卒烈女聞之號泣不食欲以死殉太學止一女覺其意傍徨幾不能生力勸阻之烈女曰是不可以為父母憂也乃強起食然自是以後屏居一室壹鬱憔悴未

嘗有喜笑之色凡瑤環瑜珥綺繡純麗之飾皆却去不復御遇壻之祥日則數日不食姑婦相見涕淚下不可止旁觀者咸歎息悲傷之太學常曰女故不言然其意甚決不他許也烈女少安焉既三載有媒妁至其家與太學竊竊語烈女說曰是豈為我耶我不可以久於世矣即舉平時所服用納之母所曰女無用此也會其姑歸依依左右不忍去臨別謂其外妹曰妹為我強留一二日恐後不復相見也家人皆怪其言然不知其將以死也不數日竟自縊死死後一小女奴指其中曰姊三年來必泣持其中反復視已而又泣卒用以死晨起以白紵約髮而以綵線覆之日日如是我我不敢言也太學解其紛良然嗚呼烈女死其夫之志未嘗以一日忘而遲迴展轉恐傷其父母之心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九

四

且又不欲以自明也此其節愈苦而其意亦愈可悲矣昔人著貞女論以為未嫁而夫亡者之可以無死而死焉者其事過於中庸不可以訓乃槩之於烈女則固有不然者烈女之於其姑時時相見執婦道久矣非若納采問名履為父母之事而不知其身之為誰屬也一日夫亡田面易心委身他姓姑姪之閒何以相遇此真豺狼犬豕之所不忍為而謂烈女為之哉一意所激視死如歸苟其有所託以解於天下之口而陰以自便其委曲遷就之私固烈女之所深恥也烈女之處此不可謂不審矣而議者猶襲昔人之餘論格其事不為請旌表是亦不考其本末之故而於烈女之心有所未白也世衰道微正氣淪喪士大夫讀書談道義者往往脂葦沒溺不克自振而節烈之事僅僅

見於女子其英靈乎有不隨死而俱亡者天地所以不至覆墜人心之所以不至泯滅正繫於此而猶復云云豈不深可歎哉烈女以康熙四十年某月某日死年十八烈女幼有志操好讀書於家親女識等篇皆解人義每於姊妹談及古烈婦貞女事輒奮曰人生如足天後卒如其言死時以中綾床端坐地上面目如生亦異於人云邑人士嘉其節建祠祀之而余為敘次其事以申烈女之志而系之以銘辭曰

天地之義嚴於家室詩者靡他易稱從一後世不察假借口實匪有異同苟以自飾嗟唯烈女婉婉令儀堅貞自砥之死不移既葬而除固亦其宜我心不許向生之為在昔火叔采薇西山比於三仁父兄之閒高節冠世岳震星寒

白田草田存稿

卷十九

五

嗟唯烈女亦同此數哀哉已矣自殞其生所不朽者萬世之名孰為短長孰為重輕爰作此銘以永厥聲

墓誌銘

喬君楷堂墓誌銘

名譚崇讓字致能楷堂其號也祖諱可聘明人啟千戌進士監察御史以理學有大名父諱萊康熙丁未進士翰林院侍讀以爭河工事去官直聲震一時郡人至今德之侍讀公之次子也家世顯貴為邑鉅族而君少循謹守禮法遇人無少長咸卑下之被服如寒素見者竦然敬焉曰此程夫子也因其行第遂以二程呼之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君資稟不異於人而自力學不懈師事侍郎湯公西崖於制舉業外時有所旁及質疑問難湯公異之應試海

陵輒自買古書數百卷侍讀公聞之喜曰此吾家佳子弟也丁那中江南鄉試副榜君於是益自奮欲有以繼兩世之緒而光大之而又遐搜遠覽將力追古之作者志大果神太勞而遂以病矣君幼體肥甚常自謂壽命不得長及病久不愈乃不復有意於世而一以書書自娛然君性淳質凡有所為必盡其極其苦心他精及有甚焉者或以止君而君不少自釋也書宗北宋八山水樹木蘭溪閑遠筆墨之外別有雅韻尤工鳥獸魚蟲皆曲肖其生態諱書奇古其師法在唐以上而屈盤幅妥歸於自然足時名人輩出於畫推王石谷輩於隸書推鄭谷口簾以為莫及君獨有與之齊而不少讓自此以下皆所不論也其行楷尤精逼似涪翁君略不經意而第其品為取病少閒時時取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九

六

古人書讀之為小詩清婉有風致涉筆作小題跋筆勢翩翩有前人恣態以病故亦不能以多也君幼以學行為鄉黨所推重既病不復與外人接而居家孝友恭謹退讓未嘗有疾言遽色於家中細碎皆不問而區畫其大者井井有條時稱古賢聖遺事以教誡子弟皆可紀述考其生平行事循循渠渠中略無蹉跌也君既不治舉子業然不能以忘癸酉鄉試畫高構楸楸友久而題其上曰蕙帶圖寬訝沈即筆鋒銷盡業全荒幾年不屬槐花管一樹梧雲著意黃其寄意如此病革時取平日畫數十卷悉焚之曰此不足以傳也別留十餘卷俾藏於家臨歿命其子鐸曰吾生平未嘗有聞於世今其已矣吾有自置田五百畝以子學中為諸生膏火之費庶來者有以識吾意也嗚呼

以君之材而使少假以年必有以自見於世即其不遇而高風遠韻亦足以於黃叔度徐孺子之流不然而或不厄以疾亦必有所讓著以與李元賓王逢原輩並傳而皆不得有所成就計其臨歿惓惓之意猶有不忘於後世之名者嗚呼其亦可哀也已君生於康熙丙午十二月十九日卒於康熙甲戌六月廿八日享年二十有九娶汪氏丁未進士刑部主事汪公諱懋麟之女性懷惻怛好施與明於大誼無間閤氣苦節數十年晚遭變故意氣不少衰其議論行事宗黨間傳為法則生於康熙丙午二月廿五日卒於乾隆丁巳十月六日享年七十有二子一人鐸四川夔州府人府女子一人適某孫五人于宣于廷于遷于義于還會孫五人永慶永年永清永錫永泰余少從君游相好也後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九

七

約為文會君以病不果與家居歲不三四見君卒之歲養病樂志堂中余館於其西齋時相遇輒相與論說古今議論上下君雖病衾衾不少倦余因以知君之所蘊積不蓄而不得以出者而又以察君之行事可謂善人君子非特近世之所希有也君與叔弟念堂徵君最相友愛而余叔父棲邨公年長於君幾倍矣顧獨奇君才於中表兄弟尤相善故君歿時口占六絕句有云生平好友惟兄弟此外還能方若知方若棲邨公舊字也蓋未嘗以及余而余之知君則深矣自君歿後風俗靡敝日入於衰壞後主歸出爭以奇袤恣睢恃驕凌奪相誇尚欲如君之影響彷彿幾不可得而君之殘紙斷練流落人閒者寢以散帙即其藏於家者亦不復存矣迄今僅四十年邑中無復有道

君姓字者嘗與念堂徵君言為嘆息悲傷之特撫拾君之大略為之傳而久未及作今年秋君子鐸奉汪恭人之囑啟君墓而合葬焉乃追為之銘以卒君志以寓余思云曰維君之材蓄而未施維君之學誦而未遂凡今之人淺浮散樸君獨夷然混沌未鑿中厄於疾有志未就而如所立亦足自壽世往風微其誰知之典刑云邈如何勿思良誌君某匪徒以文爰詔來者庶其永存

翰林院編脩蔣君西圃墓誌銘

君諱繼猷字蜀瞻西圃其號也姓蔣氏其先世於明初自蘇州徙居江都之邵伯鎮入國朝有諱某者以順治庚子舉於鄉至君而遂大顯為鎮冠族會祖諱有紀祖諱以直皆不仕考諱鑑太學生贈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妣張氏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九

八

封儒人文林公生六子君其長也年十四補郡附學生尋補廩膳生戊子中江南鄉試癸巳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脩以請告卒於家君少穎異不群讀書數行俱下為文章操筆立成試輒冠其輩偶名聲藉甚然久之不第君於是益自奮厲遐覽旁搜沈浸漱滌得其粹精流為華英故其文弘涵演迤日大以肆其肯為鈞章棘句以矜詭異而清徹開雅夷愉和適光油然而幽味淡然而旨讀之者流連諷誦迴環而不能自己以其知名久行卷出一時翕然師尊之君又以其餘力工詩古文辭皆有師法不同時世絳繪雕刻之習然君深自晦歛不以自名學者所傳誦行卷而已其他則不盡知也君八性淳篤事兩親孝承順顏色謹謹無違文林公以累世不耀而旁支有獲焉者

君少以穎異稱其屬望尤至家故鮮薄不惜重幣延名師
家塾歷歲不少怠既又策西圃命君率諸弟讀書其中君
與諸弟誦誦之暇嘗慨然曰其何以慰吾親乎此成進士
乃曰一第不足榮庶少以慰吾親矣丁丈林公憂哀痛不
自勝竭力營辦喪葬皆如禮既葬遲迴不欲出張太孺人
曰吾年未甚老汝豈可以吾故而忘汝父身後之榮乎君
乃承命北上逢 覃恩贈考如其官母封孺人未幾而太
孺人訃音至矣君於是益自傷以從官故而親之歿皆在
二千里外不及親視含殮為終身之恨不敢以昔人所云
以志養志者少自解釋也一切喪葬皆如前而自是遂不
復出矣君與諸弟友愛甚摯而所以督課者則如嚴師
講指畫以其所自得者反復發明諸弟多所成就咸以文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九

九

著稱家居後益聚諸子姪教之讀書為文悉秉承家學暇
時為稱說古聖賢人行事以為法而治家居官往往廣引
及之閒治酒肴與共講論一堂之中怡怡然相樂也君兩
弟兩子兩姪皆先後舉於鄉一咸進士眾以為君督課之
力君曰此先人教誨餘澤之所及吾何力哉乃哀集諸閣
墨序而傳之以示子孫無忘先人之訓焉君在翰林靜然
自守不交接世俗飲食燕會無所與權勢赫奕者不一至
其門時方破去資格以不次用人進取者多求速化同輩
中不數年有列侍從登臺閣者而君漠然自如或目君為
冷請君為迂君笑曰吾所守如是不可易也及 今上御
極之物收召遺逸網羅俊乂枯槁沉溺之士紛紛然附離
而起若方家居又漠然自如在廷啟事亦無及君者蓋其

始終一節不易所守如此故通籍僅三十年家居且大半
而卒以編脩終然至今士大夫語詞館中豈有清望者不
三四入必以君為稱首丁酉京闈君為同考官所取多知
名士嘗與脩萬姓統譜舊時分校者率假他人手以應文
備數而已君獨勤勤省覽搜採廣博訂正精詳然主其事
者循習舊例一視之而已亦不知其異也又充明史纂脩
官明史開館已數十年前輩若湯潛庵先生汪堯峰先生
及諸名人史彙尚存但多殘缺殺亂君發故篋為之整比
次第以資筆削而其元彙將別為敘錄以傳會以憂歸未
竟其業今史事已竣諸彙皆不知所在識者惜之史既進
呈以君與纂脩加紀錄二次君既歸又脩江都縣志揚
州府志發凡舉例悉有依準是非予奪一秉至公其於忠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九

十

孝節烈雖寒微之家事跡湮滅者必極力表章之嘗自言
吾耳目所見聞毫髮不敢有私至於登載既廣或得於傳
聞有不能盡核者以是知作志之難其斤斤持慎如此山
東通志久未成書東撫特遣使延君以往刪訂綴緝未逾
數月遂告竣以四百金為謝君固辭不受請以助賑濟之
費東人至今傳之君性淡泊於紛華無所好獨喜聚書諸
生時常苦不稱其志及官京師四方都會聞人有秘本必
親往求之手目抄錄校正遺脫刊改訛誤又偏訪之諸家
以求是正晚居邗上搜緝益廣凡得唐宋元人集三百餘
部大半是鈔本世所不傳者各為之題跋定著正本可傳
學者君益自喜每於歲暮出諸書於庭陳酒肴而拜之因
名其齋曰拜集齋自號拜集老人此其高風逸韻邈然埃

堪之外非世俗之可幾其萬一者即以比於古之歐趙諸
君子亦未知孰為先後也君以文學為職業於時事無所
與世未嘗知其材比家居地方利害民生休戚無不慷慨
直陳不以嫌疑自避君既素行高州郡所禮重故所言多
從者歲大水邵伯堤危甚君力言開芒稻河入字河洩水
入江堤遂以保無虞比為飢貧人相聚率以稱貸為名實
相攘奪君亟言於郡守籲請各憲得米萬石民賴以濟閭
里晏然在郡城所建白尤眾凡郡有平糶賑粥諸務君不
惜勞勩嘗親與之區畫周詳民感其惠於是知君之材略
有不僅以文學著者惜乎其施不遐其流不大也使君得
行其志必有功業焯烈著聞於當世然其小試如此則其
所蘊蓄者亦可鑒睹矣君卒於乾隆三年十月廿四日享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九 士

年七十有一癸巳科進士 教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加
一級紀錄二次娶王氏先卒贈孺人子五人之英庚子科
舉人四川奉節縣知縣之華監生之蘭丁未科進士山東
高密縣知縣之萱監生先卒之蓉監生出繼女二人孫八
人孫女五人嗣子之英等將以今年十一月某日奉君柩
合葬於邵伯鎮王孺人之兆而來請銘於余余與君少同
郡學二十年丙戌始相識又四年同舉於鄉自是時時往
來每至君家必留飲連日夕在京師前後兩年過從無虛
日余與世濶疎有事必請於君而君得異書亦必與余共
商權故余與君相知為深今雖老耄不文然於君不敢以
辭也為握筆敘君行事追憶生平涕淚下不可止僅誌其
一一大者而系之以銘銘曰

風俗之衰壹趨嚮競憑虛陵空莫必其命君獨超然同守
其正泊兮無營歸於澹靜世則我遠於君何病汲冢魯鐸
旁羅殘簡神祖聖伏勃爾以興千載一脉與古人並詩書
之澤逾久而盛貽厥孫子以永終慶

朱君嵇村墓誌銘

君姓朱氏字天遺嵇村其號也朱氏於邑為著姓自參政
凌谿公知府射陂公皆舉進士以文學有大名至於君蓋
七世矣曾大父濁菴公諱渾大父君喜公諱克起父愚山
公諱嶸君喜公高抗有大節從兄弟有顯者畧不以降意
時同榜王姓族頗從橫里中里中以為謗至今傳之
以王為志朱為節也 君少挺特不群君喜公愛之以為
類已長補博士弟子員君為文清思刻削不肯作世俗舉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九 士

子語其所發明必造於深微而蕭疎兀傲多以曲折出之
以是知之者絕少或謂其違時君笑曰吾學固如是也此
丁酉以第三人舉於鄉眾始大服君又笑曰是豈足以為
學耶君嘗病為科舉所累不得專意於學至是乃盡屏舉
子業取六經三史諸子百家之書而日誦之將以窮天地
之變古今之宜與夫國家興衰治亂之故君子小人進退
顯晦勝負之由以及於叢雜細碎亦為之考其是非止其
得失以為有用之學而又上溯於濬閭之微言得其大指
刊磨浮華趨於本實其志為甚大其進為甚銳蓋幾及於
成就而不幸遇病以卒君天性至孝與薦後常以君喜公
愚山公不及見為大戚奉母太夫人左右無違晨夕不離
於側戊戌辛丑兩就禮部試既出闈即就車歸人怪問之

曰吾親老不可以久離即使獲第踰一年殿試豈為遲耶
若其不然則吾已先侍親側月餘日矣所得不已多乎然
君自是亦不復就試矣士子自執筆為文則以顯榮為意
奔走勞苦往往老死不能自止及與薦其途愈捷其望愈
奢其求亦愈亟君年方逾壯太夫人亦未為老而獨以奉
親為重引義自斷如此君與弟若遽充相友愛家事一以
委之絕不問其出入終其身無閒言居家不為嗔咤之行
而謹守規矩內外井井皆有法度君面目嚴冷語言峭直
好面折人不能容人之過遇事引據可否未嘗有豪髮假
借友朋間皆畏憚之後生輩見者莫不肅然從君學者於
文字外嘗有所訓飭多拙手相戒不敢為非君之教益行
於家而及於一邑矣從兄湘濤名朱氏之學君暇日即往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九

三

與之講論有一字之疑必以煩問反復辨難與相上下其
平居議論多本於此而剛方之節挺直之操則稟之於天
有不可得而屈折者矣昔東坡公為王元之贊云使其處
於衆邪之閒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為必將驚世絕俗使穿
窬斗筭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竊謂君足當此
語而惜乎其不遇以歿也余少與君交好議論往往相合
里居後常倚君為助邑有大政令集議時君獨慷慨發憤
剖判是非力與之爭則有觸忤亦無所顧君素行高衆所
憎服故不敢與相警警而聞其風者亦為之振起邑令某
以憂去里人將具呈上官請留之君獨持不可不肯署名
或曰得無拂令公意耶君曰此於義不可留他非所恤也
余嘗以事與邑令有違言君面質余曰此不可少自屈禍

福天也寧可以避耶余為之悚然自君歿後令益自專事
皆操於吏手集議遂罷不復講而後生子弟奇袤恣睢日
入於敗壞至有公為攘效橫行於白晝大都之中有司相
與安之而士大夫亦無敢訟言其非者余既失君助而又
益老且病惟日閉門自守默然不復出一語蓋以是愧君
嘗嘆使君而尚在必不至流蕩之若此也詩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不其然乎哉君丁酉舉人卒於雍正戊申三月
十八日享年五十有六娶潘氏繼娶喬氏男一人年郡
庠生女子三人長適張鉞邑庠生次適潘鶴立邑庠生
次適趙宜詵君姪光進少從君學其知君為最深狀君為
甚詳余僅擬其一二大者而細行則不暇書後之人讀其
狀可考而知也君素有肝疾服涼劑輒愈是歲發尤劇余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九

四

視之謂曰人之血氣前後不同涼劑不可更服也君以為
然居二日少閒即過余與商訂方藥適余有郡城之行往
別君君猶送余至大門外期以速返至郡不三四日乃聞
君訃蓋為庸醫所誤故余之悼痛尤深比君葬又以病不
及為銘至今一餘年矣遺風餘烈日以益遠恐不復有能
知君之行事者故追為之銘以貽其子舜年俾異日刻而
納之墓中焉銘曰
在昔孔子時已嘆剛者之未見況降及於末流人人學夫
圓轉皆卷舌而固聲各自逞其機變惟君生於百世之下
而獨留其一錢抗然如矢之一往挺然如金之自鍊將與
古之汲蕭諸君子並而使胡廣趙戒之徒萬縮而自羞其
顏面感斯人之不可作遂貪亂之交煽鳴乎其亦已矣夫

孰知余心之哀怨

詳稿

道清一案詳稿 代誌編第廿

卑職卷查得本年正月十五日據在城地方馬盤龍趙文煥報稱長蘆坦娘娘廟尼僧道清於十三日夜投井身死不知何故理合報聞等情卑職隨即帶同伴作至長蘆坦驗視實繫投井身死并無別傷當場喚本庵尼僧道興道明等訊問投井情由供稱繫老尼僧之甥孫王虎臣因老尼僧在日素於庵中往來是日為老尼僧上墳即於本庵留宿飲酒與道清炒嚷道清半夜投井身死道清之父孫自福亦供繫王虎臣炒嚷憤怒以致其女身死并無別故懇具詞攔檢免去尸衣并訊隣佑約地口供皆同卑職隨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九 五

即通報在案別將王虎臣押候批審於本月二十日道興道明控稱王虎臣半夜赤身露體凌辱道清以致投井等語本月三十日孫自福又控稱王虎臣半夜扭門露體凌辱以致其女自盡等語卑職合兩控詞與當場初供前後頗異其中必有別情即拘在庵僧眾及隣佑約地人等當堂逐一研審道興道明所供與初供不殊及在庵四尼僧小尼興林等亦俱供王虎臣止因留宿飲酒與道清炒嚷并無扭門露體凌辱等事再訊道興道明控詞所稱據供原繫孫自福逼使誣告實無其事而四尼僧及小尼興林則細敘本末乃因老尼僧在日王虎臣素與道明有姦孫自福亦以其女在庵之故常相往來亦與道明姦好皆非一日老尼僧既死道清繼主庵事其人潔清不容污穢深

恨其父所為不能禁止而又以其父之故并王虎臣不能驅逐屢與道興勸誡道明道明不自悔改反以上弔恐嚇道清積憤已久常自痛哭期於必死是日觸於一怒遂致捐軀四尼僧興林等當堂供吐歷歷如繪及訊道明并道明之母一一情真自認不諱道明供已有孕五月道明之母供孫自福付與打胎藥轉付道明而王虎臣孫自福狡口不承各行嚴訊始自招認續奉撫都院趙批示飭令卑職查明致死確情詳奪等因卑職又拘齊在庵僧眾并隣佑約地人等逐一研審皆與前供不異道明王虎臣孫自福亦皆俯首無辭卑職看得道清之死因炒嚷憤激所致自王虎臣之罪而究其根原實孫自福有以致之自福不痛其女之死而反以妬奸之心為誣告之舉妄捏虛詞冀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九 六

圖索詐且不難以其女皎然之軀加之誣讎此其人真狗彘之不若者矣王虎臣和姦威逼兩罪從重科斷擬以威逼孫自福誣告人命本應反坐姑念其女已死從寬免究至和姦之罪不容更免與道明各依本律案自福繫河間營兵別隊主協鎮革除糧名正在詳擬解審於本月十一日孫自福兄孫自德具控陞府憲臺詞稱王虎臣逼姦致死并李四楊二朋謀勾引等語蒙批秉公確審卑職遵即拘喚孫自德繫河間人隔屬抗不到案孫自福具詞願代質審乃提一千人犯當堂訊問李四楊三供稱從不與庵中往來只因曾與王虎臣相識道清死後孫自福在鎮與王虎臣打聞不已將王虎臣拉回自福懷恨并欲扳累索詐是以自德有此誣控自福前控詞具在并無一字及此

則自德之誣可知庵中僧眾及在鎮人等僉供此事與李
四楊三毫無干涉實因自福挾恨索詐暗令伊兄有此誣
控而孫自福則供實不知情繫伊兄所為并無朋謀勾引
等事已敘供另文詳覆在案其王虎臣孫自福道明俱詳
擬解審於四月二十二日奉大部堂牌為行查事據孫永
亮控稱楊三王虎臣李四見道清年少逼姦自盡投尸井
中希圖滅跡又惡等畏罪夤緣將叔自福刑禁勒令攔詞
等語飭令查報卑職遵查孫永亮亦繫河間人兩次關提
堅匿不至其孫自福王虎臣等已經解府孫自福又在府
脫逃無從質審所控逼姦自盡投尸井中前後供詞明白
皆無其實至於刑禁勒令攔詞尤屬不經卑職屢次訊審
詳擬定罪何至三月之後更云攔詞其為虛妄不問可知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九

七

除一面關提緝拿外於六月初五日奉撫都院趙批允照
擬發落陞府行知到縣卑職以孫永亮孫自福俱不到案
無從質審奉部行查難以久稽即於六月二十二日具敘
前後情詞并奉批准詳擬緣由申覆大部而孫自福於在
府脫逃之日即更赴部妄行捏控奉部咨查於某月某日
蒙撫都院趙飭令查覆卑職具文詳覆在案於八月初八
日又奉巡道李飭查并提申部原文卑職奉調公出典史
由仕成備文申送在案今又奉撫都院趙准刑部咨查并
臣報越中等情嚴飭查覆卑職以人命重案豈敢輕率前
後附審情真實無他故王虎臣雖以炒嚷之故致道清憤
恨投井然實無逼姦之事其扭門露體本屬誑詞擬以威
逼已足蔽辜孫自福與道明和姦四尼僧及興林常堂供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九

六

更詳考究昧之罪所不敢辭謹遵憲諭永為後戒其玩忽
經承已責懲訖若大部行查發落之期乃孫自福在部之
日明有假捏朦混卑職原申只備敘撫都院批准發落飭
縣遵照非謂已經發落即道明有孕於產後百日的決立
能預於六月五日便行枷責其六月五日乃奉院憲批示
之日此時自福已逃正在緝拿以非大部行查所及故不
聲敘以繁案牘非有假捏朦混也理合備具始末據實詳
覆申請憲臺核轉除申部原文已經錄送外為此備由另
冊具申伏乞照施行

按此所敘差為明白然細考原供則於情事猶未得其
真也王虎臣素與道明姦好是日自李楊兩家拜節飲
酒而索借名工墳實為道明留宿沽酒意蓋耽然道清

不許兩利分爭而道清挾道明與共宿重違其意故中
夜有赤體扭門之事其逼姦在道明不在道清也道明
既不可出而道清與為抗拒虎臣乘隙遂有辱辱此道
清致死之由平日積憤已久而激於一怒以連其死則
虎臣威逼之罪自無辭也孫自福既亦與道明通有所
護惜又欲藉其女以圖索詐其令道興道明控狀而不
自控則姑留以為地而又慮訊鞠之下虎臣與道明真
情必當呈露故反令道明控王虎臣以掩其跡至於再
控不准乃不得不自控而道興道明兩控詞俱稱不知
何人朋謀勾引自控則反無之疑此時已有成說一入
控詞恐沮壞其事又以風影牽告本無其實若經訊鞠
必可解脫故止攻王虎臣以相驚動蓋已不暇為道明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九

亢

計至四尼僧與興林當堂供吐并自福姦情一并敘出
則其所萬萬不及料也自福虎臣同刑禁擬罪李楊等
皆晏然無事前說當不復理自福深懷忿恨謀翻成案
故令孫自福於府控告始及李四楊三朋謀勾引等語
蓋既恨前說之見欺而又疑李楊輩實有闕說以啟其
機不復影射直出姓名為牽連報誣之計及府再駁審
如詳核轉則自福計窮更起控大部其前後情節如此
是虎臣之赤體扭門原非虛詞特無逼姦道清之事而
自福以護惜道明不肯明言其故反以誣及其女其遲
至半月以後始控王虎臣遲至兩月以後始控李四楊
三一則礙於護惜一則惑於索詐迴惶不定自納敗闕
今為一一指駁自福當無以置辨然其真情則實有未

盡也因思獄訟之事反復萬變但據成案斷不可以為
準所云察辭于差非從從哀敬祈獄明啟刑書齊白
為司牧者烏可不盡心乎

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九

干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九終

孫男希伊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十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啟

上屠老師啟

恭惟老夫子閣下巖廊雅望社稷重臣正色直辭儼汲長孺之節聚宏才偉略廊李文饒之規模初從牒於有司聲名藉甚旋擢秀於多士風采隱然蔚矣文章之宗卓哉公輔之器惟信道而自致未嘗有毫毛之屈於人斯當官而直行豈肯以斗升之累乎已撥煩理劇肆明通敏達之材稽古愛民施慈惠溫良之政流恩膏於百里上課最於三年以階級之匪遙僅為平進乃聖明之特許不比常銓歲月遷除方次補於外牧省垣委寄遽改秩於中朝不以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

一

閱閱之勤非有左右之助識之旅見之際拔之選人之中遂踐東臺即班左掖耳目是託出納攸司不求赫赫之名惟盡聖聖之思言樸忠而可信事切要以必從適當大比之時往往蒞校文之任閉閣塞寶牒曰曰水霜之操賞異搜奇收明堂棟梁之用爰膺內擢事換崇資海歷清曹頻移近署京兆原為劇職司隸亦號雄珥自機務之分於五城且管轄之僅於兩縣已非漢唐之舊猶為畿甸之師尚考前脩未聞令舉寬而有制獨高歐薛之風猛則民殘不襲趙張之跡更重付以留鑰俾之尹於陪京時值昇平不恃邊防之鎮遏秩居清重有同卿少之徊翔人共推為公才帝用思夫舊德若股肱之是賴自内外之均勞百僚欽承日夕兼擁旄秉節之奇蒼生倚芘朝野仰驚鳳閣之

儲懋竑下邑鯁生末傳樸學幼尋摘於章句不解包何長涉獵於藝文敢云富駱隨行逐隊曾未離於風塵隱隱伏間竊自甘於退處幸出大賢之門下不為斯世之棄人業餘之琴諧搏拊於笙磬溝中之斷附雕新於梗枏奉訓誨以周旋期專愚之不失惟洛邑為奔走之地而舉場實梯緣之階天與拙疎性本孤直雖度於今日有十上之困而願為先正留一脈之傳迨漂泊以及茲顧強之猶昔眾皆知其不可已亦笑其何為乃重有此遭逢遂再蒙夫採錄擬之上第猥荷卿大夫之誤知真以乙科自安愚不肖之常分答詔僅成故事莫由竭犬馬之誠致身不自他門尚無慚羔鴈之獻奈時日之多滯徒爾旅居嗟饘粥之未充并從寄食常遙望夫几席如在雲霄欲敬聆於話言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

二

僅存寤寐敢因簡牘上候旌麾託緘封其已遲咎濶踈其何道精誠斯極銘鏤不忘非無許國之心少行所學竊緣將母之義式遠其歸詎自絕於榮塗綿力薄材固知無補於廊廟矢永厲於素節居窮守約庶幾不辱於門牆冒黷嚴尊伏增戰灼臨啟不勝翹企依戀之至

上遂寧張老師啟

恭惟老夫子閣下柱石九垓綱維八極經世宰物淵源蓄學居清任和之閒匡國庇民模範前脩有直方大之器遭難值之運投肱耳目謀謀遠繼夫臬臺建無窮之某舟楫監梅勲庸並等於伊傳凜孤操以厲俗若嚴霜烈日之震肅大四方秉厚德以鎮浮如甘雨和風之長養夫庶類歸然一代之望允矣衆正所宗忠結於上而益親道加於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

三

民而不變蓋自早踐青華之選與東馬嚴徐以奮飛亦越
徧試數歷之途比卓魯龔黃而上最溫恭恪慎穆然君子
之猷安靜寬仁藹乎吉人之度御翔列職領袖清流所至
留赫赫之名隨在盡望望之思泰山喬嶽百司庶尹衆所
倚以知歸景星慶雲四海九州爭先覩以為快遂受鎮臨
之重寄游登岳牧之雄班四國黍苗之膏千里江河之潤
不局於淺小以悅朝夕而懲貪除虐於民有醲恩厚澤之
施不取於細碎以立聲威而興利去害於國盡長昇遠意
之實羣心虛佇帝眷優嘉漸介東西已著旬宣之茂績
江橫南北更崇治鑄之宏功稟采豐華協笙鏞以振響援
尤賞異合棖楠以呈材公乃若茲畧無遺於尺寸清則徹
底不少玷於絲毫曠前後其焉如絕古今而罕親迨乎宣
房之築特承聖謨洎於屯氏之通獨持上策省功費同
於延世多便利過於當時合淮黃以安流無俟東山之問
水兼運漕以直達且勝印川之河防萬頃蒲葦頓為膏沃
之野百城捐瘠復還生聚之鄉效逾於昔而益隆民到於
今其受賜乃定九川而歸禹貢還總六典以冠周官爰陟
統均聿綜銓管自四曹為紛冗之地而一筆操澄汰之權
山子之密裁非止門調戶選之舊毛公之清鑒詎同年除
歲遷之宜克三宅以又受民列九德而熙庶績朝推耆壽
國重老成式副巖石之瞻即踞端揆之拜保邦致治以一
身任安危易俗移風以片言繫輕重立綱陳紀予之畫一
有明明之章程興孝舉廉返之樸淳皆勉勉之人士在廊
廟何煩極論而草茅未敢深言必亟根本之圖用念久長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

四

之計待澤者千百國為黎民創非常之元貽謀者萬億年
為社稷永元疆之祚則勲銘太室懸日月於旂常爵列彤
廷輦河山於帶礪不特文章小技韓李歐曾不足以歷其
難藩抑且功名緒餘兩魏姚宋不足以臻其闢域矣懋竑
羈單下士樸鄙庸儒少涉獵於藝文略知采獲長鑽研於
經術未克證明詎云窺性命道德之微塵粗識理亂興衰
之故見之言而施之事豈其能然脩之家而獻之廷竟亦
何有加以性惟拙直落落不合於時兼之學本迂疎硯硯
自守於己是致進退之用日以差池獨持出處之問未敢
蹉跌幸出大賢之門下不為斯世之棄人先羔鴈之資尚
無慚於林淵遂鷄鶩之跡仍待放於江湖非無許國之誠
少行所學輒緣將母之義式遏其歸迨漂泊於三年終選
廼於一往懷晨昏之戀分自絕於榮塗念昔甘之供翼相
從於冷署會台旌之南指獲望音塵值師席之北旋親承
訓誨辱獎待之厚逾越尋常蒙申諭之勤丁寧再四舊廁
門牆之列已久與夫鑪錘新分咳唾之光更爾加之拂拭
援擢非文詞之末詎止號以門生源流有脈絡之通是可
俾曰知己報答未期於何日依倚寧在於他門材類樸樸
庶幾效振蘭店楔之用質同澣勃或可為參差薑桂之儲
第且益堅當自全於晚節老而彌厲誓不負於初心苟片
斷之可收願備芻蕘之採擇倘餘齡之未暮猶冀鞭策以
驅馭過此以還未知所措謹因小牘上叩崇階更有微誠
實於別紙踴躍自隣於孤立區區有望於躋攀冒黷尊嚴
伏增戰灼臨稟啟不勝翹企悚惕之至

上彭館師啟

恭惟老夫子閣下興朝柱石盛世羽儀鍾洪厓之奇九霄特峻毓滙澤之秀四紀遐通學府儒宗溯淵源於陽夏清名雅德並風節於廬陵精研於禮樂詩書匡說張文家法傳之六學包括於義農虞夏周情孔思公望比之三君擬秋卷之菁華光分桂苑著春闈之雕煥彩散瓊林排金門玉堂映奎壁之光麗五緯而正色入北扉居東閣選鵷鷺之侶聳孤鳳以高翔蓋漢魏以臺省為清選之班而唐宋以館閣為儲材之地至於近世尤號極榮館中書制誥之文總國史經筵之職以語言議論爰佐昇平由侍從文儒旋登輔相自進用之漸廣致資望之稍輕乃得一世之偉人競傳中朝之盛事聲譽溢於廊廟風采冠乎縉紳高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

五

步承明之廬舉朝無出其右抗論石渠之署同經孰與爭先兼之碩抱宏規匪徒以章句自名所學加以澄懷朗鑒已可於經綸微見其長致治莫先於育材雕琢瓊磨六瑚四璫之寶報國最亟於得士網羅收拾大宋小楠之宜於閒暇優游之時為廣大久遠之計試看公門之桃李無非太室之棟梁鼓舞精神挾風雨翕張之氣貫通脈絡弘毅廷締構之模則是之綱之紀會見琮璜主璧之陳因以啟心沃心矜俟舟楫益梅之任矣懋茲羈單下士寂寞孤生才拙性疎固知無補於世伏聞隱奧久甘自棄於時場從繁谷之中復與風塵之役徘徊前路踟躕中塗竊依多士之末光幸出大賢之門下長承教誨深荷陶鑄疲驚庶可效於馳驅拙鈍亦同登於拂拭乃以私計上叩鴻慈讀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

六

上李中丞啟

州之書既念晨昏之久缺罷安陽之檄又虞饘粥之難充顧蒙假以便宜許之即以歸省皆因大造遂獲面全直如覆載之恩何啻生成之德迨遙遙於歲月當介眉壽前終繼懸於庭闈卒遠巡而不果頃聞尊命不勝兢悼思嚴辦於舟車猶遲疑於進退擬於數旬之內再就千里之道力非所堪若於一別之閒預指經歲之期心則不忍詎鱗甲之是羨古人且不以換夫三公豈難助之足嘗今日特不免惜夫九仞伏惟肆終始之惠施轉移之仁仍混吹於齊竿得同躡夫楚履精誠斯在銘鏤不忘依倚不自於他門頂踵知難於報稱謹脩蕪牘上叩與居并達愚衷冀蒙鑒納遙瞻几席已心往而形留敬託緘封覺意多而言少其為感佩曷既鋪敘冒黷嚴尊伏增戰灼

考政事以詳試而益熟施為以諳練而愈精賴川南陽共
傳慈惠溫良之治扶風馮翊更頌廉問澄案之功僚采之
所交推 聖明之所重許遂擢居於喉舌有詔徵黃乃留
佐夫股肱特請借寇用增秩進律之典慰黎黎臥轅之思
譽望益著於中朝聲實彌光於上國爰從監郡即授价藩
幸自方州俾專分閭古者並列內職中丞原號雄班今者
獨重外除都院尤推劇任唐之節度觀察此為兼官宋之
轉運提刑皆同幕屬總一道軍民之務併諸使黜陟之權
非重厚無以鎮浮若煩苛適以滋擾自其徇翔既久於閭
閻之凌雜細碎無不悉其纖微抑以駁歷偏多於曹掾之
喬守蒐瑣無不盡其曲折不取於鈎校以矜明察而疎節
濶目為民畫長久之計莫過於蒞歛省刑匪尚夫崕岬以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

七

立聲威而絜領提綱為國固根本之謀必在夫懲貪除虐
江以東淮以北千早帖然郡有七州有三萬民歡其功業
直追蹤於羊杜勛名當接武於夔龍式新巖石之瞻佇俟
鈎樞之拜涵霖雨而維舟楫滿載旂常補日月而鞏河山
勒銘鐘鼎卑職羈單下士樸鄙庸儒少誦習於一經僅通
訓詁長鑽研於六學未克證明歲月蹉跎笑遺餘之不補
風塵憔悴嗟躑躅以何之獲生聖人之世械櫟青我詎自
廢於長林豐草側聞君子之義南陔白華何敢忘夫夕膳
晨羞是從初仕一資之階漫隨半通五兩之後秩雖同於
筦庫任有重於監當自顧已卑猶慚未稱幸奉大賢之教
誨逢坯冶於一陶冀蒙哲人之提携勉馳驅於十駕精誠
斯在銘鑒不忘即肅謁於門墻早望塵而雅拜將敬聆夫

音指輒敷枉以陳詞伏願德協弼諧功崇啟沃得賢所以
報國旁招於寬閒寂寞之濱安民本於知人廣延夫耆艾
魁壘之士育才必由庠序訪剗切之前規經世不以文章
求報抵之實用操極無棄於封菲咨詢且及於芻蕘庶憑
末光得免大戾藩柳檣櫟未可供匠石之儲薑桂參苓聊
以充藥籠之用仰希鑒納不勝兢惶冒黷嚴尊伏增戰灼

上李中丞小啟

恭惟老大人憲臺九州冠冕一代權衡湖道德之淵源全
三光五岳之氣美辭章之黼黻徧九邱八索之書稜稜風
采比元禮而不顯其跡矯矯節概追栖筠而自合其宜廓
文饒之規模加以精密盛伯紀之論議不至濶疎麗藻雄
辭擬於習之深之殆其似矣高懷雅致况之文靖文定維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

八

其有焉若夫蘇枯弱強秉武岡之節至於奉公潔己著石
門之操理寬滯於日知斤桀驚於景讓是皆今人之未到
而亦古者所難兼誰之克如邈矣自遠嘗考駢儷之作半
是厄詞亦越頌揚之篇多非實錄茲豈其例未可云然嘗
奔走於燕趙之間而得於道路之口又往來於滄瀉之署
而按其符檄之文大較以樂易寬和芟除苛細亦越以簡
穆恭靜錕錙過糾紛自令長而為監司無此疆彼界之戎異
由畿甸而歷諸路信耳聞目見之皆同此銘之於金石而
無慚即編之於詩書而不愧蓋當隆平熙洽之世必有重
厚敦樸之臣維持淳風固護元氣彼清名震世而考其行
事不免君子之疑或正色當朝而核其初終莫慰四方之
望海內之所以浩然歸重而儒者之所以欣然樂從式觀

衮繡之歸佇俟釣樞之拜以天下尚有可為之事而國家乃建無窮之基卑職年不後人學未聞道初誦習於服賈未解貫通繼覓於歐會僅能綴緝尚冀歲月之暇橫卷而隨諸生乃以升斗之謀抗顏而居師席祿以為養可竊附於仲車試而教人終貽譏於正叔徒然蠟其貌極知僭踰之愆不無虱其閒難免曠厥之責蘇湖原為著令當考嘉祐治平之規州郡僅曰具文尚尋滄洲武夷之制教學相長也雖云勉焉而力不足古今何殊乎豈曰願之而時不可仰賴高明之訓督誓竭小己以驅馳為之主持加以風厲譬蘊藏於喬嶽而平岡小阜亦資長育之功如灌注於江河而支川細瀆并獲潤澤之用教化行而風俗厚先布中和樂職之章師道立則善人多更上慶歷聖德之頌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

九

伏惟鑒照曷任冰兢

上李藩臺啟

伏以望高榮戟旬宣崇上國之功譽隆璇台屏翰仰重臣之寄控荆襄而振吳會鎮撫統千里之名藩通河淮而帶梁陳經營屹一方之巨障表以廉敬銅章墨綬咸謹凜於夏日秋霜拊以慈良免牖繩樞悉布覆於和風甘雨直有師保萬民之德豈止慰安一道之功四履騰惟五聯贊喜恭惟老大人憲臺挺生賢佐特立真儒萃詩書禮樂之精的緒是承淵源上接於周孔負輔弼凝承之望舊典時式謨謀遠繼於車襲稟采豐華黼黻工卿雲之麗洽聞彌覽經綸擅賈董之長奧學冠於當時雄文振於前代登九霄而直上橫勁羽於三秋縱六轡以疾馳騁追風於萬里載

從簪筆原自趨墀數歷曹司翔翔省署英聲特峻左轄右轄卓哉二職之華茂實益隆前行後行蔚矣三臺之妙遂外分於朝寄聿出綰於郡符惠窮黎以撫綏即奏翼黃之異績雄邊防之糾過并流張趙之威名游膺褒賞之科合五長十連而絕出更用薦辟之典兼轉運觀察以來臨瞻帷喜暫駐於南州衮繡願無歸於北闕帝心嘉許特授外臺之司聖眷優崇旋擢行省之任屬潔清之操六條潛按盡去夫奇請他比之深文施溥洽之恩七郡集安咸喻夫平訟息爭之至意兩江分於上下而治所不移三司非有崇卑而事權益進竊考創制之始固全付以總領之常迨至沿襲以來遂或分夫節制之柄顧惟臂指之勢在今日不殊於前念此綱維之宜獨大賢克舉其職承流宣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

十

化不僅朱墨之勾稽數政軍人詎止度支之籌算和平寬厚嘗以惇大居明作之先簡穆宏深不以優游取清靜之似正己以率屬奉公砥節競讓義而滂仁奧學以育才易俗移風克耕道而獲德懸中天之景曜宛陵秋浦皆仰無盡之先流大地之恩波碗水漳湖俱被不知之潤即專授於摩節碧油紅旆看周公左召公右之規模佇翊贊於鈞樞紫闥黃扉觀太傅前少傅後之事業卑職羈羈下士樸鄙庸儒少涉獵於藝文粗通章句長鑽研於經學莫識門庭悵歲月之蹉跎老今將至慙功名之踰躐窮矣何之乃當一懼一喜之時漫從為養為貧之役假斗升以自給無復當年慷慨許國之初心借緹掖以為郵猶是今者從容授書之本志獲託高賢之門下竊欣小子之幸逢聞宇宙

之大名夙懷企慕樂湖山之自得近識依歸在昔穎昌之
了翁奉紫品目於持國亦越睢陽之明復重增拂拭於希
文自顧朽鈍之資冀於坯冶之內倘可加之教誨庶幾奉
以周旋尚缺趨承之恭未及望塵而雅拜謹脩蕪牘之敬
輒敢敷社以陳詞伏願霖雨四方陶鎔庶類得賢所以報
國搜羅敬扶無毛髮絲粟之不盡其材安民在於知人裁
定整齊凡刀筆筐篋之名稱其用養士必由庠序訪剴切
之前規經世不以文章求根柢之實學採擷無棄於詩非
咨詢且及於習業得馮宋光以免大戾蒲柳櫟櫟非足供
匠石之儲薑桂參苓或可充藥籠之備仰冀鑒納不勝欣
惶冒瀆嚴尊伏增戰灼

上李藩臺小啟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

十一

恭惟老大八憲臺一代權衡九州冠冕峻元禮之節槩懸
星漢照耀之光廓文饒之規模挾風雨翕張之氣立標準
於顧厨俊及異材輩出若羣山之仰岱萬編銘鑄於銅墨
銀黃衆望咸歸譬百川之趨溟渤文章政事合二科於同
塗道德功名貫兩端於一轍江以南淮以西物無不得其
所盡露渥於厚澤醴膏連有帥州有伯邦其永孚於休競
鼓舞於和風麗日陳寶五重球琳琬琰燦焉具巖廊之珍
廣廈萬間柱石棟梁屹然負社稷之重共覩真儒之效益
增吾道之榮蓋自經義之興多汨沒於章句訓詁抑以科
舉之弊半消磨於篆刻雕蟲無復經方致遠之宏猷安有
尊主庇民之實用遂使馳驅奔走別求幹辦之材以致空
勿經營吏屬通達之考貽韋習以成俗而節義不立其閑

鬼瑣幸遇於時而學問不預其品夫惟大雅一雪此言聽
於下風竊自增氣英資雄畧知湖海之有偉人駁列豐功
信科目之得奇士房杜姚宋不專美於貞觀開元韓范富
歐記擅名於慶歷嘉祐鋪張大業願爲赤紙青簡之書揚
厲鴻休更上濃墨大字之頒卑職學未聞道年已後人歷
攬秦漢以來粗知理亂興衰之故追遡洛閩而上未窺天
人性命之微拙守區區僅免蹉跎退省默默敢有趨營冀
歲月之稍閒橫卷而隨章紆之後因升斗之弗給乃抗顏
而主壇坫之盟在昔庠序之選除原屬興賢育材之至計
今也州郡之列職僅爲索食餬口之私謀學舍荒蕪朋徒
怠散自嗟卑冗不勝慚惶幸居陶冶之中獲與併懷之末
敬因小牘上叩鴻慈倘可加之提携更望進之教督落九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

十二

霄之珠玉庶奉盛指以周旋奮十駕於康莊得假訓詞以
風厲希即承於几席願長附於門牆銘鏤不忘精誠斯在
卑陋而懷遠志固知無補於毫毛束縛而效小忠終冀少
強於分寸其爲感佩罔既鋪茶

上朱臬臺啟

伏以望重繡衣一道肅澄清之烈譽隆蒼珮六條專廉訪
之權分星史於烏臺凜凜自慄於山嶽嚴霜威於丹筆明
明易避於江河受嘉師而監祥刑聿申敬慎之指陳外事
而用中罰爰垂矜恤之文小大必以其情或擬之冬日夏
日出入反非有意盡化爲春雨和風高蓋同飛塞幃獨聳
恭惟老大八憲臺清門碩望名世偉材日月旂常琳瑯
於英葉河山帶礪著閭閻於興朝孜孜於種學績文必求

根柢以濟用循循於經世宰物不為葩采以炫名李贊皇之逸氣雄姿於政事自然詳練孔博山之清脩雅望於聲華不假交遊早馳騁於長途奔軼絕塵追駿足於萬里久翺翔於天路扶搖直上橫勁羽於九霄數歷為多課奏居最百城無出其右三遷猶謂其遲誦美譽之旁流觀英標之特起穎川剖竹乘朱轡皂蓋以來臨馮翊分藩合五長十連而並建民無遺便縱浩蕩於江湖治不收聲送滿漣之日月聖心褒許命掌外臺之司帝眷優崇擢授推班之職上服下服盡心於淺深輕重之閒單辭而辭慎測於虛實真偽之辨五職三刺不入重文九篇六章盡刪奇請例止極於精密同符蜀科獄刑號為詳平稱仁漢牘于丞相曾為廷尉積德載於高門楊司徒亦列理官餘慶延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

七

於寶篋即看旌旂犀甲擁節旄而同於八伯三公竚俟紫閣黃樞陟端揆而入為三事四輔卑職質本批賤學則虛庸鹿鹿無奇魚魚何算遙鷺鷥之侶終蹉跎於毫分墮燕雀之羣難躋攀於尺寸爰就斗之秩用佐滄澗之供官雖已卑職猶未稱經義治事共聞之矣何以復安定之規模小學近思亦具在焉詎能闊紫陽之蘊與幸託大賢之宇下加之教誨庶可奉以周旋冀分君子之末光為之主持得以免於墜失伏願高虛牧榮晉周卿弘廣履之萬閒相彼四方盡在幘幘之內轉洪鈞於一氣厥惟三品咸入坯冶之中收奇寶於道旁尋芳草於野徑則執斤引斧左右效樸斲之工抑奉蓋授綬遠近助鞭策之用即親承於几席希長附於門牆感分歸誠慶遭逢之多幸依仁

德頌高厚於無疆目默嚴尊可勝戰越

上朱泉臺小啟

恭惟老大人靈臺器諒宏遠風采浚明茹古涵今博洽推賈董之儔匹懷文抱質弘深居歐范之等倫踞確於瑤瑤琤欽四璫六瑚之寶雕鏤於椶楠杞梓適大宋小楠之宜乃以明通敏達之材施慈惠溫良之政表禎符於祥鸞馴維播德化於雅管風琴長仰慶霄節屋窮簷欣末光之照鵬旁流閭澤大川深谷藉餘潤之沾濡歲月遷除爰近推於監郡藩屏委寄更特命於祥刑多所平反務在生之一奉湯網禹車之至意願為省釋不能徧也更刪漢律唐令之繁文以審錄之餘而不廢咏歌遠擅場於大歷以判決之際而別為題署創新樣於元和牛渚龍崖龍一時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

西

之勝概宛陵秋浦挹千古之風流世多尚夫通材而容納夫樸拙鯁直之士人皆競於進取而搜剔於枯槁沉溺之中什晉陟於鈞樞當使驅騁同歸於駕馭行冊命於師保抑令金鐵銀鏤盡入於陶鎔卑職學術多疎行能無取竊尋摘於章句不解包何長涉獵於藝文敢希富駘隨行逐隊會未離於風塵隱隱伏閑竊自甘於退處幸生聖人之世菁莪棣棣豈自棄於豐草長林側聞君子之風南陔白華敢或忘夫晨羞夕膳詎云效其尺寸姑相從於斗升自學制之久廢於今師道之不復於古盡倚席而不講豈非以何為其愧虛庸無以率其怠散更嗟冗末何以早之為惟小子之幸逢辱大賢之是託申風厲之令膠庠有以承廣樂育之方朋徒有所依倚則浮磨朽鈍

長增拂拭之方鞭策疲驚薄効馳驅之用其為感佩罔既
鋪茶

上張太尊啟

伏以皂蓋彤襜千里分旬宣之寄隼旗能賦一圻重綏理
之權布麗采於中天景星慶雲咸仰照臨流浚膏於大地
和風甘雨悉被沾濡維茲桐君皖伯之邦獲見京兆漁陽
之治表周官之廉正錄漢傳以循良鄒邱得其依歸章絳
有所準式的構壘之餘液徧賜於二遂三郊叶笙磬之同
音起化於東序西序五聯贊喜四履騰歡恭惟先公祖大
人憲臺道德菁華文章淵海湖橫渠之舊學源流自濂洛
以來扼曲江之遺風手筆並燕許而上明經術以濟世務
元元本本直窺禹稷之真傳抒諷諭而達下情炳炳烺烺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

五

并削揚馬之騰語合規模於作者求根抵於古人沉深稱
厚重之儒國家是賴慷慨負雄傑之氣英俊俊所宗試百里
而剖符比三年而報最鴻恩博洽愷澤流屬潔清之操
處脂膏而不以撻握自潤施慈惠之政懸蒲葦而豈以鞭
朴必行我德如風轉移有同於偃草臣心似水扶持亦止
於載舟遂膺賞擢之科用錫褒揚之典在銓管之常調再
命作牧於方州蒙 聖明之深知一麾出守於大郡皖口
舊為重鎮同安今號雄藩遠控荆襄遙通汝洛雖昇平不
言形勝而撫馭必得名賢中朝之所推崇 聖心之所嘉
許洵受親民之職偉哉著績於前熟識制治之宜允矣課
敷於後長川鉅谷地大而益廣其施烈日嚴霜歲久尚彌
厲其節纖悉細碎盡知之矣自不遺於燭隱照微險阻艱

難備嘗之乎又何憂於恕己量物無匹夫匹婦之不獲其
所即一草一木之皆得其宜且也慕徐樺之高風於焉懸
榻更爾思任棠之微旨不避當門拔素行以化蠶浮其運
旋在簿書期會之外集衆思以廣忠益所採掇豈農穀錢
刀之常閭里歡呼數百年欣逢此日父老歌詠十四道僅
見斯才州郡不足以相煩社稷當付之大任瑤璫珪璧必
為嚴廊之珍杞梓樞樞要是棟梁之器即看碧油紅旆日
夕陟藩垣屏翰之司竹俟紫閣黃扉朝野頌輔弼凝承之
績卑職末傳樸學下里輕材漫涉四部七畧之津涯莫測
九流六家之閭奧性惟拙直落落不合於時用則濶踈斤
斤徒守於己念許國之義詎自棄於明時緣將母之思僅
相從於卑署嘗考北宋著令之始校文講藝非盡興賢育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

六

才之初心亦越勝國改法以來增秩立員僅為索食糊口
之私計自傷冗末不勝慚惶幸託庇於高賢望門牆而趨
走猥廁名於下吏奉訓誨以周旋若穎川之了翁蒙品日
於持國似睢陽之明復增拂拭於希文自顧遲頓之姿惟
冀受容而受察獲處曠閒之地敢祈或挽而或推倘可加
之提携庶克脩夫職業陳書橫篋復觀槐市之開舉論發
題重正露門之講伏願陶鎔庶類雕琢羣材本三德以又
民盡方員平直之用廣十科以造士無毛髮絲粟之遺今
者預蓄之膠庠之中與日徧置之廟堂之上則垂聲史冊
不徒比於文翁常衮之倫而附名簡編亦可比於趙德杜
醇之次敬脩蕪牘輒致愚衷即晉謁於崇階冀常依於末
席伏惟鑒納可勝永兢

上張太尊小啟

恭惟老公祖大人臺名世挺生異材間出具橫浦之節
槩懸星漢照耀之光廓垂崖之規模挾風雨翕張之氣安
世默識河東補三篋之書平子精思西都成十年之賦北
王符之瑞紀布漢於齊鄉表紫文之儀美榮華於珂里延
空稽牒共推明斷之材野絕情農是識勤敏之用安陵重
望籌策同姚宋之傳廣漢高名議論皆朱呂之亞詎止當
時之能吏實為一代之偉人蓋嘗伏草茅之中竊妄計家
國之事宣風布職無如二千石之良作牧分藩率在四五
輩以下莫問夫政平訟理庸冀乎遠格邇安茲於今日為
第一流考之天下更無異議昔以少忤眾其懼矣悼小人之
疇依追其既留羣共驩焉樂君子之得位當此重熙累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

七

冷之日又值搜奇拔異之時自一載其屢遷乃五年之尚
滯念蒼生之誰托不計夫凌雨震風慨人物之眇然竟忘
夫滋蘭樹蕙雖斯世斯民之幸或由九里而及京師豈吾
君吾相之心先一州而後天下佇看珪觀式俟璽褒大旆
高牙郇召慰泰苗之望鸞臺鳳閣伊傳著綸綍之勳卑職
學未通經才非適用講考亭之集註詎窺道德性命之微
誦涑水之編年少識理亂興衰之故歲月逝矣甘落以
無成晨昏缺焉懼滯澁之弗給爰隨遠牒用注末階維小
子之幸逢託大賢之門下近在坯冶之中得為屬吏曩緣
葭草之誼敢附通家已忻荷夫悌懷更望如之教誨集橋
門之彥選士造士咸鼓篋而橫經盛賞舍之儀小胥人胥
孰負牆而倚席表風聲以樹扶道教願承緒論聞鹿洞之

規條張壇坫以主盟儒宗因依末光繼石室之圖繪其為
忻幸罔既舖築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答羅年兄啟

早華偉材淵源奧學返三餘歲之古有過向雄繼八十
一家之奇不數崔蔡博聞辨智合居言語侍從之流簡要
清通當在臺省寺監之右乃六月之暫息預培搏風九萬
里之程會一舉之先鳴竚入登瀛十八人之選允為時棟
共仰高標弟樸鄙庸儒羈單下士猥緣同譜得與齊盟豈
臭味之差池顧道途之隔別山川相望風雨銘心偶脫蓬
坑來居學署投閒置散詎有負於生平與賢育才尚自漸
於職任幸依桂林之里快觀儀刑遙瞻通德之門尚圖造
詣冀承清誨先分餘壁之輝遠辱好詞炳似慶霄之照奈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

六

尺寸之莫致已貽笑於濶疎何賤素之未遑更祈容夫遲
頓以積時之拘滯惟空羨夫高鳥遊魚倘獻歲之惠臨可
相從於挑蹊李徑敬因蕪牘聊致愚衷言少意多終難寫
夫懷抱形留心往已不禁其驅馳輒自占陳不勝傾嚮伏
惟崇鑒曷任翹企

與諸學公啟

清門雅望名世儒宗宋艷班香疏古文之派別周情孔思
溯正學之淵源廣樂育於棧樸菁莪大收懷橘棟梁之用
蒸髦士於金玉追琢旁羅琬琰珪璧之珍文教事新咸橫
經而捧手士風丕振多負笈以從遊鵲既集於泮林鳳宜
巢於阿閣佇由芹水徑上蓬山懋竑猷以散林謬聯同事
慚虛庸之莫稱重分半壁之輝愧沿沂以無徒願借九里

之潤道途之阻未及親承夫光儀歲月匪遙即擬躬聆夫訓誨茲緣公務率通啟陳所有微情具於別紙伏惟鑒照不勝翹企

與丁司訓啟

延德忱恂負材敏碩風規傑立蔚矣儒者之華節槩著聞卓哉古人之望是則是效坐都講而來三鱣左之右之引長途而騁兩驥士皆不愛用收拾棧楠之材道乃大同爰淬磨琮璫之器橫經捧手者數百輩咸觀聽於橋門請業樞衣者幾千人爭問難於重席有詔定太學之法湖州獨取翼之在朝舉博士之師平原自來匡鼎泮林芹水羣推陶冶之功遂島瀛洲峙看飛騰之勢懋茲學之世用識不逮人謬以庸材獲叨聯事同舟而濟假維櫟於中流一車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

九

以行整輶轡於前路方深望夫教益遽辱蒙於注存价使來臨瑤笈是况木瓜為好也媿無雜佩之酬于旄以告之竊冀周行之示即遲良晤不盡寸言臨啟曷勝翹企

安慶府學月課告示

安慶江淮隩區荆吳都會昔稱南嶽登翠峯於潛山近帶西溪阻渺瀰於皖水攬雲巖雪嶺之勝靈秀所鍾通桐川梅渚之波粹精斯匯緬懷往蹟東坡山谷勝槩猶存遙溯前徽廣平勉齋淵源未遠欽清風於晉宋杜行齊何萬倫推高尚之宗考積學於元明王龍舒方本庵負儒林之望至於杏園桂苑雕華散彩修烜赫於科名若夫紫閣黃扉持軸秉鈞紀寵榮於閭閻簪纓過於韓呂中原文獻之家聲譽並於歐會天下英才之選流風所扇人人抱荆玉隨

珠餘韻相沿在在擅南金東箭是可希施孟嚴顏之亞將復見晁董賈馬之壽本學稟質迂疏受材樸陋六經四子屢能涉其津涯九流十家未克窮其奧曠方冀歲月之暇橫卷而効編摩猥就升斗之謀抗顏而從駕說竊念古者膠庠之設原為興賢育才之盛心乃觀今也郡縣之除惟存課藝校文之故事自慚卑冗曷敢怠遑胡安定徐節孝之模範可師許蘇門吳草廬之科條具在少獲廁遊於前輩廩廩乎與聞古君子之風晚託末契於後生嚶嚶然塵迷一先生之語豈無千人萬人之傑願比有接踵以偕來誰為一箇半箇之傳顧高瞻遠望而何極驪黃牝牡盡登閑廐敢云相士如相馬之奇平直方圓悉就冶鑄庶幾鑄金得鑄人之術謂文者道之所貫當沿流而泝其源然言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

十

者心之所形可即末而操其本詩賦策論較焉殊轍匪徒矜黼藻之工經義治事合為一塗必欲濟根柢之實鑽穴於微言奧指居今稽古乃克就槩籙之所同刊削於碎義偏辭崇雅黜浮其毋背繩墨而改作典刑已邈遠尋之三十載以前英髦咸資庶不至四五輩以下地連汝穎風氣重固常想中州之出偉人俗異江蘇學術樸醇深慰南方之得北士爰諏今日用集名流植芳卉於塔庭不啻珍之席上收奇寶於篋櫝莫容置之道傍報國惟以文章蔚矣太室瑚璉之器識時在於俊傑卓哉明堂梁棟之材本學才闕三長愚存一得專農馬之智湧云甲乙品題供藥石之儲竊比朱丹磨研非更續其聲悅假課試為講習之媒思同附於門牆引章縫以康莊之路愧范魯公之衣鉢安

望登庸援歐陽子之鼓旗亦能助勇頌耳以聽黃鐘大呂倡九變之和聲拭目以觀景星慶雲煥屬霄之麗采屆期擁篲佇侯鳴鑣相與有成眷言無斁須至示者

頌朱子書謝 恩呈看詳

看得唐虞夏商而後道在東周禹湯文武以來學宗孔子顏曾翼其緒思孟承其傳自大義之攸垂遂微言之幾絕秦用申韓而道以裂漢尊黃老而儒浸衰六經皆殘缺之餘諸子多分離之論廩守章句訓詁之業用紀王鄭賈服之名迨濂洛之學既興而洙泗之道乃著闕中本原則一比於伊尹伯夷龜山的緒是承同於卜商言偃定夫顯道其末已分豫章延平其傳未顯惟我文公之出始集諸儒之成窮理致知極庶物人倫之幽蹟正心誠意凜戒慎恐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

三

懼於幾微為六藝之折衷詩書易禮之旨大明煌煌乎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立萬世之標準語孟學庸之註既定鑿鑿乎如藥石之可以伐病五穀之可以療飢剖從來不決之疑說發自昔未宣之蘊秘疏奏封事莫非帝典王謀之精敘記碑銘亦皆天理民彝之奧象山以虛無為捷徑力攻其溺於釋老之非同父以功利分岐途大破其流於管商之失發揮所及殘篇斷簡俱布帛菽粟之文風指所傳隻字單辭若天球河圖之重論其道實孔子以後一人比其功亦生民以來未有乃刪脩纂輯之作具有成書而文章議論之垂未會裁定全集別集續集之不無煩雜池錄錄建錄之或有混淆詮次者博采廣搜而未考其前後編次者件分條繫而未辨其異同間入他文且增

贅語勉齋果齋之承學誰能不負其傳西山鶴山之勅典亦祇無失其舊因循既久散軼莫覓至於四書之訓說最多尤生平精力所寄而諸家之抄撰不一乃後世學術所關集編止於學庸略而未備纂疏及於陳蔡擇焉不詳雲峰之通頗為紛糾道川之釋未極刪除彼何王金許之云尚疑醇醅之異味況胡楊蕭陳之輩何止黑白之殊觀制雖重於膠庠說或同於燕鄧致使外伺者得窺閒隙並令墨守者轉見瑕疵橫肆排公行刪削譏摸索之影響謂辨析以支離考亭之書幾為屬禁尼山之旨別入旁門幸否泰之循環斯晦明之遞轉我 皇上欽崇正學表章真儒溯道統之源流爰升從祀匯群言之條貫俾纂全書學惟定於一尊理同歸於皆是黜德性問學調停之私說敢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

三

云朱陸之並稱斤冰炭輔車謬悠之狂言誰曰中晚之異論謂六經之道皆可見之躬行而四子之書尤為切於日用校勘已徧頒布宜先學並進於知行佩博文約禮之訓德同脩於仁義收存心養性之功齊治均平誠為樞紐中和位育敬屬始終統會辨論之詞而黃輔諸儒亦可不入別擇發明之要而饒胡以下豈所宜參反復丁寧若傾耳於鵝湖鹿洞之側裁成激厲直置身於武夷澹洲之中是則震八表以鐘鐺懸九霄之星漢五百年淵源可接導河積石流行於徐揚雍豫之區億萬載聲教無窮維嶽崧高崧峙於元會運世之內矣

為顏先生請同門啟

顏先生以鴻博之才丁難阨之運世傳一經不蒙稔古之

力家徒四壁會無卒歲之儲乃心織而舌耕竟囊空而室
罄瞻懷雅度溫溫然陳仲弓鍾季明之風邈志孤情凜凜
乎胡元安袁邵公之節唯知謹以自守不肯少以干人寂
寞闕君平之稱流離起考標之嘆老而被疾已無望於杖
國杖朝養則無資又何有於時制月制總計終始之具安
取六櫬之材深慮朝夕之閒或致兩楹之夢嗟蓬蒿之已
僻邱子之宅誰分慨扶服之無聞陸氏之莊安在懋竝等
咸從幼學久立師門彭戴異傳各有自得嚴顏同派俱已
顯家原無板十之求敢忘在三之義逾時歷歲未少答於
絲毫刻骨鏤心空抱慙於頂踵小人有願謂日月之尚賒
君子曰終知報酬於何所今當窘迫之會亟為將伯之呼
凡我同儕共襄茲舉桓榮負土遂崇若堂之對楊政持章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

三

且乞尺一之詔厚有賴於二三子抑無事於百千緡巨餘
洪支措置仿穎川之例輕塵絕露辦營此曲逆之來美嘗
三塗之艱竊敢九頓以請謹啟

為姚氏請助啟

姚曉老以英偉之材丁荼毒之運橫罹酷害真可痛悼幸
蒙公明之聽得伸幽沉之冤凡我同人皆為感泣而案牘
未竟歲月方長裝紼孤孀崎嶇奔走道路之費無所仰給
仇讐已報縱九死其何辭依倚無門幾寸步之莫致望深
同患虛重分憂願分東壁之光少助兩江之潤向也陷胸
決胆共知人有奮心今者倒屣傾圉更冀克襄義舉謹啟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十終

孫男希朱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十一

寶應王懋竝予中甫著

詩

春二月夜中書懷

乾坤吾父母一身詎為小浩氣塞太虛迥出蒼霞表云何
當世士如朕夜不曉顛倒衣食裏游絲自膠擾諸葛志如
龍正學白日曠舉頭茫四顧嘆息斯人少嗟予德菲薄泥
又集辛夢增益頗不能疾疾苦未了汨沒二十年慚愧辟
有標竊讀古人書劇憐窮幽香憤極鬼神通曠若瞽而瞭
洛閩世已凋墜緒誰與紹吾生雖云晚自待肯瞞眇高志
薄雲天一往頭不掉春風何融融明月何皎皎白鶴翔天
末游魚沒深沼人生誠自得胡為利名擾操刀便一割行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一

之在所聲焉哉若不及流光同過鳥丹崖峭萬仞毋使後
世藐千秋放志意慷慨稱燕趙

書曰詩言志太史公曰詩以道性情余夙不工吟率懷
而作或有合焉月露風雲之詞所不屑也然自顧不諧
於世故未嘗以示人陶隱居所謂只可自怡悅者也使
今時名人見之未免笑吾儕父耳近日人心不正邪說
橫行後生子弟類皆索索無氣靡靡無志庶恥二字漸
波已盡滔滔者皆奴妾耳豈有丈夫哉吾輩涉世日深
漸生蔓藤如繩之繞如泥之淖不能自脫須勇猛振起
精神挺擲者脊梁骨白戰將去庶有出頭日子雖被謗
議不顧也屈大夫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
也又曰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古人不作

此耿耿者常往來於天地間余何人者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能無心哉朱子曰世道微人欲橫行非剛勁有
意氣人立脚不住近自檢點大率委蛇處多動烈處少
浮湛鄉里絕無主角恐遂汨沒不復振起為世笑罵中
夜思之不知其汗之浹背也劉越石云如何百鍊剛化
為繞指柔要其所以化者必有其根必須斬斷此根纔
可長進不然只是空說不濟事也

偶閱陶集移居詩於其語忻然有會也因和韻一首
贈念堂先生 王中

我本避世人志不在田宅常持一卷書浩然風雨夕素心
託喬子竊所為役適者更比隣時時共講席於空齋
曹冥搜追古昔願為雲與龍相逐無分析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一 二

空齋索莫坐細讀古人詩古人不可見悠悠安所之徘徊
步中庭恍惚若有思千載日以遠為問此何時柏馬計得
失深意良在茲不從多嘆息斯言不余欺

即事

小小中門限日日常在眼一朝忽增高出入不及蘭舉足
若有絆旁觀盡為笑從此下心意未到已長聲咄嗟復蹉
跌慚愧色赧赧高下何得失一視初所撰自古有賢愚由
來豈異產少成不可變慎之銘心版

寄念堂先生 癸酉

帝雉山來並頡頏拚飛南北兩茫茫三千里外誰為樂十
二時中不覺忘野水橫流歸斷港寒風長吹挂殘陽今年
桃李春色何日征車到帝鄉

好似微之與樂天當時意氣更無前勝軍十萬橫矛戰巧
匠三年細鑄鐫機既不須同富貴歲規豈屢在文篇幽懷
無限憑誰說一度思君一惘然

知已一人可不恨文章何必問遭逢徒然過眼終無益如
此糊心孰可容彈事鮑宣真峭直授經張禹更中庸野人
會著遵堯錄寂寞書齋手自封念堂京兆秋試薦而不售

半落生涯似轉蓬漫將身世付夢夢高枝厭池三霄露別
葉飄零五夜風傲骨不辭與俗忤短材合得一生窮故人
問我今何事已作牆東避世翁

敬斜幾幅寫離憂惆悵無聊暮倚樓萬里風煙雲似滿
天星斗月如鈎寓書無復誇三秦偶詠應知擬四愁寄語
洛京今好在雙魚時至更和酬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一 三

鳴鴈行 甲戌

鴻鴈燕山來飛渡黃河北苦飢常悲鳴聞弦遠自匿屬
摩蒼穹倏忽誰能識江南沃饒地稻粱何翼翼側目伺山
隙呼朋共飽食來去如風雨朝暮得不息十連五五羅
列生光輝笑謂此閒樂那肯更思歸春風不相待流光倏
爾非俛仰難可住躊躇江南路體肥不受風空復怨毛羽
恐遂罹蔚羅慄慄自戰懼淮陰少年見之笑昔者何點今
何愚胡不萬舉翮天去徒爾一口啣蘆翻身挾弓仰射
天箭來不得少須臾一鴈既墮地眾鴈驚相呼努力思道
迷咄嗟復與俱千百不脫一念之良可吁豈真智愚別直
為苦樂殊

舊交行

洛陽城中花如雪遊人三五爭攀折秋風不待結子成啼
鴉一鳴芳暗歇少年盛氣寡朋儔翔翔駢服齊如鐵有不
吾如若泥滓黃鵠高飛在啼噪接軫連茵袞袞來若作酒
醴惟翹冀蹉跎未老身已衰面目冷落言詞拙古釵雕刻
非今時手持贈人人不悅世閒百物有輕重眼前如惡誰
能別不如閉門且高枕三徑榛莽人跡絕只今鑄錯已嫌
遲何處却覓六州鐵

題讀書劄記後

絳雲樓上說瞿曇萬卷詩書合自慙元祐全人誰得似天
遺一老在江南

雜業於今總莫傳殘書兩帙是遺編箇中別有關心處不
著長楊著太元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一

高元未比陳公甫篤實應同薛敬軒記取昔人珍重意畫
刪枝葉泝根原

肯將綺語費精神密證微參幾十春此學而今真斷絕不
能容易屬他人

和鹿沙自題二安書屋

丙子

萬事而今絕辦營一枝聊爾寄東楹入門曲折風無力堂
牖周遮月小明漠漠殘香雨露迴校校立壁雪霜清誰云
身外無多地笑傲還堪足此生

半子只許能容膝陸處依然住小舟不解何為空過夏更
無一事恰逢秋閒吟漫喜書堆案散步常防屋打頭料得
此中安穩坐春風春雨聽鳴鳩

磊落床頭一劍橫那堪閒作老書生杜門並不開三徑浪

跡終當徧九坑問卜只緣愁泥濁登車何日想潯清近來
自笑吾非我付與兒曹說重輕
少小與君最往還文章氣韻早窺班未聞半驥常同卓豈
有蛟龍肯戀山四海於今誰不識是中能得幾時閒屈伸
定理惟看蠖萬種愁心一併刪

遊惠山憩品泉亭和鐵上人韻

丁丑

蒼山擁近郭到此意適然陟嶺頻迴首臨池小息有槎枒
攀古木清冷吸名泉賸有山居願探尋莫計年

過寄暢園和鐵上人韻

名園此日好勝境更誰同苔繞亭亭樹歌催細細風蒸嵐
屯野碧破萼點梢紅向晚添幽興淹留意未窮

贈鐵上人用前韻二首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一

五

漫爾相逢日襟期共灑然世人多貴耳誰氏可差有章
歌危壁琮琤響暗泉論文重有約握手在今年
未省西方教師今獨不同清心懸凍月逸韻滄流風瑤樹
旋吹白珠芭乍圻紅高談連日夕此別意何窮

又疊前韻二首答鐵上人

獨住香林寺高齋思渺然煙雲長在眼風月一擔肩野鹿
頻窺戶空山自煮泉此閒應可樂端坐數流年
喬子曾來此嗟余未及同倒懸滄海日橫吹大江風石路
熈峯踞山花闌白紅斯遊亦未遂豈獨嘆途窮

舟中感懷敬和叔父樓卮公韻

本四首

撲面飄風起逢迎却小槎鶯花歸夢數驛路客愁賒感浪
翻孤月疎崖舞急沙白雲層疊處遙指是吾家

勝地排芳樹晴光鎖綠筠低迷山寺路高挹太湖濱偏覺
寒隨客常思睡過春寂寥無限意有愧草元人

去歲秋風裏還家暮雨昏驚波浮斷岸橫機過高原青鳥
誰通使黃熊未到恩今朝誰過此嘆思舊潮痕

三月初余歸寶應園中牡丹未放及余以又三月重
來則花已殘矣感賦四絕句

薄陰輕響弄芳辰去住紛紛笑此身今日偶從花下過驚
心已是十分春

暮暮香苞翠裏勻歸來別作一番新紛紜眼底真無賴只
趁春風不待人

蜂喧蝶亂不禁思國色天香借一枝窮蹇應知原有例却
愁與汝不相宜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一 六

關風長雨送春殘寂寞高齋作意寒惆悵明朝春欲盡悲
欄不厭百回看

惠山酬唱詩久未成篇鐵夫屢促之用前韻自嘲
側聞高論迴自省忽茫然列坐嗟箱口寒宵笑聳肩徒云

工篆刻只是負林泉始覺平生誤蹉跎歷歲年
薄材敢自素願與古人同清冷三霄露蒼茫萬里風任教

嘲曳白未肯拾殘紅竟夕何曾寐推敲兩字窮
梁溪郭外泛舟

料峭西風氣肅清宿雲解駁快初晴青鞋布襪從今始桂
權蘭棹試一行丹嶂千重思正遠碧天萬里意空橫眼前

大有娛情處多少溪山管送迎
亂流孤峙自成奇匝地濃陰接綠漪遠寺閒看四面水倚

欄約數一枰棋摩娑古石尋遺跡追逐涼風入舊祠落日
放船應自好篙師解纜更頻移

山色雲容潯水收斜陽返照入中洲蒼蒼暮景千峰合渺
渺長空一水浮身似征鴻無定所心如巢燕只歸休秋風

不用頻搔首八月江頭一葉舟
贈胡敬仲

世味蕭然總破除焚香宴坐自深居縱橫獨有千鈞筆搜
獵長隨一卷書野鶴摩空雲滄海寒梅斜影月踈疎逸情

高韻無能似魏我蠹中百不如
湖州舊學淵源遠內院遺編統緒長開卷恰於心有得閑

門都與世相忘咀嚙不肯逞言語篤實誰當論輩行我亦
曾聞伊洛旨鵝湖鹿洞好商量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一 七

客舍感懷以旅食法當瘦遠行人所愁為韻
天風吹遊絲飛颺向何許出門多棄捐流光感羈旅我心

如秋砧日夕千萬杵空堂時歎息鬱鬱欲誰語
豈無桐可棲豈無竹可食嗟彼鸞鳳姿而乃在枳棘願借

南山霧冥昏共一色泛泛同舟子何須辨白黑
愁思日以侵有如萬鈞壓微茫方寸閒固守坐牢甲戰勝

癯者肥根株付一鍾究觀空門中此是安樂法
空庭獨延佇天高日正長豐悴忽去來得失安所當奇文

窺楚屈妙理析蒙莊生平宿習在結念不曾忘
膏以火自煎山以木自冠聲悅刺繡文擾擾與心關我本

澹漢人坐此日羸瘦願尋第一義小道何足究
晨昏三十一左右奉中堂胡為餓驅人離家日以遠望望

白雲飛三起不能飯尚故王子陽迴車九折阪

床床有病婦掉臂忽遠行丈夫志四方豈無兒女情何因

鍾疾疾醫藥漫縱橫家書不易到若樂那能明

世道離淳古澆風散其真而兒幼長成未知學何人醉謬

舊家法正直我所珍此言能信否遠寄使書紳

江漢水之大其別為潯澣賦分有定爾窮愁固其所生無

媚人骨與世日齟齬橋袖有佳味肯復戀粗糲

丁與壬為妃坎與離為仇相反乃相成此是天意不自顧

終無補歲月忽已道閉門讀書史已矣余何求

夏夜感懷和敬仲韻

涼風已是片時秋牢落清房意轉幽熠燿小星穿樹出空

明積水接天流壯懷誰與銷深夜高詠應知釀別愁吾道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一

非耶還自笑合將身世付悠悠

玩月用前韻

肅肅輕寒五月秋橫斜疎影更清幽波浮碧瓦翻無定光

射銀河斷不流未解題詩猶有恨慣經作客已無愁寬裳

自是人閒曲碧海青天只謬悠

書座右二首

長堤潰蟻穴君子慎其微生平操持力不敵一念非波浪

浮天濶濬決四圍內省增歎息已往安可追

奔馬不可馭盤石不可幹是非反掌開鉛刀貴一割我心

似寒灰百念俱刊剝願更塞其端絕之在由枿

偶作

拙守何能有巧逢漫從季主卜窮通已無萬里封侯史

直一生磨蝎宮冷淡自甘時輩棄清高未與昔人同出門

一笑何事老放江湖號病翁

憔悴應知力不任行年已見一毛侵長風大浪平生志白

石清泉此日心世事煙雲歸變滅聞中歲月足幽尋空齋

大有遺編在時聽朱絃太古音

蓮池菴舊有三教堂張明府毀之作詩下已人因次

其韻

倥傯顛蒙迷黑白異教舛馳爭相逐詭辭誕章滋糾紛茫

茫歧途竟安適祇園高坐張網羅頗疑世人嘆怪僻金銀

銅鐵歸大冶左右採拾工塗澤漫云三教共一源入門會

不辨主客珠裝寶飾例從同遼瀾千年雲霧積吐哉小儒

爭淺膚證引疏通害愈劇崛起韓歐有幾人庸庸餘子其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一

誰責我公遠紹兩賢後一憤今將付火宅神靈萬古寒太

空顧此旃檀豈遺迹是非剖判直分明附離何有豪髮益

西遊乘日亦虛荒位置原不棄履屐不論不議古之典只

用彼法題之額長歌激烈敘其由勁氣方當沮金石願持

此詩曉群愚門閭洞開我心獲

讀詩疏

一經穿穴舊家風地老天荒閉戶中細注蟲魚銷假日不

須辛苦學屠龍

人日用退之城南登高韻和念堂

獻歲會佳節曉日和風弄端居茅屋下兀兀如癡凍蘭編

信有味佚遊戒無用古人不可作執鞭吾誰從炯炯一寸

心直與千載共剥啄叩門來衣冠強迎送念當遠遁去伏

陳躬種葑不爾來孤舟萬里快一縱丈夫各有志胡為妄
倥傯寄語同心者寸陰宜自重

燕堂諸公俱有作復繼其後

嘉會難羣朋乘酣恣嘲弄賈勇各摧鋒剖疑若滌凍而我
朽鈍姿不中一割用喬子發高唱搜剔徧遊從瑤函滿琳
琅願與拙者共固距不容爾牽引已叠送前煬迫詩腸石
田煤茨葑又如行蜀坂束馬不可縱文章一小技顧乃徒
倥傯執筆祇自笑累句詎宜重

病中題留侯世家後

老向赤松傳寶訣穀城黃石轉荒茫素書一帙分明在檢
點曾無却病方

高沙寓齋獨坐偶憶江南之遊因成長句二首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一

十

旅寓應無外物牽高齋趺坐思悠然荒寒恰與秋天迴寥
寂還於靜者便浸笑此生如寄爾都忘今日是何年朝來
飽飯無餘事手把南華第一篇

從來性癖耽肥遯一室蕭疎夙所甘壯志何須馳薊北幽
懷忽自憶江南清風十里吹黃葉紅稻千塍落翠嵐遙念
昔遊佳絕處孤峯頂畔小茆菴

戲作示同學

丁亥

諸君才調各縱橫前輩風流見典刑乍看異軍驚特起却
輸一着占先鳴同時謾說河南簡晚節翻傳少府平鈍拙
無能偷格律廿年雕琢竟何成

贈相士

戊子

東西南北只橫飛倏忽空行絕馬蹏蹏坐畫爐原偶爾莫

將姑布認麻衣

遷延何望九方臯駑馬應無驥一毛邂逅逢君惟淡話蕭
蕭小院滿蓬蒿

題海陵武使君相馬圖

庚寅

長松千尺倚絕壁寒風謾謾來西極細草平沙萬里遙駑
駘遠自渥洼側使君疑立少踟躕中有至意人未識前身
應是九方數驪黃牝牡同物色鳳膺虎脊擅奇姿飛電流
雲白起特容與蕭散脫羈韉錦韉珠鞍鉅外飾應策騰空
須臾爾爾儻未可尋常測周遊黃澤轉瓊臺弭轡更就芝
田食金埒未解重驂騮蟻封安用資刷拭神駿之愛愛者
誰口不能言寫以臆使君意氣萬人豪逸情遠性無畛域
牧民會須去亂群周旋後先利啣勒更加按節鳴和驚惠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一

十一

養不欲窮其力舊德曾聞司隸驄治譜一一遵軌軾屏藩
今日正須才左驂右服此其職他年餘戟重旬宣千金市
骨意尤亟大廈可成非楠櫟衮衣云補豈要赫駑駘鞭策
効驅馳一過馬群空冀北考牧攻駒例久傳汧渭華陽數
盈億十里五里白汗流什伯之中焉取仿太行朝邑憔悴
時筋骨形容皆自匿一經品題價十倍先景遺風信可得
使君著意風塵外為撫此圖三太息在垌伏櫪俱長鳴不
須更鑄銅馬式

贈攝高郵令胡秀標

崑崙之水來自北淮泗從之相左右洪濤瀾汗渺無際顛
風急雨常奔吼淮揚兩郡為澤國萬民流冗嗟四走安集
撫綏賴良吏古之冀黃誰其偶胡侯崛起遼水上胸中磊

落羅星斗前年會攝安宜宰閔閔勤恤不務答曰膏布漢
雨露施覆育所及徧穀穀以德化民民不欺中庭下用陳
鞭紐綱紀小大事咸宜綜練精詳卯及酉盡絕請謁屏苞
宜一介分明義不苟飄飄萬舉振六翮直以指骨為汗垢
歸裝不留一錢看惟餘德澤在人口去冬忽聞五城來鼓
舞歡喜連童叟兩界相爭幾不決佇立南望空樓育我侯
親事載一期惠政清操如素守瀕洞適逢災沴餘賑窮恤
乏行所部搜剔窮鄉一不遺人人親自給官穀紀德敘功
滿里閣投以木桃報瓊玖天門鸞鷟忽群飛紛紛符檄來
如數一手枝柱與上下屈心抑志常忍詢激澗珠湖浪不
驚卒保農民安畝畝安宜相望百里間何天獨於五城厚
私為公天時值二雨水災後民不堪命胡德不不一應五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一

三

今德之我昔有侯宇下日閉門不會通誰某揭來遊此忽
兩旬與侯大扣而小扣職卑祿薄不自輕欲為干謁圖不
朽參以見聞三嘆息今之司牧所無有落落如侯亦天下
可使斯民無踐蹂清源龍門聲望高姓名曾自達旒戟有
賢不用古所希譬如良玉終必剖鵲起鵬騫更不疑慎終
如始余所糾願為河海潤千里沾濡且自通梁笱趨承寧
用舒遲吏佐佑常思直諒友辨材必欲致梗楠長禾終不
容狼莠規模弘廓意豁然知人善任非自詡以簡取繁莫
過勤力餘於事無齒莽簿書更值閒暇時玉軸牙籤不離
手三原王公撫吳日舟中常載李元壽萬誦臯陶益稷篇
正襟危坐以心受鹿野見歸太僕古人讀書乃如此章句纂
組非所取胡侯胡侯廟器輒竭愚衷叩瓦缶勝之此履

方起迎當母以規為璣否遂寧宮保今大賢拔擢我侯置
先後敬附一語効芻蕘采葑采菲忘妍醜惟黃會合日以
於俯視兩郡如在秋增卑倍薄非長策淮南黃北可永久
相其水勢決且排略仿古法疏八九印川舊說未足據勛
名當使錫圭自侯能為我建一言立起昏墊登陵阜西郡
千載恒尸祝豈獨小邑頌父母養雞種黍在衡茅材薄猶
能刻峭樓

偶作四

寂寞從中隱次且合小休稱心固易足與世本無求咫尺
波濤惡尋常風雨愁所需惟一飽辛苦任橫流
道路依人拙鳴號都不聞亟為懲咎賦悔作送窮文深谷
漁樵侶空杯猿鶴羣百年已過半何事日紛紛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一

三

放言

黑雲湧天六不雨萬竅號風沙莽莽登萬四望心茫然一
雁孤飛下平楚深山大澤滿蓬蒿嘆息誰能中梁柱倏忽
變化有特咫尺莫辨鼠與虎淮陰本自畏周叔有材不
用棄泥土高冠長劍彼何人大笑柏直口方乳成敗須臾
反掌閒千鈞已壓懸絲縷寥寂荒雞時一鳴慷慨中懷起
且舞羊腸詰屈車輪摧坐糜歲月守環堵求齊空勞工鼓
瑟適越何事資章甫五柳先生歸去來武陵桃源無古今
宿真州
昔時曾住古城邊風景依稀似目前二十七年成一笑荒
雞聲破五更眠
六合道中
歲今十五午與喬生受百從六合往江寧寄

騎驢曾此逐塵沙細席優游歲月餘掌故只因從伏勝校
書無復待侯邑平田漠漠孤烟直荒草離離晚景斜猶記
伊川雍錄語低徊往事重悲嗟

滁州

青龍橋畔夕陽斜重疊關山曲曲遮遙望西南最高絕不
知何處是琅琊

庶子遺跡久微茫六一文章萬古光更有醒心亭子在南
豐端的嗣歐陽

清流閣下成陳迹孫趙爭雄亦已亡涵煦百年無事日遺
民未解說滁陽

滁州大柳驛慧月菴牡丹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一

古

滁州之西驛大柳慧月菴中誇世守牡丹一株圍四尺乳
枝盤屈交索紐植根已及二百年花發花開歲月久荒寒
窮屋三五椽平臺剝地莓苔厚旁有小株稱重樓曹鄴未
許齊秦偶山僧頑野不曉事南燭辛夷乃與友綠萼紅苞
空自芳蛛網繁繁暗戶牖樵夫蕘豎時來過壁上吟吟無
一有而我到此重嘆息徘徊周覽日及酉傾城國色辱泥
塗此意毋乃天公負常聞洛陽全盛日牡丹叢叢為澤數
三月春風潭池來舉國遂近狂奔走翠幙繡帷相護遮朱
欄玉砌橫左右歐陽譜記其詳爾雅釋草同不朽姚黃
魏紫天下奇至今詩人常在口風流歷世世相傳十載古
株徧山阜名園自昔有廢興亂離况值羅李後宮室焚燒
掃地無根葉剪伐供薪薪遺種都從由孽生萌芽初茁如

乳設從來造物忌完名瑛實往往遭擊刺此花流落荒山

中反以幽晦全其壽得失相乘自如此盛衰有以識寒更
僧言此花多靈異才帥遺語有從受前年州守移署中二

年不花惟其咎伽藍入夢送花來花仍如故似指喉幻語
要足驚群愚推之於理詎信不浮屠桑下不三宿而以區

區遂蒙垢花不因之為重輕俗子好怪何足取我作長歌
材力薄若呼烏鳥叩瓦缶聊記滁州慧月菴此花今日此

敦貞庵埃深天車馬疾他年莫忘重載酒

旅中與逸上駕談江聖任西先生遺事慨然有作

黃河昆侖來曲折萬派匯富鎮當中群山如列隊規模
氣象閒濶然莫與對嗟余生已晚不及見前輩少小所傳

聞往往遺烈在英英歟方公獨立持清裁意氣薄雲霄直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一

五

節寧玉碎正當橫流時赤手障一簣高風振萬古遠與李
杜配東林天下望公以早歿晦位卑名不稱談者發深慨
侍御後起者柔剛非一概風骨相承接學潔無瑕額尋尺
灑江湖紫紵引灌漑晚歲脫塵埃飄飄餐沆瀣與世本無
爭詎肯厲矛鋌至今閭里閭厚德民所載自從西公亡吁
嗟不可再淵源無的緒音徽猶未沫先民有典刑側聽多
清譚時於几席末恍如聆警教寥寥三十年耳目都不逮
後生恬所習遂乃恣狂詩議論侈翫訛文章飾藻績岐路
紛奔馳公與繩墨背偶為誦前脩有若嚼木柿姓名寢不
識安知所服佩榛蕪塞荒塗往來日憤憤孤鳳時一鳴不
勝衆犬吠金口而木舌已矣坐自廢陰陰風雨夕復見三
日肅開出得吾子磊落刪衆穢偉材越流俗何止什伯倍

晴昔記舊聞引頌常時味今朝旅寓中相與同慷慨願繼
函公後繼仰振一代掃刮去垢氣誅鋤蘭草萊安驅以徐
行百乃造與內九原如可作亦獲游車停微言一以續默
默悲懲刈余豈識終人壹鬱抱遺塊勿欲吐狂言四顧若
有礙氣味忽相合漫長三尺喙慎勿示世人徒爾增話碎
君其自底厲余已安衰退閉口不復道歸歟事耕耒

偶作

達夫五十工吟咏而我明丰始及之莫笑老來如炳燭閉
門覓句未嫌遲

詩有別才詎不爾韻語久已誦南豐杜韓歐李淵源在只
是無人續正風

大歷以還多作者次山獨錄篋中詩艷辭麗句從雕琢詔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一

六

獲遺音自不知

高山鉅谷識規模白日青天有坦途千古文章傳正印莫
教細碎枉工夫

宿胡家莊初入河南界

驅車幾日策疲羸路入河南向晚炊梁宋由來平似掌汝
頰翻是鈍如鎚沃饒無過中原地淳固終於大任宜俛仰
古今一惆悵長歌吟嘆有深期

舊德先疇猶未改轉從樸陋見大真敢云天下無高士只

想巾州出偉人廣厦要需梁棟重大主不假斷雕新了翁
亦自生南土遺語當年豈漫陳用先人語也齊詩

杞縣

搶攘悲往事迴首意多違時代有今古山川無是非水

舟重載車敗馬耶戰何必爭岩險惟當慎此機

行田中

四望平疇合溝塍未可尋有風翻麥浪無地插秧針待雨
朝朝急驅蝗歲歲心年豐人自樂常誦帝恩深

書輝縣志後

奇節千秋著六經共城原以共姜名首山不近朝歌地周
召還從史氏評及家書有共伯和與史氏共不能辨註云

毛序鄭箋世所宗鄭書誕謾更誰從自來世子無封國更
合三監說邨鄘世子封於共又謂之鄘皆非

水石風花口放歌洛陽城裏自婆婆向來堅苦百原上未
必還名安樂窩即子安樂窩在洛陽邑人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一

七

魯齋名字震蒼穹劉削都嗟事跡空何況實姚邪律輩文
章勛業付秋風許姚實邪律諸公皆已

鄉里於今傳舊鎮竹林遺跡認荒苔公和偶自逢嵇阮未
信山陽接嘯臺志云山陽縣廢為鎮竹林

略記舊聞多抵牾悟何人辛苦任編摩網羅放失非吾事勝
地而今只一過許將往

贈胡玉臨

千里驅馳踏輦塵一杯相屬意中新老成如復見前輩謹
慎應緣學古人陳寶五重傳琬琰和聲九變奏韶鈞固知
不負平生志看取規模冠等倫

理學名家思舊德謂學士循良列傳佩先型謂方伯清門

久已推三世治譜由來守一經蕩蕩江河都滙海踈踈

兩自從星當年傳語人如昨更與高吟試靜聽

子諒合作百城師卓魯遺風再遇之寥寂庭空無折葦蕭條壁立有懸條優閒並可誇三秦豐樂欣聞咏十奇朝夕及今常底屬屏藩重望有深期

石稱又量豈寡失銖積寸累乃無乖十連原自里胥起六察必從州縣來案牘不留非俗吏風流無取是清才老夫紅語真堪笑橫浦慈湖論本諧

采溪曾住小樓偏絕憶當時倍惘然廿載忽過常拊髀除非今二十年矣三人並建可差肩從遊者永叔持李王臨今皆仕州縣征車慷慨來今日細席從容記昔年五十無聞功業晚只應留取此心傳

與王爾昌敘別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一

六

忽漫相逢絕可憐龍山常憶共華筵青衫漂泊三千半曰髮蹉跎十九年戊寅歲與爾昌別何不為避世計算來只欠買

山錢與君握手還如昔說到當初已愴然

舊遊重數真如夢端居堂中歲月遙賤子今猶在壑谷故人都已上雲霄泥塗亥字何須問冠劍丁年未許招山用虞話

惆悵共城將遠別射湖他日訪漁樵

鍾巨源出示新詩因贈二章

麗句妍辭著有名由來姿態合傾城即憑絃索翻新譜更聽涼州意外聲

溫李風流有別情西崑酬唱接開成紛紅駭綠尋常見倒寫銀河徹底清

又贈一草堂前韻

邂逅相逢識姓名寧懷久已自舒城謂王引商刻羽何人

會郢客高吟是正聲紅袖烏絲自寫情淵源遠出庾蘭成碧欄寸寸橫秋色謂

語天與詩人一段清

百泉山道中口占一帶烟霞望不窮蘇門姚許有遺風我來願住百泉上可得他年附寄公

嘯臺當日獨深悲正始風流別有師避世詎如嵇阮輩木能身到七賢祠

見見聞聞都不同荒山寂寞弔遺蹤容城已遠睢州歿誰與安禪制毒龍

讀書常自思前輩到此彷徨意未寧四十年來無一事橫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一

九

經久已負平生

次鍾巨源韻留別

夜看斗轉及參橫征馬群嘶愴別情四望塵沙迷轍跡幾番奔走誤平生枋榆未遂當年願湖海空憐後日名惆悵河梁吟好句媿君詩律號長城

下帷雜誦一經橫襟韻飄然遠俗情妙語只今推屈子湛思久已過揚生擅場大歷知無敵新樣元和合有名相見未幾還惜別蕭蕭風雨結愁城

破曉前山翠黛橫清風策策動高情長吟重悲齊三士逐世還從魯西生流落常嗟未卒學夫離應怪不求名若今此跡塵寰外珍重他年易趙城

問路

平明旅店動征輪纔及半程日向辰一直路從城裏去
人皆謂清溪為城關三义口問道邊人前村髮髯爭驅馬
舊轍縱橫孰識津自是多岐難辨別役夫莫厭往來頻
曉目前途四角輪此行亦自不逢辰半生蹭蹬誰如我中
路崎嶇難倚人莫問田夫能識字既充水手合知津梃言
蠟貌多如此太息還應自外頻不識路

旅中偶作

平疇廣野日揚沙老向征塵閱歲華落落東來一騎馬搖
掃西去四輪車殘春未盡聞孤鴈新月初圓看晚鴉寂寞
黃昏人獨坐幾行題壁字欹斜

舊學分明似畫沙煙霞泉石自清華此年跋涉經荒峪隨
世低昂坐小車斷岍荒村留古樹夕陽流水認寒鴉而今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一

二十

益信歸來好滿院蓬蒿一徑斜

共姜臺

聖人刪六經獨著栢舟節於邶鄘衛中邈邈凜孤潔貞
本天性非為名教繼之死矢一語震厲如嚼鐵高標何聳
峙寒空斷冰雪龍比一輩人同灑萬古血周禮傳五服二
父乃具列法以中人制條目何廣設尚餘荒古風陋語未
刊劉不有守義人孰補綱常缺浩浩洪河翻地軸為之裂
斷盤旋赤手天柱傾不折至今千載下景行仰前哲我來
平臺上懷古欽貞烈想當孤守時耳目若割截悠悠未亡
人百念俱灰滅豈顧後世名遺跡留卓傑不知何代築廢
興凡幾閱人心本不死清風在嶺嶼西望太行山俯視同
邱垤野老不曉事崇構華築稅翠幙被明璫儼與仙佛埒

吁嗟當年心沉沉苦霧結防身動如律舉足不踰閭胡乃
效此為九原徒悲咽土偶非其形即當一時撒燄煌立木
主遺篇大書揭共明靡他義庶足警愚劣我今作此詩其
猶吹一呖願以示後人餓死無蹉跌伊洛多發明慷慨片
言決此義自共姜聖經若樹泉騰語記他年重與表碑碣

題共姜臺詩後

今之汲縣古沫土孟侯傳世八九數共城遙遙在遠郊謂
姜處此非其宇東宮西宮古之制何況共伯早死無其王
寂寥孤守耳目絕不應荒野獨踽踽俗言世子此封國傳
重不為別子祖且也伯當兩髦時曲沃詎值申生怒或云
共山下有共伯墓共山之名以此取周人之相也合之古
有從葬禮所許百歲之後歸其居便令死骨同朽腐白楊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一

三

蕭蕭夾古道孤禽獨叫號悲苦後人於此築高臺想像清
風萬萬古歷載綿邈臺猶存遺蹟直與首陽伍見聞已遠
付荒寒後人傳說多莽鹵更指此為共姜葬因其基址崇
垣堵共山相望咫尺閒豈以孤墳留山陽固知此語未足
據大類鑽皮出毛羽昔者馬遷稱好奇涉獵廣博肆纂組
共伯乃入鑒侯羨後世至今疑衛武又如汲冢記共和異
同豈特薛魯鼓筆削不經聖人手紛紛議論終何補共姜
節義詩所載如圓有規方有矩高臺舊峙名不磨儼若千
鈞繫一縷邑志草草多缺略願寫此篇續鄭譜

肅臺

漢終四百九服驚崢嶸特出當塗高削平袁呂拒吳蜀誰
知三馬食一曹指揮塔序走群雄網羅八紘無奔逃王鄭

孫陳稱舊德萬鈞之重輕鴻毛翹翅車乘多叔東珠摧工
毀火銷膏刃生利害反復手崛起寧得不枉撓先生抗志
風塵外一身孤子守蓬蒿被髮穴處猿狖羣然始知聞
扁牢苟全性命亦非易相去咫尺翻波濤有時長嘯激悲
風萬木洶洶增怒號山谷如聞鸞鳳音相見不識徒勞勞
嵇既養生終不免阮亦東逝隨滔滔固知西者不俱全祇
今千載同警警泣麟嘆鳳徒為爾挫折豈謂非其遺春蠶
作繭自成蛹副禱乃過三盆縲千里馳驅迨以忽霜蹄一
蹶傾塹壕前車之覆已如此汨泥揚波鋪醕糟失意還如
快意人俯仰相隨如桔槔

自開封往輝縣途中作

濃李天桃千萬朵春風融冶吹婀娜牆邊老樹落無花寒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三

寂空庭明月墮生平不作依人計槎牙碑兀與時左低頭
垂翼默無言外閒所見總非我未耐朝市日周旋唯向山
中盤礴羸三十年閒歎忽過野蠻作繭自纏裹今者胡為
驅車來俛仰四顧無一可崛強意氣終不除焦爛直如赴
水火閉門僵卧無慙顏信知溝壑非吾禍襄陽一書共歎
息誰云退之蹈正軻相排未已轉相效惟中大笑眇與跋
浸尋歲月多漸靡琢削節目平磊砢曩時所學今何如忍
遂蹉跎同公磨此閒得失判豪釐固塞隄防謹闔鎖洛陽
二頃無復望拂衣更待何時果天末鴻鵠已高飛世人徒
羨沉沉影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十一終

孫男希周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十二

寶應王懋竑子中甫著

詩

寄贈胡玉臨

淡沲春光閏月初共城幾日駐征車來看墨綬分符竹
羨斑衣奉版輿倉卒東歸還舊隱低徊北望視新除
無限憑誰說千里遙緘尺素書

絳帳當年幾往還曩時所學一窺斑聲名豈落盧楊後
事今居召杜閒細雨無聲通畎澮長風有力到榛菅安
馭吏腐生話座右箴銘未可刪

寥落風塵飽所詣相州南下再停驂參差忽作經年別
躑躅留異日談問渡誤傳綠海岍對河渡名行吟空自傍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二

卷二十二

一

江潭北風又寄丁寧語舊德先型更細參

喔咿功倡玉繩低衮衮征塵日又西一去未能尋故約再
來何日續前題寒花吹落迴無處羈鳥驚飛不定棲可是
茅簷安穩坐蕭蕭滿院長蒿藜

勞生何計得長閒俯仰隨人一笑怪大地如行九折坂小
休還憶百泉山不堪潰穴時時補漫把彈弓寸寸學師法
只今推兩漢春風且為破愁顏

述懷寄玉臨用舊韻

車馳馬逐趁飛塵翻覆應嗟世局新千里關河逢驛使一
朝風雨送歸人往來自是無長策行止終當付大鈞窮老
詩人原有分郊寒島瘦可同倫

鷄上飢鷹未肯馴飛颺一去解天刑屋傍自樹龍難柵窓

下閨鈔相憶經除草決渠驅何段引帆繫輒笑奴星齋益
隨分何能足叩角悲歌孰與聽

稿枳兀坐得吾師日暮河梁安所之初過晚春花澹澹恰
逢淺夏雨絲絲蒼茫已作兼旬別邂逅翻成一段奇曾到
歸仁堤上望燕峯搔首憶前期

安樂道窩接嘯臺攀蘿捫葛路多倩遙想當時成獨往却
憐此日不重來巖樓澗飲知無分綺章只費才自笑
峙嶠空好事天公何意未云諧

抱膝高吟一室偏矮箋細寫意愁然三塗豁谷思垂手二
頃田園可息肩浩浩陰陽催小至紛紛憂樂感中年生平
不負幽居願賴有清商一曲傳

寄贈鍾巨源臺原韻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二

二

西窓剪燭論縱橫漂泊偏嗟客子情碧水青山幾一到春
鴻秋燕太忙生杯盤草草誰堪語驛路多匆不記名嘆息
故人原有約夢魂猶自遠共城

磊落床頭一劍橫抗懷古昔孤情當在誰識庚桑子今
川還憐轅固生前輩源流如可接後來草木亦知名羨君
闔戶勤穿穴奚止風流重管城

寄贈王爾昌即登前韻

高樓正敞西床橫歷載周旋共旅情自不見來多後輩再
相逢處似前生蕭蕭盡改新鬚鬢落落猶傳舊姓名接席
連茵凡幾日又驅車馬去孤城

颯波遙見大河橫萬折難諳世上情淡泊故交非熱客雄
豪直氣足狂生空囊不恨無錢使小戶偏能以酒名芳返

神時須過我片帆直指射陽城

寄贈胡永叔疊贈王臨前韻

問學由來久軼塵發揮今見一番新規模猶記當時語
味還同我輩人兩世淵源延寶蔭百年典則著和鈞偏隅
小試經綸手雅管風琴自異倫

風操冰霜加峻厲空庭閑寂靜儀刑神明未見誰之比曲
折却如舊所經却卷波瀾歸一勺更從照耀映三星循良
績茂謳歌遠洋溢仁聲滿聽

踟躕曾過淇水湄風塵憔悴更何之長開通德唯留草熟
看平原不繡絲此去生涯甘澹漠近來事業轉難奇閉門
擬作四大老子重過未有期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二

三

都自太行來崎嶇願奉三年最馳驟原非百里才先世
屏藩推重望詔書五色即須裁

淵疎音問何時達薊北書來一莞然謂念堂矻矻說君不
去口英英如子孰齊肩殷勤笑語連三月於未春晤蒼蒼
風煙又兩年屈指後期無定在新詩好附驛筒傳

七夕雨

織女黃姑事竟非穿鍼貫縷意多違癡雲常在明河沒驟
雨初來野鵲歸萬里不通京洛夢十年猶守故園扉方心
未繫憑誰乞奕奕空傳五色輝

題墨乃興
龍龍濃姿已盡刪一枝新自洛中還相逢莫恨緇塵染別
是人閒水雪顏

蕭蕭孤韻澹幽襟水墨應知着意深素質不為兒女婉却
從朝市覓山林

題畫紅蓮花

搖曳一枝倚水斜冷疎偏稱野人家無端也著胭脂色拍
手來看富貴花

月曉風清水一涯淋池何日更移栽夢中似到麻源谷十
丈蓮花變碧開

凌波仙子媚幽姿歛袂新妝不自持老去風情渾減却也
應不作女郎詩

和瓶中荷花六首

達郭荷香認舊溪積陰無奈客中樓一枝低亞瓶巾見不
門前十日泥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二

四

燕支淡抹醉春酣繁麗何須憶水南却笑崎嶇多好事首
風怪雨過空潭于宮封事出郊看荷

搖颺輕紅映碧空秋光掩冉畫簾中長廊一過香如縷不
羨淋池十里風

酒暈無端上玉肌數枝綽約比瓊姿西洲別有無窮恨不
到風清月曉時

曾蕩輕舟出小津藕花四壁靜無塵秋風斗起雙塘夢元
是山間林下人

名花暫對可銷憂胸次翻添一段愁三十年來成故事迴
峰亭畔記嘗遊縱橫圖荷記最盛

夜坐偶作

端居消永夜泊與淡相宜身老長閒日心清久病時秋聲

來樹裏月色上簾遲會得此中意孤吟一卷詩

山林麋鹿性朝市總非宜歸夢三千里鄉思十二時高枝
花發早深谷水流遲不盡平生意波瀾付小詩

和元溪移居四首

散髮狂歌紫府仙塵埃不斷忽羈牽寂閑未肯留三洞安
定於今試五遷詎有園池比履道賸將草木寄平泉人閒

適意都為樂策策秋風起暮蟬元溪在永師凡五易居

塵沙撲面走中衢轉入幽居景物殊老樹當門新翠合平
臺一望晚煙鋪重吟元亮閒詩句更榻洪崖舊畫圖火急

發書聞上黨寶安今已換桃符念堂先生嘗謂元溪當移居今在上黨元溪舊寓寶

寥寂揚生宅一區篋藏千卷足清娛十年喬木中梁柱萬
里丹山引鳳雛家具紛紛尋短檠詩筒日日走長鬚求羊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二

五

來往添幽興不比東隣濫瑟琴

穿徑誅茅築小邱杖藜亦得暫優游入門曲折迷新術當
牖橫斜認昔遊惠仲雅舊寓此仲進未堪稱北部士龍且

今住西頭復同正則相隣近接席連茵語未休謂某山

和元溪懷坡四首

老樓西面倚前陂矗立中庭氣象多門外野風吹不斷時
聽竿籟好經過

羅羃空林淡靄生哦詩日日繞堦行却看密雨跳珠過便
已消除號號鳴

藥土為陂試手初安排都作野人居南榮樂草多名品帶
露和烟摘小蔬

懷陰會誦長公銘公望終期列鼎局赤管一雙時起草精思還構院中亭

余癸酉省試表叔喬楮堂先生畫袍襟一枝贈予附

詩曰蕙帶圍寬訝沈即筆鋒銷盡業全荒幾年不

屬楸花管一樹撐霄著意黃時先生卧病樂志堂

堂中有老楸一株故作此詩蓋以不與省試為恨

也未數年先生卒畫亦失去今年元溪於京師移

居門有楸兩行元溪為作楸坡作詩紀其事余因

追誦先生舊作為慨然久之乃書以貽元溪再次

元溪韻四首

門前小築號樓坡扶杖經行感慨多舊單凋零都欲盡三

生還記一來過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二

六

會從許史識班生老驥橫空萬里行卧病五年秋閑寂馬

來都是不平鳴

唐昌崇敬惱辛迂憔悴江潭更卜居折得黃花堪一笑荷

鋤歸去種春蔬

相見當時只眼青芊芊宿草戶潛為廿年舊事無人說香

雪而今故有亭

封事元溪萬齋各有菊數十本元溪以詩貽封事索

和余亦同作用元溪韻

朝市偏餘野興濃寒花層疊半弓中廿年豪舉三人在

今惟余三人同在京師餘皆散去一種鄉風兩處同傲

迹不隨鴉鷺侶蕭疎終託桂蘭叢明年何地成追憶願向

真僧問色空

時余將歸坐中某亦屬和

題張淵度我與我周旋圖

是非得失不須論相對應知面目真世事分明同一局願

為縮袖開人

元坐空齋影答形眼看蠻觸幾輪贏椒柝不比彈基樣却

似中心也未平

決戰原爭一著奇乘空闕捷總非宜運旋別見經綸手珍

重當枋未下時

同形異體自相親覲面寧殊越與秦四海弟兄都騰語看

來只是一人身

贈汪拙存

寬裳同詠大羅天誰是蓬萊最老仙白髮蹉跎常自笑君

今猶較十年前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二

七

上苑移根已別栽三行六窰望君來朱丹正在磨研日高

取他年柱石材

題魏東瀾小照

金匱流傳已久湮今朝拈起一書新朱絃大有遺音在觀

見羲皇以上人

千五百年無作者河間微古溯長沙別傳只繼彥脩後記

取嵩山頌一花

秘典旁篇常徧尋清虛畧不浣塵襟華陽原是長桑輩碧

嶂丹崖深復深

恨不將身入此圖共君淡話穩跏趺憑誰更乞吳興手為

補春風杏一株

訪俞陵白不值寄贈二首

望中芥蒼舊風煙邂逅難逢一悵然歲月蹉跎吾輩老胸懷跌宕古人傳漢云不見同千里若較相從遲十年他日

論文重有約拙疎應已笑華顛

卓犖高材獨有君典刑未遠記前聞煙波自放江南棹馳驟終空冀北群意氣憑陵推肸札文章聲價重淵雲希微別湖平生事宴坐焚香對夕曛

又贈二首登前韻

渺漠長林暮晚煙相逢握手倍欣然詩從大歷多分派文到元和有別傳細席共論追昔語短箋重寫記當年空塔滴瀝西窓雨却恨東風大放顛

曠度虛懷孰似君相推豈獨在多聞小山莫問曾成賦大雅於今自不群岐路原知分楚越壯遊猶未到燕雲空齋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二

八

跌坐無窮思一卷南華日已曛

呈遂寧張公十二首

辛丑

榮光淑氣拱嘉辰遙矚清宵佩德新落落公才蟠柱石峨峨高節襲蘭蓀百年制作推夔高四國經綸重甫申盛績只今垂紀載竊緣歌頌敢重陳

寬懷會記大羅天高步瀛洲羨老仙賸有文章宣鳳詔別將勛業續麟編典刑常在思前輩衣鉢猶留啟後傳陸相千秋刊奏案常楊他日可齊肩

中朝標望軼羣英退食從容識老成露冷三霄金掌迴冰凝一片玉壺清拂風直上高秋鶚擊水偏迴橫海鯨舊事

叢來多道說日聽鐘鼓共研劄

經術選將試望之慈良合作百城師勤無留牘常先事清

不收聲凜自持靈雨絲然隨夾轂長風浩浩疎寒帷只今內外多敷歷帝眷真如夢卜期

秉節擁旄重撫綏規模遠與名師齊養禾先已鋤根莠牧馬還同服兕犀醴澤旁流江左右與歌並起浙東西醇儒事業今無忝兩兩華星映壁奎

三吳視學更超然自有此官無此賢徑實應知皆斷絕朱丹總已入磨研盡收弟子三千輩獨占聲名二百年曾著青袍同鵠立龍鍾深自媿雕鐫

睿畧神謨承指授江淮千里固苞桑水門灌注遵成算石堰波濤謹舊防歲計度支無漏溢外銓選補共搜揚科條願放南豐記銘刻深恩永不忘

成功久已勞嘉績制詔新來墨未乾底定九川歸禹貢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二

九

整齊六典冠周官統均已令綱維正變理還期社稷安紫閣黃扉遲並入沙隄遙望萬人歡

水鏡中懸仰鑒裁網羅此日八紘開知人本是安民事報國元從得士來珪璧琮璜廊廟器榘榘杞梓棟梁材鄙人也與韓徒數却笑移根未許栽

著壽於今留厥服巖巖風采歷朝端峻嶒直似千尋碧傾瀝惟憑一寸丹薑桂不嫌老去辣雪霜偏著曉來寒旂常竹帛平生事更擅英名久遠看

寂寞深齋靜不驚坐鐫未肯比仙琚遭逢恰值隆平日福祉還同衡霍高老圃共看榮晚節清池原不玷秋毫由來天壽推平格伊陟巫咸選舊勞

拙守何能世事通只應憔悴老蒿蓬身居唯諾千人外心

識淵源一脉同薄伎敢云還席上塵蹤猶未處囊中白鷗
浩蕩煙波遠回首崇階意不窮

頌張氏武功圖

聖神統八極彌覆徧海寓京口宿重師荆揚扼門戶張公
遼陽來旌姿猛哮虎啣命治水軍握節居北府逆氛起滇
南浸淫蝕全楚縱橫已岳閒洞庭遮重阻公時初至鎮文
書揮飛羽忠義不辭難慷慨率所部自皖達武昌備守固
疆圉倚公如長城千里皆安堵勇氣突無前不集濡須塢
移屯詣行營願分左右拒湖水浩淼森衆賊蜂蟻聚戡戰
挫其鋒北向落爪距柏直彼何人大笑口方乳竄伏洲渚
中進退若孤鼠腹心已披裂手足尚枝柱公為計剷除克
敵在樓櫓輕舟便轉旋仰攻非其侶飛章上陳請天子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二

十

重嘉許意匠辦經營賊舸昔未覩平乘益州船駭稱越公
武掃荆盡巢穴尅期在一舉戈甲耀日光輝赫震金鼓波
濤簸春天激射恣風雨桃花及柳林搏戰日四五斬馘數
千萬累就擒鹵江漢為廓清遁逃無處所乘勝復西郡
破竹孰可禦羣帥爭馳驅借公餘勇賈拍手唱饒歌一麾
貔貅旅矛戟列森森化作兩階舞方賊大至時惕息未肯
迂帷幄首建策夾攻乃可取直從肘腋旁橫刺斷腰脊死
昨無尺寸賊勢為崩沮舳艫相啣接日月離寒暑青絲白
馬輩強半膏刀斧匪徒籌畫工獨立肩艱鉅譬若共捕鹿
論功疇與伍當以袞衣歸中朝屹梁柱充國守衛尉光成
屬肺腑爾宇更改封帶礪誓茅土逡巡還故宮長揖倚大
樹保障自所職顧視舊印組迴憶八年來矢石日交午寢

食不遑暇下卒同甘苦今已底安定南徐仍堪撫東山言
其完部曲樂酒醕灑然何清閑道古且語語命筆給此圖
深心寄毫楮以斯貽後人靖共念爾祖不學杜當陽勒銘
水之許余生不及公嗣君結綰紵披圖欽英風冀鄂安足
數遺蹟邇生予俯仰感今古愧無韓柳筆未敢續後序聊
效閩中詩庶幾配吉甫

呈鄭魚門先生

海內聲名仰斗魁稜稜風節屬清裁歐蘇只作文章伯枚
馬空傳侍從才衡岳峰尖一柱立黃河水曲兩崖開高名
千古誰能似宋司馬公今再來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二

十一

喧啾塗耳目却看孤鳳自翱翔
視學由來為重選當官正色總澄清力崇古雅歸繩墨盡
屏浮囂屬老成問學必須求實用文章不肯誤空名棟梁
棟楠同收拾留與他年作國楨
往緣重望多苛細或以公心付混同清節已如懸白日虛
懷仍是坐春風妍姍不與存真鑒絲粟無遺合大中八十
年來稱迴出黃扉紫闥仰穹隆
會侍絳紗傳六學散材深自媿雕鐫南歸原已承恩賜北
望於今歷歲年踟躕中塗惟自笑遲迴末路更誰憐師門
依倚真多幸願假搏風上九天

又呈鄭魚門先生

理學中朝夙所傳清名介節公巋然已知試玉滿三日更

看樹人期百年一振瞋聲啟後覺獨支梁杜續前賢便令
文教同鄒魯偏拂春風入管絃

國以人材繁重輕礪磨追琢出琮璫治經應繼胡安定養
士還如許仲平几席一時來問學巖廊他日共功名行難
猶記韓公語惠村參苓在藥籠

報國文章猶未盡晚畦重疊蕙蘭叢扶持道教存清議劉
革浮華追古風絕續詎云一髮力隄防直障百川東儒生
事業今無負力過況雄見此翁

本朝人物推湯陸三十年來誰繼之公望久知歸彥國羣
情都已屬敦詩願為社稷無疆計正值黔黎待澤時適遇
聖明千載會姓名端合重台司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二
立
蔚施羣山仰岱嵩淵源兩世荷陶鎔伊川錄載楊遵道徽

國書傳蔡九峰樸學自慚附末籍幹材何敢問遺踪頌歌
推說吾徒事俯仰深思大澤濃

呈山陰王公

高步橫空入紫閣瓊林早起散芳菲中原文獻承家舊天
下英才曠世希翠壁千尋杞梓合碧霄萬里鳳鸞飛典刑

海內推前輩卅載靈光已獨輝

分符三載共歡康幕府初開辟峻良沾灑一同咸布濩遲
留半刺久徊翔名高卓魯仁恩遠跡遙鄰王歲月長獨任

華虛遺悃悃却教人頌子雲章

千秋遺愛在桐鄉西地遙望久不忘九曲微波多潤澤一
支餘力史助勦吳陵歌詠思逾切澗水依歸樂未央他日
屏藩膺重任不須重說杜當陽

西瀆交流日阻艱宣房久已慶安瀾許商議上無能決王
景功成且未遽謾說治坊陳北闕誰將問水繼東山淮揚
保障惟公在引領河渠特詔頒

流輩飛騰多歷年而今耆壽史誰先險淦久已經三折中
策還為計萬全屯氏河常通渤海萊華水不漲桑田棠庠
遲速何須問看取勛名勝印川

瑞靄榮光壽域開稜稜標望近魁台平當原領河堤使和
郁且從少傳來徵召必為梁柱用追隨深媿楠梓材執經
門下常依倚敬進南山酒一杯

劉明府署中牡丹冬至後開兩枝分賦二首

王雪珠水萬里天忽從庭際轉暄妍宣華栽後花多幻瓊
島飛來種是仙瑞策樂安添舊譜清詞興慶入新絃一陽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二
立

初動迴寒谷大地春臺總盎然

名品久知推首冠更驚此口艷朱欄不隨桃李爭芳節來
共松筠守歲寒小會正從五日樂晚花又得一枝看秋江
莫恨東風早到此遲遲可盡歡

呈孝感屠公正寅

偉才重德冠羣倫衆望咸歸社稷臣正色立朝資弼亮建
牙開府著經綸遭逢幸值千年聖布履欣看萬物春四海
蒼生同仰命巖廊又見衮衣新

長風遐被海瀕遙共樂昇平答聖朝號令分明懸白日
襟懷高迴傍清霄特崇惇大綱苛細宣準虛公屏雜翳好
是運旋經國手鴻恩溥洽徧謳謠

直上雲霄緣自致遷除都是帝親裁早聞抽擢離常調

新賜旌旄領外臺樸重合為鼎器瑰璋獨取棟梁材得
君乃見真儒效渭水商山今再來
老成碩望今為最邁世高標未可攀勲業自追伊傳輩淵
源自在軻雄開虞廷制作先咨牧孔室文章久鑄顏收拾
正為棟楠用草茅應自媿榛菅

又呈孝感屠公

翠葦羣山仰岱萬經綸原自問儒宗明良遭遇風雲合侯
甸旬宣雨露濃一代聲華推賈董千秋事業接夔龍鯁生
載筆居門下願寫勲庸著鼎鐘
楚澤尋陽九派通扶桑散彩見朝暉學通濂洛源流遠文
到周秦氣象尊碧海鴻濩變化丹青寥廓鳳騰鸞科名
未是平生志治譜由來細討論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二

古

稽古愛民承舊學奉公砥節號廉平當官常盡孜孜力所
至皆留赫赫名仕路風塵原自苦書生氣味本來清 詔
書早表公卿器要取循良作國禎

霖雨蒼生仰化權子諒寧止此心傳六雄四輔從詳試五
長卜連以最還閭里具諸凡曲折吏人久與共迴旋要令
際戡弘殊績故教巡歷歲年

百里何當局短轅拚飛應自脫籠樊方隨墨綬從常選便
入黃扉侍 至尊不假吹噓名自識一無憑藉面承恩共
傳 帝眷多優渥拔擢真同夢卜論

住在東臺批勅日恰逢南國校文年材求杞梓中梁柱韻
合笙鏞入管絃自是聖朝無缺事肯教平世有遺賢諫坦
衷職雖多補長育人材更最先

朱紫原同涇渭分力從推正掃紛紜清標峻特截通勝遠
攀精明諫雜文此日幾顏書竹帛他時王魏出河汾年來
重錄登科記自笑終為燕雀羣

幾時公望屬廊廡祇覺遲迴歲月長玉出方流多照耀
經長坂且翔翔一朝耆舊推韓富三輔聲名繼趙張最是
西都鎖鑰重又逢鎮遏事助勦

清操原不染埃塵蒸變還期德化淳已以寬和持大體兼
之明斷布深仁封疆寧謐都無事州郡網維在得人措置
規模已早定芻蕘猶自廣咨詢

獨綱新從 特詔回經營又藉及肱材加官僕射統行省
持節中丞領外臺政記科條明日月令行庭戶動風雷文
星今日臨斗會見端門歷上台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二

五

向隨細席侍終朝四卷纖雲望碧霄程寧何堪追呂謝蘇
門水許並秦晁絕編猶舊專脩綆掛壁無由挽大昭所得
只今惟固守荒村風雨自飄搖

衮衮風塵跡未安中塗躑躅事愈難避人只為多生語奉
母惟思就冷官苦竹不因經歲改清霜更覺曉來寒師門
南望長翔首願假搏風振羽翰

題劉雲岫歸隱圖

翠壁丹崖峻以巖蒼藤古木轉幽闕靈境香與人世殊武
陵桃源留髮髯桐帽琮鞋方竹杖一邱一壑情所寄繁華
都盡萬緣空蒼茫不記平生事悠然心與白雲閑沿澗穿
林隨所值出入高下一俯仰桂花松子常滿地水清石瘦
樹益奇歷歷可作山樓志園綺未是世外人深谷逶迤且

竹窓却看此日眉宇閒涼常帶英雄氣印湖舊剏河山
盟閣閣元將怯薛叱咤風雲變化生繡衣貂裘擁鐵騎
南北驅馳萬里行歲月荏苒慚故吏提鼓援袍臣之職人
笑不作妄校尉從此掉頭不少住貴富棄之如敝屣壯興
天為五岳遊我寓此圖聊寓意當今寰宇頌昇平邊鄙閒
有羽書至頻陽老將衆所推金城方略誰擬議據鞍上馬
矍鑠翁萬里尚藉帡幪庇功成長捐歸去來蕙帶荷衣返
故肆平原門下公孫龍戴筆還能況同異

山安署中偶作

徙倚生匡牀閒銷半篆香文章從齒莖事業就荒唐信手
繕詩冊安心入醉鄉相逢唯一笑不用熟黃梁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二

十六

悲岐此衷徊念故鄉塵埃方未息敢自計持梁
淵源名亞子一辨有分香舊學窺濂洛新篇續漢唐專異
可自許寂寞是吾鄉堪笑隨陽鴈區區謀稻粱

醉中書贈王桐崖世兄

幸接前君座衣裾惹暗香高談裁晉宋古義引虞唐虛薄
慚書麓沈冥託醉鄉西窓共話久只自問李梁

徐雲岫見貽二章即用原韻贈別

粗糲何曾具一餐荒齋相對只空盤下逢不覺多長語
別無能愧冷官自古書生常寂寞而今人物正艱難
握手期何日願共松筠守歲寒

公望交推第一流那能絀作與同遊江湖寥落三年夢
引縱橫萬里秋行道者書端有命山林朝市定誰優

四海羣公仰會見甘霖徧九州

答友人見贈即和原韻

泉石煙霞未許尋寥寥相對酒盈樽講堂漫說嘲三
閣還容戲五禽時病足未愈漢落江湖達壯志銷磨歲月寄微
吟閒關一聽籠中語誰識平生萬里心
奔走風塵四十年而今鬢髮已皤然掉頭不住誰知我白
首空歸豈問天已坐虛名真自誤肯令承學竟無傳晚來
閉戶勤脩緝不使風光落酒邊

空齋獨坐費幽尋斜掩西窗月滿襟嫩綠西瓶新日注硬
黃一卷舊來禽唱酬無復聞高論徙倚空餘自冷吟萬籟
不鳴群動息此時應見古人心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二

十七

題詩重與說當年往事依稀倍悵然福地潛通小有洞仙
班同憶大羅天老來非復少時別妙句猶憐萬口傳握手
未知何日事相思應寄皖江邊

別丁寅兄即用鈍人先生原韻

拙迂無適用寂寞求高閣風塵三十年未肯嗟留落竭來
博士署閒居理舊學同僚得素心晨夕共商榷不愛愛龍
薦庶昇孔顏樂詔旨來自天厚事期大作梧鼠弄文窮
安敢冀奮躍願返屠羊肆仍徇道人鐸量力固不任匪云
自待薄古來樊種輩名高氣轉豪豈有嘉謀猷可以佐惟
幄徒然遠別離色色數日惡

題朱界陶先生百二圖

材超逸冠羣倫壑未許偕隱淪白首耆文典刑在漢
息今為無事人曩對大廷聲輝赫諸公動色江都策青蠅

營營側目多遭逢知己真何益一朝小試沉國手政績流傳在人口胸臆約結未得施外戾紛紜掣其肘翻然遂賦歸去來睥睨莫識棟梁材縮手袖間亦已矣清泉白石且徘徊精神強健老復壯南窓日在羲皇上咏吟道里常慨慷千里郵舟入討帳俛仰歲月疾於風八十年間似轉蓬靜中却憶坡公句一日寧僅兩日同人謂東山將復起貫穿綜練有誰比公作此圖一大笑百歲逍遙巖谷裏天外冥鴻羽為儀左塾右塾弟子師言談辭氣如疇昔絕憶少小時公時眼看世事皆邂逅變化反復竟何有文章亦足自怡悅豈必勛名圖不朽我今未老已多憂半生園茶合歸休何當九垓期汗漫夜夜從公秉燭遊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二

六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十二終

曾孫直至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十三

寶應王懋竑子中甫著

詩

校書庚戌

文章千古易清訛亥豕魯魚校幾過老去年陰負可惜如來緒閱已無多湛深意思常收斂刻苦工夫費琢磨莫道居閒無一事時看日影自婆娑縱橫塗沫黑痕乾細注旁行枝已殫佳節未能沽酒飲里居仍是借書看清秋高興都云盡暮雨閒愁且自寬試問門前誰好事牆根霜草又將殘

秋雨偶作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三

將詩句答新涼

未有疎簾可隔風濕雲不散雨濛濛平生浮說張才叔看庭看書一室中

老去定無多歲月蒼茫猶憶此心初百年易盡吾何恨辜負窮愁不著書

工夫未到何須說著力研磨更自疑莫道文章一小技晦翁親校蘭齋詩

與念堂先生

辦香遙指射陂東紀翁贈詩前雙凋發忽復空天下誰為第一手後來尚數二三公貞才嘉祥河之東岸范陵脈絡同自足文章千古事肯將陳迹付吟哦

念堂先生以詩和答再疊前韻

吾老敢云易已東廩固仍是笑空空旁門未許容餘子的
緒相傳有數公誄子舊學已荒無籍在古人不遠此心同

白頭正須漸磨力願共親承百世風

兜率何心我欲東枯杳冥坐萬緣空初年亦有偶然作往
事都歸無是公詞筆君今推四絕笑言我可附三同雲龍
相逐半生事酬唱應追元白風

念堂先生即用前韻悼長源并和二首

年落生涯似轉蓬那堪回首舊交空眼中歷歷都無損身
後夢夢恐未公竚壽顏天千古恨鶴長鳬短百年同吟君
側愴山陽句一叫高天起朔風

吉語及聞相併至浮雲變壞一朝空人材豈不如時輩天
意何妨恕此公握手只為三月別傷懷無復一樽同寢門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三

二

痛哭多遺恨貞曜遠思續古風

輓長源

西漢賢良州里選人材合以制科算上林枝好無棲處阿
閣巢空有舊痕文筆自應追慶歷隸書從古數開元功名
無分遺編在嘆息何由起醉魂

桂露芝殘悲道窮傷心無路問蒼穹胸懷元在雲霄上意
氣空歸冥漠中玲珞不甘從混濁岩岩長自倚崆峒風流
蕭洒今誰在掩袂哀歌意未終

念堂先生八分書狀用杜李湖詩韻

鍾王遺跡傳官帖後來踵起有如雲邇來筆法已中絕摹
擬形似無毫分何況八分體最古後生荒略迷見聞安排
點畫亦不就欹斜傾側豈其真杜陵評書自有說八分瘦

亦乃有神誰與遠追古作者固翁直與韓蔡親世傳谷口
吾不解瞠乎其後非比隣石臺精舍規模在固翁之外更
無人胸中無書僅貌相塵氛俗氣來相向冠裳佩玉大廷
中瀟灑風流非木彊縱橫老筆怪凌紙酒酣下筆力愈壯
意氣直空八百年上與唐人為輩行我觀此書久咨嗟欲
寫筆妙付長歌含毫忽憶韓公句才薄無如石鼓何

輓貞節王母董太孺人

共姜令女今茲見孝子忠臣更不疑烈日嚴霜比節操天
經地義賴扶持百年易了會何恨萬古不磨永有辭寥廓
清風滿宇宙應知異代可同時

與近也數伯

導河積石自昆侖正法原歸不二門憔悴自憐心未死昏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三

三

解還喜舌猶存焉馬訛誤經三寫黑白分明定一尊昔席
話言今記否願從枝葉泝根源

羣言淆亂久紛紛掃括誰知有異軍已老未能償所學將
休今欲付斯文剪裁元自非刀尺積累終當在寸分一髮
千鈞吾何敢期君努力紹前聞

有以畫像屬題者其入初未之識無以措筆卷中見

樓邨先叔父及括堂菊坡念堂三先生題字今唯

念堂存耳歲月未遠風流歇絕為之慨然漫作二

絕錄呈念堂先生當同一喟也

過淮爭指射湖濱文獻相傳自有真前輩而今凋落盡貞

元朝士更無人

當年遺事久塵埃東注難將一手迴嘆息後生耳目狹幾

人親見典刑來

陸放翁二十時作菊枕詩後四十三年復有作正六

十三歲也余今年與之同歲因用其韻作二首

絕無佳句付奚囊千載誰拈一瓣香六十年如夢裏醒來祇攬九迴腸

病起從來不作詩昏眊兩眼髮絲絲憑欄不語空惆悵若箇名流似往時

為喬布昭題畫卷

君家有先正遺語述魏公鄒陳兩姓字日月懸天中誦之常感激百代仰清風喬子後來秀持節日躬躬獨悖浩蕩志天末望冥鴻跌坐長松下寒梅圍數叢手把一卷書結念千載同寥寥天宇濶浮雲四卷空翦除自淨潔何地著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三

四

蒿蓬顧恐耽遐遊茫茫安所終自古賢達人不捨豪末功淘汰從鍛鍊雕琢事磨礪蕩滌瑩心意清露洗昏蒙永念先人語精誠有感通遙遙想前輩執鞭願所從人生百年內歲月何多匆寸陰真可惜勤苦在自攻慎勿輕培塿吾將升華嵩慷慨慕所尚虞虞聚余衷撫圖一長嘯朝日已生東

閒居無聊意不自得偶憶往事輒成二首閤筆翻為一笑也

朔風凜冽至飛雪肅嚴寒僵卧空室中併日無一餐偶逢洛陽令世乃知袁安高名懸日月千載永不刊却想當日事餓死自所甘懷寶就煨塵寂蔑亦何嘆自古多如此俯仰獨慙慙士固各有志豈肯妄相干

寒谷多橫雪高稜倚松柏自古賢達人往往遭困厄幸哉栗里翁行行竟乞食永懷漂母惠千金豈所惜余非負心人自料終無益稟性夙不諧至死諒弗易冥報以相貽苦語出胸臆悠悠百世後此意竟誰識饑寒在生前所保詎朝夕九原不可作執鞭願為役

偶作二首

破屋還將一木支鐵輪旋頂自無辭摧頽應似謝昌國率薄真如吳隱之尚論古人誰不媿縱觀今世亦奚為一編周易床頭在疑義由來費所思晚歲閒居歷幾時獨嗟貧與病相宜醫來偏鶴亦何益客對青蠅可自知然火未如田甲貴署門合笑翟公癡窮通反復尋常事有命於今更不疑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三

五

為朱道州題響山圖

我生之地接吳楚淮南江北海西頭曠野茫茫平似掌千里不見土一邱曩時經行齊魯郊長岡起伏如龍虬赤土粗石爭醜恠林泉何處闕清幽遙望泰山高入雲道邊塵可小停輶尚憶梁溪惠山路春風兩載常淹留山水未深猿鳥少平生夙志未云酬只今抱病卧閭里萬事都已破除休憇亭示我響山圖使我感觸心悠悠君有高才能篤學下筆直欲凌滄洲元龍未除湖海氣乘興當為五岳遊扶搖而上九萬里自顧張邴豈其儔如何守此長寂寂合眼不問車前駒知君胸中別有事隨俗俯仰誠所羞響山之圖聊寓意閉門堅坐追前脩雕肝琢腎無閒暇得意焉知歲月適蓬瀛方壺咫尺爾高齋展卷凝雙眸某水某邱

胡為者而況起滅如浮漚還君此圖三歎息過風何必即
同舟我本無能且老矣儻可置我其間否千巖萬壑何處
是中夜起坐商聲謳

海觀以素翁先生小照見示追念昔遊為之泫然敬

題四首

尊酒相從記昔年談笑不厭共周旋而今前輩凋零盡把
筆題詩一愴然

一醉常令荷鍾行幕天席地想平生寒風暑日塵埃裏得
失憑誰仔細評

文獻中原擅令譽傳家經訓自萬書蹉跎未了生平事几
案猶留一卷書

姓名不受世人知隱德都將燕翼貽絕憶漢書韋孟傳他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三

六

年還述在鄒詩

偶誦放翁詩云釀酒移花調護問弄琴洗硯破除閑

因自笑曰酒琴所無有花多不開硯則頑石而已

獨居已久原自無悶終日緡閑安得少閒調護破

除皆無用也因作詩二首以貽同志

過眼榮華已盡刪端居只合老空山未煩調護元無悶何

有破除自不閒收拾餘生餐作繭鑄研碎義豹窺斑亦知

來日無多矣且可從容晨夕閒

古人書在教云刪空手何勞入寶山雜念不除都是病塵

緣未淨豈容閒槎枒應悔魚多刺點綴翻嫌竹有斑好似

夜闌更秉燭可能留意硯琴閒

偶作

開卷應知愧昔賢規模仍是十年前空山雨雪都無迹古
木號風別有權權擾切須還自證崎嶇終不受人憐到今
未得脩行力百感中來一慨然

和念堂先生二首

少時相逐在名場往事空嗟穉且狂自古斯文誰正色每
聞佳句有清香茫茫墜緒思前輩寂寂孤懷若異鄉共識
陽和多氣象朔風猶自凜冰霜

晨夕幽尋典藉場樽前無復少年狂一生不結窮途恨到
老還留晚節香只有愛閒真是癖未聞養拙更何鄉研磨

六字如淵海鬢髮焉知滿雪霜

道州以詩見示即用原韻贈之

大匠操斤示準繩過翁先生以詩名色中亦趨亦步可隨登龍吟虎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三

七

嘯感雙鳥蟬噪蠅鳴陋十僧思入豪茫力轉銳意關飛動

氣橫騰一編雜誦常終夕家法原知在杜陵

詩人正脈本繩繩岐徑旁門未許登曹洞別當傳法日華

嚴只作譯經僧威儀肅穆朝森列諸藹豈盈士飽騰

公嘗為余言詩當作翔蛺蝶吐風之語每求其意不可得也

又言明是用人皆能之所當者材料耳材料不當為之

為此聯蓋記其語愧我才非皮陸比可能酬唱續松

登前韻二首

迴廊兀坐似牽繩說盡羣山入戶登高卧時為扶杖與閑

門只作打色僧有書未讀心常下與世相忘色不騰記取

故人珍重意和期寂寞有於陵道州以詩見示

妮妮周旋似束繩江淮湖海愧陳登到門不見常來客入

室今為退院僧零落前聞日飽使蕭疎世事自營勝優游
久已從漁釣更奇罕翠舊子陵

又和念堂先生疊韻

縱橫才略可專場
爛醉誰云老阮狂
野寺留題詩字徧
帝城傳道姓名香
家貧猶有書千卷
身退何妨老一鄉
煖日烘簾人獨坐
不知門外有春霜

同看春風歌舞場
從來不逐蝶蜂狂
夜帷靜對三更月
午榻閒銷一篆香
問字常依揚子宅
授經還託鄭公鄉
舊交零落今餘幾
老幹崢嶸久飽霜

格律尊嚴孰擅場
研磨細意敢云狂
陶韋詩淡郊無色
莊馬文高不道香
少陵每稱阿湖脚
非陶比也韋少不元
以香心也短髮
燈前還自力亂書團
裏是吾鄉流光在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三
八

再更無奈病罷歸來已六霜

香前韻與懿誦五弟

四世詒謀翰墨場
素風醇謹戒疎狂
一言垂訓惟從厚
大義名垂萬卷傳
家別有香中讀
奇公作色志言言
堂構餘基壽杜曲
余今所置田多存
衣冠遺愛說桐鄉
分知公今無思之
本根培植思前語
業更有許大在
本根先自來
奚止春秋感露霜

竿木隨身且罷場
諸方無復似君狂
渥注自足千金衣
鉢長留一鉢香
處處世多言平等
法安心豈在莫知鄉
需門亦自頻收拾
不用相逢訪石霜

再題讀書劄記後

靜中默察竟何如
采獲原知非一途
莫道此書無定例
不

從文字著工夫

端居終日自欽欽
著已反求用力深
橫耳所聞皆妙道
語一經鑪鞴鐵成金

高節誰將李杜並
元城真有古人風
若教瀟灑傳心印
還客還應遜此翁

一實真能碎百虛
高明要復此心初
儒門亦自無多子
塵垢先須亟掃除

總緣懶廢更誰論
鐵砭尤當識病源
歲月侵尋吾老矣
寸陰是惜莫多言

又疊韻二首呈念堂先生

自慚冗散湯登塲
慄慄常虞白也狂
寒骨自非天廟器
微衣猶帶御厨香
玉堂勝事留西掖
青瑣班班憶帝鄉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三

聖主深恩無以報夢魂猶戀早朝霜

老學耕農早築塲
行歌不似接輿狂
三閒老屋琴書潤
百畝荒畦稻香樂
歲人和皆帝力閒
居事少即仙鄉
還餘葵藿心常在
寸草三春不被霜

劉豫瞻以小照索題口占二絕

放浪西湖號隱淪
往來雲水自由身
綠蒲青荷陰裏可
是羲皇向上人

臨淵空有羨魚情
縱棹還當載酒行
四十正當強壯日
林園好自樂昇平

題陶園長楊濯足圖

長楊風蕭蕭
白石水鑿鑿
彌望四宇空
清景何寥廓
危坐默不語
臨流自浣濯
驚市井喧無地
可揮脚奔走四十

奇數錯六州錯大笑來山中俯仰脫纏縛不受一塵侵孤
懷別有託想像洗耳人高風凜如昨遙遙千載心神交共
冥漠漁歌起葦間厲聲振林薄影響忽滅沒無路通略約
觀面雖千里還爾共酬酢張酈合志者何必同杯酌我觀
石上人棲心入淡泊水木有清暉野意在邱壑已斷區中
緣豈復堪籠絡願堅金石操永永完吾璞

元題絕句四首久忘之矣復於陶園處檢得并附其
後

先生堅坐綠岩邊散髮長歌不記年今日坡園還一笑楊
花未落水滅滅

濯足曾聞管幼安禪衣白帽自高閒寄懷常在義皇上可
便淳風一日還元人有物
安濯足圖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三 十

利鎖名韉不自由故山歸去破除休苑枯本是尋常事只
有江河萬古流

一著塵埃便點汗滄除還許附吾徒閑門自恨歸來晚慚
愧長楊濯足圖

七月十五日夜懿誦邀同往縱神園余以病不能赴
是夜月色佳甚獨坐有感往事因成一律呈念堂

先生

萬里清光澹不收兀居何計答清秋向來勝跡成前夢無
後高情續舊遊津逮橋邊同水厄迴峰亭畔比遨頭辛巳
八月
十五
夜余
與金
堂諸
公遊
園中
橋壞
俱道
水幾
殆甲
子已
百別
園梅
盛開
余與
諸公
遊園
中橋
壞俱
道水
幾殆
甲子
已
事過誰說喚起幽人一段愁

又得一首呈自益

良夜相招泛小航碧天如水接蒼茫平泉樹好無今古絳
野人空半在亡觀井獨存周柱下辛巳八月十五日余與
念堂諸公遊園中橋壞俱道水幾殆甲子已
數點雨自天初灰猶認舊靈光往時同遊學齋諸君長源
在岸不與初灰猶認舊靈光往時同遊學齋諸君長源
古人獨念堂三四人依稀風景應如昨默坐寒齋
而自少年最長已逾七十矣

偶作

行止從來付大鈞崎嶇尚得自由身閑門何敢稱遺老久
病還堪比半人未信椒蘭多變化却看桃李競爭新平生
別有無窮在思與高人仔細論

百種塵緣盡屏除餘年自斷守窮廬向陽何處三間屋極
架空言萬卷書余少時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
生平志願於斯足矣於今亦成虛語可一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三 上

也此願不酬真恨事吾生未老且安居終身應是回思
却羨與公賦遂初

秋風

秋風縷入戶景色曠然清虛室絕塵想空庭無鳥聲人情
分向背天意雜陰晴寥寂觀書者還疑志未平

正月十六日夜閱指月錄戲作一首

勞生何計覓心安一卷閒繙轉覺難物外誰知有普願石
中九不耐豐干捋鬚未嘗師黃檗煨芋空分笑懶殘獨對
孤燈無一事清霜明月共高寒

又得一首

咫尺山林是所安脫離塵累却應難敗基自恨多空著漫
刺何勞更徧干閒理舊書猶舊迅曉看清鏡已衰殘餘山

臨水吾徒事不怕春風特地寒

賀劉蒼巖

聖主勤民若堯舜旁求俊彥登夔臯
時咨牧伯綱維正慎
簡官師耳目勞特擢循良承詔命
奉宣德意沛恩膏三
遠繼文襄烈歌詠明良又一遭

光華元擅文章選辦治尤推政事材
風采直居韓范亞淵
源應自召郇來均施大惠同三壤
輝赫高名冠九垓屏翰
只今膺重望遙瞻除戟近魁台

九曲河源脉絡通力還大雅有宗風
規模宏遠思前輩議
論奇高見至公障決正憑一筆力
巡瀾已滙百川東老夫
衣鉢今無忝報國敢云得士功

曩從昔席間高論治譜官箴畧得之
自古親民重守令由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三 十一

來察吏在監司知人方可稱良政
稽古何嘗不合宜獻歲
發春時悵望寒泉講習有深期

和自益除夕元日二首 甲寅

時節催人老乘高若累丸衰年偏易感
晚境孰為歡眼見
新符換心驚舊學殘向來香案吏猶守一瓊寒

今歲三朝節風光都一新
元日春官重甲乙
乙丑未及
春三人正判冬春
歲立春在卯正二利
雕落嗟同輩高深

見古人塵編插架在亦自未全貧

又叠前韻

此夕當除舊往來如弄丸
歲節擊拘應自苦冷淡有餘歡
身退惟疎放心安付老殘
聖朝恩澤重冬盡不知寒

寅年寅月日
用雙聯
歲序恰重新歷紀原從夏芳華久付

春江湖多過鳥山澤數歸人病力無時已非關樂賤貧

又叠前韻

杜門堅自守辛辛咽熊丸凌雜三元具
諠譁半夜歡嚴更
搥鼓急歲久引杯殘一飽還能足應憐在外寒

史志傳殷歷今朝氣朔新和風初轉候
煖日已烘春天上
尋前夢田閒訪故人茅簷安穩坐絕口不稱貧

鬼瑣非吾輩朝朝思逐丸講論攻昔席
杯酒割今歡畢說
兼存古訛文仍保殘自慚詩句裏趁韻屢號寒

身世浮沉日風雲變化新九天隨境濶
萬物與時春編輯
稱迂叟烟波號散人尚嫌多累在何敢厭清貧

元日念堂先生懿誦各有詩未以見示也和自益詩

竟戲成二首呈念堂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三 十一

窮居少餽歲古味薦牢丸
公議未肯趨時好唯應追片歡
毫鋒競擊逐沾丐惜餘殘為念雲龍句誰云東野寒

異軍看特起健筆各爭新
習業同遇夏孤懷賦感春
登高憶舊侶袖手笑旁人
往年與燕堂諸公和昌黎人日夢高
手旁觀而已
短句聊申意殊慚腹儉貧

和懿誦

不受塵緣轉晴空看落丸
豈忘平日事湯遂暫時歡體性
依圓覺功名笑懶殘蒲團還獨坐心境共高寒

我心如日月光景自常新
無復思高念那容詠治春三生
授記後一箇付衣人為問曹溪路身貧道不貧

東瀛東

夙習多沉痾滄腸授藥丸
永懷千載上別覓一朝歡詩筆

尋根祇圖書守靈殘鴻柯有的脉毋使開郊寒

阿對泉頭住交情有故新拙知時共棄靜與物皆春無問門前客還思我輩人相逢唯一笑切莫日憂貧

與道州

彌年久不見曾否得仙丸賸有山林興何妨兒女歡迎新旭日轉待漏曉鐘殘莫道無冰雪梅花自耐寒

同輩傳高唱霓裳散序新雖當多病日仍是苦吟春伯黨方勤學侯芭問鑄人論文原有約自愧說全貧

夜坐

破窓風雨未安眠病眼眇昏短檠前下士於今聞道晚名小何日著書傳願以文字垂千古更與天公乞卅年多少半生未了事夜中撫枕一愀然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三

西

偶作

險塗千里自漫漫顛蹶前來祇一嘆不斷虛空流注悲可容辨障等閒看閉門未是安心竟著力方知克己難喫緊當機在一決莫教岐路笑繁跚

自悔

紛華原不到癯儒歷載辛勤隨走趨漫以因循淹歲月并將細碎枉工夫愛奇好博終無益優采雕章總不殊收拾道篇重著脚任教秉燭笑專愚

山林誰是攻吾短得失由來只自知九折應憐從學誤三生猶悔讀書遲寸陰倏過都堪惜來日無多可力持空鎖柴門無一事巡簷常誦武公詩

讀鈍翁初集中多及秋崖先生邑中後輩幾不復知

先生姓字矣感而賦此

前輩聲名重帝鄉飛霞乞珮共翱翔安西句好爭吟咏長樂歌成入典章四海共推齊稷下百年誰識魯靈光竟辜幸有遺編在嘆息公今為不亡

客至

中庭佇立且徘徊啄聲聞手自開除却檢方并問病更無一箇到門來

不出

窮途老阮久迴車日月飛騰暮景斜自笑龍鍾能攬子可堪觸熱到人家

與念堂先生

來日無多暮景時故交零落竟安之笑談恍惚生前夢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三

五

孤依稀覺後疑慷慨只緒思舊賦淒涼重續補亡詩溪雨幸老今猶在朝夕相從未較遲

再疊前韻答念堂

醒醒龍鍾已倍時蒼茫暮色更烏之衰年無復能高論舊學何人與析疑博取孟京來講易遠希商賜可言詩期君棄置人閒事共校殘書亦未遲

七十無聞常自媿閒中檢點獨憂之收心力量談何易克己工夫斷不疑格物未詳重補傳王風已降又刪詩險塗難盡憑誰到垂老猶嫌一覺遲

如岡宮兄次九字韻詩見懷依韻奉答四首

別離二十載日月如跳丸甲午歲與如岡在青縣署中舊事任能說何年可再歡遊人誇夏淺老客惜春殘詩情應笑鑑湖吏

猶然滯一寒

待昔永安署銷愁共一九今君不得意此日孰為歡零落
宮兄與余及銷磨一半殘
三人在五弟三人在銷磨一半殘逆時同存著中殷懃
憑寄語尚冀脫餘寒

日益昏聩甚王喬未饋九攻文守舊業汲古得新歡閉戶
潛蝸角尸居等鱸殘百泉前有約嘆息舊盟寒

蘇門曾再到清輝閣又有戲沸看流丸水閣尋幽景荒臺覓古歡百泉
寸寸寒

為懿誦題牧牛圖

梁可相傳真實語撇翻總是弄虛空元來佛法無多子盡
在懶安一句中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三

六

此心元自不曾灰扭鼻何人與拽迴十二時中無雜念許
君親見趙州來

教外誰云有別傳盡祛邪妄斷諸緣纖雲四卷明何淨好
是清秋碧落天

家是儒宗不解禪塵昏故紙日鑽研楞伽也有相同處兒
己工夫只自鞭

又作四首

繫念垂真可奈何我今更作牧牛歌逢人漫說無生語只
是相將入草多

解脫唯憑拽轉時萬牛回首欲何為惡風黑浪同飄墮宴
坐岩間總不知

雕零重教霜雪加春風又見草萌芽寶刀斷折都無用臘

叔相逢說熟沙

莫向門前剝剝竿妙圓心境本高寒作詩何必此詩語憶
著分明下筆難偶於道山語

余不解禪題牧牛圖絕句八首然較諸公所作都不
似也因復題二首

平常語句本天然萬法都歸一法傳試展此圖君會否分
明不是野狐禪

定為慧體莫生疑起念須知種種癡直向此中寫意了元
無一句著題詩

六月二日晚坐偶成

紫辭濃雲暮雨昏空廊寂寂掩柴門絕交有語傳田畫樂
死何人誌尹源剪伐應憐木自冠憑依猶冀石能言塔前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三

七

未是忘憂草庭中草惆悵孤懷孰與論
辛亥正月夢與鶴羣話舊作十絕句及覺憶憶兩句

云絕憶平生一樽酒夜窓風雨細論文嘗欲續之
輒悵然而止今夏鶴羣次子章之以扇乞書因續

成六首老病懷舊不知衰涕之橫集也
荒寒宿草幾青青湖海蒼茫尋昔盟四十年閒彈指過更

從夢裏話前生

指歸同是出河汾特起何妨有異軍絕憶平生一樽酒夜
窓風雨細論文

寂寞書籤冷舊芸九原遺恨佛名經夜臺可是逢知己要
使聲聲過震霆

斷思研味四靈詩危仄中通又一奇零落遺編今在否蛙

鳴蟬噪竟誰師

邦水名流推兩謝蹉跎失路忽中催更憐蘭蕙同焚斷誰
寫溪堂舊集來

收拾流傳後死事而今已是負幽冥此身猶在還堪補留
待他年作碣銘

答念堂先生

縱橫萬折水流東光彩常新轉碧空紫極未曾逢賀老襄
陽猶獲拜龐公莊騷詎可分枝派班馬何妨小異同大雅
於今久不作射湖應許續家風

和艾堂試燈四絕句

門巷蕭然冷似冰卷書默坐見高稜老夫只有山林興兒
女庭前湧試燈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三

六

畫省春風隔十年昏聵久已笑華顛夢中猶記傳柑節不
見平分白打錢甲辰上元余侍內廷至清明則以憂歸

我是田間擊壤民亦從州里共迎新眼看燈市多魚兔未
有人家識鳳麟

氣轉洪鈞草木春踏歌齊唱出重闌燮和別有經綸手好
作山閒林下人

又疊韻四首

東風不解晚來冰肅肅寒光照屋稜收拾平生湖海氣閉
門獨對短檠燈

蕭鼓喧闐樂有年兒童歡喜欲狂顛太平時節同歌舞只
是囊空無一錢

靜裏方知萬物春制心防意密羅閨題詩未敢擬前輩肯

作岑牟搥鼓人

黃浦村莊老逸民衰遲邇復更謀新此生料不逢諸葛點
校長編接獲麟時方聞三國志以通鑑參校第三句用蜀志杜微事

又疊韻四首

涉世從來戒履水銷磨無復見鋒稜宰官身是前生事不
記當年弄織燈幼時嘗買織燈與兒輩排街為戲

綺陌華燈自歷年香車寶馬趁春顛儂家也有歡娛地明
月清風不用錢

百年涵煦太平民結綵高樓歲歲新莫笑村師多誤註却
教獅子作麒麟去麒麟市多獅子燈勿時以為麒麟獅子也見朱子語錄

十里珠簾競冶春欄街高唱入城闌同記自方園而今同輩凋零盡只作空齋宴坐人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三

九

又疊韻四首

紫陌歡騰夜踏冰百華影動映觚稜寒鄉也自多裝綴一
種光明日月燈經用佛語

偏側難難惜暮年書空咄咄笑人顛清宵此夕唯高卧肯
向隣家乞酒錢字如酒錢

石室流傳啟後民邇來拈起又重新九牛毛裏藏身在何
日翻成一角麟時敬閣集朱子全書

爛醉狂歌各競春柴門不用設重關向來燈夕有以燈來至者失矣寂寥自是平生願誰問泥塗亥字人

又疊韻四首

盡掃濃華獨飲冰深藏常白摸床稜閒來湯策元宵事猶
及坡公諫浙燈

世事橫身遇乘除異舊新 荳蘭方在佩 桃李不爭春 冗散

世外高人本自閒
塵都盡萬緣刪
莊生偶自遊濠上可

是持竿守碧灣

毛鳳池邊豈再來山閒林下自徘徊卷中風味誰相似萬
古嚴陵一釣臺

炎暑

六月炎暑勢蘊隆老夫卧病一室中左右偏側無空地一
庭之廣僅半弓赤日行天火烈烈安得萬里來長風科頭
跣足差自便箕踞只恨無高松北窓一枕亦未穩短夢不
到槐安宮

新秋三首

赤日行空百卉腓遙天已見秋雲飛誰知阿對泉頭叟原
是江南老布衣

一曲誰能引鑑湖海棠不發玉簪松牆邊不改清陰色只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三

有秋葵一兩株

潭池春風未有涯故邱已復憶秋瓜巡階聊爾一迴首簷
藹而今尚有花

偶作

成形將盡反吾真追數生平未了因汨沒徒留今日悔寂
寥遂喜少時貪功名會上元無福召余及春闈之賜福字
以余不在書聲和場中未著身已凡幾已諸公多至以
未遂不與賜聲和場中未著身已凡幾已諸公多至以
世叔與殿試卷補抄致誤遂不與進卷之列後來不與館
選亦由到老岨強仍似舊空齋獨取豈關人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十三終

曾孫正堅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十四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詩

偶成丙辰

抗懷直與古人期何幸於今親見之已聞抄撰降斗集更
問流傳諷諭詩攬轡願觀清詔使伏蒲請築太平基囊封
一帙思投匭遙想寒齋獨宿時

聖朝軌轍明明在手把遺編闔且開共以儒宗推貢薛還
將直諫望朱梅是非自合依公論彈擊終須歸內臺畎畝
未忘天下事疇咨誰是救時材

聲名往日薄雲霄曾擬揚生作解嘲豈謂瓊瑤同是石誰
知荃蕙化為茅蒼茫暮色雞棲樹潭池春風燕語巢却恐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四

山間多妄說諸公應未釋憂勞

晚望

斜倚中庭望落暉衰年久病意多違韓門弟子窮張籍蜀
國諸生老杜微莫問傍人可與否詎知吾道是耶非長煙
如淡橫寥廓繞樹昏鴉正亂飛

豪氣不除常崛強狂奴故態有誰憐縱觀一世都云爾張
望千秋自古然局外元知難着手閑中只合了殘篇諸公
正值昇平日可使江湖樂暮年

早起

曉日開新境清風見古人澆花知有意拂鏡本非塵心靜
都無累思通若有神函窓卷書坐滿酒得吾真

苦雨

氣候朝朝變依然小漏天兼旬不住兩五月尚衣綿繡蟬
方爭舞蟲沙劇可憐宿雲都未解遠望一愀然

題賈明府小照

自昔重司牧令長最為親區區百里開四體共一身問問
多疾苦朝夕聞吟呻枉直易別白得失可細論歷觀古良
政規模今具存吾邑彈丸小生理隘艱辛習尚崇儉陋風
義舊所敦云何近年來散樸而澆淳紛紜爭暴築誼競越
與秦肆然無愧畏狂馳走塵庸公道湮已久清議鬱不伸
譬如沉陰積重望迅雷震引領我公來佳氣滿城闔欣逢
太平日醴厚布 皇仁鐔于申教誨整齊裁方圓蕩滌諸
塵垢頓令耳目新看此畫圖中高坐有神君眉宇何蕭爽
氣槩聳嶙峋笑渠出渌水獨鶴迴秋旻深情眇何許畫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四

二

運經綸正己以格物安民在知人周防塞罅隙起居取
羣大明示好惡炯炯白黑分一手障狂瀾迴注力千鈞脩
爾變末俗更作義皇民遠躡卓魯跡姓字同芳芬幸獲託
宇下耕鑿安晨昏歌頌吾職也庶以致慙慙永念詩人義
對菲雜蘋蘩不敢侈綺語質言聊用陳

余少時賞菊友人家花多上品盆瓶羅列皆佳玩也

一友忽曰陶淵明籬邊菊當不若是時咸建其言

今年偶得野菊數本置茅簷下適歲傳自揚歸言

郡中花絕盛并憶前語因書四絕以自嘲

野性從來鹿豕群亂頭粗服見吾真依然陶令籬邊菊只

少門前送酒人

揚州年少逞豪華勝境翻憐紈綺家漫道人情都向菊夢

中猶記洛陽花

滿眼濃華已盡刪秋風策策轉輕寒高情可似嚴光輩未
許袁揚一例看

鏟除塵俗何能盡飲水仙書隔幾重直到天台高嶺上石
橋南畔幾株松

冬日雜感詩

萬里吹長風落日望歸鳥悵然莫與群局促自荷篠非無
江海志歲月空擾擾病力倦駘馳一往頭不掉與世久濶
絕孤懷日以杳樂毅後通燕廉頗思用趙古來經世入此
意誰盡了

歲序及元月朔風颯然至夜半衾單輾轉不成寐忽聞
羣雞鳴肅然自警戒物固守其常不以寒暑異人乃至靈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四

三

者胡乃中變置溝壑吾分耳何所可相避脫去無營營高
舉尋吾契

少小無長伎只辦作書傭破殘書百卷晨夕快意讀自許

孔鄭徒旁羅及杜服九流與百家往往供採錄中藏汨奔

走為學苦不足老來多遺忘枵然一白腹猶思自牽補夜

夜當秉燭云何晚多累又頻值憂感兩眼俱眵昏不復辨

簡牘此意竟空存一生徒碌碌慷慨思古人街西張太祝

狂語李浙東吾獨盲於目

積善積不善自古有明記影響未盡憑好惡非所值去順

而效逆卒亦禍不至區區一隅中胡乃逢時醉所以狂馳

子橫行自縱恣屈子賦遠遊眇舉以託意世運有反復遲

速從其類吁嗟吾老矣慨焉付一喟

揚州八絕句

通籍纔三月休官已下鉤
來古寺裏風景倍惔然
閉戶常堅坐燕魚注未成
今朝一出誤惆悵負生平
悠悠世上事落落故人情
眼看浮雲過青山只麼青
握手方談笑遷移不隔辰
分明天意在何事更尤人
浮沉頃刻異傳語轉相驚
自是尋常事無勞恨不平
溝壑安吾命何愁老病侵
雞鳴風雨夜猶見古人心
宿雲解駁盡白日懸中天
一覺揚州夢胸中自浩然
齷齪龍鍾老泥塗棄不材
昔人元有語切莫下山來
又得八絕句

暮景蹉跎愧短才中途失路更徘徊
旁人問我遲遲意只望金錢別眼來

白曰草堂存稿

卷二十四

四

牽拂相招豈偶爾信非人厄值天窮區區也費安排
在左右都逢荆棘中

十載閒居守靜虛此心元有未灰餘
天公應是深留意怪雨盲風為掃除

大郡遙聞東閣開梁園宿客盡鄒枚
老夫一點分明處看徧魚龍百戲回

身老真如退院僧高齋蕭索冷於冰
却憐男子張君祠暮夜瘦羸總不勝

奔走經營還未了崎嶇百折任銷磨
風波都是橫身過為歷江湖險處多

一箇半箇今誰是為法求人事轉難
但使淵源勿斷絕故翁老死更何嘆

傷側當前一笑空
僥強未肯哭途窮
只今詩句流傳後
百代還應識阮公

準提菴

野寺何寥廓不聞鐘鼓聲
徘徊虛殿上心境得雙清
昔日莊嚴地今來瓦礫多
廢興元萬變不必問韋馱
禪宗方盛日往來如雲煙
遙念雪山裡此中有別傳

舟行三絕句

密雨癡雲釀雪天蒼茫暮色更淒然
舟人曉起驚相語已見晨光茅屋邊

勃氣寒光時節異北歸合有打頭風
人事反復誰能料盡日舟行快意中

百里前途盡日期浪平水濶一帆遲
天公應是憐遊子起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四

五

趙風來到岍時至郡城遙蔚然鶴羣故居叩門漠無應者
不勝悲感作二絕句

屣履歡迎事已空往來猶認此門中
依稀不記前生事惆悵山陽一笛風

一片傷心不得語門前脉脉吊遺蹤
江山故宅還依舊宿草誰尋馬鬣封

曉起值初明春和鳥弄聲
壹觀新歲景因見古人情
浩浩氣長在悠悠志未平
斜川閒紀日耘耔待深耕

十載歸田久三朝望帝鄉
吾衰老已及君仕力方剛
韓富勛名大鄒陳姓字香

公用張翥里居毋自逸願為世人忙

淑氣麗休明時清有樂聲枋榆元自足葵藿豈無情歲月
淹田里須臾想治平所祈無一事安穩得農耕
屢經星歲易養拙守吾鄉若家誰當補臣丁本予剛空
寸草報還藉晚花香自笑昏眵眼丹黃盡日忙

春日感懷

七十從來自古希欣逢令節值清時娛嬉尚憶兒童樂昏
耄都嫌老大癡雜念難除聞道晚荒言欲出讀書遲聞呼
秉燭頻驚覺合是平生不了期

曾依昔席竊餘光前輩源流未敢忘問字無人常寂寂古
書具在轉茫茫旁門穿穴傳經誤碎義鈞纂論史荒只恐
後生聞見狹願分白黑異陰陽

羈栖隻影寄空林風雪橫窗寒色侵地狹迴旋多束手力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四

六

窮馳驟不從心溝渠元藉江湖潤壑谷重教日月臨尚有

區區微念在倚門斜望一長吟

一室蕭然白日長安心不記是何鄉市中客子原無睡物

外高人自不忙雕落還餘霜雪色清冷只憶菱荷香紛紛

塵俗何能遣一盞春醪未肯嘗

病眼益甚偶作字數幅因題其後

眵昏病眼守窮廬灑筆縱橫尚自如好事僅留星鳳帖

刻也星鳳帖為友人借去失之今僅存星鳳帖宋敲門誰

乞換羊書歐虞模範忠前輩芳園皆以書名友篆籀微茫

託古初多不可識如蒙拙也展卷熟看成一笑南窓高臥

且蓮蓬

偶憶東坡公語後題其後

只寫東坡不著名戲題劇論有餘清子昂八宰流傳日自
笑區區託後生

下筆遠期五百年斷殘遺跡付飛煙而今前輩風流盡鳳
隨何人解續絃

過眼繁華春一夢海邦爭說玉堂仙誰知阿對泉頭叟焦
悴沉塗劇可憐

薄俗無緣識老成讀書猶自相儀刑貞元朝士今何在天
末冥鴻又剪翎

有梁姓者以賣薪為業往來余家十年餘矣昨八九

日不至問之則已以病死其素彊無疾病而又

小心勤謹甚為之愴然因念人生浮脆如此而世

之營營遂逐老而不知止者何也子曰自古皆有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四

七

死民無信不立長短之閒相去幾何而返顧生平

視賣薪者且有愧焉則反有不逮者矣為作此詩

以諗同志

白日不可駐衰榮倏忽閒萬事豈相屬凜凜歲已寒哀哉

賣薪子朝夕常往還不見八九日昨云已蓋棺勞身以自

給勤謹無他患流行多災厲陰陽迫相干大笑一世人蠻

觸互爭殘計算盡錙銖反復與波瀾擾攘百年中何異沐

猴冠自古皆有死胡不放眼看長短固定命俯仰就所安

朝市競奔馳不如一夕閒灼灼桃李安毋乃愧茅管先聖

垂明誠未足錫愚頑區區祇多言聞筆付長嘆

病眼

願與古人為後輩元明遺集是吾師生平壯志今已矣

馬香山病眼詩

涉筆為文祇應事工夫閒暇在歸田十年投老真無賴

底何曾有續編

的緒相傳更不疑百川學海未云癡上林遙望無窮樹可

許鷓鴣占一枝

別徑旁門也偏參鑿幽絕險自迴環眼看鱗鱗崢嶸舞何

日蛟龍起舊山

舊歲作菊花四絕句今歲邑中花絕盛而余未之見

也偶得野菊三本置庭中顧而一笑復次前韻

大雅於今誰出群固聲夷迹自全真偶來采菊東籬下一

望南山不見人

一片蒼煙繞素華蕭疎冷澹野人家老來元是秋風客獨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四 八

對庭前隱逸花

駭綠紛紅已盡刪飄零遠勝一枝寒此中幽意無人識只

有儂家著眼看

瑞氣榮光爛熳中曲欄密室錦千重傍人莫漫輕三菊別

有高風比七松

偶書高季迪寄贈倪隱君詩因作一絕句

自古高人鹿豕群聲名肯使世知聞白衣宣召稱徵士不

及倪迂號隱君

錄舊詩附一絕句

免心便是安心法指點工夫頃刻閒外境不妨可借取掃

除一切本閒閒

少陵遺興詩云豐年立云遲甘澤不在早此即烈士

暮年壯心不已之意而變出之同谷詩長安卿相

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子朱子嘗謂其陋余謂

此老或別有有意在也戊午長夏偶閱此詩因用其

韻作一首戊午

寂寞杜陵翁常羨致身早撫髀一太息富貴何足道馳驅

萬里途咄咄嗟衰老壁彼千尋木外榮中已槁黃昏期漸

近夕陽豈云好去去勿復言埋沒同秋草

夏日偶作

吁嗟此日更何求衰疾殘年百事休松墨不存同竹矢難

衣尚在比孤裘

後先承先業某水某邱憶舊遊多少心懷無說處可令

瀟洒送離憂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四 九

偶閱義山無題詩因書其後

暮雨空林絮所思孤懷脉脉憶前期胸中不解分明處可

是無題却有詩

何事連篇刺狡童鄭君箋不異毛公忽將舊譜翻新曲疏

義遜知脉絡同

一望瑤臺只淚垂此中哀怨竟誰知靈均憔悴江潭上干

古無人續楚辭

君門外得吾皮

題韓慕廬先生文稿後八首

春蘭秋菊可同時萬草千花各自奇若遇少林胡老子坐

君門外得吾皮

題韓慕廬先生文稿後八首

春蘭秋菊可同時萬草千花各自奇若遇少林胡老子坐

六十年來獨擅名震寰散序徧飛聲後生莫漫輕前輩破
盡工夫學不成

自古為文有異派玉溪原自杜分文廣寒仙子垂環珮珠
玉隨風落好辭先生文如梁之徐庾唐之溫李
工妙絕矣然亦玉唐之別子也

排比鋪張逞瑰奇區區尚自守藩籬殘膏剩馥多沾丐別
有根源却未口先生文原本於經史大家而文律極細於
見長後之人拾其葩
藻而忘其用也矣

萬本流傳奉寶書 九重省覽達州閣元和白元景德楊當
時體烜赫聲名總不如先生文當時文豪敵之後一變舊
此者三百年來稱絕無矣

永明新體自黎吳包趙相承金壁壘旌旗都變色青
藍冰水可同無復也然其所自創者多矣文章家此種至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四 十

燕公高步開九日勲業原非姚宋倫獨自不蒙博士議文
簡文恪是何人先生才過至尚書無不著
然視兩吳則遠過矣故併及之

長缺攜歸已罷彈中庭四望思漫漫朝飢未了常空坐
水不來無奉漿午榻煎茶童子去晴窓作字老妻看衰年
自是無餘味偶爾相逢一笑難

又得一首
閒裏平章事轉殊少年豪氣未全除老妻稚子為詩料
湖逢釣叟十年風雨問潛夫老來苦負平生志嘆息空令
歲月徂

校禮記注三首

山堂雜記燬燼後相承意說各云何邱書都是依文解魯
壁誰知缺簡多雀鼠角牙同聚訟方員枘鑿幾操戈老來
徧校蟲魚注更願假年作正訛

聖王遺跡付飛煙收拾流傳幾歷年王許別分戴氏學皇
熊只作鄭公箋師承唯謹稱前輩疑義常留俟後賢却怪
後來多曲說好評同異著新編

從來雜說費爬梳絕憶當年論石渠掃刮紛紜刪蕪發
明章句補陳疎自標特解臨川注略採群言東發書老眼
眇昏勤校訂敢云閒放比樵漁

、八月十四日夜夢與可亭研齋兩先生於 懋勤殿
中共語及覺口占二首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四 十

恍惚吹空上碧天還疑身是玉堂仙依稀不記夢中語迴
憶同朝十五年自癸卯距今
十五年矣

疊韻二首

從遊朝夕連三月聚散升沉俯仰中誰識同時六學士白
田莊裏一漁翁癸卯冬余與蝶園可亭研齋龍翰四先生
及蔡開之同在 內廷故落句用白少傅
語

續經豈敢效河汾穿穴窮年問典墳繁曲不傳洪範數難
深莫與太元又他時李漢知誰屬此日侯芭未有聞慚愧
一生成底事可令來者占餘分

閒來亦自賦橫汾野語私裁缺帝墳雜棄烏焉多誤字塵
編朽蠹是遺文初生猶及見前輩垂老屢能述舊聞如笑
韓張為謾說臯此孰是可平分

念堂先生見示秋日雜詩十首勉強屬和未成也先

得一絕句

古三百篇發憤作憂時感事託諸辭却教樂府流傳可
勝香山諷諭詩

溫李新聲掃刮盡空庭四望獨長歌不肯竟作山林語只
為風雲氣較多

邑中有牡丹者數家余未之見也戲作二首東星渚
魏紫姚黃眾所誇空庭寂寞夕陽斜自知富貴元無分準
擬離邊看晚花

水向城東天一涯春風也到野人家賓曦門外花如錦衰
老猶能坐小車

念堂先生見示秋日雜詩十首依韻奉和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四

士

初秋湖上聯新詠妙筆於今總不傳珍重固翁貽十絕風

流還復見前賢癸亥秋湯公西居在邑中有秋日卻行十
絕句叔父接叩公和之迄今五十餘年矣

後為之慨然因翁翁西居高第第于坡公聚星堂雪詩所能
以老門生繼公後者傳語也

文章自昔史才難遺業流傳後代看誰是董狐南史筆可
令班馬作奇宮

同輩其最也皆有史館多名輩湯公與翁先生
余入內廷而國公可亭公研齋公領史局俱屬入館會

公以余同籍並留國公可亭公欲留余管史
館常語余請前草史案具存館中但多散亂方諸整比大
第未幾淑瞻亦以館歸今史事既竣諸案俱不知所存矣

是年橫行是異災時開彭中
丞被劫

是非原自存公論別有私懷未盡捐春草輸贏關底事狂

蜂亂蝶各爭先

盡搜證治術諸科廣路平原入網羅十二時中安樂禁默
然無語病維摩余病治久不愈東亞先生云安
時不語以善其氣今擬從其說

淵明憔悴東籬下對酒欣看晚節花千古高風人未識桐
江烟雨屬誰家陶令清風高絕三代以下唯下腹
可此有耳後人何敢望其胸襟也

皇仁萬里燭幽情朝野歡傳頌聖明敢謂詔書無掛壁
荒郊元自未開征

治河三策至今傳杞國多憂若隕淵莫道窮義無一得有
聲何路徹高天詩用後山

支離病骨怯新寒時事都如九節灘共笑老來多累句白
圭不厭再三看

仕隱不同從其志徐陳並自號高流古人經世何曾了豪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四

士

氣空今橫九州

老眼眇昏未肯休繁文碎義苦尋求庭中元自無頑石說
向西風誰點頭

淺學何能識道真鑽研文義細評論殘編尚可自怡悅莫
問門前好事人

咏庭中老桂

庭中老桂樹對之常浴嗟憔悴生意盡強自抽萌芽縮卷
而三葉散落綴接枿雨露不能潤滋溉無所加念此枯朽
質豈復可作花牆根有雜草欣欣爭紛葩適時各自貴寧
必桃李華子雲不曉事獻賦晚自誇徒為世人嗤旁笑冷
齒牙台葉甘寂寞悵望夕陽斜

和星渚日昃之辭

盈虛消息本天常莫向須臾較短長伊洛分明兩轉語安

心是藥別無方
專門訓詁已微茫奧指精言久閱藏千五百年傳絕學何

人可與細參詳
未許崎嶇走路旁平行直達有康莊願君盡屏閒言語日

用工夫只自將
絕去安排箴主一多岐久已戒亡羊記取蘭約分明處雕

鑿虛空枉自忙
喫飯著衣從切近親言視聽謹提防只今收拾身心了刻

刻周旋未可忘
蘭策清訛難識別邱書燕說轉荒唐朱門若有忠臣在肯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四
使清漳混濁漳

南北分途無定所足非剖判劇豪茫如嫌高坐揮談麈翻

落他家舊案囊
悠然胸次自徜徉鼓瑟歌風點也狂世外時人多跌宕南

窓一枕到羲皇
文義窺尋粗有見畧從徑路識門牆箇中更有無窮味未

得中還仔細嘗
有意翦除歸肅整是中未穩且俟俚脩行不得絲毫力七

十無閒祇自傷
只留一隙已開張稊稂應知壓稻梁野火橫吹燒不盡更

思何策掃挽搶
廿載盤盪漂蕩成至今遺憾未能償危言日出憑誰斷却

乞金鑊為刮盲

又得十二首

象山龍川多爭論遺訓昭垂日月光後輩何容更著語求

哲空勞為補亡子未說
的緒相承是陸王此中高下却須商舊防已壞恣奔潰滄

海橫流是禍殃
異同早晚無深辨玉石原非一概量剖決只須持寸鐵可

令群輩汗流僵
百斛龍文詎易扛疵瑕自不掩珪璋滄洲未必傳心印要

是江流始濫觴
黃氏節抄文集語平湖隨筆編丹黃儒門規矩依稀在可

是流傳一辨香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四
何許流傳多記注柳黃馳騁盛文章臨川早已生蟬空

使今胡迷紫陽
單傳家付互相望自許淵源遙謝楊洙泗未蒙鑪韞力三

千弟子幾升堂
點勒兩言為禍本憑陵意氣自孤亢今人直踞古人上只

待諸生為發揚
曲屈方知穿蟻穴爬梳仍似雜蜂房彌縫會合多膠附更

與飛空架八梁
次第男令下手妨紛羅書冊嘆茫洋設科已有多條貫誰

辨中央與四傍
掉闥縱橫不可當喙長三尺權雄銛槍錢柳絮同飄蕩也

向春風舞一場

心付從來未易明叶描摹影響是何鄉而今奚是顏曾並
付與他年說夜郎

人日作用昌黎城南登高韻 己未

獻歲候已和氣盡東西弄曉日射紙窗几案上今凍晨起
初盤擲左右雜佩用令節雖自古索居絕朋從開卷略有
得惜哉無與共永懷昔吾友論難互相送得念並爬梳有
如割菰葑內省常戰慄虞虞敢少縱歲月忽已暮慎毋再
倥傯作詩聊自箴知非世所重

往者燕堂作人日詩用昌黎韻諸友和之成帙今三

十餘年矣今歲偶復作此詩追憶往事為之悵然

因又作一首

少嚴父師訓弱冠不好弄藝文恣探討心解若釋凍語一口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四

六

時綴絳綵刀思一用同志六七輩盡拂日遊從疑義相與
析晨夕切磨共每逢古今節新句亦屢送自從諸友亡心
胸塞亂葑束縛蛟龍僵不得風雨縱相對祇西人華顛各
倥傯短什以相貽勿嫌鄙語重

人日有感而作

天性人為貴傑出萬物首云何古禮俗比類同雞狗今朝
忽歎息曾見古人不逆知百代下紛紛狂奔走爪牙恣搏
噬猙獰暴哮吼但願司晨夜一家共相守螻蟻有君臣厲
行次先後俯仰天地閒無乃顏之厚我欲發一言微纏緘
其口六經管書生脫去如械紐孝弟胡為者人笑魯中叟
東義方倨肆咄嗟汝何有惘然自感傷作詩貽諸友戒之
步示人毋使群輩嗤

世路崩澆風本根已憔悴公道無復存尚賴持清議好惡
各不同無得少倒置豈容毫髮私片語深足畏浩浩洪流
翻不問溝澮細烈火燎平原抱薪還為累直以古人心別

白明大義一貫雖無益此語終不易黑雲湧四野白日多
幽翳冰山正崢嶸無劍逞猛氣避居窮室中慨焉付長喟

戊戌歲余居京師與同年高星源俱隸教習館星源

嘗謂余曰君無過人處但本色耳余欣然以其言

為知己今歲星源道過余家復舉前語逆數之二

十餘年矣星源又曰本色二字未易承當成仙成

佛為聖為賢只此而已余曰君言則是但少兩字

蓋可以成仙成佛為聖為賢而余固未能也因相

與大笑別後記其語以示兒輩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四

七

山上有木漸君子觀於水譬彼作室者必自築基始大白
乃受采忠信可學禮稟性寡所諧區區慎守此嗟我同心
友見許獨以是只為本色人坦直無翫骸仙佛與聖賢非
余所望矣自量詎不審妄言適可鄙布帛在織紵菽粟待
耘耔綺繡非所欣珍羞未云美氣骨真當勉絕詣安能擬
所當增兩字片語斯足紀萬石舊家風不願韋平比植德
無殊邀聊用貽孫子

星源令弟天來為教官十餘年矣余問之曰何久不

遷也星源曰是有兩病一曰懶一曰笨長為教育

已矣遷擢非所望也余曰是兩病余皆有之此君

所謂本色也復相與大笑並記其語作詩二首

仕宦有要訣所重在趨時曳裾王侯門朝夕亟驅馳局外

階已開低顏奉言辭童僕且侮慢婉婉笑而嬉候伺獲心意乘閒以入之若猛獸驚鳥迅發斯不疑寒暑豈復避遠赴風雨期促促無餘暇安知筋力疲富貴有定分惜哉空爾為鄙性鈍且拙而於懶為宜淡與泊相遭寂寂無所思閉門讀書史親見古皇義端居一室中幽事可自怡本無軒冕意與世若分岐南北迥異轍失路亦何悲未識我肩叟少陵真吾師

粉黛時世妝胡為自儻寒大運固已無人人學圓轉制行多脂膏出言必嚮卷舉動有鉗束如蠶自作繭秀外而惠中磨樣從違粟以此取歡悅災患庶可免嗟余賦窮骨挺挺不可變曲意強周旋終覺面目覲病已居膏肓反復誰能適開口有根觸即事已垂舛一見戒門絕縱彼牛年踐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四 六

況在朝市閒驅逐同蒐獵只合安門里私竊樂餘善夕共素影流朝重濃露泣出入自由身忘懷到難犬吾策亦自可所休詎云淺

往在京師時與同年景履齋偕行履齋過有推許余謝不敢當履齋感然謂余曰君無太自謙謙則名去矣余因念世之負高名者惟居之不疑而余未敢也亦只取論語一言焉斯之未能信耳因作

言後憶前語更作一首

人苦不自知安敢重用罔賦分本一定尺寸不可強余重薄陋質少小事鑽仰圖史紛盈几箋注久微茫晨夕費丹鉛工夫終齒牙作詩多無累為文患冗長以之比昔賢吳

常滿耳矣洛闢有遺言亦願承餘響搜剔文字閒躬行未

能放廢康時內省山不失所養至今數十年不斷流注想險途迫詰曲長川恣潑決中道有連車障堤非尺壤以此不自得坐立常惆恍老大共推排亦或蒙嘉獎每聞眾言至慚報此其穎世路重虛名雖然非一黨家難與野鷗各自披鶴氅居之唯不疑迥出群倫上俗人都貴耳焉知辨真賞謬種久流傳工風日版蕩寂寂株守者不得比高朗

題湘洵秋林讀書圖

湘洵兄向以秋林讀書圖索余題置之笥中逾十餘年矣而余及作然常往來於心未嘗忘也今春病中夜不能寐偶思及此乃綴數語為之贊比曉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四 九

浸老欲書而考圖中指意與先叔父樓邨公述亭燕堂西先生所題詩有不合者因別為此詩以發明其意而贊語則附於後庶來者有以知湘兄前後學問異同之實亦湘兄之所樂聞也

閒居無外事一室澹孤清世味銷磨盡慨然念生平晨夕擁書坐舉杯時自傾千秋遠悵望幽獨俯前楹怪石雜老樹落葉滿空庭馳騁文字閒因見古人情一朝忽有悟乘風余上征更爾換凡骨肺腑徹晶瑩天心與月聯穿穴互縱橫覃思力鈎索一家書以成統觀前後際各自殊課程前集虛齋著後集正學名昔賢有遺誅未及細參詳今日題名卷為石一發明明常願相反復詳語擇其精所恨人已往言之誰為聽

深潛純一之味收歛凝定之神此二平之所用力學
緣之以為本根常閉戶而精思中綿綿其若存追古
於千載脫去世俗之埃塵固獨有所適然而自得不在
於語言文字之紛紜嗟斯人之不可作誰與上下其議
論願講磨而定壹是徒悲恨於索居而離羣親儀容之
儼然憶學歎之時聞竊寤言而永歎巫陽猶望與招魂

己未冬十二月晦和東坡餽歲別歲守歲詩

嚴冬迫歲暮故人競來佐時聞叩門聲真意豈在貨嗟余
賦質薄窮居空老大瑣事付兒曹閉戶日高卧粉黛與稊
餌累累忽盈座微擎亦沾丐不復事確磨紛紜舊鄉風
忽令節過尚愧木桃詩有唱莫能和時指公見能
歲行不可駐疾赴已云遲年少相牽拂勝事那復追出鼎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四

二十

百年內吾生自有涯單行今餘幾空爾憶昔時二三老同
學誰能逞甘肥枯坐一室中已矣更何悲幸已踰中壽又
復與歲辭浩歌聊自慰吾氣未全衰
霧氣日騰上暖風振蟲蛇衆星夕不耀仰視浮雲遮默計
一歲事閑居知若何列坐聚兒孫亦得一笑譁往昔飲歲
酒更鼓逾三過今未及乙夜身固已歎斜憑几一歎息吾
老其蹉跎生平多主意欲說向誰語

偶作庚申

胸中氣涌鬱嗟峨今日不平事較多病臥寒齋思一奮十
年霜刃未曾磨
世事莫如清議重片辭裁斷豈云輕九流混濁何須問只
有青山萬古青

聞陶園又有移易為之快然率賦一首呈念堂先生
少時握手論文地意氣還將蓋九州白髮相看成野老青
山無主想神樓今春重數二十年矣之方祈春草尋前夢詎料西
風失舊遊會於此旅舍往來同一局暮年寂寞更添愁

早起偶成

兀坐匡牀自討論却看羣動自飛奔半留半罷庸離散不
雨不晴天晏溫此老崛強還似昔諸公聲勢豈長存浮雲
變滅須臾爾只有山林道獨尊

本擬蘇湖為後輩忽驚身作玉堂仙祇將文字隨閒秩未
有謀謀語帝前世事元從毫髮誤當幾孰任轉移權往
來三月曾何補迴首朝班十七年

十月有感而作六首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四

三

塵霧昏蒙風不翻世情多幻似羣軒只須袖手都無事且
作好官他莫論痛飲沉迷三日醉舊防橫潰九流渾巫陽
不下憑誰訴白日何緣照覆盆
堪嗟觀面如秦越更笑同模似斗筭只恐風雲多作態誰
知荃蕙盡為茅蒼生翻被深源誤宰府徒傳叔子嘲餘望
於今猶未絕憑高何日更登巢
昏昏元不辨瑕疵可是天心未改移敢謂倉皇多謬舉直
教冤瑣盡狂馳徧觀未有伸肩處極數今當共手時反獲
須臾那可料一心勉學更奚疑
豈謂陶邑無公論灑淚縱橫志未平松號大夫難辟坐
稱公子任橫行畫收冀壤允惟私却洗癢痕細詰評判底
是非終有定煩君著眼自分明

望紅雲擁合扇九閣無路問巫陽蛇糾結勢方張蘭
正摧姜憂正長撫枕空餘氣已薄仰天誰信時幾將眼前
憤憤無分別空使衰年涕泣滂

霜雪不降暖風流混雜沙各自由外事只今唯掩耳中
懷莫說苦低頭深山大澤舞鱗鱗曠野平原走馬牛井底
微陽已轉否滄江歲晚獨離憂

於紅紙作字致念堂先生缺訛不可辨也戲成一律
聊將片紅寫常談老眼眇昏合自慚缺誤不關通草字糊
塗竟似達空函幽懷未許傳心盡棘手何能落筆酣只此
是學吾老矣臥書張譜可同參

病後夜中不能寐欲攝念習念而不可得既又思之

有類於禪家本來面目之云者張子言精思多在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四

三

夜中而明道亦言張君祺上床不得思量事為非

是則知夜中非必攝念習念之謂也因以三首以

諗同志 二月五日春後八日

更鼓不聞雞不鳴幽人輾轉未成眠那堪今夜秋夜可
得今年比去年穿漏紙窗殘曉月昏蒙布帳隔重簾平明
可待翻遲滯高枕何能久帖然

習靜元非似石頑只將枝葉盡旁刪晦明本是循環至遲

早何分頃刻閒攝念已空緣念起竟心未了條心還夜中

亦有工夫在豈止偷然日閉關

本來無迹可追尋屏絕塵埃不受侵刊落竟從虛寂處依
稀畧見妙明心毫釐莫辨前途誤反復誰知用力深却憶
橫渠成誦語精思力索在於今

病中觸事多忤遂以增劇夜中思之忽成一笑早起
書此以示兒輩

須臾尚作無窮計可是人間第一癡即事便為安樂法相
逢都是喜歡時梳頭掃地元無賴潯止暗行豈預期晨起
忽然開口笑今朝徹也不須疑

正月十八日驚蟄即晨起書此 辛酉

昏夜誰知月與星冥濛初日已中庭沉深淵底多幽熱蒼
迅今朝作起亭

聞近也有京師之行詩以為贈

中詞館今無繼王謝江山自昔同京洛相逢好問訊
巢元在玉堂中

靈雨昭蘇自有期豐年甘澤未云遲向時前輩根株在待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四

三

子橫生第一枝

四十年來守樸學馳驅千里豈徒勞東山自為蒼生起更

願諸公著眼高

區區鈍拙曾何補老病龍鍾竊自憐只為昔賢留一脈岷

強遠與記當年

樂志堂中同講席暮年將與付斯文京師莫漫稱嚴鄭天

祿還須老子雲

慕韓往京師應試詩以贈之

遠送征鞍憶舊盟紅塵堆裏著高名鄙人自是多生語今
日為君更發明長安紅塵堆裏著高名鄙人自是多生語今
道心何必刪除日行已優游是坦塗世事極和吾有命願
從根本著工夫

胸襟流出見高情會向蓬壺頂上行直令輩流咸俯首肯
隨春草開輪贏

莫言制藝為小技千古淵源脉絡同珍重昔人元有句難
香今在射湖東

大句能當先生
贈袁川公句也

滿山桃李混塵埃紫陌遊人得得來寄語諸公各努力而
今誰是棟梁材

偶閱韓集拘幽操目窈窕兮其疑其盲耳肅肅兮聽

不聞聲此為余作也因作歌一首

惟余年之衰暮兮又疾病之相乘日荒荒其無所見兮耳
而弗及兮忽自悔其生平猶永念夫懿戒兮時常顧於箴
銘嗚呼余固不可以久待兮尚遲遲其徐行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四

舌

還念堂先生書附詩一首

病軀只作須臾計未了殘編豈復陳自料三生同此癖他
年還作借書人

放言八月十一日

世事日衮衮誰與握其機環中多變化得失判毫釐反後
須臾閒一跌莫云追焉焉百年內已迫桑榆期却觀前後
際而安可逆知自昔賢豪輩往往困塗泥生平所蘊蓄迄
不得少施寂寞窮山裏乾死竟何裨秦賦輕馮衍陳疏毀
賈誼顧師古誼到今常嘆息嘆息空爾為琬琰就煨塵萬古有
同悲聊於呻吟暇略寫危苦詞放筆一大笑命也更笑疑

書示兒輩九月十日

人之立身惟孝與忠恕以接物慎以持躬讀書考古其益

通窮守此不失先世遺風垂歿之言汝其敬從

書示兒輩九月十一日

為學在求放心讀書在惜分陰喚醒勿令昏昧奮起無使
因循常不欺於暗室廣原師保之臨必玩咏夫本意專專
經訓之尋理義散於日用何庸揣摩於高深工夫切須接
續萬無間斷於紛紜言語多而轉難援引廣而非真空虛
都屬無益涉獵竟亦何存謹於不聞不見防罅隙之浸淫
研於一字一句廓繁冗之胸襟念君子之三戒其能免者
幾人守終身之一事可或累於弗親修身總歸於實而當
培其本根求言必自於近所宜加之常勤徑路斯於無誤
歲月不至銷沉敢言妄希賢聖庶不愧於儒林自抱一生
之悔可為後學之箴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四

舌

夜不能寐偶得首二語早起因續成之病中靜坐於為
學讀書微見路徑而一生汨沒於今已矣悔之無及平
意而言語無次第然大指則具於此書示兒輩願各努
力當以余為戒也辛酉九月十一日書於詒清堂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十四終

曾孫重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卷

兩江總督
孫述本

國朝王懋竑撰懋竑有白田稜著已著錄是集凡文
二十卷詩四卷末附行狀一篇其學長於考證故
全集以稜著爲冠詩文則未能過人其與方苞書
自謂筆力拖沓不近古人所謂人之知我不如我
之自知亦足見其學問之篤實也

秋水堂遺集六卷

〔清〕莊亨陽撰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一年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莊元仲集
一卷》提要

秋水堂遺集叙

吾鄉李文貞相國以經術光輔
太平退食之暇及門高弟子環
向講席質閎奧義極一時之盛
如楊文定公徐魯南張長史陳
滄洲何義門諸賢其尤著者也

序一

南靖莊復齋先生及相國門最
後相國心重之與諸賢等如朱
子之晚得北溪然相國歿先生
由進士出宰山東濰縣丁內艱
歸聚徒漳江倡明師傳鄉邦後
進翕然宗之如宋人之宗北溪

然今

上御極以楊文定公薦舉經學助教
國子旋陟吏部郎出守南徐觀
察淮海呂勞卒官其政績追古
循吏朝野無間然先生自其少
時從鄉先輩戴夢村學詩輒工

序二

復與漳浦蔡文勤公結社東江
以古今文鳴及執贄相國一變
而進於道余之就正先生也在
乾隆初元忝附先生薦書之末
因得同教國子當是時

上遴選名公卿總理太學立造士法

六堂師各占一經按期講授太

學生每相見討論經義罕及詩
古文詞先生偶有作人輒取其
稿去亦不甚愛惜觀其伸紙落
筆雅健清深不屑屑傍人門戶
吾鄉雷翠庭副憲嘗語余曰昌

序三

黎論文必有諸其中以復齋觀
之尤信苟得其稿聚而藏之勿
失也顧先生官京師僅三數載
余與翠庭又先後奉使於外無
何先生即世士申余假歸訪翠
庭于江陰使院述前事相與黯

然久之庚辰翠庭又歿忽忽將
廿載余老病侵尋去先生之鄉
數舍居閒鬱鬱以不能躬拜墓
道收拾其遺文踐翠庭相屬之
語為恨今先生文孫漸等能讀
祖父書悉心蒐羅部分井然凡

序四

先生當官碩畫評議皆有考焉
旁及算法經相國拍授亦繕寫
附于後請余為之叙開卷三復
聲貌若接忻喜先生之有後也
嗚呼文所以明道也不徵諸事
則其言為無用不根於心則其

言為無本余感翠庭之言序先
生集淵源乎文貞相國極一時
師友之盛後之人因末求本知
北溪為朱子高第弟子讀北溪
之書其有諸中者可窺矣知先
生為相國高第弟子讀先生斯

序五

集其有諸中者亦可窺矣
昔乾隆丁酉歲長至日門侍生
官獻瑤謨



先曾祖復齋公秋水堂遺集經先伯父與先君子編錄成卷乾隆丁酉歲蒙石谿官太年祖鑒定而弁以序言閱今四十載矣族中諸同志恐致湮沒請刊之以垂久遠謹將原集付梓再搜舊篋得詩文若干首輯補為一卷及諸先輩贈輓詩章併傳誌附焉其算學八卷現載四庫全書家有藏本俟後續刊

嘉慶丙子端午後二日曾孫樹金應燦謹誌

秋水堂遺集卷一目錄

恭賦

御製詩十三首

暖閣前頭放早梅

教化原從風俗起

微雲一抹散瓊瑤

共躋仁壽樂且康

書雲顚望太平秋

葭管初回日影長

人烟有慶色

土厚登雙穀

五風十雨自調和

雪花應候慰三農

金甌永固識人和

雨露生成隨品彙

秋水堂遺集卷一目錄

官梅先發上林枝

御試秋歛冬藏暗發生

賦得海不揚波

秋水共長天一色

綠筠尙含粉

葭管初回日影長

賦得激賞搖天筆

麥浪

晴絲

賦得遊蜂花上食

珠藏澤白媚

青郊上巳艷陽年

雞聲茅店月二首

夏雲多奇峯

飛花送酒舞前簷

燕知社日辭巢去二首

上苑早櫻花

二十四番花信風 二首

名花當美人

願君流光及盛年

賦得 題闕

水精簾下看梳頭

擬唐人端午賜衣應制

秋月照寒水

海色晴看雨

軍中宜劒舞 集字

遊魚啖花影

鳥眠花底夢

蚕食葉成字

殘月如新月

燈下瓶花影

雲護巢松鶴

燕雁易春秋

雪壓竹枝低

秋葉勝春花

秋水堂遺集 卷一 目錄

二

珠網繁花片

倒影浸樓臺

荷珠散復收

黃知橘柚來

子路無宿諾

看竹何須問主人

又代主人作

餘夫二十五賦

送人令粵東

贈李陽楚令饒陽 代作

贈江明府

別李太守旋旌

制府覺羅滿公平臺紀蹟

榕村落成用朱子卜居韻

步安溪師範客講學詩原韻

御賜李將軍匾額頌言步安溪師韻

下第上沈心齋夫子 二首

祝友人壽

送人令雲南

張近言壽詩 二首

送人令香山

送人宰南寧 代作

爲友人祝壽

贈陳守府之任嶺南

與人祝壽

題節孝陳氏二首

送張慈長歸汀州

元夕禱詩和張琢園先輩八首

李思亭百韻詩題辭

秋水堂遺集 卷一 目錄

三

康復齋以廣文授京秩歸自臺灣適逢初度賦此贈之

二首

送張雲亭之任金華

暢春苑引

見後感賦

無題四首

都中雜咏 三首

送中書鄧蓼伊奉使冊封安南

寄福山令徐仲升

和馮子門泥美人原韻 四首

初得芍藥 <small>二首</small>	送南平余夫子歸省 <small>六首</small>
送張連城歸浙 <small>二首</small>	題范希遠百鴈圖
和方次山見贈之什 <small>二首</small>	贈李識都年伯歸養
老龍吟	
偕恆觀成過丁純之看菊留飲	
之明日復贈余菊十數朶五色相宣喜而再賦	
風雪喜元升吳君自塞歸	
九日遊五塔寺同李識都抑亭彭鳧麓作	
送張素園同年歸晉江	再和方次山見贈 <small>二首</small>
秋水堂遺集	四
河梁曲	偶成
都中春花	餞春用柳子厚南礪中韻
都中憂旱	咏雨
送康連叔歸閩	題蔣約齋卷後 <small>二首</small>
題壁 <small>二首</small>	
贈阮參戎子章之任晉門 <small>二首</small>	
和友人正陽橋作	百歲翁
古意	春日
新婚別	猛虎行

秋興 <small>三首</small>	舟次瓜步
湘江舟中和張季長作 <small>二首</small>	
贈康復齋南歸	代贈車太史督學閩中
桃花行	壽太壻陶廣文
楊開府贈言 <small>代</small>	祝友人壽
送人令南平	
王直夫將歸阻雨集字戲贈	
贈康四步丹赴姑蘇	遊白鷺庵
又和遊白鷺庵	登文昌閣
秋水堂遺集	五
石榴洞	又和觀察李公韻
和李觀察道原堂懷古	董奉山
試劍石	
登碧玉千峯亭和李觀察作	
龍門石甲古 <small>二首</small>	文丞相壘
送李補公回京	
李觀察署中送夏舍村回維揚	
集字贈夏荔園	又集一百字
送人宰陽朔	贈江明府 <small>二首</small>

贈魏太守之京

贈形家廖一臣

玳瑁山

題吳明叔松石封侯畫圖

同心蘭

疊前韻

石假山集字

新荷集字步夏彞園韻

魚集字

咏懷

感事用前韻

李觀察壽言

酬陳源長作

壽李觀察

壽江明府

中秋月下和張琢園先輩二首

秋水堂遺集

卷一 目錄

六

壽李太守

代贈太仰上人

壽魏念庭太守二首

壽吳真翁九十

送人歸閩

壽管伯六十

王學林年伯雙壽

送李麟符同年赴廣文任

壽同門徐邵溪年伯母余太君七十

趙太君年伯母雙節雙壽詩

翟耐翁年伯八十壽

壽莘太君年伯母七十

送周信伯泛海

鶴鳴九皋

又松關霽雪

又二首

聯字贈林子牛得孫

昔年夜訪呂君松甫與諸弟子扶鸞立成五言古詩一

七言近體詩一古詩中藏一一散人前夕即至予今夕

方來竟虛良夜十七字近體藏良夕何啻前夕好七字

屬松甫與余步和其韻予援筆成二章焉

下車志感

昌樂題壁

令灘縣未三月夜夢淵明醒而有述

援頭

聞蟬

甲辰五月九日平江阻風述懷

秋水堂遺集

卷一 目錄

七

重九中月後木落風高步登小山悽然有作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南靖莊亭陽復齋著

恭賦

御製詩十三首

暖閣前頭放早梅

行宮駐輦暫徘徊畫閣陽生早放梅

絲仗遙臨花已綻

東風未到蕊先開物情如見天心復春信應隨

御蹕來

秋水堂遺集

卷一

聖藻揮時承

寵渥瓊姿何幸在瑤臺

教化原從風俗起

一人有道養頤蒙敷教隨宜立大中俗判剛柔殊燥濕

化行南北異西東

熙朝制作緣民性

聖主調劑問土風雲漢爲章歌

壽考太和翔洽普天同

微雲一抹散瓊瑤

一抹輕陰漠漠雲雪花如絮舞紛紛許多瓊樹

宮中見無數瑤華

仗外分著地寒光猶縹緲彌天瑞色正氛氲還瞻

零藻成珠玉長應豐年奉

聖君

共躋仁壽樂且康

箕疇錫福徧黎民四海雍熙萬物春壽域開時歌

聖壽仁風洽處識

皇仁太平有象惟耕鑿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久道無疆見鳳麟願與康衢忘

帝力年年擊壤更吹豳

書雲鵬望太平秋

六龍晨駕禮

園丘佳氣氤氲拂曙流史氏爲書雲物象

清時預報太平秋民和道泰祥光起物阜年豐瑞色浮干

呂還知來絕域梯航萬里集其球

葭管初回日影長

黃鐘氣暖律回陽共祝

清時復旦光寸管寒灰飛嶰竹九華弭節駐扶桑中天煦
嫗時纔永化國優游影正長綵線初添揮

膚藻惜陰還見邁前王

人煙有慶色

海宇長無警間大有年

九重多雨露萬井羣人煙鷄犬恬熙日桑麻樂有天氤氲
佳氣合爛縵慶雲連喜色騰郊野仁風洽市廛

宸遊遙望處歡賞意悠然

土厚登雙穀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三

天心知地德

鳳蹕駐

龍城土沃三農慶年豐百穀成高低麻與麥燥濕黍兼稂

萬寶倉箱滿千村積貯盈

翠華頻省欽繡壤及時耕共效華封祝熙熙樂

太平

五風十雨自調和

盛世休徵協化工共欣時若卜年豐土膏每潤依旬雨禾
黍常蕃應候風稍拂平疇看浪細好霑秋稼與雲同普

天咸遂盈寧慶萬載千秋祝

聖躬

雪花應候慰三農

彤雲漠漠結寒空白雪霏霏逐曉風候應隆冬飛六出
瑞占盈尺慰三農無聲瓊玉來天上不數珠璣種地中

幸觀休徵逢

盛世家家擊壤慶年豐

金甌永固識人和

丕基永奠似金甌應識人和遍九州地利原從民氣固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四

天心還向物情求黃童白叟歌磐石黑齒雕題拜

兒旒從此百靈長效順千秋萬載享共球

雨露生成隨品彙

陽春布德正均平

禁苑群芳倍向榮大造無私饒雨露百昌隨類荷生成栽

培厚處知天意膏澤沾時見物情

聖世甄陶原不異存神過化更難名

官梅先發上林枝

貳陌韶光

禁苑先宮梅開處玉含煙一枝春信隨

雕輦幾點微香入

御筵門豔早舒寒雪裡承

恩獨占曉風前山中多少和英樹羨爾移栽向日邊

御試秋欽冬藏暗發生一 等第四名

陰陽迭運互藏精資始乾元本在貞一氣靜中看翕聚

百昌暗裡自勾萌青霜已是培桃李白雪誰知長杜蘅

聖化甄陶天德合仁和義肅徧生成

賦得海不揚波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五

樓船長纜慶桑戈絕島猶徵淑氣和潮汐自隨天上月

鯨鯢不起海中波

一人有道休風遠八表來同重譯多共祝

聖皇無量壽萬年清晏動謳歌

秋水共長天一色

憑眺層臺上風煙萬里收水天何一色上下正同流碧

宇澄如練空江翠欲浮波邊明去鳥日下認歸舟望遠

常懷古登高易感秋白雲南畔起極目思悠悠

綠筠尚含粉

蒼筤初解緝綠嫩粉仍留澹掃神彌潔輕白色更幽虛

心含斌媚勁節帶風流著雨湘妃怨凝塵何晏愁青筠

終不改白賁又焉求擬結他年實高岡引鳳遊

葭管初回日影長

暖氣黃鍾動

清時復旦光灰纔飛嶸竹節已弭扶桑日馭看初北天心

見一陽太音聲正澹化國影方長寸管知冬至分陰惜

夏王

宮中添彩線刺繡有文章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六

賦得激賞搖天筆

盛世昭

文治徵臣勳

至知金門初獻覽

黼座不停披得意忘言處賞心搖筆時憐才

宸眷厚與善

聖情移玩味方誇絕留連重歡奇謂關天下計非但一身私

似讀子虛賦如吟寒食詩丹鉛揮歷亂往復興淋漓字

裡榮光滿行間星象垂虎賁群引領侍史亦揚眉自愧

雕虫技常懷報

國恩片長經拂拭拜手在
形屏

麥浪

四月時維夏三農麥報秋薰風過廣陌細浪滿平疇
灑文何蔚蒼茫翠欲浮綠波晴野色滄海碧雲流未許
花如馬還疑影漾舟東臯人氣好極目思悠悠
晴絲

的的朱簾紅日瞰碧紗人氣香風擾紅塵細細陌頭沙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七

遊絲裊裊空中繞花底悠揚望有無凌虛搖落看縹緲
紫蓮紅藕斷參差飛去飛來出宮沼轆轤紅線弄晴暉
機軸家家村聲悄南鄰少婦凭闌干拂面繁髮生嗔惱
遊絲搖曳往復還蕩子不歸春色老願及秋期夫婿回
飛來乞與樓頭巧

賦得遊蜂花上食

正是芳菲節遊蜂早放衙輕微來

上苑細小入梨花潤吸三宵露香偷萬種葩含情思報主
得飽便爲家妃子春眠覺相如渴病賒良媒真有幸占

斷一春華

珠藏澤自媚

神州毓至寶大澤孕元珠未獻

明堂上猶潛野水隅含章原有耀內美自生腴曲渚空明
漾靈川氣象殊祥光浮藻荇餘潤變鷗鳬固象無心者
應知真契符

青郊上巳艷陽年

青郊上巳艷陽年多少歡娛在水邊簫鼓臨流波渙渙
繡羅拾翠草芊芊春殘啼鳥愁無賴風煖遊人醉欲眠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八

何處笑聲吹不斷綠楊陰裡戲鞦韆

鷄聲茅店月二首

孤月照人行荒鷄處處聲郵亭三唱早天漢半輪傾影
促晨裝亂音催曉鐸鳴千山猿嘯合五夜客心明函谷
寒難度邯鄲夢不成着鞭從此去參井正西橫
蒙袂抱征鞍今知行路難鷄從茅店聽月傍板橋看照
處聲逾苦啼時影倍寒半輪天欲曙三唱漏將殘計日
程猶遠思鄉淚未乾烹鷄來醉月不復上長安
夏雲多奇峰

朱景蒸炎氣亭亭結遠峰因風紛變幻出岫肖形容

黠陰千疊崢嶸列萬重已看青嶂合還見白雲封玉女

煙光翠江郎霧氣濃何時作霖雨潤壑下淙淙

飛花送酒舞前簷

飛花送酒舞前簷又是花時一度淹北地春光閒獨醉

西山爽氣許同瞻風飄杏苑香初動雲擁桃源意尚潛

遠志未能成小草金莖仙露幾時沾

燕知社日辭巢去

霜清露冷白雲斜海燕辭秋別路賒來趨海棠三月雨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九

去驚蘆荻一江花風翻社鼓飛無定泥冷空梁靜不譁

王謝風流相憶否烏衣巷裡舊君家

其二

西郊社日發微涼紫燕初辭玳瑁梁口冷齒堂憐語寂

風迴金井憶泥香春秋有意迎寒暑南北無心爲稻粱

雁自來時君自去行藏何事費思量

上苑早櫻花

誰將山下種銜向

上林中所貴結根與寧甘碩果同

寢園新未薦

禁苑意先通物性爭

恩寵天心助化工鮮華明曉日濃艷醉春風朱實行堪摘金

九漸不窮一枝無借處辜負玉闌紅

二十四番花信風

二十四番花信風番番消息總難同共看物候如流水

未解天心是化工桃李無言春欲去蕙蘭有約意何窮

故園風景年年恨只在花叢次第中

其二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十

二十四番花信風番番都在小園東風初過處春潛破

花欲開時氣未通愛汝傳來三月信阿誰折得一枝紅

莫教飄落江南去聯臂歌聲出魏宮

名花當美人

莫把珍珠買素娥名花相對更婆娑風梳雨沐新妝巧

蝶使蜂媒春意多妃子有香浮太白朝雲無語伴東坡

傾尊自覺鍾情甚爲問佳人妬也麼

願君流光及盛年

春華不復再白髮恐相侵努力須先着榮名貴及今蘭

叢知歲晚桂樹惜年深况乃有情者寧忘遲暮心
賦得題閣

平原高下識恩波九陌香泥潤綠莎呼吸通時回造化
雲雷動處起謳歌愁當難解歡逾甚望到無聊感更多
願與康衢忘帝力王風十雨自調和
水精簾下看梳頭

睡起嬌無力當軒理繡匳欲梳宮樣髻半捲水精簾玉
女煙中見神娥月下曉雲盤擾擾皓腕露纖纖墮馬
郎寧愛飛蓬妾亦嫌銀鈎斜燕尾桂戶惱亂髻七釵香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十一

微透雙眉黛未拈知君懷彩筆畱畫遠山尖

擬唐人端午賜衣應制

明堂開地臘梅雨斂餘霏春服傳中使龍光出太微助
陽行月令順節勅時幾長短人皆稱經綸世所稀鯨人
三島織天女六銖機清比臣心似涼疑夏日非五絲應
可續團扇不須揮自顧慙初服無能補袞衣章身文未
足在笥德多違拜舞新披葛珍藏舊賜緋臨風歌穆穆
戴德頌巍巍太液看龍戲飄颻神思飛
秋月照寒水

潦盡秋潭淨天空皓月寒泮金光灩澦沈魄影團團寶
鏡開瑤室異珠漾玉盤清能生慧照明足靜風端芹藻
輝方潔皎皎意未安萬川齊映處圓浦息波瀾
海色晴看雨

滌沆重陰結滄溟頭濛濛何處辨仙洲波蒸日氣昏蛟室
風亂潮光暗疊樓孤嶼遠迷疑霧合碧天遙浸恍雲浮
蓬萊莫訝人難見怪底晴時雨未收
軍中宜釵舞集字

碧血淬青萍荒郊士馬橫中涓揮正急上將令初明龍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十一

尾秋如霧魚腸怨不平月支頭可借報國喜功成

遊魚噴花影

芳樹流光碧沼中遊鱗噉弄春紅忘機可任香爲餌
得趣無妨色是空煖冷自知應澹薄菁華未竭亦朦朧
漁郎幻逐桃花水更與桃花水不同
鳥眠花底夢

爲愛幽芳花底眠一枝沈醉艷陽天綠陰深處風光好
紅雨晴時曉夢殘亂香疑化蝶春迷倦翮似遊仙
知君欲學羅浮客不似金鈴近塢邊

蚕食葉成字

二月柔桑葉葉青
蠶食蠶學書成機絲未就天孫巧
錦字先傳戍婦情
薄裡蛩形神斌媚枝頭鳥跡勢縱橫
文章合出經綸手不比雕蟲浪得名
殘月如新月

畫樓西畔月哉生
望後餘輝一樣清
學拜女兒重出戶
倦飛烏鵲又棲城
素娥老去眉猶好
玉兔殘來魄尚明
底事未忘新與故
暮潮聲亦早潮聲
燈下瓶花影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三

銅蟾注水剪名花
銀燭搖紅倒影斜
疎窗有情侵卷軸
輕盈無語拂琵琶
畫屏隱隱清光滿
繡幙沉沉春事奢
爲剔蘭膏休教燼
空庭月落美人賒
雲護巢松鶴

野鶴孤棲嶺上松
亂雲如絮向巢封
青虬樹老環三匝
白雪翎寒鎖萬重
夢去縹山煙渺渺
歸來華表月溶溶
一聲清唳隨清遠
知在蒼梧第幾峯

燕雁易春秋

分飛南北兩悠悠
信片行藏春易秋
風暖杏梁猶獨往

月明榆塞未同遊
青霜雨殊歸夢香徑寒汀自結儔
何不忘機渾物淚
欲將此意問沙鷗
雪壓竹枝低

修篁百尺長琅玕
六出花飛壓畫闌
有節參天聊拂地
無心向暖却驚寒
皇英清淚斑仍濕
穆滿哀歌曲未殘
待得玉龍塵戰後
起居日日報平安

秋葉勝春華

東風已去衆芳沈
沈秋老還看芳樹深
二月紅花歸絳葉
十分春色到寒林
霜飛青女嬌無賴
露染西皇艷不禁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十四

更望白雲疎樹裡
玉蘭開處併輸今

蛛網紫花片

花飛寂寂正愁人
徑裡躑躅解惜春
小網纖來疎復密
落紅紫處褪猶新
娟娟暫歇風前舞
欸欸如停掌上身
不是暖絲輕胃住
玉顏無主怨香塵
倒影浸樓臺

誰家池館似蓬萊
夕照參差映水隈
彤鳳樓中魚下上
白鷗波底客徘徊
風飄闌檻斜無主
浪撼簾櫳皺未開
忽訝神妃浮洛浦
不知良閣笑聲來

荷珠散復收

細雨頻傾綠玉盤
離離合合曉珠寒
纔驚錯落星千點
旋見清明露一團
淚灑鮫人光不定
佩遺神女幻無端
荷錢也是饒佳趣
子母池中等樣看
黃知橘柚來

一片黃如許
遙知橘柚來
芳香雖未接
臭味不須猜
長思友橫流
浪作媒
蘭橈迎漸近
懷抱向君開
子路無宿諾

吾愛仲夫子
中懷不自欺
許人惟一諾
踐去未逾期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十五

重情何意盟
寒赴敢遲片言
今日事隔宿負心
時季布千金在
侯贏一死宜
寧如委蛇者
白首負相知

看竹何須問主人

度雪千雲碧玉樓
胡然淪落托於斯
好求高士爲君
欲問主人舍我誰
達樂莫教從事覺
此情惟有子猷知
風流儒雅應難遇
汝獨無心慰所思

又代主人作

苔色青連一徑深
十年手植到如今
阿誰便爾貪幽趣
非關公然坐綠陰
若輩戀君何所見
若力於汝豈無心

仰杖爲我迎
風掃無使狂
且却再侵

餘夫二十五畝

厚生籌至悉
制產及餘夫
授汝圭之半
分將區一隅
少年猶力食
及日向田趨
未有妻堪媚
同來耦不殊
翁孃催獲鉉
兄嫂佐春壺

帝力知何許
謳歌滿路衢

送人令粵東

多少交遊羨
剖符經綸寧
得似君無同
瞻雅化行畿
甸又見高風
動海隅五嶺
雲開頻放鶴
三山春暖早
飛鳬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共

等閒翹首庾
闕路更有梅
花寄一株

贈李陽楚令饒陽

代作

女蘿力弱久依松
鄉土情殷臭味同
却喜故人榮製錦
遂忘羈客怨飄蓬

皇都花柳爭春色

帝里桑麻待好風
最是此閒天路近
琴聲易到

禁垣中

贈江明府

鳳池公子經綸客
甫試平陽奏奇策

公會爲
調喜今

天子書名列

御屏宣室呼來屢前席忽聞海嶠望安瀾

聖主疇咨求碩畫一封

丹詔命君行又向南更飛鳥我來索米長安城傾蓋逢君

如夙昔古光一片照人心慷慨高談吐肝膈家在龍溪

漲海頭幸託宇下沐膏澤杜父召母世所稀不遇使君

從安適置君盤錯見君才羨君因風生羽翮成功報最

入承明麒麟閣中嗣舊迹

別李太守旋旌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十七

涉遠意悠悠相顧東南陌伊誰載馳驅君子勞朝夕具

有浩然氣寸心終潔白

北闕再上書昌言應側席莫學賦歸來優游痼泉石乾坤

擔荷人奚必憚行役丈夫宏業成如彼售連璧瞻此淳

土風大化丕鳧繹祖道競紛紛曩者黎與赤悵望雲山

高何時返輪迹

制府覺羅滿公平臺紀績

興師當六月方叔任憂勤十萬盤胃甲三千屬水軍從

容除小醜慷慨露飛文能事要荒見豐碑勒至勲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南靖莊亭陽復齋著

榕村落成用朱子卜居韻

廟謨及閒暇還山春徂秋既底天下寧乃卜林塘幽結構小

山麓三面臨平疇岑樓起連霄開亭若虛舟古榕正婆

娑年代不可求萬象時寓目清淨心與謀曲池仍蕩漾

活水來源頭魚鳧亦解意激濁揚清流際茲落成日風

景如洛遊昔賢亦有言後樂繼先憂靜言念今日芳躅

軼前脩股肱難久離寧容長鹿裘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十八

步安溪師麓峰講學詩原韻

清時崇正學開府振儒風凡几迎夫子惺惺問主翁淵源

推洛下瑕疵謫楊雄講易探無極歌詩戒啓戎師詩有云至靜

戎口舖康成階草綠茂叔渚蓮紅多士環瑤席昌言動泮

宮麓峰傳授意鹿洞指歸同吾道門非峻岐途障一空

諸生融大義群牧識康功明發趨朝去高岡鳳在桐

御賜李將軍匾額頌言步安溪師韻

煙霞歸老結茅廬此度遙迎

天上書知是鼓鼙思未已

賜來翰墨寵何如山中宰相歌梧鳳林下將軍拜藻魚巨勝

長懸飛白在卿雲爛綬繞交疏

下第上 沈心齋夫子

三台佳氣接長庚金鑑高懸似玉清

雙闕雲衝龍乍見九臯

天路鶴齊鳴西方彼美思環珮南國遺香愧杜蘅此日秋

公門外望成蹊桃李正菁菁

樗才久矣列門牆歲歲稱航北望長萬里思追良驥步

九秋深負木犀香開將東閣應偕入調得梅羹許共嘗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九

幸踵後塵同拜舞陶然一醉燕霞觴

祝友人壽

長安日麗小春天玉尊觴君白綺筵風雅久曾推宿望

功名況復羨華年屬袍延入三千客錦瑟彈來五十絃

醉後爲君還起舞看君先着祖生鞭

送人令雲南

莫爲賢勞賦遠征滇中山水倍關情東西南北惟

君命卓魯龔黃此日成滿縣名花鋪錦地一天甘雨灑燕城

春風相憶昆明路早播聲華達

上京

張近言壽詩二首

瓊樹儵然紫陌塵何當傾蓋輒相親未逢陳子誰投漆
得見周郎勝飲醇風雨難聲聯永夜芝蘭香氣動千春

清時多少經綸事羨汝方剛膺力人

長庚彩徹滿

皇州又映君家百尺樓昨日

玉書傳賜宴

皇太后萬壽
先一日恭逢

今朝青鳥報添籌燕姬入座飄紅袖越客當筵羨黑頭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三

一酌葡萄持壽汝天衢早騁紫驄驄

送人令香山

墨綬遙從天上頒鳴騶此日唱陽關憐余索米長安市

羨汝看花姑射山龍戶月明歌管雜羊城風好簿書閒

如君自是追風足聊爲馳驅百里間

送人宰南寧

代

蒙山蒙水遠分符曾侍家君過此區覆載無私垂絕徼

雍熙有象到荒隅千家瑞氣豐年五百里神光照夜珠

莫厭南中聊一試早隨徵

詔入

皇都

爲友人祝壽

論交却憶廿年前百尺元龍意浩然此度天衢重握手

恰逢嶽降正開筵芝蘭氣味清逾韻松竹風姿老益堅

滿酌流黃持獻壽祝君長作地行仙

贈陳守府之任嶺南

錦衣銜

命出神京嶺表風高海甸清自是將門推李氏懸知幕府羨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世

班生戈揮絕島煙波靜劍拂南天瘴癘平好向樓船勤

遠畧只今

天子重干城

與人祝壽 代作

旅食寄京華許身殊落落巷陌滿風塵阿誰日徵逐交

道固有神與君深相託眷戀情不移豈獨私我族君乃

貴公子舊業在臺閣讀書破萬卷古人所猶服年少作

文賦真氣已磅礴腕下走蛟龍鬼神驚帷幕逸致凌三

都豪聲馳九牧結客醉瓊筵千金重一諾動心適所宜

和光更諧俗殷憂濟物情充實經綸腹良工被衽禍行

吟抱奇璞莫邪秋水中稜稜露鋒鏑古來王謝家一門

皆卓犖毋乃獄降神甫申自相屬愧我無足齒感君時

相勗願君據要津早展騏驎足

題節孝陳氏

明黃尊思之室漁樵良村人也

開披古誌數貞脩地老天荒蹟尚留三月腹遺勞願復

七年翁病賴和柔賊憐至孝韜霜刃人溯清風賦柏舟

笑殺鬚眉空泯沒曾如女子範千秋

其二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世

妝鏡臺前碎玉簪畫眉人去夜沉沉幾拼一死回姑志

不惜殘生感賊心藥餌躬親會未歇松楸手植又成陰

世開大義歸巾幗爾與漁樵話到今

送張慈長歸汀州

時作畫于
扇頭留別

江雨連朝暗君行不可留白蘋花未老勞我望汀州瓜

圃開新徑雲林坐小樓輞川圖畫好把玩足忘憂

元夕禱詩和張琢園先輩原韻

觀燈

陌上香塵滾滾燈前笑語喃喃貪看不知歸却城西

慶城南

飲酒

三寸黃柑結客百壺白酒邀賓
今夕共拚一醉明朝春
事催人

乞花

女伴神前再拜一枝箋卜維
乞得大家恭喜今宵瑞
得宜男

轍轡

粉汗香湯力怯春風吹處堪誇
却怨羅裳飄颻那知墜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三

落簪花

竹馬

一曲琵琶出塞數行簫管喧城
不管明妃苦恨人人馬
首歡迎

踏歌

連袂挨肩調急催腔按拍聲清
海國金吾不禁同來歌
詠昇平

樗蒲

盧雉聲喧徹曉少年技癢難熬
擲盡翻成一笑收奴可

是雄豪

戲綈

青草堤邊作戲三郎劇趣猶存
莫厭逢場飽看草書原
學公孫

李思亭百韻詩題辭

惇行風久喪相怨及連枝宜以
妻孥故能教孝弟衰義
門良足法梓里有餘師不識天
倫樂看君百韻詩

康復齋以廣文授京秩歸自臺
灣適逢初度賦此贈之
百里才猶小用君誠不宜請看
五斗米還是折腰時豹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廿

隱毛成采鴻達羽可儀置身何
處好只合

上林枝

其二

此日君初度方矜島外歸丈夫
志海嶽兒女戀庭幃舞
引梅花發歌迎元鶴飛盈盈一
水外宜欲扣君扉
送張雲亭之任金華

去年相伴出仙霞琴劍衝寒踏
雪花最喜清言如玉屑
今省緩帶赴金華行經釣瀨堪
懷古路入蘭谿半是家
他日樓船橫海外波澄煙暖靜
吹笳

暢春花引

見後感賦

聯班

上苑作春遊取次名呼十二籌

時甲次名自昔不為鸚鵡

賦於今敢望鳳凰樓同年有意誇金馬賤子無心愛牧

牛最是放歸歸未得朝朝南望白雲浮

無題四首

十二層城次第開許多騎鶴上瑤臺神仙自有神仙種

莫教人間劉阮來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廿五

其二

花開總是一舫風枝北枝南似不同莫向御溝還蹀躞

御溝流水各西東

其三

野鳥文章好似鷹翻雲覆雨幾多般鳳凰西去無消息

鴛鴦獨為媒壯羽翰

其四

閒從海岸望瀛洲縹緲虛無不可求我欲乘風登泰華

擎天劃地鎮神州

都中雜詠三首

飄飄書劍別丹霞浪向燕臺度歲華秋老未分文旦袖

月明空羨武夷茶誰開東閣還招客每望南鴻倍憶家

孤坐碧窓無意緒不堪寒夜更吹笳

其二

瓊樹儵然玉一枝繞雲和雪共離披爐煙細細香猶冷

蝶夢翩翩意亦癡篋裡紫羅裁半臂心頭紅豆結相思

幾回欲向東風訴情短情長自不知

其三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廿六

仕不趨朝隱不歸却令齊赴馬融帷蛟龍戰後還教舞

鷹隼秋深始習飛都市索來梁稻少故山知有薜薇肥

如何學得東方朔便把金門當翠微

送中書鄧蓼伊奉使冊封安南

聲教朔南暨炎方使節馳朱衣唐冊命黑齒漢旌旗縣

令前驅日中書郎名王負弩時歸來報

天子長策在羈縻

寄福山令徐仲升

混迹京華少故人報章猶幸往來頻河陽處處花如錦

燕市朝朝柱作薪，瀕海鳴琴聲漸遠朝。

天珮馬望彌親，好將治術編成譜。我欲憑君細問津。

和馮子門泥美人原韻

簪花初出大明宮，細馬馱來相映紅。喬坐一龕還寂寂，可能歌舞醉春風。

其二

就陌香泥撲面埃，踏街歸去重徘徊。一般滋味如相惜，雲雨應知入夢來。

其三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七

不御鉛華分綺羅，綠衣長掩小宮靴。若教會作纖纖步，攜汝還山著芰荷。

其四

燈檠木偶儘堪憐，屈指輸他一著先。有意莫辭千萬喚，

眞眞原是卷中仙。

初得芍藥二首

經旬不出戶，春事頗相猜。小子知花信，持將芍藥來。披帷香乍入，注水萼還開。亦有輕煙籠薰燼，麝未灰。

其二

已作經年別，初聞今日香。嬌奴如可念，秀色不能忘。陌

上開應滿街頭賣，正狂旅懷何以慰。持汝當紅妝。

送南平余夫子歸省

才名高海國，駿軔錦江濱。百姓視猶子，上官驚若神。冰壺清見底，雪岫峻無鄰。譜得川中蹟，他年好問津。

其二

列宿光方耀，聲華動

闕廷諸公爭袞袞。夫子獨亭亭，直道持三事。眞源在六經，如何廊廟器，便作少微星。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八

其三

閱世已如此，抱琴歸故山。白華身可乞，紅樹意相關。談笑辭韓范，藏脩樂孔顏。寧無懷道濟，聊得伴鷗閒。

其四

揚名親已顯，身退更名揚。孝道歸完節，清標見義方。膳調魚膾美，果摘荔枝香。朝夕南陔下，萊衣日正長。

其五

去年羅棘院，幸出大賢門。陋質慙知己，深情但感恩。行藏當世望，離別寸心煩。擬待還鄉日，從遊谷口村。

其六

小子猶喬野能知 夫子心雁來秋月冷鳳去碧山深
誰和陽春曲獨歌梁父吟豈須

丹詔下拂袖起爲霖

送張連城歸浙二首

昨夜西風起涼生身上衣君懷慈母意裝束欲言歸八
月葭華好三秋鱸膾肥嗟余獨留滯遙望海雲飛
其二

晨夕相持久綢繆固有情人皆爭北首君獨向南行白

秋水堂遺集

卷一

芄

髮長年望縑塵一日清請看曳裾者何似綵衣榮

題范希遠百雁圖

誰將百雁寫成圖認取相同箇也無記得前人曾畫此
生憎半入晚江蘆

和方次山見贈之什二首

漂泊仍非不繫舟三年悵望海雲浮人誇駿馬千金市
我愛元龍百尺樓寄食誰能憐旅況同工近喜接名流
吟君白雪添鄉思爭似歸家擁敝裘
其二

羨君骨重更神寒暫向江村蕺蕻蘭青豹山中非久隱

碧桃天上豈愁殘鄒枚氣蓋梁園客元季聲高冀北壇
他日相望何處是一枝瓊樹倚雕闌

贈李識都年伯歸養

金馬門前客雕龍稷下才白雲遙望處

丹詔許歸來釣渭親猶壯登瀛兒尚孩朝簪離

北闕夕膳向南陔鱸美看調膾藜輕侍採梅錦衣長戲彩
人世兩蓬萊

老龍吟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三

東海老龍啼燕婉白蛇入窠噉龍卵龍卵晚蛭升碧空
白蛇將兒駐上風老龍下宿藕絲孔臭味與蛇呼吸通
噴雲嚼霧走風雨玉鬣金鱗抱珠舞白蛇兒女生輝光
老龍厚恩不可忘

偕恒觀成過丁純之看菊留飲

我愛丁君室芝蘭氣不如無錢多買菊有子學能書子
新從觀成學書法酒熟先生饌花明隱者居忘懷同一醉莫問
是吾廬

之明日復贈余菊十數朵五色相宣喜而再賦

愛花原有癖爲客未應灰昨夜酒初醒今朝菊又來黃
花兼白映紫艷開紅開厚意良難報空酬五字裁
風雪喜元升吳君自塞歸 携詩集見示

門前楊柳正依依又見寒生王女扉雪引鳳城征騎返
風飄龍塞故人歸鶴鶴有賦詩偏好苜蓿經秋馬尚肥
我獨淹留仍作客年年悵望海雲飛

九日遊五塔寺同李識都抑亭彭皕麓作

倦客離鄉四載零淹留只爲

上林春每看北地黃花菊倍憶南天白髮親幾度重陽空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三

擲過今年五塔紀遊新故園亦有茱萸酒歲歲開樽念
旅人

送張素園同年歸晉江

昔年共領東堂薦此日偏辭

北闕歸去路雪花方漫漫入門楊柳正依依錦衣畫耀從
人看紫帽朝晴放鶴飛我尚羈留還作客羨君馬首有
光輝

再和方次山見贈 二首

一駐高人駕清光尚滿帷筆花驚艷冶蘭佩想葳蕤月

皎窓處處蟬鳴雨過時相思千萬緒拈韻不成詩
其二

我亦有心者逢君欲贈刀無車愁出入多病減風騷
月懷如積陽春曲又高報章重疊寄深愧負同袍
河梁曲

天畔微風飄浮雲漱南北遊子上河梁微波洞庭絲洞
庭湖水深復深丈夫貴義輕黃金拔劍向君舞劍花凌
亂寒光沉離懷不可道離愁不可掃輶軒局促智慧老
傷心古道生春草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三

偶成

曲曲闌干正正屏東皇消息隔重局鶯花亂處春無賴
風雨來時夢未醒頃刻煙光環珮杳十分山色盡圖青
蓬瀛有約幽期近玉女傳言下小庭
都中春夜

黃金臺畔夜沉沉參井微茫拂素琴九陌紅塵圍客夢
一春明月照鄉心掖垣花落疎鐘冷

禁苑烏啼碧樹深無限感懷來此夕寒燈挑盡不成吟
錢春用柳子厚南園中韻

方春務春事撫景及良時
悲鳴何爲鳴花落已參差
惆悵不可留深情亦忘疲
盤桓花樹下濯足清漣漪
南窓日初永簾幕卷不垂
涼煥自茲判動隨時所宜
微陰潛氣萌山中空自知
消長若循環來年相爲期

都中憂旱

播穀聲殘春又深
朝陽杲杲散輕陰
神靈似教風雷斂
裡祀空將玉帛沉
槁壤無方回地脉
密雲何處見天心
人閒零淚難成雨
欲遣阿誰爲作霖

咏雨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三

油油雲覆空脉脉雨灑道
點滴幽人知傷渥老農報
碧草暗池塘青鳩蹴行潦
簷外淨游絲長空歛餘照
芳甸襟英隸馬跡縈塵掃
高閣靄清陰幽軒增窈窕
真氣養鴻濛道心滌煩躁
澗物不言勞流膏祇覺妙
三日起蒼生千秋孰同調

送康連叔歸閩

河梁攜手立風雨
正秋深前有一樽酒
送君還舊林翠微高士業
青瑣歷年心珍重燕中別
相期慰好音

題蔣約齋卷後

二首

一函珠玉九天香
邱壑餘微韻許長
讀罷沉吟重再拜
幾人身後有文章

其二

傳得先人格調存
風流不數浣花邨
從今卷底留金石
更莫開時灑淚痕

題壁

二首

挾策遭時棄窮途
轉累人文章空自許
面目向誰親相對
南冠客難邀西第賓
秋風與春雨無日是良辰

其二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三

蕭索真無怪平生拙
可憐逢時落衆後
得過在人前醉舞看
長劍哀歌撫獨弦
此身慚孔雀毛羽挾金錢

贈阮泰戎子章之任鷺門

二首

裘帶翩翩故里遊
襟帷望斷陸梁州
原任雲南陸梁州知州未行特改此

書生未許百夫長
投筆真成萬里侯
先以孝花鳥盡

山銷殺氣盡山花鳥名阮子此招撫海寇有功議敘
煙波孤島羨清流
南

東半壁憑君在
好向樓船壯遠猷

其二

黃鵠高飛壯羽翰
滄池萬里息波瀾
天生足下爲方召

人慶軍中有范韓緩帶輕颺春正暖雅歌微度夜初開
卽今

聖代徵儒將橫海應知議築壇

和友人正陽橋作

花落長安惜暮春朝朝蹀躞

御溝濱不知遊冶誰家女竟爾清揚絕世塵行雨行雲原是
夢傾城傾國又何人憑君莫上陽臺望我亦多情宋玉
身

百歲翁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三

經過三萬六千餘百歲方周一歲初天眷老成貽鶴算
帝嘉人瑞錫鸞書黃眉壽考傳文獻白首兒孫奉起居憶得

香山元爽事只今輝映好相如

古意

我有一斗酒問君何得魚牽連飮芳餌細大不相如持
歸入家門顏色何敷愉下階迎上堂左顧勅中厨清泉
奠新火鹽豉慎勿疎約身奉君子甘苦與君俱得新而
捐故君子亮所無願畱同斟酌永結平生娛
春日

杏花開處小樓深牽引春光醉客心香雨欲來風滿座
彩雲初破月當林纏綿無那柔腸結踪跡難從芳徑尋
瑤瑟玉簫歌自苦聊將一曲待知音

新婚別

昨日來郎家含辭未敢吐今日與郎別相送不出戶未
解嫁郎歡安知別郎苦

猛虎行

南山白額恣飽膏腴咆哮自雄道逢騶虞虞前致辭民
獨何辜虎乃大笑何太區區弱者不足疆者有餘我腹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三

常實汝腹苦虛幸有良圖以肥賤軀虞揖謝去感歎欲
歎寄語市人各敬爾居

秋興 三首

西風剪破菱荷衣書劍飄零事欲非吾道自應憐和寡
世情未必貴知希曾無好夢來藤枕刺有秋聲到竹扉
倦客不堪頻悵望蒹葭旅雁幾時歸

其二

白雲回首滿空山彈鋏長歌猶未還身似孤舟渾不繫
恨隨芳草半難刪寒蛩多事宵吟苦野蝶無心午夢閒

何處思秋魂欲斷聲聲都在荻蘆間

其三

亂峰若爲訪仙源一路芙蓉醉不言
珠樹欲埋黃草徑
銀光誰燭紫薇垣
未堪水上盟鷗鷺何處天涯憶弟兄
無限秋光閒自賞青霜白露冷蓬門

舟次瓜步

木蘭舟穩繫江濱江上秋光老白蘋
向浦漁郎齊鼓柁
隔蓬商女半窺人雲連斷岸過殘雨
風捲平沙作暮塵
指點白鷗眠處好忘機于我最相親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三七

溯江舟中和張季長作

二首

錢塘江上悵離群
曉夜狂濤我獨聞
潮信未能忘范蠡
水聲疑是哭劉蕡
一帆風駛波猶暖
兩岸山高日易曛
忽報前灣楓葉落
不知秋色已三分

其二

南歸何事又同群
浩渺江聲不可聞
幾度悲歌憐白鳥
頻年倦羽笑劉蕡
六橋花歇朝雲冷
七里灘清落日曛
贏得君家詩句好
一江風月與平分
贈康復齋南歸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三八

高秋張素琴一曲送君歸
君歸適所願念我寒無衣
京華靡麗地玉食桂爲炊
去歲來茲土獻榮與時違
失意仍淹留感感何所之
賴君賢主人倉雀不苦飢
君本貴公子意深才亦奇
仕宦登臺閣令名良足稀
一旦拂衣去獨尋野水湄
豈不樂通顯心中常苦悲
先靈藏魄地安厝未有期
以此還故鄉五斗情不移
崇報罔極恩仁孝行在茲
况乃林下風其樂殊匪夷
家人多古歡野老澹忘機
澄江狎魚鳥落日送餘暉
視彼百丈塵孰爲知是非
自憐窮途客多謝春風吹
仰君厲高節羨君燭先

幾感激發中懷爲君作此詩
我亦生隱心歸耕南山陲
代贈車太史督學閩中
奎壁中天光焯焯玉衡照耀連南服
占爲海嶠起文明
休哉先生司教育先生道高才更奇
屈宋風流斷復續
早歲承

思入王堂廿年校書在天祿
日長頻視五花磚夜深時倚金
蓮燭年來幸得到瀛州
遙踵後塵相追逐朝薰夕炙日
向深栗若精金溫美玉
撐持世教障百川欲舍先生更
誰屬卽今視學向閩中
威鳳祥麟群拭目閩中舊傳鄒

魯名況復久道觀化成七十餘年孕苞承孰承

帝命掌其衡先生馬首東南指我亦惓惓桑梓宮牆化雨
好風多莫種薔薇種桃李薔薇艷麗易泥塗桃李成陰
能結子經綸行誼與文章三年咸會風雲裡得人豈爲
植私恩

聖代明良資喜起功成拂袖報

形埤一片玉壺清似水雕錦青綾何足誇看築沙堤三十
里

桃花行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三九

玉鈎簾捲雙飛燕井畔輾紅絲線銀瓶汲水注銅鑪
溶溶流出桃花片桃花艷艷水溶溶隔座尋源路不通
畫欄一曲三千里併作巫山十二峯峯上雲生朝暮雨
堂前月落罷歌舞金壺水澁夜情長蓮子青青吟獨苦
三尺鯉魚引素書殷勤爲報桃花主

壽太慵陶廣文

東壁昭回霄漢邊雲綵繞絳帷前諸生化雨從胡瑗
名士高風赴鄭虔聲和九皋天外鶴心開五葉火中蓮
巴人一曲君聽否擬唱鏡歌祝大年

楊開府贈言代

霓旌頒下亞夫營紫戟旋催百粵行嶺表卽今瞻父母
閩中長此憶干城民懷直道心能寫吏服先聲政自平
更向天南宣德意知君麟閣有高名

祝友人壽

秦望山高降老成南宮東觀兩持衡

賜來天上金蓮耀量與人間玉尺平世講芝蘭同臭味相期

松竹正堅貞清輝閣下歸來早願奏鏡歌叶鳳笙

送人令南平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四

墨綬飄飄迫出塵鳴騶容與發清晨先生在昔官常冷
我輩于今道不貧琴拂魯山仙作吏花明秋浦玉爲人
祥光一道來形闕疑是雙龍起劍津

王宣夫將歸阻雨集字戲贈

白社懷盟主煙雲意念通昨宵連嶂雨欸佯墨池翁旅
思牽蕢桂歸心怨去鴻綠珠爭一宿百拜謝東風

贈康四步丹赴姑蘇

妙年高氣宇弱冠擅才名南國方求女東牀孰館甥笑
人鄰越嶠遊子向吳行擬結松蘿好兼償山水盟渡頭

煙樹瀾瀾背雪花輕黎嶺梅初放錢塘浪正平湖光西
子面岫色楚王情畫舫聞門泊香塵繡陌生和風水始
泮旭日柳方萌玉鏡三千滿雲車百輛盈瑟琴音靜好
蘭麝氣縱橫阿閣紅鸞集金閨彩鳳鳴筆滋春水碧眉
畫遠山明射雉如皋笑聞鷄昧且驚愛憐歌婉婉珍重
喚卿卿父母歸應順因茲洽弟兄

遊白鷺庵

雨過見春姿風光蘭若宜青蓮初出水白鷺不窺池樹
老藤垂帶潭空竹漾枝石頭僧意悟花外鳥聲遲行徑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四一

趣相引看雲機亦隨息心遊歷際清磬得吾師

又和遊白鷺庵

選勝樂遊憩策蕭寺野竹標空遙峯結翠魚鷺忘機息
游禪地濠濮滄洲人領其思

登文昌閣

高閣逼層霄文昌次斗杓下臨城郭小望入海天遙西
北迴千嶂東南鎖二橋嵐光朝送雨水色晚含潮桑柘

村村滿煙霞面面饒悠然舒一嘯蘋末起扶搖

石榴洞

在詔安之瀾山宋進士陳景肅翁待舉葦築室讀書種樹數百株故名

終南佳氣多高寄巖中客潛見各有宜捷徑嗟何益網
彼漸山中寒泉流白石翁陳一輩人風高世不易豈無
軒冕資耽愛青山碧繞洞石榴枝坐卧形神適邱壑慕
羲皇一時稱巨擘榴花千遍紅煙雨今猶昔踐徑重排
徊落花想行跡

又和觀察李公韻

灼灼桃花溪迢迢洞中客日月曉夜馳世代無損益漸
山古洞何人開亦結高懷委泉石種將千樹石榴花南
面百城曾不易榴花紅榴葉碧汝我相將永朝夕草茵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四一

石枕花下眠濁醪一樽時共適夏至子初生秋來房半
擘口中嚼啐紅真珠齒舌生香自憐惜石榴花今似昔
花開花謝杳無人洞口寒林遺鹿跡

和李觀察道原堂懷古

明成化間漳守方來建祀朱夫子今廢跡尚存

吾道南來正學揚考亭遺蹟寄清漳杜蘭有限春風歇
蘋藻無情夜月涼一綫微言昭簡冊千秋絕業起門牆
欲知嗣服今誰是懷古吟成字句香

董奉山

在長泰仙人董奉所居有丹灶石棋枰琴室道

閒來采藥訪林邱無那仙翁去不留丹灶煙寒黃葉亂

素琴聲斷碧山幽鹿含芝草雲間出苔觀松花石上浮
當日爛柯棋已罷誰招鶴鶴更同遊

試劍石

山相傳爲開漳陳元功故蹟在漳浦雲霄驛將軍

寶劍當年定百城將軍初試早知名魚腸斷處渾無血
石髓流時合有聲事去雲霄傳鬼哭夜來風雨憶龍鳴

光芒腰下今誰在持向人間問不平

登碧玉千峰亭和李觀察作在道原堂側

閩嶠俯四郊環隈抱城曲危亭竦岫巖千載寄芳躅選
勝政暇遊登高恣遙矚郭外攢千峯峭嶺明蒼玉斜暉

秋水堂遺集

卷一

聖

澹晚煙爽氣集晨旭變幻萬壑雲因風起相觸豁然形
神開道心遠塵俗孤吟激清音感時萬慮足緬彼前代
人餘徽良可續

龍門石弔古在海澄同安二邑界宋帝昺入海處

龍門近在海門東海色蒼茫浪拍空一自伯顏鏡吹去
惟餘石骨抵秋風

其二

石骨稜稜萬丈高新龍鼓浪舊龍逃趙家塊肉難留得
龍血腥腥染戰袍

文丞相壘

丞相起廣勤王收兵汀州分遣諸將取零都元兵北漳移壘漳平爲援

宋祚炎氣微孤臣奮靈威悲笳動地喧義軍鳩鐵衣一

旅能幾何上相勞指揮總爲顧大義安敢辭危機憤

鼓聲沈力窮心事遠蕭蕭千載下故壘留餘微日暮黃

雲深鳥雀不敢飛

送李補公回京

絳羅開馬帳韋布託龍門幸接趨庭暇時聆探奧論交

忘公子貴才覺妙年尊珠玉風前唾波瀾筆底翻新詞

看未足芳草醉無言征馬嘶歸意離亭話別繁鞭揮楊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四

柳岸酒黃杏花村山色衝詩思溪光引夢魂西方親彼
美南國望王孫元度來何日清宵步月痕

李觀察署中送夏含村回維揚

才子江南至傳聲海國遙相逢瓊樹裡一醉杏花朝劍

氣凝秋水文光薄絳霄傲裘同永歎倦羽各無聊燈火

常連夜歌吟每徹宵未應詩興發頓使馬蹄驕霞嶺晴

看翠錢塘怒聽潮暖風湖上棹明月市中簫鴻鶴君高

遠煙波我寂寥開亭虛白入孤榻冷光搖悵望三千里

縈懷廿四橋來年通問訊

上苑好相招

集字贈夏荔園

迎將繡虎到邊州欣赴公餘接酒籌
瑤樹乍親懷雅度華燈並坐感清流
文如九陌花爭發詩似千峯露欲浮
馬首歸期休太早豪情群望伴南樓

又集一百字

度嶺來南國吟詩寄小樓傾樽親雅伴
並坐載仙舟清鏡凝琴影寒燈記酒籌
歸途千嶂斷春夢片峰浮金感三番盡
花看幾日休征鴻驚劍響塞馬望河流
紫艷嫌丹桂孤芳破石榴同工誰作合
好調得相酬

秋水堂遺集

卷一

聖

送人宰陽朔

山西王君吾故人意氣卓犖性且真
京國相逢重相許醉我有若醪與醇同
是苦藉闌干者逢時吐氣思經綸君今
保障百越鄉我尚淹留九陌塵九陌紅
塵百丈高送君南去心牢騷憶昨相將
市中飲五白六博全分曹傾情倒意樂
何極鈞天爲我奏雲璈同學少年八九
輩阿誰未解學操刀操刀割雞不爲武
解牛乃中桑林舞羨君初試烹鮮才是
處鰓鱗先快覩相思江上好回翔都荔
山前歌樂土莫道徵書不早頒呼吸去
天纔尺五

贈江明府二首

天上曾陪雙鳳輦海頭暫駐五雲車
地因盤錯重求劍人占才名迭種花
寒谷陽生饒雨露公庭晝靜對煙霞
更聞父老相傳語種秫無田酒亦賒
其二

落度行踪寄北燕每懷桑梓意悠然
一枝瓊樹三年望幾曲瑤琴萬里傳
賦就競誇春草碧夢中誰贈筆花妍
揣摩未熟紹裘敝慚愧文通翰墨緣
贈魏太守之京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四六

海隅暇赫日照臨

帝命下土受厥琛

九天宮闕鬱沉沉明德馨香

帝薦猷棟樑佳器對鄧林千雲松柏
直千韞雅量汪汪江與濤才名岱岱
齊嶽岑咳唾隨風落球琳天孫雲錦
經綸深手揮文梓綠綺琴俸錢餉鵲
水作心林下鳴鴉窈好音門前桃李
日森森士無佻達青者衿農樂耕桑
女在紅六載奏刀漳水潯相門小試
股肱任鸞鳳棲遲枳棘陰

帝關延佇到于今五花驄馬行駉駉清風拂袖月當襟

四發情不禁慙叨藥籠匪苓蔕祖帳徘徊懷所欽一杯

明水手酌斟陸離長佩瑤華簪馭雲驂霧九垓霖黃童

白叟寓謳吟峩峩石闕翻鑄金千秋萬歲結素忱

贈形家廖一臣

西江見說廖金精苗裔如師又得名馬跡蛛絲尋地脉

龍盤虎踞辨山形白楊初卜將軍塚青草難忘高士塋

一卷詩歌天下播布衣方術動公卿會營竹川洪處士
莫不受金都人士作詩笑之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四七

玳瑁山一名三鳳後時五峯有龍潭早禱輒應下連鏡山寶珠山濂溪周先生祠在焉

五峯凌漢霧開遲玳瑁山頭泰華思古洞雲深龍戲水

仙臺日暖鳳銜芝參差鏡匣空中影零亂珠光霽初詩

四面芙蓉齊映發風清茂叔愛蓮祠

題吳明叔松石封侯畫圖

年來却被小山留枕石偃松寄一邱忽視卷中圖畫好

令人投筆憶封侯

同心蘭

九畹滋時悟化工一花曾見兩花融從教並蒂臨明水

也結同心向晚風紉佩佳人憐合德斷金公子憶和衷

孤芳亦有忘言契空谷交歡意未窮

壘前韻

何須羯鼓喚天工蘭畹花開萼正融雙臉偎香同曉夢

一心凝艷醉春風友朋作合渾尋臭兒女難分只寸衷

為寄閨情思結佩沈吟欲承意無窮

石假山集字

龍眠池上夏陰平不是呼童積雪成傲岸中臨天目冷

幽奇參映雁門橫曾經鞭策驅滄海頻見豪光動赤城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四八

最喜秋宵寒月霽一邱眼底半分明

新荷集字步夏芳園韻

太華峰頭八九枝名園新發夏初時方塘似鏡影侵戶

細藕如銀香繞厄漸結瑤家清艷破欲浮青翰夢魂疑

吳宮少婦無顏色為喜花開報汝知

魚集字

楓落霜清竟化魚濠梁空濶樂何如龍門鼓浪嫌溪老

丙穴揚波到海徐薄暮臨江猶有酒放歌彈缺又無車

離懷一逐滄洲遠煩汝遙將尺素書

咏懷

諒茅闢山徑靜聞天籟鳴造化陳妙理萬彙含至情
瀉水置瓶中溜濁池不清誰秉歲寒心鑒此霜雪貞

感事用前韻

芳草忽銷歇何來趨鳩鳴白日亂浮雲浮雲亦無情
榮枯總尋常奸尚難獨清已矣衡門下長履幽人貞

李觀察壽言

閭閻天鍾秀崧高嶽降神兩州驄馬使十部繡衣臣
執法恆先貴施恩不後貧清操永映雪勁節竹生筠僚屬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四九

傾心早豪強革面新邪驚冠上豸衆識囿中麟器達能
容物和平轉近民花村無犬吠梓里有風淳飢飽時安
適訓劑費苦辛九年敷惠澤一路沐深仁怙冒情無極
栽培意更真醫師收洩勃匠石蓄荆榛憶昔漳濱別翻
汗菊北塵六經何處受五字未能勻自愧登龍者還成
畫虎人邇來函丈側笑得笑言親化雨滋三月光風坐
七旬耳提兼面命去類乃求醇恍似醍醐灌希如錦繡
純搖光今指未孤矢際生申玉椀傳桃至金莖貯露陳
南山齊獻頌北海正留賓野鶴隨威鳳菁莪倚大椿載

歌雲漢什壽考祝千春

酬陳源長作

少小曾交臂中間嘆索居相逢一日話已是十年餘
慷慨今猶昨風流衆不如飄飄毛骨異朗朗宇眉舒腰下
千金劍胸中萬卷書清言揮玉塵雅興換金魚膾醢承
嘉貺醇醪覺醉予故人珍重意持此報瓊琚

壽李觀察

祈山

天上歷歷種白榆鳳凰翩翩下海隅海隅舊有梧桐樹
鳳去鳳還棲一處使君驄馬五花文行部重來感舊恩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五十

寒谷陽饒春日暖兩州人醉好風薰薰風淡蕩吹江水
江畔離離長蘭茝成蹊桃李自無言賤子區區同視履
漳南六月荔枝紅紫氣來時香露濃丹霞峰頂動仙樂
笙歌縹緲凌虛空黃童白叟拜稽首攜棗如瓜將進酒
望塵拜舞效稱觴白水一杯仁者壽

壽江明府

梅溪

甫申瞻嶽降民社抒宏謨已製平陽錦仍分漲海符五
年勞撫字百里藉匡扶瑞氣豐年玉神光照夜珠人間
懸水鏡堂上濯冰壺波潤魚龍變春和草木蘇政同秋

浦遠泊豈魯山殊君子年維永仁人壽與俱欣逢初度
日共獻列仙圖一曲南飛鶴隨風滿

帝都

中秋月下和張琢園先輩原韻二首

爲聽霓裳踏月遊碧空如水意悠悠人人解道春宵好
未抵清輝一半秋

其二

鹿臯歸去少吾徒寂寂長宵酒不沽月下忽傳詩句好
廣寒深處憶君無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五

壽李太守

五馬來何暮邊州政始通共傳周柱史不讓蜀文翁下
令如流水移人挹惠風陽春永雪後撫字鶴琴中九里
河流潤千村壽域同庭間芝草長日旭海雲紅

北關聲非遠南山頌未工願偕諸野老扶醉菊花叢

代贈太仰上人陳汝器

昔我幼冲時閭海氛方熾遠隨先大夫仗節閩海使國
城援日孤背城戰不利盡節殉封疆閩門死王事獨我
藐遺孤流離窮岳外視息仰皇天白日親魍魎高僧渡

渡海來將我歸故地慟哭見

天子承恩錫寵位萬死乃一生感師義俠氣比歲撫江南飛
錫翩然至相對湖艱危心膽猶驚悸告歸何局促後會
良不易冷泠雲溪巖巖先君蹟所寄歸去隱茲山幽深絕
塵意送子念前人悵然灑清淚

壽魏念庭太守二首

天爲

皇家降世臣崧高生甫又生申蘭臺舊業經綸手海甸新猷
保障人水滿西江無涸轍律回南國有陽春使君原是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五

和笑者好倩東風報

賦宸

五百年前一考亭只今嗣服望先生當官直道憑三字
爲政真源在六經麥秀堦前傳鶴舞梅香署裡度琴聲
願偕野老將春酒齊向公堂獻兕觥

壽吳真弁九十于爲余同年

菊英釀酒醉華筵海鶴群飛祝大年序值九秋過九日
身經三萬近三千

楓宸有問從珍席蘭譜同芬寄彩牋自此更登無量壽西

湖湖畔地行仙

送人歸闕

落度頻年憶故園南來嘉客共溫存如何去歲過燕市
又報今朝出薊門暮雪敲詩鹽背上曉霜沾酒杏花村
羨君早慰高堂望介壽筵前綵袖翻
壽管伯六十

甲子一周日家駒千里時阿咸工獻壽蘭譜共徵詩海

鶴聞方貴歲松老更奇匡廬仙路近長承萬事安

王學林年伯雙壽 七十一歲十一月一日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五十三

注易吟詩遠俗塵烏衣巷裡鹿車人芝蘭日下名方播

梁孟年高樂更真七十龐眉齊六小春佳氣應深春

他年吾友揚名大

爲書下

紫宸

送李麟符同年赴廣文任

三載同蘭竹已合今朝把袂意何長錦衣歸去猶初宦

絳帳開時是故鄉鄒魯高風親俎豆蘇湖庶業起門牆

殷勤掄得菁莪化日下看君姓字揚

壽同門徐邵溪年伯母余太君七十

芝華明日下萱草茂天南甲子周逾十陽春月正三

寫書何緩緩鶴髮喜慈慈嶺表霞光蔚同蘭醉共酣

趙太君年伯母雙節雙壽詩 趙與鴻同年 姪繼叔後

一門雙苦節壽考介瑤池七十八十衰如松如竹時同
心齊令聞繞膝共佳兒

紫詰揚名顯人間兩母儀

翟耐翁年伯八十壽 翟年兄字敬生

蘭向南官秀椿於嶺外新石松爲伴侶龍馬足精神豈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五十四

獨杖朝者真堪式國人鶯花三月好

紫詰發陽春

壽 太君年伯母七十 子嗣士僖同年

祖生初喜著先鞭還向高堂慶壽筵膝下錦衣天上樂

人間王母地行仙家駒看去皆千里甲子周來又十年

更羨

壽書頌

北闕同蘭齊獻九如篇

送周信伯泛海

昔我同門友生兒喜壯遊樓船隨海月寶劍帶吳鉤異域崇華夏鮫人重馬周珍珠酬萬斛返權莫淹留

鶴鳴九臯題壽圖

悲策鶴鳴路鶴鳴何處陰聲聞萬里外響出九臯深好爵縻應久遐齡算自今夫人有美子奮翮和清音又松關霽雪

地勝松多古時和雪乍迴龍蟠嶺際圭壁散林隈紫氣騰初上青牛踏未開關門令尹報老子正東來又二首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五十五

會聞環珮共之官滿縣花明映鳳冠每傍彈琴商撫字時從內閣問平安人宜離老山長在酒泛陽春歲未寒此日令妾同壽母歡聲吹入彩雲端

雲璈奏處競繁絃綠野堂中坐翠綢分得禮家香一瓣種來書帶草如煙慈顏笑子猶萊老象服宜人是地仙會見含飴百餘歲錦衣威綵自年年

聯字贈林子牛得孫

奇奇不是俗人兒眼碧頭圓髮燥時正是石麟天上降珊瑚華架久傳伊

昔年夜訪呂君松甫適與諸弟子扶鸞立成五言青詩一七言近體詩一古詩中藏一散人前夕卽至予令夕方來竟虛良夜十七字近體藏良夕何啻前夕好七字屬松甫與余步和其韻予援筆成二章焉

三冬兩荒落十得九無存措大甚才短况乃數學分衣食良苦辛剪刀間閨門徒然多離憂敢望大塊尊到岸渺無畔猶豫象浮雲心念固所寄名譽衆口紛放懷文墨場効力歎離羣元境塵土淨龍虎如並奔水止波浪平此宵志將遜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五十六

昨夜琳琅玉宇傾望餘殘月半猶明躬荷元風迴草廩口承帝謂遠塵情願言涓滌源頭淨未卜渾沌象外行見說坎離如子女兩家交媾可能成下車志感

民隱誠堪念愁眉對簿書俸薪難飽鶴出入只騎驢恐負

君恩重常懷政術疎風塵誰識者寂寞下車初

昌樂題壁

揭斗維西柄其如翁古何虧盈悲夜月空濶望銀河上

下交猶淺官私恨已多苦心
中澤雁我鬢已將皓
令離縣未三月夜夢淵明醒而有述

五斗亦難得折腰誠可哀
開明猶愛我髣髴夢中來
爲道菊將秀云何汝未回
醒時殊自笑不是濟川才
韞頭

尚書屨內身經入供奉靴
中我舊過却恨風流材不稱
金蓮窄處奈他何

聞蟬

西窓夢破未分明抱葉哀
蟬咽不平斷續響從疎柳度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五十七

瘦寒吟向夕陽成知君有恨
高難飽似我無煩警亦清
已矢孤貞餐陸露對人何事
苦流年

甲辰五月九日平江阻風述懷

痛毒苦炎熱歸路猶聞修薄
暮渡初子微風蕩行舟京
口放舸下不熱疑清秋嗟予
薄祜人得此何所求大風
忽南來吹水使倒流棹搖曳
我生篙努過我頭舟子牽
纜行匍匐若馬牛三日四十
里中心滋百憂我本欲歸
客知非怨石尤所傷棘人遭
輾軋莫與儔昨歲母喪返
鄱陽溯上游不知歸枕去亦
驚風濤不經年絕音問肝

腸如裂拙奮飛恨無翼天意故淹留微官悞人子風木
悲遠遊寄言愛日者祿養不足謀

重九中月後水落風高步登小山悽然有作
十度重陽九離鄉歸來共奈此重陽寸心莫報春暉暖
尺組還悲秋露涼陟屺頻年嗟有母登高今日望無孀
可憐寒菊同余瘦冷蕊東籬未吐黃

秋水堂遺集

卷一

五十八

卷一終

秋水堂遺集卷二目錄

秋水堂雜詩十章

賦得吾亦愛吾廬三章

獨坐聞鷓鴣

山中無米二首

丙午紀事

爲耿太守作

酬陳雪槎別駕見贈之作二首

送李元會入都

贈林十紳藏樹軒

送李元會入都謁選

送劉道尊五首

送朱觀察使江南

又代作

代劉觀察留別許總戎二首

秋水堂遺集卷二目錄

代劉觀察留別吳書記

代劉觀察留別何耀宰

贈李太守

重遊雲洞題九日

送戴仲醇遊海外

輓王仲安

題吳崔甫寫照

過泰水堂贈吳尼木八首

題沈心齋句

長兒生十四年矣不能作五字對走筆示之二首

爲許青畹題康喜子松石圖

爲黃子寅題其尊人玉翁先生四小像

贈黃子寅

五哥家優童嬌花索詩乞字題此與之三首

酬張存思索字詩

留八分

新婚詩

題少年行樂

西園感秋

九日登芝山三首

咏菊

買菇

吳家王烈婦二首

贈吳布通縣庸德克脩匾

贈謝且暉

觀別者

有松三章題楊適甫行樂

三山追中口占

送王爾昌之姑蘇

擬古意二章

秋水堂遺集卷二目錄

出山口占

北上谷鄭雪崖贈別

壽徐魯南先生八十

病中和李穆亭先生除夕韻

和李霞亭舍人元夕題燈韻

題李元會望海圖詩

題謝桂林夫子軍中讀易圖

讀陽城傳得謝夫子言事消息賦此志感二首

送林孚亭回任黔中

官門黃家節壽詩二首

梁門劉孺人節孝

壽詩

編籙二首

題芝石圖

送李夷卿先生令彭水 三首

贈姜上均先生纂修三禮 贈李太宜人節孝

送御史陳遜園之任江西 題王尚卿

題畫

王官齋壽言

讀循翁先生悼亡詩時此請正

題槐陰燕蝠圖 二首

和王員齋邀集芙蓉樓

盆梅

題謝省祖帶經清照 三章

贈黃恬園

方鏡用杭太史韻四章

秋水堂遺集

卷二目錄

三

方鏡詩成題其後再疊前韻

送桂林謝夫子榮任湖南迎養 三目

送謝世兄隨師榮任

爲官州卿舅氏作

燈花詩次友人韻

寄祝李穆亭五十初度二十四韻

送李靖亭省覲歸里 二首

送張念慈同年歸里

送鄭仲鄴歸漳上

送蔡巨源之任江南

東阜陪諸先輩看杏花口占

送盧杰夫之任威縣

贈康步丹先會祖母謝太夫人節孝

送同年陳少范宰肅寧 送畢清涵先生歸山東

壽程供奉尊人

酬李積齋見贈四首踵其韻

重答李積齋疊前韻見贈 題趙畏之詩卷集句

踵韻素答黃靜山春日招讌之作

壽王太君

壽節孝婦

和金以寧消寒六咏

送郭伯陽令柳城

三月十九夜入直吏部宿口占

秋水堂遺集

卷二目錄

四

送李鱗蒼之汾州

春暮早赴圓明園車中作

送人令德安

韓翼兄 二首

送邱巽行之任

黃比部靜山先生擬邀朋作庭梅讌而花信尚遲既得

桃李二花先期招飲復倩以詩踵韻奉答 二首

和劉侍御蘭谷先生水仙花韻

和人杭宅丁香讌作原韻

三月十一日奉

命之楚將出都留別諸同志 三首

謁楊椒山先生祠二首

謁岳武穆廟二首

清河涯阻漲口占

謁端木夫子祠

襄陽阻風憂旱口占

武昌五月登黃鶴樓二首

月夜放舟

阻風

題鍾太翁行樂

登晴川閣

漢口述懷

內鹽訊展轉枕上作

以閨題戲效唐人試帖一首

答趙畏之見贈二首

石林口決二首

登徐魯南堂贈其子念詒一首

秋水堂遺集

卷二目錄

五

答蔡叔玉見贈兼之送別

題游孔官行樂

應蘄州太守雅爾哈善徵旌烈詩一首

淮徐患水頻年告災海寧陳相國請

命視河至徐恭賦十六韻上呈

蕭縣道中作

贈陳執夫同年

除夕龍江阻風二首

和弓御九春詞調傷春怨

眉峯碧三曲

題行樂涼雨竹窓夜話圖調滿庭芳

春日載陽賦

秋水堂遺集

卷二

南靖莊亨陽復齋著

秋水堂雜詩十章

入山深已甚不復苦勞形病以閒爲藥貧難祿代耕雨

餘苔有色風細樹無聲獨坐忘言處依稀太古情

耽隱聊藏拙原非高尚人曾爲三月吏重欄一方民驛

虎無仁政聞鴻但愴神不如花下坐頭裹小烏巾

土閣重階上踈櫺四面通百城何足擬萬卷在其中詩

禮承庭訓薦魚悟化工比來何所似弄月與吟風

秋水堂遺集

卷二

八載歸來晚重營秋水堂新山開小苑臨澗關東廂地

狹無三徑村廻自一鄉淵明愛客廡我亦竊相方

小山留我住爲結此山房在樹當茶竈松陰護石林看

花過日子讀史度年光白露蒹葭裡閒吟水一方

春嶂如看畫秋潭亦望洋買山難以隱近水好爲堂晝

卧常憑石晨興懶下牀愛茲風景好不羨繡衣郎

躬耕苦勞力其樂亦無疆請看玉爲帶爭如荷作裳種

苗春事及濯足澗流長所惟山妻拙牆邊不樹桑

秋水一時至百川俱灌河有誰知我者獨自會心多不

作江淹夢羞爲甯戚歌

聖朝方道泰休問事如何

漁樵長混迹牛馬任相呼濁酒有時有野花無處無夢
來頻栩栩行去獨于于豈欲追懷葛奚論唐與虞
孰是可懷者棲遲一畝宮吾師書兩字命我意無窮雪
裡幽人卧梅邊驛使通故山春色好爲報鳳城中
賦得吾亦愛吾廬三章

吾亦愛吾廬園荒手自鋤花閒春去後石澗雨來初屋
角山疑假門前水似渠忘機枯坐處鳥雀下階除

秋水堂遺集

卷二

二

吾亦愛吾廬王侯第不如人傳五柳宅天與百花居北
牖容高枕南窓好著書萬閒那得此寒士正歛歔

吾亦愛吾廬三間半畝餘菊黃秋徑滿月白夜窓虛室
有懸雲磬門惟問字車蕭然無一物篋不畏人怯

獨坐聞鷓鴣

獨坐蓬蒿宅曾無車馬過貧爲山鬼笑寤作碩人歌自
昔貪行役于今戀薜蘿鷓鴣還有意盡日喚哥哥

山中無米二首

荒歲米如珠千家九百無斷炊愁巧婦辟穀笑麻姑毋

教操升木寧堪豕負塗清臣有遺帖披覽獨踟躕

陶令歸來好歸來正苦飢言辭素所拙驅去欲何之漂
母殊難遇王孫未可期叩門無鮮意冥報以誰貽

丙午紀事

雍正四年夏四月來牟不登秔稻竭金錢難買米盈升
十家爨煙九家歇高公入覲駐三山瞻念漳民首如疾
力陳大吏請開倉倉未俞開騷不發黃堂五馬戴星回
曲突徙薪殫良法盡開積穀糶窮黎五厥宏開若星列
米準三升穀倍之扶老提孩紛不絕仍率縉紳將富民

秋水堂遺集

卷二

三

釀金煎粥不計日東西南北四行糜甘滑如餽白似雪
有錢僮得二鬴歸無者亦得徒餽啜丁男隻日婦女雙
顛沛不忘男女別寧云升斗活鮒魚已決西江濡涸轍
憶昔太守初下車陽侯怒波城闕沒百姓流離藉嘆咻
保全何翅萬家室今年重復羅凶荒善政多方天可幹
生者父母活者公億萬夫家矢銜結他年報績去朝

天此郡民饑誰與活

爲耿太守作

曾聞荒歲米如珠不道將珠換也無倉庾開時天雨粟

粥糜行處帝傳聞日邊驄馬來何暮海國牂羊困已蘇
贏得陶潛高卧穩空山夜靜聽鶉鳴

酬陳雪槎別駕見贈之什二首

漳濱草樹色蕭森在留三星困又深汎海未能平米價
密雲何處見天心軒車東賁如安宅公事餘閒不廢吟
可但新詩光筆戶思波先到山林
君住錢塘我住閩君馳皇路我開人非闕有意鳴高尚
只爲無才慕隱淪花徑獨尋蘭與菊石牀同夢影和神
君登政府歸何日可得西湖鷗鷺親

秋水堂遺集

卷二

四

送李元會入都

昔有董邵南行義淝水湄朝耕而夜讀門內孝且慈世
人苦不識獨有天翁知天知物亦感鷄哺乳狗兒時從
韓愈遊贈以長歌詩忽爲燕趙行裝束光威擬借問何
所爲咄哉群有司燕趙多慷慨應知有合時韓公重相
送作序意現奇子家邵南德媿我非昌黎愛子今日行
青雲相爲期

天子正立賢北首燕路宜少年多不賤衣馬輕與肥吾友鹿
臯子獻賦方揚眉騏驎絕塵奔我驚不能追願子據要

津朝翔

皇路馳講席談仁義母乃一世嗤

贈林子紳藏樹軒

先生家在格城住老樹階前拂雲霧先人手植幾何年
秋月春風四十度比于彭澤賦歸來別業重營仍故處
菁蕪猶是人已非捫葉攀柯增孺慕樹正中堂不忍除
複壁沈沈重保護從茲手澤得長存裏簾寒煙生日暮
立身行道名旣揚環堵詠歌足容與君不見田間蔽芾
久成陰當塗亦有甘棠樹

秋水堂遺集

卷二

五

送李元會入都謁選

清時闢四門才峻無遺者吾子夙家脩壯遊
金闕下射策第五人簡在

帝心寫

錫子以車服

命子貳民社吾聞喜不寐夜深燭已灺孝友政之原推而洽

郊野願子善服官莫謂知者寡名譽四國馳

九重應不舍佐理非等閒慄如御六馬庭訓吾所知慎勿寄

魚鮮

送劉道尊 五首

帝命察汀漳無心爲稻梁鞭箠驅猛虎匆收起獐羊正氣明
于日清威肅似霜沙蟲與猿鶴處處被春陽

直道今猶在斯民未可欺大都官贖贖不是衆蚩蚩但
得驚風至能教鼠雀哀看君三月政已勒萬年碑

此間民命薄無那

九閩遙驄馬行誰避長蛇氣正驕蘭芳富戶發貝錦指天搖

借劍知何日干雲恨未消

側聞諸父老聚語復長歎從幼至於耄何曾見此官無

秋水堂遺集

卷二

六

方留信宿有淚落關干遵渚鴻飛去蕭蕭漳水寒

大羅曾共會海國獨棲遲繡節來茲土榮光照水湄趙

張君不忝余謝我難期相送關門外悠悠無盡思

贈朱觀察使江南

誰云漳俗梗公至去蒲鞭敷政未三月爲邦如百年縣

前無繫獄巷底有歌絃翠岫風生樹清渠月映川鴻飛

遵渚去我願及秋旋公愛漳民甚公來民有天

又代作

保障閩天重翩翩驄馬來愛民銷杖楚化俗厲風雷漳

水春濠滿芝山嘉樹培兒童騎竹望使節早南回

代劉觀察留別許總戎 二首

帝慮災方瀾未安殊勲世德早登壇金門接厦坊堂小南灣
環瀛控御難戢戢風高牙影動餘皇令肅角聲寒青雲

久矣占干呂日接南來重譯番

昔年持節巡閩海今日辭君返上京幾度留予予髮白

知君好我我懷傾樓船橫海無波浪麟閣從人道姓名

難向轅門一攜手絨詩無限別離情

代劉觀察留別吳書記

秋水堂遺集

卷二

七

閩中佳客孰如君舊業才名早出群開府虛懷天下士

書生長揖大將軍貌看鸞鵠神同遠話擬芝蘭氣並薰

別後憶君何日會年年南望海天雲

代劉觀察留別何耀宰

相好亦前因鷗還與鷺親君爲東道主我是北歸人慄

慨意何許文章交有神留詩贈君別君莫厭予貧

贈李太守

大羅天裡陪仙籍君子亭邊酌兕觥太守眞從水上立

小民如在鏡中行由來漳海稱鄉魯會見淳風達

帝京五百年前一朱子於今端的望先生

重遊雲洞題九日

至時逢至日重九復重遊塵慮久相判到來心更幽雲
歸千樹暝風起萬山秋第一峯前立身居最上頭
送戴仲醇遊海外

飄然浮海去此日正安瀾知汝南爲客羸余北作官逢
迎隨處有景物放懷看得意歸宜早高堂數倚闌
輓王仲安

莫向蘆溝去蘆溝惹汨零土埋高士築月犯少微星

秋水堂遺集卷二

以王與送客吟初罷遊仙夢不醒是夜方朗吟樂天
安等并可從石秋

子容與敬身屏君爲石秋
子高弟

題吳崔甫寫照

畫圖中人未識面年少風流良足羨亭亭玉樹皎臨風
點漆雙眸笑將倩石牀相伴坐者誰瓶有可憐花一枝
長日對花花不語問君沈吟何所思所思道遠無終極
人面如花心匪石今年花似去年紅惟有人心不可測
銅瓶古意花無賴磐石不移長自在阿誰解得畫中詩
我獨知君心所愛

過春水堂贈吳尼木八首

菖庄有高士漳上最能詩得句獨微笑苦吟人不知思
深明月夜興在好花時富貴非君願行歌且餽康
如君如我者惟愛入山深秋水與春水兩心同一心京
華多倦客吳越少知音何似歸來好相將撫素琴
我女君兒婦居然共一家常懸徐孺榻飽噉邵平瓜子
夜吟新調辛夷發舊花小巫神久奪未敢學塗鴉
廿歲龍山道初登燕翼樓白雲當牖入曲水抱村流知
足無他慕閒居得自由幾時作隣並談笑以忘憂

秋水堂遺集卷二

九

地僻人應少山深水亦香宅邊龍眼大池上鳳毛長
畫空階靜風生小院涼我來北窓下一枕傲羲皇
石笋來英德花梨出海南將軍歸故里公子賤華簪
帖黃山谷寄書碧玉函不因農務急坐此恣幽探
不識端溪研憑君認老阮鷓鴣斑有色鵲鵲眼含情注
水花初發揮豪彩自生殷勤持贈我何以荅瑤瓊
邱壑堪娛處龐公欲老身鷄豚五畝宅梅柳一園春
客題詩遍溫泉濯足頻武陵津可問時見捕魚人
題沈心齋句心齋夫子掃牀下世明箕尾以歸天
隻字在人吉光片羽諸同學鮮有得之黃

君子寅近于無意
中得此幸何如也

盤底闌干首荷先生每歎官卑請看這篇詩書係孫薄
君息重官

與師道尊二十年前揮就篋中珍重多時誰想為君
題此字係視學時欲以贈
某廣文而不果者

長兒生十四年矣不能作五字對走筆示之二首

行年已十四披卷尚茫然梨栗知頻覓之無識未全良

工勤樸斲朽木費雕鐫何日開心孔能成五字聯

昔我同門友生兒盡泮遊自慙非寶樹徒羨彼名流業

在惟書史人應異犬牛世間第一等汝亦有心不

秋水堂遺集

卷二

十

為許青晚題康喜子松石圖

畫松松不雕畫石石不朽赤者可為師黃者可為友我

居深山中坐臥與之偶若家隱於市愛之頻搔首舒圖

挂粉壁謾謾風生牖睇視巖石間疑有雲氣走持此以

自怡何異深山叟

為黃子寅題其尊人王翁先生四小像

先生肅遺像岱嶽等嶙峋少壯而之老鬚眉覺有神閻

山全羽翼薇閣掌絲綸留得餘徽在清風啓後人

贈黃子寅

久矣京華別不虞君在茲新傳鸚鵡賦舊業鳳凰池門

振河汾教人歌棧樸詩令名兼壽考文簡以相期

五哥家優童嬌花索詩乞字題此與之三首

雙鬟媚媚唱鄉音遮莫騷人百感深記得婢婢顏色好

十年拋隔到而今

銀盤纖手捧檳榔公子王孫取次嘗不是雲英掌掌上

如何滋味比瓊漿

晉朝名士絕風流白練裙書事已休爾獨何知珍翰墨

為題詩句作纏頭

秋水堂遺集

卷二

十一

酬張存思索字詩

雲開才子來天北驀地相逢便相憶揮塵高談朗玉山

令人五內時銘勒君遊百粵我幽燕十幾年間斷消息

邇來讀禮卧深山如鳥倦飛還戢翼木石與居鹿豕遊

野人相顧無相識夜坐厭聞幽澗聲晨興但看寒山色

偶來漳上又逢君道故尋懽開膈臆君家世業在縹緗

文采風流絕南國八分追步及曹全隸比歐虞跨薛稷

金石時宣鐘呂鳴下聽候蟲只啾唧識都太史艷仙才

道是曾供香案職千首詩輕萬戶侯我欲效顰苦不得

空谷跼蹐足音獨自雕蟲學篆刻詩不能工書未成
腕下無神筆少力君癖何爲獨嗜痴索我蠅吟并豬墨
傳來長句擬青蓮三折遊魚更足式巴歌勉強爲君書
願指瑕疵示弩側

留八分爲林于牛作子牛詩自以八分比壯士楷書比
宮娃故云

科斗亡籀篆已隸三千程不死流俗馳同一癸獨八分
存古體吾有友子牛子能學之蹤極軌蔡鍾碑扶其髓
奴視唐不屑擬魚之遊隼之尾閭以南罕倫比琢園翁
鹿臯氏工隸法各自意踵松雪追晉此相後先衆所後

秋水堂遺集

卷二

七

牛見之眩朱紫欲舍旃往從彼嗟世人涸臧否瓦釜鳴
黃鐘毀荃爲茅茨作菑金石文等糠粃如江河靡所底
維爾牛中流砥今胡爲委厥美圖噬膚葉乾肺空滅鼻
失金矢且努力作壯士毋轍亂無旗靡紅粉娃安足齒
新婚詩

繡陌香車至羅帷蠟炬紅雙棲疑是鳳齊案想如鴻詩
爲催妝好文從博議通佳兒得佳婦笑倒白髭翁

題少年行樂

藐姑山上一僊人雪作肌膚玉作神謫下塵寰塵不染

幽蘭寒菊獨相親

西園感秋

秋來一度一悲歌處處寒雲白露多只有蛩常吟局促
更無人不嘆蹉跎三眠楊柳今如此半死梧桐柰若何
贏得西園窓下水微風爲起洞庭波

九日登芝山三首

多愁多病強登高四望頻將短髮搔山勢北來何落落
海門東去自滔滔驚飛雁陣都無字新種松聲未有濤
獨立蒼茫更惆悵歸來買酒醉離騷

秋水堂遺集

卷二

七

逃墨歸儒自有期開元頂上紫陽祠三千佛子今何在
五百年來果不支山簡登高惟飲酒昌黎懷古愛吟詩
寄言龍象休淒絕吾道南來正此時
不嫌屐齒印苔衣也逐兒童上翠微昨夜手偷慈母線
今朝目送紙鸞飛山青雲白懷初放風憑天高願易達
看取野鷗眠處穩與君共守釣魚磯

咏菊

牡丹零落紫薇休一片風光起暮愁獨有東籬殊絕色
來迎少昊去行秋杜陵白髮羞相見彭澤醜顏不自由

更把落英收拾好黃金簇簇滿牀頭

買菊

彭澤歸來菊就荒又拋三徑滯清漳眼前不見黃花友
籬下誰招白袷郎深巷數聲人欲瘦小園相望態如狂

呼僮罄取金錢買莫訝風流債未償

吳家王烈婦二首

鳳去雙親在雛孤一母依如何身便死只恐事多違殉

節真無愧成仁孰與歸表阡他日淚點滴報春暉

世德梅村舊高風杞婦貽吳先世有王獨人以節孝聞孤貞已不朽

秋水堂遺集

卷二

十四

一死更爲奇命向縲中盡魂于地下隨從容兼慷慨愧

殺老鬚眉

贈吳希通懸庸德克脩匾

可是脩難克都忘德是庸觀風來下國勵俗獎高踪懸

版光間里徵詩及菲葑繡衣猶在望華衮想重逢時工部

康徵爲我愧無刀贈君看幾戶封人人親與長此日是

時雍

贈謝旦暉

我本山中人幽居在空谷與君邑比鄰望君想芳躅行

年八十餘風神朗如玉康樂畫中詩東山花下局更問

醉醒時清琴彈幾曲

觀別者

豈獨身爲別看他亦黯然雲飛巫峽口雨散楚宮前神

女來何暮襄王去可憐多情饒宋玉賦別欲狂顛

有松三章題楊邁甫尊人行樂

有松在林有鶴在陰與居與遊好是德音厥松惟貞

厥鶴惟清與居與遊無忝所生維松曰赤維鶴曰白

與居與遊壽考無極

秋水堂遺集

卷二

十五

三山道中口占

躡屩更擔簦長亭復短亭頭因驚雪白眼爲看山青鳥

鳥飢猶噪丹楓醉未醒榕城夫子在今日好傳經

送王爾景之姑蘓

晨夕相持久無端送子遊樓船隨海月寶劍買吳鉤筆

自思張敞人應識馬周等閒行樂地莫上百花洲

擬古意二章

歡從海上來遺我青銅缺儂道結同心歡云相決絕

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滿處不相逢相逢缺時節

秋水堂遺集

卷二

南靖莊亨陽復齋著

出山口占

是水皆歸海無雲不出山

聖明欣作覩重復到人間

北上答鄭雪崖贈別

昔我同門友相聞未相識一見愜所懷鄙懷爲克示
我懷遠堂高言見令德服笑脩信誇何當腐鼠嚇濯淖
污泥中終能別白黑不見黃鵠飛翩然先斂翮如我尚

秋水堂遺集

卷二

七

公車君豈愁家食來吾導前路避君賈董策

壽徐魯南先生八十

壯歲專閩洛逢師契悟參學先河以北道在魯之南大
義解何炳微言思愈覃榕村傳絕業後學飽餘甘廿載
依邁軸初元起級簪留香滿秋圃抽緒勝春蠶君子齡
難老斯文任允堪杖朝微世瑞憲乞獨無慚
病中和李穆亭先生除夕韻

流年欲換華筵開君子維宴歌具來酒酣耳熱高談發
獨余局卧如心齋心齋豈是坐忘者出處兩字累靈臺

憶昔明良方一德事與時並功名借易道陰陽書道政

經義闢將蒿與萊先生念祖能繩武秉禮蹈樂王佐才

弟昂姻姪集俊彥德行道藝肆取材嗟余學殖久荒落

沐猴冠帶遊九街道師之言不無失竊恐聞者等風埃

昨日受命今飲水陰陽有冷氣不諧自思何以愈我疾

宜令採藥還天台先生再啓舊東問千樹桃花手自栽

老夫長鏡劖黃獨翹首爲霖下兼垓

和李霞亭舍人元夕觀燈韻

聖皇出震泰階新屈指于今兩度春休養一年民正洽笙歌

秋水堂遺集

卷二

七

此夜曲初勻銀花火樹輝南郭皓月繁星繞北辰更喜

舍人詩句好傳來起我病中身

題李元會望海圖詩

賦海有奇才望洋領奧妙萬里不揚波浩然一長嘯

題謝桂林夫子軍中讀易圖

射隼上高墉噬臍翻遇毒承寵在師中九年困株木習

坎維心亨射鮒猶井谷酒食血中需山天取大畜河圖

與洛書鴻磐衍以讀美里贊羲皇同患韋編續方智圖

者神六經胥綜錯消息尚天行剝窮反爲復繼離照四

方王明並受福弋取彼在穴用賓而視國藩牢角又羸
悟茲不復觸濡尾曳其輪寡過在吳伏桑者以時升括
囊無再辱

讀陽城傳得謝夫子言事消息賦此志感 二首

陽城方飲酒韓愈尚信信諫議能如此朝廷有直臣延

齡進作相陸贄暫留賓獨愛金吾賀金吾是武人

王臣終塞塞幾日幸生還老馬久知道傷鴻不避弦蛇

騰存殘屈玉碎勝泥圓况復逢

明聖無爲怯酒泉

秋水堂遺集

卷二

六

送林孚亭回任黔中

客從黔中來遺我黔中盤瓊瑤比溫潤皓月齊團圓同
是鄉里人又爲心所歎北遊上京華晨夕相周旋黃金
持一鎰贈我如棄捐分手萬餘里道遠見而難相會宛
夢中別此十五年君今展驥足我猶守兔園盤中何所
有瞻望青雲端

官門黃家節壽詩 二首

少年甘苦節前路一何賒未至白頭日常懷白壁瑕汎
舟真靡慙嚮子幸成家松柏寒崖上穠於桃李花

孀居三十載兩鬢已皤然寒竹有貞葉蟠桃不計年駟
成千里駿壽介九如筵身世都無媿持將答所天
梁門劉孺人節孝

燕燕鬱金堂孤棲玳瑁梁伯鸞真有婦德耀竟無郎直
以冰霜操能爭日月光幽貞揭華表士女拜

天章

壽詩

鄉評高月旦詩禮紹前徽至寶遺珠網奇才集絳幃
科賢有子味道澹忘機幸得同蘭譜霞觴滿座揮

秋水堂遺集

卷二

五

編籬 二首

廣文官冷似山居課僕編籬結構初庭際有人如不見
窓前無草又奚鋤門牆過隘休嗤我桃李成陰且待渠
長夏日長公事少睡酣自校讀殘書

其二 王質答

講堂何事半周遮隔斷紅塵自一家多謝先生猥贈句
可憐同學爲栽花狂夫有柳樊難折司業無錢酒莫賒
若箇人來問奇字而今端的不容車
題芝石圖

君家有芝石愛石亦愛芝本來原是石芝特強名之一
入畫圖中形色兩相疑是石還是芝觀者不可知名實
取人心雙眼爲迷離乃知好事者顛倒造物奇因君觸
妙理此石過吾師

送李興卿先生令彭水 三首

尚書道政事孔聖愛君陳惟孝友兄弟能施有政人先
生孝且友摯性何肫肫廿載吾師門間見得其真今朝
方出宰推此育斯民德風獎以軒人各親其親粉飾有
何用文翁不足論

秋水堂遺集

卷二

三

昔我嬰沈疴呻吟十餘載一日遇先生云能爲我解悶
予歸山中纏綿久相待邇來始授予霍然形神改彭水
民亦瘼安企望明宰仙吏散丹砂葛洪令南海民氣和
且平民情樂而愷引領望西方蜀雲多異彩
我有雙眼鏡良匠斲水精其體縝而栗其用明且清投
閒十歲餘棄置委微簾先生今日去百里坐專城視聽
喜無障埃垢羨不撓於我爲長物持以贈先生冰心玉
壺中奏續登

帝庭時時視此鏡贈者有餘榮

贈姜上筠先生纂脩三禮

九九松柏景山陬柱史來時紫氣浮五鹿逢朱都折角
三重奪戴亦低頭周家纖悉疑姬旦魯史彌縫笑孔邱
幸際

聖朝明絕業佇看陶淑徧神州

贈李太宜人節孝

峩峩五閭山下有湖水清大儒間氣出磅礴餘精靈後
宋五百歲吾師繼考亭有友故中表鄉會仍齊登志合
道亦同指婚締姻盟師乃生男子頭角嶄足驚吳姬年

秋水堂遺集

卷二

世

十七於歸百兩迎淑女配君子好述詩所賡維時西學
入象數譯始萌萬支復千勝探索窮神情迢逐出象外
披棘而擢英女紅及閒暇籌策視縱橫相從頻布算茲
術亦孔明佐姑理家政綱紀靡不勝君子命何促嘔心
血如泌病革禱蒼旻吸之盡盈升離鷺對孤鏡中夜暗
涕零荼毒摧肝腸沈痼還自嬰殷勤嚮二子閨斯期大
成上有老祖姑代姑先以承侍病供藥餌力疾猶獨撐
彌留顧新婦汝孝莫與京摩體斂餘福錫汝保後生山
南長孫婦遜此孝且貞白日久沈匿皓月終西傾同穴

慨所適二孤嗣崢嶸伯氏綰墨綬仲氏直

彤庭

天子廣錫類

馳贈有餘榮行道共嗟歎師門多令名昔從吾師遊仲氏尤

儀型析理入毫髮疑竇破六經步趨廿餘載駢駘力莫

并感此殊自慚蔚高傷整餅再拜矢頌言高山與景行

送御史陳遜園之任江西時轉鹽驛道

諫臣辭北闕持節向南行老驥盤車重皇華驛路明

秋水堂遺集

卷二

廿

湖憂未歇童叟喜先聲去去西江路迢迢竹馬迎

題王尚卿

昔有南陽葛侯之廬今有藍陽王子之居葛比管樂子

復何如爲國以禮略讀我書

題畫

天際黑雲屯漁翁具簑笠買酒掉船歸不愁風雨惡

王質齋壽言

晨夕西窗裡相從若雁行論交稱我長已是十年強貌

古懷如月齡稀鬢未霜懸車君莫問振鷺正高翔

讀循翁先生悼亡詩賦此請正

淑女期偕老如何老不偕南華盆再鼓青草塚重埋慈

孝追前事歌辭寫痛懷知公悼亡意匪直爲君叙

題槐陰燕蝠圖王氏二首

燕燕君家物翻飛何處雲麟鳳管不得若輩自成羣

愛汝庭槐樹陰濃花未黃得閒諸舉子此度且乘涼

和王質齋邀集芙蓉樓

芙蓉花外夕陽樓買醉同來半白頭莫笑鄭虔爲冷宦

何如李廣未封侯下有李廣橋煤山南樹九丸直白塔

秋水堂遺集

卷二

廿

西風瑟瑟秋獨摘蓮房弄蓮子吏情今日付滄洲

盆梅

結根盆石共雪案伴吟哦縱有清高韻其如局促何暗

香浮幾許疎影散無多爭似孤山畔橫斜映碧波

題謝香祖帶經清照三首

不耕奚獲不菑胡畬伊何人斯帶經而鋤一逢年者時

得志者命命末如何業所自竟言以明道詩則有庸

立我脩名侑經是崇

贈黃恬園

地覺壺山勝人從壁水還畫圖留我楊花月想君緣一
舫懷知緣千觴醉學川倘偕霞趣隱不羨鳳城邊
方鏡用机太史韻四章

是鏡圓圓汝獨方熒熒四射露鋒芒不存圭角嫌圓媚
自飭廉隅愛耿光磨朗玉琮懸寶殿削成秋月浸寒塘
如花望幸知多少對此無爲膽暗張
昭昭炯炯復懷方四顧莫逃毫與芒本性由來稱正覺
旁人未許說圓光月華取得三更水雲影涵於牛畝塘
如此貞明非是幻諦觀何事作詩張

秋水堂遺集

卷二

廿

神縱從圓智本方匣中正色發寒芒形非天體離明麗
德肖坤維地道光四面靈威驚滿座一隅清影映迴塘
祇應持贈端嚴者瞻視衣冠自主張
人愛圓時我又方與君相對思芒芒阿房宮裡應埋照
仁壽庭前莫放光見汝肺肝同燄日馮將形影勝秋塘
高明正直疑神惡自葆何如翁不張
方鏡詩成題其後再疊前韻
少而知學長通方墜緒尋來歎渺茫自顧童頭兼謬齒
可能刮垢更磨光阿誰得意風生座若箇無心月印塘

館下諸生同一笑先生何不學蕭張

送桂林謝夫子榮任湖南迎養 三首

夫子骨鯁臣矢忠何慷慨曩昔叩

九關荷戈乃出塞幸得

賜環來健翮猶未鐵感

恩報不圖微軀敢自愛道直身且尊胡爲奉而退循誦白華

詩遊子已心痾

虎豹在山中藜藿爲不采夫子立 朝端公卿容色改

一朝辭 魏闕持節兼戲絲桂嶺接洞庭秋護蔭蘭茝

秋水堂遺集

卷二

廿

將毋遂所懷

君恩信如海江湖雖云樂是憂其能解夫子行復還

一人久相待

吾師有二人一謝與一余相成竭忠盡今世良所無幸

出大賢門自顧樂何如逝者不可追存者喜相於範以

自脩束立身庶不渝言別意惻然相送不能趨蹌謬道

所尚唯阿非吾徒臨岐承教言小子紳所書

送謝世兄隨師榮任

吾師一門稱兩絕南平夫子爲余說父拙逆鱗濱九死

謫戍荒塞甘嚼雪有子數齡欲從之抱頸號咷不肯別
都人聚觀咸歎嗟父忠子孝間世出我時相送掩淚看
及今語子神猶越余聞此語骨悚然正氣鍾來果非一
恨余疾疢閒憂虞欲圖相見還銜卹元年奉

召入都門師已

賜環仍就列登堂再拜寫心時見君膝下風神發幼時至性
故所欽矧今後生我氣奪六經師說好淵源汲取無嫌
深且濶學成他日踵芳踪又是清時一英傑吾師今
日賦南陔君隨杖屨無相失臨岐握手不煩言努力表

秋水堂遺集

卷二

某

華宜愛日

爲官瑜卿舅氏作

我愛同門友親念渭陽徵詩寄閩嶠祝壽爛

天章篤行今長統高標古仲方外甥汎宅相君子更休光

燈花詩次友人韻

春色銀缸裡花光惱睡鄉結來何灼灼看去只茫茫發
處根非種開時興亦長雖然能吐艷未許便流芳倏爾
如宮桂旋焉似野棠一心生變幻孤坐費思量幸向火
中出愁從風外颺珠簾休乍捲錦帳更須藏才子生幽

夢佳人伴夜妝金蓮千葉炬藜杖一書牀炙手誰嫌熱
熏心汝莫忙由來稱好事多恐是荒唐

寄祝李穆亭五十初度二十四韻

昔就文貞學因從侍讀遊芝蘭同一氣磁甌自相求道
脉榕村接微言劉記留我時猶拾潘君豈學爲裴努力
邀青眼論心矢白頭廉隅相砥厲戲謔亦風流促膝誠
云樂離居每積憂汚泥余落度清路子夷猶宦海波濤
壯闊山道路修十餘年不見長此望瀛洲江潮多才藪
珊瑚一網收謹持冰潔操險作夜光投

秋水堂遺集

卷二

某

聖主徵遺獻先生奏遠猷五星連且聚三禮釋還紬我愛梧

邊鳳翻辭溪上鷗

御清來蹀躞

賜第共優游雪月俱談笑歌行互唱酬尋源欣派合析理喜
絲抽鴻鵠仍高舉煙霞乞暫休存恩詒子弟大業寄林
邱近日疎魚鴈遙天望斗牛菊香殘未了梅氣暗將浮
攬揆靈均似知非伯玉伴臨風何以祝繩武卜金甌
送李靖亭省覲歸里
負笈湖頭日憐君語未成重逢在京國進士早知名禮

部推先輩文壇畏後生四年交好甚分手不勝情

仕宦少年事爲何便乞歸高堂未白髮遊子愛斑衣南國華方美深山橘又肥蒼生君念否莫戀釣魚磯

送張念慈同年歸里

君昔宦西江不飲西江水數載秋官曹但味長安米趨走力不任乞身歸故里前路問征夫入門攜稚子身閒心亦閒勿藥當有喜念我本同藺以君爲視履今日送君行自愧徒爲爾

送鄭仲鄴歸漳上

秋水堂遺集

卷二

廿

結交十餘載世講非無因况復重姻好有如骨肉親別君上京國四年廼以頻君從故鄉來相對忘苦辛多君天廟器觀國利用寶白鷺在西離于飛正振振忽領絲在衣悔爲遊子身翩然賦歸與壽母及小春我子君家壻侍我來遭瘡今雖幸無恙已作病癡人亦欲省其母累君攜到閩感君錫類意猶子誼亦均來年鹿茸後逢爾御溝濱

送蔡巨源之任江南

東江雅望憶當年喜得兒郎又象賢伯氏已陪劉瑑筆

次公更著祖生鞭

帝師餘緒優民牧大邑間烹若小鮮莫道江南佳麗地只今葑屋最堪憐

東臯陪諸先輩看杏花口占

白盡頭顏看杏花東臯追逐日西斜休云水部梅花好吏部今朝也放衙

送盧杰夫之任威縣

世人都不識而我獨知君直是心如水兼之氣薄雲妍嫌平日判仕學此時分我意君知否期爲鸞鳳羣

秋水堂遺集

卷二

廿

贈康步丹先曾祖母謝太夫人節孝

貞松慈竹久逾青弱草輕塵話不經霞與洲邊傳苦節間溪堂畔想芳型柏舟底事傷孤露發女居然比列星潛德幽光今正發

綸褒奕葉報精靈

送同年陳少范宰肅寧

作吏同門友似君才最稀難爲每至族亦見秦刀微任會河南制邑此邑休嫌少斯民重所依等閒襦袴頌會達

戴宸扉

送畢清涵先生歸山東

秋暮霜風高送君，衡百慮所悲寒氣深。復惜故人去，同是老迂儒，莫能因世故，臭味不差池。綢繆互提，注相見恨已晚，言別一何遽。軋軋獨輪車，以君駕此歸歷歷歸途樹。回首望同曹，咄我墜雲霧。我亦賦歸來，行行問前路。黃鵠千仞翔，無爲稻梁誤。

壽程供奉尊人

金殿初供奉，華堂介壽筵。嚴君年七十，難老是真仙。賦獻無知已，經明有象賢。少微與東壁，輝映桂江邊。

秋水堂遺集

卷二

三

酬李積齋見贈四首，踵其韻。

師門羣從盡通儒，二十年前第俱開。字得閒時誨奕校，書餘暇更投壺。燕南鴈北艱相見，虎逝龍亡失所需。世路交遊從此絕，空山夢覺獨于予。

重來京國雪霏霏，又喜逢君棣鄂輝。司馬省中迎騎入，

時尚在兵曹雕龍院裡送蓮歸。弟爲翰林始知明德傳奇服，

又繼姱脩製舊衣。三載度支煩借箸，夷然不屑稻粱肥。

後爲戶曹

西苑宮門次第開，山公啓事幾時回。致身卿相應須早，

轉眼星霜覺漸催。精力可堪當世用，鬚眉深負昔時來。

愛君年少湛經術，那得同曹許暫陪。

作詩投我氣橫秋，骨重神寒老更遒。似此真堪簪筆侍，如余只合大刀頭。清時有鳳鳴于竹，

聖世阿誰觸不周。便欲辭君方外去，垂綸鼓枻白蘋洲。

重答李積齋疊前韻見贈

白髮談經歎魯儒，古人不見與誰俱。問天無計呵泥壁，拔劍徒將擊唾壺。不道堅冰原是漸，那堪宴樂便爲需。茫茫經濟成煙霧，笑殺容居襍易于。

秋水堂遺集

卷二

三

舟楫輕便霖雨霏，臯夔稷契好容輝。胡麻及春時可種，

遊宦白頭人未歸。善世莫題鸚鵡賦，全身須著芰荷衣。君看桂玉縉塵裡，爭似故山薇蕨肥。

雙眉長蹙口難開，一月從君得幾回。匹錦機中方擲贈，片雲頭上又追催。在陰獨鶴鳴何遠，控地鶯鳩飛不來。

可是滿堂無解意，目成重許一相陪。

名臣有錄比陽秋，尊人抑亭先生著歷代名臣言行錄庭訓傳來骨氣遒。

救火當場難撒手，迴瀾作柱莫搔頭。風雲羨子龍猶耳，

夢覺如余蝶是周。誰折瓊枝遺下女，無多杜若在芳洲。

題趙畏之詩卷集句

弱冠弄柔翰結交皆老蒼青雲姿可羨白首興難忘我
友二三千共分一日光端來問奇字容許後升堂

踵韻奉答黃靜山春日招讌之作

春風扇微和撫景開我襟況復良宴會賓主諧素心我
來接談論把酒忘自斟大雅久絕響如聽瑟與琴曼聲
悅人耳亮非君所欽言笑不覺瞑出門夜已深

壽王太君

林下高風與世殊母儀婦德兩堪模看花上苑春暉動

秋水堂遺集

卷二

三

珥筆彤庭列宿符五色

天書煌甲第八紘人瑞璘璣圖過歸獻壽齊斑舞喜見堦前

樹樹珠

壽節孝婦 代人作

黃雀空倉已苦饑鸞孤鳳隻願逾違代夫終事甘茹蓼
教子成名忍斷機歲到三秋開正好人生七十古來稀
請看玉潔冰清者象服宜身有翟衣

和金以寧消寒六詠

布被寒於鐵如何暖氣融欲求宵夢好須是火潛通手

炙花磚熱心薰石炭紅南來諸學士多半亦冬烘腹炕

一片河水合中行興有餘乘槎猶歷塊牽纜不驚魚天
變水爲陸人將舟作車尋常濟川具休問事何如永非

製出棉簾好垂時戶不開紅氍留煖住白雪却寒回只

愛風難入休嫌月不來長安蕭門者過此重徘徊神簾

繁華多 帝里村落少薪樵斷得西山骨供將北地燒

質剛金不壞性烈火難銷雪裡誰相送寒威苦正驕石炭

非筑亦非埴嘔噦過九門葫蘆看處省威策和時諠氣

似揚仍抑聲因吐復吞只愁輕薄甚吹破惱王孫雪簾

秋水堂遺集

卷二

三

兒女門前擊蓼蓼報太平擎來官扇出搗處月華明調

懸疑金奏環多襟羽聲漁陽今日弄端的賀時清太平鼓

送郭伯陽令柳城

逢君在漳上揖我甫諸生翹楚薪中出南金錢裏呈兩

篇新試草一見卜知名果爾鄉閭倚旋看進士成循良

邀

帝簡盤錯試君行授職膺花縣分符到柳城學優從仕易邑

小奏刀輕更喜之官近兼將慈母迎舞衣文錦製脩脩

素琴橫寸草春暉暖好風柳葉清恩施半粵峒孝治達

承明

天聽非云遠惟君播治聲

三月十九夜入直吏部宿口占

儼直嚴新令分番宿吏曹一燈郎署冷再

命我心勞敗絮春猶擁空庭月正高直南遙望處仲蔚有蓬蒿

送李鱗蒼之汾州

少年詩賦冠吾曹今日相看笑二毛我倅郎官猶偃蹇

君登國子亦牢騷馬心煤市長歌壯攜手河梁去馬勞

秋水堂遺集

卷二

三

好探仲淹遺策獻鹿鳴來食此閒蒿

春暮早起

圓明園車中作

在部以駟馬駕車

郎署二毛者衣裳倒五更尚書朝有奏踏月赴

鄭蹕驛官道紆徐出禁城不因公事趣那作近郊行

雨後塵猶斂春深草未生女牆初日上南苑晚雲橫

馬悲泥滑愁人愛路平胡爲嬰世網到處百憂并

送人令德安

代陳少范

曾向滇南去種花花明如錦便歸家非嫌五斗貪紅樹
爲戀雙親乞白華姑射仙人重下界德安甘雨又隨車

緇塵三載成交好願得相從海上樵

韓翼兒

張姬少眉僕二首

芍藥花開四月時銅瓶揮處態偏宜人人只羨瓶花好

不道蘇州韓翼兒

玉笙金管越腔吹自製新詞譜竹枝傳說愛才蕭穎士

料應未必解吟詩

能詩解吹笛

送邱興行之任

德安府經歷

生長原同里交親在異鄉聽琴依浙水製錦羨襄陽京

國重相見升沈迥不常此行書上考花氣有餘香

秋水堂遺集

卷二

三

黃比部靜山先生擬邀朋作庭梅讌而花信尚遲既得

桃杏二花先期招飲復侑以詩踵韻奉答

三首

小山叢桂好未得遂漁樵此處梅堪賞霜前信尚遙桃

紅真似火杏艷比於茗莫忘歲寒約印須早見招

名花偕益友臭味一般新莫逆笑相示無言飲我真束

脩從丘道開謝付穹旻此意能知者悠悠有幾人

和劉侍御蘭谷先生水仙花韻

一室數莖發已知天下春清幽仙伴侶淡蕩水爲神才

恐蛟龍得顏羞桃李新傷心千古事太白與靈均

和人杭宅丁香燕作元韻

杏歇桃殘擬探奇紅塵滾滾欲安之丁香花畔傳杯早
姑射山頭會面遲風外魂銷還幾許雨中愁結解何時
羅浮舊入師雄夢我亦相從月下期

三月十一日奉

命之楚將出都留別諸同志 三首

出山未五載通籍已三遷臣職敢云稱

至恩殊覺偏圭璋何取爾特達豈徒然被

命慚無地熏心夜不眠

秋水堂遺集 卷二

三

吏隱難終隱燕遊復楚遊武昌魚可食峴首石長留南
北惟

君命江湖抱

至憂從來許國者不爲一身謀

出門亦惘惘更復可憐誰念我數知己相思無盡期煙
波黃鶴渚雲樹上林枝努力酬

明聖無爲惜別離

謁楊椒山先生祠 二首

見說椒山膽於今婦女聞三邊無馬市當道有豺羣成

敗何須論楊鄒未可分滿城爭看日孰與新明君

北河南畔店下馬已黃昏知有先生廟夜深來叩門提

燈膽正色藉草禮忠魂如見精靈出依稀踏月痕

謁岳武穆廟 二首

曾過西湖拜古墳湯陰今日弔榆枌冤沈北關天難問

計就東窓鬼不聞宋室但留秦賊相金人寧畏岳家軍

重泉莫說黃龍洞飲恨千年獨有君

阿誰而縛跪祠前錢鑄頭願斷復連市僧縱能行開謀

廟謨奚取殺忠賢君侯未死寧南畫二帝猶生或北旋

秋水堂遺集 卷二

三

泥馬馱來心獨狠至今歸獄亦堪憐

清河涯阻漲口占

暑雨滯征車臨流阻新漲豁壑何易盈濁波激湍浪濡

軌非所安馮河未足羨丹楫不濟川將焉用彼相河時

草青青停車解鞵物我兩暫閒此懷一爲曠原泉流

有常雨集匪難量安坐且須臾利涉惟所向

謁端木夫子祠

驅車過衛地入廟仰遺風顏氏十知亞參乎一貫同盟

辭專對頃藩解立談中築室歸來後居然數偃宮

襄陽阻風憂旱口占

炎風四五日天意固難明
襄漢浪如馬夷猶棹不行
峯奇雲有態苗稿雨無情
誰作昌黎頌祈茲南國氓

武昌五月登黃鶴樓

用崔顥詩二首

崔顥題詩處時時作夢遊
三遷來此地五月一登樓
有鶴何人駕無魚可自求
江城好風景梅落不知愁
大江東北去逝者幾時休
若教仙長在應須水不流
漢陽空有樹鸚鵡已無洲
時洲沒鐘鼎何年事登臨歎白頭

秋水堂遺集

卷二

三

月夜放舟

風雨黃昏後輕舟十里程
一帆迎素影雙槳擊空明
水面光何耀波心魄自清
莫云濡滯甚且趁月中行
阻風

風伯憑陵甚波臣亦助之
浪花迎棹急堤柳送櫓遲
莫恃天爲梗休誇人不支
布帆無恙否自有濟川時
題鍾太翁行樂

中年賦遂初行樂尋幽趣
抱琴林下遊松楓夾歸路
白雲舒素心青山澹機慮
豈不念蒼生經綸有人付

登晴川閣

大別山方盡晴川閣正開
滄洲饒草樹黃鶴好樓臺
水向雲邊去舟從天際來
得閒時一眺且莫負丞哉

漢口述懷

漢陽分府地三楚號咽喉
嶓水從東注岷濤向北流
櫓帆千里集煙火萬家稠
市滿魚鹽氣人惟貨寶求
冠壤滋故習牙角動成仇
案吏鴈行立牒詞薪積投
冤鳴巷深處聲微解西頭
青曉何曾寂黃昏尚未休
傷哉俗化失致使性情偷
稍示蒲鞭辱還懷酷吏憂
風爲君子象

秋水堂遺集

卷二

三

草是小人儔極目煙波外
萋萋起暮愁

內監試展轉枕上作

混迹綺羅香無媒轉自傷
羣居仍獨處異夢却同床
寶鏡含清影明珠吐艷光
秋來風雨夜只有一人長

以閑題戲效唐人試帖一首

題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節

周召敷文德徽音寄三南
風成江有汜化起葛之覃
拜業汝雖及姁脩恐未諳
漢濱情止義牖下女從男
要渺無能省妻孥且不堪
面牆書所戒努力莫空談
答趙畏之見贈二首

陶尉京華至攜來尺素書風塵君所厭音問我還疎五
字傳離緒三秋慰索居難忘是白下肯復過南徐建生長
鴻鴈哀鳴處砮聲入雲斯民何不幸此地獨頻聞頭
濬思明德安全賴

聖君守臣策未獻懽悻答

憂勤

石林口決二首

不作南徐守誰從此地過
砮聲赤子滾滾怨黃波一
障石林破百川秋水多年
年昏墊苦司牧欲如何

秋水堂遺集

卷二

早

賈讓非無策其如未見庸南流不一導北口亦徒封洪
澤湖堪注微山運莫衝

聖明思倅又謀國肯相從

登徐魯南堂贈其子念詒一首

卅載同門友登堂泪滿巾
繡書存手澤瞻像憶精神上
蔡微言絕指林村語錄 崕崕宿草新生兆處 嗟余來此地兄

事又何人

答蔡叔玉見贈兼之送別

豹尾甘泉外人傳光祿詩白頭苦吟望始得放翁詞薄

宦難爲客遙臨慰所思留君未十日何處覓新知

題游孔官行樂

荷亭揮扇日科頭樹色茶聲耳目謀更愛兒童生意好
釣竿輕拂承蓮舟

應蘓州太守雅爾哈善徵 旌烈詩一首

姑蘓太守寄書來

旌烈詩徵未易裁戚里香閨多閒氣

天潢佳麗半奇瑰舍生取義甘綴帛遂志從夫笑夜臺爲恨

窮簷諸婦女輕塵弱草莫相猜皇族

雅係覺羅

秋水堂遺集

卷二

早

淮徐患水頻年告災海寧陳相國請

命視河至徐恭賦十六韻上呈

聖主咨昏墊元臣請視河所憂心腹地故使股肱過父老傳

相語文襄跡未磨只須仍舊貫何事變新科自毛城

閉關令洛水渴微山繞鼓浪洪澤又驚波川壑能無潰

民傷亦已多彭城來作守半載屢登舸役向宣房蓋藉

如艸子何曾陳賈讓策寧似白圭頗同輩雖相信當途

或見訶大都權不屬未免聽猶謫畧復理前說載爲賡

以歌大人倘垂納赤子可無訛底績行親見流芳諒匪

他持茲酬國士未敢獻鞭靴

蕭縣道中作

行部臨蕭縣炎風野氣昏
蟬生飛欲翅汎長伏增痕
楊柳東西岸梧桐大小村
驅車此一過憂恨不堪論
贈陳執夫同年

一作南徐守霜顙
二毛識君猶邂逅飲我似醇醪
河套志梁園迹跡高
陳解組不復出山

相看謀出處自覺寸心勞

除夕龍江阻風二首

秋水堂遺集

卷二

四

白下陳民隱舟中度歲華
此身今許國到處即爲家
雨雪長干暗飄風五兩斜
夜闌秉燭坐心口自嗟呀
已別石頭城仍遲三日行
風隨寒氣驟春逐浪花迎
宿銷殘臘淹留遠程濟川
會有日聊發權歌聲

和弓御九春詞詞傷春怨

好夢因鶯斷雨打深深花院滿
地落胭脂十二闌下憑

遍客愁千千萬怎奈春如箭
願得結同心其負却東

風雨

眉峰碧三曲

菊蕊黃深淺寂寞秋將晚
纔得相逢又別離風送鴈聲

悽斷阻隔非云遠切莫啼痕滿
雪夜來時莫自傷山

陰也得頻頻見

其二

誰道歡猶淺相守朝和晚
風雨綢繆日向深好似藕絲
難斷行與情遠離恨腸中滿
願得新詞頻寄來想

思慰我如相見

其三

秋染霜華淺官柳烏殘晚
城北城南一望中十里陌塵

秋水堂遺集

卷二

四

遮斷駕力前程遠冠蓋京華滿
男子何須怨別離天涯
涯相隔猶相見

題行樂涼雨竹窓夜話圖
詞清庭芳

燈影搖光簾外六疎簾滿院清
幽漏深人靜相對

忘憂趣微涼入戶簾幙且慢垂
鉤西窗外瀟瀟夜雨

點滴到床頭

傳神圖畫處聯床雙屐後雅風
流似嚶鳴好伴共泛仙

舟堪羨深情古意徘徊傍款語
綢繆誰憐我懷人兩地

相望楚天秋

春日載陽賦

歲方始時及春寒減改淑氣新聆音中角絕物先
雪送千門之暖細九陌之塵來燕翩翩兮入戶去
鴻渺渺兮橫雲上
茵當始和之令
行倚晴窓而揮承筆傷同歸之
期惜寸陰而恐失交或思婦出遊良朋送別芳草
孫之不歸綠波湖伊人而如結既觸緒而增愁常右
而莫泄至若成晚金張西都尹姑闌草踏青宣湮導

秋水堂遺集

卷二

四

游龍之馬交馳流水之車四出落玳瑁於芳郊遺
於金埒樂莫樂兮春光歡莫歡兮春節若夫鷺路
於載寢廟開水學官釋菜同厥度量正是權概
折順物性之
而播好音桃李娟娟而舒紅態雖天地之化工亦聖
之茂對爾乃花
景融融而獻媚風
微官裡舞神
頌千秋與萬歲
為樂而未央是以遊子多

作賦騰

佳人之遲暮

上揚皇度

邈焉寡儔故

堤之芳樹愛春華之長懷

場抽思藝文之園下述氏

情亦同時而異趣聽陽春之

柳以自娛

秋水堂遺集

卷三

四

卷二終

秋水堂遺集卷三目錄

萬年寶歷頌代作

慶雲賀表代作

擬上觀風整俗使謝 恩呈

雜說十四條

吏部謹 奏

上德制臺

天然閣畧節

上訥公

秋水堂遺集 卷三目錄

上陳中堂

再上陳中堂

河防說一

河防說二

上按察司陳

通稟各憲

上白總河暨 尹總督

上撫憲陳

上督撫河

序海圖說代作

禁洋私議

大計密稟

秋水堂遺集

卷三目錄

三

秋水堂遺集

卷三

南靖莊亨陽復齋著

萬年寶歷頌代陳謙李太史作

天命我

皇臨御寰宇作君作師乃文乃武

聖皇之學同符東魯天縱多能生知好古治本於道運超三

五六十年來和風甘雨八埏九域各得其所生人率育

充溢困庾錫租億萬不可計數六經既明大啓文府豈

第作人璧津鐘鼓刑措勿試罔麗于咎民洽好生

秋水堂遺集

卷三

恩澤洋洋溥仰惟

廟算握神之機既芟三葉海外心歸

親率熊虎羽林欣飛有嘉折首朔漠來威極西之域自古莫

綏深入其阻若馳康達崑崙星宿近爲藩籬萬國尊親

內向

天扉永奠四極固太平基上稽往牒神農刊后越及尹耆歷

數長久天啓

皇祚史冊未和有氣薰蒸諸福感受鳳翔于郊游遊在數朱

草靈芝被滿麓阜踐土含生黃童皤叟歌詠

聖期家爲春酒會是簪裾拜手稽首恭頌我

皇高明博厚億萬斯年爲

天子壽

秋水堂遺集

卷三

慶雲賀表代作

爲

聖德光昭宇宙慶雲疊見溟黔率土來同敷天共慶事欽惟

我

皇上

道合二儀

光被四表

總五辰而凝庶績萬國咸寧

敷二物以教兆民群黎徧德

秋水堂遺集

卷三

三

秋誠昭事既先

而弗違

至敬祇承充後

天而奉若所以珠聯璧合聿昭有道之符海晏河清用被太平

之象茲者慶雲告瑞已見滇南佳氣揚輝復呈黔北非

煙非霧五采絢于層霄如蓋如車三旬續其七見彬彬

郁郁疑鳳翅與鸞翔而紛紛儼金柯而玉葉微

一人之有慶符萬姓而瞻雲遂令黑齒雕題咸戢戈而頌禮

青蛙綠陂占比鄰與崇墉是惟

帝德之昭垂故召

天庥之滋至乃復

詔茲中外

論及臣工搗挹爲懷寅恭是戒陋軒轅之紀事自侈官師軼

蒲坂之興歌徒誇爛縵臣等幸逢

泰運快覩

嘉祥歌雲漢於爲章頌光華於復旦在

皇上之事

天如事

秋水堂遺集

卷三

四

愛已喜而弗忌在臣下則事

君如事

天恩宜感而彌勵從此詩賡天保川方至而日方升數萬歲

年長豐而物長阜矣臣不勝踴躍懼忤之至謹恭陳慶

賀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擬上觀風整俗使謝 恩呈
爲

聖教昭回共仰海隅眷顧尤加十邑蒙恩千村同慶事竊惟
閩漳故郡舊爲南越之區唐宋開疆曾沐紱陽之化風
淳俗厚物阜民安嗣是以來未之或改自海氛不靖兵
燹連年學宮鞠爲茂草詩書絃誦之澤旣衰百姓習於
從戎狹邪拳勇之風遂熾加以

九閩甚遠官多不畏夫聞知十萬可通民亦惟愛此一物遂
至強者脅弱者欺貧壯則凌衰淫則破義雖太平之

秋水堂遺集

卷三

五

後休養有年而好尚所成挽回無日惟此下民北鄙之
習實厪

天子南顧之憂欽惟我

皇上

德合乾坤

恩同覆載立無方而教無類邇不泄而遠不忘雖炎風朔
雪之遙猶胥教誨豈碧水丹山之近忍使愚蒙爰

命大人觀風整俗宣

一人之德意樹十邑之風聲始自鄉紳及于髦士上而大吏

下迄小民進之于膠庠申之以孝悌謂漳人質直性定
可嘉而漳俗剽狂習則宜變尚義而不學者勇之漸好
勇而無禮者亂之階敷之以寬勞來歸于振德糾之以
猛鞭朴彌于明刑力挽頽風如迴瀾于旣倒心期善俗
乃絕莠于未萌誨者忌勞聞者不厭某等或叨一命或
受一經家食自安 國恩是荷上旣感我

皇之眷下則體大人之心敢不脩于家而達于鄉同敦禮讓

相與交言慈而予言孝共勉淳龐亦步亦趨用循昔人
之轍是行是訓如近

秋水堂遺集

卷三

六

天子之光從此處處弦歌家家親睦海隅日出依然鄒魯之
風漳瀝波清永效雍熙之俗矣

雜說十四條

大有初爻 大有之時羣賢布列初獨遠而無位所謂上弗援下弗推雖賢而無所用故曰無交之爲害而非其咎也然窮居獨善賢者不辭苟或萌達時干進之心不能以艱貞自處則咎多矣故又戒以艱則无咎象傳只舉大有初九以釋无交害而不置一詞可悟其旨不然大有之時何所害而以無交爲貴耶

大有五爻 威如吉威者畏也言敬畏則吉也象傳易而無備言若生慢易之心則無備而有患也六五爲大有之主而

秋水堂遺集

卷三

七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以敬畏之義爲戒持盈保滿恐懼綢繆豫之貞疾不死否之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皆此意也太義程傳皆以威武爲說似未正大且易而無備句必須補出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語氣亦殊牽強

謙五爻 不富者以謙下人也以其鄰者以謙化人也利用侵伐者有不可化則利用侵伐蓋欲胥天下而謙之也象傳曰征不服正是欲其同歸於善若舜之於苗湯之於葛文王

之於崇密是也

晉六三 坤爲順三爻順之至也密比離體則麗之至也張

所謂順而麗乎大明者又象傳柔進而上行柔謂坤進而上行謂三蓋五雖上行而晉已極惟三自下而上於晉之義爲切故傳釋之曰志上行所以明上行之爲三而非五之謂也且五位已高不可謂侯屯指初豫指四此當指三五特利建錫接者耳况五悔忘之後尚有戒辭三則直曰衆允悔亡視五爲優竊疑此卦之至此爻當之

彼汾章沮洳汗也一方遠也一曲幽而阻也所采者其耳桑與黃耳鄰陋見小亦甚屑後霜之意也

園有桃章桃嘉果實甘可食棘惡木實酸不可食凡穀以佐

秋水堂遺集

卷三

八

食者也今也以桃爲穀以棘爲食失其宜矣以况亂國無政不用其良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故憂心莫知而歌謠行國不能已也古者食桃以黍雪亦重桃之一證

下武維周句或以下作文全不可解安溪師曰下武言尚文也與下世德作求亦殊貫串然鄙意謂武字卽屢帝武之武言自下帝武而爲周世世皆有帝王如殷人作頌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蓋推所自始以爲發端也

大學恂慄注訓戰懼似只訓得慄字尚少恂字一邊鄉黨恂恂訓信實之貌信實者誠也不誠無以爲敬亦必敬而後能

誠此爲自脩切要工夫故並言之不專主敬也

天下歸仁歸訓與字言大而夸渺無實際非也蓋不仁之人但知有己一膜自封至親胡越克復之後廓然大公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民胞物與皆在仁者度內故曰天下歸仁爲仁是天德天下歸仁便可語王道顏子聖門第一人故發此旨

由己已字與克己已字只是一箇己蓋視聽言動之非禮者已也而辨其非禮勿其非禮者亦已也小體大體皆屬於己以己克己卽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之意

秋水堂遺集

卷三

九

故須喫緊鞭辟做著己工夫非人所能知亦非人所能與也但說在我無難似乎淺談寬泛

片言節片言者一片之言猶俗云一邊的話耳書明清於單辭謂非兩造具備只有一半的話故曰單辭獄必兩造具備然後可折今于路動而明果而決只須聽一邊的言語便能稽觀察詞可以不必兩造俱備也若如時說謂半句話便能折人細思之似爲情理所無者

以文會友節解 友之切已處在輔仁未有友則不仁而能輔我以仁者故必擇仁而友也然仁在內不可見所可見者

在外之文而已交不專指講學凡威儀文辭著乎外者皆是

凡人之威儀不類文辭不經者一望而知其爲不仁君子弗親也必先擇其文之類乎有道者取而會之周旋往復乃能徐察其內之所存果表裏如一言行相顧則真仁者矣然後從而友之藉彼直諒致我切磋而吾仁以成若友之助我者然故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也若時解則是以友會文以友輔仁非本來語氣不可從也

憲問節 註解殊未叶蓋原氏非但知食祿之人且本文語氣平列亦不得側注有道鄙意穀字不訓食祿止是重視祿

秋水堂遺集

卷三

十

耳思之猶介視穀若浼但知於穀字上別廉貪爭潔汗一毫不苟至於經世大猷因時利濟爲有道無道所不可少之人則未之有也故子以爲人無論有道無道各有職分所當爲若不能就此理會做工夫止在穀上鯁鯁計而斤斤守之以自鳴廉潔則其見識分量已止於斯而已可恥孰甚焉此與哂由之問廣曾皙之意同蓋聖人之裁狂狷也如此

張長史一豈一橫圖謂自本身而上溯之爲父母由父母而祖宗而天地自本身而旁推之爲兄弟由兄弟而族姓而民物上高一層則下濶一步以明西銘之義王交河謂西銘尤

爲引而近之故卽以天地爲父母與太極圖合蓋吾人飲食服用無事不賴天地以長養呼吸動靜無時不與天地相流通則生於天地實與生於父母者無以異能以天地爲父母自能以民物爲胞與矣案長史說以解知禘之說及中庸明乎郊社之禮意甚爲親切交河謂西銘引而近之尤直捷了當故盡性至命宜與天地呼吸相通對越在天特寢門內事耳此義正與長史相發也

秋水堂遺集

卷三

十一

吏部謹

奏爲土官承襲事准廣督馬爾奏咨稱云該臣等查定例土官故絕無子許弟承襲又定例土司隱匿逃人如係受賄革職者不准親生子承襲擇本司伯叔兄弟子姪取具宗圖并衆夷信服印甘各結題請承襲如係隱匿不報審無受賄情弊者仍照定例承襲等語是土司承襲者卽係逃人之案猶必俟審明結案之後該地方官始按受賄與無受賄之例分別題請承襲受賄者不許子承襲無受賄者仍許子承襲此不易之理也今那

秋水堂遺集

卷三

十一

馬司土巡檢黃宏緯於特參狗縱諱命等事案內革職審明題結係無受賄情弊於乾隆四年三月內奉准臣部文查明應襲之人至十月內詳請題襲時已生有子黃昌嗣自應照定例題請承襲乃該督並不將伊子黃昌嗣請襲另將伊弟黃宏緝請襲又稱黃昌嗣係革職後誕生之子不符襲例臣部遍查例內並未載有此條隨行令該督將革職後所生子不符承襲之例查明抄錄送部定議去後今准覆稱先經該攝土司於乾隆十月內將黃宏緯之子黃昌嗣詳請承襲後議以黃宏緯

革職二年之後生未滿月之子詳請題襲事屬不經恐將來革職土司效尤爭執致滋事端是以駁令改將伊弟黃宏緝詳請承襲至革職后所生子不應承襲之處原無所憑無從抄送又引有增例內開凡襲職官員獲罪革職者其世職與親兄弟承襲仍請將黃宏緝承襲等因於九月初七日咨送到部臣等查得黃宏緯革職既非隱匿逃人之案又審無受賄情弊自應仍照定例令伊子承襲既應令伊子承襲則無論革職前所生之子與革職後所生之子均屬黃宏緯之子即均為應襲

秋水堂遺集

卷三

十三

之人向使宏緯未生子而弟已襲弟已襲而後生子固不必奪弟以與子但今弟猶未襲而請襲之日業已有子斷不得追論其從前之未有子謂此子非其子反舍之而立弟令尋常無受賄之罪與匿逃受賄者同利也且該督前所稱革職後生子不許承襲之語既已全無所憑而後所引世職官獲罪革職其世職與親兄弟承襲之餘土官又無此例若照該督所請以弟黃宏緝承襲不但於例不符且恐將來土司革職其親族生心覬覦非分滋啓爭端臣等詳加酌議似應將黃宏緯之子黃

昌嗣照定例承襲那馬司土巡檢之職仍令該督取具黃昌嗣宗圖印甘各結送部存案其土司事務該督照例委族人暫行料理俟昌嗣長成之日方令任事相應具

題請

旨俟

命下之日臣部遵奉施行謹

奏奉

旨依議

吏部驗封司主事臣莊亨陽定稿

秋水堂遺集

卷三

十四

上德制臺

竊查徐州一郡水患居多而黃水爲尤甚告災無虛歲卑府守斯土牧斯民不得不客陳原委祈大人鑒而察焉案黃河之水至徐州而始聚緣徐州兩岸皆山河流緊束宿遷以下北有運河南多民舍兩岸護隄亦狹河身寬者百餘丈窄者僅五六十丈伏秋汎漲無所容納漫溢衝決自昔而然康熙二十三四等年總河靳因河水盛漲北岸李道華家樓十八里屯等高阜無隄之處黃水漫溢又王家堂隄工衝決三四十丈乃於南岸毛城舖建減水閘一座水口寬一百二十

秋水堂遺集

卷三

五

臨淮泗州盱眙一帶湖田俱被淹沒或壩上過水太多則天長高郵以下各州縣亦難免於沮洳乾隆初年總河高以爲黃水過分則力微而沙壅又宿靈虹泗已受睢淮之水勢不可以再加乃將毛城舖漫口支河十一道塞其九而留其二又將百二十丈之口門縮爲三十六丈外加築草壩兼堆亂石壩以遏黃流冀蓄全溜以刷河身減分流以寬淹溺隨時補抹理所宜然但所留二支引河一條倒勾一條旁流不能減水入毛城舖是以乾隆四年大學士鄂奉旨詳勘以爲現在河身北徙三十里較前形勢又有不同若

秋水堂遺集

卷三

六

止此引河二道用減黃漲恐南注之水遇少助清之力益微且盛漲無地爲容墊溺又將復見乃復增挑引河二道又撤去草壩及亂石壩俾得分洩無如南岸堤外俱築有魚鱗壩壩逼水北行引河之口漸至淤塞數年以來雖威派之時洩水不及百之一以致北岸銅山縣境自李道華家樓起至蕪家山止九十里高阜無隄之所始則漫灘而入繼後衝刷成河雖石林黃村二口築壩遮欄然兩旁漫灘無處不可以入北趨微山湖湖不能容遂成氾濫銅山之西北沛縣之東南悉爲巨浸而荆山口之下流經邳州入運河至宿遷亦皆瀰漫

此徐州頻年水患之所由來也大抵黃河水性湍悍半挾泥沙其流易壅槽狹曲多則壅更甚下流既壅上流必決不決於南則決於北理有固然無足怪者今徐州府治之東有下洪呂梁洪及鯉魚山等處緊峽束流怒濤周折其流不暢故伏秋汎漲上流難免旁溢爲患恆多所賴南岸毛城鋪一閘大洩黃漲以保此徐郡今毛城鋪閉而不通故北岸石林黃村一帶處處漫溢年年告災然郡城所以尚保無虞者亦惟恃此漫溢分洩之故若將九十里無隄處所盡行築堤捍圍則異漲難容而徐州之城郭將屬之波臣人民化爲魚蟹矣

秋水堂遺集

卷三

十七

爲今之計所最亟者莫如開毛城鋪北口之引河撤隄外魚鱗之壅壩俾黃流得以抵開南注漲汎之來大則洩大小則洩小復總河靳之舊規從大學士鄂之新畫減黃漲十之三庶幾徐州之患可免耳或疑毛城鋪一開則下遊宿虹泗盱患水必甚雖利於北將害於南若欲計兩全則宜開毛城鋪併留石林口使南北兩路分洩庶正河殺而徐城可保全流減而北之銅沛南之宿虹俱可無虞此其說亦似也不知注水於北總無容納之區洩水於南則有歸宿之地爲利爲害較若列眉何也蓋北岸石林口之下止一微山湖蓄水

有限又距河止八九十里導黃使入不一載湖可淤爲平陸而荆山口下流石底橫互不能深通將成汎濫蓄極而洩邳宿運河亦不能容納爲患滋深又微山湖與韓庄閘運河只隔一隄地勢窪下萬一奪溜則全河北徙運道將危此勢之必不可者若南岸毛城而下則有洪溝河可以爲洩有楊端孟山靈芝等湖可以爲蓄紆迴六百餘里注於洪澤則化黃爲清洩諸清口則助清敵黃河流無倒灌之虞運道無淤塞之慮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且毛城鋪未閉以前宿虹盱泗未聞頻年告災自毛城鋪既閉之後宿虹盱泗亦未見屢書

秋水堂遺集

卷三

六

大有而徐州所屬無歲不災無災不賑費朝廷數十餘萬之帑金與數千萬斛之漕米百姓雖得苟延殘喘幸免流離而瘡痍既深元氣難復人情苦則輕生窮則爲盜竊劫之案日恣月積不識將來何所底止皇上聖明以爲此等地方屢被水患必有致此之由乃河員或迷而不能知地方官或知而不敢言卒無一人爲聖天子告者因循墮壞耗國殘民此局外有識之人所爲發憤而增歎也卽如今年六月之交黃河漲發徐城之水比去歲長一尺有餘南北兩岸私堰官隄危險在所不論而南岸

天然開上過水一丈有餘黃流猛迅開下口引河兩邊子堰衝決各十餘丈東西地畝悉被淹浸北岸自華家樓迄蘓家山無堤之所黃水漫溢北接昭陽微山兩湖通為一片自九里山琵琶山以北瀾望汪洋乃分二支一由張谷山一由車道口洩歸荆山口經邳州入運河運河水增一丈餘無地容納邳州宿遷亦皆被害爾時伏秋二汛尚猶未來而勢已如此二汛既至患當何如可憐徐州所屬歲歲告災雖我

皇上不惜發帑傾倉竊恐將來亦難為繼此孰非毛城舖閉塞不通階之厲耶總之黃河之水衰則利合盛則利分既盛

秋水堂遺集

卷三

九

仍合壅閘衝潰勢所不免故禹之治水曰疏曰濬曰導疏者分也疏九河是也濬者浚也去其壅塞務令深通若淪若排是也導者因地勢而導使下流若決若注之類是也今縱未能濬之亦宜導而疏之顧奈何反合之乎據日下河員之見咸以為毛城舖苟宜開則總河高必不閉即閉而大學士鄂亦必復開展轉附和萬口同聲一有異詞便遭指斥獨不思總河高慮大溜之奪河故塞九支留二支以時啓閉為宜洩非欲全閉也大學士鄂繼來相度以為引河二道不足減漲復增挑二引河又撤去亂石及草壩亦未嘗不欲

開也今乃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以總河高為口實守其

說而失其意自以為總河高之功臣而不知實為總河高

之罪人也比因徐城黃漲異常親行察驗始知毛城舖過

水纔數尺許用以減漲不及百之一將來北岸無隄處所衝

決之害將有不可言者大人可不先事綢繆早為之所耶

府前者迎謁行轅曾經面稟祇緣初蒞茲土耳食所得尚未

周詳今數月以來留心講究攷圖籍訪輿言似有以得其要

領又復沿河上下登高望攬其形勢利害更為了然伏惟

大人抱濟時育物之懷具旋乾轉坤之畧卑府幸得備員屬

秋水堂遺集

卷三

十

求心懷悲憫有轡未宣冀效涓埃密陳狂瞽倘蒙採擇入告得見施行徐民幸甚國家幸甚

天然閘畧節

蕭縣地形窪若釜底伏秋二汛天然閘所入既多而大山頭所洩又少積滿四溢勢所必然前

欽差大人定議以爲疏去路不若減來源議於閘口填亂石六尺闌下引河旁築兩堰高止五尺便可無患厥後亂石不填而兩堰高寬如故河身窄小不能容納故去歲放閘之時黃水漫堤溢出旋開數口東岸田疇復被淹沒後雖增高數尺無如黃水所至日淤日墊河底幾與堰平幸而秋汛已過水不加增堤工得以無恙然積水既多無路宣洩自永壩上

秋水堂遺集

卷三

廿一

下倒流旁溢一望汪洋雖閉閘已經月餘而水猶未盡涸冬麥不能入土卑府目擊心憂乃令經歷武承運督同巡檢強國瑄等於積水之區開引河數道歸入開河漸以乾涸春麥可望然大局未定患仍不除卑府所以不遠千里奔瀆窺轍也今之議者紛紛不一或謂去年築堰過卑今但增而高之可以苟安數歲不知堰增一尺淤亦增一尺所謂我能往寇亦能往斷不可以一日安者又或謂填閘門一丈二尺水入既少則患自平此特在蕭言蕭不顧害之他及尤勢之必不可行者又或謂西堰加幫而東堰展開一二十丈河身廣而

容納多可以無患惟是地勢西高而東下計東堤二丈乃當

西堤一丈難於興築又現今西堰止於永壩東堰僅止於廟橋自此以下缺焉汎水發時東自廟橋以下西自永壩以下無不橫流倒漾今若但仍故堰增高加展上游雖治下游患終不免如欲東西兩岸接築至大山頭則爲費不貲且閘門過水急溜異常一時所入可當十二時但恃此以爲容納猶之注壘於瓶徒見其溢而不能受耳至於大山頭彭家溜尾閘鑿使深通實爲要策但一路砂礮前經估計約需十萬去年少加疏鑿迄無成功固亦有難言者卑府再四思維實無

秋水堂遺集

卷三

三

良策爲今之計莫若棄地與水不與之爭於半坡店開一徑並引河由趙家山至劉家屋以達大山頭接築西堰不使空缺其東堰則築至趙家山止以下不復築堰俾得受東方諸山水如此則地勢寬衍卽有出漕之水散漫無力不致衝潰又東岸緩工若小鹽馬廠毛家諸河俱可使之會歸此河循山而南不必復浚計自堤至山寬一二百丈至七百丈不等自趙家山起至大頭山止長約一萬三千餘丈所棄者不過循山一線磽确之區而所全者數千百頃膏腴之壤害少利多一勞永逸計無便於此者卑府親閱地形舊河自半坡店

折而西而南後折而東南今取直南形如半圓徑以比舊堤
爲工亦省約通估不過七萬兩合徐屬緩工議停節省所餘
可以集事矣或疑百姓有不便者卑府細察民情咸謂黃水
所注久之可淤爲良田永固土型昔湖今壤是其明驗今雖
棄之後將收之且今亦仍未嘗棄何者閉閘以後涸可立待
秋禾雖難播種而二麥將受厥明亦何不便之有哉至愚諭
所云既棄其地勢必盡豁其糧乃免年年報災之患此說誠
然但卑府細思之亦有不必爾者苟豁其糧便成官地小民
執業安肯輕棄爭耕佔種反滋訟端但將此地豁其一半之
秋水堂遺集

卷三

三

糧每年歸入冬勘種麥半徵無種全免如此則可無年年報
災之患民安其生而國家亦可省無限糜費矣卑府管見
如斯未知當否伏祈大人訓示遵行

上訪卷

竊唯徐郡屬邑濱河布列豐沛邳宿在河之北碭蕭銅雖在
河之南兩岸長堤皆聯亘盡徐境獨北岸銅山境內自李道
華家樓起至蕪家山止計長九十里絕無堤岸乾隆元年以
前毛城舖未閉伏秋汎至分洩黃水十之六七故北岸無堤
處所尚爲高阜不至淹沒自二年閉毛城舖水盡歸漕無所
分洩向云高阜忽變低窪嗣是以來無歲不災無災不賑至
七年而石林口無堤之處分流過甚幾於奪河在徐郡則銅
豐沛邳宿實當其衝又復波及山東之金魚滕嶧淮府之桃

秋水堂遺集

卷三

三

清沐輅併海州安東等處黎民昏墊難以言盡幸賴
皇上仁恩賑貸無已得免流亡然國計民生兩爲之耗敝矣
伏思黃河自塞外入中國以至徐州千支萬派合而爲一其
勢過盛其流不暢斷不可以無所分故神禹治水必先疏九
河使入於海漸文襄深得其意亦於毛城舖建壩減黃水入
洪澤湖仍瀦爲清水出清口敵黃以保淮揚運道法制之善
良莫與京後因洩水過多恐其奪河總河高乃卒塞之塞之
誠是也第塞後數年分洩又未免過少故大學士鄂親臨相
視撤去亂石增挑引河俾令多洩無如壩外沙灘愈淤愈高

而漚水亦復愈少以致七年有石林之患去歲黃水本不甚漲而銅蕭豐沛亦便受災今年本月十一二十三等日雨水偶多而北岸無堤之所黃水已漫流入荆山口腹裡民田復被淹沒銅豐路斷所幸二麥告登無傷稼穡特恐將來伏秋汛發秋禾又不能免耳伏思興利貴於因時除患務在探本今時本計唯在酌開毛城舖使黃水有所分則北岸無堤之處自不至於淹沒下免沉溺之民上無賑恤之費兼之兩岸堤工可保永固樂樂利其益無窮矣亨陽愚陋無似所見未知當否但以守茲土牧茲民利害所關言不敢不盡恭

秋水堂遺集

卷三

五

逢公命大人閱視河工實千載一時之會用敢摭情上稟伏惟憐其愚短其慙是否可採恭候指示察奪施行幸甚幸甚

上陳中堂

亨陽以迂儒下吏辱蒙閣下國士之知因叨

皇上簡試之任自到南徐已遭荒歲去年賑務方竣而今歲災害洊臻黃水橫流八屬告憊自惟不德累及黎民尸位素餐將何以報

聖恩而答知已是以半載以來遍歷河干審察形勢訪耆碩而諮官僚早夜講求願得其所以患水之由及所以禦水之法於七八月閒密稟督撫二憲近高周二大人奉

命南來欲救目前之災荒永除將來之水患卑府亦曾以除

秋水堂遺集

卷三

五

患之策上陳於周然亦未免惑於浮議夫抱火厝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未有已然而猶以為安者及今而不知變計則下殃百姓上累國家其禍將靡所底止矣幸逢閣下受俾父之寄宏時憇之猷一見邸抄以手加額喜

皇上付託之得人幸河淮蒼生之有慶卑府蓋前後讀大人所上疏覽源委瞭然若指諸掌而有以信底績之必然也顧此中情事或不無為閣下所未親見者敢陳其畧以貢焉竊見石林決口殃及萬民害及兩省又壞運道數月以來屢築

屢潰幸於初二日合龍但時將寒泛水澤腹堅銅沛之交縱橫百餘里汪洋巨浸獨韓庄閘及荆山口二尾閘所洩有限存留之水將凍而不復洩及凍解而涸涸而燥當在三月之交春麥亦難入土但可播種秋禾明歲沛銅邳宿夏災竊恐不免况細察情形此工亦未爲牢實何也需料用秫秸而非葦柴則易腐壓埽用新泥而非老土則易銷基底多軟鑲而少下埽則易汕雖一時苟且速於報竣而水結之時凌汎一至則推盪堪虞水汙之後春水浸淫則鑽隙可慮至伏秋二汎則水勢衝擊其難保又不必言者矣然此固就石林一口

秋水堂遺集

卷三

三

論耳自李道華家樓起訖蕪家山凡九十里無尾于之堤黃汎盛時處處皆可過水今但於九十里中塞三石林口長不過三五里外此尚有八十餘里無在而非石林口竊恐銅沛邳宿之水患依然而北侵運道淹及金魚滕嶧之疆東汎駱馬湖注入桃沐安海之境其患仍未有以易也爲今之計誠宜急築九十里之長堤絕水北流然後黃汎不浸運道可保耳論者或疑此九十里原以洩黃流異漲係徐州郡城之民今若築長堤則水盡歸河漲無所分徐州郡城又將沈溺此其說固然然考新文襄所留以洩黃漲而係徐州者止在毛

城鋪此九十里之地原疏請築長堤因奉

旨分別緩急次第舉行又既有毛城鋪洩水而此處地形稍高是以議緩後遂訛傳爲洩黃以保徐之門戶耳夫河身不能九里而反留九十里以洩水指大於臂臂大於身其誰信之今毛城鋪既閉而不洩則此九十里高阜無堤之所俱變而爲低窪河必從此漫溢北行無足怪者非築長堤不能弭其患也乃復以此處洩水入湖用濟漕運不知微山湖爲諸水會歸之區每苦洋溢力自足以濟運無需於黃汎重運出閘俱在五月以前卽令湖水不足斯時水正枯涸安有黃水

秋水堂遺集

卷三

三

到湖此亦莫須有之論也且國家所重者運道而害運道者莫如黃故運之於黃惟有推而達之未聞引而近之曩者開石林口新河欲使黃流達微山湖之水侵入運道爲害不可勝去歲塞而今歲決遂逼微山湖之水侵入運道爲害不可勝言乃今年春尚欲疏金陵鎮尾閘使石林黃水直入微山幸而部議不行若使行之則今茲石林之決河已北奔而運道廢矣故欲永除將來之水患必在乎開毛城鋪導黃流十之三以歸洪澤然後徐州城可保運道無虞也乃論者又謂洪澤上游患水已久今年毛城未開而古溝一決下游淮揚又

秋水堂遺集

卷三

无

受其害若加以黃流注入勢必不能堪是利在北而害在南矣然不知古溝之患在閉天然壩縮清口以蓄清敵黃為務蓄極而無所容此其勢不得不決所謂川壅而潰傷人必多者若導之使行必無是也聞今歲臨淮之城不浸者三版古溝決而臨淮甦高郵之鄉宅無水者十一三壩掘而高寶免興泰以下亦以開范公堤故而後民不至為魚此其大彰明較著者是則徐州之水患與上江之潁泗下江之淮揚皆以壅塞為害非疏通致然也誠開毛城舖以注洪澤湖則徐州之患息開天然壩以注高寶諸湖則上江之患息開三壩以注興鹽之澤則高寶之患息開范公堤而注之海則興鹽泰諸州縣之患息矣然微觀今日事勢似乎止塞石林一口便可了局其餘所講水利亦不過小小補救而遠大之計未有籌及者此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大人君子其孰能與於斯哉伏惟 師相大人抱仁民之心具濟時之畧又復開誠布公集思廣益用是不揣愚陋妄獻蕘蒞倘一得之愚或荷俯垂茹納俾江南數郡免於昏墊則 卑府亦可以待罪南徐少圖報効苟其不然則孟夫子所謂求牧與芻而不得者 卑府實不忍立而視其死自當反諸其人斷不能尸位素餐致

上有負於

君相之知下有慙於百姓之望也惟閣下矜其愚而察焉

再上陳中堂

比者 卑府不揣愚陋曾行末議上陳伏蒙閣下不以為鄙夷而棄之乃賜書教以所不及謂毛城舖一開而河以南七州縣將受其虐疑若以鄰為壑然此誠閣下覆載無私之心也但前說猶有所未盡者敢不悉陳之以祛閣下之惑乎查毛城舖下游舊有引河一道南至睢溪口會睢水由霸王城歷揚端孟山靈芝等湖以歸洪澤原非奪地而予河自康熙二

秋水堂遺集

卷三

三

十四年新文襄開毛城舖時原分黃水十之三至雍正末年漸已分黃水十之六然五十年中民安其常未聞以此為患者何也蓋天然減水壩不閉則毛城雖開而水有去路故四五十年不能為病今毛城黃水雖不下而數年來鳳潁泗惟胥以沈者由閉減水壩而水無去路故利害殊耳由此觀之利害之機止在天然減水壩之閉否非毛城舖一水所能為禍福也且細考睢水所經之地空濶而鮮居民並無城郭倉庫卽開有村落亦不及銅沛邳宿十之二三况南無運道而北有運道決之北流入微山則黃足以妨運導之南流入洪

河則黃足以濟運孰利孰害孰重孰輕必有能辨之者准此以論則毛城之開可不待再計而決矣惟是睢寧南境原分二支歸洪澤一由赤山南小河一由赤山北潼河今潼河已淤塞故汎濫於睢寧不能由歸仁閘出大涵洞以入湖誠一疏之而患可止其餘亦悉復斯文襄之舊如前所云者則上下兩江之民得免沈溺而閣下之功德無疆亦與河淮並永矣

河防說一

徐州所屬致災皆黃水爲之昔斯文襄公以爲徐州黃河之北逼近運河黃水可以南洩不可以北泛故於河之南岸開毛城舖一百二十丈又開天然閘三丈六尺以洩汎漲保運道全徐州意至深法至美也自乾隆三年毛城舖閉水勢無所分去年南岸天然閘暴逼下注四倍往常水勢過猛閘下引河狹小不能容納兩堰潰決銅山之西鄉蕭縣之東北南三鄉胥受其害此水流入睢溪口至睢寧又因洪澤湖水滿倒漾不得宣洩以致淹沒而北岸石林口一帶自李道華家樓起至蕪家山止計九十里向稱高阜無堤之所四年以後亦變而爲低窪伏秋汎發黃水皆從此漫溢北流入微山湖一由韓庄閘出運河一由荆山口出運河河不能容兩岸常被淹沒然害猶未甚也去歲石林口一決黃水北注直壞沛縣之縷水堤逼微山昭陽湖之水不得南流橫衝運道自夏鎮以下韓庄閘以上微山湖與運河合而爲一旁無犂道漕般難行沛縣全邑汪洋城隍幾於不保銅山河北四鄉皆成巨浸豐縣境隣銅沛者亦被波及其由荆山口入運一支則橫貫駱馬湖破六唐河汎濫四出邳州宿遷半受其毒仍復

北澆金魚滕嶧之鄉東浸桃沐安海之境害又不獨徐州一郡矣今不林口工程雖已竣然細察情形亦未爲堅固何者沙虛則易崩料鬆則易淤椿不入地則易漂且護戢不加月堤未築永泮之時已爲可慮桃伏秋三汛又有不必言者就令可保而石林以東八十餘里無堤之處今年汛至恐無在而非石林口其害仍無已時故必急開毛城舖而後可永除徐州之水患也至古溝之決傳者以爲河湖交漲又云河南開通水道直至亳州所致不知非也方古溝未決之先查開毛城舖並未嘗過水黃河雖漲勢不能及湖而河南諸水必

秋水堂遺集

卷三

三

會淮雖歸洪澤自古而然無論亳州開否也天然減水壩壅閘已三年矣蓄極必滿滿則必潰縱使亳州不開古溝能保其不決乎古溝不決鳳潁泗尚復能堪乎論者又謂開天然減水壩以蓄清敵黃既大害於鳳潁泗壅之而潰又大害於淮揚不若塞斷清口別於天長六合開鑿山隙六百餘里導淮入江一勞永逸其說亦似也但

本朝制度原合淮黃以通運道若使淮自淮而黃自黃則轉運維艱慮有妨於

天庾且開六百餘里之新河爲費不貲孰若仍斯文襄之

舊使鳳潁泗淮揚徐海俱慶安瀾不費不勞而漕艘直達京師之爲得耶或又疑黃河之底日淤日高苟不塞天然減水壩以蓄清敵黃則清口將有倒灌運河之患不知天然減水壩原與清口平洩水正相當且則所蓄清水力本足以敵黃但非導毛城舖黃水以助之則黃自黃而湖自湖兩不相通湖水有時大勝河河水亦有時大勝湖不能無虞倒灌故靳文襄洩黃之有餘以濟淮之不足化無用爲有用功莫大焉何也今試洩黃水十之二使入毛城舖歸湖以出清口計正河減二分清口增二分則合處差爲四分試洩十之三使由

秋水堂遺集

卷三

三十四

毛城舖以出清口則合處計差六分矣黃大則清亦大黃小則清亦小名爲以清刷黃實則以黃刷黃雖千萬年亦無倒灌之患也再考靳文襄舊制於清口分運處所原建磨盤墩一座以禦黃流又建閘三座視黃流之盛衰爲蓄洩務令足以相敵自毛城舖閉後黃水頓增舊運口逼近黃河恐其倒灌乃改鑿新運口離河稍遠以爲無需舊處墩閘一切撤去誰知伏秋汛至全河勢盛灌入清口無所關攔而運河洪澤兩受其侮矣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靳文襄收黃之利今則却黃之利而反招黃之害且又受淮之虐致使徒糜

皇上數千萬之帑金數百萬之漕米國計民生交受其困爲計不亦左乎及今而猶不知改圖仍舊後將何以繼之哉

河防說二

竊惟徐海之水患在黃而鳳潁泗淮揚之水患在淮數年以來耗國殃民害日益甚夫昔不患而今患其故可推而知也蓋黃河之水至豫徐而大聚但豫境河堤寬三十里汎水至足以容之徐境則河身甚窄寬不及三里北近運河南逼民舍汎發不能容納不南潰必北決故靳文襄開毛城舖以洩黃之有餘濟淮之不足而徐州之水患息也淮之水自桐柏山合七十二泉注洪澤湖靳文襄蓄以高家堰隔以磨盤墩使七分出清口三分歸運河故黃水無倒灌之虞至雨水過

多則由天然減水壩洩入高郵寶應諸湖而運河之東岸又有車邏昭關等壩洩水入興化鹽城以歸海故鳳潁泗淮揚之水患息也但毛城舖地勢低窪久之刷成支河十一道分黃水十之六歸洪澤湖爾時亦不爲害乃總河高慮其奪河於乾隆三年將支河塞其九留其二又將毛城舖口門一百二十丈縮爲三十六丈外加築草壩兼堆亂石黃水盡數歸河無所分洩而徐州之水患頻頻見告去歲之石林尤其甚者也又塞毛城舖之後而洪澤湖清水弱黃流倒灌入清口運道幾阻至五年乃開天然減水壩欲多蓄清水以敵黃

致使湖水漲滿倒漾逆流上游鳳類泗諸區皆被其害七年壅極而潰古溝一決下游淮揚等處又復受其殃矣夫高郵寶應諸湖原能蓄無限之水以濟漕運而東岸昭關車邏等壩又足以洩漲入下河亦何至於爲害若此所以然者蓋由既塞天然減水壩又慮運河乏水乃將昭關車邏三滾等壩亦盡行堵塞故去年古溝一決高寶爲魚無可奈何始將三滾壩驟行掘開水勢湍激直注下河漂溺胥沉興化鹽城之民又遭肆虐向非蒙督撫大人將范公堤開通十五處注水入海則興鹽之困豈得舒哉總之今日水患弊只在一壅字

秋水堂遺集

卷三

三

毛城舖壅而徐州壞天然減水壩壅而上江之鳳類泗壞三滾壩壅而淮揚之上下河皆壞觀去歲臨淮之城浸以古溝決而甦高寶之地淹以三壩掘而退興鹽之民溺以范公堤開而免此其明效大驗也究其所以致患之由及所以免患之故則今日治水之策唯有仍靳文襄之舊貫而不必別置一議者至於興鹽之地本屬鍋底但須於受水兩旁陂而澤之然後徐導使入海所棄無幾而所全實大矣

上按察司陳

睽違道範倏五六年江右江左檐幃所至民受其福始信大賢功業固不與俗同也所幸秉臬江左卑庸幸備屬末自惟鄙陋欲躬請指示而災務殷繁刻無寧暇瞻仰之思與日俱積而已茲有稟者徐屬頻年告災患在黃水黃水之患在於石林口石林口之患在於閉塞毛城舖蓋毛城舖閉則水無所分石林口不得不決河流北徙銅沛邳宿以下波及山東滕嶧等處皆受其害現今屢築屢決此十二日合龍處又復走埽五個決口二十餘丈黎民魚驚實爲可憐卑府以爲日

秋水堂遺集

卷三

三

今之計宜上開毛城舖使水分流則石林口易閉若不事分洩力與之爭終無合龍之口卽令苟且合龍明年不決於東則決於西北岸九十里開恐無在而非石林口也但開毛城舖之說議者咸以爲淮水既漲復加黃水必不利於河南甯虹泗高寶諸縣不知此數縣今年被災之由乃因洪澤湖增高減水壩過蓄清水加大雨以致上游受害至水大難容古溝不得不決而運河東壩又復閉塞水無去路以致高寶一帶受害及至事急乃將東壩掘開衝注猛烈興化鹽城一帶又復受害此皆川壅而潰之故非關毛城舖一水能爲禍

福也況今年古溝一決清水必弱正須導毛城一水以助之
苟其不然明年清口又必有倒灌之患矣頃亦將此意白之
周大人然亦未免惑於浮議職府守茲土收茲民既知所以
致災之由復有所以弭災之術而言無聽倡無和憂憤悲哀
無所宣洩孟子所謂求芻收不得立而視其死者正職府今
日之謂非大老爺孰可以此言告者乎又河員皆諱言黃水
二字職府素性愚直今年石林口之水皆據實稟知督撫暨
河院微聞甚以爲忌恐將來不無中傷之處未審大老爺何
以教我惟冀有以保而全之則矢銜結於靡旣矣至於各州
縣以災賑孔棘罔有刻暇不無辨理不前者惟冀憲臺曲爲
鑒亮而已

秋水堂遺集

卷三

三

通稟各憲

自石林口合龍之後卑府業將可慮情形密稟在案昨十二
月二十七日壩身臨河鑲邊處又復蜚陷傾倒計長五丈寬
二丈許幸裡身原埽不動猶未過水經河員搶築無礙細察
此時水正歸槽水又未泮而勢已如此將來之事未知何如
萬一不保未涸者固不得耕即已涸者亦爲虛種矣抑卑府
更有請者河淮之閒患水已甚其弊只是一壅字何也壅毛
城舖而徐州壞壅天然減水壩而鳳穎泗壞壅車邏昭關等
壩而淮揚之上下河皆壞此固人之所共知者是以今歲臨

秋水堂遺集

卷三

四

淮之城不浸者三版古溝決而臨淮甍高郵之鄉宅無水者
什一東壩掘而高寶免興泰以下暴水衝漂向非大人開范
公堤則民生亦盡矣語云不見其形願察其影況今已見其
形者乎生民之害已深 國家之帑已耗

皇上南顧而咨爰

命相臣會同大人俾父永安此千載一時也安危之機正在
今日仍舊貫水患自消失今不治後將不可爲矣卑府任賤
言輕何敢置喙然守土牧民思盡厥職惟有寫心瀝血密陳
於大人之前伏惟大人哀其愚誠或賜採擇則底績之休將

於大人親見之曷勝幸甚

秋水堂遺集

卷三

望

上白總河暨 尹總督

蓋聞有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功而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江南水患頻仍病民生耗 國帑可謂非常之事矣剝極必復否終則傾此時必有非常之人出而建非常之功者舍大人其誰屬哉伏惟大人智能周物道足濟時又復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江南百姓顒望久矣果蒙

聖天子簡畀斯任茲者親歷河干徧覽形勢知俾乂之猷當自有出於尋常萬萬者神明獨斷奚假芻蕘然卑府守茲土牧茲民目擊時艱不能自己試畧陳原委以備一得焉竊惟

秋水堂遺集

卷三

望

江南之災在水而水之患在黃與淮自靳文襄公之後有遂寧張公長沙陳公相繼而理黃水大則毛城鋪洩之淮水大上則洪澤湖之天然減水壩洩之下則高郵之三滾壩洩之流分則勢殺去漸則力微五六十不能為害也自毛城鋪閉而徐州憊矣天然減水壩閉而鳳潁泗憊矣高郵三滾壩閉而淮揚高寶憊矣高寶不支復掘壩注諸興鹽而下河更憊矣夫為川者決之使導不可壅也壅極而潰傷人必多石林古溝衝潰四出此必然之勢也今石林雖築而毛城不開則九十里無堤之所在在皆可為石林天然壩不開而但減

一尺則高堰一帶在在可爲古溝三滾壩永閉而復別設新閘其得失更未有分矣論改作者之意不過欲蓄金黃之溜以刷河身不知河身未刷而南衝北決河底日以加淤且豫省遙堤寬三十里伏秋汛至水尚拍岸今江南河堤寬不及三里以三十里之水納諸三里之中其差十倍苟非毛城舖分洩何以容之耶又清口運道最防倒灌必蓄清使足敵黃乃可無患今毛城舖之水不下則黃自黃淮自淮淮水弱時倒灌所不能免是以塞天然減水壩又縮清口務蓄清以敵黃不知蓄極而無所容鳳潁泗載胥及潞古溝一決而高寶

秋水堂遺集

卷三

聖三

興鹽復受其殃矣爲今之計不若但仍舊貫分洩毛城舖使黃水入淮則天然減水壩可以不閉清口可以不縮不蓄清而清自強田廬固無淹決之患運道亦無倒灌之虞也論者又疑毛城舖開則河南岸七州縣民且不堪不知水有水之壑毛城舖下游舊有五湖皆水故宅下河興鹽諸蕩亦然原非奪民之地以予水特民奪水之壑以爲地耳且去歲古潞決時毛城舖之水原未嘗下何得歸咎於毛城舖耶況黃水導之使南則可助洪澤以濟運決之使北則可淤微山湖以衝運又南之田廬少而北之田廬多其較若什之二語云兩

利相衡則取其重兩害相比則取其輕又安得舍其大而庇其小哉卑府見今所行水利皆小小補苴無關大計其何以永除將來之水患用敢不揣固陋妄抒管窺未知當否伏惟大人察其愚衷其誠少垂鑒錄則國家幸甚斯民幸甚大

人之明德豈與河淮並永矣

秋水堂遺集

卷三

聖四

上撫憲陳

竊惟揀時之道除害貴絕其原興利當舉其要急先務也比歲淮徐告災禍生靈費帑藏蓋數千百萬於此矣

聖上南顧咨嗟

欽差三四大入欲揀目前之災荒除將來之水患然於絕原舉要先務未見有所設施其在徐州者揀急之方止塞一石林口善後之策止修一縷水堤至此外水利工程則委員四出令皇估計曾不匝月即便施行守令不及與聞輿言不及通採或急其所當緩或後其所當先鹵莽滅裂不一而足其

秋水堂遺集

卷三

聖

為補揀亦復幾何恐徒費金錢而水患仍未有已也予陽心獨憂之而無可奈何輒不揣鄙陋於迎謁河院白大人及督憲尹大人時即以前所密稟大人者昧死敷陳仍呈稟招乃幸蒙河憲若不以為非督憲亦大以為是退而竊為淮徐之民喜也但思謀貴萬全而時不可失今小滿已屆夏至日近伏汎之期轉瞬即至南岸毛城猶尚未開北岸九十里長堤又不可築此處汎濫銅沛邳宿黃患依然汎早則二麥難收汎遲亦秋糧不保積災之後民焉能堪且去歲災賑憲德加寬已屬無可復加之勢若今歲後災愈難辦理是則事之大

可慮者敢懇大人咨商督憲及早措置務於伏汎之前先定大局使南徐得洩伏秋二汎北岸可保無虞虞虞亨陽所陳者不至託之空言而徐州之民實受其福其感戴憲恩豈有極哉

秋水堂遺集

卷三

吳

上督撫河

身于十九二十等日由銅山之西北鄉歷沛縣縷水堤南北一帶凡屬石林口下流所淹涸遲不種及已種而不發之地滿目蕭條民生實為憔悴所有應籌事宜已另具稟廿一日閱石林口餞工甫十之六從前滲漏墊陷處所賴餞之力以保無虞但尚嫌單薄恐伏秋二汛未足相禦耳本日抵毛城舖閱定國寺之倒勾河已經挑訖寬止三丈去水面尚三尺其西為富家窪尚未興挑原估欲於此處引水東流入定國寺之倒勾河以達毛城舖但思倒勾河勢逆流遲本易淤

秋水堂遺集

卷三

聖七

塞今若引富家窪之水注入不惟橫遏此河之水不得南洩且將倒衝此河之水北返歸黃反成一引河而兩河俱為無用矣不若於富家窪另開一道務令寬深引使南流直達毛城舖庶可兩存而並洩耳廿一日閱蔣家營舊河寬可十丈許現在河口掛沙故壩截斷尚未過水河之東前經別開一倒勾河寬止二丈五尺不數里入於蔣家河河之西又有李家口河此口頗寬可引水入王家河仍歸蔣家河以達毛城舖現今尚未挑挖亭陽查伏秋汛至時河面水可四五里計寬八九百丈而毛城舖口門原寬二百二十丈深約二丈計共

二千四百丈折算可殺黃漲三尺弱今合計新舊五支河之

口寬不及五十丈就令過水深一丈亦不過五百丈而止以洩河漲水勢尚不及一尺所減甚微未見其益似宜於李家河口迤上別尋河頭另挑一河或於富家窪李家口二河挑寬二十餘丈庶可多減黃漲二尺不然恐徒有分洩之名而

無分洩之實也亭陽到毛城舖時河憲所委料理支河之林

遊擊已沿毛城舖下游閱視五湖一帶惟有銅沛營守備孟

宜在該地伺候准徐道憲查勘亭陽回至順河集遇蕭陽廳

何謂至郝家集遇淮徐道憲俱將勘過情形備細商稟矣此

秋水堂遺集

卷三

卑八

廿三日途次接奉憲臺批亭陽稟諭知此案已與河憲商定

奏明舉行併將來委員如何料理情形稟聞亭陽雖才識短

淺苟有鄙見敢不盡愚用是縷悉稟聞未審當否伏惟大人

俯賜鑒察裁奪訓示

序海圖說

閩地東南瀕海上接浙江下連東粵凡二千餘里與海叢襟風濤險阻奸宄出沒由來舊矣方今

聖天子在上宇內誠和萬民乂安四陲島夷莫不賓服重譯入貢海波不揚加以沿邊設防星聯珠絡自遼至滇綢繆備至豈有鯨鯢尚煩顧慮獨是洋商海賈艘舶往來偵利所藪甘心者衆比歲以來每有一二奸船時出剽掠以苦我商旅此

天子所以重有海疆之議也奸船浮游海中隨風南北非有巢

秋水堂遺集

卷三

四

穴可窮方浪靜波安時萬頃悠悠到處停泊哨出則望洋而逃哨回則伺便而擊倏往倏來誠難弋獲及夫颶風大作驚濤拍天折柁摧檣覆沒是懼則必避風島灣以求苟活若逆知其必避之處先捷要口邀而擊之可盡殲也然奸船雖浮游海中而實出自內地凡無賴不逞以及饑寒切身之輩當入海伊始大都必由口岸刺船以達賊艘而所在漁船貪賊重賄又多暗輸水米以濟其窮諒察嚴則奸人無由自達貪人亦無所利食盡勢窮立見解散耳大抵防海之策不外乎嚴島灣之巡徼口岸之防閑嚴島灣之巡徼草薶而撲滅之

將弁之任也密口岸之防閑以斷奸黨之招絕接濟之路專汛之司也若夫州縣得人教養盡善衣食足而禮義生德化成風俗美雖賞不竊巡徼防閑訖無所用矣丁酉夏五月閩中督撫大臣奉

天子命巡視海疆議增防禦余亦以職守從跋履所經事勢情形粗得其概于是取閩海之界始北關訖南灣爲一圖中間濱海之州縣凡十有六按灣凡二十有四停泊口岸所在非一莫不悉載因爲併陳其畧至於各縣之按灣以及口岸要緊者別有各縣圖說如左

秋水堂遺集

卷三

五

禁洋私議

福建僻在海隅人滿財乏惟恃販洋番銀上以輸正供下以濟民用如交留吧者我民興販到彼多得厚利以歸其未歸者或在彼處爲甲必丹轉徙貿易每歲獲利千百不等寄回贍家其族戚空手往者咸資衣食給本錢爲生多致巨富故有久而未歸者利之所存不能遽舍也去來自便人各安其生自海禁嚴年久者不聽歸於是有獲利既多徒望故鄉而隕涕者又有在限內歸而齎金過多爲官吏垂涎肆行勒索無所控告者皆禁之弊也夫不聽其歸不可若必促使盡歸

秋水堂遺集

卷三

五

令島夷生疑惑盡逐吾民則自絕利源奪民生而虧國計尤不可也又設禁之意特恐吾民作奸勾島夷以窺中土不知交留吧不過荷蘭一小屬國去荷蘭尚數千里相隔既遠無從生心又吾民在彼者貧則仍留富則思返懷土顧家亦必無引彼窺我之事此皆前任督撫不恤民瘼張大其說以見已之留心海邦而厲階之生遂至今爲梗矣爲今之計莫如聽其自便不給照不掛號永弛前禁令海船得以及時往返不遭惡風無覆破之患此上策也次則於出口時取具船戶甘結不得將奸人載回違者罪之中策也又次則於入口時

嚴加議察異服異言不得入港其年久在限外回者令自供籍貫造冊報官存案到家安插後陸續取具族長或鄰居甘結地方官不得藉端索騙此下策也如此施行濱海蒼生幸甚

秋水堂遺集

卷三

五

大計密稟

敬稟者今年五月補行 大計一案想大人明並日月彰

瘴維公自必獨運藻斧舉一人而衆知所勸錯一人而衆知所懲 卑府識淺智疎待罪南徐雖經三載而屬吏賢否殊愧未能深知但聽言觀行兼之博訪民情亦可十得六七茲謹遵例填明四柱考語申送憲核中有不能盡載者謹密陳其事如左聊備採擇焉伏見銅山令張宏運實心愛民苞苴屏絕聽斷公平堪稱循吏今歲囚犯越獄後百姓皇皇恐失父母城鄉社廟祈禱如雲及乎八犯全獲四野謳歌亦足徵斯

秋水堂遺集

卷三

三

民直道之公與該令幹濟之畧礪山令鄧承顯精明強幹不侮鰥寡不畏強禦窮黎愛之如父母巨室疾之如鴟梟自謂無愧於心乃至不理於口如此之員不可多得經歷武承運誠實小心諳練諸務操守謹飭凡有差委肆應咸宜民情愛戴遠近同聲鍾吾驛丞陶澄素知自愛練習政務查災散賑甚得民心既牧馬而馬肥可牧民而民息此四人者似皆宜書上考以勵廉能以慰民望又見通判李紳壘居心苛刻利己損人按行州縣多作威福所屬收令畏之如虎匠役販賣怕與交關胞兄初喪在署娶妾拜堂鼓樂成親郡人以爲笑

蕭縣令王邵器小見偏不顧大體任用匪人諸事乖舛詞訟

不結民號糊塗赴府呼冤者甚衆此二人雖無貪婪積跡然一則秉心行事不似端人一則力小任重恐至顛蹶 卑府不敢徇阿僚屬罔不上聞惟大人裁奪其廣文一席惟豐縣學楊大寅宿遷學汪莢文學之餘兼通政事礪山教諭謝晉善於其職訓導曹廷稟年老乞休此外所屬牧令教職佐雜各員皆无咎无譽均在不入舉劾之班至若 卑府德薄才短奉職無狀下車以來輒遭災沴不能消弭洪水橫流萬民昏墊罪無所逃幸遇

秋水堂遺集

卷三

三

皇仁憲德有加無已南徐赤子俱獲生全私用自慰但憂勞動心魂魄離散數月之後鬚髮皓然歷節怔忡諸病交集加以水利續興諸務旁午職在守土不敢告勞今年又以 計典將屆例不得休是以力疾支持尚爾供職茲數大事行已就竣伏惟大人憐其衰病恕其愚蒙填以年老休致還山俾得收召魂魄續成舊業長享

聖世之大平則自今以往之年皆大人之賜感戴豈有涯哉爲此密稟伏乞鑒奪施行 卑府 臨稟曷勝瞻依之至須至稟者

秋水堂遺集卷四目錄

聖人以經法天論

孝子邱永彰傳

烈女王伴娘傳

烈婦王準娘傳

太學生李廷琳傳

陳氏篤行傳

鄭贈君傳

代劉觀察漳江先正遺文序

秋水堂遺集

卷四目錄

十

吳和仲江村二集序

李玉颺時文序

王直夫詩序

嚴太乙詩集序

藍石谿輓詩序

牆東詩錄序

鄭霞田先生西行紀畧詩序

劉魯田太極圖說論序

梁立齋箴語序

黃學博觀餞遺聲序

勸脩漳州城濠序

其二代

代李太守重興淨衆寺序

郡侯李公頌言序

勸輸助龍溪令左明府序

哺頭甲社倉序

龜山造文峯序

祖祠福德神醺金序

秋水堂遺集

卷四目錄

二

靜樂軒公子孫積置祀田序

送官瑜卿歸省序

族兄啓巷家訓序

楚遊日記序

李氏石巢記

續置漳州會館碑記

魏念庭太守去思碑記

塵定軒記

跋林涪雲研銘冊子

跋鄭雪崖詩稿

爲趙芝田題野渡圖

秋水堂遺集

卷四目錄

三

秋水堂遺集

卷四

南靖莊亨陽復齋著

聖人以經法天論

留京教習館試

孔子有云六藝於治一也禮樂詩書易春秋皆其具也至邵子獨以易書詩春秋爲盡民之四府以象四時謂聖人以經法天夫上明天道下察物情中通時變凡經類然故隨舉一經而四時之氣備焉必析而配之迹若類於強合然要非無說也試論之夫道德功力之殊皇帝王霸之辨也皇之世如泰帝之世如夏王之世如秋霸之世如冬時之升降也孔子贊易首羲軒序書斷唐虞刪詩自文武而脩春秋也以桓文事之汗隆也世數遷流運會使然古今之變抑亦終始之序乎但其爲義則有不繫乎此者何則生民之初羣物未殊也聖人者出于是仰觀俯察作爲八卦通德類情尚象制器以食以居以下以筮飲食男女所自始政教君臣所自起皆所以使之出死之途而就生之理又其爲辭也首稱乾元元者仁也仁生理也是天地之心而萬物之命也生民去此則生理絕矣故在天爲元在時爲春在人爲仁維咸主生而聖人以易盡之也且吾聞之物生必蒙蒙必愛之以養不養則不

秋水堂遺集

卷四

一

長也天之有夏也萬物皆相見而致養焉故曰亨者嘉之會
言時通而衆美備也尚書載堯以來迄于三代秩叙惇庸典
章文物凡所以建極歛福敷錫庶民之道莫不備舉所謂嘉
會非耶是故以之爲教則踈通而知遠以之行政則四達而
不悖用能長養萬民俾各咸若古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
而治蓋取諸此也雖然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是以
養失而乖教失而僞禮失而采樂失而淫僞采淫乖不可長
也詩之爲教發乎情止乎禮義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沐
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能使誦者悱惻聽者和平是故秋者天

秋水堂遺集

卷四

二

所以止萬物之過者也詩者聖所以止民情之蕩者也佚不
忘勞安能思毀其三代之遺乎至春秋者孔氏之刑書也四
時之序陽爲德陰爲刑刑佐德以成治猶陰助陽以成歲也
窮陰沍寒天地之生意存焉被斥貶奪聖人之精意寓焉春
秋撥亂世反之正別嫌疑明是非爲萬世禮義之宗萬物之
聚散皆在春秋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程子曰
五經有春秋猶法律有斷例是故冬者歲功之成也春秋者
人道之終也不終則無始矣孔子其有所不得已者耶由是
觀之天時運于上而物遂陰陽之升降可驗而知也聖經法

于下而治昭禮樂之汗隆可舉而措也聖人法天後王法聖
唐虞三代之治不難矣大哉經乎是誠聖人所以贊化育而
參天地者然豈規規焉比擬以求其肖哉與天合德與時偕
行通性命之源而契化育之妙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不謀而
合自然之理也又嘗推其意而論之易本陰陽明造化爲五
經之源其體乎春秋正王道明大法爲後世王者而脩其用
乎書詩道政事理性情其體用之閒乎以體爲基者常隱其
基故詩書春秋之爲用明而易之爲用幽準天辰之不見也
以用爲體者常藏其用故易書詩之義炳若日星而傳心微

秋水堂遺集

卷四

三

言經數千百載而莫喻其旨亦猶地火之常潛矣安得聖人
復起而正其是也耶

分疏確當可補四經箋註至文氣質實遠古夫惟大雅卓
爾不羣又其餘事矣 原詩

孝子邱永彰傳

邱永彰字光和龍溪十一都人明旌表孝子邱子能之裔孫也至孝純篤爲兒童未嘗被呵怒年十七遭父喪家貧不克葬以哀籲天晨夜慟哭一日于野取竹筍供母闕地忽得白金乃克葬每風雨輒奔父墓號泣母喚乃歸事母力致甘脆不使知其勞有命之應唯進退齋且愉也母病歿哀毀幾殆獨與妻蔡氏二人躬舁柩以葬負土成墳遂廬墓側焉鄉邦號曰孝子縣令互易其門雍正五年天子詔下有司褒民間忠孝節烈未顯者永彰例獲

秋水堂遺集

卷四

四

旌表建坊崇祀都人士益榮之永彰先有兄未室而亡痛之甚貸息錢以葬後家稍給爲立繼嗣娶婦分田宅如已子有功總親無後者亦爲繼之族人咸歎服子能旌孝祠爲外孫蔡應科所建

國朝海氛播蕩祠廢址没于人永彰贖而構之今尚歸然永彰旣自傷少長于貧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于是屢捐貲爲族中賦役費又置義田以給孤寡戚里有貧不能葬者必厚爲贈賻蓋推已及人無不盡其心焉性冲和不與物競與子言孝與弟言悌有爭者常微言解之終其身不履公庭子

四人教以義方皆有成立次太學生倚煌有能名庶能業其家云

論曰經稱孝弟之至通于神明永彰斷笋得金非至德冥感者歟歟而

褒顯宜哉抑存者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永彰純孝藹如因心則友上追祖宗下收族姓此無他長一孝舉之矣詩云孝予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秋水堂遺集

卷四

五

烈女王伴娘傳

烈女王氏名伴娘南靖金山人國子生拱枏之女也性至孝
有少卽厭華麗喜讀書觀古人節烈事輒歔歔流涕許配同
邑雲水阮鄭應奎子統未嫁而統歿女年時十七也訃至女
不哭而神傷以所治棉布二端寄爲斂具因謂父母曰兄聞
烈女不更二夫兄將相從地下矣父母詫之曰若欲爲楊王
娘耶吾當聞之官女曰玉娘殉名著兒自盡兒事耳非爲名
也父母泣而慰之曰若必欲守義終身不嫁可也否則往夫
家立孤亦可也奈何以死戚吾二人乎女默然不應父母懼

秋水堂遺集

卷四

六

囑姊妹輩防之甚且勸解之女度不得遂乃詐曰吾今釋然
矣未歸鄭門尚非其婦於禮固無取也姊妹輩信之各歸就
寢迨曉女寢門不啓推戶入視見女已自經死服飾儼然笑
容可掬於几上得書視之曰不孝女伴百拜上辭父母命既
如此我不容生願勿以兒爲念舉家慟哭鄉間聞者莫不奔
走瞻拜遂聞諸官請旌表時邑宰彭儒師黃以格於例不果
遣人致奠焉越七日始就歛顏色如生夫家求合葬父母不
可乃迎其主以歸
贊曰先王制禮嫁乃從夫處女捐軀疑於非正然舍生取義

大節所關與其不及寧或過之伴娘未嫁女耳而慷慨殉夫
巾幗有心鬚眉愧無地矣前龍溪烈女楊玉娘將死時以事
聞諸官遠近來會者數萬人玉娘從容自縊君子以爲賢試
律以伴娘之義猶有名心焉伴娘洵不可及歟雖然三代以
下士惟恐不好名如玉娘者又曷可少哉

秋水堂遺集

卷四

七

烈婦王準娘傳

烈婦王氏者龍溪諸生吳世德之妻也小名準娘父麟瑞南靖人以孝

徵辟官至監察御史王氏幼習父孝已能承順二人年二十歸于吳事舅姑如父母族黨稱之性和柔娣姒六七八人同爨而食咸得其歡夫嘗自以爲得內助也吳雖家世宦而貧王氏親操井臼執女紅常斥賣嫁時物以供菽水晨夜篝燈熨熨大婦相對紡輪聲與書聲若倡和然舅姑亦頷而樂之夫疾不解衣而養夫食不嫌躬自調和以進輒遭呵叱王氏滋

秋水堂遺集

卷四

八

益恭無厭意病革私顧天請代及死慟絕而甦父聞來視女王氏悲不自勝嘗自所以欲與夫俱死狀因涕泣再拜辭別父亦涕泣不能一語頃之謂舅姑曰夫死新婦義不獨生不能終養夫人顧自有娣姒輩在願勿以爲念命呼數歲孤兒至撫之而泣曰吾不能見汝之立也家人有勸者皆不應七日朝奠宿戒王氏沐浴更衣焚香告先祖及亡夫入室閉戶遂自經以死時雍正七年六月二十日也年二十九歲漳摺紳士庶奔走會者萬餘人具以事聞諸官請旌表焉論曰吳先世有節孝王氏者潛而未顯其子孫多貴仕今復

得一王氏義烈流徽明德之貽遠矣抑父以孝女以烈王之門盛節又何奇也方王氏未死時諸娣姒意其守義未遠必其舍生而慷慨引決乃爲世奇男子所不能爲賢者固不可測哉

秋水堂遺集

卷四

九

太學生李廷琳傳

李廷琳字雍石平和侯山人後徙居漳浦唐江王之裔明進士京元之孫也順治甲午寇亂賊脅京元取金帛數十輩環刃之廷琳父庠生孚祉以身翼被數創不爲動至刃背洞肩猶抱持不捨賊嘉其孝釋焉廷琳六歲喪母能哀痛如成人依依父側父最憐之父老病足不痊祝天願以身代居喪哀毀異常獨行朱子家禮既葬廬墓三月歲時祀事未嘗不流涕也自以少失恃事繼母王氏尤得其懽廷琳年六十六卒王氏猶在撫尸慟曰孝哉此子天胡奪之速耶友于兄弟伯氏早世育其孤有室而後遣之愛兄弟之子如己子蓋摯性然也少勤敏工制舉業博綜六經尤善周易好古書遇輒買藏之曰吾以是遺子孫雖未必能讀亦不至損其智而益其過也以例入國學老且病尚應科舉壬子歲猶子國祚舉於鄉病方革聞之喜曰吾力學而輒軻以終今見是子成立吾死不恨矣廷琳生富貴家然無執袴習被服食飲有寒士所不堪者而樂善好施常若不及族戚鄰里其婚嫁喪葬不足者資之孤寡者瞻之既窮者周之有死於道者棺斂而瘞之康熙丁亥四月浦大水城南居民咸升屋極而號廷琳奔告

秋水堂遺集

卷四

十

其妻父蔡祚週請以蔡氏祖廟處被水者蔡諾遂方舟濟之行糜粥飲食之仰給者衆至自操井臼越三月水落不能葺屋者仍捐金錢與之丙午浦大饑多棄其子於路廷琳見輒收畜之需乳者爲傭乳母全活者又數十人浦人至今猶義之雍正元年

詔求孝廉方正漳浦平和士民首舉廷琳廷琳固辭乃止捐紳先生聞之益重其爲人贈言累卷不能殫述云

論曰有子稱孝弟爲仁之本吾於廷琳信之矣抑亡友盧君格爲余言廷琳妻有襟佩之風子有麥舟之誼胡篤行之彥

秋水堂遺集

卷四

十一

萃於爾室耶嗟乎士庶人有善歸之父母非乎社不匿之孝又烏能錫類永世若斯哉

陳氏篤行傳

國子學生陳志超字暉萬龍溪人也世居廿九都岱洲徙于侍之西鄙曰鴻洲父明簡字省軒孝友夙成八九歲時遊外大父所知父母糧絕卽晨夜負米歸有三弟甚愛之拮据爲婚娶遭亂分散鳩集後不能復同居仲氏叔氏不能治生數爲賒給性謙謹犯者不校樂善好施常焚約券有貧婦將產以匹布付其夫夫賄而盡喪其直悔恨無及自沉于河明節見而救之詰其故贈一金焉志超幼承父訓文行交脩與其二弟皆以孝友聞後人繼其志五世同居篤行之譽溢于海

秋水堂遺集

卷四

主

邦燕翼詒謀實自志超始志超性至孝生事葬祭無不自致其誠髫齡時從父侍大父側執杖進履輒能佐父所不逮大父顧而笑曰有孫能若此耶康熙甲寅歲閭亂渠帥豪猾朋脅民財父時不能飽其欲被誣入獄志超以童稚奔訴元戎寬卒白丁已海氛益熾先挈弟妹奉母避居天成砦復歸迎父挾貨行遇賊賊欲殺父志超號泣乞以身代賊感而釋之亂平復故里承父志與弟同居勸弟力學獨任家計一錢尺帛不入私室俟二弟成名始倒入太學勤于職業雞鳴而起夜分乃罷待人以誠用之不疑人亦無負者治家儉樸不妄費

一錢而宗族戚里嫁娶喪葬及逆旅窮途者周之無所吝歲

給叔父有定數叔欲得木自質易卽如其意予之年杪仍有增益歲以爲常又爲諸弟娶婦予百金爲生計眾咸蒙之族有兄弟分財而恚其父偏愛者志超諭之曰兄富弟貧哀多益寡乃父母之公心易地皆然又何怪焉自以兄弟同居欲世世子孫引而勿替因撰著家訓二十條家規十八則正其本濬其源節其流防其弊直而溫樸而不厭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志超叔仲弟銓字亦濤者繼之守而勿失尤嚴課督延名師主經蒙二館時又親爲講解使知言行爲要孝弟爲

秋水堂遺集

卷四

主

本道德文章相爲經緯於是乎子弟益彬彬焉銓弱冠遊太學性偶儒慷慨重然諾操履不與兄同而摯性則一侍養之下父母爲之懼然兄命之斯行有事必請於兄卽不可必委曲商度無所敢自遂與季弟出入必偕所未解必使了然而後快第奴哭之慟與喪兄同其天性有過人者季弟自南宇錫民篤學能文章學使汪棣園先生授補郡弟子員其學自六經而外宋元明諸儒之說無不條貫孝於親愛敬其兄父母卒後每讀吧咭蓼莪之詩聲與淚俱聞者爲之心戚伯兄喪悼不自勝後與諸子輩言及兄淚輒潸潸下性寬厚受人兄

嘗命句筦田租佃貧者但入其半而書完於簿仙人德之聞其死流涕者十餘家惜乎其不見於用也志超子五人長茂椿四夭擢茂椿子士偉皆補弟子員有能名餘子若孫及二弟允嗣布在司成黨塾間者類能勵志進取不減謝家之風流銓歿已八年茂椿實持家政食指千數庭無閒言與江州陳氏後先輝映庶能續厥緒者雍正七年

帝命內閣學士劉公觀風整俗於閩召見茂椿等家人慰勞旌獎有加夫敦實行者不近名而名亦不克免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子故樂道而傳之且因以自勗焉

秋水堂遺集

卷四

古

鄭贈君傳

贈君鄭姓諱某某字用山居泉州永春縣今改直隸州治遂為州人少孤事母至孝與兄居稍長見家計淡泊即輟儒業治生備物以養母母憐之母叔哀戚異常喪葬皆自己出不與兄事視兄子猶子兄子婦猶婦人皆謂君孝弟慈足法也性復好施里有困乏者周以粟饋與否弗計或急喪中夜叩門則給布帛俾具歛康熙四十三年甲申歲歿邑南鄉乏食告貸者甚眾時家無積粟輒斥賣腴田數畝買米以賑無德色持身直方惡傾險居城市足跡不侵公庭然肯為人排難

秋水堂遺集

卷四

五

解紛有鄉人欲藉假命誣仇家離城四十里許君聞星夜往解之勢禁理論情辭惻摯其人感悟而止當是時令食鹽胥役若蠹蠹人咸為君危而卒無患君嘗言獨為善易共為善難人當為其難者以故遇人輒以善為勸肫肫懇懇聞者為動容歎息其要歸於正直節儉而止又自以少輟業少文雅慕讀書事著儒宿師必延之上座厚款之子二人長即封君榮東成儒業孫六人皆篤於學行有司嘉君誼延賓席辭弗就曰孰若吾後人克有成立耶年七十自營幽居又四年乃卒後以孫夢馨貴贈文林郎嘉言懿行沒世有稱者故樂道

而傳之

論曰余嘗從贈君孫夢馨遊醇醇類有道者此有由然也匹夫爲善化及鄉人況子若孫乎率乃祖攸行可不務耶

秋水堂遺集

卷四

六

代劉觀察漳江先正遺文序

漳州紫陽過化之邦節義文章鬱爲宗表有明一代代有傳人及其終也文明之風直與信國後先相望斯亦奇矣余奉命觀察茲土未入境而問俗咸謂此方人頑梗澆薄不比中州及下車則見漳之君子莫不敦古道而能文章其小人亦莫不自愛而重犯法悍可以理奪頑可以誠感雖以余之不足而視予猶父乃知紫陽之化猶存而人言之不足信也視事以來思與諸生考德問業奔走倉皇而日不遑暇督腹事竣始得觀呂生所纂漳江先正遺文古調新聲繁會競奏高

秋水堂遺集

卷四

七

若出蒼天深者入黃泉實爲有明一代之勝至覽所爲列傳則其人或以文章華國或以經術匡時或爲直節之孤臣或爲捐軀之烈士皆是令人慷慨流連興起於百世之後惜乎余之行急景仰殷而表彰未及也夫人以文傳文實以人重遺臭之徒見其文不顧而唾曾不如不傳之爲愈今呂生愛其人固傳其文傳其文宜學其人記云近文章砥礪廉隅紫陽遺教俱在行與漳人共勉焉將有北溪東湖布衣諸君子者出不特八股制義彪炳一代而已也

吳和仲江村二集序

和仲少居墨溪從吾師麥村先生遊先生奇其才令讀經史語錄諸書四壁蕭然聲如金石夜深坐而假寐未嘗就寢凡數載文日有名督學汪棣園先生首拔之及遷郡城與東江諸同人互相切劘學益進時師客南川余從受學和仲每有呈正師未嘗不稱善余從旁竊觀目注意移擊節歎賞亦不能自禁也辛卯余赴省試師卧病城西和仲猶未發馳往省因問得失事師曰文造恬澗無不達者理足則恬氣充乃潤子與元仲必並轡而揚鑣矣勝放果然而吾師已歿今余兩人皆成進士矣雞鳴風雨中相與追憶曩時誘誨之善識鑒之精余兩人梁木生悲涕未嘗不泫泫下也和仲無他嗜好以有生徒獎後進爲務性醇行端氣溫詞寡人士所矜式其文根深而未茂實大而聲宏江村初集行不脛而走茲及門又哀近作爲二集將梓以公同好請序於余余與和仲事同師道同術又同舉於鄉二十年來余有交必以質和仲和仲有文亦以示余兩人常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則此中甘苦之味疾徐之數非余相知深者又烏能道其所以哉乃不辭而爲之序

秋水堂遺集

卷四

六

李玉颺時文序

吾友李君玉颺工于時文初刻既成不脛而走于是坊人復刻其近稿嗣續以行夫玉颺之文英銳特出寸鏡殺人能令觀者劇目鉢心躊躇滿志乃試諸場屋賈用不售何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坳堂之水置杯焉則膠是故德以蓄而盛材以老而成彼嗷嗷者吾無取焉今天或者厚眷玉颺欲使蓄其德老其材而大其用焉是未可知也玉颺勉乎哉

秋水堂遺集

卷四

七

王直夫詩序

吾友直夫少孤負詩名蔡聞之太史亟歎服而序之將付梓直夫堅拒以所造未也時與余同出四明陳莘學師門下師爲風雅宗匠論詩首品格次聲調要在根本性情因授列朝詩使卒其業余固頑鈍不能學直夫浸淫玩索未數年已登其堂而齊其裁歲甲申又同受知吳興沈心齋夫子獻所爲詩先生曰是尚拘前人繩尺而未窮其變也授東坡石湖直夫浸淫玩索如討者之幸于一逢求者之欣于一獲而余已瞠乎後矣然直夫以淵源所在每作卽舉以質余而余詩稍有疵累直夫尤攻擊之不厭蓋根本乎性情以爲詩而論詩益以見其性情者也三韓李祁山先生方觀察汀漳卽向莘學師詢所得士師舉直夫及余余自辛卯計偕多住京都直夫爲觀察召置天海山堂詩益邃密余愈不敢望後塵矣大約直夫詩靈迴朴澗不事雕飾其虛懷定力神明師訓殆譚友夏所謂法不前定以筆所至爲法詞不準古以情所逼爲詞者乎而直夫韞輝藏媚朝方脫稿夕任遺忘余乃代檢奚囊如各體若干首爲初集吉光片羽畧以示人景星慶雲定爭先覩爲快也直夫又善小楷與詩名相埒所書淳化釋文

秋水堂遺集

卷四

辛

贈灸海內其以詩傳後必也

秋水堂遺集

卷四

世

嚴太乙詩集序

嚴子太乙鄭白麓先生高第弟子也。篤問學有異才爲文深古瑰奇非耳目近玩不爲世俗人所好。好者其畫耳。尤長于詩。浸淫大歷間而言之有物。氣骨特雄健。漳自白麓云。亡吾師麥村。繼叔文章道衰。風雅式微。操觚家至不能辨四聲。分八病。况正始之音乎。太乙冥心孤詣。克嗣前徽。海國風騷于茲不墜。噫亦賢矣哉。周禮太師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蓋必先徵本行而後循聲。率太乙摯性過人。孝友之稱不聞內外。本實盛者枝葉榮在心。發言依永和聲。固宜其及此也。今行年五十矣。貧且善病。尚困童子試。中世俗皆以詩能窮人爲太乙。詎屬而太乙終不改處之夷然。此必有以自得者矣。白麓嘗爲余言。太乙之人。文如野鶴。寒松可愛。而不可狎。今味其詩。亦大畧相類。使其用於世。固矯然絕俗。忠諫骨鯁之流。惜乎至今不遇也。意者其蓋少貶焉。然吾有以知太乙必不肯爲也。

秋水堂遺集

卷四

三

藍石谿輓詩序

亡友藍石谿性聰敏。讀書能見聖賢大意。豪宕自喜。不修邊幅。家居浦之長卿客。遊常不返。余雖屢諷之不顧也。嘗爲八股每一篇。就人爭傳。寫學使者累。拔爲第一。食餼二十餘年。不得舉於鄉。竟老於明經。以死。奇才輒軻天道。人事蓋莫得而指名焉。方石谿壯盛時。東江諸子霞蔚雲蒸。嘗大會芝山問學堂。角藝賦詩。論難。奮起石谿。目光如電。幾欲空一世。人而今則已矣。迴思二十年前。事風流雲散。邈不可追。嗚呼。孰謂余能無今昔之感哉。論者稱石谿以才雄。亦以才累。向使石谿能用所學。自持其身。擇地而蹈之。雖大儒不難至。而計不出此。徒以文藝見稱於時。此余不能不重爲石谿惜也。石谿死。漳人士賦詩以哀之。余尤哀石谿者。因爲之序。以寓予意焉。

秋水堂遺集

卷四

三

牆東詩錄序

東里先生曾孫仲安日坐蘆漪中哀集先世詩自先生上溯
懋巷下迄思齋凡八世附以已作題曰牆東詩錄問序於余
余取而讀之大約多和柔嘽緩之音而無猛厲嚙殺之響乃
知王氏之學與先生之爲人其得於詩教者深也先生居臺
諫時東林諸君子力持三案之議先生獨謂神器既定宜惜
大體不必攬撫細微有傷君父致開媒孽之端釀清流之禍
因上兩朝誣謗疏持論甚平惜乎諸君子之不能用也天道
陽極則亢陰極則戰事勢遷流相激致然君子之傷不必盡

秋水堂遺集

卷四

詩

咎聲小也楊左諸賢風宇孤峻激揚標榜取基儉人八月有
凶災之戒戒卒也大瑞肆要典成門戶相軋棟折榱崩遂至
枉矢東流明社用屋悲夫孰是使之然哉記曰溫柔敦
厚而不愚先生有焉余觀世之論先生者若有不釋然者故表
而出之詩不云乎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王氏之詩神其聽之
矣

鄭霞田先生西行紀畧詩序

康熙戊戌余成進士居京師時霞田鄭先生以林縣令行役
西陲出塞八千里返役後行取入都出所著西行紀畧詩相
示忠愛之情溢於言表不以追琢爲工古風人之亞也及余
令潯縣以憂去官先生亦出牧岢嵐致仕歸鄉里日相遇從
交益親復以長公孫女爲余兒婦嘗就余謀刻西行詩未果
而先生歿矣乾隆初余奉

召助國子教繼陟吏曹而次公以行優薦升太學復出是編
屬余序余謂先生爲人磊落坦易不自修飾而慈祥愷惻可

秋水堂遺集

卷四

詩

愛可親性情所徵於詩畧見今令嗣能成先志刻而行之是
作之者仁人而傳之者亦孝子也余與先生交三十餘年又
重之以姻好故述而書之執筆悽然蓋不勝人琴之感云

劉魯田太極圖說論序

雍正二年春予以母喪解組取道自濟上歸劉君衍中出其先人魯田先生所著太極圖說論一冊相示取而繹之中間太極之義動靜之說與夫主靜立極之解莫不深探力索出入儒先而不詭於正心竊異之因為予言先生少時博綜羣書心雄氣盛及見安溪李公歸乃盡棄其舊銳然欲學大儒始知淵源蓋有自也利欲鼓簧正學絕響士大夫覲然人貌實有素心今世盡皆折節如先生何患真儒不接武耶安溪之門子最爲後進講授所得奉以周旋五六年來病且作吏學殖荒落念之惘然今之歸也苦塊餘生不堪世用將遜跡於山岷水潛弄月吟風以究吾業劉君守先人之遺編折薪其在負荷有心吾知其將必有得也予日望之矣

秋水堂遺集

卷四

共

梁君立齋箴語序

梁君立齋聞南安人也年十七銳然有志於道言動不少苟人以迂怪目之嘗著箴自警語甚痛切既死吾友官君瑜卿從其第得之以示余深以其死爲憾嗚呼世之人生皆人也自生而之死則皆非人也夫以人生奈何以非人死乎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爲死者幸也幸其生也人而死能離乎人也今梁君所造吾不知何如然觀其所有警蓋知人之爲貴而不甘暴棄者雖天不永其年使就其德業然與世之以人生而以非人死者異矣又何憾之有哉因跋而歸之用廣瑜卿之意且以自策焉

秋水堂遺集

卷四

七

黃學博觀餞道聲序

吾友子寅黃先生秉鐸漳上五年秩滿如京師諸生喜其將遷而復惜其去也發言為詩摺紳亦屬而和之此以見諸生之博習而親師先生之教於焉小成也夫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先生可謂能師矣能為師然後能為長

聖天子臨軒以求非先生其誰當之異時以教為治施不悖求不佛民化而俗成然後信余言之不謬也

秋水堂遺集

卷四

芄

勸修漳州城濠序 代朱巡道作

漳州閩南一大都會也負山阻海人物繁夥紫陽過化號稱鄒魯百年來兵燹之餘市邑變更俗亦非舊采風者不能無感焉余膺簡命觀察茲土既視事之明日登城環閱烟火萬家佳氣四合南河抱郭迎潮迭迭扶輿磅礴而鬱積地靈人傑宜若不爽者及按行城中則溝渠積糞壤水道闕而不通心竊怪之昔晉人欲遷郇瑕氏韓獻子曰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晉於是乎遷新田今漳之南河

秋水堂遺集

卷四

芄

則亦汾澮也而水關不脩通濠久塞使萬家之惡積而不流愁苦墊隘莫可聊賴民之日貧俗之日梗固其所矣攷之郡志二閘由來甚久明嘉靖間置鐵柱而濠不通後知府羅青霄命撤之以百戶一員司啓閉民樂其便富庶科名亦勝於往日由此觀之濠之通塞固漳人盛衰之明驗也余奉天子命來育且教者苟利不興害不除余敢自暇逸哉爰倡始捐俸與摠戎初公各率所屬共襄盛舉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紳士庶民亦各出願力積絲為縷以助斯役余將樂觀厥成焉

勸修漳州城濠序 代初總戎作

古者營國邑必內外溝之外限戎馬內通舟楫厥利均焉漳府治形勢甲他郡北依山南面水石城十仞湯池百步民足恃以安城中舊有濠南溪之水入焉可以通舟楫連東西二閘以時啓閉積雨水有所洩居者無水患制甚善也自余奉命來鎮是邦則見城南二閘沙漲其口濠中瓦礫山積者不可計數每水潦至泛溢及衢巷穢氣腥聞壅鬱不解余寔患之夫城之有濠猶人之有腸胃也腸胃寒則氣不能升降而體病城濠塞則水無所宣洩而民亦病是非漳之利也觀察

秋水堂遺集

卷四

三

朱公下車未匝月即議疏之於余心若合符節余敢不勉率屬僚成茲盛舉使漳民共享美利哉且余觀漳民固豪舉者今歲夏秋間相競賽神盛作供具翦綵爲樓閣每一所費不下數百金其施於無益猶如此則於今之有益者又當何如也爰書數言以爲爲善者勸

代李太守重興淨衆寺序

余自邵武移守漳州問俗觀風揚清激濁遂修學校濬城濠築倉廩以次畢舉暇則憑弔古今升高而望遠嘗陟芝山之麓登朱子問學堂下觀開元古寺屋宇壯麗林樹葱蒨信可樂也其東爲淨衆寺幽邃勝開元然圯而未修瓦礫壤積佛像露坐風日中選勝者皆廢然而返余同年友梁君某某舊令長泰泰於漳爲屬邑每以言事至郡常館淨衆寺僧舍寺僧妙輩思有以興之因梁君請余言以爲倡余前此固未暇及也夫福地與區天恒不以予人而獨予僧非天之厚於僧

秋水堂遺集

卷四

世

也人私其有而僧不得私其有天之予僧寔公諸人耳漳有淨衆寺已歷千餘年雖寺僧主之而郡之搢紳先生老師宿儒貴豪子弟下至農工商賈以及四方宦遊斯土者皆得以登覽徜徉放意肆志焉則寺非僧之私而與人共之者也既與人共則其廢也人亦當共爲歎惜而共興之豈曰存則樂其樂而廢則不憂其憂坐使福地與區風流頓斬哉夫率作興事修廢舉陞亦守土者之責也且又重以梁君之請故爲之說如此令郡人知同樂之義一乃心力積小以高大寺之興也有日矣若夫福田利益之說則亦幻而不可知者君子

不道也

秋水堂遺集

卷四

世

郡侯李公頌言序

清漳古閭要區號為劇郡然自紫陽過化以來禮義修而廉隅砥牧斯民者莫不宗主而伐柯之況我

皇上踐祚以來求賢若渴凡擢有司莫不誠

諭務底休風以追三代一時循良倍於曩日郡侯李老祖臺

實膺其選南宮之文

宸翰褒其藻麗克食之

賜三召慰其勤勞令寧都而稱神君攝廣瑞而歌杜母

特簡歷守汀郡旋改漳州甫視事即大書矢詞於門自易以

秋水堂遺集

卷四

世

奉公潔已推公之心如日麗天既明且著可以知其設施於民纖毫無陷者矣觀其頒諭民之令懸各家之門務使官能愛民民不欺官官視民如赤子民視官為嚴父由是格心者衆澆風不作凡百鴻功試為枚舉葺問學堂於芝山延師授徒俊髦並集日試月會之費看樽筆札之酬皆耗清俸以勉樹立故一逢歲試採芹香者一十有六是文教之成也城河湮於泥淤幾成坦道海憲朱公方議浚而別調及公攝篆清及徹底其費多出於泣辜子贖不足又濟以俸遂能百年久壅之地一旦漣漪可通舟子七星之墩碁布署渚古用以接

腦者廢既日久茲焉復新凡皆地靈之補助以振一郡之命脉者也兵歛手而不犯民犒賞必加慰勞民樂業而致豐歲米價賤於他時十六條之講勸宣朔望俾咸體我

皇上明倫厚俗至意而鄉之里老勤隨聽講者又復禮而遣之百姓聚觀莫不歎息泣下蓋謂慙慙之意前此未有也無何改調延平民畱公不得爲公祖道東門燈花香案延十里外俄而以事解組辛亥春抵郡別白魚米蔬炭之屬郡人爭賫競上四營軍士尤爭赴乎其先公喟然撫而謂之曰無以余累爾也余涼躬余安有德於爾耶聊取一二條皆峻遣諸

秋水堂遺集

卷四

世

兵民猶未懷心躋公祿位於登仙宮以誌去思盤移清項缺石三百有零例應賠補百姓知其空囊也有紳士以迄齊民由斗至石由石至百僉肩而共擎之竟逾厥數此足以見公入人之深提如影響者乎諸紳士里老於其畢事還省之時歌驪折柳綳帙競投屬余叙以付劄蓋謂余如公者也不揣拳曲謬升厥首云

勸輸助龍溪令左明府序

龍溪吾鄰邑也有賢侯崧甫左先生爲明忠臣浮邱少保之裔來治於茲愷惻慈祥勞心撫字古稱民之父母殆庶幾焉視事未及期檄調南安縣事甫下車邑人或盜之牛遂以此被劾失官閉居漳上先是侯未至時閩中米貴制府請於朝運米數十萬石分所在平糶龍溪價既平米壅不得售微耗甚侯至不肯受代已覈實聞上官及侯罷則今侯必以良米易足數乃已侯在龍溪爲廉吏不取百姓一錢家又貧且遠無所措已有

秋水堂遺集

卷四

世

旨召見而不得行畱滯至今嘻數奇亦甚矣夫爲民父母而不卹其民父母之過也能卹吾民而吾民反坐視其困而不爲之所則爲人子者之罪也且左少保疾風勁草義烈感人今其子孫爲吾邦父母有素絲之德旣不得志而又使淹卹於吾土地吾邦人不亦恥乎歲三月邑之搢紳先生倡議助輸而士民亦咸樂爲是舉也以余非龍溪人所言公而不私請焉用書數言以爲直道者獎勵

哺頭甲社倉序

昔朱子行社倉而鄉無捐瘠惜後世修之者寡前漳中米貴吾鄉吾甲困頓特甚余思有以善其後用倣朱子法置社倉於本甲自出粟二石爲倡甲中每烟戶各隨願力所至自石餘下至一斗爲率歛而藏之凡居吾甲之者乃借斯粟歲收息止二分有新戶來居及舊戶分爨者亦各隨意續入其徙居他所者不得分亦不得借令表叔羅惟泉族叔伯元族弟子按司其役吾弟吉人董其成所貯粟除耗百之三以時發歛富者不得操其贏貧者不至窮於索十年之後積粟漸多雖水旱凶荒不能爲吾甲病矣抑古人有云衣食足而禮義生斯法也行觀吾甲中且彬彬乎見王道之易也

秋水堂遺集

卷四

廿

龜山造文峯序

龜山自我祖肇基垂四百年食指數萬財穀充贏久冠諸鄰里然僻處萬山中讀書者少科名文物自昔寥寥雖亨陽以祖宗之靈幸成進士亦倡焉而無和獨行而無徒心竊傷之數年以來與諸長老誘掖獎勸不遺餘力而采芹藻者曾無幾人尤爲可怪也近青島家有云龜山山水甲他處獨少奇峰特出者若於卯丁二方增建高峰使木火通明則人文蔚起矣諸長老聞而然之思欲捐貲以成斯舉俾亨陽序其說以爲勸亨陽思地靈人傑自古爲然郡邑浮屠高出天際者所在皆是事雖未足憑要亦理所不廢是當趣而成之者也况吾宗人素多樂善好施者聞比年七月孟蘭會時一人倡始奔走偕來不崇朝而百金可得夫求福於無形者尚如此則造福於有象者宜何如耶惟我伯父伯兄仲叔季弟等各隨願力積少成多共襄盛舉亨陽從諸長老後樂觀厥成焉他日文章彪炳甲第蟬聯近則身膺其寵遠則子孫食其報猗歟休哉非惟一時之利亦千古之榮也可不勉歟雖然吾子弟之就學者於諸長老之勤勤懇懇其亦知之矣厚意何可負也

秋水堂遺集

卷四

廿

祖祠福德神醮金序

宅之神曰福德俗稱土地實卽古之中霤也禮五祀之祭中霤爲尊故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神之聰明正直而查者也自我祖東洋公建福德堂洎今百有餘年肇祀不忒但祭先之禮未隆故祀神之禮從殺歲辛卯亨陽幸舉于鄉始以中春月朔脩先祖歲事戊戌成進士留京師者八年叔光錡國驥以爲先靈既妥明神未敢爰鳩子孫之有力者醮金若干兩爲祀神之需叔光錡總司其出八戚舉當事者備品物卽以中秋祭先祖之日祠焉及亨陽令濰縣歸見堂上堂下濟濟踴躍祀事孔明詢厥所由顧而樂之夫祖考有詒謀亦賴子孫能繼序斯舉也可以光祖德可以報神功而所以自求多福者亦將於是乎在矣用書其事以垂勿替云

秋水堂遺集

卷四

文

靜樂軒公子孫積置祀田序

謹案家譜稱我祖靜樂軒公恭以行己義以事上勤儉幹濟規模宏遠公卒妣張氏守義鬻子辛勤成夫之德家道以興然則吾宗之大蓋自靜樂軒公始也今子孫食指萬有餘文物甲族中春秋祭獻分所得爲而報本追遠典禮闕焉豈非孝思無窮器物未備歟雍正三年春七世孫志增光錡等謀所以光宗祀者乃令孫曹如千人通出白金如千兩用是出欽收息廣置祀田俾得以時脩歲事子子孫孫垂千萬年永以勿替是舉也我祖在天之靈實式憑之矣亨陽是以欣然

秋水堂遺集

卷四

文

操筆以書願從諸父兄後聿觀厥成也

送官瑜卿歸省序

乾隆初元余與官君瑜卿同爲江陰楊文定公所舉瑜卿先至京師館於李穆亭第旋登鄉薦需余至乃同見

上命下同分教國子入太學又同日視事及余遷居學舍瑜卿留三禮館越一年祭酒趣之始入自是晨夕無閒善勸過規相視而莫逆也余年雖長於瑜卿而學識不能什一嘗從質六經疑義及古先儒爲學之要發余矇不一而足蓋余平生之受益良朋者瑜卿與穆亭不甚相遠焉穆亭性剛直遇事踴厲風發余竊慕之瑜卿則醇醇若處女三人行似不同

秋水堂遺集

卷四

序

而投合無間無他其趨一也自穆亭歸山中數年同志諸賢風流雲散惟瑜卿獨留去年成進士對策直聲震公卿居翰林一年念太夫人甚急圖歸省於是瑜卿之去亦遂不可留矣昔淵路二賢一曰何以贈我一曰何以處我此古仁人君子之道也往者瑜卿常病予之戀余亦時矯瑜卿之圓交相濟焉庶乎其可今瑜卿歸尚得一穆亭相劇切余獨離羣索居孑然孤立大恐過愆日積貽師友之玷瑜卿可不亟爲我謀乎瑜卿善爲古文辭余欲師之而未能今送其行始道吾意學爲一首以質之

族兄啓菴家訓序

啓菴五兄智勇絕人慷慨有大節束髮從軍立功海上志欲建牙秉鉞爲

天子馳驅然見知有人同升無日信乎人能宏道無如命何也退而閒居建祖廟脩族譜厚卹同姓吾宗人咸倚爲重性好施不甚治生產晚年勅斷家事自述遭逢垂訓厥子其言藹然以仁肅然以義蓋然以忠生平大節略可見於此焉古人有言馮唐易老李廣難封以兄之才而所就如此數固奇矣然當其需于血而出自穴周旋坎窞卒能自全不可謂非

秋水堂遺集

卷四

序

幸也易大傳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吾兄雖不見於用而宗族稱之鄉黨慕之大臣愛之天子卹之推恩褒封榮及三世有子二人方將恢大厥緒非履信思順之故歟予不才辱兄之知久矣知兄潏故樂道兄之善叙之以爲勸云

苑遊日記序

余自乾隆元年以楊文定公薦被

命入爲國子監助教三年遷吏部驗封司主事今年三月六

日有

旨吏部主事莊亨陽著吏部隨便帶領引見至十一日引

見奉

旨莊亨陽著交與湖廣總督那蘇圖以同知題補竊自念聲

聞過情君子所恥

特達知遇報稱爲難始信古人所云朝受命而夕飲水非虛

秋水堂遺集

卷四

聖

語也余于乾隆五年始撰日記有舉必書蓋取昔人畫之所
爲夜必焚香告天之意因作此以自檢凡不可筆者不敢爲
也卽今日自以爲是而爲之筆之閱明日一觀省乃能自知
其非後因不再蹈則過或可從而損其偶有合者則又所謂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存之亦以備參考也今旣恭膺
簡命出爲外吏責逾重事逾繁則過差遺忘逾甚欲無記得
乎爰以出都之日始別記爲一冊詩云不愆不忘余竊有志
焉然速與不逮則未之敢或知矣

李氏石巢記

石巢俯瞰鳳臺高得山五之四石周於旁獨空西南一面康
熙五十七年李君因之讀書僧舍探奇得之謀於仲兄弦亭
徵君鑿石累址爲樓又上數十武爲臺決皆盪胸畢攬漳勝
雍正六年伯兄思亭先生自刑曹歸復與因之斲巢中石拓
室間三筵高與臺並且作亭其巔藏修息遊之所備焉余時
與落成因爲書其事於石俾千百世後遊者知雲洞之有石
巢自李氏始

秋水堂遺集

卷四

四

續置漳州會館碑記

吾漳會館肇順治間泊雍正 年宗伯文勤蔡公以公車日盛進不能容率合衆力別典煤市宅一區直六百兩時林君

謁選居京捐金若干云以成其父志郡人義之

今上改元觀光益衆官京師者張君 蔡君 方與余謀爲之所而林君適以黔中別駕卓異入都慨然復捐百金爲倡衆無不踴躍爭效者合舊遺新釀得五百餘金以四百五十復典一區與前所典者毗餘川增昇前典價皆澤州

秋水堂遺集

卷四

四

勳而林君實來一唱百和復成茲舉何多幸也吾漳人其與國家泰運興乎林君旣成先人志又復慨先人緒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行且頌景命之有僕矣用記其事勒石以勸來者

魏念庭太守去思碑記

魏公去思碑者思魏公之去也於是魏公去三年矣民思而不忘故碑之也公以康熙四十九年來守於漳越六年報最卓異授分守江常鎮道中間設義學以敷文教行社倉以備荒年葺江東橋以通商旅又建萬壽亭修府誌闢府治蓋百廢具興焉歲乙未漳民艱食公令家人糴江蘇米萬斛航海達漳民用不困公之賜也蓋公學湛經術治識大體簡練精明人莫能及去久而思日深直道在人可見矣公諱荔彤字念庭爲相國柏卿魏公之季儒行治術皆世其家云

秋水堂遺集

卷四

四

塵定軒記

昔張子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未離釋氏之見也釋氏以世界爲幻以事物爲塵必一切脫去然後可以言定故程子非之以爲定若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若惡外物而求照於無物之地是可靜而不可動內外二本烏可語定此儒者之道學聖之門也見故釋氏離塵以求定儒者卽塵以求定日用尋常應事接物彼之所謂塵卽吾之所謂定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東滅西生日亦不足矣抑人之不能適道者大率在自私而用智自私則私累之如塵垢之著

秋水堂遺集

卷四

四

庸用智則智蔽之如塵埃之眯目非必外物之爲患也君子之學不自私故廓然而大公不用智故物來而順應內外兩忘澄然無事定靜安慮知止能得尚何應物之累哉同年執夫陳先生仕優而學肆力於程氏以塵定名其藏修息游之所人或疑先生爲惡外物之累者而不知其非也故特爲記之

跋林涪雲研銘冊子

治雲林子善刺金石文吾師罷官歸息葭渚泊然無所事獨愛研過輒爲銘俾林子鐫之林子愛師亦自愛也袁所楊爲二冊同志以詩師又跋且和焉憶癸丑伏中師病且革猶爲林子書一研自顧而笑不數日已歿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師殆柏舟詩人之志乎比以入都經會城林子攜冊索和予行急不暇也爲識數語而歸之蓋不勝梁木之感云

秋水堂遺集

卷四

四

跋鄭雪崖詩稿

予同門友雪崖先生居近陸而學從朱嘗官於蜀舍而歸十年不出以究其貴立身操行皎如也茅懷遠堂省身錄粹乎儒者之言不害為詩雅正和平雖輾轉矢矜而不與激昂慷慨為類殆所謂有德必有言者歟先生嘗為苦說謂心之味苦其官則思思曰磨磨作聖大則以苦為甘者非好道而有得其孰能之哉

秋水堂遺集

卷四

四

為趙芝田題野渡圖

畫家大都依倣古譜故今人畫山水中作人物猶貌古衣冠未見可以本朝服飾供繪事者此畫野渡圖山水淡澹蒼茫不極所作舟中人皆窄袖朱衣後又以為今為古也達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後又以為今為古也達人陳迹不存獨標新軌彼區區舊日前人者予無取焉趙芝田索跋因題而歸之

秋水堂遺集

卷四

四

秋水堂遺集卷五目錄

蔡廣文壽序

吳吉生松鹿圖序文

謝以成壽文

樞樹坪簡某翁序文

謝以成壽文

吳某翁壽文

曾翁壽序

代作

壽謝母林孺人文

秋水堂遺集卷五目錄

旌表節孝詹門湯孺人七十壽序

湯孺人壽序

代

李母楊孺人壽文

代

陳母林孺人壽文

壽宜門節孝瓜爾嘉

尸

南平余師母韓太夫人

黃姻祖母吳孺人九十四壽序

陳門吳孺人七十一壽序

李觀察壽文

劉道尊壽文

江梅溪明府壽序

鄭姻祖母戴太宜人八十一榮壽小引

祭曾門節婦黃孺人文

代

祭林肇方文

祭林肇方文

代

祭康復齋先生文

祭康復齋先生文

代

祭張鈍峯文

秋水堂遺集卷五目錄

祭余太老師文

代

祭李文貞公文

代

祭江陰楊文定公文

祭徐魯南先生文

祭黃槐淵先生文

祭王穆亭文

禮部侍郎李公穆亭墓誌銘

恥園李徵君墓誌銘

丁氏兩孝婦碑

吳齊格特氏先墓碑文

秋水堂遺集

卷五目錄

三

秋水堂遺集

卷五

蔡廣文壽序

南靖莊亨陽復齋著

某翁蔡先生晉江知名士也世家市曹淵源所漸文章德行皆可師法歲辛卯與其兄虛谷同余來於鄉計偕又數相見於藐邨先生所知先生久矣公

聖天子嗣位思一道德以同俗謂俗成於民化始於士令所以治民而師所以治士故允釐百工特慎師儒之選而先生寔承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一

命以來至之日進諸生而訓之以孝弟禮義忠信廉恥之行爲文月有課時有校嘉善而教不能士懷自厲龍溪數大水文廟垣壞明倫堂亦鞠爲茂草先生出已俸葺之俾諸生得以時習禮揖讓進退於其間念茲於歎先生之學誠明於體而達於用也雍正六年九月某日爲先生六十初度諸生以余知先生者徵余言爲先生壽詩不云乎倬彼雲漢爲章於天言文治昭也又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言教育成天錫純嘏也先生本素所學設誠于內而致行之以爲天子宜敬化厚風俗期月之間彬彬然效可觀矣作人不替

壽考奚疑焉抑余聞明閒翁公正春秉鐸茲土時五色雲見
學官遂魁天下先生將毋類是歟願更以爲先生祝

吳吉生松鹿圖序文

吳君吉生生將門有官勲棄而弗嗣爲諸生以老今年六十
有一矣諸族戚相率爲詩歌作松鹿圖乞余言以介壽余惟
洪範五福曰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而貴不與焉蓋貴者
天所以勞人非所以福人也位高者身危功崇者過積冷吳
君繼乃父業制閩外行三軍万且憂勞之不暇欲求今日之
優游閒放如蒼松野鹿自全其天夕烏可得哉吳君性至孝
篤行有聞於鄉冲夷退讓人或犯之不校也筋力強健喜遊
歲入足以自給有子能讀書庶幾五福備者

謝泮瑞壽文

雍正己酉四月尚平謝少安丈寓書於余欲乞言爲其從祖
泮翁介壽壽八十有一降以五月九日且述翁之生平復盛
推其行誼以告余余從而序之曰翁吾宗之自出也少聰穎
失怙家甚貧因棄舉子業學治生其道以勤儉爲本不欲速
不求備不行險不苟取非義財日以饒壯遊吳楚閒遍覽名
勝中年以後有契于淡泊寧靜之旨構一室顏曰霞谿草堂
嘯傲其中每春秋佳日輒攜孫曹登山臨水徜徉忘歸或時
竹杖芒鞋悠然獨往足跡不履城市者三十餘年性孝友內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四

行淳備與人恭而有禮族黨無閒言于四人長鄉學次國學
餘亦能文章皆教以義方循循然莫不有規矩前邑令王公
表其間曰醇德可嘉翁亦無甚愧焉今行年八十一矣耳目
血氣不異少時加以伉儷相莊雖然倍老孫曾繞膝蘭茁其
芽殆庶幾五福備者此豈得天獨厚歟抑行善好義如古所
云惠迪吉者歟是皆不可知獨念翁少而豪晚而逸毀譽榮
辱無所入於其心而又不以憂衣食亂卽此以論亦足以全
其天和其神而馴致于期頤之域矣又況乎行合神明而天
錫純嘏哉少安丈端人也而稱翁當必有說矣余敢或靳焉

楓樹坪簡某翁序文

楓樹坪簡氏與吾族居同邑隔三十里而遙世爲婚媾密
其族有某翁者隱君子也歲在 某 爲翁六十初度諸姻戚
共乞余言書之錦幃以爲翁壽余固知翁名而未悉也余之
中表 某 蕭君能悉之其言曰翁少而聰敏讀父書輒通大
義兄弟相爲師友其伯兄永侯補弟子員翁獨棄去不事勤
於治家量入爲出寸絲一粒無不愛惜曰吾不敢暴天物也
及視人窮困者周之無所吝有求假者無不得所欲以去翁
先世素饒於財然至翁而益裕者亦其德有以致之也性孝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五

友事親盡禮期功之親無間言常以此教其家人故孫曾輩
莫不循循然有規矩閨門之內肅而且和余慕其家法乃擇
翁女孫爲吾兒婦也家有塾禮延師傅授舉子業翁朝夕視
之稽其勤惰考其工拙應試者必厚爲資給予孫咸自勵能
文章今其次君已入國學其長君雅有能名人勸以出身他
途夷然不屑也翁自中年以後足不履城市日對山林窮泉
石悠然自樂是非榮辱無所入於其心鄉之人莫不加愛敬
今行年六十矣體加健貌加腴吾不知其壽之所至也將古
所稱備五福者其在斯人歟余曰如子之言信不異乎吾所

聞矣是誠可以備五福者也昔馬少游嘗曰人生乘下澤車駕欵段馬令鄉里稱善人足矣其弟援頗心非之及南征交趾仰視飛鳶而後知其言之不謬也朝市多危山林多安崇爲禍階卑爲福藪從古及今未之有易若如翁者足不踰戶庭聲不出里巷以讀書爲善教子孫以泉石農圃娛心志天定而神全氣和而形順以視世之寵榮酖毒戕賊本根者其相去遠矣然則好德福壽相因而至也誰曰不宜哉旣獲聞於蕭君遂言之以爲序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六

謝以成壽文 代作

昔箕子陳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又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金之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由此觀之是福以壽爲先而壽又以德而錫也龍巖謝氏世居尚平之鄉族姓萬餘人文物甲一縣有以成君者娶吾宗人女聞其幼而穎異善爲文詞年二十四補郡弟子員進志於學不以家計爲事應科舉屢抑於有司而志不少挫日與諸弟姪子孫輩講藝論文探微索隱樂而忘倦性剛直見義必爲然溫恭自下不以已陵物爲鄉里解紛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七

息爭每以片言折之人無不心服者孝友根於天性事父母能以色養父母頤而樂之家世饒於財非義不苟取視兄弟之子與已子無異一門之內訢訢如也噫此非所謂攸好德者歟惜乎不得獻其猷爲以佐

天子徒麗眉皓首長爲山中之人也昔蘓長公稱方山子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自謂一世豪士而卒不得遇獨徜徉窮山中爲之三歎息焉今余之於君毋乃類是邪雖然洪範五福不及於貴好德錫福不專於祿向使君得志於有司而握尺寸之柄則利欲薰其心賢勞

疲其力壽且有不可知者久孰若優游卒歲保性全真之爲
愈哉抑明道先生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
所濟今君之德已及於一鄉矣則又非獨善其身自夷於木
石鹿豕之倫者所可同日而道也
今上御極之某年七月廿四日爲君六十初度諸族咸徵余
言以壽君余因爲之序如此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八

吳某翁壽文

歲庚戌余客授於郡張氏之西園吳君熾生來乞余言爲其
伯兄某翁七十壽余雖與熾生善然未嘗識翁也問之曰君
兄何如得毋與君類耶熾生曰否否吾則安能及兄哉吾與
兄蒙先人故業居鄉里爲諸生後又咸貢入成均有子數人
于今皆抱孫焉然吾自少年爲豪舉喜結納名流酒食徵逐
用財如糞土而吾兄泊然無所嗜寡交遊獨能脩業而息之
吾性介而褊涇渭過明秉正嫉褻摯斥惡人不遺餘力常得
罪于宗族鄉黨吾兄不吳不敖與物無競雖有不善能容而
納之若無所可否者怨是用希吾又好遊嘗踰嶺嶠放浪吳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九

越浮江淮歷齊魯陳衛宋鄭之郊冒風露觸霜雨悲喜泊心
使性飛揚吾兄則名不出里巷足不履城市嘯歌自適形不
勞而精不拙夫守不如廓飛不如伏文不如樸皎皎磽磽不
如鹿鹿觀此數者吾又安能及吾兄哉余聞而慨然曰善哉
俗之漸民久矣鄉曲無行宗疆比周侵陵孤弱恣欲自快身
安逸樂而心矜勢能之榮雖戶說以渺論終不可返安得盡
如翁者使俗還醇樸耶老子有云至治之世民各甘其食美
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不相往來翁其得于是歟率茲義

以往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盡年此道德之符而自然之驗也又何假于余言乎熾生曰是固足以爲吾兄壽矣遂書之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十

曾翁壽序 代作

今上御極元年七月七日爲吾曾氏姊舅翁特翁七十一初度翁族子又老先生洎尚之兄鳩宗戚製錦爲壽屬余序之余方奉

恩命不得與躋堂言又烏可已耶翁世爲平和望族姻祖四子翁其季也余少時嘗從先君子教授翁家見翁孝友恭儉敬先睦族奸行其德不矜其能有質行之儒所不能及者雍正乙巳平和大饑翁罄所藏粟賑餓者不足則投牒縣侯沙公借帑金二百餘兩以繼之全活數百人時余罷官歸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十一

田里間翁此舉益歎爲今世所希也書稱作善降之百祥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方余從館皇田時獨與令嗣倪長兄同筆研今則子若孫如景淵對章輩皆篤行能文蔚然時表隸鄉國學彬彬焉雖曰淵源所漸非積善能致此耶昔姻祖以鴻儒碩德作賓於鄉眉壽九十有四今翁行年七十一矣精悍之色見於眉閒依稀二十年前氣象孔子所云仁者壽殆翁父子之謂乎余之行急不及道其詳異時而耄而期諸君子偕來奉觴上壽余雖不文尚能爲翁頌之

壽謝母林孺人文

余從姑適龍巖謝氏少安丈夫之叔母林氏孺人於四月某日爲設悅之辰子姓姻黨咸奉觴爲孺人壽欲以余言爲徵余不能辭也孺人派出九牧自爲女子時已以賢德聞及歸謝公以成事尊章克盡婦道勿逆勿怠得其歡心公性豪邁讀書不問生計孺人爲之經度事事皆有條理公友于兄弟每推所有以與之孺人曾無難色公又好客客至不醉無歸孺人備酒漿具殺菽未嘗不辦每至夜深婢僕皆倦欲睡孺人亦無情容人咸稱公之賢而不知孺人有相之道也孺人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七

性嚴而有法舉丈夫子六人教以義方遇諸孫一無所姑息以故諸子皆有成立而孫曹十餘輩有能爲文章者嘗與少安丈同作雖丈亦以後生爲可畏也今孺人年七十矣思齊思媚之歌令妻壽母之頌秉彝所好有同心焉孺人之德如此則孺人之壽又當何如耶古之孝者父母有善則必求當世能文之賢人君子敘而傳之以冀不朽今余既不敢當賢人君子之稱且言之不文行之又將不遠也然余從姑歸寧時嘗爲言孺人之德以最諸婦余聞之甚詳則能文之士又未有若余之知孺人者夫擬人必于其倫譽人者必從其質

余亦從其質而已矣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七

旌表節孝詹門湯孺人七十壽序

湯氏孺人者吾從姑夫偕安謝丈之姻之稱詹君之母

今皇帝旌表節孝者也雍正七年十一月廿一日孺人七十初度諸戚屬將效躋堂之祝乞言于余余從偕安丈知孺人久矣孺人爲龍巖諸生湯友淑公長女年十七歸詹公鵬飛亦諸生也好學而善病孺人調護唯謹七年公沒孺人幾不欲生顧自念出腹子方三歲又不忍與堂上姑永訣乃不死性至孝事姑于形聲之外周旋娣姒間式好無猶御滅獲嚴而有恩里中貧乏無告者有求假周之無所吝蓋鄉人莫不加敬愛焉孺人既痛夫力學早夭賞恨於九原期子成先人志雖甚愛必教以義方七年遣就外傳夜歸躬自課督稍長則營別業延鴻儒鉅公厚爲之禮俾朝夕與居雖詹君克自振拔不負所期亦孺人教之有道也傳稱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是以古賢人君子出節婦家甚衆夔屈恥整理所固然無足異者孺人集荼茹蓼苦節可貞垂五十年德之休明天鑒之矣其所以昌孺人後者當不知何如乃儕俗卑論徒見孺人以皓髮貞婦身膺

褒寵門閭之外坊表歸然而詹君又以膠庠異等當茲設悅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十四

之辰率孫曾十餘輩永綵衣以次奉觴上壽咸歡息贊美以此爲極人生樂事遂誇孺人之榮不亦末乎余素不能文而樂道人之善每聞人忠孝節烈事輒神往不能自禁或從而筆諸書況孺人者固所親見耶故不辭而爲之序因以爲祝焉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十五

湯孺人壽序

代湯明府作

龍巖於漳爲古縣山水靈秀人物蔚起忠孝節義之士代不絕書下至婦人女子操貞履節所在多有然力不能自表見而沈淪湮滅與草木同腐者乃不可勝數

今天子嗣位詔下各直省凡有忠孝節義之人從前無力上達者令所在察舉以聞官給旌表仍建祠崇祀於是窮鄉下邑苦節幽貞無不畢顯余時承乏茲土實首舉湯氏孺人以應

明詔孺人儒家女年十七歸邑諸生詹君鵬飛宜其家人必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十六

敬必戒七年而詹君沒孺人始欲以身殉既復自念遺孤甫三歲不敢輕易棄去以重姑戚遂爲守死計徹簪珥却脂粉枯槁自安門以內肅如也竭力操作以奉姑得其歡姑沒喪祭盡婦禮宗族稱孝撫孤子雖甚愛必教以禮法七年造就外傳少長聘名士爲指授儀及于物於是孤子果成立能文章補弟子員食餼二十人中今邑中士人所稱爲詹君之楫者是也方孺人矢志靡他時時行其心之所安原非好名希榮勉而爲此乃幸逢

天子聖明旌旌下逮不好名而名歸不希榮而榮至白髮偕

然幸子若孫象服拜

命邑中老少男女相與聚觀而贊歎之以視俗流婦女其賢不肖何如也雍正七年孺人年七十於十一月廿一日爲孺人設悅之辰諸族戚皆奉觴上壽丐余言書之盡屏以爲祝夫奉行

明詔宣德化崇節孝勵風俗固余官斯土者之責也乃揚孺人之機而序之以爲邑人勸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十七

李母楊孺人壽文代作

今聖天子嗣位崇節義厲風教命宣省承節孝貞烈者以聞特加

旌表吾邑有司以嫺伯母楊氏孺人應

明詔

俞允秉行于是孺人年六十矣諸姻戚子姓相率稱觴樂余一言爲孺人壽余惟孺人之節之孝達于朝著載在秩宗勒諸貞珉則孺人之壽已無疆矣尚何言哉雖然亦有說焉昔長孫夫人乳其姑崔氏以興魏國夫人鞠其兒歐陽氏以大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十六

令德之嗣莫不熾昌蓋天之報施善人袍應不爽也孺人苦節之貞其甘如薺撫諸藐孤底於成立彼習見孺人之徽簪珥却鉛華四十年不見齒也必念母之劬勞孺人之問欲敬進柔色以溫吉蠲爲德享祀必誠也將孝思之爲則又况孺人義方之教言提其耳者匪朝伊夕哉然則孺人之嗣其自行束修立身行道能揚名以顯父母無疑也魯頌閟宮之詩曰令妻壽母說者謂其德可刊於寔妻以順於父母故父母顧而樂之眉壽無有害余今歌此詩以壽孺人庶有合乎不然孺人之令問徽音亘千萬年而不敝老氏云壽之指蔑以

那矣又何區區之足云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十九

陳母林孺人壽文

岱洲陳氏五世同居其家皆力學實行余故樂從之遊始識亦濤公子并園繼交其猶子少樞比歲在鰲峰又得少樞弟漢章咸相善也

今上龍飛四月既望爲亦濤公淑配林孺人七十一初度親戚交遊製錦屏圖畫人物以祝吾友李君羽叔屬予序之余謂自古稱同居若壽張張氏浦江鄭氏江洲陳氏皆丈夫主家政其時內德之佐未或有聞何也陰柔之性夫夫子子各懷其私較短絜長更相媿嫉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男子稍不

采乃字

長

二十

自持未有不爲所變者況能相助爲理耶孺人嬪于陳爲介婦官事無違孝徽有加及以次持門內事夙興夜寐相夫俾無忤今已老矣諸子少樞輩猶奉命惟謹簾閣之下肅若朝廷雖諸子之率謹亦孺人之教先之也昔博陵崔孝芬孝暉兄弟事叔母李氏若事所生事無大小悉以咨決一錢尺帛皆入李之庫傳者以爲盛節今孺人之奉承于少樞諸人以方崔之于李殆有過之無不及矣夫陰陽之義不能相無亢則害而承乃制陽不得陰無以成處夫不得婦無以成家所慮者陰疑于陽婦疑于夫雞旣司晨龍將戰野誠使陰統于

陽婦統于夫有美合之弗敢成也則婦順章明代夫有終而一家成教矣豈前云云者所可同日而道哉孺人設悅時維孟夏在十二辟卦承乾爲坤孺人之德蓋全乎坤矣坤之辭曰元亨利牝馬之貞翼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然則孺人之順而健者其壽之无疆足以應地可知也余嘗爲少樞作家傳言雖不文而詞無溢美今復據其實揚其徽以壽孺人是不亦可乎若夫侈家世炫榮寵夸其子孫以爲諛則余無取焉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廿一

壽宜門節孝瓜爾嘉淑人五十序

米山瓜爾嘉先生爲余吏部曹先輩共事久交益親嘗爲道家世甚悉先生伯姊嬪于宜爲節孝婦以于貴

封淑人

今上御極之四年年五十循例請

封于朝九月某日設悅之辰先生將率諸昆爲淑人壽又念淑人守志全貞非世俗婦可比尋常儀物不足以稱將爲文張之然不丐公卿大人獨以屬余余何足重者固辭不獲命乃爲之序曰大易文言稱臣道妻道皆以无成代有終爲義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廿三

而世多震殉君之臣殉夫之婦爲不可及不知此奇節耳非庸行也忠臣節婦能代厥終爲吾有身若吾無身代終之事將誰任之且奇者決于一時庸者持以畢世孰易孰難故庸者貴焉淑人年十五適贈君廷綱二十六而寡贈君才高氣揚需次縣令未仕而歿淑人于時幾不欲生顧念堂上親及出腹子誰爲代終厥事者因誓死不奪茹荼集蓼歷二十有四年孝事尊章始終如一教三子以義方皆有成立長君兆熊御史風節矯然次君兆恭利津縣丞政有善聲三君兆熬亦隨旗宣力嶄然見頭角女子七人已嫁孫男三女四皆可

舍飴弄向使淑人奮不顧身舍生以殉烈行芳名非不足以

驚駭一世然揆之无成代終之義則未有合焉孰若棄彼取此如今日克全妻道之爲貴乎坤之象曰元亨利牝馬之貞淑人其得坤之貞矣傳又曰坤厚載物德合无疆淑人之代夫有終是載物之德也含宏光大品物咸亨淑人之光大厥家是咸亨之象也德滋而後有象象滋而後有數然則淑人以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將始爲令妻繼爲壽母耄耋期頤壽過其歷固所操券而必得者况又精神名譽垂千古以長流哉先生以吾言爲足張淑人否耶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廿三

南平余師母韓太夫人壽文 代汪應銓作

銓戊戌試禮闈及第幸出南平余老夫子之門夫子視銓猶子銓視夫子猶父也禮云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夫屬乎子道妻皆婦道然則銓師夫子師之配蓋有母之尊焉師母姓韓氏有賢德父母最鍾愛為相攸莫如師者遂歸焉師卓犖異常好讀書不問產業師母主家政綜畫有方簪珥之餘以佐膏火師所以得用心于古人而力追之與相先後者由是故也師自成進士後令江津掌銓曹觀察濟寧師母皆未暇從及徙德州始往焉至未幾而師被劾勘問師母方藉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廿四

百姓所投錢攜幼男及女僦屋以居詩所謂及爾顛覆者幸天子聖明事得白擢山東按察使司復之官署不數月又被劾師母遂歸閩中過常熟居停銓家四月有餘銓室人執婦禮朝夕省侍銓亦以時問安見其為人肅然敬謹然和不以得失順逆生喜愠大有類于吾師者是豈師之德刑于寡妻歟抑天生大賢必先立厥配有莫之為而為者歟是未可知也師再被劾

上復內召為順天府丞旋又以誣獲罪罷而歸杜門不出及乎局外變生有欲備廩其慰白首相莊而不可得者壬癸甲

乙之間疾疾甚矣

今上龍飛治崇寬大瀚圉褒幽不一而足人無不恨師之不相及而卜師母之將有榮也于是謀于明年正月十日設饗之辰為師母壽屬銓為文以侑觴夫婦人之道從夫者也師有千古之壽則師母必偕焉況師之手澤俱存師母有子而教之以繼師之業其為壽又豈有量哉吳會至閩幾二千里稱觴未能姑援筆序之南望三山願言無既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廿五

黃姻祖母吳孺人九十四壽序

余以

今上御極初元被

命爲國子助教挈長子修偕來入太學居二年而黃君澤夫始至予素聞澤夫有高才能文章意或華而未實及見則醇厚謹飭若質行儒者甚喜之于是同舍而居朝暮基誼引以共嘗考德問業外相對言家事無隱情澤夫懼益甚因爲其子求長子修之女爲婚盟甫結而澤夫遂膺鄉薦矣今春澤夫謂予曰吾祖母吳氏同安望族女也端淑愷惠年十九歸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廿六

先祖事尊章能以孝養偕老垂六十年和而加敬有子四人孫十二人曾孫八人莫不循循矩矱姑娣姒無一反唇相稽者皆祖母教也然生平未嘗疾言遽色雖下至臧獲署聲不出諸其口性儉約不妄費一錢而里閭急難求無不應操作甚勤即耄期自曙達昏不少暇逸今行年九十有四矣十月某日爲設晚之辰倘吾得幸成進士欲乞仁人一言歸爲祖母壽當以屬先生願先生勿辭也予應之曰子言善哉洪範五福壽爲先然所得自致者攸好德而已以太姻祖母之德如此是壽之基也其壽又如此是德之興也旣醉之詩曰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類者善德也壺者家室至深之處也又

曰君子萬年永錫祚允萬年者壽也祚允者景命被祿從以孫子也言內德克茂神庥所凝將子孫多祚景命無疆又不惟其壽而已今太孺人子若孫皆敦本業尚實行有文學不亞澤夫者若而人異時一門俊父揚于

帝廷而太孺人享期頤之壽翟茀魚軒如天之福未知其所屆也子素不以善自誣者言爲可信今又吾婚姻也雖辭將不獲俟子得意歸當爲子張之耳仁人之言予又何敢焉已而澤夫果捷南宮將衣錦而歸徵前言遂援筆書以爲序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廿七

陳門吳孺人七十一壽序

余壯歲宦遊時卽聞吾漳有介眉陳君者爲人磊落豪舉喜結納名流居漢口凡閭之仕宦商旅遊于楚者莫不托焉及予去歲奉

命來楚中適權漢陽丞分駐漢口詢介眉已物故見其子季襄恂恂然能世其業心竊嘉之及余將赴德安季襄送予舟中蹊而請曰先生素心許吾父顧父所以能若者吾母爲之也吾祖自漳遷于賴瑞金之浮波渡母吳氏龍溪磁窰人年十八歸吾父事吾祖父母以孝待吾諸父母以和教育吾諸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其

兄弟以慈以義父客遊母主家政人咸謂勝一男子父以無內顧憂吾上二兄下一弟皆母出獨吾出于側室生母熊氏彌月見背吾母親乳哺以長時常撫吾而泣視諸兄弟愛有加焉蓋非母所出而不啻母所出也今母年七十矣明年十一月某日初度欲乞先生一言爲母壽可乎予聞之喟然而歎曰異哉鳴鳩分哺七子能均以平詩人咏之亦一母故耳不然啄且攫之矣是婦人之性各私所生嫡媵猜嫌有若仇敵比而同之百不獲一况視所生而尤勝乎孺人可謂加于人一等矣予素心許介眉今得見其子又因以知孺人之德

可不褒而大之乎語云德爲福輿仁爲壽基介壽之期余當有述焉以爲世之爲母者勸也歲二月予復奉恩命守徐州將行因書之以貽季襄俾爲孺人壽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其

李觀察壽文

丘省設官上督撫次監司次守令督撫於守令勢懸絕也故耳目惟監司是寄而守令之所則倣亦惟監司最先稱此蓋難也觀察李公爲少司寇莆陽公令子特膺

簡命分巡閩海駐節於漳閱今九年矣中閒蹶而歸歸而復起汀漳百姓聞公之將再至也喜不自勝如旱得雨蓋公初來時漳民困於強暴官吏多從風而靡公獨毅然不撓諸守令亦遂倚公爲重於此見公之賢無忝厥職而民之愛戴有由然也夫廉吏可爲而不可爲古人有慨之者公之歸也兩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三十

袖飄然與古之沈研選錢者何異而又竭力奉公家無餘儲乃再任以來飲水茹藥清操不渝正已率人丰裁愈峻百折不回之守皆人情所不可及非大賢而能之乎亨陽以諸生受知於公去歲濫叨館職久睽教命比得漳紳士書稱六月廿五日爲公誕辰將以是日躋堂致祝且云公今兼攝府篆惠露仁風有廉范孟嘗之概屬亨陽一言以侑觴亨陽嘗竊喜出大賢之門下公之行誼又所稔知者既不與稱觴敢以謏陋辭耶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良以正人在位邦家胥慶宜享無疆之壽也今膏澤敷兩郡矣

他日外而督撫內而卿輔立德立功垂壽世之業以光大光緒是亨陽所爲公祝者亦漳民圖報之願也夫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三十

劉道尊壽文

雍正六年冬漳上諸生持松石圖併係詩爲一幀徵余言以爲觀察劉公壽於是公之去位久矣余習見官斯土者肘有印腰有綬則陽鱗襍還奔走趨附初度之日奉觴上壽擊鮮魚羔畫屏錦障炫煌於道去位則已焉今公以誠心直道不容於時既奪其位而復遺之艱幾不能自謀其朝夕而諸生又奚以此爲於此嘆公之明德遠也公去年春下車未一月以事赴省旋被劾賴

聖天子保全之歲暮乃歸例不視事視事月餘又被劾計公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三

敷政之期不滿三月而善者利惡者懼憂者喜病者愈噫德之流行何其速也公再被劾有

旨召公去之日焚香夾道送者數十萬人酌酒獻公皆潸泣不能仰視謂公歸不復也而大吏復持公短長不令公得見天子奏留公漳州督修海上戰船事竣乃得歸公復還居福河船廠襍坐傭匠閒士民間之日爭致柴米商致材治致鍊油麻箬葉不呼而集攻木攻金設色之工皆辨色而作見星而歸庀器至夜分乃罷曰促成之無爲久溷苦我公也此非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歟余觀諸生皆非身被公之澤

者特以直道在人忠愛之情不能自己遂至形諸楮墨發爲謳吟永念仁人使君壽考攬斯圖也可以見公德之深可以徵漳俗之厚可以驗人心之同可以知王道之易余蓋流連不能置云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三

江梅溪明府壽序

梅溪江公以州伯之秩爲龍溪明宰溪故劇邑也瀕海多盜訟獄最繁頗稱難治公至不數年政通人和奸宄戢志訟獄衰息民用以寧列憲嘉公之績令公攝篆武安武安之民亦歌孔邇焉蓋公之爲政寬平簡易不察察以爲明務與民休息雖古所稱仙吏無以加也歲八月三日爲公誕辰紳士里民共爲百仙圖以獻一以見公清淨無爲通太上之理一以祝公遐福萬年享喬松之壽也豈但試雙鳧於葉縣求勾漏之丹砂也哉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三

鄭姻祖母戴太宜人八十一榮壽小引

鄭公鄉表戴母儀傳佐夫流兩國之徽教子成三方之彥母慈兒孝鶴鳴而和在陰兄友弟恭鐘鼓而聞于外有司采風問俗常式君子之間使者論秀書升用勸賢人之駕觀光上國人擬徵君習樂虞庠師誇造士於時歲在己未序應小陽月以三五而盈齡稱八一之慶白雲遙望紫氣初升璧水池邊李于思歸而將母黃金臺畔同人寄頌以稱觴收却六館奇英篇篇似錦攜得三洲景物歲歲皆春襲以芳練歸而獻壽最喜西離之振鷺自南國以飛來更欣北海之蟠桃遇東方而偷去恭疏短引用祝長年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三

祭鄭門節婦黃孺人文代作

嗚呼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唯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是故其生也不愧其死也不朽士誠有之女亦豈然孺人出自名門歸于右族孝尊章相夫子睦娣姒宜家人族黨稱婦順焉而中道乖迕忽喪所天孺人義不欲生顧已有遺腹因念古人死易立孤難之義謂當爲其難者鬻子抱孫竟成厥志嗚呼古今來忠臣烈婦慷慨捐生者死則已耳至于亡命孤臣孀居少婦亡者日以遠存者日以長桃苑柳枯時休于目夏日冬夜時感于心乃猶結情數日丹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三六

赤耿然時物變矣而志操情思曾不少改此其所以難也孺人二十而嫁三十而殘形隻影單稱未亡人者三十五載金石傲其幽貞風雨傷其顛頓完節以歿可不謂難歟子張有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孺人今日其殆庶幾乎抑觀孫曾輩皆克自振拔立身揚名光將遠而有耀異日
某
褒榮下責慰此苦節者又當何如也
某
等居同邑里屬託葭草慕松竹之孤標痛驚皇之長逝含毫作誦述太古之高風酌酒陳舅晝周親之一哭靈其如在尚或鑒之

祭林肇方文

嗚呼公之名滿閩中閩中士大夫莫不樂與公交余雖居深山自少已聞公名及長爲諸生往來郡城中聞公名益甚然而貴賤殊勢貧富異情固邈乎不相及也歲戊子得交公七弟爾潛君爲余道公善事甚悉時公已官於朝爲刑部員外郎自是而督寶泉局又陞戶部尚書郎中能杜請謁絕苞苴曉山田公潯江施公稱公爲龔卓一流人物余雅慕之惜乎未得一見也辛卯余幸舉於鄉計偕北上而公適假歸始一晤公於揚州客邸掀髯談笑氣象軒舉殊愜所聞後公嘗以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三七

事至三山余亦便道至止與公談竟日吐肝膈相示益嘆公胸中涇渭分明而強忍毅力有非人所及也公事親孝生事
某
英祭皆以禮性甚肅處必莊居必潔治家以嚴樂善好施與
某
交友者求無不應不以破產故少嗇嘗誦疏傳之言以自儆殆所謂積而能散者歟奈何天不憖遺遽奪之速耶公有知人之鑒凡締姻好者多成進士又多聘名儒教子孫嘗從同年江村先生處見公令孫所作扇頭楷法遒勁若顏柳咄咄逼人公可謂有後矣其能繼公之志述公之事無疑也記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余於公能無一哭哉

代李思亭祭林肇方文

嗚呼若公者漳之望也公存漳人有幸公沒而漳人減色矣公居內林九龍江之水入焉南流至湘橋與西溪合商玉黃公居之二公皆無晏子之位而有晏子之能漳人待而舉火者且數百家民咸德焉公少喜讀書不治章句樂觀古人成敗運籌決策刑名錢穀之務靖海侯施公嘗命公同楊萬雄招撫偽禮武鎮又挾以如京師知公才也公歷官刑戶二曹慎平反謹會計獄無冤民庫有餘積督寶泉局剔釐奸弊天子大臣皆知公能而公遽以疾假歸惜乎未竟其用也公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三

葬太恭人時來會者數千人費鉅萬人或以爲言公愀然答曰記有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爲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爲今幸三者備矣奈何以孫子故而儉吾親乎嗚呼可謂孝而達於禮矣公素豐於財性好施與雖罹於家門之禍誣於非干之案沉於奸猾之吞狃於賄餽之役而叢林寺觀津橋道路掩骼埋胔之施朋友親戚往來仕宦扉屨資糧之給周窮乏拯孤寡歲有常數曾無所吝惜公亦賢矣哉使漳之搢紳皆如公漳其有瘳矣奈何人不能如公而天又奪公之速不使漳人得所依毗耶公將沒時顧謂孫子以財有餘爲累

又謂生平有最負疚之處悼悔無及願後嗣惟和惟順勿妨薄德嗚呼古所稱薄而不溢過而能悔者其謂是乎四月余哭商玉而慟今茲又哭公而慟豈惟親暱之爲亦爲漳民痛也雖然公既能散財不以爲子孫累則子孫賢而多智多智且賢則天之所以償公者爲不薄矣而又何以哭爲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三

祭康復齋先生文

嗚呼用舍無常死生亦大輕塵弱草今古同悲亨陽今日者
豈欲起先生於九原而慟哭之矣先生貴介公子也精明簡
鍊有幹濟才始司鐸連江繼調臺灣又陞京衛武學教授筮
仕二十年以上官無不知而愛之者然數頗奇每欲薦輟齋
不遂蓋終先生之身不脫寒袍一席爲可怪也方先生調臺
灣時連江士子暨弁兵父老相率額撫軍乞留任不允及其
行也鼓樂喧天香煙夾路人奉卮酒爲別擁馬首不得行先
生泣而慰之先生泣父老亦泣弁兵皆大泣縣令金君以垂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四

顧謂先生曰以君得民如此他日吾去時不知作何景象也
因自傷泣下沾襟不能止嗟夫廣文散職耳化民非其責澤
民無其權不過據臯比談經論又令諸生稱博雅足矣乃先
生獨能使軍民愛戴咸獻厥誠迥出尋常之外假使先生館
銅章分絳節得竟其經濟謀畧則尸祝又當何如哉惜乎一
調再遷竟以首蒨老也亨陽與先生令子交最深父事先生
先生愛亨陽特甚歲癸巳先生內調亨陽隨以計偕抵都門
遂留署中飲食教誨之恩有加無已焉先生自通籍以來常
以親樞未葬爲憂居京師歲鬱鬱不得志遂乞假而歸亨陽

作詩送之有曰崇報罔極恩仁孝行在茲又曰況乃林下風

其樂殊匪夷蓋期先生襄事後長享山林之樂也孰知葬甫
畢而先生已溘然長逝不可久留耶先生少時豪宕自喜筮
仕之後小心謹慎人以爲難然愛惜分陰曾無少暇過用精
神已傷枯落矣嗚呼痛哉昔左氏有言曰死而不朽者三太
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今先生之才雖不竟其用然以
一師儒而大有造於百姓功亦偉矣連江臺灣二邑之民將
祔而褒焉又況繼世象賢芝蘭未艾死而不朽先生亦可以
無憾而亨陽獨爲悽愴而揮涕者傷行樂之未幾感投分之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四

深情俯仰興悲不能自禁焉耳敬東生芻蕘然哭奠陟降如
在庶或下來

祭康復齋文 代作

嗚呼大塊無情人生易老質非金石莫能長保聽跼悲鳴傷
心宿草言念先生怒焉如擣憶昔講業聞溪之濱余時弱冠
爰登君門於於先生誼猶弟昆雞鳴風雨蘭茝同芬歲在庚
午先生下榻館我西軒坐我東閣令子師余相從四臘意氣
綢繆親言款洽嗣是以降出處睽違菰蘆下走鴻鵠高飛司
鐸廿年三遷絳帷別離既遠相見益稀首霜寒重人冷不支
先生當此吐氣揚眉睠懷雙槐翩然告歸崇報罔極仁孝在
茲寃窆既裏孝思不忘宜享壽考福祿悠長胡天不弔飛鵬
秋水堂遺集 卷五 望

祭張鈍峯文

嗚呼子期云亡高山絕響刈菑焚椒衆芳安仰緊惟先生神
寒骨爽秋水迢迢玉山朗朗孝弟性成聞於族黨六籍羅胸
扶靈潛想發爲文章高深以廣氣薄風雷思窮泱泱同學少
年莫能相髣髴也何知過蒙譽獎相與定交邈焉無兩共處
一庠人稱僑儻君爲瑤琨余亦篠簜歲在辛卯同登鄉榜具
味滋親前接屢枉疑與共析奇則共賞擊節浩慨當以懷
公車北首翩爾同征仙霞竹影黯澹灘聲長江浩淼泰岱呼
嘯騁懷遊日爰寄騷情歌成金石理極杳冥詞源萬斛儕輩

秋水堂遺集

卷五

望

皆驚會閣下第咸愧劉生歸來漳上研鐫彌精焚膏繼晷墳
典縱橫時時過從頻咀餘英應求既切嫺嫺用成吾女阿廉
君兒我甥居然一家豈曰友朋戊戌之歲我倖得名君復不
利策馬南行越至辛丑君來於京論文丙夜耿耿寒燈倦而
就枕東方既明是年復挫孤憤難平南轅重駕握別滄零雍
正之元余出都城操刀甫割內憂遽丁君北我南會面不能
庚寅四月袒跣登程鄭李二君逢我濟寧我詢君况云爲病
縈藥物失宜榮衛乃爭我聞斯語心如懸旌還入家門五內
崩綻兒女牽衣阿廉不見方知已殤淚下如霰萱茅蘭枯心

悲因顛自悼寒微敢邀親弗從茲讀禮屏跡空山君有書來
告予已還趨庭有日夙疾粗安余答君書心羨且難天倫樂
事不假神仙比余服闋始出里門久懷叔度步入西園我已
登堂君不出閤牽帷一見非復舊顏君持我袂淚落闌干云
恐長別我不謂然人孰無病革猶可痊謹乃服餌順以自寬
前程萬里其自憂煎君呼愛子出拜丈人髀能欲沒益用傷
神數日以後視脉稍勻謂將復愈殊有餘懼誰知大命竟委
黃泉北堂垂白抱恨綿綿諸孤在疚摧毀腸肝我來憑尸浴
泗潛潛迫古逆凶從古所傳我欲搔首問彼蒼天四十服官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四

強仕之年先生抱器未或一宣奪我善人抑又何言至咸不
下何處招魂音容既渺徒溯遺文幸多令子載育乃孫頭角
嶄然可以紹聞
紫誥貤封庶慰九原傾觴哭奠靈兮如雲擗管陳詞悲不可
論尚饗

祭余太老師文 代謝老師作

嗚呼高樹欲靜涼風颼颼孝子欲養親不可留辭榮解組抑
又何求言念耆德點兮生愁繫惟先生通經學古爲文之彥
諸生翹楚懿行嘉言鮮不爲則執古之道行不遺力年登耄
耄屏跡邱園煙林月榭嘯傲盤桓嗟哉先生弗賓於王工文
不遇亦士之常所積者厚其流則光佑啓厥後善人餘慶先
生有子義方所貽鉉曹之望王國之儀不吐不如羔裘素絲
古人作誦乃今見之歲在戊戌恭奉

皇綸歷經校藝禮闈同分斷金得朋晨夕討論秉心淵塞別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四

擇藹薰人亦有言桃李在門嗟哉先生壯志猶昨頻以書來
自云矍鑠令子有懷不縻好爵每欲抽簪追隨巖谷已亥之
秋陳情

天扉潞河奔橈翩然南歸所願承歡戲舞萊衣計音中道事
與心違白華徒乞血淚長揮嗚呼先生壽雖既延孝子之心
豈不窮馬入門不見几杖空懸致令遊子抱恨終天何以相
慰令聞不已教成於家爲國之紀嗣是以還繩繩繼起泉壤
貤封光揚德徽某等誼屬同蘭茲之永嘆爰率及門臨風造
奠有酒如泉有淚如霰萬里陳詞以誅以唁尚饗

祭本主文貞公文代作

天啓昌期我

皇御宇主聖臣賢雲龍風虎嗣歷伊始如日之升維公應運
海嶠崛起入踐清華翺翔禁苑梧鳳啾啾鴻衍衍遊心太
古遜志斯文約身操行卓爾不羣色養告歸閭氛沸起欵欵
孤忠中流一砥礪凡陳奏萬里輸誠

天兵南下醜逆底平歲在戊午島寇復橫圍城望救代馬無
聲公俾親屬開道疾走潛導兩軍犄角後小醜既遁公歸
於朝陪直綸扉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哭

恩踰百僚

帝謂在廷鯨波未息宜殄滅此以靖南國公贊大計爰舉元
戎赫赫南征蠢寇力窮四海永清
九重彌眷遂長鑾坡九法繼建察賑視河督學畿郡修明經
術以興英俊校試未畢遂留撫軍邦圻千里奮武揆文經界
以正河道以循七年之內旬服生春簡在

帝心入叅機務乾乾者心休休者度謨明弼諸風高夾輔駕
范驅韓凌房軼杜恭惟

聖學統貫天人右文稽古知化窮神旁及歷律洞徹涯津惟

公得聞見知之臣周易性理指授以明諸經劉記業次將成
泚故知新落實取精微言大義炳如日星政府十年頻乞懸
車暫憩湖山復奉簡書

恩遇益殊倚毗方篤胡天不遺壞我梁木人亦有言不朽者
三德言既備功亦無漸儒者之學體用一原以道爲治惟公
克然謹慎清勤純德無缺

聖主知公終始一節某等末僚傾心未已泰山其頽誰爲仰
止登堂慟哭孰云其私束芻絮酒尚或鑒之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四七

祭江陰楊文定公文

嗚呼泰運方開老成遽萎虎逝龍亡悲寧小子師學安遠卓爾有見敬義明誠遇物兩片篤信力行絕塵斯邁在孔爲類於朱越蔡始以詞臣視學畿甸前李後楊青霜紫電繼命分廵民自不寃滇南秉鉞滋益有虔流沫漂山難撓鯁骨忠信委懷波濤不沒我皇出震惟聖知賢今朝御極明日賜環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哭

命作秩宗典朕三禮司成典樂攸肖伊始上有堯舜下有皋夔中天盛治計日可期如何不淑棄世如遺搔首問天杳不可知

帝嘗謂師俗趨功利何以返之使歸道誼師拜稽首對揚休命敬先辟雍表端影正慎簡厥僚宜徵學行小子何脩廼達

宸聽田閒開

命過情是恥辱知大賢轉私獨喜師爲鶴鳴陽等子和當有德造爲

皇家佐以茲色喜赴

召不辭嗟哉于今失所憑依涓滴之水不足救焚燭火之光不可燭昏世道人心如瀾斯奔言念及此悲不可論拊膺長慟實係斯文不獨知己豈但感恩生芻一束絮酒一樽揮泪陳詞以代招魂嗚呼哀哉尚饗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哭

祭徐魯南先生文

嗚呼泰山雖頽西河未死恪守師傳昭茲來許學者所瞻不疑夫子一旦云亡伊何視履繫惟先生文貞高第靜穆冲和八門見器既登於堂乃濟其載學陋姚江文蓋明季餘緒所兼唐詩晉字片紙尺縑得者競貴從師視學共迴波逝秉鉞追隨并襄吏治歲在己丑爰成進士中秘讀書晨夕猶侍入耳必錄會心輒記尊聞行知學滋益粹本體惺惺威儀棣棣乙未分闈采珠擲桂貝錦南箕竟爲顛躓戊戌春盡解組還田魯南倡學十有七年榕村語錄纂輯成編得師之意迺有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五

師言如水凍滴如火薪傳不數游謝空守蹄筌天衢有慶今上初元擢爲侍講脩禮是官時已八十憲乞之年遂初載賦歸老林泉丁巳臘月覽揆令辰兒孫侍側親戚具陳奉觴上壽胡考生春悠然一笑長謝世人嗟哉先生死生亦大君子曰終胡無罣礙處一化齊道力所屆孔聖有言朝聞夕可死而不亡沒世則那遺書具在要眇精微嘉惠後人無有窮期文貞不朽先生亦垂青雲是附得所依歸九原之下展也自怡所恨後生矜式無從考德問業孰與發矇其等數人論交有自夙近文章廉閣亦礪聚散無常典型時企追念昔遊

潛焉出涕斗酒隻雞望南通酌杳矣音容昭哉精氣尚饗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五

祭黃魏淵先生文

嗚呼天生善人爲國之紀于野于朝人同視履一旦云亡傷
心曷已況復難忘維桑與梓嗟哉先生吾邦之彥幼而岐嶷
長而淹貫文學唐宋詩探魏漢舉子之業亦登于岸歲在丁
酉解額首薦辛丑同登未能或先讀中秘書曹則屢冠八閩
名宿相國所羨自古文人少所建立經濟文章邈不相及先
生兼之政以學入出守澱江靡舉弗愜撫仙湖口其垠牛舌
築濬成之漑流活活東湖土司爲我世守外捍苗頑害不我
受或議改歸入流分部先生憂之此爲禍首急自上官不如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五

仍舊自撤藩籬孰尸其咎議由是寢廼善厥後時逢勸墾衆
効才能虛而無實惟務逢迎先生所屬獨持不行求民之莫
不愛功名嗣是
內召効職刑曹矜慎庶獄蔽囚以要讀禮家居將母逍遙
今上初元舊服入朝維時淑問有若臯陶先生佐佑鳳翽桐
喬羽可爲儀衆是用翹嗟哉先生如何不淑有母在堂曷爲
其促亦有遐齡此此寂寂天道寧論帝寤匪覺嗟哉先生人
孰無死死而不亡曰惟三耳先生有言文播遠邇維功與德
民歌樂只況復象賢兒孫繼起亦又何求戚我鄉里不見典

型淚下如酒斗酒隻雞街哀以誄尚饗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五

祭李穆亭文

嗚呼國有與立紀日善人喬木何能所毗世臣吾師作相堯舜君民明德之後公爲其孫如播斯穫若陶在甄紹聞衣德卓爾不羣延英侍讀吳越衡文竹箭南金楚楚盈門

三聖相承右文稽古脩明六經如日當午周易性理公能贊祖後典三禮獨斷以副敷奏經義

天聽用聰顧謂我公淵源不同擢自官僚綸扉我勤

帝眷方殷公身亦致有知必言言無不既一歲四遷春卿是貳亨陽壯歲學靡折衷乃造門牆登師之堂授吾正業探之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五

茫茫屏氣息心微睨其蹤時從公遊大發我矇故里追隨自春徂冬旁及歷算音律是窮榕村夜月臨江曉風成雲之洞五閭之峯師遊所適我與公從丁酉之秋公舉于鄉公車北上與我偕行藍輿霞嶺小艇錢塘畫舫並轡夜臥連牀公倡我和待句滿囊筆墨縱橫鋒銳莫當戾止京邸問業考德公也趨庭吾也侍側以脩以游悠然各得泰山忽飄驚心動魄公奉輜歸余留邸宅獨居三年縈懷麗澤公入中秘余宰萊濰內艱解組風木興悲讀禮授徒筮得明夷十有三載外戶不窺乾隆初元忽膺

召命迫入都門不見文定公返自潮舊遊復併喜極生悲執

手涕零余教園于公爲侍從勗我以德分我以俸公病假歸余懷夢夢木落風高于野遠送我由吏曹出守南徐徐方昏墊赤子爲魚我憂百結公時在都以書來詢方畧何如具以詩答公不我迂方我春陵近今所無嗟余之學屠龍是嘲量器所受無過斗筭可澤而漁或山而樵博觀並世豈少賢豪不鄙謂余亦辱公愛拜疏自陳遽舉以代聲聞過情君子所耻公之譽余無乃類此昌黎有云感恩知己所冀歲寒與公終始胡然厭世神與形離蒼生奚託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五

天子奚毗自朝及野感歎獻欬況在亨陽友而兼師聞訃創心泣涕連瀨上悼國紀下哭吾私易箒遺言屬余墓誌誌行嘉猷曷可勝記既誤公銘更徵往事作爲哀辭矢以脩祭尚

樂

禮部侍郎李公穆亭墓誌銘

吾師故相國文貞李公之孫禮部侍郎穆亭能志祖之志學祖之學行祖之行年五十有五

上方嚮用不幸以疾殂于京邸享陽時守南徐閱邸抄得公遺疏悲不自勝爲位而哭閱月得公行狀遺命屬亨陽銘幽公諱清植字立侯一字穆亭閩之安溪人世有聞人至文貞公以理學大儒相

聖祖仁皇帝十三年贊元保泰顯著功宗其說經多所發明補程朱之缺公父贈公允亭以殫思泰西歷算嘔血遂不起殁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五十六

時公生二歲母太夫人幽憂病瘵後十年亦歿文貞公時巡撫直隸公大母林太夫人攜公兄清機暨公之官署就塾誦諸經畢公輒私取通鑑繙閱不釋手康熙丙戌文貞公入相攜公行世父萊園君病留保定邸公往訊騎馳日踰三百里傷跼不自覺世父既歿諸從皆幼獨公日侍文貞公左右每事先意以承文貞公戚爲少殺公姿敏且銳從宿遷徐翰林用錫壇長學文貞公退食之暇諸賢請業滿座大叩大鳴小叩小鳴公悉從旁默而識之下至音律歷算字學無所遺文貞公手註周易及四子書獨高第江陰楊文定公得聞之公

時入耳會心亦足以發于是公與文定公皆心喜丁酉公舉於鄉戊戌文貞公薨雍正甲辰成進士己酉以編修典江南鄉試事庚戌以侍講提督浙江學政乃取居喪時所手錄文貞公未刻書及蒐輯門弟子所記者次第梓而行之有榕村文集話錄周易通論詩所樂經尚書七篇禮纂詩選凡若干卷廣布于學宮浙東西士用丕變癸丑

世宗憲皇帝特建賢良祠於京師咸秩元祀文貞公與焉復命有司論祭于其鄉公時鐫級未補途假歸裏祭禮又卽榕村講學故址爲文貞公祠寢廟翼翼歲事以時乙卯冬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五十七

世宗皇帝大行今

皇帝召公爲翰林院侍讀復充日講起居注官出典浙江鄉試入纂脩三禮自文貞公歿後及門諸賢後先散去天子和元選用遺老召楊文定公于滇南復起徐用錫于家皆會于文貞公賜邸公追念舊遊悲喜交集未及一年而文定公薨踰年壇長亦以老病去公自是悵悵不樂而疾作矣乞歸居數年少愈辛酉秋長男宗文舉于鄉因假裝就道壬戌二月至京脩儀禮癸亥三月補原官四月進經義召見陞右庶子晦日

御試一等擢詹事府少詹事四月輪對授三禮館副總裁八月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十一月充武英殿總裁兼辦經史館事甲子三月十二日奉

旨陞禮部侍郎時公已病甚具摺辭不允及革口授遺疏十八日終于正寢公爲學洞見大原穿穴諸經少年好易晚尤喜譚禮嘗問業于李祖父臯軒先生後從故相國高安朱公桐城方望溪先生考訂往復及專修儀禮覃精凝思按文索義因以窺見先聖之用心一有所獲喜不自禁常強以聒其座人然性服善論有當輒舍已從之故所訂諸篇平正通達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五

鄂張二相國皆許以必傳于後惜乎未及告成而公歿也公天性篤摯憫俗憂事見義敢爲闖山寇竊發官軍旣俘其魁而有司羅織善長械繫百十累疊于道公遇見憐之至都爲訴文貞公請于朝

特旨肆赦人莫之知在浙時輶車所過吏奸民瘼必以告當事潮人陰蒙其福自幼從文貞公耳濡目染國家事皆得其窾要通籍後益留心經濟足跡所及孜孜詢訪籍而記之所在水利河防錢鹽軍政之類源流利弊莫不犁然晚年持論益平實切近自詹事至少宗伯疏陳常平倉穀事宜次陳保

舉宜露封又陳海船免稅宜計船之大小咸切事理可施行其臨歿遺疏曰惟願我

皇上益崇博大之治彌塵如傷之懷法令已極周詳毋以細碎科條啓繁苛之漸臣下但取忠實毋以承順趨走開緣飾之風閭閻之民力日瘁飭外吏惟重撫循而毋滋騷擾草野之利源漸竭戒計臣宜重大體而毋盡錙銖語皆切要言不及私其忠愛之心惓惓然欲吾

君爲堯舜舉身後斯民而樂利之與文貞公如一轍嗚呼是不可不謂賢乎漳浦蔡文勤公選古文雅正需公論次而成佐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五

高安公修名臣循吏名儒傳行于世公生平志在經濟未嘗多自著書間爲詩文雅健清深其言藹如著有文貞公年譜湖授存思擬宋史稿及詩古文藏于家公形癯而神充理勞治繁心氣閒定素與蔡文勤公友善其好賢愛士亦如之一年之閒自下大夫游拔卿貳朝野士大夫莫不慶

聖天子得人公亦感激涕零力疾圖報稱而卒以無祿何歟古稱才難孔子歎之非徒生難用之實難用之而得展其用尤難自前世而皆然于公又何詫焉公生于康熙庚午年十月二十日郊時歿于乾隆甲子年三月十八日辰時元配夫

人黃氏子三人長宗文辛酉科舉人黃夫人出次宗鳳邑庠
生次榮惠側室曾氏出孫拒英壯英祐英宗文出攀英宗鳳
出女子三人皆適名族文貞公弟子獨亨陽最爲後進自乙
未與公交至今閱三十載中間離合不常而相信日益篤公
爲內閣學士具疏自陳荐亨陽以代病革以行狀屬公姻官
君瑜卿而屬亨陽爲墓銘竊自幸果不爲賢者之所棄也然
而感時撫事悲痛固有難言者矣公子宗文扶公柩歸將以
某月某日葬于某里于某月某日道出徐州屬邑斗酒隻雞
迎舟慟哭按公行狀而銘之銘曰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卒

騏驎奔馳一日千里伯樂御之長駕遠畧跡伊始胡爲子總
轡扶桑日方中而遽止魄安寧魂不死納銘幽宮介繁祉

恥園李徵君墓誌銘

徵君李姓諱五達字幼兼別號弦亭居海澄之長嶺祖嗣
略有厚德父長茂孝義傳家子八人長五福已丑進士刑部
主事徵君其仲也幼穎慧八歲從母避亂小山城盜焚樓瀕
死得脫亂平就學讀書必尋思推究年十五六慨然有高世
之志惇行孝弟存誠敬別義利言動不苟儕輩有相聚歡譔
或爲非僻者輒恐仲子知之嘗頌其所居曰恥園作恥說以
自勵故後進稱爲恥園先生爲文章偶爾涉筆自然高古年
三十學使歙縣汪思白始拔之九躋舉場太夫人年高遂不

秋水堂遺集

卷五

空

就試父歿哀毀幾殆寢柩旁三年特爲母勉進食及太夫人
日失明則時時侍側笑語作孺子歡太夫人若忘所苦焉性
清介承父贈公命王家政不有私財贈公知之臨終出五百
金以賜徵君泣辭不受贈公不能奪也贈公歿後百口同居
事兄若父愛弟如子怡怡愉愉門以內不肅而理漳人士作
詩歌之漳浦文勤蔡公序曰仲君賢而無私故思亭一家至
今安之蓋道其實云

世

宗憲皇帝御極元年

詔天下舉孝廉方正之士鄉人欲以徵君應固止之居有頃

制府請公撫軍黃公方伯黃公檄府縣取君事實徵君聞之
赴省辭疏已上無及矣

命下給六品頂帶馳驛引

見尋奉

旨各省孝廉方正年五十五歲以上以知州補用郡縣逼迫
催上道於是徵君仰天喟然歎曰兄弟守官母氏喪明今欲
使我舍親成名則已不孝忘親求貴並復不廉

上亦安所用我哉乃疾走會城投牒乞終養諸當道咸愕然
動容感歎而撫軍猶謂不宜以私情虛

秋水堂遺集

卷五

空一

盛典徵君涕泣請乃為具

疏時朝端大臣若文端朱公端恪沈公咸想望丰采及知不
就益歎惋加敬愛焉徵君得請後三年太夫人歿喪祭哀慕
如禮營兆合葬于武林服闋大府檄促赴京而徵君自以執
喪後血氣日就衰兩目漸翳遂引疾不出委家政於其弟葵
壯伯兄思亭歿居常怏怏日益昏諸弟姪以徵君老且病欲
推產為贍却之曰吾生平淡泊自甘今乃需此耶壬戌三弟
復歿益無聊賴越一年而徵君遂歿矣嗚呼惜哉方元年
詔下時天下同舉者以百數中間飾孝附廉利方刻正以求

便其身圖者無論矣其近正者亦大都託毛義之說以自文

未見有辭不就徵者獨君能然是其孝為真孝廉為真廉所
性根心故不可以人爵易也平生于書無所不讀愛左氏太
史公文章最後嗜近思錄益信學必反求諸身故雖道不顯
于時才未施于用然即其平日所為洵可為篤行之君子矣
徵君生于康熙某年庚戌正月二十一日辰時卒於乾隆
八年癸亥正月十二日申時年七十有四配安人周氏邑庠
生崗女子男三六齡六言六宜並邑庠生女三人並適士族
余素兄事徵君三子皆從余遊知君獨深乃為之銘曰

秋水堂遺集

卷五

空三

匪孝也為不忍離其親匪廉也胡不可榮以祿雖金玉而遐
心宛白駒于空谷徵君之藏高風肅肅勒我銘辭以勵世俗

丁氏兩孝婦碑

龍澤丁氏一門二孝婦姑康氏婦龔氏皆以奇顯今

天子崇詔旌表且崇廟祀者也康氏歸生員丁朝輝性至孝姑嘗病劇醫者逃夫憂之與康中庭籲天泣數行下康私有所祝祀畢遽起取利刀割臂肉二寸許欲以啖姑夫色動呼號隣人觀者皆感泣曰天乎當鑒若婦令姑有瘳也果啜羹而病愈後康氏疾病長子元房婦龔氏亦割臂以進康氏病亦尋愈當是時家人無知者元房入室見龔氏形體甚衣左袖朱股詰其故不答索而視之則臂肉割其半血濡縷不絕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六

於是人咸歎丁氏一門之內兩世之閒婦姑奇孝相後先爲古今僅事也夫好名之士有所希冀矧股廬墓無不可爲故君子弗貴焉若夫婦人女子至性所將剝膚下顙彼豈動於榮名者哉嗚呼若二孝婦者可以尸而祝矣因爲論次其事俾丁氏鑲諸石以志不朽

吳齊格特氏先墓碑文

王府二等侍衛諱二綴公於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吉日樹碑表其先塋凡以罷

錫命述先德而垂後世也侍衛蒙古人姓吳齊格特氏先世居噶而親遼河祖諱朝克圖隸正紅旗隨

世祖章皇帝入都 贈通議大夫祖母巴語特氏 贈淑

人考諱色特爾累 贈通議大夫妣巴魯特氏 封安

人 贈淑人贈公天性豪邁勇畧絕倫從征山東有功未

授職年三十五賞志以沒有二子長二集圖次即侍衛皆幼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六

淑人少年矢志食貧作苦殷勤教子克有成立康熙三十三年開於朝

敕賜建貞節坊年六十有六乃卒淑人明大義愛子不以姑

息每從征伐必誠之曰祖父世代從軍幽光未顯汝曹當善

成先志致身王事勿以老母爲念是以二子能奮不顧身爭

先陷陣而侍衛由筆帖式

欽選十五善射轉驍騎校歷陞至敦郡王府二等侍衛從征

五次累著勲勞

紫誥褒封榮及先世非淑人之教曷以致此嘗覽史冊所載

寡母苦節之子多致顯榮蓋蓄極而通者造物之理而琢玉以成章鑄金以就範則又善教之力也斯基之表其可以風矣

秋水堂遺集

卷五

空

秋水堂遺集卷六目錄

襍錄

五文昌讚

魁星讚

關聖帝君讚

二條

孫真人讚

湯文定先生讚

題人行樂圖

題友人妻遺像

趙畏之小照

題謝橘垣像

爲連襟謝晉封題小像

題五老圖

題鄒肖巖行樂圖

題張視侯小影

秋水堂遺集

卷六目錄

補輯

甘露亭

西湖

龍川曉月

王天石贈言孝友匾額

壽耿太守

代

代藍獻其壽黃子寅

在山中喜諸弟至去後有作

正月十六夜感舊

送陳少林丈楚遊

贈五阿兄家歌童

贈上鄰弟新婚

壽人母詩

和葉先生寒宵不寐原韻

和李觀察初春登文昌閣

萬壽圖文

題霞田鄭老先生百壽圖

韓先生傳

康氏族譜序

李母某孺人壽文

沈心齋夫子醵金啓

壽李觀察又徵錦幃小啓

爲鄭姻祖母宜人作壽詩引

爲吳尼木徵壽小引

秋水堂遺集 卷六目錄

醵脩龍江書院小引

與王振聲書

稟謝老師

先慈葉太君行述

城隍廟四月二十日祈雨文

祭八蜡文

代作祭李臨川母吳太夫人文

附錄

陳萬策贈詩一首

夏之芳一首

李光燠一首

蔡大受一首

李志遠一首

蔡一詢一首

張秉誠一首

吳鐸二首

林夢斗一首

藍授世一首

陳鏡四首

李清載八首

蔡新一首

洪世澤三首

官獻瑤二首

吳鐸二首

趙宙度二首

李清穰一首

劉芳藹輓詩一首

傅爲訐一首

秋水堂遺集 卷六目錄

雷鏐一首

蔡新五首

張壽介一首

吳鐸二首

鄒承顯六首

王言一首

復齋莊府君墓誌銘

方苞

祭莊復齋先生文

李清穰

淮徐海道按察副使莊復齋先生傳

袁枚

漳郡志傳

秋水堂遺集

卷六

南靖莊亨陽復齋著

襍錄

五文昌讚

祀曰勾龍棄爲后稷神配以人匪云回遜文昌五星斯文是職爰立厥配聰明正且豈神牖而鬼輸惟虛靈之弗失

魁星讚

維魁之星象主文明爲鬼爲斗誰貌厥形土木丹青司文之衡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吁嗟乎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魁之

秋水堂遺集

卷六

不靈

關帝讚

孔孟程朱不可以喻婦女堯舜禹湯不足以服老兵普天歸命維侯之靈蓋由屈極而伸亦曰誠精故明

危坐山容忠誠內發氣塞天地光爭日月力撥孫曹心尊漢闕志在春秋萬年碧血

孫真人讚

膽欲大而心欲小知欲圓而行欲方唯與道合乃與神通出千金於海藏垂杏橘于無疆豈徒誇黃芽白雪白虎青龍

楊文定先生贊

學問醇正品行端方煌煌

天語雲漢爲章學所從受安溪之傳真知篤好終無閒然力行所知願公同好隨其接遇必傾懷抱品有由基繼善以成內外夾持泉濬科盈慈祥周浹寬裕不猛見義必爲仁能生勇樸拙自守逆億弗萌奸弊釐剔明根於誠溫恭之至輸爲

光師門

題人行樂圖

秋水堂遺集

卷六

吟風弄月對酒當歌頤爾心神黃髮皤皤人生行樂富貴則那詒孫翼子爲穀如何

題友人妻遺像

色也害德情也勝義德義承夫妻道無愧惟家之索不獨可晨無違夫子厥問亦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知子之好維佩以報如何不淑中道棄捐夫有良朋況也永歎維深有荷維鵲有巢遺像在懸靈爽匪遙

題趙畏之小照

傳神者甚麼現身題詩者如何說法拈來試問大家客亦知

夫水月

題謝橘垣像

肅而穆者其貌沈而毅者其神雖青衫以終老隆譽望于鄉
隣繫圖像之在懸用啓佑爾後人

爲連襟謝晉封題小像

當年識君初束髮秋水爲神玉爲骨連襟更復相往來醉倒
玉山高興發自余去作燕雲遊春風幾度十年別歸來頭上
已二毛君獨鬚眉未懸絕意圖作少亦作老正是強仕之時
節願君努力及茲年寶樹流風未銷歇

秋水堂遺集

卷六

題五老圖 爲五阿兄壽

三

五星之精降爲五老資始一元妙凝三寶日月長明靈光內
葆松石爲師使君壽考

題鄒肖巖行樂圖

衆人皆醉君胡獨醒醉者山頽醒者齒冷雖戒精醕終成醕
酌不如老僧空一切境

題張視侯小影

那張郎君沒真頭角這張郎君有真面目挾彈羈鷹吹簫度
曲千載風流依稀可續

補輯

甘露亭

嘉靖中甘露降御史李元陽表賀太守孫裕建亭芝山頂以誌瑞

茂陵仙掌成縹緲臺廢聞啼秦吉了甘露何年降海隅
危亭不日凌雲表郡侯名勒石碑陰御史章馳楓陞枚

此度登高問玉盤山空月落霜天曉

西湖

潘浦縣治之西宋邑有趙師緒所開闢後人文日盛明黃道周爲之記碑今尚存

西湖雅與澗江同襟抱城西望不窮二月桃花紅滾浪

三秋藻帶細迎風流環鹿水浮佳氣影倒梁山浸碧空

頻向小亭亭畔立舊碑猶沒紫苔中

秋水堂遺集

卷六

四

龍川曉月 龍康縣

龍川蕩漾碧波流月印空潭露未收蟾兔入河殘影麗
嫦娥臨水曉妝秋浮光欲曙翻青荇沈魄凌晨動白鷗
起向江干思乞佩明珠一顆孰能儔

王天石贈言 孝友匾額

五月九日城南市上逢君把我臂見君手持一卷書
我道詰朝行入試忽然問我索長篇云是劉侯旌典事
劉侯旌典事如何便以卷書揭相示中有紳士劉一通
約畧頌君孝友至雙溪才子贈言多寓日續紛忘姓字

君家內行人所知司牧褒旌良厚意祥光四射滿江城
童叟喧呼聲動地從茲和氣洽堦除前哲曩賢堪位置
笑殺我輩二百人只解縣門空拔刺不辭固陋作長歌
慷慨羨君已心醉

代作壽耿太守

高才空冀北雅化起漳南俗變漓爲樸民同苦作甘撥
雲天有二戴德字爲三春酒釀初熟稱觴醉共酣

代藍獻其壽黃子寅

大名高紫帽小試就青氈首荷盤雖冷蘓湖業已傳龍

秋水堂遺集

卷六

五

門思永託馬帳恨將遷預作躋堂慶還如祖道筵問奇

欣自昔載酒又何年爲祝三珠樹移栽向日邊黃秋滿將歸時

生預爲祝壽

在山中喜諸弟至去後有作

諸弟翩然至相從慰寂寥來時花正發歸去夢無聊縱

酒原非癖行歌不是驕中庭有嘉樹風雨莫漂搖

正月十六夜感舊

仲舉今何在依稀下榻時青蓮空有女伯道竟無兒月

入閒房苦風生宿草悲木蘭花下坐誰與共題詩

送陳少林丈楚遊

丈人將有行遠在瀟湘側欲行如不前行不可得我
病舌徒存終日無休息方謀歸山中卧看秋山色久作
忘年交相視皆莫逆念此長遠征無能丈人役回由相
贈處殷勤互爲益努力返故鄉無爲長作客

贈五阿兄家歌童

當筵按拍唱清歌幾度聞聲喚奈何東日兒郎年最少
南樓老子興偏多已同金谷珍珠買不數胡姬細馬馱
我亦知音能顧汝莫辭一曲更婆娑

秋水堂遺集

卷六

六

贈上鄰弟新婚

喜汝今成立嬌慈得婦時應承先子志莫負伯兄期占

與鳳凰叶兆爲室家宜須令老執友吐氣一揚眉其父子肅

與余交厚者念之撫然

壽人母詩

三月陽春好慈親介壽筵綵衣翻膝下珠履曳階前萱

草知迎日蟠桃不記年麻姑來報道同是地行仙

和葉先生寒宵不寐原韻

霜華冉冉鬢邊生祇事寒宵夢不成莫是青鸞啣信至

胡爲白眼對參橫挑燈獨取醉醪酌掃雪誰將活火烹

安得壺公傳妙技縮卿衾枕入彭城

和李觀察初春登文昌閣 調最高樓

東江閣春色正來歸登眺俗人稀畫欄勾引詞章客和

風披拂艷陽時閱消除揮彩筆寫新詩 試看那水光

明又麗試看山容晴更媚紛四望眼如痴南窓北牖芳

菲人民風物候使君知慢言旋情款款日遲遲

秋水堂遺集

卷六

七

萬壽圖文

萬壽圖者爲宋陳居中所作合百老人于一幅而通計其壽則是人各百壽也然商山四老與香山九老洛社羣公著名史冊流光後世者率皆未及百歲則此百老人者固曠世之瑞矣嘗考漢寶公年一百八歲晉趙逸年二百歲魏羅結年一百二十歲總三十六曹事精爽不衰其他碑史所載尚不勝屈指合百人而計之殆又不止于萬壽矣試披圖一覽而皓首童顏爽人心目吾安得邀天眷而與百老同遊于山水中耶

秋水堂遺集

卷六

八

題霞田鄭老先生百壽圖

取商山之皓香山之老洛社之耆英作一圖爲百壽者百以壽先生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先生令林縣召內部出牧岢嵐州政教宜民桑梓之望允矣君子壽可知也抑詩又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夫苟樂其心不違其志葆真全神將與清寧無極其視圖中人又不足爲一呖矣

韓先生傳

韓某天寶人也美髯豐下雙眸炯炯爲人端重慎密少時卽受林三教先生心法於同郡盧生初行良背一日夕遂窮其妙自是或坐或起或歌或笑一食或盡米數斗或竟日不食不能自禁亦不自知者一歲有餘舉家大駭咸咎盧生盧生亦怪之比醒試詢向者所爲則皆遊洞府登雲路排闥見帝或晤對列眞也不數年盡得盧生之道時時靜坐日有所得充然自樂雖爲諸生奔走試事而視功名事業漠如也常爲人却病往來漳郡凡有病者延入卧內靜坐片刻盡悉其症

秋水堂遺集 卷六 九

候病亦尋愈人不能測其所以然然非有積善之家雖敦請終不肯往余素疑其說一日因病喉痛委頓牀褥聞藥石皆不效水米盡絕適先生至爲余坐食頃余卽霍然而起噉飯半盂若未嘗病者余始信其術之不謬也晚年道益高養益純能于靜中神遊他處歷知外事纖悉不遺秘不示人所遇極窮不以爲感曰吾命固然耳一日過其徒口若宜及早努力吾將不久人世矣卽回家處分家事居數日端坐而逝時康熙某年月日也

康氏族譜序

康氏族譜者康石卿所譜也譜止四世者何石卿所知只四世其遠者不能知也人惟一本不可有二詩曰緜緜瓜瓞民之初生隆一本也又曰緜緜葛藟在河之許蓋傷之矣今人有不知其先世者往往自附望族侈爲顯榮深可悼歎昔郭崇韜過汾陽墓下馬拜哭而去狄青旣貴顯不肯祖梁公君子謂青賢於崇韜遠也然則石卿其賢乎哉石卿又云相傳康氏之先出自海澄居南溪十一世若以三十年一世計之已三百三十年當在明永樂間而海澄爲隆慶時所置縣距

秋水堂遺集 卷六 十

今纔百五六十一年耳後先不相當直故不可信

李母某孺人壽文代作

吾聞漳上李思亭先生吾同年友也家以孝友稱余心慕之嘗問家法焉

今上御極之七年其子元會需次于都謁余曰吾從伯母今茲幾十某月某日爲設悅之辰願乞先生一言以爲壽余曰以先生之家鄉人薰其德者猶當善良况群從娣如輩乎子試爲我言之元會曰從伯母孝而能敬慈而能義節儉而有恩佐從伯父事父母夙夜敬其宮事雖甚愛子而不爲姑息身著椎髻布裙而有求假者周之不少吝數年來專家政肅

秋水堂遺集

卷六

七

其爲容裕其爲仁居簾閣指揮一言一行皆中儀式雖吾祖母母氏屢嘆之惟先生勿鄙也余曰有是哉俗之敝也男婦有行者鮮夫慈子嗜利陰之性也犯順逆長少年之樂也教之不端習與性成禍中其身悔不可追而家亦隨之閒有婉義之婦孝愛之子爲始基者必大蒙故業者必長吾閭人多矣見五常順逆報施以類蓋不差壘黍也今孺人配君子無違德教育得母道諸子皆成立詩云其類維何室家之壺類者何善也壺者何深肅之處神庥之所凝也壺而類焉其自天景命申錫無疆固其所矣吾今卽以先生之家之受祉者

壽孺人其不亦可乎試質之先生以爲何如也

秋水堂遺集

卷六

七

沈心齋夫子醴金啓

洪維心齋沈老夫子校士吾閩克寬克明矢公矢慎謳歌既
徧于海國春錦旋苦于邊城皎日當心已捐軀而入地密雲
不雨空搔首以問天昔在及門曾裏義舉尚餘供祭久困追
呼點鉄可爲金嗟莫逢此異術續絲以成縷寔有望于吾徒
七十老人復馳尺書而呼將伯二三同學當効寸草以答春
暉匪獨私情且彰直道謹啓師脩築客雲城勤勞以辛故中
開云

秋水堂遺集

卷六

三

壽李觀察又徵錦幃小啓

竊惟榮戟再臨頌仁人者兩郡稽帷重駐美君子曰萬年吹
吹律于林鐘逢覽揆于初度時維夏日猶冬日之暄候應薰
風暢惠風之氣共沐春臺過化歌一路之福星願假錦幃陳
詞祝三多于壽且各將忱悃祇獻岡陵謹啓

爲鄭祖母宜人作壽詩引

通德高門傳經淑配卷雲鈿碧光浮林縣之花樹背草青色
奪嵐州之錦荷龍光于象服着綵戲于萊衣攬初度者七十
一年頌宜人者萬有千歲茲小陽之令序際既望之芳晨同
學名儒偕登堂而拜母能詩才子羣獻頌以稱觥川方至而
月方盈竹長苞而松長茂爰從諸友步厥後塵用綴一言聊
以介壽

秋水堂遺集

卷六

四

爲吳尼木徵壽小引

地入龍山樓高燕翼中有翩翩公子久稱得才人維伏月
既望之晨實花甲初週之度金蘭無遠蘿薦具依十二屏風
思譜南飛之曲三千珠履應佐西姥之尊佇獻九如恭疏一
引

驟修龍江書院小引

龍江林子明萬歷開號稱三教先生欲驅釋道二門同歸孔氏以中一之法授學者使治其心又能以其緒餘却一切疾病衆咸宗之康熙中有余者傳其學來遊于漳爲人却病無不愈因率學者構小祠于淨衆寺之北以奉先生迄今四十餘年地甚陳君謀同志共新之問序于予予謂先生心法人多聞而疑之不知其爲周子主靜程子主敬之說也却病之方又即孟子持其志無暴其氣之旨也學者從事于此而求其端則治心以治氣入道爲有階矣豈非孔氏之支流

秋水堂遺集

卷六

五

餘竊哉且是說也行則人無奇袤物無天札亦聖天子化育之一助也予故善陳君之舉而序之

與王振聲書

伏惟老先生荷

聖王之知畀衡文之任爲我國家得人古所云三十年文章經濟皆從此出者老先生今日之謂也晚不孝輩深先慈道喪解組以來了不復作仕進想比年授徒漳上以昔所竊聞於吾師者論及同志思欲廣吾道之傳而德薄能淺未必能有所造然竊以此自藏其拙寸心亦用自娛也孫祖臺下車晚適歸山中及到漳接所寄厚貺感激何旣海角鄙人尚蒙眷念老先生高誼上薄雲霄矣雲海茫茫相見未知何日每讀書有疑難處無可質問輒念老先生精湛之解神思飛越奈何奈何近聞

秋水堂遺集

卷六

六

皇上有頒歷算書未審卽老先生前所脩者否恨不得一見也茲因孫老祖臺之便肅此候安伏惟順時自愛以慰蒼生之望臨楮曷勝瞻注

稟謝老師

門人莊亨陽謹稟老夫子大人萬福萬安前聞老夫子得膺
寵命仍鹽司楚南不勝手額嗣聞邸抄又復意外之變未審
斯人何所佚于夫子而爲是蒼蠅貝錦之詞也今者蒙
恩致仕爲國家計則甚可惜爲老夫子計又實可幸何者習
坎不如出坎從此謝韓范而樂孔顏以究吾學以全吾真鴻
飛冥冥代人何慕則是斯人之大有造于吾夫子也何爲不
錄哉門人自守徐以來災賑頻仍形神爲憊去歲蒙
恩量移淮徐海道而今年三屬仍被大災心則如焚身則如

秋水堂遺集

卷六

七

溺某病日增老態百出然尚不能自逸環所屬千里而遙皆
必有車轍馬迹日下巡行災地高日而嗟雖有良謀無所建
白亟欲乞休又以大計在即例不准告待明年春後便當決
計歸來矣費伴至徐門人正在東海未能一面接讀老夫子
教爲之慨然門人邇來有意外之需歲入耗半納手知寒良
用自歛聊附土銀二十兩乞爲此入賜到新刻尚未及觀知
必有以發我矇者所示明史門人並無此書儼齋刻本亦未
經見想江蘇當有此尚容訪求耳端此奉覆恭請鈞安暨太
舅并合門安吉餘不盡

先慈葉太君行述

先慈姓葉氏外大父岳伯公爲漳平學生博學嗜古老而彌
篤外大母吳氏娠先慈將婉之夕夢蘇東坡先生入于室故
諱夢坡幼而聰慧外大父每讀書輒從旁觀聽盡記其形聲
及長遂通大義時舅氏豪放遠遊獨先慈左右就養愉色婉
容二人顧而樂之幾忘舅氏之不返也歸家大人婦迺克脩
孝養傳至而雞鳴味且儆戒有加先祖尤禮敬焉生亨陽四
五歲曾乳哺卽口授唐人詩百餘首并鄉黨一篇及家大人
攜亨陽教授村落閒歸則先慈躬自課督日授經書嚴背誦

秋水堂遺集

卷六

六

又時時援古人孝廉忠節遺事以爲訓禁止嬉戲狎侮有不
率教則引杖箠擊或對案不食須叩頭謝過乃已時舅氏已
歿家大人迎外大父大母以養外大父又卽世獨外大母存
每見先慈誨亨陽必流涕爭之先慈泣而對曰兒豈不愛子
顧不如是無能有立也世間不肖子貽父母羞辱者何莫非
婦人姑息所誤乎且先人之言至老不忘及今不教後無及
矣稍長遣就外傳有客至必窺其所爲若論學問文章則爲
設有假家雖空乏而嘉客信宿無不夷憚以去雖古稱陶柳
之母不能過也亨陽旣補弟子員亦教授以糊口歲時省覲

必問學業何似常戒亨陽曰學者晝有爲宵有得故月異而歲不同若窮年累月一不能有所發明無爲貴學矣至亨陽鄉舉之後得從安溪李文貞公受業歸每有詰問敷析明暢先慈乃大喜曰今非復阿蒙類矣汝從前殊憤憤不吾慊也歲戊戌亨陽成進士留京教習例不得歸南望白雲悽然隕涕期滿

御試一等需次都中雍正元年春始授濰縣知縣自以二十年來衣食奔走子職有虧每視人杖屨枯樵依依膝下輒愀然神往今可以償所願也于是遂迎家大人先慈及弟亨德

秋水堂遺集

卷六

九

之官舍舉家就道溽暑開關六十餘日至江南沐陽縣桑墟旅舍而先慈以暴疾殂矣嗚呼痛哉先慈義方教子心力交瘁未享美報遽殞厥身茫茫天道其謂之何豈降命不可復反歟抑所謂福善禍淫者舉繆妄不足信耶若以亨陽奉職無狀裁及其親則又竊自惟入官三月事無不可對人言者胡爲乎桑墟去離止七日之程而天之降割曾不少延使亨陽抱終天之恨也嗚呼痛哉微官誤人一至于此向使亨陽絕意仕進菽水承歡必不至以先慈垂白之軀冒數千里炎蒸委命于逆旅是則先慈之歿亨陽寔爲之其又何尤乎先

慈恭儉好義善治家劑盈酌虛各有條理家大人因得一意

問學以詩酒自娛辛卯以後家大母年益高先慈奉事尤謹諸父從兄數破其產先慈常爲賑給族黨中凍餒無告每分所有以周之平生未嘗失言色于人鄉里無不稱道者先是家大人欲爲外大母立繼嗣外大母不喜曰若卽吾子也何以繼爲先慈朝夕諫久之乃以姪爲嗣外大母沒後先慈字之如子爲之娶妻旣別居則給產業生三子又取其次者以繼亡舅之後衆咸義焉以故亨陽倖登一第人不稱先慈之教之嚴咸謂先慈行善所致也先慈生于丁未年五月初十日卯時卒于癸卯年六月二十三日戌時享年五十有七歲歿後數月始奉

秋水堂遺集

卷六

十

恩詔自八月初三日以前內外現任官員俱獲封典因得勅贈孺人子二長亨陽娶戴氏次亨德娶張氏孫二拯自亨陽出持自亨德出俱未聘女孫三二亨陽出一許貢生吳諱鐸公次男瀚一許同年舉人張諱壽岳公男標先慈歿乃殯一亨德出者尚幼嗚呼亨陽本謂得祿可以養親孰知因祿反以喪母六月二十七日訃至濰五內裂抽以生爲恨又格于例不得奔喪扶輓益用自傷乃令亨德先以喪歸八月初

六日攝篆者始至遷延兩月方行交代又不肯出結聽南返
至明年三月旬旬籲上官乃得回籍守制哀毀餘生加以憤
懣疴瘵繼作伏塊呻吟每和墨伸紙欲述先慈遺事涕泗交
頤兩目一無所見今病稍愈乃能執筆畧舉梗槩昏憤遺忘
語無倫次惟望 大人先生龍錫鴻文垂諸史冊感且不朽
矣謹述

城隍廟四月二十日祈雨文

某奉

簡命來蒞茲土神寔相予爲斯民主三月廿六某始受事幾
及三旬雨不入地四月初七黃霾其風自茲以還烈日焚空
麥縮其穗穀槁其苗嘉禾不殖民腹將枵嗟彼黔黎亦有何
罪罹此鞠凶使我心海政刑不節寔某之愆凡有殃咎身甘
受焉敢告明神爲民請命召雨回風蒼生有慶

云

職某無任云

祭八蜡文

爲蝗蝻生發籲請神力速弭天災立救民命事竊惟天人感
應幾微不爽政治有得失而災祥應之維邑頻年旱荒困苦
已極惟望茲麥秋有獲不至于流亡豈期蝗蝻倏起北郊白
底馬頭蜂屯蟻聚雖羽翼未成而有食苗之氣竊思災不
廬生由人所召毋乃某寔失職致罹天譴然而守土庇民衆
災捍患年不順成八蜡不通則我與明神均有責焉職受事
日淺善政未著拯救無方敬陳飢餓躬行祭賽惟望尊神顯
厥威靈正當蝻子未成之際速賜潛消其有隣封未入境者

亦卽併爲殄滅則民荷神庥感神德矣爲此理合備由具牒須至牒者

秋水堂遺集

卷六

三

代作祭李臨川母吳太夫人文

嗚呼名賢特起間氣所鍾必有賢母挺爲女宗靡監勤勞來
諗不遑條爾云亡惻焉斷腸繫太師母惠心蘭質幼讀父書
長續兄筆作配封君館于貳室滄澗承歡女也子匹載育吾
師昆弟五人授經畫史六藝具陳作母作師率義率仁果也
吾師行道立身子以母賢母以子貴經濟文章揚名當世外
任封疆內歷卿貳

紫誥褒封尊榮備至過門者三奉觴上壽迎養者再色怡遷
豆盛德備福流光積厚昔撫廣右

秋水堂遺集

卷六

四

天語俯詢北堂鶴算

宸翰叨恩顧謂吾師四字是賜俾爾母壽王事爾寄出者効
忠居者致孝匪懈罔極是曰無報去歲奉

命祭告先陵請假省親禮竣遄行刻期膝下勞苦生平違家
旬許風木遽驚吾師抱恨臯魚踵歌朱紫華榮不易辭蘿如
怨如慕無可柰何幾分受業欲展蓂莢等思源憐存歎逝
有母如斯曷云其萎南望傾觴潸焉出涕爰製哀辭以當舍
礎尚享

附錄

恭贈元翁年長先生赴濰榮任

陳萬策

同在扶風絳帳前相將共上大羅天鴻文舊摺

仁皇代簡命新膺

聖主年邸第最難今日別濰川應有德風傳讀書到此方成用莫作迂生老蠹篇

恭贈元翁先生赴濰榮任

夏之芳

頻年留滯金臺客劇邑今從吏放衙細束病身垂印綬商量經術課桑麻海雲遠釀隨車雨春鳥新銜到縣花

秋水堂遺集

卷六

七

叔度此行應已暮等閒襦袴著聲華

恭送元老年長兄老先生榮任

李光墀

聖世重清士吾曹各宦遊彈冠綠髮攬轡出丹邱東岱歸

然近霸風最勝留昔吁功利急今用德仁柔微祿供滄

漚朝衣易敝裘經生原白面家母看青眸憂俗羞黃耆

哀幸恤要囚即斯行獨是何事詫同仇堅壘存吾道開

城與物謀當春花柳弄惜別肺腸援病爲思爾衰貧

向就籌長安如更到多角共綢繆

奉別 元翁老門長兄赴濰榮任

蔡大受

同門共諧黜朱衣更復後先宴曲池蓬我宗翰虛石

羨君出宰重於時花迎墨綬鮮鋪錦柳拂銅章翠滴絲

此日寒亭來竹馬會須京國避馳騎

恭賀 元翁父臺年先生榮任

李志遠

百越才人舊有名簡書新命慰蒼生雲門山北霓旌過濰水橋邊竹馬迎化日方舒看鳳翥仁風漸被望琴聲

丹除常憶隨肩後握聚今朝喜氣盈

恭呈 元翁老父臺

蔡一洵

雲飛簌簌貢齊東竊喜蘭馨臭味同鶴舞春風花滿座

秋水堂遺集

卷六

八

琴調清夜月橫空文章驚看傳天鳳經濟遙徠集澤鴻

翹首孤山咫尺近德星猶射夕陽紅

乙巳冬日喜遇元翁老先生話舊率筆呈教并求尊楷

八法

張秉誠

漳江一別分南北踏雪看雲空寄憶公上長安醉杏花

天衢躍馬黃金勒我獨馳驅五嶺間百闕衝笑靡休息惟同

燕雁結儔侶不似鯢鵬展羽翼今秋觀海來驚島轉到

芝山華舊識公時服闋在丹霞忽然會面開顏色披襟

恰喜對陽春舉酒當歌吐胸臆公之孝友善家庭公之

文章華邦國仙標合侍承明廬花封庸足託社稷牛刀
少執試烹鮮三月化行聲唧唧方今

聖上重才能會有徵車隆袞職即欲居山暫養開弄月吟風
焉可得人生會合良有時猶幸相逢話頃刻公眞七步
八叉才詩情筆法兼精力爲我高唱大江東伸紙淋漓
飛翰墨鍾王顏柳傳格上好憑尺幅作楷式裝成攜此
竟他往終日相親如侍側

奉別復翁姻老先生承 召入都 吳鐸

地僻園林好逍遙過幾年一登黃閣上不住白雲邊此

秋水堂遺集

卷六

七

日家山遠何時旅雁傳遲君千里駕今夕共留連
草野終難隱

朝廷復任賢須知金馬客應伴玉堂仙樓閣千山對園林一
水連相過話離別此去莫徒然

奉別復翁老先生承 召入都 林夢斗

雲山迢遞去翩翩萬里秋風正灑然

聖主蒲輪徵夾漈詞臣金殿試青蓮崇親願遂閑居日益國

欣看利濟年冠蓋久稀從俎道爲君老作送行篇

送莊復齋進士 內召榮行 藍授世

天地泰初交拔茅以其彙廬庭闢四門冀野不留驥先
生昔治民烹鮮聊小試陟岷賦歸來趨庭日養志事親
事已完致身義方始講學在閩中桃李栽次第

帝曰咨國學造士良不易經明行乃脩疇能佐汝位大臣舉
所知束帛因而至先生出事君正心與誠意作教明人
倫師道端不愧師立善人多天下從茲治

四言詩四章奉賀 復翁老夫子 陳鏡

文明啓運如日如星綱維閭嶠寔毓秀靈篤生夫子羣
生典型瞻言太學明德惟馨

秋水堂遺集

卷六

八

科名鼎盛出宰花封龔黃之侶濂洛之宗顧惟碩學未
率三雍公今翔去吾安適從

橋門鼓篋實荷忻懽趨承几席如坐春風河汾氣象旦
且熊熊琴材見賞爰及爨桐

昔日昌黎亦從太學迴翔吏部望尊山嶽接踵才名惟
公先覺爲國之楨亦尤吾學

小詩四首奉上 元翁老先生 李清載

屈指當今誰碩儒先生道與昔賢俱淵澄雅量涵千頃
澹白冲襟在一壺心蹟遙從書冊見謀猷正是盛時需

他年枳棘會棲得腰笏空煩何易于孫可之有句易于

報東長生甘雨霏膠東花樹倍光輝魯山忽駕單車去

彭澤曾拋五斗歸平度風牽黃蔑艇歐秦秋染碧蓑衣

南唐有芋魁飯豆尋常事當識先生戰勝肥

白雲嶺上絳幃開十載虛舟去不同漸覺魁三稀入夢

宜知尺一頓相催召公遠向徐方至江陰公李渤初

辭少室來世宇昇平千古事辟雍鐘鼓暫追陪

鯁堂勵操凜如秋擢置天官節更迢倬屬難邀書紙尾

皂叢佇待上螭頭中原士論憑槐里今日朝端重馬周

秋水堂遺集

卷六

七

一首白駒煩三復莫因鱸膾憶滄洲

再踵原韻奉上 莊世伯老大人

憶承嚴訓對先儒兩版衙門朝夕俱祇自低頭安劣拙

誰能張口辨瓠壺學如譚虎從師勘術比屠龍豈世需

十載于今逢父執鈞天忽聽奏鐔于

清風穆穆四門開獻納都從蓬島回龍沼麟郊符已兆

天時人事日相催何心便作孔融去容易招將王貳來

輦下有誰排紫闥薦雄微省與趨陪

疊疊清言玉屑霏珠旒幸親德星輝蓬門客有梁松拜

虛室人從叔度歸千里太行餘白汗十年京洛見繡衣

強安砭足非吾願骭髀寧能慕舉肥

景物淒清度杪秋明光捧匣曉風適當空磊磊星千點

升寒纖纖月兩頭未覺薄書哀老子尋思鵬鴉說莊周

萬人如海玉城裏大隱應看作十洲

辛酉維夏 復齋先生以銓部之楚分府賦此贈行

三十二韻

蔡新

夏景吐清暉春花留餘綉庭際布新陰野色紛葱蒨臨

風誦白駒繫維勞繾綣既念素心人况復

秋水堂遺集

卷六

三

朝中彥我

皇御極初置羅巖谷徧神雀不穩棲機縷綴紫燕碩果慶得

與潔食酬行願摩挲撫石鼓羽翼功經傳奪席二載餘

司封又登選清晨入銓曹薄暮歸講院攬轡慨澄清名

流盡目胸著論邈時英搜探窮奧衍小子未登堂規尋

矩與個憤排塊三隅割切循八線先生去歲授余三角

遂令孤陋安牖隙窺曦現以茲樂歡聚忽忽如奔箭星

霜未雨移時事更參差變琴鶴出燕京鳥歸楚甸徹車

轍尚圓陪馬蹄猶健車逐新人驅馬還舊主戀如何數

晨夕中焉不眷眷此行望鄆鄆道經洛陽縣禮樂總如
公中州訪文獻衡岳鬱嵯峨江漢垂組練斬黃控紫泉
襄樊枕洛汴古來形勝地撫蹟流英盼南登岳陽樓極
目湘潭澱烟火匝村墟禾麻錯蔓莚先憂後樂心肯使
溝中怨雖非百里才暫假揮巾扇賈傳出長沙前席虛
便殿行矣驅毋疾宣室猶思見

復翁年伯赴楚榮行 三首

洪世澤

經書滿腹是儒宗更有詞華哲匠同大雅莫辭分刺去
高懷會向洞庭空鄆中雪調新添白洞口桃花舊自紅

秋水堂遺集

卷六

三

三楚由來騷賦地看君坐嘯對雄風

腹笥便便今秘書蕭然兼兩映征旗常時退食開三篋
此日皇華載五車文雅分符增氣色大賢蒞郡自聲譽
主恩到處皆堪報莫謂丞哉能負余

吏事紛紛異似毛南邦人士望仙曹應知粉澤需文雅
莫是風塵困鬢髮此際遙看士元足異時自脫呂虔刀
行行休損平生志半刺能分撫字勞

奉寄復齋太守 二首

官獻瑤

見說淮黃流尚高萬家瑣尾待恩膏飛鳴暫爾棲哀鴈

泛濫還須掣巨鰲解障百川雙手抵能安半壁一肩挑
招招只恐無舟楫目斷徐關江海滔
清節人傳豹節羔可憐無暇得雲璈素刀縱說盤根利
毀室安能未雨綢河伯不仁來疊浪水仙多恨起秋濤
哦情早爲先生盡浩浩聊當流水操

奉寄復翁姻老先生 二首

吳鐸

縱欲臨風問起居使君無暇割雙魚黃河不獨憂民隱
乘傳還如畏簡書但恐勞人生白髮須知良牧出

丹墀十年懸隔空山裏老病猶能帶杖鋤

秋水堂遺集

卷六

三

知公嫺吏治新

命到徐州已忍蒼生望能寬黃屋憂故人官上郡賤子老
孤舟報國何年畢相思無日休

一別經年杳無音耗想朱轡五馬已入彭城矣值陶尉
之徐其人謹恪託寄小詩聊以代柬情見乎辭謹問起
居不勝翹企 二首

趙寅度

跋涉憑陶尉脩途寄遠書不才多病者

主棄故人疎守郡揚風雅離羣久索居天涯正誰憶君子在

南徐

北闕迷漫樹南天點澹雲關河千里隔消息兩無聞勝概歸

賢王災黎得使君何時重相見杯酒接殷勤

口占奉呈復齋老世伯先生

李清馥

一方上廬

九重天特選循良障海堦已幸浪平千頃碧那堪野曠萬民顛推恩及物行新政舉目飛鴻尚可憐最是天心仁育處精誠可感待廉賢

秋水堂遺集

卷六

圭

恭輓莊復齋先生

劉芳藹

世間留古直何可少君心民命擔幽獨人知任淺深驕縱展足金玉遽亡音正氣歸閩海春風苦爲吟

傅爲訥

人生千載後尚與古爲徒矧茲同時人寧以跡親疎觀而不相知雖有亦如無相知不相見生死會相乎卓哉復齋公今之古丈夫落落昧平生聞風想楮模雷君即官名錄爲我語歷歷世人殊寸心懸在口任真無所拘妙學窮造化公精于天文浩氣塞空虛榮辱比牛毛休戚切

秋水堂遺集

卷六

圭

肌膚朝野之所賴吾輩氣不孤方期殫厥用而乃遽逝平宦遊五六年清節留南都列郡隕所庇遠近痛號呼哀音傳薊北知交各歔歔歔歔亦何爲世失一真儒競爲大小招招魂返故間神靈未磨滅此後應知吾

雷鉞

遙聞捐館信夢醒半疑猜蒼生方有賴造物肯相推迢遞中丞札陳可齋撫軍書來悼頓足吞聲哀輿思君素履勿勿英風來萬鍾等一介道義任取裁共處海嶠中千里莫追陪丹霞一把臂胸次洞以開念茲勇退人

心馬甘草萊

君宰淮以難
諸家若十載

適有大賢薦成均藉育才

楊文定公薦

公卿咸折節注目展規恢即署歷民事

補國子助教

嚮江河隈一麾駐呂梁洵聲喧

君赴徐州太守任
正值河患時

盡瘁拯昏墊款款恫耄孩呼號慘四野勞瘁寸心灰

聖主

徐海

徐海道轉盼不次擢力此狂瀾迴

何遭二豎厄于焉棄塵埃同心得幾人君竟已焉哉

蔡新

半載音書隔三春別夢頻如何身已逝方覺道將伸濟

世非無祿談經昔有隣撫時無憶舊揮淚欲沾巾

秋水堂遺集

卷六

三十五

學脉尊先正松村舊主盟早時聞小陸晚歲得安卿風

義存千古淵源問九京祇今搖落盡誰和在陰鳴

十載遲空谷推賢憶大臣入山心似水許國賢如銀出

處安時遇行藏合古人已膺宣室召肯負致君身

楚北遮留日江南望拯時驚濤翻陸海痛哭問瘡痍淚

近桃花水薪艱瓠子陂由來賈讓策漢代未敷施

昔歲皇華道星輶一渡河談憐宵更短醉覺酒非夢良

會難如此長辭痛若何不堪回首處腸斷暮雲過

余素不能詩忽聞復齋烟老先生仙逝竟夜不寐淚

如逆泉紀事言情聊以當哭云爾

張壽介

憶昔少年時與公同筆硯公學富五車文壇早獨擅弱

冠登慈榜姓字神州徧猶念總角交晨夕共縫繡締結

為婚姻意氣更堪羨公高不仕節庭闈甘侍膳十載隱

深山榮華不足戀

朝廷勤側席邱園膺寵眷授以國子師栽培羅俊彥未幾

入銓曹水心復鐵面壬戌淮徐飢百姓苦仳離

帝命守其土風俗轉恬熙仁聲播遠邇數月陟監司省風類

問俗風紀賴扶持世道傷凋殘非公孰敷施如何天不

秋水堂遺集

卷六

三十六

甲淹忽竟何之可憐淮徐境父老相苦悲哭奠其鵲黍

哀號陳誄詞余也聞之大失色竟夜不寐淚雙垂迴憶

當年相追隨于今不見何凄其吁嗟乎功名事業今已

矣先生令聞垂之千載無窮期

吳鐸

已知陳老沒悲酸又聽元翁卒在官兩友俱亡心慘慘

三冬未盡雪漫漫循行人去思南國墜淚碑存見峴山

目斷芳春惟一痛九原深處可追攀

鄭承顯

中外居官只一心慎勤不憚二毛侵自持忠信師三省
惟事先勞惜寸陰夙夜每懷難報稱庶幾無忝欲抽簪
方欣道德同風盛空賦黃鸝隔葉音

謝傳西州我最親年晏醉後淚痕真雲龍千古崇山斗
放鶴孤飛化石塵淮海耕春歌杵歇閭漳書劍甚廬新
鰲峯衍緒悲何在同首彭城座上春

蔡刑曹主政馬刑曹員外位長淡雙哀一卷詩得公清賞不餘辭

遂寬禮數升賓座看試春衣放鶴時太白識荆容吐氣
長篇揖客許相知三瞻奉檄查看泉河承挑天然顏色引河防工礪縣皆在屬下

秋水堂遺集

卷六

三十九

休光遠矯首東徐暗自悲

碣邑防工大火流迎公巡部老堤頭停輿命我先乘馬
好語隨旌上渡舟風漾白鬚絲幾縷神清秋水月初鉤
誰知幻去湏臾事淚逐河聲未肯休

講學師傳自紫陽憶臨碣學我憂傷曾爲小吏趨承聽
得附名儒汲引光五斗尚無招予座片言適合許升堂
斯文稽古榮如此何地重尋一瓣香

兩袖清風不染塵貧無以飲最傷神屬賢致賻爭從厚
羣庶焚香失所親紅杏馬頭猶有色黃茆岡上欲留春

全歸正配鰲峯祀理學真傳待學人

王言

聲華何意謝朝班昨夜光浮霄漢開當日名會清似水
他年節已重如山薇垣詞賦愁將絕柳岸車騎愴莫攀
知是乘箕還帝側長留姓氏史難刪

秋水堂遺集

卷六

三十九

莊復齋公墓誌銘

方苞

余與安溪李文貞公久故其門下士相從問學者十識八九而獨未見莊君復齋叩之則初授山東濰縣令母就養卒于塗歸而廬墓三年自是不忍一日離其父父既沒隱居教授若將終焉今

上元年楊文定公以大宗伯掌成均薦授國子助教始與余相見西林鄂公海寧陳公問士于余余首言君次某某非禮先焉不可得而見也海寧徧往拜西林使君同官達意至再三君曰吾往見是慕勢也相國何用見此等人將命者以告

秋水堂遺集

卷六

三十九

西林瞿然曰吾非敢安坐而相招也顧吾非公事未嘗一出內城恐時人以爲疑吾平生惡市交莊君以老諸生視我則不妨顧我矣君始入見志相得而自是未再至君自助教遷吏部主事每執稿與長官爭是非或齟齬侃侃言無懼色君成進士出少京兆余旬御史謝濟世門二君夙以抗違勢要著聲由是凡良士皆望君行所志而好權利者則陰憚之六年夏或薦君學行宜居言路引見

上意甚相屬越日

命赴湖廣以同知題補十月授德安府同知逾月擢知江南

徐州府徐仍歲水災君以七年四月至相川澤諮耆民具方

畧請廣開上遊水道以洩異漲且告石林可危未及注措而

石林決沛縣城將潰民竄逃君立起駕輕舸行告父老太守

來與爾民同難爾民何往親率衆堵築七日夜城完在徐三

年兩遇大荒勸賑事飢不暇食困不得眠九年遷按察司副

使分巡淮安徐州海州道至金陵過余北山曰吾再擢俱

聖天子特恩而徐屬水災乃數十年所未有心殫力竭終不

能救斯民之飢溺及爲監司而淮海承屢稔凋敝多不異于

徐命也夫吾聞古循吏精誠能反風滅火每對飢羸遺民中

秋水堂遺集

卷六

四

心愧畏夢寐中時標辟呼嗟今與先生一握爲笑以海州歲歲苦病得脫耳州有鹽河蓄水通商運故障塞海口雖異漲非徧告大府監司不敢開洩及文書畢下而田苗沉沒者已不可救矣陳于制府已定議遇水漲守土吏先開洩而後報聞故數年來未有如今日之樂者冬杪得手書言巡行視災核賑十二月始回徐舊疾復作浹月而其孤使人告喪以遺命徵銘矣云卒之朝猶強起視事嗚呼以君之孝而恨于母者終其身以君之仁而民之顛連與君之牧民相終始不可謂非命之窮矣然抱痛于母而孝乃無虧于父憲民之病勤

事以死而無負于

君凡君之生不作于人死不愧于天寔由于此豈非易所謂益之用凶事者耶君學行為賢士大夫所重後進多宗之將冠鄉先輩戴麥村鑑識妻以族姑泰安趙公撫閩請王蒼峯書院以持父喪辭其家居來學者歲以百計在太學六堂之士少有所嚮者多願為弟子九年京察

上命大僚各舉一人自代內閣學士李于清極舉君公論大服其卒也士民啼號聞者罔不痛惜所著秋水堂集河防籌法藏于家君諱亨陽世居漳州南靖縣之龜山辛卯舉人戊戌

秋水堂遺集

卷六

聖

成進士卒以乾隆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年六十有一父光澤號璞園母葉氏妻戴氏孝于舅姑與君之友于翁亨德並有聞長子脩次子撰孫三人以十三年正月十八日葬于龜山之後隴銘曰

自大理熊君絕世歲始四新余方冀其有為而忽焉隕墜者五人而今復銘君實德之遺視災黎之涕洟

歲底從省役回接老先生手教春秋某某并敝老師遺集滿擬交春和暖即命小頑繕寫不意痰嗽愈劇至十五日氣喘不止勢不能久切囑小頑覓人抄正送上晚

從此不能再見老先生矣竊念一生刻苦自好唯老先生知之甚倘蒙椽筆賜以墓銘晚雖死不朽矣臨終口報書之不宣

此先曾祖在署臨終巧銘遺筆即銘詞內所謂遺命也因搜舊篋得之附刻於末 曾孫 樹金 謹識

秋水堂遺集

卷六

聖

祭莊復齋先生文

李清復

嗚呼師友道遠風靡日偷忠言至論流俗罕投惟公平生出處一致崑玉秋霜淵澄嶽峙丙申之歲來自湖山予時童稚始識公顏榕村雲齋座列英俊公與文勤獨闢道蘊惟我先祖契誼至心延聘家塾爲後學欽暇日講磨上達不已謝氏去矜獨能踐履壬寅九月予至京都公時教習示我楷模路岐多端鮮不易志公啓我衷幸免顛躓出宰維萊予亦南歸倏聞讀禮侍奉庭闈十載漳江振興教席北溪東湖淵源獨接

秋水堂遺集

卷六

四

天子龍飛訪求遺賢江陰薦疏列舉後先惟是國學英髦之儲

簡授六堂以教胄子士習丕奮復秉銓曹靖恭爾位風節獨加

帝選良牧准徐重寄洪濶潰奔傳極撫字室荒民離尚集飛鴻仁人君子焉有其躬予時乞歸邂逅河上塚讀囊言籌持賈讓皤皤白髮炳炳丹心濟物懷抱慷慨尤深旋擢監司蘇我氏瘼黎庶追歡謂得霖霖何意二載遽棄箕星訃音傳到淙泗交并嗚呼道廢中途古今共憾况屬典型能無深念前

歲

詔旨湯陸並求元臣入奏謂公特優仲氏陳情舉公爲代俞白老成高出儕輩何期不淑哲人之凶士林顛頽桐子路窮惟聞師儒年來少替宗伯遽歸公今又繼惟公之學弗事游移篤信師說上溯閩伊素重躬行不貴文藝剛果直方嫉邪警世風俗之衰共效脂韋凡屬吾黨多順少規能得如公三四朝宁屹然中流可爲砥柱惟我諸兄最沐公知馥也不肖又辱擢秋水堂中正資雅誨尺書一通今已不再音容已邈述著尚存欲探遺篋援我手鵲昔造葵陽相遲反悼今茲拜公生芻來悼謹獻清酒載拜陳辭上爲世痛下哭吾私嗚呼哀哉

秋水堂遺集

卷六

四

淮徐海道按察司副使莊復齋先生傳 袁枚

乾隆九年枚宰沐陽淮徐海道莊公來巡相傳有理學名疑其峻而難近也心怵焉既至則循故事餽殺蒸公一切勿拒曰物已烹飪却之是暴天物而違人情也凡賓饗與主人共之禮也止枚而觴之三爵後問沐水原委簿領利病甚悉論山經地志星象樂律其辯出所爲詩甚工越翼日諸生會於庠公上坐講中庸不皮傳濬洛語而理境顯顯大明聞者色盡變若欲卽駕車赴聖域者然諸生有所陳說雖俚公必靜聽無惰容翼日校壯丁丁疎於技發矢矢旁穿且墜焚火屍閉隄其手諸丁伏地請罪枚亦起立惶恐謝平日教敕無素公馳外衣手弓而前支左屈右教如法十八人無不當鵠者火器如之畢就坐笑謂枚曰而奚慊慊耶藝成而下文人不習常也專心治民吾職在巡年年來爲汝教馴之耳枚聞愈不安祝諸壯丁皆嘆有泣者先是大府巡沐饋牲牢不受令祀韓蒨上食不受矜嚴若神及去庫爲之虧公來飲食笑語盡主賓歡及去無角尖耗如春風歸而餘溫而已所從隸六人蒼頭二人僮一人皆自飲其馬犒之蹠而辭曰公見奴輩如兒子不告而受於心不安告公公必命辭是仍虛君惠也

秋水堂遺集

卷六

四

強之皆伏地誓指其心乃聽之公諱亨陽字復齋世居漳州南靖縣之龜山康熙進士初知濰縣迎養太夫人道亡公自此不復仕

今上元年以楊文定公薦

召見授吏部主事出爲德安同知遷守徐州蘇松道汪某以危法中沛令某督撫白簡繕矣命公補牒公牒稱令不侮鯨寡不畏疆禦汪聞悛而止果毅公訥親巡江南聲勢隆赫監司皆褫袴跪迎公獨長揖訥責問曰非敢惜此膝於公其如會典所無何訥默然尋遷淮徐海道海州有河通海以運鹽

秋水堂遺集

卷六

四

故雖暴漲非徧告諸大府不啓關公力請得以時開勘淮海災過勞以羸疾卒年六十一卒之日淮海諸氓罷市奔走樹素幟哭而投賻一日至六千縗嗚呼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公殆真儒也已公少時受知于李文貞公光地成進士出謝公濟世門謝亦奇士

宗時爲御史三雨露草奏河東總督田文鏡十大罪前一夕夢震雷擊于庭翼日章上果得譴減死戍邊

漳郡志傳

莊亨陽字元仲一字復齋南靖之龜山鄉人也性坦易剛方而有曠度于細務若不屑屑經意至任難肩鉅株交轟繞則致其勤艱往往心畫手指口瘡音曉猶兀兀不止古所謂劬躬盡瘁無恒安處者非正直之君子不能矣康熙辛卯舉于鄉戊戌成進士出宰山東濰縣母就養卒于逆旅喪歸守墓三年自是不忍一日離其父父既沒授徒講誦若將終焉乾隆元年江陰楊大宗伯名時掌成均拜疏薦士七人首亨陽有司趣之行至都授國子助教六堂之士少有所向者多願

秋水堂遺集

卷六

四

為弟子遷吏部主事每執牘與長官爭可否或齟齬侃侃無懼色六年有薦其學行宜居言路引見

上意甚相屬越日命赴湖廣以同知用十一月由德安府同知擢知江南徐州府又二年遷分巡淮徐海道其守徐州也淮河泄交漲仍歲水災

上特遣閣部大臣率同治河官諮度形勢務得要領為長久計亨陽乃傳詢耆民躬親視川澤悉其利病為書陳之當路者七自為說者二大要以淮徐水患已甚其病在壅壅毛城鋪而徐州壞壅天然減水壩而鳳穎泗壞壅車運昭關等壩

而淮揚之上下河皆壞方今急務在開毛城鋪以注洪澤湖則徐州之患息開天然壩以注高寶諸湖則上江之患息開三壩以注興鹽之澤則高寶之患息開范公堤而注之海則興鹽泰諸州縣之患息矣時視河皆中朝名公卿未及措注而石林泮沛縣城將潰民爭竄逃立起駕輕舸行告父老太守來與爾民同難爾民何之親率衆堵築七日夜城完其巡淮海也海州有鹽河蓄水通商運障塞海口雖異漲非徧告大府鹽司不敢開及文書畢下而田苗沉沒者已無救矣乃躬陳制府自今後遇水漲守土吏先開洩而後報聞百餘年

秋水堂遺集

卷六

四

積患一旦免其皇皇拯民于難若病之在身然嘗對上官僚屬自責恨荷

聖天子不次拔擢而災患乃數十年未有心殫力困終不能救斯民飢溺嘗聞古循吏精誠能反風滅火每見飢羸遺黎亡心愧畏言已則涕下聞者為之感願以積勞視災核賑同者舊作遂卒卒之朝尚強起視事也僚佐入視敝衾蓋體高無新衣莫不哀悼士民啼號交相弔有吏跪樞前慟哭至失聲猶不起衆問其故此吏頗恭謹曉事侍左右親見其揮淚作上當路書披卻導窳為民請命銜感之深不能自己也

卒年六十一素湛心性理書好獎誘後進訴訴如意所不
可則憐然見于面詩古文詞雅健清剛如其人有秋水堂集
若干卷又從李文貞相國講學旁涉九章著有算法書及河
防考藏于家子脩有志操扶喪歸僚友致贈遇可無取者必
卻之或謝之受瞿然曰君子不家于喪吾何忍傷吾父之廉
論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

國朝來漳之宦而達者多矣其賢聲熟士大夫之口首文勤
世遠副使亨陽繼之雖婦人女子猶然以是嘆誠之不可掩
也桐城方學士苞志其墓曰以副使之孝而恨于母者終其

秋水堂遺集

卷六

聖

身以副使之仁而民之顛連與其牧民者相終始不可謂非
命之窮矣然抱痛于母而孝乃無虧于父憲民之病勤事以
死而無負于

君凡副使之上不忤于人死不愧于天者實由于此豈非易
所謂益之用凶事者耶嗚呼知言哉族人莊志塋字企思博
學以孝友聞遇窮乏常賜恤之亨陽少許可獨善企思
卒年七十有八

莊元仲集一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國朝莊亨陽撰亨陽有算學已著錄此集僅文十二
篇乃其官淮徐道時所上河防條議也

綠蘿山房詩集三十二卷文
集二十四卷(一)

〔清〕胡浚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清
乾隆刻本

序

會稽胡竹巖先生高才博學
詩古文詞名聞海內予耳而熟
之垂三十餘年第官遊踪欲造
通雲山迄未謀面也先生致仕
歸家岸潯微勝竊喜抵蕺山

張序一

後道遠之章多相砥礪不意
星戍寅則已名赴玉梅矣生平
苦心著身固應傳世以垂永久
茲從先生為弟弟子馮秉鈞等
獲觀詩集如探金窟山左詩集說
謂真仙宮深處多佳句極驚

性以爲之。予竊謂先生
之詩殆若此。昌黎文士者。又
公討自成一家。雄視於古。終
警異。同出。惟

佛。選詩。解。特。賞。其。力。之。計。之。
謂。六。藝。之。後。無。能。裁。自。別。王。即

孫序二

一流。抑。揚。吞。吐。節。短。韻。長。源。出。於
風。而。之。鋪。張。極。厚。大。放。厥。詞。存
之。雅。頌。雖。有。流。傳。專。主。事。杜
而。巨。亦。磨。之。大。航。治。水。恢。慨。也。其
實。能。放。其。常。言。而。孔。坤。復。集。其。物
以。於。吐。生。之。傑。才。亦。他。如。亦

操。而。南。溪。詩。爲。以。餘。力。爲。之。未。嘗
不。清。幽。隱。遠。特。性。所。近。不。多
作。耳。其。清。深。孤。雅。已。莊。詩。亦。以
昌。黎。之。學。古。白。而。壯。原。能。恣。橫
古。拘。束。學。少。隨。則。渾。涵。江。海。手
累。累。狀。如。風。骨。嶮。峭。膽。力。獨。立。其

孫序三

則。又。似。韓。公。得。李。杜。二。公。之。神。而
不。襲。其。貌。者。乃。第。以。才。力。之
奇。傑。不。勝。驚。怪。且。或。擬。如。玉。川
長。吉。柯。古。元。和。一。流。人。亦。何。所。之
爲。兄。年。予。又。聞。先生。捐。館。舍。後
友。朋。私。議。謚。曰。文。敏。前。心。輒。言。崇

似吳興承旨不官故宅在郡城中
明初已為寒宗蔡錦衣占籍居
之予嘗訪松雪高文敏公所手
植銀杏幾多枝系鐵幹僅存唐
浮不釋猶慨想其為人必予
先生雖未預謀而而續其詩不

孫承

亦如文采風流之客生乎

時

乾隆辛巳初夏苔水孫人龍

書於戴山之澄人講社



綠蘿山莊全集序

駢體何昉乎曰自庖犧氏八卦
昉矣有陽必有陰有奇必有耦
有純必有雜物相雜謂之文五
色具而采章昭八音調而大樂
作經天緯地禮脩樂明無非積
仰觀俯察遠取近取中損益積

齊序一

久愈精變通不窮盡利文詞特
其一端也論者謂妃青匹白體
不合古其然宜其終乎文之起
於字一起於畫一起于卦不待
智者始明也卦先列四耦天地
雷風水火山澤因而重之引而
伸之有內有外有靜有動有往

有來有不易齊變易詎非兩間
千古萬事萬物之無獨必有對
者歟所憾乎駢體者謂其華而
鮮實侶而非真未究本原徒工
藻飾用之談理則未足以釋聖
經用之記事則未足以採史筆
云尔至若詞賦制誥表章序記

齊序

書啟贊頌哀誄雜文祇取達意
六堪立誠引古証今恥物連類
方且病於寒儉何妨畧作鋪張
有音同鏗金戛玉吹竹彈絲豈
不勝瓦缶之操土風有采芣麟
翔鳳舞虎變龍騰豈不勝雞豚
之游村巷也哉自屈宋以騷為賦

枚馬以賦為文隸事瀾翻漸趨
富麗盛於六朝沿于唐宋作者
林立後出彌新其初本由詩別
為賦而語不單行其後復且因
賦及詩而詩成格律夫文猶五
色也詩猶八音也文自西京呂
前詩自正始以前古色皆天真

齊序三

古音皆天籟也下此天真漸減
則設色矜工巧焉纂組刺繡圖
畫不如其視法服山龍黼黻直
粉本也天籟全失則繁聲擅執
藝馬第琶阮笛鏗鏘動聽其視
太常祝圉損常直黃桴也顧安
所得前古淳朴之典章元音之

律呂取以考核耶李唐人材輩
出文則王楊大暢徐庾之波燕
許始振揚班之氣詩則太白仙
飛絕跡少陵體集大成云盛
矣況有專用駢體意祇孤行快
若江河注海別為歐蘊藻之
路又有盡掃陳言棄起一代朗

齊序四

若星辰照夜前為思孟續其後
昆者乎宣公心在經濟不言文
也韓子以文自負乃亦曰子雲
相如同工異曲又曰以古為師
師其意不師其辭然則昌黎之
所取所棄詎止兢兢較量於體
之駢與不駢者耶文無難易惟

其是果是也自我作古無所不
可矧載籍具存駢體亦猶行古
之道也會稽竹巖先生學博才
雄久以詩古文名天下舊刻綠
蘿山莊四六文集二十四卷臨
川穆堂李公同邑秋塍魯公序
之今刻詩集三十二卷并前編

齊序五

屬余為序余荒陋烏足以言詩
古文先生所著原原本本殫見
洽聞取精多而用物宏功力深
而收名遠文於五色其為天孫
之雲錦詩于八音其為神女之
琅璫乎余讀元黃二賦慨乎以
鉅筆象繪乾坤始覺笑六合為

愚者識猶坐井誦游仙百篇飄
 飄乎尺寸心妙合坎離又覺登
 七章於選者才乏凌雲也巖居
 養病卷軸全疎聞先生晚喜常
 編不廢著述精神無異少壯心
 甚羨之故以卦畫為詩古文引
 首 音

齊序六

乾隆戊寅孟秋之吉天台息園
 齊台南書於萬松岡



綠蘿山莊詩集

會稽胡浚撰注

孫欽全校

卷之一

五言古 三首

七言古 一首

五言律 三首

七言律 十七首

卷之二

五言古 二首

綠蘿山莊詩集

總目

二

竹巖胡浚撰注

七言古 四首

歌行 四首

五言絕 一首

七言絕 三首

五言律 十四首

七言律 十二首

卷之三

五言古 四首

七言古 一首

五言律 十四首

七言律	十五首	卷之四
五言古	五首	
七言古	四首	
歌行	一首	
七言絕	一首	
五言律	十首	
七言律	十三首	卷之五
五言古	五首	
七言古	四首	總目
五言絕	一首	
七言絕	八首	
五言律	三首	
七言律	八首	
七言排	一首	卷之六
五言古	五首	
七言古	四首	
七言絕	十六首	

五言律	十二首	卷之七
七言律	十六首	
五言古	五首	
七言古	二首	
歌行	四首	
七言絕	五首	
五言律	六首	
七言律	九首	卷之八
五言古	八首	總目
七言古	五首	
歌行	四首	
七言絕	一首	
五言律	十二首	
七言律	十首	卷之九
五言古	二首	
七言古	八首	
五言律	三首	

七言律	二首	卷之十	五言排	一首	卷十一	五言古	五首	總目	四	竹溪胡氏
五言排	一首		五言古	二首		七言古	七首			
七言古	二首	卷之十一	歌行	二首		五言律	五首	總目	四	竹溪胡氏
七言絕	二首		五言律	三首		七言律	六首			
五言律	三首	卷之十二	七言律	一首		五言古	八首	總目	四	竹溪胡氏
七言律	一首		五言古	四首		七言古	四首			
歌行	一首	卷之十三	七言絕	一首		五言律	五十二首	總目	四	竹溪胡氏
七言絕	一首		五言律	五十二首		七言律	五十二首			

五言律	五首	卷十四	七言律	七首	卷十五	五言古	一首	總目	五	竹溪胡氏
七言律	七首		五言古	八首		七言古	二首			
五言古	八首	卷十五	七言古	五首		歌行	一首	總目	五	竹溪胡氏
七言古	五首		七言絕	四首		五言絕	四首			
七言絕	四首	卷十六	五言律	四首		五言律	四首	總目	五	竹溪胡氏
五言律	四首		七言律	六首		七言律	六首			
七言律	六首	卷十七	五言古	五十二首		五言古	五十二首	總目	五	竹溪胡氏
五言古	五十二首		七言古	五十二首		七言古	五十二首			

四言古	一首	卷十八	五言古	三首	卷十九	五言古	六首
七言古	一首		五言律	一首		七言古	三首
七言律	九首		五言絕	五首		歌行	一首
七言排	一首		七言絕	三首		五言律	三首
歌行	一首		五言排	一首		七言律	一首
七言絕	二首	卷二十一	五言古	一首		五言古	二首
七言古	二首		五言律	六首		七言古	三首
七言排	一首		七言律	九首		七言絕	一首
歌行	一首		七言絕	五首		五言排	一首
五言絕	二首		五言排	一首		歌行	二首

七言律	八首	卷二十	七言古	一首	卷二十一	七言絕	一首
六言絕	十四首		七言律	二首		五言排	一首
七言絕	二首		七言排	六首		五言古	三首
七言律	六首		五言律	四首		七言古	五首
五言排	一首		七言絕	一首		歌行	二首
七言絕	一首	卷二十二	五言律	九首		五言古	二首
七言律	四首		五言排	一首		七言律	一首
七言古	三首		七言絕	五首		五言律	三首
五言古	二首		五言律	六首		七言古	五首
五言排	一首		七言排	六首		歌行	二首

七言絕	一首	總目	八	詩經 卷八
五言律	六首			
七言律	十四首			
卷二十四				
五言古	六首	總目	八	詩經 卷八
七言古	五首			
七言絕	二首			
五言律	四首			
七言律	五首	總目	八	詩經 卷八
五言排	一首			
卷二十五				
五言古	五首	總目	八	詩經 卷八
七言古	三首			
七言絕	六首			
五言律	二首			
七言律	七首	總目	八	詩經 卷八
卷二十六				
五言古	三首			
七言古	一首			
歌行	一首			

五言律	四首	總目	八	詩經 卷八
七言律	七首			
五言排	一首			
卷二十七				
五言古	三首	總目	八	詩經 卷八
歌行	一首			
五言絕	五十二首			
七言律	一首			
卷二十八		總目	八	詩經 卷八
五言古	二首			
七言古	三首			
歌行	五首			
七言絕	一首	總目	八	詩經 卷八
五言律	八首			
七言律	十首			
五言排	一首			
卷二十九		總目	八	詩經 卷八
五言古	七首			
七言古	四首			
歌行	一首			

六言絕	六首
五言律	八首
七言律	十二首
卷三十	
五言古	三首
七言古	四首
五言律	六首
七言律	四首
七言排	一首
卷三十一	
五言古	四首
七言古	三首
五言律	六首
七言律	十二首
卷三十二	
五言古	二首
七言古	二首
七言絕	三首
五言律	二首
五言排	二首

綠蘿山莊
總目
十
竹殿初浚

綠蘿山莊詩集卷一	
分目	
蜀武侯銅鼓歌謝段晴川作	
鄭雲叟拉同仁太史處泉登臥龍山手隸刻其崖石	
曰身到蓬萊索和奉答	
亥春雜興	
吼山龍口泉	
雲石庵	
寄西河毛太史	二首
泛舟平水溪過鈎磯石	
宿平陽寺祖公方丈	

綠蘿山莊
卷一
一
竹殿初浚

明補以爲范蠡厥但恨祚邈如豎澤路史蜀之爲國上至勝之街遂埋之
易聖節須稽典想當鳩材恣百煉劉琨答盧長史詩何意壯澤者黃未分
阿香擊斃野麋絕北魏區治子之爵此也南師道風伯清塵大乙裴成雷公拳突先帝使來雨今酒塵百他雷憑將盡粹答三旗不以臣卑部環神名阿香甫師名昇翳憑將盡粹答三旗不以臣卑部環自狂植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又後出師表臣鞠躬盡忠死而後已蜀志本傳先生諸亮凡三往乃見曹孟龍飲是純有郎郭欽之費禕董允此皆良實志慮忠純經事耕田創業前出師表臣布衣躬耕南陽志平漢賊雄傑不使出師表先帝慮漢賊不兩立蜀記諸葛亮出祁山還蜀蜀人皆賀亮獨慨然於噓矢北出預內顧于焉知會史之不榮距嵩天也陳壽上諸葛氏集目錄南征第三北出第四蜀志本傳南中諸郡皆反亮率衆南征既敘蜀山莊

四
竹巖胡淡

卷一

平乃治戎講不毛深入驅虎賁不毛見上渡瀘注雲松之武以俟大舉
具曲蒼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葉榆旣已神七縱水經注葉榆縣也縣之東有葉榆澤晉懷春秋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有語獲者爲茂漢衆所不服募生致之使觀於營陣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今蒙賜觀看營陣豈祇如此仰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不復反矣達至滇池南中平褒斜詭肯安三分志裏谷在興威縣直達鳳縣斜谷在郿縣直達渭南統志斜谷開在郿縣西南三十里谷之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卽蜀漢諸葛亮出師處綱目建興十二年春諸葛亮率大衆由斜谷出後漢獻帝紀天下自此三分矣前出師表今天下三分益州爾時樊道正叢險史西南夷傳發巴蜀卒治道自成敗
應木焚人居之夷中最仁有仁道靖蛉等毒町豺屯水經流志雲南至貢縣古楚人所居靖蛉等毒町豺屯水東南至靖蛉縣注縣有蛇蛤川故名一統志靖蛉河源出三泉山台流至姚安府入金沙江干道志雲南律高縣有

石支柱唐律書樂圖大鼓十五曲十二日上攻脫令終遂
志之攻心為上攻通為諸葛亮討魏其心已亮納其言
我常何有曹與孫通志吳與越戰常建鼓帝王世孫
始知駱越任先我魏武帝名操姓曹氏吳大帝名權姓孫
巧藝自始趙國吳志周瑜曰既生瑜何又生亮漢伊古
其車行又為矢垂布區管則鈞善順命允之在東房西
舜時共工矢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越絕書
校一曰龍淵二曰大阿三曰工布百鹿皮緩削眾亦罕
馬約龍淵二曰大阿三曰工布百鹿皮緩削眾亦罕
臥褥間中出房其法絕絕始更為之機環連四周

卷一

五

猶帶漁漁痕學記良治之子必先為農書傳雲南
有木不可沙有黑泉如點寸丹嘔著耿不滅急令知愧
者振德書亮據武功五大原嘔血一夕燒營連雲
亡而誇大也孔明之略豈為仲達嘔血乎詩相舟歌
福夫有貂瑜玉案更何道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
立志何以報緘札勝拜丹鉛銀李義山詩玉樹
之青玉案緘札勝拜丹鉛銀李義山詩玉樹
金銀丹漆練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昨晨堂好風日
李詩今則風月好杏花白爛開晴春四民月令二月
此雄就便考諸賢雄後陳為雄鼓亦無雄雄但先陳
安以亮時清而長詩宋世代鼓淵淵階前掃地鋪文

卷一

木

絕黑水

異美詠所願聞也。或云峒夷風尚此都老送晏桃柳村。
子將使舟馳尊。諸雅正詩銅鼓以高大爲貴，初成於庭中，置酒名客富家
于女則以金銀爲大釵，枕以扣鼓，因遣主人各納錢，以度
穀時則祭其鼓，至者如雲，所鑄惟篆，強稱最號爲都老鼓。
水經注：漢興縣溪山，中多生桄榔樹，出野蠻人資以自給。
魏王花木志：桄榔樹出與古國樹。椎牲灑酒聚老少，坎坎聲
高七八丈，其大者出勢有斜。

賽廟必神。唐丁仙芝詩：城頭坎坎夜擊鼓，宋史：永順夷疾
以有與氏鬼混雜，每歲時過州鼓，名視申俗信鬼祀竹王
祠及麻山神廟一統志：麻山在沅江府城南二十里，數百

謝俞榮資並牛馬。舊唐書：西南蠻傳：東謝蠻在黔州西數百
勞者以牛馬。英岡爛碣先願網。賈東書：唐書：唐會同富廟有
銅鼓賞之。天宗李英山：始而得者，昔伏波征交趾，歐陽頔守廣州，皆
以銅鼓進，制其南海，中銅鼓，唐時高州太守林雷得之，
江獻節度使鄧綽，以獻於廟中者。

九絲蠻昔第而下，下多千隻售肥梓。司
錄山莊。

卷一

有志九絲蠻阿大被擒見銅鼓泣跪而拜曰：是鼓搜潭
有神，凡鼓剝蝕而聲確磳者上鼓也可，易牛千頭償搜潭
出夥莫計。廣州亦有銅鼓嶺，皆以描得銅鼓而名。又博白
縣北有銅鼓潭，向有二鼓，沒其中，釣治乙未得其一，以獻縣
以獻兩廣制府，正德乙亥又得其一，以獻縣。長眉豈
獨施能觀美之亦捧心而噴，富人見之閉門不出，貧人見
之學妻于而去之彼但知我聞斯語三太息，自來什襲歸
美語而不知隨之所以美。

公貞厥惟慕德香濃蕙。戴延之西征記：孔子廟中有平時
靈顯，唱而三嘆，後漢光武本紀：徒雷脫香囊。孔庭石硯色
一甫注：貞尊也。此序賜名公業命之詞，言錫蘭主璽印也。
璽指地使之以祀其先祖，李義山詩：濃薰蘭麝香。鹿靡板
皮總落真。荷子局室蘆簾可以養神，禮內則：法闕以
衛竿韋城櫟小賦：竿葉二個杯一盞常佩於玉帶環者。

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一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儼至於臣在外任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累野王曾於此脩網羅石室翠四部史記自序遷爲太史地志又名青林敦網羅石室翠四部史記自序遷爲太史唐經籍志開元時甲乙丙丁四部書各爲一部置知書官八人

蛤灰泥牆滄鑿芸
本草綱目蚌其殼可爲粉湖河蚌古人謂之蛤灰以飾牆壁閩名紫瑛如今用石灰也

小牀蒔特位
庚信詩同花釘鼓牀道考鄉飲酒詩選有德者特設一鼓不齒於鄉

留鎮膠盞
其書中之蠹也論語天之未喪斯文也

開恩遐望
宋經注沔陽城南對定軍山諸葛亮之死道令知縣墓所在山東其山高平是亮宿營處有亮廟亮死亮百妖野祭習隆表開宜近其墓所立廟沔陽縣其私諡斯廟

詩集
卷一

益所啓置也
蜀志本傳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

痛掃一切
因山爲墳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

髦毛員
文獻通考都雲鼓扶南天竺之器也狀似腰鼓而小以不能擊之毛員鼓其制類曇而大亦扶南天竺之

採嚴何工牧何烈還當與子仍細論
史侯倅傳文帝器也

銅山得自鑄錢
括地志雅州榮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卽鄧通賜銅山鑄錢者邑榮經卽嚴道諸葛氏集目錄右二千四篇開府作牧第一蜀志本傳建興元年封亮開府治焉鎮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杜懷李自詩何時一尊酒

白虹透壁貫牛斗
唐類函山繡玉則氣如白虹精治文也讀書三壁氣如貫虹唐甄有服華與雷瓊登樓中夜見紫氣貫於牛斗煥曰寶劍氣也天文秘訣南斗牽牛星紀之次吳

寶氣勿誤猜
崑崙山傳帝曰穆滿示女起之分也

鄭雲更拉同任太史處
景以龍山手隸刻其崖石

日身到蓬萊索和奉答

勝陽山房志一名臥龍山房志一名臥龍山房志一名臥龍山房志

神山叢珠巨物帶其勝陽山房志一名臥龍山房志一名臥龍山房志

珠十五之固皆生五山之根無所連帶帝乃命其強使巨

於達方丈之固皆生五山之根無所連帶帝乃命其強使巨

足也按正韻與切音義同據東坡佛號詩投足

不益與股乳武而何時龍伯網拔海壓嬰女

合川又收七卷人先作鐵網沉底貫中而生後網拔出

之海又收七卷人先作鐵網沉底貫中而生後網拔出

為海又收七卷人先作鐵網沉底貫中而生後網拔出

女天女之精也三卷人先作鐵網沉底貫中而生後網拔出

稱主布帛裁製之石怪凝

有蟬潭多龍皆白色千歲一說左雲狂發蛟杼齊已詩

實道機杆在是白端陽化成此石收在芙蓉江但緣城市

日限鯨人繼秋緒與府志大城范蠡所築冥寄得詩傳世

宜味者或末取也起入市在都亭橋南累梯訪桂樓孔

第恣軒舉王同歸詩風雅方所舉州新樓詩年滿樓

樓架石竹山升者累梯而至唐李紳起州新樓詩年滿樓

在臥龍枕觀梅塢夙獎邊紹興著酒香夜注盜飲醉

西麗桃溪門長嘯俯東漢日月互吞吐

即越州也立越州府城海亭昔范蠡作飛翼樓

山海經蓬萊山在東海中洲記蓬萊山對東海之外大荒

之月有山曰大定知彼一方維維亡左股人在水一方拾

入海則有方丈之山一名嶠東方龍楊孫綽天台山人賦

蓬萊衣半遂割龍尾皆鐵盡走風雨

也龍之尾西國也宋書符瑞志昇平中米縣龍之腹行

石日黃天皇蕭道成得賢三處生其上則若視之其大

集刻石古謂之鐵書符瑞志昇平中米縣龍之腹行

星飛舞石不文政達萊偶會梓等夷開古語

萬里王十明會稽三賦值海中之蓬萊結與署西岸七十

偶會稽王十明會稽三賦值海中之蓬萊結與署西岸七十

連弩可得更泰始皇本紀徐市等入海求神藥乃詐曰蓬萊

連弩可得更泰始皇本紀徐市等入海求神藥乃詐曰蓬萊

連弩可得更泰始皇本紀徐市等入海求神藥乃詐曰蓬萊

連弩可得更泰始皇本紀徐市等入海求神藥乃詐曰蓬萊

連弩可得更泰始皇本紀徐市等入海求神藥乃詐曰蓬萊

連弩可得更泰始皇本紀徐市等入海求神藥乃詐曰蓬萊

連弩可得更泰始皇本紀徐市等入海求神藥乃詐曰蓬萊

連弩可得更泰始皇本紀徐市等入海求神藥乃詐曰蓬萊

連弩可得更泰始皇本紀徐市等入海求神藥乃詐曰蓬萊

連弩可得更泰始皇本紀徐市等入海求神藥乃詐曰蓬萊

連弩可得更泰始皇本紀徐市等入海求神藥乃詐曰蓬萊

連弩可得更泰始皇本紀徐市等入海求神藥乃詐曰蓬萊

連弩可得更泰始皇本紀徐市等入海求神藥乃詐曰蓬萊

連弩可得更泰始皇本紀徐市等入海求神藥乃詐曰蓬萊

連弩可得更泰始皇本紀徐市等入海求神藥乃詐曰蓬萊

馬續謫總未陳譙門東枕鏡湖濱。

鄭善夫鏡湖記鏡湖
三百里後漢太守馬

詩集

卷一

三

撰性

道經集對山堂句吳效艷妝絕畫美人宮去東六里詩今北墮利

燦爛春回岳雪晴

嶺山雖稱赤帝之關表受命秦碑夏符太公金匱南方帝赤熒弩

詩集

卷一

古

竹嶺胡沒

燦如星史始學本紀三十七年登會稽山立石刻頌秦
 鐘鼎葬會稽山取此石為德越州圖經
 寔固兩都賦星羅雲布寔圖
 首魚身山曰吾河精也授臣河圖覺入黼通明開山圖運未識河神簡
 龍門入神採玉簡授之禹執簡平定水上路史夏后紀撰尚書中候
 龍門集乎要以磐石猶藏風后
 載南浮之洞經手女戰捷禹制風后曰
 陰陽之道今安在風后曰藏於會稽之山下穴深千志乘
 丈澗千尺鎮以磐石求之者亡視之者盲致難得也志乘
 幾曾收散軼史自序網羅
 茅山曰防山曰茅防自古著仙靈
 棟山實一山也志所著者曰
 棟茅山有盟壇人功所作亦曰千人壇類要石為雲所出會稽
 故曰雲根華陽國志蜀王使五丁開山取金牛路變通秦蜀
 遂伐

謝安中詩惟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

聲在水黑
 山高低深
 乞置巡檢
 又海甸木
 不可涉有
 墨

九

卷

- 1 -

術

十一

主卷

+

東

十三

楚詞小招綠蕙
荊榛兮白芷生
猧猴躍掌休疑虎
令縣多山魃投石端
知微究其窟宅焚無殆盡一日有客詣門謂曰途經峽中
敗得猧猴可玩出小盒開之有猧猴大貌如栗跳擲掌中
意謂人豈因攜入誇異宅內觸猧猴或含沙解避人
猧猴雖化為虎皆為所啗
品賦或含沙解避人
猧猴人影一名射工類要江南有射工蟲鑰守乎珪靈未
名獸長一二寸口有弩形朱射人影殺人影殺人人影

化越州國名乎珪置截之色黑如鷄米占白的價須真
記有種射的山在縣南十五里仙人射室也東壁上有
白點如射侯常以占穀貴賤詔曰射的白米斛百射的
未斛如射侯常以占穀貴賤詔曰射的白米斛百射的
平斛荷鋤擬塹橋南土別作神皐耕鑿民有荷鋤德尚書
大傳堯時天下太和入九十老人擊壤歌曰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飲鑿井而食

十四
仙侶曾邀叩玉壺五雲猶記侍予都列仙傳柳實於海島
歸贈詩曰若向人間叩玉壺驚奇自解分明語青霞六鶴
雲真仙樂國三元宮第三左位乎洲仙都丈人
安妃龍女化書帝君降靈於野之青雲洞白月孤懸太
乙爐史纂張道陵煉丹雲臺祥見一兔從爐中躍出即遇
不使人觀太乙爐內丹三要論探海丁年窺洞鑰大道宗
持元下太乙爐共寶乃一也也

開先閣在松雷鳴黃庭燒山甲夜走雷符宮仙贈鍾離權詩燒山符子見
離看漢官僅黃門持五夜注一曰甲夜天祇今日前荒池
洞蘇武凡用六符七呪五言詩賀知章宅在縣東三里
宅惆悵瓊花半已枯會稽古蹟志賀知章宅在縣東三里
宅爲千秋觀杜詩賀公雅吳語黃冠歸故鄉列仙全傳嘗
有僧能入定出神張紫陽謂日能與遠遊乎僧曰願同往
揚州觀瓊花

十五

紅雨春迷卵色天三橋塘外水如煙
李賀詩桃花亂落如
舊日烘雲卵色天蘇詩相逢卵色五湖天正祝雞每近方
用其語於越新鑑東西鏡湖以三橋聞爲界
于島搜神記祝雞翁居尸鏡北山下養于數千頭皆有名
字呼之名則種別而至舍欲善地記抱嶺山在上黨
京北麓俗呼寒抱嶺難耕謝客田後魏葛榮亂百姓抱嶺
山方千別墅也
卷一
手
竹嶺明溪

傳會稽東鄉有回淵湖湖邊有田十畝爲義塚世值昇平
 於白故名王維詩上山頭兮抱嶺南史謝靈運
 人自樂昇平之詩一曲胸藏磊塊病堪憐黃山谷集酒以
 世說王大令曰阮籍胸中磊塊故應以酒鴉持鼠嚇休參
 差之吳越春秋相和之歌曰同病相憐鴉持鼠嚇休參
 管領取幽隱一覺眠川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钳其啄
 云云漁父見而兩獲之莊子鵬
 爲得鸛而索鵲離恐奪之

十六
雪溪靈跡徧方表。獨愛南灣水上家。
海營道嘆口曾子不居勝母之里。
吾輩遊若邪之嶺。改爲五雲溪。
魏太平興國初。遣使卽北苑造團茶。歲分十綱。白茶御苑。
玉芽萬壽龍芽萬壽齊雲宜年寶玉上品揀芽。
皆銀團銀模小鳳深杯紅獅醃梨花。
大為皆銀團銀模小鳳深杯紅獅醃梨花。
酒趁梨花開時熱。號

梨花春故白公杭州春敗煤楮蝕猶生霧李白送仲弟命
望云青芬沽酒趁梨花敗煤楮蝕猶生霧李白送仲弟命
文下筆病樹寒輕尚沙唐詩紀有試古木臥手沙詩
舊說海東牛斗近春潮可許亦乘槎分野博物志有居海
上者每年八月浮槎來貴一年槎乘之奄至一處見婦人
織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問何處答曰可謂蜀問嚴君平此
客星犯斗牛即此人到天河也
吼山龍口泉越州經會稽大亭山在縣東南三十
里在空明庵後從屋上滴瀝而下
神龍不見石出海穴蒼紫之龍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
有六樹樹東有卯生龍宮歷真惟透尚漏東溪水
別錄龍王好穿山穴石而過或山重不能透被龍所
中十洲記東王所居處山外有員海謂之溟海唐詩
詩笑指東空濛散霧毛銀玉朝而空濛如海溟溟珠
增飲與長空濛散霧毛銀玉朝而空濛如海溟溟珠
人之宮得珠則人泣之珠也碧色淨浮空淨迴
依坎止不盈瓶既平隱壁不入湖似畏出山洋象其
也宋治泉亭詩流出山下泉出而退險未有所之象之象
向客誇味全香冷肯四素五廿六淨七不僮八獨病
間乘酒渴淪茗試漱齒山詩酒湯受清江越州國經臥
冰商寒奚第活火宜井堪釀酒醴蘇詩茶淡最宜沽火
玉帶病在肥陽和嶺下味甘而列孤松蔭其上苦竹病在
馳香多苦竹泉出其下潔宜著一勾雖無多南泉
皆牛尾中一勾之多國葉片笠榮蒲宮影量微窠底

為空明庵丹鉛錄秀滿花一名紫蒲湛然示性明諸天共
歡喜常往湛然不動杜詩念慈念日法性舉似八功德妙品
差可擬即誌公瑞前志有八功德水
雲石庵竹精森秀有吼聲可望龍虎下阜諸山
懸磴何年鑿金臺隱霧霄水經注秦皇山懸磴危徑路
志山斧鑿削成淵陀疏鈔台州圓玉真觀常坐不臥諸
皆取金臺何為得此銀臺遂隱僧復精進三七日後見佛
前空中謂弟子曰金臺東迎吾生淨土矣三皇內秘文上
目為青孤藤綠作棧明史紀事大藤峽有藤大數十圍臥
本於良如漢王燒絕棧道枯柳臥成橋杜牧詩斜橋野
復板臥柳客至纔供鼓政反淡木草綱目野不致致瓜
自生枝客至纔供鼓政反淡木草綱目野不致致瓜
詩集山莊卷一
善政但充食僧歸各負糶與國備老佛印初出家於寶
品不入藥用之印曰出家正欲其如此也浙江舊志秋然
密雲於有王掌樵糞石屋山居詩山路歌聲絕熱烟火
村下方明似綫莫是浦江潮紹興府志東小江在府城東
南九十里其源出浦陽江
寄西河毛太史
海內推宗匠如公更幾人舊唐書德輿傳其文雅青山天
子問明前漢寶錄賜羊酒存白髮史官食官之長韻詩
少之日執書置些方馴鹿川集有編年或止麟幸述陶
帝以來至於續止索隱注武東封儀未定詎可謝謂輪
帝至雍獲白麟故云止又謝林傳上乃東帛加璧以安車
帝紀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莫和共儀三月東上泰山乃
台人上石立之泰山上又謝林傳上乃東帛加璧以安車

—

楊子弢給草草識此屋
虎書藏石室
計曾爲史館官著古

水內河某經例著仲氏易三十卷推易始末四卷凡六

彭水十四日而成。又古易有玉闕大珠林之屬。皆占卜之辭。魚背成三叉。十道志漁浦在蕭山縣內三十里桑漁處。

漁汭紉三復也古今注昔人以魚腹喻書札取其密也

不吝乞書報復心華佗別傳佗以緩爲書表詩床

溪過釣磯通州因經平水溪在會稽縣志

紅羅山莊
錦集
卷一
重
竹巖胡漫
錄

仙翁釣磯石
在若邪溪

大溪關洪流兩山如門郭名勝志若邪溪在會稽縣東南三十五里北流入鏡湖會稽縣

志判治山在縣南三十五里一名明覺山
又若邪山在縣南四十里下有若邪嶺
蒼茫環隙中不

可無金鑰寶書曰伯山鈐記漢上兩山指合中不鈐蓋

上以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空礮聲危勇咽然躡巨壑

竿之地苔磯孤秀起於潭中不賦文升游目望建和郭元

氣發洩此病無有日蒙
西道更均亦單架少旋
密去水陰

夜氏并衣壘
深居構舍
釣臺石
嶺皆有樹
爾

[illegible]

傳齊國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備聘之綸竿去我遙谿谷宛如昨探勝欣有因栖真未成約前望竹烟深山僧候明地會稽縣志雲門
六寺六曰明覺又明覺寺在剡浩山有寶掌禪師塔

在平陽寺志林東坡與劉器之至結宗聖心真賞

樂山寺燒笋而食覺笋味殊勝
傳燈錄神光見初祖曰乞師安心
祖曰將心來與

傳惠遠法師住廬山東林寺
到安光竟心丁不可得
月巴東爭與平陽寺圓

鹿山會稽縣志平陽寺
鹿山花塔
越州經喜法

枕上烏魚羣夢安莊子大宗師汝夢爲鳥而

壓手天夢爲藤竹鐘磬古燈殘
 晉長明燈處久火色變青
 魚而沒於淵乃才金鐘磬古燈殘

詩集
辭離山莊
卷一
詩
竹嶽胡笳

不熱隋文帝平陳已等閒一宿原無戀取次凌晨叩請壇

四十二 韋經浮屠桑下
宿日中一食慎勿再矣

1

綠蓮山正詩集卷一終

綠蘿山莊詩集卷二

分目

元夜紀遊 四首

端溪紫石硯歌

石壁峰下作

七寶林訪錢道士

清明前五日同人小飲西施山

遺悶

初夏傅梅舛過訪

城北彭山高止尋丈傳是彭祖隱居處

綠蘿山莊

卷二

竹巖胡溪

送太白禪師偉公歸天童方丈

登南鎮香爐峰 二首

墨菊歌榭索畫賦

九日夏雨笠丁芝田過飲

三江謁湯公祠

南山有池在石傘峰下爲范諸養魚舊蹟

雪後白平水溪泛舟至雲門下院晤姜西溟

寒霧西望郡山 二首

雪

若邪溪

元夜迎紫姑神歌

病

自庚寅歲歉民苦乏食而甬海亦微石氣警今春

恩詔蠲租疆野懽溢喜而有賦 八首

示侄松

題畫荷花楊柳

東澹齋四兄

高澹閣明府自雲間趨建州書來奉答

夜宿雲門塔院小飲

同傅梅舛泛舟若邪溪納涼

綠蘿山莊

卷二

二

竹巖胡溪

西陵送張靜菴入粵

中者爲誰將風女手中天裂取蒼茫落星斗刻于詩工氏
天柱折地維缺女嫺氏乃煉五色石以補天帝王世起女
嫺氏風姓生而神童東軒筆錄其下有青紫色何明側視
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乾而其下謂之後千工百狀隨
磨合璧類編歛石出於龍尾溪金星爲貴
神機造化孕時知不知莊子大宗師造化爲大右西坑岩下雁不飛箬
船雪浪勞遠遺合璧類編端現有三種曰岩山曰西坑曰
頭以拒怒浪紙胸鋪現東風吹方長一尺隱琉璃
李後主有研山長一尺徐寶山作鎮長不移錦葵花畔幽
陵集疏境現匣盡日隨身寶山作鎮長不移錦葵花畔幽
人住携手湘妃獵尖兔薛芳譜錦葵花似蜀葵而小色淡
章隱選者用斑竹管竹譜斑竹
名湘妃竹李詩筆鋒殺盡中山鬼
石壁峯下作名勝志石壁峯在定安山南
鷗石書堂古王十朋會稽三賦石鷗如翔注在定安山南
峯之下有唐齊抗請龍官雙市曠集經龍王將王入龍宮
書室後捨爲淨聖院寂寧起世經天宮城內有七年五
之問靈隱寺詩龍官鎮寂寧起世經天宮城內有七年五
日華雙市會稽縣志顯聖院在石壁峯下周顯德二年建
重重春樹樹補陀經極樂園七片片暮山雪羣惠休詩
覽山雲野客黃藤酒陸游詞紅酥手黃藤酒白練裙
草芥野客黃藤酒酒滿成春色官墻柳溪娘白練裙復
書馬后詩大練裙又葉良嫁女惟練前峯都一色何處認
裙竹筍詩羊欣着折白練裙前峯都一色何處認
苗君紹興祠祀志會稽山東南一峯峰起上平如砥號苗
去龍上昇臺苗龍者唐初人不知其名善畫龍得道仙

樹良友衰韓遠欲白晉書王導曰莫冥之中預此良友稚
見垢而豐猶熱北征詩嬌兒背面啼垢膩不藏纖
啼俄更蘇秦傳形窮居俯仰不得意碧玉春醪隨所撈
容枯槁面目顰黑窮居俯仰不得意碧玉春醪隨所撈
雖窮居不損焉宋楊損少
微山詩碧玉莫遠千嶂石

初夏傳梅芽過訪

顏柳花下雄雞赤韓愈顏柳一名刺柳夏花紅如火左傳
憚其為黃綬中春醪碧樓中挂酒務柳椿繁纒叩柴
門特飭山扉苦留客前詩叩門拙言詞後自昔潛夫始壯
年板橋紅刺初相識萬姓統緒王符耿介隱居著書以議
論謝靈運三十而壯始有室竹君雄梁馬我雄詩坐擲盤蔬
里獨吳山板橋在魚化橋南

卷二

豪勁韓愈之齊王元吉亦善馬稍欲親自試晉載記晉師
泥水而陣符堅望見曰射虎何妨詭李侯漢書李廣為北
此亦勁敵何謂少乎射虎何妨詭李侯漢書李廣為北
草中一石以為虎賦鷹差自方高遮高適齊鷹詩衆楚十
射之中石沒羽賦鷹差自方高遮高適齊鷹詩衆楚十
典辭程後說沙場鷹杳寒風生畫壁李詩與謝落筆搖五
場君莫笑木街記張僧繇于安樂寺至今回涼夜燈時依
壁畫二龍唐孫述詩畫壁餘鴻雁

稀猶似聞笳筆次二部前草葉詩各願身爲雲東野愛爲
謔韓孟比雲龍韓愈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操別無由達
每引陳雷喻膠漆後漢書雷義與陳重爲友義舉沒才讓
孝嚴俱拜尚書郎時人語曰自後漢世變多蜀棧秦雲
雲來自關堅不如雷與陳

疑踪隔毛子夫物與各歸其根下三州志劍山作棧關

壽者何時到青山有故居
城北彭山高止等丈傳是彭祖隱居處
...

送太白禪師偉公歸天童方丈
...

精之傍多純錢世說庾公見臥佛曰此子疲于津梁江東傳言坐具也指月錄世尊一日陞座迦葉白維師受法敷坐具撞鐘鳴鼓尊說法竟法華經破魔兵衆而擊法鼓唐杜審言詩新粧炫服衆頭狐額下有紫毫數寸古語婦紫所化四家子錄百大智禪師一老人聽法曰過去劫時曾住此山有問大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在野狐身請和尚代轉一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但問老人便問師曰不昧因果老人大悟曰今已免老狐身其在山後住宅依凸僧伽藍送岩中果見一死狐橫荷化之白化深湫龍有白夫志齊宋明中僧曇超居富春山諸經五人四郡民拂山逼吾居室怒野言澤問師道行請至富春鹿山化伏諸弟起允其請復請居湖南山岩北爲白馬戲師鉢寒七衆滅癡妄朱此是接引下根奉果修業之具也六時七衆出家五衆細樂六天響鴻濤華禪師大智九在六衆此七衆也

年六月夜間聞香氣音樂空中告曰粗樂已過細樂復來君當往生彌陀經標樂國土嘗作音樂晝夜六時雨曼陀羅華十洲記東方朔曰臣自少及昨年乘驛赴召見禮賜今周流六天莊子述鴻濤氣也

與前師同召見于內苑賜紫袈裟安香燭金剛塔迴山

對扉豎指答聖諦玉皇笑許俾洪鐘龍燈會元有僧謁天大帝曰吾得天龍一指頭一生用不盡傳燈錄遠勝至金陵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對曰廓然無聖燕詩一朵紅雲捧玉皇禮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陸游別峯禪師塔銘叩而能應應已能默渾乎金鐘也

大德邇來南旋愛吳越西愁天竺左爐吳與越三打環

之民無所移浙江舊志龍游湖在天竺山靈鷲院又有上中下三天竺寺唐地理志會稽山苗龍仙入臺下有香爐

雲心着樹本非相唐齊己詩雲心杳杳難爲泥爪畫雪

豈有踪蘇詩泥上偶然留指鄙人挈杖時獨訪淨社不斷

登南鎮香爐唐地志會稽山苗龍峯仙人臺下有香爐峯

萬仞緣幢勝鑿空漢書度索緯檢史大宅傳西此行真似北始通于漠然聚斲擊空

御廳風莊子道遙游列天浮雲娶江流白善天文志水所

石氏星經女宿嫫女四星名娶女天女木女星介嵒分野志

會稽共陽局牛其陰有海屬女談文江水東至會稽山爲

浙江入海今錢地盡東南海日紅百川之木注焉四處東南

塘浙江是也

曹娥三才所合謂之三江海口江淹倒載循海右以觀目

原棹連海日鏡小石一卷神禹志易說卦艮爲山爲小徑

多傳其聖述上禹志高松數十株參天遠秋烟數點越王

望無不見故鄉人謂之禹志詞後變存焉

宮越絕書館宮可踐舟室也去縣五十里美人宮句踐所

靈仙靈許覓無多遠只在甌沙露窟中起州圖輕觀墳有石屹立曰降仙臺

錄集山莊卷二

丹鉛錄佛經有毗沙瓊沙又凡山穴通光大者爲月彌唐錢起江行詩祇疑雲霧猶猶有六朝僧

二

查杳深羅虎穴萌王守仁登香樹峯詩岩底獨行穿虎穴重重絕磴雀橋邊

青里編香樹峯拳拳鯢魚背而上斷處用掌中絳闕雄州鎮

本乃杓名雀橋入葑鏡上雀橋下雀橋而名之曰銀並稱標帝

將平階會稽山嶺覆隸諸山下而名之曰銀並稱標帝

之謂表受命之符三因志虞翻曰南山攸居實爲州與丹

錦篋長龍之山天之南岳也在南海中足底瑤樓俯洞天

上有珠宮神闕祀詩秦川對酒平如掌

之所完施釣詩誰區陽明日洞天現樓珠戶爲松寒世

事下方酣似蟻族其中乃有無限關爭五行志東魏孝靜

時黃壤與眞游物外蛻如蟬開寶遺事王休高尚不親勢

赤溪關山水自謂結物外之遊本州經緯昏夜出土升島

牛鋒昔而謂則畏人不能脫也麻姑傳蔡經得解脫

塵胸謝爾山雲盡鼓風簾正渺然
山雲盡鼓風簾正渺然
何山雲盡鼓風簾正渺然
雨則開鼓樂聲洪武神會稽山志刻石山上有風穴過陰

墨菊歌梗索畫賦

陶潛隱柴桑獨愛東籬菊
陶潛隱柴桑獨愛東籬菊
古鐵不以籬
來佳色秋爲期金鈴白府含涼颺

卷二

鏡曉且施屬具影幻誰盈
鏡曉且施屬具影幻誰盈
祇今菊黑隨四時煤香烟彩橫淋漓
祇今菊黑隨四時煤香烟彩橫淋漓

寫罷惟高睡
東素寄西溪寂寂疎林掩寒翠
陰山

九日夏雨笠丁芝田過飲

客至慚供野外食
同看
一庭暮江寒
綠蘿山莊

卷二

海氣空濛萬木凋
三
冠
冠
冠

鐵柱星殘寒石壯
山陰縣志應宿開二十八洞應周天二
風急夜潮秋
未得王倭重地施
方以王封上諸部議封曰寶濟海口之

南山有池在石傘峰下為范蠡養魚舊跡
南山有池在石傘峰下為范蠡養魚舊跡

釜山窪處秋蒹葭種魚舊跡
釜山窪處秋蒹葭種魚舊跡

術定
術定

萬鴟夷姓海一方
萬鴟夷姓海一方

帆灰便擬輕舟載魚去
帆灰便擬輕舟載魚去

雪後自平水溪泛舟至雲門下院晤姜西溟
雪後自平水溪泛舟至雲門下院晤姜西溟

雪後自平水溪泛舟至雲門下院晤姜西溟
雪後自平水溪泛舟至雲門下院晤姜西溟

志雲門寺在雲門山
志雲門寺在雲門山

夜雪沒過田溪山
夜雪沒過田溪山

粉絮中一葉浮蓬
粉絮中一葉浮蓬

方勝熾桃髮客就語
方勝熾桃髮客就語

東第煨正香市遠真教
東第煨正香市遠真教

幾欲忘賓主
幾欲忘賓主

寒霧西望郡山
寒霧西望郡山

一縷雲生小海
一縷雲生小海

萊高閣有無聞
萊高閣有無聞

絕似龍宮障裡山
絕似龍宮障裡山

絕似龍宮障裡山
絕似龍宮障裡山

本邑宋之問題
寺詩龍宮鎮寂寥

龍臥嘘空幻氣豪
蒼茫萬疊勝興濤
會稽記臥龍山一名龍山山為州宅

隱隱鐘鳴處
紅寺梅花孤塔高
杜詩暮倚高樓對雪峰

塔山
塔山呼
僧問佛法大意曰慢撥勿勿長難辨寶林寺上有應天塔

涼風不動翠山黑
南嶺北風謂之涼風亦曰劉寒雲集作

羊脂色
天同雲雨雪紛紛玉蕊玉白而晶潤者羊脂玉

予天萬鶴放籠飛
亂啖殘餅撒空白
呂氏春秋九天生子

毛投于地
信牆頭竹裂鳥書
柳見飛禽之影

動昨夜分明
折雪雲寒松瘦竹
原清幽之影

摩竹籬邊詩肩瘦
聲嬌兒啼
世說陳太邱有客使二子

散裝零落果無奈
蘇詩

...

索米難教向門外
漢東方朔

南山將軍雪滿旗
暮獵孤酒如海
史李將軍傳

若邪溪
越州南三十里

逝水知何極
雲溪千古流
論語逝者如斯夫

元夜迎紫姑
神歌
世有紫姑神古來傳是人妾

柳絲搖黃
蘭笑紫
李詩柳色黃金嫩

月春如水
三夜長
孫真隱詩月光

短簫十字扶兩鬟
後收用木作仙初但便扶沉烟細

去旋風吹衣來
如日

大婦問蠶中婦歲
中婦歲

...

...

病

自庚寅歲歉民苦乏食而南海亦微有氛警今春

恩詔蠲粗疆野懽溢喜而有賦

金穰占不驗斗野半藜蒿越絕計硯曰太陰三歲處金
則康三歲處火則旱又越故治今大越山陰南斗也漢
地理志吳地斗分野也今之會稽臨淮郡壹吳地也
食客吳市吳越春秋子胥奔吳病于中道乞催租更石壤
食深陽至吳乃徺狂行乞于市

杜牧詩有吏夜投石
取以充貢曰石脂亦曰白塔紹興與祥志崇禎十三年
暨夏旱秋水大飢斗米五錢人食草木地中白土名爲
食粉蜂信驗鳥廣東舊語謂洋者曰白糟白糟合鐵力
有兩黑眼鳥何幸蠲除令飛鴻肯念勞詩鴝鵒雁于飛
者有兩白眼人謂我幼勞

于海者六周禮天官以九賦斂財賙杜詩一均已除三斗

裁國雜記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方贊均兩
 浙天稅贊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撤減稅贊曰畝稅一斗
 豈宜循舊爲國之法上從其說
 餘仍算九年周禮注古者
三年耕必餘
 必餘三年之食
 脛籃麴粉蛤類要唐孔戣奏免明州蛤
蚶炭貢通典樂安郡貢海
 蛤一升本草葉編蛤生海中浙
 人以其肉充海鮑殼販作粉
 戶給牛茂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賦平三年
 允則知湖州諸縣之陸放翁買牛詩石帆山下買烏犍
 寄語衙官道休驚夜犬眠海國見聞雜衙官猶中土之
保也漢書劉寵拜會稽太守後
 爲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送之曰明府下車以
 求人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率送

大越饒廣肇由來八貨平

五、

主

六

七

所共聞

恭承浹此艱賈誼弔屈原賦若禾嘉惠靈禾知錫種神龍

琴瑟笙簧
又其同出於上者吳越春秋張王

位與死人形就諒莫移耳宜從今都
與葬也
顏王定本房
當爲國器
嗟子

彼義民輸赤方東熾說苑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已暮矣師曠曰臣聞少

如日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手公曰善哉山海經東海

卷二

李賀詩義氏和氏迂龍唐圖書充棟梁觸目皆精粹又志

東壁天下圖書之府楊子霜雞及暑螢勿使他悅虞翻

聞雞聲起舞曰此非惡聲也孟子雞鳴而起尚友錄云

葉瑩以粉華注盛年能幾時流駒疾於駛少壯
見下

紛華詎不欣儒生非所習子夏曰何者

也對口出見紛華而悅入聞隔河紅衫即身爲盛遊處天

池放鳶詩有人指與先生道王下絲衫似是他箇上安木
雄鼻樛蒲勝采也黃山谷詩安知村蒲局臨關敗三梟五

代史漢李勣與薛平同討薛平中色相點志在驍勇一名運河東自曹娥西北至江橋入山陰界

夫求桑陰汙女西室後漢劉盆子傳時年十五披髮徒跣

微衣林江見三月忍異
欲啼時黍離安心曰

題畫荷花楊柳

芙蓉一名芙蓉豐柳一名芙蓉絲柔偏擬風情似碧流一名芙蓉五月西施

新沐後菱花斜照未梳頭
越州臨海若邪山下有四施採蓮潭李詩五月西施採人看

若邪西京雜記合德上皇后有菱花大鏡一
集有美人梳頭歌楚詞漁父新沐者必彈冠
唐王表詩綠

會真詩長胤終葱蔥

東澹齋四兄

土室籬門傍听開幽襟亭北近宮臺陳武帝於此崩房產

外有興榮園內有幽襟亭越絕書美人宮去縣東六里向

花間夜月西施鏡

于土城唐駱賓王咏月詩既能明似發初夕明湖賞

詩集
卷二
香
注

詩四明有往客風流賀季真昔好杯中物今爲松下塵

事甘從黃帝黃帝黃龍黃鵠黃飛一舉千里華年止

畏自恥謂人之過卻倏然而已注書新版參同稽莫惜

明人本二卷魏伯陽撰虞翻注

高澹園明府自雲間趨建州書來奉答

寧府唐曰建州

江湖遠涉浩漫行路難并佳亦難餘日于翼良苦遠律

千錫于林蘭泥僧厭之乃于飯後飼雙松寺
路雖不在水不在山飢後劍斷雙松寺
行路雖不在水不在山飢後劍斷雙松寺
行路雖不在水不在山飢後劍斷雙松寺

室已了各西東慈恩園黎飯後蓮廣興正松江府城東北
靜安寺有藥園發會宋改松木酌助潤冬開於寺心也

以蓬蓬中夾之。步。所。農。雷。伴。典。一。蓬。止。有。結。無。附。才。音。

灘北苑真茶錄分十餘種惟白茶千等皆前傳後不出

清險一統志九龍潭在長鏡杜浦煩為客莊七歌長生

托子以短褐陶潛已去官陶潛少自高志為州祭酒

為命短褐陶潛已去官陶潛少自高志為州祭酒

須作畫圖看來子武夷山圖片望開往往有佳林以度

傳武夷君中秋降此晏鄉人說轉亭

夜宿雲門塔院小飲寺前有河才塔

日落溪風冷蕭蕭孤興長寺前有河才塔

歲花為起筆翼古時在會稽縣志晉王獻之筆今在五

通志晉宋在會稽永欣寺閣上竹書紫竹含烟細香

東林微白處莫是見毫光建社高賢傳遠公住廬山

同傳梅莽泛舟若邪溪納涼

郭外涼風何處尋若邪溪上晚陰陰

郭外涼風何處尋若邪溪上晚陰陰

西施畫舫新渠淨會稽門會稽志若邪溪

西施畫舫新渠淨會稽門會稽志若邪溪

踐之山人也走犬若邪休謀不室食于冰廚越州圖

千迴迷轉帶史平世讀書大賢或高情一飯重兼金

千迴迷轉帶史平世讀書大賢或高情一飯重兼金

條煩莫愛荒磯僻雪梳清

條煩莫愛荒磯僻雪梳清

得快吟有葛仙釣磯石谷壁類編楊徽之詩如溫筆于冰

西陵送張靜昇入粵越州圖經西陵本越之閭陵吳

江烟漠漠迷沙樹浙江舊志浙江去蕭山四十里江而三

萬山東路窮何處孤客消陽從此去廣東舊志陽東有兩

為北三峽一統志清水源出大庾嶺南流合

武水為曲江漢征南趙樓船入廣水即此

山莊

卷二

美

竹巖胡俊

綠蘿山莊詩集卷三

分目

雞山志載越王畜雞以饗士者而土人歷傳畜以爲

關今山頂有古莽名曰雞窠其屋東巖石高丈長

三尋亦名關雞砦暇日登遊題詩北牕而返

病後秋懷

寒坐草堂與山笠各出所藏書目品計卷軸

錢王祠

癸巳恩科閣中書呂霖公臬使

天竺道上

綠蘿山莊

卷三

四首

竹巖別

同丁六芝旧朱二藕村泛舟西湖

四首

登萬松嶺遇驟雨

制菴幽微扶輿惟意盡乃止邇日貌似成殍率就簡

爲能事甚或短章寥寥至有不盈輻尺者志感有

作

江頭

會城觀閣

岳墳

採真亭觀湖

海會寺在吳山北峰最高處

謁于忠肅公祠

山家觀梅

送丁應坤之寧海

登東眺亭

泛舟康樂湖

宿夏駕村畱贈主人

次日復次主人飲中漫興韻

五首

登上虞城懷古

經蘭亭山

遊白水宮

綠蘿山莊

卷三

二

竹巖別

甬上寄呂國施怡園總戎

句章城東樓望海

日湖夜集卽席次怡園總戎韻

雞山莊詩集卷三

會稽胡浚通正撰注

雞山志載越王禽雞以饗士者而土人歷傳畜以爲

圖今山頂有古莽名曰雞窠其屋東壘石高丈長

三竿亦名關雞碧暇日登游題詩北牖而返縣志

雞山在縣東六里康寧湖北

高人或宜亭關雞寧有岩越絕書大山越王畜大猊南山

會稽縣志大山亭在返國厥無思微羽焉肯芥史越世

之越王句踐返國乃苦身焦思胆於坐曰汝忘會稽

之恥耶李仰之乃苦身焦思胆於坐曰汝忘會稽

雞山莊詩集卷三

饗士理近然未敵牛與獮越絕書雞山在錫山之南句踐

禮月食中央土其日戊巳天子居太廟大室食稷與黍

令章句復秋種夏熟歷四時備陰陽又名黎黎黎黎黎黎

士遺黎懷故君屬處標紀載詩雲漢周餘黎黎黎黎黎黎

同之曰古松下山僧廬顏簷沒翳蒼有僧行軍篇凡軍

之愛也松山下山僧廬顏簷沒翳蒼有僧行軍篇凡軍

必之覆索也故壘指牆東壘証神怪高士傳王君

與神結茅初涉若初已再世詩使骨節自鳴相

小劫者名爲一劫二劫三劫亦名一劫至八十劫

尚也何況談概生大覺中如海一瀉發還

尚也何況談概生大覺中如海一瀉發還

觀與爭一切受成壞觀無量壽佛經見極樂世界六觀
東諸侯名爲正觀更越世家論沙論刻有三種二成壞刻
二十中初世間壞二十中刻壞已空此合名壞刻合
乘涼風枕石酣餘塊周書立秋之日涼風至晉隱
持論任不齊過虛猶衆鎮風作則齊物論天塊意氣其名
病後秋懷

經旬病初降老樹秋紅臥短牀西京雜記司馬相如

之病雞助未容楊柳樂劉備因險拒守不得進下秋曰

雞山莊詩集卷三

雞山莊詩集卷三

雞山莊詩集卷三

雞山莊詩集卷三

雞山莊詩集卷三

雞山莊詩集卷三

雞山莊詩集卷三

雞山莊詩集卷三

雞山莊詩集卷三

雞山莊詩集卷三

雞山莊詩集卷三

雞山莊詩集卷三

雞山莊詩集卷三

雞山莊詩集卷三

雞山莊詩集卷三

西京建章未央之殿皆見璽環而靈光始然獨存

使錢氏孫曰自然者居之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憶昔

口表忠觀魏州府志龍山在城南十里一名臥龍山詩節南

五季初宋史世家序降臻五季聚傑喪亂莫具也詩節南

多易君如置吏賣國如轉輪陳師錫五代史序五代兵革

夏國若傳舍通鑑雍循朝夕望為相敬翔言于梁主曰燕

新唐之時良賈固求利不可立于緡斬之朝漢樂府腸中

車輪乾坤當晝黑莽若無三辰路說卦傳乾為定天地為地

分宵遂有晃黠徒擗儻起埃塵天下乘時號盜賊衣冠

輿義實越春秋子胥操臂碎劍而對蓋子馮婦攘臂下車

通鑑趙普多倚舊怨太祖謂曰誰能于虛埃中識天子半

和揖竿輕白馬窅內隨瓜分晉書過秦論薪木為兵荆竿

族矣唐書顏利請和平之豎日割白馬與顏利盟而起

賈誼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蟬毛而已

錄難山莊

卷三

四

竹慶朝茂

漢蜀駱壘制元國志南漢劉龔封南海王貞明二年即皇

帝位闕就大越次年改號漢東漢劉吳高祖

兄弟也為太原尹周廣順元年即皇帝位于太原十國春

侯前蜀王建唐天復二年入成都為節度使太厚十年建

號後蜀孟知祥同光二年入蜀為劍南節度使長興四年建

冊蜀王明年建設五代史明宗賜孟知祥詔書趙季良等

諸帥行事詰璟晚紫宸帝齊王岐名詰昇元元年吳玢

聖訓行事元太宗名瑒字伯玉烈祖長子保大元年正月

遷位于我父元宗名瑑字伯玉烈祖長子保大元年正月

已卯即位建隆二年六月庚申租于長春殿年四月十六

要曆崇寧吳玢五代世家序閩監荆楚楚開平元年拜相

祚大朝也使同光二年封南平王歷運圖吳楊溥

以南師七年建號至天福二年為李昇所廢追楚漳及

閩稱鑾彙天咸二年梁以武安軍節度使馬殷為楚王

注馬殷據潭州盡有湖南之地為南唐所滅宋史世宗

淳泉留從效王氏失國從效為泉州指揮使自稱漳泉留

後封晉江王五代史世宗王濟知唐以為福建觀察使閩

中號白馬三部唐亡梁各以數州地密據淮南統三十八

太祖加中書令封閩王

長條見後仲謀注實誼過秦論中崛起阡陌之間
錢鏐太祖問鏐于吳越進奏吏笑曰其英雄也潮從石
鑑提賊表銀偏將擊鄧破之通鑑述臨安縣有石鏡山石
鏡鎮字記石鏡山在臨安追迄殲日邠五代史景福二
縣南一里錢鏐改衣錦山追迄殲日邠五代史景福二
鏐以兵三萬屯迎恩門諭使改過昌復拒命鏐遣顧全武
攻昌新崔溫昌諸將徐珣湯白袁師等皆不知兵數千攻
爾時鎮盜互淮浙如絲焚掠浙東父老啓三年拜穆杭州
刺史是歲畢師鐸因高駢淮南大掠旣春磨砮舊唐書黃巢
亂左傳是猶治亂絲而焚之爾掠旣春磨砮舊唐書黃巢
嘗于江寧之舍首生納燒且芙蓉門運馬鎮海傳使周寶
軍作亂及府合而焚之寶驚起徒說開方聚軍將劉浩率
部門呼援樓兵援樓兵亦反矣連奔常州投簪圖妖鳥五
史直昌泰思不能決事臨民訟事以散于極之而勝者以
當時謠言有羅手鳥主越人禍福民間多鬻形禱祀之祝
上書名與閩類因出閣示昌昌大悅乃自稱皇帝國號羅
平

卷三

六

竹嶽胡沒

歷柯梧游魂河銘楊行密入廣陵械繫呂用之命田頌
黃筠齋嘆其入靜殺之聲言上升推用之爲節度使
日腰斬明之軍士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驛姓名于桐梓枯
而釘東塘八百里無處無營屯僑僧宗貴錄光啓二年
海派江屯于東塘築幕高駢移檄討黃巢乃引兵趨入
吳越世家鏐以勁卒二十人射黃巢果亂乃引兵趨入
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媼曰後有問者告曰歸安不
入百里矣巢衆聞媼語不知其地名皆曰獨十餘年不
投況八百里緬維平大難所立皆殊勲昭明文選賜履遂
手急引兵追緬維平大難所立皆殊勲昭明文選賜履遂
兩浙統靖江海氛五代史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諱詩江
蘇海校苦昏墊舊浙江形勝志序兩上承册印命五代史
漸環地數千里聯絡江海控制島壖上承册印命五代史
周莊宗下其議于有司既下遮瘥痍人杜詩瘥痍府庫費
而許之乃賜鏐玉冊金印下遮瘥痍人杜詩瘥痍府庫費
祝蝓祺秋稼葆光錄寶正中當秋成日望野日而射蛟塘

出師表節中侍郎郭伋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臣志
應忠純宋太宗答錢徽詔卿世濟忠純志遵憲度
俟真主大訓子及孫左傳秦國公制體此後懷思于效順彼替王
自戢示暗號鳴鐔秦國公制體此後懷思于效順彼替王
日差我友邦家君左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說文
馬上致也樂記君子端鼓鼙則思將帥之臣周書吳王
桓桓武也樂記君子端鼓鼙則思將帥之臣周書吳王
緇衣忠觀傳其民至于老死不知兵革盡康東南幾百載
織男火耘年終宋太平興國四年凡八十四年漢書一
不戢或受之寒猶湖山盛花柳歌鼓喧昏晨表忠觀現
詩之器引周于今不廢西湖游覽志西湖三面環錢塘
山方廣一里西湖十里有柳浪聞鶯花港觀魚錢塘
王氣太平宛易臻錢塘詩五百年來出帝王後漢光武本
紀論蕪湖至南陽遙望見春陵寧識封壤外回首堪酸辛
郭曰嗚呼佳說氣鬱鬱然

蘇轍山莊
卷三
杜詩集骨
抱微辛
普陽諸日以為兩絲平抑
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所以納版後統惜五廟太
于閣下五代史太平興國三年詔徵來朝徵舉族歸于
師國除宋太宗賜錢俟詔齒角羽毛既脩其常貢土四
籍又賦于有司李後主貽吳越王書今日無我明日豈
若一也明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
布衣耳禮祭法諸侯立五廟一壇去思繫井巷任易
與秦宋史錢徽收封南陽國王四上表讓國王瑞拱元
年從改封鄧王暴卒上為廢朝七日追封秦國王
益忠
妻離申舊愴作寢處駿奔氏墳廟燕駭不治父老過
之有流涕者詩黍離彼黍離離又小序黍離閔宗周也周
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遺為禾黍閔周室之傾覆彷徨
不忍去而作是詩詩序引路寢伊古脩秩祀本酬施者恩
孔碩書武成駿走執送豆
周書祀于所邑威狹無文又注有楚昭不失國茅屋簷雞
大功周司人祀得功施于民者

楚昭不失國茅屋簷雞

史記世家昭王病于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則太
之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夫國宜哉韓宣惠王在陳聞
尚有人依德德一問茅屋祭昭王又詩願為昭王廟詩
秋安矧茲功德盛詎肯忘焉其德其功其有德于斯
大詩小序采蘋大夫妻能循法歷久天聽達淮救營妙因
度也所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凡此遺愛聲第懷風雲左傳子產發仲尼聞之曰古之
國王錢似方岳靈雲通感也宋太宗賜錢徽趙疏固自
表忠觀在妙因山歲久澤廢五見上龍山注趙疏固自
師子知杭州軍事臣十年十月成熱碑亦已醇陳柯改建
正又知杭州軍事臣十年十月成熱碑亦已醇陳柯改建
年漢通考新五代史七十五卷歐陽永寶正昔僭紀魚卵
以薛山莊
殷管五世史吳越世家錢世常重飲其民下至雞魚則
持簿列于庭唱其多少量為管數又十國年譜故老謂吳
趙亦常稱帝改元獨得其封藩星石制書稱實正六年辛
卯則知會而公舒怨母乃非其真而公所知也後氏
志誠文忠任河南推官親一妓先文信為西京留守與
至在生相視以日公貴妓云中晷睡著覺失金釵猶未見
公命賦詞滿酌賞賦而令公庫僕奴或政當少戲戲未見
為怨後修五代史十即舉東府証守美作寶錄如越世家
命運治錢塘越州為東府五代史昭宗拜錢忠懿王錢鏐
東軍節度使賜鐵券恕九死無虞江表忠懿王錢鏐
氏子孫與錢世守之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其功臣取其券以為
武等還其家書世守之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其功臣取其券以為
家山平壤鐵下國春秋劉漢安遣將朱俊以舟兵屯望
豐山會稽縣志豐山在縣東北六十二里北臨曹娥江
江錢修成劉漢安遣將朱俊以舟兵屯望

修荒闕山門外行道錢王義井凡數十多在五雲稽祀祠主
社祭得月見所親竹里山陰紫洪村有妃子墳吳越
為社謝聖山亦祀王次女倘非淪浹後世誰津津
相傳謝聖山亦祀王次女倘非淪浹後世誰津津
淡白來錫茲土前有汪罔君家語吳客曰防風何守仲尼
目王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注漢書夏子五十三歲立
封禺之山在武康縣古封禺之山注漢書夏子五十三歲立
凡子湯為英王名湯之山注漢書夏子五十三歲立
鄧通夏禹時董子國志遼之魯巨開明堂位以帝禮用玉
孟上惟言者為能也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越
小中大者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詩曰畏天之威于時
之彼訓聚澤國語子牙曰十年之役長其為治乎鋪脂臥則
亦越語句踐載船與賄于舟以行西之為子游者無不備
綠蘿山莊
以滅吳古跡志臥薪樓在遺黎嚴伏臘一江許比鄰徐天
迎恩門外即句踐臥薪處遺黎嚴伏臘一江許比鄰徐天
王遺黎悉且歌杜咏懷古跡歲時伏臘走村翁詔典府
志越王祠祀越王句踐在府西北二里永裡注永建中興
會稽周鼎上書諸分家為比又西為吳浙江以東為而
宮山下字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西眷尤盤固詩皇矣
顧社牧阿房宮賦綽垣仍故苑御墨輝貞珉以周垣百
盤社牧阿房宮賦綽垣仍故苑御墨輝貞珉以周垣百
里陳柯改述錢王祠記子守茲土收祠于芝寺寺蓋王
故苑也浙江新志錢王祠記子守茲土收祠于芝寺寺蓋王
保璋江石祠內字知超乘烈具驗妥茲北門趙乘者三
敬奉勒石祠內字知超乘烈具驗妥茲北門趙乘者三
又常南山芝安芬祀事孔明福整襟叩墀下員關瞻
師城東門守臣奉尺一丹刻方曲新祠雍正三年錢王
賜球為大教尚書各拜不得借留尺一諸書審秋莊公

廣四十寺塚斷頭死盧坦書今人奔八允矣賜脂四
寸之祿爭絲毫之利如蠶蟻之附腥瓶
矣君子史起世家句踐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
會于徐州致貢于周王使人賜句踐爵命爲伯
足論吳越備史梁太祖卽位封王蒙踐而命度使羅隱
勸不父王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者邪卽受之

癸巳恩科閣中壽呂霖公臬使

疎垣鎖鎗借名臣唐禮貢院閱試之南斗芒舉應北

展采兩朝天文志南斗六星主會稽尚書正義北辰環緯
業色正陳泥丸丹訣天子也唐文粹如五星麗天而芒
時移時北斗南辰青鐵好爲器俱面浙江通志周新爲
面寒黃金須鑄大夫身五湖王令工以良金寫鑄之狀而
朝禮之次日而杏鬚點蟻山杯浦會鑒晏新進士于曲江
令大夫朝之浮鏡在上汎汎然唐詩願上南山酒一栢葉樓烏海
綠羅山莊

卷三

國春太平御覽漢御史府中柏樹嘗有野鳥數千早晚
廊批詔處麻衣須是立熬人玉壘清話和凝爲李輪
詩曰作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熬頭玉堂舊開
多吟玩丁作西齋蜀筆不磨詩細君麻衣待至公

天竺道上杭州府志上天竺寺在北

海日瞳瞳破曉霜唐駱賓王重陽詩山腰細礫綻芒鞋
舊志集慶山在杭州州麓西湖北折而南曰飛來峯曰上竺
下三天竺三面阻山麓游藝提詩詩路轉山環足未移
帝帝紫屋三叉路白布爲之浙江舊志天竺道上峯巒
合湖山之故幽深處由金沙灘至九里緋雙花嶺上
松一路皆天然徑也夾路尤多酒肆
華嚴經繡瓊瑩寶面萬世覺普陀山志普陀落迦山華言
小白花石屋譯詩童子南誨尚未起白花嶺下筆多時
支那譯爲十字街兎角拚容參玉版楊象魁如龜毛兎角
頭大十字驢人喻

行東坡詩曰同余王版師飲然而往至景康寺燒香龍頭
而食覺其味殊勝坡戲曰此玉版師能說解悅味
無分醉金釵唐李賀詩張光祿詩少年金釵客
番事尚與文殊隔數階指月錄支喜參仰山令充典史文
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又言
下領會更不勝階級地位

同丁六芝田朱二藕村泛舟西湖一統志杭州西湖
在府城西三十里

明聖之瑞傳稱明聖湖

解襖猶贏買棹錢詞金門外水如天杭州府志西城
三門二日湧金

楊柳啼鶯寺古跡志西湖十里有柳波閣舊在湖心寺
後

梅花載鶴船正間儒學提舉余謙益林處士墓構梅亭于
元不可得見故所屬上見小舟泊橋一僧一鶴一

詩集
卷三
圭
竹巖初溪

通子若若笑曰此必太初也唐朱璧玉聰嘶酒旆
馬詩問君與梁終日在漁船

詩通山公咏李伯時畫馬詩云眼明見此玉花驄錦
甲理箏絃和江齊志千錦塘在西湖上一

跡一笑從據酒似泉齊東野語香林御港都陳
張循王府有木心亭御港莊子天運夫六

碧山水冷又復西西湖百咏西陵橋在孤山北即古
之西村喚渡處武林遊步又名西泠

亭長袖按前溪浙江新志杭州西亭嚴維有九日安
多錢善賈唐詩史范維列傳長子云長袖善舞

元張光祿西湖詩錢謙益感結長翡翠啼武帝招賢
贈張曜白清波湖詩

閣以翡翠為欄唐詩書翠果油壁不離燕小墓
書樓唐元稹詩何花垂在樓前
相下西湖志記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
占白公堤白居易西湖志白堤唐刺史白居易所築酒酣拍
換珊瑚碎十里烟波倒影迷白樂天五粒彈丸擊珊瑚
請王母歌以珊瑚擊杯而歌名勝志西湖南北兩山
相去十里後陽子明經劉景象去地四千其景皆倒

三

越院穿花曲通方輿勝覽西湖十
柳洲解纜似浮空

外西湖志山外青山山外樓綠陰三提臥鏡中西湖志
人在鏡中舟行畫圖合箭舊題誇鳳翥通志有勸前之

詩集
卷三
古
竹巖初溪

儀其制以竹鑲金飾其瑞駕至端門闕屏問曰南來者為
有草道十八里莊詩品茶細餅乞龍宮歐陽修茶錄後序小

致齊之日中書樞密院四人共賜一餅宋史中書樞密院
亦佳但茶少則水氣不盡西湖遊覽志龍井寺在鳳篁山

唐乾祐二年建宋之問渡南屏只與盧園近一笠斜陽中
靈隱寺詩龍宮鎮安寧

棹風浙江新志南屏山在興教寺後上有石壁刻司馬溫
公書家入井樂山中庸各一章武林舊事盧園在大

十景所謂花港觀魚是也

四

芥芒雙漿醉歸庭柳外鴉栖薄暮曉蘇軾詞一葉輕舟雙漿
湖金錢塘沿城五里楊柳垂柳春雪才名爭北地宋王

有歌于郭中者大為驚異春白雲國中屬而和者不絕
過數十人王食川子謀傳贊北地蓋有李樂陽去

色睡西施湖上初晴復雨詩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也相宜廣輿記西湖自紹興建都君相類
游于此金主亮聞而羨焉卒起投鞭渡江之志添黃
花如練浙江新志黃範樓在赤山埠浴鵲橋元張燦時紅
亭月似眉咸淳臨安志外沙月白竹車門北去繞城東過
白是身輕容放浪一憑狂墨寫烏絲蘭亭序放浪形骸之外霍小王傳取
繡囊出越姬烏絲繡囊三尺校生

登萬松嶺遇驟雨浙江通志萬松嶺在鳳山門外夾道多巨松皆唐時所植上有萬松

游舫三堤尋山杖孤策浙江舊志西湖南渡後歌舞盡潭湖西岸者為楊公堤孟瑛開西湖時增築自北新橋

斷橋至孤山為白公堤唐刺史史白雲起空屋史天官書凡自居易築類苑葉竹名可為杖

之問氣皆白易通卦驗立丹泉灣幽石四明圖經丹池山春少陽雲出勢如白鶴

池故名虬龍擾我前蒼翠涼欲滴鄒山子西瀾唐九里松

翰搜拿有一根雙幹挺然者有五六人合抱者有蒼翠下

重可手接者奇偉鬱茂為海內異觀今惟桐塢村土穀祠

有松六株甚古觀九里舊松于此訪之可也按西湖首數

萬松大九里松所謂湖濱孤江而通天日者施朴子松三

千歲其中有一株藉草傾壺觴縱望未云極杜詩要來藉草

芥其狀如龍形入谷始亭午藉汗方濡春亭午見未向注詩自

以自酌海北陰風來雷雨不移刻杭州府志海門去

葬若江湖白五雜俎茶從祖司農公杰以大行奉使過海
志登天目山望錢塘江如白練李詩白練更屬白水新捺衣
避茅茨目暇駭未息陶詩茅茨已就治更屬白水
物理安可測莊子吳鵬化為神
無跡詩小雅謂天蓋高王勃
歸還雙底鞋斜陽映西壁無跡見天子宋元帝集要

制藝闢微扶輿惟意盡乃止邇日貌似成殍事就簡

為能事甚或短章寥寥至有不盈幅尺者志感有

繁簡與拘格含毫俗尚殊歐陽子宋史表詞之繁簡四

俸誇係勝朋漢東方朔傳係儒長三尺餘係一囊粟錢三

死臣朝饒欲死脛詭鶴為鳧莊子鳧脛雖短續之則悲

渾疑詭古今文評韓文海江耐賞枯如海潘文如江

學作我四尺養珊王世貞與我周旋久寧作我續文章

而碎崇曰此不足恨以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

尺四尺光彩溢目者六

七枚如燈許比其泉

江頭

詞場幾處擬驀姚李詩詞場繼國風史術霍列傳霍去病

樂潮 新江通志 樂潮在東便門外吳越王青旗店口吳
娘 梨花李詩吳娘壓酒與客書紅船頭海客簫
洋 參詩海客書知浪靜紅船頭海客簫
別 耽人外起芙蓉隔岸許相招 關關子有數畝
人 外起芙蓉隔岸許相招 關關子有數畝

會城觀閱

霜旗獵獵捲轅門 事物紀原軍止處環車爲壁
語 不聞門外馬嘶聲 傳亞夫軍細柳帶自至勞
鼓 不聞門外馬嘶聲 傳亞夫軍細柳帶自至勞
鼓 不聞門外馬嘶聲 傳亞夫軍細柳帶自至勞

卷三

七

賦 截紅雲 杜詩馬騁朱汗落李詩上皇歸馬若雲屯更何

賦 截紅雲 杜詩馬騁朱汗落李詩上皇歸馬若雲屯更何
賦 截紅雲 杜詩馬騁朱汗落李詩上皇歸馬若雲屯更何
賦 截紅雲 杜詩馬騁朱汗落李詩上皇歸馬若雲屯更何

岳墳

岳墳 杭州府志宋少保鄂國武穆王岳
岳墳 杭州府志宋少保鄂國武穆王岳
岳墳 杭州府志宋少保鄂國武穆王岳

陵東渡近無復舊杉松 阜陵光宗崇陵寧宗茂陵理宗穆
陵東渡近無復舊杉松 阜陵光宗崇陵寧宗茂陵理宗穆
陵東渡近無復舊杉松 阜陵光宗崇陵寧宗茂陵理宗穆

探真亭觀湖

探真亭觀湖 名勝志探真亭在予
探真亭觀湖 名勝志探真亭在予
探真亭觀湖 名勝志探真亭在予

卷三

大

賦 截紅雲 杜詩馬騁朱汗落李詩上皇歸馬若雲屯更何

賦 截紅雲 杜詩馬騁朱汗落李詩上皇歸馬若雲屯更何
賦 截紅雲 杜詩馬騁朱汗落李詩上皇歸馬若雲屯更何
賦 截紅雲 杜詩馬騁朱汗落李詩上皇歸馬若雲屯更何

志吳王既賜子胥死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子胥因流
揚波依潮來往激堤岸或有見其乘白馬素車立潮頭
者子胥為但恐捲去陰符經黃帝受之千文李基注註日
無芒雲氣黑海嘯聲推怒漂石自地壓延忘夜守翻身却
恨乾坤窄洞庭雪城崩巨山有奇錄貞元中洞庭湖前一
數百人房島上明日有城如雪圍島其城漸狹東其人為
萬大白龍長數千銀宮綵殿珠玕列子湯門渤海之東
丈相繼焚夫人也銀宮綵殿珠玕列子湯門渤海之東
之樹皆生更封拜畫中三神山皆金銀瑤宮閼風
沙勿跳素車蓋徧舉執許霜毫冠而史撰作海賦示願
如起也洪洪淋淋焉若白馬之下翔其少起自突然止亦
進也浩浩體體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起自突然止亦
修造化幻生安措局更憐重水化翔鷗萬點浮沉漾波浴
水絕注交種既差一年子胥從海上負種去故種胥疾威
揚蒼浩軒楹雨濺鹹衣裳履詩軒祖擊可呼江東羣帆
避漁浦空林拔盡枯楓黃尺越錢塘漁浦方漸低小千道
志漁浦在蕭山縣西洞心眩目憑高處互詫龍鱗誰敢撻
三十里奔漁處也
海會寺在吳山北峯最高處浙江通志海會寺在吳
乘潮一葉逆舟亂江去小慣十五便乘潮
石頂風霄現崑崙上頭三皇內秘文上三霄一日風霄

漫疑從地湧明華嚴經謂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川錢門明善從地湧出真似與天游
物有重淵吳越東西盡浙江建德老乘秋為吳越二國
分浙江以西為吳越東為會稽浙江上流建德老乘秋為吳越二國
江右湖引發島嶼江衛志非茫烟霧外指點望平洲
錢塘右都湖曲左帶長江
岸十里上五芝平洲亦多仙家
尚書墳廟稟秋風卜夢精靈尚許通王命成王攝政尊進
日旌功錢塘縣志于忠肅公墓上士子多往祈夢有靈驗
詩集
空勢萬全歸北狩明史紀事諫有再造功上北狩廷臣
故也先抱空實上得還孤忠一死衛南宮
然謙福機于此萌矣
未謂太上皇帝居南宮明史紀事景帝不豫兵部尚書孫
請立東宮蓋謂復舊宗也石亨等率眾薄南宮迎太上皇
徐曰于謙曾有功神鴉攢飯餞餞黑
河庭湖中有羣鴉集客舟桅上搏飯寒柿藏碑燭葉紅
祭之乃去相傳神使之使神鴉集客舟桅上搏飯寒柿藏碑燭葉紅
考東坡嘗謂初讀韓公游青龍寺詩云正值萬株紅葉
滿不曉其故及觀小兒鄭度寓青龍寺詩云正值萬株紅葉
青九月柿葉赤而回首岳家祠屋近應須執手話宜同
志岳少保墓在栖霞山下張整千少保祠記公典武穆公
墓于杭又岳府祠馬前北對峙亦天定云戴鐵騎虜掠太
日國有岳府祠馬前北對峙亦天定云戴鐵騎虜掠太
力以之生

偈。仄。西。溪。路。茅。茨。更。幾。家。杜詩偈仄復偈仄君居巷南我巷北竹里編撰宮鐵溪在霅連

山西陽城花村華一深山半籬雪後現安提牛樹
茅茨中有碑曰師雄夢處積梅花譜越中苦樹
花邊籬落忽橫枝元梅寒淵數重花最古深山絕調中或
花詩竹籬夢舍自甘心類編趙師雄薄暮游羅浮松林
或上下數重夢寄敲冰紙中一美人淡粧素服出迎相與
叩酒家共飲已而醉臥追醒乃在大梅樹下月落參橫側
偃而已紹興初產志敲冰紙疎之極西水深潔山又多藤
梧鼓水時爲之香清滴乳茶陳越子鄉梅花詩祇言花似
各佳茲冬太也雪不悟有香來北苑貢茶錄
一種蓼生石庄枝葉尤行人須認跡休眯筆髮東郭先
茂別號石乳又名滴乳生行雪中履下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應曰誰能
履行雪中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世說王恭披鶴氅涉
雪行益測于籬落中窺之曰真神仙中人也

廣輿記 台州府六縣
五日車海漢回浦地

竹巖胡浚

亂風吹雨暗郵亭。短屨衝寒酒半醒。爾雅四注五復日亂風史趙秦傳蓋難展

居白馬一卷。辭北郭。晉穆縣志白馬山在縣治東北三里

下有書室。中庸一卷石之多。在雪壘千尺看東漢。相成志

詩更想幽朔處。還尋北郭生。龍五色白者爲多長丈餘其類長者能吐霧致雨一統志

寧海西南三十五里有白龍潭。世傳龍見於此。鱗甲如畫。

夷堅志。寧海縣東海中有尾闊白高山。望之其水湍急。杯

陷爲大渦者數十。舊傳東海洪山處。初學記。東有洪海。杯

移石鏡。仙花紫。興地紀勝大開山在寧海縣西三帆過天

門海樹青。廣輿記。天門山在寧海縣北六十里。白矢巖是

北有天門山。料識登樓多暇日。別收靈怪注圖經。王象登

水入於海。茲樓以四望觀日。以自娛。

唐韓琬詩。嶺南封管送國經。

謝傳經行處斑斑屐齒泥。孫枝東山考東山國慶院晉太傅文靖公故居也紹興府志謝

太傅宅在東山今國慶院址
是有東西二眺亭洗汲池
循石路而上有謝公調馬路白雲門
月二堂遺址至此山川始軒豁呈露
東西赤岸在縣西南四十五里舜生時
垂虹所照下有虹漾村有握登聖母廟
上虞東山山半有舊薇洞相傳太傅攜妓游晏
之地五泄山記洞巖其洞十數重必秉火以入林幽揀竹
題竹甚盛傳謝安于土山營墅樓館林
訪牛溪上虞縣志始寧國在東山山下謝靈運所栖止也
虞飲牛溪在縣南五十里帛道
嵒嶺下石上隱然有牛足跡

世

竹巖胡浚

東山無曲池王銍東山記東山國慶院乃謝太傅故宅山西有大傳墓又西一里始寧國乃謝靈運所
 靈一日西莊西有太傳墓又西一里始寧國乃謝靈運所
 上有洗風池西有太傳墓又西一里始寧國乃謝靈運所
 石泚茲千頃紹興府志太康湖雖化爲田山下泚泚可數頃後漢書黃
 叔度汪汪若千頃紹興府志太康湖雖化爲田山下泚泚可數頃後漢書黃
 運亨之孫也文章爲江左第一藝封康樂公累遷秘書丞

凌晨揚飛舲亭午臨巨壑皮日休東山詩前橋臨巨壑
 峯映林薄謝靈運湖中曉曉詩朝夕發陽厓落
 鋪空翠寒如削謝靈運詩空翠難強名一鵝鳴綠篠幽
 鵝鳴鵝散紅蕖落謝靈運湖中詩海鳴數春鵝清遠詩東山
 千頃

緬懷欣有托始寧咏尙存汀阜宛如昨南史謝靈運始寧有故宅及墅
 營別業有終焉之志乃作山居賦謝靈運山居賦謝靈運始寧有故宅及墅

湖山定主

五

卷三

整

牛船市

登上虞城懷古

古江

縣八六曰上虞
元始建議築城東

南平衍西北四山爲
陞西南則跨長者山

垂虹百里國餘支。歷歷山川護女陴。紹興府志。舜之支庶。故曰上虞。又上虞南北一百一十里。上虞縣志。虹溪村舜生時。垂虹所照。故名。浙江新志。上虞延袤百里。襟帶長江。而山黃竹暮雲。蕭帝嶺。有十里將軍。秦人名園。與弟閭傾。

經。陰。山。風。山。在。北。

縣志

1

1

卷三

禁

撰註

不下

22

•

L

游白水宮名勝志昇之所

天寶

瀑四

本劉笑飛
下遂名白

密證從誰乞紫微列仙傳劉綱與樊夫人能禁制變化之術然密證人不能知
洞天晴雪護仙扉黃宗義四明九壠考湯溪洞卽今白水官是也

詩集

夢

竹巖胡浚

甬上寄昌國施伯園總戎

幕府馳譽久懷中更幾年

袖中三歲水軍雄殿制

字不滅職有暇前置制使平江許

浦亦置水軍副都統領之瀕將重戈船

船下屬將軍出零陵瓊氏要略漢置戈船

將軍建戈于水上浮渡海水以討北狄馬跡綸巾月

昌國州志馬跡山在海東北安期生洞蛟門齋角烟名勝

在焉蜀諸葛亮傳綸巾羽扇指揮三軍蛟門齋角烟名勝

詩畫角起邊愁零靖兵法角有第一第二三四聲雅如維

一聲絕石虔侯桃花纔掬水未奉庾樓筵

提騎馬之煩外花堂書紗廣亮在武昌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佳序共

登南樓不覺亮至將赴避之亮曰老子興復不淺遂據胡

牀與浩等談咏

海門天萬里渺渺望滄洲海防纂要羊許錡立海中爲第三門戶杜詩蕭壁畫滄洲

嶼諸洋隔	小盤嶼	十日	獅子燕內洋	轄洋面	二十五	七日
浙江通志	寧波中營	海防	轄洋面	三十二	二日	

溫州	十一日	東嶼	十二日	西嶼	十二日	雞嶼	十六日
亂礁	洋外	洋	面	六	一	日	雙嶼
山	二	日	雙嶼	港	三	日	白

乾坤一氣浮易說卦傳乾坤爲天地萬物之始

氣村詩一氣轉洪鈞夜翫寒吐日王篇神翫背負蓮蓬之
山在東海中頻簷海土

有夜行古至三更忽見赤光如牛霜屨凍藏棹史天官書海旁屨氣

香來應近三山數點舟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三山

日湖夜集卽席次忙園總戎韻

卷三

沙頭龍舸載金鐙參要月下狼毫洒練裙經

[illegible]

詩云高堂秋月空憶州。○
被教寬店書嚴武傳贈尚書左僕射詩才清似謝將軍白

將軍又詩傳謝眺清
十洲紅冷芙蓉露
名職志四明田
湖宋太守劉埈

當月湖之有弱之復和土
廣爲十洲五日芙蓉洲
牛堞黃蒸桂聚雲
竹里緋日環

柑在樹空其中可以蠶客每開香遠坡上通典坡上有黃雲臨之大吉類要桂未開時取其葉曰桂栗可漬酒莫

怪倚聲催和急投壺佳興自難羣者倚歌而和之東坡謔

術每設樂必羅歌投壺

100

終羅山莊詩集卷之三終

綠蘿山莊詩集卷四

分目

甬上觀李雲騎秋獵

江心寺曉望

甬城坐雨憶山齋秋菊

樂社洲中尋平楚亭故址

客寓初食螃蟹

秋夜天寧寺

嶼上歌

重陽後一日同沈青湖登龍泉山

綠蘿山莊

卷四

竹巖明夜

題中天院

入四明山紀游

夜泊黃墓渡悵然懷古

大黃山下夜泊

東小江觀打魚

雪過北村

題沈可山春江放鴨圖

彭程渠村新居霧連山下

北行江上別同學

溪行見山作空泊含山不及顛兒波濤洶湧怖甚

月夜涉太湖

太湖望洞庭諸山

虎邱寺

生公講經臺

觀秦皇試劍石

蘇閭過雪

甘石

銀石

甯野園訪王石堂

舟出京口

綠蘿山莊

卷四

二

竹巖明夜

舟中望金山寺

過高郵

渡河後始僦車陸行過淮濱道中作

過下邳

汶河

綠蘿山莊詩集卷四

會稽胡浚又號撰註

甬上觀李雲騎秋獵

吹角高亭百里聞浙江海防考內洋岱山轉洋面四十九

戰龍鳴之角水師秋獵陣紛紛浙江兵制志鎮海水師營

黃金銀甲樓船將鎮子甲通典樓船甲注以黃金作鎖形名

赤羽旌旗橫海軍赤羽旌旗橫海軍

燎火捲蓬鷹一道典李陵征匈奴及于大

卷四

澤句奴上風縱火陵木先放火燒斷葭霜風鳴鏑馬千群

史句奴傳肩輿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夜輟炙兔城頭星幕

府揮毫待子雲周禮注駐軍之所環車為官仰其轅以表

將軍衛青郎幕中開府故曰幕府幕府故曰幕府

江心寺曉望北桃花渡

寺下潮生沒江鐘聲初出望江亭法苑珠林唐述寺東

歷時霜凍宋玉曉登建後亭詩兩所黃蘗今畫樓白雲

茫海氣腥宋五行志建炎三年海大松門海中白霧

九譯會看馴雉入九譯而獻白雉徐集

是大魚其也

雙厓虛宅化蛟靈名勝志蛟門山在定海縣東

僧呪石屏浙江志浮塗山在昌國南海中名僧傳僧

甬城坐雨憶山齋秋菊

海城風雨寒四明圖經抱負滄海枕山臂江浙江

籬景東籬下木葉下空齋金錢臥苔冷庭波分木葉下

日暮望歸舟淒淒江樹暝謝眺詩天際識歸

樓社洲中尋平楚亭故址下注見

卷四

社櫟枯株已半埋古亭遺甕更荒苔莊子人間世匠石之

之陽今水府城南又見下注三江水洲前合浙江新志

雲海上來軍波府志府環海東際嶠崎

幻莊天上浮雲如白野花猶傍白鷗開杜野望詩江

君家土渾無跡滿眼山川更可哀名勝志鄞縣夏禹時

客寓初食螃蟹

具宮神開夜忘守介士無心護滄夷楚詞河伯

夫人欲抱朴子出師下岩之際或見嶠則呼為橫行介士

以權安衆心西陽雜俎八月輪芒于東海海神祠收無

詠未游海 紫犀 裏金霜劍長 合璧類編 生濟耶者也
早已知名 人表甲類 要甲以犀皮爲上 次則黃金鎖 唐李緒 鑄
金甲同光 格物總論 辨而多黃者 名朝其最 鑄
物如菱 劍其一式 論長三寸 橫行暗度 西蘭口 足節屈曲
三曰橫 劍互見 上介士注 浙江通 著漢夾以漁人住 節
行則旁 橫西蘭山 在昌國南海中 富陽人姓王于窮 濱中作
志定海 縣西蘭山 記元嘉中 富陽人姓王于窮 濱中作
森森密如霧 述異記 元嘉中 富陽人姓王于窮 濱中作
都盡乃取 材精細 龍中未至 家見向材 月黑沙深 路不知
僕入機中 歸不去 廣東舊語 月黑則肥 紹興府志 沙
中行則索 蔗苗縛 向筐籠 盛禿晴 怒沫何縱橫 合璧類編
人或投之 零者則引 榮與沐 必死方已 國經本 草無性 多
彭王就初 縛雄心 恍惚悲 臨烹 越現所化 故呼爲 彭越 揚
詩集 卷四 三 竹慶胡淡
廷秀後 編賦 快平 漢之 彭越 更彭越 傳五年 封越 爲梁王
十年太 僕告 與邑 輒謀 反上 使使 掩果 王捕王 囚之 洛陽
父惡布 傳從 誅梁 王彭越 羈愁 沽酒 甘墻下 棗澁 蔬鹹 苦
難渡 實小而 醉遊 名醫 別錄 東海 鹽作 魚酢 及鹹 菹也 穿
勝驚向 市梢來 三十 青銅 酬與 價 合璧 類編 陸羽 野服 者
李錦煎 茶餅 心鄙 之曰 數錢 三十 文 黃膏 參橙 白樓 薑山
與茶 博士 杜詩 怡有 三百 青銅 錢 黃膏 參橙 白樓 薑山
谷蠅 詩半 設含 黃宜 點酒 主人 小女 羹手 香 葉仙 傳草
蜂蟬 詩北 設含 黃宜 點酒 主人 小女 羹手 香 葉仙 傳草
線可 驗取 唐取 漳詩 三小 女入 厨下 洗手 作羹 湯 巨觴 大
澆公子 醉蠅 蚶蛤 均奴 嬌 抱朴 子稱 無腸 公子 者 蝦也
名瓦 盤生 海 洪中 長二 海物 雖佳 終在 客故 鄉回 首江
三寸 始生 海 洪中 長二 海物 雖佳 終在 客故 鄉回 首江
亭碧 幸其 第見 之曰 海物 必佳 命飲 封 水龍 郭索 大干 盤

衣火 屋滿 秋秋 大系 經解 之郭 索後 蚶黃 泉範 子明 法
以其 用心 二也 海聖 俞卿 詩貯 盤青 設大 干孟 傅眩 燭
讀 性趣 大今 之探 捕者 然火 以照 成附 明而 至焉
秋夜 天寧 寺 浙江 新志 天寧 寺在 寧波 府
林樾 蒼苔 紅樓 隱白 毫 無量 壽佛 經但 觀眉 間白 毫光 顯
令明 了八 萬四 千 秋星 臨水 動 垂象 志積 水一 星在 天江
好相 自八 萬四 千 秋星 臨水 動 垂象 志積 水一 星在 天江
月出 山高 水靜 夜吟 山月 高去 許觀 香燈 花奈 爾何 更
那 禪 偏因 我鼻 綠又 成香 却却 鄧縣 志天 禪寧 礙濁 醪 高賢
傳遠 法何 能諸 賢結 蓮社 以書 和淵 遇思 故園 夜霜 葉冷
亭 華 草木 葉下 亭 華 草木 葉下
嶼上 歌 浙江 舊志 桑嶼 在 嶼上 歌 浙江 舊志 桑嶼 在
海波 無聲 暮烟 紫長 津短 亭四 百里 初學 記海 木望 之蒼
序烟 光凝 而暮 山紫 古詩 十里 一長 亭五 里一 釣魚 山前
短亭 慈溪 縣志 西至 省城 四十 里一 長亭 五里 一 釣魚 山前
水葉 飛東 來客 子猶 未歸 浙江 通志 釣魚 山在 慈溪 縣西
運寄 釣于 此莊 詩 客于 人門 月皎 皎
重陽 後一 日同 沈青 湖登 龍泉 山 遂州 圖經 餘城 龍
山一 里舊 名靈 緒山
餘瀝 猶傳 菊後 杯 爾是 歲晴 記九 月九 雙城 如彈 夾龍 堆
其地 記龍 泉山 南俯 姚江 頗號 佳勝 餘姚 縣志 縣城 築于
吳將 朱然 江南 城嘉 靖三 十六 年備 倭建 與舊 城相 直通
濟橋 在其 中直 通兩 山雲 壓海 金鰲 動 方與 勝覽 臨海 縣
相傳 昔人 蟻舟 夜見 一物 起波 間光 江水 浮漸 白馬 來
杉竹 射迫 視乃 一巨 鱗金 色故 名 江水 浮漸 白馬 來

書王既子晉盛以鴉夷之革投之江中遂爲雁塚
勝飲虞守墓南雙桂樹及卒無柩墓不去死乃春之墓
傍名曰羊裘虛陟客星臺南齊名錄嚴光餘姚人少與
有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意其異召之乃至靈泉清味
龍泉山圖山上有嚴先生祠與府志龍泉在山之趾宋高
仍如昔其漱微酣坐綠苔宗飲之甘取十幾去父山腰有
龍泉未嘗竭所

題中天院餘姚縣志龍泉寺在龍泉山今所
存者惟山門大雄殿中天院而已

西屋上孤傳浩劫家度人經惟有元始浩帳煤汚鼠
碑詩書聖像碑篆漫龍蛇太師筆下龍蛇字潤縮泉

猶響山寒日易斜舊竹今漸少枯盡水蘭花
猶響山寒日易斜舊竹今漸少枯盡水蘭花

卷四
五

木蘭院題詩壁上曰二十年前此寺游木蘭花
發院初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

入四明山紀游丹山圖四明

少小慕真游每欲窮靈宅一府志四明山在餘姚縣南
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方丈泊蓬萊弱水無羽翼

天台蓋曰仙靈窟宅焉方丈泊蓬萊弱水無羽翼
龍方丈山一名雞窠地有千里蓬萊山亦名雲萊廣七萬
里西王母傳崑崙山下有弱水千里非翼車羽輪不能到
中黃胎藏論羽服絳衣何四明在人間胡爲不可即
所得皆自五藏生羽翼四明在人間胡爲不可即
溪而入者稱東四明山南百五十里高一萬八千丈由鄞小
化而西者稱西四明山南百五十里高一萬八千丈由鄞小
血而南者稱南四明山南百五十里高一萬八千丈由鄞小
十峰江舊志四明山由天洞標神極洞四明山由天洞標
台發脈湧爲二百八十峰天洞標神極洞四明山由天洞標
名丹山赤水七州環闢壁浙江舊志四明山由天洞標神極
之天在明川

寧海投龍禮名山天下九之一
往從匪所艱渺苦江波隔
九十里亦茲辰復何幸東來值于役
名舜江
糴行滕東踵勝者宿春糧詩疏邪幅如今行勝也備東其
踵至一主二僕借旬月期所慨涼風吹我裳木葉黃已脫
運周書時訓解立秋之日涼風石氣自空青稜稜見山骨
佛西閣詩石壁新空青露
夾清淵截染足怡悅餘姚縣志東明山在縣南五十里是
不與持百經白水岩凌虛起突元玉虹四十二晴空走電
雲白非河漢傾詎復有此物南六十里是爲西四明山有

卷四
六

泉四十二道投空而下其色如練是曰白水亦名瀑布泉
白水宮在其下蘇詩水作玉虹流元施釣白水山詩臺閣
大地玉龍吼勢接碧空河古觀荒淒淒瓊扉塵埃闕婆娑
漢流社詩此物頗豐足
兩壺松尚覆天寶碣本劉綱祠志餘姚祠宇觀在四明山
移置白水嶺下遂名白水宮實梨洲四明山九題考七日
潺湲洞餘姚之白水宮是也天寶間從大蜀移祠宇觀於
此更君游溪洞細溜鳴寒淅淅四明山記四明山心少北曰
又互見或傳笙鶴聲依稀响秋月浙江舊志始劉樊居潺
居也杜詩人傳有前岑沓復重甃磴穿蘿葛梅福四明山
至鶴峙過北山頭前行斬走馬或緣岡洞南轉而東五里
白水又遠通向東南行斬走馬或緣岡洞南轉而東五里
荆棘攀蘿爲二十餘里走馬或緣岡洞南轉而東五里
爲錢王謬走馬洞又曰青經洞草問道兼有石紹興府志
道之石與天陽谷抵秋陰居邱壑柏梓松栢檉黃楊宋

五葉古隸若虬蟠鬼斧誰所刻西明山記西南奔牛山中正是四明山心賈誼鴻鳥賦造化爲工今越州圖經芙蓉峰五峰相望各五六里其中峰有漢隸深刻四大字曰四明山
紺宮冠南州岑參詩寄高屏再來倘可識
浙江新志仗錫禪寺唐天童山紀禪師飛錫建宋賜仗錫山延勝院額成化四明志仗錫山前有五峰卽四明山心唐僧紀飛錫縹緲屠羊岩血綫烟雷赤六銖絕火寧復至此故名
事烹炙升山圖咏集勢鳳巖東南十里爲殺羊嶺神仙居羊于此有血漬焉東坡志林六銖鋒鋒雲輕鳳亦離披矯矯奮霞翻升山洞天集四明山心上紀事未必真命名或髣髴晉靈光殿賦若鬼神之髣髴是日風雨來浴客俄憐燂輕結藏修蛾幻態增恍惚老子恍惚兮惚其中有物但恨九雷遙盼遠存不及紹興府志過走馬岡五里曰陳巖又緣蘿山莊
雷起于坎 冒雨作西返孤村掩岑寂黃梨洲四明九題考中故名
枕樸未離山泥乾行始出酉陽雜俎鄭仁寶表弟游鼓勝情天籟妙嘘吸莊子齊物論一游曰地籟則衆疾走暖暖辭比閭簡詩暖暖遠人村迨迨度阡陌後搜神記有竹之屬阡陌禮五北爲閭
百盤際風霄石牕現水末黃梨洲四明九題考頂十里削成石室高五尺深倍之廣倍逕而六之中界三石分一室爲四謝康樂山居賦注云四面開牕不知牕在一面也謂之牕者懸空半出有似平牕柱支玲瓏懸一柱北征詩我行已水涯我僕猶木末
開四室入瞰無纖埃陰寒豎毛髮中有天光通圓圓射朝日浙江通志石牕四面玲瓏每地澄霽望之如窟戶中通日月之光亦名四牕是稱四明謝道暉云是爲四明山之日專薛令之詩朝霞御倘未遐玉手願言執莊子逍遙游列
日上朝霞照見先生登覽

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諒哉疎處尊支隴寧足匹
詩鄭風摭執子之手今諒哉疎處尊支隴寧足匹
疎處尊支隴寧足匹
波在掌中萬里見溟渤塵魂浩已颺何止雙瞳豁
海共謂之渤海見二百里外六帖東有滄海溟渤
大雷山望海見二百里外六帖東有滄海溟渤
下嶺鹿亭既摧頽樊榭亦蕭瑟
又東數里為鹿亭梁孔祐隱焉
日雲根石屋旁曰潺湲洞後漢劉綱為上虞令棄官同妻
隱者孔祐仍居之有鹿中箭來投祐祐收養愈而去故同
鹿亭紫荷冉古塘
西明續志荷有紫莖而氣香其花微黃
狐鳴亂穴
梁黃孤立
隱踪固宜然瑤草亦同歇
九
草本道原志遺九題鹿亭樊榭
則墟矣爾靈運詩芳草亦未歇
未識乘羊人孰從話
封越州圖經曰水嶺相傳劉綱夫婦乘羊過此亦名羊嶺
將查則為灰左顧指明郵溪山隨曲折
府唐肅宗時為明
此則灰之餘左顧指明郵溪山隨曲折
府唐肅宗時為明
時屬東地吳越改節度為郡縣
丹坑燁若花
府唐肅宗時為明
紅白相間狀如桃花故名
赤水媽如血
名勝志山在四明
石林上有二洞如桃花故名
赤水媽如血
名勝志山在四明
山赤水狀或乘道莊興
石州府志四明山記白溪南
類設色
或乘道莊興
石州府志四明山記白溪南
湖諸山之勝俱在餘姚
或占梨洲星
四明山記白溪南
名勝志梨洲山四明之西峰孫興公游至此得梨洲山接嶺界
為仙物故名浙江舊志梨洲山之巒有碑刻記云中頂五
峰狀如蓮斗或弄松殿蛇
浙江通志四明支山為或從大雷
花近星斗

還鄉酒樓枯柳
南四十里晉時得道者多隱此
樓止尋香禮蔭荷
名石柱山維摩經如入蔭荷林中但聞
蔭荷香不晨昏不知幾冥搜恣所適僕夫徒過余至此愧
筋力所幸尚解事倦疲不我謫
詩人豈知象形設
黃梨洲四明九題考謝道慶九題九日
然狙獲蹲徐鳬境尤絕哀濕吼雲崩攢厓刺天裂鞠侯悞
詩人豈知象形設
黃梨洲四明九題考謝道慶九題九日
當之何山無依而以此私一四明哉有以知其不然四明
山志山之狀口如鵠侯四明龍蓋徐鳬山在雪竇西十五里
晴望數百仞如布冬不凋歲下神龍宅焉通鑑前鑑大
見飛鴻白
梅福四明山記游溪洞下為過雲巖巖絕高雲
見飛鴻白
梅福四明山記游溪洞下為過雲巖巖絕高雲
十
南曰雲南北曰雲北浙江舊志羣化雪竇山有巖名二十
里雲故遺雲云山中不絕者二十里因此巖而名也
合璧類編鴻雁之大者羽毛
每聞雞犬聲巖中巖遂巖
應時四明山詩人家散雞犬村漸次下南既始瞻平曉
鴻牛牛羊遺詩歸身蓬草屋
二谷聚千家炊烟散花峽霜場豐京坻洗鍊都已畢
月肅霜十月游場又小雅晉孫之奧如坻如地陽氣候殊
京方官刈鈎自關以西或謂之條又見下注
海桑猶蘇蘇
芳藹有一種曰海桑葉厚而大老幼欣客來
惟迎具豆糧自言此中居徵蘇無更喝
着悉如外人黃髮
作食徐應時四明山詩東南經崇岡左右散平曠官徵畢
薪炭春事始信桃源游人間天地別
縣南三十里名白馬
別有天地非人間
出谷迷四向前行訊樵獵水簾千丈鳴

岸巖怒奔突。未若白水繁懸注。倍洶洶。此雪竇之勝。懸星
慈水三十里。海北九十里。白水見前注。捧擁孤亭。數
里聲已。臨剛風陰颶。欲往心慄。例。理。宗。御。書。亭。抱。朴。子。
風。壯。可。委。不。動。去。地。四。十。里。夢。山。劃。青。其。焚。尼。登。秀。拔。江。
入。所。云。四。明。者。也。宋。理。宗。嘗。夢。其。處。賜。名。夢。山。亭。白。雪。竇。直。
石。山。詩。青。乳。泉。逗。空。濛。里。雲。起。為。雪。竇。山。石。壁。上。有。乳。峰。雪。波。
有。志。不。寶。山。回。寶。燦。燦。隙。數。尺。此。雪。竇。所。由。名。也。浙。江。新。
有。石。寶。山。恍。疑。涉。洋。初。天。丁。取。環。瑛。帝。系。諸。天。地。初。起。圖。
兵。十。萬。為。四。將。軍。之。一。天。造。鍊。無。泥。封。規。此。寶。目。集。拾。遺。記。
所。穿。鑿。處。皆。有。泥。封。使。爭。龜。印。其。上。持。以。量。石。牘。未。知。誰。
錄。山。莊。卷。四。竹。巖。初。浚。
仲。仙。石。牘。見。薄。霰。晚。更。寒。解。曉。增。裘。褐。高。士。傳。梁。伯。覽。曰。
盤桓五里間。顛倒叩二剎。浙江通志。雪竇山上有雪竇寺。
西。勝。上。經。樓。中。道。休。二。礪。渴。城。方。橋。經。樓。俯。高。塔。壯。麗。滿。深。
出。勝。上。經。樓。中。道。休。二。礪。渴。城。方。橋。經。樓。俯。高。塔。壯。麗。滿。深。
之。故。今。有。大。溪。從。西。迴。琉。璃。映。垣。雙。雪。竇。寺。志。四。山。拱。拱。
亭。口。御。書。大。溪。從。西。迴。琉。璃。映。垣。雙。雪。竇。寺。志。四。山。拱。拱。
又。東。折。而。下。遠。逾。六。七。里。直。抵。山。麓。華。嚴。總。善。財。見。慈。破。
童。女。玻。璃。為。地。琉。璃。為。柱。開。浮。標。金。以。為。垣。增。宋。詩。刻。破。
一。方。風。鈴。耽。系。心。更。欲。投。大。德。唐。詩。賈。賓。王。詩。風。鈴。尚。起。
羅。浮。者。曰。深。山。孤。寂。龍。蟠。往。來。問。真。詮。名。僧。俱。好。客。杜。詩。
所。結。大。德。至。尊。何。枉。神。足。往。來。問。真。詮。名。僧。俱。好。客。杜。詩。
向。真。士。山。盛。黃。精。菜。寮。凍。更。掛。黃。山。志。黃。精。一。名。每。聞。齋。

時鐘往往分香鉢。全唐詩話。王播客揚州。木蘭院僧。住
逢。八。苦。鐘。往。來。香。香。國。禮。佛。香。西。堂。尤。依。依。閑。暇。堪。勝。跡。居。士。
如。僧。而。西。堂。無。鉢。盛。飯。與。之。隱。隱。水。清。藤。金。古。燈。黑。錦。池。煖。
如何。堂。曰。白。雲。無。鉢。盛。飯。與。之。隱。隱。水。清。藤。金。古。燈。黑。錦。池。煖。
潛。條。珠。林。帷。珥。碧。巖。轉。美。所。涉。非。一。得。浙。江。舊。志。雪。
臺。蘇。龍。珠。林。錦。鏡。地。龍。隱。潭。清。勝。四。明。龍。臺。龍。隱。潭。在。奉。
化。縣。西。北。五。十。里。潭。居。龍。臺。下。壁。立。千。仞。窺。天。僅。如。數。尺。
小。寒。後。五。日。始。開。始。難。展。道。坦。幽。人。自。昔。美。真。吉。九。五。樓。
道。坦。幽。人。自。昔。美。真。吉。九。五。樓。
人。貞。古。游。旋。久。似。家。旅。困。忘。草。蹶。歲。晏。風。雪。深。茲。饒。鳴。
第。采。太。平。興。記。三。九。二。山。中。不。可。留。揮。手。辭。賢。哲。淮。南。招。
孫。歸。來。兮。山。中。悠。悠。盼。故。鄉。冰。苔。踐。初。滑。踐。孫。苦。之。滑。石。
不。可。以。久。留。悠。悠。盼。故。鄉。冰。苔。踐。初。滑。踐。孫。苦。之。滑。石。
次。離。響。石。坪。浙。江。舊。志。四。明。山。有。響。石。坪。遂。遠。毛。顛。冊。寧。波。府。
錄。山。莊。卷。四。竹。巖。初。浚。
山。在。四。明。山。之。南。接。大。小。晦。山。巖。谷。崎。嶇。回。頭。望。二。晦。樓。
行。者。踉。蹌。又。欄。城。嶺。在。奉。化。縣。東。六。十。里。回。頭。望。二。晦。樓。
亭。隱。猶。登。是。四。明。之。兩。峰。小。晦。峰。望。若。樓。臺。還。途。亦。當。
游。但。畏。前。期。乏。豈。知。越。與。前。歸。來。亦。非。疾。使。越。世。家。越。既。
吾。欲。以。百。家。置。君。前。東。下。山。語。從。行。計。程。已。八。百。四。明。山。
楚。詞。小。招。歸。來。歸。來。分。下。山。語。從。行。計。程。已。八。百。四。明。山。
山。迴。回。八。百。餘。入。扶。寒。草。節。越。州。圖。經。四。明。山。白。水。出。附。刻。
源。縣。四。明。縣。志。刻。源。溪。在。奉。化。州。西。七。十。里。白。水。出。附。刻。
名。昔。來。蟲。始。藏。祇。今。荔。已。苗。通。周。書。時。訓。解。霜。降。後。又。五。
日。荔。蟄。躋。豈。不。勞。慰。心。那。可。說。詩。仲。首。登。攀。躋。數。與。一。
維。春。秋。元。命。也。會。稽。于。磅。磅。孕。青。笈。韓。詩。送。馬。士。序。磅。磅。
翔。青。笈。會。稽。于。磅。磅。孕。青。笈。韓。詩。送。馬。士。序。磅。磅。
子。之。山。通。傳。母。之。鳴。蛇。龍。託。九。鎮。名。勝。志。餘。杭。龍。勢。

竹

十四

上皓之列(皇覽)高車山高后使張良南山迎四皓處(漢書)
上欲廢太子呂澤劫留侯畫計留侯曰願上有一助誰謂清
也(蕭)野拉(謝)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誰謂清
風高蒼生無寄許(安)石不出其如蒼生何(耿)耿抱孤心
千載更誰與(詩)和舟(耿)耿不出其如蒼生何(耿)耿抱孤心
空(史)留侯世家上猶欲易太子及置酒四人從太子
若有人盜長陵一抔土(子)建(人)生百年中峻節宜自努
詩人生存華星處(落)歸(山)何緣刀錐微甘心還賈(左)
李陵答蘇武詩努力崇明德(相)徘徊久無寐荒雞動前浦
國多受賈(金)為(請)吾(死)徘徊久無寐荒雞動前浦
祖(也)中(荒)路(史)初更啼(荒)雞(此)非

大黃山下夜泊
趙州圖經大黃山在餘
姚縣東二里亦名鳳山
竹嚴胡淡

卷四

主

萬萬黃山暮綠江住客桃霜鍾昏玉殿餘(姚)縣志大黃山
桐開星極(大)立(鳳)山八景(度)星橋在山下(蟬)散(林)
火(傳)其(志)大黃山有東嶽廟(日)星橋夜月(蟬)散(林)
每三月自能發(司)農遺古跡何處訪漁樵(經)注(江)水(東)
潮與海潮並湧(昌)宅也(小)江旁(臨)北(江)兩(浙)
名賢錄黃昌漢大司農餘姚人
東小江觀打魚
南九十里亦名小江在城東
寒沙雪霽鳴陰風堅冰三尺堅如銀(來)舟(坤)卦(初)六(履)霜
堅冰至(漢)書(積)陰(之)地(漁)人(逃)驚(舟)集(十)里(橫)絕(無)寸
木皮(三)寸(水)厚(三)尺(巨)網(截)江(操)網(急)駭(魚)後
空(南)山(藝)麻(如)之(何)橫(縱)其(又)巨(網)截(江)操(網)急(駭)魚(後)
愁魚出入(經)廣(東)舊(志)以(石)擊(魚)使(前)魚(驚)跳(以)入(風)

東山磯下更風留一字骨沉墨雪溫(孫)枝(東)山(考)舟(出)土
小江自(西)南(山)透(迤)至(石)壁(下)二(江)夾(沙)正(射)山(壁)上(有)
指(壁)之(阿)曰(此)入(東)山(路)也(國)語(水)虞(于)是(手)講(厥)留(取)
名(魚)廣(東)舊(志)一(日)沉(骨)長(十)餘(丈)口(別)有(善)泗(沒)蒼(茫)
大(而)尼(小)潮(急)則(口)大(張)而(魚)大(入)
凍肌紫皺無寸裳(鵝)鵝力淺嫌未及臂長直掩龍房
水(鄉)取(魚)每(嚴)冬(則)赤(身)入(魚)窩(取)魚(而)出(圖)經(本)草
鶴(山)海(經)長(臂)其(人)手(長)至(地)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
珠(子)在(寶)龍(銀)下(衆)魚(入)潭(夜)方(黑)吞(吐)腥(涎)群(戢)戢(注)
子(必)遭(其)難(也)衆(魚)入(潭)夜(方)黑(吞)吐(腥)涎(群)戢(戢)注
龍(以)春(夏)為(晝)秋(冬)為(夜)誰(從)波(底)作(蛇)豕(且)關(深)溫
眠(不)得(左)傳(吳)為(不)道(封)豕(長)蛇(吞)象(且)關(深)溫
餓(餓)眼(赤)僵(已)枯(李)詩(雙)鯉(呀)呷(鬚)鬚(張)國(語)夏(公)溫(泗)
竹嚴胡淡

卷四

主

雪過北村
愛看江天過北村漫漫風雪凍沙昏(長)沙(府)志(八)景(有)
雪野橋驢跡梅花冷(興)地(記)趙(州)大(石)橋(上)有(仙)人(張)
踏(雪)尋(梅)或(問)詩(思)何(在)白(詩)水(店)魚(父)竹(葉)溫(雪)詩
思(在)蕭(橋)風(雪)中(雪)子(背)上(水)店(魚)父(竹)葉(溫)雪(詩)
尺(歸)箭(上)將(錢)父(射)之(不)中(浙)江(新)志(烏)程(人)好(爲)白(酒)
或(入)竹(葉)香(列)而(清)古(硯)久(凹)冰(易)積(微)四(聚)墨(多)短
鏡(花)山(游)出(竹)葉(酒)

行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野田是燒亦解開火燒野田

萬物皆備於我，而天爵不可及乎？

山莊

卷四

莊

撰注

門

34

1

山

卷四

辛

撰注

神禁

龍

賀正

丹得紫烟

支徐字子豫章太守陳蕃不接青簾許

拜李其晉後者名爲登龍門客臨吳楚皆萍跡統

志鎮江府春秋爲吳地後越詩弔齊梁脫粉痕齊

陵在丹陽縣北二十五里梁武帝陵在魚鱗憑君留一醉

故鄉風味合重論亦小方也魚甚富新唐書大將軍告身

舟出京口地記填江府三國時吳都

栗栗寒風綻布袍郵程漂泊客心勞世說戰戰栗栗汗不

思遠人海濱字記金山在鎮北固雲連鐵堦高樂侯傳京

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曰北固蔡謏起

改爲北固軍實一統志北固山在鎮江府城北固蔡謏起

楚國之食貴于微名千里涉波濤子國吳志周瑜謝蘇幹

李賀詩蕭曾于此注易唐故園回憶東齋夜卧看紅珠滴酒槽圖序

舟中望金山寺南唐僧應之頭陀嚴記金山昔名浮

風愛裴公寺乘潮岬簞冠所建詩千家注黃冠乃竹簞

也帆檣風際立使舟疾之然也金碧鏡中看舊法

以南史諸國考之其非裴公寺正如今事佛處蘇金山寺

詩通鑑裴公寺舊金山寺入蜀紀午過瓜州江平如鏡望

金山樓觀重泉數江心潤張又新水經揚子江心中冷水

爲天下第一泉所謂山浮地肺寒肺以其浮而不沉也

費墳在否古未憑欄陸游入蜀記金山寺百二島石曰

之難險約費太守

池高郵江高志高郵州漢爲高郵

幾湖珠水潤絲絲接城垣老歐陽記幾湖在高郵州孫莘

之見大珠其光燭天一統志高郵城一名孟城其地

樹惟栽柳河上可以盤桓種柳寸層半覆茅北游錄揚州

上之土皆花魚寒作魚有花記魚蘆酒凍成膠莊詩

醉成客路耽風物憑將自解嘲楊雄傳或嘲雄以予白而

詩集山莊卷四

雄解之號

渡河後始僦車陸行過淮濱道中作府領縣九五四

鹿鹿晴沙破鐵輪風狸無復似淮濱史田單傳燕平齊田

斷其車軸而傳鐵籠江南通志淮安山連葛嶧仍通楚統

志爲澤山在邳州牧乘七發驛陽孤桐謂地是桃源枉笑

秦元爲桃源宋志淮安桃源縣唐之桃源鎮也野鶴林寒

啄雪蘇石鐘山記山上若有老人狀且飢狼出峽書揚塵

野史古詩云餓狼食不足飢飢常存餘言狼貪而豹廉也

皇家結網殷執甚莫厭公耶歷苦辛唐陳陶詩中原不是

綱目史記傳東方朔初入長
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積

過下邳

秦為下邳後周為下邳

野曠少人烟雄州何代遷之故曰下邳也漢徙齊王韓信

為是王都之山晉黃石塚黃石塚黃石山在邳州山上有

後乃縣焉山晉黃石塚黃石塚黃石山在邳州山上有

北果見黃城山下黃石取而後漢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塚

每上塚火城記赤烏年至道志下邳城呂布始築此壘

梁小杜詩城記赤烏年至道志下邳城呂布始築此壘

地記馬跡山石上有車轍馬跡漢書崔提幕出端門

沙河

沙河

卷四

竹巖胡安

泉幾折入清溪落日寒風亂馬嘶太平御覽沂水出臨

泉供東南流合成一川右會預洛水東北流注之沂

樹數家茅屋小北史江南人家皆竹蘿茅屋

板橋低羅含湘中記白沙如霜雪西湖游覽微車本其吳

公薦漢書漢書漢書

士漢書漢書漢書

名震京師寄語家人須遠望征夫已過楚山西

夫每懷靡及水經沂水出臨縣艾

山有注受山今在邳州戰國橋楚

綠蘿山莊詩集卷四終

綠蘿山莊詩集卷五

分目

在道間西師三藏之捷擬作凱歌八首

登嶧山

鄒城謁孟廟

徐塘口

臺城題梁皇祠

和徐振孫登岱四首

汶城西關弔王彥章墓

東途旅感

綠蘿山莊

卷五

竹巖胡安

車行東山西麓穿林渡水予愛其絕似江南率作長句

三歸臺

山左自秋荒冬早行李多虞季冬下旬早發銅城驛

猝然喧起幾致越貨之警已而徑趨他所因感賦

出德州城渡衛河

登劉智廟

自商家林趨河間

琉璃河

入都呈座主臨川李公五十二韻

劉雪珂招飲值予于柏林西院有脇公之約不赴詩

以答之

狻大房山絕頂

二月七日下午窺見鴈

璽雪圖和周四蘭坡

卷五

二十

竹巖胡浚撰注

綠蘿山莊詩集卷五

會稽胡浚又號撰注

在道間西師三藏之捷擬作凱歌

貂錦分馳出定襄

唐陳鴻詩得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

後將軍從大將軍

乘風一鼓下名王

車出定襄擊匈奴

火篩卸甲桃松遁

則各工二十人雜

雪滿天山絕帳房

有數萬又見下注

雪滿天山絕帳房

德黃河駐牧明史

紀事嘉靖三十六年

德黃河駐牧明史

紀事嘉靖三十六年

德黃河駐牧明史

紀事嘉靖三十六年

德黃河駐牧明史

紀事嘉靖三十六年

德黃河駐牧明史

紀事嘉靖三十六年

德黃河駐牧明史

紀事嘉靖三十六年

德黃河駐牧明史

紀事嘉靖三十六年

德黃河駐牧明史

紀事嘉靖三十六年

德黃河駐牧明史

紀事嘉靖三十六年

德黃河駐牧明史

紀事嘉靖三十六年

德黃河駐牧明史

紀事嘉靖三十六年

德黃河駐牧明史

紀事嘉靖三十六年

雪薄之南馬馳
牛羊以數千計

四

鐵柱泉邊澤劍花
周初祖寧夏總論中衛其
險在鐵柱泉靈州等處 鐵釘上靜

鳴笳
馬紫荆二關地勢廣闊宜據險而守之今靈州縣分
之界其界

憑將一曲黃河水
曲黃河水取紅鹽入漢家
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經世要界榆林關黃河繞紅城
子從東房舊址入塞賦鐵線清都魯自河套分寇西路其
長子營子紅鹽池榆林關紅鹽池在榆林北一
百二十里一統志

五

翠尾羊毛散結
翠尾羊毛散結
之每年一易又吐谷斯土宜大麥漢書吐蕃不生屯田任
統前青漢麥登大麥山海經叔過始作牛耕

析龍駒島不借哥舒
哥舒翰于青海龍駒
島築城名應龍城

塞土凝脂陣霧黃
唐李賀詩塞土凝脂凝夜紫又王龍庭
萬里靖西荒漢書帝紀匈奴五月大會龍庭起邊愁
恭從漢書條校國出大雀其卵如麥永元十三年安息王
色恭從頭入九尺張翅長丈餘食大麥卵大如雞身踏周
公輔成王成文王武王之道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獻白雉
榮木三詩貢白狼
後漢西南夷傳明帝時益州刺史朱輔
餘國皆稱臣貢白狼王唐故作
三詩章歌頌漢德輔使譯而獻之

六

條枝九譯傳
條枝九譯傳

條枝九譯傳
條枝九譯傳

條枝九譯傳
條枝九譯傳

條枝九譯傳
條枝九譯傳

條枝九譯傳
條枝九譯傳

條枝九譯傳
條枝九譯傳

七

今史親隨車騎班
驗圖遙奏勒銘還後漢書車騎將軍
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今蘭臺令史班固作銘班固燕
然山銘于是城滅區澤反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山川
春桑白狗無須紀祇揀河西大渡山
通考又有雪山虎項
及白狗春桑白蘭諸羌舊唐吐蕃傳吐蕃大首領哥
薩降師次大渡水仍于大渡西山勒石紀功而還

八

按轡關門卸水犀
吳越春秋今吳王夫差衣
水犀之甲者十有萬人樓頭小婦
鸞鏡唐賀正詩樓頭小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太平
不致分明諸語金發上遠人目下舊閣虛滿
水一名桑乾河唐詩庭釣詩門外蕭郎白馬嘶

登嶧山
登嶧山

岱宗望西支迢遙作柳嶧
五經通義泰山一日岱宗宗長
之所依為名也雄鉅奠邦魯磊磊攢怪石水經注泗水經
左傳所謂嶧山邾文公之所遷地理志嶧山東西二懸鐘
十里積石相臨殆無土壤漢十九首磊磊洞中石懸鐘
翠百層嶧嶧東遊起出邾縣南門二十五里遠嶧山嶧二
仙約雪千尺嶧山圓仙橋有巨浮雲冒松頂鳥飛不度
翼展轉步益高巨靈安削剗水經注嶧山高秀特出路史
山豁然登臺門兩儀混蒼色太平御覽嶧山北有絕岩名
生兩儀莊子天之東望窮溟海萬里瀉神臆易帖東有巖
蒼若其正色即東望窮溟海萬里瀉神臆易帖東有巖
洞尤玲瓏巖巖漏青碧水經注嶧山多洞穴洞達相通往
來一統志嶧山府饒縣築治初象龍穴房宅象龍萬物化

登嶧山
登嶧山

登嶧山
登嶧山

登嶧山
登嶧山

登嶧山
登嶧山

登嶧山
登嶧山

登嶧山
登嶧山

登嶧山
登嶧山

登嶧山
登嶧山

登嶧山
登嶧山

登嶧山
登嶧山

登嶧山
登嶧山

登嶧山
登嶧山

登嶧山
登嶧山

登嶧山
登嶧山

上蔡訓氏曰孟子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而至王侯分庭抗禮誰敢正視者盡茲憂惕心

開彼天地閉馬坤卦文意天地變化譬若涿洞時鑿山鉞

怪崇水汴局無涯之水路史禹起關伊闕鑿轅轅破碣石

力逾九象鎮之魁山之足淮水乃安真源續素王子生時

有醜吐玉書曰水晶之後此邈誰嗣孔子修之孟軻軻之

死不得徘徊眺欄堀陪列肖諸弟鄒縣志孟廟堂上樂正

其傳焉公孫丑以下及趙蒼蒼萬柏深樞井滴寒翠碑刻周時冠

岐孔道輔諸賢像征保儼然以漢隸各著其名東牆謁賢母

柱存漢皇隸鄒縣志孟廟東為亞聖父激公宜母仇氏祠

西楹考世系西為家廟閭里志孟子生三歲而孤母有賢

德扶其子以居凡三遷卒成名儒鄒縣志考家廟鄒國

綠霍山莊而下二世為仲子三世為舉與朱注仲子為弟不同羣

詩集

卷五

五

象森我前恍如証同異東觀記命諸儒于白虎觀講五經異同仰瞻尚穆然

况乃躬笈贊頤王蘇秦負笈從師僕夫催駕輪日夕無去

意漢王式傳駟駒之詩曰駟駒在門吾徒非斯人誰識性

與義性義見存驥駒在路僕夫整駕魏祠亦牲馘韓子孟子醉于醇

而小疵傷矣東遊記齊國公殿六西而東向者五賢室也

謂孟也荀楊也王與韓也爾里志荀况字卿周末趙人慕

靖九年以言性惡罷從祀楊雄字子雲漢蜀秦山小八荒

郡成郡人洪武二十九年以事王莽罷從祀

陵阜渺一患淮南子登泰山履石封而望八荒天都如蓋

者傳彈丸黑痣

之地將安往乎

徐塘口

岬斷蒲葦深潭清駛於海畔口數游魚歷歷在帆下蘇漢

和徐振孫登岱唐禮儀志泰山爲東岳兗州鎮山實萬物之始稱岱其位蓋五岳之長故

絙道通天護碧霞漢官儀泰山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巔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縹素可得白登也舊史碧霞

中日月飛雙鳥杜詩日月掌山河也一統志泰山洞有三曰白雲曰木蘭曰黃花龍

勢宅田里之上史長阿含經轉輪聖王國土安穩豐樂平正如室史吳王濞傳高祖召濞相之謂曰若有反相然天下同姓爲一家

春煖噴金沙郭璞山海經注永嘉郡成泰山有銀繩玉檢石泉山水出金如煉在沙中

增上靈茅自作芽史封禪書伏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管仲古之封禪江淮之間

一芽三峯所以爲藉也通典漢武帝封泰山壇及壇廣十二丈江淮之間三脊之茅爲神藉

陣陣罡風破紫烟雙童綠髮正垂肩抱朴子去地有剛風四十里過此則爲上

尚存秦刻後從征記泰山有三廟庫中有漢時樂器東有石勒建武十三年永貴侯張余金馬一匹

玉龜誰語漢封前應劭漢書泰山北有石室壇以祀祝玉龜誰語漢封前

天門石厂春猶冷積雪深封古洞邊泰山

易有極地
足生兩儀

坤
地

孔
子

千
年

翠
雲

出石間多孔穴往往有如

數間星連其河接崑崙一綫黃餘泰山起黃河去泰山一百

海經西域出崑崙墟東北秘語無從叟石城史記封禪書天

子江上秦山亦有封岳秘不得開唐儀禮制封禪爲石

山頂寺古詩云
神儀記山頂西
巖曰仙人石閣

在日多行絲力乃李義山詩注有丹房頌知用六一

法沙良舊鎮會分士拔有身才白鳳凰
詔新除沈侍郎便

詩集
卷五
八
撰注

提茅土鎬東力不知今夜
游何處侍從都騎白鳳凰

四

孔子聖古
列子登泰山見榮啓期名山樓

司并自主毛列仙傳稷邱君泰山下道士漢武東巡乃攜

月梁新上緯之詔爲君立祠復置百戶承奉之水經注

泰山廟中柏樹夾兩階大二十餘圍蓋漢武所植也

南白練知歸黑馬如足練爾雅江南日楊川之海外青螺

想伏龍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根蒂浮游不相連屬天

帝幸之恐其流于西極乃使巨楚散聚自慙婚嫁累漢官

秦山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除詔書所云酢梨酸棗狼

錢于道以米糴也商友緣向子平窺公博羨背胸氣街

五岳名山記

蒼若在雲中杜望岳詩覆習生層雲決皆入飛鳥驚人已
會詩如畫須拓雲關首更搔搔首集李白登華山落雁峯
首問清天耳滿苑王維詩中有恨不攜謝眺驚人詩來搔

書李白游泰山詩舉手開雲關

汶城西關王彥章墓

豹死而皮人死名長銖鐵黑聲錚錚讀書不如能俚語文

夫節義本性生

性也。又彦章能跣足履荆棘行百步持一鐵鎗奮疾如飛。

[illegible]

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梁封以王彥章爲北

而招討使名聞破敵之期對曰三三左右皆失笑彥章兩

持巨斧載台者具鑄炭乘流而下會飲未散起更衣引精

詩集
卷五
九
竹巖明發
撰注

兵趨德勝舟中兵舉鎮燒斷之因以巨
斧大呼驕虜章引兵急擊南城遂破
關雒兒自憚英名

質子掠擊何足畏兖州府志王彥章曰李亞子闖雞小兒

妻于歸之太原供給甚備招保嬰育卒京師至血消音焉

彦韋
五代使唐兵攻兖州召彦韋守捉東路祇有保塞

魚少公五百廿新募兵不可用先鋒敗于遼坊彥章退保

其語音拔希刺之傷重馬路被擒
中都克丹復伊道

越忌人成大功孟作姁王彦章被擒莊宗曰大事已去非不守兗州而守中都彦章曰

政迫張聞之相謂曰或聞死子妙陀不可爲王彥章疾趙張亂

殺協力傾之股凝前格後擒黑炭阻甘心支背里東土。

史本舊莊宗愛其號勇欲全活之使明宗往喻彥章病創

不飲起餽窮日疲羸荷
上露有王彦章墓及祠
公輩祠鳥也鳥鳴唐會
要左右盡

金興錫崔仁升留騎常侍諫門下

集 268—714

省皆金蟬招理皇明小說皇太子案前立銅鶴二隻講官
立銅鶴下太平廣記鶴鳴也一名姑蘇南史侯景入臺
城在昭陽縣下居偏使臣生卒伍為軍卒事太極為
處常有鶴鳴呼焉

古濠沙樹埋黃雲石麟暗泣魚燈昏
三浦黃岡青梧樹前有石麟二枚是始皇墓上祇舟矢
物到向陳厚葬遠始皇葬山以人魚骨為燈燭

石下如雨回頭終惜楊劉軍
楊劉軍中流安國飛天雨集城屋材浮河而下每遇或云晉日
盛梁日盛
二月取楊劉龍德二年四月取州九月取州克貝州三年十
月取州本紀太祖姓朱氏陽山午溝總令猛士長夾河大
梁人也劉禹錫詩金陵王氣黯然收總令猛士長夾河大

厚龍支一木
厚龍支一木
今守四方文子大夏我於此言終未伏獨不見風鶴備
將領非一木所能支
師江左安
至世其走者開風聲鶴唳皆不可復止乎等渡水擊之秦兵遂
史軍傳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衣相火牛一鼓齊城復
刀于角而灌城東草于尼燒其端繫城數十穴夜數牛牛
尾熱怒而奔燕軍城中鼓譟從之燕
軍大敗走齊七十餘城皆復于齊

東途旅感

濟河昔州險
自沙邱原南分屯氏河出焉又東逕貝邱縣故城注齊侯
田于貝邱者是也又濟水東逕廣武城又東逕故城北又
東合梁伯標岨周禮職方氏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唐侯
榮濟梁伯標岨周禮職方氏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唐侯
始故稱岱其在五岳之伯故稱宗通甲開山圖梁父巖
北有泰山在左元父在右九父生梁甫主死王

名封泰山祠梁父書俗客誰所驅難歷齊魯陶詩仇求
齊魯洛陽東賈魯魯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我史
齊魯山海青壤千里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早觀

白門碑十日達水滸
白門碑十日達水滸
之白門碑十日達水滸
之白門碑十日達水滸

驂馬寒不鳴雪深沒腰股
驂馬寒不鳴雪深沒腰股
驂馬寒不鳴雪深沒腰股

車行東山西麓穿林渡水予愛其絕似江南率作長
句
卷五
竹巖胡安

石礪河邊亂水通
石礪河邊亂水通
石礪河邊亂水通

寒樹山門露寺紅
寒樹山門露寺紅
寒樹山門露寺紅

三歸臺
三歸臺
三歸臺

激破流水從東來古碑字蝕生青苔
激破流水從東來古碑字蝕生青苔
激破流水從東來古碑字蝕生青苔

西流運縣故城南名勝志鹽河一名潞水出危山經東阿縣北上有管仲三歸臺竹里編東阿縣北土邱然道旁有碑大書曰大匡版法事已遷管子篇月版法第土山尚指三歸臺土山見上注通考以歸民之左右與中故臺謂是管仲三歸臺高阜亞卿霸才天下罕望遺荒淫侈甲館左管仲乃受下卿之禮而還更管仲列傳管仲既用任政于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留土施伯詩惜其何處土薄葬遺荒淫借得土木却齊民一片悲心畱說苑劉向說苑桓公立仲父有門前立者曰管子可也桓公乃謂仲父曰政則幸歸于子矣政所不及縹緲惟于是匡于是管仲乃乘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縹緲并緇藏弓奇古來智者每若斯杜氏通典齊制太尉卿廟世家范蠡去適大夫種書曰狡兔死走狗烹良弓藏子何不夫唐令公漢相國建上

卷五

歌姬府宅
唐郭子儀傳吐蕃等南下急召子儀于僕車甲騎二千出沒左右房問誰也報曰僕子儀也公也曰令公誠存安得見之子儀出傳呼曰令公來皆下馬服珍玩之具通鑑郭子儀賓客進見姬妾未嘗去側人問相國何為客說相國曰上所以數問君者畏君傾動其計

山左自秋荒冬旱行旅多虞季冬下旬早發銅城界
猝然喧起幾致越貨之警已而徑趨他所因感賦

深冬斷雪二麥枯青荒地赤無青楊
漢東府大表乾枯小

盛年日不見物夜則飛行人家圖經本亭鬼車一名逆俗今猶餘九首則一常赤狼躍莽陸黃狐宜室志張鑑歸酒遺浪浪君至天曉疑怪見一赤狼臥空堡無人門書于前乃滄浪君也杜詩黑狐跳梁黃狐立村坊鹵掠碎瓶益開曠林懸弓羣嘯呼于林間伯實居村坊鹵掠碎瓶益婦女走藏雞狗屠杜詩殺雞狗屠昨聞探九聚姑幕守長安吏得黑九者殺吏受財報仇相與探九為彈得赤九者斬武姑幕城在曹州湖陵旋復遭恣睢縣志湖陵城在魚臺美之姑幕縣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祭情本為仇所迫以此橫暴亦可誅漢書趙主盜則為橫民亦豈樂橫哉此之也橫暴見上志漢書趙主盜則為橫民亦豈樂橫哉此之路路前息井樹君有客客有相期者錄之

卷五

時有書亮典帝曰
客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薄薄懷山襄陵七祀大史占之曰當以六事自責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至在肅子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至崇已奉官家符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宋世稱帝曰官家孰令大道生荆棘行人惴惴愁馳驅漢太初重諸難不棘亂相繫詩小宛端緒小心如臨公車北上乏行李史記方初初入長安請公車上書蕭條一束惟琴書禮曲禮書左傳行季之往來供其困乏蕭條一束惟琴書禮曲禮書越穀城五更始早發忽聞乘炬喧前途阿縣管仲采邑金華神傳見一人披髮挾策館人失色火伴恐鳴鑼集眾防疎刃從林中持火炬而出館人失色火伴恐鳴鑼集眾防疎虞蓋出門見火炬而出館人失色火伴恐鳴鑼集眾防疎虎得其其詩長安公兩為馬賊善治毒弩傷行旅莊行

豎跡不龍虎頭將虎予語主人慎勿爾此輩所向各有殊
山詩此輩攻闢反足致積噬但當靜保千金軀杜哀王孫
龍在野王孫遷延雜還駭蹄足倏然滅跡明星孤志宋五行
善保千金軀新城縣永安村大風雪夜半若數千人
行盜難獲多遠明且雪中有人畜鳥獸蹄足跡元史王著
殺阿合馬官衙呼曰此賊耳一星孤出門回首更何道仰
天欣幸仍踟躕蘇詩出門復入門李陵王師頻年征青海
健兒猛士詔所需一統志西海在西寧衛西三百餘里有
青海壯千家注天寶十四載京師名募十萬號等山東
天武健兒美高帝大風歌安得猛士今守四方好身手事
好身手易不幕府効走趨物紀原漢衛青拜大將軍軍
中開天山夜雪驕馬勇環甲一鼓擒西胡一統志祁連山
蘇山莊
卷五
西一百里山甚峻廣本名天山草木茂美宜牧放後失之
歌曰漢人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左傳曹刿曰夫
與勇氣也一鼓作氣黃金鑄印龜左顧立功絕域乃大
夫世世周顒曰今年發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通典列侯
常經行此亭見龍龜于路買而放之溪中左顧者數人
因及受封瑞印龜經于路買而放之溪中左顧者數人
致死貴得所天囚跳梁胡為乎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
在漏刻跳梁他時曳木坐靈下頸血濺刃憑愛書休行女
休妻妻曳木前唐書上講武驪山以單容不整坐兵部尚
書郭元振于蕭下將斬之更記蕭相如謂秦王曰五步之
內臣得以頸血感此撫膺長太息前行仗策驅荒驢李詩
撫膺坐長嘆問憫憐滿野紅冰積歷歷樂桑下曉鳥莊子
若西澤何當還憫憐滿野紅冰積歷歷樂桑下曉鳥莊子
莊子之楚見空闊憫憐然有漢樂府戰城南死城北野
死不葬鳥可食齊語記東海將潛至不其縣路次林中

一死屍鳥來食之概見一小兒驅鳥潛見屍頭
上着通天犀犀拔取既去見眾鳥集無復事者
出德州城渡衛河真國備考德州在濟南府城西北
呂府武城縣北抵河
間入海清運由此
出郭浮梁近嚴冬苦北行山東通志德州浮橋在齊河沙
自凍德州沿革志濟南春秋漢驛樹皆平與國備考德州
安德水馬雪暗黃盛拆白玉蟾琵琶行兩風寒白馬鳴
良店四驛雪暗黃盛拆白玉蟾琵琶行兩風寒白馬鳴
漢紀朱雲嘗乘白馬時號平原無繡像酒尹荒城一統
白馬生時車攻蕭蕭馬鳴平原無繡像酒尹荒城一統
平原舊書口願與君作十日飲唐李賀詩買絲綢作平原
君有酒惟
發劉智廟一統志劉智在
蘇山莊
卷五
東岳祠東衛水西景州祠志東岳廟在州北五十里
茅簷霜色亂鳴雞詩茅簷霜色亂鳴雞
雷雨燒龍尾三秦記魚上龍門化為龍惟尾不能何時
小母馬蹄左傳文公敗績于長勺春秋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
偏長野埃白楊通承易詩堆堆路旁埃一雙復一雙
安花野埃白楊通承易詩堆堆路旁埃一雙復一雙
范陽州志保定府古涿邑北魏板橋紅荻界燕齊唐詩
界人跡板橋南德州古齊地河間景州古燕地與山東德州交
界九域志濟南德州古齊地河間景州古燕地與山東德州交
物志茂有紅白二種雙羊杯酒廉纖事未擬行吟便作
題李之兄弟各悔過析
思誠此之退有王青者兄弟友愛思誠造其家取酒飲
第二十年復還同慶

自商家林趨河開

廣輿記河開府

幾期高陽路遙指上京（一統志高陽縣所屬米高陽關城）

九河神禹蹟（禹貢九河既導注濟州與平州接相去五）

在河五壘漢王城（一統志五壘城在濟州府城西南二里）

俗呼五壘城馬紫斜蒲短（三齊志蒲短在濟州府城西南二里）

有紫結苦烏啼臥柳橫（漢書東遊海上蒲蒲紫馬至今蒲）

隔歲尚泥行（出車更記泥行僕夫况）

琉璃河（一統志琉璃河一名劉李河在涿）

百尺垂虹雲飛輪碌碌向長安（長安客話良鄉縣南）

有長橋數十丈世宗皇帝二十五年九月十五日永明山連代添

緣龍山莊

羊頭暗（十三州志涿郡西界之易水出代郡廣昌縣南即）

水良鄉舊志水會桃涯虎眼寒（日下舊聞恒水東逕）

通河即古聖水水經注聖水自涿縣東與桃水合西分恒

水泚水又東北與恒水合又白楊口時人謂之虎眼泉昌

平山水記七度尚有公車能載牘（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

未隨計吏共傳殮（漢武帝本紀詔名吏人有明當世）

與計白楊林寺紅牆近滿帽塵沙眼倦看（水經注石渠園）

仙峨靈氣埒蓬昆骨鯁親叨聖主掄（一統志仙峨山在陽）

入都呈座主臨川李公五十二韻（自注公以憲）

正郭二仙常至此故名又系峰山在府城西南四十五里

所七萬里崑崙山雪天地之中去嵩高五萬里萬姓統

李韓元和中與古甫同相吉甫善逢迎而韓直上客日

韓字相也柱下史依日月（列仙金鶴老子姓李名耳字）

王時瑞為柱下史一統志李白蜀郡文王名母嫫母長

庚辰四白字太白史記相國世家贊及漢依日月之

木堂中姑石補乾坤（淮南子其工長怒觸不周山天柱折）

天處石破天驚迴秋雨八碑久已占黃陽（太平御覽北歷）

冬中以入傳學士通典三公應事開黃閣鳴尾

看近紫垣（新唐書李觀乾元初拜相出為鄆州刺史代宗）

弟同居門列三戟列仙傳陳博花掖侍郎唐鳳陽（光祿）

宮崇多植花柳（新唐書李昭再召為鳳閣舍人時號）

小禁漢龍門（李元結累官鳳閣舍人唐書李昭再召為鳳閣舍人時號）

詩集山莊

亦名柏臺合璧類編李曆拜司隸校尉黃門常上卿自

侍不敢出宮省士有殺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中司貴（史中丞秩二千石執中司隸校尉相漢司空後漢）

坐尊（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並專席）

生於京師號身脫法冠雄鐵柱（漢與服志法冠一日柱使）

又應劭注法冠以從裏應指畫壁掠霜痕（傳威御史中丞）

揚激威千步（唐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吏雜清議）

建九閣（唐書蕭至忠曰御史臺人君黑綬帶紫懸綬）

宋中丞劉十人號清議黃在簡黃金製響呼呼（御史）

學業經龍九八十一
數也孟子有知時雨化之者
千都更過餘抗北流而入於海
唐畫元行範開狄仁傑曰天下桃李盡屬公門矣杜詩李
李煜大業經勳望高於斗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有源性理大全文章各有所師友淵源才並劉陳爭位座
日後以陳蕃與竇武劉淑為理融朱陸辨株跟考古葉編未十同時
三君而以前李膺見八俊之有密矜鐵網珊瑚枝麗陶
論有不洽故今學者稱宋陸異同云密矜鐵網珊瑚枝麗陶
孫詩誼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層鐵網珊瑚珠密微似冰壺
桂影也宋史李何訓滿人結茅山田謝絕世稱延平先生白
花月中有桂白鹿富藏三萬卷
樹高三千丈實字書隱此常馴養一李
鹿故名宋史李行簡祭木菜青牛乎析五千言列異傳老
學者藏書三萬卷多其自錄子西遊關
詞集
卷五
支
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侯之老子果乘青牛而過天紀
我著書於是老子乃遂去之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公
意五千餘言而去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下注選樓帝予文
會注唐書李善淹貫古今人號李善
治西梁昭明太子撰文虎觀名儒義共論習公羊春秋為
通於此今文樓巷是
班固所重章帝時為博士詔與象著魁杓參乙春秋北
諸儒請論白虎觀為第五篇上柱下注選樓帝予文
斗第一至第四為魁杓第五第七為杓史略晉書并賡費
天文志皆唐太史令李淳風撰唐書李淳風直太史局制
渾儀及法象書上之所撰有賦華平城壯舍元西京
典章文物志已占等書
城合璧類編李華作含元殿賦成以示瓦棺斑駁猶嗷賀
村牧之李長吉詩序彙刊瓦棺不足為其玉筋霏微突過
古也思元苑傳李賀父長吉能辭章苦吟王筠篆成一束法
溫行元興篆書論李斯製金印篆文為主筋篆成一束法
更八姓雖出其在唐間元時李陽冰窮入舞室隔一千

何難彭蠡吞一統志彭蠡湖在南康府東南一名宮亭一漢州北流入於大夢司馬相如上林賦吞若雲波者八里長三百里西接南康東抵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登壇咸却步後賢向若敢誰嚙

梅放謠文帝與吳質書仲宣獨步詞賦後漢書

莊子秋水行至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麻衣每歎飯生骨

唐六典應舉告老麻衣高士傳張仲蔚蓬蒿人王粲生恨我

衡嶺翠微天作柱名衡山亦謂之覆雨洽香魂中李賀詩

道志名山記云衡山亦名天柱山有懸崖之險粉塘清澁水如盆俗人也西施山記前日楮冠笄餽貧仍病

茶塢蓮溪郭也村越州圖經南興寺與公論創有茗田也

卷五

板皮燈寒雞欲語陶真錄晉宋處宗蓄長鳴雞郭之問

細牀絮敗蟲空捫庾信雜詩已禽友錄

曝篋惟標噴鼻裊世說諸阮於七夕張華讀角筆管

費井屢攻毛氏槩十道志費望山口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書林止覓顧家墩袁守紀

初售判璞秋遭別石也則擬喬陀沙向未斂

顏巷分甘顏回在府治東

秋牆何意解絲樊顏巷分甘

見上 魏 郵亭枯籜欣逢蔡 北堂書少 蔡邕避難江南宿於
良竹也 取以爲笛 晉 蔡邕 獨絕 歷代 天苑北馳 巧值孫 仲視曰
傳之 文士 傳云 是東 第 十六 根 公使 九方 求馬 曰得之 矣
壯而 黃及 馬至 乃牝 而與 蔡穆 之果 馬爲 姓 伯樂 姓
孫名 馬 擢 盛 叨 銀 榜 晏 新 趙 天 上 以 金 榜 書 甲 科 與 姓
書 乙 魏 薪 薪 選 絲 胸 婚 居 華 山 若 邪 溪 西 故 曰 西 子 家
我 舊 薪 薪 選 絲 胸 婚 居 華 山 若 邪 溪 西 故 曰 西 子 家
色 百 樂 天 詩 絲 胸 婚 居 華 山 若 邪 溪 西 故 曰 西 子 家
學 羅 從 彦 飲 食 或 不 充 而 怡 然 自 得 朱 蒙 谷 加 評 試 軼 奔
史 中 李 安 期 字 泰 伯 諸 賢 詩 集 薦 賞 凌 雲 輕 侍 監 漢 書 蜀 人
自 言 爲 此 賦 父 相 如 既 上 大 人 之 頌 天 子 大 悅 欲 賜 以 衣
雲 之 氣 似 游 試 從 脫 穎 感 平 原 史 平 原 君 求 教 於 是 約 其 門
天地 之 間 意 試 從 脫 穎 感 平 原 史 平 原 君 求 教 於 是 約 其 門
下 食 各 文 武 俱 備 者 二 十 人 俱 毛 遂 自 薦 平 原 君 曰 賢 士
之 處 世 如 鍾 鼎 書 中 其 未 立 見 遂 曰 臣 若 得 早 處 書 中 乃
而 出 遠 投 燕 市 呈 奇 節 史 記 荆 軻 與 屠 狗 及 高 漸 離 飲 於
竹 箭 乍 抵 桑 河 卸 短 轡 水 邊 遇 溫 水 經 陰 館 縣 故 城 左 會
之 桑 乾 泉 即 涿 縣 水 者 也 世 大 驚 黃 塵 衝 朔 霧 陰 旆 作 集
詞 法 阮 瞻 常 乘 短 轡 便 車 大 驚 黃 塵 衝 朔 霧 陰 旆 作 集
炎 爾 雅 注 大 陸 曰 巨 鹿 尚 書 蔡 傳 禹 河 自 涿 相 以 北 皆 上
行 西 山 之 麓 通 信 津 河 之 大 陸 固 西 京 賦 黃 龍 廐 地 上
林 紅 樹 待 春 暉 司 馬 相 如 上 林 賦 獨 不 聞 天 子 之 上 林 乎
人 爲 探 廿 年 筠 管 須 酬 夢 晉 書 王 坦 之 嘗 夢 人 授 以 大 筆 如
花 使 探 廿 年 筠 管 須 酬 夢 晉 書 王 坦 之 嘗 夢 人 授 以 大 筆 如
僂 詩 案 頭 詩 一 介 欄 衫 未 有 援 左 傳 亦 不 夢 一 介 行 李 告
管 長 壽 盧 周 加 行 卷 侯 家 羞 漫 詩 通 考 唐 人 應 舉 至 京
之 張 大 唐 馬 周 加 行 卷 侯 家 羞 漫 詩 通 考 唐 人 應 舉 至 京
謂 之 琵琶 主 第 恥 重 翻 蘇 軾 記 王 維 微 時 爲 岐 王 所 知 盧
行 卷 琵琶 主 第 恥 重 翻 蘇 軾 記 王 維 微 時 爲 岐 王 所 知 盧

今 主 宅 奏 之 遂 因 綠 袍 入 不 因 索 米 愁 漂 泊 漢 東 方
公 主 宅 奏 之 遂 因 綠 袍 入 不 因 索 米 愁 漂 泊 漢 東 方
日 若 臣 言 可 用 則 用 之 不 可 則 使 罷 去 時 正 書 蒲 醒 賢
令 混 素 長 安 米 房 杜 葛 此 身 漂 泊 苦 西 東 時 正 書 蒲 醒 賢
惜 哉 蒲 以 書 大 守 兄 而 奇 之 咳 唾 借 餘 勞 說 項 下 九 大 寶
風 生 珠 玉 書 卷 諸 詩 平 生 不 宗 盤 屈 指 竟 推 袁 宗 盤 屈 之
解 職 人 善 到 處 逢 人 講 項 斯 宗 盤 屈 指 竟 推 袁 宗 盤 屈 之
爲 此 事 推 袁 裴 蒸 著 取 其 成 事 景 公 謂 晏 子 曰 東 海 之
花 而 不 實 何 也 晏 子 曰 昔 者 泰 穆 乘 赤 龍 治 天 下 以 地 海
黃 帝 裴 蒸 著 取 其 成 事 景 公 謂 晏 子 曰 東 海 之
奚 難 迷 化 鮑 五 下 置 其 名 爲 難 化 而 爲 鳥 其 名 爲 鴻 開 海
便 如 依 絳 帳 漢 書 公 孫 丹 爲 難 化 而 爲 鳥 其 名 爲 鴻 開 海
女 幸 經 深 慰 御 朱 轡 龍 吟 頻 頻 孫 卿 收 承 澤 中 弟 子 皆 執 經
千 石 車 未 雨 千 石 爲 將 寸 膽 披 應 露 漢 書 公 孫 丹 爲 難 化 而 爲 鳥 其 名 爲 鴻 開 海
至 六 百 石 未 雨 千 石 爲 將 寸 膽 披 應 露 漢 書 公 孫 丹 爲 難 化 而 爲 鳥 其 名 爲 鴻 開 海
傳 大 計 想 見 脩 髯 笑 正 掀 蘇 詩 想 見 掀 銀 漢 通 津 如 許
大 計 想 見 脩 髯 笑 正 掀 蘇 詩 想 見 掀 銀 漢 通 津 如 許
問 願 隨 棹 背 侍 張 鸞 類 居 海 上 者 每 年 八 月 有 浮 槎 來 廣 一
年 根 乘 之 卷 至 一 處 見 婦 人 織 丈 夫 牽 牛 渚 次 飲 之 問 是
何 處 曰 附 船 可 問 嚴 君 平 還 問 君 平 君 平 曰 曩 有 客 星 犯
牛 斗 印 此 人 到 天 河 時 也 冷
劉 雪 珂 招 飲 值 予 於 柏 林 西 院 有 勝 公 之 約 不 赴 諱
以 答 之 寺 在 國 子 監 東 柏 林
問 訊 梁 園 使 花 間 酒 正 籌 而 其 中 最 盛 日 梁 氏 園 小 城
後 十 部 花 渴 思 乎 石 醉 刻 博 物 志 劉 子 石 從 中 山 沽 酒 而
以 爲 死 矣 拈 飲 蘇 之 酒 家 計 何 千 日 憶 乎 石 阻 其 奈 遠 公
矣 子 是 往 其 家 踐 塚 乎 石 醉 刻 博 物 志 劉 子 石 從 中 山 沽 酒 而
遊 遠 公 謂 口 道 君 之 來 豈 宜 思 淨 土 之 道 乎 白 玉 松 亭

壁山記遠公在石門洞講義折松枝以代塵紅牙雪舫
玉梨梅等事元詩紅牙雪舫以銀憑將就掌恨許質
古錐不月錄此幻奇人所集從上老古維也

登大房山絕頂
北二十五里下有石穴

東峰見朝曦西峰見殘月
石穴山終東誰攜巨靈斧

萬仞削霞闕
路絕華岳河巨壑空翠無定形木末隨曲

折千家
陰亮山行日空翠爽人肌膚身窺溪挑避

秦餘舊穴
燕山麓房山東北懸崖間有石竇如門金泰

志泰入洞
我高物益小目證非虛說社望無詩何當安勝

鶴翔高雲潤底渺片雪
集與記徐佐卿蜀之青城觀手

卷五
十年前主來付之字宗幸蜀遊觀中識其簡佐卿乃沙蓬

二月七日下午望見鴈

北鄉來何速斜行點石潭
夏小正正月鴈北鄉舊柳芽纔

似剪容易別江南
唐賀知章柳詩二月春風

盤雪圖和周四蘭坡

長安三日雪沒脛
唐詩長安三日雪白詩雪深沒脛

凍雀僵枯突烟冷
唐詩宗本紀乾千山頭凍雀僵

居無主識妙好落盡脂鏡中影
杜詩絕代佳人無處

永巷閑傳長使青樓誤得名元稹詩
空谷陳後山詩春風

似鏡漫繞絲絲盡須臾日射脂顏頰
一采紅霞旋微融

理瑜姍姍來步遲寒林誰貌雙蛾眉
王會圖注占城山紅

山與雲共遊
李夫人歌立而望之顧河

今探梅披簪香何許
許雲林遺事有片人道經無錫秋見之

梅花香滿王恭披簪香何許
許雲林遺事有片人道經無錫秋見之

也飛燕外傳
後與婕妤共坐誤墜婕妤袖中

亦白也
是處塘均均縞白皓齒水肌本同色

子京中一點著紅雪
命寸頂珊瑚赤

毛蘭色鮮不點或刺其血問之曰
爾與我後等程日二

落子三年產伏七年大毛落
茸毛生乃潔白如雪

卷五
瑞華表千年一鶴丹砂為頂雪為衣
北戶錄秋花江上

緋者漁
進入京一見風則硬以發赤為貴

四畫一紅袍人垂釣水次畫家
梨雲撥紫羅

落莫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
徐文長集沈嘉則

裝四夜一春郊走馬詩
春郊大堤無盡頭沈嘉則

街落楊花撲撲紫柳
畫師每以孤艷巧得茲清酒尤其殊

師兩玉定本謝安風流清酒
溼少東樹無屏障漢胡

衫兩玉定本謝安風流清酒
溼少東樹無屏障漢胡

主度羣胡主致公主以胡法公主
始解唐服而末胡服

前西向拜應是平陽賜舞
遠許期入霸橋上

夫為平陽主語者武帝欲霸上還
因過平陽主既飲者

天上望見獨說商子大唐王昌齡詩
平陽歌舞新承寵

綠蘿山莊詩集卷五終

外春寒賜錦袍海錄傳聖紅纓袍即今舞席上紅纓也趙
兼燕外傳燕婦弟流轉長安事陽同主家為舍直滿故
立附息溫舒無疹栗射鳥者與之以為神仙雅青律覺
問鄭榮詩思何在對日客厨酒薄燈煤昏周郎持卷夜叩
在窮獨雪中驢子背上吳地志周瑜美姿貌年二十四吳
中皆呼為周郎觀梅傲誕康節與長男雪夜共坐鄰有
叩門者云借物止令勿言數成男曰山陰舊棹隔天未祇
金短而木長所借必錫先生曰必斧山陰舊棹隔天未祇
令賦彩飛神魂安道時戴在劍即便夜乘輕舟就載杜天
不懷李白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後妻兒待米歸無
策畫我何須麗人側原倡云憑誰更清虎頭夢處我嫌
道將來細聽又麗人行三月三同車乞寫北風圖僕馬驚
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同車乞寫北風圖僕馬驚
黃敝貂裘詩北風北風其涼雨雪其霧又惠而好我攜手
綠蘿山莊 卷五 同車乞寫北風圖僕馬驚
竹嚴明浚

綠蘿山莊詩集卷六
分日
長安漫興二首
得家書作
春夜景孟拉飲街西
軍都山
觀王會五首
雨中登樓
西湖
元夜應史方濬玉河游集二首
綠蘿山莊 卷六 竹嚴明浚
同張風林黃天繪來聲吉戚魏亭詹來軒契會旅邸
予以庚商泰居最長卽席賦紀
柴市謁文丞相祠
燕京雜歌十六首
金魚池上看竹
琉璃廠觀放鷹
出都離席留別
易城旅舍主人出吳小仙秋江垂釣畫索題
過趙北口
白莊漫賦

魯仲連故里

東平州北經山上古墓

同徐笠山登太白酒樓

夜至黃路橋宿龜山村舍

游荆山寶峰寺

陰平集

從臺莊取路至葛嶧與同伴車相失值甚雨

艾山

過楊州灣頭作

曉渡楊子江值大霧

江汶

焦山

晚次潤州

過丹陽同風林作

題延陵吳季子祠

綠蘿山莊詩集

卷六

二

竹樓閒夜

綠蘿山莊詩集卷六

會稽胡浚
字希張撰註

長安漫興

千里封畿地軸平。班固西京賦封畿之內厥土千里漢書

象兗衛之山橫其地軸與宗周通封畿為千里河圖括地

北絡極于幽燕其前平坦千里白檀盧水護神京。廣輿記

檀山在客雲縣曾操破烏丸于此即集靈水在燕京西南六龍夜雪沙頭苑。廣輿記

在京城外牧養御馬大小凡二十所易文志時乘六龍以

御天唐王建詩五色雲車駕六龍杜沙苑行左輔白沙白

水雙鳳春雲樹裡城。漢郊祀志建章宮東鳳闕高二十

丈王維詩雲裡帝城風雨宮花黃黃塵翻電影。相連漢書桂宮有紫房後道宋與服志有黃

詩集綠蘿山莊詩集卷六

龐大仗黃長橋回轂走雷聲。狂牧阿房宮賦長橋卧波未

起今聲象淒涼獨苦襦衫賤。雲何龍長門賦雷隱隱而響

君之車音接首寒風弔慶卿。綱目集賢堂

代布深衣因於其下著襦及裙名曰襦衫以為上士之服

詩靜女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更刺客傳荆軻者衛人也衛

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

燕市遶關兩道分。史記荆軻與高漸離飲於燕市日下神

舊周世宗不血刃而取遶三關阜一望對斜曛。張衡西京賦而乃廣衍沃野

漢郊祀志李少君以為遶蕭后梳粧樓樓中金粉

漢郊祀志李少君以為遶蕭后梳粧樓海上笙簫李少君

漢郊祀志李少君以為遶蕭后梳粧樓白塔

梨花堆雪

春明夢餘錄白塔寺建自遼壽昌二年增修如幢白如銀一統志歐陽公守夷陵亭下樹

有紅果題玉河柳色

淡黃雲無都游覽志玉河柳西苑所日綠雲亭

松煤細墨濃于斗

試寫誰家練幅裙

得家書作

粟里蒲障信息疎

紹興府志粟里相傳虞舜諸親隔年風

雪見雙魚

美樂府客從東而來遺我雙鯉白頭親健猶能

飯

黃口兒嬌已讀書家語孔子見羅雀者

李義山詩

石乳濃香絨藥裏石鐘乳石

詩

海沙舊業想瓜

詩

塘西一畝番楊絲細雨

誰人代荷鋤

江樓吟翠屏

春夜景孟拉飲街西

山月光流太液波

陽金人名瓊花品引金水河西流入於

太液

番楊門外繫青驄

落花問酒

錦瑟玲瓏燭下歌

歌

皂帽依人悲越鳥

周禮

紫峰八脰春駝

詩

夜還咫尺衡

近聽鼓休嫌醉尉呼

詩

史李將軍傳常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

軍都山

昌平漢設軍都山在

天平行人跡蒼蒼度石門

永經注積石山下有石門雲崩

穿峽鳥

藤掛飲溪猿

凍濕春難

晴嵐午尚昏

山寺

盧君何處隱井樹渺無存

觀王會

日上蓬萊苑

花中簇仗詩

會

欽普留孔

詩

三

雀

貢使認補

之於上

黃帝千秋合

梯航萬國

勞

群舞處

雲擁赭黃袍

天子

燕服惟以黃袍

占風

周稷

之

程海漢

國

盛

大

甘

華

國

大

甘

華

國

大

甘

...
...
...

卷八

四

竹巖胡氏

而還一統志祁連山在陝西行都司城西南雷聲青海馬
一百里本名天山匈奴呼天爲那連故名
通典吐谷澤青海週迴千餘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後
以良牝馬置此山來冬牧之馬有孕所生得駒曰龍種吐
谷渾嘗得聖駒封土雪山駝唐書天竺國地方三萬餘里
駒能行千里雪山駝其中分爲五天竺北天竺距雪
山四週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其國有豪駝象譯
犀象博物志羣駝毛紫耳垂脊上有一封如封土
翻音諦禮王制五方之民語言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適
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秋鞞北方曰壽
鏡簫拊節和樂府解題漢樂府有獻桃聞有使續次野靡
鏡簫短歌益軍樂
河通典康居國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獻黃桃大如鵝卵
色如金亦呼金桃一統志野麗河源出西傾山經西者
東北流五百餘里入黃河

四
髮微從化後魚甘祝宮門書牧近邑及庸蜀差髮微盧彭漢

五

銅龍門六帖漢宮門上有銅龍二枚謂之銅龍門宣帝召太子訝其來遲問之乃不敢絕馳道別

從鉤龍門入玉馬奠王城古逸腋末註云帝得姬已玉馬走注云玉馬后土之靈也詩注

卷八

五

周禮注耕九年有三年之畜曰一登爲登堯壇謠仲璧出河休氣四塞越歲仲春幸百工沉璧於洛且告禋事皇
席記隨笙帝王世紀女皇氏爰絕瑞隨薤園上際九天下
風以才不及簫韶奏東風譜頌聲書益稷蕭韶九成鳳凰
民用名也唐歷志立春
中候東風解東

雨中登樓

積陰連日閉柴關屋裡登高亦破顏。易復卦至日開闢商
笑欽嶺重垣迷朔磧。色如下舊聞錢嶺在荊州城北十里石
素天玉泉孤寺暗西山。游業玉泉山山體有寺所謂玉泉
府寺也西遷注西山內屬太行外接

西清山泉

人厚肉乏眉眼州無西如人去其眉目茲湖廣且深

隱映引金水河注其旅次困沙霍揚舟恣游行江乘艤
 東西流入於大夜也

舡予上沅兮詩板昊象易風巨口元葛選祿廼賢宮詞廣

紫粉露微泣苑中有紫蒂桃王虫酌着菊曰高臣似

水鳥驚避客衝波沒孤嶺廣輿記西湖環十餘里葑蕀與沙禽水鳥隱映

則丐先赴臺金臺集金章宗爲李宸妃建梳粧臺於傷

川
江
少
尊
荒
人
青
州
寧
經
溫
石
花
島
賦
瑤
光
樓
起
金
梁

光蕩漾休通海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
箇女幾采絲鏡中

落針剪 取華集 世說 王獻之曰 行山陰道上 如在鏡中 游

元夜應史方濬王河汾集

明珠結雙龍

樂器圖
二十四
管其形
差如鳳
翼虞書
篇部九
成

鳳凰來儀路史大庭氏
少璧香薰請言殺楚詞小招紅壁

池上今名圖殿
亭長安客語
北定有勻園
米仲銘所築
也都人稱米家
樓

是替中會一見米家園是米家燈
堆房夜禁從來騰

二

花一名蓮花池菰苑卮言崔子鍾好易補自合勿飲自漢

易林酒爲歡伯除憂成樂系祥佑會礪福客釋之爲廷尉
前王生諸善爲黃老言開廷尉曰爲語結戲釋之曉而歸

之更儒林傳諸學者多言禮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以

集 268—728

十三陵
陵為江黃金為見雁山下舊國凡陵其外垣皆
崇以黃土冒平山水記十三陵獻陵制最樸會要昌平天
壽山十三陵成祖長陵仁宗獻陵宣宗景陵英宗裕陵
宗茂陵孝宗泰陵武宗康陵世宗永陵穆宗昭
陵神宗定陵元宗慶陵喜宗德陵懷宗思陵

其四

南北高亭樹荒年年風雨憶昭王
水經注薊城內西北
有薊邱陳子昂詩出

與衆鴉噪夕陽
李自詩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長安客
城是後

其五

石鼓龍蛇篆畫奇藝倫堂下覆松枝
元史本紀皇慶五年
從大都路學所置周

卷六

竹巖初浚

宣王石鼓於園子監春明夢餘錄國子監正堂七間是名
曰藝倫堂帝京景物略藝倫堂之松元許衡所手植也
周宣王馬秦王時誰作陳倉紀獵詩復齋碑錄石鼓文周
伯既神鄭樵石鼓考序石鼓固秦文也惠文王後始皇以
前所作也使封禪書秦作鄭時目下舊聞石鼓初在陳倉
中野

其六

丞相祠堂翁仲推
青箱堂集甕山有耶律丞相祠公及夫
毀相傳居人夜見有光疑其怪而鑿之
也後一高阜則公墓上八縣有知者
美髯遺像滿塵埃
範翁集耶律丞相墓前有北來柱自誇鴻業未抵韓嬰主
石像分三線其長過膝在任邱縣界
一坏二統志韓嬰墓在任邱縣界

其七

土著韓詩內外傳數十萬言

彩画靈壁詭鬼神
京景物略功德寺門外古木各三
弄彈師能役是詭魅人如斗不胆而走見人躍擊地如首
稍叩入侯門賦里募金人日為木魅使者所募金以建巨
剎
釣臺遺寺隱嶙峋
南漢集功德寺元主游樂處或曰此
山東麓尸羅衍從來有只哄街頭目人
國來朝有道術人尸羅云百三十歲自國五年至燕善術
或之術於指端出符圖十二符諸天人分別極靈驗舞
塔又於左耳出青龍石耳出白虎童子
大蓮轉樞機日則天地四方易位矣

其八

方井深深細草遮
長安客話慈慧寺後靜樂堂墻陰皆官
斜在前樂堂後碑是二井官人非
有名稱者例不賜墓大葬塔井中
虎皮墻近玉鈎
帝京
略慈慧寺碑百者以亂石名口虎皮墻
十道志雷塘玉鈎斜開楊帝葬官人處
淒涼一拂
竹巖初浚

卷六

土

土骨傳溫泉伴洗花
前有序曰勝粉亭蓋后妃洗粧之所
韓偓沐浴詩初似洗花難
即後終憂天雪不勝任

其九

方炭洪流撼石梁
琉璃淨綠泛簾櫳
石湖集琉璃河水極
成深時水彫休輕眎尚倚孤臣舊鐵鎗
長安客話琉璃河
橋畔倚一鐵竿長數十尺蓋鎮壓之物俗謂王彥
章所造鐵篙五代王彥章傳軍中號為王鐵鎗

其十

驀角毫灰村巷虛但憑遺井說荒墟
太平御覽晉武帝賜
物志鄧國志張華村臨桑乾河帝京景物略固
安東有張華村村人指石井欄八角曰故宅處
江陵宅留得重來庾信居
建康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

城北三里

十一

百尺盧溝橋板平驟車牛鐸震雷霆（一統志盧溝橋跨盧溝河金明昌初建）
昆盧閣畔人應笑只似蟻蜂線上行（目下舊閣天慈仁寺）

橋行時歷歷可數

十二

西便門西轍回輪燈殘鼎九寒長春（帝京物略西便門西一里聖邱）
焚香捲幔贈予像只是人間白哲人（白哲餘見上注）

十三

錄羅山莊

卷六

主

竹巖明凌

鎮鐵鈎鉅百寶鞍前門浴象萬人看（桂海虞衡志制象必以鉤形雖大不勝其重）
時仰鼻上噴高數丈

十四

一目甘池莫圖新津日記涿州有魚武清鰮鰻漫輪租
詩龜魚鰮鰻似鰮頭大幽州謂之鰮鰻亦謂之鰮鰻
七十六戶每年賣鮮昨日蓮花社尺二銀魚上柳沽（燕都）
所珍北人稱爲蓮花魚西今北燕山麓綠寶抵銀魚京師
紀要柳沽河在寶坻縣東三十里下流注白龍港

十五

白石莊深鎖綠苔西隣花果隔籬栽（燕都游覽記對馬都）
撲棗來（杜簡吳郎中詩堂）
床頭紅雨穿牖落知是燕姬

十六

古北嚴寒黍麥無鄉生吹律尚留圖（實錄要書有四一曰）
而今南產栽都徧菱蕨櫻桃似鏡湖（李太白詩鏡湖）

錄羅山莊

卷六

主

竹巖明凌

金魚池上看竹（燕都游覽志魚池在崇文門外）
絲再（明月泥夜深神賦賦江南之明燭徐文長詩姊妹商量）
中騎鳳尾參差（唐類函黃帝使伶倫採嶰谷之竹以聽鳳鳴）
黃帝之竹實吹簫（周禮黃帝使伶倫採嶰谷之竹以聽鳳鳴）
列仙全傳費長房歸隱公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頃
刻至矣至當以杖投之葛陂中長房乘杖須臾來歸即以

杖投粉臉頰視則龍也楚此君玉骨本珊珊泥乃拂波添
媚嬌之但願願書王發之寄告居空宅中便令裁竹或問
人言更微舉正步假金搖榆莢錦天桃凡品紛紜何足數
我觀之更覺嬌媚二月生芙蓉樹八客子入都已數月出門
月生芙蓉樹二月生芙蓉樹八客子入都已數月出門
但畏沙塵苦爲泥沙細爲微塵地相連意極樂咫尺間臨涯
靜對通心許徐君色欲季子劍季子口不言而心許之北
地山來此種稀誰經荷鍾分塗土晉書劉伶使人荷鍾隨
千畝江南原故人那更天涯同逆旅使貨通傳揚
山陽子之宋宿於逆旅春湖芳草鵲鳴時想見亭亭
沙浦傳物志鵲多生江南飛必南飛前對啼暮雨上樓
臺酒似泉姪娘色平頭鼓鼓都列肆狂歌盡飲帝京景物
進士段何貨房因病有一雲髻絕色遇詩置何頭樓上而
去其詩云樂廣清羸幾年姪娘絕色遇詩置何頭樓上而
合璧彩武希莫愁五第頭奴子學短簪滿身沾粉粉衣香
脫落脫落起自然有粉季義山詩長望新春白粉衣絕勝
悲歌挾居酷便荆軻傳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
南子出於依稀尚記條東頭白帖陸機與弟書嘗但少黃
鶯拂吟羽有鶯其羽詩鶯吟修竹詩桑扈歡娛回首更
徘徊四千鄉路歸猶阻四十二里志山杭州府治酒醒斜日

望蘭亭修竹清溪在何處王羲之蘭亭序此處有崇山峻
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
琉璃殿觀放鷹
平沙歷歷柳亭亭健翻乘風八杳冥柳籠屬詩勁漢北錦
毛翻雪白段成式肉搜龍漠北白者身長且大五肋有餘
諸八月西風高胡鷹白翎毛如雪海東玉爪翻雲青一統志
船齊高洋有白兔鷹羽毛如雪海東玉爪翻雲青一統志
萬名海東青生五國城東小如雪海東玉爪翻雲青一統志
爪白如雪生五國城東小如雪海東玉爪翻雲青一統志
先避明鏡楚夫王好獵有一人獻鷹曰非王鷹之傳俄
有物如鷹子口此大鵬鳥也乃厚賞之淺草呼回兔未
西十月應出籠草枯雄兔肥自是聖朝思猛士容教俠
客振絲鈴漢高帝大風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崔駰上
偏義鷹記明日忽聞空中有鈴聲少年色動意
其鷹也拾杯起昨日立處仰瞻之果鷹來也
出都離席留別
東風吹急管買轡辭三關古木關關南市買轡頭通鑑世
橋關爲雄州離觴各在堂遠別須臾聞中杯李陵別蘇武
益津關關州離觴各在堂遠別須臾聞中杯李陵別蘇武
詩長時不再至日落津樹紫黃塵蔽群山江淹恨賦黃塵
離別在須臾日落津樹紫黃塵蔽群山江淹恨賦黃塵
吾學編京師負試問此何地蕭蕭易水寒都故安縣關
重山而平陸試問此何地蕭蕭易水寒都故安縣關
東州東南入客知海餘見下注判卿去已久臨送煩衣冠
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錐快中柱五代史史烈傳曰定天下當用長鎗大鐵毛錐
錐快中柱五代史史烈傳曰定天下當用長鎗大鐵毛錐

輕簾小舫長無幾
再金盞動秋水
江綸船子棹前低
直下垂一波綫動

莫不扼腕自言有禁方
延膠巨聘輸千里安畫腸一日

而九鼎漢古歌心思遠作稀雁一絨漢武傳漢使言
不能言鼎中車輪轉西望任印斬建節未應叢桂羨幽巖
雁得足上紫帛書言武在印城在任印縣漢中郎將任印所築巖與記桂巖
志在印縣山多叢桂淮南招隱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在任印縣山多叢桂淮南招隱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魯仲連故里

先生天下士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齊趙故無匹
也持高節連者齊人胡為肆志人好辨游諸國傳世雖不
合大道予多其在布衣之帝秦繁天綱蹈海義應斥通儒
位通儒趙志不誦於諸侯侯今趙秦繁天綱蹈海義應斥通儒
位通儒趙志不誦於諸侯侯今趙秦繁天綱蹈海義應斥通儒

失聊城書毋乃教反側

多意欲用燕而東游於齊乎又一計也後漢書諸將
多意欲用燕而東游於齊乎又一計也後漢書諸將
多意欲用燕而東游於齊乎又一計也後漢書諸將
多意欲用燕而東游於齊乎又一計也後漢書諸將

卷六

木

本無求能語不如默通鑑幸垣行訓魯仲連曰吾觀先
本無求能語不如默通鑑幸垣行訓魯仲連曰吾觀先
本無求能語不如默通鑑幸垣行訓魯仲連曰吾觀先
本無求能語不如默通鑑幸垣行訓魯仲連曰吾觀先

蒼官祠樹繫馬長太息戰國風氣深未離游士跡
蒼官祠樹繫馬長太息戰國風氣深未離游士跡
蒼官祠樹繫馬長太息戰國風氣深未離游士跡
蒼官祠樹繫馬長太息戰國風氣深未離游士跡

馬長松下賈誼治安策戰國風氣深未離游士跡
馬長松下賈誼治安策戰國風氣深未離游士跡
馬長松下賈誼治安策戰國風氣深未離游士跡
馬長松下賈誼治安策戰國風氣深未離游士跡

其一魯連侯將為高名者也白沙任如霜附泥終俱黑
其一魯連侯將為高名者也白沙任如霜附泥終俱黑
其一魯連侯將為高名者也白沙任如霜附泥終俱黑
其一魯連侯將為高名者也白沙任如霜附泥終俱黑

東平州北經山上古墓國漢改東平州春秋句須
東平州北經山上古墓國漢改東平州春秋句須
東平州北經山上古墓國漢改東平州春秋句須
東平州北經山上古墓國漢改東平州春秋句須

仄徑斜陽怪鳥啼荒阡互簇亂峰低
仄徑斜陽怪鳥啼荒阡互簇亂峰低
仄徑斜陽怪鳥啼荒阡互簇亂峰低
仄徑斜陽怪鳥啼荒阡互簇亂峰低

州城北括地志齊桓公墓在臨淄縣東二十一里牛山上
州城北括地志齊桓公墓在臨淄縣東二十一里牛山上
州城北括地志齊桓公墓在臨淄縣東二十一里牛山上
州城北括地志齊桓公墓在臨淄縣東二十一里牛山上

石馬何王塚樹西杜詩
石馬何王塚樹西杜詩
石馬何王塚樹西杜詩
石馬何王塚樹西杜詩

已將陵欲訪遺跡並無故舊碑文惟二石馬在草中而
已將陵欲訪遺跡並無故舊碑文惟二石馬在草中而
已將陵欲訪遺跡並無故舊碑文惟二石馬在草中而
已將陵欲訪遺跡並無故舊碑文惟二石馬在草中而

返徑其野火着烟生赤柳周禮人春取榆柳之火
上樹皆西向野火着烟生赤柳周禮人春取榆柳之火
上樹皆西向野火着烟生赤柳周禮人春取榆柳之火
上樹皆西向野火着烟生赤柳周禮人春取榆柳之火

同徐笠山登太白酒樓

飛樓壓城亞三宮宗廟外傳仙家凡有三十六洞天岱
飛樓壓城亞三宮宗廟外傳仙家凡有三十六洞天岱
飛樓壓城亞三宮宗廟外傳仙家凡有三十六洞天岱
飛樓壓城亞三宮宗廟外傳仙家凡有三十六洞天岱

卷六

九

油欄綠画旗竿赤銅斗鳴簫為磔磔元詩絲欄杆
油欄綠画旗竿赤銅斗鳴簫為磔磔元詩絲欄杆
油欄綠画旗竿赤銅斗鳴簫為磔磔元詩絲欄杆
油欄綠画旗竿赤銅斗鳴簫為磔磔元詩絲欄杆

尚遺跡太平廣記濟寧有李白酒樓白客游任城實知章
尚遺跡太平廣記濟寧有李白酒樓白客游任城實知章
尚遺跡太平廣記濟寧有李白酒樓白客游任城實知章
尚遺跡太平廣記濟寧有李白酒樓白客游任城實知章

賀知章白號四明狂客汶陽歸客南池頭瘦驢並跨窮高
賀知章白號四明狂客汶陽歸客南池頭瘦驢並跨窮高
賀知章白號四明狂客汶陽歸客南池頭瘦驢並跨窮高
賀知章白號四明狂客汶陽歸客南池頭瘦驢並跨窮高

耳北南池在濟寧南城南下為游晏之所唐杜甫有南池詩
耳北南池在濟寧南城南下為游晏之所唐杜甫有南池詩
耳北南池在濟寧南城南下為游晏之所唐杜甫有南池詩
耳北南池在濟寧南城南下為游晏之所唐杜甫有南池詩

樓下有此樓及瘦驢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
樓下有此樓及瘦驢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
樓下有此樓及瘦驢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
樓下有此樓及瘦驢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

望香何似初登岳詩宗大何如齊魯青未了
望香何似初登岳詩宗大何如齊魯青未了
望香何似初登岳詩宗大何如齊魯青未了
望香何似初登岳詩宗大何如齊魯青未了

但覺豈風秋真語空中只是箇旋風四十里過此始得為仙宋
但覺豈風秋真語空中只是箇旋風四十里過此始得為仙宋
但覺豈風秋真語空中只是箇旋風四十里過此始得為仙宋
但覺豈風秋真語空中只是箇旋風四十里過此始得為仙宋

置林深想像龍頭杓昔錢紫蝕碑宋落龍杓賜牛僧孺曰
置林深想像龍頭杓昔錢紫蝕碑宋落龍杓賜牛僧孺曰
置林深想像龍頭杓昔錢紫蝕碑宋落龍杓賜牛僧孺曰
置林深想像龍頭杓昔錢紫蝕碑宋落龍杓賜牛僧孺曰

精金古器以比君子完詩龍頭萬酒下瑞豐圖經本草
精金古器以比君子完詩龍頭萬酒下瑞豐圖經本草
精金古器以比君子完詩龍頭萬酒下瑞豐圖經本草
精金古器以比君子完詩龍頭萬酒下瑞豐圖經本草

太白於任球樓上
今樓與球樓俱在
有詩及詩十九首
以詩於文石曼卿
隔水還聞鷓鴣語
發荷花紅寺金龜
金龜酒酒質知章
橋山無賀色柳柳
問宿溪南村路長
月下泉石之上地
故名溪武詩橋手
詩集

夜至黃路橋宿見山村舍
問宿溪南村路長
月下泉石之上地
故名溪武詩橋手
詩集

孤松半壁浮雲白
月初更上柳黃
窺茅屋破
生山寺僕曰人
何曾賣其鄉
游荆山寶峰寺
鐘聲誰留跡依
其而往至焉有人
教十竹林路狹
木最密春林國
郭峰縣南曾修公

鐘聲誰留跡依
其而往至焉有人
教十竹林路狹
木最密春林國
郭峰縣南曾修公

郭峰縣南曾修公
改修郭峰山亦名
郭山從色名郭荒
碑自宋

郭峰縣南曾修公
改修郭峰山亦名
郭山從色名郭荒
碑自宋

金雞縣志寶峰寺
東荆山上金大定
四十五祖迹那提
智人先達侍者以
而進欣然契會

陰平集
征鞍漸少北來泥
半壁高山西名勝
皆屋不經注微鄉
御苑已聖承人統
封樂鄉侯杜詩世
衙抗疏功名薄落
詩集

從臺莊取路至葛嶧與同伴車相失值甚雨
峭壁懸車行山黑
道狹篁樹深泉
下見一鵲雀口中
鳥語詩善哉王聽
自謂自北史楊後
跡認泥中路轉送

跡認泥中路轉送
去所馬地記馬跡
石上有泰皇倦燧

去所馬地記馬跡
石上有泰皇倦燧

石上有泰皇倦燧

就短驢百錢大如鼠竹里編北路多有石苔寒且滑頭踴

足艱苦謝詩石苔勿皇度峽門力疾下高岨說之山崎火

喜會逆旅溫庭筠詩溪南衆野喧乘炬方逐虎孟予則

驚勞予足勞近招我溪南衆野喧乘炬方逐虎孟予則

艾山一統志艾山

沂水南流處青大礫虎牙水經沂水山蓋縣艾山南過礫

魚窮問古記永平御覽山沂水所出南游所道桑

預決晴沙永經桑水於沂水白荻養生笑江南物產

卷六

白二種三紅藤晚着花本草綱目紅藤一名省藤生南地

也隱君遺隴近種黍更誰家東觀漢記承官將妻于八棠

泰者舍之而去

過楊州灣頭作廣輿記楊州府領州三縣七春秋屬

廣陵郡北有萊夷廣陵郡北有萊夷

今古繁華地飄颻鶴首東水經以辟水怪二分沙市月

兩分獨照揚州月五兩布帆風謂之五兩郭璞江賦說五

帆無恙掛秋風水浸蕪城白一統志江都蕪城即古橋

連板渚紅唐杜牧詩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

莫是近隋宮唐杜牧詩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

落成帝幸之日若便真

曉渡楊子江值大霧一統志大江在鎮江

春霧百花秋霧月夏霧涼風冬霧雪竹里編越州土人謠

冬霧涼風金沙吹粉四時佳散入江天更奇絕平沙千里

色如金細如粉風吹北來画檻油龍黃帆梢月落洪流長

海轉今元氣歸微茫湘山野錄洞庭湖中有雪城數百

義龍長一丈者能吐氣成雲王士性游我眉山記登鐵瓦

之如雪如色如銀海江詩沙草得微茫浪中驛馬沙頭樹

咫尺相看渺無親尾白身一角音如虎神仙傳

卷六

書忽一日天大霧對坐不相干點群峰嶽州一統志鎮

見失巴所在其日巴還成都一笱荒堞迷瓜步名勝志自京

鎮隋曰潤州宋曰鎮江口一笱荒堞迷瓜步名勝志自京

瓜州城陸游入蜀記七月初一日翠明離瓜州便風篙師

挂帆至瓜州四日風便發真州舟行甚疾過瓜步山篙師

汗浹且驚况乃正值風潮鳴漢書周勃汗流浹背

一月之中天再東再舟行天上杳何處但聞蛟蜃驅雷霆

西故潮水大再小舟行天上杳何處但聞蛟蜃驅雷霆

杜詩春水紅如天上坐古學素稊雅與蛇交而生子曰樂

似蛇四足能害人或曰即蜃也柳毅傳蛟問龍女牧羊何

為日雨耳雷震之屬也西溪叢書話海新來須臾湧濤轉

皆有漸惟浙江清至則常如山岳如雷須臾湧濤轉

微細鬚鬚金焦兩山寺廣輿記金山在鎮江府城西北大

山在城東北江中巖先隱此鐘聲故聞南無金山何有修竹

詩金山樓觀何處此鐘聲故聞南無金山何有修竹

僧兩三蛟妃春睡曉未醒紗帷薄隱芙蓉中怨麗

集 268-735

樹曰人傳此濁河猶護呂蒙城何策齊東有濁河清濟十
是劉尹所植吳志曰城在丹陽縣吳
家所春泉點白吳山釀酒乃中江而為酒志三白酒白
米白也野火燒青楚澤耕史貨殖傳楚越之地地廣人希
白水也記廣江春秋屬吳憑仗舫娘能倚曲紅牋聽譜竹枝聲
後屬越越敗屬楚韓偓詩小紅牋書恨字詩
詩竹枝歌乃巴越湘中歌也

題延陵吳季子祠一統志季子廟在常州府治東

公子辭家隱性醜尚此都地理志會稽昆陵里吳季札所

居又互見下注一統志季子廟

亂未定三吳史記專諸殺王僚公子光代立為王季子至

我生亂立者從之後西壁虬全落唐李賀詩古壁紅牆

卷六共竹嚴胡凌

半石勝志季札廟有大春田芳草外猶有舊犁無史記

其室而耕乃舍之

綠蘿山莊詩集卷七

分日

春日同旅伴登雲陽城南小邱野飲

游善卷山

同陶聖水探宜興張公洞

山塘弔五人墓

會稽山觀瀑布

黃儀迤白吳門歸里奉客來東

石佛東院訪宗長老

江上送汪雲尺入吳

綠蘿山莊

青湘曲

草堂雜詠五首

送大珠長老返南海普陀山

鵲梅

幽思短歌四十首

富春謁薦師長垣楊公題衡齋西壁

登觀山春江第一樓

游妙庭觀

西浦寶相寺

上壩田家

晚恭孺子

同蔣虞旬沈大猷觀山小飲

樟巖山

秋日偕汪葵初吳梅岑游大成塢高氏隱石山莊

雲棲寺

羊石山寺

詩集

卷七

二

竹巖初渡

綠蘿山莊詩集卷七

會稽胡浚
又名撰注

春日同旅伴登雲陽城南小邱野飲
陽泰為雲

練湖支水抱城斜
今華統湖居丹陽陳朝劉宋長安至都下一月

沙白詩更沙堤
劉尹邀賓仍載酒劉其長為丹陽尹無日

不遠口更一月不
祖生去國易思家

民食食麒麟樹
游道人對丹陽吳文帝陵不柱露盤及顧

去不還朝嘯泣對麒麟樹樹下蒼苔日新
蕭寺斜陽

卷七

鸚鵡花陸游入蜀記過呂城至梁文帝陵文帝武帝父也

三十餘里楊升井詩
孔雀行穿鸚鵡樹

夢不須荒戌咽悲笳
舊劉長卿詩禾黍高低六代興亡都一

游善卷山
寰宇記善卷洞在宜興縣

何限春山樹蒼蒼
照曠意不盡

周幽王時忽自開
可容千人中有立石

丈餘篆刻王柱二字
紫鸞啼玉柱

志善卷山南上有石
刻曰祝英臺讀書處

忽夫見於萬丈之壑
萬花林中有青石路

行數十里至一洞
見萬花林中有青石路

鍾磬隔林間

同陶聖水探宜興張公洞

空濛山氣寒

古鐵穴深紫

七竅本自然

混沌仍未死

峭壁束孤徑

客屬無岐趾

窮幽點杳冥

爲所底

陰無濕更澀

涓滴翠

散流石乳融

結石上黃帝

神女酒緋花

春衫唾難洗

舊家多題名

世殊刻已毀

衆侶嘯以呼

焚香愜所喜

一山復一入

應接不暇理

薄暮人影亂

荒荒首

山塘弔五人墓

要離碑爛門闕

專諸劍沒知何處

何人尚邱墓

怒仇邪瑞

沉香巨像喧祠堂

直臣與

李實誼周順昌

昔年兩厥勢

手北來緹騎

如霜

勢絕倫

白頭

黃入

紙明

被逮

數萬

何得

一驚

也監

中丞

校尉

死

中丞

經傳戰平楚一人餘負重傷走五人其碑記周公之被建
以大中丞與吳者為親之私人匿於洞窟以免漢王莽時
院司列名草疏開事成事敗焉足論通經史一覽千人
答沈攸之啓桂陽一朝慘戮千秋傳長令正氣留乾坤
之正氣見上注鳳陽誌伏茹花狀死碎琉璃埋白骨
山正氣見上注鳳陽誌伏茹花狀死碎琉璃埋白骨
丁卯上諭兵部着錦衣衛擒拿治罪忠賢宿阜城其黨
密報上諭兵部着錦衣衛擒拿治罪忠賢宿阜城其黨
紅子入逆案明紀明史閣有諱曰委忠賢宿阜城其黨
生而效九幾獨入下朱章案建祠延綏用琉璃建忠賢
龜北山詩題頭松柏半無主地下白骨多於土即今
倭鼠喘松根即是厥臣舊宮闕五人墓碑記郡之賢士大
卷七 四 竹嚴胡沒
夫即除魏閣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明史
周顯昌傳其地即一驚所建忠賢普惠祠址也(發嘉清劾
魏忠賢疏一曰並帝自內傳旨必曰朕與殿臣自古並無
此體明史河南巡撫郭增光建忠賢祠宮殿九楹於如
帝馬楊周沈顏佩韋青燐夜照山塘碑五人墓碑記既而
朝按誅五人曰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即今之
墓然在墓者也又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名大堤之上
明史與保章等皆市人父元則北濠泗水息株建功先抗
疏誅鋤時開門皆棄舟泗水過去(明史東縣志事者舟泊
人忠反已而毛一驚言縛得親者亂已定忠賢乃安株
治江南道志錦帆閣今南八景是也通紀兵部主事錢元
慈上言忠賢錦帆閣今南八景是也通紀兵部主事錢元
也墳頭燒紙灰猶口指點愁眉目光赤(高菊淵清明詩組
投地日老如甲兵部崔家山錦衣市無人薦寒食(明史)

上宴駕諸大臣不得人但見忠賢遺內豎獨呼兵部崔家
懷宗卡紀命崔呈秀回籍守制呈秀至蘇州自經死崇禎
元年法司追論呈秀屍於蘇州通紀以田爾耕為錦衣
衛都督同知天啓七年戶部尚書外王守履疏言逆黨武臣
田爾耕等為五彪命籍其家十二月誅爾耕逆宗實錄逆
宗秋後處決者十九人十四口錦衣都督同知田爾耕日
下舊聞萊市口在宣武門外谷壁類編唐開元教寒食上
禁煙經無文近代相沿浸以成俗五代後周序寒食野祭
而禁
會稽山觀瀑布
萬仞龍湫水蒼烟一道開(名勝志)大龍湫在雁山西谷石
在雁山東谷飛流陰陽盪初割(莊望岳詩)陰
而下萬三千尺如四凸近視則平名四凸花俗呼一乘
神異者大龍湫石湖千里無四凸近視則平名四凸花俗呼一乘
十為四凸寺云杜白練斜風動(張道平)白練斜風動
詩天地劃乎迴(白練斜風動)白練斜風動(張道平)白練斜風動
卷七 五 竹嚴胡沒
至祐曰僕為解元宜矣固謂甘露寺詩疑曰奈無野人
山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希陽然
遇果珠簾幕雨來(廣東舊語)凡瀑橫者為瀑布直者為不
後遇珠簾幕雨來(廣東舊語)凡瀑橫者為瀑布直者為不
知幽澗禪謝却幾枝梅(有梅萬株雪色可愛香聞數里居
人以梅為業陳諫石筆峰
序昌園齊和之作昌和
黃儀通自吳門歸里奉客來東
鶴書再薦謝絲鈴水石東南盡飽經(孔稚圭)北山移白髮
厭燒冬暮酒(李詩)白髮三千丈吳地記今墓山在吳縣吳
黃冠重上鏡湖亭(紹興府志)鏡湖一曲亭在天長觀前宋
政鄉杜陵投老成詩史(太平御覽)少陵杜甫方朔長饒困
歲星(史記)補朱儒環上前方朔外傳朔將死上問之曰知

初渡時 曹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下神絃五十絃
魚波不取飛 使素女鼓瑟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楚詞
河魚飛 且從東海歸 子山海經 湘君已死斑竹活老向江
頭弄秋月 長沙園經長沙有八

草堂雜咏

沙檻櫓聲風際瀾 王叔靈續記鳴榔者撈舟之楫柴門翠
色 中許 復漢 雲傳 乃自柴其門類 水苔一逕西施石
日 定 後 祠 社 芳 何 將軍 園 林 詩 千 章 夏 木 清 史 貨 殖 傳
北 五 里 乾 德 四 年 詔 吳 越 立 廟 置 守 陵 五 戶
竹巖胡淡

卷七

八

竹巖胡淡

土城烟縷秋村飯 紹興府志土城山在會稽縣東石屋霜
花曉寺鐘 浙江新志會稽齊氏家園在少微山齊和之分
志石佛妙相寺在 新縛棘針園 宋范石湖詩已掃棘
會稽縣東五里 新縛棘針園 宋范石湖詩已掃棘
還攜桑剪雜芙蓉 群芳譜芙蓉每歲一剪則花盛

三

種樹怡隣高士宅 唐文苑傳杜荀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樹
藥下屋種樹之書 合稽古跡志謝敷宅在放舟時探職方
五雲門外一里 蕭子云古木謝敷宅在放舟時探職方
泉江通志合稽齊氏家園十景一曰珍珠泉 新橙黃稻熟
懸香 蘇詩正是橙黃橘綠時 相白梅花酒杜鵑 經相一

名鳥 五六月間花結子深秋葉紅鼓拆作十字露于白
如梅花 爭交頰聚杜鵑三四月間夜啼吻有血漬草木
以杜鵑啼時開故名

四

句踐城灣柳徑 吳越春秋越王謂范蠡曰寡人欲築城
州 國 經 雷 門 句 踐 舊 門 也 乃 作 小 城 周 一 千 一 百 二 十 步 經
子 行 客 王 校 秘 書 監 文 詔 賜 鏡 湖 梅 梁 雨 浥 斑 龍 卧 經 州
列 川 一 曲 離 騷 製 菱 荷 以 爲 衣 兮 梅 梁 雨 浥 斑 龍 卧 經 州
會 稽 縣 志 梅 梁 在 城 東 一 里 漢 武 內 傳 王 母 駕 九 色 斑
龍 之 雲 鼓 雲 深 皓 鶴 飛 千 道 志 雷 門 舊 有 大 鼓 長 丈 八 尺
連 雲 鼓 飛 去 雷 惠

五

竹巖胡淡

卷七

九

竹巖胡淡

萬頃風蘋連岬白 楚詞九歌登白蘋兮馳望一林霜聚壓
墻紅 李賀詩 出 籬 大 東 雨 浦 清 江 覆 白 蘋 一 林 霜 聚 壓
墻 紅 李 賀 詩 出 籬 大 東 雨 浦 清 江 覆 白 蘋 一 林 霜 聚 壓
昨 失 道 平 蕩 果 纔 歸 草 市 中 元 微 之 蕩 果 纔 歸 草 市 中
魚 可 得 蕩 果 纔 歸 草 市 中 元 微 之 蕩 果 纔 歸 草 市 中

送大珠長老還南海普陀山

城約三百里 華嚴經言善財第

海畔書傳香草芽 華嚴經言善財第

南詢舊路認沙 華嚴經言善財第
圖注山下 拈珠垂叶三摩地 萬方天王此珠作何色天

王皆衣色而谷... 洗鉢真隨八月... 再神蛟飛白練... 石林古竹繡紅霞... 君說法華... 人驚向之口此其海龍也

蠟梅

緒土新泥東閣墻... 卷七... 上以紅巧移疎影乞蜂王... 類以與梅同時又相近... 所處皆寒之始作小... 臺如葉謂之王臺... 部如花記御女袁寶兒多慈德常折一枝... 綠欲得君王惜長... 把花枝倚欄行... 含名譽口梅言如僧... 皇宋黃平為相疑其... 風味不類也處士黃冠寒臥雪... 其為人也... 長安大雪清陽令... 而大見安方高卧... 之曰大雪不宜干... 松林酒肆倘含見... 清家共飲師維...

琥珀杯濃正夕陽... 幽思短歌... 上策遇拆歸來江... 結委梁衡皇灌... 彼威斯亭離補屋... 三... 積書連屋忍饑食... 四... 司基沈通不如蘇... 蓬亦乃比后嬌... 五... 群雀怖鴝避彼深... 窮徙莫止乃見郭公

皇居金銀十二事... 傳神只合頻攜酒... 雪後現安縹半樹... 琥珀杯濃正夕陽... 幽思短歌... 上策遇拆歸來江... 結委梁衡皇灌... 彼威斯亭離補屋... 三... 積書連屋忍饑食... 四... 司基沈通不如蘇... 蓬亦乃比后嬌... 五... 群雀怖鴝避彼深... 窮徙莫止乃見郭公

六 藏書名山志存千古史自序藏之名通侯莫揚塚灰麓腐

七

湯其求漿漉飲汁婦紅記生告以湯其求漿弗得世說

八

寸金在握不求兩銅漢食貨傳金黃方寸而重一貫在

九

饑殺寒絲球琳何者通典雍州厥貢太古莫庸燕若飄瓦

十

大道中微祖荀宗韓楊子法言芒芒大道昔在聖考史記

十一

積雪沒蹠跳而逐鹿李華弔古戰場文積雪沒脛堅冰

十二

大言災縱經橫史莊子大言災災小言詹詹唐

十三

為馬奔踉蹌前莫止漢武帝本紀馬或奔踉蹌而致千里相

十四

羊腸在阪車推馬悲賈字記冀州羊腸阪在上黨縣九曲

十五

辭宛霸崎有瞻其首老死荒野飯牛一雙史記秦本紀百里

十六

剝方得圓頂設賦制漢沙剝方以國工無斤縮手

視工記新人為材謂之國工
視日錄詩巧匠有鞭縮手閱

十七

偏車招揭刺謁府省

通典隋制五品以上乘偏車更孔
乘招搖市過之後漢并丹傳未嘗修刺謁人官職官志天
策左右衛將軍武衛將軍門屯衛府十四衛府中書
省書省中內
解唇過顧肩高於頂
人顧孟子注看肩相笑
小人側媚
之態也

十八

豫章初萌拳爪可取數年伐額涉江鍛斧

州記山陽縣
豫章木可作鼓
額黃帝中凡銘兩葉不剪將尋斧
柯詩為公劉涉渭為亂取偶取環

十九

綠山莊

命物以名莫非意假

害斷六書三曰
古初他稱易牛以馬
莊子呼我為牛我即應之以
牛呼我為馬我即應之以馬

二十

脫兔奔前逐者踰堙

孫子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
敵不及拒谷壁類編免後捷善走國
史韓盧逐東郭兔騰
蔭藜臥林伏芒如鐵
子石糖于蔭藜
山者五環山者三

二十一

小巫避大既智且勇

莊子逸篇小巫見大巫棄
茅而走是以終身弗如
朱翟何人
喧我周孔
孟子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李漢
昌黎集序周情孔思日光玉潔

二十二

伐藜賣薪歸歸

南史宋百年入會稽南山以伐藜採
薪為業漢朱買臣傳常艾薪燒賣以

給食播束薪行且歸
太息空厨饑
木皮葉落也詩
七月十

二十三

雷卿若葵蒙為螭首

莊子關岐支離無脈其脰肩肩更亮
大變列女傳齊女項有大痛問王
東郭百姓盡說女抃如故王在問對曰父敬父母
桑不交敬觀王上曰此命女聘為王問對曰父敬父母
淮南王傳如葵蒙之易
愚夫發囑咄而反走
詩齊風折柳
耳注如葵蒙之易
愚夫發囑咄而反走
樊園狂夫懼
耳注如葵蒙之易
愚夫發囑咄而反走
樊園狂夫懼

二十四

於菟耽耽者栗股

左宣公四年令尹子文初生棄於夢
澤虎乳之楚人謂乳殺虎於菟命之
子時穀於菟易卦六三願古虎視耽耽其欲逐逐
程子語錄栗股虎一人獨色變更記魏勃退而股栗
錄山莊
詩集
卷七
韋
竹巖胡凌
爪儼挺下如雨
令壁類編虎鈞爪鋸牙
一日放光一目看物

二十五

真隱條枝宿客乃傳空山無人伏者泯然

南史何尚之著
退居賦未幾獲
真隱條枝宿客乃傳空山無人伏者泯然
高士傳子路遇荷篠丈人植其杖而耘止于路宿
歸臥哀哀集古隱士有跡無實者著真隱傳以啞焉

二十六

驅車千里道隕其輻

魏文帝詩驅車出北門遙望河陽
城易小畜九三輿脫輻夫妻反目三
歲在家積材滿屋
詩魏三歲為婦靡至勞矣左傳天生五
材自謂居衆
材之上

二十七

人不見風魚不見水仕不見食

不見穢
風魚不見水龍
風魚不見水龍

不見石高士傳魚以食死餓人以食死祿觀文也
合市人牙倫也便平準書子貨金錢千貫斷別倫

二十八

一室衆心莫適誰主晉秦釐封有臣德萬惟德萬心主傳
而賦曰銀衣衆一子求肉壓婦乃索肺通考肉肺者

國三公吾誰適從

此賦歸

二十九

朽株當路神以牢醴漢書趙粉粉社在豐東北十五里粉
子伐社樹或止之曰若社而爲樹則社移樹而爲社

伐樹則社亡矣因諸錄而人長林大樹謂之有神西山十

二真傳許真君至曲請見鄉民烹曰祭不勝則神怒降

如諫僕者枯木雷拔其林木曰秋社已亡無庸祭也可馬相

朽株盡爲難矣詰朝不至謗喉汗景傷寒論語者陽

卷七

末

明附實病也丙經蔡春
月者惡風衰病者多汗

三十

放雛求鷺汗漫于遠著師庚翼曰兒輩舍家雞而愛野鷺
孟詩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詩免

入門握粟見我空塋詩社詩小雅程栗出卜父王風山之

三十一

挾疑生畏立鬼盈肘易繫卦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
車注見木無形而見載之一車以無

爲有妄積愛生憐鏡視除詩每雙雙與向富則家地聚聚

之然也

時賦

三十二

高乾屋坤渺躬一蟻坤定矣餘見下注空柯有驅廊然

天地實開錄浮于禁宅南有古槐聚飲其下卧夢二使曰

王口吾南柯郡政事不理屈卿爲守窮尋槐下洞穴有

二大蟻即槐安國王又尋一穴直上南枝卽南柯郡也

三十三

方舟迴風左傾右側漢酈食其傳方紅而下注並舟也詩

彼迴風衝梁當門不扶自直漢酈食其傳方紅而下注並舟也詩

三十四

朝夢夕殮器需訊賢說文朝食曰讒聒朱殷不如殮金侯

春秋注說尚明堂位所云崇禹一云讒地名禹錫九兩於

甘讒之地故云讒禹更記秦伐趙請救於齊周子曰今日

亡趙明日患及齊救趙之

急若率漏洩伏其釜也

三十五

夢飲且泣悲生於樂莊子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

而後知酣榮何爲生與夢若夢游絲長聲送酒歌曰花前

夢中人生

三十六

跌柯視奕仍雲逸休洞仙傳晉王質東陽人入山伐木見

以一物如棗核與之吞咽遂不覺饑渴童子云來已久可

還質取斧柯已爛盡歸家計已數百年爾雅易孫之子爲

子爲雲孫光景局促不如鹿游漢寶嬰傳何乃

功莊詩唇焦
口燥呵不得
跌巫壓壯夜與鬼語
王制僞巫跛現
口至
我受伏見語
急受伏見語
今當從還馬果活

三十八
天無暗地無餓
蟻吳蟻蟻柔桑自苗
月全奉春之
若明桑省婦使以勤盤事詩七月月降桑
又受求桑桑詩吳地桑葉綠三眠蟻正熟

三十九
為帝者師乃如好女
漢張良傳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
侯更留侯世家贊余以為其人計略
極奇傳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解州集縣之好女事者如故之以入無可用故之山下
先見之居然大物也他日駟一鳴虎大駭以為且噬已積
綠蘿山莊
詩集
近益狎牙不勝怒蹄
之虎喜曰技止此耳
卷七
太
竹幾胡浚

四十
利印東川可以自娛
絕畫北壇利里印土城句讀教美
夫安臨帝號白石齒齒映我林廬
山分柳之水柱樹園園
卿以自娛耳
分白石
齒齒

富春謁薦師長垣楊公題衙齋西壁
絳紗絲竹引青衫
漢書馬融堂上設絳紗帳前授生徒後
列女樂弟子戴崇進見引入後堂管絃
絳紗明史與服志東江上深承下榻絳
人因于生青衫藍綠江上深承下榻絳
科特設一榻漁浦寒潮浮夜聲
東四十里東流八大江
去則憑之
郡記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
梁邱希範有日餘漁浦詩
鵝亭樹色隱秋帆
山在富陽

縣東百餘步又名鸛
香厨腰腹難窺底
晴經籍志香厨四
山山有亭曰勝覽
小市猪肝易解饒
富陽縣志縣市在西門
河不通滿腹飲
邑令教吏常謂冲叔曰豈可以口腹累安邑遂去
已叩
慈湖得心學
諸陸九淵志傳心亭在觀山楊慈湖主簿高陽
馬後人以二先生傳
執經休更憶何巖
越州圖經何宅
心處遂名傳心亭
若邪溪字通鑑不足容生徒遷於秦室
山因巖為屋宋之間詩學井何巖東

登觀山春江第一樓
名勝志春江第一樓
在觀山上下臨大江
江水下駭蠻直與東溟會
郭璞山海經注浙江出新安縣
環之在東海中其下海水
縣南望中東入於海千洲記
易觀山一名石頭山奇峰高聳橫截大江杭州府志富陽
觀山縣東水口洗練無際此山襟抱懷台邑頗以立唐宇
綠蘿山莊
詩集
卷七
九
竹幾胡浚

融傳多張空
鬼斧誰所營
懸擣壓深鑿
事物紀原素惠王
最務多其長
鬼斧誰所營
懸擣壓深鑿
事物紀原素惠王
流龍道世謂之鬼斧郭璞江賦鮫人構館於懸
噓氣象樓臺
密樹疑蒼戴
楚詞天問蒼龍山竹何
巨軍之難背負
遙睇海門舟杯水渺浮芥
海防纂要海防
一門戶羊許為第二重門戶
又浙江南岬蕭山曰龜山北
海軍日精山是為海門元詩落日海門何處舟船曉時
天際歸舟莊子逍遙游覆杯水於坳堂之
上則芥為之舟李賀詩一泓海水杯中寫
三郡資要書
又孫策傳策引兵渡浙江據會稽自領太守
以朱治為吳郡太守孫策傳策引兵渡浙江據會稽自領太守
吳興山范攻沒郡縣乃分三郡要書地置東安郡治富春
以抗扼之通鑑注在我為
一統瞻太平江山奚內外
年大統也漢食貨志再登曰平三登曰太漢雖鳴曲
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世說殷仲文為東陽太守意甚不

手及之部至富春... 惟見其與桑烟... 街角似... 弟髮如... 鐘聲起... 東安七十區一覽窮勝槩... 泉孤曠則甲... 游目豁襟... 遊妙庭觀... 瓊臺深鎖... 梧桐雲宅清寒孤嶂中...

妙庭觀記... 尚記桃花語... 聖燈紅... 西浦寶相寺... 上塢田家... 點點村烟出浦... 沙田舍火... 銅鼎春斑砂壁雨... 玉笙夜冷... 擊碎琉璃丹應在照... 竹巖胡沒...

昔有舒氏女修墓
得道於此故名

秋日借汪蔡初吳梅岑游大成塢高氏隱石山莊

嚴君聶鈞山後漢嚴光傳諫諍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

特微謝公倚樹亭富陽古蹟處謝希深讀書亭在縣北小

擇勝懷懷古巧匠連峭嶠蘇集有擇勝亭銘杜集有咏懷

旌曉而峭嶠八門盛喬木香若迷始青木之謂也洞有香

本行經五壺亭老君者乎皇之袂衣慶亂石始見砂泉明

在山志水麓洞發山三里計和見林木亂石曲折又湯泉

在砂峯下泉口大如流滿沸石間雖近寒溫如春時色

破渴飲瘦鶴在詩韻渴深沒馬更滑稽傳淳于

水不忍渴之渴也書悅啼秋鶯唐徐君詩鶯翠巢書悅

而飲之去我飛亡書悅啼秋鶯狂詩殘鶯何事不知秋

樓臺極最上俯見桐江清浙江舊志桐江在桐廬縣南太

遠注九十里至縣郭之南曰桐江離五濁境等亦稱讀我

江東流屈富陽浙江以入於海忱離五濁境等亦稱讀我

不可思議功德而作是言能為甚難希有之事能於勢捷

婆國土五濁惡世為諸衆生就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提

上白玉京字註天上白玉富春壘屋谷殊乏軒與極元初

志富陽縣初名富春晉簡文帝鄭太后名春華孝有似左

武帝改富陽縣為東陽縣又因以此兵威遠東西萬餘

蘇雄雖結無管緦更南越傳佗因此以兵威遠東西萬餘

他雖結其跡見陸生害張說說不將蘇蘇易符樓何期蘇

神際莊子迫遊適蒼蒼者三食而返腹實果公結履氣

主八本儒者閉戶窮十經南齊友錄孫敬

五經五緯號曰屈指墨食始數傳既予魯苦洛諸我乃上

惟各食禁傳食者史先定墨而灼之兆正食其枯松摩手

樞已作蛟龍形爾雅括松身相葉福康崇牙松歌我愛松

松在散花塢中破石以厚上透峰頂即假其世守無異術

蓋高枝長二三丈空飛舞昔龍瓜神擊

惟事讀且耕爾詩既耕亦已即踟躕生退感倚伏無定衡

女愛而不見福首即謂夫子平泉鷗奇石賈氏談錄贊皇

福分福所倚福分福所伏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致其

問德德自製下泉草木記今悉蘇絕怪石名品甚衆多為

洛城有力者取去惟瞻星石及輝輝輞川更舊名舊唐王維

子石今為對學士健置梨園別墅在輞川更舊名舊唐王維

別墅在輞川更舊名舊唐王維

詩集

完班香綿百城李義山嬌兒詩濃薰班馬香古通季永和

夫擁書萬卷何坐久山氣寒醉墨濡蒼屏陶詩山氣日夕

工曰在石下無苦惟石氣寒甚陸游詩伯渾文集序至平

老酒解得大軸於舟中則伯渾醉書紙窮墨集何其壯也

別廣山水意欲抵磨屋銘歐醉翁亭記醉翁之意不在酒

元結作大唐中興領血領真卿過斜陽客散處驢背風冷

為書之乃磨屋刻於沿溪之上

冷風吹其風中人狀清肅冷冷愈病析醒發明耳寧聽

便人止所謂大王之雄風

雲棲寺武林志雲棲寺在天柱寺旁禪師休宏代

寺也

山志余肩泉東方入定西方起華嚴經東方入定西方起
界鳴鐘下界聞鐘後臺見上界鳴鐘下界聞鐘
客禮月金草木黃落侯時乃刈荆州記荆門山有木客時
越王使木工三千人入山伐柴以獻古燈之紫照山君
釋久不得還木工憂思作木客之吟古燈之紫照山君
多虎僧至虎報馴伏世稱虎神者走也吳越王錢氏
合璧頻編虎者山歌之君梵村許結蓮花社
而八通社高賢傳遠公於廬山立精舍息心之士不期而
至者世號十八賢同修淨土之業又周續之入廬山預蓮
社頌蓮公於廬山池應向池頭洗衲裙
以百納諸答之支那禪僧一僧洗衲裙主事曰汝
洗得這個洗不得那個僧曰將那個來與我洗

羊石山寺紹興府志羊石山在府北三十六里有石如羊故名

高閣三層石杉藤護香真客勝志山陰羊石山近為諸工

存上有石梯數重就厓石刻為石屋石欄漁梁通水黑
几案俱精好壁上刻年月并工人姓名蜀地志五丁映
通志溪上石梁莊子觀魚處屠斧鑿山青
其開映以迎金牛香火誇靈象
緣泐古銘見上三
尚餘龍窟影說法許群聽佛觀佛三昧經
在乾阿羅國毒龍窟側佛坐龍石室窟中諸龍啼哭留佛
佛乃作十八變脫身入石猶如明鏡諸天百千供養佛影
說法

綠蘿山莊詩集卷八

分目

池上千葉桃為嚴凍所枯

客冬寒沍園桃既枯所存牆角老梅一樹夏垂實矣

復以雨淹不可活悵然有賦

梅雨

初秋夜同祝十九松絃夏大雨笠丁六芝田東軒酌

飲

和丁大洪園城南見寄

南鎮瀨瀑巖頂有芥曰鐵壁居長老一公住此不下

綠蘿山莊詩集卷八

山數年矣暇日登游題識兼呈丈室

題任五陵詩稿二首

越語為郡守陸涼公作

魚鱗 備無禮

塚壘 採螺怨

懷北郭舊游

登南湖烟雨樓值殘照已甚

舟過嘉禾訪蔣大虞旬時以老不北上

曉經滄臺湖

專諸巷

山塘夜泊

舟自毘陵達丹陽水淺斷狹一無所觀至新豐市始

登土岡望馬跡諸山仍買醋市北村舍

岡山題宋鍊師非有菴

露筋祠

濟南城西同任二開宗觀酌突泉次韻

次日復邀同泛西湖

伏生祠二首

臥佛山

行陽穀山下作

詩集

蘇州山莊

卷八

二

竹殿明發

挂劍臺

同景孟游萬柳堂

秋登陶然亭

哀忠墓

寒坐

病中聞同年婁紅村歿都下

題萬壁

題商立亭耕織圖

荆軻館

秋後為有故交在梁穎擬從此取道歸里病遂不果

而旅園特甚同經涿州之次慨而有賦

客中至口

徐笠山見示制藝全稿作長句奉贈

詩集

蘇州山莊

卷八

三

竹殿明發

紇羅山莊詩集卷八

會稽胡浚字通正撰注

池上千葉桃爲嚴凍所枯

男歡不_見輪女愛不_見蔽席見谷子與蘇秦張儀置二子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

况乃草木微榮替安可泯榮木替亦號萬

池濱千葉桃嬌紅麗春色開寶遺事明皇御苑中有千葉桃帝與妃子日夕晏花下

又「榮華富貴」折一枝簪如
子民冠上曰北花亦可助嬌
時日安殘生夢境中以展曼
有美人粧臨鏡胭脂赤

時日愛殘粧。鏡中欽環。雲絲綰。須臾日射。胭脂
紅。酥旋欲融。張正見。桃花賦。譬蘭缸之夜。炷似明鏡。

又如綺井或交綺井金鰲醉月唐游仙詩手

詩集
卷八
撰注

斷金鸞使唱歌
每從爆爆時
歲爲澆醴渥
深冬雨雪寒

冰厚逾尺無異於地厚三尺凍且僵并乃招豐植

樹代桃僵利木作薪樵悴不復識所摧爲薪晉王琨婢

理羞與郎相見
主人掀髯笑
物理頗易
鬢正鵲孤

靈芸渚洛珍自古無頭白薛靈芸常山人也太守谷習以

小名萍係皓作琉璃屏風常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絕色一

爲接草文君作白頭吟以止之西京雜記司馬相如欲聘茂陵女

臨陣謂杜牧曰自古豈有白頭作賊者耶

客冬寒淫，樹既枯，所有牆角老梅，一樹正實矣。

復以胃滯不可活然有賦

范至能南比譜古海影頤古裝皆點

古林處士（舊至簡樸）詩古林形質古格古趣古
封滿花身石屋禪師山居詩數樹梅花清

虞士梅妻鶴子是古今第一便宜事寧使珠簾空不可無

以椒華之房以細珠爲簾朝下蔽日夕捲待月

黃公綺里季角里先生嚴凍僵桃根妖穠何足齒曲肱來

直何彼穠矣華如桃李梅所幸山梅芳傷簷娛徙倚梅花

哀時命賦
獨徙倚而徜徉
深雪立黃昏
朔寒粟不起
花詩

期於含飴露立閉息願氣體溫舒無疹粟射鳥者異之

此策滿失天下及至巨口恐實毒果楚之直止日之安

張良發難曰賴有此耳詎知憂實時漂浪及埵址曰矣波

詩集
卷八
二
寒
小
那
畏
命
能
有
幾
繁
江
一
以
衰
皮
日
休
桃
花
水
安
亦
冬
姿

沙村舍前有參髯一以雲賦繁若無枝以望亦絲
桂林記袁豐屋後有梅六株開時恒爲隣烟所爍乃圍泥

塞寇張縠蔽風曰冰肌玉骨世外佳人但恨無傾城之笑
耳
頁陽坐雪驚莫佳已三
世說郝公驚嘆不能已曰文

似角生燕首驚鳴冀曰曰蘇苔見上古梅注曰夕

望空垓孔月明女才疑月挂樹杜詩四更山吐月殘夜木

每有彈雅江湘二浙四五月間梅欽黃落

木耳時柱礎皆潤蒸餽成雨謂之梅雨
五司錢每斤籬前及釣磯風土記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

五月苑林耳簷前泔金砂迎梅雨五月雨晴之送梅越州
園徑皇受寺前有葛仙翁釣磯詩雪天暈郭舍壁類編夏

石絕奇怪上有釣竿痕甚分明匾書仙屋邨至前爲黃梅雨沾衣服書姆火必永希王維積雨朝莊詩

籍皆敗照 灼少夕禾稊而空林烟火進 直於玄素參
莊子齊物論樂出虛蒸成菌本草藉曰菌者濕生高濕上

其來何而生元建昌宮詞生喬家正步而言品

王維詩起看蒼苔 買魚差可便 纔解柴扉 高士傳云 三石頭人問魚可買否 杜詩小園柴扉星散枯

初秋夜同祝十九松絃夏大雨笠丁六芝田東軒留飲

河漢黃姑夕 唐孟浩然詩微雲淡河漢 山齋玉女扉 宋庾

詩竹齋山齋冷李義山 客來與不遇 易需卦上六有不速

吉夜飲欲無歸 詩洪憲厭厭夜 露燭交花動 唐韋諷詩

去散燒高 秋星傷月稀 杜詩山月出未 薛蘿涼氣透不用

和丁大洪園城南見寄

卷八 王 竹巖胡校

華花開不盡 野筍去何之 大蘇軾榮菊詩 菊草也 菊市攜

醪 元微之集注 平水鏡 胡衡 樵村看奕 遲 宋之問詩 樵

仙傳晉安人王質入山採樵 見二童子奕 置山楓木客塚

斧觀之 童子曰汝斧柯爛矣 還家無復時人 山楓木客塚

述絕者 太客大塚者 句踐父允常塚也 初徙 鄧城使樓船

五里溪竹海王祠 紹興府志 越王祠祀越王勾踐 古在府

不及西風裡 蒼茫吟詩 杜詩 獨立蒼茫吟詩 杜詩 獨立蒼

南鎮瀨瀑巖頂有蒼曰鐵壁居長老一公住此不下

山數年矣 暇日登游 題識兼呈丈室

萬似珠簾 翠石臺 新編會稽山志 東溪曰水簾洞 廣東

大秦嶺竹林寺上有大竹大秦成主將生伐竹連片 鐵頭長三丈 擊之大半將上有二虎踞坐 屋頭 宋 寺在白雲 牢牽水牯餘能佳 傳燈錄 南泉將順世 大安禪師曰在鴻山三十年 只看得一頭水牯牛 若落 入草便即牽出 清涼山志 文喜入五臺 禮文殊至樓觀 口見一老翁 不操河純孰肯來 徐文長游五泄山 市牛而至 不操河純孰肯來 水牯牛不問古來一 死而蟻下寒星 沉磨蠅 為丑草 集解 丑為磨蠅 斗牛 沉磨蠅 為丑草 集解 丑為磨蠅 斗牛 沉磨蠅 為丑草 集解 丑為磨蠅 斗牛

二

香荷玲瓏更幾環 西域傳 薩羅城中有佛錫 白茅結屋 詩集 山莊 卷八 四 竹巖胡校

松間詩 郭堂成 蔭白茅 蓮社高 密中秘字參三 畫

日離此四字 請和向答 師乃畫地一畫 短定後清齋數八

開年 在者善答言 吾家堂柱我見有光 試破取看之 得經

二卷 一是十二因緣 一是八關齋文 著金盤 初須玉華增

上送與龍王 勤加修奉 八關齋法 生切利天 初須玉華增

志洞 強陀疏 鈔字焚於西域 取經六百餘部 貞觀十九年

法師鑿石為板 刻經 前金粟話靈山 阿含經 金粟如

東李白詩 金粟如來是後身 傳燈錄 尊在靈山 會上因

通如 溪頭送客 休拘倒一笑 拈花定未慳 傳燈錄 尊在

示衆 衆皆然 然惟迦葉破顏微笑 一統志 遠公送客 不

過虎溪 矣 三人各大笑 乃作三笑亭 吳大

題任五陵詩稿

江上今遺老 會稽縣志東小江在縣東九十里源出浦陽

白劉經界四十里北入 嶽中舊隱居 稽縣志幹山在會

仙傳 仙傳 仙傳 仙傳 仙傳 仙傳 仙傳 仙傳 仙傳 仙傳

杜門 杜門 杜門 杜門 杜門 杜門 杜門 杜門 杜門 杜門

風門 風門 風門 風門 風門 風門 風門 風門 風門 風門

能治 能治 能治 能治 能治 能治 能治 能治 能治 能治

氏宅 氏宅 氏宅 氏宅 氏宅 氏宅 氏宅 氏宅 氏宅 氏宅

安車 安車 安車 安車 安車 安車 安車 安車 安車 安車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上採風車 孟啓本事詩杜甫逢祿山之難流離蜀中陳

子駿從揚雄求方書言閭三代周秦軒車使 爲詩史劉

者道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僅讀歌歌

風雅何人主先生七十年 舊唐杜甫傳驛人作而怨憤之

老 感時多涕淚 莊詩天涯涕 紀跡半山川 通典自清

大川曰太宰泰山恒山 柴市黃冠志 地元下舊聞 順天府學

會稽山 柴市黃冠志 地元下舊聞 順天府學

山 柴市黃冠志 地元下舊聞 順天府學

吾分一死耳 倘緣寬假得一黃 花溪玉壘篇 濟唐杜甫傳

冠他日以方外 倘緣寬假得一黃 花溪玉壘篇 濟唐杜甫傳

一統志玉山在滄縣北九十里 滄水出其下 唐杜甫有

玉壘 滄水出其下 唐杜甫有

古今之句 若何艱忍後應 滄水出其下 唐杜甫有

越諺爲郡守陸涼公作

魚鱉

九江魚三江水 豫章漫錄今池塘所蓄魚其種皆出九江

其細如髮養之舟中漸次長成其利頗廣九江談長以

之 刺史閱江際 刺史閱江際 刺史閱江際 刺史閱江際

主及漁人漁人 葉秋陂水春 史貨殖傳水 史貨殖傳水

鱗 鱗 鱗 鱗 鱗 鱗 鱗 鱗 鱗 鱗

緣江路刺史去明朝蓄魚 緣江路刺史去明朝蓄魚

詩集 卷八 竹巖胡夜

擲衣避 擲衣避 擲衣避 擲衣避 擲衣避 擲衣避 擲衣避 擲衣避

推勢 推勢 推勢 推勢 推勢 推勢 推勢 推勢

韓愈 韓愈 韓愈 韓愈 韓愈 韓愈 韓愈 韓愈

俗志 俗志 俗志 俗志 俗志 俗志 俗志 俗志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蟬 蟬 蟬 蟬 蟬 蟬 蟬 蟬

泥 泥 泥 泥 泥 泥 泥 泥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黃 黃 黃 黃 黃 黃 黃 黃

家 家 家 家 家 家 家 家

擲 擲 擲 擲 擲 擲 擲 擲

推 推 推 推 推 推 推 推

造像作治一物悉衆宗師今

下神丹鹿頭鹿頭者鹿角也凡化爲白鹿三足共行兩頭者食

誰存誰無憑一嘯橫空裂破孽塵秋道德經吾所以爲太
無身存有何患又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爲
取天下道也僧惠崇唱破天台石塔今謂之喝石塔經詩
時景

露筋祠一統志露筋廟在
鄭州南三十里

垂楊歷歷寒沙白雲旂斜映樓扉赤名勝志露筋廟在湖
南岳陽縣城東南水東運定揚州白沙露筋遺事

古所聞今日維舟拜祠領子夜過北天陰故盛有耕夫田
今在焉其地止治女曰在寧死處古碑蕭字儼未亡血凝

化石飛蚊滅徐文長集露筋女姓蕭名荷花見米芾碑記
韓之子氏不顯於一時名可揭於萬世實情志嗚烏一聲

詩集卷八高燭滅張洎楓橋夜泊詩月落烏啼霜滿
天江約八味樓詩滅燭聽歸鴻杳疑神佩歸蒼

荒煙又環佩空歸月下微蟲非蛇又非豕夜行前後人誰
死左傳申包胥倚於秦庭哭七日七夜自是欲成貞女貞

特令膚肉消癢疾易異卦女子貞毛卵雖蠢感則靈生人
死入隨精誠五物志五蟲一羽蟲二毛蟲三鱗蟲四介蟲

死入隨精誠五物志五蟲一羽蟲二毛蟲三鱗蟲四介蟲
水經注得威非誠貴精微珠林四生胎生卵生濕生化生

其塚楊豐耕田爲虎所噬有女香年十歲無眼無鼻女有貧
女採螺幕宿亭中見衆螺張口吸其肉貧女死葬水旁

濟南城西同仁二開宗觀釣突泉次韵一統志漢置
五都二曰濟南濟南府志釣突泉在府城東南二十里

突泉在府城東南二十里

水性柔且平高瀉乃簾瀑重極經世地大氣爲水水化
行廣東舊語飛泉自高而下奚爲平地壑跳激珠萬斛

直者爲水簾瀑者爲瀑布雲爲平地壑跳激珠萬斛
白雨跳珠亂入船潘子岳詩諸東坡湧擬車輪翻水經注

云吾文如萬斛源泉不擇地而出湧擬車輪翻水經注
源上舊水沸騰糜釜熟苦爲糜沸謂如縱橫高柳陰凝漏

躍神洪禹貢疏濟源多伏流有三伏四伏見濟水清勁故能
出入地中煮鰲伏流也一日伏在詩洪流何處入

翁張執所更新此機促促潮列仙傳葛子謂客曰得母促
促欲有得母睡龍驚驟怒噴冰雹

之球翁曰此珠在驤龍額下子必遭其騰也若醒則得千金
子爲翁粉矣造化權輿者雨之冰也其粒皆三出水皆注

天漢流屈注洪地軸列子湯問天漢之流八紘之水皆注
一經而斗中過一經東斗中過隨天轉入地地過而下水

屈注天漢倒連滄海河圖括地象見與子俱海濱弄潮稔
峇之山橫爲地軸爾雅泉上湧曰漢

已足嶺南志府境邊海所屬五縣山陰去海四十里會
馬湖白馬陡虛空

其乘素車白捲雪江中子胥因流揚波蕩激堤岸或有見
馬立湖頭者捲雪掀舟船到馬錫觀潮詩八月潮聲大小

互所觀爭奇兩誰叔莊子秋水以大觀小者不詳以小觀
也其識仙壺中一勾藏寶漬

中府一勾之多名勝志釣突泉有呂仙祠一統志釣突泉
出王屋山下伏流至濟南濟源縣湧出過黃河溢爲泉西

北至黃山伏流至濟南濟源縣湧出過黃河溢爲泉西
以機驗之信然舊唐儀禮志北濟大濟西尋城姜祠餘

酣憩深竹英廟故也入西郭東至聖城西杜詩餘酣漱
脣竹不受暑

更欣淨綠浮欲唾不忍觸韓詩餘淨水經
脣竹不受暑

樂故城在昔誇傳（卷八）濟水又東北出焉
於濟南詎知濯我纓所居不如日方與舊城考濟南
近世之興各處見之何常窮與源攜手探王屋水
所開而來見之何常窮與源攜手探王屋水
山河東王屋山為流泉之窟王屋山在濟南府城內
山山如壁故名王屋山古松皆數千年物猶青使張
壽白河源杜詩高

次日復邀同泛西湖（一統志）大明湖在濟南府城內
西北隅其大古府城三之一又

華不注磔青天雄螺尖一點淨杯中（一統志）大明湖瀾漫
在水中央水經注華不注山單取亭餘不連即陵以自高
在濟城南十五里一名金華山

頭紫線縷（一統志）濟水源出王屋山下伏流至河南濟源
縣湧出過河為濟水北至黃山滑虎崖伏流
五十里至濟南城西出為明湖一名爆流明湖萬頃烟
人波振為大明湖承經注大明湖上承東城舜祠

蒼茫泉承舜廟康浪（一統志）大明湖上承東城舜祠
下泉流發一統志大明湖上承東城舜祠
下泉流發一統志大明湖上承東城舜祠

清簪歷亂葭柳密買舟恍即鱸魚鄉（一統志）大明湖上承東城舜祠
下泉流發一統志大明湖上承東城舜祠
下泉流發一統志大明湖上承東城舜祠

橋宛轉隨風度（一統志）大明湖上承東城舜祠
下泉流發一統志大明湖上承東城舜祠
下泉流發一統志大明湖上承東城舜祠

客亭左右樹口對魚鳥極望水木明瑟蕭然如
鳥一名妙音此鳥若人若天若紫那羅無能及者惟除如
來故云濟南從古名士多（一統志）大明湖歷下亭詩海內此
妙音濟南從古名士多（一統志）大明湖歷下亭詩海內此
妙音濟南從古名士多（一統志）大明湖歷下亭詩海內此

當高歌（一統志）大明湖歷下亭詩海內此
妙音濟南從古名士多（一統志）大明湖歷下亭詩海內此
妙音濟南從古名士多（一統志）大明湖歷下亭詩海內此

舊侶滿酌敢辭金巨羅（一統志）大明湖歷下亭詩海內此
妙音濟南從古名士多（一統志）大明湖歷下亭詩海內此
妙音濟南從古名士多（一統志）大明湖歷下亭詩海內此

目黎集人以爲好小慚小好大慚大慚（一統志）大明湖歷下亭詩海內此
妙音濟南從古名士多（一統志）大明湖歷下亭詩海內此
妙音濟南從古名士多（一統志）大明湖歷下亭詩海內此

老有詩人少陵野老南豐臺人知漢州有惠政題湖上詩又
哀江頭詩少陵野老南豐臺人知漢州有惠政題湖上詩又
哀江頭詩少陵野老南豐臺人知漢州有惠政題湖上詩又

枯槁（一統志）大明湖歷下亭詩海內此
妙音濟南從古名士多（一統志）大明湖歷下亭詩海內此
妙音濟南從古名士多（一統志）大明湖歷下亭詩海內此

此中寧必死者知史記季札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家樹而

不然始我己心許之豈以死信吾心墨客乘原創侶

古無聲淚如雨客卿以風雷今注

尺斷蛟犀海岳茫無挂處絕王馬牛生離

蛟犀海岳茫無挂處絕王馬牛生離

同景孟游萬柳堂柳堂亦一游晏處也

街西沽酒挂驢鞍客裡悲秋暫作歡杜牧之集有街西酒

兄弟難離漢古詩各在天一涯

兄弟難離漢古詩各在天一涯

兄弟難離漢古詩各在天一涯

兄弟難離漢古詩各在天一涯

兄弟難離漢古詩各在天一涯

兄弟難離漢古詩各在天一涯

兄弟難離漢古詩各在天一涯

兄弟難離漢古詩各在天一涯

兄弟難離漢古詩各在天一涯

兄弟難離漢古詩各在天一涯

兄弟難離漢古詩各在天一涯

兄弟難離漢古詩各在天一涯

兄弟難離漢古詩各在天一涯

兄弟難離漢古詩各在天一涯

兄弟難離漢古詩各在天一涯

兄弟難離漢古詩各在天一涯

兄弟難離漢古詩各在天一涯

兄弟難離漢古詩各在天一涯

兄弟難離漢古詩各在天一涯

哀忠墓二統志哀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善大夫

哀忠墓二統志哀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善大夫

哀忠墓二統志哀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善大夫

哀忠墓二統志哀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善大夫

哀忠墓二統志哀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善大夫

哀忠墓二統志哀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善大夫

哀忠墓二統志哀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善大夫

哀忠墓二統志哀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善大夫

哀忠墓二統志哀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善大夫

哀忠墓二統志哀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善大夫

哀忠墓二統志哀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善大夫

哀忠墓二統志哀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善大夫

哀忠墓二統志哀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善大夫

哀忠墓二統志哀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善大夫

哀忠墓二統志哀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善大夫

哀忠墓二統志哀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善大夫

哀忠墓二統志哀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善大夫

哀忠墓二統志哀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善大夫

哀忠墓二統志哀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善大夫

哀忠墓二統志哀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善大夫

哀忠墓二統志哀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善大夫

哀忠墓二統志哀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善大夫

哀忠墓二統志哀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善大夫

哀忠墓二統志哀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善大夫

哀忠墓二統志哀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善大夫

哀忠墓二統志哀忠墓在順天府西南相傳善大夫

黃門太僕考官不敢與榜中當時登第者謂曰劉黃下第
我輩厚顏季義山哭到黃詩平生風義兼師及不敢同君
哭寂門自注紅村朱衣筆字空懷屈舉日每遇考試則卷
寄懷城外故云朱衣人點頭然後其文入格始疑傳史及回
生後覺有一朱衣人點頭然後其文入格始疑傳史及回
願一無所見因語同列三數有句云唯與朱衣暗點頭
白髮親寒尚倚門倚門而望汝暮山而不歸則吾倚門而
望木落江南歸路遠憑誰絮酒為招魂來哀江南王逸楚
詞注宋玉謫屈原放佚
驅命將落故作招魂

題高壁

薛園西巷

其地文襄奏議三里河故道今天壇北蘆葦園
其地下者俱河身也按今土人呼為蘆葦園

梅花北橋

其地京景物豐武清侯隨三里河入園中其東
為梅花亭亭中為五錢為總為門翰為壁

形皆以梅

黑髮堆蟻虱行黑貂之裘散漢殿安傳戰國之
形皆以梅

卷八

主

竹殿明浚

時介胃

王庭綽綽是詞小招紅壁砂版市語幽并雜周
生機風糸庭綽綽是詞小招紅壁砂版市語幽并雜周

全解翼

在商離而為二故有翼而又有幽并鄉心海岱遙青
在商離而為二故有翼而又有幽并鄉心海岱遙青

估及淮

千金懶驚骨未敢恨燕昭通遠郭隗謂燕昭王曰
千金懶驚骨未敢恨燕昭通遠郭隗謂燕昭王曰

消人求

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怒謂
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怒謂

馬至

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之
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之

題商立亭耕織圖

嶺白山雲晴

田水深沒肺信南山蓋之以深露霞文翠
田水深沒肺信南山蓋之以深露霞文翠

壁爛竟

草指月錄扣冰講雪峰騰萬一色問何處得
草指月錄扣冰講雪峰騰萬一色問何處得

來日泥

機聲出桑林太守張英晏坐日聞機聲逐擊尋之
機聲出桑林太守張英晏坐日聞機聲逐擊尋之

至大俄

山有石夢想南谿盛妙境乃時在溪在谿湖南若
山有石夢想南谿盛妙境乃時在溪在谿湖南若

邪之支卓哉倦游翁羈旅懷印歐漢司馬相如傳長卿
流也買絹布離曉少長歷可數外人黃髮垂髫然自樂
長成集黃驥未罷鏡至荆公詩暇分黃驥草說文獲
也又緣絲已盈手長不須白奈相打書堂瑣細及雞狗
印進與陳伯子書雜花生樹群鶯亂飛到春虛詩深柳
讀書堂老至治之極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安
其俗樂其業至孤行一寸心儼寄長湖口一名長湖不經
老死不相往來絮以車馬塵塗泥詎云醜通典淮海維揚州
得長湖口又東絮以車馬塵塗泥詎云醜通典淮海維揚州
水其下地多較下羅千門俯視誠散帶張衡西京賦門千戶
之千金僕病滯滯陽麻枝荒且久未罷也史記燕長城
置陽陽郡詩七月未秋冬諒當稊無從娛燕酒會宗書川
麻陽陽郡詩七月未秋冬諒當稊無從娛燕酒會宗書川

卷八

主

竹殿明浚

家作苦

歲時伏臘烹素壁披高圖豁然針盲板水歌壯哉
歲時伏臘烹素壁披高圖豁然針盲板水歌壯哉

羊馬羔

斗酒自勞素壁披高圖豁然針盲板水歌壯哉
斗酒自勞素壁披高圖豁然針盲板水歌壯哉

崑崙方

壺圖挂翁云三十載鹿蛸尚町牖東山町曉鹿
壺圖挂翁云三十載鹿蛸尚町牖東山町曉鹿

君高堂

之素壁翁云三十載鹿蛸尚町牖東山町曉鹿
之素壁翁云三十載鹿蛸尚町牖東山町曉鹿

在戶

不知曠者胸喧寂隨判剖結處在人境兩詩結處在
不知曠者胸喧寂隨判剖結處在人境兩詩結處在

喧避世

憶所友天紀賢者避其世露靈走毛君杜詩飛動
憶所友天紀賢者避其世露靈走毛君杜詩飛動

大澤靈

雷之急疾者韓毛穎傳春紅雨烟數兩桃花源記
雷之急疾者韓毛穎傳春紅雨烟數兩桃花源記

亦集

有說桃花源是仙人忽現有說是避秦人要之作
有說桃花源是仙人忽現有說是避秦人要之作

此發

揮胸襟李長吉詩桃花亂落如紅雨
揮胸襟李長吉詩桃花亂落如紅雨

荆軻

館注昔燕丹尊荆軻為上卿館之於此
館注昔燕丹尊荆軻為上卿館之於此

風蕭蕭

易水寒荆卿七首從燕丹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
易水寒荆卿七首從燕丹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

以送之

至易水之上南而歌口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
至易水之上南而歌口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

去兮不

復還又荆卿者衛人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
復還又荆卿者衛人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

王泰遂舉兵滅燕初太子丹賓燕將不愛後宮美女氏
化以爲俗至今猶然官客相過以請侍宿更置酒日與
狗屠及高漸離設飲於燕市志督往事踟躕尋故井督亢淒涼陵樹冷志督
元政在涿州郡國志賈陽縣有督亢亭督亢地圖乃燕太
子使荆軻資入秦者國策於是函樊將軍之首與燕督亢
之地圖志督腐心獨惜樊將軍枉送西來好頭顱志督史記秦將樊
以入秦志督秦王之燕太子受而舍之荆軻私見樊於期曰今聞購
將軍之首賞千金邑萬家將奈何樊於期曰臣死且不避
今日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聞教遂自刎太子乃
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海山志隋煬帝臨鏡自捐其頭
自好頭顱志督重當行之

秋後爲有故交在梁顓擬從此取道歸里病遂不果
而旅困特甚因經涿州之次慨而有賦志督二統志汝
府北三百七十里漢爲河南郡梁縣地方與紀暖
涿州本燕之涿邑漢爲涿郡治唐大歷四年幽州

錄蓮山莊
詩集
帥朱希彩
奏置涿州
卷八
萬
撰注

汝北江南夢未成一統志汝北城在汝州南亦枯鱗無計
返躬耕漢樂府枯魚過河泣諸葛亮歸遲紅葉三鴉水
志三鴉路在南陽府北七十里中有石山鯉魚山拓禽山
即往來趨西洛之便路也石川爲第一鴉路口今水漸第
二鴉路口今在汝州界者第三鴉路口也又分水瀉其
水爲鴉河乃三鴉之第二鴉也唐詩三鴉水上一歸人病
寄蓮雲獨鹿城方輿紀要獨鹿山在涿州西五十里下有
此字典上谷郡有涿鹿城西南有涿鹿山名勝志涿州城
周九里形如四字相傳顓頊時所築通典城上有黃雲臨
之者桂玉艱於來日價國策蘇秦謂楚王曰楚友朋疎異
故鄉情遠詩豈不欲往異哉友不堪更舉南陽卧浦眼寒
山胡馬嘶一統志諸葛草堂在南陽府城西南七里

客至

短褐天涯初陽暖
得子之中氣一陽生
紙灰故國
十一月初八日
短褐天涯初陽暖
得子之中氣一陽生
紙灰故國
十一月初八日

臥櫟懸厓屋
寒梅枕海城
遙憐兒女在
試繡晚窗晴
以女工探日

徐笠山見示制藝全稿作長句奉贈

松深思曲歸毫世
凌空突兀神飛揚
高帝大風歌
一毫芒漢

卷八

笠

有池池有石牛天
早以牛血和泥泥
石牛背即秋鳥酸酷

山雨狂之震衝雲
霧日中有三足鳥
孟子秋陽以暴上下古

今何所似後有榜
嚴前莊子卷唐天
竺般刺密諦烏其因

記蓮子者衆人也
著書上餘萬言大抵
率寓言也其言流

之佳卒大木百剛之
數菱花寫影無留澤
趙合德上飛燕

穴屬風雲則衆竅爲
虛菱花寫影無留澤
趙合德上飛燕

金縢有太宗詩丹
絳碧去疵歸醇無岐
偏靜者孟子荀與楊

大樽而小此書洪
福庵閉門三日讀恍
恍靈氣浮松烟

升無偏元氣高功
善其松烟同見錄古
墨惟以松

留居以近日時文貴豐肉滿腸肥腸欺豆目

留居以近日時文貴豐肉滿腸肥腸欺豆目
史邱年

金神針直與醒盲俗
左氏齊有爭乃發墨守針膏育奇文

不作石渠書
類西石渠閣周環流水載蕭何入乞米長

公方信理仙骨殊
食兒也三皇內秘文法曲用漁鼓

簡板馬明生傳安期生謂日子真
有仙骨柱詩自是君身有仙骨

卷八

笠

綠蘿山莊詩集卷九

分目

和沈大猷城北野眺

神樂觀古松歌

歲暮示呂賓年

客中初度同千勿景孟至刺梅園觀古松

送侍御汪大倬雲巡察閩海

題東池垂釣圖應呂賓年

端午前一日同周粹存董耘苑徐笠山沈廷揚王天

章吳小穎飲神樂觀北廊

詩集 綠蘿山莊 卷九

和沈珊友西清夜直

太學觀石鼓一百二十韻

司業莊史書田研山石歌

雍正二年七月十七日閣部大臣會同於太和門左

實錄倬考試中書舍人

欽命詩題春秋多佳日臣浚就題分韻恭賦長句進呈

御覽 五首

日月合璧五星連珠應制

綠蘿山莊詩集卷九

會稽胡浚 一字 撰注

和沈大猷城北野眺

幾許天涯恨孤吟野色昏自琵琶行同是天涯淪落人漁梁通雪路孟浩然詩水落獵火積燒痕

黑樹埋龍塚龍塚在嘉靖中意最幽安之後死於葬萬歲山黃金鑄馬門馬門在嘉靖中意最幽安之後死於葬萬歲山

憑將小閣取簾中存上為山川方寸之中乃

神樂觀古松歌香明夢餘雙神樂觀在天

虬枝百屈靈鳳入古嵐烟迷鐵鱗五龍者合璧類屬

霧龍蛇立越州國經餘姚縣有怪松樹子歌里深山黑

壇圻初先朝迄今四百餘永樂十八年建壇以垣牆週

九里十蟲穿菌屋老不死長令福地如林墟莫不皆

定所唐辛替否傳遊宮玉樹梧真箇山頭月白藥苗新

東門西夜明東門西夜明

幢蓋浮空認未真素粉首星官

幢蓋浮空認未真素粉首星官

幢蓋浮空認未真素粉首星官

幢蓋浮空認未真素粉首星官

幢蓋浮空認未真素粉首星官

幢蓋浮空認未真素粉首星官

幢蓋浮空認未真素粉首星官

幢蓋浮空認未真素粉首星官

幢蓋浮空認未真素粉首星官

幢蓋浮空認未真素粉首星官

幢蓋浮空認未真素粉首星官

幢蓋浮空認未真素粉首星官

歲暮示呂賓年

客中初度同千仞景孟至刺梅園觀古松

卷九

—

竹葉胡沙
異法

卷九

11

撰法

集 268-767

萬沙苑中箭孤鶴耳名山記天堯
山有古松數十株松葉有紫色

送侍御汪丈倬雲巡察閩海

漢廷畫繡重經騷楚詞帝甚悅之上拜買臣曾稽太守請

行今子何如買臣如衣錦夜開府東南建節旄志自公致

一鼎開府何同三司萬里海濤歸白雉政三年越裳氏獻

不揚波者三年於茲矣國之負者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三秋

霜氣壓金鼇耕金鼇山枕海東有小洞相傳昔人一巨

以爲名躍龍神女迎珠織天光射通視乃一巨

海雲遙鳥喚人呼龍女舞天光射通視乃一巨

女拈之種蠟諸蠻解雪刀積沙爲田名曰爛田燎息澳

成粉種蠟諸蠻解雪刀積沙爲田名曰爛田燎息澳

門須紀績廣東舊志凡番船停泊以海濱之七崑身待

揮毫身起至七崑身止起伏相生狀如龍蛇

少愛東池遊今見東池子會稽縣志東大池在東甬坊近

位封父希璠爲榮王以同母弟與兩襲封奉祀開池水沉

鮎清見底不及君心淡於水詩衡門登其食臣必河之鮎

心如烟波取意從所娛釣魚何必真求魚仙傳丹志和

波釣徒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青山現笑鵬鵲

書山論春山融冶而如笑江靜白馬山東珠洲自具涼

拔蒲宗漁父詞無數菰蒲開藕花朔馬鳴環嘶夜半賣

却漁竿還買劍漢循吏傳循爲海大守郡民好空

白石溝寒苔名勝志葛仙翁釣磯石在平水溪中溪在

西施昔口浣紗津人籬根遠甚三桑岸帝俊竹林在焉竹南

石上青苔思殺人籬根遠甚三桑岸帝俊竹林在焉竹南

有赤澤水名曰封淵有三桑無蓬蘆機桂舟沙棠十年回

首心茫茫舟言出遊本尊蓬蘆機桂舟沙棠十年回

舟炎洲夢到趣亦到于里去北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又

有火林山出火壁將素練圖滄浪書禹貢又東爲滄浪水

水經注武當縣北四十里滄浪水南陂橋塔西巖樹暗記馮

夷會識處寺在廣寧大橋東有龍草小橋東有橋家湯

華陰人服入石爲水仙西巖見上春山注淋瀝烟彩淫

未收杜題畫障詩元似覺蛟魂嘯風雨蛟龍屬也無

千六百蛟來爲之長能率披圖驚擬絕所倫池本非君名

魚而飛置符於水即蛟去短衰影入藍花雲歸光義詩釣

則君若君之秋倫超羣也短衰影入藍花雲歸光義詩釣

船只在蘆莊周與蝶寧無分莊子齊物論不知周之夢爲

花漫水邊莊周與蝶寧無分莊子齊物論不知周之夢爲

與蝴蝶則謂邱臺下東西道紫陌烟深喧蜂蝶城內有蘭

必分矣邱邱臺下東西道紫陌烟深喧蜂蝶城內有蘭

自宮門至紫陌而上下任牧詩烟深喧蜂蝶城內有蘭

敲奇漾梁梁即莊子觀魚處葛屨何處非壺嶠壺之宅

近市秋陰塵霧列子湯問湖海之東僕家左近東湖東柴

起思吳中尊某鱸魚船即命駕歸日
更我有身後名不如及時一杯酒
了身名歸亦惡不樂府美遊 皇家正自網英豪焉取孤踪
甘寂莫唐陳陶詩中原不是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來
實韓昌黎集免 獨不見唐花樹礪溪茅紐後車前皆有
開寂莫之資 獨不見唐花樹礪溪茅紐後車前皆有
托高友錄胡仔字元在宣和間官建安守提後號若溪漁
年老隱於渭濱以漁釣為生周伯載與在歸尚書
大傳周文王至渭溪見呂望坐茅而漁文王拜之

端午前一日同周粹存董莪徐笠山沈廷揚王天
章吳小穎飲神樂觀北廊五城坊巷集天壇內有

試學藏冰酒瓊臺共一探海陵集燕中暑月於冰窖造御

綠蘿山莊 卷九 六 竹巖胡淡

山寺寺鐘聲節情生角黍周處風土記端午以菰葉裹粘
出雲而高時節情生角黍周處風土記端午以菰葉裹粘
多有角黍鐘聲節情生角黍周處風土記端午以菰葉裹粘
簡蘇軾詩 舊事話江南唐鄭谷詩座中亦有江
白雀松梢華徐文長詩述自雀高皇 金魚柳外潭金有

故魚藻池居民界以爲塘歲相看天路近端合馭金有
種金魚南抵天壇一望空闊相看天路近端合馭金有
靈應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之靈軌

和沈珊友西清夜直

西閣沉沉皎月斜禁垣秋竹隱栖鴉國史唯疑翰林舊選
居閣之東院東諸政房以閣西小房處中書能繕寫者爲
西閣校房杜詩竹樓夜宿閣下金波麗馬蹄中庭月白樹栖
鴉 玉繩對閣掛朱網齊謝朓詩金波麗馬蹄中庭月白樹栖
網 紅燭當簾草白麻唐溫庭筠詩白麻紅燭當簾草白麻

永靜疑柯爛局元豐九域志嶧柯山晉鮑人王質入山見
處見婦人織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問是何處曰爾歸可問
嚴君平還問君平日莫有客星犯斗牛即此人到天河時
也 爐香絕倡風華甚唐賀至早朝大明宮定許王李托後
車岑參詩 太學觀石鼓一百二十韻帝京景物略都城東北隅

石鼓誰絕唱唐宋推韓蘇墨客揮犀古之石刻存於今者
得墨本而詩之其曰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
是也及東坡蘇氏明視見石鼓矣其詩曰舊聞石鼓今見
之文字墨律較龍走是也唐書元稹在韓詩寫難狀波瀾
越州韓寶華與之酬答時號蘭亭絕倡 韓詩寫難狀波瀾

走天吳陸機文賦寫難狀之景於目前楊雄甘泉賦於是
蘇妙論世識硬縛生馬駒陳後山詩徑須赤手縛驢下逮
章梅轍若汁酪之奴蘇州集石鼓歌石鼓文詩從官執
筆言成章書在鼓腰鐫刻藏蠅微石鼓歌岐山之陽石爲
鼓叩之不鳴懸無聲落陽迴藍記王肅飲若汁日苦不中
飲爲奴況乃世滋逸薄殖荒步趨左傳 學猶殖也不殖將
子也鄰垣夜吐火未容偈大巫晉夏統傳兄家夜事神女
亦趨鄰垣夜吐火未容偈大巫晉夏統傳兄家夜事神女
吐火莊子逸篇小巫見大巫 詎知事境遷物同見則殊遇
聯隨所適往者何必拘王肅亭序 惟茲岐陽石寶勝權錚

于陽所刻石鼓文舊在岐陽周文王時見於秦權錚
名於于銅爲之似鐘而有韻 潛晦何太久始歸帝王都

錄和子由草木澤宮崇位置元植樞門朱禮射義天子將
詩煌煌帝工都澤宮也名勝志石鼓在國子監文廟殿門內帝京景祐略
石鼓元虞集得之泥中始移國子監大成門內太學志橋
星門而我學古士願見志素儲雲歷經序碣觀者猶塞途
燕山蓋銘良鄉縣學宮有李北海雲麾將軍碑已斷雜置
元碑書寫者車日十餘兩墳塞街陌一統志房山石經洞
隋碑琬法師鑿石版刻經一藏於洞以石門閉之累代
有碑刻蔡姬錄遺嚮往匪任思翁出史孔子世家贊雖不能
至然心平明僱黑衛捷足歷九衢劉俠傳許帥神算知隱
早至城北見一丈夫一女子各跨黑白衛捷之云吾欲相
見漢碑信傳高材捷足者先得之自樂天詩歸騎紛紛滿
九循牆闢洞戶柏翠沾衣裾明夢錄錄國子監碑內植槐
柏二肅瞻圩頂座負若翠龜史記孔子生而首上圩頂
十株詩魯頌奄有龜蒙又保有
錄諸山莊
卷九
八
竹巖胡淡
見嶧郡國記泰山郡傳縣有龜山遂觀隆古製摩挲臨庭
地理考見山在鄒縣東南三十里
除道園學古錄石鼓大成門內左右羅列互相向勢翕天
市榆漢樂府天上何所有歷歷植白榆郭岳蒙泉記神光
發縣官之書有三垣其曰天市垣者明堂之位也神光
其形似鼓十干運可數查浦輯圖十鼓自甲至癸諸家
國學位置石鼓考序石鼓十篇甲其九頂踵俱孟子學一
言較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言符其九頂踵俱頂放蓮一
鼓仰而穴出自春者應羅錄十鼓亡其一向傳師求於民
亂散落民間穴其中以爲傳聞五季末苦厄誅茅鋤楊亮
鼓向傳師度訪而得者傳聞五季末苦厄誅茅鋤
鼓心真遺棄猶在旁一鼓亡兵人偶見安確二鼓作日刊石
神物會合居一方是詞下登登叠相杵凹窳困黍稌詩大
詩擊鉢錫草茅以力耕手登登叠相杵凹窳困黍稌詩大

之登登困楚趙良見南君日五穀六夫神物雖終合惜哉
亡所創世說雷煥過延津劍躍入雅詩秋分載先後儼不
淪繼及驟旆馳始自好我車目下舊聞第一鼓詩我車既
或狀景怡盛或張謀謨詩如劉台遇多賢注漢古
馬初五言詩石鼓第一章君子員未知升釋誰意皆博物
儒仍瘦癯實景景古詩寶錢西其溝若蟲齧大乃如孔孟
則虛歛懸緣健滿變蚪指蟠紆乃知昔播述各以所見紆
錄諸山莊
卷九
九
竹巖胡淡
錄石鼓歌快刀斫斷生蛟螭徘徊審完缺渺渺發嗟吁伐
錄石鼓詩當時史籍變蛟螭韓石鼎詩巧匠斲山骨神功善夫
山均骨族奚乃判瑕瑜五君子比德焉假不抱瑜瑕不掩
也甲鼓存首末丙鼓辨戈父丁鼓左角蝕微肖螭折顯
壬鼓獨堅潤圓青瑤瑛伸龍屈蟠內焚焚鑑跽髯景京
石鼓文刻漫宋治平中存字四百有五據今損本則甲
七戊鼓字二十一乙鼓字四十七丙鼓字六十五丁鼓字四十
八庚鼓字六十三己鼓字四十五字惟辛鼓字無存者字與有
戈部受部重疊秦璽爲元皇后掘地折竭左角玉璽瑤瑛
魯之寶玉璽瑤瑛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鼓以存身
也是皆貞且全鏤跡瞭錕錞列子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
切玉如絲脫他復衆參錯生癢癢乙既沒發語剝牀半無
虎楚尾臨滑明數字柳蘭魚注頭左傳注於越於發語詞

玉木生得酒謂之楚尾古逸石鼓第二章其魚維何已則

確曰故行首兩家無摩讀自猷午點畫晰毫錄

行僅存四字其工皆換二字蓋穴中以爲日故所存斷續

不成交互見上五季注目下書問第六鼓詩音難生連生

周而道通國學古詩第六鼓不似綠苔底不受漂搖虞

左傳乃和吾詩詩鳴若鼓若鼓若鼓若鼓若鼓若鼓若鼓

扶何今詩所伏此外等時凝觸背成模糊依稀空諸有

一返混沌坊中詩所伏此外等時凝觸背成模糊依稀空諸有

須爲存者愉若石鼓歌詩所伏此外等時凝觸背成模糊依稀空諸有

化終未濟有好事無痛良哉而不盡愈足增踴躍

詩集 卷九 十 竹巖胡凌

西北地不滿東南列于女媧氏斷補足以補地春秋運斗

樞北斗一星樞二星樞易序卦物不可以窮也故受之以

未濟但恨時代遠歟失歲不臘遂令金石辨持論互軒渠

地彥林蘇詩注宜王四十六年史冊無載石鼓事宜王之

詩見於經者有日仍叔曰尹吉甫今鼓上無名節子訓傳

軒渠笑悅或推文武烈或謂周宣謨像古爲文武之鼓宜王

刻詩轉退之直以爲宜王之鼓鐘鼎款識岐陽又指秦王

石鼓乃周宣王勅功於鼓以永鐘鼎周者也又指秦王

時陳寶修學孤香錄解題石鼓考三卷鄭樵撰其說謂鼓

作鄭時水注泰文公感謂王之旨大猷亦曰宇文苑紀

陳在後若石馬歸而寶祀之名曰陳寶亦曰宇文苑紀

樂南山嶠所誌金人馬定國考石鼓字畫以爲宇文

後周文帝徵於岐陽所作蓋因史大維子有確論折衷試

陳收鎬京放牛馬書武成馬放之華山之野豐固公維

三驅易比卦九五顯比王用三驅禮疏三驅者宜勝治跡

輪振規模詩天子會諸侯於東都東都講武吾觀小雅什

同阜盛揚錦吉日既西濟市攻復東徂詩小雅車攻宣王

於東都回田獵而運車徒爲吉日美宣王也詩也復會諸侯

車攻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麗麗爲言祖東徂南馬蕭

蕭從漆鹿虞虞于征誦之子舉柴魯射夫好四牡孔阜東

有南草馬詩所伏此外等時凝觸背成模糊依稀空諸有

又毛詩卷之四孔皇披文綏綏微旨宛合符史自序

金鼓石字之書且復詳筆法弱臣簡作書周氏法書石

其文則也從悟拙孔碩豈非樊尹徒詩詩高古而作諸其

詩集 卷九 十 竹巖胡凌

上封甲伯於謝而尹吉甫作詩送之(燕氏注)宜王允宜評

跋者據嚴輝詩朕固已殯肅頌歸問夜愜當匪迂疎詩

庭庭如美宣王也詩庭若云秦嬴氏土音本烏鳥史李斯

庭庭如美宣王也詩庭若云秦嬴氏土音本烏鳥史李斯

庭庭如美宣王也詩庭若云秦嬴氏土音本烏鳥史李斯

庭庭如美宣王也詩庭若云秦嬴氏土音本烏鳥史李斯

庭庭如美宣王也詩庭若云秦嬴氏土音本烏鳥史李斯

庭庭如美宣王也詩庭若云秦嬴氏土音本烏鳥史李斯

庭庭如美宣王也詩庭若云秦嬴氏土音本烏鳥史李斯

庭庭如美宣王也詩庭若云秦嬴氏土音本烏鳥史李斯

庭庭如美宣王也詩庭若云秦嬴氏土音本烏鳥史李斯

庭庭如美宣王也詩庭若云秦嬴氏土音本烏鳥史李斯

庭庭如美宣王也詩庭若云秦嬴氏土音本烏鳥史李斯

庭庭如美宣王也詩庭若云秦嬴氏土音本烏鳥史李斯

騰燕族... 卷九... 上世貴精母洞粗... 予辟嗜好古刻恣獵漁... 衛柳... 殷少師銅槃... 鼎毛伯敦什九皆手摹... 躬親勝獲千瓊瑤... 石鼓先散棄于野...

耀九辟鏐裝自雍輪... 賓幽朔千里走崎嶇... 跳擲任磨颺百折究無壞終映閭橋樞... 觀日拭帷使臣族... 鄉校惟偏隅... 幻得而悲滅諸... 何遲千五百發蒙始疾呼... 年漢書如發蒙振落耳... 文宣廟貴物之顯晦自有時...

司業莊次書田研山石歌

蓬萊九點秋烟碧

卷九

酉

竹巖胡浚撰注

疏通萬竅玲瓏丹鉛錄凡山洞有竅壺公丹篆攝天吳玄

縮東溟廣盈尺

神人入首人面虎身十尾曰天吳注水伯也十洲記閼風水正黑而謂之冥海也太平廣記李後主研山長尺有嬰

仙山變態隨海形巖洞陂陀隱削成

日巖幽壑曰洞杜詩陂陀下邳時述征記華山虎牙齒拔

雲根王涯仙掌辨山高而銳者爲虎牙盛灼之州州記

石爲雲所蔽穴斜穿雪竇明浙江舊志飛來峯石有如

名山記雪竇山在奉化縣西六十里石壁上有雪竇二字

芝田外列仙傳海中祖洲不死之草生瓊田中名養神芝

飛暴松間雪皚皚廣東舊志飛瀑也者爲巖祺老

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一 雜考

本在冀州之南北山恩公
海之尾帝感其誠命李娥

國子先生

卷九

主

竹巖胡浚撰注

納小有蜀徐庶傳庶指其心謂先生曰本欲與將軍共圖大事者以此方寸耳蘇詩肺肝槎枒生竹石茅君

內傳洞天三十六所第一王屋山玉堂晏坐本壺天元城陳羣

帝以翰林王堂但虛傳其號而無正名乃飛白書玉堂之
署四字賜爲禁林燕會集玉堂殿名也疑漢武帝時所造

益待詔者有庖廬在其側故曰署
煥空任作風皇手津南并典

工氏怒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女媧氏乃煉五色石以補天檇釐足以補地帝王世系諸女媧氏風姓槐陰

石畧人無譁論堂清玩羣儒誇三輔故事太學外列種槐

上所有貿易經書號爲槐市長柳莊集莫倫堂前有石塔賦詩云爰則晨昏造小宇寸餘自昔功冬治書費莫人

無譁聽命舒元與問國氏
今金匱述
范

之書尚書蔡傳堯典以簡冊載堯之事相筆乃生蒲谷花破名曰堯典自註丈夫方頤暴骨實錄

筆管有以金玉犀象者不如用竹便合筆類

臣等謹將所擬章程繕摺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雍正二年七月十七日閣部大臣會同於太和門左

九丘一氣附鴻鈞
杜預注：天子之門九重，楚詞：天問：國則九重，魏晉度之：莊子：大宗師：彼方且

與造物者爲人而辭乎天地時和玉燭恒如春爾雅四時
一氣絳詩一氣轉鴻鈞
濁河仙傳劉旣在山 菊花耀黃桐繡紫時訓解清明之日
中半載恒如春晝
日既有黃華翠芳諸桐花 羲輪舒長協饒賓山海經羲和
數色有白者紅者紫者
日出二國人爲御推而升太虛唐堯取以名官謂夫論化
國之日好以長故民間暇而有餘力耕堯典貢賓出日平
日東作寅餞納 銀箭錚鏦宮漏平祥風甘雨洒紫宸李詩
民平秩西成
金盞漏六十刻晝漏四十刻夏至夜漏四十刻晝漏六
冬至夜漏六十刻晝漏四十刻夏至夜漏四十刻晝漏六
十刻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 太平有象此誰致歲中爲后
初至海府以紫宸殿爲大朝
風力臣 唐書牛僧孺曰太平無象今雖未及至治亦可爲
小樂李義山詩元和中文字式及夜何人裁軒輿
義帝王世紀黃帝樂風后力牧以治民 玉犁四陽日向乙
史五帝本紀黃帝樂風后力牧以治民
晉儀禮志漢儀常以乙日祀先農耕于乙田
周易本義四陽盛長故爲大壯二月之卦 金屏七月詩

職方聖鑑金匱

全圖無缺今受侯景降詔是事宜翻收春花
 生而後親桑于苑中醫室汲杏花雨細耕象
 家周鼎處暑之後五日木乃登杏花雨細耕象
 有花白可耕淺土薄沙之田帝王世荷心露
 品錄撰于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荷心露
 神農泰上荷心史軀策傳子至江南問其長
 經千歲乃遊蓬萊之上舊唐歷志立秋次候
 老人恒擊壤占星課雨成吟謳人學丁康帝觀者曰大哉

卷九

堯之德也。璵父作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幾何力之有。國語注：農，正天駟星也。立春見于南方，以興農事。管子：先而耘，轉以鑄榆汲井，栽養社幾待時而盡其四肢之力。此之謂農。蘇志：林俗以清明洵忘帝力，與天侔。鄒子：春取榆柳之火，蘇志：林俗以清明洵上。也。蒼龍白略時下省。禮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乘鸞，駕若龍，仲秋之月，天子乘戎馬，駕白騊。孟子：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仁育義正，隨剛柔。周子：道哉，聖人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仁育義正，隨剛柔。周子：道哉，聖人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立而萬民化。易說卦：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聖人不息體脩而萬民化。易說卦：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聖人不息體行健。萬物各任天機游。莊子：齊物論：此之謂天運。又秋水：夔司蛇曰：吾以一足踰踔而行。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莊子：不然，今吾動以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三
玉衡齊政陰陽和書舜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文五陰陽萬物昌陽後陰萬物湛陽氣愷而

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上輝三辰下石波...
化周陰陽之所和也...
五帝本紀黃帝旁羅日月星辰...
編極漢調鴻孰與皇人多...
作未報地應之以禮泉...
頂有口名曰滋...
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者也...
肅無偏陂...
重寶漢郊祀歌...
分之日...
為紫...
燕也...
今白雲飛草木黃落...
樓船...
卷九
簇簇羣...
矩西方之神...
二氣銅龍無...
心舒飲調...
一...
帝德廣運浩無涯...
訖神沙...
頭乘結...
寧氏西...
三...
都漢為中道從王門關西出經橫坑與中道合府西成傳

吐谷渾有青海鐵嶺霜鴈辭紅厓...
遇迴入百里...
行木德自無外...
天子曰...
秋盛德在金...
月于西...
日月光華...
建武二年...
世武...
鶴出重譯...
駁馬...
譯而獻...
有居海上...
來至乃...
卷九
燦燦天街...
舍人...
人合璧...
其陽陽國其陰陰國...
竹埤鳴...
搖金...
青陽與素月...
宇因天...
詩臣工...

日月合璧五星連珠應制

聖敬安天重詩商頌聖教日躋晉天文志咸廩中王猷贊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

化神詩江漢王猷允塞中唐禹書頌夏正子觀夏得其四

卷九
干
竹齋夢溪
撰注

時之書史歷書夏正以正月今上
印立然後曰辰之度與夏正同
舜歷紀虞夏
義和欽若

吳天日月星辰歷象敬授人時帝曰咨汝羲暨
 皐禹時日星辰歷象敬授人時帝曰咨汝羲暨禹

和卅三百有六命有六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春令于青陽春秋元命苞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以

乘乾紫極者通考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謂之天樞

冠天下斗極東 而天下皆春 彤車臨宅夏紀九 輿既宅四海會同

畫旆象魁辰北斗一至四角魁四星爲業璣五至七角

杓杓三星
 鳳闕岐山
 鳳文
 封禪書建章宮東鳳闕高二十
 國語周文王時薨於岐山
 爲玉衡

降皇極時降舊唐職官志秘書省先宅中改為麟臺宋書

廣靈寶三尺卷神物考著天所生神像也今惟孔子文

靈者三月秀玉藁間生之三正祀天子之禁九尺

三尺著陽故敦奇也嘉粟子步年陂河屯生嘉粟一苗

世宗以問九穗屯主王象寶賤江府朱書元嘉六年自象見安州安復江州刺史南燕王義宣以聞

去苑珠林金輪王龜疇譯厯符瑞志禹受舜禪卽天子
出世則象寶現

爲洪範此爲治出書者也書洪範天乃
皇維昭上睿詩皇

矣上帝乃變乃賜高灵呂範大有九野東北日仲月鵠鳴

春三月仲春之月至雷

平臺鳥至親乃發聲春明夢餘錄建極殿
之月舍庚鳴平臺鳥至親乃發聲春明夢餘錄建極殿
後日雲臺門東曰後左門平臺鳥至親乃發聲春明夢餘錄建極殿

西日
後右門亦曰平臺
箕
耕
已
發
掘
前
王
之
闕
典

于黛柳同月令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詩周頌駿發爾

私
赤璚曰昌璚典賓出月壇日夜明幣俱用赤禮神之玉以珪初賓昌璚典賓出月壇日夜明幣俱用赤禮神之玉以珪

門張角靈志西籊開如門象名閭閭門東近
 門第一星名左闔近門第一星名右

色色。御座。均通志五帝內座五星在華蓋一元姬并旦。

卷九

詩集
傳注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皇極經世一元之數卽一歲云

之數也。歷志治歷之本必推之上元夜半朔旦冬至。

曜合昏晨宿星
 爲十二次上以考七曜之宿度下以配萬方之

野又歷志求昏日在黃道中星準度以赤道計之推分日在黃道中星準度以赤道計之推

詩金烏海底初飛來五經通義曰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焉而三匝其數奇韓宗曰頌赫赤鳥惟日之精

雙兔以銀拾遺記翟乾佑與人玩月或問月中何所有黃

氏經月者陰宗之精也爲兔四足在玉兔竈太皇謝勝

月中傳子授天問月中何有白兔搗藥三絲附刀而詩至
經低建章靈臺太白星一名离役央刁康起世經月天宮

官星一名太皞一名天浩
珥鳳珥么四殿純以天銀天

陳六呈入壁五度隋天文志勾陳六星在紫微宮華蓋之

帝居也。上大帝之。黑子偏仍將。靈憲星。野長星。爲偏將之象。若精。

貴許臣石氏星總東宮青帝典精蒼龍帝人文志凡五星盈縮失位降于地爲人歲星降爲貴臣通考歲星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PUBLISHED WEEKLY
CHICAGO, ILL., MAY 11, 1938
Vol. 55, No. 20
Subscription price, \$5.00 per annum in advance
Entered as Second-Class Matter, May 26, 1917
Postpaid
Acceptance for mailing at special rate of postage provided for in Act of October 3, 1917
Authorized by Act of October 3, 1917
Copyright, 1938, by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Printed at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535 North Dearborn Street, Chicago, Ill.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Chicago, Ill.

土圭須義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深土正日景如瓜朔漫詢史封元年
 王刊言笑獨見鎮星如瓜食頃復入有司普昭輝歷歷
 皆曰注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德星云普昭輝歷歷
 歷上何所有奚啓命諱諱于天與之者銅表推光被
 唐歷種白榆唐書歷志以謂表測景既闢且益書義興光
 之表製三重宋書歷志以謂表測景既闢且益書義興光
 被四表格璿樞想耀淳也考案作璿樞玉衡樞機也衛正
 于上下也
 按圖先影使唐書天文志沙門一行術大衍圖更爲攷
 史交州測景山景使者分數知短長又開元十二年詔太
 云交州望極出地纔二十餘度戴日統毛民通志南戴
 五千里山海經毛民國在具識明廷秘漢郊祀志黃帝
 兩師安北馬人身生毛具識明廷秘接萬靈明廷由
 來體睿純宋書符瑞志片夫體睿躬高深符大造漢書安
 高高于無窮地深深于不易繫辭乾以易知
 測定于齊物論大塊噫氣易簡肖鴻鈞坤以簡能杜詩一
 稼穡山莊卷九
 氣轉鴻鈞虛鳥殷民事香宵中星虛以殷仲秋陶匏盛禮禮
 禮祭義器用陶匏夢求徵縮版書說金夢帝資予良兩俾
 以象天地之性夢求徵縮版以形旁求天下說築傳若
 之野惟肖孟子傳說舉于釐受減重茵漢書宣帝世說簡
 版築之閒詩總縮版以載釐受減重茵登坐宣室世說簡
 文帝夜臥則恭默心全契書說金台恐德弗類精英序自
 重苜蓿席恭默心全契茲故弗言恭默弗類精英序自
 勻三五歷星者水之驛毛酬倚蓋應祭義凡陽祀用驛牲
 情也元氣之英也驛毛酬倚蓋毛之郊天也晉天文志
 周禮家云天北高而翠錦奉宜合璧類編唐德宗即位
 南下天之居如倚蓋翠錦奉宜給先贈代宗肅真皇后沈
 氏晉祖祀父一日封拜百二十七人詔制皆賀却千官祝
 以翠錦池飾禮儒行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賀却千官祝
 唐岑參早朝詩玉功歸三后仁詩下武三后在持盈爛退
 裴仙參旌千官功歸三后仁詩下武三后在持盈爛退
 護時是驚流無有後艱則持盈守成可錫祉倍輪囷
 永保矣漢賈誼傳上策讓未遑也錫祉倍輪囷
 我祖福惠我無疆會見恩遐游同馬同如喻蜀文洪
 天官遺蕭忌輪囷會見恩遐游恩汪漢羣生謝潘還

後漢光武紀

路史紀于時入風

而歌曰卿雲
日國有常占
小其露天

青雲千呂中國有奸道之君湛露

有明之國

有浮筠之幹青筠集其上玉燿詠

六歷曰列是非

作五紀論于欽作三統歷
北堂書中天文義例學記
黃虞

八極之外有

八根。中元所事身之世日中天
花火。十次。詩幽風七月七月

擊壤歌于康
鼓飲魚詩

外塞封疆夏新唐書天竺

馬云其國出

此詩也
荒雪
佳什
符瑞志
周成王時
越

翰林志學

紀月示臣

然曰月者尺
月通考述史

也紀度而成歲也遂周書九紀二
者其體有三編年者以事繫日月

卷九

美竹巖胡汝

年書益稷帝
哉都哉臣哉

1

綠蘿山莊詩集卷九終

綠蘿山莊詩集卷十

分目

涇州家庶常凌九山所藏李龍眠五十三參畫卷素

題

送張風林赴蜀攝令

甲辰三月初六日高安朱相公代進臨雍大禮慶成

賦作古詩三十一首

三皇廟銅人歌

送侍御惟州湯公節度嶺南

江寧府志卷一

青集
寒麋

皆充大猷者

寒七司蘭皮成

一
撰注

送沈禹聲之涿州二首

三里河關壯繆祠觀兆

白塔寺

引見內苑恭紀五十韻

西樵三十二泉歌送李迴湖歸龍江

集 268—779

會稽胡浚撰注

涇州家庶常凌九出所藏李龍眠五十三參齋卷索

龍眠畫擅今古奇
米文苑傳李公麟字伯時致仕歸肆意于龍眠山巖壑間善畫自作其所居山

莊園爲世寶傳
寫人物尤精
三昧戲碎琉璃
華嚴經觀三昧門佛利微塵數世界皆悉清淨

瑛瑤所成玉皇本行經放大光明
十方無極世界皆同瑛瑤玻瓈
悟證華嚴思入微毫流

墨雨天花飛嚴經有三本記得下本回向西土阿彌陀經

七賢女遊尸陀林感帝釋散花越綾八尺冰爲絲通典

鍾集
卷十
竹齋胡後
撰注

有婦人持緯具絳雨成冰絲贈約 普攝法界周四維

華嚴法界觀經聖註如是盡注
界虛空界東南西北上下四維
徧徧曾待文殊推華嚴給

十三員番印或正等雙印或三員大星十員番印或

世尊陞座搜衆集定文殊白椎娑羅林樹茂羅福

大衆供乳糜無量大衆從城中出佛本行經菩薩至善生

持至尼連禪河取彼善生村主女所獻乳糜如意飽食氣

童首呼此兒名曰善財相肥玉藻童子髮朱錦衣宅中自然而有五百寶

之師也。縑布衣錦絳錦紳皆朱錦也。徧衣知諸青逸逸云。

信得遇少摩尼自然七寶大摩尼器中盛小摩尼木摩尼
器中盛大摩尼三員者是男女合八衆衆五十二

尼餘見上注 五十三 眞管辛抄男老少然西亮員見上

法堅狐集淮陰龍興寺一夕居民見翠僧寺中荷擔以出或臂或髮或妍或醜老少非一方以形狀奇怪可疑明日火作方知爲羅漢云龍舒掛羣意態各不齊精彩飛揚心經注梵云菩提此云覺杜詩旌旆俱飛揚漢司馬遷傳善薩示現解脫門易繁名香淨監手自披奚啻禮足登須彌頌苑柳于厚寶韓退之毛頴傳以蓄薇露盟手升須彌山頂頌苑爾時世尊不離菩提樹下而升須彌山向帝釋殿佛本行經一時王見已大生希有奇特之心卽頭頂禮于太子足比邱三人兩雲師一持鉢塞一穆黎華嚴論贊善財禮辭文殊登妙高峯求見德財至海門國向海雲此山頂禮其足清涼山志臥輪禪師曰海雲是善財所參第二知識合璧類編梵語鉢塞莫梁陳蔡之厄蔡羹不穆無礙善住乘空嬉散髻倒暈幡麾華嚴清涼疏善財至楞伽道邊海岸求覓善住見此比邱於虛空中來往經行散諸天花作諸妓樂幡幢綺繪漏浦綠蘿山莊

二

竹巖胡炎

虛空自云得無碍解脫門漢彌伽束經簾半敲法界觀攝五行志有雲如巖風散舉彌伽束經簾半敲法界觀攝至自在城求覓彌伽見於市肆解長者耆幢廣願澡瓶珍坐說法座說輪字莊嚴法門華嚴經善財遊行十有二年問神光霽龍電地涌仙出眉華嚴經善財遊行十有二年掌白言入至閻浮提辟摩利聚落求覓海幢比邱見在經行地側結伽趺坐人於三昧從其腰間出無量仙人皆執澡瓶兩脇出不思議龍示現不思議龍諸神變不思議寶宮殿雲絲女雲悉備虛空從共眉間白毫相中出無數百千億潮林下臥優婆夷鈴絛乍隱烟迷離華嚴經普莊嚴園寶多羅樹覆以寶網金瞿沙仙着樺木皮華嚴法鈴時休舍優婆夷坐真金座瞿沙仙着樺木皮華嚴法善財至那羅素國推求毘日瞿沙見彼仙人在旃檀樹下樹徒一箇或着鹿皮或着樹皮或編草以爲衣服寶嚴經樹皮可婆羅投飲清涼時華嚴論贊善財見勝熱婆羅門樹皮可婆羅投飲清涼時華嚴論贊善財見勝熱婆羅門投火逆獲清淨得無盡輪紺髮王女瘦不妯善財至師子法門証王于位此逆境也

浮屠華嚴清涼疏善則至樓閣城見船師婆施羅在城門外海岸上住商人及大眾圍繞說法方便開示佛功德無上勝拈清淨匙法界觀要記善則至可樂城無憂林中告言我得脩善薩行清淨法門五燈會元坐具頻申當竹籬華嚴經南方有城名迦陵迦林有比丘尼名師偏坐一切諸寶樹下大師子寶牆密女織腰肢肩垂妙髮生元詩竹籬寶舍自甘心寶牆密女織腰肢肩垂妙髮堪抱持華嚴論善則見婆須蜜多女住宅十大園林以涼入法界最善時尋覓須蜜多女見此女人目髮紺青不長不短告言我得解脫名離貪欲際若有衆生抱持於我則離貪欲若有衆生黃檀供養瞻瑟胝華嚴經南方有衆士名韓瑟胝羅彼帝供養旃檀座佛塔汝詣彼問香讚檀香紫爲上品黃次之白又次之何背動靜均奇姿殊狀種種不可思出刀筆書謁欲賀餘不知書者

卷十

嚴經爾時諸菩薩作是念諸佛国土云何不思議乃至密藏象并獅煤香縹緲光淋漓佛本行經爾時菩薩面而向苦提樹時有五百白象皆悉六牙南史天竺濱海出獅象師威應記其香爐前有十六頭牛是師子牛是白象杜畫松樹除子歌元天宮道場山輪圍變動出沒無端倪華嚴氣淋漓障猶溼品分七處九會一善提道場三切利天宮四夜摩天宮五兜率天宮六他化天宮華嚴清涼疏正趣苦薩至婆娑世界輪圍山頂以足按地一切皆以雜寶莊嚴易繫辭周流六虛變動不居風穴語錄出沒卷舒與師同莊空中不知端正趣高翔禮摩耶法界觀要記正趣苦薩告言汝可往問華嚴經略此世界中有佛母摩耶善財即見大寶蓮花從地涌出摩耶夫人坐於座上大神十一瓔珞垂帳放五斗曜娥羲寶華爛綬繞白蜺手掬四海洗垢繁身雲徧滿充嵐岵華嚴經南方有城名墜羅鉢底中

時大天長舒何手取四大海水自洗其面持諸金華以散
善財又善財每摩竭提國善提場內時安止地神以足按
地百千億阿僧祇寶藏自然涌出又迦羅城有主夜神
名婆羅婆演底善財至其彼城東門入見波夜神於虛
空中處寶樓閣衆寶環繞以爲嚴飾一切星宿炳然在體
又善財漸次遊行至普德淨光夜神所告言我得普見一
切三世諸佛亦見彼普德淨光夜神所告言我得普見一
神名喜目觀衆生善財見彼夜神普救衆生妙德夜神
入大勢力普善解脫又善財往詣普救衆生妙德夜神
所時彼夜神示現普救衆生妙德夜神普救衆生妙德夜神
身又善財往詣普救衆生妙德夜神普救衆生妙德夜神
廣大善財往詣普救衆生妙德夜神普救衆生妙德夜神
威大善財往詣普救衆生妙德夜神普救衆生妙德夜神
之座無數夜神普救衆生妙德夜神普救衆生妙德夜神
神所見其身普救衆生妙德夜神普救衆生妙德夜神
精進力救衆生普救衆生妙德夜神普救衆生妙德夜神
寶刹彌覆其上現日月星宿影象身現無邊廣大色相海
身又此間有一國林名毘尼夜神普救衆生妙德夜神
滿周而普見在寶莊嚴樓閣中普救衆生妙德夜神
有太上五斗交生金章經轉石慈孔子西行不到秦城
壽羅山莊

卷十

星宿遺義城楚詞天問白蜺嬰弗胡爲此堂王遠注蜺雲
之有色似龍者也第白雲遙遙若蛇者也入法界品或時
示現無量亦有骨立跌跌繼顯示不染趣自怡天藏一覽
化身雲龍釋女十區侍姑娥何如天主肘獨支筆嚴清
傳段瘠骨立釋女名曰羅波爾時善財入普現法界光
迦羅城有釋女名曰羅波爾時善財入普現法界光
講堂見在室內八萬四千羅波爾時善財入普現法界光
三天有王名正念其王有女名天主光善沃田二哲婆對
財達往天宮見彼天女令守前住自言沃田二哲婆對
觀法界要記南方有城名爲沃田彼有長者名堅固
宅常光明賢勝木極無勝芝華嚴要記摩竭提國有優
汝諸彼問賢勝木極無勝芝華嚴要記摩竭提國有優
園繞各言我善勝木極無勝芝華嚴要記摩竭提國有優
知姓名常來木極無勝芝華嚴要記摩竭提國有優
無勝軍長者答言我善勝木極無勝芝華嚴要記摩竭提國有優
解脫名無盡相得無盡薩偏友領徒纔佩船觀法界品
從天宮下向毘迦羅城詣童子師偏友所等言有此童子
名善如衆善學善薩字智汝可問之當爲汝說詩梵應梵

蘭之枝童最奇最勝是耶非華嚴經善財漸次南行詣彼
子佩蘭最奇最勝是耶非華嚴經善財漸次南行詣彼
我善夫人歌是耶非華嚴經善財漸次南行詣彼
思善夫人歌是耶非華嚴經善財漸次南行詣彼
雙感如嘯吹華嚴經善財漸次南行詣彼
方有城名妙意華嚴經善財漸次南行詣彼
德生復有童女名曰有德汝諸彼問彈指彌勒來何遲
開彌勒從別處來彈指一聲樓門開善財入已其門即開
見百千萬億樓閣一有一彈指一聲樓門開善財入已其門即開
財而立其前華嚴經善財漸次南行詣彼
穩住行不移紅蓮高座真開黎百旬遙按頂者誰但從無
盡閃依稀華嚴經善財漸次南行詣彼
舒金臂過一百一十城不見文殊指致爭得到此作是念時文殊
頂云可更去見普賢於是詣佛會中于紅蓮座上參見普
賢云軌範今稱閣黎蓋梵音訛界也方部圓滿一不遺
壽羅山莊

卷十

上壽山雲下岸隄受那潭得十方雲集八部海潮圓覺經
界中一切諸山一切大海又出一切妙峰錦石碧玉溪雜
大香雲又樹前有一香池妙寶爲岸妙峰錦石碧玉溪雜
林宮舍隨參差華嚴經善財漸次南行詣彼
不可緋寶樓閣柱玻璃瑤華嚴經善財漸次南行詣彼
其金沙地假珊瑚瑤瑤布地無量壽佛經其國土七寶諸樹
周滿世界或有寶樹琉璃瑤瑤布地無量壽佛經其國土七寶諸樹
爲本木精爲瑤瑤布地無量壽佛經其國土七寶諸樹
絢帷智光明仙不食肉經時山中有一鷲王名曰利見即
樹下即有五百青雀從十方來右繞三匝傳聲向諸提
與童子即有五百青雀從十方來右繞三匝傳聲向諸提
皆滅盡障厭疲焉分動住與寂極經於生起中起疲厭心
憫愍心就中大海清瀾瀾有如湛性無纖翳梅岑盡天絕

綠蔭陰紫竹鵲啼蒲團敷座香草席

東海中梵名也華言小白華華曼經言善財童子二十八參

觀音說法處又名梅峯南東山水記梅峯東峙高翠音洞

西有善財洞入法界品南方有山名普陀落迦有善財名

觀自在善財至于彼山見其西面巖谷之中流泉映樹

林蒼鬱香草柔軟台旋地普薩于金剛石上結跏趺坐

大珠語綠竹下湛然不假飾成華嚴經皆令舍淨思痴翳

障外志經言觀世音在南海紫竹林今無有惟石壁上

傳綠龍手問臨濟圓通第一披珠璣三十六位圓通以

濟日與我遇蒲團來圓通第一披珠璣三十六位圓通以

觀世音菩薩巨猛獸龍奮舞洪濤萬丈雷風馳泊然不動

若因江新志梅峯山東又有龍女洞佛祖統統天魔鬼念

世尊成道事衆作難窮現可殊特妙會抽等梯神行官止

木畢喇始悟神品超墨哇城見一奇特事指月錄衆生識

綠蔭山莊卷十

性他爲未曾踏佛階梯莊子養生主官知止而神欲行洞

山語錄師因曹山靜端曰吾在雲巖觀印寶鏡三昧今付

於汝詞曰佛道垂成十劫觀機如虎之缺如馬之鼻大藏

語錄泥牛入海木馬嘶風宋元景嚴吳道子神品上上

王摩詰妙品上上天平涇州太史形秀羸小參會對曹山

廣記裏宏道墨哇一映涇州屬寧國府史記序傳遷生談談

信士伯躬圭壽齊風鸞臺梧筆被涼蹊醍醐注罍滿正醺

府職官志門下省光宅收寫臺社誌竹俾校項梧十餘韻

人無始詩伐水沉小匣呈金題宋韻集序索我仿偟標新

詩醉中予放厥詞傳進學解大教厥微塵數剎徧九圻

如來現相品各一億佛刹微塵數世界得炫巧匠傳光輝

處處妙貫阿僧祇祇劫慈愍一切若愚衆生久脩無上苦

行之綠女合掌天人隨莊嚴流布無竟期住處有寶樹高

半由旬內有萬七百萬室一一房室有七天女一一天女

緣女亦七五夢經白淨正別立三殿有二萬緣女以娛樂

太子阿闍世論帝室至善法堂諸天圍繞恭敬法苑珠林

同秦寺大殿以沉香佛偏中安十三寶帳並以金寶莊嚴

不殊一孔吼狻猊化身百億聖者騎也蘇詩西方聖人誰

綠蔭山莊卷十

所見衣被七寶從雙狡妙嚴品偶一切衆生種種別于一

毫端皆示現指月錄千百億化身之智也華嚴經善財

告言聖者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佛眼僧

誌公貌伏犀僧傳寶誌神師生而伏犀貫頂詔畫工張

面門分披出十二吳生雙林蘇目貽蘇鳳翔八觀詩注問

面觀音妙相殊麗又蘇詩道子貴放如咸輸是卷位措

佛在雙林下涅槃像又蘇詩道子貴放如咸輸是卷位措

活如海波翻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暎咸輸是卷位措

譚景昇詩綏大長江扇大天易繫辭坤為地為大與音天
文志天如倚蓋地法履盤天藏語錄僧門大隋如何是和
尚家風日赤粒黍綿納干哦唱盛炎雪滿堪綽綽詩一
上畫簾箕山中藏世界千道志峨嵋山積雪冬夏不消名山記峨嵋
山在蜀嘉定州南北有六寺歷八十四盤山徑如
綫如是六十里至頂仰普賢示一切景相實即癡箇中香
現處處皆板為之韻玉錦屏一
冥莫可鏡實非虛非幻非異莊子為今與今其中有精
來作露觀去便啼何曾爐蓋從幢旂金剛經如是觀淨湛
湛湛斯匪陽不輪威嚴記迦葉敷坐具如三國時有
大梵天王持七寶蓋覆阿難上羅睺阿脩羅各執七寶香
爐在阿難前又香爐瞻徧空天譬如鑒照藏乎堦福衫七
人聖衆同時發言從兜率天來譬如鑒照藏乎堦福衫七
條仍展展玉海台晚照善易臨終書版授妻子日後五年
惘然取著雲卦成日妙哉隱生吾不負金賢夫藏金以待
太不知吾善易書版寄意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篋埋在堂
巖山莊
十
屋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掘之乃得金張衡西京賦手
埤卸初白帖今呼七條福衫為三衣誤也顧府羣玉門開
日展展翠苑雲餘百里奚相秦妻入秦為浣婦援又如妙
琴歌日百里奚路行時妻殺雞烹伏雌炊展展又如妙
色天人妃詎容膏膩沾靈肌智度論釋提桓因與阿脩羅
妃共住一切諸妃作是思惟惟帝釋與我共住樓炭纏諸天
身充實圓滿身有光明眼視無礙環珞自然衣無垢膩諸天
何者為悟何者迷實註四科述迷悟本無方亦非矩圓非
規善賢三昧品世界海有種差別所謂或圓或方或非圓
方無量差別石頭參同契水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未
子天下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盤不圓稍飛鳥之景未
常動也善賢三昧品或圓或方或非圓方稍飛鳥之景未
不應聲舞逐微觀史定中呪木雞佛祖結梵乾闥婆王機
餘習世尊曰汝撫琴大地山河木石純竹琴聲迦葉亦復
如是良阿含經世尊於迦葉佛世以苦薩成道上生觀史
吃天名護明大士莊子達生紀渚子為宣王奏國難下震
日間可闕于口未也十日又問曰幾矣望之似木雞矣震

雷破山駭萬壑絕狀只當嬰兒啼唐道人言天目山上猶觀雷雨每大雷雷不能發雷聲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震也唐王維傳雷中如嬰兒聲

大千從聽首共稽法輪原無銖點胎其蘇大慈闍梨轉法輪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生皆依風輪爲人涅槃文殊諸菩薩轉法輪世尊曰吾自十九年住世未嘗說一字汝諸君轉法輪我從無始了深幾不爲有求所歸

歸也阿含經轉法輪經是佛日天地更始開淨洲初闢以來歸也

門人門人修門些王逸法長安門也漢書注青瑣生操擇

安瀾安瀾子注俞兒即易牙能辨淄澠之水

決跡決跡忘於外物登者所以不爲得免而忘跡

卷十世說新語曰此中彌陀破沙鍋炊

秋月正圓影落池一筆問向何從揮佛體指月緣應物現形如水中月

送張風林赴蜀攝令銅符萬里赴匆匆

關西南蜀路通絕陰系關通衢故謂之劍關也

誇凌杜市南唐杜牧傳平宗時上朝獻太清宮樂舞及一

官又許積文翁莊子述遠遊若夫智效一官一統志漢文

市中以詩書教人風墨池金鴈分餘瀝俗不愛此於齊魯

訪故宮榮祿詩城下江流金鴈水亭中人弄玉結琴

高咏處海棠香撲浣殘紅李義山詩浣花殘紙桃花色

甲辰三月初六日高安朱相公代進臨雍大禮慶成賦作古詩三十六韻呈謝

海魚化鳥飛水立逼洪嶠見下注杜朝獻大清宮賦九

有五色鳥四日員嶠無大風力萬里安可到莊子逍遙

卷十鹿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水擊三千里搏扶搖羊角而上

扶搖扶搖風名

維公天人姿輔聖綸繡藻益稷予欲觀古

五色作服服作會宗典藻大粉米繡紋繡以五采彰施於

陳謨本禹皐初學記書三謨大禹謨皐布化亦周名

成王中立聽政周公常立於前各公常立於左更白消青

海樹世嘉唐吐谷渾傳有青海湖周迴八百里中

易乾鑿度天降瑞應河水先清三日運糧期河水干充然年一清聖王之瑞瑞應河水先清三日運糧期河水干充然

翔太和珠璧輝七曜和之謂道史記索隱天元之始十一

牛之初後漢天文志武帝太初元年七月會於牽牛

有治既平一已風更峭詩商頌方命厥後有九

虞世南之才然其魚豢仍伴鱣士殺趙盾其尸方食魚

徐勇士曰重卿而食魚... 羅堪挂... 將贊卷無雜報... 東吳旅... 心人樂... 曹王近... 邊房道... 欲別有... 坐不受... 兩不... 食不... 兩不... 卷十... 仲春觀釋奠... 必釋周制... 史部郎... 有以動... 琳日... 儒執... 代呼... 劉承... 伏承... 臨澤宮... 肥特...

大鄒... 庭燎... 光通... 聖更... 有文... 未涉... 微燭... 出矣... 詎意... 遂希... 許待... 良哉... 言重... 漢宮... 天寶... 樓賦... 肥特...

竹巖
撰注

夫

上谷控三邊分東西中三路東路臺鎮西路三車營
中路石軍都陘九塞何謂九塞大汾安也則方城官
經今庭句注居庸淮南子注居黑水限東西北較錄盧溝
唐在上谷沮陽之東通軍都關黑水限東西北較錄盧溝
其色最清白浮阻內外天子重要陞簡賢樹旌旆一統志
在昌平州東南十里上有惟師昔王父節鉞帥吳會初學
二龍潭上有龍神祠五年詔內侍官非開拓一路不得除
日王父四朝志政和五年詔內侍官非開拓一路不得除
節鉞帥吳會初學
東爲會江南多淫祠五通漁姬艾旋風帷箔寒運物化生
舊呼嗟寒鐵公抗疏斥荒怪肅然天地清林薄絕塑繪三
內秘文精宗章五通狀如美男子一足好遊人開亂生人
之室或盜外物以助家唐書秋仁傑爲江南巡撫大使奏
焚吳楚淫祠共一千七百餘所江南野錄湯公撫大進奏
人巡撫江南有生員袁某訴妻爲五通神所佔具題通行
錄集 卷十 七 竹巖胡凌
直省毀其廟像怪遂絕堅邪集蘇俗尚五通神供之家堂
榜伽山鼓樂無虛日河南湯公撫吳嚴行禁止乙丑九月
公往淮上值神誕祭賽尤甚公立沉神像於河左傳君母
謂鄉小婦雲雲有壽况國平又其父爲生員李賀詩旋風
吹馬馬踏雲雲子新書日惟薄不修飲微師今伊呂姿世
德種所適通考唐制舉有道律伊呂科杜詩伯仲之間見
玉斧既栽棠續仙傳吳剛以玉斧伐月中冰壺仍剪建先
語錄李延平如冰壺秋月後漢書龐參爲漢陽郡守郡人
任案候參不與言但以理一本清水一孟置屏前抱兒孫
伏戶下參思曰水欲吾開門孤欲也況迺兩州地民旗滙
擊趙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孤欲也況迺兩州地民旗滙
昨界號莊百十所耕牧皆佩械宋職官志有前年當春會
越畝侵桑萊縣吏不能直當庭蹶跪拜今此聰馬臨清風
振槐檜東觀記恒典爲御史督乘馬車會看豺鼠伏一

洗邊障快黃犢服農箱王荆公詩服分黃犢草詩
兵債漢食貨志武帝作以此繩祖武有過無不逮詩下武
武小儒侍門牆揚子法言在絲竹蒙禮待漢書張禹每弟
後堂終捧觴立車前祝願無私可高岳錄女記黃龍別從
雲雨功嚴嚴瞻泰岱公羊泰山之雲觸石而起不崇朝而
雨詩魯頌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先儒
汪雲尺自潞州入都折簡奉訊一統志山西潞安
牢落長平客依然劒匣孤山西通志長平關在潞安秋關
辭赤狄一統志潞安府在水涉虛奴水經注虛奴城內
流水色正黑俗名黑水池或云黑銘許翠龍骨楊雄答劉
水曰盧不流曰奴故藉水以取名銘許翠龍骨子駿書靈
錄集 卷十 太 竹巖胡凌
節龍骨續補之銘交仍覓狗屠史刺客傳荆軻好南城多
三章成帝好之酒舍肯作近鄰無漢司馬相如傳蓋賣其車騎與
寒曉偕沈大猷諸襄七周蘭坡城東小飲
宮樹曉蒼蒼旗亭繫軟韁唐賈至早朝詩禁城春色曉蒼
有道街多歷旗野雞菱筍嫩漢書注呂后名雉民間遂呼
亭而含酒杯也野雞菱筍嫩漢書注呂后名雉民間遂呼
名菱筍又名菱白甘洽滑無毒去煩熱開胃口春酒木瓜
解酒毒按杜詩諸秀蓋前短則當時已消矣春酒木瓜
香舊聞京師盛行木瓜酒醉急鳴筆雨晉書如急雨寒
聽畫角霜詞絲有霜天曉角一調三餘聲筆難樓早朝慙
侍從吹燭入明光三秦記未央宮漸臺西桂宮中有明光
送沈禹聲之涿州日下舊聞涿州以涿水

百里岐溝幾驛亭
之春寒渡馬樹青
天涯客又隔西鄉
元人魏御史中丞

戰秃毛錐野霧昏
鹿有吸泉士皆迷
古下毛錐子安用
血痕史蘇秦傳得
北征以琥珀治金瘡
大悅命碎分付諸將

三里河開壯繆祠
置二關便可行舟
明夢餘錄關帝廟
里河天壇北亦隋基也

奉甘盜馬出何記
廟殿中塑像甚古
人不能為也寺僧
病思食良馬肉形
曉利忽大哭壯繆
其史世所傳聞公
皆此類也竊弓墮
引續貨道青純關

三里河開壯繆祠
置二關便可行舟
明夢餘錄關帝廟
里河天壇北亦隋基也

三里河開壯繆祠
置二關便可行舟
明夢餘錄關帝廟
里河天壇北亦隋基也

三里河開壯繆祠
置二關便可行舟
明夢餘錄關帝廟
里河天壇北亦隋基也

三里河開壯繆祠
置二關便可行舟
明夢餘錄關帝廟
里河天壇北亦隋基也

三里河開壯繆祠
置二關便可行舟
明夢餘錄關帝廟
里河天壇北亦隋基也

三里河開壯繆祠
置二關便可行舟
明夢餘錄關帝廟
里河天壇北亦隋基也

三里河開壯繆祠
置二關便可行舟
明夢餘錄關帝廟
里河天壇北亦隋基也

汗頂史孔子世家
暴人匡人於是遂
事君則忠世說恒
類修韓宛無二盜
服作色左顧形反
公色而受命焉馬
史許關羽張飛皆
傍指關羽洗面自
遂指關羽洗面自
餘離首殊犀衷偏
之衆假強於此左
夫差衣水犀之甲
悉神妙士戰杜詩
依稀慈主作長嘶
依稀慈主作長嘶

汗頂史孔子世家
暴人匡人於是遂
事君則忠世說恒
類修韓宛無二盜
服作色左顧形反
公色而受命焉馬
史許關羽張飛皆
傍指關羽洗面自
遂指關羽洗面自
餘離首殊犀衷偏
之衆假強於此左
夫差衣水犀之甲
悉神妙士戰杜詩
依稀慈主作長嘶
依稀慈主作長嘶

汗頂史孔子世家
暴人匡人於是遂
事君則忠世說恒
類修韓宛無二盜
服作色左顧形反
公色而受命焉馬
史許關羽張飛皆
傍指關羽洗面自
遂指關羽洗面自
餘離首殊犀衷偏
之衆假強於此左
夫差衣水犀之甲
悉神妙士戰杜詩
依稀慈主作長嘶
依稀慈主作長嘶

汗頂史孔子世家
暴人匡人於是遂
事君則忠世說恒
類修韓宛無二盜
服作色左顧形反
公色而受命焉馬
史許關羽張飛皆
傍指關羽洗面自
遂指關羽洗面自
餘離首殊犀衷偏
之衆假強於此左
夫差衣水犀之甲
悉神妙士戰杜詩
依稀慈主作長嘶
依稀慈主作長嘶

汗頂史孔子世家
暴人匡人於是遂
事君則忠世說恒
類修韓宛無二盜
服作色左顧形反
公色而受命焉馬
史許關羽張飛皆
傍指關羽洗面自
遂指關羽洗面自
餘離首殊犀衷偏
之衆假強於此左
夫差衣水犀之甲
悉神妙士戰杜詩
依稀慈主作長嘶
依稀慈主作長嘶

汗頂史孔子世家
暴人匡人於是遂
事君則忠世說恒
類修韓宛無二盜
服作色左顧形反
公色而受命焉馬
史許關羽張飛皆
傍指關羽洗面自
遂指關羽洗面自
餘離首殊犀衷偏
之衆假強於此左
夫差衣水犀之甲
悉神妙士戰杜詩
依稀慈主作長嘶
依稀慈主作長嘶

汗頂史孔子世家
暴人匡人於是遂
事君則忠世說恒
類修韓宛無二盜
服作色左顧形反
公色而受命焉馬
史許關羽張飛皆
傍指關羽洗面自
遂指關羽洗面自
餘離首殊犀衷偏
之衆假強於此左
夫差衣水犀之甲
悉神妙士戰杜詩
依稀慈主作長嘶
依稀慈主作長嘶

汗頂史孔子世家
暴人匡人於是遂
事君則忠世說恒
類修韓宛無二盜
服作色左顧形反
公色而受命焉馬
史許關羽張飛皆
傍指關羽洗面自
遂指關羽洗面自
餘離首殊犀衷偏
之衆假強於此左
夫差衣水犀之甲
悉神妙士戰杜詩
依稀慈主作長嘶
依稀慈主作長嘶

汗頂史孔子世家
暴人匡人於是遂
事君則忠世說恒
類修韓宛無二盜
服作色左顧形反
公色而受命焉馬
史許關羽張飛皆
傍指關羽洗面自
遂指關羽洗面自
餘離首殊犀衷偏
之衆假強於此左
夫差衣水犀之甲
悉神妙士戰杜詩
依稀慈主作長嘶
依稀慈主作長嘶

汗頂史孔子世家
暴人匡人於是遂
事君則忠世說恒
類修韓宛無二盜
服作色左顧形反
公色而受命焉馬
史許關羽張飛皆
傍指關羽洗面自
遂指關羽洗面自
餘離首殊犀衷偏
之衆假強於此左
夫差衣水犀之甲
悉神妙士戰杜詩
依稀慈主作長嘶
依稀慈主作長嘶

汗頂史孔子世家
暴人匡人於是遂
事君則忠世說恒
類修韓宛無二盜
服作色左顧形反
公色而受命焉馬
史許關羽張飛皆
傍指關羽洗面自
遂指關羽洗面自
餘離首殊犀衷偏
之衆假強於此左
夫差衣水犀之甲
悉神妙士戰杜詩
依稀慈主作長嘶
依稀慈主作長嘶

直似朱泚曉蟻臂莊子德充符中央者中地也又列禦寇
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又天地猶第嫌蜀史向無官至誠
蛇蟻皆以當車轍必不勝任矣
莫登侯相志蜀志後主傳許書大馬謖至誠臣神相
有前對諸葛亮傳泰始二年十一月二日平陽侯相
聖陳壽上言陳壽傳吳蜀二國志凡六十五篇
想像別有藏定屬坑灰亡軼事史序傳藏之名山傳之其
東觀漢記元來不讀書史伯夷春秋大義侯所知一獸何
列傳其故事時見於他說春秋大義侯所知一獸何
煩怒壯士江表傳關羽好左氏春秋傳誦略皆上口
本紀吳嘯一樹殺一獸不以壯士賜之也史項羽漢書亭侯
主吳救樊竊國鉤誰鉅細通鑑帝遷都於許昌
自許都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者蜀關
羽傳二十四年平泉攻曹仁於樊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
錄羅山莊
許都自解莊子莊子以爲可遣使勸孫權其後則侯軍
矧且厥牧雄汗血蕭蕭足驥驥漢書武帝伐大宛獲汗血
出號一日千里詩車良馬也若容諗母郵哀情恍惚何
難徑相昇母來諗祠廟從誇擅景光漢武帝本起祠英
雄難免畱遺議通鑑曹操從容與劉備日何似雅峻霸主
仁亡馬歸仍野人賜更秦本紀秦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
之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良馬肉者不飲酒
傳人乃皆賜以酒而赦之又秦穆公益國十二間地千里
年穆公卒葬雍
白塔寺日下舊聞白塔寺金壽昌二
積水潭西路瓊花秀古品燕都遊覽志積水潭在都城西

威集瓊花島在西苑之北西塔靈銅蓋網春明夢餘錄白
元集瓊花島在大液池中僧煥能裁衫傳燈錄魏衣乃西域屈胸
色如銅網至元八僧煥能裁衫布綠木棉花心織成感應
年加初成道時乃至涅槃野鵲巢珠頂山入定有野鵲巢
惟服布如紫白毳三衣野鵲巢珠頂山入定有野鵲巢
頂上有如意珠若虛空藏經虛空藏菩薩神龍護石函容萬
妙應寺在阜城門內右偏白塔一座內貯舍利戒珠二十
粒至元八年世祖發視石函內舍利戒珠二龍王跪而
守護乃崇飾斯塔角垂玉柱階六衢纔尺武已許隔塵凡
屋洞天中有書閣凡二字筆勢飛動
帝德光丹陛書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運李義山詩丹陛
序班引道官於丹陛皇居壯紫宸唐職官志皇城即野獲
中贊行五拜三叩禮皇居壯紫宸唐職官志皇城即野獲
錄羅山莊
編嘉靖四十五年十月紫宸宮成百官槐天路直慈善閣
官上表賀杜詩注唐紫宸殿大朝也官槐天路直慈善閣
東上北門繞禁城行夾道皆槐樹十步一株御柳禁城春
李賀詩官槐如兔目唐孫逖詩更疑天路近御柳禁城春
兩旁有溝上植柳唐韓琬詩東風御柳斜魚鉤宵開
子桑簡文帝詩夕間掩魚鉤芝田錄門鐘必以魚取其不
之節奉出納管鑰開門之雞籌早唱寅漢官儀宮中不得
鐘後子而出先叩而入雞籌早唱寅漢官儀宮中不得
雀門外傳雞唱王維早朝詩絳幘人報曉等漢官儀冬
至夜漏不盡四刻爲寅初夏至晝漏上四刻爲寅未李氏
藏書門搜索傳呼因詔寅漏上二刻爲傳點彫興隆驚
鳳舊唐書服志玉輅金畫燭照驕驍馬也李長吉詩銀鞍
刺雙闕催鐘促周禮宮門雙闕釋名在門兩旁相對
萬千房設燎新五經正義庭燎者司烜氏之樹於門外曰

設庭燎文金樞沉露華杜詩殘月壞金樞漢書孝武又作
物充庭玉彈隱風輪上置銅星如玉彈圓樞類要宮殿之屬矣
溫室宮觀記會極門之南廊一間坐東向西曰東閣漢乘橋
截漢津可謂筆記東苑有草亭東西相望漢書小橋而度其
開道等天志水漢起微垣高北極微垣天有三垣曰紫
丹元子步天歌中天津極曲蓋象勾陳年建奉天華蓋
紫微宮北極五星在其中曲蓋象勾陳年建奉天華蓋
身三殿無史皇極殿之北有滲金圖頂者曰中極殿即華
蓋殿也天文考華蓋一十六星所以覆大帝之座宋史勾
陳一星在華蓋道復通朱雀屬輔記在宮上山覆道從宮
下帝之宸居也道復通朱雀屬輔記在宮上山覆道從宮
理志皇城之南大臺孤迥白麟通典秘書省光宅中改為
街口朱雀之街細香飲鶴口中似口含香香黑色細如燭狀
見頭邱細香飲鶴口中似口含香香黑色細如燭狀
詩集山莊卷十
圓石疊龍鱗鈴山集仁壽宮之西入清虛門磴道盤曲鳥
鵲延和外于苑內宋史徽宗引見郭藥師于延和殿觀
蓬萊太液濱唐書大內有蓬萊宮尊雅西苑記太液東有
之太液玉泉迴屈曲山下舊園玉河出玉泉壺集西華潭金
池也玉泉迴屈曲山下舊園玉河出玉泉壺集西華潭金
真司成集項華島在內苑之北皆碧石而依確翔鳬聖
成者石迴陰洞古檜喬松隱然仙府也依確翔鳬聖
京師記太液池見雁雁子布滿充積通鑑前漢帝幸西苑詩
麟圖紫芝春曉詩歷占伊冀楚
一葉以前日生一葉以後日落一葉月小盡則圖吐虛龍唇
三墳書伏義三十二易草木草生月霜花重台
兩降日河汎時龍馬負圖始畫卦也霜花重台
朝花底散歸院柳詩日暉暉日乍晨日暉暉日乍晨

鞭鳴織語靜明孝宗實錄上由中門出御奉天殿寶座錦
輦出遠雷振衣衛鳴鞭陸深經筵詩絲絳綵雲屏
扇香明夢餘錄皇極殿丹雘東西設羽扇詩雲彩雉尾
扇開宮扇唐詩李義山詩波扇畫文小方員筆蓋諸星尾
黃絛御榻李義山詩波扇畫文小方員筆蓋諸星尾
衣珠燈輝七宿李義山詩波扇畫文小方員筆蓋諸星尾
雲珠下復懸一珠次為龍虎鳥龜之象元天文志左日月
之廿氏星經東方七宿曰蒼龍南方七宿曰朱雀西方
七宿曰白虎北方七宿曰玄武左傳三辰旂象
方七宿曰白虎北方七宿曰玄武左傳三辰旂象
樂句書益稷九歌坊司設中和韶樂于殿東西寶牀
象易山版日歸藏文王日周易
詩集山莊卷十
野從羣后尚友錄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旬月詩履進
風亭用碑刻大字幽風詩一首而邊作砂壁寫七月詩履
曳從羣后尚友錄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旬月詩履進
簾收識聖人唐書太宗御勤政樓中官東肩天子開簾受
座前為簾簾以銅鑄又去扇垂簾香明夢餘錄皇極殿
屏序立鳴鞭卷簾類苑唐時宮中呼上為聖人袞衣瞻
似日荒史帝作衣黃裳于上為聖人袞衣瞻
紀帝堯者其仁如天其智如神望之如日就之如雲摺笏
千官肅在右皆增笏參早朝詩玉階仙仗擯千官
軒萬國賓通鑑晉紀名茶誤不至穆帝所召何人臨軒
者萬國通漢書臣以四夷賓服執珪
之禮執圭九寸通典太保持榮漢書張安世持
官殿太甲時伊尹為之

二十里制澤本通秦左咸十六年諸侯遷於制田杜預注苑
二城以東悉多陵澤即古制澤也開封府志三亭沙圃林
在汴川縣西北二十里即王楷載范雖入秦處也
猜盡汴川縣志古稱圃田澤為豫州數先王棄而不耕
蓬又第三等沙地第五等飛沙地汴川縣志
田紀志湖陂岡陵形若貧瘠頃益于賦陂田粟抵銀
第四等湖陂地一百一十四頃又賦役志本色粟米原額
五百石實徵銀一百三十九兩本色梗米一百石實徵銀
四十邑衙家苦役歷官表汴川縣為次衙周禮胥十有二
二兩地狹口多貧漢地理志鄭武公卒定魏郛
類編唐貞元間上各京兆府諸縣令對于延英殿訪以人
之疾苦凡慰諭之名賜衣道所揚仁訊牧民
鬼神而問鬼神之本諡具道世說袁宏為
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東陽太守謝
安以一扇贈行宏日即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史平準書
上謂卜式日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布衣屬而牧
詩集山莊
卷十
羊歲餘肥息上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
也治民亦猶是也上以式為奇拜樂氏令
國志殿九重凡三十六樓四目軫車緣書典明四目連
通考唐制縣有六等之差疾苦咨諏切疾苦見上名對注詩
帝言異時其買人駑車皇華載馳驅周爰
咨科條獎勵會典漢以四科辟士求多略
杜詩天顏有沐寵荷無垠詩商頌荷
喜近臣知天之寵
衣冠身卷宮泥待綈綸
御爐香白居易紫泥封詔書禮部行王言如
朝儀欣厠列唐會要殿中侍御史掌殿廷供奉之儀式大
仙境喜逡巡百下舊閣方壺殿幽芳翠草與松檜茂樹蔭
周見太子晉而與退仗釘屏闥言官志日休將軍大朝會
之言逡巡而退神其儀儀臨閣階階下
舊閣正殿皆追繩墨字諱自承天門遙下舊書其飛龍
金釘朱戶

仗或有勒上南衙者則大將軍剖符臨禹甸合璧類編符
永墨教白移于金吾引駕仗以竹爲之制
而爲兩一畝在內一給付外馳驅刻義在清遠凡官
詩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馳驅刻義在清遠凡官
百有六句有六日私揣焚膏業解交符以窮年
受課人文武官吏之考課桃蹊潘令接僕李廣傳
北堂書鈔潘岳爲河陽令種桃李人號曰河陽桃李陌魯恭
楊一統志魯恭爲中牟令不入境不捕蝗雀之重日惟方將離
樣嬰然日雖不犯境化及鳥獸暨于有仁心此三異也
也而川疆域志北距中牟界四十里距其城一百里
師前事詩小雅勉從趨跲步後塵半僧儒贈劉禹錫詩
築梁休病涉孟子十二月與梁薛璧好藏珍宋人或以得玉
缺之子罕子罕弗受昔告日小人後復其所盛典
銘今此承明憶舊因漢武帝賜嚴助詔嚴封嵩岳昨會使
谷洪鈞左傳隱公元年爲之靖制公日制嚴邑也餘見上
高山在登封縣杜
西樵三十二泉歌送李迴瑚歸龍江廣東舊志西樵
作合年散凡三十二泉
羅浮斜壁青芙蓉六帖羅浮山乃羅山浮山二山合體在
廣州治百餘里望若青蓮之花而四瑤瑤珠絳披仙妹李
面方立諸峯內附又若芙蓉之未開瑤瑤珠絳披仙妹李
古集有真珠珠詩華嚴經善財童子見婆須蜜女東寶
瑤瑤莊嚴其身婆須經波斯匿王發寶乘利合人香珠瑤
瑤夫人齊大科仰眠三萬尺廣東舊志西樵三十二
日素服出大科仰眠三萬尺廣東舊志西樵三十二
泉出大科中峯之南懸流胥下西樵湖西樵山下
又有雙流出仰面峯懸流胥下西樵湖西樵山下

流曲折而成縱簾斜布隨迴拆密洒榕杉嵐互裂丹鉛錄
長百六十里縱簾斜布隨迴拆密洒榕杉嵐互裂丹鉛錄
水簾橫者爲瀑布廣東通志西樵白沙書院澤左右夾之
有二亭曰左瀑曰右瀑又在一在水簾洞是日水簾爲九曲
溪下流合璧類編編格大者數十圍交廣噴噴玉寒噴噴鳴雷
近水多出此木杉被黏也出後國尤佳噴噴玉寒噴噴鳴雷
廣東舊志西樵泉其一在噴噴玉寒噴噴鳴雷
因名其下數日噴噴玉寒噴噴鳴雷
蘇三峽橋詩瀉錢晴歸虹雪其日鴻錢者從空細下傾
況此百雷瀉錢晴歸虹雪其日鴻錢者從空細下傾
擊有聲亦一瀑布也廣東通志西樵虹雪其日鴻錢者從空細下傾
右交流如雙虹下飲故曰垂虹陳中洲西樵瀑布詩壁立
一片雲風翠微曲曲浮漁船亂峰頂巔烟波天西樵山中
含白雲風翠微曲曲浮漁船亂峰頂巔烟波天西樵山中
人沿溪以居或載流爲湖或築壑爲塘以迄以漁釣魚挂
木交分壑德縣志西樵天湖每當雨過輒有飛魚挂
輪印蠅樹肥茶別溉田西樵山中有村十餘廣東舊志西樵
此蠅樹肥茶別溉田西樵山中有村十餘廣東舊志西樵
詩集山莊卷十
多種茶茶畦中有蠅樹葉細李君家在山中住茅屋蒼茫
如豆葉落畦上則茶不生蠅樹葉細李君家在山中住茅屋蒼茫
隱深霧甘竹灘邊萬水松鈞臺橫接龍江路廣東舊志
湖口有方千鈞臺水經注瀧水出城謂之瀧口一統志南
江古稱三年載牘幽并寒史記補東方朔人長安至公年
龍水六井西清夜蟄明銅盤上林賦象與蛟蟄於西清
得官不樂且歸去掉頭止憶瑤瑤竿六帖瑤瑤竿不樂作歸去來辭
送孔巢父詩巢父掉頭不楊村渡口蒲帆挂自說雲淙荒
舊舍蒲帆渡村在張家灣北唐碑用之詩數幅祇今
花棧正鳴泉子鰲秋種須下西樵山記花棧參差雲岵
府志西樵山中人常種茶間以苦芋每茶一畝植芋二樹
廣東通志西樵山中人常種茶間以苦芋每茶一畝植芋二樹

綠羅山莊詩集卷十終

西甘泉曾漱堯莊流（樵湖記）西樵下有湖湛甘泉與弟子
上甘泉曾漱堯莊流（樵湖記）西樵下有湖湛甘泉與弟子
激流枕石而誤（云）漱石枕流白沙亦汎天湖舟（西樵山
中有白沙書院（廣東三水縣）西樵飲馬泉（南會子）君今拂
天湖天湖凡受大小三水（左傳）命曰汎舟之役
衣步高躡直偕威鳳盟沙鷗（杜詩）老徒悲未拂衣（漢書
山詩）威鳳入卿雲（陸放）二十八灣浮淨綠（樵湖記）西樵湖
翁說此心吾得與卿雲（陸放）二十八灣浮淨綠（樵湖記）西樵湖
江風吹上瀑花邊（詩）綠淨不可唾（到時應作春溪曲）
鬼谷子作青溪（詩）灰磬槎船勝武夷何心更憶鸞坪竹（志武
夷上金雞洞有張富郎（目險入中見數人射睡香灰內旁
有銅磬覆地翻視之（詩）下一雞鼓翼香灰眯目（朱子武夷
山嗣序壁間往往有（詩）桂皮舟船極極之屬（唐）平生
志中若省長壽中改（詩）為鸞臺（杜詩）竹塋校垣（梧十餘年）
性癖耽奇踪探梅久美麻姑峰（廣州圖經）梅花村在羅浮
詩集山莊
卷十
完
以落梅釀酒于村銀瓶有夢飛不到臨岐似望羣車風（杜
南麻姑酒田費之（詩）銀瓶有夢飛不到臨岐似望羣車風（杜
指點銀瓶索酒費（述）吳記有羽民（國）成湯時乘毛車（隨風
飛至湯命藏其車以示後人（十洲記）乘羣車而度（詩）羅浮
靈源舊約終須即礮上煩君遲書展（有約則不成）詩羅浮
子不高飾八尺度海陽（其）看飛緋（劉蒼壁）夏有第竹（傳）大
經注水出阜口太尉二山之間是日浪陽峽兩所（竹）壁
立數天唐徐凝處山瀑布詩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
青山色水經注衡山上有飛泉
下注望之若幅練之在山矣

綠羅山莊詩集卷十一

分目

出都沈禹聲以戴文進二老對奕畫卷見貽古松絕
壑間旁有童子倚鶴抱琴走筆賦謝
同沈大猷登報國寺方丈後閣看海棠
雨過定州
趙州
蘇秦三
宿黑山嘉祐寺
王郎城南經漢光武斬人處
晚過內邱
毛遂墓
邯鄲經呂仙祠
過鄴都懷古
經美里演易臺
扁鵲墓
湯源別赴輦楊大尹
臨漳縣南赤橋店鹽運傳是石季龍離宮舊跡
遊葆真觀
東郡紀行

汲城太公廟西有水曰礪溪

晨晴抵淇縣高村值沛川吏役至

觀比干廟銅盤銘

洧署四面無山暇日登北樓見垣堞蒼翳下有密樹

里許頗具深林峭壁之趣因題額曰彷彿山并繫以

詩

城西

奉寄長垣楊雲峰師

綠蘿山莊

卷十

二

詩集

綠蘿山莊詩集卷十一

會稽胡浚撰注

門人馮國泰全校

出都沈禹聲以戴文進二老對弈畫卷見胎古松絕

壑間旁有童子倚鶴抱琴走筆賦謝

一琴一鶴岷江岸千古清風卓清獻前友錄趙抃某官殿

御史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其再任也屏去琴鶴止一茗

源出岷山入壑塘六志岷江在成都府城南一名蜀江

過巫山東下入海長日惟消一局棋詩人獨受明主嗤因

鼓吹令孤約進李遠為杭州刺史宣宗日比聞李遠詩日

長日惟消一局棋登可以臨勝哉約日詩人之言托此為

高與耳不三昧空絲亦何有春處逢人作好醜多見三祖

是為實也

以右手手指即有香乳自空而至日是謂龍香迅三昧如

是五百三昧汝皆未之知大藏一覽梵言三昧此云一

唐詩解游絲往來空中無定住處古逸詩平生百好皆捐

君子飲酒小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

除惟有雙雀伴蠹魚王介甫看弈詩羅兩雀收黑白

名蠹魚移天子傳天中子蠹書斗室下清似水王元之黃

于羽陵注暴去書中之蠹

宜園棋子勝固欣然敗亦喜蘇詩五老峯前白鶴遺址誰

聲丁丁然自餘籠揭總無心無絃并無壁

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

上琴其鳴徒揭空籠海錄碎玉而調明性不解音惟蓄素

得琴中趣無勞絃上音近走長安乞微祿帝割南山分左

竹傳唐地理志秦之咸陽漢之長安也漢書公孫賀日營

左與外右擬將短几弄朱絳呂氏春秋宓子賤為單父宰

歲次師

如朱似有餘糧分白鶴蘇詩二項田應為鶴謀瑞應圖行
跡如奔路如盤事過推遷了不開杜詩開道長安似奕棋
平野言不又峻嶺合璧類編蘇詩八十八
猶參大瀉以手批碎金而其益乃居
志逸興已落疎松間山堂肆考東坡云予素不解棋嘗獨
獨聞棋聲千古松流吏牘那容耽坐隱把卷酬君徒自哂
世之閒意欣然喜之吏牘那容耽坐隱把卷酬君徒自哂
制中詳後客來即開棋方幅為會待他時掃北基不攜
孤鶴返江潭自注予家鏡湖之陰北岸有草莽呼曰北基
吟江行泉嶺琅然響花下石枰對作天然畫蘇詩蘇軾遊于
得石枰于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弈
同沈大猷登報國寺方丈後閣看海棠杭州日記大
卷上
二
竹巖明發

春禽啁啾烟漠漠故人邀我攜春酌詩葛黃鳥于飛
羅隱詩江烟漠漠柳毵毵城西古寺足繁花共上昆盧最
壯詩春夜沉沉動春酌城西古寺足繁花共上昆盧最
高陽歷歷可數來志大慈仁寺昆盧閣甚高望遠橫行騎
大客來青皇正呈巧兩樹殷紅耀簾箔文耀為龍宮青帝
海棠詩日煥煥天女輶赤虬萬斛火珠散瓊瑤范逸孟
人笑紫衣裝煥煥天女輶赤虬萬斛火珠散瓊瑤范逸孟
龍城錄元和初有人于北海見李太白與道士俱在高山
上道士乘赤虬而去太白盤身步追共來而東一統志占
城國產朝霞大火珠通志東南海中有羅剎國有大齊珠
璣夫人齋日素服出皇顯王欲負乘弱夫人香石林彩暈
騰扶桑杜詩赤日石林氣蘇詩亭亭雙林下瓊樓神燈閃

溫室廣東晉語羅浮山石樓夜半見日俗呼瓊樓玉蕊
聖燈乃現于夜凡千百數騰空冉冉就拾之乃萬葉然
時皆然非楓林霜葉黃山志湯泉在砂峯下前沸石開
蘇定惠院海棠詩翠袖倚紅紗參差疎密態全殊鳥爪
肉杜詩天寒翠袖倚紅紗參差疎密態全殊鳥爪
撚砂無定着列仙傳蔡經姑蘇人七月七日仙人王方平
母及婦時婦新產方數日姑蘇人七月七日仙人王方平
地皆作丹砂麻姑手似鳥爪經私念背井時得此爪之
也汝謂其爪可啖背井耶閩前行童為鋪壺自云昨午
猶含華杜詩參差爛熳誰知消十分化工似為遊人作
狂吟可悟人生幾行樂陶歸去來辭人生行前來過早後
復遲利那東風變開落大藏一覽梵言一利那此云頃刻
李義山詩東風倚玉由來等附枝世說毛曾與夏侯子
歌曰柔無附枝秀兩岐迷籌那得辭深獲
迷籌那得辭深獲唐杜牧詩
飲鴆野馬蜉蝣聽轉空莊子逍遙遊野馬也塵埃也生物
現鴉蜉蝣朝生暮死有玉簫錦瑟原非惡唐樂苑安祿山
浮游之義故曰蜉蝣也玉簫錦瑟原非惡自范陽入觀真
白玉簫管數百陳于梨園周禮圖注繪文似錦斜陽澆酒
者謂之錦瑟唐詩仙詩玉簫金瑟發商音
尚攀條未忍空庭付金鑰黃庭經玉篴從繡佛乞同
夢入丹霞真輕覺太平御覽蘇晉頌之子也學浮屠術
好飲米汁與吾性合他佛不愛也諸遂良帖木質之日此佛
爾勒同食一食清齋入時謂舒元與曉源畫記夾川有
樹木千為本丹色鮮如霞指月錄丹霞過慧林寺遇天大
寒取木佛燒火向又訪麗居士遇女子靈照洗菜次提籃

便行師便回須臾居士歸
女學前訪士日升霞在否

雨過定州一統志定州在其定府北一百

定武邊關地由來盛夏寒其定府志定州宋為定武軍一

凡三關口至保定自是而北那堪霖十日與子桑友而東

西北凡五關口至金龍洞那堪霖十日與子桑友而東

病矣衰侯而往食之更歷險千盤送范景純詩去年漢

塚黃雲溪高宇記漢中山定王塚在定州城西堯城自

撰輿地記堯城在定州城東蘇公奇石在馬滑未容看

府志雪浪山在定州文廟前宋郡守蘇軾得之恒山黑質

白草狀如雪浪鑿石盆為芙蓉形以盛之刻銘于上又繁

趙州廣輿記趙州秦為邯鄲鉅鹿郡地北齊置趙州隸真定府

郭外斜陽送客輶一州尚記趙山川一統志趙州春秋屬

國治邯鄲驢蹄仍錫堯橋跡一統志安濟橋在趙州南五里

郭縣驢蹄仍錫堯橋跡一統志安濟橋在趙州南五里

人張果騎驢過此驢柏子誰參古鉢禪從燈錄趙州觀音

所踏跡尚存石上柏子誰參古鉢禪從燈錄趙州觀音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子樹日十年後若見老

僧前取供養若不見即撲破僧日平棘壞城森野木

三十年後教道見和尚師乃撲破僧日平棘壞城森野木

府城常山國隋趙州治三里崇淳陀餘水浸秋田真定府志

通趙州諸處至直汴入于海草中數尺殘碑在可執當時

齊賢一統志齊謙元至正間知趙州勤丁政事明于治

名與趙州齊大縣蘇州鄭德本之賈致願唐冀州刺史有治

俱為時所稱號蘇州刺史蘇秦亭在沙河縣西南三十里俗

其後與同舍宿賓
以金帛即此處

從親如聚沙勢分久而忘其後與同舍宿賓

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六國事嚴經

善財向名聞國編求自在童子空中告言今比童子嚴經

諸侯敗約後負使人微感張儀已而見之坐之堂下數而

義與同舍宿賓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

王王以為客卿蘇秦之舍人告去日蘇君受秦從約以

為非君莫能得蘇秦之舍人告去日蘇君受秦從約以

陽雖踞高南學北鄰代秦舊縣孝公徙都于此往理大

天下之山西北最高關中一支下生函谷關晉後蜀趙蜀蘇

秦說秦惠王曰秦南有大原東北有函谷關晉後蜀趙蜀蘇

有巴蜀北有代馬蒲吾僅踰漳甲渡河踰漳據晉吾則

兵必戰于邯鄲之下矣地志秦漢亦楚界國策張儀

秦大船積粟起于汶山浮江而下不十日而至楚楚開

楚王謂蘇秦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之資

中之三道皆可攻不止西谷隘性理大全問阻三面楚

漢分爭之始或自東南而入武關或自西南而入武關

自東方而入為問道一自河南而入為正道自古入蜀為

難號天險豈無可入之道但不比也戰場可長驅而進耳

通山東故可據為險一統志函谷關有東關西關南關

在河南府新安縣項羽坑秦卒即此處併力諒彼難一

受眾眾壞壞亦不可支也并力見上從親往何不援同心

共了蠶食債易繁難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更秦始皇求

竟成愚弄逞巧謀開關圖一快秦秦兵不敵關函谷關

五要惟志所求十上舒芥菴

年夢者八九其位高炫多金并償陳書債

于胸中會不芥帶也嫂委蛇滿腹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

前金多也國策蘇秦謂然嘆曰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

陳儀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之高識未宏失此

良機會日機曾之來未始有極荒亭餘故基居酷喧鬧

淮南子記論訓出于屠酤之肆張衡終令智者嗤小道輕

遊說秦漢古詩十九首愚者愛惜費但令後世嗤史蘇抵掌

易轍身大悅更記齊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謂齊王曰臣即

不死殊而走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謂齊王曰臣即

死不殊而走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謂齊王曰臣即

賦得矣于是如其言而發蘇秦為燕作亂于齊如此則臣之

蘇秦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殉食亦鳥喙夫殉財烈士殉

名使蘇秦傳齊宣因燕喪伐燕取十城蘇秦見齊王再拜

曰臣聞仇人所以仇而不食鳥喙者為其愈充腹而與饑

死同也今燕雖弱小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

長與強秦為仇今使燕為雁行而強秦敵其後以招天下

之精兵是食鳥喙之類也

宿黑山嘉祐寺

黑山名府志嘉祐寺在滄縣西北八十里一

上巖下巖雨霏微山寺遠僻遊人稀

芒鞋泥滑徑盤曲兩崖松黑寒淅淅

投齋客到未云晚粥魚恰值大泉齊

規刻木魚許解每粥飯鳴以集家傳燈

泉設粥南泉上堂云請大眾為經奴白

竹牕紙閣啟泉上

毛西河集有詩若波羅密多甘乃禮拜

餘夜課鼓鉦靜燈火燄燄青琉璃

摩竭國有佛頂骨每日出後精舍人則擊大鼓吹螺鈸

鐘王聞已則詣精舍供養禮拜後主第二千仲宜乾德二年

得疾老納跌坐致問訊

自言來自毗耶離

悉眷屬

持

持

持

持

持

持

持

持

持

志新頭河即甘水也水甘故曰甘水有石鹽白如水精火
燭則破而用之安息月支天然至御那調御皆仰此鹽交
獻通考于斯國居葱嶺之北二百餘里俗喜浮屠法因淺
東有玉三河皆源出崑岡山去國城一千
三百里每歲秋國人取玉于河謂之撈玉
得美玉三河皆源出崑岡山去國城一千
流沙近亦無惡
魅過涉但禁行步通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惟國行記燉煌
太守李浩供給度沙河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
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偏望極日欲求渡處則莫
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易大過卦上六過涉滅
頂凶凶注僧慧通東竺人言流沙河無有鬼魅但水闊
無船止可徒涉行水中二日方達東岸其沙細犍陀衛國
臂須疾行不可停止者小遲則便為薄沙所陷犍陀衛國
昔夏訖亦曾遇怪生怖疑永經法健陀衛國是阿育王子
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起大塔佛國行記健陀衛國東行
三日到弗樓沙國張掖王殷勤留作檀越于是與智嚴等
相遇欣于同志便共夏坐訖復進到燉煌高僧傳隋
譯法安從晉王入積捷于泥海中應遭變怪皆預避之得
歸藏山莊
九
無損曠林兩蟒交截路爾雅蟒王蛇注蛇最大者故曰王
敗城北大山欲止石窟中逢大蟒祖直前不顧蟒即蟠繞祖
身與按三飯休而去佛國行記慈嶺南毒龍若失其意則
吐毒氣雨雲飛沙礫石身橫甌脫漂狂瘞與匈奴俱東胡
遇此數者萬無一全身橫甌脫漂狂瘞與匈奴俱東胡
弃地其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駢脫毳毼注作土室以何
漢人又周本紀周伯陽續史記曰有二龍止于夏庭卜請
其瘞而藏之乃古龍亡而瘞在橫至悚看霧毒翳城壘
厲王殺而觀之珠流于庭不可除
雲餘洞庭湖中有雪城千丈湘竭
飛劍斬之乃白鬣也餘見下注
呪始尾谿通載馳珠花
况是三世諸佛所說受持神呪故有五法如是五法有大
利益諸惡鬼神無不能治千轉陀羅尼神呪此呪出于西
梵由來盛傳
妄身已拚獲靈感危踰膝誦摩饒獅高僧
藏聖教馳載駢
漢曰吾之妄身必有所歸外國記法顯造香闍廬山日將
暝夕欲停兩僧捨之而還獨留山中燒香禮拜至夜有三
黑獅來踰巔前抵屠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以手摩
其頭曰爾欲噬我俟我歸竟解良久乃去首注僧言行沙

乃爲一拘盧舍今之二里也入拘盧舍爲一曲旬今十六
 里也康秦扶南傳恒水之源出崑崙山中有五大源諸水
 分流枝麗黎大江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卽恒水也智
 度論須彌山高三百三十六萬里四寶所成東面黃金西
 白銀南面琉璃北面玻璃四邊繞山半有游鉢花繁棗
 乾陀山谷高四萬二千由旬四天王各居一山鉢鉢花
 儼在目太平廣記佛鉢在樓陀衛國可容二斗許綠色而
 投中便滿有大富者正復百千兩斛終不能滿未嘗有
 經有人于佛涅槃後以芥子大舍利起塔如菴摩羅果其
 剎如針上施梁足百倍而不乘之豈更駕哉維
 化子之凡以爲輪子因而不乘之豈更駕哉維
 聖驗願見宿雲門寺詩無盡燈燁泌芋肥清涼山志張無
 殷內見金燈三是大雪雪止其夜又于羅喉殿左右見
 銀燈十四指月錄李必在衡山寺中讀書見朝霞出牛黃
 言頭取十年作宰相蘇公陰火亦詫絕蘇遊金山詩時是
 歲癸卯山莊
 詩集
 夏月落天深黑江心有似炬火明飛焰照山不如今夕驚
 栖鳥驚擾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神竟何物
 詩碑白石泉亭詩一相渠古貌亦梵種深昨高鼻鬚龐眉
 僧度論釋種水必詩牌相渠古貌亦梵種深昨高鼻鬚龐眉
 舊唐書太宗國其子弟多未離欲若近眷屬卽生染着心生
 達漢書顏頤龐眉皓髮爲郎武帝號鼓山竹林正如是
 過郎署問曰何老也及互見下注
 珠林僧亡名受異僧相訂訪鼓山竹林寺東上度谷其僧
 拂袖而出執手造寺引入至佛殿前禮拜訖西至廊下見
 和尚可九十餘眉長身高狀如西僧道人肯向凡夫欺
 次日便辭送出山行二里返顧一無道人肯向凡夫欺
 行記詣者闍廬山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餘後有一少僧
 問之曰迦葉大弟子也宜律師感應記天童子謂律師曰
 我凡夫也師海船行記厓且略蔡文書法顯佛國行記
 二乘人也師海船行記厓且略蔡文書法顯佛國行記
 船循海而還莊子知北圖蓋聖跡是耶非乎樊西域行傳
 遊將爲女言其匡略圖蓋聖跡是耶非乎樊西域行傳
 寺內有石像土慰金銅圓蓋衆寶所飾法苑珠林有耳瑞
 聖跡部漢武帝思李夫人歌是聞其即立而望之耳瑞

遊

卷一

士

竹韻明溪

遊

卷一

士

竹韻明溪

卷十

士

胡

日中不決遂按劍歷階而上曰鑽之利害南言而決耳今
久不決何也楚王怒叱之遂曰合縱者為楚非為趙也楚
乃遣春申君黃歇將兵救趙平原君曰毛一笑美人頭
先生以三十石而使之趙趙王曰平原君曰毛一笑美人頭
而笑之其人趙公子最賢食客常數千人如有客者請其人
半怪問之或曰君愛色而賤士士故去耳遂斬笑水落邯
鄲者謂之邯鄲門下客復來一云雙者即毛遂也
清細北志邯鄲舊城在廣平府肥鄉縣風陰鄭堡秋二統
平善城唐置獨婦歸後未薦博徒遊更信陵君應公子
于馮鄭堡獨婦歸後未薦博徒遊更信陵君應公子
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資家開步往從此兩人遊平
原君乃以爲平原君乃免冠謝
邯鄲經呂仙祠廣興記古仙祠在邯鄲黃家鎮其間
書生林虛與翁同止遊旅主人方蒸黃梁其待其
熟盧生忽作長嘆翁問之其言生世困厄有開臺
中枕以授盧曰從此當如願生枕首但記身入枕
中遂至家木幾登商第歷歷入將相五十年
忽欠伸而寤主人炊黃粱猶未熟也謝
曰先生以豎吾欲耳自此不復求仕矣
天山血箭移花影一覺午炊鍋尚冷
三矢鐵殺三人房氣燄降軍中歌曰將軍
二箭完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餘見下注
多三神志自威宜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
之神山餘三尺青驢凌倒景中遇呂翁授枕肆中抵舍
見下注
崔氏女甚麗登第歷仕顯要命征西勳石天山紀功還拜
中書令年八十卒及寤主人炊黃粱猶未熟司馬相如大
人賦列缺之倒景兮陵陽子明塵榮過建誠虛空茫茫
浩劫亦有終張子正愛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通一無
真言雲云若能拓眼破乾坤蓬萊亦與浮漚同
浩劫之初

草地卑乾坤定矣拾遺名山記蓬萊亦名防邱高二萬里
廣七萬里水淺有細石如劍玉仙家服之五見上神山莊
楊晨經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骸骸撐支尤幻象莊清
發福城本來無現復諸三有骸骸撐支尤幻象莊清
九龍六龍韓元利聖德詩次及其徒肢體掉挂何勞金
昆婆尸佛傳身從無相中受生有如幻出諸形象何勞金
隨留無恙有細蟲乎與德充宮之金滴而為諸字典草頭
添水火繼樓張平叔金丹四百字沐浴防危險抽添自
組月中禍清瑤樓玉宇天台山志天台石梁橋廣不盈尺
下臨絕澗度得平詎昇人間耽將相唐書裴師德曰吾三
路上有瓊樓玉閣詎昇人間耽將相唐書裴師德曰吾三
注朱欄縹渺浮真香絕蒙詩真香一柱石樓深仙人笑
我狂非狂更記蘇食其曰人皆一物人有醒亦障金剛經
爲法如夢幻泡影霜月鏡傳大士玉枕樵碎無奇方拾遺
日大千世界所有色象莫不歸空
錄山莊
步梁冀得玉虎頭枕額下百尺竿頭試轉語拾遺大願
家曰帝辛與妲己共枕百尺竿頭試轉語拾遺大願
步金山寺志東坡至方丈口借和尚四邯鄲市上多清
太作禪非佛印口老信試下一轉語邯鄲市上多清
詩商頌既何似栩栩然蝶我忘曲肱醉作華胥譜莊子齊物
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然覺遽然問也不知周
生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更集陳搏德金龜協先
生值其睡見旁有一異人聽其息聲以墨筆記之滿紙胡
塗其辨理而問之一其人曰此先生華胥調泥泥泥泥泥
而枕之
過邯鄲都懷古一統志彰德府
冀野霜晴老白燕二統志彰德府晉漳河水淺落紅藥
府志漳河其源有二一出山西潞州長子縣名濁漳自林
縣西北入境一山平定州樂平縣名清漳俱東至林縣合
流經臨漳館陶高臺五蝕埋銅雀二統志銅雀臺在臨漳
縣界入衛河

崔高一丈下尺置之樓頂後臺毀上人掘地得瓦色頗清
內平裝印工人姓名皆入分錄書現諸人得此瓦爲現
野水數疑塚烟荒認玉魚武城外凡七十二處森然
月不涉疑塚烟荒認玉魚武城外凡七十二處森然
高者如小山布列直至武州而止宣室志唐大明殿成每
夜見有數十騎行殿東北角高宗使至劉元明問之答曰
我漢王成太子也死在京師上以我賜之霸略祇今悲
玉魚葬此今乞爲改葬毋奪玉魚發之果然霸略祇今悲
郭下通鑑漢紀建安二十一年二月魏王佳篇誰復擬黃初
杜詩再開新詩突過黃初詩魏志文西陵遺策西園晏
帝紀王月增即作收延康爲黃初大故西陵遺策西園晏
祇誤紫欽答報書輿地記曹操遣令甄在臺施德帳于上
操葬處也二統志西園在鄴縣舊治曹操所作古今題咏
甚多曹子建公晏詩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魏文帝答
勝奇才妙伎何其善也

經美里演易臺道志美里在湯源縣北九里一名
編華山莊道志美里在湯源縣北九里一名
王廟內有文
王演易臺
夫

美河淨若藍水鳥鳴深樹地理志湯陰縣之西山美水所
也更記崇侯虎謂西伯園壩跡已平美里周曰夏臺殷曰
尚存著易處通鑑前通紂以西伯于美里七年西伯曰
八卦爲六七年不見星七年不見星
聖戶易繫辭乾坤達權出習坎易坎卦象曰習坎重險也
幸氏之美女驪戎氏之文馬有燕九馴他奇怪物獻能并
之紂紂大悅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專征伐能并
炮烙去史記紂紂西伯伯乃獻洛西之龍德備正中飛
潛皆神遇易文言九二日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
五飛龍在天太息鄂與梅血骨累高臺伯昌九侯鄂侯爲

三公九侯有奸女入之利女不喜嫁侯鄂侯爭之并
賈郭侯楚問天問梅伯直離箕子伴狂王逃逃離梅伯以

扁鵲墓一統志扁鵲墓在湯陰縣路旁又縣東南伏
侯

舍長神方秘猶存土一坏史扁鵲傳扁鵲者鄆人也少時

遇之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公母世名爭黃帝問黃帝
日我有禁方年老欲傳于公公母世黃帝
一難序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李醯精
扁鵲名聞天下扁鵲也使人刺殺之奇藥茸香艾扁鵲
志天出湯陰靈九詫紫苔疾而求之或得一一小九如丹
縣扁鵲墓旁靈九詫紫苔疾而求之或得一一小九如丹
古墓上又曰紫苔疾而求之或得一一小九如丹
詩集山莊七

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見上池之
方人以此視病

湯源別赴鞏楊大尹河南治鞏志湯陰縣附置鞏源
一百三十里

黃葉宜溝店杜詩林疎黃葉重一統志宜溝河上蕭蕭馬

愁崎路別當秋周類西楊子見岐路而泣謂其可以南
樹麒麟塚南遷日德出定與南門有高荒城玳瑁樓
城之上有珠璣樓純用金銀粧飾五色珠簾用白玉鈎
帶內有珠璣樓純用金銀粧飾五色珠簾用白玉鈎

一統志在河南和詩會幅尺好作書圖柳集無所取幅尺
流照治西南和詩會幅尺好作書圖柳集無所取幅尺

中有書畫

臨漳縣南赤橋店鹽運傳是石季龍離宮舊跡

晉書志石季龍在府城東北一百一十里本魏郡地

考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自漢國至魏每舍輒立一行宮有安陽湯陰南七里有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卷十一

大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卷十一

尤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赤橋南北烟濛濛金鑄漆瓦傳遺宮

枋頭通御店一統志枋頭在阜縣西南八十里入淇水口也曹操下大枋木以成枋頭故名

山迴河北壯陽平齊魯志此州縣山迴河北壯陽平

鞞待濯纓在淇水之東西漢人濯纓在左

汲城太公廟西有水曰礮溪水經注汲城故汲郡治

龍躍即淇池定何水

豐壇有泉謂之豐泉

漁釣年久矣以漁釣為業

不孝嘉名公所

十里又有大泉父有廟太公

何必謂大泉後車集大勳

太公之謀計多兵機與奇計

四履詩大雅惟師尚父

豐壇有泉謂之豐泉

漁釣年久矣以漁釣為業

不孝嘉名公所

十里又有大泉父有廟太公

何必謂大泉後車集大勳

太公之謀計多兵機與奇計

四履詩大雅惟師尚父

名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傳

開蒼談論璞腹

日呂望封于齊望之廟在呂望

遊聖人結地志

懷古飲英風前後類

清流湍飛仍石齒武勝縣志

子詩魯頌

清流湍飛仍石齒武勝縣志

子詩魯頌

清流湍飛仍石齒武勝縣志

子詩魯頌

清流湍飛仍石齒武勝縣志

子詩魯頌

清流湍飛仍石齒武勝縣志

子詩魯頌

清流湍飛仍石齒武勝縣志

子詩魯頌

清流湍飛仍石齒武勝縣志

子詩魯頌

清流湍飛仍石齒武勝縣志

家侯京茂典
之學曾師

晨晴抵淇縣高村值消川吏役至

村在縣北三十里

林際曉曉射日光曉禽鳴馬度危梁

記淇水山林縣大號山流過淇千里秋山洗太行

在縣北五十里合清不入衛河

支馬太行折節翠條

呵候吏費趨路

語丁寧未敢忘

林漢郎新傳丁寧再三

觀比干廟銅盤銘

千村諸父廟北

環生高祠青大冢自孔氏

王時史補變蚘蚘文焉大冢論

奇嶺體更異

是武王封

基所製者

酒取般

左右敘林泉靈保祈再世

略剖居忠厚有餘致

比干自以為聖人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則比

陳亦脩厥

或出篇未備

張舜先

或出篇未備

或出篇未備

或出篇未備

或出篇未備

或出篇未備

或出篇未備

或出篇未備

或出篇未備

或出篇未備

或出篇未備

或出篇未備

或出篇未備

或出篇未備

或出篇未備

或出篇未備

長垣縣學增岡在縣北三里相傳即孔子杏壇侯憑遁跡
 莊子漁父孔子坐細柳之林休于杏壇之上後為布衣
 寧瓜叟高友錄師不索廣陵人封東陵侯秦亡後為布衣
 應陵有東陵亭疑即其經愛逃名似箕翁父入蜀至大
 封地也又云青門瓜經愛逃名似箕翁父入蜀至大
 燕寺有燕翁者自稱箕翁下削竹篋口吟易數就厄酒未
 能親便座漢書彭宣為張禹弟子每候師隨陽慙愧北飛
 鴻尚書恭傳陽鳥隨陽之鳥謂雁也今惟彭恭胡南同千
 日雁大者曰鴻燕則雁
 北寒陽門南以就燕氣

綠蘿山莊

卷十二

三

竹巖明夜

綠蘿山莊詩集卷十二

分目

晚至中牟萬勝鎮視南河承築堤上就宿朱姑砦

倉頡造字臺

寄和趙太音倌陶官舍見懷之作

謁穎考叔廟

初秋兒斌書報家人奉老母來豫今霜露既降而跡

尚杳然作詩志感

塔岡寺

暮秋同李將軍獵桐邱

綠蘿山莊

卷十二

一

竹巖明夜

許州遇莊書石赴登封

寄中牟大尹章梅湖

送丁岱公歸吳興舊居

同吳次亭司馬登吹臺

攀山謝傳廣文

紙房村

中牟道中作即寄梅湖大尹二首

陳州謁太吳陵遂觀畫卦壇

寄莊啓樽赴官扶風

過相國寺下院贈茶外致長老

曉行尉氏縣值霧露

臨穎楊少府詩問雙泊河形勢依韻奉答

南席過王山人隱居

郊行至水砦莊作

城西去汴水百步有唐鄭公墓丙午春耕者於岸

下得石禽二長尺許非鳬非鴈腹刻貞觀字雖缺

猶可辨意即昔年從窆之物

喜雨登北樓

自牟山勘查糧地俸工從清口乘舟返汴

春晚沙湖過米上生山莊米本諸生老矣息心著述

詩集

卷十二

二

詩集

跡不至城市乃題壁上

綠蘿山莊詩集卷十二

會稽胡浚又字撰注

門人馮國泰全校

晚至中牟萬勝鎮視南河承築堤工就宿朱姑壩

三省通鑑志至中牟縣界四十里距其城一百里胡
營在縣西
北七十里

長虹亘青天白日半啣谷

苔藻猶挂木

承雲中半照險

工八百五十丈

萬戶隱地底腥沫高逾陸

萬戶為長冠平志尤溪縣苦竹潭有五龍人常見之有流

者仲舟源上龍吐涎沫舟腹不能進自辰至午延冰漸浮

遂獲仰瞻河伯宮居若饒口肉

幾不能免虎口

黃河其初水清至九渡河復合為一於是始濁又河自見

千六百軸石入中國約萬里云雲君內無地地下有四柱橫三

山橫焉地軸狂萬頃漫坤軸

謂真正一經地機禽張散而為湖後漢書未浮與彭寵敵

書曰譬猶河潰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敵

邑自初涼

春築路史夏后紀賦捐空養廉金貸竭官倉解

大澤一千兩中縣八百兩小縣六百兩

川倉既通凡六台計小八萬四千石未知砥杵聲何

頤皇書是已更三皇本紀**神皇變創自無方**路史舍帝史造善契以代結繩之政**岳峙壘圓法天**德生而能登其具以窮天地之變而稱文字形位相生暨於是相成爲字一或不外**地**露史舍帝仰觀奎星圖曲之勢俯察制文鳥羽山川指屈曲象鈞有牽側自與神明通意中有象象外意歲枯藤永字八法歌剛蹲鵬而墮石易繫辭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編鑑書制有六一曰象形四口會意說文云音起於象形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會諸意意不可合則屬諸聲四者不足則轉注生焉周易略注夫衆者生於意者也意中有象故可尋象以觀意**今人按跡俱可推四目靈光獨先會**露史舍帝龍顏嚔眇四目秘搜陽鑿神龍潛文字鬼夜哭雲光上天作令爲百王憲**秘搜陽鑿神龍潛**龍潛賦注泄微泄寒林幽鬼涕而天雨粟鬼夜哭侯阿悞天地之秘也**疑軒帝臣**露史舍帝名頡姓侯國高友錄舍頡南禪道自樂吳村人爲軒轅黃帝史官伯翳文子禪道自

續庸成世史三皇本紀分十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禪通紀凡十九氏**高臺元立陵墳南**漢天祀舍帝武終葬街之刺鄉率南真地起開封縣東北二十里有舍垣城及廟墓又志城臨汴西爲舍頡墳城望墳高六尺學書者皆往土姓名按**頌聖熹平存古記**舍頡廟碑天生德於大制觀之不絕**普番海宇顯音文官察民正資大利**行入九年六年立**慎惜不妄用但載典墳及彝器**用而不恃文字之所用典墳鼎彝之外亡施焉初學記三降身殷周日漸繁臣有誥訓侯作誓尚書曰次商書十七篇二仲虺之語四伊訓周書三十一一篇十一名詒三十費誓三十一秦誓露史三代而下有說命有左穀謬靡發聖謨明因春秋作政典然後文字無所不用

舍帝初文字於是而天地之蘊盡矣類與依類
 以象形故謂之文其後依形聲相益卽謂之字
 至今留結繩不易牘上治通鑑前編相傳首出卽世者曰
 苞因提紀十三氏四曰混沌氏高氏小史疑人氏府未有
 文字始作結繩之政置繩於牘上大事則大結其繩小事
 則小結其繩言愈紛參莫憑曰曰黃輿更誰紀詩小雅民
 莫之懲說文參以木積爲要約之書屈曲犬牙舌學彙纂
 後世偷薄欺詐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言有不能記者書
 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參合之路史史皇初文字以正君臣
 之分以嚴父子之儀以肅尊卑之序法度以出禮樂以興
 刑罰以著爲政立教領事謝官文
 字備於以存乎記法以略異世

寄和趙太音館陶官舍見懷之作廣輿記山東東昌府領十五縣九日

餘陶春秋
 冠氏邑

去歲聯班侍京邸漢書注諸侯至京師鳳池槐影沈清水

晉明帝賜王粲記昔荀公從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答
 云奉我鳳凰池何緒人賀我耶唐王維詩佩絳綬歸鴻
 頭蘇詩注通英閣前有雙槐盤曲如龍號爲槐龍先喬花
 詔錄唐時開廷多植桃柳木朝易以槐樹却氣象嚴毅花
 市襲拂白鷺翎於此海物異名起江東人取白鷺頭頭上
 翰毛爲接離名白鷺雪霄硯炙青龍尾爾寶遺臺內庫有
 襲或以紅胡罔之盤上硯冰自清硯硯鐵石出於
 盡其妙每冬寒硯東置於爐上硯坑礦石堅而礫墨旋尾
 龍尾溪以金星爲貴予少時得金坑礦石堅而礫墨旋尾
 遂在爐今年分符各一方漢書顏師古注竹使符與郡守
 漢之上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詩兼茂所謂伊君治陶印我消湮一統志陶印在館陶縣
 人在水一方沈東至於蒲印卽此蒲川沿革志隋開封府永寧清水又
 全定興二年以宋樓鎮爲蒲川縣屬開封府永寧清水又
 東南過新之景日觀渺天末廣輿記之黎山在山東登州
 沒縣東北始皇刻石紀功於此漢祀爲陽主祠漢官儀泰山東方崑
 日日觀臺一鳴時見日欲出三丈許杜懷李白詩涼風起

藉者其君自出履行稻畝間
 也孟子趙岐注
 苦星水經注
 禹功想見焦勞均彼此
 志勤天下
 懷袖中三歲字不減更呂后本紀徘徊往來
 威爲太子少保御史梁毗勅威兼領五職安繁懲劇雅謂
 生平蘭芷如易象詞九歌沉有芷今連有蘭吉凶誰料乃堪
 擬易繫詞吉凶者得失之象
 羊腸鐵籠雖倖全
 平地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傳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
 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爲燕所虜惟
 田單宗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爲燕所虜惟
 易理天帖桓溫眼如紫石英髮如蠟毛磔唐張書生釋褐
 詩集
 綠蘿山莊
 卷三
 七
 竹嚴胡皮
 委微躬初學記登第初授官曰釋褐亦似姬姜成嫂妙至
 引逸詩雖有姒姜無棄無梓畧秋列國注魯姬姓齊姜姓
 鍾嗣街鸛鵲賦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姓齊姜姓
 妻也長婦簾鏡安閒井臼勞雞鳴飾聽翁姑使行妻任氏
 悍妬不畜妾廢至躬操井臼禮內則婦事舅姑如事父母
 雞初鳴咸盥漱以適舅姑之所又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
 各從鸞臺回首隔仙凡舊唐職官志門下省隋始置光宅
 其事鸞臺回首隔仙凡舊唐職官志門下省隋始置光宅
 天石上有字汗脚何須慢天市萬花金顧雲曰擬將尺三
 刻詩尺三汗脚君休笑會踏朝靴待漏來窮家泉祇應努
 天文記天市者明堂之位也帝歲一臨之者也
 力食各加漢古詩十九首步躡沈劉越前壘商史傅僧佑
 山陰令以異政著子瑛亦爲山陰令尤號明察沈憲武康
 人爲山陰令治聲大振劉元明臨淮人爲山陰令治行爲
 常時第一邱仲孚烏程人因王敬反拒守有功遷山陰令
 有聲百姓謠口二傳沈劉不如一邱左傳詩伯曰吾聞致

卷三

人

竹巖胡茂

謁頴考叔廟賈與記頴考叔廟在滑川宋封純孝伯

叔段失愛恭城潁恣所竄史鄭世家鄭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爲夫人曰武姜生大子寤生
生之難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寤生性
爲莊公發兵伐段段出奔共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
鄭莊公封兵伐段段出奔共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
潁潁許州臨潁縣左傳隱公三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
愛弟敬所謂六尚無封人言青山詔大隧
肅也又見下注類考叔爲潁谷
封人張子西銘潁封人之錫類徐齊民北征記荒陵鬼神
縣東有大隧澗鄭莊公所開卽此山因名爲大隧鬼神
聰且正豈惡非理誓犯堂書鈔左傳史闕曰神聰明正直
共遂真姜氏於城潁而誓迎機妙轉圓補大寧闕地
之口不及黃泉無相見也答呂
伯恭書大抵聖賢之書隨機應物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
神有感動人處蘇軾呂惠卿制先帝從善如轉圜宋史趙
鼎傳張浚有補天浴日之功淮南子昔者女媧氏煉五色
石以補天左傳隱公元年公語之故且告之悔潁考叔曰

卷二

九

胡後

初秋兒牋書報家人奉老母來豫今霜露既降而跡

尚杳然作詩志感

初秋信報東行裝玉露寒深尚渺茫仕詩王露初傷楓樹林紅樹未能偕舊隱王維詩坐看紅樹不知是偕隱乎與汝白雲何處望高堂唐書狄仁傑登太行山見白雲隱鄉愁對思鄉壘水經注清水東南逕一故城世謂之思鄉城西去滄十五里憶母慚依遂母岡南川舊志大隱洞兩崖壁立中有坦途可容方軌鄭莊公與母相見處也俗呼遂母岡奉酒刻期知不違史滑稽傳親有嚴客侍滑於前時賜餘客片帆應已渡淮黃河防命臣查覈淮黃一帶隄工

塔岡寺河南通志涪川塔岡寺在赤坂岡上

赤坂蒼蒼映花林補斷垣赤坂岡在縣東南山

橋編野機名勝志金華有山橋可覽一郡本星剪寒

杜詩獨傍陰渾黑龍藏毒下有怪物聞使奴摩訶下城

之說佛三味經那乾松深鶴對巢神境記梁松千丈皆有

可羅國有壽龍池松深鶴對巢神境記梁松千丈皆有

相傳夫婦隱此化成雙鶴老僧赤牛偈唐李願詩心持尚

解証乾父周易大全隆川李氏曰乾六爻之象皆

暮秋同李將軍獵桐邱水經注泗水逕桐邱城其城

東衙吏散清於水庭樹人稀鶴鳴喜西呼合著為東衙有

大槐樹上恒巢其上銳頭將軍有報書秋郊許割黃羊尾竹嚴胡淡

筆頭公杜詩問訊橋東竹將軍有報書本草綱目黃羊有

四種善獸獨居而尾黑者名黑尾黃羊生野草內群至數

黃羊西風蕭蕭並馬寒園場千步題旌竿史記李斯顧

桑林之樂太師題之以旌蒼鷹健鶻金舫謂其子日

門逐役免豈可得乎杜詩老鷹出上蔡東花鵲拳毛逐繡鞍

劍俠傳王鐸於承寧里第別築書齋將入惟所愛甲騎犬

地鵲從速吹柳公衣仰入花鵲向梁上而吹已而一人

刺客也曲窪斷阜連平園北地皆斥鹵舊是岳家屯蓄

處清川古蹟志武穆營城宋岳武穆移竹葦叢草樹深分

窩避煖藏蹄羽燒草園會飛詩百夫合圍千人喧喧鼓

鐸隨噪聲禮王制天子不合圍周禮遂以符田霜弦透石

熊輪掌太平御覽李廣射獵南山見草間卧石疑為虎射

之及石伏羽麟經本信熊冬月燕不食饑則自斃

其掌故其火彈飛空雉折翎通考九子炮一放群敵相連

用能欠以射其他眾獲繁飛跳乘噴燒枯恣迅燄唐王維

連日連火燒原他絕似丹繒已破燕倒捲吸吐赤龍嘶

若火之燎於原絕似丹繒已破燕倒捲吸吐赤龍嘶

單傳田單遺使約降於燕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綳衣

擊城數十穴夜縱火燕兵於其角而灌脂束草於尾燒其端

安公六安治師五月將軍騎射尤輕捷箭鏑鳴時不虛發

史何奴傳以合射差與疎才擬上林毛錐各妙穿揚葉

上林賦得合射天子之上林乎五代史史灼擊日安天下

雷風何由而集毛錐子安用哉三可使王章曰無毛錐則

楊樂百出而集毛錐子安用哉三可使王章曰無毛錐則

為禽荒來為禽荒來此樂暴珍天物聖所哀天網開外史黃憲

日諸侯之田所以自古獮狩皆習武左傳臧伯曰春蒐

靖民非以禽荒也自古獮狩皆習武左傳臧伯曰春蒐

農隙也耶當投石觀曉林史記王翦既代李信堅壁而守之

日方投石超距偃旌行犒日初落美炙紅爐豪夜酌

口十卒可用矣偃旌行犒日初落美炙紅爐豪夜酌

蜀人乃優挾髯拂雪指天山操縛名王等狂獵統志在張

披那西一名天山以匈奴呼天為祁連也蘇詩想見挾髯

正鶴孤季陵各蘇武書斬其名王曹彬詩苑兵四解縛降

王恒譚新喻人似許州遇莊書石赴登封河南通志許州屬開封府周

僕僕似狙狙似人許州遇莊書石赴登封河南通志許州屬開封府周

別君幽州城逢君許州路南雅燕日幽州一統志許州在

州蒼茫曲水園雪渠極前樹伯大竹二十餘畝漢水貫其

中以入西湖 衰衰訊風塵寒照催騶駟 往詩相逢雖衰衰
最爲佳處 程鄉爲乘馬 笳鳴白馬嘶 詞略多不叙 謝詩
六 門外 自昔同昏晨 篇篇悵情悵 心腹 傳 今如 韓
白馬嘶 風不可去 有 凌 霄 之 志 惟 宜 急 其 羈 絆 壯 壯 君 不
上 鷹 見 風 不 可 去 有 凌 霄 之 志 惟 宜 急 其 羈 絆 壯 壯 君 不
見 鷹 見 風 不 可 去 有 凌 霄 之 志 惟 宜 急 其 羈 絆 壯 壯 君 不
斤 爲 欲 欲 見 之 紹 云 出 探 目 前 會 尚 虛 安 知 後 約 固 周 禮
梅 花 金 樓 子 孟 春 爲 百 序 目 前 會 尚 虛 安 知 後 約 固 周 禮
之 大 約 昨 歡 本 電 馳 金 剛 樹 如 世 事 原 滙 聚 榜 嚴 越 亞 生
一 懷 憶 縱 山 鐘 一 統 志 義 氏 山 在 僊 師 縣 南 四 十 里 王 子
定 知 別 後 宮 中 伴 環 轅 隔 烟 霧 南 七 十 里 其 坂 有 十 二 曲
遙 聽 緬 山 半 夜 鐘 車 轅 隔 烟 霧 南 七 十 里 其 坂 有 十 二 曲
道 將 去 復 還 故 名 漢 於 此 置 閣 一 統
志 輟 輟 開 在 登 封 縣 西 北 輟 輟 嶺 上
詩 集 山 莊

卷三

主

竹巖胡凌

寄中牟大尹章梅湖 自注章以史選屬評又乞查體
黃河百里望 嶢封報信稀 疎疎又一冬 一統志黃河在開封
北 沁 水 入 境 東 至 虞 城 下 達 山 東 濟 川 古 京 水 漸 添 沙 草
跡 志 縣 東 有 制 澤 左 傳 隱 元 年 制 澤 邑 也 京 水 漸 添 沙 草
綠 水 經 注 京 水 經 小 索 亭 西 又 爲 索 水 昔 魯 墳 香 散 寺 梅
溪 一 統 志 魯 恭 基 在 中 牟 縣 志 京 水 在 縣 北 魯 墳 香 散 寺 梅
記 中 牟 縣 有 魯 恭 墳 蓋 魯 恭 也 詩 陳 風 墓 門 有 梅 竹
書 編 鳴 鶴 邊 壁 更 記 趙 得 楚 和 氏 璧 秦 趙 趙 王 書 願 以 十
五 城 易 璧 蘭 相 如 日 臣 願 請 璧 璧 歸 趙 趙 王 書 願 以 十
入 趙 而 璧 留 秦 城 不 入 臣 願 請 璧 璧 歸 趙 趙 王 書 願 以 十
錄 起 經 妄 言 綺 語 兩 舌 惡 口 更 周 本 紀 褒 氏 不 好 笑 兩 王
侯 悉 至 而 無 何 似 使 君 清 事 好 桐 陰 雪 壁 画 吳 淞 李 贈
冠 衰 氏 乃 大 笑 何 似 使 君 清 事 好 桐 陰 雪 壁 画 吳 淞 李 贈
詩 井 上 兩 桐 桐 蘇 詩 吐 向 君 家 雪
色 壁 畫 宇 記 白 鶴 江 北 出 吳 淞 江

送丁岱公歸吳興舊居 吳興志長興縣
卷四 溪長樹如織 木夾岬嶺發 溪下朱藤繁 其上有如
故 名 若 村 釀 酒 春 缸 舉 夾 岬 嶺 發 溪 下 朱 藤 繁 其 上 有 如
日 下 若 皆 村 名 村 人 取 下 苦 水 釀 酒 舡 過 處 鴨 呼 名 李 詩
酒 醉 美 勝 於 雲 陽 俗 稱 若 下 酒 舡 過 處 鴨 呼 名 李 詩
無 費 老 却 掉 酒 舡 迴 唐 詩 紀 事 陸 龜 蒙 居 笠 澤 方 景 以 小
紅 放 鴨 中 使 經 過 俠 彈 曉 其 一 絲 頭 鴨 龜 蒙 求 日 此 鴨 能 人
言 方 修 表 戲 上 奈 何 覽 之 中 使 彈 鴨 龜 蒙 求 日 此 鴨 能 人
竟 徐 問 鴨 能 何 言 答 曰 能 自 呼 其 名 耳 瀕 涯 尚 有 詩 人
宅 五 里 唐 陸 龜 蒙 榮 別 業 於 此 昔 年 曾 記 乘 蒼 沽 雅 知 幽
勝 溪 南 莊 別 業 榮 別 業 於 此 昔 年 曾 記 乘 蒼 沽 雅 知 幽
烟 白 河 州 府 志 長 興 縣 吳 興 章 仲 文 築 室 花 竹 潭 放 棹 蘋
瀨 留 題 粉 籜 黃 衰 宇 記 紫 花 調 在 長 興 縣 三 十 里 兩 軒 天
詩 集 山 莊

卷三

主

竹巖胡凌

中羈客衝寒雨 河南通志天中山在汝寧府城北三里高
考 日 景 湖 分 數 莫 正 於 此 特 向 荒 海 尋 舊 處 浙 江 新 志 無
宋 劉 敞 作 記 以 表 其 地 特 向 荒 海 尋 舊 處 浙 江 新 志 無
點 嘉 會 鄉 無 齊 村 東 相 傳 子 胥 奔 吳 追 者 遇 一 婦 浣 紗 問
曰 見 子 胥 乎 婦 曰 無 齊 以 此 得 名 淹 內 有 推 名 郭 轉 堆
五 秋 厭 踏 馬 陵 塵 新 鄭 縣 志 馬 陵 山 在 縣 自 與 沙 鷗 作 賓
主 陸 游 詩 江 湖 浪 跡 一 沙 綠 楊 如 髮 花 如 脂 瞻 衡 應 及 東
風 時 陶 淵 明 去 來 辭 乃 曉 衡 宇 載 欣 載 筆 床 茶 竈 無 遠 近 高
情 共 羨 凌 天 隨 散 友 天 隨 子 駕 小 舟 蓬 席 以 華 床 茶 竈 自
隨 著 笠 澤 三 卷 佳 篇 卽 景 須 成 賞 奉 乞 郵 筒 寄 滑 上 白 樂 天 元
漢 之 唱 和 以 簡 著 詩 往 來 謂 之 詩 筒 滑 川 撫 琴 歌 林 續 前
山 川 志 滑 水 又 東 南 受 滑 水 卽 滑 水 也 撫 琴 歌 林 續 前
游 画 取 烟 波 入 屏 障 圖 名 山 於 四 壁 謂 之 卧 游 自 謂 撫 琴

冠衆
零

同吳次亭司馬登吹臺二統志吹臺在開封府城東南梁園內

百尺孤臺唐李頎詩梁孝登高橫眺覽遺踪漢書

淮黃凍坼浮雙濱水經注水出南陽和柏

府城北四十里唐儀禮蒿少烟車畫兩峰一統志嵩山在
志西瀆大河東瀆大淮嵩山在

太室西曰心室相去七十里
騏五岳之中岳山有二嶧東曰金勒興豪嘶杏葉騏驎黃

金勒馬名
杏葉駿馬名
玉舟春煖瀉芙蓉
蘇詩少瀉君家紅
庚信咏園屏風詩今日

梁王蕭管芻賦只抵山僧一杵鐘一統志平

王安在哉古逸梁孝王游於忘憂之館集諸游士使各爲

成鄒陽代作各罰酒三升賜枚乘絹五疋

詩集
卷一
古
法

卷之六

蜀山貌白鹽十道志白鹽山在夔州府城東十七里其山厓壁高峻望之色若白鹽杜少陵有詩

迷大雪防一覽最高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百帖崑崙山一名

子然存悅臣游屢沁病肺熱乃止游化人之宮自謂已

山堂肆考宗炳好游山晚更不出画名山於四壁謂之卧

白蔘除風去熱消痰止渴潤心肺

片肩鄧史巨靈氏揖五丁之土學陰陽房山川誦尋岳當河巨靈氏手盪脚踏開而爲兩列于湯固渤海之

中有五山其積鹵或無烟杜詩鹵中草亦陽熱猶泥穴
上禽獸皆純稿白青者官鹽州

草於于雪
積雪歷世
不消其中
生此大如
絮木亦不
見雪真因
雪

海更封澤圖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皆黃金銀

先生姑身追

神人焉 明膚若冰雪 才寒縹緲 主商爲利 周易大全說卦者

位卦象之說
其心入微
匠巧鑄楚
澄心真寄
千載同歸

名爲涅石秦人名爲羽涅 **苦念揮汗勞** 從說齊宣王曰陸

成雨通鑑唐紀主猶揮汗不止害愛移案設閏五月二十

間設礬石數盆望之如雪

心賦最奇者蜂屯蟻聚
蠅粉交狻扶足踈白
蟻時候其

蝶也合璧頓結蝶交則粉褪新唐書徐浩書如渴驢奔泉

扶石公飲憇竹材。題曰：更困。明七人共爲竹林之游時號。竹林七賢。唐溫庭筠詩：鳳臺三。其。路史：舜澤。

詩脉脉新蟾如脂目薰風透絳帷髮老生滯系五絃之葉

詩集
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溫兮
詩集
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溫兮

從南來殿閣生微涼百樂天草堂記暴胸用紙竹簾紆惟

中帛技汝寒原烈其陰多 萬撮山海圖女財珍皎澤崇陽山

注釋石也諱意名屏涼煉精供一絕欽禪師自編觀音呪

纂煉時成塊光瑩如水晶者鑒精也功繫於常鑒

總有方詠延年諺熱加苦酒其上乃布白礬地上用新

於盤上號曰蓂花百日彌佳神農本草經礬石煉餌服之輕

會當靜夜良我老邊徼嗟夜後赤壁賦月白風

呼嚕月呼嚕熱火部意是藥石既熟乃橘皮湯一

色山簪叢清吟弄秋月江南野中有一種小

名予請名之曰山礬海嶠孤絕處補陀落迦山譯者謂小

白花疑即此花不然何以觀音老人端坐不去耶正堂書
明山弄

紙房村

鴨吸水滿綠晴勻水經注清水經城南右進煮酒蒸蒜

餉早春雜詩蒸蒜炊黍酌東窗野犬隔花休亂吠長官

只是勸農人漢書劉寵拜會稽太守被敬山陰老吏送之

自明府下車以來向不夜吠民聞至夜不絕或猶吠竟夕

之官也元史太祖

中牟道中作即寄梅湖大尹

歷歷麻坡草屋西認驛程水經注中牟縣之圃田澤北與

詩集山莊

記曰錢縣境便觀斯升窮則知踰界詩所謂東有南

草是也又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清水西入黃河溝伯禽

系里水經注中牟有清水口又東北逕伯

佛胎志佛胎志城北有佛胎寺中牟縣志

佛胎志佛胎志城北有佛胎寺中牟縣志

佛胎志佛胎志城北有佛胎寺中牟縣志

佛胎志佛胎志城北有佛胎寺中牟縣志

佛胎志佛胎志城北有佛胎寺中牟縣志

佛胎志佛胎志城北有佛胎寺中牟縣志

佛胎志佛胎志城北有佛胎寺中牟縣志

佛胎志佛胎志城北有佛胎寺中牟縣志

佛胎志佛胎志城北有佛胎寺中牟縣志

佛胎志佛胎志城北有佛胎寺中牟縣志

孫相傳不經塗見一斑周禮溝上為經塗晉王羲之傳客

烟村孤渡外河南通志官渡城在中牟縣北曹掾與袁紹

春市兩灰間太平御覽中牟縣北有官渡城

客戶分牛種中牟縣志招附新來者

氏中牟縣志中牟縣志招附新來者

地呼為中牟縣志招附新來者

還中牟縣志招附新來者

陳州謁太昊陵遂觀畫卦壇

在陳州北三里八畫壇在城北一里

詩集山莊

蒼蒼宛邱松陵閣卓高石河南通志陳州伏義陵歷代道

賢碑文詩陳風宛邱之下水經注宛邱在陳城南道東

史伏義都於宛邱故陳為太昊之墟通志宛邱在陳城南道東

義廟八里有伏義之墟通志宛邱在陳城南道東

生之理通志宛邱在陳城南道東

諸天通志宛邱在陳城南道東

氏亦口混通志宛邱在陳城南道東

聖德通志宛邱在陳城南道東

則德通志宛邱在陳城南道東

氏亦口混通志宛邱在陳城南道東

聖德通志宛邱在陳城南道東

則德通志宛邱在陳城南道東

氏亦口混通志宛邱在陳城南道東

不答空葉在東壁霜月錄麗居士問馬祖曰一種沒絃果惟師彈得妙師直上觀士禮拜師

曉行尉氏縣值霧霽滑川縣志縣東北距尉氏縣三十里距其城六十里釋名天氣

下地不應日

髮松夜寒凝皎潔蘇詩祇有千林髮松花注曾子固言齊地寒甚夜氣如霧凝於木上視之如雪

此原蕭之雪賦即之皎皎色逾玉繁夾路瑤林滄星月謝靈運賦庭列瑤樹林樹色逾玉繁夾路瑤林滄星月

連雪賦庭列瑤樹林樹色逾玉繁夾路瑤林滄星月謝靈運賦庭列瑤樹林樹色逾玉繁夾路瑤林滄星月

非雪銀海生花難三號史歷書雅更照絕海錄碎事每五點共二一滴枝頭幻俱滅

起亦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

臨穎楊少府詩問雙洎河形勢依韵奉答州一統志許

一曰臨穎以在潁水之上故名父雙洎河在潁川縣南即潁水二水合流

邸閣通漕記潁水經注潁水東入汝舍城內俗以是水為汝故有汝舍之名非也蓋潁水之邸閣耳潁川古跡志今有古岡城在故河城西

疑卽汝舍也杜預左傳注陰坂潁水也

倫潁川山川志潁水南注於潁二水合流因名雙洎河東

水潁川山川志潁水南注於潁二水合流因名雙洎河東

截流潁川山川志潁水南注於潁二水合流因名雙洎河東

潁中潁川山川志潁水南注於潁二水合流因名雙洎河東

馬潁川山川志潁水南注於潁二水合流因名雙洎河東

峴潁川山川志潁水南注於潁二水合流因名雙洎河東

滴潁川山川志潁水南注於潁二水合流因名雙洎河東

封潁川山川志潁水南注於潁二水合流因名雙洎河東

陰坂北有梁焉俗謂是濟為參辰口左傳晉伐鄭濟於陰坂次於陰口是也陰口者水口也又晉居商參之分鄭處辰次於陰之野軍師所領源龍入焉從顧咫尺終初是近隣

南席過王山人隱居滑川縣志縣東南二十里

游子村南樹荒苔三兩家滑川縣志縣東南二十里

收草滑川縣志縣東南二十里

野竹滑川縣志縣東南二十里

林滑川縣志縣東南二十里

行郊至水砦莊滑川縣志縣東南二十里

沙披紅麥高時葉滑川縣志縣東南二十里

喧鼓滑川縣志縣東南二十里

人家隔砦散雞豚滑川縣志縣東南二十里

觀耕滑川縣志縣東南二十里

城西去洎水百步有唐鄭魏公墓丙午春耕者於砦

吾聞不和人善歸爭見免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之

揚小白楊等浦
回首江南懷舊隱誰家茅屋倚斜陽詩蘇

家住江南黃葉村
爾雅江南曰揚州

春晚沙湖過米上山莊米本諸生耄矣息心著述

跡不至城市乃留題壁上

溪窄風磴寒山迴
豁林嵌莊詩風經吹陰雪歐茅屋影依

稀炊烟出深柳
唐劉春虛詩沿門向歛扉始見人移牀仍

命酒谷鳥悅清吹
嚶詩代木伐木丁鳥鳴嚶厓松揖勝友

山或問吹與明彈萬花谷友法寄隱刻左壁羅圖書古字

牛蚪蚪非孔安國尚書序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

斗文字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

人退境自幽何必隱鐘首
孔稚圭作北山移文後復首

記鐘山一名鍾首山漢
日夕車馬迎遙令止南阜村前正

落花紅雪深平肘
去吾不敗關思路碎滿徑落花

綠蘿山莊詩集卷十三

分日

邵陵李尉送紅白牡丹二本

南南題卓文君廟

三亭岡飲裴進士山莊

夏早禱雨黑龍潭

夏日同楊銀齋熊廣文泛舟大沼

焦城題楊生居

夜臥夢于草堂南園課僕種蔬新而有賦

丁綽過戲鈔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謬云已作相試

詩集

卷三

附錄

就題紙尾奉答

新鄭阻雪投城東野寺二首

奉檄至桐柏縣代祀淮瀆

題洛中館署

虛妃廟

遊中岳六首

太室 中天池 緱嶺

少林寺 盧巖 千佛巖

登封楊大尹邀游月芽泉云卽清水發源處

梁城四絕句

信陵亭 博浪城

梁苑 陳橋驛

卷十三

二

竹樓胡俊

綠蘿山莊詩集卷十三

會稽胡俊撰注

門人馮國泰全校

鄆陵李尉送紅白牡丹二本

牡丹自古稱洛縣合璧類編牡丹或出于丹州或出于延

今洛陽有地宋樓東衙無一瓣立清其因宋樓舊鎮置

官署玉溪幾夜轉東風惟有垂楊映雙硯在河南通志玉溪

其中九里原山後谷中商流注于大洛竹里越尹自端李君

知我雅好此高馳遠載供幽玩可致石鼓詩包席裏立

瓷三尺已作花紅燈綵素堆綵綵供傳在干牛其父使

卷十三

竹樓胡俊

往寄一書疾命故轉錄名入室命生與情三故人皆逸代

生食生報妓不食一品命紅綉妓以是而道之遂告辭去

命紅綉妓出院生悲學院神思遂述杜詩東風輕暖起紫

山望吳門如曳赤如火佩耀斑龍漢武內傳玉母乘紫

津又見下霓裳注赤如火佩耀斑龍漢武內傳玉母乘紫

三夫人衣赤霜之飄飄作三角皆玉環雲裳笑飛燕

保藏髮垂至腰曳六出六玉之得玉環雲裳笑飛燕

平傳楊貴妃小字玉環上在便殿因覽黃武帝內傳為飛

燕菜七寶迴風臺謂妃曰滿前古閑寶遺事八月十五夜

也日竟夜羽衣一曲可掩前古閑寶遺事八月十五夜

曲日竟夜羽衣一曲可掩前古閑寶遺事八月十五夜

曲日竟夜羽衣一曲可掩前古閑寶遺事八月十五夜

主人對酒白婆娑劇勝女郎喻刀劍富為松菊主人魂

卷三

其

—

渭南縣志

卷三

接竹

待客秦關事渺然蒲川山川志三亭同卽王積義范曄人與俱來王積與語知其賢謂曰參差臺榭勝靈天石洞造待我于三亭之南與私約去

陽郭欽止構石洞春山翠竹高成籀韓馬少監墓志翠梧書院中有臺天閣

箭竹高者不遇一丈節間三尺堅勁中古澗清荷煖弄錢矢江南諸山皆有之會稽所生最精好

杜詩黑溪荷樂侶部長翻鐵笛元楊維禎別集或載華陽樂器青錢

箭作梅酒入戶小却銀船南唐書俞貞白曰官小戶令公所熟知也松廳雜記玄宗自諸州歸京師春林諸客盛酒饌遊昆明池疾驅交會前連飲三銀船徐乘馬去

陽更索題詩去可抵當時和輞川舊唐王維傳得宋之問

東苑日中鳥三趾... 示形... 遊華山... 歷間... 時雷... 十八... 詩集... 西來... 愁大... 見諸... 八諸... 僧所... 林泥... 和泥... 音報... 徐州... 爲早... 雨點... 人如... 散散... 呵... 蛟... 鞭... 唇... 各有...

孫誰似片刻移滄海... 看四郊... 是神所... 豐年... 雲之... 夏日... 荷花... 遊... 西... 爲... 金... 泥... 苑... 或... 左... 音... 徐州... 爲早... 雨點... 人如... 散散... 呵... 蛟... 鞭... 唇... 各有...

脫朝露頂王公前宋玉風賦楚王遊于蘭皋自來五月苦
炎氛每日休衙望南阜唐李嶠詩梅林未止其渴
疾勝事如斯誠值存世說曹公行軍失道軍士皆渴公下
及泉源龍卒無庸提移王傳天子傳天子見許男于浦
治雀統本是同昇曼達觀行樂無不可豈為
頭銜縛脣時共欲轉頭達觀行樂無不可豈為
深更打魚紅燭鱗炙重搗酒名勝志打魚以當水操杜詩
王江行食魚魚鱗炙重搗酒

焦城題楊生居壯代節閭焦城蒲川古蹟志今在苑

楊子一區宅漢楊雄傳處岷山之陽日臨均似孟城

千雞鳴不見雞鳴知有人香閣孤清課香閣在雲門寺

奮足偶耕也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前餘寶唾想見倚

酣成杜詩夜臥夢千草堂南園課僕種蔬籍而有賦

離家二千日夜夢常鄉族柳古畫夢有牛于想者貴之所
西溪亂石中依然舊茅屋從山木多竹石中
已深通典杜詩天鍊蔓青絲高坡非初絲見居九里山

梅百本離外湖水清森森添修竹格與物產志木竹依水
三松以東為東鏡湖自鳳興自嚴禁道遙課僕詩抑風
騎所騎嘉客于焉過逢逢澤初日影於涼牛地吐
腹人近孔中詩遠見二小兒問辨一小兒曰我始出去
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出於蒼涼涼及其
中時如探湯此不為遠者大而近者小乎一兒曰我始出
孔融詩遠彷彿我生初未識案上牘詩王我生之初向
無案牘樂此誠不疲但恨難聲促後漢書武本紀我自樂
之形現樂此誠不疲但恨難聲促此不為遠也乃賦歸
此非惡聲也去矣賦歸來長鋤倚寒谷夢澤令乃賦歸

丁縣遊戲鈔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云已作相試

就題紙尾奉答尚友錄樊宗師字希述力學博覽

倚松狀天門漢馬第伯封禪儀記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

松樹松樹松樹松樹松樹松樹松樹松樹松樹松樹松樹松樹

石之突松樹松樹松樹松樹松樹松樹松樹松樹松樹松樹

幽人松樹松樹松樹松樹松樹松樹松樹松樹松樹松樹

草宮度萬錢下箸前飲血太平御覽何曾曰金爵錢鋪千門萬戶五輅耀觀由轉蓬謝靈運金輅王輅象輅華輅木輅而造榮泉始達亦如此敢將終謝謝靈運易象集卷之九息拓盛大合與河漢均朝宗江表傳謝安嘗謂謝石曰于海書禹貢江但所安謝答靈賦下惠吳楚上九重後漢書溢諸湖貼鏡隄巨虹何遜詩天門之門九重陰無覆溺雨無北齊書瀛蛤利地也廣人希飯稻羹魚果隋蕭瑄始不待買而足脂唐書田徧潤杭麻豐通典徐州厥土赤壤注項麻也花百事林萬斛年簫鼓酬神功沈存中彭蠡小龍祀祭之日新用錄水李義山桂林詩殊邦竟何補驚鼓不音休題洛中館署
曲徑依瀾潤蕭蕭竹樹疎洛誥我又卜瀨水息勞原傳合漢宣本起吏或飾尉傳稱過使客以取名寒注愛靜仰吾庭陶詩吾亦醉市銅駝酒有銅駝街明帝前坊間九尺廣與記河南銅駝街在府奇探青卿帝前坊間黃治東李賀詩銅駝酒熱烘明帝前坊間無鱗赤文成字前磯時下釣宛似洛川漁帝前坊間盧妃廟漢書音義盧妃伏義氏之女溺死洛水為神

水映朱扉驚下堤岸花汀草護謝靈運月冷珠佩謝靈運應龍九存五岳蟠其根謝靈運太室太室遊中岳六首
山峯巖巖山神九州地險五峻層太室聳獨冠天中尊
水經注嵩山有二室西南為少室東北為太室肩輿指仙
歷險經輟輟志云輟輟在登封輟輟嶺上歲彩互陳君交袂吞豁登神宮上俯見扶桑暎惟有河影陳君出城野香莫辨一氣春烟昏惟有河影陳君出
終曲承崑崙陳君出城野香莫辨一氣春烟昏惟有河影陳君出
曠然渺六合直欲掀籠樊莊子齊物論而不議莊子齊物論
日輪想記得穴底虛乎開雙門楚詞天問其安在俯極昏洞若壺蜂也而黑楚詞天問其安在俯極昏洞若壺蜂
何所渺茫難具論嵩山記山下巖中有一石神書在

妙道已默存易學易學與高以陳賈賈仕安莊子山木子路也仲尼曰夫是人也日擊而道存矣

中天池

我天封宮天池在天封宮南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山西那之郡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披鴻濛已跨玉女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然百頃池蒼翠孤壁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下融石腹時旁吸源分天漢流不受衆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之永官僧言睡龍靈下枕明珠宅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之永官僧言睡龍靈下枕明珠宅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人游鏡戒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作大笑吾性真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元莊師師密神日吾親身與空等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視汝與吾等知能無耳故日與空等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日暮烟氣深坐看空山色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山前下絕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爲然色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凌晨屏僕得捫蘿結芒屨言尋緱氏山遂得清吹處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上在低師縣周太了月仙少室宮我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之所上有石室飲鶴也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登綏嶺觀王子晉升仙處山不苦高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深樹山簪落清厓勢翬翬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吹笙作鳳鳴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果乘白鶴往山頭浮邱何人能令枯骨榮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爾手滿時人而去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元氣調鼎釜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具抽添添丹妙子午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身中水火一升一降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無不心是活子午下士目如豆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之不笑不足以為道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重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嗟我學仙晚腦後漏未補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何時期青童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方一事雲霓七葉果居士事東海青童君乃口授八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少室多精廬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少室多精廬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少室多精廬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少室多精廬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少室多精廬瓊宇輝峻極瓊宇輝峻極西王母傳

先發阿神多羅三我三菩提心觀佛三昧起我昔在下有
宮林頭以尺量髮長一大二尺故已右旋迴成螺文

自髮停晚坐目正暝客至從定起獨引導諸境

壁觀古洞黑蛟波捲重溟

定二龍龍初龍泛重溟達于南海

定二龍龍初龍泛重溟達于南海

定二龍龍初龍泛重溟達于南海

定二龍龍初龍泛重溟達于南海

定二龍龍初龍泛重溟達于南海

定二龍龍初龍泛重溟達于南海

定二龍龍初龍泛重溟達于南海

定二龍龍初龍泛重溟達于南海

定二龍龍初龍泛重溟達于南海

定二龍龍初龍泛重溟達于南海

定二龍龍初龍泛重溟達于南海

定二龍龍初龍泛重溟達于南海

定二龍龍初龍泛重溟達于南海

定二龍龍初龍泛重溟達于南海

定二龍龍初龍泛重溟達于南海

定二龍龍初龍泛重溟達于南海

時未忍遠前踰盤迴撫曲欄遺像儼倚竹

已無塵像堂館非故基銘刻亦難續惟餘金碧澤餘輝

淨綠六平實記直靈金碧澤不可唾石影誰狡獪雲濤

細墨

日結善題詩和滌煩翻然下鸞鶴

作夜宿題詩和滌煩翻然下鸞鶴

差近鴻駕掛瑤軒山中人好神仙

千佛巖

雨歇伊水寒春梁負輕裘

中北入于洛莊子逍遙

在洛陽一名伊閼昔禹鑿三門以通河

龍門北日人門謝眺辭隋王

龍門北日人門謝眺辭隋王

龍門北日人門謝眺辭隋王

龍門北日人門謝眺辭隋王

龍門北日人門謝眺辭隋王

龍門北日人門謝眺辭隋王

龍門北日人門謝眺辭隋王

龍門北日人門謝眺辭隋王

登封楊大尹遊游月芽泉云即清水發源處

游流納滑春波澆日飽河魚弄烟舫水經清水東通鄭縣

之注川縣東南受滑水即漆水也開封府志今名雙溜河

取錢初唐時起誰知絕壑有靈源滴瀝寒厓落清響西漢

大河南中流王侯洛日記于滴瀝之南名山不愛

入超化寺觀漆源發源處新開清響名山不愛

守靈液劃破千畦似車轉因水似車轉故名亦稱車口

中巧規月半輪漫流百頃尤深廣侯洛口記超化所至皆

柳遮青鏡映疎簾李之儀鏡湖詩越石激品珠躍仙掌

人掌以承露空明任恣驚魚牧之咏驚龍衣雪

影彩還谷鵲持蚌國策趙且代燕蘇代為燕將謂趙曰

其味醇日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蚌蚌亦謂之依稀

佳景似江南但缺漁師逞習樂謝眺詩江南佳麗地

兩涯瀕岸復何有獲舍魚陂會森朗謝眺詩江南佳麗地

漆萊土濶成深林謝眺詩江南佳麗地

泥肥披沃壤謝眺詩江南佳麗地

此中直作蓬瀛謝眺詩江南佳麗地

淡句硯囊細縛將遙往同僚攜酒苦問客尚有南溪足曲

訪左傳同官為僕竹里編龍脩然一見胸竹淨妙逾天池

省攀仰有中天池崎人結宅固相宜莊子時人者時才

士題名豈云妄已廢左有古塔石門題名甚多沙頭古寺

廣陵時石塔經幢栖宿并廣陵經幢夕樓洲之天然自有

國奇何必花龕耀珠網王十朋會稽三賦人在鏡中

志清川鄭之完陵地大夫射犬食邑也阿里經年紅夢

蔡游始見真靈吐精爽九歌靈白蘋兮張望左傳昭七年

是以有精爽桑野杭絲大洛晉盡厨渭消成醞醞天

北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陶封府志大洛在清川縣西

河微酣細漱共題詩不獨臨流寄高賞附註去來辭

賦詩而

梁城四絕句廣陵記開封府城國

信陵亭南陽本號公于無忌游吳之地

樹倚婆羅環碣存前志信陵亭在開封府城內相國寺

城下士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致加兵謀者七十餘家

為門監者為三千食客歸何處却使如姬獨報恩信

公子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又秦國邯鄲趙

南救于魏魏使晉鄙將十萬軍圍壁魏公于數請魏

王終不聽魏使最力能竊生屏人間語口開晉鄙兵符在王

三年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必許諾則得虎

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邯鄲秦公

子從其計如姬果盜兵符與公子

博浪城河南通志博浪城在開封府城北三十里

處

國傳疑人中副車舊唐書侯世宗始創為千乘萬騎

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得沙中誤中副車秦家密網更

何如史功臣侯表閉門枉索城中客已到淮陽受素書

良傳良書習讀淮陽狙擊秦皇帝得沙中誤中副車秦家密網更

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良乃更名曰王孫卿常開延客

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問曰子取書何者

還曰孺子取父以足受笑而去良大驚隨日之父去里所復

為王者師矣其日親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文戲通老黃石

記邳州即淮安府

梁苑一統志梁園在開封府城東南梁孝王游賞之所

苑梁苑半已平漢書梁孝王苑有落後殿廡龍岫池

見鳥官觀相連奇果佳鄒枚賦龍賦辭成古逸梁孝王游

遊士使為賦無不畢備鄒枚賦龍賦辭成古逸梁孝王游

遊士使為賦無不畢備鄒枚賦龍賦辭成古逸梁孝王游

遊士使為賦無不畢備鄒枚賦龍賦辭成古逸梁孝王游

遊士使為賦無不畢備鄒枚賦龍賦辭成古逸梁孝王游

遊士使為賦無不畢備鄒枚賦龍賦辭成古逸梁孝王游

遊士使為賦無不畢備鄒枚賦龍賦辭成古逸梁孝王游

遊士使為賦無不畢備鄒枚賦龍賦辭成古逸梁孝王游

遊士使為賦無不畢備鄒枚賦龍賦辭成古逸梁孝王游

遊士使為賦無不畢備鄒枚賦龍賦辭成古逸梁孝王游

而初漢定二州皆遠北漢入寇周主遣匡衡率兵擊之
子然陳橋驛石守信等相與謀曰不如先立檢點
無主願太尉為天子即拜呼高拱之上馬
仁義之風無讓于漢唐規模可謂盛矣史纂左編陳橋驛
莫把黃袍議聖人拔衣未及對黃袍已加其身矣史纂
時之易得初中之神
治科平日所成

張注

綠蘿山莊詩集卷十四

分目

寒食登彷彿山樓望郊外得句

四首

上乘寺坐月拈韻方得起句值裴心齋攜酒同徐山

長至就續成篇

縣僻三首

登東城阮公嘯臺和田尉氏

梨山神祠

虎臺寺四絕句

大南國 止觀閣 響水池 桂屏

綠蘿

丙閏八月望夜分閱易卷得尤呈段晴川侍御嘆賞

擬解印賦二詩見示依韻奉和

二首

艮嶽行奉答參議宛平沈大夫九日同僚屬登高有

懷汴宋故蹟之作

黃河向多衝決今春馴伏效順已協休徵乃者自小

雪至一陽秦豫充淮澄清千里昭古今未有之瑞

欽賜四省近河各官加階一恭紀

綠蘿山莊詩集卷十四

會稽胡浚

號竹

撰注

門人

馮國泰

金校

寒食登彷彿山樓望郊外得句

孤城寒食樹重重

清川縣志清川城周九里四十步門東日通恩西日望鄭南日鎮清北日拱極

鶴筆高吟客未從

王元之黃岡竹樓記公退之暇披鶴筆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

名士久疎王謝會

晉書謝安等伯叔子此會稽內史王羲之

心懸白石山中榻

謝安兄弟數往是馬諸侯只當子野封

夢斷紅梨天上鐘

李義山詩仙傳華

指點春郊盤馬路

小瓶挂處野醅濃

水東西岸岸春

河南通志南水在清川苑陵芳草綠初

伯豐宅空沙鳥列

伯豐宅空沙鳥列

魏相荒墳少不

魏相荒墳少不

飲冰聲愧宦游

飲冰聲愧宦游

天詩

妙登眺樂

妙登眺樂

來守此土者

來守此土者

飲冰聲愧宦游

飲冰聲愧宦游

—

四

終古誕謠天子傳庚午天子飲許男于泊上辛惠人興跡

上乘寺坐月拈韻方得起名位翠心齋攜酒同後山

三人來敬之終吉
滿更新題
東都領道坊日樂天

良辰美景當心舉今當倍昔南史梁武帝謂李膺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于

縣倅

卷十四

四

The figure consists of two line graphs. The top graph shows the percentage of respondents who believe the U.S. should take more action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from 1990 to 2004. The percentage starts at approximately 65% in 1990, rises to about 70% in 1992, dips slightly to 68% in 1994, and then shows a steady increase to about 78% in 2004. The bottom graph shows the percentage of respondents who believe the U.S. should take more action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from 2001 to 2004. The percentage starts at approximately 70% in 2001, rises to about 75% in 2002, dips slightly to 73% in 2003, and then rises sharply to about 85% in 2004.

Year	Percentage of respondents who believe the U.S. should take more action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1990	65%
1992	70%
1994	68%
2001	70%
2002	75%
2003	73%
2004	85%

登牆柱上雞何

统一

我

一、

漢

卷

登

東者

日、清

二人

笛寒星裂十道志冰井臺在臨漳縣治西昔曹操築銅雀相通後越石虎于上藏冰三伏之月以賜大臣貴庭經十田八宅可治生陸游入蜀記孝光寺有西峰聖者所置鐵笛聖者生楊行密時陽狂不羈好吹笛能役鬼神蛟龍寓寺及去留笛付主事僧僧色綠瑩潔如玉子偶得一見蘇詩安得道人攜鐵笛一聲吹裂翠屏同

梨山神祠一統志永寧縣梨山在武州東十五里山腰有廟時雨即應

崖隙牆三版陰森社木濃通鑑趙襄子上晉陽三家圍而社天子諸侯皆立樹以表之降神誇越祀古傳有神降于其社日先師治神樹之下降神誇越祀古傳有神降于巫言搜神記治乞而盛村農韓詩乞而女郎古壁青鬃馬鳥越祀之祠也乞而盛村農韓詩乞而女郎古壁青鬃馬集異記李靖夜微山中暮宿一朱門家夜半婦人叩門曰此龍宮也二下不在頃來天符行而命奴仰披青鬃馬臨行子一試試日若馬嘶路靈湫白耳龍類苑蛟龍所居日地印取瓶水一滴滴馬鬃靈湫白耳龍類苑題佛國行記緣蘿山莊

李四七

虎臺寺四絕句蒲川縣志虎臺寺在城南二十里

大南國

密樹秋山靜中峰見虎臺廣信詩鵲佛香州數點化作自雲迴

雲迴詩傳香州入院唱一阿含經若有設供者手執香而唱時至佛言香為佛使故須此香徧諸十方華嚴經普人中有香名大象藏燒此一九牛人光明細雲覆上法苑珠林恒有香名大象藏燒此一九牛人光明細雲覆自州香氣開徹梵網經爾時乎道華光王菩薩從三昧氣放金剛白雲色光光顯一何世界

止觀閣

斜日照石門杜詩石門斜金苔厚如餅同冥記晉元帝時
釋迦佛時長者須多繞以金餅布地庭中不見人茶聲
出松影同空同詩院靜似無僧高適詩疎影落空庭

響水池

高泉墜古澗激石自成聲說文水激石聲觸耳本無心
心莫作梵音想示要論若見善相諸物來迎亦無心隨去

宮而下無著華嚴問曰人問四百年為彼天一晝夜彌勒
法祇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長阿成經其音聲五種一清
淨正直二和雅三清微四深滿五周徧達聞具此五者乃
名梵音

桂屏

桂林蟠鐵蛟貌並山僧古一夜溪風鳴巖花落如雨竹巖胡浚

桂校木地叢生黃間故名山毛澤民咏桂詩老蟠不守
仙花落五空會元須苦我巖中吳坐諸天雨花遊漢江
通志有僧天竺飛來八月十五夜嘗有桂子落天獻通考
唐武德四年而桂子于台州宋元豐三年六月饒州長山
而木子教記狀類山芋味
香而辛土人以爲桂子

丙閏八月望夜分閱易卷得尤呈段晴川侍御歎賞

擬解印賦二詩見示依韻奉和

棘牆銀燭見青紗和詩人出入穆天子傳天子之寶璠珠
蜀墨海同舟採石華孫子吳人與越人相怨也當其同舟
援神起神遊靈液百姓資用愛有石千里乘黃怒左驥南
華郭璞江賦玉璞海月文肉石華
述傳作因此以兵威三年東素許東家賦臣里之美者期

若臣東家之子施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腰如束河清圓
素商如含貝此女登牆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也
浸夷門唐史大梁東所開夷門者梁之東門也露白涼滋
良岳花唐史開封府東北宋徽宗建其自是聖朝文物盛
以紀之直看賈陸踏仙槎陸景文書目賈太傅新書計仙

二

黃紙淋漓墨勒新中州衡鑒羨儒臣放翁詩黃紙淋漓
後多用鐵肝冷結紅玉網蘇軾詩鐵肝冷結紅玉網
墨石上一歲黃三歲赤海人欲取先作鐵網沉海底瑞珎
其可玉管清規雪兔車令書詩朝書斷佛之圖先推吳道

九

子一筆風落電轉規成月圓列仙傳裴航聞裴夢瑩之
有白兔持杵臼而雪光輝室可懸毫芒季義山詩玉輪
生魄薦士敢希山子重晉陽秋初蔡充未仕時河內山簡
行以青示衆日山分經偶占伏義春路史太昊伏羲氏是
卦所謂先南臺夙仰批鱗奏南臺長于諸道御史謂之
有連鱗御尺嬰之則何幸垂簾厠後塵黃魯直詩鴈鴈試院
後轉汝州僧攝出鎮漢南道經駐信宿賦詩云休嫌侍
文章調後塵

良獸行奉答參議宛平沈大夫九日同僚屬登高有
懷汴宋故蹟之作宋史萬歲山良獸政和七年始
以山在國之良獸名良獸

荒茅苦竹秋叢誰家斷壁摩青空
諸注苦竹筍味苦乘開攜酒漫
有黃青白紫四種九月九日飲菊
得長壽漢武帝秋風九月九日飲
幽寂寶幢陰覆雙梧桐宮南通志
如千佛一寶網寶幢樹陰立石如
瑞下淡者日舞鶴斷碑臥土字未
廣東記長岳在開封府我來倚檻
城東北渭宋徽宗可為長太息者
宮東山長岳正門名曰華陽故亦
久渝落徒令憑悲西風金通金人
太上皇帝如金師時都人日出金
雷之不遺金主竟廢帝及上皇為
線集山莊
手揮毫落紙先羣公
欲作圖畫憂無從
恐裂碎琉璃鏡
上京自昔道君初御極夜祀高
月也乎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
培土斯男眾應耳
高當有男子之祥初命為數切
典工役築山於壽山且近伏義
新長三索而得男故為少男詩
子孫衆多也詩思齊太姬嗣微
大役興九寰徧索輪花石
後漫淫及于花石矣一花一石傾千金下方課竭民呻吟

玩史朱勳傳領花石綱士民家一木一石稍堪
更何道頓令光宅生邱林
光宅生邱林
中每秋風靜夜其聲四徹若山南自星聚禽獸其
近四十九萬壽中央冠諸阜
神宮記馳道左右大石林立以瀑布斜飛接絳霄
中峰有瀑布數萬丈峰名之志正衙恰向椒星口
殿曰文德殿殿後北直綽有樓志正衙恰向椒星口
自然成山林樾樾日板屋銀牀玉鎖隱珠簾
六西京雜記昭陽殿殿後北直綽有樓志正衙恰向椒星口
是名書館又有一仙館殿後北直綽有樓志正衙恰向椒星口
鬼工已妙壺中景另開壺中又一天有堂日蓬壺又景
線集山莊
松蘿樹蒼玉
巧互呈翬翬能翔角能伏
今翠峰在于清者日翔透迤東接昆雲亭
雲之萬顆寒梅映巖谷雪深何處聽簫韶仙佩空中飛
絲道銀山東有雲線華堂花至能梅花
此之仙人夢線華堂花至能梅花
珠酒玉鱗甲動瀉地直作玻璃青
黃圖江在何州色如玻璃人以為所蘆披小渚

鈴雨中歎 續通鑑 良岳成市人薛素翁以攀援爲優場戲
山間清道聲望而翔者數萬翁牙牌奏道左口萬歲山瑞
禽逆駕太真外傳至斜谷值霖雨涉旬于棧道雨中聞鈴
聲隔爲雨應因採此時竦立孤峰尊俯看衆岫皆兒孫
其旁爲曰棠雲高出雲岫下視羣嶺告 破陀西下視平曠
在掌上 杜西岳詩 棠山羅列似兒孫
畦栽瓜芋籬芭蓀 杜北征詩 破陀下邛時左思藥寮香追
神農淵 初製良岳記其西則參十把菊黃精芍藥中蔬藥
地遂西莊寂賽淵 明村若農家名曰西莊西傳南唐李
成洞居海陽 蒲荷鋤宛荒野但少婦儘提壺殮
朱桑里布月 蒲荷鋤宛荒野但少婦儘提壺殮
開荒南野際 左傳莫缺轉其妻結之數相待知賓國通越
日誇受范蠡 日本可也手紫陌喧囂聞仙塢其餘總勝空
詩集 山莊 卷四 圭 竹巖 胡安
桐釜 通鑑注長安城中有紫陌父五帝本紀黃帝西至千
縣更怪雲根變態多 何年廢自媧皇補 杜詩千家注石口
北 不周山天柱折女媧 或疑舐燭或似奔或狀偃僕或
氏乃煉五色石以補天 或疑舐燭或似奔或狀偃僕或
如俯 良岳圖石皆激怒脈 若蹄若齧若角口鼻首尾爪
黃臥花披抱猿門 于府志良岳有黃石什 紫擎溜穴栖
鳧激 澤傳葛處山記有紫石巖面徑數仞卓立山陰 神運
居中高百盤特賜封侯美盤回 祖秀華門宮記神運峰廣
居道之中傳以金字宋史地理志未動手太則取石高廣
數丈載以巨舟挽以千夫繫河嶺橋數月乃至賜號昭功
製廣神運石是乍 春宕搜將露壁空 張洪長橋記鼓洞處
初得燕鄆故也 在靈壁縣石不可爲磐仰所云酒釀洋若也 秋潭斲出仇

池錫一統志仇池山在成縣四面平絕止有雲萊未斧斤
東漢恨隔蒼霧拾遺名山記蓬萊山一名雲萊在東海
東有下逮羣芳均遠移瘳藤扶竹黃楊枝屈秀華陽宮
進竹有同本異幹者宋史朱勳傳初致黃楊三本命嘉之
限以我黃楊日黃楊樹龍鬚玉葉交成穗邱山巖上生
龍鬚草王虎耳金蛾互噴研虎耳尾渠那含笑紫華藥
藥見下注桂詎緣印嶺出草思蜀都賦耳鳳尾渠那含笑紫華藥
使又見綫梅寧使上林知林賦轉棄楊梅嶺新志
下注綫梅寧使上林知林賦轉棄楊梅嶺新志
大核小可亞隆隆如綫色尤紫實雕欄種處皆成長南北何
分土性宜條條長官梅又見下地之殊悉生成長養于雕欄
綠蘿山莊
石山別隱爬幽窮數陸始知荆吳後秦蜀搜剔異岳記
隱不置又太湖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湖紅船載處早陳城
湘文竹四佳果皆越海渡江而至一木用黃封表識
黃帕寸時旋發屋宋朱勳傳必撤屋所經州縣有折木門橋
中家悉破產斲山輩石程皆峭嶺所經州縣有折木門橋
染藥城垣以過者後以蔡京言帝乃樂母得加貴封柏家
人花圖花石既而架甚厚明小說鄭陽湖決戰室家胥破
上乘白船陳友諒乘紅船事平遂以紅船載俘室家胥破
民夫愁見上秘奧難藏鬼神哭跡作河圖龜負觀島當時
朱梁首掌綱橫暴誅求恣鞭督山台宦者梁師成專董其
事時有朱勳者取兩浙珍異漆園已自剽剽源方處困于
花大竹石以進號曰花石綱漆園已自剽剽源方處困于
人也居縣坊村縣境特稱源諸洞皆落山谷險處困于
造作局屬配取之乃為亂句丁嶂猶喧開運局
日象數前眉青溪時款州

國以植丁香日丁曉宋倭倭傳朱勳六年竭盡普天力那
置應奉局于蘇取內帑如囊中物
管皇輿折輪輻許景衡奏疏今不意之務若營繕諸役
積聚幸天下之技藝凡大載而始成詩北山首上皇愛御
飛龍舟曲江下趨瀟湘流秀華陽宮記道景龍上皇東
西二園西則遡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續通鑑景東
支虛中奉土皇東遊戲上皇如亳州東地志又四瑤
宮大取地作大池口曲江池亭續通鑑景東
曲江後自瀟湘江亭開闢通天池紫雲山志
經壓簫管黃頭濺水驚眠鷗子之舟也李詩王蕭金管
通馬黃頭濺水驚眠鷗子之舟也李詩王蕭金管
水鳥將飛海棠芙蓉華陽宮記堤外海高陽野肆誰賣酒
如十五雙眉俗及清漸開清樂胡胡年十五春日
始知楊柳齊後苑屠酤尚是尋常游清波苑傳帝于苑
而使潘妃醺酒百姓歌曰聞武暇時數幸蕭關館紫蓋浮
堂極楊柳至尊屠酤百姓歌曰聞武暇時數幸蕭關館紫蓋浮
爐香清酒宮史地理志景龍北岸有蕭關館蕭關者
如燕聖者居此矣紫雲師相追陪學士從短衫親傳黃金
宋蔡京傳更定官名自稱公相于僑儉皆至大學士視
政通中徽宗更定官名自稱公相于僑儉皆至大學士視
味儒客從南來金稅玉杯御屏環佩遲傳報安妃出
蓬苑仙傳林靈素謂劉貴妃在神霄是九華玉真安妃
衆譁曰妃也妃起達立臣附童兒致乃奏乞遣其
如上也乃南宮酒如妃起達立臣附童兒致乃奏乞遣其
密詔王真朝裏見安妃如妃起達立臣附童兒致乃奏乞遣其
詔京復官是月八日附後安妃如妃起達立臣附童兒致乃奏乞遣其
子臣聖聖聖如妃起達立臣附童兒致乃奏乞遣其

入排牆避寇于良岳之顛張漢日百姓奔赴無慮十萬
大雪盈尺詔民任便砍伐為薪入臺榭官室盡皆
至官和廊言者所謂王旋見瓊花作薪燎
駐金戶也厚誼官禁有司自眼禁不得慘逾阿房望奇
天下無雙高宗移種御不泰宮室火三月不絕更泰始皇本起渭南上林苑中先
施便枯萎送還清處原賦望群猱以理庭餘見上注
假上行頒行也張誤華陽宮記羣峯有須彌老人壽星眉
度論須彌山高三百三重來如夢杳無跡重來慟哭猶家
平指月錄謂北邱悉悟木心如夢如幻傷海天下之傑觀而民造有所未盡
也明春復游華陽官而民俟之矣雪
集山莊卷中竹巖胡炎
稍尚挂鞦韆宿伐鉞供胥零落
城日久欽宗命取山禽木末史萬歲山岳金人再至
為薪盡石為砲伐竹為鉞籬取大鹿數百千殺之以餉衛
士歸來燈下記繁華歷歷規模宛如昨繁華而悅入關夫
子之道而亦悅史高帝本紀特難日
不暇給而規模洪遠矣餘見上注南還不復曹汴封九
尺誓碑淪大漠陳許為輔并開封之四十三縣置轉運使
太平廣記太祖立誓碑封鎖殿側密室每新立猶松開鎮
令不識字小黃門揭綴疾徒遠立人主親自讀黃帝後成有
入汴人始見之近臣凄絕哀龍髯
內字三行云云龍聖聖明降下迴羣臣後
宮從上龍者七十餘人小臣悉持龍髯跪宮女飄零
墜黃帝之弓乃抱其弓與龍髯就又見下注宮女飄零
痛馬角宋史王欽若求歸秦王曰烏白頭馬生角乃許耳

仰天歎鳥頭即白馬亦生角... 秋尚不還片玉那能辭寂寞... 惟金兵拆毀此後相傳百餘載... 駐蹕吳會中原盡入于金... 木甌江左又百五十年... 賦者教千雁宿空濠當沙海... 臣欲得九鼎謀于沙海之上... 趙鬼啼宋太祖姓趙名匡胤... 西都蕭蕭有奚軍探管子嘉... 賦安之兵初徙于金亡開封... 山西後分遷于河東金口... 江梁一統志良岳在城西北... 綠蘿山莊... 樞星類垣詩王風日之夕矣... 晴風氣作蒸鬱似有陰寶... 白碧黃雨後甘石數十萬斤... 曲昔傳漱玉會高軒... 代璧紅照其書成軒... 聲續銀瓶翻其書成軒... 栗驚心魂遇而服果街西菜... 道從破曉得埋礎見蟬蟠紅... 瑞石岡之其想到平江進奉... 壽山民岳專遣奉局子平江... 水局致飾飲太湖石一座杓...

梓宮短鐵繫歸伴冬青聽南鳥... 前明周藩啓三河志太祖第五子... 宮狗馬安遊樂... 西銅駝史高帝本紀齊王有河... 中悠悠若天事百變瞥眼只抵浮雲過... 桑雲身似健存青黛作故物道士指點客浩歌... 糕便代雍門涕... 然泣... 下... 訪王... 舊... 復... 明... 宗... 賑窮巷起... 賑窮巷起之太初道使分賑散財發粟之心也... 賑窮巷起之太初道使分賑散財發粟之心也...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五
 宋高宗皇帝
 建炎五年
 五月
 丙申
 帝自建康渡江
 幸杭州
 六月
 丙申
 帝自杭州渡江
 幸越州
 七月
 丙申
 帝自越州渡江
 幸明州
 八月
 丙申
 帝自明州渡江
 幸溫州
 九月
 丙申
 帝自溫州渡江
 幸福州
 十月
 丙申
 帝自福州渡江
 幸泉州
 十一月
 丙申
 帝自泉州渡江
 幸漳州
 十二月
 丙申
 帝自漳州渡江
 幸潮州
 建炎六年
 正月
 丙申
 帝自潮州渡江
 幸揭陽
 二月
 丙申
 帝自揭陽渡江
 幸普寧
 三月
 丙申
 帝自普寧渡江
 幸惠來
 四月
 丙申
 帝自惠來渡江
 幸饒平
 五月
 丙申
 帝自饒平渡江
 幸豐順
 六月
 丙申
 帝自豐順渡江
 幸潮陽
 七月
 丙申
 帝自潮陽渡江
 幸澄海
 八月
 丙申
 帝自澄海渡江
 幸海豐
 九月
 丙申
 帝自海豐渡江
 幸陸豐
 十月
 丙申
 帝自陸豐渡江
 幸碣石
 十一月
 丙申
 帝自碣石渡江
 幸南澳
 十二月
 丙申
 帝自南澳渡江
 幸東山

應聖化壞岸更無狂瀾柳高不浸宜房屋陽夏耕木與麥
樹高柳葉宮其上號宣房宮麥秀暗滋陽夏耕木與麥
泉水台真子雲麥秀暗滋陽夏耕木與麥
春秋運斗極帝舜與諸侯遠勝榮光化昂精武王中侯
榮光河洛流此考諸帝率舜觀河洛有五老游豈久盤
府尤逞巧大瑞一夜呈沙汀之郭璞南雅興推河洛水
大瑞歲在鴉首月已亥津吏入報河水清首之文志未為鴉
能起雷澤官志清吏西人院司乘流共酌祝祿滿宛若湘
謝樂山莊
流澌湘中記湘水誰將銀漢化膠液井尾直向崑崙傾
接神契河者水之伯上通天漢韓子寸膠不能理黃河之
出崑崙伏流地中三千其水經崑崙而後漢書高誘注河
山去嵩高五萬里河水出其東北隅馬頰濤翻紅玉淨
則河決李燾詩桃花分馬頰文選紅等維冠龍門竹湛金
綃輕不及溫庭鈞詩金結雙箭馬追之珠九瓊瓊吐蚌
蛤蜊表錄異廣州海中有一島上有大珠池每時貢珠戶
銀梭歷亂宛鮎鮎出銀梭直是圓珠夾河兩溪多崇山林
綠倒影沉澄泓之問不殊牛馬時至百川河兩溪清洌
岸石壁峭立盤東下依稀神樓開曉鏡倩粧許照千螺青
山峽間數千百里
府到萬錫詩白銀盤裏一青螺靈湍借問在何所西始函

谷東鹽城一統志函谷關在靈寶縣老子西度田文東于
里紆河正地物志黃河百里一三旬短日依雷星
真日經星以正仲冬臨水炊烟簇萬竈煮糜淪者均瓶
天文志星宿一名雷更兼冬令正肅殺朔風凍圻
壘自昔管泥六斗祇今何異管中冷馬融新論漢大司
澄清一石水六斗流天平廣更兼冬令正肅殺朔風凍圻
雨雪晴之後五日東風解凍立春空明鮮潔真色現隨舟汎汎
浮鷁鷁赤壁賦擊空明今所流光守臣飛通奏紅臚檣
高萬歲騰騰聲漢都志武帝詔曰朕至中岳聖日登崇
朱批淋浪出深殿謙讓歸美神賜寧更念河官與勞績特
頒綸綍加寵榮
險工千丈牟山程一統志牟山在丹鳳山鳳凰山錦賜詔亦
列屬縣名舊唐書職官志中書省光宅改為鳳臺六帖丹鳳
即任職后會祖父詔制皆翠池趙瞻職事敢言率端由
洪福叨王靈易井封王明粵稽還源山吐蕃鐵山百窟紛
縱橫初學記應陽雲河賦資雲川之還源元史河源出吐
名大壑臨兒華言星宿海唐吐蕃自合諸羌始涸濁浩
傳國南三山如嶽河源其間自合諸羌始涸濁浩
合處如沸羹河源其間自合諸羌始涸濁浩
城也又東流如沸羹河源其間自合諸羌始涸濁浩
于閭左南山下其河北流與意領河合東江其源一出
記于閭左南山下其河北流與意領河合東江其源一出
望後為黑月白狼慈嶺噴粘腥其史單丁置二女臺上

見上加之悍急作漢突河淤球礫隨奔騰千歲一清僅虛
 語誰能久俟如全彭拾遺記黃河千年一清聖王之大瑞
 人壽幾何列仙傳僊佐堯時人食柏實得歲并紀唐僅先
 仙彭祖陸終氏子至殷時壽七百餘歲
 甲日而變易龜卦元二年歲州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陝汾祀宋輪後庚宋五行志祥符二年十二月陝西河再
 清造使致祭易異卦九五无初似此洪床昭異眷乾開坤
 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闔咸未經子地論于五法宮濟哲本天授更兼厥志安
 舊生非人力也書益覆光天之下至海隅蒼生浮糧百
 萬攝吳楚通志江南春秋策土三千拔巨衡成帝末或言
 孔弟子三千人請如其教詔增弟子員三千人更服本
 紀伊尹名阿衡又周本紀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
 輔龍駒島平烽燧息唐書哥舒翰于東海龍駒島築鹿鳴
 澤潯潯田成通典花陽有獨鹿鳴澤屬開堂雜記京東諸
 特主其說請瓦甌精誠歆郊時文獻通考郊祀布緣儉樸
 旨酌量備舉太和翔洽自普格天吳豈獨酬圭
 存簾旌宋太祖本紀太和翔洽自普格天吳豈獨酬圭
 牲易文言保合太和百川伊古響應捷洛水先
 溫潤出瑞六帖帝德盛之應洛水先潤九日乃寒列仙傳
 金堤本為四道長協符五色尤易能水經注河水又東淇
 十八里有金堤堤高一丈穆天子傳河者四瀆之長易乾
 製度帝王將起河水先清清變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
 尚書中候武王時榮聖人欲出尚先兆况當堯舜御太平
 光塞河光變五色
 運命論黃河清聖人生尚書蔡傳唐帝堯也姓陶氏
 伊耆氏以大德上虞帝舜也姓姚氏以土德王有上承流

僅咫尺事為目謀非耳憑作歌竊比龍骨賦西紀蘭檢傳
 千齡漢清志穿渠至商顏得龍首骨名之曰龍骨渠
 好之魚龍河圖時黃龍負圖南葉安白曰檢河圖
 挺佐輔苗帝游于河鱗魚負圖南葉安白曰檢河圖

詩集

卷四

五

竹枝詞

綠蘿山莊詩集卷十五

分目

懷人雜詠上

董頭陀无休

鄭徵士義門

宋廣文听舫

金兗州補山

鮑太學千仞

袁名試眉少

言布衣述子

周太學又康

方山長文輈

蔣孝廉虞旬

沈漁莊可山

劉宛委戒謀

諸編脩襄七

王學博素堂

綠蘿山莊詩集卷十五

竹巖胡浚

丁廣文芝田

徐墨汀笠山

相國方丈玉池

史舍人方濤

秦文學振炎

魯庶常秋騰

夏雨笠大田

汪桐城昆鯨

玉山人晉逸

徐司馬振孫

周侍講蘭坡

李上舍定章

梅泰安慕堂

沈初梅大猷

莊副使書石

馬明經德純

傅屯尉梅芬

王南宮雨豐

來徵江聲吉

家文學澹齋

高雲長老石庭

任副使開宗

章中牟梅湖

王鵝池志宣

嚴慶都海珊

魯蔗田冠千

葉太守映庭

張太康仰峯

祝文學松絃

周孝廉幾山

史廣文子義

汪探花雲尺

黃丹稜天繪

董學博藝苑

孫中丞振九

沈太學進思

趙館陶太音

綠蘿山莊詩集卷十五

竹巖胡浚

至石頭悉投之水曰沉者自沉拂衣近日尤憔悴舊猶燈
空不耐秋侍讀作詩曰朝日上園圍照見先生盤盤中何
長關干

金兗州補山

同邑由編修出守

承明散直守膝峨漢助傳若厥承明之履懷故土出爲

峨陽四口鄉六日膝七日誌毅行春五馬隨潘子與詩話

漢朝臣出使爲太守增一馬故爲五馬復漢鄭均傳

三公車轎畫曰肥清會典太守常以春行縣勸課農桑

里春書孔子聖關里志仲卿意爲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付

日天子竟也肯有朱書發政發意發之得奈書曰嶧山東

刻李斯碑不知何時大焚後人刻於梨木鳴琴屬吏陪

游席山下堂單父理條見上注習禮諸生侍講惟中更北

家贊諸生以料得公餘懷魏闕尚應回首賦蓬池莊子中

之下金成遺事唐學士賜食悉是蓬池給

鮑太學千仞同邑自幼同學老

視共應前被湖濱廿年童稚最情親同視張安世少與上

已於水上汎濯被除去宿垢謂齊門挾瑟儒生老練子齊

有未仕於齊者操琴而直於王之上三年客易水悲歌壯

士食史可客傳既祖取道高漸離擊其和而歌壯

不復還漢地理志丈千里投人無定所後漢黨錮傳張全

大相聚或悲歌旣慨下鄉南昌亭長寄食倚闥尚有高堂在末

若俱甘且負薪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歸則
吾倚闥而望今王出汝尚何歸爲參

袁名試眉少

藝若甲辰台試記名特用

靜海星芒照綠烟滿裝金粧孝順

口外州也韓答尉遲回書燦然如繁星耀天而芒色正

未華海賦朱曉綠烟要世燦爛如繁星耀天而芒色正

尹張憑詣慨留宿明且還舟松傳教覓張孝廉船香吟北

苑清英錄北苑貢茶錄龍鳳

說十卷張賈誼書新蔡室後漢安帝通考賈太傅新書十卷

至入見上方韓名記御屏前全唐詩話制誥關人上批

爲江州刺史又具二人同進上批曰韓一官許授雖遲

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與此韓一官許授雖遲

滯莫向開墮更醉眠莊子智效一官漢貨食志令官作酒

酒從歸飲便

言布衣述子文學言子後其先自當其能可陰住

求

把郭貧居類藝蟲北堂書鈔楚聘北郭先生歸曰劉野結

河橋賦別事匆匆李陵答蘇武詩攜手上

公老持月懸脫公悟後以月盡載珍榮

杜詩清華曉簾看弄琴又嚴屋抄書松竹秀

得古尚書皆漆文雲仙雜記嚴屋抄書松竹秀

鏡司空國則松枝爲筆管烟厨簾米竹籬空

近口屈中乏短供雅知文學風流在振火傳新定不窮

鳴兒索飯竹籬空雅知文學風流在振火傳新定不窮

志于游自吳之樂受業於夫子以文學著述主指窮於為薪火傳也

周太學又康

雲門舊社啟山堂老伴吟花半已亡

雲門舊社啟山堂老伴吟花半已亡

雲門舊社啟山堂老伴吟花半已亡

雲門舊社啟山堂老伴吟花半已亡

雲門舊社啟山堂老伴吟花半已亡

雲門舊社啟山堂老伴吟花半已亡

雲門舊社啟山堂老伴吟花半已亡

雲門舊社啟山堂老伴吟花半已亡

雲門舊社啟山堂老伴吟花半已亡

雲門舊社啟山堂老伴吟花半已亡

雲門舊社啟山堂老伴吟花半已亡

雲門舊社啟山堂老伴吟花半已亡

雲門舊社啟山堂老伴吟花半已亡

雲門舊社啟山堂老伴吟花半已亡

雲門舊社啟山堂老伴吟花半已亡

雲門舊社啟山堂老伴吟花半已亡

雲門舊社啟山堂老伴吟花半已亡

雲門舊社啟山堂老伴吟花半已亡

雲門舊社啟山堂老伴吟花半已亡

大夫寓此者絲雪密題三徑竹

絲雪密題三徑竹

絲雪密題三徑竹

絲雪密題三徑竹

絲雪密題三徑竹

絲雪密題三徑竹

絲雪密題三徑竹

絲雪密題三徑竹

絲雪密題三徑竹

絲雪密題三徑竹

絲雪密題三徑竹

絲雪密題三徑竹

絲雪密題三徑竹

絲雪密題三徑竹

絲雪密題三徑竹

絲雪密題三徑竹

絲雪密題三徑竹

絲雪密題三徑竹

絲雪密題三徑竹

絲雪密題三徑竹

絲雪密題三徑竹

仰泰山 新唐韓愈傳贊學者仰之如泰 晏賜龍售五字
唐會要進士賜宴有九尤重樓棟晏水經注辨雄非馬証
賈芳林園中有濯龍池沈詩五字撰英才
三銀唐藝文志中寶贊章句自志人秦夢至華岳朝朝三夢記
明日至祠有聖迎客如所夢視囊得三銀與之至如何戴
相國方丈玉池 洞宗開相國祖庭法席甚盛近自
提宿瑞別曾以 松高探岳初返子以赴省時過指

笠南歸日不向茅城迂道還 經詩紀卿乘車我戴笠休
提宿瑞別曾以 松高探岳初返子以赴省時過指

石人對面證字談 洛陽記千金揭東首立一石人腹上刻
二絕句送子 必經歷年世故部立石人以紀之

驚眼瓜藤渡寶龜 諸經疏義舍利帶此名爲子其母身形
子也法華經注優樓頻螺北云探岳高游橫六六地岳嵩
木瓜藤胸前有錢如木瓜故 探岳高游橫六六地岳嵩

山在登封縣上有三十六開堂新泉後三三 月餘無着
峰九章算術六六三三後三三 月餘無着

老翁口此間在持何如日龍蛇遮身荷葉千 誠納復那釋
凝鍊多少泉日前三三後三三 月餘無着

釋師詩口繞池荷葉衣 送客桃花百尺潭 桃李白贈汪倫詩
無盡滿地松花食有餘 送客桃花百尺潭 桃李白贈汪倫詩

尺不及汪鉢水投鉢自深契不須卓拂示通泰 五燈會元
倫送我特鉢水投鉢自深契不須卓拂示通泰 五燈會元

前尊者即以一鉢投之而進欣然笑會指月錄 百丈豎起
拂子祖口即 此川離此用

史舍人方濬 溪陽孝廉同試中書
西掖訪梧映竹埤 杜詩千室中書舍人在石華門西故
傳 雙雙會共侍子埤 唐百官志起居舍人省垂拱中改漢
侯風美諸宮諫 漢書史丹爲侍中諫諸太子家元帝寢疾

得不易封關內侯晉中興書賀循爲 周史原王魯詩
魯信太師諱曰躬訓能官默而成化
王命史公充作開宮之詩黃閣延賓希後會通典三公開
堂書鈔公孫玢開宮之詩黃閣延賓希後會通典三公開
閣以待天下賢士 紫微傳詒憶前時唐會要中書舍人
人開元收紫微舍 那堪便作雲泥隔縮版河堤吟鳳池
人又曰紫微舍 那堪便作雲泥隔縮版河堤吟鳳池
池何賀之有自詩對面臨雲泥詩斯于縮版以載

秦文學振炎 同邑仕東武山下太史逸少公孫解
所相交曾脩族諸乞片亦曾爲子解

畫漆編草 韓詩外傳孔子讀易茅茨雨漏土牀寒
陶詩茅茨已就治家無原意蓬戶不完上揭下履堪博士
依履井 漢賈誼傳公孫龍少頗通諸家書文布名以

依履井 漢賈誼傳公孫龍少頗通諸家書文布名以
依履井 漢賈誼傳公孫龍少頗通諸家書文布名以

時出 世考野侯續香壇 石室圖注七十二賢商字子不
現 世考野侯續香壇 石室圖注七十二賢商字子不

八未封野侯續香壇 石室圖注七十二賢商字子不
八未封野侯續香壇 石室圖注七十二賢商字子不

平原君以千金爲魯連受道址也 排難幾會忘盛德
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 排難幾會忘盛德

書頻慰勸加餐 憶下有加餐食 開時數徧金麟簿古進
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 排難幾會忘盛德

今人似此難 宣室盛告祖考號金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
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 排難幾會忘盛德

白馬珊瑚 着鞭 唐詩遺却珊瑚鞭蘇龍甲額許歸田
唐六典舊制侍御一員在龍甲額許歸田
門交 舊制侍御一員在龍甲額許歸田
返馬 舊制侍御一員在龍甲額許歸田

久有交趾番過海採香因與成婦子
孫甚眾是為黎母乃黎人之祖也
舊語謂波羅人祀於海濱以治瘴
進御波羅人祀於海濱以治瘴
城在府城之北
屋編椰葉小如窩
北猶開事一種微名奈老何
周侍講蘭坡
試江中又
進士由編脩趙擢教授內廷歷差典

馬蹄繞踏香園花
筆染芸香命再加
二室中
天祠玉檢
言之為高而名之為

二室西為少室東為太室
以金繩連編玉簡為之正座
五寸連編元年有事於嵩山
九經賜名山書院漢教班伯始受詩於師丹
殿中常侍時卿當張西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
殿諸伯採風浦口喧馳傳
朱君伯名對簾前坐賜茶
召見廷英台對碧里雜在
乃訪馬不遇題壁云
詩訪馬不遇題壁云
詩訪馬不遇題壁云

李上舍定章
仙李蟠根得吳葵
仙李蟠根得吳葵
仙李蟠根得吳葵

仙李蟠根得吳葵
仙李蟠根得吳葵
仙李蟠根得吳葵

日明月為鉤長虹作綫何物為
射虎南山數最奇
廣野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名拜北平太守廣出獵見草
中石以為虎射之正中石沒鏃
李廣老數奇浪士久安懸閣夜
母令當單于不飽到鹿支
以詩春秋授何緣又被僕
之取郎公何緣又被僕
去一統志閩江在福州府城東出漸之龍泉建之浦城
枝譜福州荔枝有將軍紅十八娘紅狀元紅皆絕品

香烟鈴閣潏影盤漢尉稱仙詎足難
香煙鈴閣潏影盤漢尉稱仙詎足難
香煙鈴閣潏影盤漢尉稱仙詎足難

千巖史記帝堯紀堯之如日就之如雲
上書凡用岳觀發天五十盤
門西為仙人石閣東巖
為介卿南巖為日觀
介卿不亦應手李賀詩
沈初梅大猷
恒楊公門宿學捷才
鹿鳴賜酒愧先君老學同門憶冠羣
酒禮歌鹿
鳴之詩
鹿鳴賜酒愧先君老學同門憶冠羣

鹿鳴賜酒愧先君老學同門憶冠羣
鹿鳴賜酒愧先君老學同門憶冠羣
鹿鳴賜酒愧先君老學同門憶冠羣

鹿鳴賜酒愧先君老學同門憶冠羣
鹿鳴賜酒愧先君老學同門憶冠羣
鹿鳴賜酒愧先君老學同門憶冠羣

石門縣宋高宗夜夢崔府君廟金人羅之神指白馬折簡
使乘及曙乃泥馬也禁於此須信詩試策千金馬折簡
稀逢五朵雲以五色旗為折簡名我其何敢不至屏書幸
若五彷彿北牕頭白在涼風一枕臥微醺只許觀清典
子書高臥北牕

莊副使書石武進進士同試中書計翰苑出

南望鄉州大壑遙故人奉使遠乘輅

弟二人鐵符力捍黃牛嶠治宅編政和丙申歲杭州
乘輅傳從百妙正而神符及御書明應而投香勝誠恐白
之海中浙海國出戊子門而北有黃牛嶠而投香勝誠恐白
馬湖吳越備史吳越武肅王以解海塘不成以鹿脯煎餅
志吳王浮子胥屍於江中因依潮往來為潮乃退海安
激岸或有見其乘素車白馬立潮頭者

卷五

徙現江光野堂清杳福均邀餘峻望在教勤模四

載觀前屋書益覆山刊木槿佇三神答聖朝封書全

陸下神地孤山岳也

馬明經德純同邑任海海岳聖村授徒注經訓詁

施帳遙傳今海畔懷舊馬融於高堂施絳紗丹黃晚歲掩

精處手儒林德傳校比勤勞未黃不去萬三千卷經籍志

宋經籍志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卷三年平七十二家
賜遺右給道通達古收諸籍得書萬三千卷而欲封禪仲
主神聖史封禪通達古收諸籍得書萬三千卷而欲封禪仲
十有大勝陳變訪竹素者陳農求遺書於帝時使司所記者

令注蟲魚崇文書目毛詩草木鳥獸蟲魚二遙憐商確

思良晤臥對沙鷗悵索居

傳屯尉梅昇同邑武舉征効力運米口外

城角垂楊綠滿汀藏弓便作少微星

星子何不去漢天文志延禧西有大夫種日高鳥盡良
弓藏子何不去漢天文志延禧西有大夫種日高鳥盡良
星下猶能書錦字又細字如牛毛海錄龍蹄黃縹紫上經

山間有藥先生得道在紫雲山能騎龍蹄黃縹紫上經

前盟雄對壘通國史補高仁希著詩萬首名詩客戰場

舊事話犁庭後國史補高仁希著詩萬首名詩客戰場

可裂而絕八尺屏願可越而越

王南宮雨豐山陰孝

輞川才妙本詩家

心易五車

甘柳為虎

為河江深鎖百重花

鼓封門想退衙

唱籌終日苦量沙

松陽東北瑤林遠唐孟浩然詩我有一萬古宅嵩陽王女峰

燄道西南玉筍孤史記西南君長以百數夜郎

燄道西南玉筍孤史記西南君長以百數夜郎

燄道西南玉筍孤史記西南君長以百數夜郎

燄道西南玉筍孤史記西南君長以百數夜郎

燄道西南玉筍孤史記西南君長以百數夜郎

燄道西南玉筍孤史記西南君長以百數夜郎

燄道西南玉筍孤史記西南君長以百數夜郎

燄道西南玉筍孤史記西南君長以百數夜郎

燄道西南玉筍孤史記西南君長以百數夜郎

燄道西南玉筍孤史記西南君長以百數夜郎

燄道西南玉筍孤史記西南君長以百數夜郎

燄道西南玉筍孤史記西南君長以百數夜郎

燄道西南玉筍孤史記西南君長以百數夜郎

燄道西南玉筍孤史記西南君長以百數夜郎

燄道西南玉筍孤史記西南君長以百數夜郎

燄道西南玉筍孤史記西南君長以百數夜郎

燄道西南玉筍孤史記西南君長以百數夜郎

燄道西南玉筍孤史記西南君長以百數夜郎

燄道西南玉筍孤史記西南君長以百數夜郎

燄道西南玉筍孤史記西南君長以百數夜郎

燄道西南玉筍孤史記西南君長以百數夜郎

燄道西南玉筍孤史記西南君長以百數夜郎

燄道西南玉筍孤史記西南君長以百數夜郎

燄道西南玉筍孤史記西南君長以百數夜郎

燄道西南玉筍孤史記西南君長以百數夜郎

燄道西南玉筍孤史記西南君長以百數夜郎

家文學濟齋同邑在西施山隱居

齒序吾宗爾獨賢邱亭寂處信茫然

齒序吾宗爾獨賢邱亭寂處信茫然

齒序吾宗爾獨賢邱亭寂處信茫然

齒序吾宗爾獨賢邱亭寂處信茫然

齒序吾宗爾獨賢邱亭寂處信茫然

齒序吾宗爾獨賢邱亭寂處信茫然

齒序吾宗爾獨賢邱亭寂處信茫然

齒序吾宗爾獨賢邱亭寂處信茫然

齒序吾宗爾獨賢邱亭寂處信茫然

齒序吾宗爾獨賢邱亭寂處信茫然

齒序吾宗爾獨賢邱亭寂處信茫然

齒序吾宗爾獨賢邱亭寂處信茫然

齒序吾宗爾獨賢邱亭寂處信茫然

齒序吾宗爾獨賢邱亭寂處信茫然

卷五

任刑使開宗山陰進士山北河員累遷南汝道少

任刑使開宗山陰進士山北河員累遷南汝道少

任刑使開宗山陰進士山北河員累遷南汝道少

任刑使開宗山陰進士山北河員累遷南汝道少

任刑使開宗山陰進士山北河員累遷南汝道少

任刑使開宗山陰進士山北河員累遷南汝道少

任刑使開宗山陰進士山北河員累遷南汝道少

任刑使開宗山陰進士山北河員累遷南汝道少

任刑使開宗山陰進士山北河員累遷南汝道少

任刑使開宗山陰進士山北河員累遷南汝道少

任刑使開宗山陰進士山北河員累遷南汝道少

任刑使開宗山陰進士山北河員累遷南汝道少

任刑使開宗山陰進士山北河員累遷南汝道少

任刑使開宗山陰進士山北河員累遷南汝道少

任刑使開宗山陰進士山北河員累遷南汝道少

卷五

都北望大河深猶幸鄰垣協素心
一統志慶元縣堯甫慶元所生有帝堯甫

治樓船又有頃長安稅吏乘九杼曼牟售見客吳越春秋

種創曰子敘寡人九術用其二而敗吳太平御一錢益擬
曲江詩演述史傳劉龍拜會稽太守郡中大化後為將
父老為各選一大錢受之紹興府志錢清江以送龍日勤苦
在城西五十里新江舊志漸江一名曲江海亭夜酌紅
藥淨越州回經越望樂野春遊紫馬輕絕書樂野去縣
故謂樂野杜詩送謝靈運山守草舍經組豚犬在耳提乞
永嘉人日野紫馬者太守也
與賜幾評如孫仲謀如劉景升見子豚犬耳詩抑言提其

張太康仰峯

同安進上同策河工

洛汭花穠似范姑一統志太康縣夏太康封地書五子之
五人曰其子以進後於有洛之謂洛陽洛陽詩始射在海
河汭中其子所謂范姑氏之山也杜詩花穠春寺靜

舟昨歲載屑蘇

東觀漢記李膺東歸惟與郭

主

龍尾連技繫之漫防以破廟岸者大樹酒賦縹緲飛鼠
景古連梁孝王遊於志憂之館集諸遊士使各為賦枚乘
景極華蘭鄒陽賦公孫乘月賦類要王義之作蘭亭序用

氣書之龍曰塵生虛范餽長有時絕句問里漢口觀中
生塵范子雲茶樓臺錦勝隋珠時苑賦朝裝演有樓臺
中諸魚范茶燕樓臺錦勝隋珠時苑賦朝裝演有樓臺

以雲封之蛇銜徑寸純祇疑一豎多池小廣興閣特在
自光燭室以報附侯祇疑一豎多池小廣興閣特在
多池商飲浴而不及千餘錢障孤錢佛障通志峰在

安

祝文學松紉同邑住燕山南

兼山亭孤隔雲捲簾對以傷離舊

兼山亭孤隔雲捲簾對以傷離舊

兼山亭孤隔雲捲簾對以傷離舊

兼山亭孤隔雲捲簾對以傷離舊

江東川暮雲家萬子夏投杖在柳鈔妙裁一慨曹李橋
日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莊重寡言文辭樸木工書八分集古錄薦手碑碑擇木
章自成一體韓擇木工書八分集古錄薦手碑碑擇木
仁王寺中辨韓擇木工書八分集古錄薦手碑碑擇木
八分書中辨韓擇木工書八分集古錄薦手碑碑擇木
錢杜甫在蜀每醉熱向花時賞酒供微醺從武祖木起
人乞日惠我一絲兩絲花時賞酒供微醺從武祖木起
酒歲竟兩家折券棄資見開錄康節道橫奇實誠可憐
在安樂窩飲酒不至醉但微醺而已
賡繁誰能薦相公曰誠不忍奇實橫集道側

周孝廉幾山

時獨步入都病不能入試

百花東苑一時開三壁無傳惜上才百虎通苑園所以在
所生也武后遊上苑詩百花連夜發下里喉音承獨賞
莫待曉風吹柳絮淮南王書貫三壁下里喉音承獨賞
詞楚下問客有歌於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長安肺病
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五聲韻會官音為喉

幾空來

通志漢都務秦故城於長安

主

有東晉補亡六詩漢書韓嬰孝文時為博士推許人
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廣與起韓嬰墓在任年縣祿
差登郭隗臺史記鄒子適趙平原君行祿席又燕世家
於是為隗臺宮而師事之方與紀要黃真怪星占更無
金臺在易州燕昭王築以招天下士莫怪星占更無
大奎原未近三台說文奎四星之謂主大奎主天文奎取象

文志三台天帝幸文館之階也

史廣文子義同邑孝廉任教諭旋印解官

十年載牘茂公車萬卷黃龍撤盛史記補東方朔上書

讀書破萬卷古曉書以雄黃塗誤七錄丘增占鳥注

字乃後列女傳有先人之帳處在七錄丘增占鳥注

通考梁秘書監任昉射加部集凡二傳三千一百六老更

為七錄舊唐經籍志鳥占一卷鳥情逆占一卷鳥情逆

為七錄舊唐經籍志鳥占一卷鳥情逆占一卷鳥情逆

八行不寄斬筆書
馬融與貴伯向書
雖兩紙八行行七

東彭祖所居神仙傳彭祖姓錢名經年八百尚恨紅寺花
杭高而遠富陽縣志妙處觀地得丹經一枚紅寺花
寒江台居此如藍者子六世祖尚書右僕射州陵侯所構

也侯之王父晉冀軍將軍鹿下藥曰繩牀想如昨近來善
居都陽里寺城則宅之舊居

飯更何如唐王維傳中所有惟茶給藥曰繩牀想如昨近來善
而巳史廉頗傳中所有惟茶給藥曰繩牀想如昨近來善

仙庵乍踏最高峰
林承旨先以詩寄示相日寧知不是神
仙庵乍踏最高峰林承旨先以詩寄示相日寧知不是神

誰使桃僊李亦從
漢雜鳴曲桃生露井上李
誰使桃僊李亦從漢雜鳴曲桃生露井上李

詩室須甘三字獄
因於諸室宋史岳飛四大理獄
詩室須甘三字獄因於諸室宋史岳飛四大理獄

戲五更鐘
東城年話在惠州作詩曰為報先生春睡美道
戲五更鐘東城年話在惠州作詩曰為報先生春睡美道

下場誤逐廣人鹿
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各漢書刺通
下場誤逐廣人鹿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各漢書刺通

焉高材捷足者先得之此局全輪樞要龍
家神記巴印人
焉高材捷足者先得之此局全輪樞要龍家神記巴印人

三四斗益開各有二老史象戲一史日君輪我海龍神
形七女髮一史日象戲一史日君輪我海龍神
三四斗益開各有二老史象戲一史日君輪我海龍神

帝使食後滿化為龍乘之而去笑林項曼學仙歸家自云
帝使食後滿化為龍乘之而去笑林項曼學仙歸家自云

自今猶矣自古奇才多怪際賜環止許待東封
自今猶矣自古奇才多怪際賜環止許待東封

黃丹稜天繪
蕭山同舉門東封進
黃丹稜天繪蕭山同舉門東封進

雅量深窺千頃陂
蜀山點點壯遊時
雅量深窺千頃陂蜀山點點壯遊時

詩萬點黃絢此日經從澤
漢書章賢以經術潤色更事合
蜀山失黃絢此日經從澤漢書章賢以經術潤色更事合

黃絢予帥由來字最奇
漢書章賢以經術潤色更事合
黃絢予帥由來字最奇漢書章賢以經術潤色更事合

二月晴花灑象耳
彭山北二十里下有寶現磨針九城
二月晴花灑象耳彭山北二十里下有寶現磨針九城

龍池蟹泉古逸象耳山有李白三峰寒雪對峨眉
彭山在眉山南二百里突起三峰其二峰對峙峨眉
龍池蟹泉古逸象耳山有李白三峰寒雪對峨眉

均奇產處處磨厓合有詩
海棠斑竹
均奇產處處磨厓合有詩海棠斑竹

品玉聲金近所稀
程子贊揚休山繡川湖上浣春衣
品玉聲金近所稀程子贊揚休山繡川湖上浣春衣

步山川花水掩映如畫
故名西裝玳瑁文皆古
步山川花水掩映如畫故名西裝玳瑁文皆古

國於壁中得古文尚書
璧合芙蓉跡已非
國於壁中得古文尚書璧合芙蓉跡已非

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與
鳥感傳談徵孝第
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與鳥感傳談徵孝第

負土成墳有草鳥叩土助之鳥口皆傷遂名縣為鳥傷王
林哀鳴搖尾以彰其行孝子傳孟宗母嘗病冬月未出宗入
負土成墳有草鳥叩土助之鳥口皆傷遂名縣為鳥傷王

竹而第山魚占別法悟璇璣
中主雲雨天魚搖動暴木火
竹而第山魚占別法悟璇璣中主雲雨天魚搖動暴木火

玉衡以齊七政
芹羹鮭菜胥清况休便南山憶採薇
玉衡以齊七政芹羹鮭菜胥清况休便南山憶採薇

恩樂泮水淵采其芹淵源錄胡文定除州南教授龜山之薇
公其朝陽公餅菜蕭然世說張翰曰吾當採南山之薇
恩樂泮水淵采其芹淵源錄胡文定除州南教授龜山之薇

飲三江之水
孫中丞振九奉天進上同山臨川師門初在
飲三江之水孫中丞振九奉天進上同山臨川師門初在

剖竹同軍山帝城勳名頓異舊諸生
符璽記漢初川使
剖竹同軍山帝城勳名頓異舊諸生符璽記漢初川使

得入帝城死不惜米顯不敷黃丞相
守得史民心其政未
得入帝城死不惜米顯不敷黃丞相守得史民心其政未

照誰新藉力能行之章何嫌郭子橫
揚雄與劉子駿書
照誰新藉力能行之章何嫌郭子橫揚雄與劉子駿書

累拜丞相封建成侯章何嫌郭子橫
揚雄與劉子駿書
累拜丞相封建成侯章何嫌郭子橫揚雄與劉子駿書

金銀上江雄牛壁北史以上胡國珍郭子攻句光武徵為
東南半壁天柱鐵冠左棘重三卿下史冠柱王侍御史即杜
不換周禮左九棘公卿大夫位焉又應於棘木之下
氏談論大理日棘寺中典會要大理寺三卿正卿一少卿
二謫仙采石經遊處可復公餘沃巨觥唐文苑傳李白嘗
陵舟中嘯傲旁若無人又李白初
入京賀知章日天上謫仙人也

沈太學進思住城北江漲橋

木橋水淺石鄰鄰遊覽志江漲橋元末構木而渡後易
以石詩唐風揚竹下開門靜養真隱逸傳杜陵蕭鉤石
之木白石鄰鄰竹下開門靜養真隱逸傳杜陵蕭鉤石

開經原印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難經十五難春脈弦夏
詩集山莊

石四時之脈也毛冬蟬蟬注史更推駟文獻通考裴駟即注
始徐廣作史記音義駟本之以成集解史記集解少子也

接漆頻求散後漢方藝傳樊阿從華佗求方一可服食錦舌
生花類飲醇舊唐書名列玉籍者有錦舌紫筋與之早

歲賜煩今又刺乞將蒜醋指西鄰魏華作傳道逢一人病
蘇大醉可取三升飲之病去如言立吐一蛇分別功德論
一比邱求索長者日頭痛長者日此屬下有木仰攻其頭

趙師陶太音外授都下晨夕盤桓
脩毫碑免柳凝然上翩翩早軼羣筆經下以中山免毫

書四角皆用香囊花鎮山卷一名共吟猿魚史平原君傳
贊平原君謝靈運世之作公子也左傳康王遊於溇上孔

明與閑羽翬未言春紙琴溪誇小白統志溇縣琴溪溪側
琴之狀倫趙羣也

有石臺相傳琴高控鯉處築菴冠氏擬神君一統志李肅
水經注襄陽有蔡春紀曰築菴冠氏擬神君之為冠氏
河決冠氏有樓館治功成不接民德之白羊鮮化終成雨
龍神傳柳毅遇此水之上見龍赤鯉能飛總入雲列仙傳
女牧羊問之曰此皆瀟湘雨工試問若屋碑幾尺細煤敢請刮首終
水中秋亦出時
廣興記瀟湘縣磨厓
碑唐天寶中刻

公王

美

竹藏胡沒